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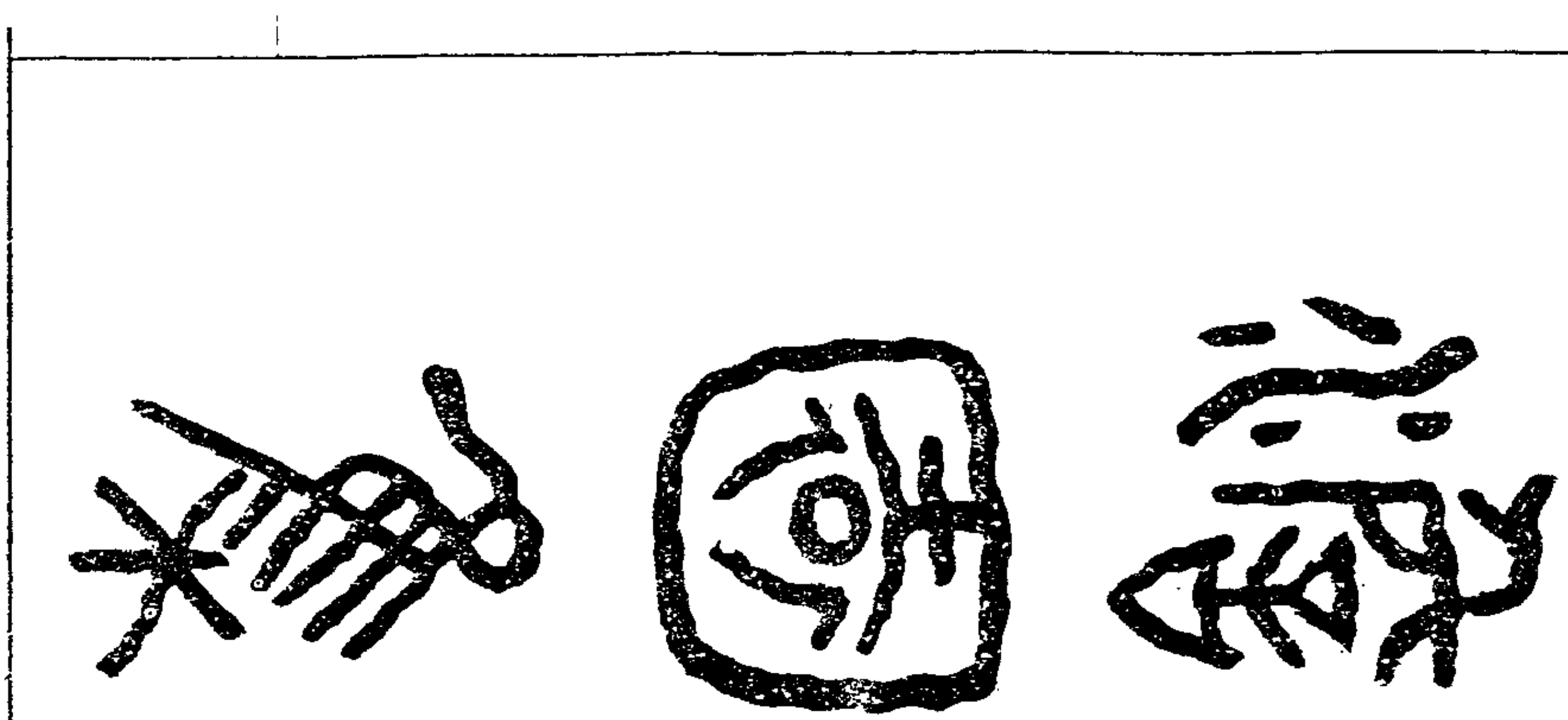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七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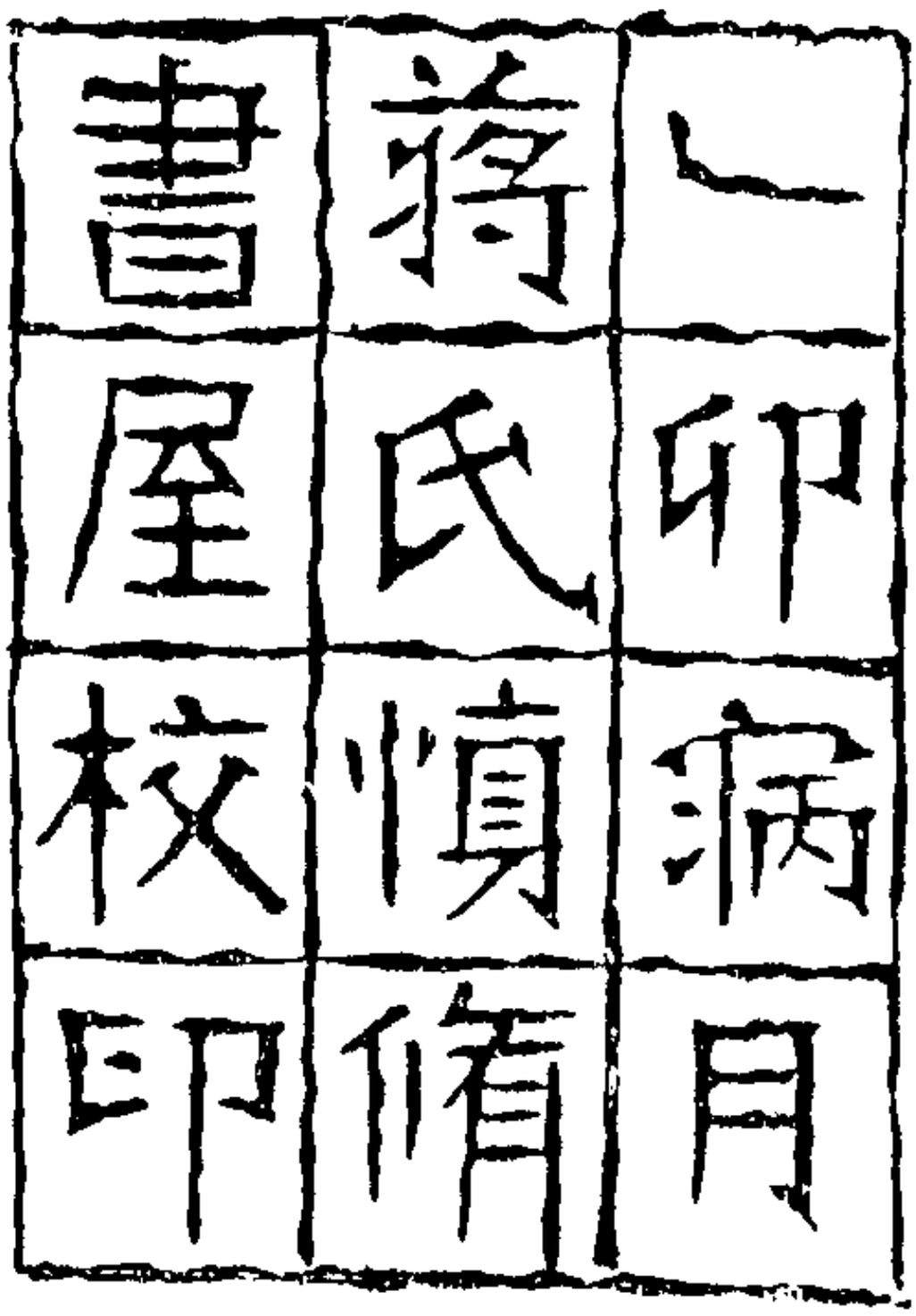
文學類

文別集——明

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二）……明　焦　竑撰　金陵叢書　右　三一九　一
泊水齋文鈔三卷……明　張愼言著　山　東　三七一
蓮鬚閣文鈔十八卷……明　黎遂球撰　廣　明　四八七　四
清溪遺稿一卷不朽錄一卷清溪公題詞一卷……明　錢啓忠撰　四
堆山先生前集鈔一卷……明　薛　宋撰　常　州　五五三　四
夷困文編六卷……明　王嗣奭撰　四　明　五七三　四
囊雲文集二卷補遺一卷……明　周齊曾撰　四　明　六四九　四
鬐山文鈔二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民　魏元曠撰　胡氏豫章　七〇五
百晏遺草一卷附集一卷……民　胡思敬撰　民　七四九
……明　葉世倆撰　郎　園



187AB 96.5


書屋
蔣氏
丁卯
校慎
病閏
印脩

行狀　江甯焦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先生姓耿氏諱定向字在倫楚黃州麻城縣人先世於春秋爲國姓至漢大顯封侯將相者不下數十輩後子孫散處江汝間元季兵亂有均用公者負奇氣率里中豪據險自保尋安朝命爲鎮撫鎮撫公生國寶高皇帝起淮甸國寶公擯次子必安杖劍從之必安公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奉母周自光山遷麻城之太平里家焉傳五世爲鳴甫公大振生靜庵公金娶於秦而舉先生及仲子定理狀子今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力季定裕鳴甫公臞身教家內行甚備而靜庵公棲跡衡門舉一切浮豔之好撫以入其標際襄誠秉醇意泊如也靜庵公以先生滿御史考封如其官母秦爲孺人後與鳴甫公皆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而王母李暨母秦皆淑人先生生有至性甫二歲即依依鳴甫公側蚤夜不離鳴甫公性方嚴過諸子姓不少假獨鍾愛先生先生一日繞膝下以官級問遞至公卿矣曰更有上者否鳴甫公曰獨有聖人耳先生應聲曰兒異日當爲聖人鳴甫公奇其志已心依其爲大人器矣七歲靜庵公手書大學授之爲命名李淑人即世哭之甚哀既葬時時率昆從攤香展拜其

墓十二通詩大義間有遞遣爲一時名流所賞異靜庵公喜遣訪彭公甫台遂定交十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餘里冬聞鳴甫公訃奔歸沿途哭聲不絕行路哀之癸卯補縣諸生誦讀出入率與公甫俱金令勿者甫下車有材名風裁赫然而機宜或未協先生因試策具言利害幾五千言令大驚賓諸首每督學使至輒居高等時公甫讀程朱語有契先生亦奇自樹始相與講古聖賢學公甫資質規行矩步意以主敬爲鴻先生曰道在明倫蓋倫所以學聖也惡用此拘拘檢柙爲著五倫圖說公甫不能易而先生亦不覺入公甫檗括中矣己酉落第諸諸從苦過更算賦不能庇始發憤下帷手一編至寒屑嚅腹不知也壬子舉於鄉同儕擬製綺若蓋先生竟負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司行人逾年三殿災奉命宣詔於楚便還里中仲子覃思大道有所悟入先生未知也有問者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從無極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先生異其言因與討論不輟間舉羅文恭語語似仲子曰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白沙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仲子厲聲曰有何光景先生且爽然自失壹意於存盧矣戊午春報命偕仲子入都與豫章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遊先生存盧之功實勤顧於廡感自覺支離一日與仲子飯忽契文成良知說仲子私諸同志曰吾兄近能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多復奉

命使衛維德先生曰子歸奚伸子殆天授非吾儕比幸與細
商之至衛竣事歸習靜五雲山偶舉筆有省語仲子曰嘻一
身幷知體也奈何耿耿於膺耶頗自嗇仲子曰道天徹地皆
知體也乃征大嗇已未入都值詔選給事中御史蘄陽馮公
爲少宰使人邀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秋授雲南道御史時
分宜柄國家宰吳鵬爲之爪翼賄賂公行濁亂銓政舉朝陰
拱面觀無敢發先生列鵬六事及諸以賄進者語侵分宜其
疏具藁皇帝實錄中上震怒因斥鵬而分宜亦稍稍動搖矣
遣人值先生甚急姜公廷善胡公正甫咸坐此補外知交經
先生郎巷頌策馬過之先生不爲動其年巡東城嚴良賤輿
服之等謹閭里童蒙之教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條辛酉
奉命案甘肅過里門以近學訟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
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厥自無聲無臭先生
首肯之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顯微無二見突秋仲以仲子
行遍太和山至均州面別先生既履邊著巡夏約法三章至
蘭州渡河以西苴寒折膠故事直指使至中丞具貂裘毳帳
以迎皆庵戴公曰余視耿公蓋古道人也面以俗禮事之不
可於是諸將迎餽贈止毋辦一見以實告先生感其知已相
得益歡亡何改督南綫學政在事七閱月所舉如太宰王公
本固宗伯孫公應鼇中丞孟公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
中閩人而獨司馬王公崇古人所知之者先生特迂爲之解
使脫組於時而後已後王公卒暨繼邊陲倚爲長城焉往直
斯文爲任舉簡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稟爲功令直挈仁
體以示人案吏則先風化而抑搤擊校士則獎名檢而黜浮
經記多抵任留都鉅公名儒往往稅駕其間英多特達之士
緩學著修者蓋不乏人顧渙焉而未有其統先生至毅然以
寶此厲民殆買槓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有留
受之已見役夫行潛署中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吾
生既去甘棠一敝篋自隨經關中直指以石經觀先生喜而
旨繫獄先生復齎申救文貞公得入爲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
新鄂御史齊康探意露章詆文貞朝議閱然先生以謂此
風節爲著傳薦之徐文貞公令酒安先生賞其
不絕作人之盛近世未有也當海忠介公
彈冠登朝爲世羽儀或重席談經爲士
華桑陰未移而下自化自屬吏諸生日爲汲引隨機立教不
强所未至由其內者先生爲之推離還源相與踊躍如痒得
覺由其外者先生爲之易辟就裘相與浣濯如疾獲差致尊
中衛過者斟酌之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以故從遊之徒或

邪正消長之幾不可失上言趙瑮搏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唐宋醫橄康之劾輔臣階也僉謂高拱噉之夫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甚於圮族拱亦何利而爲此自古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爲尤甚如拱者褊心鑠氣無大臣度陛下將焉川之詩上上爲遠謫康慰留文貞而新鄭遂去國七月晉大理右寺丞凡都御史御史在外舉刺類不相詭時撫臣謝登之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道行先生特爲白之且曰撫臣職在庶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非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其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也已寓書文貞曰閣下獨屬意張君深相獎挹誠爲天下得人者顧性喜簡淡吐握之勤於閣下不什一人或以少之願更與安其官如故十一月晉大理左寺丞先是建祟正書院成著會僚遴十四郡髦士翠面鼓鐘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以理學名卿首揆席設簨簴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待人端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蕩鼓舞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士蘇醒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攄他師者亦藉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戊辰北上次汝寧史公桂芳適爲守初先生在留都以秦淑人誕日享有加鎮史時爲比部見之拂衣起先生固問之譬夷不言第

歎曰富貴移人先生喻其旨拜謝而已至是始語之故史公曰子時何默默耶先生曰儻若所言必以余不喜聞過其誰復告我因相與一噱是年得予告歸文貞既老去位新鄭起田間以台司衡握銓柄晻合黨與以行其睚眦歲庚午先生緜御史佐廷尉四年矣猶以舊官謫判廣西之橫州頃之新鄭敗御史馬明謨等薦先生起浙江衢州推官癸酉二月晉工部屯田主事九月晉尚寶丞多北上甲戌春奉命册封魯府八月晉尚寶少卿乙亥晉太僕少卿尋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秦淑人訃奔歸哀毀骨立喪葬悉葺古法不爲世俗禮自今上臨御江陵勵精求治提衡宇內宴然如一後浚爲奇急不類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誼又雅爲所推重屢進苦言江陵卒頊其規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戊寅以靜庵公高年鰥居奉之龍潛莊躬稼圃以養將終身焉市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先生邑邑不自得亟勒疏乞休不報靜庵公趣之行先生舍涕就道既入閩先撫臣劉公堯誨以閩濱海當備不虞顧爲不虞備者兵易而餉難爲是榷商稅毀積逋清隱田拮据百方而餉始稍饒龐公尚鵬至一切報罷民多戴之者先生乘其後從劉則民弗從龐則餉訛乃在所周咨裒益審畫其間用是於兵民胥不病已卯詔下方田圖少廣阡巨原於峻嶺如梯於窪谷如盂於江陀海澳則如漚先生模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揭之後屏山帷水涯之間咸若日規者手條八法布之不數月報完力省而功倍已又

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取丁糧所輸銀署片札下之鄉鄉令猾胥不得高下其手修保甲鄉約行之以其閒幃小學新編閭訓禮纂以教民先生持大體不鑿喋苛細而其所爲實噴來遠銷隱同風者甚具時逆賊林道乾橫行海外島嶼是列迄於日際往往爲其淵藪四出剽閭廣閒勢張甚先生爲設方略備檄諸寨酋并力擒之初我兵得銅銃一爲東埔鎖器相傳失之則災書立至寨酋皇皇無所據先生約獻賊腹心并我兵之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熏香頂受歡語如沸庭遣使齎金書牙蠟來謝誓與遏羅等國擒賊報效且歲請貢以爲常先生既雅有金粟馬羊之誓面又以貢非國舊典卻之非與通第上言東埔寨酋稽顙效順爲諸酋倡我

兵復歸如獲再世此皆皇上之仁覆露使然即今論以擒賊之後格外懸賞應遲羅進有犄角之勢道乾退無主藏之藪不煩尺箠而折衝有日自是黠鯢遠跡海澨延袤數千里緩帶含哺無驚波怒濤之警先生力也先生坐謀帷幄不屑屑博棲名復恥以自張大而當事者既久枝柱於先生疏上詔止賜金後先生竟絕口不言庚辰四月聞靜庵公訃將解職疏薦參議今奉常鄭公汝璧等劾某官某等若干人時論快之癸未先生變除踰歲矣會叔子出守成都先生泣送之曰先人種德乃有今日願以隱約終澤未及人也成都屬三十

陸莊簡姜宮保昕夕與先生過從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病無食頃不爲屬計獨念國本未定不難謇諤陳之日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而其後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

公杰王公國郭公惟賢連章薦之甲申三月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八月晉左副都御史陸莊簡公爲御史周之翰所譖巇先生爲別白言之以爲光祖三朝耆舊辟之喬松古柏託根巖谷千百年長養之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斲而顧棄焉不已悲乎時新進者爭爲搏擊相煽成風不顧事實先生陰爲調劑之不得則頌言之又不得乃疏閒於上其保全詐類而惟恐傷之皆此類也多疏請從祀文成公得俞旨乙酉計刑部左侍郎丁亥七月報滿恩贈二世如制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已並再乞休俱奉溫旨不允六月以

歷可稱即今總憲南臺眞足表儀士類所薦三臣實見其才器過人未可終棄誠爲國惜才古大臣之用心也繼業奉旨留有年元泰宜及時起用仍諭某不必辭免奉旨都御史臺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即言何必自陳求退著照舊供職時陸莊簡姜宮保昕夕與先生過從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病無食頃不爲屬計獨念國本未定不難謇諤陳之日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而其後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

心知國家有隱憂而不能言悟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登用耆俊蚤省中如周公邦傑蕭公彥鄒公元標王公亮涂

十時曾遊此云及叔子再起奉常覩先生疾劇目眡湯藥不能去自後氣息奄奄猶整衣冠危坐中寢與門下士論學如平時頃之如假寐者而逝蓋丙申六月廿一日也距生嘉靖甲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國恩未報毋身後陳乞以增跲謚之卑而臺使者訃聞於朝上震悼采禮官議予祭二疏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嗚呼其於哀榮之典備矣先生生而岐嶷龐眉戟耳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孝思忠直出自天性其好學不厭若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有不能自已者主持正學先後凡累變大都以反身默識爲先以親師取友爲助以範圍曲成爲徵驗一言一動皆足爲學者法至於微言渺論第以開端啟途徐俟人之自得他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日不能臾未報而先生求去益力十月召爲戶部總督倉場尚書至是凡九疏乞休十二月奉旨卿耆德碩望簡任司徒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用先生歸糊口屏跡丈室蕭然面閉時憂道之懷倍逾往昔雖居萬山中四方學士順風而請者如鳥投林如川赴海無不人人爲甲兩端期於有所啓聞亦泚筆多所撰述其言珠玉布粟藥石也要以沽可小生鉞砭俗學不爲泛常無益之語暇時率羣從入天臺山天臺崔嵬鬱盤興雲散澗蓋光黃閒一臾區也而先生杖履消搖其間學者因稱天臺先生叔子晉拳常予告家居侍先生於斯先生歎曰吾與此山別矣有八裘父强七裘子五旬弟倫七旬兄之句蓋追思靜庵公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淫詖之詞詭異之教則排斥之不少假借蓋國朝理學開於白沙大明於文成文成之後一再傳而遂失之承學後進竊其管闚筐舉寄徑而穴焉以至發墉扶焚受衛於荒淫之陂先生流涕長濟曰昆弟間自相師友所爲鐫勉者尤篤仲子卒面失其大宗先生重憂之爲坊甚力海內游談之風倍逾往昔視而求是正兄弟手足耳若仲者予心耳目也天喪仲是剔予目煇予耳與剞予心也何以生爲先生自謂於學得仲而有覺其痛心入骨非直以友愛故而已後進有片善必推挽之於內外族隨事拯濟俾其得所鄉人有見枉者必言於當事仲理之惟卹苦念舊是急不知其他少居廢城之西偏公甫語之曰是鄉陋吾儕異日必擇里而居先生曰天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吾學之就也後竟修潘楊之睦以此女一側室胡氏出嫁戶侍周公思敬幼子之復孫三應某官生應某應某孫女一適尚寶周公弘論子應嵒鄉進士汝愚以歲丙午五月七日葬先生裘英河之原而叔子方研節甫都時語余曰惟子知先生者盍狀之以請銘余自結髮束修以至於今非幸稍有聞秋毫皆先生賜也其何敢以不斐辭嗟乎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冀不知而有爲先生手劾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悖吻雖浮妄不根眾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夫吾孔子不免羣小之口端木氏嗷嗷爲辯之不遑必得江漢秋陽之說而後定先生統承孔氏而某之智足以知先生也後乎予而曾子第據事直書其崖略如此所恃大君子椽筆發明先生之道而定其功從祀之舉必有嗣文成而興者余小子屏營以俟謹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寬川沈先生行狀

嘉靖甲子比士上川言官議兩畿分校還京秩有學行者充之於是寬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尚書得士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宣猶著績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不佞脈脈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二十有五年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貽書鍚勉即某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應藉模楷以自免於譭戾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弟啟南將相兩孫葬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小子布狀將於鄰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即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江右所爲攝理家政井井矣暇日則經史諸家大肆觀覽至戊癸丑三下第歸五七年間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及公宦遊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午舉於鄉年財二十有一也丁未庚

其宗趣父子家人自相師友所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
志篤功夫深密宜其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卒
於家甲寅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倭亂暴起
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於平湖奏捷還
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士著之兵皆在籍隸行糧日費二百
金不貲縣令念閭里窘乏謀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
生偶以他事謁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
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
費則某之責可逭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生亦
拜即夜跋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
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倩人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團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賞購其直而諸販徒亦自
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
飛舸從傍夾擊之因連艘北遁至晚先生大犒之顧鄉之親
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幾所費孰多此果也始以團聚
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
才可以大受也已未成進士登丁公士美榜其廷對策文詞
古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遣報一
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
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爲選首過先生曰使若以
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安之毋難予先生曰選之先
後例也予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勢下銓部
時冢宰遂鄧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面欲首前一人選司主
力言於冢宰曰固親知而抑之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卒竝授南曹而先生終
前政於牖時其啟閉於舟疏其往來於格轄其陪罰於商任
其通販於賈免其徵緡而漸直白船例不得由牖先生具呈
大司空弛其禁瓜僊里老甲戶至竹形尸祝之蓋所攝僅四
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盧政廬政差奉旨有勑印其體視
極儆之後非沈郎不可於是迺屬之先生先生抵眞州大反
司僊眞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非屬屯部第
怡然曰南北等耳兒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分
執不肯首前一人卒竝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得報先生
力言於冢宰曰固親知而抑之亦不可時冢宰遂鄧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面欲首前一人選司主
志於燕磯梗留間擱壺賦詩婆娑甚適人見以爲悠然逸曰
面先生之韜度遠矣丙寅冬遷四川參議明年丁卯奉盛恭
人行抵蜀所轄爲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舉相舉殺

當事裒知爲計先生平移檄諭之非中宵揚朝廷之威德追
逮先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毀之緒諄諄數
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先生不即奏勦
面拳拳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免禽滅哉於是鈴束部夷
解散盡與一聽先生約束面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
嚴保甲愼巡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鹽鹽井緝
增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所陳公寅
所嚴公撫蜀兩列爲劃謂大用可指日竣也歲已巳以盛恭
人卒於雅州官舍扶櫬歸葉弔之江滸先生涕泣交頤令余
不忍舉首視以別癸酉服闋適予鄉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
甲戌補山東參議其分道在濟南面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

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面郡縣所行不
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徵收經收人領解者
有各里自收令大戶類解者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
盡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即以羨餘充道
里費其解銀大戶禮裁之止來麥仍僉大戶收解面催督責
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公堂種種悉爲經畫議上
撫臺著爲令面吏書之弊窒塞小民之陰累滅一省皆受惠
發牧馬之役濟兗東三府獨當之面青登萊無與先生閔其
不均酌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
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關南當四通之遠驛傳爲累錢糧不
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衝僻供應之繁

簡至馬騾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例行之丁丑子郎成進
士上又試進士之雋者令讀中秘書郎得首擢先生聞報歎
曰夫予家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
臺委勘城垣非果行先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縣褒城因
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嚴邑先生力也十月按院巡金
州守道缺先生幷署篆遂赴金州不五日撫臺亦於是時巡
鳳縣金州去鳳縣爲里二千而遙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
撫臺謂爲慢已因以他語中先生奏旣上先生翩然登舟無
幾微見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留
不能去曰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
歸而自號岷峨泰華主人識西蜀山東陝右也比抵家奉旨

調用當事以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徐念曰夫人
生之樂在賦然全其天真吾自登第抑首者二十年茲得寬
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頰仰耶且機穽已蹈尚不覺
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也遂絕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
顯惟日相羊長溪之上蔓茬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假息計
爲堂有與閣存石爲閣有紫芝圃風爲齋有止觀徐子爲臺
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巾親朋來
往如山人而已性潛朴無所芬華飲食之奉雖精潔未嘗過
豐見富室第水陸之珍爲餽者必曰古人飲不過五鼎陶然
歡洽矣何乃暴殄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紈濯數四不更至
於諸棨楝梁楹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算

無遺策卽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節費而寡辭受取予無大小皇皇於義有請託恥遜謝之脫寃抑不白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質叩者則曰經曰之事猶有未眞況提影捕風者吾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既而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弟啟南少而孤先生愛之甚逈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倦族多弁先是東園公逈義田若干爲婚喪資先生復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鐲十之二三貧交疏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故當被疾曰無貴賤大小爭趨新禱願以身代所在廁牏肩摩踵接至屬纊後屮者無不

泣且悲爲平生珍玩貨寶聲色狗馬累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古今集悉歸無遺或少缺畧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蓄有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書處至是所積溢多復爲樓貯之名曰方潤淨几明窗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乘敗藏不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者啟封忻然即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史評法書面閣人持刺以進蓋未敢緘眉爲之憊矣即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生親之洎如也所爲詩沖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不苟中夜推敲務求是當文則疏密緩急詞足發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譊如也蓋

應幾近之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先生爲人儁約自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吝接人溫溫而義有不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吶吶似不能言而上下古今評隲經史如倒瀉出物愈出而愈不可竭獨其用未能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又未施於郊廟朝廷第爲士民閭里所歌誦其所歌不過以爲有惠政與篤行爲君子長者之遺風而已未能信其可大用者爲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官時迴翔不去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去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必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某於

諸門人若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行最深且久敢謀諸先生之哀者擇爲先生主嘉靖丙戌正月十有二日卒萬銘先生之弟掇拾大畧次序如右以自附於門人小子之誼俟厪三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恭人錢氏子一人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願於先生之歿未能奉斐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史評法書面閣人持刺以進蓋自郯丁非進士翰林院修撰先生二年卒娶王氏封孺人女二長適副使楊公道亨子太學生繼芳次適副使卞公大同曾孫庠生鼎臣孫二長麟禎聘祠祭司次鳳禎聘翰林院編修馮公夢禎女孫女二一許掌院事少詹事黃公洪憲子承昊一許都水司主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

明興寧熙靡碩之化垂三百年士大夫通經學古者項背望於朝而英盛於方麓王公蓋楊公文懿蔡公虛齋呂公文簡輩皆思大道錯綜經學至公則牛毛繭絲貫串精博山經海術以通於世務醇如也余往在史局被命撰藝文新志悉取公書著於編錄且請藏諸秘閣蓋公經行修明晶然爲當代之望學者方仰爲模楷而今已矣公薨天子震悼贈公太子少保予祭二壇遣後軍都督府都事劉戩之營葬事公諸子有留而弗去者公心樂之治律之暇日取故所業四子尚書青堂等卜吉於青岡墩之原而窆焉嵗首余小子布狀則何敢辭公諱樵字明逸別號方麓先世自江州徙浔之金壇家焉入國朝耇字子輝稚嵩上書高皇帝代兄死尋撫其遺孤以家財盡讓之子輝公生遜軒公政政生鶚軒公鎮皆孝友樂施予三世由衆賑饑至萬餘石詔遣行人勞之旌曰義門鶚軒公生濟菴公瀚贈兵部武庫司主事瀚生運菴公泉正德丁丑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嘗諫武宗南巡幾死杖下賢名噪一時配安人于氏生子五人公最幼子也少性操幷介恂恂然動止自矩中憲公奇之十二從父宦於萊從學萊人尹先生讀書迎解下筆多雋語憲副公行縣將鎮厥尹先生豫授一月或兩月書出公蚤夜佔畢不待程督而自力造歸試之無不以流覽風景而已使未竣而于安人歿即日奔歸奔丗服除仍故官時詔選給事中御史座主孫文恪公言於冢宰謂公才望宜在選中冢宰曰吾不識也文恪位人微感公公謝不往遷刑部湖廣司主事亡何憲副公病請急歸寧憲副公疾寢劇轉側仰人公率虞夫人扶掖進匕筯至親奉行湔浣中霤迄於殁而後已丁巳復除刑部浙江司主事部訟獄稀簡郎官日以三時治事而以其餘挾策讀書吏散鳥啼檐陰四合有留而弗去者公心樂之治律之暇日取故所業四子尚書諸經傳廻環紬繹間及大學衍義補經濟錄諸司職掌名臣奏議諸書悉加搜討於國家典章尤所明習當是時嫺皇帝臨御久虛臣下玩惕間以不測之威臨之而分宜相因借以行其睚眦下部議罪稍不稱上意輒立至鄭端簡公爲尚書既上難忤旨而下又難忤法則裹面請之於分宜之指不盡徇分宜衛之鄭公知公精法比又知公不能爲委蛇也乃以治尚書章奏時所陳說亦有從有不從然未嘗不心器公吳給事時來糾總督楊順誤國罪上震怒下之吏法當坐斬順分宜私人故爲之殺沈鍊以白結著分宜欲貴之又處上窮詰邊事禍及己乃別造給事中往勘再下部議公謂鄭公當以去就爭之鄭曰如子言上怒將叵測吾區區去就不足言而士大夫之禍自此啟矣與其激而成上過甯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於張釋之而已遂滅死論已而復有王直者故欽人以巨寇勾島夷內江江南北所過殺傷無算總使代饋遺一切辭不受輶軒所至山川風俗賦役人材必參以圖經傳記察其盛衰登秏之所繇而區畫之爲異日地非

督胡宗憲誘之降業上其罪狀而陰言於分宜冀從末減分宜指授鄭公鄭意未決公曰此叛民也與他納降者異且宗憲失信與朝廷失刑孰重鄭曰是也乃擬謀叛律梟示海上分宜值知議出公沒以不樂公與鄉人厲阿姜公之西山邂逅友人留連信宿已而吳給諫摘分宜姦讒者謂謀成於西山分宜忌且怒於是同遊者皆出爲按察僉事公得山東欽曰此可以歸矣聞山東大饑乃蹶然起曰此吾活人時也不可失馳而之任則巡撫朱公先請發粟賑得俞旨矣公謂賑貸非難使民被實惠爲難論屬吏躬詣郭內外渡之籍姓名以報公覆覈予之期以次給之里胥姦不行而民受其惠公於東事日爲審畫考轉漕無賴於河而壯勇可籍爲兵如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閎所言與李抱眞所爲悉論著之以待施用而景王會之國道出公部內舟大小千艘役夫二萬猶不足謀派內邑鄉夫佐之公知鄉夫易虐而顧募者之無以害也請於巡撫不以夫而以直往王舟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一用顧募費省而人便半月出境是役也供張調度悉倫辦公晝夜奔波河干臥不帖席者浹旬先是閻校縱橫途中轡郡邑吏或束縛之以徇獨山東無援耳面公亦以積勞病乞休兩臺兩臺持不可乃自疏得予告歸閉居益以向所討論著爲書尚書四書以次爲論說不數歲書成而公聲實日益著臺使者報命薦公無虛歲今上萬厤初元江陵張公當軸冀得賢而任之甚切適有應公者起備兵浙西張公且移書勸駕語甚鄭重公

貶不無知己之感乃決意行浙西剿悍儈訟獄鹽盜出沒舍山賊潘榜據險聚眾官兵不得前公至出榜諭以利害甚辨廉修保甲法參而伍之令人互爲守繕要衝習技擊寇至輒覺輒禽閭里中竟公代無犬吠之警矣嘉興舊設兵船十四其宿猾罪遣之訟爲衰止授方畧崇德蔡令捕治榜等皆得期還捕盜以爲常第游徼散處各地賊至不敢格類以眾寡不敵爲解公剋信地令合力以守而時督察之有倭船四入徐公洋所部將士與戰覆之海捷聞增秩錫金而公且欲盡龍客兵歸土著又欲練土著之習於水者而兼陸技以召爲尚寶少卿不果還行有司取公積逮以進正色麾之或曰公已還尚寶卿公以謂周官宮正宮伯掌宮中之壞衛直宿爲之名籍比其在否今尚寶即非遺意吾安得以無事委而晏臥不帖席者浹旬先是閻校縱橫途中轡郡邑吏或束縛之以徇獨山東無援耳面公亦以積勞病乞休兩臺兩臺持不可乃自疏得予告歸閉居益以向所討論著爲書尚書四書以次爲論說不數歲書成而公聲實日益著臺使者報命薦公無虛歲今上萬厤初元江陵張公當軸冀得賢而任之甚切適有應公者起備兵浙西張公且移書勸駕語甚鄭重公

卽不以自潤盍餽遺鄉先生可爲德也公斥曰此與自潤何異抵京既陛見謁張公邸舍張方貴倨甚然顏相勞問意起公田間列禁近當曙就已而公顧無加禮於是張公始不悅中之以疏下不面承爲公罪搆於上上問內閣張又內嗾公不得已還尚寶卿不果還行有司取公積逮以進正色麾之或曰公眠耐腋間耶故持之甚嚴有干請者拒不受大璫邱得用思以徇獨山東無援耳面公亦以積勞病乞休兩臺兩臺持不可乃自疏得予告歸閉居益以向所討論著爲書尚書四書以次爲論說不數歲書成而公聲實日益著臺使者報命薦公無虛歲今上萬厤初元江陵張公當軸冀得賢而任之甚切適有應公者起備兵浙西張公且移書勸駕語甚鄭重公南鴻臚以行會星變自陳省臣王崑傅作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遂承江陵指露章劾公然無可捃摭第以前尚寶奪奉事據爲罪得旨致仕實戊寅正月也公歸而研精舊學於尚書四書益爲緒正春秋亦脫稿庚辰修王氏家訓憲副公年譜周易周官古禮經傳於子史亦多所裁定壬午張公卒省臺抨其黨殆盡卿貳之位爲之一空識者言海內耆碩掎於執政者當及時柄用會有旨吏科都給事中周邦傑乃舉禮書座公等三十七人公與焉自是諸公先後起存至大位而公嚴居自如至辛卯始起公南太僕少卿未至晉南光祿寺卿時陛匪簡公爲冢宰間語余曰吾同時之人凋謝殆矣獨兩王公在耳公爲我試評其人余曰安成之理學金壇之經術此近代卓然者其人則皆古人也公曰後生目不覩前輩之風

久矣吾爲出兩古人以示之因首舉公公自計精力尚足以爲而默念國勢人心有與嘉靖間大不同者上徒欲以深居獨斷仰法皇祖而政未可翼也抵任爲備陳今昔異勢欲聖明厲精聽納以亟宗社大計言甚切而婉疏入報聞光祿於南中事甚簡又四署分治公不敢屑越顧益處鉤考寺故實輯爲志又寺田佃於民額收什二三公度寺經費亡幾而第以益墨吏槩無爲也爲校歲所出收之餘悉除其額著爲畫令壬辰十二月晉南大理寺卿明年八月晉南刑部右侍郎平亭疑獄與所釋株累抑豪右者比比有勳臣悖不受法諸槩猶爪牙之爲遠近害臺察以聞下公鞫之議者欲委咎其黨公獨蔽罪首惡者奏下勑歸之鄉而其黨亦解散凡熟審

者一慮重辟者二雖死者亦心服而去乙未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三歲中三辭而秩益進方思飭百寮以報稱上意而省臣廬大中疏上言公乘秋高不宜在任請加衙致仕公辭益力奉溫旨許歸漢李固歎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壓羣望者公豈非其人耶一時賢人如少宰鄧公以讚納言楊公時喬憲部鄒公元標廷尉朱公廷益罷冀不推穀公惟恐後面竟以老罷然於公得矣公歸益杜門塡軌郡邑長吏有終任去不一識面者獨與從子璽自相師友過從談笑而已堅種學績行雖嚴事公而亦時時面譏闕失故公樂與之游此外惟手一編伊吾不輟飢以爲食意以爲枕古稱書淫傳癖有不足喻其篤者學以程朱爲矩矱而實求以自得之不名一家如朱門末流推衍汗漫未嘗不厭薄之也

精思實踐有所契悟者未嘗不心折也盱江羅先生與公爲寮寀恢恢有容公操履深醇學有根抵平生仕者仕三處者仕七而貌嚴口公揆度有方治公不敢屑越顧益處鉤考寺故實輯爲志又寺田佃於民額收什二三公度寺經費亡幾而第以益墨吏槩無爲也爲校歲所出收之餘悉除其額著爲畫令冷目無權相然徑行里中與後進講敵禮而無忤色被服欲侈有寒士所不堪者而先宗族賤友之急職事所關引義力爭不爲苟從而口不排臧否經國大計講究甚晰僅以舉職名而不傍貶於局以外大氐知閎然自修雖吾分而已至世之馳騁炫耀以爲名高者不但不爲亦不知也故余嘗謂公乃深於經者也以彼侈爲說鈴反躬多闕者不足道已即博精於見聞檢柙於行事而不能忘名者亦孔子之所謂爲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耳以視公爲何如哉昔人言元德秀當以道紀天下劉迅當以六經諷人心使德秀據師保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以此言之於公猶爲未盡其用惜夫公所著有周易私錄倘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紹聞編讀律私箋考定周易參同契老子解王氏族譜宗約家訓廷藩府君年譜言行錄方麓居士集戊申筆記紫薇堂劄記省往錄鎮江府志若干卷即余所著於藝文志者生正德辛巳九月二十六日卒萬厤己亥九月一日年七十有九配虞氏安陸守涵庵公夔女子四長啟疆以選貢爲涉縣令先公卒娶按察使賀公邦泰女次肖堂翰林院檢討余同籍進士娶都察院都事子公明照女次干城娶尚寶卿靳公祥斋女皆邑諸生女一嫁馬震器早卒孫五長懋錕娶司寇姜公寶孫女次懋錞娶汝州同知蔡公近仁女啟疆出次懋鍠娶處士虞公一鳳女次懋鍔娶貢士孫公雲仍女干城出次鏡娶余女岳陞出皆諸生孫女四壻爲荆本端孫胎蕃周繩祖虞大復曾孫四彥演彥洹懋錕出彥漪彥泳懋鍠出彥演郡諸生聘刑部郎中子公玉立女徐皆幼余少且賤於公無能爲役第結髮讀公書知所嚮往頃從婚嫁後益習公庶幾稍窺其樊者輒取仲子堂所纂事損益之爲狀以備采擇至發明盛美垂示來世則有大君子之手筆在謹狀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江寧焦竑

萬厤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十有九日兵部左侍郎汪公卒於新安之里第越二載嗣子無擇無競以聞於朝皇帝念公雋文烈武照古騰今靚名蹟之如新惜勳猶之未竟知悼之痛同子卿之不樂耆舊之思豈簪履之能及乃命司馬議功秩宗議祀司空議葬哀榮之典大備遄遐之望斯愜余小子典司史局敢有闕文爰撰德於旂旒冀圖芳於彝鼎其詞曰

高山巨澤龍蛇寔生維公矯矯系出魯城厥祖龍驤江左蜚聲再卜松明世隱弗輝維公鵲起克構堂基胸多韞記筆擅清機書淫傳癖鑽窮晰微富能流略巧埒工倕學優而仕乃從國政威夙僕僚鳥傷作令疑獄大明神君載詠郎潛二署民部兵司榷錢講武識洞才恢駒陰多隙典寄墳怡金蘧珠耶大放厥詞襄陽奧區一麾出守檢柙貂璫鋤平盜寇漢水安流姦人束手長溪乏使憲節以柬孰是文士而難詰戎以綜尺籍以奬武功橫嶼牛田倭奴猖獗追蕭東南更壁魁梁公也娥之一月三捷狂寇遂利如貔集蛹鵲張豕突旋撲旋興乃屬大將戎車繼出雲旗絳天金戈鋌日蕭旧溢清仙游淨謐城保緒完鯨鯢翦除重哉屑功公讓不居角巾徙中服逝世初穆皇在宥秩乃淳升自郎及楚簡秉中丞天子曰嘉

司馬可貳聖書煌煌褒以名世龍章鳳誥白帶緋衣賁延三世恩傾一時夷夏爲家匈奴入貢帝曰乘時武備宜飭汝北行邊繡斧朱轓薊門遼左有繁師徒公也遄征遑駭風徂兵若餉心規手荼烽臺宵築戎壘晨治宿垢澱旅累疏以瘥封疆返轡專鑪在思位不益德翕乃餘施嗚呼哀哉孝則因親友義能愛弟提之挈之靡朝夕離師友家庭探討道藝安則同歡疾憂其廢人琴一慟公亦隨逝嗚呼哀哉北地信陽文苑之匠杜律遷書家傳人尚公獨翩翩超乘而上規隨左國亡詩偷落筆成規謂宜長存開蒙愈疢顛顛名流規轢後進在人駝騾漢魏咳有珠輝觸脅鼎味文如藻振思若泉飛發言爲苑之匠杜律遷書家傳人尚公獨翩翩超乘而上規隨左國亡詩偷落筆成規謂宜長存開蒙愈疢顛顛名流規轢後進在人駝騾漢魏咳有珠輝觸脅鼎味文如藻振思若泉飛發言爲

往深詣緝素同觀儒禪共諦晚乃達節奚俗奚貞慧能兼律果亦修因徘徊勝侶游戲支津逸翮高翔孤風中絕門罕留賓人堪問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蹙額靡顏厄言愈出扶景將殘濛陰遽戕嗚呼哀哉性以梵脩行從儒篤武足戡夷文能華國日短算長心遙路歇誰式里門往矣耆德誰嗣徽音空存副墨家積梁塵庭留履跡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推恩則隆寵以司空祀以秩宗考德定謚俟論之同生榮死哀疇與比蹤庶幾慰公其無怨惘嗚呼哀哉

孫母王氏誄

維萬歷丙戌十月十日孫母王氏孺人卒越明年丁亥八月十有八日將歸窆於休甯三教堂之山塋禮也丹旐既舒亥

宵戚啟敘魚軒而命駕就牛眠以卜宅哀子鴻臚君承宣履
爲室攀杯棬弗御念蓼莪之罔極感茉菅而增痛爰屬友生
累其芳烈豎徒流音形管永作範於雲仍抑亦播是清徽用
暫紓於景毒其詞曰

兩儀剖質二曜分形坤承乾健陽倚陰靈嬪風似婉婦道唯
聰猗與令人古賢叶德夙閑陰教有光內則細組克脩蘋繁
是職髫年令譽燦乎有聞諸父稱之曰桓少君檢身圖史緝
志松筠絲王之孫婚成指腹梁孟儷芳潘楊比睦雖鳩載飛
鳴琴靜拂相夫承考孝德攸徵寢門問膳雞鳴夙興壺奠日
暄家道潛昇服媚闈孫祥開夢兆爲瓦爲璋後先焜耀食之
詎之示以不恌仲學勤只伯行彌敦各棗柔訓常貽話言誦
聲滿耳賢士在門聖善垂芳式穀之似蹌蹌事內毀臺成診
閩暉俄蝕朝華忽墜嗚呼哀哉孝篤自天慈成以性追遠奉
親必豐必敬推恩於母黛之寡女加意於先世之遺媵粵古
仁聖孰獨興哀豈伊母氏鞠是凶災無小無大豈弟愷來仁
可召壽惠能廸吉中壽方躋彌留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
年之無術嗚呼哀哉伯氏鴻臚梯接者再歛是一心精持八
成行必正以自盟誓非善面莫載世風靡靡樂騁支詞危危
充棟奚揉奚裨曙能力返遒是等夷不知其母當眠厥子德
豈無根慈而之以五福方臻百齡未已神人倏變容服頓更
改颯環以哀挽易彩衣而素旌嗟鏡奩之掩色痛珠匣以沈
精嗚呼哀哉氣變灰飛茗退寒襲烟觸樹而成慘露分枝而
泫泣聞哀鵑之夕鳴聽悲風之秋愈嗚呼哀哉香縢永閟履
跡靡尋瞻帷帶之存悵松柏以長吟流國風而不竭賴女
史之徽音嗚呼哀哉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公李姓諱世達字子成學者稱漸庵先生陝西澤陽人也王
父泰父廷相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公嘉靖丙辰
進士除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以家艱還服
闋超補滕黃通政南太僕卿今上改元晉僉都御史巡撫都
東晉河道副都御史戊寅巡撫浙江尋改總漕巡撫鳳陽甲
申晉南兵部侍郎改戶部吏部已晉南吏部尚書改兵部參
贊機務入爲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滿考加太子少

保久之以疾告上重違其志勑乘傳歸萬厤己亥閏四月十
七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七訃聞上震悼罷朝予祭若諡
贈太子太保黃鳴題湊象廬之墓自尚方給造禮也嗚呼公
功在社稷聲流寰宇斂好德之五福兼不朽之三事生死哀
榮可謂備矣顧覬澤徧四海而台垣中坐延世垂千祀而天
道寧知骰威明於長夜抱鄧攸之沈痾豈止鮑幽泣於峴首
羊曇慟於酉州而已哉嗚呼子皮逝而僑善奚爲鍾期殞而
牙弦絕賞百身末贖一往奚之爰以無言累其芳烈宿草淒
煙誰識滕公之壠寒烏斷鴈如答任城之誄詞曰
世毓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百代遐猷九流悉
該弱冠之年釋褐民部商通惠流京釜馳譽國器成推銓路

始步詭愴巽度淑歷亘分公之朗鑒軼世超倫清通簡要千
載同分乃晉納言乃遷國正讒說靡愆寒淵流詠三方建節
望實彌峻官方震蹈人瘼捐循管庫隨錄寇盜秦弄決決皇
澤播於無垠自北而南邦治載掌旌別明幽齊詢無爽屏斥
姦貪壬夫絕轡鑽鑰哲寄鋒車趣臨迭操二柄匪兵則刑周
留宛洛皇贊虞廷帝曰疇綱紐汝表率金條玉科上下有秩
甄拔寒素振興滯屈直指四出攬綜生風舉案或整擊斷靡
中公曰弗翼曷拯民窮搜厥疚瑕去其秦甚簡紬具殿紀綱
公載來申山臨水於焉徘徊畢公在外乃心王室房喬未老
以振吏畏民懷人心大定功成身退歸志莫裁賜金予傳期
征遂是邮鴻達未遒鵬運已息嗚呼哀哉風寤夜燭露盡朝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陽白駒何促黃鵠窒翔功銘魏闕魂遊道鄉嗚呼哀哉維公
德業識度操履篤時而生作國之紀總其大歸得人而已袖
餘夾袋館殿魁才嘗胴不棄薪樵畢來譬若大匠室無留材
問胡能然厥有奧學奚契根源滌除跡駁洞達魁梧儒之先
覺離事語道學乃曰夢維公陣金搏大瘉瘉休休斷斷古之
大臣隆棟甫施梁木斯折矧乃後昆寥寥中絕玉碎清瑩芝
焚酷烈嗚呼哀哉老耼言壽死而不亡子孫委蛻揭論短長
公之不朽星日同光公初遘余恧以疑質余言斷梗公眠拱
璧一日之知義貫金石迨余升朝鶚薦逾勤儒玄游詠典章
討論載挹載味日遠彌親尋公西歸余亦南駕大道相期川
塗奚阻亟悟一別倏異今古俛仰嗟昔哉德難酬陳謨累行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卿暴前修搖筆摛詞與涕俱流嗚呼哀哉

祭文

祭盛仲交

江雷焦竑

嗟乎自易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盡矣方其微風颺波霏霏脈脈耳已而噫氣噴薄磅礴雷震霆萬馬齊發而三軍竝作令人震掉不敢迫視已而恬如寂如放乎無有蓋不出畧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獨水與風不能知造物者亦莫自知也噫其斯以爲文而已矣乃若三峽龍門其奇不在風而在石彼其巉嵓崩崖與波撞舂文之險絕間一假之然而不常有也何者使水而皆三峽龍門則利涉者病矣故三峽龍門謂爲

間出之奇則可而非所以語水之大凡也弘正間學士詞人競追古作往往徒詞意齟齬不相隨屬大都貌如魯衛而意相燕越甚者取古人勝語而離合之以相矜嚴大弓寶玉擾竊公行優孟叔敖神情迥絕蓋至今日而文之敝極矣此繇夫獨詩三峽龍門而不知風水自然之變也先生以振古之才博覽之學貫穿馳騁不名一家方其伸紙行墨眾方劫劫先生如百川灌河秋水時至手不停揮目不輟瞬而長篇短章而小於心豪於才而謹於行充其膽智無不可爲而卒不能一踰閫閾之外嗚可怪也衰與予葬燈深語酒酣氣振揮刀此所謂自已出者非耶余以是知先生之奇得之自然彼無其才而強作者爲可羞也世方馳騖於斯不自知恥得先生在高位當有以振之而一命未沾流然不起亦足悲矣某髫年奉教先生而重以令子爲綰帶之交請好彌篤訃音忽聞不任驚悼念先生懷異才不試之悲令子抱終天永慕之痛死而有知應不瞑目顧先生之文金蓮琳琅乘世不泯其所取已多而令子力學好修發聞於時以繼先生之志而洩其未盡之用蓋必有日先生亦可以瞑矣陳殺戒酒而侑之以此文先生其尚能聽之否耶

祭潘朝言

嗚呼痛哉兄其遽止此也夫方歲丙寅鐵戚起新安勢張甚部使者强起兄兄以一矢御數千百人可不謂奇男子哉予少喜陰求天下奇士然慷慨感厲之人舉不開理義蓋既取其奇氣而復望以青禮宜其不能及退攷兄之大方其不合

著鮮矣初兄與予遇年已及强猶不能遽去其母語及亡弟淚淫不止知其於孝友最篤也嘗從友人楊道南之京務以身下之日伺其顏色唯謹一日訪予秣陵濱行曰非久別也明年秋爲兒畢婚廣陵過此當以九日予謂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胡能自必如此久之兄如期至矣予驚喜出自望外嘗意古范張事爲史傳虛談不謂於今實有之蓋兄勇於氣而小於心豪於才而謹於行充其膽智無不可爲而卒不能一踰閫閾之外嗚可怪也衰與予葬燈深語酒酣氣振揮刀此庭下嘗嘗一呼屋瓦爲落何其雄哉以彼其材而令齎志以歿徒使越甲鳴君而胡馬飲河此可爲國捨材者惜也予少已知學而終厥成立求之箭俠爲憾夫律以文儒爲放

人宜無當於兄兄顧引以爲賢於己也兄始未識予聞毀言
疑之尋覈其妄也乃定交其不爲苟合如此頃予言雖在而
落落不逢知厚者半掉臂去兄終投拭而紀綱之如恐不及
獨予無所效尺寸於兄者意有待也嗚呼孰謂兄遽棄予而
殁乎兄位不滿其才爲不當死有老母爲不可死而乃竟以
死也嗚呼痛哉兄其瞽爲風鑑誅鋤姦欺以畢其志邪抑依
依於親之庭而呵禁其不祥邪嗚呼痛哉兄才雖未展而已
小試於郡邑母雖老而有子多賢能代兄以養兄其或可無
憾也兄當以不聞予問爲恨今年里人游太學甚喜書郵有
託矣孰知一再行而兄以訃來我以奠往也嗚呼此言悲矣
兄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耿封翁

人之高門結駟者疇不挾所有以自豐而翁都中丞之顯號
享天子之崇封被服起居卒無改乎布褐之衣環堵之宮人
或不堪洩洩融融人之殷居川觀者疇不遺斯世以自得而
翁身隱於家心存於國貽厥子以桑弧蓬矢居而弗克宦蹟
焜煌自南自北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
心豈徒爲隱逸之高蹈亦幾乎儻術之中行間何修而能然
蓋問學之醇深宜其鍾此粹靈生我夫子鼓鑄唐虞之模旗
峯孔孟之壘還人心於長夜作周行之遐軌凡頌德而知歸
詎敢忘其自始胡鑿舟之不留乃一疾而遽已嗟丰采之難
即半海內以靈傷況二三之渺末同縈籍於門墻爲歲月之
修遷懇長風而薦芳豈予情之敢後恨川染之森茫神明鑒
其如在觴豗格於洋洋

祭許石城太常

粵伏龍之陝區文獻之淵藪其風流詞藻浸釀鄉者自
六代以來已歷乎百有餘世之久試觀古今賢豪輩聲藝苑
者孰不惟其後塵之遺而餘芳之漱第倡明陶冶之微其人
也則文學之菁華亦有興而有仆憾弘正之昌辰而英賢之
迭起也乃能披華啟秀追嶓巃而與之爲耦時顧公司寇既
領袖於簪紳而石亭太史攝泉隱君南原太僕又相與羽翼
而先後公也師司寇而父隱君其得之指授者已超然其獨
異而身力之雄長又能學殫乎宛委而功踵於宵晝以故出
其土苴猶足以大魁寰海而春容寂寥大篇短章咸可以開
蒙而愈疢其宦轍之所歷銓曹奉常符卿學使雖世之所謂
清華之選也而公之高於人者則不以此而在乎飾吏以慵
好學能守故其飄然去國無幾微見於言面而心之泰然若
進不知身世之遺而退不知時命之謬雖其養藻大業者不
盡著於嚴廊矣而啜其餘潤猶足以跌宕於山之幽而林之
茂嗚呼踰八望九不爲不壽終身無疾以福厚乎姓堃白
色養左右孫曾滿前一經能授公時一笑淋漓屐齒但聚以
而高情眞致又嘗脫其往陋采聚以薦詞爲之侑蓋匪但聚
年何樂不有然則公蓋多取於造物而又奚憾於讒搏某等
愧鄉閭之後進迺光輝於既覩其文章字畫既以振其新知

世之游從而以其爲一鄉之耆舊尙享

祭吳伯恆

始我少年與君往還於時嘉靖寅卯之間治城長干青燈夜閑課詩彈藝無隱弗殫鄉書並登殖學彌力共被同行旁觀嘖嘖李杜齊聲余懷忝竊自君謄踏不顧蝨暗言終鮮音塵以疏勢則使然匪君我遺昨余使歸適君南轉相見悲歡契闊稍展握手川原笑言縕綣燕磯東山道之云遙揣朋賦詩雨書風宵無已太康歡自乖髮未幾曉違君留我北方期同朝更相投拭有命自天我嘆於斯撫棺未得精也多不足者年人其如何有命自天我嘆於斯撫棺未得攄情以詞情不可極遙陳薄奠惟以告惻尙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徐存齋少傅 代耿師作

古今理學極於明興皎然天中如日之升賢豪代作道岸同登曾幾何人躋於膺仕矧茲股肱宰帝之紀河津及公兩人而已如公之過乃展厥施矢謨造膝帝心以恬手提國柄付公而治帝曰女賢公奮自奮恢振前烈滌除敝政大法小廉不詔而聽政本還朝事還部堂亦有公論曰還四力獨齊人才爲國之光逮今海內彬現琬圭琰琭匪自爲材由公括撿公用則行公退斯歛晚建國本情苦力窮輪臺一詔惻怛存容衰衣東歸善始善終豈無豪英取適厥意一念中非姦邪附麗民乃以殘國受其敝固知公功先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人休休斷斷古之大臣曩余新公補外自效公門以書政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潤色帝制裔有嘉言嚴瑕舉異彤幹勸講青宮贊書瓊條羽挿芝苑芬敷選重前代非賢弗居英英若君望與實俱器喻披雲醇同飲醴跌宕書林沿洄藝水藩身以誼先幾則止決自張機如彼激矢嗷嗷噭中不棲塵滓云胡濫焉雲流星拙人生若夢誰測存亡方詫同時阻葛與楊若訃踵至秖益悲傷豈其冥冥厥有成數乃如之人洵美無度嗜昔謂何玉堂連步今也胡爲驟隔泉路亭亭丰神依依情愫幽夜玄扉一別終古何以告哀疥牲清酤君其聽之杳杳何所

祭程司徒 代許師作

嗚呼維予與公實同里閈衿佩爲羣誦弦相望詎意紳繼公有烱我歷於朝公賦歸歟謂宜白首揮金共娛投閒幾何

一疾以殂公澄武康實始就列眾易英年公若素閎矧其政
成三巴兩粵晚居京兆踔踔煩煩春仁比盎海度流芳廿年
遺愛猶存甘棠帝晉司徒實典國計柄用方殷褒袞以逝殆
辱莫干明哲自衛云胡頓阨曾弗慭遺蕙帷掩色梓里留輀
親知傷悼朝野涕洟幸公令子能隆公後三鳳朋飛一經能
受委蛇自甘藏舟奚咎愧予匏繫執紼莫緰摛詞布奠心往
形留公靈不昧鑒格在兹

祭查毅齋 代許師作

嗚呼毅齋其逝斯耶雲霞能曜瑚璉骎華鄉邦之戚朝野之
嗟憶昨從公則同舍首隱顯中暌於我心抶矧茲一朝我存
公仆公行具飭細大不愆公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娶兒乎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乃全一登諫垣名成身立洪洪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
袞職是力霜落之林集擊鵬高摩空戛雲翬鳥遁逃公獨扶
善不樂傾搖中參梟蒲馳騙菅粵疲瘵回春姦萌逆折百城
晏眠吏士以悅厥川未究解紱懸車朱丹耆穀有儕棘如豎
虞殆辱止是自居尚意公良百齡天授胡然顛躋弗階上壽
位不滿材年靡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遊出則同
還醉身雖退藏其用則存曷篇一疾溘焉以逝朝野興哀鄉
邦陨涕匪直也私喬木之繫憶師典試公選明登某之翁冠
忝厠濟升慈駢剪拂聲價爲增累鼓累北師顏有赧一第濫
竽面師則沒聞訃自東慈魂動骨一官匏繫執紼未能布奠
告九幽公其來歆不在醪羞

祭吳都圃

惟君其先翻冤之華君翁面良遂世其家五兩之綸千鍾之
會奠張莽壘洗焉

維公其先新安名家種學績行大振厥聲越歲辛未茂異升
庸公於其時稍追纂龍匪駿其聲亦砥其實金馬銅龍紆佩
以入林空霜落隼擊膺豪翠鳥欽避直摩雲霄上京楚甸文
場再興有美羣材悉歸於掄選望實日著晉秩書宮龍樓邃密
簪筆從容儲貳將升寶羽翼方望來儀一疾以逝公性坦
蕩杜門無爲卓布過從屐酒淋漓豈非他人峻設城府眾望
顒顒介福繁廡才譽煙煙一日泯然百未一出況天其年母
老孤遺行路閔惻矧茲友朋能不心折殘燈總帳密雪凄風
握蘭猶馥高齋已空惟古達人死生夜旦乘化而遊修短奚
憾無絲執紼南望莽莽敬陳薄奠聊寫哀傷

會奠陳碩人

粵子事親愛同氣類色養易承奚必者意相成實難窺之則
易美哉碩人溫惠靜嘉相夫教子細其驕夸振振秀發詩葉
書芣仲上公車莊苒三歲旅隅自坊濼若有制中懷怛焉旨
甘弗繼如人曰吁子胡弗怡善養養志口體何畢孟機尹訓
先後同規仲也承之抗心希古剪髮成高丸熊助若行業雲
蒸聲華緩棄黽勉就試高選文場捷書飛示母疾在牀馳暉
難駐介問容長令子思親擬疏求返南望興嗟詞哀色慘凶
問俄承崩摧心膂養曾弗逮名豈終沒鷺書翟服龍錫榮褒
明恩如待英魂可招菜等誼切師資情兼友善清酤脀牲摅
詞奠差慰歿存匪足以薦

又

憶昨南宮翬英幅幀兄弟偕登世好初嫌講聞毋僕心劬德
茂愛以勞成義不利疚教子廿年經明行就宜享遐齡覩子
川究胡德之豐乃嘗其詩川逝無還泉昏靡晝令子哀哀訣
不面受承訃崩摧屢絕以仆吾儕勉之生不可又不辱實難
滅性終謬圖存爾生大事是懋績學康民彌厲其後貽親令
名暉惲宇宙大孝斯成奚取頗踣凡薆遑遑酒觴肉炙以
抒哀詞爲奠侑

祭韭松屏隱君

嗚呼翁乎惟善是悼以直自遂鶴鴿在念而急難必先乎友
干果蘸知方而悅怍不詒於脊綱蓋人之所難翁之所易博
奕忘懷蓋觴寄意劉輿項賢而玩宇宙於一枰席地幕天而
等秋毫於千駟蓋人之所趨翁之所棄翁當長世以醒羣昏
庶幾恍洎日反眞淆胡爲仙遊杳不可親幸翁文孫英英奧
博天祿校書甘泉持橐恩綸有待慰翁冥漠某等不佞通家
是託聞仆悼嘗相視涕落何以抒哀摛詞布酌翁來洋洋九
原可作

祭耿天臺尊師

惟師之生粹稟元精曠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
平道行志得名遂功成抗章得謝江漢來甯神之聽之宜錫
永齡胡不慭遺一疾以傾嗚呼哀哉聖遠學廢障蔽支離爰
及姚江乃剏其籬我師崛起闡發靡遺仁風義雨霑灑一時
翳我留都首被其教如仆而興在寐斯覺求仁得仁轉相告

詔務讓天開雲披日耀泰山其頹誰仰誰效嗚呼哀哉匪躬莫履匪言莫見維風有編先賢有傳放淫距詖厥有學彙大言小言更僕難量抽深抉密細大莫藏師誠何心其虛考長鳴呼哀哉古如殊鼎重埒珊瑚吳妖晉豔一力以祛豈無文章鎔世楷模如貪太牢斯其棄餘顏有時犯闕願不綞正路斯闖姦萌輒攻覺無諫諍沃帝之聰如扣洪鐘乃其從容長樂持應中聲乘泉海晏人安風清敝絕豈無事功爲世詬說如飲醇醪此其糟魄今既不苟高惟戒頗三居廊廟七乃林泉其年未至其車蚤懸曙能始終如師克全嗚呼哀哉某也何知師顧不鄙匪手摳之言提其耳誦我則師視寔猶子負笈從游三及師卑戊子一別匏繫靡趨覺其亡何以疾告余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者眾或不爲母爲母已難及於孫曾歷年也多用物何勝況視令子陸榮黃閣編詩滂洋古今稀閥祥不虛集有以致之惟母令德全美具宜始公歸旧板輿娛日孰不戀戀謂可自適母曰咈哉力趣以出造公定國功勳旂常主恩勤綸謂宜少康母曰陸敞門有蹄航出處幾微家國輕重如觀火然厥識何洞宜生旧材爲世梁棟天誥煌煌忠孝兩弘袞衣東陸善始善終遺祉錫渙爲攸有窮某等綸扉參侍詞館從游存亡之閒厥有綢繆封牲縮酒愧旒且柔寓哀於詞以侑薄羞

祭趙翁

嗚呼惟翁之於我蓋素味夫平生自令子之啟予聞懿行於舊邑學洞往古鑑炯人倫德潤猶露機清若神出鎮淮海南北要津二百年來潛政已屯公起熙馮宿儆一新千艘萬舸家庭其行已也以直其待物也以誠其出言也必信其臨財也必明約子弟於規矩和鄰保如股肱嫻熏荷其賙卹藝術輻輳上京維姦水國爽愚頻仍民其扞禦魚鼈與鄰爰築長

蒙其曲成善優游而不放縱矜持而不爭其累仁而積德歷久遠以不更故芝蘭之蔚起益大振乎家聲計雲霄之立齊可接跡於公卿藹封章之踵至即恆理而可憑何濫然其長逝勤衰勩乎興情慨丰神兮未接歎謄跋兮杳冥潔徵牲兮致奠恨執紼兮未能

祭刑部郎中苑公

大造生生陰騭者誰巨材小用時顛倒之馮唐老至子雲位卑從古則然於世奚悲唯公挺出粹靈天資學能探賾行可作仗早暢厥詞扣玉鏗鏘文場一戰陷陣摧鋒結綬中都部局生風入面會計商通國豐途遷刑曹以播堆阊平反得中法紀繇振中遭讒妒州縣踟躇和風載路甘雨隨車致用無年自樂八袠行過公於取精其數已多素交風微古道晞闊暮令朝離滔滔者是振振公子亦學厥堵金石非堅漆膠斯慨余豎堪之寔公之誨我銘公行勒之貞珉聲殫天地誰云不伸遣使奠罪聊旌我誠公其鑒之不亡者魂

祭沈寇川座師

方迎刃皆虛帝嘉厥聲西曹再入鴻漸方升慈書兩錫才謂則適身名自全懸車勇退曾不待年林泉消散典籍吟哦甘蓐含朝離滔滔者是振振公子亦學厥堵金石非堅漆膠斯慨余豎堪之寔公之誨我銘公行勒之貞珉聲殫天地誰云不伸遣使奠罪聊旌我誠公其鑒之不亡者魂

祭沈寇川座師

先生其遑棄小子而歿也哉先生於小子始以文字相提拂而周旋惠好逾越恆品迨今廿年所蓋先生之望予與予之報稱先生者未一酬也乃遽棄小子而歿也哉予謂先生有不當歿者二不可歿者一先生深中隱厚非可能識而度宇

氣何之音容如覩憶昨錢恭人若茂仁踵逝嘗先生報曰此何等禮也歲兩承之豈知遽及先生也哉嗚呼世先生之棄先生雖歿其存者長也齋心竭虔案酒嘗哀魂

祭楊封翁

惟公之生禔躬淑懿表閭啓後爲同籍所仰惟公之歿遺禍燮寃憤酷烈爲同籍所悲雖人百其身易其能贖獨念某等切鷹仕版寔偕次公離合不同垂及七載行業更相砥礪道義以爲切磋久接光塵幸承教會遇合既深於恆品痛憤寔倍於眾情帳蜀壁新燕雲樹老生芻絮酒寄奠因風寫萬

祭朱少司寇

里之哀悰冀斯文之可託

少司遠鑑塘朱公薨於邸舍友弟某被放河干未能躬視斂
含以稍自效也乃遣兒某持炙鷄絮酒奠之而系之以辭曰
余始識公歲庚午時壺簪談藝我倡爾隨誰云傾蓋有跲故
知丁丑夏初金陵再晤適國柄臣棄喪不顧城社潛依機牙
夙布公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多冠天聽蓋高未
徹九關獻忠無何乃以賈豎倒簪編氓遷之故郡如天道何
害氣有靈風冥雨晦魑魅縱橫一旦屏跡天奠日晶公復其
官接武而升開府南都股肱是寄弭盜安民潛銷異類人覩
家戶千里頌義帝曰賢哉吾貳秋卿節高彌厲豈曰宦成因
災陳戒冀法之平亡也溘焉朝露驚維公英風矯矯天路
奮志無前誓捄狐兔鄙夫見之沮顙卻步維公篤行蹈地而
之介也如泰山喬嶽屹無動搖而已不居其功迨夫末年系
也耶顧公之和也如甘雨惠風靄溉萬物而人不知其澤公
金蘤之文徒流傳於海內而舟楫霖雨之用未竟試於寰中
不可謂非顯融而人猶咨嗟歎息於公之逝者豈非以堙瑯
品而禮彌見其恭故其詞館盍聲不可謂非際遇綸扉簡任
惟公質溫養厚識遠器閎學富經綸而言不出於口材高輩
令子誼切情傷寄茲酒祓靈其洋洋格於高里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停版曹鴻起直上橫飛莫測其止譬之巨木困常在始及其
條達干霄可擬吁嗟孺人忠莫能竢何以慰之封章璽書其
冠裁哉其衣有斐貢及千秋彤管有煒某等仕籍同登泰階
令子誼切情傷寄茲酒祓靈其洋洋格於高里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馳何履之素蘐馬敝衣冰無絹殮譚有穀施嗚呼哀哉公背
忤時虐燄熏天何賢不及而公猶安迍公賜環彈冠生氣有
蘊未宣而公乃逝維身進退與道廢興知公安之曰有命存
憶公斥瀼所識捄脊惟余送公執手以慰酌酒賦詩榜靦與
嘗頃余被罪公益勤懋夙宵問訊庶不皇安別亩三日聞公
蓋棺嗚呼哀哉人之云亡行道沾噫矧余淺薄渥承誨益忍
痛摛詞百不及一尚有編纂以俟異日
祭陶母太孺人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面喜古今企羨唯以養耳孰不生男其
成留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孺人亦既樂只憶昨髫年
義方何美言斯不佻動必以軌能愛能勞準圖準史嚴邑寫
迴輪顰登徑捷滔滔然如倒瀾之不可返矣公獨砥柱乎其
胸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維公貞元間氣萃於一身正而不亢直而能溫孝友之行足
以儀於寰海忠清之志可以質於鬼神譬之清鏘大敦隱然
鎮廟堂之重而浮囂躁戾者望其氣色莫不爲之卻步而遼
巡當夫先帝厭代權臣秉成强者排閶而賈譽弱者毀轍而

中而思身挽於江海之濱故其委蛇詞苑進未嘗色取乎慷慨激烈之氣而退未嘗刓方於養交持祿之羣造夫參貳綸扉持論謂謂所爲潛移默運者不可縷數而國本未定至決以去就爭也蓋惟寵上心之感悟而不知寵利之可徇此非獄畤淵停蓋凝然古大臣之風度而出處光明始終完美如天語之所褒者誠足以負天下之望而服海內之心某等門墻渺末挹清飲醇無不人滿其量以去而終不測公之蘊淪昨歲緘詞壽公稀齡報書甫還凶問在門相顧愕眙涕泣霑巾爲位以哭分曹浹旬練江縈紆黃山巃峩其形可圖不泯者魂殺核既旅牲帛載陳文以告哀公聞不聞

祭馮太公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聞不聞

祭史惺堂先生

維士有名未易以命其政維風其本悼行世降道衰士失操柄遊談無根猥鄙不競惟公崛起以追究竟言必稽經動必準準舉尺步繩趨周精程正明志在澄致違以靜擺落俗氛方之陷穽煞仕嚴邑再典名郡疏水自甘脂膏匪潤我以爲安人以爲病聞人一善賢增敬去其蠹蝮惟恐不勝扶義摧邪玉貞松勁匪直性然良以示訓風俗大清綱條以振治行既優學志弼遜理奧經疑師鶴友訂謹守前規不跂他徑歸修於家積有餘慶祖悅孫賢子戴父令問里風行是亦爲政某等窮冠及門志意棘駑指我康莊德音聳聽型範日臨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嚮乃定成我之功匪夷可竝一別世年罔效尺寸仰德長勤聞風斯詠猶冀撫衣遠聞歸轍音徽如在人琴頓蘊執紼靡從埋玉知近布奠臨風淚血靈進

祭金而山隱君

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卓然古賢良方正之風業畧見於贈文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愛與人交有信處親戚閭里恩而有禮殆無一不可誦而法也則又揭而書之宿草之墳嗚呼公其乘化而仙遊矣而肺腑之戚若紳帶之交公所豹靈而卵翼之者靡不傷報稱之無所而共爲樂欲於白嚴之樹與綠水之雲嗚呼予即放歸而兩地相望且千里而遙歸視藥猶紛紜煩予渺末誼丐餘芬載酒於觴崇蘭以熏緘詞寓哀公也不能及歲月持豕鷄絮酒以奠已而嚮風流涕則著隨七

十二峯之巔若升若降若近若遠面與公者相歎息面氤氳
唉淒風兮盈懷望素旌兮怡神貿椒漿兮有誰香泉路兮無
垠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閒帷所情粵子若夫天遂同期疇能有無其間嘉然既賢且
貴展如之人實世間氣菅樹在背蘭芬在旁母慈婦順接跗
聯芳儉謝鋪華動閑環佩人曰宰公其樂鮮飪丹書來徵北
行趙嗟云胡滯爲相繼以殂悲步門閭轉慶爲弔板輿轜馭
善銅罷照哀聞行路悲感門徒婺光竟拚鬱影長孤曰世大

常死生代謝言返其眞如旅稅爲娟惟宰公孝齊閎參下迨
房帷和如瑟琴孟母之賢其傳則予責隗高名厥有馬女鑒
雖奄逝其存者長風徽籍甚今古同光以此晞公幷陳奠饋
鑒其褧裒廟望獻歌

祭鄒母羅氏

吁嗟夫人柔嘉賦德侃彼天球溫潤以栗夙閑姆教範我書
詩侃彼菀林有楚其儀子與孟博厥有令母展如夫人言緝
其組爰產大儒爲世撐拄權臣橫政虐燄熏天嬰之者碎豕
之則烯令子取義創裹血濺母心賢之詛曰不然皇路清夷
哲人登用銓部委蛇天垣鳴鳳敭歷清華朝端倚重母無色
喜食貧與共時事稍移賢路斯寒一麾匪辜三已何亟祿入
久虛菽水屢絕母實安之撫我心惻嗚呼有子而貴人之所
榮不有其貴何窮何通有子而貧人之所賤不有其貧何得

何失婺光曉沈霣庭夕空杯圈猶在都人龍舟奔悲風某友賢子異姓昆弟風木均哀非無從涕緘詞致奠
慘悲風某友賢子異姓昆弟風木均哀非無從涕緘詞致奠
薦以粢椒寸誠可達來格非遙

祭王閒學夫人

嗚呼維靈門如姜子行比璵璠至性不飾夙德能悼儀刑眾
庶超靖諸姻來嬪師門實天作比如生儷璋以蘅和芷師勞
於外靈佐於裏爰佐我師叶贊雍熙邦禮典治成均作師徽
貊丕著義問載馳游歷黃扉作帝元輔口出絲綸手調風雨
內顧靡虞則靈之以功成身退盤遊安貞播離峯莽蘭級椒
分靡沮與悔翳靈之明孝以承歡慈而能教板輿行和良治
速官門門雍睢靈則有遺篇書瞬性高門有伉魚軒翟茀楚
楚翔翔既庶且碩亦裕而康貴乃能謙豐而不侈沸唾繁華
糅枇紈綺深入白法蘭精玄理長歸眞路還委塵蹤玉顏如
在石爲虛封霜前碎菊原上高松某等門牆末學瞻仰在昔
聞訃自東相向悽惻何以告哀酒清挫痛

祭陸仲鶴中丞

惟天生材成之甚難歷歲滋久始練而完公材開敏不假雕
鐫如刃發硎水斷陸剸公進則否人功我搰稽薪匪病括囊
斯悅奮跡州郡迴翔藩臬西粵南雲靡遠不涉洎乎晚節稍
晉中丞惠心愛物舉問日升挈彼洪都奉毫以登誠其清洋
今古同稱憶昔同心數入屈指眾方雲散公獨霞舉與論屬
之冀操大匕盡究厥施以振頹靡鵬搏翮鍛帆張楫弛公節

嬌嬌深厓詭隨如觚有棱如地畫錐山石可泐介特不移貌乃含藏寄乎休靚畛域莫窺菀枯靡競納垢隱瑕江海比盛以此卜公大受攸宜謂可和齊異議紛披謂可平治世路峻巇方望持衡倏焉成木閱齡幾何瞻者有六非曰無年配德不足海內賢哲舍沕嗟咨矧於我輩自昔相知白門闔嶠纏綿有時痛公懷歸累疏以上有志莫從中路凋喪巷哭以哭郡春罷相有生皆幻無陰不空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知公無繫生死玄同天地非長形骸起促布寞衡悲未能免俗公靈洋洋鑒此衷曲

祭御史大夫方葩王公

翁之先人以文致身韋平世業蔚乎有聞至於我公益大其門邁跡亭衢何履之素衣敝馬羸一如寒窶約已奉公擇地而步翁貌恂恂厥操何堅始怍分宜杲憲乃遷疾風勁草間譽孤獬載及江陵投分惟舊蜩起鴻嚚謂於我厚聞喪不弔翁眡若垢盎歲自異匪人之難造乎柄用脫屣一官譬諸金石矢志不刊晚晉廷平若少司寇總憲中臺位望日懋一節始終自反何疚歸來燕閒庭無雜賓良書自擁蕭然角巾鄉人覩之忘其貴人何以能然根柢經學六藝浩穰深劉隱索斧藻前修津梁後覺闓明奧眇抉剔垢瑕作爲義疏其書滿家周精程正異代同諮某於令子稍同氣類辱知於翁年誼托交紀羣賓古之誼爰推心腹嗣締姻親命子卜居以相比鄰潘楊方睦王貢翬敦翁約來過期以明歲戟往戟還

祭沈孺人

嗚呼昔之論婦人女子者唯酒漿刺紉之議而歸於無非與無儀惟遵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之所弔而悲苟其幸而無事非託於夫若子之賢且哲也雖行若瑴玖其生也舜華而其歿也露晞憶昔吾兄嘗從頤貞先生以遊故余得竊聞其風誼貞古之所稱孝廉者也而知其道之必行於妻晚交伯子孝友之聲冰檗之操所爲信於鄉人而施於有政者何莫而不本於庭闈此二者業可以方顧婦之閨秀並涉毋於儒帷宴況乎之死靡他之節霜寒雪皎又足令二心於所天者凜然魄沮而神摧頃者年屆古稀邦人上壽會旌書封誥儼然其竝至也亦庶幾乎福

美之俱胡爲乎方期眉壽之介而遽聞凶問之罹也邪嗚呼
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歸斯亦無足爲欷歔者也
而惟百年之後長江之湄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指而識
曰沈氏之節母於斯此其名蹟之不朽有雖死而不亡者也
而何歎於空山之浣寥與宿草之淒其

祭朱納言虞卿

自世道之交喪胡議論之蒙蒙詎耳目之有虧何自爽其明
聰心在射而有他乃勞思乎轂中公奮臂而獨往知惟義之
是從當波流方頹而挺然自立於物表卽奮脂易潤而瞞然
不以之自封故歷嚴邑而揚民贊銓曹而課功殆與胡威方
其介潔而裴楷埒其清通出西江而敷教標模範於士風追

馳驅因盡瘝於館候輟使軺以婁逢歷皎月之三霜期講德
銀臺之編纂引古誼而比蹤期一時之建豎還千載之醇醲
何儳儳其日新遂淒淒而奄終嗚呼造物多端匪智所窮胡
彼昜妍而此難工譬如杞梓植厚干穹根蒂方深斧斤忽逸
吾儕謝劣臭味畧同偉標寒而韻遠恨棟梁之莫充縱百身
其何贖委萬事於長空豈時命之不與抑吾道之將窮徒覆
酒以成池如有痛其墳胸

祭潘符卿

嗚呼人莫不有死兄未可以死也養未終於家用未究於朝
而劬甯忽忽至此也初兄遊恭簡公之門以學自命蓋世徒
得兄之名追相從二十年攷其行事如符左券也而人乃信
兄之誠甫爲御史上書見斥若廑翻之遠謫而兄怡然其不

慼久次符臺權姦阨抑若楊雄之不調而兄坦然其自甯鳴
呼士居無事夸謝寵利憑跋齊民傲睨倚輩及乎臨事詘無
寸計阿時從權無風自靡詭爲龍蛇不愧狗彘畸嶷挺然其不
改信風雨之如晦兄之劬書考古寒暑不遷蓋無倦於夙宵
兄之浩氣沈謀六尺可託曾無忘於久要兄之好賢樂善心
口歎咄恨不即升之雲霄兄之憤世疾邪義形於色恨不即
肆之市朝此在明時當爲社稷之衛而於吾黨可託死生之
交者耶某等共學道於師門辱從兄以先後或兄疑而我訂
或我晤而兄授如於水而投石若壎倡而篪奏幸接武以升

朝比貢王之結綬中南北以分摽悵晤言之難又俄秉節以
以窮年詎有懷而莫就憶朝章與獻實兄獨憤其芽罥采遺
風於千里翳異議於一朝及晚節而好易講傳注之舛昭釋
衆言之牴牾扶聖學於傾搖奚韋編之未竢遽乘化而逍遙
曉棄命之弗融年未登於上壽乃所立之偉然亦奚分於頃
久粗丹旐之翩躚低白雲於隴首淚滂沱而莫收寄悲心於

樽酒尚揆德而摛詞以圖兄之不朽

祭汪孺人

粵維德門將大而榮必有壽母贊成家聲於惟令儀藎惠稟
質誼膺陰教言爲婦程羽翼夫子淑茂芳馨宜諧口口休
且常鞠凶何意中道零丁孤貞秉操肆潤冰清英英嗣子科
名蚤捷染翰中朝鳴珂左掖文陣長驅賢聲藹越古之孟陶

冥聖佐國繇二母賢卜鄰截髮知母聲稱千古一轍綵衣猶
存杯圈空澤一夕長歸蘭摧玉折潘輿誰取仲養斯絕薊門
啟殯新安歸陌哭動塗人魂返舊宅矧予慈親心慫涕雪酒
清欲御設乾可歠摛詞告哀靡幽弗徹

祭尹都督暨配夫人

昨歲戊戌余方被放抵留之翁翁來存之爲相扼腕曉譬萬
方幾欲報謁有物鋼留我懷徬徨曾幾何時倏曰翁者其遊
仙鄉鶯悼未窆載傳母氏流爾竝亡行路悽惻在於肺腑能
無盡傷維翁與母合德齊志福澤難量追其嬰年同濟上壽
七十面强生則同牢歿亦接踵翩翩共翔維翁壯歲勳名鵲
起巍巍光光文經武緯如彼宮鐘有聲載揚綸音三錫國史
倫爭光日月矣況夫閫門嵐誠不約而赴九死視以如歸千
人之大倫臣能盡節於君與婦能盡節於夫已足以無愧孺
告於故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之靈嗟乎君臣夫婦
維萬歷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六月二十六日後學某等敢昭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柱車騎有懷必咨今其逝矣牙弦猶在誰爲鍾期公之堂堂
豈其云亡往來在茲銜悲以奠望公澟然與我一巵於此聞者涕洟我以罪廢知識稍乘意亦自疑公獨願交時
嶽視此黍梁天若不憖功名壽考惟公具宜云胡不淑而止
清節日衰或稍自潔建鼓求亡號於四達以觀於公何異山
啟殯新安歸陌哭動塗人魂返舊宅矧予慈親心慫涕雪酒
清欲御設乾可歠摛詞告哀靡幽弗徹

祭尹都督暨配夫人

昨歲戊戌余方被放抵留之翁翁來存之爲相扼腕曉譬萬
方幾欲報謁有物鋼留我懷徬徨曾幾何時倏曰翁者其遊
仙鄉鶯悼未窆載傳母氏流爾竝亡行路悽惻在於肺腑能
無盡傷維翁與母合德齊志福澤難量追其嬰年同濟上壽
七十面强生則同牢歿亦接踵翩翩共翔維翁壯歲勳名鵲
起巍巍光光文經武緯如彼宮鐘有聲載揚綸音三錫國史
倫爭光日月矣況夫閫門嵐誠不約而赴九死視以如歸千
人之大倫臣能盡節於君與婦能盡節於夫已足以無愧孺
告於故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之靈嗟乎君臣夫婦
維萬歷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六月二十六日後學某等敢昭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柱車騎有懷必咨今其逝矣牙弦猶在誰爲鍾期公之堂堂
豈其云亡往來在茲銜悲以奠望公澟然與我一巵於此聞者涕洟我以罪廢知識稍乘意亦自疑公獨願交時
嶽視此黍梁天若不憖功名壽考惟公具宜云胡不淑而止
清節日衰或稍自潔建鼓求亡號於四達以觀於公何異山
之若飴抱默以老不伐不矜常畏人知詩稱羔羊其風既遠

累書既美且章卒歛雄心畧依梵學有若蘄王自非卓識愛
河苦海獲此津梁子孫盈前一經相授矧德則良其覩也稀
黃髮雙垂彩衣趨跕胡椿若茂春焉方茂秋萎嚴霜晞人生
世譬於朝露誰能久長如翁伉儷齒德兼之嘉問衡芳身雖
淪逝丹沒留暉蘭死存香時經冬序大隧開塗營魄永藏丹
旌端發送車千乘觀者堵牆我病縻茲紼謳末由有淚盈眶
靈其有知聽我楚些歆此椒漿

祭鴻臚張公

惟公爲人內行修飭屋漏不欺不剛不柔紙度冲融喜怒莫
窺歷官十五無赫赫名去則懷思古謂君子煦然慈仁非公
而誰及其所守資育之勇雷霆不移位列九卿敝衣糲食甘

風存亦飄瓦惟翁兄弟連雞見稱不懋遺一神理曷徵鄉亡
維楫人喪準繩我初與翁相晤京師煦然慈仁君子之委及
嗚呼哀哉我生多難老而少藉平生噩友强半凋謝逝如慫
古雙而無對者哉惟公鼓棹陽河既能信夫人之不辱夫人
委身淮水又能倡二女以必從以至臧獲數人同心就義是
世之不朽者惟忠孝儻明靈之猶在冀薄奠之能招

祭金子公

其勇也見義必爲我集鳳池翁參龍驤接袂聯鑣佩玉以銘論心講德其樂洋洋迨余南歸翁亦解組徘徊金陵以相勞苦曰道則存餘乃貞土風俗之衰醜正恰衰草犬吠怪獪獪如麻清儀和黜自背然耶余曰不然咎實在我於心無他世好則左翁言已厚未知其可客歲杪冬始過翁居喜極欲沸相迎路隅兩日而別執手躊躇余訝翁色稍異於昨翁曰予病外乾中涸勸以加餐輔之醫藥豈期逾年翁則已矣日月幾何遂有生死我老寡徒詎復堪此相彼造物朝必有嗤人於詎詎凡幾合分如讌如電理無久存何以寄誠生芻一束布奠摛詞寫此衷曲臨風淒然有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顏京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維公溫恭雅飭恬澹沖融心日游乎物始道不滯於環中緜天分之獨厚與性會而兼通故樂廣約言而能以理服眾徐傅善論而不以博爲功隱多於仕皆累迫而後膺靜以致遠宜時出而雕窮顧豐鎬甫資於坐鎮而民物未盡於陶鎔迨京兆之簡授慰中外之仰崇贅一方之踊企沛八縣之仁風胡霍霍以先逝遂淒淒而奄終愴林泉之變白痛履蓁而無從嗚呼傷哉位暨伸而道鬱神尚完而形沮方晤言之幾何遽一息而千古布酒醴而致詞愧哀情之莫吐想丰采於平生空涕淚之如雨

祭施華峯

憶予南歸君偕我遊自惟疎慵有言莫酬子惠聞之如水東流撫琴命酒數載長留卜鄰歲晚劉柳同儔惟君爲人襟懷坦易事貴從心言無飾僞磊落心胸不可一世謔夫嫉善宵人竊位君怒眡之不啻狗彘忠臣死義節婦殉夫雖在異世竭跼以趨築廟請祠不計有亡流俗異情乃罹眾忌白璧何辜青蠅爲累君曰何傷濯之而已訪篆市息君心以怡謂宜壽考以共歲時胡命之促與世長辭嗚呼愛爲悲始存乃亡胎憶昨中夏顧予徘徊共理竹木前次洮隈豈云今古從此以乖言念知舊撫棺以哭何以侑之生芻一束奠章寫心有淚盈掬君其有知鑒此衷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四言古詩

江甯焦　竑

宗人時中之南鴻臚索余詩爲章弦之佩作此與之

炎帝開天垂仁創制爰及西周群彼苗裔寔始焦城離彊啟
世維陝有焦古曰名都胙土命氏此其權輿有梦孫子基跡
星敷代易世疏本根一氣譬若千江同源派異念茲厥初慨
焉以喟猗猗令族來從宛陵有璧在懷和風藹蒸匪我則阿
寔宗之英觀光上京音徽日振遨遊冬春載觴載詠豈無他
人不如同姓攜手亡何周南以遷孰是典司曰顧何傳何時
復來一別三年漢有延壽經學之宗亦有孝然飛聲青龍和
談遂飲奕葉清風戩戩德素開我後人庶其繩之以慰所親
匪仁曷仗匪善曷敦一簣非微爲山可至千里雖難脂車策
驥華冑遙遙孰敢不厲

五言古詩

江寧焦竑

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結髮抱奇氣睡覩豪俠儔風塵日翳翳棄性寡所謀屈君起東海高論叅琳琊陳義狎六籍浩氣吞九牛片言一指顧四座皆回頭精深魯鄒意爛漫東南州木石生羽翮況乃知者流快哉千載會膠漆忽以投

江水浩無極烟波迴且深扁舟一朝去邈然不可親先生靜若流緛屋東崖岑微言自剖析隆緒恣幽尋荊棘莽道周羲和翳空明那能千載後獨契黃虞心

懷子倏忽如流星生者日已泯徘徊顧四海誰能喻中情子從千里至燕婉須臾生含意未及吐長路從此征泠泠清商曲翻爲遊子吟豈無他人俱結交良有因臨歧恨恨不能平

黃鳥出幽谷嚶嚶自相求胡馬依北風悲鳴顧其儔況我同懷友從此遠行遊明月照苦顏嚴霜生敝裘豈無盈觴酒願望莫能酬緬懷河汾子上書曾流留弦歌嗣音徽抗志齊軻邱斯人雖已歿千載有餘休遠業非一塗所貴善自謀勉哉崇令德可以繼前修

送李比部

昔我從結髮朝朝恣狂馳凌厲問學場志意縱橫飛慷慨思古人自謂不足爲世俗薄朱顏容華翻見嗤中原一顧盼千載成相知相知今古難千秋一嘉遇面我狂簡委得蒙英達顧肝膽一以披形迹非所猜嬉婉四載餘昕夕長歡歌歡聚從今日交誼跋前賢況君秉淵尚矢志遵皇前順性奚矯迹得道乃忘筌慚予非鍾期何以發清弦清弦中座興音徽振蒙鄙洽曲方調弦絕自今始山川一間之相去忽千里念我平生歡繾綣不能已繾綣無終極行役自有期君子善尺蠖大道固委蛇所貴志有行豈云繼塵羈行行善自愛無爲怨天涯

別四子

子美姑孰英緯然標雅度在久志不渝接廣悟無忤散朗溢

風飈慷慨出情愫豈其文豹娶終隱南山霧
王生晉黨彥天然有勝質和易向人羣耿介懷私實玄珠逝
欲探白璧需與易凌霜君自知詎必歲寒日
幼齊信才士文鋒振音響氣隨萬馬奔思逐層雲上雅意薄
時流結交盡英行江山自阻修含情宛相向
陳生青雲器居諸時與競良書坐長擁高文自成詠飲酒見
沖襟論交劘眞性古道日悠悠微卿誰與振
悲風響林木天地何冥冥客行歸有時遊子不遑寧良會在
須臾一觴聊爲傾仰視日月馳願盼生衰榮盛年難久居所
貴千歲名努力各先登一慰平生情

送吏北部
逃虛罕同人絕弦思異代豈無嬋嬋儀知音不可待何圖解
后間獲與英遊會英英軼時流奮跡階雲霄秉筆屬西署推
轂盛中朝風塵恥稅駕訪友就林皐林皐雖窮廬我心殊自
廣片語孫膠投千秋稅羈軼望海愈大觀披雲慨高仰高仰
我方慨離緒倏相晏潛蚪無近韶脅鵠有遲征知言分可悅
心賞遙難幷遙遙難久居歲月一何速九淵當自珍千仞誰
高躅君實振英風於以醒頑俗
賦得明月照積雪
積雪皓曾林華月生東方靄靄停飛閣朧朧含洞房漸喜輕
雲斂復視流風翔連輝無礙影並采有珠光舒圓一以晚俛
仰增妍芳是漢屢淹薄凄清未渠央內朗境逾適賞勝情淵
賦得秋日瀟洲亭講業作
秋日瀟洲亭講業作
道勝情可捐心遠地彌隙林皐颯已秋遙山澹將夕清曛對
林端木葉下蕭條多已深巖巒生暮色風雨激清音虛廷屏
氛雜山窗凝宿陰坐令三餘言偶與一日幷圖版共輝暎樹
石相陵臨人往有遺書客散自鳴琴寂寂高齋晚誰明還賞
心
三餘

林端木葉下蕭條多已深巖巒生暮色風雨激清音虛廷屏
氛雜山窗凝宿陰坐令三餘言偶與一日幷圖版共輝暎樹
石相陵臨人往有遺書客散自鳴琴寂寂高齋晚誰明還賞
心
康獨慚郭人曲吟亦不成章
贈別
慨言發上國四牡何駸駸出遘遵長阪回望隔城陰傷離豈
無念攬轡多壯心悠悠懷往路遙遙指故林故林渺何許禪
房俯煙際青松冒迴薄素水縈迢遞往還餘十載條忽如夢
寐卿指區中緣仍偕廛外契舊契與新知兩兩對嘉辰繾綣
遲莫日緬邈平生親幽尋協要妙冥討謝囂塵那知歡愛日
翻爲行路人行路復遲遲道夷竟誰領況有故迷方沈空亦
陷穽何津舟不推是路車可騁忘言意轉親攜手夜方靜靜
夜未棲央歧路苦參商後會未可期寸心難遠忘何當徑寸
珠舒之照八方迷途願有濟一別永相望

劍門寒事早盧庭菊已鮮風來何漸颯吹此自成妍況復逢
嘉辰感蓋時運遷人離秣陵掛旐下迴城煙徘徊鶴林遊騁
望龍山顛千秋人代空勝事從流傳盧霤何足歎寒花聊解
顏閒居有深情長詠逍遙篇

聞西陲捷音

羽檄邊庭起馳烽達建章兩川妖氣入虜陣精且强天王按
劒怒徵兵集朔方熊車出細柳魚貫度飛梁雙鞬明皎月雕
弧生嚴霜威棱激將士況乃胡運傾長蛇一朝窮奔鯨千里
傷函轅方解帶曉武盡歸疆伐罪龍溝曲弔民洮水傍愧予
鉛刀材夙志在疆場何當埽餘氛談笑淨胡羌功成辭上賞
千載姓名揚

嘉善寺石壁

平生寂所營幽期在林壑及茲訪雲根巾車蔭蘭薄山阻覺
徑紆苔滑嫌足翳危嶺霄綠蘿密庭下鳥雀崖傾石欲墜洞
折泉如約一線喜披豁雙壁驚幽峭崿行看巖腹穿坐知谷口
拓朋儕笑相顧文酒時間作風徵結篇翰嘯傲寄杯勺誰言
賞心遲投老幸可託

答楊密雲寄丹書

青鳥來雲中翩翩墮蓬萊上言勸加湌中及長生道一淨乃
胚胎三元若澗壑還丹術何神童顏後天老捧讀長歎息聞
此苦不早靈骨夙多愆塵機老未埽猶忻世緣薄清曠差自
保晨興入鳳池夜靜思鴻寶因感塵庵華贈大藥期精討茂宰

卻神仙風塵亦瀛島葉縣蹇烏飛句漏丹砂好何當懷中方
爲我悉傾倒身世竟飄蓬榮華日枯槁猿鶴與沙蟲變化何
草草顏言謝纓紱洗心游浩浩從君去不還攀星戲弇吳

其用心者乎乃爲詩以導之

澄湖抱石城飛翠橫空斷煙霞互明滅爽氣亙清旦旁連孫
楚樓突兀出天半疏簾面青葱下瞰綠蓧岸揭來謫仙人擧
舟一遊款綺裘馭長風彩筆燭銀漢篇章至今垂字字星斗
爛耳孫有高懷撫景發悽惋枕流風尚存淩虛勢已變翼從
荒墟中髣髴還舊觀我老苦摧頹聞之再三歎作詩告同心
成此奇一段他日聯翩遊觴詠互賡勸快哉江湖心適我魚
鳥願

贈別

一落世網中去家八九年歸來齒髮凋顧影凄自憐人生無
百歲況乃多憂煎違已詎非迷負此區中緣抱甕差自適灑
瞢聊息肩矯矯巢居子千古稱高賢
倚杖在東菑故人遠來顧殷勤相勞苦慌慨出情愫爲陳離
別來五見歲華暮日月東西馳觸目舉非故靈藥能駐顏至
人不可遇決策往尋之五嶽恣高步

君爲二千石名爵豈不尊
不輟道在能解紛千里倏命駕訪我林中人炎炎明所避時
棄惸相親抱影守空廬咄咄那足陳
青天將玉笙吹向百尺臺對酒共嚨呼如在緜山隈金庭閟
煙霞玉洞無庶埃長揖辭世氛拍肩追洪崖英風凌八虛倏
忽隘九垓將同丁令威千歲一歸來

西園

林皐颯欲秋閟雲自成步駕言城郭遊翻愜滄洲趣臨深杳
難即躋險倏可度危藤緣澗上遠岫當窗露崖壑既盤紆竹
木亦交互怪石森餘株清川貫中路微雨逗涼颸煩暑漸以
去同人自相將杯酒豁情愫栖遲少日懷緬邈平生故流光
豈不逾延賞未云暮詠歸各怡然撫鬢謝良晤

賦得秋風吹海水循甫席上作
開秋海岸懸空水共澄霽商颸一以生玄冥蕩屏翳稍覺穀
紋迴旋看沓潮會濤聲殷地雷樹色沒遠嶼凄清日月寒混
濛乾坤細大鵬怒且飛奔鯨來倏逝憑陵詎有極搏扶自成
勢何當風力微孤帆指天際卓矣魯連懷洽然列仙馭蓬山

信云遘髣髴如可至

天閼山同鼐卿作

結念尋遠山杪秋出南郭青徇經崎嶇丹壁上岩巒一髮長
江渺雙闕巨靈鑿豈知鍾梵篴乃在松柱壑樓因宿霧隱磴
與流雲錯幻影標浮屠瑣函梁珠閣旁探虎穴幽小搆星查
緛山深語鳥驕石瘦游龍擾曰余采樵人蓬藋甘索漠服道
形可捐乞閒心自諾多君富藻翰識度兩恢廓長握五芝圖
嘗使三花落未爲堯舜用聊向煙霞託終期功成還名區踐

夙約

花嚴寺芙蓉峯

寒空聳危峯灼灼芙蓉萼連雲勢欲拔峭壁森若削樹頂接
蒼煙巖腰吐朱閣崖陰積霰冷林合朝日薄靡靡饒木葉槭
槭皆零落行行歲將徂冉冉老自覺抽身遠紛縕委志投林
壑擱朋文酒偕縱覽心目豁悠哉古人懷恬然寄玄漠

獻花巖息心堂

花巖自名區面對天關龍何當息心堂奇勝森在目下臨渺

無地旁探如轉谷我來逢杪秋松杉向人綠烟然塵土腸一
且濯冰玉幽深虛彌潛鶴詠會相屬歸路仍運運遠岫出喬
木物情嗇俗梵畸人戀幽獨緬懷弱冠年芸編寄茅屋星查
自鳴鐘夜半耿殘燭

田家二首爲吳次魯賦

中散豈不偉終以明自銷元亮中道歸棄官如遺逃何如璜
原叟自首臥林皐晨興事壠畝錢鈍亦常操四體良已勤意
適忘其勞不稼而取禾奚爲達者嘲殘燈照風雨濁酒且自
陶悠沮溺心千載如相招

夙昔厭喧囂委身寄田廬檢柳覆茅屋綠陰及盈前除閑引月
下泉灌我畦中蔬所冀營一飽意足不願餘行看松嶺雲倦

枕蓁牀事有時會鄰曲酌醴烹溪魚情親易成醉地偏來者
疏傻哉復游哉不樂將何如

題董望峯逸老堂一首

董生淮海彥矯矯威鳳舉一劍氣飽黎英風動南紀貪泉時
自詠讒謗生意苡歸來臥林皐了不置慍喜謂天逸我老錄
錄胡爲爾戚影向蒼蒼開軒會鄰里回頭知曲誤賞心爲景
美髮霜詎易消眉斧差可理悠彼平生勞幸茲一日止枯腸
得酒湛情復餘塊壘我亦愛閑人何時相晤語題詩寄草堂
商頌聲振口

七言古詩

謁定山先生墓　江甯焦　竑

千古人豪去不歸空餘墟墓江之湄草木搖落滿林壑蕭疏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貿椒酹酒辭荔荒菱泣山鬼亂峯欲暝江氣寒老蜃吹雲白日死建章千門燈火時從臣爭上慈山詞封章慷慨梨小忤抽身一去無還期明月長遺魚目妒從古紛紛何足數古塚猶令壯士哀不見當時狐與兔鳴呼轅下之車空局促誰使遺芳照青牘斫地長歌巷伯篇習習悲風振林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謝公墩同友人作

金陵佳麗帝王州往往古蹟藏林邱冶城逶迤一墩出奔迴淮羽書愁陵急風雨圍棋決賭何徘徊胸中別有平戎策百為須臾卷如席中宵邊馬無留行八公草木皆人色功名兒女自平章一著聊持答廟堂棋枰未收烽火息還向荒墩臥夕陽動業凌雲竟何似古人棄之如脫躧勝負幾堪供掩鼻況把山林易青紫君過古墩行且留心知自是公之儔小出經綸試花縣決策終隨鹿豕游飛翻逸興旗嬌矯古升高頻絕倒燕子堂前非昔時落日山中空小草風流今古鎖當

新我屋公墩共隱淪不須名字閒相校長埽青青作主人

送界公遊清涼

界公行腳處煙水晉陽深飄飄一笠小飛度萬雲岑入門頂禮山中相香氣鐘聲宛相向清風入手十八擬積雪參天幾千丈君其着眼無模糊一草一木皆文殊牟尼如意隨方現朗照諸天及五湖怒電奮蚪忽千里沛衣童子定誰是回首人間熱惱林等閒翻出清涼地蹈遍千巖森未闌層層樓閣一毫端歸來更著楞嚴論應作遺經鼓吹看

送將道力還漳州

朝登承明嵐夕歸滄海涯人生得意豈不樂一日思親生鬢華憶昨戰勝長安日動地香名喜堪挹金馬春明擁佩看銅龍曉闢排雲入帝城紫氣日絪縕親舍其如多白雲鄉夢三更懸馬首離腸九折迴車輪曾共瀛洲三月住可憐聚散如萍絮高館張燈話夜分霜落梅花月當戶明日征帆望海雲搏風鴻鵠惜離羣長江片月迷孤影萬里煙波也夢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征虜將軍出塞歌

獵獵邊風動蕭蕭胡馬鳴明光傳紫詔飛將出長城回首旄頭天北指鳴笳疊鼓紛紛起龍庭黯淡陣雲高一夜天驕度遼水中朝羽檄大徵兵烽火甘泉達且明老將漁陽舊無敵俠少交河新有名金鉦直搗雲中野練甲平臨黑山下返旆黃河為倒流揮戈白日應回舍章頭一點疾于飛生縛單于馬上歸紅旗不動和門影白羽先開大漠圍明主恩深軀命

薄照腕幷刀霜錯落肯令越甲鳴吾君坐看猿臂圖麟閣歸來欲至紫宸朝珠勒駟弓翡翠袍爲問漢廷功最著秖今誰似霍嫖姚

盆菊吟

林莽蕭疏歲欲闌霜華射地明琅玕藕花夢冷鴛鴦浦白榆搖落西風寒盆菊君看開正小錦石高雲相照耀翠色離離秀可餐浮香的的寒仍峭翻羞桃李當春生淺白輕紅剩有情連枝無那妖嬈態一夜空驚風雨聲高人避喧來海崎靜女無言偏窈窕時逢金令意轉佳移向玉堂看更好幽姿不與凡卉爭靈氣曾延千萬齡青霞絳闕有時去歲寒且締同心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和韓昌黎石鼓歌

周原石鼓奇且闊幾年蹤跡沈蓄萊世遙幾得睹拓本殘章斷碣如瓊瑰何人鞏載踰千里至今照耀黃金臺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泰華高崔嵬蔡邕嵇康那足數石經奔走洪都儕回思共和歷隋代披荒斲古其誰哉天昏地慘鬼夜哭至寶欲出風雲埋韓韋博雅始一識鄭向搜索窮山隈四百六字傳青簡二千餘載開蒼苔龍畫旁分爪蠆互蟲背深刻神剪裁求致太學竟不果鳳翔落莫空山崖皇明文物邁前古沖融雅頌相沿洄辟雍橫陳雜廡體廟堂庭列豢尊罍想見周王盛羽獵從臣撰述皆奇才聲詩炳蔚垂日月雕鏤宛轉回雲雷之罘山勒跡半掃泗水鼎沈名已灰豈知籀往蹟自在摩娑細讀如談族近傳岣嶁碑更偉青字赤石鉅以魁宣王雄俊神禹智何異鼻祖於雲來神物出歿兩不偶昔何掩豸今昭回安得移之置一處擊蠏披風心眼開春風卻立讀萬過咎繇吉甫親追陪鳴呼咎繇吉甫長追陪

帝京篇

星躔貿筰尾光耀滿皇州共覩天居壯安知地脈浮大行千里排空下黃河幾曲回奔馬日月高臨碣石門風雲長護幽幷野紫殿氤氳接上台銅龍雙闕徹明開柳迎御仗垂垂發花拂仙韶裊裊廻千門窈窕羣官入鵲鶴虛明鵷鷺集上公車轅挾星飛內史衣香沾霧濕星飛霧濕日悠悠更有驕奢恩澤侯金張夜月連錢騎趙李春寒翡翠裘說客常持小冠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出公子時飛高蓋遊追遊翠黛梦相接含態含嬌情未歇相看蟬鬢步生花半度羊車行就葉日移調馬埒雲擁鬬雞場緩轡回長樂鳴笳出未央東觀風光歷未能西山攬轡復堪登濺濺寒水懸千澗豔豔朝霞羅九陵九陵千澗鬱參差仙觀僧藍兩蔽虧依飛校尉偏能獵供奉才人總解詩西湖歸路酒方酣十里芙蕖萬頃潭錦纜瓊舟連塞北水秧堤柳類江南漢主離宮那足數秦關百二空雄武何似車書今日同萬方玉帛歸明主門掩青春著作廬花光夜色映窗虛時平願獻三都賦肯學相如封禪書

喜雨

畫樓五月停紈扇複道高甍喜飛霰細絲亂滴未成聲欹景

炎威如減半是時白苧動微涼酌酒凭闌望未央雲腐寸寸
碧山起雨足垂垂到地長赤亭氤氳火雲會斡麥無秋禾黍
悴豈謂桑林精禱通高天萬里回生意已知穴蟻有先謀更
見山蛇毒影收池溜長流涸復積林芳欲萎枝還抽蛟龍芽
披挾電至間作雷霆鼓增氣達旦中宵未肯停草間樹色生
蒼翠乃知雲漢未爲災豐歲旋從靈雨來耒鋤四出歡聲洽
一日皇恩徧九垓

燕子磯放歌

明陰變無窮開霽色若絢川柳發青條山花吐紅豔長安花
柳正芳菲仙觀僧藍映翠微連宵積雨沴龍藏一日新晴上
燕磯燕磯近出都門外羣從雖遊擁軒蓋披拂今同石壁行
自成趣南榮不辭畏壘遊任公自愛蘭臺聚追隨日日駐仙
此期舄尊滿貯長生酒樂府新翻上壽詩延賞不知年攪結
洞映花關更有清池照深夏六月六日天貺時聞說彭籛降
鴻舉遙看羽翼成歸去來天都下紫芝盈盈日堪把已知靈
中相諫書三上辭承明魏闕滄洲空復情龍庭回首風塵靜
諸清廟音珪璋直付明堂匠紅葉時陪禁裡仙白頭仍作山
期欲與山爭奇一從謁帝來天上瑤池玉署森相向琴瑟眞
碧先生縛屋山之陰三十六峯相蔽虧落筆雲霞常在手襟
來訪浮丘翁鈞天樂奏鸞鳳舞至今林壑含香風丹竈冥濛
翠猶滴綠煙消盡澄潭色金燈閃倏知有無瑤草歲難亂朱

衣冠似入香山會山壁遙遥陰靄連氛氳如爐豔陽年高城
雨脚下平地隔檻浪頭黏遠天早起西來風勢急稍喜孤亭
漏斜日川上春容向曙開岸邊天影隨潮入浚蒲汀芷淨如
洗陂烏沙鷗閒自逸北嶺煙消翠黛橫南峯霧歛青螺出語
燕鳴鳩雜棹歌江頭花底奈春何醉來時作洛生詠聲罷還
籠道士鵝絲竹何須羨金谷觴詠眞堪續永和幾歲京塵緇
化素賞心何幸兼良晤勝侶旁探玉笈文靈源不藉青鸞度
過逢且挹洞中霞世事還同草間露桃花日日武陵遊一任
藍輿自來去

壽座師少傅許公分得黃山

黃山矗立千萬重白日照耀金芙蓉軒皇馭風攬八極問道

東山草堂歌送楊子漸給諫還平原
高巖萬木流雲氣白石巉巖巧相戲石上蒼苔雨作痕崖前
古屋藤垂地草堂面面傍東巳彷彿青天十二樓鶯笙縹緲
煙塵隔羽扇消搖洞壑幽竭來聊爲養生起一日靈腸萬人
裏玉珮時從瓊圃趨天書幾捧雲霄至頻年爲策獻凝旒黃
石山中約自留郊原舉手笑相別翩然意氣凌清秋歸來舊
隱多叢桂石室猶藏藥珠秘瑤草琪花幾度春玉泉靈藥三
千歲只愁宇內須經綸未是堂中穩睡人直看名上麒麟閣
更乞天涯雲水身

玉陽草堂歌爲沈奉常作

隱侯詞賦東南美一生嘯傲山川裏浮玉之南搆草堂門對

澄湖三百里宛轉丹梯日月開參差翠檻風煙起千巖蕭颯
常欲秋一壑溟濛得非雨水禽格格鳴斜暉江草江花坐不
歸手把黃庭閱清晝日暮流雲空濕衣一自抽身臥煙譚縱
酒彈棊十年上天目徙藏金簡書東山久鬱蒼生望還來臨
風華蓋前緹騎朱轓霄漢懸照耀仙班沓玉珮芬芳豈省白
雲篇魏闕江湖心不改園中愿言留光采一日移來棐几傍
拂拭徘徊生感慨濤雪渦雷雙眼明臨流幾欲濯塵纓赤脣
碧浪知相接爲借星查犯斗行
雨花臺歌贈陳盡卿
行遊城南今幾回丹楓欲老菊半開高座道人有精舍相與
推挽升崔嵬往事風流如可掬況復陳君起空谷共推謝朓
解吟詩又道周郎能顧曲茅齋門巷接烏衣六代繁華有是
非尋眞弔古情何劇載酒彈棊樂未稀高臺一望紛煙樹笑
指城中讀書處故宅長懷歷春振衣莫厭風雲暮君不見
明堂大厦須良材一邱突兀何爲哉
雲池篇贈王子美明府
閒莫如城邊雲清莫如城下池鵾冠燕坐者誰子臨水看雲
日委蛇蘇門恣嘯歌東山耽酒宴揚雄一上甘泉宮潘安已
試河陽縣四野風恬獄訟稀千家歲熟桑麻徧見說爲官不
愛錢陶潛赤手且歸田門前垂柳長無恙池上流雲自昔年
秀色帶空餘百丈溶溶洩洩如相傍淮水新添朱雀橋王家
還住烏衣巷細沫浮花一鏡開雲能出岫亦能來如車如蓋

浮吳樹汀草汀洲近越臺水敷雙華淨深夏似向屏間開卷
證孤飛杳羣珠歌遏一片澄泓翠娥寫玉壺冰簟漫相羊祗
覺山林日月長舉酒從今爲君數更看三萬六千場
雪湖老人墨梅
湘江水落零雨絲羅浮遙遙夢難期華光一逝孤標絕貌得
寒梅第一枝肌膚綽約如冰雪翠袖輕盈弄明月籬根竹外
無人知瘦影橫波共清絕劉生劉生老彌壯牢輻輕綃傳意
匠剡溪美人襟袍奇對此悠然得眞賞披圖颯颯生微風春
入寒巖雪漸融恍疑身向孤山道十里林巒香霧中
梅花行新安張梅友七十賦壽
君不見梅友叟七十華筵初命酒又不見梅友梅白白紅紅
相對開賀客升堂錦繡段交錯花前互璀璨堂下翩翩動彩
衣兒角犧尊映花薦新安山水之窟穴聞說梅花更清絕數
行粉豔白於齒幾樹夭斜紅勝頰憶昨曾從江上移點綴繁
英漸滿枝絳袖著香渾自詫玉屏照影轉生姿起舞婆娑忘
夜久酒船波動鱗紅縐露濕烏巾總不辭幾人得共花爲友
夢醒梨雲山月斜裁詩東閣興偏賒願君從此長爲主更看
東風百徧花

五言律詩

江甯焦　竑

將之陽羨留題退園草堂二首

千古陶潛逝何人更閉關世情看白髮吾道獨青山孺目終何事灰心可駐顏子眞有幽閑興谷口未知還

貧病緣何事猖狂祇自哀言尋青嶂去聊避白鷗猜薪木宜時護柴荊可浪開高懸徐孺榻未許俗人來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一笑同幽事移樽向夕陰長風吹片雨蕭颯動高林自愛邱中賞還同澤昨吟相看意不盡涼露滿衣襟

宴坐花雨助清吟一酌那爲貴因之披素襟

靜海寺送別

江閒一相送愁心生二毛情知終是別聊欲永今宵意與雲俱遠魂隨酒暗銷重來還底日知爾不辭勞

挽章生堯臣三首

離別豈不苦人生會有趨那知燕趙去便作古今殊說易慚朗亡書問筆虞徘徊昨日事灑淚向生芻

吾久知交態如君復幾人回頭悲宿昔開眼漸風塵名豈論文著情因問字親所嗟寒色甚轉見後凋身

尙憶長歸日風期迥莫攀肩輿留白社揮手謝青山徊已齊生死吾猶惜往還至今西澗水流恨日潺潺

羅生挽詩三首

乘羽早從軍乘時誓策勳弓刀爭白日圖畫失青雲定遠空投筆要離近築墳那能差左轂越甲欲鳴君

高允傳書日羅含絕命時爾曹今短世吾道復奚爲靈爽從游日月私千秋看意氣誰爲託孤兒

中丞新按節尙一試昆吾志士泥塗盡英風江海孤那知長夜隔翻訝尺書無白馬江干去翩翩愧病夫

題顧侯明月軒二首

卜築鳳城隈亭軒傍水開閶門明月下芳草故人來說劍光生座彈碁霧談苔忽聞雞唱動起舞思悠哉

鄰女翼李文仲羅敬叔李承烈盛伯年李君錫集冶城飛霞閣分得巾字

雙鬢逐殘歲蓬山載酒頻日吾悲過客星覺聚賢人幽賞知夜榻吟方穩春亭飲亦兼祇緣花泛泛翻愛月纖纖薄露難過砌微雲不滿簾所歎時宴坐清影若爲掩

送元甫還武昌

候館多難暝愁心生別前人今千里去月傍片帆懸文字誰同調聲名爾少年江離如可贈莫惜數行傳

送敬叔還豫章

送子松門去其如芳歲殘祇應爲客久不憚獨行難驛古梅

花淨江空鴈影寒壯心知未落時倚佩刀看

舟中口占別思兼

爲別何容易移家常苦遲鄰言搖桂檝況復是蘭時樂事春增劇交情老更誰未應天畔月長自照相思

送文仲遊廼門

南征意不盡春水亂流行詎是輕千里其將賦二京孤琴迎暮雨罷馬度空城到日黃金地應多白髮生

永慶寺竹院納涼分得烝字

結夏從初地高林散鬱烝茶香透深竹人語隔垂藤把臂連中散談心失小乘頊玕青可刻聊欲記吾曾

湖西別業二首

近郊秋氣早行散滌煩襟坐愛澄湖影涼分碧樹陰疏花遙對酒纖月曲通林況復高賢處彌生懷古心

子荊沽酒地遺址半雲扃勝地猶生氣閒情似乞靈蝸書增蘚碧鳥破晚烟青無限滄洲意鳴榔隔水聽

寄宏甫二首

歸田仍作客散步自安禪去我無千里相違忽二年夢醒江閣雨心折楚雲天寥落知音後愁看伐木篇

風雨秋偏急懷人鬢欲絲飄零違俗久歲月著書遲獨往眞意氣深投漆文章高築壇身驚朝露盡人逐夜舟看積雪平原慘悲風澗水寒翩翩淹病色空愧白衣冠

何事重遊會可期白門遺址在相爲理茅茨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人日南郊僧寺作

謝公臨眺處勝日一招尋我輩還時序荒墩自古今天空江落淨林芳轉轉生禪梵吾自適非爲游時名

人日仁祠好春風動鳥聲相期戒酒往共作探梅行澗水

初夏同馬李二明府姚大名吳觀察集德裁務園

藝苑人初集務園夏亦芳桐陰低戶碧梅子亞枝黃賦豈登樓著情因觴忘聯鏞一栖息瀟灑在滄浪

王孟起百花莊

韓山明滅處聞有百花莊流水鳴虛砌垂楊出短牆轡經鋤晏壩負日臥簪脀何謝荼黃沛居人等姓王

新澤寺

紺殿街山古清川帶薄長樹身迷日月碑額見齊梁旛影風前靜雲華劫外香龍堂況幽絕一酌世緣忘

嘉善寺蒼雲崖

幌岈開古壁陰簿款禪扉嚴乳寒仍滴山雲濕不飛天花空

梅花水

梅花涵靜渚容水濟相搖旋自雲根出還隨泡影消年深饒

石髮坐久見魚苗只恐蛟龍動陰風滿樹腰

崇化寺

倘寂來客少僻隘受春多竹嶼孤琴入花朝病眼過酒鎗沽

叔夜香積飯維摩坐覺幽期愜空庭閒綠蘿

送張光祿北上

李郭同舟日離筵氣色開銜杯春雨過卷幔夏雲來白璧明

調世黃金高築臺枇杷堪屬句時有大官才

龍泉庵

水晶龍庵最殘春挾茗過世誰尊白法吾自抑滄波古樹閒

僧老空林野鳥多無因留信宿清磬隔煙蘿

齋居對雪

玉署迎長至齋居澹泊時朔雲成雪易宮線轉春遲枯樹寒

鵲集空庭華月滋瑤花紛可望知有海神期

賦得雲近蓬萊

紫殿開南極宮雲采采飛色因熬石麗影逐鳳池歸未覺爲

霖遠翻憐捧日微滿庭歌且且虞帝正垂衣

送鄒太史歸安成省覲

雲望憐華髮星言下紫微況君晨省日兼是晝遊歸品味分

送金太史册封趙藩便歸省覲

上國封章重詞臣寵命饒鄴雲低漢節川柳引星軺烏鳥秋

光急枌榆望不遙莫言歸覲易恩自紫宸朝

送袁太史册封楚府便歸省覲

倚門親夢遠分土主恩寬豈謂一朝別先成兩地歡綬花啼

自媚劒氣晚生寒莫以鄉關滯雲霄待握蘭

送朱太史册封周府

十里垂楊色離心不可裁豈堪今夜月仍照蕩渠杯裔與黃

河遠人看金馬來梁園詞賦出轉見長卿才

送蕭太史册封淮府便歸省覲

寒星隨便節驛路滿光輝赤社分茅日蒼梧擁傳歸江魚迎

浪白林橘近秋肥不盡趨庭戀微風生賜衣

送劉審理還亭州兼簡宏甫二首

送遠紆征轡披襟得上標路分燕市酒帆度楚江潮殘月明
峭壁寒風急敝貂鄒枚詞賦在應有兎園招

故人棲遲久翻訝尺書遲日月空相憶雲山不可期雪殘江
樹夜鳥下晚鐘時牢落還誰使因君但益悲

題黃生大有山房

龍臥坑高尚雲蘿洞壑深草榮當戶帶竹度隔谿陰小酉藏
書日中條避世心仙羣如可下鷲鶴有遺音

贈吳封翁一首

上國褒封錫西亭芳讌開川原一以眺雲日共徘徊白雪留

遂賢青陽泥酒杯庭闈多喜色愛子在霜臺

暮春署中作二首

寂歷蓬山暮春華脈脈歸曲池新漲滿高館亂花飛緩步憩
仙籍端居契道機遲回溫樹影行坐是恩暉

餘春歸閏月省署自留芳地有涉亭氣花生澗壑香開多疏
酒讌老至滅書囊尚憶東方朔酬歌銅馬傍

神策門城樓望後湖得開字

爲愛澄湖色高城載酒來峯迴雲外出亭館鏡中開遠渚縈
煙細殘潮挾雨迴時難聊騁望長憶濟川才

贈林生還莆陽

綠酒青門別悠悠去路長川原更臥起雲木半蒼茫落日羣
如在乘風事已非秋原多宿草一慟淚霑衣

送歐陽宜諸守平樂二首
相送昭潭去無言鴈亦稀山川足形勝徒馭有光輝問俗風猷播行春謠頌歸懸知合浦棄遙向洛城飛
郡重歲月主恩私慺慨臨岐意無勞行路知
郡武岡鄒公祠名宦奉常王大父
何年仙尉往血食尚人間爲是哦松處常疑鬼杖遵恩波深
鹿水寒色壯龍山伏臘頻繁外豐碑古廟間
鄭處士祠鄉賢奉常王父
鳳歌千載事龍臥一邱成早就終焉志人傳達者名雲山違
夙昔相攻見平生誰續先賢傳徘徊空復情
翟德孚生日約同志賦詩壽之余得二首
初度重陽近長筵風日嘉與饒呼白墮地勝更黃花法已三
乘語文堪十賚加猶嫌名字在門巷幾回車
有酒何妨社無弦始是琴談能飛屑玉壽欲比懸金何屑中
林賞韓康大隱心坐欣年冉冉再不受二毛侵
胡安人挽詩
彤管音徽盛玄扃日月空淚痕消夜燭愁緒亂秋風珠鏡黯
疑在瑤琴鶴怨終惟憑少君術髮鬢見修容
徐氏園二首
城市藏丹壑樓臺隱碧霄洞門行窈窕巖石上岩巒雪壁花
龍近星橋鴈嶼遙就中堪懸賞欲醉未還鑣
選勝來朱邸風華觸眼新軒窗臨水路臺榭得山頻嘉樹能
留日名花欲殿春暨遊歡未足小酌賴情親
贈楊學博二首
選勝山川美談經日月長名場齊服鄭行欲重珪璋汁竹秋
藥短芹葵午飯香及門多達者爲問幾升堂
學舍山雲濕城樓河氣渾長材淹冷局令子託斯文藜火連
更曙匏尊四座春鱣堂知有兆士習浙還醇
王節母
鏤月成團扇歸雲奈藥砧空餘龍鏡色長能鳳簫音碧海雙
珠出青山片玉沈年年畫梁燕應識歲寒心
立春後一日冶城送曰常時方有悼亡之戚
維舟過福地載酒及嘉辰白雪留高倡青春別故人悲歡不
自意貧病許相親倘憶停雲約還來滻葛巾
覽勝詩名出傷離酒力微春從昨日至人是隔年歸舊雨期
仍在行雲夢已非可憐洲畔鳥猶作一雙飛
七日立春集船卿宅同用人字
老覺韶年媚過逢意轉親一春纔此夕七日況爲人梅開含
芳動蘭缸吐豔新朋簪喜披豁不厭舉杯頻
送楊參軍之滇州
不擇滇江幕談詩艷解頤一官聊自隱萬里復何辭鳥下津
亭晚帆開壠樹移殷勤前路酒誰爲故人持
贈陸生還晉陵二首

散帙鸚林去經秋春復深如何搖落後獨有歲寒心山嗅花
含夕門掩掃積澄求羊還閒輦虛薄愧招尋
晉陵陌路渺相送片帆過曙色搖津樹江聲雜櫂歌詩名因
客著鄉夢入春多所欤中年後惰如離別何
和余學士金陵登覽詩二十首
鍾山
牛山雄帝里虎廟枕神皋龍虎標形勝弓刀護寂寥雲深埋
劒履時至應櫻桃王氣千年在靈祇夜夜朝
牛首山
龍藏煙霏閣牛山殿閣幽夜涼僧梵歇地迥佛燈留樹影兼
雲合林香過雨收平生飛動意何幸得淹留
梅花水
投策長林外浮杯曲水限影搖頻寫翠香冷不關梅雨腳添
新綠雲根翳淺苔煩襟端可滌欲去豈徘徊
燕子磯
江葵坐依微繁星落釣磯寒沙連野盡新漲浴天低小趨村
塢暝前期事事非塵機吾已息不礙白鷗飛
靈谷寺
法筵開浩劫佛塔自先朝磴石三休至松雲十里遙禪心隨
步寂客望對秋高不盡經行意頹垣起暮簫
鳳凰臺
鳳嬉曾此處秋爽共登臺一望東南盡長江鴻鴈來青林隨

浦激白石轉蒓莖莫繼浮雲唱空傷蓋代才
桃葉渡
吾聞王內史落日淮河濱花塢飛瑤札蘭舟載玉人雕鞚回
曲岸彩袖隱平津珍重扳歡意能無寫洛神
雨花臺
南郭高臺迥乘春數散愁雨餘千嶂立樹杪一江流地擁驚
花勝清飛水石幽角巾差自得端合老林邱
方山
道者何年往深林尚故廬冷烟翻翠壁古洞隱丹爐坐傍雲
容欲行看樹色扶前山西逝水冉冉接蓬壺
落星岡
樓堞新亭戍山川自昔多曾聞沽酒客一著綺裘過霞舉占
龍氣風期叶鳳歌悠然登覽處遺跡賞嚴阿
雨花巖
一上花巖寺迴瞻紫氣遒幽深臨絕壑突兀礙層霄棲小星
堪摘簷虛月待邀無人參妙義旛影對風飄
莫愁湖
水闊菰蒲淨城開睥睨斜懷人倚高閣落葉見平沙眉黛餘
山色鈿金但野花徘徊湖上月一倍惜芳華
清涼山 山有先師耿恭簡公書堂
精舍何年築高臺蟲鳥孤煙嵐收紫極氣色覽黃圖飛鳥還
哀鄣吞江詎賦吳祖應游息地流恨滿平蕪

虎洞

大城東畔路小洞冒煙髮落月烏啼急回風虎嘯開巖腰窺奧窾石罅漏潺湲況是宮泉近能清靜者顏

長干里

長干古阡陌佳麗擅名都花月三春暮衣冠六代餘橋星隨寶馬檀霧雜巾車絲管淹良夜嚴城鐘漏徂

東山

謝墅維青舫蕭臺接紫城到門雙樹立隔岸亂峯迎龍臥曾先達鴻冥愧獨行蒼生誰繫望懷古重含情

冶城

冶城開別館行散自遙遙嶸供清眺亭臺狎翠滿星壇月

金陵遺許 蔣氏收印

影度藥圃露華滋望望三花樹遊仙若可期

棲霞寺

古寺俯蒼茫東峯一磬長人天留色相臺殿自齊梁乳竇流泉滑風巖藥草香采榮心不薄吾欲問醫王

青溪

宛轉青溪步扁舟曲曲通竹煙籠滬畫花雨濕冥濛豔雪歌蟬唫澄金酒蟻客良遊不知倦遊夜水雲中

達摩洞

禪龕泓綠嶼石洞俯滄波風雨江聲壯魚龍夜氣多停杯今日望飛錫向時過欲問西來意疏鐘度薜蘿

五言排律

寄壽司徒盛公二十韻　江甯焦竑

雲紀軒皇代星高傅說名何人扶太極維嶽降元精節與長
松厲心將片玉貞旂常功炳絕甲令望崢嶸遙憶周南日方
深捄北誠羔羊貽後詠鴛鳳軼前英貴比孫弘儉人慙楊綰
清慤應迴薄俗直欲贊休明保障雄三輔風裁擅二京法星
臨迺夜卿月麗層城題劍名方重懸車意已行揮金治閭里
解組謝公卿秋菊聞堪種春醪喜自傾攤書時佚蕩倒屣罷
逢迎海鷗清逾健莊椿老更榮雅歌齊出處宴坐表沖盈公
慙嶺得僧自虎溪尋盟契希夷理長乖難雅頌音化城棲跡定
禁蕙蘭長級佩江海一抽繹南郭甘雲臥東方覺陸沈書從
鮮保母心詩錄行飲馬臼日坐彈琴慈風聲彌動鱗魚夢不
幽意雲蘿濟素襟循良遺蹟久閎里洽恩深飛鳥神仙氣烹
誰解酲黃綬綸經向遠林招擯庾詵羣躡峻謝公岑花鳥通
賡李先生十六韻

因薦女紅太平難報稱三祝效華封
欽巧人形入艾工辟兵今俗在續命楚風同不爲邀天力何
佳節屆天中承恩霑漢澤綵綵絲縈玉臂紈扇引清風虎戲因
端午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柯

已安遲暮人方惜老成蒼生均有望黃綬豈無情顧保無疆
福兼垂不朽聲千春奉休牖長頌太階平
送嚴師孔之潁州

西序橫經日聲名達者中人知荊璞美價敵楚金同都講方
持鎮車人已畫熊近闕愁驛使問俗念民窮製錦平生略烹
鮮上世風一行君作吏多病我成翁招隱淮南子遊仙河上
公遺言應可訊莫惜寄高鴻
同翟思吉尋湯泉寄老庵遺址

昔賢棲遁處禪榻傍巖阿澗水迎人語青山入戶多香名垂
琬琰遺跡翳煙蘿弔古兼悲激攜朋與嘯歌清吟爭奮發濁
酒未蹉跎詎是高風在聊同暇日過雙松期更種吾意在庭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乙八　清閟閣四十　二二

世路轉蓬任雪月心同淨星霜鬢未侵嗟予慙比玉荷愛重
衆金綠酒生春色清歌接晝陰追隨難盡意藉颯寄微吟
松篁山房聽雨得連字

春陰遊寶地標袖攪霏烟雨合千峰偏雲屯一擊偏冥濛驚
色暗滴瀝訝聲連檐樹寒逾翠江梅濕欲然林空羣籟息門
掩一燈懸徑斷翻堦勝鶻飛不礙禪祇疑人世裏別有淨居
天
孔廟分獻一首

上日文明選清秋典禮揚太牢非漢祀秩禮盛今王玉殿馳
元宰琅函捧御香橋門森蔚蔚簪佩儼鏘鏘堂下鳳凰當知千載後猶似兩楹傍翹首宮牆近齊心刻漏

長受釐高曳履執熨黍分行有鄉神如在無言教敢忘平生

聞組豈恒幸一升堂

送馮宮啓還青州覲省

詞苑聲名久宿親出帝畿聖朝敦孝理儒術倍光輝東帛傳

中禁衆金下太微人言家慶美世仰國恩稀夜直千門迴秋

風駟馬歸鵷書榮里閈燕賀集輕肥獻壽分天酒裁斑半賜

衣魚應翻凍沼草亦戀春暉雅愜庭闈樂其如鄉願機嚴程

明主意還施莫依依

王太僕以王事死厥子都憲公索余詩紀之得十四韻

雅望青齊上名家盧駱前爲郎推二妙省視草閱三遷一自旌

麾出周旋貴竹邊掄材須匠石奉使藉張騫采掇要殊地沿

紆後裔鵲起象先賢甲第諸王擅詩書累葉傳恩榮均拜手

出入擬差肩狐突忠爲教皐陶美世延祇應同報國夙夜寸

心懸

東朝出閤叨勸講之役賜燕文華殿恭紀一首

洄江漢船關河遞歷楚杞梓盡輸燕才大思兼濟時危忽棄

捐告哀榮上恤遣奠出中消勞勤祠宮載班聯岡命宣龍光

飛遠將同鵠化堅錦文紛粲爛玉質謝雕鐫意倏非關酒沈

生仰鄉玄庭闈趨燕喜地冑引蟬聯雙璧名猶並

先經綸家訓悉敭歷主恩偏共秉中丞節時乘上將權羣星

賜壁粲五色詔書宣貴盛顏方畏威嚴儁與鐫祇從鳩杖出

章洽研磨禮樂該前星增氣色少海日榮迴燕喜中台集榮

光左个開堯樽分雨露瑤牘出蓬萊始命愆燕隗橫經淺漢

才備言探秘匱民瘼起沈灰庶廣重輪照淵彩守器恢萬年

時賢援以迎霜茂椿因足雨妍安期何必待長倩彩雲眠

蔣莊甫自滇過白下訪李長者而還賦贈

長此日延首詠明哉

萬里雲南路遙遙負笈前記忘時偃曝爲憶舊周旋見面嗟
予晚論心覺爾賢尋眞勤跋涉選勝且留連點翰三春過停
杯片月懸知應懷故國莫舉式微篇

薛公儀鴻臚過訪有作賦答鴻臚西原公後

北地稱詩久南征識面初杜宗眞驥子漢殿小鴻臚出境才
彌著承家節未踈詎堪儐沐假時問野人廬雌霓明能辨雄
風快孰如笑談池上馹倡和失前魚白璧爭孚理青雲信卷
舒地應齊庾薛朝擬待嚴徐莫厭承明入從容步綺疏

趙司寇索賦節孝詩

代比周南盛帷廚合有人秦瑛傳世美龐女到頭貧節與飛
霜厲心將片玉醇茹茶存弱息截髮感慈親勝事聯姑婦同
傷鏡影孤晨昏勤補綴童稚費支吾窺牆徵賢士分機激壯
圖紙應期特達未欲阻艱屬經術家聲起文章王氣扶照車
成郢握歷塊匪轅駒弱冠推高第詞林齒宿儒蔗書開氣色
壇樹幾榮紆建禮登朝日承明寓直餘還鄉悲白鶴卜葬會
青烏叩地知無策陳情市上疏近臣偏雨露直道未榛蕪節
孝宸衷軫恩私詔命敷定將敦俗尚奚啻潤涸枯百世心常
計孤貞敢自誣復生曾不愧與古可爲徒詞筆雕龍貴朋簪
馳馬趨壽觴須强進一曲鳳將雛

鄭崑巖中丞六十

地紀標南服星纏應上台仙都蟠巨麗石洞擅崔嵬維嶽鍾
靈氣清時得上才三朝名德著四海壯猶推憶奪鴟張口曾
弭雀角災持衡高選部秉禮重容臺齊魯瘡痍起邊陲節鉞
名留潘才堪惜盈虛理自明憑騰知有待翹首赤霄行

贈游戶部

垂瑣辭漢署筦榷向江湄紫綬三春別彤襜一水馳業曾傳
世美清更畏人知文固馴禽茂天閑雪馬祛庭當蒔柳日秩
進祝鳩司處處驚飛檄人人意競錐未妨寬賦斂稍欲佐旒
旃圖澤流駢埜高風邁等夷激揚無左顧騰踏是前期遠荷
題書至難忘講德時順留青史筆長以慰心知

馮母貞壽詩

帝寵同堯陛天書下漢都錦軒標內則彤管失前模夫子當
年少英名動海隅雲霄方自舊日月竟先徂雀怕屏花暗鸞

懷失苦辛幾題巢燕句未覺侍烏勤蹤燦標家範慈烏起孝
珍榮枯人理隔生死主恩新命數紆天詔啐香借渚蘋移忠
看後裔長佐太平春

看竹

員郭茅堂小相期看竹來七賢同把臂三伏恣追陪涼影生
新筍深叢護舊臺晴颺時戛玉晚翠欲流杯遊鳳終能待成
龍定不猜閒心將物色延眺日悠哉

曹能始嘉篇見詒微及往事賦答

握蘭辭上國佐棘向陪京一棹棲雞樹雄飛覽鳳城平反推
政術著作表公卿未躡青雲步方傳白雪聲濟川看放鷁伐
木定遷鶯憶昨差池日曾同紲縲陸沈吾敢怨波及爾何

來坐窮深七策推殺盛羣材但覺威棱洽彌彰事業俟諸生
芬玉筍上將盡龍媒兵氣嚴城畫雄風大漠迴鐃歌聞度曲
斗帳一揮杯律轉花燈夜寒消葭管灰懸弧森畫戟列鼎薦
孫酷鶴算丹經注鷺書紫禁裁歌罷箭鼓競逸興嶺梅催講
德心常折懷人首獨回穆如慙作頌亦欲擬徂徠

孫太公壽詩

勝地標靈踵名家得世賢公和眞隱揖文度惠風偏上古遺
英遠長平令問延疏懿多跌宕太樸謝雕鐫小技才初售遨
歸志已堅機忘沙鳥對氣轉谷鶯遷多繡雄緘何慙封疊譜
牋閑圖開照曜絕跡見翻翩綵服裁宮錦銀盤出賜鮮草堂
中散怨華氣蔡經筵卜馬堪求髓非熊欲比肩優游當盛際

燕喜叶長年白鵹飛鵬數黃花得候先石樓雲口口口口口
車縣素髮翻宜老酡顏沃若僊不妨下闕

七言律

江甯焦　竑

初還退園作

猶憶高秋賦遠遊歸來吾土又登樓虬龍滿地荒煙合鹿豕開門野草幽魯仲不辭東海去周顒何意北山留千年投研男兒事愧我談經自白頭

殷太僕六十二首

瑯琊縹緲秣陵西九列班高日月齊冀北羣空名早著襄城人遠路非迷花間放艇雙魚入席上看雲萬木低向夕金盤須盡醉麻姑仙醴爲君攜

翩翩鶺鴒在江城緩帶風流自列卿深苑馬嘶春對酒古臺花發夜吹笙青雲自昔推名理白下於今見老成一臥東山曾繫望願看黃髮慰蒼生

赤壁樓上作一首

誰與扶節問靡蘿一尊風雨奈愁何開簾吳楚當窗盡倚檻煙雲入望多異代風流成夢幻他鄉容鬢總蹉跎飛鳴玄鶴依然在似等停杯一勸歌

留別天臺耿先生

千崖落木動微寒匹馬西來歲欲殘四海風流今下榻一尊燕雨夜懷閩時危自覺知心貴身在翻悲會面難一望歸舟腸盡結橫江波浪正漫漫

寶光寺訪耿克明

一從裘馬向飄零多少江淹恨別情明月自憐長按劍香臺何意共班荊青林黍晝悲歌動綵筆憑陵顧盼生乘此登臨與邦師克明汝教雞鳴寺看後湖作

湖天漠漠蕩春陰湖上精藍載酒臨入洛何人推獨步攀嵇今日見幽心沙明鷗鷺寒相並水闊蛟龍晚自吟取醉莫辭歸路暝殿鐘龍磬有餘音

同黃徽士李比部黃參軍登東山分得公字

共上高岡坐晚風一尊今喜古人同遙遙片月當杯落點點飛花入座紅劒去自愁千載合詩成眞覺四愁空平生邱壑興

元吾事小築東山不負公

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

凭軒西望黯銷魂蒼舊風流獨爾存九鼎欲增淮海重羣峰還擁泰山尊高歌醉裏春風遠細雨江邊野火繁何日關門來紫氣爲予强著五千言

病中劇思三子

病來羣血欲全銷坐擁殘書破寂寥落日自裁平子賦西風誰寄呂虔刀青燈永夜愁難盡華髮迓春夢獨遙知爾淮南多桂樹幽魂欲付小山招

寄答沈少參座師一首

孤亭晝敞雨冥冥猶憶風流滿漢庭花暗鳳城春點筆月明

虎座夜談經五陵人去清風隔千里書來短髮星淺薄心知
遠報稱久捧吾道付滄溟
述感六首
一隔窮泉無見期斑衣還憶去年時殘機夜雨絲絲淚閨扇
秋風字字悲朋舊尚存雞黍約門人欲廢蓼莪詩春來壠上
松千樹巳極傷神那復知
中歲行藏漫倚樓吳鉤淨拂夜堂幽姓名未著騏驎字出入
長看鹿豕游遠道也誰思老馬福心亦自怒虛舟劫灰俛仰
人間世且擬乘春一散愁
門掩虛亭不自聊風搖枯竹倍蕭條泉魚恨切空雙淚潘岳
情多有二毛青草林塘新水短白雲樓閣亂山遙流鷹寂寞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誰消息腸斷幽魂不可招
頓挫時名掩草堂十年蹤跡總堪傷青雲宦達多朋翟白首
交親半在亡翫市乍驚成虎日隨人欲入關雞塲莽遊況復
多留滯一望停雲重渺茫
幾載行吟江海邊黃金買駿事空傳迎門欲種先生柳負郭
曾無季子田天上片雲孤日月人間雙淚墮嬋娟酒闌莫奏
猗蘭操一曲悲歌昔所憐
醉後誰聽斫地歌酒尊其奈客愁何半江雷雨沈龍臥四海
賓朋只雀羅少日風流魂夢過一春花鳥淚痕多浮生轉覺
浮名累好把衣裳付薜蘿
周柳塘太守同天臺先生遊匡廬隨同呂正賓訪余秣陵即
席贈一首兼簡正賓
大江東接帝王州何處乘風不壯遊命駕遠從周柱史窓帷
初罷漢諸侯明星行傍雙龍匣麗藻新傳五鳳樓莫謂陽春
元寡和座中賓客有應劉
靈谷寺酬呂正賓
停杯昨夜夏雲生散帙香臺見遠情風定水聲來絕澗坐深
松子落空杯愁多今喜逢張儉賦就誰當惜禰衡世路風塵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俱涕淚不妨貧賤久藏名
劉節婦奉詔旌表一首
封書一自動天顏綵筆新題照畫闌雙鳳高名江海重百年
全節古今難松筠歲晚留風裁鐵石人間有肺肝要使柏舟
王世新博士寄詩李楊二君兼懷小子經歲之間李楊繼逝
王吉傳經老不休詩篇歲晚若為酬懷人正直銷魂日望遠
還登何處樓千里琴尊雙涕淚百年天地幾交游江南薊北
扶聖化主恩今日萬人看
今搖落歎逝傷離共白頭
寄題沈少參座師存石草堂四首
東南雲物太青蒼誰為移根向草堂自榜煙嵐開藥圃不教
塵土妒荷裳水禽梳羽閒當戶野蔌成帷半護牆向晚談經
秋色靜風流何必鄭公鄉
虛堂窈窕掩嚴阿暫解朝衣洽薜蘿架上圖書今日滿望中

雲水向來多青林對酒遙遙入白鳥開簾兩兩過一臥東山
知未穩長安花裏待鳴珂

鴛湖楊柳綠陰陰湖上芙蓉是客襟愛士敢云堪下榻賞音
時或一開琴嚴花閣夜扶殘醉木葉經秋亂晚吟何日補天
還自試未須長恨紫芝心

雨曹起草舊郎官爲政高風迥絕攀一自閒身投綠野偷然
幽興滿青山門前蟻旆籠鵝至溪上蘭舟載酒還欲比侯芭
應自愧問奇何日過林間

寄李子霈一首

家難間關兩索居每從江畔問雙魚別來瘦骨今何似傳得
新詩愧不如落魄定眠淮海月窮愁欲滿秣陵書支經寂寞
遙傳曳履聲推微總堪南北望橫經不薙古今情從知麟閣
須公等舊德中朝幾大名

橋門衿佩羨登龍李杜聲名八座中喉舌祇今高北斗風裁
元自出南宮百年禮樂歸師說一代文章揣國工行矣台階
贈望切可無清論答從容

每勞車馬問松筠座上春風幾夕曛冠蓋千年存道氣江湖
一夜動星文祇緣避俗情逾拙轉覺憐才意獨勤辛苦不辭
吾砥行微名今已附青雲

送楊戶部還晉江省覲

新知爲樂總堪云一別翻愁淚滿巾情比歸生終戀友事同
潘岳爲娛親城邊馬過纔芳草海上人還已暮春篋有芙蓉
君自惜幾人曾不蘁風塵

臨淮侯六十壽章

漢將登壇舊有聲主恩今日寄專城催班花引雙龍闕按節
花雨瑤壇書不扃春風搖手上孤亭乾坤雙鬢逢人日湖海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千秋事莫有桓譚一起予

訓盛伯年見懷之作

搖落空山朔氣侵新詩思藉客情深彩毫自挾陽春色華髮
堪依玉樹林歲去美人風雨夢燈前芳酒慰心南枝好寄
相思訊寒入梅花半不禁

送殷生還丹徒

寒日蕭條鎖暮煙離心歲晚重翩翩即看雪片人孤往欲問
新知爲樂總堪云一別翻愁淚滿巾情比歸生終戀友事同
潘岳爲娛親城邊馬過纔芳草海上人還已暮春篋有芙蓉
君自惜幾人曾不蘁風塵

臨淮侯六十壽章

漢將登壇舊有聲主恩今日寄專城催班花引雙龍闕按節
花雨瑤壇書不扃春風搖手上孤亭乾坤雙鬢逢人日湖海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風清萬馬營興到高樓曾坐嘯功成銅柱亦題名懸知綬帶
傾觴處無限千秋捧日情

送盛仲交北上

片帆西去是神州醉擁吳鉤不可留自昔黃金酬駿馬於今
清願薦琳球誰言賦以三都著爾已名從七步收虎觀談經
千古事那能獨羨酒人游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天上何人手自栽青蔥佳氣近蓬萊惟應帝子千秋後會見
松花一度開雙闕風迴鸞縹緲孤峰雲靄鶴徘徊懸池擬獻
長生露還仗郎君作賦才

既作李公子喬松詩因成贈章

丁生夢茅土千年舊是曹

寒食

一百五日春已饒閉門簷溜日蕭蕭尊無綠蟻從懷滅枝有
紅英帶雨消韶景未堪欺鬢鬢寒渾欲妒花朝病餘祗覺
禁即在昨夜客山長藥苗

桃花

欲以閒情付彩毫心思公子自終朝慙無上苑凌雲意敢望
夷門結轡勞夭矯最憐龍作種文章還似鳳爲毛傍人莫比
宋玉東牆灼灼新無言翻覺不勝春掌中腰瘦渾無綠蟻從懷滅枝有
風流似有神治豔差窺贏女鏡輕盈曾鬬漢宮身東風那忍
催遲暮好惜嬋娟未嫁人

寄潘嚴州朝言

閒倚春風醉紫貂王祥新佩呂虔刀東遊自指成虹氣西爽
還誰問騎鯨滄海欲回公子釣奇山未厭少游豪辛夷樹底
花饒笑縱有同心不易招

別楊思棄一首次韻

滿院松花客緒深一尼飛閣敞春陰振衣近引風雲氣作賦
清含山水音裘馬未寒雞黍約江湖誰寄厥薇心相看歧路
那辭醉離恨中年自不禁

渡江候天臺先生伯年以詩見懷奉答一首

蓬師曾作采眞遊何意瑤華自客投佳句似堪攀屈宋丰神
直欲度騅驅到來野老頻爭席歸去門生半在樓顯氣官然
君莫恨五千今日爲誰留

太僕館逢許孟中一首

十年愁夢路漫漫江上離心鴈影寒霄漢何人能命駕風塵
因爾一加餐微名自昔曾相閡雅志於今總未闌況是西山
多爽氣騎曹那惜且盤桓

送吳伯恆太守之杭州二首

唱罷驪歌不可留松風雙對午雲稠一瓢欲醉陶弘景五馬
爭迎郭細侯開閤自憐鸚鵡筆行春遙繫木蘭舟菰浦未覺
清風遠誰是臨安第一流

東方千騎擁征橈涼入離亭酒半消天外鴈來芳草歌秣陵
人去碧雲遙六橋衰柳吟風葉八月寒江急暮潮君到扈舟

勞問訊有無高士在漁樵

九日登栖霞絕頂同伯年作

西風落日共登臺野色蒼蒼四望開江水空流山不斷徵君已去客還來天高鴻雁寒相語秋老魚龍夜自哀人世百年今九日相逢那惜醉餘杯

宿白雲庵和伯年作

香臺隱隱傍江濱謝客招攜到白雲自是名流推慧業那知高座在人羣空巖夜靜風雷宿落月林疏鐘磬聞況說山靈解留客可令猿鶴重移文

送姚叙卿

南北翻飛舊有名東山一臥蔣羅生何來五馬辭燕地又載雙旌入楚城老大浙添憂國淚馳驅難滅著書情遠遊正爾關人意

送懋德兄弟還新安

聊此日西風叢桂正堪攀

題寓目松楸卷

尋往事羊曇其奈淚沾衣

朱轓雲擁帝城西白簡青蠅飛獨奇耕隴昔曾早典雀下車今不問狐貍標期欲借山河壯肝膽惟應日月知誅貙有書君未愧九重能不幸同時

庾信哀時涕淚殷一封遒遞上楓宸乾坤未識英雄氣江海驚看孤柱身臺有鳴梟終黯淡山無猛獸不嶙峋都亭莫怪埋輪早從諫于今有聖人

贈鄒二爾瞻謫戍貴州

萬死投荒淚欲枯忍看天北是皇都雲霄自閣陳情疏江海爭傳弼直書炎瘴豈窺魑魅過陽春會見網羅疎風波翻覆須臾事肯爲癡雛賦卜居

陳昭祥見過陳爲潘朝言客

高齋樹色平臨市潦倒空憐大隱名自是揚雲耽寂寞那知許掾富才情青山遠道勞相問白髮途秋先自生十載舊游零落盡可辭呼酒破愁城

李文仲陳孟芳周吉甫集忻賞齋得山字

齋居多病喜長閒尊酒憑誰一解顏秖爲高軒過白社從知小草在青山論文自覺雙金重訪道空驚兩鬢斑緩酌清吟此日西風叢桂正堪攀

孤帆明日送將歸尊酒論心願獨違乍可雙龍從冶出俄驚片雨各天飛承家今喜風流在歎逝翻悲故舊稀幾欲西州尋往事羊曇其奈淚沾衣

題寓目松楸卷

如龍五馬帝王州何事行行憶故邱兩郡有天開白日九原無路問清秋鄉關目斷魑魅泣霜露生辭荔愁欲賦招魂應自慰恩光曾徹夜臺幽

寄贈蕭翰編二首

乖乖弱柳傍朝簪日轉觚稜春已深霖雨會看來鳳沼文章今欲到雞林鑪香影動青霄近鈴索聲遲白晝沈知是玄暉心最遠當堵紅藥伴長吟

薊門猶憶落交懽回首雲霄路杳漫北鴈遙從山外墮西山
如在馬前看春來肺病餘蓬鬢老去心情有鍔冠萬里鵬程
君自起鷦鷯無那一枝安

張以和王德載見過齋居有作奉答一首
竹房高臥白雲閒好事那期並帽攀舊雨幾回虛蠟屐泠風
一日滿鍾山愁邊玉樹清無賴賦裏金聲迴莫攀擬草玄經
慙未就問奇空負酒船還

董文憲出示梅花詩屬和一首
都門何遜擅風騷苦愛芳姿索笑饒清影祇應寒作伴吟魂
何意夢相招愁來月向窗前白寄去春從隴外嬌知是花神

訪沈太學巢雲館留贈一首
肯雲片片宿檐牙覓路相看到日斜誰謂溪邊高士宅居然
天上夕郎家雨經草閣縈書帶月滿繩牀拂劍花奕世玄成
勳業在勒君無久臥烟霞

詶胡徵貞題欣賞齋作
一函昨夜到貧家片片箋看墮彩霞愧我長揖緣是刖如君
豈夢筆生花元卿未恨蓬三徑玄晏猶餘書滿車安得素心
人不棄飯疏沽酒共年華

送潘吉市護酒北上一首
喧喧鼓角動龍城爲護軍需仗鉞行千里樓船重佩印萬方
貢賦盡朝京閒開小隊兵初勒欲繫名王計未成知是終雲

年最少將因北闕請長纓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夜郎三載見班荼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長者子隨緣
一見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成不買鄰苦欲移家
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

黃安訪克明一首
林莽蕭條風雨寒一燈深夜坐相看干將自喜雌雄合叱撥
誰悲道路難小酌儘能開胸臆大篇時復見波瀾清時勸爾
無高臥萬里雲霄振羽翰

自題小像一首
幾人高閣畫麒麟邱壑翩翩四十春宿世不貪調御位應緣

聊見淨名身夢殘白日雙眸豁老去清風兩袖新阜帽窺園
吾愧否依稀重覩漢天民

送君錫遊金焦二山
雙崖出水勢堪憑才子乘春快一登檻外煙巒低北固望中
雲樹接金陵風回兩岸閒人語雨過千帆亂佛燈好爲吾家

尋舊隱洞門蘿薜翠層層
答友人見寄之作
忽漫相逢是別離冥冥雨雪重相思書來豈意憐中散老去
終當得惠施花發草堂春自浣月明山寺夜誰期知君不淺
談詩興何日臨風一解頤

贈沈翰檢

供奉聲華徧九垓玉堂題字上親裁家從七葉推文匠國有
三長擅史才塵尾幾於松下得洛如多傍郡中開亦知苦愛
揚雄賦獻納應須羽獵迴
白溝河四世祖從大將軍破胡於此高皇帝親爲改名進秩
上都尉語具家乘中
風煙莽莽白溝河欲問奇功跡已磨盪狄幾家今若此貔貅
萬電夙曾過承家我愧垣榮祖破屏誰還馬伏波鍾鼎空存
人自遠耳孫無那淚滂沱
送王德孺郡丞二首
欲別都門卻自遲離亭楊柳綠垂垂畫熊自指燕湖路竹馬
先期筮澤兒帳底諸生紛受易臺前老將誰褰旗清宵鈴柝
知無警月出高樓自詠詩
幾行簫鼓送征車回首交情甘載餘旅邸風嚴頻下榻僧寮
燈火幾攤書致身漢爾青雲道早訪慙予白髮疏分手蹔時
應莫恨春來欲問紫夜裾
代維遠贈友
翩翩杯罍及芳菲況是陶潛未老歸赤縣歌謠堪度曲青山
蘿薜試裁衣星文未掩牀頭劍雲氣常屯竹裏扉莫道神仙
能做世雙鬟曾繞帝城飛
代賀甫
解組林塘不厭貧蘿衣猶是斷花人青山自愛栽松徑白髮
何孤漉酒巾剩有詩篇題甲子小留賓客動星辰辛盤柏酒

無辭醉嫩柳官梅總報春
代子玄
一從句漏覓丹砂小築林塘閒歲華問字時看人載酒遊田
翻避客鳴笳園多碧草皆爲藥手種青松半已花最是龍門
深接納孔融原自屬通家
同友人遊搖山
天開巖接古東峰望望雲霞紫翠重花發鳥啼千嶂雨崖枯
僧老六朝松猶邊石髓遙相待洞口胡麻會可逢明令高風
君未忝祗應求點得過從
聞汝餘別業是孫楚酒樓遺址欲往看之先貽此詩
李白醉尋孫楚處小樓聞在莫愁洲那知公子新歌館正是
高賢舊酒墟樹裏鶯聲稀過客窗間蓮豔雜名姝何當一到

友人以詩召飲未赴次韻
未許輕陰咽管弦自教新曲試尊前酒杯竹葉消相妒人面
桃花嬌可憐香鎖銅鋪春不散舞殘金縷夜忘眠恨予魂夢
蓬山隔猶解乘風到綺筵
答德載題金粟齋一首
嘉然一室臥松筠半偈那堪問隱淪願我眞成童子戲如君
自是宰官身衣珠舊繫貧難盡龍性無端老未馴何事禪心
關慧業坐教纏運得相親
友人題金粟齋以根矩隱居爲比賦答

瀟東滙木自婆娑更覩新詩助嘯歌僧話未妨參麗藻道情
終愛泥煙羅龍頭許繼清名愧鵲尾長隨白業多最是文殊
堪問疾空齋方丈病維摩

孔殿初贈詩漫答

一臥邱園二十春文章曾未博聲塵自知白璧空調世政謂
青蠅獨照人河上詩瓢悲往事門邊池柳得芳鄰知君亦是
求羊輩三徑荒涼不厭貧

贈杜允修

曾著荷衣學隱淪老年翻覩筆花新屏風誤點仍驚妙棗几
閑題解惱人雙展有時臨水石一壺聊復聚比鄰何當歲歲
身長健共醉南山白髮巾

李太宰陰司空同集姚大名宅燈燄次韻

春雪春燈一夕中高堂袞袞會琴公素華似與冰輪勝寒色
偏隨火樹融梅柳連娟撥鬢髮歌鍾飄泊度羅櫳何當更訊
閭閻苦欲話厭厭夜已窮

贈漸庵李公應召還朝三首

詔書重疊五花紋名起關西自不羣周室家卿留四輔漢京
太尉統南軍胸羅水鏡明珠出陣擁風雲畫角聞不是裴公
兼將相幾人能贊聖明君

分鉞陪京節制雄履聲又入建章宮股肱帝倚西曹重喉舌
人看北斗同四海祥刑今有主三朝清論盡歸公莫言鼎鼐
調和易青史班班社稷功

青溪一榻臥荒煙幾見迴車深巷前三雅從知同舉白四番
何意一酒玄劉敞膳有逃禪辯謝傳猶率應世緣總是心源
無住著不妨雙佩日翱天

龍洞

江干古洞閟蒼蘚誰共高朋載酒來雨足平臨千嶂合雲根
遙自五丁開燕巢絕壁翻空下龍挾腥風向晚迴石室有靈
人欲老風塵回首愧仙才

送劉學憲之滇南兼訊張方伯李陸二憲副

紅亭綠樹鳥嚶嚶遙送詞臣載筆行攬轡霜威生夢澤談經
風采動昆明青冥自假摶鵬路白下猶傳相馬聲萬里題才
應莫歎將因水鏡見平生

明光起草舊仙郎星聚炎荒又一方行省半推名下士長纓
新繫日南王滇雲自勒千年鼎漢殿誰含五夜香知是藥龍
深戀主不妨驄佩到嚴廊

答國寶苦雨見懷作次韻

苦雨經旬擁褐看鳩鴉爭得一枝安白波粉壁時相撼黑蝛
商羊意未闌竹素未堪忘浙瀝罏香聊復借蕭寒知君屬詠
如張協一唱愁霖和者難

贈深公

春深聞爾百花潭曾與維摩共一龕浮世無成悲小草空門
何意見優曇龍知聽法歸池鉢馬爲馱經度嶺嵐烏榜宗風
今欲振好傳消息徧江南

所宿看龍湫天柱峰晚宿能仁寺
青雷長日護松門一入名藍下界分飛灑冥濛疑挾雨孤峰天矯欲排雲林深忽送玄猿嘯夜靜時聞瑤草熏好趁天風淩海嶠滿空驚鶴下仙壇

石梁寺
昨日藍輿自石梁探幽又過竹西房地因智者標靈界人似維摩坐道場香積從知廚可飯水田翻學荔爲裳煙霞亦是平生疾莫怪空山禮藥王

桃源洞
肯崖片片削夫容知是天台第幾重人語深山無魏晉鳥啼高樹自春冬千巖雨合谿增勝半壁雲屯洞未封人世仙源曾不隔懶從劉阮問遺蹤

江中孤嶼別去華
孤嶼維舟欲發難他鄉去住共悲酸一尊夢斷江天雨八月人歸海嶠寒肝膽自知從客盡鬢毛偏覺傍秋殘徘徊臘有遊仙意悵望巖陵七里灘

送梁子仁之乍浦二首
彩仗麗旌駐地懽東南上將一登壇舟辭建業鴻初度秋露茗溪菊未殘滄海風迴鈴閣靜青天月傍戟枝寒輕裘未是謝恩日篋裏陰符夜夜看

急管清絲杳靄間虎符新佩出鍾山海天鶴唳軍中口口野幕烏棲戰柝閒雲裏旌旗開島嶼霜前號令口夷蠻磨崖自愛詩篇好應擬燕然勒石還

楊太宰桃花嶺二首
口口口口就嶺栽上公曾此起蒿萊歲星自愛金口口芳樹還從海國開雲氣平分三島靄露華遊口口天來功成何必三山去日奉瑤池讌幾回

桃花無盡嶺雲深靜者棲居隔遠林數頃綺霞迷曉色一谿紅雨鎖春陰懷眞自覺塵堪飯悟法渾忘劍可尋不是東山

七言律詩

江寧焦　竑

彭太史册封便歸省覲

暄暄蕭鼓動征途才子新承詔使初帶礪百年垂屏翰絲綸
千里重韜車雲邊負弩龍旌還花外飛觴鶴鬢疏此日主恩
誰不厌歡親口口口書

送唐太史册封周藩

詞臣銜命出蓬萊帝胤親藩紫詔裁國史千秋藏石室天書
一日下金堂漳河風動虞弦入大麓星垂漢節迴豈爲勝遊
淹日月栢梁酬和待仙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途徐太史册封便歸省覲

舊德頻年屬望勞封章又下紫宸朝漢官自識威儀重楚甸
行聆日月高花暗吳門親舍遥風回易水帝城遥吳釗莫恨
音塵隔夜夜龍光射斗杓

早入禁中

曰曰清切禁城邊鈴索風高朔氣偏雙闕霽華浮檻外九陵
嵐翠落簷前雪殘瑶島歛寒樹鵲散金鋪起曙煙庭燎儼陳
鑾珮迴淺才無計一回天

早春

帝城芳景倍他鄉獻歲韶光似豔陽風轉銅烏春進酒花迎
彩仗畫生香林營過雨聲初滑苑草含煙帶未長最喜御溝

冰泮盡恩波先遶鳳池傍

玉河冰泮

都城二月動微和冉冉流澌下玉河細柳風恬春鑿斛古堤
煙煖夜鳴珂未看花片隨源出已覺雲陰傍晚多最是詞臣
叨寵渥鳳池無日不恩波

萬壽節朝賀一首

曙光初動早朝天殿繞南山護紫煙金鏡欲披鵷鷺集玉除
端拜鼓鐘懸簨開八葉還知月桃實千秋解紀年更羨夔龍
深獻納珮聲長近袞衣前

途馮庭用之安福

簫鼓喧喧動客歡驪駒莫唱路行難日高轉覺長安近春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應迴易水寒綏引濃花啼自媚琴隨明月靜須彈王喬知有
神仙氣夜夜雙鳧傍闕看

孟夏太廟薦新麥

朱明欲動午陰遲原廟衣冠月出時采采商彝開紫殿青青
夏麥薦彤墀即看金奏陪三獻曾向圭田秀兩歧一飯莫言
民力易九重風木不勝悲

黃金臺懷古

昭王遺蹟半蒿萊尚有凌空百尺臺駿馬已隨雲滅沒霸圖
唯與水縈洄天長草樹層霄接地迴風煙大漠開致士無能

秋雨言懷

恩誤始黃金慙負入燕才

二月悲霖濕不乾秋聲滿灞動長安雲垂薇閣羣烏下風滿
禽園一鴈寒白羽書來兵轉急黃河水落歲將殘壯心未毀
隨洞髮夜夜旌頭倚劍看

送鄭司馬行邊一首

朔漠曾資定策功行邊新佩寶刀雄山空壁壘天低月豬度
旌旗夜帳風應似嫖姚眞破虜敢言魏絳復和戎清時欲至
尊常事迴爾翩翩到漢宮

南宮詳定試卷作

老去雕蟲苦不爲應編燈火歎支離秣陵誰夢青鏤管異國
虛傳黑水碑洞色豈堪酬客遣品題猶恐誤明時虞羅欲下
冥鴻遠細雨空堂有所思

華司訓遷國學

盃年文采滿長安又見賢關寄鵲冠白下新移侍中席青瑣
未改廣文寒堂虛石磬閑相發坐久金尊興未闌辟水宮牆
春漸轉陰陰桃李動江干

李惟寅燈燕同王甫諸太史作

良宵開燕集鵾鷺銀燭金尊引客歡漏永歌鐘喧幕府雪晴
梅柳動長安華鐙接座春塵麗明月窺簾夜不寒彩筆況逢
知己在不妨仍作故園看

源公以遣經像至自獨中還贈此詩

手挈軍持不問程翩翩經像出都亭精藍長倚蛾眉碧名蹟
今看鳳領青禮能蓮華香象拂繒餘貝葉夜猿聽皈依自愧
送黃昭素册封韓府因扶侍還獨

殊方將父敢辭勞一日星軺下紫霄何處長天兼遠水知君
沈冥久一遇佘毚病眼醒

慈聖萬壽節皇極門朝賀一首

雲繞璇宮誕聖時銅龍曉啟御衣垂運開一代尊莞母朝列
千官儼漢儀霧引罏煙縈柳細風傳宮漏度花遲微臣自是
金門侶願獻蟠桃太液池

弘濟寺江閣得今字

口口一雨豈嘉森江上花宮俯碧潯風擁浪濤翻絕壁雲留
睥睨結層陰魚龍窟宅還高下天地微茫自古今徙倚不知
暝事遠又看僧語過前林

贈鄒爾瞻應召北上

白門名勝足躋攀又見丹霄許賜環一疏孤忠懸日月百年
風采照江山維桑暫息扶搖翼棄筆仍隨供奉班側席雲臺
明主意看君高議動龍顏

別喬世昌給諫二首

坡襟誰領大王風望入秦關百二重使者自高青瑣路人
爭指阜夔封天垂嶽色談詩後春盡河流攬轡中況以過家
明彩服蛾尊鳩杖莫辭從

朝朝五馬出都城千里風雲擁傳生一自兔園紛授簡有誰
燕市與班荊味同雞肋輕相棄妒入蛾眉浪自驚回首畏塗
君莫慮邇來嚴助厭承明

作賦幾登高飛觴花外雙蓬鬢負弩雲邊萬里橋自是相如
曾過主徃送那羨小山招
題鄭計部招隱園
招隱園成易水隈風光重向鄭鄉開參差樓閣鴻邊入歷落
烟雲樹杪迴柳浪自深陶令宅泉流解送永和杯漢庭一自
紆朱紫聞說高花半出臺
許都諫乞詩爲兩尊人壽
老去聲名閟下傳鹿門雙隱素風偏白頭有子能殊眾青鳥
銜書不記年家醞平分金掌露賜賜玉堂春
高梧裏更有何人諫獵篇
高子宗贊府書至作此答之

憶別園河兩夢牽深秋千里一書傳微官祠定何時調孔道
遙迷此地偏竹下淇園悲往事菱寥瓢口得新篇懸知稍淨
風濤色回首停雲倍黯然
原心亭撫庭柏有感 柏爲趙文恪公手植和韓學士作
絳帷非載隔清氛回首庭柯總不羣影接華池生氣色風迴
玉苑借氤氳移根礲礲凌寒雪假蓋垂垂拂曙雲爲憶栽培
難報稱願持植幹奉明君
送吳太史册封楚藩
楚天西望路悠哉絳節眞從霄漢來分土自勤明主意采風
方試從臣才長江抱日寒聲轉大別盤空遠色開鸚鵡賦成
應不羨知君授簡向平臺

送楊太史册封周藩
翩翩一節發河湄尊酒驪歌戀所知楊柳石橋風半度
驛路雨新滋城闕白雲遊應數業擅青編自可期君到吹臺
勞借問棟雲碑蘚至今垂
送史太史册封代藩
清朝文帙萬方同地盡雲中總漢封茅土又崇昭代禮咨諏
兼藉便臣功抽毫色借恆山勝揮麈雄爭大國風回首停雲
相念否祇憑篇詠託高鴻
書太末方翁卷
湖海翩翩學采眞多君談笑出風塵應江邊鯉菜供新饌門外
龍邱結近鄰地盡崢嶸開老眼天容岫櫻乞閑身心知亦是

嚴陵侶不用桐江着釣綸
書道遙遊卷
中原誰與豁雙眸乘興眞成載筆游笙鶴九天瀛海路鶯花
三月帝王州南交每向雲霞縮藻詠多從水石留擬問道遙
君莫惜檢枋今日不勝愁
題戴生修卷
莫道函關紫氣收荷衣縞帶亦仙流年時未薦三千牘海上
眞成十二樓鴻寶有書堪豹隱青山隨地即菟裘憐予不淺
盧放意何日相從汗漫遊
送何公露僉憲豫章一首
一曲驪歌酒未闌使君衙舍出長安雙旌曉入燕山色六月

霜飛楚澤寒雁下詩名共自超簽中疏草待誰看也知戀別
須臾事明日風塵把臂難
送董職方赴憲衡州
地盡荊南驛使催翩翩驄馬漢京來十年奇策高華省一日
殊方仗異才入部星連三瀉動行春花傍九嶷開離居不淺
停雲思莫道衡陽少鴈迴
贈高子大
三載都門見客星一麾聊復慰飄零虔南夢杳春雲白薊北
愁深夜雨青百里已看推襲錦諸生猶自讓談經亦知不染
風塵色盡日垂簾戶半扃
贈李光祿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花引鳴珂入建章蕪陰猶憶對清揚宮衣錦借明霞色鏡宴
春浮湛露香天上彩鴛看羽接署中白馬望顏行枇杷屬句
還誰似知爾詩名在柏梁
送華兵部還錫山
即看奏最入楓宸暫作閑江畫錦人槐市攝衣多雋士菴廬
借筋亦儒臣三千里外青霄路十六年來白下春莫以過家
紆攬轡姓名高揭御屏新
送葉生讀書栖霞
暫寄徵君江上廬寒雲靄草伴幽居黃衣未出青藜火白下
先窺玄晏書到處天巖吹玉簫有時月磴駐巾車散花歸夜
門徒衆應覘新篇口起予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紫禁朝天拜舞同千門曙色隱曈曨即看玉帛圖王會況復
班聯似魯公春轉龍旂開羽仗日高仙掌麗芙蓉御屏隔座
他年事青史班班有世風
立秋日集杜居士齋中作
高齋涼動雨新晴有客開尊傍鳳城當戶川原相映帶入秋
雲物倍鮮明檜花偏媚閑居賦蕉葉能傳出世情翻怪周顒
多愛染漫持麈尾話無生
送茂承藩端之粵西
幾年簪筆漢京秋八桂翻爲汗漫遊豈謂鶯花多異候絕憐
山水勝中州薇堂載酒榕陰合風洞吟詩片月流應似昔人
成二始還都芳詠至今留
讀齊雲山志寄丁以舒
白岳崢嶸天下奇十年參道有心期甯知竹史書麟日猶是
仙靈窟布穀青鞋信所之
雲山夢鹿時煙煖瑤壇丹竈熟雨深籬洞藥苗肥何當一訪
送馬侍御
指點青山歷興濃白雲隨杖入秋風共憐歧路從今別無復
簪裾此會同西渡仍隨來日鶴南人爭識舊乘驄曲梁知爾
揮金處水接拳河月滿空
史觀察按部臨邛謁先學博於賢祠有作輒和一首
來尋古壁舊題詩綠樹朱欄擁廟扉膜有鵝毛蓋野老更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山鳥怪儒衣講堂重覩圖書盛畏壘還增俎豆輝絳帳門生
今白首逢迎莫避華旛飛
高龍南生日一首
提封百里即蓬萊遠眺羣峯四望開單父一琴兼吏隱王喬
雙鳥見仙才相逢擊壞歌風日況是飛章奏最回莫惜杯觴
頻獻壽巡檐索笑有官梅
贈楊茂才
結髮爭馳翰墨場如雲詞客儼趨蹌蓬山未售湘靈句蕙圃
時分太乙光塵世風波飛鳥過江鄉日月著書長白頭莫厭
當筵醉酒綠山青橘柚黃
書淨齋卷
相見飄然白不羣丰姿玉雪鶴精神盤山有路容飛錫蓬戶
無交忽過君夢裏筆期生五色胸中鏡懶拂重塵他時只待
參方徧要看空門一角鱗
李築嚴生日一首
年來解組臥煙霞滿眼交親語笑譁推長社逕今幾席分春
山縣舊千家清都有約遊應數白晝無營夢亦嘉況是龍河
稱壽地尊前處處足鶯花
范子喬自臨安過訪賦贈
危機知不到漁竿千里猶勤命駕看京國幾回驚按劍鄉園
何意共懷閒情高不逐風波轉歲晏空悲鬢髮殘珍重故人
相思藉敢言門下有任安

陳少明過訪見贈二詩賦答
曾憩蘭皐共放歌歸來還喜得羊何廿年去住身無定千里
音書鴈少過湖海尚憐朋舊在風波翻覺市朝多疏簾清簟
堪同醉莫問門前有雀羅
歸來三載臥林邱誰復牆東一見求青桂再逢招隱士白雲
眞著醉鄉侯共披莎藻知魚計滿放菰蘆伴鶴遊樹色漸稠
鳴雨急未妨長夏蹔淹留
許南珍生日一首
閱遍春風六十迴鵷冠林際日徘徊閒曾荷鍤尋黃獨時復
開尊對早梅好句賸堪驅鮑謝微言何必滅宗雷赤山舊有
鄰翁約已拂披雲共卓萊
身健在相攜同上妙高臺
蔣雀母
送祖心朗目二上人之山陽兼東王明府
江天無靄片帆開飛錫翩翩二妙來滿望慈雲連白社從知
法雨自黃梅月明瓜步寒潮下木落山陽過鴈哀最喜許詢
誰能棄繇易朝簪啜菽爲歡意亦甘手撫貞松憐愛女自栽
緩草號宮男鳳簫猶憶丁年恨熊膽時從午夜探莫畏人知
耽燕處賢聲今已動江南
九日登謝公墩
九日同蔣謝傅臺爲乘秋爽蹔徘徊城邊樹擁荒墩出天末
江浮疊嶂來白髮自隨漁叟老黃花還榜薛蘿開酒闌莫奏

桓伊笛木落寒堂過鴈哀
送包彥平還秀州
千里雷飛落木初客心一夜憶專魚到來曾擬吳都賦歸去
應成越絕書鴈底風帆橫極浦雨中煙草過姑蘇南枝莫惜
頻相訊知有梅花滿故廬
贈陳純甫
秋風曾繫季鷹思意謹投冠不待期宦味有如鷄肋薄賞心
偏覺蟹螯宜可憐月滑花明夜況復當歌對酒時自是貞元
能賦客含情愛殺柘枝詞
冶麓精舍燕集
山園雨霽敞簟枕況復波光面面迎座有尊罍同北海客言
詞賦牛西京千章灌木寒沙嶼一部清商落冶城王謝祇今
遺跡在將因文酒慰平生
四弟六十生日同都閫兄觴之因賦二詩
曾參仲叔懸弧燕爾亦相隨到六旬麻尾支干今更數牀頭
醽醁未全貧風光坐惜垂垂老世路旁觀局局新弟勸兄酬
聊自慰不妨同作醉鄉人
十載金閨戒維行殊方玉帳盛談兵龍駒我自推持論驟騎
相酬問辯慧如君未易親
於君未滅名家有橘奴貧亦足世同蕉鹿夢何驚北窗五月
堪高臥風送青溪處處聲
送山伯母夫人壽章
魚軒容與向苑裘恩詔新來出鳳樓家有青箱推北地門多
盡戟冠南烟稱鮪朱履皆三事繞座斑衣半列侯最是德星
尊寶婺光輝平仲紫霄流
憑虛閣雨中秋望
斷塔棱層過雨痕蕭然秋滿給孤園雲屯殿角寒鐘咽潮浸
城根遠嶼昏隨俗杯盤虛永日媚人梧竹隔頹垣槃臺宋苑
消沈盡猶有殘經鳥自翻
天閑山
雙闕濟濟石磴斜古祠蔭木亂飛鴉夜深青嶂初逢月秋老
丹楓亦當花坐傍毗耶聊命酒夢醒天漢一乘槎山僧解說

前朝事細殿雲陰鎖翠華
桃花隔同王子美諸君
桃花隔同王子美諸君
相尋晚桃葉桃根白板扉
田源宴坐齋
宴坐高齋遠世氛石橋煙月對殘春一從海岱諸王後重覩
毗耶長者身心喻蓮花知解脫手披貝葉見清眞因緣幾欲
相酬問辯慧如君未易親
寄卿移居兼納新姬一首
移居近接鳳皇村況復吹簫得侶新選勝不離行樂地當杯
長傍可憐人紅珠斗帳香殘夜金雀屏風醉後春卻笑楚臺
詞賦客雨雲翻憶夢中身

冶城途晒卿北上
哲向蓬山問解攜幾年山館學幽栖林泉困品題經眼物華長路換會心朋旧後遊稀雲霄不盡
飛揚意芳草王孫何日歸
至日登齊雲嚴作
殊方白嶽擅崔嵬至日攜笻與客來一氣自隨葭管動羣峯
還對酒尊開手扶帝座層霄逼望入吳門匹練迴笙鶴滿空
人語寂祇疑身世在蓬萊
涌泉庵
石磴盤雲鳥道通一庵宛轉翠微中浮生冉冉僧初老時事
芬芬夢已空過雨梅泉翻淨碧得霜楓砌暗危紅何當長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觀心坐茶煙爐熏午夜同
中丞耿公奏最蒙恩增秩還任奉贈二章
奏最封章達上京即看飛詔出承明安劉久繫中朝望借寇
偏深聖主情一水煙嵐開晚照萬家鎖鑰壯重城漢廷司隸
還元禮設護龍門避馬行
黃安雨見絳帷開門下重經繡斧來記室半傾槐市士戈船
親擁羽林材鯨鯢夜慢頻看劒鼓角秋開一舉杯爲問法星
干氣象輝輝芒采動三台
松風堂燕集
逍遙門巷似陶君也傍青溪臥片雲一曲壺觴開暮色百年
林壑屬秋分庭虛松子經時落坐久風聲隔葉聞未必吹笙

能勝此盤桓聊共倚斜曛
喜何司李蒙恩放歸簡公露參岳
渙汗新頒下玉除歡聲一日偏寰區爲聞殷帝能開網不道鄒陽解上書夢繞園扉慙未定氣回寒谷喜誰如明珠欲報知難稱況復承恩奕葉餘
賦贈望峰董郡丞
早從霄漢起功名未合滄波老溷纓萬里橫戈妖氣淨一官高枕楚江清艱危世路剛腸在感慨流年鬢肉生終是樂羊能悟主詒書治蠹薦書行
劉司成幼安祈母算於眞館感芝蓮之瑞爲作二詩紀之
煌煌欲滿上清居誰遣芝房帶雨餘自以一誠回帝鑒坐令三秀擁潘輿赤莖偏媚宜男草青蓋時過反哺烏爲問南陔曾紀孝高風還讓昔人無
頑符一日贛江傳玉井移來十丈蓮賸有仁風翔異卉定知精意動高天筒將壽酒香偏劇花傍萊衣影倍妍從此六千三萬日玉堂長見拜恩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五言絕句

夜坐

江甯焦　竑

客至隨夜寂無人覺往還愁心沈獨坐柱子落空山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小軒睡起餘閒凭烏皮几白雲自往還相見窗戶裏

牙籤三萬軸插架有餘清一几當軒坐居然擁百城

今人讀古書不見古人面古人面難窺何況心一片

口口春晝永明月夜窗妍萬籟于焉寂知君契妙口

梅花水得轉字

尋梅來水上水與流杯轉不惜杯行遲祇恐花如箭

題梅花鴛老圖壁上

北歲飛逢過浮名春夢空惟餘看花興還與少年同

刻竹

婆娑竹數竿楨榦足容與颯然微風生頗忘人間客

杜日章煙鴛園八詠

虛白居

以我夢寐勤不逢古人面惟應虛白心千載暫相見

研沼

曉光散疏籬墨氣浸淨几清泚研滴中似有蛟龍起

篆室

澤牀盡日閒高臥古城曲難將擾擾心一就君平卜

筆格峯

疊石爲假山雲氣亦裊裊三峯日日昂髣髴見蓬島

茶窗

滯緒梦難理靈芽味自長殷勤就君語一酌得清涼

雨花窗

鵲爐相對焚松麈君自捉閒窗語不聞晴空萬花落

鵝關

沙月上猶淺城雲晚漸多黃庭書欲就有客換籠鵝

圖書舫

日暖長隄綠桮猶水接天朝朝載書畫疑是米家船

六言絕句

江寧焦　竑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

千樹萬樹雲嵐　舍北舍南煙景　高陽有客晨過　小徑無人書瞑

啼鴉寂寂深樹　乳燕喃喃短檐　清言何慙旨粲　濁酒況對陶潛

竹塢松關自在　野鶴孤雲等閒　門外青山正好　雨中白足將還

舟楫遠浦斷岸　鴈度長汀晚霞　欲采蘋花相贈　澄江冉冉天涯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山下幾家茅屋　村中千樹梅花　藉草持壺燕坐　隔林敲石煎茶

蘑菰林東短牆　曾開寶地齊粱　初春老樹花發　深澗無人水香

落落半橫參月　淙淙誰洗鉛華　盈盈湘浦解佩　脈脈蘿村浣紗

西湖夢斷人寂　東閣妝殘月斜　襟解微聞蘸澤　釧昏半卸檀霞

一枝初出殿阿　看盡千林未多　天女知空結習　散花不礙維摩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江甯焦　竑

風流自一時　弦歌聲斷鳥空啼舊事淒涼不可論客散小園花自落蕭蕭風雨近黃昏

白雪朱絲調最悲人間能得幾鍾期於今草閣遙相憶江漢何人意氣看

風雨龍條五月寒吳綾夜擁坐燈殘長江一別知音盡此地寄潘朝言二首

長風五月下江船愛爾新詩錦字傳今日文園秋草裏相如賦就好誰憐

華陽曼娜可憐生猶記長干綰別情落日半江風雨合蕭蕭一騎下孤城

海棠二首

童子鋤雲晚自移繁花猶帶水邊枝莫言貧病渾蕭索添得紅芳照酒巵

一白星槎海上通幾株零亂委東風空山棄置緣誰妒不學蒲萄入漢宮

送別

青天無地水滔滔兩岸鴻聲慘日高平少不知離恨苦醉乘風雨下三山

爲陳子野作三首

五柳青青醉裏春雙眉長向鏡中新知君亦有閑情賦無那腰肢解惱人　五柳亭

莫道先生懶是貧酒杯聊自抵風塵青雲未必無知己白眼那堪對世人　懶貧齋

老去探春醉幾回幔亭遙寄白雲隈謝公已去風流在重見當年翠黛來　幔亭

別克明

一見風期暗自親相看落日又離羣滄江亦有無窮意祇恐梅花難寄君

宮詞

幾樹桃花露井紅夜闌無語立東風君王漫自思傾國卻把宮人比畫工

題評屬畫工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飛花淡蕩燕呢喃千里蘼蕪綠正酣自是傳經風格在又揩絲竹過滇南

共指昆明舊使君翩翩繡斧出天門重遊多少風雲色莫道炎荒不是恩

渾海繁華春更濃點苔山色萬芙蓉何人日御軺車出坐斷西南第一峰

搖落相看十二年白頭心賞共悠然論文自愛懷中璧說法

眞成火裏蓮

獨抱瑤琴問歲華高山流水漫相誇憑誰更覓鍾期耳風雨空山老伯牙

考渓四首爲翟鴻部賦

春到黃梅萬樹紅泰流曲曲盡朝東窮頭臘有胡麻飯疑是神仙古洞中

望望清川帶薄長無人渓館晝生涼日高槐影侵衣桁風靜松花落筆牀

丹楓幾樹隱漁磯節近重陽蠏半肥一臥斜川知歲久陶潛曾是黑頭歸

四望同雲人影絕千章落木應聲沈釣竿欲卷蓑衣雪門外

蛾眉雲鬢入時工紫鳳清聲雜晚風一夢吳王應莫寤花枝

平壓館娃宮

封書幾上恨多違肉食能忘國事非兒女不知人意遠夜深

唯憶泣牛衣

汾泉庵得南字

春來遊興滿江南佛窟僧廬取次探雨劇風狂渾不厭一尊

相對汾泉庵

送馮正子還四明

長風吹送錦衣歸一日登臨願不違我亦題詩君試問藕花

煙艇六橋西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燕市悲歌舊酒徒幾年蹤跡滯皇都何人爲理將歸曲一夜

愁心徧五湖

草如衣帶柳如腰春到西湖景色饒愛爾年時歸去好放舟

頻過望山橋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朝奉天書意氣雄即看談笑淨蠻戎歸來更畫麒麟閣君是

中興第一功

七首魚文粲雪花鳴珂寶馬出龍沙匈奴未滅恩難報不擬

回頭卻望家

海馬長嘶鞚劍雙邊人猶自說劉江滄波夜飲鯨鯢伏火照

和門又受降

儲皇定是非

彫弧白羽照青春走馬龍堆不動塵邊將功多君莫問霍家

兄弟衛家親

從征飛將佩幷刀草檄門生自彩豪聖主好文兼好武逢時
莫比漢皇朝
葵花
絕壑青溪一徑深戎葵豔豔夕陽沈雲低霧濕無人見寂寞
空衒捧日心
口號
陶令五男能共隱彥升三子不聊貧可憐百尺樓居者亦作
求田問舍人
羅霞谷七十贈二絕句
方平龍駕自莖萊子晉吹笙鶴背迴誰謂海東桃未熟怡當
偏屬少年場
濯之江漢暴秋陽老我師門愧望洋何事曾參能一唯機鋒
山陽笛裏人
爲築新堂一妥神先師遺跡未應陳傷心千里扁舟至同是
相與論道其中數日別去贈詩四章
劉承烈先師晚歲傳衣弟子也頃同志葺師祠甫成而君至
心地得清涼
深山六月停飛雪惟有蛾眉古道場不是朗公行腳後幾人
凌空錫杖飛
兩度旌前賜紫衣談邊玉帨倍光輝皇恩已許無拘繫一任
隱之買藥華陰道魯望爲園願濟中城市林泉無約束了知
身世亦牆東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少小攜書倘宛然白頭相對臥蒼煙大千沙界無窮壽先占
秋光七十年
賴有殘雲爲發機謝墩高處杖藜歸眼前一片瀉山色總是
爽英如故金
廣除霜色夜飛迴碎影浮香落酒杯自是竹林風味在一尊
還待阿咸來
蒼崖圖
千尺蒼崖倚白雲畫圖猶得把餘芬可憐滿耳陽春曲都向
鄰家笛裏聞
水晶旌隱繡匡牀葉葉芭蕉逗晚涼手撫龍雛成一笑不知
清蹕幸昭陽
講師極公之蛾眉

題許鎮江山水小幅

幾度來登多景樓抄高毫上黔吟眸長江如練山如畫爭看

仙人紫綺裘

桑峰江上帶斜暉林木深深鎖翠微問俗不須乘五馬喧喧

鼉鼓畫船歸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曾燕瑤臺十二峰酒狂謫下蘧珠宮紫霄不厭重來晚便拍

洪崖駕彩虹

昨夜曾過玉女家滿身環佩帶煙霞歸時更按遊仙曲醉踏

屏峰弄月華

唱徹天雞日漸高人間生事細如毛深山忽現金銀闕知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仙班散早朝

蓼山渺渺接天垠雲影松聲滿路寒欲問高人行道處花深

時聽一鐘殘

古殿陰森山木春月明分踏玉階塵好同箬下焚香坐閒看

人間夢裏身

一自尋眞入紫微醮壇風冷碧桃稀冶城亦是仙靈窟鶴

冥冥更不歸

劉生

縱博漫言能結客報讎誰復肯忘家寇看太史傳書至君是

當年古押衙

談笑東夷指掌餘腥風瀚海泣前魚長纓未繫名王頸腸斷

和戎五利詩

幾見沙場殺氣高歸來戰血洗征袍十年破篋平戎策自掩

衙門看寶刀

題查養晦眞二首

廬名世上一錢輕八極神遊見化城笠底數莖新白髮不隨

春草關榆贏

行蹤不與世相關散聖婆婆水石間忘却天瓢待霖雨一瓶

香火梵王山

題陳石亭內翰山水

斷橋流水樹離離雲滿青山風滿池猶憶玉堂揮彩筆亂峰

殘日雨來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餘

百字令　戴竹塘壽館甥李汝節索賦　江帶巢　紘

采江江上謫仙蹤景物依然清絕雪片梅花茅屋底老子風流元別句管領霞平章泉石贏得頭先白壽筵開處不知今夕何夕　莫惜歌板舞裙試教騎鶴去約尊前月我爲山翁拈彩筆一掃龍蛇千疊冰則添清玉還增澗共賞椒花洌從今仍記一年一歌新闋

虞美人　壽王守原母

牡丹三月開時候瑞霭芬清晝玉釵寶鈿耀人明問取誰家到深更欲寫年來意思苦難成但把深杯留客醉知何日笑談傾

此夕宴長生　休誇王母蟠桃醉原是君家事飛瓊不必鼓靈簫添個仙郎來卽萬年觴

水龍吟　徐松山七十

統山多少蒼松與君似個忘形友閱庭千樹長見青青如舊翠磬霄濤翻巨海幾番回首到年年此際葵花席上爲君親如松茂　金印不須如斗看斑衣舞破清晝依然再見徐卿二子鳳馳麟走世事紛紛我評富貴不如杯酒待從君小飲八千餘歲共莊椿壽

點絳脣　壽前人

軒冕文章肯教換卻尊前醉腳根如繫不到長安市　若問生涯笑指山深處雲鋪翠蚪龍滿地有個松千樹

滿江紅　送李韶州

草色萋萋一杯送天涯行客還自惜社蓮冷落覺堪輕別舉目狼烟迷四野東南民力今方竭笑賈生捫腕吐狂言如椽筆　看生淚吾空滿貂蕝語君須識看買牛貲劒坐消鋒鏑百里溪邊千疊浪清涼山上三更月歎等閑萬里路漫漫長相憶

江神子　贈別

西風吹袂弄新晴月籠明小梅橫席上孤琴又作斷腸聲人去青山衰草裏憑誰共遠花行　强拈綵筆賦離情憶平生到深更欲寫年來意思苦難成但把深杯留客醉知何日笑談傾

無俗念　丙寅中秋作

塵世勞勞能幾許問甚誰優誰劣夔龍曾史漫張皇等是冇魁生滅蝨觸交爭蠭螟共鬬石火驚飛消歇何事橫波黑海無端輕涉　曾如四望山頭三江磯口同賞中秋月十二樓臺三千蓬島來往神仙客閑讀龍漦文吸乾金醴雨腋清風發此樂無窮記取向人休說

滿江紅　戊辰五日

滿眼繁華幾曬息菖蒲泛綠彈短鋏青蛇三尺作人幽獨名酒欲圖今夕醉不堪重把離騷讀欸風流千里阻關山人如玉　將矯矯飛鴻鵠還寂寂翠窻鹿黃遺他鄧禹笑人難足人去孤雲無定在愁來萬縷長相續最無端明月倚黃昏闌

千曲

水調歌頭　薛鑑泉六十

萬事成一笑不用苦思量君看此世幾許事業令人忙富貴儻來何物一似兒童鬬草無處好爭强慾卻薛老子白首任倘徉　獅山畔泉如鑑酒爲鄉好約舞裙歌扇日夜對瀟湘五十九年皆夢何似醉眠風月吟弄少年場人生行樂耳記取鬢毛蒼

菩薩蠻

錦書曾寄相思恨詩中說著來期近紅藕幾迴開扁舟猶未來　闌干凝望處一帶山無數可是不禁愁西風桂子秋

朝中措　朱怡松七十

亭亭幾樹戰西風若個與君同瘦骨逢秋更爽貞顏醉雨尤雄　青青不老待千枝萬葉要看摩空我摘松花獻壽一杯笑倚虯龍

又　夏令人七十

幾枝丹桂點秋風還憶昔年中宴龍鹿鳴歸去麻姑席上初逢　回頭五載一杯芳酒又拜仙容但願一杯一歲從今數

念奴嬌　詠蟹次東坡韻

新秋雨足喜今年又見水鄉風物憶昔郤頭人不見一笑猛

指顧間眼見橫行俱滅何事龜蒙區區作志校量爭毫髮世情如夢持杯且問明月

滿江紅　壽高西野翁八十

華髮翩翩怪長見兩眉陰德那又是飛來鳳詔玉皇金闕曾記幾家炊火斷賴君扶起千人力更詩書萬卷有佳兒如椽筆　燕山寶靈椿發會稽謝闌芽茁且一觴一詠野城西側已拚令飴弄孫子更憑戲語嘲風月任人生七十古來稀如金石

菩薩蠻

梅風坐對天如水月明千里人千里莫上最高樓長江生別愁　百年今夕會且共尊前醉明日又離歌天涯奈爾何

念奴嬌　已巳中秋

水晶宮殿慳深沈幾見陰晴圓缺何似今宵來海上一片團對清徹　爲想此夕從來幾人吟賞轉首都消滅過眼蛟螭跳望滿懷相那是問誰簡肝腸如鐵我欲乘槎扶搖天上逸興方超絕倚闌長嘯一聲吹斷橫笛

念奴嬌　已巳中秋

水晶宮殿慳深沈幾見陰晴圓缺何似今宵來海上一片團圞　回頭五載一杯芳酒又拜仙容但願一杯一歲從今數不如意常八九　爭似堂中老子壽筵開兩行歌袖人間得意千紅萬紫總歸烏有我見孤芳亭亭如蓋滿庭依舊把花

枝笑問此身長健莫須辭酒

水調歌頭　友人四十

我歌君莫起一語試相開造化小兒無定何事苦裝懷三十九年前事一百八擺狹路如夢醒春雷政恐不免耳消息還人來　舞裙邊歌扇底暫傳杯有日還乘駟馬負弩故鄉回且把詩壇高築況是酒兵長俊賽牢好登臺我懶倘能賦風月忽追陪

臨江仙　蓄雙槐六十

手種門前雙樹子猛然千尺蒼綠陰深處幾相羊追涼方竹簟看月小胡牀　要攜天星三四點靈查直犯微芒綺羅叢裏笑聲長更從今日醉三萬六千場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百字令　吳封君六十

玉兔青芝雙白鹿誰獻壽筵珍物一簇溫柔香陣卷撩亂笙歌四壁仙吏持觴黃花插鬢雅調裁春雪高雲錦席坐中多少英傑　最憐龍馬精神風雲意氣猶向尊前發銀箭無聲更漏永紅燭萬行明滅世事雞蟲從教來去莫負星星髮腰纏跨鶴揚州且醉煙月

沁園春　汪次嶽夫婦偕壽時子孝廉以詩誤聽勘

花紅墜清堂爭賀今夕

沁園春　題吳生一枝庵吳善詩畫

手葺茅庵小小何妨疏窗短屏任南山射虎封侯心在遼東化鶴鍊藥功成自愛鷓鴣一枝長足不學蝸牛載屋行林深處放壽星光采雙照門庭　兒曹夜雨青燈曾閱盡千秋幾廢興豈屠龍妙手終教落落如蠅譏口空自營營擊豕烹鮮高吟長嘯衡破愁城仗酒兵需時耳看眼前基局未定輸贏

蝶戀花　題萱石長春圖壽趙恭人

堂北深叢枝裊裊暈粉揉紅貌得宜男草更有長春花最好嫣然不怕春歸早　花際隄峨山石峭特地青蔥點綴蓬萊島秀骨蒼顏能自保千秋欲共人難老

滿江紅　邱節母五十壽

五十五年道容色於今益少曾坐閱幾番霜露幾番昏曉深凜共姜千載誓明明孟母三遷教喜初筵穀日景風來梅開早　家正在紅雲島客爭獻如瓜眾望層霄娶女一星高照日後定知長富貴胸中不著閒煩惱任悠悠滄海更揚塵人難老

乙八　清國四十六

51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百字令　宗侯魯贈兄弟賜名賦贈（吳徐兄弟皆國初御賜名）

金昆玉友看龍種自與清門貴別幾載天潢分派後占斷舊京春色青社身遊丹霄望切未覺恩波隔一封朝奏嘉名肇錫金闕　曾憶吳有良疇徐更輝壽盛事人傳說何況雙雙標玉牒題處自天猶濕驛騎星馳簪纓輻湊莫放杯行歌燭花紅墜清堂爭賀今夕

沁園春　題吳生一枝庵吳善詩畫

手葺茅庵小小何妨疏窗短屏任南山射虎封侯心在遼東化鶴鍊藥功成自愛鷓鴣一枝長足不學蝸牛載屋行林深處對君松雪庵白鳥烟汀　傍人抵死經營似揀盡寒蘆宿又怠看須彌芥子同爲世界枋榆九萬未問前程壁寫滄洲

禁題漢上等是風飄過耳情頻舒嘯歎古今達者惟有莊生

水調歌頭　贈姜鍊師

冶城堪極目非霧亦非煙飲中長嘯欲騎赤鯉上青天稍進

金盤麟脯指點嶺雲江樹邊鶴幾時還何處參眞訣雙頰老

猶丹　訊神仙殷七七許閉閉黃粱未熟相逢都在夢魂間

豈意富貴濁世卽是三山蓬海覺寤總非難石礎君休覓一

笑出槐安

蝶戀花

春到園林知幾許昨夜疏疏過卻催花雨白鶺蒼

誰非賀燕才　紛綵服豔金杯緩歌慢舞不須催十年一慶

君家事更擬筵開十數迴

壺中天　題松菩桂子圖贈李明府

成雙世所賢　瓊液泛寶熙然逢春樂事浩無邊木公金母

知何處平占人間五百年

乙巳幾過丙午來後先八十巧安排夫妻穩作栖鸞伴親友

九子英靈自昔傳當時曾墮兩飛仙有官不就方爲貴到老

珠三四顆相呼同看屏風百子圖

鷓鴣天　胡巨溪夫婦偕壽八十

春風一夜動梅顏五十行年樂有餘勝事只憑詩管領須史

題福方山與石湖　一曲倒金壺醉後偏宜翠袖扶要摘明

菩薩蠻　壽向孺人

誕辰恰是新秋日小堂已有涼飈入髮綠未成絲心閒景自

遲　藕花迎露笑淺水飛螢照莫惜綠持觴斑斕舞袖長

賀新郎　劉近野八十

南國秋容斂乍涼生垂楊院落拒霜池館冉冉嘉辰將七夕

百尺旌顏半卷稱慶處酒頻勸世路那堪一笑要稚川編

入神仙傳晚天淨壽星現　鼎中靈藥曾親鍊又何須五龍

岡外百花橋畔一派清商皆福地不限水遙山遠看萬里倚

空長劍欲謝時人輕舉手待騰驤早侍蓬萊宴憑指點海清

淺

南鄉子　王少渠五十

滿庭芳　陳儒人七十

玉露橫空晚風爲爽銀河涼影西流輝輝寶婺一點照南州

徹澈光凝醞而稱壽處月壁燈籌羣仙會金盤鱗脯清夜美

逍遊　況風流令子才高鳳沼名動龍樓似康衢千里蹀躞

騄駬好待朱幡丹詔明歲裏直下蟠頭蟠桃燕紅顏鶴髮慶

度醉金甌

崇正堂答問

江甯焦　竑

問學須有宗旨人方有下手處先生曰向來論學都無頭腦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

問孔門論仁何以各各不同先生曰孔子所答雖人人殊然看其題目卻只是問仁故克己復禮仁也敬恕仁也訒言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也無處非仁無處不可體仁所以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仁也不知聖人是隨機指點之藥著礙著自有得力處到此便以公名之以愛名之以生意名之無所不可不然便覺之一字亦是話柄

先生曰李漸庵先生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惡字是憎惡之惡人苟志仁見有不類者將哀憐濟度之不暇何憎惡之有當時耿先生甚賞其言

先生曰學道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求尋明眼人直下指出便歸本家鄉更有何事耿師語余曰余學實自仲弟子庸發之予以行人還里中仲弟適自遠方參訪歸意充然如有得也余時與彭東巖刻厲爲學仲弟意不然曰聖賢千經萬典其要語頗不多諸汎汎酬應之言不足究心余訝曰何語爲要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語最要余未信然學道久苦未有入處不能無疑一日晨起就問曰孰爲中弟舉手示之余豁然有省後以語人亦多開悟者

耿師嘗論道義由師友有之人儘將此身心頓放師友中道在此學亦在此矣殷宗伯一日問之曰道本淡然今以交情濃豔爲學可乎師曰人之情非濃於師友即濃於嗜欲吾欲以此而易彼奚爲不可五倫惟夫婦之情最易溺故聖人下一別字朋友之情易離故下一交字蓋親仁依仁眞聖門第一義也

耿師一日至六合縣令率諸生請益令問曰陽明先生但言良知不言良能得無遺漏否師曰如子官名知縣不名能縣豈亦有所遺耶蓋此知字未易承當如一縣窮簿部屋之下其艱苦疾痛無不了然洞晰則其拊循之者萬方自不容已矣若茫然未知縱幹當一二興利除害事祇爲門面計回思朝廷設知縣之意終屬曠官也

徐侍御巡鹽淮南聞王東崖先生先遣人問以克己復禮之義親其學識如何然後往訪之耿師聞而笑曰克復之義不離彼此當下如侍御欲訪之心眞能好賢樂善無一毫勢分之意夾雜其中即侍御之克復也如東崖承當家學眞能與

人爲善無一毫聚閃之意夾雜其中即東萊之克復也若但以言句發明總說得精妙與孔顏之旨何啻千里

耿師按甘鼎回一敝簏自隨經關中董侍御以石經硯師喜而受之至役夫十數人行滯暑中汗淋漓不止師覩之惻然曰節用而愛人非經中語耶吾寶此厲民殆買憶還珠類也

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多士就問欲窮經當何先師曰充此一念不蔽不淪是予之窮經已

耿師嘗言安成劉陽者未第時從遊於陽明先生踰時辭歸先生方物盛暑議之曰桶賊池大暑賊輕也衆眾至數千訊其所以得眾者對曰平生遇輕桀人不肯放過萬方結託而後已如此三五年嗣後不招而眾自集矣昔人云盜有道此類是也予往矣復來當視所友以驗學劉歸以興起斯道爲已任得朋最多卒爲名御史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困知是下民如何可比生知先生曰困是大智量人知學道至急苦心求通如四面壁立無一罅可入窘迫至此忽然豁地一下便與生知安行之人把手同行此豈下民所可辦若雖經此一番困苦未得徹頭即自放下此與全然不學者何異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字最善寫憤悱氣象憤自啟悱自發心花自開匪從人得

問顏子何以不遷怒先生曰憶丙寅歲與友楊道南同游九華郡守尹來訪尹性卞急多苛政亦舉此爲問楊曰予惟思公之不遷怒也尹驚問楊曰公只知怒人能遷而怒已則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尹聞之默然久之竟以嚴酷罷

先生曰耿師校士曾有一策問道莫妙於一貫曾子聞之遽曰唯至論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汝知之乎卻避席不敢當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夫子以知天命自任子臣弟友之庸行乃曰未能也此何以故對者不一余意理須頓悟事則漸修頓悟易漸修難

先生曰浙庵先生言舉直錯諸枉錯非放流遯逐之謂我只於直者舉之一等枉者但置而不用然舉者得人枉亦自化而爲直余謂觀子夏但言舉皐陶伊尹而不及放斥事則先生之言良然

問成人須兼四子之長又文以禮樂大是難事先生曰人各有所長禹稷契皐陶皆大聖人然禹不必兼稷契之事契不必兼皐陶之理何況其他聖人言四子之長但有其一能文以禮樂便爲成人禮樂是中和之理今人一有所長便著色相稍有圭角稍有渣滓如何可言禮樂能於此消融得盡不失原來中和之體豈非成人近有節義政事表表在人者卻肯虛心求友討論此學余曰此即文之以禮樂也聞者不解余曰此人何等品格乃不自以爲足孳孳好學若當滿盈乖迕之意一旦消釋殆盡非禮樂而何嘉靖末余一姻家抽分蕪湖先是榷使梁指者多此君剋意洗刷夙敝一清差回詣余述非清節自以爲無前且曰即公等講學亦豈能有加余曰君之清誠不能復加然講學者居之又自不同渠曰何處不

同余曰講學者知更不安賸是尋常事安得夸詡乃爾其人慙謝而去

問遠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如何爲化先生曰此化字說得極好胸中惝恍意見一毫消融未盡不可言化昔季宏甫曾問羅先生於余曰渠胸中已得乾淨否乾淨即是化吾輩未易到此須從知非始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知其爲疵即是滌除若以爲玄覽此物方欵欵於中如何能化曹溪云人能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

問既是玄覽如何又要滌除先生曰此中勿論有得無得雖深造之人若自以爲是無不是病雖積愆之人若自以爲非無不病

先生曰子慮心體驗當自得之不必於門面上爭閙氣向年傅順所與王麟洲見過傅言佛語多疵人何故惑之余問公於何處見得曰如不思善不思惡是也余曰此絕妙語公何得惡之曰惡可不思善亦可不思耶余曰公雖自謂思善其實每日間還是不思善不思惡時多也麟洲擊節起曰得先生一言直指康莊紛紛分別心如縛得解甚快甚快笑謝而去

人須是識得道是何物學是何事如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都將做天大事看其實無人不中和無時不中

問知天先生曰中庸一書無非發明此天字首言天命之謂性中言不可不知天誠者天之道天之所以爲天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舍此他求便屬用智自私皆成邪道問何謂天先生曰今人謂仁義禮皆人力做出然人人相親便是仁相親中一有賢者自能尊之便是義親賢中不知不覺自有等殺禮即於此生焉此等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非天而何此處不知一切應酬舉動皆是安排牽强豈修身修道之載無聲無臭舍此他求便屬用智自私皆成邪道問何謂也

問誠爲天道何以有擇善固執之功先生曰擇者擇此天道執者執此天道非天之外有人道也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正

摹寫此天道欲人擇而執之耳蓋人有思與不思不思是善有勉與不勉不勉是善能擇此善守而勿失即爲固執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之字皆指此天道而言問四十五十而無聞是聞道之問若以名聞言恐非聖人之意先生曰公語良是然此豈易事世有終身力學不得聞道者多矣余弱冠爲弟子員時耿師以督學至聞余資稍近託史惺堂先生委曲接引之每過余只談舉業久之覺無忤也漸以修身立政教之無一言略及於道啓孟仁倜問朝聞夕死之說先生詫曰吾曹滿身俗骨頭何敢遽言聞道一時聞者懽然余至今思之猶爲愧汗

問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如何先生曰人非自立不能得勝士伐木之詩爲求友作也必遷於喬木斯友聲可求如止於幽谷即有友聲易從而至哉

問格物先生曰此不可於言句上求之昔呂與叔言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爲格物致知又云求其所以知是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

問談者言怵惕惻隱爲眞心稍遲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心是第二心非眞心如何先生曰孟子言乍見孺子時未暇有內交要譽等心正見人人具足築着便動磕着便轉今人卻轉看難了如呼爾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乞人不屑與夫無受爾汝皆就人易見者提醒之最善指點處今人多模糊看過了問知皆擴而充之如何先生曰此心具足最苦人不自知果能自知則見孺子此心呼爾不受蹴爾不受亦此心無受爾汝亦此心以至穿衣喫飯舉手動足無非此心即此一念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謂之擴充

問孔孟之辨先生曰昔耿師曾問夏雲峰雲峰云孔孟之學只是一般若以其詞氣觀之如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至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等處便覺不同耿師大以爲然

一友問孔子言一貫陽明先生所云良知只是貫處不是一處先生曰夏雲峰因友人論此問云如何是一處其人曰無聲無臭是也雲峰笑曰子謂良知有聲臭耶座人皆有省

雲峰起旭野中卻是一挺特丈夫擔荷此學甚力耿師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如何作用對曰某一農夫有何作用然至於表正鄉閭則不敢諉師爲之懽然

問索隱行怪於道固無當若遵道而行已是君子路上人何以孔子不爲先生曰此等皆是拋家失業向外邊走的今人但用功夫便落此兩路蓋於中庸見不眞信不及須作幾許玄解幹幾許美事方算做道不知此中少加穿鑿少增意氣便是隱怪在不知道者或爲所傾動聖人豈肯爲之又有一等取古人言行挨傍做去亦自以爲道矣不知有違即有違

有行即有止如何得不屢惟所謂中庸者無隱可索無怪可
行無道可遵無學可學著衣喫飯之日用搬柴運水之神通
無伎倆無機械鬼神尚不能窺王老師天魔亦尋不著金剛
腈其不見知固宜不求知故無悔
問依乎中庸先生曰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是中庸費隱怪
與遵道者亦何曾欠少只是自信不及向外求增所以反失
之相傳自樂天作詩欲人易曉becomes一編於家詩成帙以問之
有不解應時改定今人學道只以愚夫愚婦篇師是突
問韓歐皆不喜釋氏排之甚力其所得如何先生曰退之吝
孟簡書言與大顛往還以其胸中無滯礙實能外形骸以理
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使其果酬何處更有佛法耶福田利
益莫大於此乃謂非崇信其法以求利益又入其說而不自
知矣永叔尤倔强晚聞富鄭公得法於淨慈本禪之甚恭以
爲富非苟下人者不覺心動稍從頗華嚴者問其說不久遂
下世二公於儒理本無所得其闢佛老亦慕孟子之攻楊墨
而爲之耳非脚跟點地之人宜無特操乃爾
問佛說與孔孟畢竟有合否先生曰佛言心性與孔孟何異
其不同者教也文中子有言佛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
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古今
論佛者惟此爲至當今闢佛者欲盡廢其理佞佛者又兼取
其跡總是此中未透脫故耳
先生曰象山先生謂唐虞之際道在皐陶殷周之際道在箕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子殆必有說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王道平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蓋此心空洞無
物即名爲道名爲極非無偏無黨之外更有王道也宋傅子
駿云數句自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之言陸少游稱
傅博極羣書其語當不妄
先生曰張子韶於性命極透徹其忠孝大節尤卓絕然其幼
年是何等志操方處學舍衣衾不備夜讀書每至達旦富人
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而受之即以與同舍之
貧者嘗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功時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
生靡恥喪喪功夫安在子韶吾黨稱爲宗匠然亦嘗如此厲
志否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先生曰龜山先生有言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余謂有所好樂有
所憂患爲不正則知寂然不動之爲正東坡作賦云嘗於既
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其言可味也
先生曰劉元城先生嘗言學者先理會根本其他末節都閒
不知根本後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
臥無處不是譬如造泊須下得腳是始得腳是方論美惡下
腳不是終不成泊一友問如何是根本先生曰連日所論皆
是須汝自理會始得
先生曰胡安定孝行錄云李化清建業人世以力田聞鄉里
宋藝祖平江南化清避地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中給晨夕化

清潛諷詩書動止循禮事父母至孝常持巨竿釣魚供養澹父喪哀毀築立遺廬墓側栽植松柏妻孥至亦不之顧璧陽山多虎夜無行人化清之廬絕焉爲里人異之制滿還家疏糲度日教授鄉里從者翕然司馬侯爲邑佐舰其卓行爲文以志於石此吾鄉行誼士也向嘗請於當塗補祀杜瑗等六人於鄉賢徐之當增入

先生曰程門嘗言學先理會聖賢氣象如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分明畫出夫子模樣今人試思所得於古聖賢何如面一段粗鄙凌暴已自不堪以夫子之形容反而自照不啻愧死矣

先生曰古稱良士亦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持節槩祇爲傷人害物之資不足貴也韋生言熙然慈仁謂之君子此語亦善形容

友問程門每見靜坐者卽歎其善學故學者須以靜入先生曰謂學以靜入則可然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不可不知魏華存之言宗道者貴無邪棲貴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當因煩以領無耳因煩以領無一語其佳不然未必靜之不爲邪也

問人能戒殺甚善世以爲出於異教必欲損其說何也先生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乃爲舊聞所汨遂失其本心至此可哀也好生惡死物與人同傳言陳元植惠及禽蟲每食百鳥飛鳴於座隅人不盡信余園居嘗有鵲墮余前閔其傷於矢也爲手除之後方宴坐翠鳥數百噪於屋上心異之出視則一鳥亦被矢伏於地意求救於余也噫豈余之不仗亦有信於異類者耶東坡有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鴟鴞之患人能不殺則自近人其不敢近人者以其人甚於蛇鼠也吾輩當自省

友問學當見其大而已先儒言存養莫多事否先生曰學須有根本根本既得便要存養如種樹者已有生意灌溉之功亦何可廢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已無之獨有理義可以養心耳記曰斯須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則暴慢之心入之矣鄙詐與暴慢之心入之根本安在

先生曰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顏色近信也容貌遠鄙倍也若三者卑無之亦何貴於道呂榮陽公嘗言學者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分於此亦貴賤壽夭所由定也

二友論學所見不同爭辨至面頸爲赤先生曰二君之言能互相取未必不爲益若因以動氣所損多矣二友乃慙服先生歎曰空華妄見定復何有乃不能曉然一洒電拂冰釋於無何有之地蓋勝心之難消頑如此

先生曰程子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循其言可以入道其實吾人契悟無不由此入洪範曰思曰

容容作聖古人皆以思爲作聖之路其來久矣象山先生言
皐陶謨洪範乃傳道之書信哉
先生曰後生小子與之言此理易於透曉以其胸中虛明無
物也一等意見之人便隔閡不相入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而
然也意見之陷溺比之嗜慾更難洗濯哀哉
先生曰人之四端無不具足只緣不學都錯用卻如德業不
若人不以爲恥所恥乃在名位受享間覺不顚倒耿耿先生少
時一同學當冠先生約數友與行冠禮其人羞縮先期棄自
加冠矣眾見之笑而止後與兄弟爭財因服訟於官先生謂
曰昔恥行冠禮今顧不之恥耶晉紀論風俗之衰在恥尚失
所恥尚失所四字甚佳世之失所者不獨羞惡一端也

金陵叢書 府氏校印

友人問顏子造詣已深夫子何故以克已告之先生曰象山
先生言顏子非如他人之病所克只是些子未釋然處
先生曰人知薛敬軒公之篤行而已然其學以復性爲宗非
淺淺者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
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皆名言也
翁周野出守撫州先生謂曰撫多名賢象山草廬康齋三先
生皆當表章之以風厲後學康齋雖不若兩先生之透脫其
志向力量卻甚大當景泰中朝已遺行人聘之非自石亭始
也少省親太學敝衣草履見者莫知其爲司成之子衣食不
給躬稼以養視不善如探湯然嘗從楊洗馬學楊甚重之後
居保傅累以書貽先生不答也此其自待爲何如謂其以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一蔗爲榮眞非蛙之見耳
先生曰醫書以手足接痺爲不仁痠痺者麻木不自覺此病
最難療也學全在自覺白沙先生言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
便是藥
友問論語一書畢竟何語爲要先生曰夫子隨處指示能體
會之皆可入道以余觀之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
也已分明直截與眾人道破但夫子未嘗回避諸子諸子自
當面錯過爲可惜耳子路語夫子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耶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
聲矣雖莊生寓言實與此意可相發
問未發之中既聞教矣發而中節謂之和有功夫否先生曰
當人發於情有過無不及故曰中節者節其過也能節則和
如喜怒哀樂少過則傷和陰陽寒暑飲食起居失節則傷和
父子兄弟宗族妻妾不順則傷和此須善變理之至於變理
陰陽以和天下直自此推之耳然非知未發之中者不能也
問妄念雖除如何先生曰凡無而爲有曰妄如妄言妄見妄
念皆是知其本無如夢既醒豈更逐夢昔與李漸庵先生嘗
論及此李曰諸妄塡胸何得言無余曰公試自覓之李默然
良久曰及根究之卻茫無朕兆何耶因悟曰古云三心丁不
可得者此也自此心地開明日有勝進故曰思盡還源性相
常住其如思之不盡何
問格物之說孰是先生曰石經大學致知在格物之下繼以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後續以物格而後知至則此一段分明是格物之傳不以大學解大學而自爲臆說儒者往往如此蓋物有本末即物知所先後即格物中間言本者凡四舉其所重可知已李善注文選運命論引詩頌篇云格量度之也若頌篇爲字說之祖唐時尙存

故寧得引之恐不必舍此更作他解

先生曰石經大學是魏正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行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喪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至唐定十三經注疏多妄爲改竄今人不見石經遂以唐爲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最穿鑿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頗陂字訾見明皇老子注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原無求於二字於所加也蓋其妄每每如此

問中庸鬼神之德先儒以爲造化之迹非祭祀之鬼神如何

先生曰夫子明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引詩神之格思以證非祭祀之鬼神如何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以爲精氣游魂其理甚微與中庸異是天下有二鬼神也向東宮進講同官以爲問余謂只據理敷衍章句之說不必從

先生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苟其言之益我固不以人廢也文子引老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今禮經有此言孔明言潛泊明志惰靜致遠儒者率稱之實出淮南子令知爲二子之言未必信從之矣

問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伊川嘗以問學者對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聞之曰吾雖未識先生而已識先生心或問之曰心中一毫不可留若有心樂道則

禮經有此言孔明言潛泊明志惰靜致遠儒者率稱之實出文子引老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今先生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苟其言之益我固不以人廢也據理敷衍章句之說不必從

問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伊川嘗以問學者對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聞之曰吾雖未識先生而已識先生心或問之曰心中一毫不可留若有心樂道則有所倚著世味固無足樂道德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也然則何謂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言之故曰不改其樂耳伊川之說得志完而益明文子有云能至於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與此可相發

問忘食忘憂注以未得已得解之是否先生曰昔人有一喻甚當如弈基者以必勝爲主即發憤忘食也精神不倦即樂以忘憂也連日達旦而不能止即不知老之將至也人之治生者亦然滿百望千滿千望萬憂之所在即其樂之所在樂之所在乃其死而後已之所在也故曰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吾輩學道還有此顏意否不可不猛省

問顏子從之末由何以未達一間先生曰程子謂到此地位後已吾輩學道還有此顏意否不可不猛省

問顏子從之末由何以未達一間先生曰程子謂到此地位

工夫尤難直是峻絕著力不得如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進此一步則上下四旁都無所倚入於空空之境矣蓋泰由絕頂之外有無見之見無得之得此孔顏安身立命處陽明先生之言如此

問象山先生嘗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至此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何謂也先生曰江漢濯言極淨秋陽暴言極乾本體乾淨善惡兩空無一毫拖泥帶水故曰皜皜乎不可尚已蓋意必固我既絕獨存本體兼本體亦是假名非實有所謂本體也此曾子爲夫子傳神語非深造自得者未易與於此也

問有謂學之門路復起疑情者意必未得其門耳先生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是門中所有未可自沮但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日用間有少執滯處少窒礙處總是習見之累徐徐滌除之當下了即當下徹大悟種色色剎剎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轉換之境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謂其粘帶遂難解脫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城答問

江甯焦　竑

新安之會從來已久歲必延耆儒鉅公以主之自甘泉東廓而下至今不絕癸卯劉生時中致李邑侯郡都諫之命走金陵謁吾師滄園先生而請焉時祝御石林先生官留垣力爲慫恿且命不肖棟奉杖屨以從先生乃慨然往新安心儀先生也久至則自蔫紳先生以至兒童牧豎四方之人莫不嚮集籍計之得二千有奇先生隨機指示言簡意盡一時聞者咸懽躍以爲得未嘗有如旅面歸如寐而覺如調饑而享太牢以此知性之相近而堯舜之皆可爲也先師性相近習相遠之語更覺渾然易云繼之者善繼之者善繼如子之繼父繩繩一脈然因子以見父則可謂子仰是父則不可善學者當自得之

先生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解云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此語最佳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亦此意性水也情波也波與則水溷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溷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憊其性先生曰吾人未能知性須默默參求古人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汪生曰此與何思何慮是一是二先生曰說到同歸一致處更何思慮今日之思正思此同歸一致處耳汪生曰識得同歸一致處思即無思先生曰然謝生曰先輩言無心之心乃正心也先生曰然觀有所恐懼有所好樂爲不得其正即知無心爲正心

仲晉曰心只在方寸間先生曰此血肉心非眞心也謝生曰渾身皆是心先生曰盈天地間皆心也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晦翁亦甚喜此語

程生渾之問克己復禮如何體認先生曰己與禮雖辨蓋我所獨者爲己是執己見而不能同人此非禮之禮也大抵動以天爲禮生於人爲己由中出者爲禮從外入者爲己異能克己則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入於孔子絕四之域矣

人心馳騖功利喪失其良心特提掇一善字以示之終不如先師性相近習相遠之語更覺渾然易云繼之者善繼如子之繼父繩繩一脈然因子以見父則可謂子仰是父則不可善學者當自得之

先生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解云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此語最佳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亦此意性水也情波也波與則水溷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溷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憊其性先生曰吾人未能知性須默默參求古人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汪生曰此與何思何慮是一是二先生曰說到同歸一致處更何思慮今日之思正思此同歸一致處耳汪生曰識得同歸一致處思即無思先生曰然謝生曰先輩言無心之心乃正心也先生曰然觀有所恐懼有所好樂爲不得其正即知無心爲正心

仲晉曰心只在方寸間先生曰此血肉心非眞心也謝生曰渾身皆是心先生曰盈天地間皆心也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晦翁亦甚喜此語

程生渾之問克己復禮如何體認先生曰己與禮雖辨蓋我所獨者爲己是執己見而不能同人此非禮之禮也大抵動以天爲禮生於人爲己由中出者爲禮從外入者爲己異能克己則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入於孔子絕四之域矣

吳生樗從曰先儒言堯舜之心至今在堯舜去今數千年心何先生曰論性之本體善亦無有何有於惡孟子爲戰國時

在何處先生曰心若不在汝此一問從何處來程生渾之曰
槩尉之心於今亦在否先生曰此心不爲榮存不爲槩亡然
二君所問皆是他人屋裏事須自識其眞心

吳密山年八十餘矣猶孳孳問學自言向訪羅近溪先生適
羅他往往從姑山累月求悟轉迷張斗陽云公胸中話頭太
多蔽卻聰明須靜數傾倒方可受教從其言後羅師指點因
得領悟久之以語王龍溪先生王曰汝此一悟亦須忘卻今
復數年矣不知當作何究竟先生曰將悟與忘一齊放下吳
蹴然

先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何等操持何等品格
然先師以爲不如求志達道者之難得何也汪生心聖曰前
憂循環不窮吾輩必於一物不立之先著眼令空空洞洞之
體了然現前情累夢夢自然無處安腳身不期修而修心不
著放情憂患恐擾哀矜忘懷好樂累之也此等情累膠膠擾
擾不正不修不正以不修身正心之功但言所以專言空也
大學不正言修身正心之功但言所以不正不修言空也大
學之其所則僻不僻則修有所則不正非有所則正如療目疾
翳去自明非去翳之外更有予明之藥也

李又問求放心先生曰如何爲放曰心非操存則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故謂之放先生曰心是活物如何操得此數語乃
先師形容心體之神妙非貴操而賤舍也然則如何爲放曰
迷而不覺則爲放如忿懥未生視即見聽即聞食即知味一
物動於外而好惡無節斯離乎中而愧繫於境斯時也物侵
吾舍而我反爲役動無非物矣動無非我則一動無非物則
亂故喜則毗陽怒則毗陰樂則陽溢哀則陰損至於喜怒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人只爲一身計若求志者是求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是
達萬物一體之道便覺大小不同先生曰然大學原欲明明
德於天下求志求此達道達此在一家欲明明德於一家在
一國欲明明德於天下堯舜之學以得位而行先師則不須名位不須等待處處皆明明德之
地處處皆學所謂賢於堯舜者正在此處

鄒賢庭都諫語及精一執中之義先生曰道心無聲臭無視
聞故曰微無偏倚無執著故曰中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物動於外而好惡無節斯離乎中而愧繫於境斯時也物侵
吾舍而我反爲役動無非物矣動無非我則一動無非物則
亂故喜則毗陽怒則毗陰樂則陽溢哀則陰損至於喜怒哀
迷而不覺則爲放如忿懥未生視即見聽即聞食即知味一

著於忿懥此等處皆茫然不知非放而何語云一廂起而都

天是大小利害

問白沙先生詩云求心依舊落迷途學要求心如何是迷先

生云此心自在求即是迷如人忘己之頭奔走號呼別求首

領勞人告以汝頭自在卻反拒而不信豈不可憫古人云飯

籮邊餓死漢大河邊渴死漢又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問佛氏言超生死儒門亦有此理否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先師未嘗不言

學者自不察耳或云知生死即超生死先生曰知是生死根

本然則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能超生死否先生曰百姓不

知卻要他知汝輩知得卻要不知問者有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鮑生問戒慎恐懼是求性命功夫否先生曰戒慎恐懼卽是

性命生躍然

鮑又問君子依乎中庸先生曰如嬰兒之未孩生有省

又問集義襲之辨先生曰從性體而出者爲集義依名理

而行者爲襲義

問養性先生曰毋害性爲養性問養生先生曰毋伐生爲養

生嘗讀素問云情計兩忘不爲謀府冥心一視勝負都捐故

心志保安合同於道又云恬惔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

安從來此古聖人之遺言知養性養生非二事也

程渾之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是孔門旋乾轉坤學問先生

曰先師言何事於仁言仁不可以事求在此心而已此心之

無動搖爲立此心之無窒礙爲達乃吾人本心如此所謂學

者不失其本心而已汪心聖曰中庸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卽是立達然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固著毫無滲漏

之謂少有滲漏難以言學先生曰然必精神歸併一路方能

達天德

問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義利學者一過此關多模糊過去先

生幸教之先生曰君子於義認得眞切纖毫曲折惟義是趨

雖有時跡涉於利而其中純是立人達人心腸無要求無顧

忌總以成其爲義而已小人自私自利正與君子相反昔人

以善惡問中峯中峯令其自言有以鞭笞怒罵爲惡忍而不

報爲善者有以操刃殺人爲惡順受而不動爲善者有以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怒貪得爲惡安舒靜默爲善者中峯曰此善惡之跡耳若論

其實凡起心動念但欲利人皆善也但欲利己皆惡也事或

利人雖怒詈擯斥皆善也事止利己雖安舒承順皆惡也義

利之辨即此可明余友袁了凡著書彎推此類具言之最當

參看

問知行難易先生曰吾人終日無不是行所欠者知耳故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惟其

不知將自己一副家珍置之不理卻依依然傍人口吻隨人

跟腳孟子所謂人役也豈丈夫所爲倘能回光反照瞥地一

下乃知卑足下足無非道場更向何處尋覓昔余與蕭司李

極言此理渠遂有省曰正如吾輩鞠獄只難在得情若打板

予有何難處時吳念慮在坐笑曰公未知打板子亦此知也
衆聞之躍然欣曰先生可謂打開寶藏盡數與人矣先生曰
此實人人有之中庸謂一費字正言終身用不盡終古用不
盡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此理現現成成故又謂之諱人能
反求如寶人驟還富家一旦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何樂如之
蓋此理不離人倫庶物能明而察之則信手拈來無非仁義
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著不察不免扶傍格式所謂行仁義
也彼雖不著不察道亦未嘗離之故曰不可須臾離非不可
離不能離耳一反起曰不可離一語親切簡易最宜體驗此
先生三字符也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堯夫詩云天心無改移知天地
之心常在自知復矣
張生覺之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昨已論及此須實心
體驗不在言說默坐久之先生曰易言剝復不剝焉能復今
人情欲意見牽纏不休何以復性人情易溺者莫如牀第故
言剝牀以足以辨以膚剝之又剝至於剝盾所謂吾喪我也
可剝的盡力剝去只到不可剝處眞實自見所謂碩果不食
也
邵都諫言人惟欲念難除先生曰此要知根本昔滕中丞問
顏頭陀如何得欲念消除顏不應再三問之曰如何能句得
除是得道當時余甚喜其言又問先生曰去欲則不能只有
一換法曰賢賢易色曰欲仁得仁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只將

吾欲移於賢也仁也明明德也何暇及其他昔蘇瑗爲清河
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出息常得守令爲徵斂累見瑗怫不
得言而返其徒問之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
論地上事以此觀之吾人立志高遠豈當逐念瞰除
黃華陽少參言顏子殁而聖人之學亡後世所傳是子貢多
聞多見一派學問非聖學也先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是孔子所自言豈非聖學孔子之博學於文正
以爲約禮之地蓋禮至約非博無以通之故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後學泛濫支離於身心一無干涉自是無
爲已之志故耳
查雲洲問日門應用不停當只是學問不得力先生曰公年
七十餘爲諸友作主營辦不倦何處不是工夫所以不自信
者只是未嘗見己故耳人以直下擬應見己爲難昔人云能
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亟於紳欽則列於食則形於尊彝食則簋豆升車則揔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能見己者無適而不當
吳生用賓問孟子論養氣此孔子所未言先生曰孟子提出
氣之一字最妙聖賢言心言性名目已多無奈學者以意見
承接都不濟事若氣則一毫情識參雜不得老子言專氣致
柔莊子言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氣氣也者虛而應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人能純守
此氣便是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問孔子言爲己與楊氏爲我何別先生曰楊墨皆是學聖人之人未可輕看今觀孔孟爲己愛人亦豈能加於楊墨其所以異者只多一取字取者心有所欲也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我所固有若以爲重而願欲之則在彼矣無取則物物皆眞有取則雖眞亦假況大海皆水而取一漚則一漚之外虛廢矣百體皆我而取一毛則一毛之外虛廢矣百也然孟子豈徒與楊墨辨哉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不可取不取則無啐揉之心而心正矣曰五霸假之使人知道不可假不假則無欲漢之心而心正矣故曰孟子有功於聖門

汪生乘之問旣云道不可離又云誰能弘不由戶何莫由斯戶誰人不由此道

金生伯祥問大傳言心體何思何慮又言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旣言擬議安得無思慮耶先生曰識得何思何慮之體終日擬議儘不妨

又問吾輩在會時妄念不起離卻此會不免復生如何先生曰誰教汝離卻古人云以友輔仁如輔車相依離之即寸步難行西域利君言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當

陳生所獻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生曰此聖賢最喫緊之言中庸於此特異其詞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所重可知已程門自明道至延平以此傳爲學脈此處信得及所謂但得本莫愁末何事不了古人言不思善不思惡恁麼時是本來面目即此意也問生每日亦有不思善不思惡時如何先生曰此本命元辰能不失此即謂之執中余嘗言意必固我既無之後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最當體會

先生曰易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此中爲正位人於晝而無思夜而無夢時最可體驗得此權柄入手則超形越數外無繫而中得止所謂思不出其位也

問古有常惺惺法今當依此用功耶抑不必耶先生曰原自惺惺不是做出惺惺原無惺惺不必耶既知是夢管他做甚問夢寐紛紜不得當一卻如何先生曰既知是夢管他做甚歷昔一童子夢中得僧醒來索之不得呱呱而泣見者豈不失笑大眾粲然

問止至善是無善無惡之善求知是否先生曰明明德已是悟無善無惡之體止至善又以此解之是疊牀架屋之言決無此理只以大學解大學便自明白至善是絕好處所止是安頓之意如邦畿千里是百姓安頓至善處邱隅是黃鳥安頓至善處仁孝敬慈信是學者安頓至善處悟後之人安身立命得此歸宿方是好結果近世一種談無說禪者一知半解自謂透脫至其立身行已一無可觀畢竟何益此正小人而無忌憚者先師有言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又言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語意痛切可爲深省

問師冤見一章先生曰聖人平日以道體直截示人莫蹤此章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因有此一問遂直示之曰道也及階道也及席道也坐道也與之言階言席言某在斯某在斯皆道也子張之問聖人之答無非道也是道也人人有之人行之人人不自知不自信向外尋求愈遠愈迷愈難愈悖陽明先生詩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此之謂也

記得大戴禮中公語孔子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呼捨其色曰嘻公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楊敬仲謂自有載籍以來未有發明大道平易明白如此者正與此章同

問孔子聞一貫之道如何以忠恕當之先生曰忠恕是門人日所服習但習而不察以爲此外更有道也曾子悟後直舉

此示之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然非憤悱之人驟而語之眞成說夢余友邵敬吾齋中閒步聞論此不覺洞然因曰此非玄語即云夫子之道舉足而已矣也得夫子之道揮扇而已矣也得衆有省

問耳順先生曰吾人只爲分別心重聞人之言便有順逆先師到六十時是非分別之心消融已盡其於聽言如月之臨池聞之過樹順倘無有何況於逆此聖人化境未易以思議測也

先生曰余友李沖漪嘗言不知而作即詩所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上等事聖人遜而不居只以多聞多見擇而識之自處雖曰知之次然其所謂知者正知此不知者耳實非有

二學也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

問學貴冥於不知知者人所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觀其自謂無知可見先生曰學道門中難著分別纔有所偏便成窠臼余友王二峯嘗論此章若曰以吾爲有知乎哉抑無知也耶有無雙遣獨持一空空之心以應鄙夫此所以爲聖人

問先天後天先生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一落思爲便是後天境界昔一僧雪中下山失足將墮得伽藍神以手託之因大愧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故知此向上一著是鬼神覷不破之機生死不相干之路

問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何以爲中庸先生曰君子知率性之爲道而修之故無時而不中小人率性而已自以爲中庸而無復忌憚此正如近世之談無礙禪者

先生曰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謂善爲性則可謂性爲善則

問尊德性先生曰人之德性廣大高明纔有纖毫便覺不相似此之謂自褻非尊德性也

先生曰大學中庸皆從禮記中摘出雖不數數言禮其實皆禮之體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言道之統體其實在禮儀威儀上見得故功夫至精至大總歸於敦厚以崇禮而已孔門

問顏子爲好學然舍博文約禮便無學問

先生曰今人縈緣心熟非湊泊一事無過活處象山先生比

之猢猻失卻樹良然又嘗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問儒釋同異先生曰內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豈復有加然其教自是異方之俗決不可施於中國蘇子由有言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不可一日無禮法知禮法而不知道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儒者但當以是極經世超數越形而反一無跡何至甘爲無用之學哉

金陵最書 蔣氏校印

明德堂答問

汪宿焦　城

萬厤丁酉予受學於復所楊師師謂予曰先師子羅子之特至金陵也稔知焦子翰侯具大力異日必弘斯道也予於是景仰焦先生若山斗然迺先生官翰苑侍講東宮講見無緜歲戊戌先生翩然南歸予獲聞緒論如飲甘露比載法海紀聞中癸卯秋予郡以歲會敦請先生先生不遽而移臨之因得侍側者浹旬日先生發揮朗暢諸友各厭所聞以去且爲紀錄以傳矣丙午諸友復會金陵就子羅子之舟廼所見面就正焉先生精神煥發視疇昔更倍聞

者歡喜踊躍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盡也予追憶楊師所云弘道語可謂不虛而子羅子臨之在上又不知其樂當何如矣友人程渾之氏謂聞先生教宜識不忘而以屬予乃爲述其什一如此且以請裁於先生云

萬厤丙午秋新安晚學佘永甯謹書

問學以明明德爲宗然堯之克明德還有優劣否先生曰克明峻德即是克明德有何優劣隨又曰此明德且莫推在堯文身上吾人當下原自具足堯文不增吾人不減只今大家當商量明德卻如何明這便是功夫友問何以明之先生曰明德本明自家莫作障礙問曰吾人本與堯舜文王一般卻不肯直下承當何也先生曰總是未開眼故顏淵陋巷簞人子耳卻敢與古帝王作對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非勉强之言緣他一眼看破便能毅然承當今學道者須如顏子具眼始得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仁即我我即仁雖欲違之而不得也顏子潛心日久信得通身是仁一日如是三月不違仁其餘有信有不信信不及者仁自仁我是故曰三月不違仁其實仁未嘗違也孔子曰回也三月不違自我仁自此違矣其實仁未嘗違也孔子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古之論者必以三月爲節其不謀而同如此

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先生曰此說大可參看仁者人也君子去仁惡乎成人仁也者不可須臾去也終食之間仁體具足慈湖先生言即此舉飭之間皆仁也豈惟終食即造次顛沛何莫非仁於此信得及君子事畢若以爲功夫施於終食已難況造次顛沛倏然而至譬之迅雷不及掩耳卻於何處著力以此知君子無造次顛沛違仁者仁原無造次顛沛違君子也故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問信不及者將奈何先生曰此事全在乎智信不及者智不及也孔子云智及之慧眼一開自能徹始徹終一得永得顏子撑中庸正是智及之此其所以服膺弗失

先生曰信者實有諸己之謂吾人果能信得及則實有諸己矣此信一眞美大聖神相因而至信如舉子登第出身美大聖神則累資而升自階極品未信而希聖神如未出身而覬

高位此必不得之曰也所以一信最難

問曰心性還有分別否先生曰心性原無分別然既有此二字要說分別亦得古人謂性如水心如波又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先生曰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可見欲知性者須自盡其心講問諸君此心如何而盡眾默然一友啟曰敢謂先生大爲開示先生曰一切種種心一時頓盡心無其心性體自現然則何謂存心養性先生曰常常如是盡心便是存養眾皆躍然先生曰學道人不可當面錯過須要當體受用方好

宋朱希眞作東方智士說甚佳大意謂有富人家業極饒所蓄甚備一日遠遊思得一能者總持之因託諸東方智士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吾家藏備矣君爲我守任君享用不妨智士領諾富人行智士縱觀其家無不滿意惟廁卑不稱輒新之反復經營踰年未畢而富人還矣問智士大享用否對曰君家所物甚都奈何廁不稱乎吾故盡力新之功未告成詎期君至富人笑曰君智士也吾以種種待君君自不享用而祇營廁爲噬世之談學者莫不曰予智然萬物備而不自樂祇以播弄精魂此則東方士之營廁者也在坐皆竦然

一友問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此何說也先生曰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此郤不容他做聖人的來也其友語塞先生曰舉此爲人爵聖人由己故曰良貴由人甚難由己甚易易者不爲果宛然念而無念眞性湛然此內典語也匪特內典舜無爲而治禹行其所無事即是此理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古之聖人皆以無爲法學者未窺此義多于有處尋求所以失之故云但願空諸所有愼無實諸所無

問誠先生曰誠者天之道也繼著思勉便不得友曰然則曷謂擇善固執先生曰天道本誠求其誠者而誠之便是擇善本無執執而無執便是固執其友有省

問曰學問重知知之不得將奈何先生曰知之爲知之不知不知知是誰不知又是誰都是知有甚麼不得其友豁然問爲學功夫先生曰要立志友曰立何志先生曰立必爲聖人之志聖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吾亦欲明明德于天下如此發願方是立聖人之志此志一眞一切是非毀譽都不在念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不可奪見志眞匹夫而爲百世師見志立其友起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與物同體之義某既知之矣然遇人有不是處不能不怒一體之義安在先生曰此須用功夫昔羅先生語一友云子之面貌嚴冷何以接人友曰面貌自天生豈可改移先生曰夫子不云色思溫乎其人聞之忿心不覺釋然先生之善誨人如此

一友曰昨見應舉友人謂某年高冒暑來此何爲予詰之曰兄冒暑來此何爲曰爲應舉予曰兄欲做舉人尚爾冒暑來此郤不容他做聖人的來也其友語塞先生曰舉人爵聖人由己故曰良貴由人甚難由己甚易易者不爲而難者爭爲之未之思耳雖然舉人信得過便是聖人聖人亦不妨中舉人也只要大處明耳

先生曰予門人陳九經鹽城高士也耿師校士江北首拔之重其行誼歲大比禮聘應試陳至期遲延不入予怪而問之對曰某家世譙彀敦厚自叔斗南登高第家風遂衰此非吾叔意人心不一憑藉恣肆有浸漬而不自覺者有識方爲抱恨某不敏敢助其瀾而揚其波耶聞者無不歎服此雖非通論然今人未易有此卓見也

先生曰昔徐公九思令句容將下車聞吏民以爺呼之悚然思曰民以我爲爺我不以民爲子非民父母也奈何靦然居民上乎遂矢志以循良自勵見後園隙地募民闢之壅土鑿池畜養種植市牛載所蓄漸裕上司供具悉取辦于園中更時出所有以賑貧乏嘗晝榻於壁題曰爲民父母不可不知與不屑也是他不受爾汝不忘溝壑皆是他築着墟着何處處皆是不但見孺子是他啼爾而與不受也是他蹴爾而與乃知此心然不過此心之一端耳人能因此一端隨在體驗乃知此心如乍見孺子入井便現出來那曾有內交要譽惡其聲等事識眞心直以其易知者指箇端倪若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用問如何是端如何是知皆擴而充之先生曰孟子爲人不得知皆擴而充之矣若不眞眞知得只成一句死語定復何所不有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我實備之我不能受用卻逐逐然向外尋求此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果能回光反照弊地一下見得現現成成原無虧欠是大小快活放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問曰大人之學聞者自謂已明矣然往往見其多過眾何也

先生曰還是未明明此者應自分曉君子自是時中小人則時出所有以賑貧乏嘗晝榻於壁題曰爲民父母不可不知不是所謂皆擴而充之也大眾躍然

先生曰孟子示人極是簡易如說人皆可以爲堯舜如何見得只看徐行後長者便是弟疾行先長者便是不弟徐行有何難堯舜雖聖人遇長者也只這等徐行豈別有奇特人人可徐行人人可孝弟便人人可爲堯舜堯舜豈難爲哉

先生曰今人勞勞攘攘似件件都欠缺的一般豈知性中無所不有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我實備之我不能受用卻逐逐然向外尋求此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果能回光反照弊地一下見得現現成成原無虧欠是大小快活放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問曰大人之學聞者自謂已明矣然往往見其多過眾何也

先生曰還是未明明此者應自分曉君子自是時中小人則

飲水冷煖自知

問求仁先生曰仁無不在不可執一求之然卻不在遠即其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已先生笑曰禮在何處約歸何處如魚

無忌憚關尹子不云乎道雖虎變事則緜行道雖絲紛事則
棻布
先生曰近於五更睡醒時覺萬籟俱寂獨此知在耳因思萬
形有遷改而此知不滅即楞嚴波斯匿王論見恆河性也乃
或流浪轉徙自失其本心豈不哀哉
先生曰近來有莊子有數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
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蓋道之渾淪無所不統又
須有分辨始得蒙莊世稱曠達者其言猶酌乃爾
先生曰韓退之言浮屠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
其於世游乎無所者審爾則顏氏之境界也願以爲非而排
之其顛倒乃爾退之所見不逮李習之復性書以齊戒其心
良知間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撥爲功甚大故陽明門人
禮非聖人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稱立朝無異節何也安於禮也矯者始出於禮而爲異出於
先生曰心齋先生以修身爲格物故其學獨重立本是時談
大氏爲儒佛辨者如童子與鄰人之子各詫其家之月曰爾
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爾我天無二月
問仲尼不爲已甚何也先生曰聖人事親無異行居鄉無異
友問佛氏之道與吾道不同於何處分別先生曰道是吾自
有之物只煩宣尼與跖蹻道破耳非聖人一道佛又一道也
志塗之人皆師也
先生曰近於五更睡醒時覺萬籟俱寂獨此知在耳因思萬
形有遷改而此知不滅即楞嚴波斯匿王論見恆河性也乃
或流浪轉徙自失其本心豈不哀哉
先生曰近來有莊子有數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
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蓋道之渾淪無所不統又
須有分辨始得蒙莊世稱曠達者其言猶酌乃爾
先生曰韓退之言浮屠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
其於世游乎無所者審爾則顏氏之境界也願以爲非而排
之其顛倒乃爾退之所見不逮李習之復性書以齊戒其心
良知間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撥爲功甚大故陽明門人
禮非聖人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稱立朝無異節何也安於禮也矯者始出於禮而爲異出於
先生曰心齋先生以修身爲格物故其學獨重立本是時談
大氏爲儒佛辨者如童子與鄰人之子各詫其家之月曰爾
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爾我天無二月
問仲尼不爲已甚何也先生曰聖人事親無異行居鄉無異
友問佛氏之道與吾道不同於何處分別先生曰道是吾自
有之物只煩宣尼與跖蹻道破耳非聖人一道佛又一道也
志塗之人皆師也
先生曰近於五更睡醒時覺萬籟俱寂獨此知在耳因思萬
形有遷改而此知不滅即楞嚴波斯匿王論見恆河性也乃
或流浪轉徙自失其本心豈不哀哉
先生曰近來有莊子有數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
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蓋道之渾淪無所不統又
須有分辨始得蒙莊世稱曠達者其言猶酌乃爾
先生曰韓退之言浮屠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
其於世游乎無所者審爾則顏氏之境界也願以爲非而排
之其顛倒乃爾退之所見不逮李習之復性書以齊戒其心
良知間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撥爲功甚大故陽明門人
禮非聖人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稱立朝無異節何也安於禮也矯者始出於禮而爲異出於
先生曰心齋先生以修身爲格物故其學獨重立本是時談
大氏爲儒佛辨者如童子與鄰人之子各詫其家之月曰爾
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爾我天無二月
問仲尼不爲已甚何也先生曰聖人事親無異行居鄉無異
友問佛氏之道與吾道不同於何處分別先生曰道是吾自
有之物只煩宣尼與跖蹻道破耳非聖人一道佛又一道也
志塗之人皆師也
先生曰近於五更睡醒時覺萬籟俱寂獨此知在耳因思萬
形有遷改而此知不滅即楞嚴波斯匿王論見恆河性也乃
或流浪轉徙自失其本心豈不哀哉
先生曰近來有莊子有數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
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蓋道之渾淪無所不統又
須有分辨始得蒙莊世稱曠達者其言猶酌乃爾
先生曰韓退之言浮屠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
其於世游乎無所者審爾則顏氏之境界也願以爲非而排
之其顛倒乃爾退之所見不逮李習之復性書以齊戒其心
良知間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撥爲功甚大故陽明門人
禮非聖人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稱立朝無異節何也安於禮也矯者始出於禮而爲異出於
先生曰心齋先生以修身爲格物故其學獨重立本是時談
大氏爲儒佛辨者如童子與鄰人之子各詫其家之月曰爾
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爾我天無二月
問仲尼不爲已甚何也先生曰聖人事親無異行居鄉無異
友問佛氏之道與吾道不同於何處分別先生曰道是吾自
有之物只煩宣尼與跖蹻道破耳非聖人一道佛又一道也
志塗之人皆師也

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
見面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等議論近世儒者未有也習之
作此書年二十九自言志於道者四年蓋其潛心久矣
問鄉原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同流合汙以媚小人所以見惡
於聖人先生曰君子小人決無兼悅之理李漸庵先生言真
忠信廉潔非具眼者不知而其似者常足以動俗鄉原居之
已任其氣魄力量又非兩湖所可及泰州更有樵者朱樂齋
光信陶者韓樂吾貞事行見耿師所爲傳中皆奇士也
先生曰古人論學道功夫亦已詳盡若非反求諸心出入口
耳間定復何益漸庵先生言呂涇野馬谿田皆過吳孝廉於
塗聞其康齋弟子也禮致之問以危微精一之義孝廉請二
公各舉舊聞以對孝廉不謂善也欸曰如何迺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體驗覓無他言而別二公頗挫之意其無有也後數年巡撫延綏田修通志於省城方諸生分撰馬獨居山寺靜默中倏然悟曰此吳先生所謂體驗者耶馬自此即若有得緐此觀之人於優優中誤卻一生者多矣

金陵叢書 兩氏校刊

澹園續集

金陵焦先生著有澹園集往者侍御黃公請梓之以公宇內宗以及文章之事則五六年澹園所哀又已侈矣因請併廣之而以其意竊質於先生蓋理學極盛於宋當乾道淳熙間則朱陸兩先生相爲羽翼顧以無極之辨偶成異趣而解者遂借中庸之語以文之謂德性問學各有傳宗夫性學而有兩宗哉傳曰文以足志以足言吾夫子言性矣焉不學也文章固問學事而世之言者何其末也自義軒以迄今傳授歷籍其精神心思相沿開發較如一日至於抉精剔微繙經叙史以逮記述傳疏捭闔勁推類人事騙使草木有緊於心即發於辭既以道其一時不可已之衷而後之人亦從而得其用心之所極則文之爲也不佞勵嘗疑之諮以其事則雖負奇豪宕者亦各極其才之所就而望門文學乃不得兼德行語以其體則雖苦心肆力者亦能工一事而詩如李杜顧不能兼敘記即有能者又願焉而不合於道若是乎深不可窮而其薄而不語者亦未遊其藩而窺其至也天命之謂性也經綸天地之謂才也苟有才不合於本如史氏所譏違道誰眾固宜談道者薄不爲矣若夫天之所命從寂起知感明圓瑩無所不合無所不兼方將扶四景以麗空曠而照莫窮焉以之爲經綸天地以之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無以異也何必有才名而亦何必處於不才夫先生則以知性立教

者也面不輟典學故綜覽之富考核之詳當世之精博未有兩焉面先生亦用此窮年少面習之晚面不厭複非門如公超之成市即其言如孔緒之吹枯先生之於古今會而人已化矣面乃臨其興會發爲文章渾厚峻肆如洞岳滄海不可涯涘即降爲六朝唐宋語無不窮工極變才士刻楮而不逮者先生弄丸面有餘蓋自我明制科來有其過不必見乎性見乎性不必優乎才求其道則合面體則兼如先生者尤未有兩焉面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參徹於所謂靈明圓瑩者自信面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足多乎則嘗喻諸莊生庖之刃解曰官知止也乃程曼氏亦以山河大地之象指其語於妙明面衰於靈覺彼誠異教然面窺見樞牙者吾儒未至命立命亡不終始乎身心性情默面存之不言面躬行之古今之際面有概于文之所由始也古之聖賢其知天事天夫安所藉文爲凡文之設以爲人也開道術鑄鼎振豪文爲人戶牖紀功頌烈旗裹標行文爲人徵識矯枉揉曲砭愚訂頑文爲人礪砥代言鑿筆出綸布憲文爲人簡錄謀事斷義建法慮方文爲人裁帛綜其實有三端有朝家之文有大憝之文有大臣之文其被于人也亦有三端當物者使人油然以思若潤于脊澤入心者使人惕然以動若中于肌骨切用者使人俛拾仰取若程材于鄧林面徵寶于春山也微斯數者雖復摛藻華繁飛辯雲涌猶之乎文士之文刻脂鏤冰而已以彼算計見效高者使人說情思慮耳目無所能益于德利于行濟于事也又況有使人指于德咈于行廢于事者哉夫大臣之文伊傅周召其至也朝家之文自漢以來典則

吾師濟園先生舅自早歲則以道德經術標表海內鉅儒宿學北面入宗餘言緒論流傳人間亡不視爲冠冕舟航突洎登朝列珥筆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大篇奇麗雄富暨臥東山休息乎滄林藝圃遠近宗挹履滿限穿答問更繁述作尤盛于是侍御今大京兆黃公梓其集行世世既人人頌述之越五載復有玆集則憲使金公命其屬朱君汝鰲刻之當塗以嘉惠來學者也刻成以序屬諸小子啟小子啟無似用研削薄伎受知於先生爲深自惟淺陋無所窺於文章第嘗通觀古今之際而有概于文之所由始也古之聖賢其知天事天至命立命亡不終始乎身心性情默而存之不言而躬行之

遷固通則賈太傅陸敬輿大儒之文延于江都振于仲淹酷于伯淳此數君子者趣操事用悉不類其各有所益于世不爲文士之文則一也顧猶未得兼長備美以爲恨然其能兼長而備美者近世見陽明氏焉予今見先生蓋先生之文于理學家言則備矣身爲國史未獲裁成帝墳金馬石渠之間未及于政諸所詮次肇記斯亦紹明世繼春秋敷讚熙新之端灼然可見者也即所論撰經籍志若諸藏史何渠非我明一代文獻足徵而襲昔臨軒大對醋乎其酷視之洋洋漢廷者何如哉夫方陽明于遷固以下諸君子若同若異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弗敢知也以先生之文絜之陽明若同若異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亦弗敢知也所知者兩先生之兼長備美讀其文而有能益于德利于行濟于事則一而已世之言文者以爲文不必爲世用麒麟鳳凰不與雞犬並夫雞犬之爲用則小矣不有潛躍隨時不棲朝而雨天下者龍乎探之靡所不藏施之靡所不應左之宜之右之有之若先生者斯亦文章之龍早服重積爲初之潛中而曜淵進退之間耶主上眷惟求舊方且虛席泰階居先生于玉鉉大斗之間燮和翼贊殆將進而爲伊傅周召之文是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乎余小子敬拭目以竢之萬厤辛亥春王正月翰林院檢討門生吳淞徐光啟撰

焦氏濟園續集目錄
卷一 序
伏羲圖贊序
刻兩蘇經解序
刻蘇長公外集序
古史序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刻小學序
小學衍義序
程子序
鄧潛谷先生經釋序
梁端肅公奏議序
穆玄庵先生集序
王順渠先生集序
戴司成集序
清閟閣遺稿序
劉選部集序
雲東拾草序
卷二 序
祝氏族譜序
延陵吳氏通譜序
崇德錄序
刻晉遊草序
使楚集序
三秀亭詩草序
重暉堂集序
秦淮臥雪卷序
江月軒集序
竹浪齋詩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文堅列祖序
師資譜統序
天都載序
六書本義序
琴瑟合奏譜序
聖賢齋集驗方序
華嚴新論序
崇德錄序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神交館集序
續刻兩蘇經解序
卷三 序
送翁郡侯周埜之撫州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郡伯愷衷黃公考績序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序
賀大郡伯滕江余公考最序
題陽獻之序
賀汎君鳳岡舉明經序
壬封翁八十壽序
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壽戈夫人九十序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壽金母六十序
張梅友翁壽譜詩序
易纂言序
山原羅氏族譜序
藝海彼沙序
刻子山古史序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晏氏家譜序
大秩宗尊師忠銘王公集序

蕭氏校印 金陵叢書

賀大司成恬菴胡公晉南少宰序
卷四 碑記
溧陽伍相國廟碑
常國府重修廟學記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天臺先生書院記
桐川會館記
陵陽會館記
天目書院記
直指雲蛟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和州新建橋壩記
式好堂記
五岳園記
樓霞寺修造記
嘉善寺蒼雲崖記
遂有亭記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明道書院重修記
陽明先生祠堂記
聊殊寺悟經臺記

蕭氏校印 金陵叢書

卷五　書

答顧中丞

答沈龍翁閣學

答趙侍御

答于宗伯

又

答任給諫

答楊侍御

與茅旬容

答茅孝若

與王醴陵

與蘇眉源

答臧學使

答臧兵使

答薛鴻臚

答王中丞

答許繩齋

奉王忠銘座師

答金甯國

答黃少參

答王兵部仔肩

孫氏校印　金陵叢書

答管東溟

與金思聲

答俞定所

與金觀察

又

答張伯起

答王仔肩

答蘇撫州

答朱鬱儀

答余常吉

又

答程涅之

答羅給諫

又

答汪仲嘉

答馮少墟侍御

卷六　啟

何氏婚書

答史參政啟

與黃按院啟

答金侍御啟

卷七　帳詞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贈大都督王公總戎東粵帳詞
卷八　贊　頌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少傅許先生像贊
太宰見臺曾公像贊
余幼峰先生像贊
程滄如像贊
王西室像贊
卞孝廉像贊
季徐子眞贊
李龍眠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劉母項碩人貞壽頌 有序
誰園頌并引
程子止像贊
卷九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節先生手帖
題四子會解
書荊川先生傳後
題陳氏手澤二卷
題方輿勝畧
題雁蕩圖經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題曲江集
書畫墁錄
書品茶要錄
書香廛集
書愧郯錄
書蜀檮杌
題養生論言
書謝司直所藏名賢墨跡後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題問馬集
題諸王帖
書吳德基千字帖
題李龍眠星官圖
題宋人傳燈圖
書洛陽伽藍記後
書方林宗墨
題吳儀部陽羨山圖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題幽明錄
題稽神錄
書缶鳴稿
書黃庭內景經後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乙九 灌園續目錄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書趙松雪秋興賦
題沈啓南秋江待渡圖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題錦研齋集
書凝香劑墨
書烏玉玦墨
題寄心集
題尚書疏衍
題雙節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十 傳
南城蕭氏世傳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丁別駕傳
金光祿傳
郡孝子傳
參岳彭公傳
參議黃公傳
參知李公傳
洛南公傳
林氏二節傳
孝節余母方氏傳
周孝子傳
江覺卿傳
朱方伯傳
湖廣永州馬推官郭公暨配豐孺人傳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孺人鄭母鮑氏傳
陳木山公小傳
楊孺人小傳
汪君民望傳
鄭安人傳
劉君東孝廉傳
卷十一 神道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
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神道碑
卷十二 墓表
贈南京吏科給事中南州祝公墓表
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四
川邛州白鶴驛驛丞趙公墓表
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和齋崔翁暨安人李氏胡氏墓

乙九 澹園續目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表
贈奉政大夫和州知州謝公暨元配黃宜人墓表
陳翁以約暨配吳碩人墓表
太學錢君懋穀墓表
田南郡翁墓表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贈孺人呂室趙氏墓表
明奉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瑕田林公暨配
卷十三　墓志銘
令人詹室葉氏墓表
黃宜人墓表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葬墓志銘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余公墓志銘
太學生劉君敬止墓志銘
福建甯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墓志銘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贈南京旅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孺人墓志銘
太學次嶽汪君墓志銘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封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朱公泰初墓志銘
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銘
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懷
野田公墓志銘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皐胡公墓志銘
汪君仲嘉墓志銘
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
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元配淑人朱氏墓志銘
卷十四　墓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孺人汪氏合
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銘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市墓志銘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村王公墓志銘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
懷泉許隱君墓志銘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碩人合葬墓志銘
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
孝簡程室吳碩人墓志銘

卷十五　墓志銘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方公元配洪氏墓志銘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孺人沈氏墓志銘
贈孺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封安人翁室冷氏墓志銘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台劉公元配淑人錢氏墓志銘
廣西全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孺人墓志銘
江母鍾孺人墓志銘
陳孺人墓碣銘
贈太孺人李母趙氏墓志銘
南京尚寶司卿石林祝公墓志銘
焦室朱趙兩安人遷葬墓碣銘
卷十六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埜泉楊公行狀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徽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荊石王先生行狀
卷十七　哀辭
王太史哀辭
卷十八　祭文　祝文
祭少司馬耿公文
祭王倚山文
祭漆清軒文
祭程別駕文
祭余封君文
祭汪孺人文
祭陶司成文
祭王荊翁殿學文
祭高別駕文
名宦祠祝文
鄉賢祠祝文
衡府紀善周公祝文
鄒介夫先生祠祝文
黃侍中祠祝文
耿師新祠成告文
楊道南先生入祠告文二首
祭少京兆黃雲蛟文
祭劉君東孝廉文
卷十九　四言古詩

金陵叢書　丙氏校印

答季立先生十二章章六句
卷二十　五言古詩
除草
賦得鳳凰臺
恭詶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送區用孺使淮府便還廣州
贈賴士直
贈汪三江
題先師殿前槍
題先師詩樓槍
題子貢手植楷
奉同黃鄭二工部高民部遊城北諸山賦得三首
卷二十一　七言古詩
長歌行送羅生尚德北上
莊竹坡七十詩
吳君生日贈以酒作歌侑之
題黃山煙樹圖爲邵果齋內人壽
題先師手植槍
分得洪藥池賡王子美丈八十
題受公石上看雲圖
踐雪堂詩一首有引
卷二十二　五言律詩
送王行市還黃州
挽韋生堯臣
羅生挽詩
銀翁齋中各賦一物分得謨玄玉壺
劉節婦
齊王孫挽詩
送劉玉阿謁湖州先莊襲新嗣二首
送公露奉母之南曹二首
贈別二首
齊王孫圖餞別惟禮二首
送劉宗魯還西昌兼柬尊人君東先生二首
卷二十三　五言排律
送黃博士宗商謫江夏
贈符卿徐君奉使鄂藩二十韻
送林齊伯奉使便歸莆陽覲省
卞孺人六十
許愼泉六十詩十韻
喻職方尊人偕壽詩
輓楊封君
余學士八十得子客以詩賀之余亦嗣響
壽鄒南皐先生二十八韻
壽參岳何公露二十韻

題南山精舍爲黃給諫賦
卷二十四　七言律詩
初還退園作
送秦後儀還江陵
吉祥寺桃花園一首
楊鉌師恩例冠帶
題李公子喬松園稱壽尊君臨淮侯
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
潘去華弟隨兄之都生日贈一首
項烈女
朱鳳岡翁恩例冠帶
送王計部視學河南便歸姑蘇二首
送魯幼齊之龍遊
范叟
送譚中丞撫蜀便歸覲省
壽林君
別朱平涵宮諭二首
潘懋德生日同友人數輩觴之余賦一詩
方思川五十
余司成八十
王與竹方伯七十
顧體蕃兵備七十

贈汪生
送馬荅麓參岳之貴竹
送張博士還安陽
鶴塘郡伯治最當徵兩台從士民之後欲爲請於朝得留久任聞者喜而賦之余亦繼作
李蘭溪六十
送曹能始
題李氏古勝園
送彭景從
和謝比部何園懸燈賞牡丹四首
金少源生日
乙丸　滇園續日錄　十八
贈金少源
江月軒爲石民部賦
贈吳弘宇
送李叔操歸上黨
贈永慶僧
贈何公露
張少參六十
壽楊默菴七十
壽楊慎齋六十
陳未齋年兄八十
壽郊山楊翁八十

送沈鳳岡之高郵
題董望峰行春圖
劉句容母夫人八十
王碩人壽章
題羅月軒鴛陳靈卿題
喬世昌給諫過訪有作二首
壽朱襟湖六十
李氏山園作
贈李公子
徐園賞頻婆花
壽吳庸卿

贈凌森璧戶部璧還永川
贈凌亭倩
李封君壽詩
潘懋功總兵六十
送董考功歸省
卷二十五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毗山園雜詠二十首
棍友人閔壽卿像思企不足以四詩爲頌
卷二十六 七言絕句
寄潘朝言
宮詞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羅震谷七十二首
贈那供奉二首
仙翁贈言乘索玄暢樓勝賦答二首
絕句
送祖心說經山陽二首
夏日
卷二十七 詩餘
詩餘九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序

江甯焦　竑

伏羲圖贊序

易始庖羲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圍顧夏殷以象數爲宗無言說可尋周易則文王孔子推明圖之旨趣詳哉其言之也乃昧者泝流忘源至日遠於圖而不知甚者取圖圖而矩之析之爲八爲六十四紛紛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極也太極一圖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摹寫羲

圖奚啻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爲陰陽四象爲五行爲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畧而不言何與豈其引而不發以待人之自悟與周子之圖本爲易設觀圖說及易通可見而語焉不詳至今學者謂周自爲圖與庖羲絕不相涉亦已謬矣陳子一齋尚友古今潛心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道也乃創爲此圖不必奇之稱之離且析之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相通而來以爲固然則前此未有以爲聽見又何其愜於人心而不可更啓之如此也觀圖贊與易問反復數千言靡非發抒聖眞折衷衆說大率規方以爲圓融異而歸一拂有以取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學至矣竊謂易自太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

刻兩蘇經解序

余髫年讀書伯兄授之程課即以經學爲務於古註疏有聞

必購讀聞宋兩蘇氏分釋經子甚慕之未獲也嗣冠得子由老子解奇之尋於荆溪唐中丞得子瞻易書二解己丑檢中秘書始獲論孟拾遺壬辰奉使大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詩與春秋解丁酉侍御畢公裒而刻之而子瞻論語解卒帙不傳刻成而予爲之序序曰六經者先儒以爲載道之文也而文之致極於經何也世無舍道而能爲文者也無論言必稱先王學必窺原本即巧如承蜩捷如轉丸甘苦徐疾如斲輪運斤亦必有進於技者技豈能自神哉技進於道道載於經而謂舍經術而能文是舍泉而能水舍燧而能火舍日月而能明無是理也兩蘇氏以絕人之資剖心經術沈浸涵泳之餘妙契其微旨若見夫六通四辟無之而非是者故發之

二子之文又不知二子有進於文者故也畢公視師府本江西本而已頃學者崇尚精麤瀛海間簡燕趙之雋而造之而兼刻是書以行豈第使燕趙多文士乎余意通經學古以紹明先生之道必是編爲隘矣矣

刻蘇長公外集序

蘇長公集行世者有洪熙御府本江西本而已頃學者崇尚蘇學梓行寖多或亂以他人之作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颺風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至和陶擬古九首大悲閣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倡和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王鍾謂是其父作四六話備載其文與公集小異耳此或子瞻所潤色非盡出其手也大率紀次無倫眞贋相雜如此類往往有之蓋長公之存嘗歎息於此矣最後得外集讀之多前所未載既無舛誤而卷帙有序如題一部遊行詩文壽塋等以類相從而盡去志林仇池筆記之目最爲精覈其本傳自秘閣世所罕覩侍御康公以藩使至章紀藩法敝革利興以其暇銓敘藝文嘉與士類乃出是集屬別駕毛君某校而傳之而命余序於簡端孔子曰詞達而已矣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詞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窺焉於言有所鬱渤而未暢獨

長公洞暨流略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應手落筆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至於忠國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哆口無當者之所及使竟其用其功名當與韓范諸公相競美而卒中於讒以沒何歟豈其才太高鋒太雋而不能委蛇以至是歟抑予角拔齒天之賦材亦有不能兩全者歟然能錮其身而不能掩抑其言能遏於一時而不能不彰顯於後世至今姦衰詔諛如蛆蠅糞壤影響銷滅而公文與日月爭光令讀之者快然如醉而醒瘖而嗚萎而起行可謂盛矣侍御公於是又表章其遺帙於後人見聞所不及而令覽其文慕其跡者低徊仰思先賢之風聲氣烈如親見其人則侍御公之傳於世亦豈有既乎故余

樂爲之書別爲君博雅而文校讎審諦於此編尤勤因得附著之

古史序

古之爲史創於馬遷而萬世卒無以易者其文至矣乃其以一人馳騁數千載之上又當秦焚滅之後經典殘缺不無疏脫外誤於其間其紀傳志表自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蜀譙周脩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而未備也迨公之所未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之跡史公之所脫讀子由古史益粲然有當於心其自言上古三代之遺意史遷者於此而足誠篤論也大中丞衛公出塡豫章捐俸之暇得是編而好之檄所司校梓以傳而屬余爲序蓋子由之言之於斯道所謂實允蹈之者也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宋韓忠獻公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三卷遺事一卷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錄四卷尺牘五卷行於世舊矣近士習華競惟浮靡之技是攻幾若不知有二集者侍御康公以讎使至閔然思以有用之學振之於是檢諸家簡以授江都令姚君祚端梓之而問序於余余觀仲尼於春秋其所賢重者齊則管仲晏嬰魯則臧文仲晉則叔向鄭則子產此數公當周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不局於古不倘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其文具在方策如象犧雲罍古色鬱然不可揜也自學失其本繁言無稱文與用離敝也極矣韓范兩公以巨才際明主其議論設施不必皆合要以左提右挈而佐成一代之治非偶然也其爲心非斬以言語文字名者而凡所撰造必有爲而作精覈典重務以適用而止鑿鑿乎如食之必可療飢藥之必可已疾非虛車比也當其出將入聰察不役智能尸居而天下自化卽是編所載歷世數十作則日茂聖人知其然故因人性而遂之體純素尙寬簡不眩

相上爲朝廷所倚毗下而童孺婦女遠而夷狄無不想聞其
丰采中爲讒妄所沮抑亦有不能施用者然自明道至於熙
甯中間章奏書疏論列天下大計者多矣無不叶天理當人
情得失有稽於前而善敗足徵於後非徒以氣力負荷之華
藻潤色之而已故時以韓范並稱至今尊仰之無異詞此於
春秋五人者奚讓焉攷二公平生有用而言者有用而不必
言者其行事往往不讓於斯集以此世顧好空語而鮮事實
優焉而收救之衣冠丐焉而貧女之幾翠究以枝葉而爲世
道憂侍御獨表章二集於衆所忽遺之中以爲用世法固忠
臣孝子之志也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紀傳二家編年者以年系事詳一國之治
體蓋本左氏紀傳以人系事詳一人之事跡蓋本史遷雖各
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彼此互出
不無煩複簡穎士謂子長創作不合典訓膏深非之然左傳
雖以年爲敘而別爲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
其義亦知事詞不屬而自爲錯綜亦其勢然也後之史家一
以馬遷爲程春秋之義變而不明荀悅袁宏始復其舊而事
止一代於閎巨之觀闕如也司馬溫公聖精史學思總百代
爲人君之鑑乃接魯史以迄五季一倣左傳之例說者謂其
爲流畧之津筏經濟之潭奧詎不信哉但世遠事繁文見於
此而起義在彼者往往有之學者尋究其事欲即始見終不
可驟得不無遺憾袁機仲氏著紀事本末以參伍溫公之書
隨條甄舉離合始末之間曲有微意即謂爲溫公之國語可
也金陵沈君朝陽爲侍御韓峯公之子博雅多通又采宋元
史補機仲之闕於是上下千古遂爲完書直指雲蛟黃公謂
切於世用因板行其書與學者共之而屬余爲序余謂古之
有史爲憂小人而作也楚史名檮杌而孟子亦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蓋世之興且治也必由於退小人而其衰且亡
也必由於排君子豈不知衰興亡之爲患哉而愛惡取舍或
眩於是非或亂於訣佞往往不能合於大公及夫世改時移
君子作而正論起鄒夫僉人卑陋鬼瑣之論譬如白日出而
魍魎消霰霜降而蛇蝎遁雖共終無以自文而業無救於危

刻小學序

漢班固之言曰聖王之制里有序鄉有庠以明教而示化焉
故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
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當是時
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以教爲職卽士大夫歸老於鄉也
猶尊爲父師少師日坐里門廉子弟之出入而督教之蓋性

繇習定學以少成故成材易也而其義具於易之蒙矣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陰也一有所見卽性之牿必脫之而天乃不發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陰也一見可欲卽性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法衰廢而內則曲禮少儀猶存朱子乃取其說附以古人之言行爲小學一書合幼學肄而習焉其意甚美而未立於學宮儒者束而不觀亦已久矣侍御河南彭公以雄使至正法贍紀壹以移易風俗爲亟務乃檄維揚守板行之而問序於余竊謂爲理者先之敎化易而董之刑政難敎於虛明未誘之日易而挽之物欲既萃之後難國朝留心社學見於制勑者卽周禮黨正族師之遺法有司舉是書而訓之在一加意間耳蓋赤子之心人所有也而意見牿之利欲賊之非所自有也祿其所自有而祛其所本無則小學者固蒙養之正鵠而聖功之先鞭也其可忽諸頃開三殿始搆非干帑之材無能勝任者然非培之於拱把需之以歲月未有能得者也推侍御之用心何以異此余因序是書特及之以爲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小學衍義序

余少侍先師耿恭簡公於南都嘗語余曰先哲謂爲學無小學一段工夫敎根基不立朱子作小學以補之是也願入孝弟一章幼學之大綱具矣因據爲經而擇古嘉言善行膾列之爲傳如朱子之例書成學者爭傳誦之且如干載矣侍御彭公督漕淮揚嘉惠來學之意甚盛業刻朱子小學布之程子序

昔孔子之言弟子各有所記子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曰論語讀之旨遠詞文不可倘已後世法言中說猶得其家法

逮二程子倡道洛中從遊者記其所聞至今遺書具在雖其旨同而詞則異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於修詞居業之義何余舊藏宋本程子一編相傳鼈山先生所測色而張南軒氏序而傳之者也雖不必摹倣古人之體式而檃括條暢成一家言此固論語之遺而法言中說勿論已新安程君衛氏與堅敬學士同宗朱文簡公大昌端明公珌皆其先世也攷其譜系實出二程之支裔一日見余此編欣然請序而傳之余觀宋學莫盛於濂洛微獨修身行法負出諸儒之表觀其持論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繇通乎禮樂與下學上達何異嘗令學者尋孔顏所樂曰謂有道可樂非顏子也此非深於道者孰識之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知將奚爲此則晚宋支離之敝於二程奚尤焉嗟乎君子之於學也使天下之人身試之而可爲然後以倡則從使後世之人知其言之不可行然後以戒則齊學者取此編與晚宋之說身踐而默究之其得失必有歸矣

鄧潛谷先生經繹序

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造晚而學易章編三絕曰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經之於學譬之法家之條例醫家之難經字字皆戒之庶皇帝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毀不貲公爲大司農量入而出歲有恆度一切漏屋旁出者無所容雖取中旨公亦不能釋經以言學他可知已洎世經術盛行而無當於身心守陋保殘道以變晦近世談玄課虛爭自爲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經所細也我之所簡斥經所興也襮道之謂何而卒與遺經相刺謬此如法不棄憲令術不本軒岐而欲以臆決爲工豈不悖哉潛谷鄧先生嘉靖中以易魁其曹時余鄉殷秋溟公得其卷實首拔之是歲謝公車不往問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笑以爲迂而公乃大器先生曰斯道其有望乎後先生單思大道且三十年以經徵悟以悟釋經沈浸醲郁卒澤於道德醇如也以其間作爲經繹若干卷旨遠詞文學者傳誦之不置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下兩先生貢相望於定江清海間而世亦絕歎殷公爲知人何其盛哉先生門人左君宗鄧視離越公圖學者空語無事實而覓以經學振之檄嘉禾板行其書而屬余爲序竊謂宗學以鐫理酌古以富言說經者之所同也文以行傳符采相濟鍼砭俗學勵德樹聲先生所獨也故余發明之以爲侍御復侍御庶貞度敭然以風教爲已任通經學古之川亦可占其大云

梁端肅公奏議序

金陵自國朝以來位躋尚書者二十有三人嘉靖中王襄敏梁端肅劉清惠顧司寇周襄敏數公其德業未有不碩大光明秀特者也端肅公自簪笏輒能自樹其治跡在所志牒皆載之端皇帝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毀不貲公爲大司農量入而出歲有恆度一切漏屋旁出者無所容雖取中旨公

執奏至再三斷斷乎不少假借其所題覆論著至今著爲垂
令嗚呼盛矣當是時公之忠清直亮廩廩然貫金石感鬼神
自萬乘以至閭巷人人知而信之上嘗念賢不肖混殽猶狂
多枉取吏刑二部印付公令其澄汰而讞決之公一日簡斥
者數百人幷其獄以上見者無不服其神明至今謂非上不
能用公非公不能副上之用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見
此編者皆其在計曹所作經國樞機雖細不錄詞嚴語竣鑿
鑿然如粟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而支詞綺語一無所厝於
其間令備於司存官修其方物不抵伏而職業可以無廢至
收錄國獻明習故典者當奉爲蓍蔡未可與虛車之詞同類
而共觀之也余承乏史局嘗覽觀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樸嘉靖以還裁而練至近日而菲與實皆難言之矣蓋言之
醇醪而學術世道率可攷焉所繫豈淺鮮哉然則此編不可
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余語公孫臨安守桂茂廣其書於世
以明一代相與之盛微獨爲家乘重也

穆玄庵先生集序

先生由南司成官太常卒贈禮侍謚文簡至今金陵之人能
道之知爲深造自得之君子也著書曰讀易錄曰尚書困學
曰前漢通紀曰諸史通編曰游藝集未獲覩視大學千慮一
卷玄庵宦稿二卷晚稿二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
成朱公讀其書欲刻示多士俾余序之司成與余皆先生同
鄉後進而心嚮往之者也先生弱冠志性命之學取古人之
言精思力踐之弗造微弗止會王文成公掄士東土拔先生
第一文成道價傾一時先生適其帷中弟子顧學取自得不
輕信而苟從其所反覆誼論可見也即服膺考亭而心有所
疑亦力辯不苟至釋氏尤考亭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而取
焉此豈無得於心而第爲觀場之見者倫哉久之歎曰鑑照
妍媸而妍媸弗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弗著於心如鳥遊
空自來自去至是於文成公之言莫逆於心而先生所自得
者深矣先生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然經旨啟沃朋輩
往復往往疏往哲之奧言明羣生之理性命聞者聳聽玩考
心開至上前反覆開諭務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其心冀以自
靡而要人忌之日甚雖踞師席誓清卿非不尊顯而道不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朝自此始矣惜哉嗟乎士非不自詭於聞道也迷繆於趨
舍操術之異顓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悖而得其
所謂道者鮮矣先生學不衒於繁而能獲其要其用也不在
其身而思以致於君及其老也含和葆眞安以儉退而無累
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先生備兼之不謂之聞道不可也余
謂先生於師友間不爲苟合宜所立乃爾而文成公知人能
得士此亦其一驗云

王順渠先生集序

夫學知性而已性之弗知即博聞强識瑰行奇伎衒耀于古
而不能當達者之一盼顧知性亦難言矣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譬之於水有源有流聖人所

爲教者多其支流而於源則罕言之非不欲言不能言也上
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言者非所
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者亦言矣故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順菓先生以網人之資少遊詞館一切梵華文藝之好不入
其心而直以窮理盡性爲志流覽古今出入老釋而得其所
謂性者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自是澹宦行已率以是爲歸
方爲應當清華在望輒請教職而南其志固已遠矣至鼓篋
京壁典樂成均靡不以古道相劘切士之彬彬興起者爲多
是時大臣與先生殊趣猶知重其德學推轂不已自太常歷
卿貳駿駸柄用矣先生乃屢退而一進前進而輒退人見爲
誠眞者所賢重而顧以此齟齬於時即居詞林十有六載不
爲不久官至大司成不爲不達而卒未覩其經濟之用豈不
惜哉公既退輒自儕於編荷采苓者流於鄉之祭雲夢事然此何足復置之牙頰第令飾僞者首塗襲誠若遯
迹鉤棘者膺學道古者哉景當必有執其咎者而微獨爲公
歎也公沒如干年長子祓擬刻其集以傳於家未果而卒其
室舒郡承公九思女也念夫志未竟無以藉手見地下而屬
郡承子其容成之請余稍稍銓擇而幷爲之序夫平游簡易
忘懷得失公之性行也不撓不營而讎其所能言公之撰造
也余覩茲集爲儕評其崖略如此至其世系與行事載公墓
門之石不具論

清閟閣遺稿序

語有之依世則屢道遷俗則危殆君子而逢季代惟有埋照
自去古漸遠眞風日微士大夫之高者率刻情修容依倚道
藝以就其聲價造徐究其實或不能副者往往有之其於文

衡門匿名愚谷超繹紼以爲心借風雲而爲氣斯亦足以成名立方激厲頹俗非得已也然而抱樸含眞德藝弗著與夫樵牧之倫亦奚擇焉鬼雲林處士强學好修敦尙孝弟觀玉滑澗禮樂探索制度殆亦詠帝王之經脩賓揖之業矣而覩元將亂斥散家財浩然遐舉同時蹈禍者靡不以先見歸之是時士誠起姑蘇折節下士處士斥非幣交不屑一盼者非徒遁往之氣難於維繫而已太白昧永王之無成右丞緼羯胡之僞秩以書方今處士之識遠矣自是一壑一丘亦玄亦黃史雖其篇章清潤綸事精絕人爭寶之非處士意也久之眞玉出干戈當世路方夷而處士則既老矣嗟乎角里不以時清而幡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薄垂釣亦各言其志已矣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處士奚疑集若干卷嘗行於世裔孫錦更葺而廣之間屬爲序余病世以曲藝掩其大節也輒推論之如此若定處士之平生則諸鄉先生之言具矣

劉選部集序

盱江劉君侯如爲銓部郎裒居者賦爲輦貫持祿媚時者往往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初君爲金華李官賢聲最兩浙其入銓自以與論得之權姦與君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罷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最後其長守職不阿權姦者賊黨人論逐之君亦自屯南以行亡何君遂歿疏直其事乃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匿自君見斥姦狀始顯年三十有三耳權姦貪黷甚而善自匿自君見斥姦狀始顯是時朝士如蟻慕羶覬於侍得率喪失其心而不顧或畏怯觀望泯默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已寡矣若夫鄉曲後進矯然自異不爲患失之鄙夫所羈絡者蓋千百而一人若君是也君羅維德先生邑人平居嘗思大道以盡乎精微觸忤巨姦以名節自表見者豈君之意哉余觀世爲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之所爲蓋謂職之固然而秋毫顧慮不以干其心非知學者不能而君於是爲不可及已君省試第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爲一時所推讀其集深閎奧雅反覆辯博其卒蓋不澤於道不止也藉令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爲有望也哉惜乎其志方强學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用未究於天下而言亦止此然君之材亦足以觀矣君之葬賴友人蕭元甫之力至是函其子睦之書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爲道君之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同好而亦以見余之志也

雲東拾草序

雲東拾草余館師敬堂韓先生所作也當隆慶戊辰上方招延茂異相與翩敝大業之意甚盛時拔其傑乂儲之館中者至三十三人而適得趙文肅公爲之師後諸公入政府者七人尙書都御史侍郎十二人爲侍從卿寺者尤多成就之盛殆先後所未有先生於其間績學勤敏所造詣尤深觀於此編可見也然先生以讀學篆院象稍稍晉禮侍而已未及偕

七人者步武綸扉以竟其經濟之用豈不惜哉夫君子之學大者行其道次亦成一家之言此古所稱三立皆人所甚欲而未易有也以彼山澤之士自力於學者率啸傲泉石觸迕景光以鳴其窮愁抑鬱之懷而以其能自達也君子猶嘉之先生以文學進用清顯爲左右顧問講讀之臣當論思潤色之託即未及聯翩秉軸而文章之用於世亦已弘矣夫復奚憾余小子受業門墻先生每舉文肅公之教教之是時丁寧訓諭不忘師授著惟先生與東阿于公爲然于公晚雖大拜未小展而沒其不愧上委任者七人中自山陰王公而外無聞焉書人云與其爲積譽之宰執不若爲無瑕之侍從蘇斯以談先生所得於諸公爲孰多也先生之文應酬盛美諛諭勸戒類施於朝廷郊廟間古燕許之手筆足以當之詩歌沖融雅潤頗美撫華文質各得蓋蹈巍要而毗清切者之體宜爾也先生子逢辰逢祐校而梓之屬余序其簡端他代言進講諸篇尤爲先生大製作別籍以行不具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序

祝氏族譜序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詩始關雎春秋起隱公皆有所本祖稱因而定之未嘗有所增益也故孔子之經歷百世而莫能廢迨司馬遷作史記務博而好奇於孔子所不敢道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族之有譜爲尊祖敬宗而設稍參以僞則誣先世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睽水祝氏自太僕孟獻始有譜至今凡幾修矣余友無功去矜卿之二年自家揭來金陵就余相商惟既成乃屬余爲序竊攷國語史伯曰祭爲高辛氏火正以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融之興者其在宰姓乎漢祝睦爲融苗裔見於古碑此以號爲氏一也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即今祝阿祝丘是也此以國爲氏二也乃若祝史之後而氏以官此虛之夷而變於夏是列基布不可勝原獨子孫蔓延圖牒喪失兵燹之餘難於鉤考鄭之聃衛之鮀晉之荀下及漢唐九眞守良系臨湘司徒恬系中山益州從事翫系南郯而江山之尚巨始平之繇紛然四出慱徙無定疏傳之盛衰無時無之必欲繩牽繩聯強所不知以爲飾抑已蓋已無功以其戾於闕疑之義乃據譜之一自南唐銀青大夫始曰吾知其遷於睽水者而已察念虛公乃大修葺之曰世系曰祠宇曰丘墓祀田曰祖德曰選舉曰人物曰恩綸曰藝文曰內行曰通衍總二十卷自漢及今纍纍傳紀中不敢傅也吾知譜睽水之祝而已曰

唐以來上下千載聯絡數郡而吳之文獻備矣以余辱交甚久稔知世德使來俾爲序余惟譜學之難言久矣實則爲尊祖僞則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之大也視於此編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世代而無疑綴之昏姻而有別即善言譜者莫加焉雖傳自襲玉其遠而無攷者率所不載獨取其有據者錄之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讀者心開曰明知嘉爲衣冠之望宗無疑矣夫世之士大夫莫不思奮於事功然未有不敦族而能及遠不知學而能敦族者也觀察公歷中外以治行聞而復與存卿繼疇公講明正學競爽於章山汝水間今見於譜者萃渙合離油然有忠厚之風非深於學者不能也夫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古之眾成其所未竟且來不可徵之王言與祀典而兼得之如探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古之眾善皆可參焉以此建功豎業視夫無本而易匱者爲何如哉

余故特及之今吳氏之族聞而共勉焉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沈君孟威載其先陌貢先生制詞并祀鄉賢諸公移而搢紳大夫傳記之作皆附焉者也蓋壓書之篋曰窮經學古蹈準履繩家貧都莫夜之金至孝切終身之慕稱先生之爲人宛然如見而跡其事者鄉長老嘆曰何天子深居九閽而知先生若是也其少者嘆曰吾不閱先生乃若此賢也都人士一日相與講頌盈於道路有司采其語聞於學使者而祀之幹宗先生之逝於是五十年往矣當學使者下

刻晉遊草序

古之論詩者莫善於文中子矣可誠可達出則悌入則孝而皆晉人以盤田之晚舉謂人不可無年而有軍過不勝藍田又云人不可無子由斯錄觀之先生之無年不足恨而有子爲可慰也余故特書之見沈氏之交仲於父子間者以爲來世勸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面取責無不儆言然則人之爲善可謂天道還而不自力哉昔晉人以盤田之晚舉謂人不可無年而有軍過不勝藍田又云人不可無子由斯錄觀之先生之無年不足恨而有子爲可慰也余故特書之見沈氏之交仲於父子間者以爲來世勸云

刻晉遊草序

古之論詩者莫善於文中子矣可誠可達出則悌入則孝而多見治亂之情至謝靈運之傲也而乏於謹沈休文之治也而悖於典徐庾之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之繁率以人定之約以則者有取焉蓋古之君子高視闊步凌厲軼越而一言一動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如鳴鑾衡一

子曾三嘆於斯矣晚近世倉唐李彭之奉使猶有古之遺意余友沈君孟威殆其人非耶孟威以名進士爲右諫議聲實四達鬱彼士林東臺峨笔夙推顧問之儒南服驅車先被齊諏之命於是文茵暢轂嘽嘽皇皇遊彭蠡升匡山迴鄂江終篆嶺上接當塗之英達旁察閭閻之疾苦冥探古跡博覽名區耳目之所接羅包乎藝類胷懷之所襄括柔故事感羊叔以興言梁甫遺墟懷臥龍而可作是時也以謂章士風悉民隱莫近於詩故幡軒所至必形篇什楚歌既奏沂詠互發蒼殿佐其鋒鍔清商激於金石颯乎可以備詩史可以陳王風於戲盛已夫皇華咨詢朝寄之重巨壑游衍幽尋之適搖諸詩章實兼三美相如作賦覺令宅之轉運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曹君無幾微見於言面譬之豫章生於曦巖嵌空欲透復縮而終不以礙其干霄排雲之勢余然後知君之爲人卓然與俊若昉相上下而詞章小道不足以槩君也余知君稔因叙此編而略及之以信文中子之說嗣是君進用益大爲詩日益多當更論次以傳此特爲前茅云耳

使楚集序

古之學者誦詩三百乃使於四方行者天子賦四牡以勞之聲爲主孔子論關雎無淫與傷而於鄭聲則直斥之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毛韓諸家於蟲魚鳥獸之細竭力以爭而至其音節未嘗過而問焉逮其還報也采詩以獻於朝而太史錄其時世以備勸戒故曰宋人競以意見相高古之審聲以知治者幾於絕矣余嘗論宋詩主義於性離唐詩主調於性近蓋以此也君爲詩取材效法非選則唐雖春容寂寥賦詠不一於古之聲調悉與懸

三秀亭詩草序

滇南唐君廷俊以詩名一時篇什出人爭傳之承琳德過金陵持其三秀亭草問序於余夫詩出於樂一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爰序篇輒嘗仁而不讓微獨俾壯遊之有紀亦以明王制之

重暉堂集序

橋李屠君德胤所爲詩若文業行於世矣至是又裒其近作名重暉堂集者以遺余而命序之余惟弘治正德間者古閎雅之士彬彬代作顯且盛矣奪驪龍之珠而完趙氏之璧人自以爲無與讓峝嶸山斗之氣歷百餘年幹之不少衰不謂非其力也顧沿習之久獘亦滋焉剽奪摹擬而本眞弗存苟馳令飾聲釣世欲其開名理而闚經濟豈不難哉夫搖弓而求發不如引臂而發率循鑑而照形莫如內照於靈府乃今得之屠君矣君承太保謚德兩公之業涵染既深該涉復廣理洞而辭暢學足而機流是以形之篇什味之則甘腴披之則綺繡譬之水深而澹動木茂而陰繁無足疑者乃若

合譬之型範既正金錫不秏一脫於硎輒與干將冐也豈不宜哉觀其意在泥滓之表天機開闔自我而得者蓋多有之若夫道涂立木幸其或至縮縮而求循者非君志也蓋君積好在心久而能化見萬象之橫於前者紛紜而出直託之詩以寄焉耳殆所稱進於技者非耶長公言近世孝廉稱詩者孫宜黃省曾及君三人最著君語性命如勉之譚經濟如仲可差可相上下然勉之一見文成幡然有少作之悔與仲可昔壯而自廢不難與世絕以彼離文字求解脫視嚴廊爲桎梏猶邊見也君自舉首以來文學新新不窮其測色國猷黼黻大業之意方進而未已豈其味道飡風精思出要羊鹿小機有不得而錮之然乎余蓋杓之人也而惡足以明之

秦淮臥雪卷序

陳天樞家秦淮上一室之中圖書木石左右映發如高人隱者之居也天樞將家子然介特自重慨然慕袁郎公之爲人顏其齋曰臥雪一時從遊者多名人輒爲之記若傳若詩類是集而讀之亦以見君脩才偉器氣決動雲霄而持論如風雨有流然不可禦者矣

請命代母立訓尊師教家則孝則女箴之罪具攷古則談經論史之皆裁以至救災防胡褒忠表烈塵塵言之靡不中窾是令騶緩婀娜者振其靡而蹈仁履義者恃以立則豈徒言而已哉君挾材甚奇遇合未偶余以謂士患無材耳馳千里者必騏驥棟明堂者歸杞梓在物尚爾人其舍諸然學者得

如高其爲且德恩之者天樞把玩不置謀梓之以傳而問序於余嗟乎余則何以相天樞哉天樞世韜鈐之業乃脫去舊習追古誼遊者面與之遊可謂賢矣而余則疑其不類夫郗公方餌芝清壑棲雲根故可以杜門偃仰自全其高天樞世受國恩爲騎尉即今方內雖寧而黃旄反覆領東西未醒兵也丈夫生世當鞭笞四夷勒功彝鼎即不然猶思乘一障怒馬出一當單于顧寤寐於窮檐枯槁之流枕藉乎荒寒幽絕之境而澹然灑一息於牀簀余固知天樞之有不樂也豈其落落儻伍中無以自異而託之以爲高歟抑憤知己之不逢而姑有所待者歟不然天樞當酒酣氣振鋒鍔時露固俠奇可喜人也而徒高臥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於四隅約

結委頓而不得一騁何爲者耶余攻部公乘時自齋論邊事與車騎相折難至噫嗚流涕感動朝廷史評其引義雅正矯然王臣之烈此固非抱膝窮廬甘爲計天櫂意或出此余慨天禍狐於諸文士之言而爲斯齋之所誘也序以問之

江月軒集序

江月軒集者一時題詠賦記之文爲石民部天城而作也民部裒而成集屬余序之民部世黔中人大父朝列公宣三德以代工歷四方而懷德是惟邦彥抑曰人宗嘗解組而歸選勝以處由是江月軒者隱隱然標於南服矣廊宇重複山川映帶竹樹在汀洲之外烟霞棲梁棟之間滄江澄碧脩檻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逈傷離本之襟度蓋悲客在內輔歌以宣非强而自鳴也以故二南無分晉列國無辨體雨雅可小大而不可上下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擇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愈於琴琴愈於磬磬愈於棁囿而輒差等之哉古賢豪者流隱顯殊致必欲洩千年之鬱氣勒一家之奧言錯綜雜頌出入古今光不滅之名揚未顯之蘊乃其志也倘如世論於唐則推初盛而薄中晚於宋又執李杜而絀蘇黃植木索塗縮縮焉循而無敢失此兒童之見何以伏元和慶歷之强傀也金陵故文獻之淵藪以詩名者代不乏人即文學茂才在所有之以余所知如金子有之高古盛仲交之淵博以及子坤伯年世擅其長近日周吉甫陳延之顧孝直陳謙卿皆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不去素月淩天散清輝而成彩此固門內之奇賞域中之樂事矣民部以童烏而與玄文擬康樂之詠祖德牽絲豐鎬依依堂構之懷結綬版曹璽璽田園之樂於是揩紳舊德逢掖名儒爲之點綴書遊宦之篇什掄揚勝景寄於毫端遂使實物不移朝夕在望大隱朝市無妨釋組之遊不出戶庭坐得雲霄之致兩鄉風月宛乎相接萬里江山如在指掌非高談軼於非馬壯思溢乎雕蟲孰能與於此乎覩琳瑯之觸目於如此象先年方甚盛詩已可傳極他日之所至窮高詣微當於古人中求之豈獨與流輩相雄長而已哉詩凡若干卷

余得而敘之藏於其家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自上臨御以來以史官侍講輯積官至少傅

竹浪齋詩集序

詩也者率其自適所欲言而已以彼體物指事發乎自然悼

吏書殿學士在密勿樞機之地垂四十年是時上虛心負扆委事大臣而公奉魚水之歡日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中間彌縫其將闕綱繆於未雨者未易指數大氏於講授發之未以書傳也公既不欲語人人亦少有知者晚簡上册儲命未下懷姦窺伺者四出公謂是其可以緩因露章極言至四五上力以去就爭之上慎公不可奪雖聽其去而中不能無動亡何國本定而姦謀沮海內乃歸公回天之力而其精忠直道亦曉然暴白於天下顧非公意也公胸次如地負海涵渾渾浩浩人鮮窺其際浮薄險躁之人嘵而卽之若不知其與常人異者退而考其大方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微公不足以當之以彼一簡自耀如爝火然皆公之棄餘淺之爲丈夫者耳何足道哉始公謚未定門人輩計節惠所宜少宰朱公曰公之博大人所知也其介特人所未知當江陵相奪情卑者蟻附高者蹩躄公悉不爲第潛往力沮之不從乃已頃之喪請留病請蔣勢微所殿如風偃草獨詞林不與徒以公在耳意易名莫文毅宜議上御筆定爲文穆嗟乎上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文窮探力取極六藝之指要蓋溫厚爾雅嚴然有德之言非支詞綺語類也今沒未久求其遺編僅得一二豈公有所重而不甚屑意於此歟古之君子事業文章率體乎自然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不足以名公況其言乎詩文如干篇子立言彙爲三十卷門人某校而序於簡端

文壇列俎序

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者心之聲而文其精一端則跛躄不足以譬神而言將有時而窮易有之物相雜曰文相雜則錯之綜之而不窮之用出焉宋王介甫守其一家之說萃天下而宗之子瞻譏爲黃茅白葦彌望如一斯亦不足貴已近代李氏倡爲古文學者靡然從之不得其意而第以剽略相高非是族也指爲非文噫何其狹也譬之富人鼎俎山貢其奇海效其錯四善八珍三臠七菹相如霧雜而又陸杜隰黍嘉鮪美蜡魏國之杏巨望之蓼衡曲之黃梁汝垂之蒼栗三雅百味疊陳而遞進乃有寠人子者得一味以自多忘百者之足御不亦悲乎新安汪昌朝氏幼而學讀書之暇纂集是編自經賢以逮詩概凡爲十卷君之言曰塗有殊而一致學雖博而歸約以故冥搜經子掇摭玄釋裒達人之短章采英儒之鴻撰漢宋畢收古今咸載斯亦六穀九鼎千珍百葉總而爲賓筵之獻也揖文苑之大觀極副人之巨麗名曰列俎詎不信然君博雅多通著作甚富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文窮探力取極六藝之指要蓋溫厚爾雅嚴然有德之言非支詞綺語類也今沒未久求其遺編僅得一二豈公有所重而不甚屑意於此歟古之君子事業文章率體乎自然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不足

師資論統序

師資論統序

柱下史有言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惡異矣而學者之法誠在焉自秦燔書圖籍散軼漢興遺文古事靡集太史公父子相續纂職成一代不刊之書白是爲史者二

十家皆因其例班班可攷矣晉陵周縝庵公登第官南計部非久輒自免歸居恆唯以讀書攷古爲事嘗輯昔人評史之言爲一編而家君若齋公復廣之至百卷目曰師資論統至是秘書君治隆特以示余曰此不侵世業子其序而傳之余讀而歎曰富哉言乎夫史譬之獄也先哲之評言人人殊所以澈獄也周禮鄉士遂士訝士辨罪小大而上之朝司刑司刺乃上之司寇達於王而復命三公參聽之其謹如此況古之行事非參衆論而覈其本末則是非得失興壞理亂尚未識其大歸而何以定褒貶予奪之所在史之論贊人具有之往往語焉而不詳公乃自炎漢迄今六藝百家詞人墨客之語靡不采摭於忠佞姦良情僞幽隱興衰敗之理馳騁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下卷然可視大氐端其好尚明於任使賞罰有所不忒謏褒有所不殺則爲治敬恣於嗜欲忽其禍患當興成而不察大柄移而不知則爲亂徵興亡之端有如影響而一時爭奪詐僞作姦疾善之人雖幸免於身而卒無所逃於斧鉞嗚呼嚴矣公之能自致如此而乃不獲竟其用以沒以彼寡學而居禁近侍從之列冒論思耳目之任觀於是而低回感慨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餘且病爲可羞也余閑俗媮薄積學待用之道缺乃不揆而爲之序縝庵公名山字子仁嘉靖戊戌進士若齋公名良金字汝礪以明經任鴻臚寺丞父子間自相師友與司馬氏世其史學者何異治隆褒與余同館閣之游今嚴居著書方未艾云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莫之寤也故以上下爲道器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而道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往往爲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器即爲道溺於數則道亦爲器顧人所心契謂何耳宋人好談理而寓簡筆談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精研博攷不遺餘力此何以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多通奇篇奧帙靡弗采擷少遊明德羅先生之門覃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爲天都載一書蓋學古有得不問遺經稗史皆辨析之歸於至當非但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作爲短書資談柄而已此於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六書本義序

六書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瞥見此書本義句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撝謙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之京年二十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竟移疾歸宋景濂學士深知其人遺二子從之遊然不能留也居鳴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瞥會解學士於羣貴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率目爲狂生獨少宰侯庸大器之特薦於朝高皇帝曰朕知之久矣俟老其才而用之顧卒爲忌者所擠授瓊山教諭以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以大行稱海南夫子云

論二歲因進香入覲上其所著書高皇帝嘉納下翰林看詳當事者竟爲寢閣亡何先生亦下世矣惜哉先生自謂聲音文字通自秦漢以來所未有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初善本楊生君貺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竊謂士於小學固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涉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甚矣昔人謂世無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語其義良可歎也此編自班揚以迨勝國諸家之說靡不旁采而獄究之如許慎鄭樵世所宗仰皆去短集長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甚遠而奧文奇字猶髣髴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詁經訂史糾繆砭俗皆必有藉焉惡能廢諸君貺童年而知學志不後人覩其所好

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蓋八音之中脗有所重如此君子思欽其流放復於平和而成就古之道德必始於此焉決矣潘君能留意於世所不講而神解心悟以與古審音者同稱亦可謂有志者也

墨寶齋集驗方序

陸宣公在忠州日集古醫方或者謂爲謫居避咎計不知君子深仁隱厚畜積於中譬之深泉隨地而出期於利物而已而人情薄惡動以爲有爲而爲不亦隔乎歲戊由陽侯爲哉舟行於塗蛙疫乎亳人不卿生甚矣新安鄭夢周氏僑居金陵捐橐中裝振之已疫癘流行民益大困爲延良醫數人訊疾調藥實之通衢頒以全活者不可指數尋念窮鄉僻塢苦於無醫者往往有之因出所藏集驗方若干卷梓之以行余嘉其爲仁人之用心也輒取余所有者盡畀之俾並以傳焉夫善爲醫者必識病情識病既眞故藥之所投應手而差後人不能識病徒多其藥物以求中如獵不知兔廣絡原野以幸一獲鮮能濟矣其或形證了了不必明者乃能識之則又不守古方安爲增損豈知古人製方君臣佐使致有精意秋毫之謬效懸霄壤不可不慎也得是方者確與病合當準而用之毋以意更昔李廣自負其能行兵無部伍行陳程不識則不然斤斤尺寸亦以無害苟微廣之才而惟意之循其敗必矣故吾非爲廣言也謂夫不能廣而姑爲程不識猶可以

古之君子養德與身其具必備興鳴和鸞步有佩玉燕居肆雅頌非其故琴瑟不去於前也逮古樂放失獨琴爲不廢而與瑟並奏則未之聞焉既翕之音度如已萬厤已酉時維初夏參眞何公敞軒墀會賓客觴詠迭陳笑語甫輟新安潘子惜其友生以琴瑟進音諧節應澄清撫絃聽之者雝雝怡怡不知操者爲兩人樂之爲二器也聲動人靜樂酣酒醒和氣盈座清風襲人雖所聞在几席之間而希夷恬曠恍然遊於太古之上矣二三子甚樂之乃屬潘子譜之而委不佞序以傳焉余觀李賢皇論樂之有琴瑟也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自全焉耳

華嚴新論四十卷李長者通玄所著長者唐之宗子須髯飄灑眉目如畫丹脣紫肥冠櫛皮衣麻衣長裙博袖徙跣而行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縣人高仙奴異之館於齋中每旦食棗十顆柏棗餅一枚沈靜沖逸罕接人事踰三年遷馬氏佛堂創築土室以居危坐者十年一日裴經書出門中道一虎馴伏長者撫其背曰吾將著華嚴新論能爲擇一善地否即以經負其背面隨之虎至神福山土龕而止長者取裹龕中虎俟尾面去其龕盤潔處六七肘圓幢上下稱之殆天設也長者援毫之夜衆出白光以代鐙燭時有二女容華絕麗以白巾蒙首曰爲長者汲泉炷香奉楮墨供淨饌每食輒散

去莫知所之五載論畢絕不復見開元二十八年長者年九十有六一日謂里人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是晚烟雲密布巖谷震蕩飛走之類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往候之則端坐逝矣嗚呼異哉南唐嘗寫論四十部并圖長者像頒之境內其書世不甚傳獨金陵殷宗伯秋溟家有宋淳祐刻本趙大洲學士見而奇之屬五臺陸公梓於嘉興語人曰此性命之極談擬以衰殘身命供奉總持不自計其根塵之大小矣過學者怵以此告之蓋篤好如此古本經論孤行原不相附大中則請謁者退而無所枉其三尺逮歷兩部丞光祿其秩漸高而其難彌甚上而邃密之宣索下而旁昵之假寄咨至而亡歲釋志霈始以論合經如十翼參於卦繫左氏附於春秋鄭康成所云以省兩讀者良然顧非其舊耳新安潘景升氏研味經論亦既有年乃復取新論別爲劄觀余念決疑十明二

論皆長者爲華嚴而作屬幷梓之於是長者所著粲然還其舊觀學佛者之一快也嗟乎自心是毘盧遮那佛智自眼是佛文殊根本智自身是佛普賢差別萬行智自誦是佛音聲自聽是佛觀世音力自語是佛開不二之門自念是佛不思議神通自在功德不離識情而現智海即諸應勞而證妙用大方廣體佛華嚴行當處現前匪從言索善讀者於是當自得之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故太僕劉公少仕慈谿與廬江有惠政兩邑尸而祝之且相與詠歌之槀槀盈卷帙矣公子孝廉君東乃取公志狀銘表哀挽及請祀公移並勒爲一編而名之曰崇德志

不忘也余自歲戊辰識君東京師投分甚深知余於公也而見屬爲序余謂君子有所樹無不徵諸人者顧徵諸人者亦難言矣自小民而上官則好尚異自郡邑而京朝則中外異自郎署而禁近則尊嚴異得於此或失於彼孚於上或拂於下欲其交口並頌相得而益章也詎不難哉公於兩邑鞭箠不妄施故豪强不敢有所騁於單赤無算器之餉以干閽則聞者不敢投以殘璧居閭之語絕於耳而竿牘則請謁者退而無所枉其三尺逮歷兩部丞光祿其秩漸高而其難彌甚上而邃密之宣索下而旁昵之假寄咨至而亡所程課當事者率惕於雷霆而不敢少伸其喙公獨折衷今昔爲盡一以上庸皇帝欣然著爲勑令公之才與識何如哉

公從南野洞山二公遊學既有聞故其表章慈湖風起來學絕非期會簿書之吏所能及當其久淹於倅相柄用之時而稍遷於時事清明之日識者方爲公歎而願加指摘於其間亦不量之甚矣今去公且四十餘年兩邑祀公於名宦而吉郡若泰和復以鄉先生祀公諡吟思慕者同然歸之無異詞至此而公論定已夫一娼疾者之口固不足以勝愛公者之衆也一時之頌公不如思公於數十年後之遠也昔朱仲卿治行第一入領大農稱賢九卿乃自謂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問其時官喬夫耳問其所及則佐令平賦訟耳以彼公頴川前後八年政乃就理以方於公所得孰多昔召伯甘棠終手爲目視悉以如志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猶訪黃霸名臣亦述龔黃等於贊相余與公自己壯同門友善今田廬之領杜詩南陽之諺莫不弦而歌之載於往籍班固序中興之頌杜詩南陽之諺莫不弦而歌之載於往籍班固序中興

公於是爲有子矣

賀郡伯慕庵張公考最詩序

萬厤辛亥郡陽慕庵張公持二千石符來鎮中都於茲三年矣而中都之士民吏卒自五州十三邑之老稚感公之撫摩訓廸恐一旦遷去思相與狀公事績請於朝冀加秩大觀察治戎斯地當是時上下脈心人神歸德義聲所播炳爲良臣可謂盛已公自少種學績行不事嬉遊嘗以生民休戚爲已之任凡所經涉四民士俗之業悉詢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瞭如列眉嘗自矢曰願得小國寡民而試之比於古之循吏足矣已壯舉進士授舒城令仕進之初年少氣銳率以風裁自表見公獨陰求民瘼而捄循之人所思者蓋員清級公所求

匡嘉在公部內蒙庇實深重以別駕周公之於簡端庶公之德業與荊山泗水相爲亡窮固古之道也屬而和者並列右方俟采風者觀焉

一代亭衢上如君逸步超海空摶鶴翼天路厭星杓大呂聲何遠元圭質匪雕帝鄉深仗節村步仰鳴鑣懋風方侔德應鷁恥自標士風回有漸民隱切無聊筆爲平反點燈緣總擊挑撏摩難自暇延接不辭勞畝稔三農入家傳五袴謠浦鞭東高閣竹馬戲垂髫泗水波瀾闊荊山霧靄消仁風播蘭臯高價重瓊琚谷鳥行遷木場駒正食苗紫泥書欲下鼎鼐待

神交館集序

君調

神交館集者新安謝惟直氏集其尊人鳳山先生及兄一墩
皆山兩君語也余髫年襜學與吳伯恆司寇寔同研席時時
道一墩之爲人已從天璧先師所始識皆山恂恂敦篤人也
頃過古嚴晤惟直因出斯集見示余捧讀之知鳳山因一墩
受業甘泉先生之門甘泉與陽明倡道一時甘泉門人滿天
下大都多謹守先儒之矩矱而止獨鳳山叔姪以自得爲心
法講求於言偶者往往多獨會之語雖其琢磨於容止言動
者未嘗不至而反觀默省以驗未發之中者拳拳焉則其所
造詣可知矣繇斯以談學在實致其力而已不用其力則良
知爲蔽併而第成玩弄之資實致其力則體認皆津梁而卒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致道之具於二先生曷與焉近日學者敢爲高論而或疏
於彝倫喜爲空談而不求諸實踐視三君子之言若易易然
無足怪者不知三君子以近裏著己之功發簡易直截之學
與出入口耳者萬萬不侔一難也當羣疑衆咻之時以其獨
造者信心而言不爲自阻二難也家庭以絕學自相師友與
二程三陸異代同風三難也余重惟直之請輒不揆而題其
端惟直好古篤行孳孳以表揚世業爲亟亦可謂亢宗者也

續刻兩蘇經解序

眉山蘇氏兄弟以絕人之才博古之學作爲文章既已名一
時而垂後世至其憂患之久閱歷深而見理明始取遺經而
闡繹之讀其書誠足以發孔壁之精義函洪都之鉅典當與
六籍竝耀於亡窮而世或不行則有繇矣熙甯初荆國以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術得幸下其說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悉以新書從事不合
者罷絀之而兩蘇之學廢晚宋且目爲文人之經而置之不
省久矣頃制舉盛行古學崩壞士守一先生之言煖煖姝姝
而不知其他劉敞氏有言學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蓋悲之
也蜀桐柏顧公持御史符按豫章貞軌蕭度靡屢弗舉閔多
士之蔽而思以導之乃刻經解以傳而委余爲序竊謂聖祖
開天建學采古注疏與宋解竝頒學宮說之外謬者嘗一二
指摘以示羣臣觀所輯書傳會選春秋本末未嘗顓主一家
而士乃錮其聰明不復能曲暢其理抑已陋矣突兩蘇以垂老
貶徙之餘擺脫浮華洞見眞實故能括綜經旨浸漬聖奧披
體遺緒撝衍微嚮即陰陽異體政教異術褒貶異宜以彼獨

序

送翁郡侯周墅之撫州序

江寧焦　竑

自世之逐末也君子矯以反本之論彼以爲事之帠於理而器之下於道也夫當執器滯言之時有人焉能反而求之廓然外遹乎有物之累而洞然內觀於未形之本其視擬議矜綴似而非眞多言繁稱勞而迷始者豈不遠甚也哉散且吐棄事物索之窈冥之鄉以爲道二者之本末則必有分矣總之聖人之所不與也翁侯周墅仕興化以令高第徵爲秋官郎者五載居恆廉靜寡營有以自足非意迫之而有不動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嚴毅粹密未嘗以爲猥細而務擺落之爲快侯之意豈不以器下於道猶不如即器而道之爲至也事帠於理猶不如即事而理之爲至也噫侯之於學深矣余觀世儒依憑之勞攀做之似既難以內愜於心若夫融釋未臻以此合彼囿以譸人於精微而令其向道詎可得哉古之至人超形數而與造物者遊乃其運動樞機反一無迹卒使三靈被德而不知蓋無末非本何末可逐無本非末何本可反此所稱一貫之宗也侯行矣出政發慮粹然一稟於道德令體用一原之學至

贈郡伯愷衷黃公考績序

論治者惟寬嚴兩端大都得於性之所近而甚者或更相非也余以爲顧所施用謂何耳譬之治田蔓草不剪而加之良苗則殘譬之理弦切響不聞不成音調而盡廢浮聲則絕持此以言治何莫不然太史公傳循吏以子產爲稱首當時謂爲鄭母及問其政則鑄刑書抑強宗定疆辨分凜凜然飭其民之恐後彼謂非是無以行其惠耳嶺表黃公愷衷與余同舉進士積而至今官其貌恂恂然其口俊俊然如不能道詞其臨下也熏然慈仁之君子也窒邪窴壅私蠹不以秋毫煩其民訟庭稀簡輕徭而薄賦乃水災猝至民不聊生亟下廩庾賑之不遺餘力民賴以全活者甚眾至臨視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宮程其藝業造寺築塔諸可裨於士者即形家者言亦所不廢公之愛人至矣乃其剔吏姦討軍實則斬然如崖堑之難犯方飢者起而壞敗一時大吏非獨不爲辟而加從臾焉公以謂亂不可長亟擊之而民以大定苟卿氏有言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理人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彼急小譽而忘大體者如數錢之鐺而任大烹豁跡之駕而馳峻坂以之方公奚啻霄壤故公惠洽於烝庶而精感乎天地拜火火滅禱雨雨澍使劉昆涼輔之事載於史策者於今親見之可謂盛已頃歲多公滿三載績將以其課最上於司功余氏兩孝廉荷公知遇爲深則屬余一言以贈余觀公持養其氣度而絕去乎瑕累其本勝矣故推之於政寬猛具宜而操縱在與侯昆仲爲社相與祖侯江干而屬余言以導其行

手豈與材局一隅而可以節量者論哉主上方選良二千石
以次爲公卿公行矣夫不見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祟
高富貴之可奪煦然有如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當震撼
擊撞之衝而勝遺大投艱之託其爲國牛之鼎而實禁臠鷹
隼耗以發聞蒂芥者必公也其爲屈產之乘而過都歷塊令
千里無留行者必公也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漢設博士置弟子員屬所在二千石科察之自魏晉以逮國
初率循漢舊得以便宜勸作學士論次行藝詔下求士謹察
其可者以進正統中始設憲臣董學事然歲僅一至而養士
之政非守冀任也頃獨徭賦獄訟之知而置士於不理譬之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廣東西爲古百粵地於中國咋服不常秦嘗出五軍開南粵
卒不能就至國朝處周漢唐所不能致者奄而有之始遣重
臣出撫其地翼顓精爲拊循計願地闊而權分無能以其心
力聯五嶺而爲一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故總督之設時置時
罷而終莫之能廢有以也今天子以無外爲治加意南服尤
勤因開府之缺簡命吉州張公以往蓋授鉞而體勢尊賜履
而圻域廣可謂重矣公屬某等以公戒行有日委余爲贈言
余考馬伏波平交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甌越人奉
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慰撫嶺南震威武示禮法民遵其教
不敢忘豈秦之智力出此兩人下哉以彼意不在民而獨犀
象珠璣之求故也盛明人才度越前代卽任此者指不勝詘
輩出豈非地雜夷獠姦宄莽伏撫御非人則憑山據海相煽

治家者知問耕織而不知問讀也則亦非亢宗之術矣嶺南
謝公守和未期月耳諸政務斧斷節解業無不迎刃而理於
庠序宜未數數然乃諸士烝烝嚮風惟恐後此何以故哉善
治者躬行爲上條教次之黨庶置失宜則羣士解體何者州
之編氓皆弟子員之父老子弟也居恆屈首閭巷於上所庶
施趨起相聞豈必戶喻以眇論而後化以彼視公之愛民若
慈母之腹厄子惟恐其殘之也其廉如竊脂之穀騶虞之肉
自其性所不欲也里甲之冗費吏胥之放橫負重者釋肩而
咆哮者不敢出於柙也父傳子語目擊耳聽以嚮若彼以今
若此有不心服而順化者非夫矜況公以時按視學舍葺其
殘破膏油既廣廢不豫給養士科條蔑不具舉士之於公如
子之於父母不控而自察無欲而弗得以此討多士而訓之
令循理守正有如螺羸蜾蠃旦殼而夕肖其何日之有公奏
最將北征二三子戀戀不能釋也奉搏士王君啟中命徵言
於余以緩其行余謂今之良吏必積久乃徵公之涖政也新
卽課最司功於遷擢倘有待也少宰楊公方秉鑑陟之成其
爲世得人意甚盛公之來也楊公實擇之有不久任公以慰
邦人士者哉二三子毋務梶公之轍余知維仲之春公馬首
且復東矣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廣東西爲古百粵地於中國咋服不常秦嘗出五軍開南粵
卒不能就至國朝處周漢唐所不能致者奄而有之始遣重
臣出撫其地翼顓精爲拊循計願地闊而權分無能以其心
力聯五嶺而爲一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故總督之設時置時
罷而終莫之能廢有以也今天子以無外爲治加意南服尤
勤因開府之缺簡命吉州張公以往蓋授鉞而體勢尊賜履
而圻域廣可謂重矣公屬某等以公戒行有日委余爲贈言
余考馬伏波平交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甌越人奉
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慰撫嶺南震威武示禮法民遵其教
不敢忘豈秦之智力出此兩人下哉以彼意不在民而獨犀
象珠璣之求故也盛明人才度越前代卽任此者指不勝詘
輩出豈非地雜夷獠姦宄莽伏撫御非人則憑山據海相煽

而爲亂不得不愼簡其人耳公爲人爽朗平直居恆從容簡易而遇事輒鑿決斧斷不爲回撓故人畏其法凜然如冰雪而懷其德溫然如挾纊也往留都有聲不遷之徒雖罪人斯獲而奄遠尙在公一以寧靜鎭之是時公若緩收一時之效未嘗盡出其才也而所部卒以無事蓋不用其才所以爲大才也然則比肩先達方駕馬李皆其能事而公且無難色矣或者疑秦越人之已疾也必先賄腹心後手足粵固要害乎足也而捐公以予粵則何居不知縣官以右秩畀人而大用之也必使之積功以待蓋前所稱數公率位極人臣聲流天下者皆其勢烈風猷顯白交廣以爲之地也昔漢宣帝察龔望之明經持重材任輔相而必試之馮翊安知上之意不竟出於此乎余爲粵賀得張公又爲公賀得粵矣

贈關公晉嘉興郡丞序

贈關公晉嘉興郡丞序

時程效也不亦固乎侯行矣郡丞尊官也品秩章服中大夫也蒙成於郡牧則歲月假而養日裕俯臨乎州邑則禮貌崇而道日行自是功叙熙亮官方備修益以自克面無怍雖喜佞惡直之人惡得而終掩抑之侯尙自信昔之所守而竟獲上之峻陟大用以伸余說爲世之悃愊者們哉

蓋君子之才其成於天若人者當相半云譬之純鉤明鏡擊之不入燭之不見者未入型也迨夫加之砥厲粉以玄錫則斷犀兕察毫毛無不可者孔明有言才須學也豈不信然哉

嶽表關公以名進士來令金椒先後歷數載所閱監司都使者無不占上考治行亦可視矣而晉丞潮之嘉興以去知公

者謂非所以優賢傋而厲官方也相與歎息之余竊以爲不然古雖賢聖亦必歷試而人乃信之次者漸摩諳練皆於艱難者備而歷乎歲月者深斯識洞而材無不達全椒俗儉而土瘠固昔人所稱貧僻地也以公之恬靜臥而撫之庶幾老氏所言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居而樂其俗者至構李非濫比矣以土風則南北異以習尚則儉靡異以物情則溝溥異公自此之彼所爲開廣其心胸堅定其志意者將於是在豈當事者謂昔之事簡務稀不足以襼公之藴必更之繁劇要鉅之地使自見其盤錯之用歟抑以練達其材而大就之也夫習俗異宜不可易者理適溝溝殊尚不可問者心公之條悉於道病者起困者蘇閭閻之中悠然安于無事而靡知其自職事而海滌塵滓使民謳吟蹈舞而不忘業已效於前事矣蓋公無皦皦之名以干上無煦煦之情以媚下捐智故而害安無恪情於承迎者久之而供者無所匱於財役者無所疲公顧閉閣雅歌若無所厝置於胸中而爲之屬者亦志定神去健羨詘聰明泊然自守者孰及知此乃今得視於余公矣之難也古云烹魚而撓之則魚爛爲國而治之則民殘然非公爲姑孰滴簡超詣與之接者道義之味眞可滌勢利之腸而澄煙霧之致僉以謂郡國守相非動聲色役心志莫可定授獄市而已惟覆匿人之細過絀文深進長厚而已賓客之欲事事者令不得說以爲常而已以彼挾智任數出百方以求理者曾不敢望其一二嘗深惟其故民非治之難能不治之難也古云烹魚而撓之則魚爛爲國而治之則民殘然非去健羨詘聰明泊然自守者孰及知此乃今得視於余公矣公爲姑孰滴簡超詣與之接者道義之味眞可滌勢利之腸而澄煙霧之致僉以謂郡國守相非動聲色役心志莫可定公顧閉閣雅歌若無所厝置於胸中而爲之屬者亦志定神安無恪情於承迎者久之而供者無所匱於財役者無所疲於道病者起困者蘇閭閻之中悠然安于無事而靡知其自蓋公無皦皦之名以干上無煦煦之情以媚下捐智故而害外滑銷是用因之術也公治憔悴之民獨持太上之柄運斤於匠石之意指而解牛於庖丁之神理不假聲色而折輔之民晏如此古之所謂善因者非耶史稱河上丈人學黃帝老子四傳而得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黃相國師余不知公學所從授而方之平陽所施用如出一轍故余斷斷以公爲焦心以耗氣勿役神以煩形虛以待之不爲物先故內機澄馬去斥文采而盜竽息其斯而已矣余聞軒岐之攝生也勿知道者不虛耳當塗令朱汝慈氏余門人也以公奏最之日偕寮友魏君士前王君柱往賀公而屬余以言余觀公所得蓋古執楩乘要而佐其主以南面臨民之道也一姑孰之理胡足以盡公三君幸語公舍人趣治裝天子行召公相矣

贈歐陽獻之序

歐陽獻之余友鄒君爾瞻弟子也客歲來遊辟雍爾瞻以書介於余言生是行也於山見鍾陵於水見長江矣於人不可不見吾子暖夫爾瞻固人之鈍陵長江也其何有於余屬余有幽憂之疾不能與獻之時相見甚念負爾瞻之委也久之獻之輸資入秘殿將北行索余言爲贈夫豫章之人多矣獻之獨師爾瞻金陵之人抑又多矣而獻之又以余爲師余自度無所取不知獻之所求於爾瞻者何在也世之知爾瞻者以其氣節文章云爾然慕其氣節文章而忘其所以雖得其近似而戾於道者往往有之未見戾於道而能有立者也知道者於心無所荷於物無所蔽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無蔽然後能撤氣宕而窮性命之秘蓋虛其中以遊世而文章氣節從焉倘不能無苟與蔽也嶐淩申狎之習與便辟燕遊之倡得乘其前文章氣節之志吾知其不能終已況其進於是者乎此余與爾瞻所不欲聞也夫學者三復遺編見瑰瑋卓犖之士未嘗不臨文慨慕不一快覩之爲恨願當吾世而失之可不可也獻之京師踐清華居近密不患無貌言以相臾故余輒及此試以質之爾瞻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國家罷前代詩賦獨聚多士以經術造之好古者嘗患不足收博雅之才余竊以爲不然詩賦浮華薄技稍有才者可以猝辦至於經術非縕藉之深不能入夫惟縕藉之深也高明者浸漬日久既可化輕俊爲敦厚沈潛者磨厲已至亦能矯頹暋爲奮迅所以均節人才之有餘不足令得其平而用之也國初名公巨卿勳業爛然率繇此出豈詞華末藝之所能及哉近世士習巧僞經術之中復出歧遥以濠上竺乾語采掇而離合之以相矜嚴此與詩賦雕蟲之習亦奚以異主司或爲其所衒而窮經之士始謂矣余友沈君鳳岡少承侍御公庭訓卓然以經學名其家即漢儒之專門講授不過也循循雅飭自結髮以來無一發言舉趾之失事父母友兄弟於古之六行殆兼其實而不必居其名所稱經明行修者非君其誰耶令有司能得君而薦於朝詎不爲世道賴哉顧學使者時時推穀君而都試輒爲有司所遺君顧不以屑意其修於經與行自如也頃歲乃終不能不爲有司所知而以明經貢於禮部待上親試而用焉蓋君之行其志有日矣夫騏驥駟置之室中不能捕鼠也負輒而趨則一日千里干將在篋拂鐘不鏟試物不知異日者斷蛟螭截犀兕豈異物任哉用與不用也吾鄉乙公瑄張公祫丁公鏞沈公庠王公鑾諸人始皆以明經進迨揚于王廷遭時遇主科名遂擅天下故士患無實耳謂學行如君而竟泯泯焉吾不信也同社諸君子喜主司之能得君而君之進而有爲於是始也屬余言以賀遂書而投於君之左驂

王封翁八十壽序

遴書錯綜千古以醫著者財兩人扁鵲所從授禁方甚怪而

不能令終倉公意衛動人主詔問所爲治病驗者幾人意縷縷自言其於齊王陽虛侯濟北菑川王尤習兩人國工也而無子意賴其女緹縈僅以全豈史公所謂美好不祥而匿迹自隱亦有未慊然者耶會稽王封翁故儒也而隱於醫嘗多寧歲杜閉門偃臥識者以袁安高之祠部廉其術補太醫院尋令護諸邊卒已改比部護諸囚賴以起者不可具數最後昔益王良醫王貴倨甚然博雅重儒術於公不冠不見也久之翁意倦遊歎曰吾何以曳裾王門爲哉遂解所職歸而翁諸子長業仕讀矣乃撫之而喜曰吾非不能濟人之顛連天遏也譬之沼沚之流及者幾何與其日活一人焉倖一家悅之孰若於林林者噓枯回生俾鬱而不舒者暢然以泰勞而不獲志於儒命也然積而能散以無忝於先人則命如我何故家比素封侯服玉食悉謝不爲而以盡之周貧振乏閭閻里咸黨無弗霑潤者客歲新安與金陵苦旱且潦閭之飢者曰微鄭君無以食也問之寒者曰微鄭君無以衣也問之病苦者曰微鄭君無以有起色也於是學士輩咸曰吾白首鉛槧曾不得少效之民而君饒爲之儒何爲哉君遜不自居曰此母夫人志也余益爲之大息云至是歲二月六日君覽揆之辰則行年六十矣子太學之槃謁余言爲壽竊於昔人豈不遠哉倉公以一女保其身翁得三君繼其志心謂范少伯功成身退三致千金散之貧交疏昆弟古今以爲美談君之所施與已遠過之其功業不逮則所乘之時勢使然非才不足也夫吳會上游江左扼其勞天都遐蹯新安控斗以新黃考翁其強精神加匕箸以長視其子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余讀太史公書至魯猗氏宛孔氏宣曲任氏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彼三數人者其心計智數筋力勞瘁非卓犖丈夫子哉藉令在勢處顯以其精於廛著者厝之事功與授之握算不知縱橫者不遼絕甚乎而第隱其才於生產作業所施用不得與計研范少伯之流齊芳而並譽則其迥然哉夢圃鄭君世居新安之嚴鎮事親以孝聞事兄若拊其兄之子也以友愛聞少讀書遊成均奕奕負儁聲矣已母夫人以父兄故業勉屬之念金陵淮陽往來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四十年無何擁高資不啻倍蓰什百於前矣君歎曰吾之

其勝即好遊者不能兩有之君少挹豐溪之秀長攬白門之奇今雖老矣倘回盼梓里則白嶽黃山落其牙頰遊目帝鄉則石城鍾阜任其杖履不知太史所書諸人有此樂事否況君子賢而有文名聲籍甚必能竟君之志於異日此又魯宛之所不能宣曲之所未覩也傳稱計倪范蠡皆久而仙去雖難必其有無顧思不分則精神不溢則實蓋治生之通於養生審矣而君種種功行又足爲之地惟益勉之余不獨以難老爲君祝也

董母巨夫人慈節序

節之旌也有眾人之論有王者之制有君子之書詩包列國春秋二百四十年以節著者僅僅其姜紀伯姬兩人君子之非子之私謁而亦非夫人之所得拒者何謀之與有於是銓部君特以疏聞主上俞其言下所司覆實旌之夫人修於閨

大夫固齊魯賓行而講於仲尼之術者也就而謀其宜否僉曰慈與節夫人之嫩也嫩而弗居夫人之厚也若旌爲王制短吾必不爲銓部君進之不得命而退弗甯於心念二三鄉人遠止之日是婦道當爾政有他覬且名吾之章而暴人之義夫節婦旌異之郡國以狀來上者甚眾銓部君欲以請夫乎里閭鄉評歸之曾無異議是歲天子上慈宮徽號舉海內可謂難也以故奇節之所震曜醞行之所漸漬信於家族動之卒莽藻其才而以亢宗聞天下使兩世之教成於一人又何如者久之銓部君生夫人則既老矣念其孤復取而襁褓

習之間而名徹於九閽處於海陬之遠而節可稱而存孤之義得君之褒蓋方駕古人而不啻過之矣鄉大夫以爲桑梓之勝事不可無述而屬余以言竊謂惟夫人矢志立孤含貞蹈義以有銓部君父子惟銓部君父子率海績學名成身立揚於王庭以知有夫人明主敦節閔孝褒及遐阻以有茲恩命余忝史職不列其事是無以光昭君賜隱夫人之志而沒君父子之孝也故不辭而序之以附於詩與春秋之義庶幾異日傳節義者有所藉手焉

詩戈夫人九十序

士有甘藜藿如五鼎處圭竇如夏屋充然恬然而人世之浮華不足動其一盼者此非獨所守之介亦其道足以自勝故蒸嘗可續孤燈敗帷甘心而不悔者數十年此其才與志爲再計賢與嗣孰重盡捐橐中裝予之手繡繆爲活冀孤可全難矣當是時牟利者翠閥覩其旁夫人自計死與生孰重已

也然持此以事親果能以必合乎哉有种放之母然後可以遂嚴壑之高有尹焞之母然後可以薄口體之奉挾已之所見令父母與之同而無間是君子所雖翼而事之不可必得者也子知所以自重父母知重其子之所重兩得而俱安於余友雲川君之母夫人見之雲川君羈卑以學行聞在諸生間孰不以進取可旦夕冀久之不售輒容然上書以病自免上下欲挽留之莫能得也夫挺巍龍之器躓木柳之涯懷巖廊之寶躍輿篠之遊君之意蓋已遠矣第庭闈之意倘不在是吾自決其志悍然顧行而不顧亦豈君子之樂哉而余聞母夫人不以爲迂也以彼眠華應之飄馳不異乎邊廬之託宿都邑之輻輳不異乎溪谷之幽栖東西之陌南北之阡有

孺人雖饒而二子一女率自爲乳其卓識類此察長公之精計算也次公之任讀也其賈荆楚遊辟雍各以材授職久之而謀創爲宗祠妥先靈合羣族已而以戕告者室之餓者食之不能揭者斂之掩亡襲塗諸便人者靡黯不舉頃陽侯稽天孺人曰人苦墊飢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千金分賑貧者嗟嗟財者人之所不擧而同欲也非纖嗇不能聚聚矣理勸盛家道勃興於是人望鄭氏之廬隆然矣孺人始聚族而處聚必能散范少伯非恢奇卓犖人哉策其子曰苦爲生難必重棄財孺人故折節爲儉致有畜藏乃好行其德出多而愈不厭斯固哲人之義舉丈夫之偉節也夫千人所指必蹤眾口所頌必昌頃中外戴孺人德者祝頌無異詞神采康悅譖御襲盛辭於上壽有加無已天植善人曷有不殷也哉昔鄧通一觴也夫

逌然而卑一觴也夫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仲尼稱仁者壽蓋理所固然世或疑爲不盡合非不察於理則自所激云爾其姜曹娥持天壞英胤靡繫年所自非然者則天佑純德安可誣也新安鄭翁以鹽筴起家負長厚聲溪南吳孺人來配會家中落孺人曰君以素封之家坐而食貧非算也毋夫人色養吾自任之輒傾橐中裝爲行資鄭翁得以肆力積著無內顧憂孺人爲之決策也居恆嘆曰富不自行而肩貧者以行貧不自乳而代富者以乳此吾所不平故

訓耀名於河洛劉翊顯節於故知皆忘己活人忝身將相余
不及從長公遊聞與夢周君成好施樂義克紹母儀若子英
卻積文奕世益茂揚華售瑜豈無時耶茲請銓叙因出所詮
著於篇知仁壽之理必有合也

壽金母六十序

易與詩之言婦德也曰無攸遂在中饋曰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豈不以坤道無成其斂縮儉退義固然耳顧古今才節
表著載於史策者不可勝數此何以稱焉余嘗以臣道觀之
周公孔明當武王先主既逝之後藉令一意退藏以負付託
之重將內愧之謂何而欲引含章以自飾其誰信之海陽金
母邑丁瑞溪里人年十九歸潤吾君新安故習貢潤吾君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即逐什一往來松澗間終年無甯居種種家政一切毋綜之
年三十而寡拊孤持門戶眾且謂非婦人之能毋仁足以柔
強禦智足以解紛難禮足以修睦婣非足以行慈愛卒之教
行於子姪而義聞於諸姑譬之寒松老檜出崎嶇嚴巖之中
飽霜雪歷寒暑以成其干霄凌雲之勢可不謂賢哉大氏處
變非難識所處爲難毋幸若備嘗撐拄淩厲閱百罹以自全
者其識勝也方潤吾產未饒母悉脫簪珥慫恿爲業轉徙積
居佐成其畫子三人才人人殊宜貿者貿宜儒者儒因人成
就之雖訓誨諄悉第以溫言諭誡不輕譴訶也王父母物故

母寡居襄大事旁睨者多謂其難顧成易備觀禮者嘖嘖
歎服母之賢名益噪於里閈中以此今歲母春秋六十陽月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既望其設帨辰也子太學生守道與余交因謁言以先酌者
余無以復竊謂古湛母截髮劃薦厚賓客成子名是意在勳
業孟母三徙其居斷織示警是意在聖賢惟太學擇之異日
者淺跨時曹拓光先業母之代終者庶幾有成而壽與名永
又不在歲月間矣守道曰唯唯遂錄其說歸而爲母壽

張梅友翁壽讌詩序

新安張翁少擅文名長逃酒德不貪爲寶均咳吐於珠玉無
事爲貴等軒冕於土苴顧獨專一壑以自娛與梅花而投分
豈非以西湖逸種揲八卦之祥風東閣靈葩沃三危之泫露
貞操懸諸日月孤芳遠於埃壒非凡卉伍哉翁居恆登塢扎
蹊蓀苔寒山四絕樹影橫斜古木千年黎雲冥漠固已得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間之奇趣當人生之稀壽白下諸子聞而高之蓋金昆玉友
咸稟太丘之教異地通家并是龍門之客松年喜茂梅蹤非
遙請諸文會之遊共賦當年之事輒爲敘引綴在篇章

易纂言序

易者象也昔聖人賾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難以
言示者於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而寓之於象象立而
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不鬧不取之近則遠不明故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
變而詞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於象王氏之
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顏延之爲祭酒一以輔嗣爲師非是
族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

之後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不此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笻者之妄人也洛誦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是索理於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幼清氏洞契於斯作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決之象超然卓詣絕不爲兩可之詞稽疑抉奧契於我心者抑何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噫非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幼清嘗曰吾於易書用功久而下語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視易爲尤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學易者弗嗣心於是如舍筌不迷其統弼還而不失其宗諸假託傅會如流俗者悉擯不爲卒令亡者如存而疏者常戚非君子不能存此心亦非君子不能有此具也譜成屬余序余襄備員史局會君以大行

經學古爲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讎至再繁而家乘益浸漶不可考給諫手自排纘使三百餘禩如指諸掌諸凡名字爵謚年葬卒葬班班具焉上率下緩雖多而其於是役勤矣因幷著之

由原羅氏族譜序

吉安稱文獻邦自昔爲江右重明興以來諸羅氏偉人項背相望如學士公復仁司空公汝敬都御史公通文毅公倫文莊公欽順文恭公洪先先後以德學勛業節義文章彪炳於時又並爲吉安重然各自爲宗所繇來遠矣其在山原則從宋景祐逮今二十餘世絲聯繩貫代次可攷若今給諫君大紱所譜是也按羅之先以國氏者二一有熊氏一姒氏有熊氏分封宜城春秋沒於楚散居蜀漢唐徙豫章廬陵號甲姓而山原之羅則徙自宜城有諱拯者以進士任吉州司理參軍占籍於官爲吉之始祖故於諸改徙貿遷者特異四傳至武岡公棐恭由完塘移楓山復移山原是又爲山原之始祖給諫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其遷自完塘者而已中間徙而之分宜之永豐之二廣之楚世遼地隔又莫能盡名而山原一派譜系具存曰吾知爲山原之羅而已是譜也一修於元再修於天順蔣州公丕訓三修於嘉靖初三潭公某而未竟後念菴羅公爲之序以詔其後人邇去之又七八十年族指日繁而家乘益浸漶不可考給諫手自排纘使三百餘禩如指諸掌諸凡名字爵謚年葬卒葬班班具焉上率下緩雖多而不迷其統弼還而不失其宗諸假託傅會如流俗者悉擯不爲卒令亡者如存而疏者常戚非君子不能存此心亦非君子不能有此具也譜成屬余序余襄備員史局會君以大行子不能有此具也譜成屬余序余襄備員史局會君以大行改給諫相與爲道義交驩甚君尋以直忤旨還田間其才纚未少吐其用退而纂修是譜余得而讀之氏族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崇本修睦萃渙合離以仁義爲天下先余以觀羅氏之有政非獨曰有譜而已山原羅氏最章章盛者宋進士四人鄉舉若干人濂舉若干人明進士四人鄉舉十有一人貢士四人其布衣奇行見郡邑志者非一而宋之朝奉武岡我明之少保都憲二公皆天所豫擬以待一世之用功名奕奕在人耳目間嘗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頃之給諫君柄用於朝追蹤祖烈乃家戶中事耳昔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奕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

代非徒以名位故也羅氏在異時嘗顯矣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有不在彼而在此者後之子孫接武而起烝烝然以亢宗自勵其將益有興者乎序以俟之

藝海披沙序

昔稱齊澣知今高仲舒知古卽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濟以彼非松喬而曙上代墳戶牖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采諺俗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津要擧其芳藻者哉計部謝君在杭起自晉安蔚爲名士亦玄亦史學不局於方隅既博既精識欲徧乎流略凡所綴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錯其下茁諸作業已嗣七子而駸駸爲八閩之先鞭矣乃其稗編小史亦復過物成書燦然朱紫襞括塗於羽陵誠洞心駭目之觀非僅僅會稡叢殘爲小說之靡而已余謂研味此編有三益焉蓋殫力錯綜隨方湔祓卽皇覽爰略未易擬倫而秘府太常靡不掇摭可以折衷言之衷望果然之服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筆乃遇見瞥觀無不疏記可以備當代之文獻廣方來之耳目二也語怪徵奇曲士所緐而窮幽極異罔羅不遺徵感應默禪主教三也此非淩高之不廉激中人之爲善不藉弭刑誤倪思之異辭亦有意鑠齊諧今茹古挾寶雞之多識軼癡龍之奇鑒何以辦此且參其著作率以適意爲宗注心典要不以繁詞爲貴往往掘

指掌抑何盛也諸子取藝海披沙刻之南丰而屬余爲序余涉獵一二若遊玄圃而得夜光汎滄溟而覩明品藻分於駢轡爲八閩之先鞭矣乃其稗編小史亦復過物成書燦然有古史舊本殘缺日甚乃取而校梓之以示多士而見屬爲序余謂史之難言久矣馬記班書今昔罕儷然班掾業皆選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三代之作非獨載其行事蓋幷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雜家與聖學並發如遷者亦雋偉拔出之才矣而不勝其務博好奇之意雖其貫穿馳騁極於閎闚而不合於道者固已多矣子由於此書多所升汰闕者益之謬者釐之采摭於散亡殘脫之遺根盤節解條入葉貫而聖人之爲治者復纂著其樞要而見之於後可以爲難矣往者余靖之刊誤倪思之異辭亦有意是正至劉知幾師心妄駁肆筆橫詆乃工於纔人而拙於用已職者嘗深非之如子由所緒正援據精審足以扶微學存

古義此史公之功人非其苟爲異而已譙周之史錄存書亡不少槩見此編之泯泯且垂百年鑑湖公於奧編遺事靡不畢講而古史始盛行於時余以謂於此有三益焉念文士多面史材少欲以鐫磨後進爲良史之儲一益也考見得失即閎深奧衍如史公不曲從而苟止二益也據經訂史令英儒秀人一歸雅正而稗官雜說不汨於其中三益也多士方頤顯嚮風詎必無感厲而興起者乎帨不揆爲之敍論以俟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今天下最重而提衡宇內則無如京師而留京爲之陪貳其表率百官統均四海者無如吏部而司農司馬與之頡頏而相表裏其爲中外所歸而先後屬之一人則其望爲尤重而余獨得之鄭公焉公以司農請急歸不二歲天子召爲南冢卿洊本兵缺復以公兼掄之歲癸丑公滿三歲結業治行而以最聞上公屬之在兵曹者李君璨等偉其事委不佞某揚扢之以贈其行余親前蒞留都者自名吏隱規撫矩倒以相瓦合至今面陵夷甚矣公性嚴重雅不假人以色詞以故始下車即威望風采豫有以孚貪婪慢侮者之膽而奪之氣顧徐面察之實開朗洞不設城府奬進賢士如恐不及蓋畏之者如夏日之雷而親之者如沍冬之日不必爲皦皦以干上煦煦以媚下而宸辰傾德百寮動色無吐不納如響斯應者三年於茲矣公居恆務持大體不責一切苛辦乃視卿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收效若彼者其道何繇傳曰大臣法小臣廉法與廉臣事公則何以異是況公悼仕路之未清歎武功之不競憂天慮之旁寄閔民生之多蘗其扼腕而思非一日矣夫無其具而懷寶欲爲者非也非其時而欲進者非也有其時有其具而時有不與乘時者抑又非也惟公勉之而已於是二三子不謂余言爲謬輒令筆史載之以爲行李先

晏氏家譜序

晏氏之族自齊晏平仲至今殆二千餘歲子孫著錄者不數千百人先世嘗有譜牒以戰之爲麻臣戎給諫公文輝大加修葺以前所未具者增焉書成凡若干卷余讀晏氏譜而歎曰語有之族大者長德厚者昌豈不信哉夫晏氏故巨族也豐蔀永傳茂嗣繁祚即一姓而租繇賦需往往徧於郡邑

自前代至今兵燹游經水旱時至民之繇賦科逃逋缺者有之丁口井爨轉徙淪滅者有之晏氏於其間非獨如魯靈光之獨存而已而日以加盛如此今觀於譜晏以神農氏之裔家於臨淄自平仲顯名後分布列國至景星復歸臨淄故以景星爲大宗至墉徙豫章故以墉爲小宗自臨淄外上高二臨川四南昌五新喻二會城廬陵靖安各一繩繩振振蟲列不遺其於名字爵謚年輩卒葬無不詳焉而於南昌之超溪尤詳詳所出也夫延盛在積翊繁必仁是故旺族雄閥名宗舊家苟爲無積而垂之則累葉風素一朝而殞者豈少也哉晏譜之錚錚者自平仲以來有元獻公殊尚書公敦復學士公陶名德相望莫可縷數至近世則御史仕翹給諫文輝爲此余之所謂積也治今駿發於臺瑣兩公如江河之流引之而益長悛之而彌大豈不宜哉余故曰德厚者昌此也譜之族指最繁覩世系可考焉余輒敘作譜之意而推其所繇盛以歸之若給諫所論列闕國計之大者具留垣疏草不具論

大秩宗尊師忠銘王公集序

最著胥敬元獻駁張耆之封景初斥汪伯彥秦檜之姦復之論賈似道之誤國盡忠補過平仲之遺風歷數十世而如存公雖繇禁近登八座而世有未盡其才之歎當是時巧者方睚顧囘隱求市於世公獨白首一節不少委蛇以苟登用其見定矣以故盡言於遠外之日有智士之所不肯爲乞身於强健之年有勇者之所不能決以彼小有才而氣不足以馭之即幸躋柄地然得不償失榮不蓋愧當泚顙咋舌之不暇乃欲以言語文字追公之逸駕胡可得已頃公子鯤裒公之文至自萬里命余曰願子敍之余於諸生中蒙公國士之遇而未有以報也輒述其所感而歸之識者當知余爲時惜不爲公歎也

賀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序

居帷握之地作爲篇章明光溫室之代草石渠木天之纂撰下而名公巨人之行跡忠臣貞女之嫩節遺而雅裳雞林之重譯亡不欲得一言以爲重蓋文章之用極於是矣年未五十來爲南秩宗忠言讜論不以去輦轂而忘如請朝講愼詔令有疏禁奢靡宥言官有疏請召對停傳奉有疏至册立豫教卒南九卿疏且四五上蓋不得請不止也南都佳山水暇輒同通儒名卿覽觀江山舉杯相屬酒酣耳熱泚筆爲詩賦宛轉深切萬口傳誦此與典册而施朝廷弦歌而薦宗廟其用異矣而未甚相遠迨請老而歸去清華繁富之地歷山租水涯之險去國登樓之感夫孰能無之乃公涵養彌盛而結撰彌工大氏安時處順超然物表不矜不挫不誣不慙讀之

上御極久比年重持名位不輕畀南北大僚多闕員以待會推疏上至屢請不得下頭一日而得匱旨者九人南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爲之冠豈不曰豐芭造士興賢聿有成績其爲舊京董官政而貞百猥在一轉移間耳時南中九列暨百司庶府舉欣欣然以公之得用爲賀而併以得公矜式爲喜乃公則朝受命夕飲冰爲進一疏辭飲然如不勝也耆人言公資望崇積緜成均而爲進一疏辭飲然如不勝也耆人言公資望崇積緜成均而贊邦治淸居日月之會乃其分也而曷辭爲不知此正公之所以爲賢而不可及也嘗竊歎嗜進者於升沈淹遠率有市心虛無不躁競而乘其捷一缺未出輒屈指曰是將及我一缺未出輒旰日曰是當及我甚之擾臂而起必欲力攫之爲快惡知古所稱難進易退大臣之節哉公沖襟厚德恬於自處初釋褐讀中秘非久即請告歸養志備物烝烝孝謹爲人所延佇想望者十餘年有司屢勸駕始黽勉入朝徘徊史局不滿速化更閱十餘年來領成均事公於教人文行靡不飭而大方壹稟於器識使賢者有所依以樹立不肖者有所避而自遠間退而無處超然動止自如凝塵滿席泊如也夫人方輿朝公獨恬而安於野人方趨北公獨恬而安於南世雖未遽覩公鼎鼐之業而其所託者遠矣頃承新命升貳南銓於時爲晉於公以德際時爲順而麗乎大明詎非天衢一嘉遘乎而公一疏再疏不止進而思退雅與晉之初二合晉之初二皆坤體臣象也柔順安貞臣道也人臣方晉時柔進上行詎有摧之憨之者而初之自抑也若摧二之自欲也若憨蓋難進易退古之所稱大臣者固如此公雖不自滿假而開誠布公誼信於賢士大夫人望所歸卻之不可則晉之所云言爲贈亦不知有少當於公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乙九 澹園續三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碑記

江甯焦　竑

溧陽伍相國廟碑

上御極三十有四年卒土依風墾鹽棄朔古義士忠臣孝子貞婦莫不秩於祀典罔時怨惻甦甦乎嚮幽明咸熙之世矣溫陵徐侯某者來尹溧陽政通人和乃建文昌閣廣濟橋井章章百廛俱興已閱圖經稽掌故知子胥投金瀨水假道牙嶺皆境內事也而廟貌陵夷久廢不立無以勸忠孝備法誡復捐奉庀工次第興建而伍相之廟適成邑人呂君昌期實屬余碑之嗟乎時移事改跡往名留高臺已傾稷下動聞

芻之竪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況乎義特百夫孝絕千古厚可敦俗忠以激衰如伍公其人者哉公當姦宰肆凶父兄拜命斯時也恨填胸腹哀纏骨髓非不欲奮曹沫之劍揕秦王之胸念義不戴天身先朝露非算也於是隱忍避跡間關擇主吳宮計合楚氛乃萌前茅後勁倐雲夢而屋馳萬弩千艘指方城而席卷揚兵九天之上決勝千里之外遂能瞞彼巢窟社稷爲墟鞭其仇讎怨毒盡雪詎不爲奇男子哉夫政先風教要束寬簡民吏意得閭郡晏然凡忠除利興各以序爲念士習之重循行學宮頒示條章以時肄習而錄其行之優者加激賞焉廉邊豆廢缺琴瑟不修廱不繕理復其故常踰年遂舉廟學而大新之殿寢崇邃門廡精深而啟聖名如轉圜其違也斥壬人如拔山卒至嬰龍鱗而上迕槐屬鏤而太息第欲僵尸寓諫抉目觀兵不亦悲乎嗟乎公存而落者興公沒而炎炎者滅興亡所繫可謂重已或者忘父讎而不復視君過而不爭陰拱以觀坐而自保顧謂公援引非人鞭笞越禮何其謬哉年祀緜邈精爽超忽依以蘋藻柱厲不知而殉難廉頗雖死而猶生足使姦雄愧心忠義吐氣於主上之風教不爲無助列斯存搖筆成詠銘曰

起起伍公三世作忠繩厥祖分雲摩氣英目無堅敵拳且武分逢時不辰父偕兄臧家運監分歸誠大都蒙垢忍恥厭荼苦分有其援之如翼而飛寄心讐分師出桓桓蹈淮以西挫強楚分窮血興歐厥勳爛焉眾爭視分功遂讒興有言不信遐何所分堅貞不移誓死以報爲代矩分顧瞻溧陽山迴水縈公所旅分靈祠歸然毛牷既腯窆厥宇分企節赤旆來憩來遊紛且舞分祓祈縈鬻尚臙姦凶禍下土分神之聽之我刻樂石播終古分

濟國府重修廟學記

濟國幾南一大都會也計部鄧金侯以萬厤丁未來守是邦政先風教要束寬簡民吏意得閭郡晏然凡忠除利興各以序爲念士習之重循行學宮頒示條章以時肄習而錄其行之優者加激賞焉廉邊豆廢缺琴瑟不修廱不繕理復其故常踰年遂舉廟學而大新之殿寢崇邃門廡精深而啟聖名

宦鄉賢諸祠悉成至講業之堂棲士之舍庖湢庫庾煥然畢具射圃在學宮之西拓治寬衍小大稱事一無所苟積工三百有七日糜金錢五百緡有奇皆捐幣俸之羨而民不知役既竣候消日齋戒大合其秀民陳牲幣三獻而落之父老聚觀歎息以爲未嘗有也於是學博士馬君德澤欲紀歲月於麗牲之石而屬余爲記余惟宛陵阻陵陽三溪之勝山川回合習俗甚美而又得賢師帥以成之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俯好於治心脩身之術當得其指歸無疑矣顧士微獨不學之患而知性之難性之不知即殫力於學譬諸之楚而北轅車堅馬良而其去也彌遠古聖人之教譬策其耳目清發其靈府者可謂詳矣苟知所從入則竭蹶而趨皆性所固然非外鑠也是以其教不煩而成不煩而治不然戕其名義之美而第以矜激爲功處其華非敬其實陳義雖高終必去之於道奚當焉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事也出之一而靡源非逢者理也得其一則居簡以臨民正容以悟物雖逆旅三辰折衝萬里可也侯不菲薄多士而以道德行誼爲之標表異日風俗成人材出彬彬然方於鄒魯必自此始故余樂爲道之其諸善政當載郡乘此不著侯名勵河南西華人舉乙未進士倅陳君振揚樂君夢陽司李楊君若予皆樂觀厥成者

法得備書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歷陽自宋安撫使趙善相始建尊經閣於學其來尚矣後尋

作尋圮國初高皇帝兵興實在其地頃之四方文軌平以知易干戈乃徙學建閣以文事爲天下先嘉靖間學再徙而閣隨廢歲丙午廟學悉還其舊殿廡堂廉靡不畢備而閣顧缺如嶺南謝侯爲政之期年適有水災侯補助興發孳孳佐民之急使樂其生然後教以相親睦收恤之義服習成令蚤遒面鮮犯州以靜治於是以是役請於巡臺黃公公方以興學作人爲亟俞其議幷以贖鍰來助乃爲閣三楹於明倫堂之後又爲聚奎樓於學東南隅與閣巍然相待如主賓然木堅石密崇碩麗壯士執經佔畢始得其所冀不躍然以喜益起其游歆講習之志工始萬厤丁未十月明年十有二月而告成黃公行部茲土更嚴民信而復得謝侯以成之其本不敏士樂其翠而頌聲作於是州學正劉君起潛訓導沈君作霖姚君一右易君之文偕弟子員謁相與謀而來請爲記將以載其美於無窮余惟二祖以經術造士頒四子五經古注疏與宋儒傳兼行之復輯諸先儒說爲大全以頒之使其沈酣浸潤自得於身心而推之治意甚美已行之既久士日事浮浪之文而利祿之意多明經修行之義蔑如矣攷漢初郡國未有學然諸儒以經教於其鄉從之者率數百人各以名家齊魯燕趙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甚盛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館爲禮弟子皆世守其師說不敢變治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必令傳經義"對人主至親問其師爲何人

其說云何其重如此卽於聖人之授受未知其何若然是時爲弟子者專而其業固爲經師者嚴而其說行故足術也今有司不憚興作以禪士歲時行視學宮講解經義二三博士又相與勸率之多士能進而張大先王之教以輔世或不然者祀典獨缺無以稱學者高山景行之思固奉定山莊先生亦能推衍其說以淑人異日以經術爲國家決大議引師說而於上之意可無負矣公名吉士直隸內黃人己丑進士謝病名滿震之番禺人起賢科以治最聞州別有惇史紀之茲不著是舉也謝侯倡議始終厥事而同知許君文燦判官何君台協贊其成吏目高冠董其役咸與勞例得竝書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乙九 淵園錄四 五

學求復性而已矣顏子之學復性之學也顧仰鑽瞻忽功力莫盡雖賢智者有望洋之歎焉子貢以知入曰魯人之循序以求通蔑其華而收其實一貫之道卒歸之及其成功一也後世學失其宗高虛者遺下而不知無器之非道卑陋者僞俗而不知有上之可語敝也久矣近者白沙陽明兩先生奮興先聖之絕學晦而復著聞者豁然如披雲霧而睹青天也自餘諸君子研味於典墳磨礱於行誼雖悟入不同而斷斷乎志於復性有不可誣者說者謂我朝以大明建國道化休明絕非前代之可及豈不信哉符卿祝公石林少聞學於天臺先生令休甯六年爲南給事中九年孳孳以士心民俗爲念所以圖其不及而拊循之者不啻飢渴之在己也逮考最將解其職衙德者巖所圖報謀於別駕程君心德爲祠生祀之公執不可至厲色詞拒之不止乃以語余曰南都之祠不少矣而理學名卿生於斯若斯者祀典獨缺無以稱學者高山景行之思固奉定山莊先生而來十有三人偕同志者俎豆於中禮成而去比及三載祠部毗陵葛公考薛公文清陳公白沙趙公文肅皆嘗歷茲地復增入之昔賢往矣距今年祀幽深寂寥鬱而未發者始皆大備且請於秩宗春秋祀勒爲常儀而屬余爲記嘗聞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第以事及人者其功小以善養人者其功大事及者有盡而善養者無窮留都士大夫之輻輳有名於時者至不可勝原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獨諸公之流風餘韻諗吟而思慕之至今豈非以善養人之明驗歟夫事有可繼不必其自己出也祠部公修斯祀而永之彰來學覺往令其長存亦可謂有功者已甌坪鑱於石爲來者勸

天臺先生書院記

古學校之教修士求志達道未有不爲時用者其在於鄉也高者尊爲父師少師而下亦不失爲更老日羣其子弟督教之迨沒則相與追思其功德祀之嘗宗推而目之曰先聖先師夔伯夷周公孔子顏子皆其人也近世理學莫盛於宋迨天聖明道間學猶未立而四書院之名獨聞於天下是時周之廬洞陸之徐巖朱之隱屏各以道德師於鄉爲之徒者率振振雅馴行藝修好世徒知賴其川而漸摩成就之功豈一

日積哉天竺先生崛起楚之黃安推明孔顏周陸之學與鄉人肄習之從游者屨恆滿戶外已宦轍所至又自其鄉達諸四方今去之數十年而其教如存先生所風動仰已遠矣當其校士新安拔胡侯於髫齔中而授之學至是綰印綬來爲邑令乃罷推先生之言厝諸政事要束精明寬簡中度圜部晏然民更意得以其間造先生之廬與其子弟講求永墜之緒默曰古鄉先生沒必有祭菁師顧其可後爰卜地邑東偏構堂三楹奉先生像設而同志之友及門之徒皆祔食於旁講堂三楹翼以二室待來遊者棲焉書舍二十楹翠多士於中誦詩讀書循循如也堀項如也惟謹黼之東西復爲孝子節婦二祠周而覽之齋祭有所肄習有次庖湢無休各有宿門人經明行修不以漢儒所詣自安而毅然以倡道作人爲任當是時士之保殘守陋者雖其退舍而往往以沿虛自命先生慮其高簡菲薄或爲浮誕者之所託是以檢束於身心者精而教誡於明辨者密其於先生之似吾恭前公也方士

宇又出其餘貲田數十畝會其入以具祀事既成書來俾余志之嗟乎先生特起千載之後明先聖之道以寤後之學者其於求仁之要脩身之矩本末粲然如指諸掌精令遐陬獨學之士精思而實踐之可以學聖人而無難況黃人息游於斯者皆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於聲容而得其意之所存能無憬然思奮者乎自是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即中材亦勉焉循其矩矱而寡過不惟先生之精神丰采久而彌新侯之傳於是邑亦將無窮矣侯名尚質字某徽之婺源人莅茲五載治最當遷矣而能加意於吏貲所不及亦先生得士之驗也是爲記

桐川會館記

古造士必於黌校孔子顧厥徒杏壇論道淑人以輔王教所不及此後世精舍所繇始也漢興郡國有夫子廟而無學且不置博士弟子員然諸儒各以經教授於鄉從者至千百餘人齊魯燕趙間經術名家者彬起宋至元庠學猶未興而四專院者獨先有聞蓋以法爲師弟子或强之有不欲而出於樂學之心期久而不廢亦其理也哉桐川之學倡於何公省齋耿恭簡張甑山兩公於此益倡明之方本庵先生爲兩公門人經明行修不以漢儒所詣自安而毅然以倡道作人爲任當是時士之保殘守陋者雖其退舍而往往以沿虛自命先生慮其高簡菲薄或爲浮誕者之所託是以檢束於身心者精而教誡於明辨者密其於先生之似吾恭前公也方士

響臻先生念樂羣無所乃築室桐川待其學者居焉館負城臨流據一方之勝中崇賢堂三楹堂之前築奉夫子像於中有先正堂有盡心齋有左右室有更衣所凡爲祀上植柳數百株名曰柳墳月會者二歲大會者一鄉薦紳孝往哲羣來學者靡不備具樹以桐柏羣芳翠篠叢雜錯出川檉川西之陡岡精舍相望而一以桐川爲宗興起者益彬彬矣先生間屬余爲記余謂仲尼之學載於學庸論語易大傳下學上達之矩矱在焉學者潛心於是即進之語上何難而不能者亦足以寡過倘道之未明而擺落古人之形跡適以爲畔而已先生坊學之末放而冀以閑先聖之道其意甚盛

惟學者勉之循其言以共臻乎從心不踰矩之域是地也雖
追蹤杏壇可也而四書院者勿論矣余有言無出所講聞之
外而先生鄉之先進輩望尊而學術美亦無待余言聊書館
所緣作而并系之歲月如此

陵陽會館記

陵陽會館爲會諸同志而作也石埭故無會館有之自畢君
一衡始一衡倡學已壬庚寅間一時從遊者至屨滿戶外擬
築別館以居之未就而沒弟一素毅然曰是在我乃出橐裝
合友人醵金建講堂三楹明經堂三楹左右兩樓翼焉念國
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而心齋近溪復所三公推明闡繹門
小過者卒誨諭遵去所至輒召問父老所疾苦及所欲而不
以侵盛學者得以潛其遂心遊於大通者其力也乃復爲堂
於潛杭屬邑也而在天目山西籠舟車不至土樸面民淳余
友陳侯令於斯一以簡靜爲治鉤匙惠文之事悉薄不爲有
深而其見定無欲以培之則害者不入而其養醇所以善致
知也余懼論者滑洞於末流而忘其源爰述孔思周程之緒
言以爲鞭影助雖然是必有以余爲支離者矣

天目書院記

古之求道有刻苦堅厲不爐不枕者有危坐一室精思不息
者有靜默澄心驗其氣象者以彼形廢心死神覩氣聽一旦
懸解如靜中震霆矣外朗且豁滯痾於語言泚味於影響者
所能及哉夫恣情欲任意見均非知也靜以儆之則所得者
深而其見定無欲以培之則害者不入而其養醇所以善致
知也余懼論者滑洞於末流而忘其源爰述孔思周程之緒
言以爲鞭影助雖然是必有以余爲支離者矣

三楹祀四先生而以一衡及同志之賢者祔於旁門廡三楹
前臨舒溪搆一亭其上俟風雩濯纓者休焉既成郡君汝行
蘇君屬不遠數百里徵余言爲記余惟孔氏言學莫備於中
庸而莫要於未發之中之一言易之密書之微雖非此理直
所從言之異耳二程子得周子主靜無欲之說學乃大明遂
以體認未發爲相傳之指訣自延平而上未有易也南宋以
來支失其眞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
亦已久矣陽明先生始以良知爲教夫不虛而知非寂然之
性體乎但情易溺而性難明於其寂然者未知其爲性而於
此安身立命也忽在我當然之體遂俄頃應物之跡習動爲
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功遽欲窺大道之門難以冀矣

得者爲罷行之久之獄訟稀簡庭以無事侯乃集諸生語以
所自得之學無不欣然有當於懷也自是考德質疑者日相
屬侯乃相舊學之址建精舍爲諸士講習之地而中丞高公
學使陳公無不聞而獎成之於是爲門三楹講堂三楹又進
別奉啟聖祠如學舊祠之後則文昌閣翼然在焉左作先
賢祠三楹祀陽明先生於中而配以心齋龍溪天臺近溪四
先生右作景德祠祀學博士職官錢公而虛其左方以俟來
者以至會膳有堂庋書有室宿廬庖湢以固以密當是時藏
修息游聊稱其度弦誦相聞衿佩畢集而上復念其無以久
也爲給田若干畝爲享祀饘饍之需而且望後人之益拓之
也則屬諸生謝有威走數百里謁余爲記余謂斯學非他以還

其良心之謂也後世論說非不工名譽非不盛而心之柄失
捆倫蕩誠淫以市於世至祿喪其常而不顧究且誠否溯發
黑白易處卒貽禍於國家非特不可爲學而已夫我言之而
人不以爲安我行之而人不以爲信此必有咈於人心者矣
微獨人之不安且信也即夜氣而亡亦自有不安且信者良
心固在也誠自信其心不以害惕利疚爲秋豪顧慮慮圓不
測之神以宰制萬有可也而非篤於道者孰能之君子所以
貴夫學也潛士寨營而易足鮮紛華之悅又得賢師帥官於
閒遠清曠之地爲之去疑解蔽以躋於高明庶幾有其恆心
以當國家異日之用稱斯邑者亦必曰上有愛人之政而下

有易使之俗自今日始豈不盛哉侯名桂林字孟方以學行
名金陵與余同遊天臺先生之門淵源蓋有自云

道指雲蛟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今制御史按南輔者三而江以北居一焉淮陽南北咽喉漕
儲之一大關鍵也而祖陵與河防相安危復設巡漕御史一
兩淮鹽筴甲於各省居積輻輳商旅櫛比以居復設巡鹽御
史一風陽爲高皇根本重地至今爲湯沐邑地瞰而民貧徐
邳北跨中原當水陸孔道迫郵繕傳符之累惟盧爲稍平耳
而治山巢湖姦豪出沒觀風於茲者厥任重矣侍御黃公奉
聖詔來攬轡自惟曰古稱觀風者獨歷覽風土已哉易曰觀
我生觀民也在所以爲觀者可風耳市至會御史員缺不足

給使事公攝漕鹽兩臺復以學使不至割江北諸學隸公人
即一息而靡非公賜乃能竟忘公於是輦侯孚獻以前諸詩
而久之公且遷爲少京兆矣士民相率請於州大夫曰吾儕
士德公而無以報卜學之東偏爲祠生祀公既成孝廉李自
華以其鄉士大夫父老之意來問記余曰是未可以辱我公

余謂黃霸勸善防奸吏民興於行誼朱邑廉潔守節篤故舊而不可交以私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民愛而父之文翁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宮祠之不絕王景豢紀數術禁忌堪輿境內豐給壬渙討擊姦猾民鮮侵枉每食輒弦歌而薦之以彼良二千石也而皆施澤於人久其得民宜也公銜使命先後三載任侍御之所難者四面兼漢人所謂賢者六士民交思而不忘即仲卿之桐鄉不啻矣仲卿自謂異日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今士民業及公生祀之久而益思新之公即領大農稱賢九卿安能不有意吾鄉如仲卿也公名吉士字叔相別號雲蛟與余同舉己丑進士大名之內黃縣人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維揚當南北舟航之湊歲漕粟以四百萬計而商賈藉餘瀝通隨艘取贏不貲顧漕繇揚子津入淮而鹽又自高泰抵揚方冬水涸舟膠漕病而商亦困國初在所設爲水櫃雨水猥積瀦以待乏旱乾則轉轉灌輸於河若揚之三塘是也雷塘在城西北廣六里下塘廣七里上塘東北曰小新塘廣二里袤湫間謂之雷陂其來久矣王端毅恕郭郎中昇成化中造石閘水礱其設甚備嗣後督視不時姦民乘之決塘爲田久不能正頃郡守吳公秀郭公光復銳意興復侵者以輸稅爲解當事又或左右之隨以報罷歲戊申侍御康公以藩使至貞紀維風百廢咸舉一日得三塘興壞之繇欷曰奈何

木朝漕渠無藉於河僅僅淮泗汶洸沂衛諸泉而足者以水櫃爲之備也嘉靖初總河王襄敏公累奪水櫃之侵於民者還之官自後不復有知其事者而惟河是力故費多而愈以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墮其職以至此即揚之三塘以數百年危於廢者屢矣得侍御而修復之若易易然蒭令移之齊魯無趙間何憂漕哉以此知人存政舉其繫於國者非細故爲之書俾來者毋替前功而且推其意爲漕渠資焉康公名丕揚字士遇山東陵縣人壬辰進士毛君江西安仁縣人起賢科以才爲公所任使是役其勞爲尤著云

和州新建橋壩記

和爲畿輔近地中外要重之臣與夫郡國守相使客傳遽之

往來踵相屬也東門之外舊有石閘一座視水之盈縮爲啟
閉閘圮不知何時獨其趾在耳或者據形家言以謂水流而
無以閣之則氣洩而不收微獨爲行者病也會三守何公至
聞父老以爲言曰吾以治農爲貢是其可辭乃集州人訊之
皆曰州之東湖與南之新河皆州水口地擬建石橋一壩一
便請于州刺史謝公報如其請於是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始
於萬厤癸巳十二月迨丙申九月而訖功橋景二丈有三尺
趾之廣加仕五焉下爲陡門計丈有八尺以釃河流而啟其
壅之所費銀以兩計三百有奇以備計五千四百有奇貲取
諸各廳之贖鍰而不費民間之一錢力取諸備食之閒民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勞公偪之一卒可謂易矣父老德公也深於是推其秀民
馬成大萬可賢楊鳳翔臧邊者求余言爲記且曰公居恢見
謂材敏一意節愛民樂其業田聖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
茲願有紀以念來者余謂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杠缺而
子產譏川梁墮而單公刺蓋不講於時久矣公獨能急人之
病而閣閣於是人信其以佚道使也是以倡而人事應之役
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其視夫耽耽而居飽祿以嬉於人之疾
苦陰浸不加省者何如哉然則視公於此而其他政可推
已公名吉蜀之內江人以任子起家晉安慶府別駕以去其

川蓋未艾云

式好堂記

常父衣無常主眡昔楊津汜毓灌方愈而不啻過之既無失
性伾去之二千載有不謀而合者歟繇斯以談翁名堂之意
遠矣古者爲學校申孝弟士靡一日去於教而又月書歲計
輒勃溪而相稽微獨教衰使然亦由無卓然敦睦之行出於
以旌其勤匡其不率於時比屋可封即有悖寒不逞之人亦
無自而發晚近世薄義而趨利兄與弟若弈棋然小不如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時合見面知愧故也夫君子之行道非必在勢處顯而後
然居於家使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續行而種學率輈張
而偕之大道此傳所謂是亦爲政者非耶雨翁是已歐陽氏
之孝友業有聞於人自是益繼繼繩繩令承其名視其跡者
低徊仰想其風猶行誼至於愈遠而彌新則斯堂之名於
世豈若既乎予故樂書之亦以爲世勸也

五岳園記

若夫肆層空駕遙峯高出星漢之上坐馳人寰之表五岳之
奇乃天設也然亦有基累九成雲霄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
山林而崇構此所謂玄區得之神匠大地繇乎心造非夫贔
覽之士忘懷畛域之中得意形骸之外惡能與於此乎榆林
梌霞古高人勝流率棲迹於此自明僧紹屈謙徐鉉以來澄
金陵名藍三牛首以山名弘濟以水名兼山水之勝者莫如
志壓恬曠者業弘況乎留連觴詠寓兵機之淺深指畫山川
得地形之要害潛養而深畜必此階之異日者獻凱雲台欲
至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即謂茲園爲君之土山峴首其
亦可也是役也其用雖小所明者大非余紀之曷示後人

棲霞寺修造記

滅而亡稱意江山雖在而昔賢往矣幽叟寥殆有鬱而未
發者耶嘉靖中殷公遘萬公表陸公光祖聯轡而至愛其山
深木茂泉甘而石峻於學道者爲宜於是迎禪師師法會居焉
時復得興善者相之都人士各出其力成就廢圮居民亦稍
以役地來獻迨今四十載會既化去施者不至屋嚴石草木爲
之索然頹釋僧定以道價傾一時塑像宇圮壞擬爲興復意
之所至不啻而集中常侍既公祿劉公海黨公存仁等爭以
楩楠歸之而王公諱綵理加慈首於千佛嶺三聖殿大爲貲
飾工未竣也會客公仲著臥疾夢神僧捫摩宿疴如脫問其
自曰攝山客心異之人寺尋訪感諸緣會應如決川故三殿
曰大雄曰天王曰藏經力任修葺以伽藍祖師二殿翼之沿

萬竅噫緩簇縮一瞬而得千里一拳而當五山坐使幽迴瓌

故鼎新因毀成妍於是高甍靈以雲屋直揭其日麗荒榛
滙莽之間丹堊炳煥即天帝釋宮不如也聞者以爲勝無智
賤背往觀焉或謂眞心本寂色相假名奚以是區區者爲余
惟心無不在巨而大地細而微塵皆是也譬諸羣木生氣充
足枝條花葉長短纖穠無所不可譬諸百川原委有白江河
洲渚流徙轉輸無所不到豈可安生取舍執轅斷爲上乘謂
造作非佛事哉故下士滯有而迷空中士著空而疾有孰如
漚相寄懷因敬生悟應幾弱喪面得大歸也況茲山巖泉含
絕世之美自是結構莊嚴與弘濟牛頭相映發於江表諸君
子之功大矣余自龍歸累趣於斯尋徵君散騎之迹灑然而
樂之新舊住持請次其事於石嗟夫士之懷琅玕而就煨塵

者其有待於人豈不猶此山哉是又可臨風而一慨也

嘉善寺蒼雲崖記

蒼雲崖奇石綺錯爲都城最顧圖頹於前勝掩其半新安張
大晉率同志改建於崖之左方於是陰翳刻露諸巧盡出而
閒蹈高以臨下林壑空入深秀挺特於恬曠者爲宜先後糜
金錢二百緡有奇工始萬厤丁未秋明年二月成瑯琊焦竑
集諸名勝燕而落之因著其事刊於樂石

遂有亭記

晉安董君崇相爲南計部時所治倉庾在城西北陬地有金
陵名藍頃禪講寂然僧之往來誦習者靡所栖止釋如果
陵寺後高不三四引而股趾盤礴甚大旁占數墟俗呼馬
鞍山隱蔽松櫪瀟然清絕市喧蔑有至者崇相以職事之隙
策杖擷酒徜徉其上往往久而不能去因仰其地爲亭以覽
觀江山之勝而名之曰遂有以謂地因其舊而亭之自崇相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華嚴樓在城南普德寺佛殿之右偏崇岡疊巘環繞掩映風
林雲壑平疇遂密其中瑕函寶笈夕梵晨鐘凡叢林所服用
寺宇之亟需者十具七八矣於是諸檀越靡詣余曰普德爲
金陵名藍頃禪講寂然僧之往來誦習者靡所栖止釋如果
者始建樓五楹延名德講授其中飯緇流三年是時遠近聞
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衆

歡呼聲應出谷糜金錢千緡有奇八閱月而工竣更爲無遮
大會落之而屬余爲記竊歎世人持左券取寓物未可必得
其爭毛髮之利也如頭目腦髓涉湯火蹈白刃有所不辭師
意之所到淨財雲湧不照而至未一載間釋梵天宮談笑而
就此無異繇凡一切法惟愛故壞惟舍故集以彼裨販如來
者攬十方僧物以爲己有不旋踵而禍敗隨之師衣取其蠹
者食取最下者勞心苦形一以接眾飯僧爲佛事堂宇既成
居之食之浩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嗟乎苟存是心鬼
神歸之矣況於人乎師勤苦眞朴不立文字眠夫綺語高談
凌跨方等者誠有所不及至於人我相際利害在前蓋有不
容僞者矣以此知言事易成事難成事易無欲難藉令士大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之欲有爲者能率是道其功用可勝言哉是不可以無記

若施者姓名則具列於碑陰

明道書院重修記

明道先生爲宋儒理學之宗往主上元簿流風善政藹然被
於鍾山淮水間至今諷思之不忘淳熙劉公珙祀之學宮朱
子爲之記久之改築學使者靡西楚耿公定向嘗大修葺之
後若干年圮而不治頃萬厤壬子熊公廷弼至視其漶隘弗
稱尊賢造士之意謀於司空丁公賓納言吳公達可輦捐資
創爲之不三時告成且以學使者係公鼎至耿公定向九人
者祠焉齋祭有所講誦有堂俎豆有庋賓位有序皆因耿公
之舊而拓之嚴嚴翼翼壯偉閎麗於是搢紳遂披來遊來歌
孔孟之學至近世而大明如日之中天非無目者未嘗不知
陽明先生祠堂記
功名方鵲起未艾云

而仰之則陽明先生力也先生自謂其學凡數變蓋從萬死一生中得之是豈可以易易言哉今先生之說盛行於世而尸祝之者幾遍宇內獨金陵京師首善之地先生爲太僕鴻臚卿於此者且六年都人士沐浴膏澤沾丐芬香者不少矣而顧無專祠以祀之非缺事歟頃歲紹興周海門公以符卿攝京兆士大夫撫衣問學者無虛日其所推明闡繹率先生意也爰念居遊無所而瞻鄉廓從非所以興學乃擇高敞燕閒之處砻壞測泉而大葺之經體面勢言言嗆嗆不大變徙而祠適成當是時京兆黃公繼至尤嘉公意而相其所營於是鏟削丹臒之飾煥然完富而士以得學其中爲樂相約而詣余請記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余觀先

生之始也其爲虛深嘗示人以器而畧於道俾守其矩矱而不爲深微之所眩然使終於此而已學者將苦其無所從入而道隱矣乃遵一二俊人時以其上者開之如所謂無善無惡者是已至今昧者未隱於心而大以爲先生病孔子不云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可不可者即善與惡之云也究且舉意必固我而絕之則空洞之中纖微不立而何善之可言乎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無善者天下之至善也是非都捐泯絕無寄而變化兆焉此道之緊係而名曰大本者也不此之求而呶呶然枝葉之辨譬於執糟粕而棄醇醲惡足以與於道哉夫爲學而致道猶掘井而及泉泉之弗及即九仞何爲也先生起於學絕道廢之餘處困居夷矢志必得以彼

磨礲鍛鍊如木生欿嚴奇邃之隈欲透復縮而非干霄摩雲則弗止宜乎明既晦而續不傳其所成之偉如此也學者有志於先生之爲人不可不求諸學有志於先生之學不可不求諸道苟其以語上爲諱而安於日用不知之民甚非先生之意而亦非符卿所望於諸君子者矣余故備論其事令學者究先生之微言而不爲咻者輳塵斯道之明日仲月引而載符卿之美於後世其亦將亡窮也哉

瑯琊寺悟經臺記

蓋聞菩薩轉輪生生世界如來說法萬萬恆沙故知人代遷流性靈不改雲駛而月運自如薪滅而火傳無盡雖形氣轉續千變萬化達者盼之直老少旦暮之間耳是以易繫目之

遊魂聚散比於湍水運法航而拯溺懸朗鑑以燭迷而或乃倡言神滅著論無鬼茫昧三世憃瞢一生棄大道之津梁投無涯之罟獲不亦悲乎瑯琊寺悟經臺者廬陵劉公感張公安道事而作也張公以端明學士出領滁州一日入開花閣若宅然舊遊回憶前世手寫楞伽棲於梁間工甫及半因梯取之足稱其文世稱二生經者是已公自是每以經首四偈開示所知且屬蘇子瞻氏書而梓之達摩所持傳爲心印者復盛行於代至今五百餘年舊迹湮淪鮮復知者劉公以太僕卿兩歷是邦詢訪遺蹤觸發新得乃築斯臺以識其事是時曾儀部輯楞伽宗通過成因刻證於斯以垂永久而委余記之竊謂楞伽寶經爲西域之秘與東度之先鞭就四諦之

中開單傳之意譬彼枝川入大海而同味又如羣彩至須彌而一色徧周沙界不壞無爲淪道聚品無緣自若固慧業之總持法門之淵海者矣而劉公獨能融宗教爲一致洞古今之已復以部他關失罰百五十石公罷其產無以償皆稱貸供爲公罪罰輸米八百石又謂遼左不當以救易米也罰半赫赫聲未幾引疾力求退瑾日訓其過不可得辭以儲辦不始不以小節徼名而卒以苟從固位其視公豈不甚巧而一而非小夫牲鞅者所及知也近日居公秩者如東明濟南未以亡去一以罪誅校公竟何如哉公平生不苟取而安交貧至是豈公與瑾議政有所陰諍獨陳而人不知者歟抑有力制其機牙而令不得遽騁者歟其亦有不然者歟公始以職爭也不居其名而旋以罪去也不辭其咎此大臣長者之道無以貽後去今甫百年祠宇荒涼行路欷息而祭田且半入於民家矣公曾孫諸生夢鳳慨然謂震澤王公人之休聲美實而久廢不立後則何觀既碣石刻之隧道會河間侍御黃公來按斯土念公澤在其鄉爲捐俸庀材而墓田未復也於是謀於宗老出公佩玉二寶其一爲宗器而易其一歸佐疆令族之不能婚喪者取給焉庶公之遺訓可以不墜而又輯譜牒正宗系萃渙合離皆於是賴噫亦可謂有志者已役竣乃踰淮蹈江求余言爲記故歷敘公之始終而幷余之所感者寫焉冀論世者有所攷云

有貌隨而中悔者獨推一二始事者爲標鋒而人亦往往豔稱之余以謂此特小臣庶官之事而豈大臣之所爲哉初韓公以疏糾瑾一不勝而去朝議以公代之公簡易循理不求

書

答顧中丞　江甯焦　竑

夏初舟抵淮揚間矯首以望輒有天際眞人之想恨不能奮飛也抵家始聞尊夫人之變與卓吾議造人一奉慰趙超未行乃爲門下所先益愧歉不自安矣僕以戇直積忤權姦借名文體指他人所取者以爲僕罪一時朝紳率有喙其冤之歎然召數自僕不敢怨尤也緘惟戒馬郊生運籌無主如門下者尙使之高臥東山時事可知矣幸九廟有靈宸衷天啟姦黨既斥議論漸清門下還軫中朝握樞乘要且晚可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僕閣陋非適用材頃日講求竺乾之旨爲此生歸著世事梦梦非所敢知偶及之耳使還草草謝復餘容專候不備

沈龍翁閣學

明公清忠亮直表儀四海卓然令蹈正者有所稟而懷妄者知所畏執不仰之慕之況某謝劣嘗竊奉教於左右其爲傾跂倍可知已第屢斥以來杜門省僇惟終獲戾於君子是懼此某之且夕惶悚而不敢自寓於書也顧辱明公不鄙賜之教尺察其去國之非罪幸夫公論之方明傑某積歲沈冤立爲昭雪蓋大賢元老之言世將以卜其人之輕重焉而非可以尋常妄得也自今以往即終老巖穴其復奚憾感荷之深冀知所報惟冀精調茜鼎贊國休明僕願同一草一木之生

以向榮戴吾君吾相之恩於沒齒而已有言不盡諸惟垂亮幸甚

答趙侍御

僕遠遠門屏幾易歲矣輩者羣姦當比國本幾搖僕徒以苦口折其萌芽至爲所深忌特假科場事擊去之僕去而所謂憂危竑議者出凡以嘗試人心而爲之端也當是時人心洶洶不知是非之所在造明公一疏主上震怒覩其尤者數人名文體指他人所取者以爲僕罪一時朝紳率有喙其冤矣之歎然召數自僕不敢怨尤也緘惟戒馬郊生運籌無主如門下者尙使之高臥東山時事可知矣幸九廟有靈宸衷天啟姦黨既斥議論漸清門下還軫中朝握樞乘要且晚可必教尺察其去國之非罪幸夫公論之方明傑某積歲沈冤立爲昭雪蓋大賢元老之言世將以卜其人之輕重焉而非可以尋常妄得也自今以往即終老巖穴其復奚憾感荷之深冀知所報惟冀精調茜鼎贊國休明僕願同一草一木之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僕閣陋非適用材頃日講求竺乾之旨爲此生歸著世事梦梦非所敢知偶及之耳使還草草謝復餘容專候不備

沈龍翁閣學

明公清忠亮直表儀四海卓然令蹈正者有所稟而懷妄者知所畏執不仰之慕之況某謝劣嘗竊奉教於左右其爲傾跂倍可知已第屢斥以來杜門省僇惟終獲戾於君子是懼此某之且夕惶悚而不敢自寓於書也顧辱明公不鄙賜之教尺察其去國之非罪幸夫公論之方明傑某積歲沈冤立爲昭雪蓋大賢元老之言世將以卜其人之輕重焉而非可以尋常妄得也自今以往即終老巖穴其復奚憾感荷之深冀知所報惟冀精調茜鼎贊國休明僕願同一草一木之生

答王宗伯

還輒布其區區一鳴謝悃諸惟厚白攝以慰瞻仰不宣

潛爲格心易慮者僕伏在下風但有企仰而已參承未期使

文獻與區法弛士恣至倍費明公之心力然范型在望自有

薦紳末而一望顏色以自壯明公其亦有以照容之否江南

某樸樕辱在門牆之末願不自約敕積其狂斐至罹斥逐以

終負門下屬望之厚每一念之愧汗涔踵雖仰夙眷未能悉

忘不敢以窄隘通也乃荷門下不鄙手書鄭重副之佳集啟

函伏讀慙感交幷言曷以喻某向於琢菴公所鈔得門下詩

二册沖融和適卓然大雅之音尤以未覩其全爲恨今幸手

全刻讀之心開目明不啻日侍函丈聞謦欬之餘也幸甚過

望不可言古之君子出則抒謨矢音泗色大猷處則著書明道模楷後進門下乘之可謂甚盛第時事日新國論靡定殆聖哲所馳慮不足之日也未知門下能安臥東山否某齒髮漸凋壯心都盡豈復能稱贔策之百一惟跧伏幟纚拭目以觀相業伻詫於郊翁野老爲願足矣王比部人還率此占復并謝海函之辱未侍側間伏冀厚自攝以需簡召不宣

又

勳門僧持手教見遺言還日當取報書尋往維揚姑蘇至今未回也王比部至再蒙手札益深感愧某少讀古人詩嘗心好之苦白首程文不得一染指爲快迨幸厠一第又迫無聞之懼不復能分心力於此突間有一二應酬語殊愧不工然著方驕惟倍加保練不宣

與茅伺容

不敢不暴於函丈之前惟一笑而涼之幸甚荒裁率署不能百一仰惟垂照不宣

答任給諫

別久矣施丞之便稍抒積懷之百一輒辱手教見答不任浣慰吟溫迴環不獨仰見不鄙之至意而丈人之曠懷朗識超然流俗之表亦署可闕矣古人勳名赫赫在蓋壞間得時而爲亦所願也然撰以性分猶爲浮雲彼妒前賊善毀人自全者直蛆蠹糞壤耳宜不足動達人之一盼也弟齒髮漸凋世念已盡願結髮向道以未及登太山瞻閩里爲一欠事備數年之中未填溝壑必償此願與吾丈把臂劇談當自有日耳

風便草草占復未間伏冀若時保練以副馳仰不宣

虛心以篤唯便之從也卓卓不識
答茅孝若
辱損教札樊借蹤迹感愧不可言讀及長公論著甚詳且眾
捧讀佳集澄澈面精美奄有儲皇濕李之致又曰所未視矣
敬服敬服僕少不嫻文詞只嗜古人之書令咀其言思其道
而未有得也故未敢與人論文況英英如足下漸過庭之訓
譬之海若面問水於河伯祇爲笑耳然來意不敢不報僕觀
唐宋之文莫盛於九家絕非近代詞人比也韓歐曾之於法
至矣而中未有獨見是非議論未免依傍前人子厚習之介
甫子由乃有窺焉於詩又有所鬱勃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
略於深上笠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所謂了於心與
了於口與手者善乎非能自道也裕陵評李白有軾之才無
軾之學可謂具眼至子由直謂有文章以來無如子瞻者眞
千古之篤論但未易爲俗人言耳老易名理之淵藪晉人以
爲談柄非他經比二解故應獨優公渡海幾葬魚腹日吾易
書論語傳未傳也可必不死自信如此論語解求之未得觀
子由論孟拾遺則又有孟解未見也詩文秘閣宋刻不啻十
數種頗欲鈔出會稡爲一編以指據史事未果亡何而以譴
去國至今念之頃僕所藏洪熙御府本一鈔出閣本外集一
閒本尺牘一長短句一世行江右本分前後續別是宋集之
例但先後復出又多雜以他人之作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咽
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樂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倡和

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王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
甫辨謗書王銍謂是其父作王公四六話備載其文與蘇集
微異耳此作或子瞻所潤色非讓出其手也如此之類殆多
有之足下更考訂面是正之爲望洪熙本總爲一集祛去前
後續別之名以諸體爲序較是妥當而舛誤亦自不少外集
往往有出於二本者又分卷最爲有倫如題跋一類遊行詩
文書畫等各以類從志林仇池筆記多散在其中鄙意以武
王平王始皇諸篇歸之論部餘一依其例可也李比部志林
問之僧未還會倘眞至百卷之多當爲別本耳尺牘閣本可
謂精備稍有別見者兒輩復增入之殆前此所未有也詩餘
增入者亦多并奉去統候裁擇艾子與雜纂雖出謝諸說倘爲
有致漁樵問答等不足道矣指掌圖決非蘇筆然自是要書
有新刻乞寄惠一部此自可孤行不必附集也頃兒輩疾甚
信筆裁復殊滅裂統惟垂照不盡
與王醴陵
久不聞問日切馳系足下近補星沙知爲政風猷復藹然被
於瀉山滌水間矣僕灌園之隙時以墳籍自娛即口眾貧
難於爲力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大率如傭生原未入官而
已許觀甫奉訪之便聊繫片言未間惟爲蒼生自愛
與蘇眉源
得秦阿丈書知其向上機緣卓爾現前非一時意識不行情
塵脫落何以有此眞爲之喜而不寐也得此橘柄則滋政臨

民無不頭頭是當擘之甲第得主人自知戶庭譬之律呂得本色自成宮商雖非於平常日用有所更動其精彩更不同耳

答臧學使

負病屏居不復相聞問久矣忽承教賜遠及知鄙薄尚辱記存可勝感愧學使爲薦紳所欲非爲其名位足豔也先師耿恭簡公言平生於此官得力甚多蓋言動進退之間眾所屬目進修有自不容後者以此知自學教人非兩事也足下禔身臨政聲實斐然意自是當更有進步耳不佞錄錄送日無所比數獨駒陰之隙時從卷帙中追古人而與之游不敢以老病廢學也流覽之餘編蒲采苓差足自老世事豈復入夢寐中惟佇觀足下有所建豎爲巖居慰耳卓卓謝復諸惟爲道自重不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臧兵使

門下抵任欲市月矣僕荒墟幷薄田在和州逕部內一人之數分應申賀於左右若次兒臥疾經歲掊據未有起色坐是不能遣一力奉候顧煩專使以教賜存之捧領之餘可勝含愧徐穎之間姦人窟宅頃河上稅使又重毆之安澗之中伏流以相爲揖讓或以亦足妝綴景致而不可以爲瘕之意其亦出於此乎一笑使還草勒謝復諸惟爲時崇護以有臧浪計非門下長材遠慮不能消之在加意而已僕齒髮半凋世念都謝豈能復驅策爲壯年調度幸訪餘稽息得安意嚴栖力耕課讀含哉主恩至於沒齒分願足矣來諭非所敢承使還草草謝復諸容嗣布不備

答薛鴻臚

承專使遠惠手尺幷名花珍玩物意兩重鄉薄何以承之領次但有感愧酉原先生鎔裁九流模楷來學吾丈遠紹其風何異康成之有小同審言之得子美也不佞傳癖詩淫成於結髮然性昏質下垂老無成今且一切謝去之不爲理矣獨向上一著不淺望洋之歎讀令器之言彌生感愧承命漫爲傅草以往篇中直書原語以令器超詣之言自足不欲沒其實耳幸教之名花品數太多遂令貧居一旦增彩異日春色滿然把酒對之如奉清揚也草草謝復諸惟善自持以需遠業不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王中丞

使至再辱教賜幷石刻之況展讀之餘風華輝映霞散雲流令人把玩不能釋手何其奇也即德門盛美非藉此以傳而詞翰幷麗自足增藝林一段佳話耳但僕之惡札亦厠其間可爲含愧雖然譬諸貴人燕樂傾銀注玉眩人目睛而雜以一二陶匏又如冠冕佩玉之人紛然盈座間之采荅編荷者流以相爲揖讓或以亦足妝綴景致而不可以爲瘕之意其亦出於此乎一笑使還草勒謝復諸惟爲時崇護以有臧浪計非門下長材遠慮不能消之在加意而已僕齒髮半凋世念都謝豈能復驅策爲壯年調度幸訪餘稽息得安

副倫注不宣

答許繩齋

久不奉起居之問承教賜遠至甚爲感慰金陵觸處可供晚聽雖弟不出戶庭鍾山青溪坐臥可對偃仰泉皐以慰閑暮

意味殆不減市朝時也兄其無過念李君持論不無過激要其胸臆間語故之足存若其行如冰雪尤弟所服膺吾兄異日當自得之悠悠之論殊未足憑耳茅山在句曲郭門兄倘以事至遣一力相聞當與兄劇談於積金華陽之間亦一快也

奉王忠銘座師

放斥南還幸得老師相依歸未幾老師以高蹈去國悵悵然殆無所之非獨一時離合之感也奉別以來時事益難著眼老師巖居川觀待時而動明哲得於幾先出處光於前輩戴之史策當爲千古美談豈但門人小子奉爲矩矱而已哉門生閉門卻埽之餘偃仰林泉流玩典籍雖室乏粲辰巷寡轍跡而自適之味亦差不薄陶詩不云乎何以解吾憂在古多此賢老師聞狂夫之言當發千里一笑也莫徐聞晤於金陵得徇起居之槩不至浣慰施典史行草勁研候施爲楊復所先生門人亦與門生游從最久覺推分敬厝而培植之至感諸惟若時自厚以慉簡召不備

客金陵國

承教札遠及且垂念僕骨肉之睽聞慰交集僕自弱冠值家門多故感側煎迫幾不能自存遂行不力之報迄此大凶鏡中死生去來不啻如過影然知道者非其經視之蓋世有規溟涬之全而謂一漚之起滅能爲罣礙者未之有也僕誠不及此聊爲門下述所聞耳東南水災異常昔所未有門下焦勞拯濟心力備至頃如孰余丈爲士民所共戴以二丈學術皆有本原推之作用自與時流管窺如此接境得良二千石二人部內咸知感頌然未知其爲難得也

答黃少峯

古城數日相晤昌擎道存真使人意消至今每一念及如清風颯然生於惓袖間也歸來紛紛不能一申謝悃願辱教賜遠至拳拳德意直下便歸家鄉更有甚麼事背安能必其盧乃復有煉之又煉等語意是爲弟鈍根而發非吾丈胸懷本趣也唐公父子弟之舊交但昔人云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然不敢不爲丈一及之使遽草草附謝諸惟爲道自厚以副瞻仰不盡

相別雖久時聞向道之切輒復忻然所謂千里同風也頃辱手教眞愛雅志溢於豪格間不任感慰吾性多洞本無一物只是自生意見揑目生華迷頭認影轉覺轉遠今欲深入知地別無奇特惟取從前一切知解盡情休歇直下便歸家鄉更有何憊可透何事不了同志者好爲苟難言及此等輒生疑騭挺然一往擢鋒單刀直入直雖其人也足下勉之僕病臥日久絕無世念見譏山林朝市本無分別僕亦自知但老病侵迫子女牽纏欲寸步離卻鄉非爲時馳騁殆所弗能矣語具子先報書惟諸賢念之不盡

答曾東溟

老丈之愛弟至矣向兩辱手書皆不取報而去又弟杜門卻埽無便郵可達輒因循至今丈猶不加督過開示者益亹亹焉何可當也弟結髮嚮學垂老無聞自顧摧頹怖心轉切坐本命元辰未能了了雖吾性自足而情障未淨一毛千里一旦死生至前何以抵敵故於平生之虛見戲論深切悔恨譬之心痛之人自不能作閑語理亂事耳非敢獨懈於丈也丈嘉刻種種圀圀瑰瑋創未嘗有之見開不敢開之日讀之如汎滄海登蓬瀛可謂大觀矣弟尚願丈以切要一言密相指示俾弟無終迷焉蓋丈欲集儒禪之大成所括者廣而弟苦心性之未徹所求者約分量異耳宇內寥寥眞參實悟之人了不可得何時合并乃免此懷未圀惟爲道自力不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金思磬

門下德撫一鄉譚開七裘古之稀有者於今覩覩之可勝欣抃不映之交聊以布賀憾公六十時鄙文曾具列善行然公和平眞至非矯以爲名者此又諸善行所自出也故更爲發明之新矣田輸拔而水清駛其人喜爲奇節以自見乃公獨以和平眞至出之故使覩新安之士不可勝紀敢以公爲無兩者以此然言亦何能爲有無徒以抒情愫見企仰云儗薄僕本爲稱觴之獻惟不鄙而賜頓之至感

答俞定所

別久矣雖無由瞻奉面馳仰拳切未之有懈頃奉手教知吾兄好學久而彌勵令人欽服弟於世路抹撥得專意已分毋有稍進步處蓋向以誤認知見爲家珍觸塗成窒宜所不免昔求開明今務銷阻雖未必水窮山盡而用力則異矣讀囘覺一編論我人眾生壽者蹤徵未淨猶爲命根不斷可爲悚然吾兄於此自信如何幸教之周生明快有志趣吾兄有與其學者此一樂也偶有陰符解友人誤以樊木浸呈覽正諸惟爲道自厚不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仰而已頃聞下車未久苞苴之吏望風引避政舉民害不能而清此以知眞儒作用自倍尋常萬萬也鄉約一事近雖成套而行之得人自是要事僕友陸仲鶴行之江右一時盜息民安識者以爲陽明先生後財一再見今以其原稿呈覽倘可備采擇否久擬躬致私緣老病侵尋咫尺自阻特遣小價區區不腆之將統希麾頓諸惟爲道自重以前徵拜不宣

又

鄉賢原屬盛典近惟財勢者始得逆入至有車行君子往往厄於貧而不得上達甚非崇獎前賢風勵來學至意頃門下倡明理道嘉與同志如太平杜了齋質繁昌夏雲峯廷美皆

行誼卓然竹不能自達者也幸一留意杜丁齋向曾正言之
其事行俟部果齋上謁時具悉今以雲峯傳奉覽雲峯舊遊
天臺先生之門冀留都建理學祠亦奉其主入祀矣幷以附
聞不盡

答張伯起

久未以片言上候起居頭望亭僧持老丈手書大作見貽捧
讀且感且愧不自知汗之沾衣矣憶丁丑歲與老丈方舟而
南見論自此不能更出意爲一時有激之言不謂丈自遂其
高其果如此世之染指仕途知難而退者人猶以爲賢況丈
鴻寡豹隱竟與黃勉之孫仲可張愈光諸人高蹈於子墨客
卿之林又奚有於區區塵鼠哉弟少於丈十餘歲顧浦柳之
日益眞確同社有此兩公眞斯道金湯也別册本無可說漫
飯處如何走作眞爲無風起浪矣泰阿丈時有書相聞所見
了百當語大慧復詰之云仍舊處莫更走作否不知著衣吃
衣吃飯色色仍舊既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已是千
應對皆爲精義取之左右逢其源何樂如之昔李漢老言著
殆無人不然老丈一眼覷破自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洒掃
即是道而昧者失之愈求愈遠古德言拋家失業向外邊走

者若得就一南缽共相商究其樂如何草草附復幷謝諸不
盡

答蘇撫州

使至辱手書拳拳捧讀感愧三復書詞備見所詣精進蓋我
輩古語數則聊爲遮眼耳不盡

答朱鬱侯

僕於門下即未獲承顏接詞乃覩華音而思美度開篋笥以
擬心神注仰非一日矣襄使中州過西亭中尉之家觀其藏
書甚富而經術居其强半竊歎今世士大夫摛詞流詠殆不
乏人而學知所重如西亭者當復幾人洎讀門下所著作無
非易象之指南春秋之流例爾雅之關鍵甚矣門下之似於
西亭也川塗相間恨未能踵邑安命忽之風參東哲發蒙之
論顧承手書嘉謨自遠而降感懷盈懷揭可云喻嘗觀漢之
劉向忠義垂聲博雅擅世令讎其用有裨於世道豈淺鮮哉
皆勿萌心能障智眼障去則足下所云杲日中天有目共覩
者可得而言矣然此末易爲俗人道也舊日大參多轉卿寺
而竟齎志以沒門下有向之長而不獲一試僕竊歎之願事

功學術古雖兼美如門下之所得亦復奚憾謝比部遲聊附片楮一則撫往宂刻數種奉覽不惜有以教之幸甚

答余當吉

客歲得奉教累日離朋罹褒褒然莫逆於心如吾兄與汪丈者殆不可多屈指也此道無日不明與行非得人擔荷而闢繹之終成汨沒如坐寶山日苦貧乏世人之迷往往如此故所望於二兄甚非淺鮮惟勉之勉之昨承寄惠詩經旁訓已飭記其人竟未取報書而去今因程鴻臚之便草草謝復

答余當吉

貪雲州來再得手札知垂念拳拳可勝感慰楊先生語錄細閱一再過知諸君子深得旨趣乃能摹寫如此益喜吾道之

日明面聆先生爲不死也中有一二則僭爲刪去因語稍未瑩恐增未信者之疑故耳批評恐不必只漫題數語於首簡未知可意否刻成即寄數冊爲望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備

答余當吉

累承手教感慰不可言向諸友所記略刪定附刻拙集後今只奉覽今歲再讀兄所錄甚爲條暢乃勝前者之未盡矣欲細看一過此實鄉諸同志傳之行者甚迫不能待遲三五日有友之海陽便當轉上草草先此謝

答余當吉

寄示語錄甚爲條暢昨拙集後雖附刻數條然不如吾兄所錄詳備略爲刪訂呈上可傳之同志以慰吾兄津梁後學

雖學如顏氏必擧擧服膺乃可以與於中庸非謂其擇一善

面止也然不能擧擧服膺其所擇之一善則亦可知矣不佞少微有覺輒猶狂自居至謂古語不足信久之身涉其津乃知學問中自有此節次所云危微剝復云者有一痾必有一藥非漫衍也恨相去之遠無緣質所疑信筆往此以當晤答羅給諫

言頃者老病侵凌深秋多不能奉塵談矣未間惟爲道自愛

自視語甚卑凡名家之譜豈宜以此爲弁幸兄一笑而置之

俱高宜早爲世用而遲遲如此若弟則衰遲潦倒無足齒錄

去秋一晤甚慰積懷別後不能釋然者累旬而後已兄才識

盛之無復道可也承委譜序春初已具一草而無便可達弟

頃手是生瘍甚爲所苦先以稿呈上俟小愈可以摺管另書
一紙付顏生轉寄顏生是雲溪公之子方爲其乃堂乞銘而
來計非久可回也來賜非所宜承捧餉但有惓感使還率此
奉復幷謝諸不備
答羅給諫
范從中爲羊角從目爲羊目從儿爲羊足兌爲羊故取范陸
之象范晉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羊
行之路晉登高緣險而山羊尤甚九五比於上六在羣羊之
中獨能自決而行於中道比之四上可以無咎然猶爲兌類
恐有滯忍未決者故曰未光若往而成乾則爲在天之龍不
爲在陸之羊其道光矣此皆舊說攷說攷說文范從羊其說不爲
卽證不下五十年竊觀孔門獨稱顏子爲好學自顏子而下
非多以力行人子貢以多聞入皆得一貫之宗然其始也聞
仲謀暗忽之語未嘗不以爲類於虛無而疑之久而有契乃
知仲謀暗忽仰在力行與多聞之聞只分悟與不悟而已丈
也相去甚遠難於往復輒目昧言之不罪不罪序稿草草是
覽附謝不盡百一惟心諒幸甚

無據若范棄質無取義更宜詳之所論繫詞傳俱當辭占象
變聖人就爻象中指出爻象原爲探賾而設非探賾亦無取
於爻象矣易道深微雖孔子亦晚而始學之後世即如射覆
然各以其慮測之雖有其中有不中不可詭之非易以易無
所不在也雖然弟亦所謂射覆者耳唯老兄時有教之
答汪仲嘉
令姪孫至領手札及雅貺種種感慰不可言吾人五十以後
血氣日減譬之天人歷數既盈衰相自現此必至之數也僕
歲苦瘍積傷不已目脅足骾不復成步六月中復有灸子
之變脫者怪僕等開視之僕謂世緣苦澀吾更加自苦可乎
上者忘情下者不及情上與下則有品灸前不爲惟累則爲

啟

何氏婚詩

江南焦

伏以敦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敢貢尺書器維尊親家先生大人閣下許身欲比於雙金績學有同乎二玉業收名於巽等定策是於明時何期鄙氣之相求輒辱非封之不棄材非郭埒昂然上座之先登鑒豈成公密爾東鄰之相締日者之吉占既協序端之微幣致稽泰誓之歡忻成永好望金張之館但愧袁宗榮幸所兼敷陳瞻悉謹啟

答史參政啟

雲金毀譽久突何思聲妖之親極目偃然倘堪鹿埃之夢猥蒙留殊激儒衷恭惟門下賦材閎廓秉德沖夷肚獻蕭於閨端鳥望傾平天下持衡憲府高論思獻納之風作牧藩方宣中和樂易之化馬人龍戶悉人甄陶嶺瘴江氛咸歸蕩滌感風歌於世德曾冒貢乎詩篇作者四人愧韓非乃混同於老子自來一札因西施而刻畫於無鹽欲借潤於陳人輒仰勁乎大悅望縣海嶠雖凝香晝戟之方遙誼重枌榆幸瞻蔽芾之見及鄉里之衣冠不乏嚴廊之召簡遥加轄蓋遣朝遊歸衣晝行之榮膠鼎上家覬先驅負弩之榮啟足以須有

懷寒虛

與黃枚院臨

伏審召節起家轅軒入境周原六轡與霜風和氣以偕來江介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覩先聲所播謠頌相聞恭維門下才茂朝繁學優致遠形於器宇知溫良敬順而有餘措諸施爲自博大遐園而絕擬數年仰咨諏之方五佳資彈壓之雄亦既久擅其能謂當早畀以重中都非他鎮比繫國本根內廷俾我公行問民疾苦即遠遥聞之而歲恢蓋若常使者之所無頃自淮陽爲鹽盜之區抑昔徐宿乃姦豪之窟慨溯疲之未復推俶擾之有繇政果安和當見驟孚之馬吏無伎仗之未瘳之足慮大畸爲游釜之魚此眞元倘德之當先豈旂起落中之指痛實資堂上之準程某自揆庸虛謬膺委寄念向日文載之內切仰高風將一方共事以奏幸陪餘論望卑

未卜矢惟泰山喬嶽以相依報國同心詎必禁圍淮陽而有間其爲傾企墓既掞裁

答金侍御啟

畸鼎易部馳傳遵塗顧此中原稔風聲而眷服有如下士叨創牖以先施雅荅難名衰宗易感悲惟門下學贍詞精面貫乎道氣和貌粹而濟以剛小試牛刀藉甚得中和之舉入僕烏府凜然形峯謂之名與其勞按視於殊方孰若展施爲於近地果膺詔節改畀使華簪筆持荷轂班聯於侍從登車攬轡觀河洛之澄清勁氣橫秋鷙乘風而直上墨夫屏跡雲見覩面自治才猶蓋棄於天資卞采獨高於朝路詎期記憶猥及衰疲僕棄材過迂賦命奇蹇嘗欲慕古人之節難窮達去

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然苟獲賢達一人之知與一何惜尋常眾論之紛紜服誼甚高銘心敢怠謹附啟陳謝不宣

金陵叢書 張氏校印

帳詞

贈大都督王公總戎東粵帳讌詞并序

江甯焦　竑

伏以法羽林而置將久殊出入之勞佩金印以臨戎益重邊鄙之寄樞機於右府授鉞於齋壇遙知五嶺之兵民欣頌十連之師帥恭惟大總戎閣下果毅不羣深沈有守鎮定大事如周條侯之從容置頓經如薛仁貴之博洽早繇焦遷茗席公刃遊於批大卻之餘器別於試盤根之日鄉裏雲霄之間三苗無剛不摧而無堅不破溫樂平面縛危臨邛水以爲生自北徂南由巴入楚馳驅相送處杯酒誰暫蹔舊時部曲紛紛歧路擁行車異日桂山茗浦佇聽黃麻紫誥麟閣畫規模爲問羊城勝留得此翁無

儒氣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願同執筆草破賊之檄書冀覓分袂之懷敢代攀轅之語詞曰

隴西辛慶忌江左管夷吾英姿偉器會向黃石幾傳書魂礪胸中奇氣不肯低回京華定蜀又平胡晚學伏波老嶺表再馳驅相送處杯酒誰暫蹔舊時部曲紛紛歧路擁行車異日桂山茗浦佇聽黃麻紫誥麟閣畫規模爲問羊城勝留得此翁無

贊頌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第一

塊水長者活魚變加大士問答以經號魚心生此謂世尊不

第二

謂爲無著經卷而未舒不以知知不以識

第三

識欲求入處銀山鐵壁

雷一垂手間作世導師

第四

飄飄寶珠垂垂紺髮德容恢晏天骨秀擢六時金地衣灼天

花以世眼觀容邪色邪

第五

大士嚴居雙髮飄洒默然無言得大自在孰云是默其聲如

閱彼衆生無細自縛信心而遊擺脫羈鎖可道非道行無行

跡有中有乳無舌者識

第六

右執楊枝左則軍持雲衣翩翩其輕五銖雖云五銖函蓋實

大一噸伸頃再揸海外

第七

有定可出則有不定此顚倒見非法眼淨大士之定不見我

人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第八

破倚箕踞無不是定無取舍相是名眞淨如水涵影過而不

留風恬海晏巖花自秋

第九

霜綈之上漠然不語時面風行時面鶴衆西來之意卓爾現

前水滿於餅雲在青天

第十

匪曰拋迷亦不就悟青蓮花上從容穩步有少躊躇留惑潤

生四生滅度彼岸功成

第十一

手拊巖石欹足而坐鉢靜花飛嘗知有我雲台寶網自演法

普一毛孔中放大光明

第十二

兩手方用兩目自寂寂者冥冥用者寄縢川固非有寂亦詎

無雲披月滿眞體如如

第十三

不辱曰能忍者依有風襟如示同體悲所執非執如環無

窮誰爲天遊遊此環中

第十四

手舉軍持足躡熬背秀眉月弦定目淵注巨海渺茫而能空
行心開形解示我化城
第十五
兩手抱膝蓮承其足獨觀晏然容嚴突兀焚祉二鳳翔舍六
龍恆沙妙法海潮天風
第十六
有言皆幻無起不滅爾何喃喃耽此佛說若離言說是斷滅
人不即不離名最上乘
第十七
手擒軍持貯以甘露於電光中尋聲救苦知爲電露苦樂奚
存一苦一樂皆方便門
第十八
六趣還流根塵相刃變化死生如響如勝大士總持示以實
輪一轉手間如日破作
第十九
行必直視坐必加趺爾獨回顧所願爲如名何有鄉亦不動
地此佛菩薩放身命處
第二十
獨依巖嚴鯨波空闊舉趾翩翩不起於坐奚假悟入從聞思
修菩洱菩菩在一轉頭
第二十一
毋陀羅臂以千億數面此何爲示現其六日用儻然異趣同
妙伽事之理一體三寶
第二十二
菩薩六臂臂執一物惟無心故用各不忒能斷欽念諸相寂
然不用而用密在汝邊
第二十三
清淨本然知之者誰獨示妙相拯此蔡疑疑纖芥生輒有四
衆何以拯之如如不動
第二十四
佛說萬法其法則一如百千鐙共照一室誰具法眼裏裹洞
達無誦無聽心花自發
第二十五
大士之飾纓絡華鬘遊行自在步步生蓮須知我法不住聲
色脫落皮膚乃見眞實
第二十六
貯水滿鉢其流涓涓楊枝一滴熱惱可捐女四大中水相亦
有業火宛然胡不自救
第二十七
收回足指不動大千我聞佛語此未爲難縛桂披蘿無煩言
說道落全身寒潭皎月
第二十八
白華嚴頭晏坐自在圓化諸方不離本位如月在水如春在
花無作妙力徧滿恆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第二十九

翳彼青蓮具七寶相是謂手持頭頭是當莫言妙理色見即差靈山之秘一笑拈花

第三十

手持如意妙相懌悅以自在力海水可涉徐行安步魚鳥不驚悔沙億劫作護法城

第三十一

心淨面澈其神自紓六根一動衆妄紛披我自聞聞旋聞聲寂一了手持人三摩地

第三十二

合掌白尚文衣燕如天風乘之其盧其徐一塵不立萬法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始誰其頌之曰濟園子

少傅許先生眞贊

以身覆漢留侯其人辭榮悟主依稀淡成凝然不可測者其渾厚蕩然莫可擬者其心神化鑪在手神機逸羣乖成之功皎如在天之日未竟之志鬱然欲雨之雲故松吟石臥在巖穴不見其誰面龍鱗豹變在臺閣不以爲信詎非處以閟世不可得而疏親者耶

太宰見蓋曾公眞贊

國有棟臣鬱爲世瑞佩服五常翔翔六藝器能濟物跡則用晦古名典銓簡要清通公心了了如鑑在胸陶冶羣材必叙必公乘雲何之存者不化無恤無喜亦如此畫庶幾觀之起

敬夙夜

余幼峰先生像贊

貌邃邃而若御目炯炯而有神淵然不可窺者其雅量浩然不可測者其雄文幾趨跪於三館作儀表於兩均非其馳騁於地負海涵之學何以領袖乎金華玉署之倫才優而施用未證菌閣而瞿望彌尊如公者微獨爲在鄉之耆舊實可當憲老之先民者耶

程濟如眞贊

安巨作頌以表君平無欲無營濟然淵清爽亭官人遊濟之宅曰師其心匪逐其跡一性沖漠不著鹹酸歷中空洞眞味乃全冥濛寂歷煙雨沒滅憑閟誰子心若水月混混其貌深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深者機一室虛白天地同歸

王酉室像贊

風儀朗邁揮斥塵細遼遼鶴情溫溫玉氣時違道存辭榮養志未究者材不朽者藝圖繪宛然空山松桂

卜孝廉像贊

亭亭獨立矯矯誰子中實川融貌若嶽峙學府文遠英華絕擬丹青煥發儼若至止風行雲會一日千里

季徐子眞贊

韻出襟袖秀見眉須淡然淵清者巨壑之丰度矯然挺特者巖廊之步趨顧乃挾簡編以送日弄雲泉而自娛豈其如透春之花形跡不見欲雨之雲虛霖將施聊爲是據槁梧而遨

劉母項頌人貞壽頌有序

余誦其妻栢舟詩未嘗不嘉歎而心嚮往之也頃觀鹽官劉母事與其妻奚異嘗試評之奉舅姑教弱子爲德於鄉而務成子之令名此其妻之所有而劉之所無也至於娶人而傳之天下萬世此其妻之所有而劉之所無也至其志行皎然一於所從而無悔則劉與其妻之所同也然其妻當先王世澤未湮之日而劉處女教既弛之時其難易又自有不同者其不得見列於詩則時之使然於碩人何憾焉余不揆援豪爲頌系之彤管庶幾課及删後之詩者其有取焉耳

貞爲婦德壽乃福始既壽而貞世孰與比有允壽母誕姺名宋柔嘉伊則令德維恭夫殉靡他聳節高步指心誓天中流一柱風草斯勁燦玉不焚然諾既踐婦誼以敦徇義實難立孤不易畸令死生生者不愧從容課子匪善曷師振賢嫡德以勗我思子拜稽首母恩罔報立身揚名一棗母教靠血可膏肉可刲夙宵虔禱以延母壽匪子伊孫緜緜瓜瓞婉孌在旁母心則悅人孰無母福則稀有母篤其貞天予其壽母孰無子色養靡常孰如母兒率是義方孝義勃興感蓋氣類我則不佻望風者愧緬彼栢舟世之標表猗歟碩人耿介有燿令豪豹德彤管載之其風肆好千秋令僕

李龍眠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庚戌元日鴻臚程君以吳道子畫觀音三十二相求余爲贊矣久之又得李伯時畫數亦如之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髮一日謂余曰煩子幷爲作頌可乎余曰大士功德窮劫贊歎所不能盡余矣辭亦以次年辛亥元日成之

第一

大士行遊洽然御風口吞大千不蓆於胸童子何爲禮大士足湖音空洞寄此嚴竹

第二

維觀世音見佛作禮代佛說法是法王子百如湍翻不失道根契之者緣緣在音聞

第三

龍性莫馴如火猛烈大士過之湛然水寂水火性空現大日輪施無畏力與此世人

第四

芬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一法不立廓落無礙安住毗盧耿耿孤明

第五

宴然一寤盡地包籠諸佛陀耶在我掌中婆心正切無坑自墜仲母陀羅沒巴鼻處

第六

以刀截風風則何傷外道壞法祇以自殘於大獅王威而不

怒示大勇猛鑰佛聖侮

第七

擬心一絲隔閡窒多日下孤鐙其照幾何心花發明去住無所水中之月了不可取

第八

夜靜水寒金鱗不餌此於何來得自船子縴之可逝操亦可求在一指間其價難酬

第九

魔事熾然日與法競以杵摧之不戰而勝譬彼夢幻雜然紛披匪力所制知幻則離

第十

以佛執佛豈顛倒見化佛現前如法雲餘一示無量無量一身誰除見網直濟迷津

第十一

飛鳥遊空楊枝生煙我不豎義如意長眠誰云大士聞聲得度衆生寂然觀者自悟

第十二

樹般若幢寶網紛綸翠迷快視如螢得醒佛選問通獨臻要妙手拈一花臨風自笑

第十三

植拂杖頤寄此冥漠四性寂然夢亦是覺舉世皆夢我寤獨醒持此夢機以示寐人

第十四

恒和猛士負此稚子摧剛爲柔在一彈指時無烈心與變觸爭豈如移之作護法城

第十五

掌中所持有水涓滴與大海水性同一濕業火熾然非人女婚知惟心造一滴清涼

第十六

森竦挺特空倚上干悠然大士拊石靜觀無情說法是語匪忒誰來問法請問此石

第十七

海中寶華超出萬象以定慧力宴坐其上迦風氣馥映水光華隨其心淨願結因果

第十八

九級浮屠如搖如取文衣飄飄風動雷聲尻輿神馬遠蹈獨游中有設利光百十州

第十九

四大何重一葉何輕飄然而遊蓮葉可乘輕重易生爲起心故大士無心從容安步

第二十

毒龍懷嘆唑此異端有願護法救我不難我道既成爾願亦滿持此見佛知佛不遠

第二十一

大士導人在一指端云何攝儿默而不言我知其中無法可
指根在虛空木石自語
第二十二
粲然者少嘯然爲老形之遷流刹那莫保彼君形者卓爾不
還見恆河水百歲宛然
第二十三
眉峰星燦面門月皎纓絡華髮具佛相好兀然一石無思無
爲是不動處萬法總持
第二十四
明月在天清風滿袖手擯笨籬盛水不漏水動珠圓控搏靡
由我欲從之有覺無修

第二十五
相喻以言非言可盡相煦以沫沫不能潤何如回頭大圓鏡
中朗然一照萬法皆空
第二十六
大士繙經經自我作如人爲繩乃以自縛以無言音說無說
經是無耳者聞此大乘
第二十七
琉璃缾中得法水淨童子何爲乞以自潤爾以法乞我以慈
與起火宅人入清涼地
第二十八
一葉蓮舟遊行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我本圓寂湛而不
移非來化人慈力所爲
第二十九
一水一月常湛常徹如如不動了不相涉冕寂之門總持羣
機函蓋大地此福田衣
第三十
熱惱實懷根種焦枯大士閻之灌以醍醐澤洒殿清眞慈在
物從竹風裾珊珊可掬
第三十一
稽首觀音獨坐一石丁手靦心寂若水月勿云宴寂雷聲默
淵一刹那際三身現前
第三十二

玄文玉匣青簡琅函第具多葉四百五千置而不視云此誰
汝如來在世寔無一語
誰閱頌拜引
摩詰有詩云來者復爲誰客悲昔人有善欲齊物我於度內
滌食著之心胸其意遠矣孔陽宗侯爲園以誰名之顧摩詰
寄喻於身世之後而宗侯蟬蛻於指顧之間又自有不同者
夫園亭水石士君子以適情蕩滯自抗於埃壒之表乃季賢
皇之流竭蹙以致而又欲其錮而留之曰以一草一木與人
非吾子孫何患之甚哉夫有適吾意投足所至皆佳境也不
然人我攻於中得喪殺於外溪山皆桎梏草木皆敵國突而
奚樂之與有余嘉孔陽之達輒爲之頌以附於園記之後古

有風雅頌賦比興之義具焉後世賦乃別出不列於詩余以爲非古仍名爲頌云

維古達人同物斯貴異則九州爲狹同則環堵爲大芸芸堪輿乃有南紀洪居其中一彈丸子乃夸毗者執以自多於蚊睫間妄分誰何逢哉孔陽在寐而覺與物爲適詎以自縛鼈魚迭上禽鳥互託谷不必字子貢池不必名謝家賜書則來者可讀里門則通德可誇康成之草若帶安期之棗如瓜三筆兩筆之妙十種五種之花蓋隨物而可共又奚擇乎自他彼披風臥雲環溪曲沼非不雄冠於一時而卒委淪於野草況夫賢皇木石平泉花鳥未得之患其不得既得之患其不保其爲累也何多其爲適也何少斯不足爲明者之一笑也

儻諸畫面醉際夜面夢逐孰彼歸面此界孰昨君而今牧超三才之鴻濛泥百年於儵忽殆無何有之鄉而至人之所爲託足者耶

程于止像贊

道體儒衣中心融怡其嗜義也劬面無怨其績學也久而不衰飛翔觸於月明之夜吹洞簫於花開之時知之者以爲新都之雅士不知者以爲閬苑之仙姿也歟

書後　題跋

江甯焦　竑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昔歐陽子在夷陵覩吏牘芻錯大爲民害自是興學者多言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也先師命世大儒顧於民情吏治瘝不精詩見守令循良者薦達之惟恐後余所覩記不可勝數矣此卷爲余姻尹南臺氏而作南臺爲吏潔廉簡易所至不煩赫赫聲而上下宜之先師一得於其弟子健帆深嘉而樂道如此藉令先師而在目擊南臺治行之始末其推穀之又當何如哉觀者於此微獨知南臺之爲人而君子居官之要前輩成人之美皆可見矣

題四子會解

聖人之道微非言無以通之言也者道之筌蹄而非道也昔人以先覺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梦梦而不已遠哉其分於道矣定所喻子閎之於是以其獨會者假四子而通之其用心甚美夫學患無知尤患於有知惟至未之或知而知泯良其背成其脢而見息則名言所及皆筌蹄也嗟乎苟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爲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謂者其亦以是求之

聲州川先生傳後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乘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蔽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口實之譏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鳴呼世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多隱情惜已之人始難與道此也

題陳氏手澤二卷

天竺以貝葉爲書亦已異矣至遲宜翁題詩花片一時遊戲翰墨耳而遂傳之至今亦藝林一段奇事金夫人番馬嬌嬌有致知其人有林下風也陳氏子孫其永寶之

題方輿勝略

昔子長作史記必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鄒嶧彭城梁楚以歸北有面哉萬務乃以窾見設聞奚奚面決事豈不謬經世苞九有面哉萬務乃以窾見設聞奚奚面決事豈不謬哉鄭夾漈志地理以水爲主推一浦萬無是編準一統志葬

於近日而義例猥繁紀載無法視者病之程君幼輿刪繁就簡勒爲一編又謂古人左圖右書經緯相錯後世圖譜不傳甚滋詞說雖胸藏塡籍及宦之行事詎能然不知所向況並海運凡關經濟之大者靡不森然臚列如指諸掌此固閒俗之津梁而求理之關鍵也亟可忽諸雖然古有方輿記職方記周地圖郡縣圖凡爲卷帙動千百計區區是書寧足以盡之得幼輿爲倡其端庶有志者知所究心焉耳

趙雁蕩圖經

雁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詠之詞亦多帙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濟勝之具與品題之才

兼之得幼輿爲倡其端庶有志者知所究心焉耳

趙雁蕩圖經

雁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詠之詞亦多帙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濟勝之具與品題之才矣往姚郡伯敍卿嘗曰此一移置之庶閒閣之頹可支石之勝於隙晴雨異狀煙嵐弄色雖非閎鉅之觀而百仞一拳千里一瞬達者有眞賞焉第閒蒼巖腰石障其半且頹墮不支久而洞如庭豐或廉而劖如劒戟或蹲如怪獸或削如橫几至其攢簇面幅棲深靜面窈窕行之而臨下如谷望之而閟天子磯相綺錯而以巖石勝者嘉善寺之蒼雲崖爲最諸石森列奇勢迭出或盤坳突怒如鑿戶或端嚴挺立如正士或嶺旁奇勢迭出或盤坳突怒如鑿戶或端嚴挺立如正士或嶺南都山水聞天下而城東北爲最玄武湖幕府山梅花水燕旁行不流意謂非其人不足以當之斯又出丹青題詠之外矣山人世以德學名余知不愧斯語也輒並及之

題嘉善寺碧雲崖修葺疏

盡出而卒不果今歲新安張君康叔同謝君少濂洪君禮卿王君曰常遊而樂焉與郡伯君語懸合乃謀於余約名勝士相與釀錢撤而更之夫昔之啫石者如庶之平泉宋之艮嶽非不鉤深致遠獻瑰爭奇然雖慶凌險阻歷歲月疲功力可致以來亦可徙而去未幾委棄道路荐蓁徒以增今昔廢興之歎孰若茲崖一丘一壑坐而得之使問禪者可憩攬勝者忘歸致足樂也諸君子必有離世樂道能成斯志者

汪君仲嘉余友也其亦以是語之

題永慶答問

此編乃禿翁尋常惰狀被余常吉吳得常兩人等閑拈出便如傳燈數則公案蓋非禿翁不能道非兩人亦不能述也得

常雖髮遠遊未幾而沒秃翁亦以壬寅化去獨常吉在耳回憾時青不仟惘惘惟常吉甚益勉旃令此意火傳無盡則續佛慧命者在常吉一身雖謂秃翁爲不死可也

題曲江集

劉夢得集詩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假終爲餧魂近世韋瞞小說皆因之不攷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謚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及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子景能景能子消嶺南觀察衙推弟郾湖南鹽鐵判官消子浩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非窴語耶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當爲不少

書畫墁錄

甲辰初夏對芍藥花細雨闌珊賓客稀至讀此編點定數十百字惜無善本一正之然眠近刻棹編中本不啻霄壤矣芸叟爲人大略具葉少蘊殿下放言可敬也

書品茶要錄

嘗於殘楮中得品茶要錄愛其議論後借閱本東坡外集讀之有此書題跋乃知常爲高流所賞識幸余見之偶同也獨

傳寫失眞譌舛過半合五本校之乃稍審諦如此因書一過並附東坡語於後世必有賞音如吾兩人者

書香奩集

香奩集綺靡面之風骨視開元大厤之風遠矣昭宗末年朱溫鴟形已就此時韓偓在翰林蘇檢苦欲推轂入相偓曰公不能有所爲今事勢至此乃欲以相溫耶昭宗累欲相渥渥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慈弒之辱也其志節如此韓熙載不欲爲江南相而以聲色自污偓之爲豔辭豈其方與抑賦梅花者與鐵心石腸自不相礙與世鮮此集偶得寫本命侍

書魄郷錄

士大夫學問以國朝制度典章爲第一近世宋文憲之外鄭端簡雷司空皆其人也後生學文徒獵古人陋除以相資飾而實用澈矣苗亦齋所著述余及見其三罡史金沆梓編魄鄭錄是也魄鄭錄於國之典制名數蓋三致意焉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學者得此意考古通今不至虛用其力其可免於面牆也夫

書蜀檮杌

蜀檮杌十卷宋張唐英著雖編部短記事疎淺而亦有可以廣見聞備鑒戒者但錄自吏人謂舛十有四五歸田多暇輒爲審定蓋以三本互證乃稍諦當如此子孫其存之

題養生諺言

道家凡數等清淨無爲如老關莊列者一也飛昇沖舉如劉向列仙傳所述一也存想服食卻疾延年又其一也世人或泥爲一塗而方士之言又多其名目適增後學之歧路新安汪子正予少苦篤疾遇異人授以禁方不假外索而抽添烹煉立奏奇功慨然翼世之共躋於仁壽也乃撥去龍虎鉛汞諸假名而直截示之非仁者之用心不能夫學大道者無意學養生者有靜中之意毫釐有差鮮不爲患必輕重浮沈虛實老嫩審而消息之斯水火均平而疾可祛丹可結蓋悟眞者皆歷五者履而陰陽五行自不得以囿之噫非出世奇男謂之有作豈能無失也關尹子言人去識則精神魂魄意五覽之見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履常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裁錄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抑主道盟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崢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尚迥絕如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覩則信向靡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覩則情庫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端嗟乎劒逝舟存鴻飛爪在然

寥也

題問馬集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謫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託也語甚雅馴可觀古有相馬經辨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補圖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過而相駕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題諸王帖

王氏自過江以來六朝史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古今所未有也此卷自二王外控臨池之美者十有九人嗚呼盛矣然吾

子安能與於此哉

書謝司直所藏名賢墨跡後

詞林故事貫國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後獨以一甲進士若應吉士充之他有與者輒掣不相容而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貫溪受上眞知所遴士不主故常謝公與槐蘇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摘棐如余亦不能明也頤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牘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州唐荊川羅念菴五六公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世之汎交苟相悅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直不能以友數公余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媚疾者之誤非實錄也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爲論公左券

不甚顧子孫效之唯得篤厚謙和如人稱馬援諸王爲長者
即手如懸椎亦不恨也
書吳德基千字帖
德基爲人見宋景濂傳世絕不知其能書近趙學士刻而傳
之以此本遺予觀其委態絕類文待詔書然文一意取妍此
則筆中有鋒愈玩愈佳文不如也文書名滿世德基埋沒者
且二百年而始傳其傳也又以目中無珠之趙叟此又未可
理推也已
題李龍眠畫圖
古作畫人物第一溪山次之花卉禽鳥爲下蓋聖賢仙佛使
人因敬而得悟非苟然也唐以後獨龍眠不失此意宋祥符
以來尚道家者言此卷蓋當時應制爲之精緻中節致具存
故是合作用卿其寶之
題宋人傳錄圖
昔人多畫古聖賢圖跡謂文弗誠經緯不能形容乃託之於
畫其用意遠矣參禪者必當考其源委此卷尺中諸祖傳
鉢大意已自瞭然善巧方便之顏度生利世之範可一寓目
而得之自是熏修之一助微獨以畫重也
書洛陽伽藍記後
舊藏伽藍記寫本五卷書主伽藍而於時事無不貫穿馳騁
是水經體例其人雖酷信梵學多聚誦怪奇詭以相夸詡知
其於實際懵如也新安吳氏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
刻本通未校譌舛訛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爲刊定如此古
書爲後人所亂類此者不少僕近刻九經刊謬陶靖節集壹
據宋本正之質藝林之一快何時併傳是本與好事者共之
耶庚戌夏五月懣廬閣吞雨待客不至書此
書方林宗墨
新安以墨著作者率濫其技以自名最者三數人置之常和
潘谷間不復可辨林宗起與之方駕而不啻過之豈廷珪承
岌之遺法猶有存者邪東坡詩墨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
而不光又乏神采觀林宗所製豐肌膩理煒然如漆適合坡
公之論紹聖李伯揚墨譜論古之作者甚備余欲廣而傳之
當獲麟於林宗矣
題吳儀部陽羨溪山圖
東坡自嘉祐登第即與同年蔣之奇有終老陽羨之約後入
荊溪自云意思豁然如恢平生之欲非山川勝絕何致名流
欣賞如此徹如儀部出示善權東溪二圖一則雄深峭拔一
則清遠秀潤覽之姿態橫生可以想見二溪之勝恨不即證
身於銅官水榭間也買園種橘尋蘇蔣舊事殊不爲難異日
當與徹如成之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襲在都下見唐人臨蔡黃庭樂毅十七帖十數種不惟風骨
神采蓋人人殊至字形小大肥瘠於原本亦自參差人得於牝牡驪黃之外政不拘拘也譬之優孟學孫叔敖抵

掌談笑見者驚謂復生豈必改易形貌而爲之亦得其意度而已山陰王君雖遙撫蘭亭於石存其家舊事觀者以介言求之則知善學柳公者無如魯男子矣

題幽明錄

劉宋臨川王義慶著書有世說八卷宣驗錄十三卷幽明錄二十卷世說業盛行於時近友人取余家藏幽明錄刻之錄中類言神怪觀者嘗寓疑於其間余以爲其原有三王景文言得左史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固志怪發之一也人情異新而薄故常二也善惡感應爲流俗之勸戒足以補王教所不及三也士大夫之退休以資談柄而備閑居之覽或不無取於斯焉況亡帙遺書僅存者相與寶之亦好古君子所不廢也

漫書此而歸之

題稽神錄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南唐徐鉉騎鼎臣所撰也鼎臣以忠義博雅名一時隨後主歸宋不以希合而薄舊君之誼蓋志有足悲者其爲此書豈以排悶釋滯而故託於無可睦之言耶世徒以鼎臣端亮不當爲語怪之事往往疑之謂皆賓客不能自通者託言求合而鼎臣誤采於篇此揣摩之言非實錄也馬端臨通考云原作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又言自元一效鍾王楷法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嚴如乘簡而立足堅逸如馭風而揮八極清如秋宵之飲沆瀣推許良亦不薄今遺跡大署近之何必如骨董家盡歸之右軍以炫聾聲耶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乙未至己卯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今卷中凡百九十三事則端臨未見其全書故耳余舊藏宋本恐其久而泯泯語同好傳之

畫家首人物山水花鳥次之以人物寓意於法誠非餘畫比也此卷傳爲任彥升訪阮孝緒圖史言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樹木環之彥升偕其兄訪之望而不敢造歎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欽服之至矣孝緒自嬰年能讓遺財百萬於姊氏隨父之湘州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平生砥節如此其爲名流所景仰不虛耳畫不著作者姓名余觀唐宋工於筆法至元人獨以韻勝而前人筆意盡矣獨子昂不失吳道子李龍眠遺意此卷精緻簡遠當出子昂無疑倘俟識者定之

書趙松雪秋興賦

昔人言有字學不可無性有字性復不可無學吳興功力篤摯爲書家指南其不可及處正在韻勝耳大氏下筆無一點庶氣而古書法無不懸合此胸次使之然也世人效之多且而少骨力至貽墨豬之訾覩此賦適美俊逸而中藏鋒鍔凜然與秋色爭高倘無此胸次雖盡力臨摹豈能及哉以此論之非獨評趙庶幾盡古今書同一關鈕耳朱氏部出此示余乃大父一溪公所世寶者子孫其善有之

題沈啟南秋江待渡圖

啓南秋江待渡圖宋氏部所藏白其大父一溪公而來不啻百餘歲矣啟南畫於北苑巨然諸名家無不擅其勝而奄有之此卷落墨皴點氣韻生動觀其懸崖斷岸江流逶迤橋徇參差雲煙變滅無一筆不自古人而以胸中一片天機發之是集者告焉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遊

柳柳州謝康樂雅好山水故其登涉之語縝搆妙絕窮情極態識者謂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余友黃君貞父實假之讀其南遊詩記長於寫不離本色其體物也如寫群巖林隨形宛轉無象不得其摛詞也如春在郊原氣象照映彩紛奔赴蓋其情景靜默意與境合即巖谿谷之間悠然會心有人外之致非偶然也君既負絕人之才復饒濟勝之具冥搜遠詣得之眞際自應罕儔即與柳州康樂相方駕奚不可者或言虛遊向長皆桔槔之流背羣絕類恣其遊歷君方馭歷中觀爲世所倚而放意泉石之表抒寫煙霞之趣無亦異乎余謂不然昔謝公出處之間忘懷任運雖其經營大業不廢運籌而觀者識其捐鼻顧昧皆寢處山澤間儀古之偉人類不可以跡求也如此是編距足概吾貞父然跡其箋遊觀於風調亦足以滌其煩襟矣

題錦研齋集

錦姒齋集友人鄒愚公所爲詩也君系出建武弭節金陵采江山之俊勢歷甄錦之形勝觀其嚴嶂重複川流灌注青溪九曲紆回而不返丹崖千尺嵯峨而橫亙斯亦攬結之名區品題之絕境已君伏軾而遊搖筆成詠紅英雜沓對疏雨以留春黃鳥間關結流音而將夕抑或名僚聯轡益友班荊撫金石而論心聞驪駒而執手於是詠歎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詩作焉操其匠思幽妙振言清遠弔古興懷則有感而無憤晤言因寄則雖適而不流即符采驚人鏗鏘滿聽而緣情綺靡一言可以蔽之昔以唐人選唐詩者不啻數家唯才調集稱焉爲其一本才十盡鏤支葵成一家之言致足術也取君之作雜是集中不復可辨祇謂世之秀氣鍾於焉人其色舞於須眉其聲動爲比興天之所與若或相之以彼染夏而爲羽獸刻玉而象格葉縱有似焉相去遠矣余愛君材美輒倡同志敘而傳之若君之爲人以喬神挫銳爲宗應機新照爲用淵奕复奕乃其英辭逸轡琅琅然蒐雲璈而淩倒景殆不足爲君多也

書凝香劑墨

梁供備使張遇以墨名家所製爲蟠龍麟鼠悉具背書張遇麝香四字其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餘馥不散其異如此奇功鬱然李太白詩云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余因以凝香劑目之君墨出灰池中市旬月耳而已能如此日久膠定與李廷圭張遇何異乃書此示覩者令知其非凡墨比也

書烏玉玦墨

徐鼎臣云幼有李超墨長幾及尺細方如筋與弟楚金共用之日書五千字十年乃盡邊際有刃可以截紙非至堅至精何以及此李有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巾臨風度梅月余得汪君善墨以烏玉玦名之蓋置汪於廷圭父子間也君尚益精其技勿俾古人得專美也哉

題寄心集

蒙莊有言詩以道性情蓋以洞達性靈而勸諭箴砭以章顯於正即其懇款切至要必和平溫厚婉委而有餘情故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也後世詩與性離波委雲屬祇以爲流連之資而六藝之義微杜子美力挽其衰閎事憂時動關國體世推詩人之冠冕良非虛語樂天雖晚出而諭諭諸篇直與之相上下非近代詞人比也一齋陳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易觀其伏羲圖暨毛詩古音概可見已其爲詩無非風人之遺意言非有爲不發於筆端砭季代之膚疾蓋三致意焉其溫厚閑雅動物感時而無所容慰此與子美樂天何異讀者以此求之庶可脫近習而還三百之舊觀若與時輩同類而共觀之非所以論一齋子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尚書疏衍

尚書疏衍吾友陳君季立所著也季立平生注意經術易圖詩韻業有成書矣此編又探四代之精微衷羣儒之論議指陳得失如別裁素眞後學之津筏先聖之功人已君以讀經覽勝爲日課行年七十有二矣頃遊雞鳴山出書嚴君平有言州有九遊其八經有五涉其四君旁通五經而厥齒所歷遍於諸嶽其意駸駸未已也夫挾其有餘之才以發於無涯之知必極所如往而後止則將安所稅駕哉自今哉影金陵忘懷息照與余共遊於無何有之鄉余之幸也君其有以許我也夫

題雙節錄

易言乾剛坤柔而於坤則直以臣道妻道屬之然其義之矣死李姬之存孤往往出百死一生明大義於天下此豈僅僅一柔順之人所能辦哉嘗觀易之用柔者莫盛於大有小畜同人升巽諸卦聖人必揭剛之一言發其端大有曰其德剛健而文明小畜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同人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升曰柔以時升剛中而應巽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聖人亦知世路之風波人心之矛盾非柔不足以濟矣而行之率賴於乾故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非居恆則無非無係戕趨閑於中饋處變則刻情勵行表疾風之勁草所謂動與時偕道並行而不特者乎彭澤王君自起部出守桂林濱行出此集相示蓋二母之大節士大夫所讋吟敘述者班班在焉余爲歛衽而作曰此非內懷茹鐵之心外負浸淫之操者其孰能之世以節名者類不乏人或溫厚有所倚籍或中外有所憑依如二母榮居多者五十有五年少者二十有一年殫心將母赤手撫孤卒能使二世之遺胄名成身立爲世聞人殆天所篤生爲王氏門祚計非偶然也嗟乎霜露未改大痛去心嚢埃戰途風檢罕樹乃能聳喬柯於清漢挺貞幹於幽谷然則坤之永貞唯二母當之故余謂爲坤之柔乾之剛女中之丈夫奚不可也嗟歎之不足輒不揆而敘之首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傳　江甯焦　竑

南城蕭氏世傳

蕭氏殷微子之苗裔也支屬封蕭家隴右奉元元有貞敏公

舉者官集賢院學士國子祭酒侍經筵講坐講爭之弗得棄

官歸已憂亂挈其子九五徙盱江自是世爲南城人入國朝

凡數傳好德而文不墮其家世至常爵令鏡字正功幼穎慧

書一目輒誦十三補郡博士弟子高等郡守多禮異之與同

邑劉朱馮三公並名公之博洽三人自以不及也然三人率

起家科名爲邑宰郎署至少司寇公僅忝次起明經願弗以

稅斂修城繕兵弭九溪之盜法撫台使之樂慫者當是時公

之風采列郡莫不聞然竟以孤立鮮內主不能自發舒歎曰

母老矣輒慨然致其仕歸與弟銘祇奉母梁孺人梁年九十

六乃終日陶陶然樂也無欲須銘至始嚥不則多邑邑罷去

其去當官也雖阨於公者亦悲號道左至越疆送之迨今謳

吟思慕云子淵字起潛亦穎慧絕人七八歲母丁孺人卒涕

覆面無已時王母梁止之對曰我母未葬也其事後母熊也

如丁母熊悅之視若已子十二就鄉塾聞師談文成公學心

契其說師大奇之十五補學弟子員試諸生間往往屈其曹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非薄也謁選時或風賄相嚴求善地者公曰士始進有道

挫節以苟功名非貞敏公家法也授常甯令甫至時徭役平

稅斂修城繕兵弭九溪之盜法撫台使之樂慫者當是時公

之風采列郡莫不聞然竟以孤立鮮內主不能自發舒歎曰

母老矣輒慨然致其仕歸與弟銘祇奉母梁孺人梁年九十

六乃終日陶陶然樂也無欲須銘至始嚥不則多邑邑罷去

其去當官也雖阨於公者亦悲號道左至越疆送之迨今謳

吟思慕云子淵字起潛亦穎慧絕人七八歲母丁孺人卒涕

覆面無已時王母梁止之對曰我母未葬也其事後母熊也

如丁母熊悅之視若已子十二就鄉塾聞師談文成公學心

契其說師大奇之十五補學弟子員試諸生間往往屈其曹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面省試頗不利穆廟初用選貢升國子上舍久之謁銓得判

濟甯州時時匡守之不逮爲撫臣所知以才幹雲和令雲和

名爲饒而多礦穴姦人緣爲盜公單騎往讋民恐失公成摩

屬以隨盜知有備弗敢侵也爲政緩征徭豁虛稅修學置帶

以一切治辦稱語具邑乘中會有好訣者與公意左立解綬

還拓郭北舊居創樓臺畜花鳥度圖繪鼎彝之屬奉嘗甞公

憩其間二三同志共焉弟布衣泗宇起東公同母弟也少受

經里中師通大指會體羸目幾不能視輒棄去以筋力織售

理其家日馳山間必手一編不釋左馬諸史及國朝掌故幾

無所不窺邑有史氏飲常甯公所公側侍放公以所不知公

應答如響驚曰吾行揩紳間多不解予言何布衣郎耶乃爾

因以布衣學士目之嘗讀陶朱公傳歎曰公治生率本天地

利而以什一府怨何居行求白地若廣陵生畜而耕鉏之業

乃驟起歲大祓出穀三千石食饑民郡守以義旌則力辭有

孤不收喪不舉者雖屢邮無倦其自奉則一冠三十年食鮮

兼味也少習楚心雪王君會拜叮司理請見跳弗應彊見於

家即所校士問薦者謝弗敢知邑豪聞之屬居間不聽豪恚

中以他事幾逮公歎曰吾不爲利而乃以得禍耶久之事乃

解蓋公質直時面刺人過而胸府洞然內行修潔人人弗能

皆亦莫爲皆也愛季幼海終其身如一日雲和公無後不嫌

割愛子應泰嗣之居恒業閎里自若非有所負挾而邑人翕

然推爲長者大抵蕭氏父兄子姓仕不滓公歸不困私外精

其業內完其行一鄉稱爲望族不虛耳

太史氏曰班固傳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生愧不及也世病其椎少文信然乎然非諳於學有遺誉焉今常甫之善修雲和之精詣起東之篤義而邑先達羅先生又與爲綰帶交所切劘而披之者不言可知也蕭世世受儒至應泰感慨多大節而綽往古聖賢之學尤勤蓋得之庭授爲多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日以望蕭氏之興矣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庵晚更號廓庵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鉅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懋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塋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升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升本司郎中調文選丁酉大父憂三年起升膳黃通政給假回起升南太僕卿今上改元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升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湖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升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升吏部左侍郎丙戌升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旨馳驛養病萬厤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計聞上震悼久之賜諡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且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理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眞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敝竇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龍去上改容謝乃已權

金陵叢書 鄒氏校印

瑞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
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
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台長
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
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台中始慄
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巡撫
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遠者論如
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醍躬忠以徇
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
宏而不疏細而不寇獨斷於是非雜遝之中抗色於傾側危
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

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蔡何知韓信非有
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卽窮鄉下
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
爲相於四方荅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
朝廷榮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楹桷小大畢獲
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册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
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忠
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丁明齋傳

余師天台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

不以再
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崔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且其一
也君字惟寅別號海陽父翹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
異氣骨朗峻音吐如鐘髮齔中動應繩墨嶄嶄不可犯而事
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兩老人歡婚
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
有賢行爲啟以贄終身師事之尋師於鄒東廓王龍溪錢緒
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
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不知
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
孝孚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
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愧金謝者斥去之甚眾
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事者意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
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
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困不恤如瘵逆旅劉生及銅
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別駕君
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興義倉修社學諸剔蠹奸者甚
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台
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
衡人甚悲之語具哀輓集不載君學於涿泗濂洛以下鮮所
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恆手不去丹
墨燕閒之晷動必成書其溯源模範不忘羣賢錄曰思師錄溫

國既老同氣彌敦曰悲友錄政有三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
畧台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
卷胥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作驅山鬼賦鬼竄
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
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
可奪而處父師間閭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漉
漉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殁而可祭於社者
君是也子紹榖紹軾紹格紹轍紹修收
拾遺文畧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君於是爲
有子矣

金光祿傳

光祿丞金公諱鉅字德淵海陽南市里人也先世以德厚聞
國初仲善公始徙南市隸附馬王公幕中從守濠州閱良家
子共戍者當世沒爲兵也驟諫不聽賸尺籍陰焚之獲免者
千人萬全公齒德冠閭右爲鄉射上賓二十餘年世安公以
孝友著至文明公重然諾義俠聲藉甚嘗不靳千金脫宗人
之厄舉槻歸哭奠彌道則光祿公父也公生豁達多計畫奉
父命爲商游初商閭中轉殺以百數卒徙淮陰曰淮綰南北
中舟車之湊泉布可四達也乃治產積居擇人而任時累致
千金公雖遊於賈人乎而時有縱舍節縮與揮霍錯綜出之
人不能測也事父能竭力得其歡心從之閭險阻勤劬必以
身代仲弟早世遺孤三撫之協曰所不屬者形骸耳嗚非先

君遺邪與同居食調護而訓誨之自婚娶游肄雍視與三子
均宗祠未建謂築室道旁終無成理首捐資卜地聚族以營
既闢址而堂廡寢室克日落成皆公力也縣有經野之役先
塋世業歲久多侵沒焉勞綜覈卒較然還其舊觀歲侵時出
重繒賑饑人邑有大役輒曰非我誰其任者先是磐宮圮館
然若痌於身捐粟庀材爲義者倡自是廟廨渠渠弦誦勃興
青衿嘖嘖歸德矣一日語太史張公曰令賈人顓趣利而去
義直挈皓之智耳吾殆不爲太史歎曰溷不期江漢期於去
垢乘不期曖爽期於千里如君之爲人何賈非儒其爲名流
所企羨如此居恆言積水成澤積善成福吾家自仲善公以
來所積厚矣法當興故於子若猶子卑禮厚幣延四方名士

各受以經幾有成立而後已中歲入資爲光祿丞之顯宦
宮闕之巨麗與一時賢士大夫游亡何遂舍去蓋非其好也
平生無狎語無惰容交游間若不可暱就而一與投分終身
不忘郡國守相邑大夫至者靡不禮於其廬余友祝符卿撫
功道公事行甚悉其賢重公不虛耳壽八十子姓翩翩鵲起
語具狀志銘不具論

太史公曰語有之良賈能篤而不能爲豐良農能田而不能
爲年光祿論仲善公之言期於子姓遠矣而未遽滿其望者
亦曰有待焉矧公行誼高而名不踰邑恩施厚而位不副德
其所蘊多矣尋有食其報者則在諸子哉

邵孝子傳

孝子子四人曰杰王國典傑曰應太僕卿曰兼京兆別駕曰樵府事府儒士而太僕最貴孝子以太僕貴封刑科右給事中尊顯矣邑乘列之孝子邑人亦稱孝子孝子云舉所重也

孝子郁姓諱棠字汝思先世閩人諱文璽者教授歙州始徙海陽之務東國初諱用使伯華復自務東徙西門因定居焉

五傳曰近溪居士諱文祥配程氏孝子考妣也生而端敏篤孝義少從金粟齋參軍授毛氏詩業冊就會父喪哀痛至人不忍聞時納婦汪三日耳即令之手紉裘紝而衣之終三年不內也母每哭必慟重傷孝子心往往爲罷哭或夜聞母哭聲亟走帳徘徊戶外至達曙者有之堂有王父母老矣面念子甚孝子譬解者萬方亦爲罷哭父葉葬郭南且必往省祇

歲潦廬其浸也繞其楹而號聞者悲之尋卜兆封山躬舂鍾先築者蓋壙成而始即安奉寢母極志物之養昕夕上食惟謹夜則集眾從若諸孫談說今古以爲娛每餉必在側終婦身三十年未嘗對枚食也婦沒諸妾饋藥而進走眾望而翕皇皇然衣不一解帶也母至之微疾選藥而進走眾望而翕皇皇然衣不一解帶也母至九十以天年終而孝子且七十矣寢苫枕塊迨二祥如初喪或謂古七十不致毀禮也乃公其一棄禮經毋過哀孝子弗聽服除過忌日亦如二祥然居恆語及二尊人嗚咽悲哀皓首如一日也嘗捐資葺大宗祠歷三寒暑乃就墳損古今禮爲祭儀令子姓遵行之尋諮酒安歌祖慕沒草棘者且百年求得其壙修復之乃已哀從弟橋早

夭妻夏又以節死也捐貲其二孤從子孝廉燕好學而貧樊成之卒以孝旌再徙還副公特嚴重孝子疾革以其孤託焉孤死無後孝子力求所以嗣者曰吾不忍盡副公之爲餓魂也季姑適劉而夭爲經紀其家倚辦者再世他食饑者藥疾者而恬死者緩緤不可指屈海陽人言曰以財而郵孤寒子孫艱起爲顯官文學行誼於鄉郡縣間固天道哉方兩子未第時孝子手一編督課之言必以孝義不置也太僕遵其教卒不愧爲名諫議云爲人修眉廣顙樸貌而造其仕也貽之書曰若一意報主毋以我故分其念太僕官刑垣時一就養郎中每規之曰諫議主上耳目任毋自輕君實有言志其大毋拾其細專圖國家而毋急身謀此進言法

颺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有風概善談論大抵自奉約而於賓祭必腆惡嚴而於善良必篤有德我者遜謝不敢當而有德於我者終其身弗忘所謂遠邇篤行君子非耶語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信矣孝子年七十有八墓在縣查石之陽諸事行子姓詳在許太傅范方伯志狀不具論

史氏曰陶元亮所傳士應人之孝僅僅八人諸殊尤絕跡者不與焉非其醖白之行以實不以名故得久而不廢耶夷攬觀閻台東觀所撰述見高皇帝褒孝甚亟至虧體殉親者獨擯不錄此以見中庸之難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孝子所爲惟自達其志非緣飾面然顧一貞可以貫金石動鬼神鳩巢於庭不足爲孝感也余交太僕久頃復聞京兆緒言得孝子之

事爲叙乃特著於篇令異日續國史者采焉

參岳彭公傳

參岳彭公有讀丹錄行於世其人蓋收攝身心恬養性命蛻於塵滓外者及年躋八十丰神矯健綽約如少壯屬纊前無少病苦狀經旬不火食而已至沒而異香七日不散豈不飄飄乎其仙哉然據其生平大節廉直忠勤爲國之幹蓋無愧於生而又能達生者也作彭參岳傳公彭姓諱文質字在份別號從野籍閩之興化先代有至祭酒學士者成化間大司寇惠安公以端亮重一時數傳而視察公甫轉運公大治皆以廉直聞所在尸祝之公之祖若父也公生而器宇凝重儼若成人不少爲嬉戲十六補諸生恢有儁聲嘉靖癸卯薦

鄉書年二十耳性孝謹事兩母能竭力動必稟命而行數困公車以母老請養改旌德已未成進士令粵之揭陽下車問民所疾苦而爬梳之會倭起東南亡所不蹣揭陽困圍城者累月民恐欲棄去公募丁壯乘城爲守備身與臥起睥睨間久之寇知不可犯乃遁去有不逞者乘間爲氛將竊發公殲其魁而散徐黨歸農揭陽民德之肖像生祀公王戌倭陷莆城公念母甚解印綬奔歸適與母喪會公一慟幾絕時時飲泣枕間爲潰也堰族中寇者不下數十人讋扶披之令有立服擁戶部主事董潞河天津倉公鉤覈精審塞其旁漏庀面稍寬其內所行多著爲絜式已晉郎中大司農陳我渡公倚爲左右手出守桂林剔積蠹抑強宗鄙無留獄姦人歛手而自奉顧約甚胥歛曰絲忽皆民膏也吾忍割民自快乎以故一切供億讋從匠揖歷三年人無敢干以私者入覲時部使者薦劇相望治行爲西粵最尋即其地拜憲副進參政時議大征八寨猺幕府才公以兵事問公對曰兵者不得已而爲弭亂計則善矣備藉爲功伐非所知也幕府斂容歛服即以督餉紀功委焉且夕瀕筵兵食事而敘其功若罪必核所撿獲非辜者解脫之全活者甚眾先是靖藩故驕甚以葬母妃故縱舍人子撥括竹木爲民害公奮然曰奈何重困我民也裁其橫令不得騷雖民獲稍蘇而謀以法中公矣公聞邊拂衣歸歸而偃息山中謝絕時事日讀書談道而已賓客酒然催僅田數畝又復望以衣食其昆季即突煙冷勿鄰也大都公爲人即之溫溫可愛慕而非其義秋豪不可干所歷政跡甚偉而向人絕不肯道潛心理學有得輒剳記之多至盈帙而不欲以名於人弈棋入能品行草流俊有法務以自愉快而已蓋孤嘿節行不異惠安公而清貞寡營則自得者爲多老而無疾一旦卻飲食不御曰三仙迎我矣遂沒丈夫子八而最先發者曰憲范方出守滇南材品稱濟美云太史氏曰劉京爲漢文侍郎鄧子訓仕州郡拜郎中都尉皆以宦業而兼仙遊也以彼消搖雲漢眄軒轂珪組之榮猶土苴耳乃不難俯而就此參岳叛玄玄於道流及稽其行事抑何其斤斤當實也夫老氏猶龍而生子宗爲柱下史豈必絕類離倫如近世方術者流哉老氏絕聖棄智而未嘗不游方

之內參岳楠跡倫物而實超於方之外語云通本者不亂於末亂要者不惑於跡其此類也夫

參議黃公傳

公諱金色字鍊之晚更字九成姓黃氏出漢江夏孝子香之裔世居休甯考諱某贈某官母符封安人生四子公其次也七歲出就塾師授業輒瞑目坐不喜誦讀師呵之公背誦所授不遺一字十二歲而編孝經四書通其大意年十三入山寺讀書藏辛亥督學方山韓公拔公高等補郡學弟子員甲寅督學阮公選第二人業奕奕負儻聲奕偶夜獨坐覺意念紛馳甚患之讀陽明先生書且疑且信至丁巳移居天眞書院從緒山龍溪二公遊集者輒撫數百人講誦詠歌之聲昕夕不輟忽若有悟自是年授普江令至則爲文誓於神首禮部掌舉求友如不及是年授普江令至則爲文誓於神首讀士民聖諭六言諸所舉措惟以敦教化厚風俗禁邪慝表節孝成停喪爲急適海寇會一本爲亂閩廣會剿公葺戰艦厲兵儲餉以應摘奸伏嚴科派取澳課蠲徭平亭之一切治辦庀午以父憂去士民遮道哭弔具載尤僉憲王太僕所撰去思碑中王申公除補德興令德興劇多豪猾令若承不能終者四矣公曰是在我始至大持潔廉風之揚東吏猶不假毛髮抑雖幷威濫供士民大帖服而公益自發舒簽徭糧利

歲陶汰俗弊洞達性體得其解獨深公自謂此際如夢覺醒面復夢如生面死死面復生緒山大器之公因執贄爲弟子願終身稟學爲隆慶丁卯浙江鄉試戊辰成進士觀政禮部掌舉求友如不及是年授普江令至則爲文誓於神首以爲非是被幼去公撫其疏申語賦詩二十四首與之辨而上從公卿百僚議以陽明先生從祀孔廟戶部唐仁卿疏奏遂諫論公歸錢薄惡欲擠之罪而王給事者助之竟被誣去用持法失要人意實無他過端奉旨復職起補南祠部主事曹事稀簡公褒衣從諸名公卿談說問學彰彰甚都奏而會舉公名勅下吏部行南部院會勘台瑣若御史大夫疏明公送之人多傳誦焉乙酉夏旱魃爲虐上徒步郊禱公以職祠祭災異新禱不敢謂非其責乃疏所以純心格天者語剴而精率世以爲迂而不肯言與不能言者公曰吾所學固在是也奉旨嘉納而朝臣顧以公爲狂公又疏陳六事其目曰緩刑辟寬逋負愼起用明學術開言路嚴修省疏留中七日而所指摘諸臣皆切齒及發內閣票擬以煩瀆罷之人歎公超

自嚴穴且不次用而以觸忤貴近不得遷公獨有以自守泊
如也乃疏乞養病歸屬歲祲粟翊貴公博稽古今救荒法有
得即劄記之日食粗糲面捐所有活人並爲書以勉邑令庚
寅起南刑部陝西司尋轉四川司郎中公於曹事毋所不精
密吏洗手奉法所平反甚衆魏敬吾公爲尚書雅重之凡疑
獄悉聽諏焉僚友若鄒南皐陳南台暨一時名士仍會講興
善寺剖析疑義探索要眇人人得所欲以去久之以考最行
吏部署云貞操忤於奸黨篤行不愧古人三晉勞績可嘉九
戚緬興無染人以爲實錄升慶西驛傳道峯議兼僉事公雅
好嘉山水聞粵西奇勝甲天下又道經衡山可登也摳姪德
果上覩融峰以日入西溟光景異常乘月步會仙橋宿圓明

金陵叢書 雲南民校印

洞飲觀音泉白雲起足下松聲盈耳清不能寐雞鳴列炬登
絕頂望日浴東溟赤光閃爍超然獨出於萬象之表不覺此
心豁然致良知之學益有以自信矣甫入粵問民所疾苦與
州邑牧牧有司不職狀矩賦詰姦力塞敝竇或以寬誠之公
曰屢法徇人吾不敢也已而爲鄉試提調及署布政司兼鹽
糧分守諸道諸郡邑輸賦及土司馬價悉令自櫃之司庫覆
視即遣去或違期久者吏請治罪則諫之曰此中險遠寇若
瘴復苦之安得盡如期乎第不虧國課足矣先是出給靖江
宗祿及兵餉每季不下數萬司庫以渙金請公曰吾所收安
有渙也即以原封給之撫按聞語公曰知公太廉恐影人短
耳公不應庸知宗祿軍餉多冒濫而徐汀爲甚每歲侵沒倉
糧萬餘石公悉爲汰之乙未五月齎表入賀歸遊泰山靈巖
九疑諸勝丙申復任適侍御黃芳楠與公共究此舉較劃陽
明集請公序之公爲發高皇帝論學常言虛靈二字蓋已開
良知之秘藏此所謂大明之君也及文成致良知之學所以
發高皇帝虛靈之精蘊此所謂大明之臣也芳楠曰向來議
從祀未有及此者爲歎服者久之丁酉署右江守巡二道先
是猺獞盤錯而柳城西鄉勢張甚公嚴行鄉約保甲法得其
姦良狀甚晰乃招撫獨石如班十六村而居山黃峒輒勒卒
趨而獲其穴悉平之矣時慶遠土酋東關南丹那地殺劫恣
行州官中流矢幾殆公嚴勅將領聲實俱振於章奎莫之厚
羅謙端請酋自爲文告切責之曰與者期旬日自歸者爲良
民不者大軍立殲若矣於是諸凶憬然相戒擒首惡自贖而
五村之侵地悉還又於慶遠荔波繕理城隍務爲經久計他
如鎮遠岑奇鳳田州岑茂仁潯州沈邊喬禍變遞起各以密
計擒其魁一時反側安堵者大率得於鄉約保甲之效爲多
蓋理右江三月而不調兵不糜餉惟文告播修各屬效力能
使風聲感動姦宄收當賢於十萬師遠矣公歷三年滿是時
篤學者古者亡如公名精勤於職者亦亡如公督撫及諸台
會疏以留而會有忌者公知不合移疾乞致其仕歸郡邑父
老遮道泣留公且慰且行三月抵家閉戶靜居足迹不入城
市曰得與兄弟朋友共明此學足矣他非所知也嘗閱二氏
書以自證勅斷家事悉付其子終日宴坐凝神究竟此道而

金陵叢書 雲南民校印

已公性至孝居親喪號慟人不忍聞於昆弟友愛特甚登第
坊金及俸餘公之眾而稱貸自給伯兄病久省視不少怠歿
則痛哭親爲調棺斂於其弟亦然赴急量施以誼稱宗姻間
無間言晨起必正衣冠對天肅拜而後視事卽溽暑嚴寒如
一日也戊申臘月抱主遷城西除夕凝神龕前坐以達旦若
忘其倦者越四日忽曰吾殆不起矣戒家人勿號泣以甯吾
神冠帶沐浴畢子孫環侍閉目端坐而終年七十有六子太
學生德滇亦能世其家學不替云
贊曰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信哉余至海陽與黃公聚者
浹旬日意孚神洽充然如有得也公謂大如襄會天眞時至
是信力彌堅突然夷攻公吏事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古言名
理不綜於世季政術不兼於淵篤則如文成公者何如哉公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參知李公傳
歲癸亥余師天台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之遊余乃
獲交公及公歿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證而今已
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爲作傳公諱渭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
生上世自汲水遷思南父諱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宜贈恭
人公生而朗然王立眉目如刻畫十三袖郡學弟子員十五
病居小樓當盛暑簟蹈面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廓然
有得有失非本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
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翦冠登賢書於交際甚嚴卑似道林
將公將曰靜假動貞問一介不取將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
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突入留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
進而語學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
先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呼同
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爲之瀝
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爲察互相參證其學益邃嘗曰孔子毋
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著纖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
世意卽千思萬慮皆毋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卽已百已千實
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
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
令同歸嶽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迴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
心爲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弊捐流
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
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
書院教授諸生聖壁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賊
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爲三復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
甲爲均輸公剸其多寡官爲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爲契令
嘗夜夢蛇而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
久之靜坐中忧者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因自疑曰

吳川更各以衆金進公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
蝮哉竹應天府治中南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
州廉介是邦有二海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爲盜公集寮屬
謀曰夫子弘康予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備身爲溝壑是我爲
盜爭而仰以富之民乎弭止中盜易弭心中盜難諸君勉之
即著慄息居韶治最當遷而韶民以借寇請詔進服俾知郡
事如故再入覲時稔廟宴天下守令中異者七人旌之賚鈔
公與爲還韶普其省副使平憲湖討朱良寶克咸厥功恩資
加等經畧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邑治開驛從峽中東
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謀也晉雲南左參政潛松溪水
灌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州以冀金碧時滇用兵久疫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作則爲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稗者官給之至八
百有奇往士官襲皆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不遣公建議
輸粟落省代奏授官部使者上其議上可萬曰頃之矣在滇
四載謝事歸養中間專敷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眾
構朋來樓居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恆事父中憲公蒸蒸
敦謹率柴毀支骨卧張恭人病暴已罪狀籍於天乞減算以
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先之常言居官不
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時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
日與門人論學至革進諸弟子訣惟以學爲規言不及私既
卒士民奔哭者累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
紀公自言於學入門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過楚登天
台又覺與門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嚴復覺有不同者如登九
級浮圖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止者非歟所著先行錄答問
三卷明道篇合大學中庸易問爲一卷簡寄二卷雜著一卷
詩一卷文二卷統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
三卷行於世先後按部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鄉學鄉賢祠
又從諸生請郡建特祠祀之生正德癸酉十二月卒萬厤戊
子四月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謙世其學尤
著嵇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範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川以孟侄炮炙曾不若釜
甑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儒者握拂步
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爲姍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
所有循良聲遠學以本政政以啟學即謂猶裔也舟季兼數器
而有之矣不可者善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
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矣

洛南公傳

公姓李諱珪字文玉別號璞庵仕爲洛南縣丞於是鄉人稱
洛南公云以子延康貴贈監察御史然人不稱御史而稱洛
南公公弗以子重也先世潞州人考諱義合安定有治弥邑
士民祀之名宦祠配王氏生三子季爲公早失怙爲母所奇
愛年十六母病革念其幼密與之百金公泣拜受已納諸兄
曰慈親所賜珪曷敢私人已占其器識矣讀書善屬文十九
推擇爲博士弟子連試高等而於省試輒不利久之貢入辟

雍默曰吾不獲罪於制義命也得一職及民於願足矣謁選
授洛南縣承至令以訟罷去部使者才公檄攝縣事攝二集
所新令至又以訟罷公再攝先後一切治辦士民靡不諷吟
公者有五難四善之頌流傳藉藉上賢而數旌之曰令不稱
官而承乃爾爲政不在人耶居恆不以秩下自菲薄繕樵樓
增鑾豆事事勤蒞征庸單赤而法吏之舞文者不少貸會郡
有徵駿騂額以外者公力爭曰民不可重困也乃止劇盜張
繼先殺人亡命捕者四出不能得株連無辜公設方略立禽
之鑛賊李賢陳鑒流劫郊野勢張甚公從練士數十人前薄
賊縛其魁眾乃解散境內一清邑方倚公而遇例裁革當詣
銓公業倦游喜曰乃今得還吾書生矣即拂衣歸公爲丞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廉聲閭隆杜金之餽嘗顯斥之語載劉司農去思碑甚具聽
訟必兩造俱脈從容爲輕役以報訟紙贖鍰秋毫無所入歸
槃桓然諸子幼躬藝蔬自給日課其子誦讀入塾先授小學
曰學者一言一行當師古人非第爲梯榮計也暇輒舉鄉先
輩之賢重者爲瑣規比二子仕迎養邸中數月即圖歸曰吾
嚴居日久以汝曹得歷名藩訪古跡爲平生大觀然老而久
客非吾意也遂還里與耆舊爲社以觴詠自娛聞人之善樂
道之有及人過者掩耳不欲聽龍門宋太守愼許可嘗稱之
曰李洛南長者也壽八十以天年終子五延纓延昌延嘗延
康延齡延澤登州知府延康御史湖廣副使延昌子如桂陝
西副使延康子如松南戶部主事與余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吏氏曰浚川王先生稱公諸子貴而能儉非禮弗履化公貞
廉濟泊之教也有旨哉士大夫世起服人主休采以喬木聞
者未嘗無厚德以先之江流滔滔始可濫觴耳歷千里匯百
川而灌溉九州之半有本故也或謂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而
欲以概之人理殆非通論也夫

林氏二節傳

節母沈氏太學鶴峯林公之配某公之母京兆公之王母也
父太守容泉先生母陳宜人年十九來歸是時舅姑持
家秉門戶漸衰落母奉姑相夫子拮据惟謹甫十年太學病
生子僅五齡母日夜籲天求代不得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
裁姑亦大慟爲救解者萬方不從姑泣而語曰我孀婦孀撫孤
區區殉林氏一抔土耳今一旦門戶絕矣於是母日夜撫其孤
而號婾黛更相鴆論母乃大寤曰棄君之孺子而以從君
甯與我始勉一食卸容飾素弈縞衣與其姑偕棲止一室不
踰閾尺寸歲時伏臘即家人罕覩其面居無何姑以哭子過
哀得末疾臥不能興母朝夕手治藥調瀹脩進之伺所欲不
呼而具蓋不離牀第者四年而姑病良已當是時母入事病
姑出授子讀屬强宗多睥睨者母太息曰米亡人所可從頌
死者獨是子在襲其孤吾亡死所矣調護之備至造十七鼓
篋銘序與諸生雁行矣益健關督之學既壯舉諸孫而後喜

可知也久之姑以天年終母爲家人畫生計執絲棄撰酒食力賦稅省租穫督任條置甚均而有矩法蓋乖白首如一日矣郡國守相廉母行議以貞節聞庭之綽楔母聞之厲色謝子姓曰吾所爲極難要不愧吾魂魄耳奈何藉此以徼名若寵休矣坐是終母之世不敢議母沒九年而有曾孫婦死節事曾孫婦亦沈姓京兆公季子鳴世配也世爲海昌人父啟綱舉孝廉早卒母許以節著婦性靜淑一發齒舉足無苟萬厥癸卯冬十月歸於林氏時季子年十九婦十六耳明年季子溥暑出海昌感疾暴卒婦日痛絕者三淚淫淫盡而繼之血也比殮則躍入棺以從已又引繩自經家人防之嚴得不死則絕水漿不食母許泣曰若從夫地下固也然若有身幸舉子以延若宗不猶愈泯泯死乎婦瞠目曰姑待之及產不育許察女意決日與同臥起且曲以立後解婦曰嗣何在曰不有夫兄子某乎時其兄聘世以未得父命未許也一日悛然曰嗟乎吾不及嗣之立矣病日侵骨且柴立聘世亟予之子爲摩其頂曰嘻此嗣子耶强起引謁几筵再拜伏地踊而哭已復默曰今而後可含笑入地矣遂不肯食人勸之或少食又兩月癉除遂絕粒固勸之則謝曰吾何以生爲日引水盥漱或連敭十數杯曰是足以望吾腹矣竟不食死年僅十有九

論曰善夫京兆公之言有子則宗祀重而身與俱重無子則身非重而殉夫爲重程嬰公孫杵臼存孤死義其大較相反而德心於趙氏則同至今風節峻然與日月爭光惡得而下上之林氏二節一全孤於家毀之餘一捐軀於嗣定之後從容回翔一以宗祊爲重微獨爽德而操二三者愧厥感慨一決殺身而不顧者當異日談矣爰次其事備女史俟采風者觀焉

孝節余母方氏傳

新安之嚴鎮一方都會也而余爲著姓自梅莊石泉兩公以來世以愷厚任恤聞逮永甯一意問學不佞與之數往返知其所契寤深矣一日語不佞曰非王母永甯不及此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厥亦有源本哉爲作孝節余母傳

母方姓與余同爲歙人考方舟公母汪氏汪生母未兩而歲

也而沒賴王母汪育之尋擇佳士得六橋余君弱委禽焉迨十四王母又沒弱母乃迎歸以童婦斋於家畢二載乃婚母性敏色莊率所爲皆從儀法故去其姆傅而母夫家不知年之稺去其王母而事姑婦不知婦之勞久之未娠念六橋君單子輒飾媵以進爲廣嗣地已自舉二男一女喜可知也而二男皆殤歲丙午始生子湛六橋業病突既革與母訣曰若之賢也吾用窀而禮之爲徒者之友而今已矣二尊人在不能終養也藐焉遺孤靡所託也其奈何言未半涕出不自禁母忍慟對曰欲蚤相從地下吾願也君有命突敢不勉以聽六橋君乃瞑母時年二十有四耳念舅姑暮齒失子曲事之甚備姑苦風疾旦暮扶侍奉湯藥爲子婦先姑卒供養舅氏

亦如之而子湛亦浸浸成立矣母令入成均偉繼先志爲娶名家女吳氏舉子永甯已又舉嘉甯母輒喜曰天平未亡人可藉手報逝者矣遂抱永甯自鞠之每遇除夕對六禽像哭之哀一見永甯跪相哭則止及永甯舉子元卿則又益喜永甯善病母憂之聽交方外士已爲諸生應試南都受學於松川晢大令復所楊少宰兩公病遂愈歸而罷方士一意於學人或規其廢業者母曰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吾乃欲其以彼易此哉同志時集輒命孫婦治具款之重觴染刓無倦色去必問所言者何永甯對曰欲人人爲聖人耳母曰此意甚佳第己未聖而遠求諸人難以冀也若其勉旃母初不信釋氏家言一日問永甯儒佛同異對曰教異而理同高皇帝云佛所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母憮然曰孰謂佛果棄人倫者哉年踰老乃齋居疏食割棄世事日念佛不輟聲聞者感動永甯諭之曰念佛者誰母瞿然曰非我乎何以問爲隨聲然曰乃佛念非念佛也吾今知所歸矣蓋母日遘月往性現根熟一言之下易爲解了如此自是接人無疏親必諭之道以居恆周貧振厄人習其德聽從者甚衆爲人嚴毅以禮節自持人莫視其笑容於家人子息輩有過雖遇事輒發事已輒意消遽言直以理譬曉之性不藏人過自傷如禮何孝子之食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而已大人過自傷如禮何孝子之食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而已大人者數矣三錫輩強恩詔以孝節旌鐫名里之節孝坊萬厤戊申春仲卒距生嘉靖癸未得年八十有六

太史氏曰禪理深微古之名媛往往通其說襄陽之龐金陵之龔徑山之總言論傳天下浮屠氏世世載之至其捐世緣絕骨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遊方之外其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母承二人以孝殉夫以節孝子孫以慈塵居皆爲淨坊應接靡非佛事蓋古之所得母則有之古所不能兼母則無之然則謂善爲禪者無如母焉可也

周孝子傳

孝子周姓諱祚字孔壽世溶縣人生三子長三錫登賢科繇令高第以其官官孝子矣鄉人雅尊慕之而不以官稱曰孝子孝子云父諱璐以太學生爲沈丘簿濟故魏地俗好馳馬擊鞠蹴踘探丸曳紈綺爲貴富容孝子獨潛泊自喜事親精一其志而朝夕之沈丘公性戇直愛孝子而持之嚴孝子所奉養百方調聲色而前戶不聞履屐聲者數十年如一日也事巨細惟視命是承一交遊一謙設無敢專者日手脩滌而勌之食倘睨竟餐覆器乃退稍不懌必旁婉以回其意而後已間負痾晝夜省候不以須臾離稍侵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祈年於東嶽若南嶽以數十計齋沐誦道經者十年誦且跣風雨寒暑不輟也當是時孝子之所察色順志起居服食靡非鯁藥者兩老人疾輒隨手而差以此最後兩老人以天年終孝子哭之慟柴毀支骨脅不知人者數矣三錫輩強

乃數粒而粥日夕吾塊間創哀裹事喪葬無衂曰吾求心之無憾也食不肉寢不內者踰六旬遇伏臘祠烝若兩忌必夙興潔粢盛以祀率其配變服雪涕侍曰父乃止果蔬出必薦而後嘗即一味之甘不以廢所遺什器書籍陳設如儀衣不盡設者自服之以志不忘有所之出告反面惟謹教三子類舉當日之家訓爲瓌規頃長公以循良鵠起而弟三接三才爲諸生以學行聞用孝子教也遇人諮然不爲町畦於賢長者禮重之急難與貧者賑而助之宗黨故舊多以孝子爲歸臨終語不及私令人掖至家祠跪拜決別未幾氣絕平生不徑不游檢其詩動絕無敢慢與惡於人者時稱其孝無間言郡國守相台察旌之純孝至卑以勵其俗不虛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論曰士行非奇詭之尙而平易之爲難奇詭激於一時之意氣而平易非任眞履愜出乎天性者未易臻也國初以孝行士者不可縷數往往尟奇以動俗或事難而不可爲繼高皇帝悉斥不旌如李祐權謹者不難顯擢之以爲天下勸故知道貴中庸而聖人之慮遠矣孝子所自力率日用之恆始終一節無所回變非近道者不能惜生不遇時而僅以隱約終乃其自得者行詣聞於鄉面有餘者流澤衍於後今天子嘉興循吏褒崇其親風示天下命書寘章戒孝子之行事甚備

咦乎孝子蓋未爲不遇已

江覺卿傳

覺卿新安人江姓名應曉字覺卿覺卿性至孝侍父疾衣帶不解疾已乃復初母黃逝事繼母如其母撫仲弟遺孤若季弟如其子也其內行醇備如此少穎敏過人日誦千百言塾師爲遜席屢突稍長屬時義輒頓其曹面秋比數不售乃慨然歎曰大丈夫當友天下士奈何裹足里門爲此拘拘者爲於是負笈人北雍時大司成爲虎林高文端公頗賞識覺卿而嶺南李海雲公日與討先聖之秘覺卿負異才而勃窣理帝嘗所臨幸云覺卿日嘯詠其中澹出篋中書讀之自九流七略以及稗官小說逸騷斷戟摩削亡昏旦所錯綜上下略見對問二編平生富吟詠於遊覽弔古中抒寫襟抱物情時趣有味其言之也山居二十年有終焉志會有客說曰元亮非不高猶倡彭澤爲三徑資君縱不爾獨不爲濟物地耶始謁選得涪州幸官乃曰吾游靈丘勝墾屢歷幾遍東南奚玆行有巫雲峽水峨眉白帝供我掞藻耳及抵涪涪人聞覺卿博雅就以質疑問字者靡滿戶外廡不人人意得去涪有李渡江流滿急舟師利力省而綢厚往往以重載溺覺卿嚴爲之禁至今所全活不可勝算攝棠城一切治辦秋毫不以自

海霧公子也與覺卿遊即昆弟歡不啻矣一日過棠城報恩

寺梵宇尊遊然即其開山師名與覺卿同生年又同因詩以紀之覺卿篇詠雖饒曹事不廢然忘者不謂善也坐是投檄歸昔知吉識韓琬於題壁載言賞宜明之詠松以古準今抑何遠而覺卿抗迹少委蛇里人多曰攝之乃性無成府重然諸嚴取予每輕資以赴人急故賢豪樂與之遊即目攝者久亦與之親有以也夫覺卿有子名秉謙登庚戌進士筮仕爲鄧令夫覺卿仕不達而能昌於言身不逢而能必於子士有自信者遇不遇勿論也往聞覺卿歸自浩惟修祖塋令其高弟蓋覺卿之意遠矣

朱方伯傳

嘉隆以來陳黃間以理學著者三四人余師耿恭簡公顧兩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公方伯浯桂公一時士大夫指曰爲清鏞大敦以想見楚材之盛面今不可作矣歲乙巳余友閔元甫以成功莊屬爲記又知方伯公仲子康侯稱寸於江漢有父風也頃康侯已丙庚戌連舉上第緘書以家乘相示則方伯公之志狀碑表在爲謂余嘗忝館職請爲之傳俟國史采焉公朱姓諱珍字汝裘浯桂其別號也世樂平人有顯卿公者卜遷楚縣曰北海有鯤乃徙南漠鐵冠丈人荷鏟止耕九世其興乃擢家過蘄經團坡村見老子戴釜面來簪與兆合因定居焉蘄水有朱氏自此始歷八傳至封中憲一溪公配姚恭人生公公生而凝重勤問學願小試數不利年三十未補弟子員面仲弟業推高才生餼學官矣一溪公意以耕讀分督之非公志也剔

屬彌甚夜誦不丙夜不休舍鄰有巨盜比屋弄竄公手一編自如寇來去竟弗知也其顛篤如此壬子選應省試舉第七人先是有狂生揶揄公者公得雋帆愧匿公詣門謝了不爲意時以雅量歸公矣明年癸丑成進士授行人丙辰選南京廣東道御史辛酉晉當州府知府甲子晉陝西副使丁卯晉雲南參政庚午晉浙江按察使亡何復晉雲南右布政使辛未丁姚恭人艱癸酉再丁一溪公艱丁丑起補浙江右布政使忤時相意謝政歸踰十有一年戊子公卒公爲政寬與嚴相輔而行寬於編氓嚴以警墨猾吏而提衡其中豪以上始爲行人即留心當世之務輶軒之四方必采問謠俗賢豪長者若民間疾苦皆籍記之以備考南台前後章數十上悉關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天下大計語載疏稿中市有猾魁爲良家子害因緣竄穴公嚴捕正法而點黨散盤販者皆貴人沮買若不憤直者有之公署籍爲令而物價平沿江多劇盜游徼利其金率縱舍去公移書讓備兵使者若守倅令尉及介胄之長亡不人人惴恐爭獵盜自救而崔蒲甯時稱名御史無踰公者守常值兵燹水潦後雄富郡浸爲殿竭公以節儉風之減一切會費交無旅酬讌設毋過十盞酒數行而止屬邑相誡勉以清約爲規全邑長吏主誤公必暴白其事得解乃已士民婚葬一節以禮事孚疑獄舞文者不得下上其手或麗大辟案定祝太息曰吾爲之求生不得矣甯忍求其死不得哉固涸遽條具以時視頌之聲盈闔扉矣去之日邵爭立祠祀之在臨鞏

至甌城金川儲糗糧爲防禦計無何西光關入寇公出精騎
旋師衛自持短兵接其後所傷殺推鹵過當虜駭遁去繼犯
蜡原弘化公設奇火攻其營虜復駭遁去事定天子賜金幣
以勞關西人語曰臨林中乃有顏牧耶公尋念兵興而餉不
繼爲大患坐吏胥與墨吏通漁獵其中爲第治姦狀論如律
私富一清諸興利蠹弊一興嘗臨蒞同其發銀場之乾沒釋
狂猶之株連功尤落民益用大恱謳吟載道再起浙右幅會
鄉權相有父喪公以兩吳練暗之相傷易已公知不合即解
組歸不願也爲人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孝聞於學一主力行
發以挽世恒容譏之徹而不爲門戶居鄉好行其德如義旧
義館養丘壑以濟者不可勝數晚更如道家言亦書紫文多
辛酉榜同計偕者再乙丑仲公成進士公乃喜曰吾兩人幸
策名當立朝耳於是刻勵下帷以亢宗自矢亡何以經術補
博士弟子高等餼於庠先是仲公登賢書數歲公始舉弘治
封翁爲人所齮齕公甫弱冠爲感憤語其弟曰非吾兩人之
理公字達遠別號東泉天性孝友事封翁能養志嘗遭家難
部主事里中推爲長者其伯子則湖廣永州司理公淮也司
徙橋東遂稱鄉甲族至省齋公以仲子廣東潮州守貴封刑
名侍御迺厥世德代多聞人郭氏先自其邑廡岡徙焦塘再
而光大之奕奕乎久而彌章也宜哉頃廬陵郭公在南台爲
士君子篤學修身溢官服政有風軌卓然雖去之百年而人
猶欣慕頌說不置者此未可泯沒已況又有步武之賢遞起

翊立令親意甫發舒建侮者姚伏足矣遂謁選得四川忠州
學正以文行課士去孤角黽離塚日與士相親曙所爲成就
之甚備其不能舉火若授室者多捐俸助給士心竊然歸之
矣正德丁卯秋直指廉公賢聘主關中試公偵知權閹挾內
重嗾盜臨以猶子中式先期稱疾辭不往已事敗成簾以內
官人莫不服公之識旋晉福建延平府推官視南平將樂兩
縣事躬自節約積羨金二百餘出以祈延平先生祠其知所
重如此尋以封翁艱歸公除授湖廣永州府推官公前理閩
獄稍有能名當事以疑獄久不決者屬之公一訊得其
隱伏獄無不立竟者東安邑有劇盜每行劫輒畫梅其家示
莫測人無能捕者因號一枝梅公多方緝捕繫之獄稍間鄰

面遣之後人固天道者哉

邑又有以一枝梅告者公亟索獄中囚繫如故曰此必掌禁
潛融盜賂出犯者行劫而仍匿梅惑視聽爲解脫地耳直取
禁人與盜分語牽吐實如所料立置之辟盜往往逃去之他
境與鄰悅服兩造之庭不移晷而圜如矣祁陽在深山中有
巨蛇盤踞白文者目嘀山氓十餘輩人人懍恐無敢捕者公
齋沐禱於山盟明日戮巨蛇無故斃山邊中民歸德公精誠
所格此兩事趙至今傳爲神明之理云後仲公任溆州寄季
公復踵起名於世而公不調者十年歎曰吾以事業付之諸
弟矣上書移疾歸或問其故公笑曰人固自有志吾偶倦遊
耳婆娑園林夷猶杖履又十餘年乃卒生平豁達不問家人
產配豐孺人安成比部公姪女精勤工治生累積纖微以佐

之公弗問所從也公爲廣文時勤於教理官時勤於政門以
內譏防約束唯謹臧獲等不得於度則孺人之力總之相其
夫以正面順毒其子以義面慈故子幹稱名士延及曾孫一
鳴起家進士爲名執法勤庸未艾嗚呼此獨司理公之遺休
哉抑亦豐孺人澤也

史氏曰設科條敦行誼以材一方之士精讞決釋無辜以信
天子之法治有出此者乎而公饒爲之至遠閫豎誅暴蛇其
事尤傳於時夫絕遠權勢洞見事始其睿智有過人者勝一
蛇之妖何足道哉而世多以稱公故余亦不得而畧焉

郡茂才雨山郭公聲配胡氏傳

冀弘正之際江右廬陵望族推郭氏最著封翁省齋公生四
子伯仲季並起家科甲冠冕一時伯子東泉公爲郡司理余
別有傳配豐孺人生兩山公諱幹字直夫別號兩山者以所
居前山兩峯並峙特取以自署云公幼奇警不凡且當家世

顯融之會豐孺人督誨更至公愈益感奮於載籍靡所不涉
手自舟鉛其書滿家矣補郡諸生每試輒冠其曹人擬驚人
之鳴顧數奇至六試幾入殿而格者再識者無不惋惜之年
四十連丁內外艱讀禮龍溪有簡薄名場意面雅好稱詩劇
別業名尋樂園庋家藏書讎圖史其中朝夕披玩結客觴詠
與安成劉三五侍御公里中劉翔峯二守公相唱和爲適已
又厭去擇一樓閉關吟諷幾二十年已又聞鄒東廓劉獅泉
尹湖山諸公皆一時聞人遂友講學公從之游窮晝夜不示
倦色又善音吐廣坐中評駁學術援證古今纚纚如也於青
原鵝湖無論遠近期必往往必旬餘然後歸陶陶然吟風弄
月之趣其所得於師友之磨礱陶冶者深矣他篤行高誼好
予樂施族貧而待以舉火者遊商困乏而借以助資斧者歲
大饑鄉民幾溝壑而賴以貸粟施壞爲生活者先後種種不
可縷數劉獅泉嘗謂人曰兩山精神朗徹學問淵邃種德凝
厚其必克昌厥後哉今公之孫一鶚中賢書第二人成進士
爲名侍御事業方新里中轉憶獅泉公之言推其識鑒不虛
耳元配胡孺人爲里中名族生贈文林郎卽侍御公父孺人
潔齊有志操而不爲妒以故兩山公獲自寬勝侍序進而至
共養曾人必身任其烹飪歲時享祀必膳日吾職也馭臧獲

終歲不聞鞭笞聲妾生女二所許必名閥嫁遣資裝必飭公
舅之色喜且不知所從辦而里族之頌孺人賢者更於是盛
耳矣
史氏曰近世教法不修士之學行世其家如漢之袁楊陳荀
氏其操義風概足以感人範世者鮮矣郭氏傳緒寖遠名位
不甚顯而忠厚禮義世世不絕余以謂廬陵之世家有以也
今侍御公步武先世駿駿炳用然其承傳於祖德孫謀間著
非兩山公孰開之即陳荀爽致位三公而淑與實蓋爲之
權輿故曰先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余爲詳叙之亦彰
彰然郭氏文獻之林已

孺人鄭母鮑氏傳

鄭君之槩纂其從母鮑孺人之行屬余爲之傳曰兩弟幼而
未能以請也鄭君雅與余爲文字交知其語不虛輒爲詮次
之孺人姓鮑氏系出棠撫爲邑望族父號默庵時陞氏生孺
人十有七年而歸鄭季公溶孺人幼莊淑極爲父母所憐愛
生素封家其歸裝甚盛女流往往好以鮮美爲容而孺人絕
弗尚也居恆服御無所芬華人謂有桓少君之操事季公琴
瑟靜好舉案以從人謂有孟德曜之風是時孺人年少在諸
婦行輩序最後姑許太君性嚴鼎不易承事而孺人善奉之
庭以內事事當姑指姑爲色喜曰予季其幸有賢內助哉即
諸長婦亦莫不嘖嘖曰新婦賢交遜之已季公挾計然之策
游維揚鹽賈中以誠意拓其世業賴孺人善治內用是無還

顧愛而未聚子是時孺人年尚可待而慨然請季公弗許至繼以泣得請爲納一姬不已又以一姬
進及嚴氏連抱二男孺人驩然撫視不啻屬毛離裹然人靡
不以爲賢初未有子時力贊季公歸挈資斧累萬授諸姪爲
政治既有子悉取家政畀嚴氏第佐季公俾偕其兄伯叔徜
徉園石以叶壎篪之好孺人亦第偕其姆輩朝夕唔對以講
家人之樂人不獨美其賢且羨之曰達性好施予每每佐季
公善分其餘大者如舉喪祀以妥先列廈屋以居貧粟黃川
治鎮東孔道以通行人設糜代授棺槽以濟不給費至不貲
無慮心至撫季公妹所適方氏子勤劬篤摯無異所施於嚴
氏子者鄉人皆曰是母之慈非獨施於一家而已晚好佛氏
家言茹潛梵香禮西方化人甚虔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
者偶末疾遂戒後事談笑而逝嗟乎從閻浮而得安養去來
翛然是火中之蓮未易有也生嘉靖乙巳十一月初三日卒
萬厤癸丑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二屑寅屑宿女二
皆嚴出聘字皆仕族自內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嬾固世
所不講以謂閒閣者流非考德論行之所存也乃孺人之爲
人尊者愛莊者附卑者慕無一不宜而終始如一可以爲難
矣余懼世之視孺人猥以尋常忽之忽其行而因以不知其
人則內教何觀故特著其傳令國史者采焉

陳木山公小傳

公姓陳氏諱應奎字元瑞寓意漆卜所指山木材不材之間

別號木山閒之連江人少奇氣自負補邑增廣生文尙獨創
顧試屢不偶已而罷去少善司空城旦家言乃隱身郡掾兩
爲福涼功曹文亡害潛於財物不以自點所主行事輒麗情
法性善酒喜直言公家事恥依阿兩端以故兩郡人稱其廉
平兩郡守以公懦術飾吏事又酒人無它腸卒聽納焉涼獄
繫六人待誅獄案爲日本賊其實漁人也先是被俊擄至銅
山會倭遁六人復爲水兵所掠髡其首而逸言擒獲海道某
信之大賞水兵功而錄六人罪無能自明者公得其狀言於
司理某反獄案海道者聞而怒公不爲撼曰奈何忍殺入媚
人乎言於司理益力六人卒得釋自是海濱無不人人頌公
義矣久之歎曰吾酒後氣吐唫作雲罌狀觸人安能握三寸

曰屏息貴人前也卒解去生平好振人急或貸以多金負即
弗問惡言人過有聞必掩耳謝以醉若弗聞也著課二子穀
若第皆有聲鄉校中公曰穀也狷第也狂狷者可畢業文場
狂者令如投筆故事乘一障以自見可乎第因是棄章縫從
戚爺二大將軍邊寒尋膺譚大司馬薦以欽依提調古北關
功名日有聞公躍馬往視面喜日飲滿爲常曰吾有丈夫子
所有甘毳之奉較菁豐矣終不自以鮮華爲愉快而愈益分
當關稍舒國家北顧憂亦云快哉無何飲不及前以疾卒年
於內外姻婭間咨謂二子曰人有德於我即毋忘之我有德
七十一公在關寒惟以勤名爲瑱規俸入多寡絕口不問易
於人不可不忘之也居恆佐木山公於厚而克成兩子之令
名大率類是故仲子有言居官不敢言家曰父之訓也臨財
寶之辰丁寧訓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謂卜妻子夜卜
不忘與人曰母之心也噫此可以知孺人已始二子數困
歩寐此古人實學也小子勉之嗚呼即此面推公所敦尙
生閒孺人撫之曰豈有陳孺子而長貧者游擊日顯一再迎
較可知已

迎養宦邸孺人喜曰古稱男子有事四方願裹足里門不能
踰跬步者有之往從而父於潭行千里而遙今且十倍潭所
覩記山川民物風土種種具矣言之娓爲加七箸居三年乃
歸歸則之塘下隩省父母巨慈置酒大會諸姊妹伯叔兄弟
諸婦壻外姻子女有詢北方事者孺人言之聲聲不倦是時
所有甘毳之奉較菁豐矣終不自以鮮華爲愉快而愈益分
於內外姻婭間咨謂二子曰人有德於我即毋忘之我有德
於人不可不忘之也居恆佐木山公於厚而克成兩子之令
名大率類是故仲子有言居官不敢言家曰父之訓也臨財
不忘與人曰母之心也噫此可以知孺人已始二子數困
生閒孺人撫之曰豈有陳孺子而長貧者游擊日顯一再迎

孺人幅謝不往曰吾幸健嘯決易念爲若如驃騎忘家殉國者乃所以報也其義概如此然則孺人聲與少君孟母齊豈徒有子之驗耶余乃表而出之續女誡之遺焉

汪君諱良字民望別號斗南世居休之水南里新安汪氏之先有越國者以功封侯凡新安之汪皆本之枝派散別移徙亡當惟民望世奉王祀環古廟而居蓋大宗云先世有曰毅曰永隆曰道斌者皆以賢名一時道斌配吳氏而生君天性孝謹沈毅有謀兒時知定省二親不教而能親有命跽而聽受無違者比從塾師指授章句能涉獵記誦問及孝經輒俛面思間塾師曰孝道以何爲先師遜謝謂是兒非凡子也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時道斌公業兩淮鹽筴家政總於吳孺人故民望幼時受母訓居多有豪少年著往來里中稅甚君捽之不服一日伺於由側痛毆懲之諸少年自是攝伏母敢忽睢者母聞跽君於庭而讓之曰諸少年苦鄉里若復苦諸少年其非分等耳民望聽命唯唯誦習益力是時君思以其藝一當有司屬父命貲於儀揚欲微覘其能君曰豹春秋高矣奈何令獨勞而已乃居佚也即應聲往修祖父之業君卽初服賈而心通所推擇多得人於是同事者樂與君遊而親就之故汪氏貲行淮揚間古所進資什百他賈人矣君一日慨然歎曰古有三致千金分散貧交疏昆弟者獨何人耶乃推所有與宗族鄉黨共之寒者衣饑者食鄉鄰有鬬者得君面解或有所營辦屬

公興者不難捐資爲之倡一時誦義者嘖嘖里閭中君不以自多曰吾母之教也晚節獨奉父母以居父沒哀毀財故而令親殺涉若此遂與疾奉母歸逾年疾稍起母云年未嘗一見齒事慈闈益謹即身老矣家政必諮焉而行不敢專無何嬰疾貞州母念之不置亟趣視之公泣曰吾何以趣回逾年終於正寢丈夫子三伯若仲倜儻多心計命修業而息之毋忘其始季若諸孫命治博士家言曰異日者有所就應以慰吾初志云公殁於萬厤甲寅口月口日距生嘉靖己未十一月廿九日得年五十有六子朴娶城東劉君女女一適太學生樹娶城南邵君女女一適太學生棨娶居安黃君女太學生棨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正茂孫六人應文應魁應宣應登應星應曰孫女三人婚聘皆名族

論曰傳有之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此民所衣食之原何可忽也賈雖薄業然智不能斷彊不能守仁不能取予持此而欲富者未之前聞故國初富戶與力田孝弟同見徵召以列於顯榮非苟然而已民望起積著而以孝特聞藉令生高皇帝時過合可勝道哉而僅以嚴察終余因著之篇明賢人者在所有之而悲民望之不遇也

安人爲周長公婦而余同年禮部君文伯母以治家積勞善

病四三歲輒一作作輒幾殆始繕部覩政祝鳩署中聞安人病作講急倍道歸而安人病良已及補官鳴鳩署中又聞安人病作急請差便歸而安人病又已繕部喜謂可日奉板輿驗也踰月而安人竟用痰疾逝繕部既視含斂襲大事罔所爲不泯安人者則乞名筆狀之志之銘之矣屬余爲傳何敢辭案志鄭氏世居錫山西鄙父珂母姚生安人少婉娩內則婦自天性父心奇之謂吾女多貴徵諸里閭名悉卻不內面曰長公足當女納之采歸焉安人年二十矣時有舅姑有兩曾王姑有叔者四有女姑者一所倚長公當戶王舅姑有兩曾王姑有叔者一所倚長公當戶而安人中饋爾長公家故不饒以親逆安人費殆盡安人歸長公三日未出室安人意其弱也面詰之長公語之故安人

遂出練布脫簪珥資長公治生曰圖以外子爲政圖以內我爲政安人居當晨起治餉粥上食兩曾王姑已乃上王舅姑已乃上舅姑已乃徧食叔若姑有餘乃自食不者待夕及夕上諸尊人徧食如前有餘乃自食不者待朝當是時無婢姒分其任無媵婢代其勞無餘資給其用諸凡汲舂米鹽釜甑盆盎之役靡不躬操之稍暇則作浣濯縫紉刺繡諸女紅多過其手夏漿其背如是者二十年指據勞苦晚年所繇善病矣兩曾王姑謝世相長公喪葬如禮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如曾王姑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諸叔冠而室則爲委禽女姑笄而字則爲結褵安人從容語長公以我初歸堂上鬢鬢白髮下黃口啾啾肩此重負不啻一紲引千鈞乃今不謂幸而粗畢

事也長公時年三十未舉子曾王姑臨沒呼安人語姑孝事我亡能報茲將從九地告宗祊謂高祖爲婦祈一玄卵昌而後如期繕部生命曰繼昌安人愛之甚顧不以慈廢嚴八歲欲遣從外傅以居近閭閎恐雜市中兒習也則延師舍中授詩繕部每祥燈夜讀安人輒不帖席數起勞兒良苦多則燎桑柴爲繕部溫背甲戌郡太守設講堂課諸舉髦繕部以童子見收月一赴院試輒高等安人喜不自禁及繕部弱冠不和有司試者三意殊邑邑安人寬之曰聞而遠祖國初時收子晁以獻予之官不願願活城以內百姓功德不吵小矣而王舅姑有兩曾王姑有叔者四有女姑者一所倚長公當戶長公三日未出室安人意其弱也面詰之長公語之故安人

遂出練布脫簪珥資長公治生曰圖以外子爲政圖以內我爲政安人居當晨起治餉粥上食兩曾王姑已乃上王舅姑已乃上舅姑已乃徧食叔若姑有餘乃自食不者待夕及夕上諸尊人徧食如前有餘乃自食不者待朝當是時無婢姒分其任無媵婢代其勞無餘資給其用諸凡汲舂米鹽釜甑盆盎之役靡不躬操之稍暇則作浣濯縫紉刺繡諸女紅多過其手夏漿其背如是者二十年指據勞苦晚年所繇善病矣兩曾王姑謝世相長公喪葬如禮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如曾王姑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諸叔冠而室則爲委禽女姑笄而字則爲結褵安人從容語長公以我初歸堂上鬢鬢白髮下黃口啾啾肩此重負不啻一紲引千鈞乃今不謂幸而粗畢事也長公時年三十未舉子曾王姑臨沒呼安人語姑孝事我亡能報茲將從九地告宗祊謂高祖爲婦祈一玄卵昌而後如期繕部生命曰繼昌安人愛之甚顧不以慈廢嚴八歲欲遣從外傅以居近閭閎恐雜市中兒習也則延師舍中授詩繕部每祥燈夜讀安人輒不帖席數起勞兒良苦多則燎桑柴爲繕部溫背甲戌郡太守設講堂課諸舉髦繕部以童子見收月一赴院試輒高等安人喜不自禁及繕部弱冠不和有司試者三意殊邑邑安人寬之曰聞而遠祖國初時收子晁以獻予之官不願願活城以內百姓功德不吵小矣而王舅姑有兩曾王姑有叔者四有女姑者一所倚長公當戶長公三日未出室安人意其弱也面詰之長公語之故安人

遂出練布脫簪珥資長公治生曰圖以外子爲政圖以內我爲政安人居當晨起治餉粥上食兩曾王姑已乃上王舅姑已乃上舅姑已乃徧食叔若姑有餘乃自食不者待夕及夕上諸尊人徧食如前有餘乃自食不者待朝當是時無婢姒分其任無媵婢代其勞無餘資給其用諸凡汲舂米鹽釜甑盆盎之役靡不躬操之稍暇則作浣濯縫紉刺繡諸女紅多過其手夏漿其背如是者二十年指據勞苦晚年所繇善病矣兩曾王姑謝世相長公喪葬如禮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如曾王姑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諸叔冠而室則爲委禽女姑笄而字則爲結褵安人從容語長公以我初歸堂上鬢鬢白髮下黃口啾啾肩此重負不啻一紲引千鈞乃今不謂幸而粗畢

三世安人嘗期縉部面以其父若王父若遠祖世德也吾以
爲有安人面周益未艾矣
劉君東孝廉傳
孝廉姓劉氏泰和人父太僕策齋公逢慢令慈豬日母周恭
人有娠夢神抱佳兒授之因名之曰瀾字君東生而奇慧五
歲通西銘太僕大奇之年十二讀書窓部署中間楊忠愍以
直諫觸庸皇怒輒遠屏徬徨夜半聞已就酉市太息曰若面
人者古今有徐烈矣丙寅隨太僕致政歸始補諸生試輒燁
燁有雋聲明年登鄉薦當上公車以鄉學方銳趋迅不欲往
太僕勉之曰行可以友天下士胡後也始入燕求諸名士相
切劘亡何聞太僕訃奔歸哀毀茶毒見者憫之久之君東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益著往來公車卒與同郡鄒汝涵僉憲曾于健大理探討名
理上下議論以爲當若大宗伯尹洞山中丞曾魯原觀察胡
廬山司寇朱鑑堂諸公皆其所嚴事者也君東短小精悍顧
盼雄如又負氣流所評騭褒貶不小假一時大僚爭欲見之
不可得李文定得其遺卷器之蔚一暗曰吾一下第生而乃
呈身相門哉江陵秉政聞君東名甚噪欲招之東閣滅影不
往唯四方同志文行有名或工詞賦若法書者造請求之恐
後與人交片言期許終身不忘李郡丞九標幼相厚善有約
爲婚姻意李卒撫子其配亦卒爲迎其孤女撫之至長乃婿
潛泊恭讓爲鴈獨令之從爾瞻遊歲甲寅歲大比君東不
自量有盟於心淪之不祥其重交誼矜然諸皆類此歷試
南宮不遂衋欲奉母終養母固止之比母卒袁袁骨立曰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亥二親見背縱獲上第何爲竟投牒不出搢紳終慕堂自怡園
亭榭花竹綽有吳越風趣貯書萬卷金石彝鼎寶墨名畫種
種稱是客至把玩笑談流連竟日重簿累紙咄嗟而辦未嘗
一以罄恥告也贈言累帙手編爲怡園雅集自序一章纚纚
極幽棲之致司空曾公賜以詩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
稱漢子虛識者謂非虛美云今上始建東朝詔天下舉人不
仕者授都察院都事友人或諷之孝廉不顧胸次朗暢於掌
故多所博綜及與賢豪爲畫時務貫穿今古皆可見之施行
憤經濟畧鬱未一吐偶感時事欲赴闕上書鄧少宰勸止之
歸搆焉文館見志以君東英多磊砢綜練蒲深假令得自振
拔於時其豎立必卓絕人聚無疑也而令其齋志以沒惜哉
直指桐城方公奇其風概欲表其閭疏薦於朝託友人力辭
之乃已晚節謝一切韜光飲恬於世故泊如也自少讀王
文成遺書尊信最篤自言我於文成童而習之終身如臨父
母師保不似世人以耳食而已一日與鄒爾瞻論易至剝復
之際語必造心往往尋味所不及爾瞻未嘗不伏其獨詣也
平生喜施予念龍溪祖祠祭薄捐田數十畝厚其牲腊歲饑
承太恭人命發廩賑之每憶太僕鄉評政績表表一時數爲
人崎嶇泣下語縶及祀韋宗祠慈溪盧江名宦又配享慈湖
先生祠始一開顏曰差可以慰先人地下矣訓子廷曾一以
潛泊恭讓爲鴈獨令之從爾瞻遊歲甲寅歲大比君東不
忽遣廷曾徵爾瞻手書太僕公墓碑曰吾十六七猶能待汝

於是乘肩輿歷園亭命孫與姪遊宴盡日而別延曾還數日
恤病王養初京兆周章南郡部亟趨視之使人謝二君而卒
卒之日知與不知無不流涕曰約堂先生一旦至是西昌風
流儒雅略盡矣君東始號匡南晚節學者稱約堂先生子廷
曾博古好學有父風

論曰憶歲辛未余計偕都門同志譽臻有襆被旅中朝夕不
能去者如君東尤有昧於予言也藉令得君數十輩共明斯
道啓晨光於積晦澄萬川以一源復何有哉亡何有詩禮伐
冢者圂其中君東一切脈薄之幾於因噎廢食矣以彼南阜
東皐皆古振奇人也然元亮攜眉於廬山無功別居於河洛
良其棄糟粕挹醨醪所領拔者異也而非瞶覽暗能識之論
者持此以觀君東可也

神道碑

江甯焦竑

貧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李氏神道碑

菴諱公暨配淑人李氏沖菴先世居揚之高郵後徙通州家公諱養謙字益卿別號沖菴大父曰竹居翁能大父曰竹軒翁山父曰繼菴翁瑤兩世皆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公貴也娶於單實生公封太淑人公生有奇質九歲通制舉業未冠入膠庠數獲雋諸弟子間可四歲而成鄉薦又八歲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中楊襄敏聞其名欲取以自輔大司農不可尋見忤出

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擒都武劇盜出巡按御史於亂中遷廣東布政司參議寇頓一清曾夙作亂公設伏擒之籍其衆爲兵嶺海悉平晉按察司按使會閩撫以曹禮望公疏論調雲南僉事順寧土官猛寅與大侯州相牙角輒侵其地公具禍顛倒論之而寅憾憾歸命突尋晉浙江右參議分守溫處踰二歲晉福州兵備副使未行而杭營卒亂齮齕撫臣人情洶洶撫臣推薦公佳膺言於銓改公杭嚴道公與張公謀發諸卒暗於海而密以亂首名屬徐遊擊景星縛之軍數其罪而斬之餘赦弗誅叅卒咸服弁唯唯曰吾曹乃得安食寢也張公深歎服公吕言於朝台臣推薦澄才卒以公爲稱首遂徙公備兵薊鎮寧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甫至則東虜

炒花把兎兒犯薊滾汛河諸堡公知當遠伯李成梁負勇畧部多强兵委心寄之斬首虜百餘級明年寇前屯開原不利圍糾北虜十餘萬闌入遼陽廣當間勢張甚公與當遠計分兵爲二一潛出塞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夾擊之虜大敗滅其魁渠千餘級上以爲奇功特晉右副都御史公策遼邊長虜衆兵寡面餉薄因請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增設復州參將一蓋州備禦一由是澇備聯絡士飽馬騰皆踊躍願一當虜於是鎮夷堡十方寺所斬鹵夥甚又敗博鎮當堡攻鎮夷公與備兵使者擐甲登陴日椎牛享士士益奮虜聞戢其驍騎三十餘人酋首四人無何虜十萬騎攻來公生有奇質九歲通制舉業未冠入膠庠數獲雋諸弟子間可四歲而成鄉薦又八歲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中楊襄敏聞其名欲取以自輔大司農不可尋見忤出不敢過徐自引去因遣鉥卒躡其後斬首百餘級當是時遼地公思大創之乃縱所禽那林孛羅輩示之撫面計靡夷婦子毋爲間北關那卜諸酋始噭噭不敢發公引兵出開原壓壘面陣二酋擁三堅城矢石交下我兵以飛砲擊其外郭壞多洞胸死者乘勝連拔其二城斬首五百餘級鹵牛畜器械無算虜窮請降乃釋之故事首虜功數百錄一子錦衣公力辭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可復侵介士路耶當路悉公雅意僅升俸一級錫銀幣予三代誥從公志也虜嘗擁衆叩關挾求市賞如宣大公力拒之而嚴兵以備虜乃退大抵遼苦歲婁潦士無見糧又虜出沒無能得其要

飢者公悉發庾積及公帑以賑所爲通融信縮者百方清水谷驟陽寬奠間力墾辟爲諸堡先而降夷哈亥猛骨等皆倒之爲耳目其鼓舞士心所向克捷以此歲已非以久次遷南戶部侍郎總督糧儲過家欲留侍太淑人不許既行而太淑人卒時東西多兵事朝議奪情起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公力辭終制乃行未至改兵部左侍郎烏夷陷朝鮮遣使乞貢本兵欲許之廷臣爭之力章滿公車矣乃復命公總督兼經略公疏言國家之患在腐不在倭自古未有倭能越朝鮮而犯我者第中國禦夷常以順逆爲撫剿權恩威而用之吾爲朝鮮出援歸其侵疆恩至厚今倭且歸命宜因而懾之卽不許貢而姑墜以封庶幾兵可罷紛可解假虛名而紓實禍便計也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必得志於倭守則徵兵遠戍歲耗大司農金錢數十萬疲中國力而代受其敝今席得乘虛而入非策也臣竊意關白王面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何暇謀朝鮮卽能附衆立國必德天朝不復有異志此兩利而俱安之道也公所以折衷羣言條禦夷方略不下二萬言其於利害甚曙疏上與朝議不合遂求去薦孫公鑛自代尋擢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公以疾辭疏五上乃許踰年以原官起公協理京營戎政公堅臥不應日御筍輿故舊遊山水名勝劇飲爲樂聖國是國紀國獻懋光出餘尚幼孫女三公以乙巳十月六日葬於狼山之新阡天子出水衡錢庀葬事讌祭者三巨公

女事太淑人甚謹單氏衰落淑人移其家近太淑人而厚恤之太淑人爲之色喜公遊宦四方淑人獨留奉姑歲時烝嘗無武絳無文如公可謂兼之矣配李氏封淑人進士夢周必飭身服粗茹淡積所餘斥買旁產家故業日拓凡公之奉賓客周貧交樂施不倦者以淑人爲之助也公生嘉靖丁酉三月八日卒萬厤甲辰正月十一日年六十有八淑人生嘉靖丙申正月二十日卒萬厤戊戌十二月三十日年六十有二子二長懋賢某縣知縣娶周衛經歷鶚女次懋光任子娶陳太參夭壯女女四壻錢士俊邑諸生陳體乾陳運江國賓皆國子生孫八國寶恩生懋賢出聘馬國器諸生娶錢國聖國是國紀國獻懋光出餘尚幼孫女三公以乙巳十月六日葬於狼山之新阡天子出水衡錢庀葬事讌祭者三巨公以徵疾卒公爲人豪爽闊達膽氣過人臨事智略若左右甚問方悉中肯綮嘗之淩河倅與牌遇將佐欲召三千卒爲援公曰以三千人當牌十萬是以肉投餓虎也乃敢四門登城張蓋危坐旁觀者人人惴恐公談笑自如虜怪之過面不敢窺也性孝友篤至以蘊藉公太淑人沒不及視含斂葬痛終其身同產姊妹貧途極豐務以慰太淑人意奉祿所入均之兄弟不自名一錢疏屬及知交恃以衣食者若面人或問人困阨及無辜被繫者計脫之乃已故人子窮而來歸無不厭所欲卽負公亦遣不校其慷慨好義蓋天性也居官廉所至贓遺帷峻卻之家人生產一無所問於書遊覽而已面奇編奧帙實無不窺詩文落筆千言雄贍有奇氣吉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如公可謂兼之矣配李氏封淑人進士夢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志面掩諸幽哀榮備矣至是兩子謂余知公稔復俾文其麗
牲之石銘曰
狼山之原疇卉興樹維明顧公司馬之慕公當隆萬兩朝之
間謀行計施勳伐撫南浙卒跳粱公計殲之奮節金革實兆
斯時載往於遼獵虜狎至料敵由奇獲不如意遼夷獷狂薦
我屬國帝曰往哉女其經畧公曰小夷震於其鄰一封縻之
戰守奚勤譬之天道一張一弛雨露風霆靡以有已誰私黨
讐倏聘異議公心不怡秉義以退帝嘉曰忠眾忌其材寵命
再臨公寫不回尚冀永年以毘天子方奮方焉厥陰誰使歸
竟於幽興偕者妃文條武暢載於豐碑後有攷者覩此銘詩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神道碑
韓退之有言宰相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
凡所謀議措施者不足道也姑蘇申公相今上在揆地六年
面爲元輔爲元輔者九年能歸當是時明良相遭文恬武熙
雖旱潦不常灾狄時警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爲治安公歸二
十有三歲年八十以疾終於里第上方遣使存問於家而適
興固會使者以聞上震悼特予祭十四壇遣官敦葬事贈太
師特進一品賜子尚寶丞謚曰文定所爲飾終者甚備公子
川是等以萬厤四十四年七月五日葬公吳山之原蓋有狀
有銘載公之行事閣諸幽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
見於後世者宜有辭特以委余忩爲公門下士詎不敢不承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案申氏自元至正以來七世皆葬吳山始葬者敏三敏三生
官保官保生恭恭生源源生鐵鐵生博爲公高祖博生周爲
公曾祖以公貴贈特進左柱國少師周生東城公乾公大父
也少育於外兒徐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之贈如公
官乾生吉庵公士章公父也累贈如東城公曾祖妣祖妣妣
皆一品夫人公少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爲一時偶儷之文
絕出倫輩郡縣及督學使者試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
明年廷試上見公所對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人授翰林院
修撰每朝謁能念政機所繇出主者多闕略下吏得因緣爲
奸乃集考因革之所當者列爲定例其後事無不叅對者以此奏亥以東城公憂歸丁卯公除明年分校禮闈已
歸主者甫微棘進左宮允充經筵日講官九月仍同丁公校
武舉士亡何晉官讞充世廟實錄副總裁會詹院坊局主篆
皆缺當事者悉屬公稔廟升遐詔誥箋表諸撰著塡委亦以
屬公癸酉上登極進宮應直日講自是勑講者六載指物辨
事析毫解繢聞者朗然又進止都雅上每日屬之甲戌進宮
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兼理清黃丙子進宮詹會典副
總裁丁丑同蒲州張公四維主會試八月晉禮右侍兼太子
賓客已改吏右侍是時江陵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
公與婁東王公請解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爲之地

時時餽遺倚焉戊寅晉吏左侍雒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公
厥夏之地啓沃功多上特畀擢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室宸
濠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上坐文華殿徐召閣臣入公面
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覆實以聞禮部題給封
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
百餘人皆應奪俸封於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
人衆惟上恩之俾及於寬政幸甚上深然之是歲公滿三品
考晉禮部予廕胄監庚辰主會試錄文簡切溫厚後生多傳
去爲式淮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
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
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遺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支
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沛撫乃具
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浦州代之語公曰
稂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曰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
公之相業定矣會皇長子生乃與浦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
損益之如省頗青緩征徵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
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寓實惠而奸民不
得濫免公之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黨侗陳思驌相與搆毀劾
能陽城宰并及浦州公慨然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
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爲奸狀諸言者繼之上命公擬旨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既廢之親王支給廳繼竟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俘上加公
少師進中極殿陰子錦衣公力辭僅進一階改世廕爲尚寶
承自後納地以軍功辭世廕者自公始也乙酉余文敏下世
公力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與共政時論稱其得人夏五月
亢旱公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袍服停磁器鋼租稅禁
刑獄數事上嘉納爲下詔布袍疏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
守令不能愛養小民上干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有
懼然自新意實公發之也先是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
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於是選
內豎二千餘人署如三營法練之公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
以諫譴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

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闌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聞陛言力奏上遂止蓋公所爲潛移默奪者皆此類也秋八月公奉命往祀大略山太僕李植疏言大略非吉壤謂公與故尚書徐學謨暱故營其成撼尚書陳經邦異議故致其去公一一疏辨上曰閣臣職在佐理豈責以堪輿伎耶乃傳旨親閱壽宮裁奪議時采御史柯挺言而大議遂定特賜公玉帶羅衣以旌其勞屬皇長子五齡面儲位未建公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上以元子孱弱爲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宣孝兩廟實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縟儀或不任勞若在宮中一受册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上報語意溫然絕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給事申姜應麟銓郎沈璟相繼有疏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救解上曰此輩疑朕立幼嫡長欲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已稍擬薄罰繇此眾議紛起上寖不能堪而意亦遂巡矣二月陰霾四起風雨失調上傳示深詔有司去妨民之政圖消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曰備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竟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參不可不嚴上覽疏稱善者再宗室越訴者踵至公疏宗人詐奏曾奉旨令撫按啟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轄宗侯將帥士卒有司牧百姓督學生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釣東而人人競起亂之道也上深然之公復具言頃歲水旱異常宜敕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哲紱緩催徵設法賑濟饑民嘯聚擾攘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德雨介徐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獷悍戢暴曰奉令庶幾饑而不害云一日公謂同鄉曰册立久稽異議滋起奈何乃疏言高皇帝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遵守者成祖以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英宗以天順九年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公念上鋭講易青大學論語至帝經暨草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讀經史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上以二祖爲法隨檢閣中故牘得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望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聖祖之精蘊於陟降著存之頃法聖祖之憂勤上忻然納之中人張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言者交章劾之公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合力驅之密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弗竟見

格疑公等庇之疏劾鰓幷倭三輔臣上怒置之理公言棄乾
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既以失職仰負宸眷又以拒諫累
及言官何以自解上溫諭僅從薄罰而已戊己連歲凶荒公
深以爲憂上言南都卒伍驕悍近以月餉稍惡噪呼羣起臣
以爲治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庫無可支米不堪食救死
不贍安能使之無譁當亟勅南部科通查見在倉糧足支幾
年倉腐積米有無浥爛如有不足作何區處上然之因發帑
金幾百萬特遣科臣往賑詔書一出人人歡若更生所全活
以億萬計庚寅元旦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上手示評事雒
於仁疏怒其語慈欲重有所行遣公力爲解釋天顏頓和卽
以册立豫教請上曰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皇長子出見公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
疆之福也時以勅璫鯨者衆會公戒譏之公跪籲於前一一
責數詞嚴意正聞者竦服明日公遂上疏曰皇長子倫序已
定今皇上內斷於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
也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皇上篤於愛子不出臣下之揣贊
而出於淵裒皇上重於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於特詔
何盛如之上未卽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公又特
疏曰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如册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
無如建儲一事祖宗家法儲位未有不歸元子者祖法不可
違惜册立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爲
序上後屢屢言之今年元旦上手敕元子令臣等諭視親諭
臣等長幼之序言猶在耳皇上豈得失信於天下失信於臣
等二也道路訛傳謂皇貴妃獨蒙眷注陽意所生中外臣民
頗多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旦親奉玉旨謂皇貴妃每勸
册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疏旣上而不報已票而
不行外間疑議以爲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皇上姑爲皇貴
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憂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
海九州之心三也臣等謂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皇
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
明惟立決大計早釋羣疑幸甚上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
閣臣候旨行是秋奎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剌川
數出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蠢蠢有罷款決戰之議公謂
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方張
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鄖尚書洛暨梁雲龍萬世德
經略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聲火酋之罪勑兵出勦自
是莽剌川絕無虜跡而它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鳥獸散
是時言邊事者率未中窾公極口辯駁不無相牴牾遂交章
以攻公公疏辯者六辭職者五且請鑒下諸彈章以憑覆案
上手詔慰留遣官宣諭者絡繹不絕忌者意必趣公去公
具疏申明邊計纏綿萬餘言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

奏具如公指眾譯乃稍定衆朝訓錄成進上特晉公一階秩
太師給誥並賜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先是經
畧捷報西師解嚴火傳遠邇眾番奉約束悉如公算上欲暴
公功以勸敍有待故因訓錄之進先借以勞公公謂軍功業
不敢與而校對又屬微勞凡三辭不允乃力辭晉秩面僅拜
銀幣祿米之賜云公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休上不允勅
吏部照例晉太傅給誥支伯爵俸賜奬勵仍宴禮部蔭子
尚寶丞別以銀幣寶鈔珍饌法酒佐之公拜別賜而疏辭祿
秩詞極苦切上聽辭俸秩賜宴奬勅仍如旨加賜銀二百兩
青紅蟒衣各一襲綵段四表裏且命勿辭公强起拜受而南
御史李用中主事湯顯祖僉事李寔復連疏攻公上處分言

者面降旨宣諭慰藉諭切然公謝志已決先後凡二十七疏
上至親撰勅留之有云伊尹在山野不忘君民今乃欲舍朕
而去卿心何安且命家宰率九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寬假
請面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公言册儲事以去就爭語過激
上意不懌允其歸公爲密具揭以請不報公乃請與同罷謝
言者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官護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綵
段以寵其行公歸之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
成公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爲表賀上念公調護功賜
上尊肥羜及銀幣遣廷評黃琮存公於家曰册立朕志先定
但因阻激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倘鬱於懷今元子已册
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系心良切時讒知之後以

皇弟曹慶再荷存問比歲公年八十當軸援華亭例以請上
特寢公姻德勛勞遺行人以銀幣羊酒致於家公聞之望闕
遙叩者三勅使及門而公逝矣嗚呼痛哉公配曰吳氏封夫
人子男三人兆龜早卒用懋太僕寺少卿用嘉舉人女二人
一適知縣李鴻一許聘郭元尹孫十三人承鼎聯璧傳芳騰
芳廷芳濟芳懋出繼撰紹芳續慶緒隆緯訓紀當緇武嘉出
孫女十三人婚嫁皆名族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筍草
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閒堂集四十卷公居恆孝友篤摯事
繼母黃太夫人與所生等至老不衰裁儉好禮與人言雖少
賤亦與均禮氣色穆然喜愠不見朝堂以疑事質者咨至片
言裒之語簡而當無不心折以去天下名士多所薦進顧不
令其人知之晚節異議者蠭起交結搆扇千歧萬轍以求必
勝旁睨者爲之不平公處之怡如也總之公之爲政援據典
制料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調理一時諸侯惕於無所隱而
快於得自盡當時官常無改海內清晏皆其力也然世亡能
名公者公去而時事日新回憶公當政政權固在握也鑛稅
之使未遣也風俗未盡薄惡紀綱未甚陵夷也廉察與嚴處
之人未至挠當事者而效之柄也談往事者至謂以今校昔
如唐虞三代不可再覩即不悅公者亦云緜此觀之公之爲
人何如哉公勤在吏官廉在生民主上虛已悚神以聽而一
二表臣異流不難於撼之賴上知公至深雖聽其請老三詔
存問追論定策之功播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異議始定

雍容恩禮卒爲宋臣語曰爲臣不易豈不信哉韋公之嫩垂於亡窮史職也思不能稱銘曰

明興館閣多良大夫文條武嚭救帝八區有偉申公崛起其中海涵地負恢乎有容勸講形閣摛詞玉局厥問琅琊不以自暴考古憲今施於有政聞酌化源堂渠清淨人倘奚刻我質而平人必夸毗我和以貞鬱如鳳皋不搏不擊上賢儲宮外捐夷狄水潦洊饑流亡者多暍之晡之惟公撫摩人百其喙晏然以佚害爾小忍無傷帝心眾沫漂山云胡不畏公於愈流拳身以還惟帝作德報孰如公助順與信願福弗從墓有豐碑瞻者下拜太史詩之以示千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墓表

贈南京吏科給事中南州祝公墓表

公諱廷相字子鄰一字子衡別號南州南厝有諱約者致節度使仕卜德興煖水里居焉十八傳爲雲樵公諱良驥卓卓樹操行有聲配程生丈夫子三伯廷憲季廷尹公其仲也生而穎敏書過目輒曉解大意諸天官律厤風角鳥占干支家言靡不習而爲里人所急者算法也履畝經野秋毫不爽人倚以爲平書九體特擅其六尤工繪事有處士王臣見而奇之曰以若之才而僅施之此乎公感奮益取經史子集讀之自此始矣世祿佩其言惟謹弟子文病足呻吟不絕公爲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隨筆凡經傳格言及子史稗官可備鑒戒者無不采掫惜兒

之例取歐文忠公書仿顏魯公閱數載而講成所著有南州

勿齋一再游金陵歎曰吾於山見鍾阜之高於水見長江之深於都城見宮闕之壯麗人物之繁華與賢士大夫伏軾而遊也不謂非巨觀矣而以巖棲穀飲之人參焉吾懼醇白之日漸也孰與歸來乎山中而以葆吾眞爲子生苦乏膏油資而世祿顧嗜學甚公縱之學曰學詎憂餒耶而時時舉所聞宿德巖行爲嶺規嘉靖甲子世祿舉於鄉歸以一文綺壽公泫然曰若大父不能得之我我乃得之若舍有彊之居間者公聞之曰士甫第猶處子之待年汝不力卻之踰檢而喪志自此始矣世祿佩其言惟謹弟子文病足呻吟不絕公爲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夕數起雲樵公臥病公不解衣而侍身爲浣溲扶持雖子孫不以屬也及不起哀動鄰里爲罷相者久之諸飯含棺殮不以資故廢易成晚節數病病且革呼二子前曰士公車前身屬之師通籍後身屬之若惟公車時廨所屬或暱朋儕友更相誘而成其過是可爲遑遑不可久也宜早決已而曰汝讀書豸山歲侵若弟躬負米餉汝而自擷蘿豆以餐可念也又曰可賓筆硯吾兒筵其勿翦園中卉藥吾歿後惡知我之不園曰涉而遊戲筆硯問乎世祿兄弟環而泣詰朝乃逝嘉靖丙寅十二月二十日也娶夏先卒繼賓俱贈孺人生二子長即世祿南倘寶司卿次世臣萬厤乙亥七月某日祔葬於大母程之塋左壬辰以世祿休沐令最贈文林郎如其官越三

年召授南吏科給事中以慈聖皇太后徽號恩再贈將仕郎南吏科給事中公質直坦蕩談論舉朗交遊不安世祿以忠樸爲名諫議得諸公者爲多即不出里閭而邑之爲父者槐子爲子者槐父而俗幾變嗟夫是足以風矣余與世祿新安潘士藻三人爲緯帶交海內莫不聞公世系行履士藻既悉之志銘而余撮其大者裴諸隧道如此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四川

邛州白鶴驛驛丞趙公墓表

萬厤庚戌春南少司農趙公一日語余曰先大父之葬也木拱矣而始藉主上龍靈得稱南戶侍若僉都御史慕顏益拓矣夫以卑官爲天子所采擇而辱之綸綍微子言表於慕焉

以闡揚而光大之明吾君之賜余不敢辭案狀公諱景德字宗仁世山西解州人爲人潔廉而忠厚幼業儒不成已爲司空城旦家言補邑掾見諸邑掾舞文受賕心厭薄之獨不受人一錢歲饑郡大夫發帑金賑貧者諸邑掾皆有分公毅然曰此上所爲賑貧人者奈何以潤吾橐乎力辭之久之以文無害授四川邛州白鶴驛驛丞至則庫氏僕夫輩故有私覿例公峻卻之下至徒役一無所受或問之則曰爲盜者類追於寒飢者也爲隸胥充徒役者爲姦利觸文罔者也而吾受其餽與若奚擇焉或曰公不爲家人產計耶公笑指二孫曰此吾產也客乃止會部使者索茶於驛而意有需於公公第以茶進索瓜公庋以瓜進乃大望公遂以他事斥之公默曰

七尺吾授之父母亡乃以徇人馬足耶遂移牒致其仕歸人見公嚴居寡營詰之公曰先世遺產足供饘粥此外皆長物也何以疲吾神爲公即不屑屑生事而性好施予病者葬者婚失時者多歸焉即所即而其人非故識者與非力所辦者必旁庇濟之無勸里之待以舉火者若而家始辦事京邸一同事者貸人子錢擲歸取資斧而子錢家收責急謂若命不可期倘一旦填溝壑吾將已責耶公聞之怒曰安得此不祥語即出資代償之里人趙某居京逃疫甚篤大小遺咸仰人同倡者謂疫當傳且惡其穢也相率以身跳公愴然曰是有命且同出而以疾棄之吾不忍於是戚足湯藥躬浣祓者累旬人咸目爲駭公不顧疫竟差抵家人有誣訟公者面趙反

證之公證某大恐公笑曰吾昔活汝不任受德即負我亦不任受怨竟爲直之官某乃大感謝曰吾當愧死入地奚又有使酒嫚罵者公第鍵關若不聞家人咸憤曰公豈石人耶而甘受詬曰度若吾當燥家有濁醪願與若共之何如其人大慚詣朝踵門頓首謝公第趣觴之乃去公亡所負挾而邑門迎謂禮習則鮮惰行衣色恆非訓子孫必令習禮媵衣以爲常謂人廡不推爲長者以此居恆雅好書史即宂劇中不廢燕居飾則閑邪心課讀暇輒引古道論之間論近世吏畸以靡興畸以墨敗嘻仁而昌厥世嘻酷而殄厥宗亹亹不休且曰吾

平生庶幾無所愧倘陰德有助後必有大吾門者孺子其證之越四十歲至教授某而以經顯今司農公某以卿貳兼憲職益貴重曾孫標緜翰吉至閎卿蓋四世而聲施海內公言卒大彈芸司農言公丞白鶴日有弟季來抵客死藁葬驛中公手作灰格封識之曰恨貧不能歸弟骨異日者吾孫道此乃弟首郎時也後孫標果按蜀得灰格宛然竟歸遺骨如公言司農又言余父往於田距祖塋百步而近見煙霧從塋中起迫視之則白氣亘空非烟非霧已得兒標登第捷音計其日政榜出時也異哉公卒嘉靖己未五月四日享年若干萬厤壬辰以司農公浙江布政滿贈通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配楊贈夫人癸卯復以司農三品六年滿改贈如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官配楊贈淑人子男一曰良臣封文林郎掖縣知縣累贈如公官娶處士王景雲女封恭人累贈淑人制詞所褒公甚嫺有曰行篤孝倫動偕古誼分符作宰流廉譽於邛郵解組歸田播仁風於梓里大哉王言如親覩公之爲人齊里人皆畏手加額曰爲善有徵矣夫公不能竟用於身而能使其用竟於不可必之子孫不能得之相臨之吏面乃得之不可測之天如樊侯樹漆易世而始獲其用積厚流長聲動人主至旌閭閻之行而顯重之以梗夫子公何比干之流豈有異也爲趙氏後者當知所爲報已余不佞謹掇公大都表於隧道以示賢士大夫之過而式者

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和齋翟翁暨安人李氏胡氏墓表

冠翁雨爲授室毋乃大喜無何相繼物故遺孤二一甫三月翁曰此兩弟不絕之綫也爲抱哺撫摩不啻屙然曰察其顏色少疾輒瘵之惟謹稍長就塾翁保之傅之裹動以禮義爲藩一切錢穀醫餐指据以辦不以煩二孤久乃爲之婚而孤亦儼然能自立者稟翁教也翁始以管鑰付之其大者猶受成於翁以故二孤生計視昔饒翁獨居恒誨愛備至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嘗屬雨安人曰鯉冢之無昔眾所哀也況姊姒間乎若倘善視之姊者安矣時門祚衰薄多罣淩詬誶百責叢委翁以身任之虛煩而神悸獨其志意顓篤識度過人得從容而不仆人以此多翁云少以不逮父養爲恨晨夕於母夫人側微疴輒廢寢食

歲時布席率子婦若從子奉觴百拜爲母夫人壽極歡而罷
母夫人壽九十以天年終翁毀瘠襄事會有家禍之役先族
人首事與匠作同甘苦哀瘁致疾於是年五月某日卒惜哉
配李安人副胡安人李數舉子而不育子胡出者無異已子
與胡安人居懿然有穆木風胡亦娩娠承之兩相成也子四
人長廷健即膳部次廷徵廩生次廷衡附學生女二
一適諸生李某早卒一適謀參軍子某李安人生某年月日
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五近世士大夫外樊飾爲聲名而內行顧闕
日享年六十有七胡安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
公閒然獨隆於孝友天子嘉其馴行於是乃褒而揚之豈但
慰子孫之恩於一時將使夫重利忘親薄於同氣者低徊愧
奮想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則王言之所激勸豈

一金陵叢書一蔣氏校印

有既乎故余樂爲之書以表於隧道

贈奉政大夫和州知州謝公暨元配黃宜人合表

贈公夫婦生嵩裘及見仲子嵩舉於鄉試高等以老請終養於
縣某由之原如干年矣至是子當守和州以三年績最於司
功得贈公如子官而母黃稱宜人云當是時天子所下制詞
大指謂良牧之才非一世蓄以美州大夫而歸功於兩尊人
甚至嵩捧而讀且感泣謂其友焦子曰卽吾父母所操行詎
賢然不能踰閭里之外何至乃聞九重而辱天子之綸綍徵
一言表於隧道是隱君之賜而泯泯吾父母也吾子其圖之
余謝不敏不敢辭按狀贈公諱元盛字某世居番禺石橋鄉

生三歲母彭見背育於女兄所八歲從里中師授經術年十
五業殷駸就矣見父耕壠上而慟廢書泣曰父慟矣我乃安
坐而食獨能下咽乎遂輟讀佐父耕久之心通乃求白地若
顓脫種播而耘耔之於汜勝賈鰓諸家言多閤合白是甘毳
伏臘之需稍稍具矣事繼母許色養備至念女兄育己母事
之終身蓋孝友其天性也爲人樸直不佞爲然諸待人恂恂
殊謹然性峭直不能腹藏遇賢有德者輒折節下之無敢與
鈞禮矣衣飽食非意意節縮至蔗嘗伏臘務極豐腆以爲常
語意懇款多自解去自輟讀以來嘗意不自滿坐是督仲子
公車業丙夜不休及選爲博士弟子員乃歎曰吾不能辦于

一金陵叢書一蔣氏校印

公資高其門竟屬之若矣越五載仲子成鄉貢公不甚色喜
第曰若誰分內事不止此其益勉之時年已愈耆鄉父老爲
請冠帶於有司公固以辭曰吾何以此爲異日兒子能自效
徵惠國恩服之未晚也亡何公卒前是業娶黃宜人生四子
矣宜人公同縣黃公汝息女未字時內則少儀不習而能迨
歸公履聲不出閫者數十年家故宴食指不給宜人日拮据
佐之至解簪珥以贍於舅姑奉杯案而進之斤斤如也侗顏
色惟謹繼母許無子晚年善病益衰頓宜人爲候視扶掖不
解帶者累而月許病革顧贈公泣曰爾婦孝我至矣我何以
報遇諸婦雍睦有禮視猶子即己出不異也生子若女凡六
衣襆履綦咸取辦於宜人手比仲子就外傅諸臺饋脯贄日

攻苦勤作以助必檢誨之爲端士乃已平生上奉尊嫜下撫
子女日三商而不及食至大夫宦遊尊顯矣而愈衣鮮食之
好一不干其懷方其致俸稍爲甘毳資宜人謔以易絲枲躬
自績而充裳衣焉所爲式穀後昆而就其賢名不虛耳公生
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沒萬厤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
宜人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厤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
十有六子長某娶某氏次即和州君娶黃氏次某娶某氏次
某娶某氏女二一適某一適某孫男某某今制封贈之典雖
中外無異而從宦於外者十不得一二大夫獨能以廉明受
天寵爲父母身後之榮可謂賢已余獨怪夫贈公不能必之
於身而乃能必之於子始焉卻有司之冠服而竟以致天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命詞嗚呼士安可不務修德哉余特書之微獨昭上賜抑
以爲世勸焉
陳翁以約豐配吳碩人慕表
余以歲丁酉典京闈試得陳君一教而器之輒以冠其經久
之君數過余金陵熟其爲人恂恂敦篤君子也每語及母氏
春秋高不欲去左右辛壬爲母强以行業成進士幾以慰母
意亡何母逝君弃還毀瘠甚已衰絰來請曰不腆先人逝垂
十有八年窀木拱矣而虛隧道之石未有以文之頃且啓先
兆奉母櫬而窆焉敢藉先生一言以重余曷能辭按狀君諱
某字子晉別號以約先世溫之永嘉人宋止齋先生之後僦
寶倉自永嘉徙義興之湖南已衛卒洪甫自湖南再徙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沐而侍扶掖眠燥濕浣中裙蓋目不睹者市月云喪葬烝嘗
必比於禮已室其季之未室者家其女之未家者以吹綜理
之不遺餘力三黨離逖從館歸歲行盡矣必徒步往存之足
重跰不休至除日薄暮乃還歲以爲常居恆最喜節義事讀
古忠臣孝子傳慷慨墜節爲之泣出族婦貧而孀翁倡義月
給薪米以堅其志宗祠耐金率一人領之息其子爲春秋請
宗人多乾沒者翁有田五畝悉以助曰奈何令吾祖爲
若放氏鬼乎當小饒絕甘分少於少長疏戚必均間從匄貸
不能問子錢並母錢匿之不悔曰毋以其故失歡也頃之遽
如洗家人寒腐嘛腹有不能堪者翁愈自堅忍不以干人人
亦卒無應者或又以窘告即心熱色動雖餅粟與共矣翁以

卓帶終鄉人捄手推其長者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賈涕以
此翁性嚴抗諸子以法不少假而碩人寔以寬劑之終其身
亡誰訶過妯娌以和或非禮加之笑受而已蓋以纖嗇佐翁
施精進佐翁孝施以篤行歸翁大都自碩人發之竟其身閫
以外不聞履聲其於婣族貞靜蓋天性也翁生嘉靖壬辰九
月十三日卒萬厤乙酉四月三日享年五十有四碩人生嘉
靖辛卯十二月五日卒萬厤辛丑四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一
子男三長一敬後碩人二月卒次卽一敎庶進士觀工部政
次一政郡諸生女二孫男五于熙于泰于鼎于某于某餘具
狀誌中嗟乎急義而嗜修流俗羞以爲迂而弗言翁之學與
教必出於此其自信不詘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未試而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一

資嶵之無顧惜意他如掩戰骨檟溺骸賑餓人其任與卹又
有足多者如是也郡國守相高其名時以政咨之君多所引
遵至有可久遠爲後利者卒爲之蔽鑽氏世有名秩於朝君
歙生平與賢豪交樂赴其急壬孝廉程文學吳山人皆推厚
獨自得於佳山水間從四方之客與鄉人之老詠歌偃息以
忘其年喜爲詩多至數百篇觀其見於擊轅集者可謂隤然
能遂其志者矣先世遺稿手自讐校懸諸國門所爨有臨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二

近孺人捄諸甥不啻已出者孺人有嫂老且病養若弟惡身
任之不欲以傷孺人意也一夕孺人病終於弟宅乃移柩於
家卹婦寢處其側蓋三年如一日矣初臨汪公幼楊太宜人
病應毋彭賓鞠之君體先志周旋兩宗者終其身於兄弟友
愛尤篤於潛君乏嗣不難以己子後之及鼐子而病終夜十
起不自知其勞也於潛君在官舍疾甚兼程赴之護其喪以
歸哭之欲絕其他立宗祠置祭田贍族人之貧者不可一二
太學生君諱蕃字懋穀瀾之鹽官人國初諱貴四者以逋賦戍貴陽
次子裕養於錢氏因蒙其姓三傳爲贈公達達生臨江守琦
是爲君父臨江公六子芹永州守嘗僕部郎蓼葵太學生王
恭人出晚年舉君及弟於潛學博蓼夏孺人出少敏慧年十
四補博士弟子員旋入成均無何陞臨江公卽世君居喪一秉
古禮奉母務先意得其歡心孺人女適祝仲宣家赤貧則移
與於潛君嗇稔知君爲人故於子應旨之請掇君行事以裘

於隧道如此

田南郡翁墓表

余蓋獲交太平郡君汝行固悉其父田南翁云自余束髮砥志概求天下超卓士相與游學詩而偕之大道久乃得郡君於眉睫間欣然有當也迨歲癸卯多余赴新安之會郡君在焉於以抉疑啟蔽者連昕夕以歸歸而道太平也郡君又偕其二兄若諸子俱來余乃見其頎然雖雖以問學師友於家庭未嘗不慨歎豔慕之焉未幾郡君兩從子遊南雖郡君則歲一至每過予蘆熏茶宴相對終日覩笑之際言忘形遺他人莫測也一日叩其學所從來郡君曰余小子何知皆先君教也余小子何知言已敷也先君棄余時余兒弟政在髫年顧絕口不及家事曰若欽歔者久之既而起曰幸徼惠先生乞一言爲表先君之墓先君蓋嘗於東廓先生之門東廓先生會新安先名賢祇聞至論學以從已緒山龍溪兩先生至亦如之後先名賢祇聞至論學孳如不及已充然如有得也幼穎敏入黌宮試輒先其曹耦被浸鵬搏豹變矣而數不售於是先君放情山水面一託聲詩以爲樂要以直撓其中之所得而非與世之抽黃媚白帖括爲雄者角也然余又聞田南翁少時族有鬻酤之者百端或揣賊入且執其母翁在外塾聞之遽舁刃前賊欲害之母子爭死賊義之遂舍去蓋年八歲耳而終其身見二親容未嘗不流涕被面即鄰諸所齲齕之者讋竄之若罔知也孝友之德蓋其天性然邪語曰期年樹穀百年樹德翁子孫誅誅滿庭壹皆被服乎仁義浸淫於道德而翁里中因而矚興者其眾鄒魯雅稱好學讋章甫逢掖儒耳而余適道翁里中則耕罷畔賈罷市靡不層集聞一語踴躍歡呼皆意得而去嘻可謂盛矣說者謂翁有以風之也回視易簀之言若持左券則翁所道於後者不其遠哉翁諱鼇字若可生正德辛未十二月三日卒嘉靖甲子八月一日享年五十有四以萬厤乙酉三月廿五日葬於曾家山而配孫暨側室汪祔焉丈夫子三人曰汝脩汝德汝行脩行孫出德汪出女子三人陳學可杜暨王化其壻也孫曾孫若干人翁里中有杜君賓者篤行君子也其狀翁與汝行語合按狀翁先世河南人在宋有任池州教授者因隸石埭籍後八世仕三始遷太平縣長壽里之田南社仕三生金乙金乙生桂一桂一生通四通四生琦琦生綸琦若綸咸以孝友聞矣綸生道宗道宗以弘治戊午舉於鄉三爲令皆爲異政道宗配孺人陳則翁父母也翁居田南久故今學者多稱田南翁焉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少司空徐公以忠清亮直爲時名卿乃先考妣之德實有以貽之封翁事行業有七尺石蹟然而揭於松檟之間爲人所習覩矣一日司空公過余曰頃藉天子寵靈不腆母氏由安人進稱淑人後先拜勅者一拜誥者二恩至渥也子其一言

表於墓應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忘余稔知淑人賢則惡敢讓按狀淑人姓王氏宣城紫溪人王父舜父楠世有隱德母楊舉子女各一女卽淑人少婉嫕清令父母甚愛之嘗曰儻汝亦子也當待汝而大其門閭封翁時家食貧淑人不以新婦難力作嬉煬非白之役一出其手事舅若姑備極色養一切服御食飲悉當其意時謂曰有婦如此足矣封公性嚴急淑人委曲以意劑之咸盎而飭封公時爲解顏及舉司空念不足當明日不敢輟也諸子稍長就外傅淑人則色喜操兄弟食指日繁淑人勤女紅以輔其闕夜分呱呱者繞膝泣夫過者式焉面譏劣奚以任之雖然以余從事淑人之身後而奉揚明天子之德意以垂亡窮史職也是以不揆而爲之銘

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不仁降此百罹一意侍養淑人故無恙也而司空時怦怦心動亡何淑人抱痾竟不起遡生正德十年五月七日卒萬厤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舉五丈夫子長大猷次大任卽少司空次大化次大望舉進士爲番禺令次大年孫男十二人彬彬稱其家大都淑人之爲人也事舅姑孌孌然接娣姒怡怡然御子姓秩秩然嘫笑有歡中懷則融逾嵇逾謹贏旣穀且豐有子頎頎蔚爲時宗王三錫命高門令終天之報淑人者何如哉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過者式焉面譏劣奚以任之雖然以余從事淑人之身後而奉揚明天子之德意以垂亡窮史職也是以不揆而爲之銘

贈孺人呂室趙氏墓表

起曹呂君以令最得封父某公爲洛陽縣知縣母趙贈孺人至是萬厤己酉孺人歿三十年往矣始奉封公命擇邑尹山之原而窆焉一日詣余曰先慈棄榰棺不肖生未申月也貌焉襄事有日惟立言者爲之表以顯之使聞於無窮不肖其少可無恨余悲其意乃仰其狀而序次之按狀孺人吳江文學龍田趙公女生而莊靖婉娩圖史之戒不習而能方髫年家人靈卽聚稚嬉戲盈前眡之恬如也母氏奩範清嚴家庭之內肅若朝典於子女教督之色不少假孺人夙奉教惟謹不小以惰媟見母大賢之尋爲遴壻而得封公遂委禽焉年未笄

也而非憤有容家人竊伺莫得其幾微或疑爲少不諳事乃
竟善沛說難肉胖醯細維繅紬転樓孕字諸生事靡不明了
而又壹意織紝代封公色養所進剪姑被服食飲必得其飽
饑寒煖之節御賊獲慈而有法歲時問遺中表儉而有禮時
封公下帷不問家人產賴繙人掇拾細碎積蘴爲豐遂寬然
無內顧憂每佐封公夜讀一燈熒熒與機杼聲相和問廢若
若應時而進問夜如何則稱未艾也絕不以貧故微慰其夫
竭意承順若忘傷之有賢婦人所難者藉第令天假之年就
養起甿食四方水土腴美之物狄鬲展衣榮於榮觀都膴腆

以閑其家刺剖綜覈顧使目授算於中外戚屬間豈不宜哉
而顧遽爲以沒起甿君悼恨而屬余言表諸墓曰藉此永吾
親而道其哀嗟乎余不能事親而能爲君圖乎君溫文醞藉
宦業方日起將受賜大朝褒寵其幽宮而謂余言能不朽君
之望余過矣封公名某別號某起部君名純如起家進士子
女婚娶語載志狀中不具論

明泰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瑴田林公暨配黃
宜人墓表

自世以聲利相馳逐投世取顯至不遺餘力而猶以爲不及
者比比也乃有當翠趨而引避望華塗而卻步其操義風概
足以抑躁競而美風俗非其享享物表何以有此若工部瑴
田林公是已公沒垂三十載叔子裕陽爲南民部郎屬表其
墓余曷辭公林姓諱用章字倘閣瑴田其別號也上世由下

邳徙晉安再徙長樂之坑田坑田凡數傳至源保而昌源保
生洪洪生四子次曰仲甫是爲公父明經篤行人稱長者配
鄭氏生子泰繼配陳氏生公以公貴贈父修職佐郎國子監
博士再贈奉政大夫南京工部郎中贈母陳暨前母鄭俱宜
人贈公以六十四歲舉公無何贈公陳宜人繼卒公沖齠失
怙恃哀毀甚久之析產僉謂宜與兄埒公遜謝曰吾幼孤方
父兄而母嫂以有今日受資均於諸姪可耳人皆以爲難尋
補弟子員餼學宮戊午舉於鄉乙丑成進士以干時爲恥獨
主恬夷矯世習疏乞郡博士得吉安吉名郡公以躬行君
子爲之師一時興起者衆丁卯聘典浙試差國子博士再歲
遷秩當北公請於銓部願改而南遂得南工部主事庚午受

檄督貢州課不以秋毫之端自點也然事有可爲又不僅取
課辦而止會部院議榷征遊閒商舡公謂非例力爭罷之運
艘諸貨悉蠲其榷他如平價詰奸立短裁科條收瘞浮尸置
義園供祀諸爲德於民甚厚語具奉常許公碑中滿歲普屯
田司郎中公自牽絲未久業抱遂初之志獨以贈公稱博士
而格不及母意未愜至是以兩宮徽號恩贈公復稱大夫兩
母並稱宜人公曰吾今則可以歸矣即疏乞身於朝部議難
之公懇請不已僅以在告許蓋將復用之也而公意堅不可
奪矣公爲人謹畏清約里居淡然不關外事惟以雪同井戍
籍之訛一至公庭而已築耕隱亭頤貞堂於墓所負市野服
徜徉於溪童田叟間人不知其爲貴人也方公宦遊四方僅

挾兩蒼頭閱書數卷自隨迨其歸也服下澤策款段一切無所紛華居常簾閣據几終日若虛無人制浮兮之交省無游之好名人韻士間與之游徐不得與也甫覩政兵部太傅楊公博爲楓長一見器之曰此古君子也贈以詩而嚴諫議用和於同籍中獨韙重公亦以公爲古人閱可寇鄭公世威清修鮮許可獨推重公爲弟沈銘其墓其見重於賢者類如此配黃氏封宜人生四子肇陽益陽裕陽宜陽皆有文行而裕陽御請余表其墓者公葬閻縣欽仁鄉杜溪澗之原向公爲業所助成者居多狀稱其嚴而能愛儉不廢施內行備矣先是贈公及鄭宜人祔於祖獨陳宜人未厝公翁冠行營葬地至屢寢食忽夜夢二人指示吉壤登而奇之隨得地如夢乃決數年松杉漸拱野火延及神遽以告公悲慟急往視而翦除培植焉嚴戒非孝感不及此生平所著有同紳錄自警編家訓及岐黃內經陰陽卜筮堪輿皆有論撰藏於家公生正德丁丑五月二十七日沒萬厤辛巳十月九日年六十有九宜人生正德甲戌九月五日沒萬厤戊子正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五嗟乎世之仕者急進取結賓客早辭親繁饋送孳孳矻矻至衰暮而不知止公終始壹意仕而不忘隱隱而絕念於朱其取於世薄矣然行修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沛自表於身而有餘者翩澤流於後公未爲不遇也裕陽君質厚悟夷世俗之所爲有不爲者謖然公之家法余重其守

面知其有所受也恥不辭面著於隧道俟論世者攷焉

令人啓室葉氏墓表

古之盛時豈獨士君子之嫻於禮義以教而成哉觀於二南國風載婦言與行者甚悉蓋女史在焉青青形管之業師氏掌之閨閫女子相與環而誦法其教化既成二雅之什一則曰君子女一則曰士女而設車舉以迎之者直以之爲高山景行令德來教神明聖賢之胄所從來矣余友孝廉啓彤光氏葬其母且三年一日而以墓表見屬余反復其事幸古之道教猶及見於今也乃撮其大者表之曰令人星源處士啓君僑之妻同縣葉氏女也祖大參公天球父僉憲公份僉憲公早逝事母啓宜人以孝聞宗人婦江貞淑婉娩有古師氏風令人偕女兄棄學焉指授孝經列女傳諸書時信州呂市石先生以變化氣質爲學兩弟茂芝獻芝從之遊令人於家庭師友間津津然若有味乎其言也及歸啓氏時啓方隆盛內政總之姑氏居恆無所事事晨昏煮茗果以進唯謹溫恭靜密棿以外不錯半趾姑氏喜曰人言新婦賢家子顧嫻婦道如此處士故業儒好聚古今書爲出百金佐之里俗重資產逆婦者多易棄中裝爲豐測計令人獨勉處士以學更傾其資賻別業居焉又勸處士介兩弟問學呂先生所處士性善怒觸之易動令人從容語曰若所聞變化氣質者謂何處士遽聞之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處士父清甫卽世始以家子當戶時賦歛苛急催租吏執銀鐺昏暮呵罵村中雞犬不

甯處士奔走郡邑無停暑令人曆紾即僅箚界之不給則告急母家又不給則稱貸期輸役乃已長子齠甫齒齠摑諸弟出就外傅會叩門者至急趨歸置密室中累日戶不敢啓令淚語之曰此何等時也而曹可泄泄哉令人卿六子二女長幼相次僅一二載而近時踰而飭之曰我爲而曹冠笄婚嫁不啻揭心力惟以而曹讀書爲望耳顧而曹豈真能讀書者哉而祖母父愚菴汪公以貲行爲鄉人冠我祖者父奕世載德三公者並祀鄉賢典刑所在而曹知向往之斯不愧讀書人已邑理學自茂芝兄弟外推余友庠一麟氏處士延於別業命諸子師事之令人手治具以供雖詘必腆一麟遠出即遣之兩葉就學已而子奎光庠於郡軫光舉於鄉斗光補弟子

員於邑緬想催科吏至置密室不敢啓戶時異矣母始一暖然而笑家廟蒸嘗宗黨慶弔靡不中於禮諸新婦隅見後輒出所藏江氏手跡令觀之曰此吾師氏所遺吾幸不墮婦儀者皆其教也幸毋忘諸孫咸勉之力學未嘗傲里嫗煦煦狀歲辛巳姑汪嬰痿疾伏牀第令人供湯藥糜粥抑搔舉扶夜卽侍牀下蓋七年如一日也疾革令人泣曰願疆自支使新婦靡一日之養姑泣曰而事吾之日長矣豈更望吾百千歲且相苦耶及沒哭泣過禮幾不起閱十載母宜人膺寢疾事之與姑同兩弟愧以爲不及謂姊氏不獨能婦又能子也宜人沒且久令人常缺然語軫光等曰嘻吾父沒吾不能自致而遺稿未行於世吾母沒吾有以自致而遺體未歸於土而

曹其念之頃歲大侵人以緩急來者至滅口食積升斗以應久之無倦色少產貴家然非白必親朝夕非處士共飯不肉食一布被餘三十年其儉德皆此類卒之日爲庚寅六月二日距生嘉靖丁亥九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四葬於某山之陽餘子婿族姓載志傳中不具論嗟乎令人在父母家爲淑女既嫁爲賢妻其卒有子也爲頓毋可謂無遺憾已自教學衰世之具嶷眉被簪苗者往往以儒相詬病非但內教廢也令人起於晚近所爲相君子與訓其子若弟者獎勸教督造次必於儒學蓋學士大夫之所愧而令人能之雖列之風雅與周公卿大夫士之妃修身齊家者比嫓而論烈不尤難也哉余故不辭而書之俾錢諸墓上庶幾采風者有所考焉

金陵叢書乙集之九

墓志銘

江甯焦 竑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聲配劉宜人合葬墓志銘

夫植榦維邦則徵信於喬木羽儀閭里則資範於名家紳緘奕世既難縷數辭華踵美揔又罕焉即世所稱安成之鄒瑯之馮纍纍晨星無多屈指何況詴千秋之秘發二酉之藏父子相望迭爲雄長若哉莆之有方蓋甲族也肇於唐昌於宋迄我明而蟬聯繩繼辟之南金竹箭代貢天府至方伯雪筠公而彌顯一傳爲靜軒公舉孝廉配翁孺人而生公公諱攸濟字君敬別號篆石爲人清方簡直貌樸而中腴尤長風

金陵叢書 滂園續集卷十三 一 路氏校印

詠兒時儼如成人動履嬉遊靈慧禮則少長酷嗜書最興展卷呻吟至午夜不釋聲琅琅如也由是學日益博士之業日工亭亭有干霄之志矣嘉靖己酉庚戌連升高等銓廣東順德令順德故明珠翠羽之藪海外珍錯輻輳灌輸銅墨吏幅以貽敗公慨然曰吾何忍以官爲市乎砥礪廉隅屹不以私自點緜多漲沙巨島霧不辨之徒寇穴其中急則解散緩復烏集當事者束手公羅致巨猾馳其宿負聽致諸倫以自贖卒之邑門不閉桄鼓稀鳴公之力也上功幕府天子嘉之爲增俸一級會倭亂募兵惡少蠭起橫索賦直公按劍曰金校首領孰多若不聽命而越趄有是三尺耳邑中慴伏撫敢詎譁視他邑所裁不啻數千金諸奮身簡縮以佐元元皆此類

也居四歲稍遷南度支郎南都饒佳山水公餘嘯詠若與山川相映發無何署管庫坐事波及遂投劾去歸落乃絕不以筆牘自通有司雖崎嶇險阨養無緻辰不以急流必有所自孰知其得於公者多耶余嘗慨論造物有所嗇怪其人既多藴藉復慷慨磊落無突梯脂韋之習適意其源流雲南提學僉事與余爲石交常與商搉風雅游泳道妙每故貶清修也丈夫子二人長曰瀚慶遠府推官先公卒次曰

學世相趾美如公父子者哉然則公於歆向當並驅爭先豈直與今之望族鼎立而三也公生正德壬申七月二十八日卒卯四月壬十日得年八十配宜人劉氏有賢行公文行能世其家曾孫二尚幼沆以壬辰臘月二十六日奉公之家教蓋實助成之孫承裘承容瀚出承芬承簡承統沆出樞與宜人合葬於紫幡山之原負丑抱未面屬余爲銘銘曰

千鈞之弩一發旋彀全其天兮萬石之鍾隨叩而鳴以永年兮深山大澤龍蛇寶生煙以暖兮紫幡崇岡鬼護神呵瓜瓞綿兮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余公墓志銘

觀察公之在池陽也與畢司徒施京兆以耆德稱三諱聞者

以爲人瑞也而爭慕說之亡何京兆與公相踵通公子翹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手所爲狀乞余銘按狀公諱敬中字子悝自號內齋居士池之銅陵人系出晉大將軍元昭以功賜姓唐宋代有顯人追國朝諱可才者仕爲左通政世居鄧源余村自通政之猶子志貴始遷大通鎮四傳爲公父諱某新化縣知縣封工部郎中配吳封宜人生二子長卽公次太僕少卿毅中公生而卓犖四歲諳聲律能詞章八歲母宜人奴郎中公不爲過督公益解力學壬寅出就試郡守晉江柯公大奇之補邑諸生丙午郎中公之新化以家柄授公晝接人事夜緩學攻文無忘三試不售之廣陵學於

金陵翟氏校印

桑子木先生隨有悟入乙卯領鄉薦己未成進士釋褐武昌推官公理大郡宛若老吏當事者多以疑牒屬公有僕毀主母面毋雖經者母兄張生捶殺之前司理坐張殺人論死公曰僕以賤語死主母死固當兇僕從主母來於張名義未絕也竟出張生富人熊相者以女許冷朝陽矣朝陽已病孀倭相乃令匿女而佯爲女死發喪冷訟之累年莫決公牒寺得女他郡而坐相寧其發奏擿伏人人神君矣景藩判楚璠嘗撫臣依違其間公奉檄往案嘗某者多不法且奪民洲地面數之令洲民誣他所豁瑞曰洲民之洲民之爺他所愬矣奈何瑞大懼因得還其故地奏檄核諸鄧邑經無冒隱私謁者詣貴州守館公於富人鄧氏胡道人陶仲文甥也夜奉百金爲壽公斥去之仲移館他處時分官當柄趨者如市公仕可三年所如

金陵翟氏校印

不聞也分官敗徐文貞代之公以卓異舉天下第一會吏部公蹴然起坐曰余意也遂疏名上請自是副使王化以乙科進賢之路狹矣宜倣舊制遷其殊絕者數人以爲吏治勸嚴文靖曰三途並用制也自辟舉不行要重之司獨歸進士而進士川制也自辟舉不行要重之司獨歸進士而文靖曰三途並川制也自辟舉不行要重之司獨歸進士而奏之略無遷避兩公益相器重而人從此多忌公矣一日臼揚面相奇與駿尤委心歸計每點陟以卓屬公公取所知籍封郎中方駿文靖劇莊愨楊襄毅相繼爲宰雅以才品相激揚面相奇與駿尤委心歸計每點陟以卓屬公公取所知籍奏之略無遷避兩公益相器重而人從此多忌公矣一日臼文靖曰三途並川制也自辟舉不行要重之司獨歸進士而進賢之路狹矣宜倣舊制遷其殊絕者數人以爲吏治勸嚴公蹴然起坐曰余意也遂疏名上請自是副使王化以乙科起僉事張澤評事李琪以明經舊郡爲部文通知縣薛侃州判聞僉繇掾史進一時嘖嘖傳爲異政而閣言者無不有灑然自新意矣亥大察京朝官公多方掾剔貪墨無漏網者丙寅莊皇帝新立奉遺詔卹錄言事臣事下部公毅然以疏請謂應卹錄者有三等鄒死爲最艷於杖次之遠戍又次之至倘書熊浹御史楊爵繫獄十年始終一節當與杖斃者同上可其議行之公臨事吐決智量過人當是時披才能掾隱伏揚忠讜屏贅銓政一新而新鄭知文貞之善公也顧目攝之復以撰吏事不能委隨御滋深丁卯自驗封出爲廣西參政時猺亂殺前參政而以公往陰欲困之公曰事不辭難臣職也曷避爲至則賊已據古田勢急而餉匱公具疏請幷索各省存通逋粵而公日夜轉輸得大破賊他如撫軍變處、藩祿積公誅者尤多戊辰以入賀行新鄭適里居同行者度將

召勸公迂道以謁公端言曰豈有手捧王者而道謁要人者乎謝不往庚午晉廣東按察使持憲貞度人心大鼎秋監試稱得人九月入覲供張具一付南海令籍記之曰以給後來者辛未上計新郊兼繼興化首揆鄒奕賊其黨竊公名招遊疏中聞者異之遂得冠帶間往公泰然曰吾父春秋高矣今得歸是成吾願也尋新鄭去江陵遣還所搨者收士望有欲爲公道地者公謝曰我終不能低眉向貴人矣言者含愧去時封翁矯健善飯公日奉巵酒爲壽迨卒年九十有二公亦踰指使突猶然孺子泣也於吏跡絕口不言郡邑部使者至罕覩其面至事有不平無問識不識慨然以公道論列之如築邑城裁冗官得公言而定愛清溪山水之勝築數楹爲圃

花九 清國綫十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灌花洗竹讀書其中與司徒京兆兩公以觴詠相屬人謂不減洛社風云乙巳登八十海內致詞介巵酒者數百人未幾病瘥以明年丙午八月十八日卒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八十有一公負人倫鑒好與賢士大夫遊在銓署體貴倨多扁鑰自閉公曰審爾則咨訪奚施邪故至者日相梯接居恆所嚴事者羅先生汝芳紳帶交者舒公化陸公光祖李公世達曾公同亨許公孚遠皆一時名流共助成公賢卒此類也晴左氏春秋及杜詩公移倣王文成三集常不去手所著有左國類要諸書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柯氏繼陳氏徐氏贈封俱安人子五曉貢生先公卒娶方縣令懋女柯出翹舉人娶施京兆鴻臣女繼呂潛端三極女曉邑諸

花九 清國綫十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娶羅憲副賜祥孫女琥娶任大參可容女徐出儆邑諸生娶章太學允升女側室賈出令鴻太僕公後孫六繼武繼鼎繼楓繼珂繼鉉繼鍼孫女四銘曰

懿厥余宗肇自有晉武功鬱然開土賜姓迨於昭代乃有納言典司喉舌貢高其門令尹勃興甘棠流詠觀察嗣之國牒顯進滄成虛獄當時持賢英風娉婷嬌無前一个在廷位望有煒讒袞擠之窮以嶺海不自爲材從古則然公雖退藏其大者仝勿替引之亦既有子振藻決科戴玄載史一邱舉如山紆川隨川昭來許寥此銘詩

太學生劉君敬止慕志銘

劉生祖錫自鹽官來其父太學君冥三十五年往矣生過余手一帙嗚咽不能言者久之余受讀則其父緒言遺事在焉曰願以不朽爲先生累夫世之孝子貞婦亦比終三節而已免喪而見似目睹聞名心翟者彼誠昕夕於前不能自釋也錫二歲稱孤去之三十餘載曙其言行藝文而必欲傳之噫可念已志而銘之易能辭按狀太學君諱世坊字敬止先世陳留著姓勝國諱恂者教授於浙始家「鹽官以經顯十一傳曰主事公庇以治行祠學宮子方伯公炯益貴重有名方伯配永州守錢公女從宦金溪邸中君乃生少卓穎舉止異常兒六歲通尚書十七而業成名首鄉序中表目之耳相屬曰是不愧名家子矣嘉禾項墨林雅以鑒自負以女許之遂配今簡婦云居五年游太學應南畿試以其歲生男祖錫又三

年而卒卒年二十有六耳爲人器宇遒弘孝愛篤至奉兄姊撫眾弟怡怡如也蓋終其身無近事方伯公喪歸而治澱瀡唯恐不得當也方之已試者必手錄以進公葬毋鄭恭人手操版築君畢力褒之公歎曰非此兒曷報吾母其爲所愛賞如此劉族蕃衍有艱食者君嘗然曰吾祖生不穀遺之產詎令自有餘而已於是歲賙之斛米束帛以遠近爲差其急昏喪也裒於已季議姻謂鄭氏邑名家爲旁宛濟之六禮必已之出咸中品式君雖善心計而出納秋毫無所封嘗山陬中裝易用若干畝佐歲而復攻苦茹澹亡使旁落所能拓其業而且以急人之難者以此久之病骨立語氣不屬乃肸其篋得五百金泣進方伯公曰兒疾殆不復振賴婦足持門戶生兒幸長異時代兒從諸孫問寢食耳第願大人爲建重樓居嫠婦孤兒少便大人覆露足矣故君殁方伯公舉世悲思之謂其盡子職君識度淹通面經理毛縗錫衰給諫海陽陳公女也殁前手書業議及姻事季弟師馬君端止也則指錫約曰翁莊雅足范後學兒他日必屈數之九都新邱不食地也嫠冤即厚直購之以待蓋其所條貴豫已居恆耆墳典饒纂述所次大父父之訓戒若譜牒即片言無敢放失者殁後婦項氏能茹荼存孤卒俾有立嚴事方伯公三十餘年如一日傳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余於簡婦亦云夫世有老身長子孫面妻孥間不獲一開顏者太學君雖早逝有項之節錫之孝且才而天之報君者竟微也哉君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

卒隆慶某年某月某日以萬厤癸巳中秋日葬新邱之原君所卜也配項年與格準配縣嫠其節上都有田已錫子四蒙祫蒙濡蒙濮蒙濾許字哲名家銘曰

銘永傳

福建甯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嘉志銘

君諱宸參字德象後以字行別字惟共先世出中州舞陽宋南渡占籍上元自此世爲上元人高祖諱輔賈於滇嘗傾資佐邊餉曾祖諱隨父賈放滇中祖諱芳少訪父墓留貴竹考諱器舉癸卯貴州第六人仕終興國州知州配殷氏而生君少敦篤勤敏始授朱氏詩業成誦奕復更胡氏春秋與仲弟朝夕砥礪至忘寢食歲己巳與國公罷政歸金陵擇名士萬夢桂者師之績學益力未幾丁父憂哀毀骨立幾不能自存時喪無一錢三喪未舉君雖黽勉終襄事而心力竭矣己卯選爲京兆弟子員會南皋鄒公左遷南比部君執弟子禮益篤焉天台耿恭簡公來掌留院一時士大夫論道者翕然宗之君從遊其間無論風雨寒暑未嘗不在也戊子偏於學宮辛卯舉鄉試有始第即飾輿馬爲貴富容者君布衣徒步不異諸生時即北征跨一衛往見者不知其爲孝廉也壬辰入南雍與諸生課講不以惰窳自異司成鄧定宇公旌其行以爲六館倡君之賢名藉藉滿留都矣於有司無半刺干謁

至里中長久便利及閭風化者不難挺身先之如戶部之庫
役兵部之斗級十八批解差與布絹之改折既同鄉薦紳言
之當路復自上聿司馬衡陽周公總督後由楊公冀必得請
而止以故易庫級爲顧役易民解爲官解清軍納絹諸敝應
時而改都人至今賴之多君力也忠介海公少泉汪公恭簡
耿公治中龐公皆士民所謳吟思慕者力請祀之學宮其知
所重類如此幸止謁銓得閿之當洋或難其辭遠君喜曰古
之至人幾小國寡民以自試吾儻與小民相濡沫得微效其
平生足矣壬寅抵任邑在萬山中重以鑛盜縱橫習俗猾敝
君毅然興之更始革常例省火耗釋淹滯捐逋負罷商征清
鹽法凡可卹罷其民者悉誠力爲之至與台史胥加意約束
時時延見父老鄉先生問諸疾苦而爬梳之未半載而洞察

之娠宿然有起色矣尋條十一事上之兩台議倭者一議兵
者二議清軍議積穀議入計議學宮議典試議久任議貢市
無不改容嘉納者當是時部使者若藩臬嘉奬疊至君志未
行僅一也踰歲病且作日以困憊屢引疾乞休不從求改教
以行士民奔走諸司冀留君臥治願疾加劇不可爲矣行日
百姓扶攜遮留輿不得行君力譬曉之泣途數十里別去君
間閭道路謂不得正首戶爲憂甫抵家而歿痛哉君內行甚
備世父登弟宸柳閔其鰥也爲納室以居弟宸房若宗人義
皆宛轉經營令無失所其在甯洋也聚而食者當十數人薪
令君面得志其所及何如哉而僅佛者此然其意可以觀矣

君生嘉靖己酉九月十二日卒萬厤甲辰十一月某日卒年
五十有六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配許氏息縣尉許君
宗傑女子二長明澄娶諸生李銓女先卒次明淵娶余增諸
生楊楷女孫男一延燿淵出君疾革語其子曰吾篤信力行
以俾聖賢而未副其志以歿者求太史一言志我墓而吾師
南皐公表之目可瞑明淵奉其遺言以告余忍不銘君銘曰
既豐其材而壽於壽維篤於仁以昌厥後
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未竟之志託之君乃所發抒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
仕未一二而悒悒以死嗚呼痛可言哉君孫欽繩手王工部

狀謁余爲志銘誼何忍辭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
者國初從征陳友諒大戰鄱陽湖死之高皇帝爲立廟廬山
錄其子庸爲旂手衛百戶沈世爲衛人自此始庸生彬彬生
堦堦生紋並隱德不耀紋生九思君父也以君貴贈右給事
中是爲贈公配李繼慶贈封俱太孺人君慶出也贈公登嘉
靖癸卯賢書婁試南宮不售殁於旅君甫四齡當大父暮齒
廖以一蹇持家秉綫二十四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如綫之
脈在爾矣君即知感泣七歲就塾穎異工屬文識者器之已
而大父又歿君感憤嚮學益力誦聲琅琅微丙夜不休庚午
補諸生試高等督學褚公旌其行楷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
已丙子舉鄉試壬辰上公車擢同進士出身即以母慶撫孤

事聞於朝詔旌其閭癸巳除瀘山令蕭嚴邑也而衙君至即自勵爲精勤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而拊循之當受賦令自投之匪解者取以轉輸君不一扮也一切奇羨供億悉掃去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五伯持梃惴惴立至日昃不得一飽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示以牖方居恆慕劉龍江革楊時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隄一決則鹵潮入而稻田無非腐者且嫁賦他隄田君歎曰吾不能令瘠者肥而可使肥者瘠乎乃創築堤之議徙步堤上日無啻趾隄成可力耕而臣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産浦用以糞田舊各爲界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噩令豪啟者無所聘而會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略爲捕之擒徒他郡吏皆竄匿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殷栗先後五載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台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幾疏上以聖書徵之已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戀戀不忍去太孺人謂曰我健飯若無念我且天子以名予若面不以實報吾貪天之寵而不能教子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候流以別抵京以上考擬授省秩待命閩下亡何太孺人訃至君痛不及視含絕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遑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貴面塡甲辰公除補戶科給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堂思特贈父母如其官巡視光祿故事諸商供御者屬要人倘牋覬毋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爲爾雅實溪卮言曰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爲爾雅實溪

卑乎竟置不答首上疏言上下釜鬲趾於疑疑猶不撤敗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高淮者先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隄一決則鹵潮入而稻田無非腐者且嫁賦他隄田君歎曰吾不能令瘠者肥而可使肥者瘠乎乃創築堤之議徙步堤上日無啻趾隄成可力耕而臣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産浦用以糞田舊各爲界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噩令豪啟者無所聘而會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略爲捕之擒徒他郡吏皆竄匿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殷栗先後五載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台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幾疏上以聖書徵之已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君悉歸侵噩令豪啟者無所聘而會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略爲捕之擒徒他郡吏皆竄匿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殷栗先後五載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台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幾疏上以聖書徵之已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

君力也他有任輔相簡大僚廣聽納核吏治與夫掊擊貴要指陳欺罔不下數十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侃侃大義天下君力言蔫無罪而永可誅雖未報可而蔫冤得白卒從末減憧憧禍成陽令滿朝薦者誦其縱劫供御物上遣緹騎逮之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膳人而置罪焉事覺御史以聞永禮諸璫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兵祖制也何物宥人而以廢制干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閣入自調千總射殺之以聳動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高淮者先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隄一決則鹵潮入而稻田無非腐者且嫁賦他隄田君歎曰吾不能令瘠者肥而可使肥者瘠乎乃創築堤之議徙步堤上日無啻趾隄成可力耕而臣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産浦用以糞田舊各爲界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噩令豪啟者無所聘而會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略爲捕之擒徒他郡吏皆竄匿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殷栗先後五載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台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幾疏上以聖書徵之已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

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士之節義發憤於窮約者或至喪心於當局檢括於頃時者未必矢志於蓋棺如君所爲一意清節貫窮達歷死生而矯然不以變遷也可不謂難哉余方爲失良友惜而世徒歸知人於余可悲已君生嘉靖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萬厤戊申正月十一日享年六十配張氏孝廉張公岐山女封孺人子四懋滋諸生娶南京戶部郎中王公華岡女次懋膚諸生娶通山令路公贍溪女次懋衷武生並先卒次懋鑾側室陳氏出女一側室劉氏出

哲幼孫男三欽繩諸生娶兵部郎中厲公望所女滋出欽矩
娶岐陽王孫李公瑞嚴女欽律幼俱庶出孫女一滋出適高
明令韓公壎宇子昌言曾孫一慶源繩出繩等將以某年月
日葬君栖霞陳家庫太孺人墓榜而余爲之銘銘曰
道喪世衰士習卑卑有偉孟威起而振之擺脫坵氛而古是
孰如超羊腸以陟熊耳嗟材則豐年位弗臻天將畜之其在
後昆鬱鬱新宮繖山之側我爲作銘過者必式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君以太學生例授光祿署丞乘去不就以林壑終識者高之
萬厤丙午十一月二十二日殁於家子惟敏葦事行屬余爲
志銘余受讀君張姓諱訓字子彝一字惟善別號海谷先世

金華人自提刑公徙衢提刑子諱榮者爲欽司訓遂居欽之
崖南始爲欽人族日大遷居城南祖曰暉山東司訓生晉君
父也娶於朱亡子側室何舉二子長曰諒次君君生晚父母
慈暱之不過督面自力於學課程外以餘力及彼琴蹴踘騎
射亡不精晶稍長倜儻負才好賦詩以聲伎自豪有古節俠
風父曰以公車業程之艱族屬先達以勉君肄業成均方下
帷發憤會伯兄以醫鬻事見連君力營救得脫囹徙淮右踰
區區假合者亦安能令久留耶醫來戒勿視仲多望忽言吾
以長至當歸立家人而訓勒之內外少長皆得編且曰自分生
平無太過亡事禱也含殮祭葬當約而從禮墓門之石無爲
訣訓頃之君遂逝此豈繫於死生者流哉距生嘉靖己丑正

何面以軒輊爲竟中分之友愛昆弟竟其身無間言嘗於分
地搆宅族有覬得其處者君曰奈何以一片地失子姓歡遂
撤土木而遷之人以爲難初君合族從面居家以衆爲政且
坿君令析箸使其自力求多者亦厭其欲而去自是人人自
喬業益起義聲益著君勅諸子曩之治生凡以爲儒業地耳
於是諸子皆以經術進彬彬七業俱興之盛矣里俗信形家
言有累世不歸窆者君心疚之盍夜卜地以厝三親人謂可
挽胭俗云性不食酒自奉亡所芬華晚乃闢園池搆亭軒蒔
花竹環之召故所善談說古今佐以觴詠慷慨擊睡壺爲節
已而陶然自快也絕不謁貴人邑大夫知君者至損呵從就
訪之君以野服見去亦不報謝諱以鄉欲實請一再往輒能
禮餼交疏昆弟以緩急告無弗應所葺修學宮書舍所調棺
醵徧境內而不自言德也與人交信心而諸無所假色辭其
臨諸子也以莊旦夕不敢褻見臧獲垂髮者不得入中門閾
以內嘻嘻如也春秋高食飲漸減諸子强以藥君曰噫若弟
知藥能已疾未知藥之生疾也非吾一意卻藥安有今日況
區區假合者亦安能令久留耶醫來戒勿視仲多望忽言吾
以長至當歸立家人而訓勒之內外少長皆得編且曰自分生
平無太過亡事禱也含殮祭葬當約而從禮墓門之石無爲
訣訓頃之君遂逝此豈繫於死生者流哉距生嘉靖己丑正

月八日壽七十有八配程氏參軍恩女繼金氏子三長惟昇
以諸生補太學娶金孝康淑滋女程出次卽惟敏娶汪君輅
女繼汪君子壽郡君應魁女次惟炳邑諸生娶文學郡君應
兆女繼王君世學女應陳出孫男六弘科弘封弘儀弘敬弘
弼弘相孫女七曾孫女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
嗚呼方君之棄儒蓋於學未數數也然奉親以孝聞待兄弟
以友愛聞接親族知交以厚聞少年凌厲俊邁時軼而之剛
晚節之所就亦幾於約且達矣余故不能悉且君之治命在
也乃摭實而次之如右銘曰

有秩於朝而隱是怡如麟在郊如鴻漸達談笑而終以還造
化寸心夷然一絲不罣嘉如者邱幽宮貿焉子孫保之於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年

贈南京旗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儒人墓志銘

康君惟志爲南旗手衛參軍予世系籍於茲得從參軍游亡
何參軍子一峽禹曰是不官從兒憲副所爲先考妣之行述
也先君見背三十餘年妣歿亦二十年矣先君有未究之志
以屬孤而孤錄錄無以闡其幽頃天子推恩先君得徵一命
爲電穿光惟是一二細行不可無志先生其哀而賜之銘按
狀贈君諱元功字以勳其先副將軍子信公裔也居泰和之
瑞山已徙千秋高祖文悅曾祖喆祖珍父堯仁皆隱德不耀父堯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負器識稱長者配王生五子曰以賢曰元實曰以質曰元車
贈君其季也少穎敏有志畧習博士家言熟傳稱曰能顧翁
子一適王方伯子良旂惟志質厚恬夷而閎閎焉先德之澤
女一適玉方伯子良旂惟志質厚恬夷而閎閎焉先德之澤
是懼可謂知所重余嘉其識知有所受也其以君志銘乞於

余故不辭銘曰

嵽嵽於鄉嫕嫕於家此有愛慕彼無斯瑕孰厚其材而難厥施宜娀宜昌以俟來裔煒煒王言式訟國人永德於幽則厖蓋琫

太學次獄汪君墓志銘

次獄汪君子泗論余爲考官時所舉士也故事考官兩人分校五經泗論實隸他考官會權爰意有所欲騁而陰忌余嫉其黨以科場爲端將擊去之波及泗論公車阻不上者數載余常以爲愧久之晤次獄君雲嚴夷然不以屑意也余以是多君長者至是君殁泗論手胡司李來朝狀謁余爲志銘余雖知君面幸後死敢不力按狀君諱鈺字公良別號次獄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居新安之雙溪曾祖諱齊有隱德諱滿百齡有司建百歲坊旌之祖諱昱饒州府訓導考諱埴由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左參議生三子君其仲也生逾年參議公奇愛之曰是兒豁達當類我君生而美目豐頤廣顙頎然偉丈夫少擊劍善騎射智力過人里中俠少皆憚之然務器折讀書諸天官輿地家間難經旁及稗官野史靡不涉獵稍與論說亹亹千言宿儒不能難也壯遊太學交多名士君意若不可一世更厭薄制舉業逢棄去工詩賦草書所至以觴詠自娛參議公倦遊歸不問家人產面獨倚辦君君事伯兄而友其弟弭勉有亡諸理成紡族里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時出衣具周解絳即佐施予弗靳也嘗遊淮淮上客聞君倜儻多大節爭交歡君而

君爲賢豪遊累捐槖至千金家以此落顧喜施予益甚寒者衣饑者哺病者藥他旅不能歸歿不能葬者無不爲之所爲人寬厚坦夷不爲回隱人自忮服排難解紛片言立釋會豪畸齮客戈矛鋒啓眾口呿不敢發君獨從容慷慨白見冤狀眾皆謝非所及而去家去齊雲嚴不遠日從親友徜徉其下或白雲帶山幃絳蔽虧時鳥候蟲有概於心即坐胡牀命酒掀髯面笑興發拔一白紵衣呼客刺小艇往來江濤自如一日登金山絕頂長嘯賦詩十二章以發舒其氣歸而有終焉意惟孜孜裒糧束修訓成其子所館致皆一時名流晚學易善以剝復消息自寬擁膝閉居宴如也丁酉泗論舉於鄉君不色喜戊戌戊厄於讒家人皇皇憂之君亦不色忤笑曰淹速有度詎可人力爲耶且吾先君酉舉而戊厄未嘗不竟達也相對君張目笑曰何無男兒氣耶竟無一語及家事而逝噫亦異已君殁明年禮部疏明諸生之枉泗論得卒復面及見人或惜之余謂泗論累試而乃舉一舉而輒躓鄉評無所重輕君亦不爲芥蒂蓋知其子業成而藝精浮議之來非其罪也援參議公之往事公已先見之矣生嘉靖癸卯四月二十九日卒萬厤丙午正月八日葬年六十有四元配永城令吳洪洲女子五長郎泗論娶洪君球女泣訥娶黃太學鵬繐繼勳女進諭側室出娶吳君文孝女詠先卒女二一適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州繼京子明伊一適吳鴻臚道偉子之宦孫十二人女孫六人銘曰

汪在海陽頗大且光參藩著績百歲徵祥粵顯若晦孰主張是以君之才而尚於位士志及物渠必入官君施於鄉亦既有端謂必將信古之明訓君於其間頼焉委順雲嚴之麓山川鬱蟠銘以昭之千年弗刓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謙甫施姓諱益臣別號華峰處士謙甫其字也先世諱兼善者義興人唐神龍中拜官吏部與同舍謝暉相友善暉女妻兼善子濟用同卜九華之麓居焉施占籍青陽自此始入國朝綴緤蟬聯不絕至嘉隆尤盛嘉臣篤臣兩京兆近臣刺史

天麟工部其昆弟子姓也君於其間侃侃自負不屑學士家言嗜酒好賓客窮交至輒推衣食衣食之於是義俠之名蓋池陽矣郡縣召無所屈節其備禮招延者君與謀必爲之謝居恆見惡如讐有侵色詔笑者至不忍與坐語子爲司庾郎官受請託闌出入君蹶起奮擊其左右皆迸散去然竟無如君何也余以謫罷歸君意不平甚每及其人目光四射眥屑咋舌若不與同生者余亟止之曰誠知無益第中有所激不自知至此耳侍中黃公遜國時闔門死義妻女瘞江干無爲表識者君聞余語慨然曰此予鄉人責也即同往尋之醵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稱戶部公云先世居下邳祖某從高皇帝起義爲靖海衛鎮撫世其官數傳至某業官任法自重不名人一錢則封公父也封公爲鎮撫公仲子甫凡齡而失鎮撫公從母盧託伯氏以居至十六析箸而與其配居外益貧箸曰三商而不及食賴配以緝緝洗佐之久之食指日繁不得已隱賣漿間自贍稍稍不廢伏臘矣會仰禹生十齡議所業有以農者賈進者公曰兒不凡奈何棄之此乎乃斥買書史遣東贄從塾師遊仰禹少穎慧所受書輒成誦亡何能爲公事業公乃率之諸名家而試之聞一許可語輒沾沾喜仰禹自是益洋溢有聲矣居喪哀毀直負氣佐砐不可下過逢掖則自行迎除舍旨修醪饋頓絕無倦一日擯仰禹學宮廣文李豐莊見公魁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面觀察奇之輒呼曰封君旋指仰禹曰公所以貴者此子也自是門里無不封君公者踰四年仰禹補弟子員博士齊河王一見奇王遇之延爲弟子師里中聞之亦遣子弟來受經齋奉日以饒而次子亦弱冠閑治生公曰兒子業足朝夕吾將戒影逸劍間終吾生耳乙酉仰禹舉於鄉靖海自國初來士悉客無類者報至里中驩如雷人謂公得此當喜不自持公先入乙毋出而從容酬應若固有之識者以是益重公踰四年仰禹成進士省覲踰公撫之曰爾微天幸有今日吾與爾約自今毋以我貧挫爾廉不然者非吾子以故仰禹官司農六載不以一縷自益司功上其最得封公如仰禹官時公在毋齋侧中既禫始拜命所受冠服常篋之綸巾短褐曰與故知從容燕笑如常時暇則從里人若不知其爲貴人者當路造廬强之始一見或勸之連騎交守相及時自樂者公曰爾意非不厚第兒拙我以勤補兒庸我以儉助若借兒子面明得意吾不爲仰禹之司廩淮中會歲侵商旅不時至仰禹眡其至者誰權之不取盈往額而舉進士未嘗不以志行相礪也至是以書廩同舉公龍旺山之原合顏安人窆而室焉已卜仰禹與余延諫出孫女二長殤次適諸生趙良輔仰禹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進士未嘗不以志行相礪也至是以書廩同舉公龍旺山之原合顏安人窆而室焉已卜仰禹與余訪娶許氏繼王氏次廷讓太學生娶張氏孫女四長適顏氏封安人子三長卽仰禹曰廷訓娶柳氏封安人次廷滔廷訓出思淵思涵思卿思廓思徹廷訪出思藻思繪思偉思永殤思九曰思永殤思

公之一眞自遂故其子不識於職守以公之一應不繩故其子克就其廉明卽謂仰禹之用爲公用奚不可有所會其度其施用可勝道哉而僅以耆德見惜也雖然以酉八月十七日卒萬厤己酉七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配顏氏封安人子三長卽仰禹曰廷訓娶柳氏封安人次廷讓出孫女二長殤次適諸生趙良輔仰禹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進士未嘗不以志行相礪也至是以書廩同舉公龍旺山之原合顏安人窆而室焉已卜仰禹與余延諫出孫女二長殤次適諸生趙良輔仰禹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有子大發於文守道守官壹節無敎伊誰詰之實公之力有拱其木有崇其岡太史銘之公也不亡遺族烝嘗婚戚無失禮閒有以緩急告者不難割所有以贍蓋喪待而婢歛待而檟者比比也仰禹髫年師歿公曰是孺子憲副毅齋查先生慕志銘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衆者滯國貢受軒沈古陵餘學所緜勅仰禹亟捐資振之毋後孔廟祀合邑人以葺而身

市巨木棟之屬纖前二日聞鼓吹聲口口曰先師廟其升棟乎共知所重皆此類始仰禹鄉舉時有里人挾金求脫獄者陰遣所部驛待迎養公曰驛路在所稱疲我曷忍益之出囊金募役以行迨仰禹需次久或謂公宜從長安貴人計所推公毅然麾之去自是終其身無一赫蹶涸公府也仰禹自淮

姚王龍溪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面親炙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潭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生余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論其爲粹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殁已久猶子友知尚余言文其墓中之石余曷辭案狀先生諱鐸字子聲別號毅齋居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宕二州刺史因家於潭先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出崔一出張公家嗣也年十四崔孺人沒而張氏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弟肆文而更念匪懈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王錢四公間所衲啮最深已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非聞也屢上春官不能如非聞也屢上春官不復補先生齊任父老爭款迎之至則卓浦東停喪斂習定爲老留之車爲根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龍臺省交章薦一單人與進其私憂先生兩快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由西參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悟爽剛之令其自解又欲出兼許部勢張甚欲有所修郤陳一貝問先生以近報怨意何輒從海內名頓結社論學以爲當未幾新鄭困緣中涓起且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悟爽剛之令其自解又欲出家居見先生思致詩都門爲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覆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

售南還仰台山與少傅潁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潭焦公相切劘面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超少宰王登壺學使雍趙憲副晉政王國手廷楠鄭明經侍探討上下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清介絕俗面不欲爲煩苛其于單赤尤曲體其隱諸生棄涧爲讐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問令有欲那移乾沒白涧者先王微感之令其省臺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夠獄長就理恐後情法不破爲鄉人無窮計古使者時裒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焉意矣者爲牢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面疑其年先生曰第論能職不事如天曰言行有堙宇坊表其於世人覩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耳如以爭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爲難愈重先生未滿考以車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

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恆閒然自修恥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得無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於吾心何病且面起索衣冠端坐逾時遂瞑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乎時萬厤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德丙子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封孺人生子三琪清埏清並國子生玕清先先生卒今由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固知先生之所延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敍而銘之竊比於神交尚友之意銘曰

士貴何必極隨事面自力毋忝鄉是名其家蛻委於茲邱子孫食其休惟千萬秋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浙仙都蒼嶺間有祖孫父子兄弟濟濟然並起出可羽儀社稷面處可風化鄉人者蓋推緒雲李氏爲冠冕今四川右參政鐵城公其一也公諱鍵字廷守上世自溫移台之仙居元李有諱德大者爲緒雲美化書院山長留家焉再傳入我明爲贈少司寇公諱襲生四子其仲爲處士公諱檣有孝行哉部邑志生二子其伸爲貢士公諱顯生二子其伯爲戶科給諫公諱長當武皇時以言被逮謫福寧州倅卒於官今鄉賢名宦兩祀之生三子其季爲封公諱昌貢士以子貴封南通政司參議祀鄉賢配田氏處士倡鶴公孫女封宜人生四子伯即公次鏞次鍒次今少宰公鵠公幼凝重奉封翁嚴訓唯謹尺寸無敢越誠者卜其不凡年十八補邑諸生壬子舉於鄉癸丑下第歸杜門自守有潛臺子羽風即其內翁賦重役捐己資以助不爲徇免守長或問所欲言謝曰無有猶潔好修人共高之丙辰成進士授都水司主事督三殿工滿考升營繕員外郎未幾升屯田郎中當分司易州司空歐陽公尉鹿庵公古和議大工方興精勤如李郎可使遠出邪特咨留營繕管山西神木二廠時分宜柄政子世蕃倚爲奸利人多市爲重或諷公一見公不從惟廉勤自矢以杜側目大璫使牟及權貴居間者悉拒絕有題覆疏稿六卷留部中世蕃嫉銓部移公饒州守歐雷二公力爲挽留視事如故會萬壽宮升棟御札分宜訊視工官勞之分宜以所善十一人報賜皇見無繕郎名特批李鍵等十二員各賞銀五兩自是世蕃始咋舌莫敢言而意未懌也後工成司屬如例晉秩而公不與公略不色愠分宜能乃晉公光祿少卿既請歸省穆皇改元復除原官疏職掌十事如罷禁地傀儡止遠方貢獅稽御膳器皿革中官侵擾悉人所難言上允之著爲令藏司右參議以小忤要人考不及左遷公遂疏乞休太宰楊公虞坡知其杜窶疏留之補閩運副南主客郎俱未赴會海公剛峰撫三吳雅重公志行齊乞守蘇州得旨公疏辭不允乃受事值歲大侵民困苦盜起崔苻間設法調停郡賴以安又

革頑當裁奢侈風習一變聞者稱欽水吏云入覲餽遺悉不
行竟以議去留屬官性執政意遷長蘆運使帑弊牖當頗墜
日起僉云蘇隄區長蘆利藪公所在嘵然不洋可謂人所難
已嗣晉四川有參政公嘖然曰二尊人老矣奈何叱馭行王
陽道邪移疾乞休者至再部不得已勉從病痊起用例面公
浩然有終焉意矣還爲鄉先生以崗德尊於一時鄉鄰質成
者得公片言立解當路貴游未嘗一以筆牘通台省若中丞
直指以人才薦者相屬公晏然若弗聞也郡饋佳山水年八
十餘縱遊不厭見者曰屈之怪以爲仙曰彼須眉皓如矣面
顏渥丹何爲者耶弟四人曰首怡怡始卒無間言先是少宰
公曾疏論中貴忤旨歸相知爲刻恩休紀戚疏稿及諸慰藉
蓋其家庭以大義相敦勉類如此乃厚族睦姻好施樂予引
掖後進化海鄉人又難縷指已年踰九十神明不衰臨終耿
耿賦詩面逝先是取所述作悉投之火獨存吟稿白髮倒題
曰賜養堂集留於家沒後諸司奉公鄉賢祠蓋李以鄉先生
紀者三世矣生正德庚辰九月十日卒萬厤戊十月十二
日享年九十有一元配杜氏處士杜公辰女生子二沛浚俱
登世沛國子生繼配周氏都察院檢校周公繼纓女生女一
適周舜道側室裴氏劉氏王氏裴生子一永明國子生娶樊
氏繼陳氏劉生女一適庠生樊問善王生女一適庠生樊文
淅孫男三以浩以鰲以恆孫女四公卒再易寒暑而子永明

語公移書言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弟胡有此少宰公即燬之
蓋其家庭以大義相敦勉類如此乃厚族睦姻好施樂予引
掖後進化海鄉人又難縷指已年踰九十神明不衰臨終耿
耿賦詩面逝先是取所述作悉投之火獨存吟稿白髮倒題
曰賜養堂集留於家沒後諸司奉公鄉賢祠蓋李以鄉先生
紀者三世矣生正德庚辰九月十日卒萬厤戊十月十二
日享年九十有一元配杜氏處士杜公辰女生子二沛浚俱
登世沛國子生繼配周氏都察院檢校周公繼纓女生女一
適周舜道側室裴氏劉氏王氏裴生子一永明國子生娶樊
氏繼陳氏劉生女一適庠生樊問善王生女一適庠生樊文
淅孫男三以浩以鰲以恆孫女四公卒再易寒暑而子永明

銘百世千秋過者必式

明敖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嘉志銘

萬厤己丑余與公同舉進士一見相莫逆且夕過從亡慮也
丁酉余中讒龍歸公憤憤咨嗟鳴詫不能已癸卯公持節按
維揚晤余金山飲酒道舊者累日既別公若順天府府丞功
名日有聞亡何而報公逝矣公子龍聞等排纘公事行屬余
爲志銘嗚呼余其忍銘公哉公諱吉士字叔相別號雲蛟祖
惟政自滑遷內黃家焉自是世爲內黃人高祖諱綸曾祖
諱琦祖諱槐三世皆有令德父諱流由貢授山東棠邑縣訓
導以孝行聞詳載邑志以公貴贈行人再贈御史母郭氏贈
孺人於嘉靖己酉正月二十二日卒公生癸巳凡兒才數

月邑有申學博者善相人奇之曰此子里駒也甲子補弟子員已巳遊邑校試輒第一己卯領鄉薦辛巳大肆力於學不問外事縣令謂其有濟器手羽風已壯成進士授行人辛卯奉使獨落以丞禮最其官事竣還贈翁亦授司訓會於家父子冠紳履幕人皆榮之贈翁之任未久病卒公依法欲絕居喪動遵古禮服除補原官奉使册封藩藩一切體遣無所受乙未考三年滿行人級八品父在可贍封沒者不與公語僚案曰可贍之生前獨不可贍之身後乎率眾上疏陳乞得俞旨自是司務助教諸秩以例請俱得贍贈爲幫襯之孝於公首歸焉公不欲以開貴自悟遂以其賸取律例戚令甲者肆習之時稱精法比無踰公者庚子考選在廷以公材品擬監察御史疏入留中辛丑九年滿銓部以公原擬職銜請有旨准升授浙江道御史考選未下得先蒙升授蓋異數也總憲溫公得公喜甚即剳委諸劇差公隨事展力無少忘是多册立東宮覃恩贈父母如其秩旋奉勅按宣大定礦變撫積猾威惠大著疏請停中使剖極劘切乙巳改按淮揚入境即廉得礦山墨合某論劾問如法會臨清兩使者皆缺人併以公攝當比主學使者又缺則析江以北四郡三州學政亦以公攝面公一人總四台職矣四台皆閫大政公精勤其職振紀法端風化鋤奸豪撫良善甦商窘督轉輸公課試明品藻翬然當於人心乃其性孤潔不以秋毫之

防前後築城修學建文昌閣尊經閣搆其運啓院不一若維揚若泗若和若高郵若盱眙諸役俱可考也更以其餘刻史集理學諸書數百卷公於海內所在爭立祠生祀公者相屬語具各生祠記申戌申復升命巡兩關諸如收蹂躪之眾於腹裏發疏庶之罪於塞外清屯田之宜蠲於軍中伸鴻享之沈冤於死後爲人所稱說者比比矣已酉丙午順天府丞京察例稱多姦利公洞見不設鉤距壹以寬大行之而人自澡然如舉人陳邦訓張文明丁丞乾等十許人皆爲辯諮得全以蘆溝橋重地請額季稅不得爲出贖鍰補之諷吟載道此公巡宣大時所奏請停止而茲稍稍自行非意也歲旱奉命祈雪公步行虔禱雪大降上嘉悅曰爲黃府丞雪云辛亥京察例自陳會前以持法失權豪意搆之銓奉旨調南用人謂公望實顯白環召可不旋踵也而詎意其止此也夫公身長七尺壬子八月二十二日卒距所生享年六十有四配張氏贈孺人生子龍文鳳文繼張氏封孺人生子麟文鵬文四子皆諸生龍文娶蘇淵導登女鳳文娶王知縣萬選女麟文娶董諸生時用女鵬文娶張武生四門女女二一適潞縣丞王君懋

昭子文煥一適訓使劉若光祚子生梗皆諸生孫男三本軒
本宪本鉉係女二龍文等卜某年某日啓兩孺人之窆於某
山之原合焉而余銘諸幽銘曰

漢東陽侯稱長者而公適與之似乃才長而未極於顯榮德
厚而僅六十有四豈天之不能兩豐也故予其一而詘其二
噫安知能浮其事功踰於年非天之留其餘而侯之後世者
耶

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右營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愷野
田公墓志銘

余罷歸田里會都閫兒亦致其政還合林居同志者五六人
日先世不脫兜鍪爲誰秃僅僅得小著級耳我安坐而獲
斷守不可易也往往刺求公無可指而公亦鬱鬱甚居恆欻
進須如兜乃前一酒使欲公鑿楹見强之至再公喬曰頭可
直無所撓故事離使使接公逆之兜公入離使立白如公帥不
犯者望公幟無不相戒避去以此名聲獨爲諸帥冠顧公伉
所至皆樂爲之用而公綽治虎落蹋石長戟勁弩且精甚有
不設城府推長見裏面壹出於寬厚拊循士卒不啻挾纊然
剡者强半無不稱良將才者而公業倦游歸矣公爲人坦洞
大司馬中丞若給事中御史以職事薦者疏三十七上首薦
吕鎮遊擊將軍又五歲爲徐州參將明年改京營先後七任

孝少母病禱於茅山百步一稽首不知疲也弟四人念其貧
俸餘必與其復置義田爲從子壻油資他如曹鳳王承宗朱
奇非公知舊脫之危難之中而不規其報人尤以爲難生嘉
靖乙巳正月二十日卒萬厤辛亥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
七元配管氏繼孫氏子二長即之良次之甫指揮使趙公女甫娶都閫韓公女四女所適皆名族趙祖行董
應期楊於世蕭琦皆壻塔也孫二易生祥生孫女六俱幼是時
同社夏郡丞尚思梁都閫文元余兒婿經紀公喪而余竑志
且銘之銘曰

世風靡靡日脂突公丁其時獨挺發長身玉立峻丰骨武嚭
文條思鬱滓行間出入廱自謂口噓長虹貫日月中邊保障

威愛洽林林士卒倘得活非分臨之屹難拔飄然奉身返嚴穴揮金圖里意自得倏如檄容翻中鑛我作銘詩爲臚列高岸可谷名不滅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誌銘

竹阜胡公謝汝州政歸逝者十有六年矣頤慕門之石闕如也頃公季子屯部君一鴻來仕金陵謂少宰緒雲李公公同鄉也面相知爲稔請狀其行屬余銘之其敢辭按狀公諱邦彥字子美別號竹阜浙之餘姚人父封公諱懇博士弟子員以公貴封承德郎母孫氏中永豪泉公女弟贈太安人生子三公其仲也公幼奇穎甚年四歲口授大學一過即成誦又性嶷重不與羣兒嬉方未授制義從傍竊聞見已了了輒能行文迨就學業日奇進撫何太安人逝公年舞象耳執喪禮一如成人封公閭畢不問家人產倭思起相擯避山谷間至不能備一力逮公代牧公捧策讀牛背上聲振林藪見者奇之市臆童子試爲督學松坡畢公所賞拔自是公名籍籍動諸生庚午舉於鄉辛未南宮不售文定公所器重尋入太學四舉命諸子師事之師道方嚴爲文宝公操文求質者不可指屈乃數奇屢上不第歎曰父老於吾終不以一第而緩吾父養謁吏部選得徽州府通判徽民挾高貲爲淫東西大賈多顯陳笥篚交長吏公不納淫任職在典儲諸以例贊以羨進者皆痛斥之一切治辦會休當缺令御史檄公攝盬五閱月而不以秋毫自淄清望大著

奉委資捧及輸貢者三入都門以輕騎往時司馬糾乘傳溢額者罰有差公獨不與三載奏績得封典榮其父母以郡佺徵主恩稱異數云又三載晉河南汝州知州公於汝善狀非一其大者地多盜始至即勒卒擒其魁史世德等乃前政所不敢問者民賴以安所轄故多礦人競爲姦利民之豪而黠者往往爲之窟面陰賄於官覓其纖公一一置於法礦患遂息當是時譏者稱公嚴不苛辦不擾俗不求峻不激爲良吏第一而不能得上官意久之公仰天歎曰吾幸不愧民然旅進退躐躋風塵間獨何爲者未浹歲遂拂衣歸去之日行李蕭然人或不堪而公自如第謂還初服趨子舍於願足矣侍封公疾湯藥不解帶日夕親厠牖惟謹封公卒會公偕子應武林試不得視飯含大慟幾絕自悲貧不能厚葬曰子雁則難爲孝孝則難爲雁聞者莫不傷其意焉爲居恆篤於親友於兄弟事繼母如母伯兄垂老迎之官舍同食飲而分俸給其家憫季弟病瘍臥起與俱手自治湯藥疾革不倦其內行溫至如此乃學而優弗以第政而最弗以遷長者而豐下弗以躋於上壽豈天不欲公盡有之徐待夫爲後者耶卒萬厤戊戌九月十四日距生嘉靖戊戌六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一配李氏處士視軒公女封安人自苗相莊有伯鶚德曜之風生丈夫子四長一鵬娶陳氏繼王氏次一鳳諸生娶孫氏次一鴻即屯部君庚戌進士娶陳氏女一適陳舜膚孫朱氏次一鵬人娶孫氏繼王氏葉氏次一鳳諸生娶孫氏次一鴻即屯部君庚戌進士娶陳氏女一適陳舜膚孫

男十一士俊士佳士傑鵬出嗣洪嗣源鳳出禹敘稷育虁倫
益謨鶚出琪枝瑞徵鴻出孫女二長鳳出適黃鏡次鵬出適
羅德明公前是自卜地南山之陰諸子業奉治命以戊戌十
二月二十五日窆諸陶矣余感公之閟然而章久而有合知
天之陰施於公者緩而深也追而爲之銘銘曰
謂爾爲貧爾澤豐於氓謂爾無年爾後何緜緜南山之原風
氣蜿蜒斯其胡汝州之阡

汪君仲嘉墓志銘

若夫嚴處奇士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儒可俠亦玄亦
史揖通人之致標高隱之日亦可謂絕出一時流光來裔者
矣余友汪君仲嘉是已比歲君遊嶺南因涉匡廬泛彭蠡覽

羊城羅浮勝處屯嗣侅陸賈安期生葛洪之遺跡而歸其意
氣甚豎不謂幾何時而以凶聞告也君二子將營葬請李木
齋先生爲狀而屬余銘之嗚忍辭案新安汪氏姓爲著汪姓
千秋里爲著千秋里汪左司馬伯玉公兄弟爲著慶厤間司
馬公文舉擅海內而弟仲祐仲嘉雁行起以故海內推司馬
公者幅輳二仲云君諱道會仲嘉其字也奚羅山公母杜孺
人少奇顓好讀書及名賢墨跡古器法物日陳几案間摩挲
研味如親見其人然年十四能詩司馬公每摘句嗟賞喪母
哀毀成疾羅山公以滅性戒之君乃抑哀就學已爲邑弟子
員已去之太學六入棘不第而父復逝君意不自得曰吾侘
博士語冀一伸之吾父而更何冀哉乃盡棄去習先秦諸

子家言及二京六代三唐靡不精究非徒睒睒妹妹一先生
之言而已雅自負不錄錄嘗謁太宰陸公不即見留書讓之
太宰見而驚曰奇士也亟造門謝過因而定交且引吳文定
公之交陶公事爲例其相器重如此渡江暴風雨舟幾覆眾
相對泣君謂舟子迴帆順風幸無恙須臾至和州從人倉皇
負裝行邏者異其狀拘而白守守聞君名迎爲上客關吏恐
甚君慰之曰若職事也且語守善視之於成均時出入師生
無見具賓主禮劉公語君復次當得官君笑曰豈不欲我爲
國子師長揖客耶劉公自愧知君淺中人某慕君直欲見之
君以出亡辭會礦事興至新安羣不逞翼之議伐塚若居儉
袁張長吏無所爲計君憤然曰吾今則可以見矣走而直入
據上坐某知爲君爲色喜君抗聲曰吾來直爲公非欲公殺人今禍及閭郡士大夫人人憮恐或上變告
用公或突起叵測奈何某俛面對曰諾尋散其黨自是人人安
公或突起叵測奈何某俛面對曰諾尋散其黨自是人人安
堵謂君三寸舌不減聊城矣矣郡國守相蒼疑難請者無不
立爲剖面絕不及私性好潔修容止勤浣濯所居灑掃無纖
塵避千里遊一夕寫無兆爾所儲圖畫彝鼎位置都雅對客
茶譚爐熏突談移晷無凡語所酬應聲疏詩章小楷篆籀無
凡筆間以緩急叩輒傾槖應至聚所珍付質庫不以幾微忘
色見也羅山公病以君嫡子陰予千金君出以分散異母弟
家孫祖登幼聘孫氏女登疾女笄不可婚君力言女家令更
適不以孫故而寡人之女皇有父子兄弟相斷斷曲爲劑之

令悔悟無腹饑乃已祖墓爲程某所盜葬訟久不決居間於侍御令剖棺滴血以驗之人曰千年枯骨有無不可知策君可無對簿君疾言爲人後者有不赴祖考難而安處乎程度君必不出可展轉君躁起應計頓詘郡邑爲直其事將呼程扣其墓君復曰人各祖吾業安吾祖矣而令人祖暴骨乎程慕得不毀人更以爲難嗟乎君微獨學行茂也即其材具要自有過人者蓄令假之一第內則持議以鎮粟罰外則出身面捍國難不以磊磊落落乎哉而僅以嚴穴終惜矣生嘉靖甲辰十一月三日卒萬厤癸丑八月一日享年七十配羅氏先君十年卒子四伯無咎季無過先卒無嗣無咎婁徐氏無嗣婁吳氏無極婁潘氏無過婁梅氏女三者無咎婁徐氏無嗣婁吳氏無極婁潘氏無過婁梅氏女三適吳應潘吳學思方眉侯孫六祖登祖襲無咎出祖越祖高祖茂無嗣出祖修無極出孫女二曾孫女三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余次其事而系之銘銘曰

被逸如張仲嘉面以一徑便也排難如魯仲連面以圖境全也博雅如揚子雲面能守其玄也潔淨如何侯之面學師其顏也美哉君之生乎翩翩分其欲仙也遠哉君之名與此山俱平繩繩分結爲大年也

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

贈孺人尹氏生庶之東莞考見素公母陳氏嫁同縣贈給事中鄧翁某年三十而卒至是四十一年往矣子給諫以書及狀來曰余母亡不侯朞耳迨今思之母處卑而陳義高

養薄而植德厚世固有拱璧駟馬翁赫於生前不若片言隻字暴白於身後者子不遺面賜之銘其以解余哀余讀而悲之曰孔道歲時神會若燈夕魚龍曼衍聲沸戶外孺人匡坐不爲動或保姆強出覩乃孺人徐徐行不爲亟也稍長功容絕人然不欲以卑繡先鑿繢曰女職也年十八歸贈翁躬治饘粥順無弗帖帖常是時孺人身無文衣面窺其篋布縷枲麻充物其中蓋靡不出孺人手矣閭里有交徧謫者聞孺人風默滌其於漿炙菹醢釜甑盤筵不唯諸而集奉上撫下卑委怡游意難孺人爲決筴曰奚而不可且青雲之業自有任者業心僕給諫非凡子矣爲盡出裳中裝輔行無靳色會烏鬻人不知也夜抱面無隙孺人驚曰夫子客遊儻有變乎亟取瓣香禱於神曰若有變者其長鳴已而鳴弗止孺人驚甚則又禱曰脫變而免其鳴三已而果鳴者三不數日烏夷信至疑慮徬徨間而翁返矣一一與兆合聞者譁然欺詫謂爲異事先是母家感疫甚衆畏莫敢窺窺孺人獨銳身爲理湯藥比疫調棺斂比葬事不爲俗忌動時人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眡尹氏女第罹大故勞傷備至得怔忡疾庇聞變驚憂增劇贈翁生還悲

喜交集雖力疾强起而不可療矣屬纊時手給諫而屬之學
意其篤卒之給諫卑進士以令高等贈母孺人尊進南戶科
給事中壓書再至望質駸駸起而儒人不能待矣漢桓少君
儼鮑宜淸苦絕倫時人以爲難宜官至司隸子永爲中興名
臣孺人修行婦道與少君何異未遇於貧而得之給諫即
壽未及中而澤能衍後天之報孺人爲不薄已子三長雲霄
即給諫令爲湖廣按察司僉事娶趙氏封孺人次雲鶚早歿
孫人出雲龍邑諸生娶某氏女一適諸生嘉靖癸卯九月二十八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卒隆慶壬申二月六日越二十禩於
午正月三日又十九禩而給諫以
時有生自天人居汎埠靡織靡困且
設歸五井毓名子夢有光兆靈祉綿
乃傳葬日多銘未立子撫遺書且泣
系終刺
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龔公元配淑人朱氏墓志銘
嗚呼三代而上諸侯卿大夫皆有節儉正直之德莫不知正
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家化之亦莫不有專靜齊肅之行天子
歲時巡守覽觀民風其於婦人女子之詩亦必衷而存之肆
其言於樂官而歌於房中連綜其實惟曰貴能勤富能儉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意繼學無內顧憂太淑人嚴稍不當意輒怒形辭色淑人
奉之百方具歡曰嫗故卞得新婦而調已歲辛酉方伯舉鄉
書則太淑人病作淑人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亟三歲太淑
人竟卒太淑人卑謂淑人善事我屬曰吾少苦貧於寒餓之
味深矣若異日必貴其無忘推所有而及人乎所以念我也
淑人泣而唯唯是時太翁篤老二幼子未婚淑人新持家秉
事其具愈益虔幼者出就外傅撫之備至無何具以余孺人
來繼事之如太淑人於是爲二弟畢婚則引姊氏同事余孺
人無間言辛未方伯登第筮仕戶部郎淑人從
余孺人相繼卒淑人相方伯喪葬咸庀已卯服除方伯單騎
面北辛巳復從方伯京邸封安人旋進宜人居三年擢爲紹

興守客有難越者爲方伯言之亹亹淑人曰客語非是君守鄰郡猶吾爲大家婦伺者衆愈爲惕資耳居署中手治女紅不輟間聞鞭撻聲慘然不樂夕必問所決何事即當笞無可少省乎久之方伯宦於蜀若黔淑人遠不能從家居討諸子若婦面督敎之然不以苛禮絕諸婦時時稱述太淑人與己艱難狀感諭之而已壬辰復從方伯於汴進封淑人已而之晉之秦庚子方伯覲事畢將圖歸趣淑人治裝淑人曰諺已面寂然視之敝衣數事不能滿篋也淑人性恬雅無他好矣一翟冠不易比鄰貴人婦爲酒席燕會車服華煥飲食豐侈婢女靚妝閭里夸之淑人如弗聞也于方伯俸餘隨所有雖方伯宦遊三十年不以一縑自飾即由始封至淑人三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里之不自名一錢即有所予不告之方伯不予也至析產二弟及置義莊淑人必從中從史之居恆念太淑人不置其族黨至手調食啖之曰吾見若輩如見太淑人也以乏絕告必應其求仲叔遭姊氏且葬引與俱食飲必共即姊氏忘其孀居也撫二孤如己子爲之婚嫁屆食即二孤亦忘其失父也人以疾苦告必爲之盡或脫簪珥周之不厭念父母無嗣請於方伯爲卜封樹立碑置田令族子守之歲時遣祀不輟淑人故强健無疾自方伯公卒貌日瘠逾年而病幾殆諸子憂之淑人曰吾年七十復何望從先君子足矣然淑人竟愈健七箸如故日率諸婦含飴弄孫以爲常又六載一日語婢曰若望吾八十壽期昨夢神人言止二日耳然慎勿告諸郎君

乙九 淑閨疏十三 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踰二日晨起櫛沐如平時季婦母病淑人猶出訊頃之入室安坐而逝亦異已乃萬厤庚戌閏三月廿四也距生嘉靖甲午閏二月一日得年七十有七思假等以次年辛亥十月某日葬淑人事狀屬余曰先君子殁業婦陽之銘更敢以母氏爲子累嗚呼淑人爲婦而妻而母悉應古法其德行之專靜志行之齊肅與所穉鵲巢采蘋何異以淑人爲諸侯大夫之配而不獲列於國風此史氏之責也輒論次而銘之以附於詩人之義子女婿嫁語具方伯志中不復出銘曰

詩有二南分陝以聲方伯所澹乃其遺墟越二千年嵩起風教亦曰淑人令德有耀富而能儉貴不辭卑孝於父母施及姻婭是國人問名考德與古爲侔有幽瑤山瘞玉於此敬撰初終以備詩史

幕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幕志銘

江寧焦竑

義興有純心質行之君子曰俞定所公者與余同鄉舉以學相資益者垂三十年萬厤丁未九月二十有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係應台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窆於縣湖汶東山之陽手扣續公事行走金陵謁余爲志銘曰先大夫治命也是其可辭按狀公諱寬字時澤定所其別號也封翁珮配楊氏面聚公時古溪翁珍無子封翁不難制所愛以後之願棄安人性嚴甚公事之加盛嘗語其子曰吾不至閽曙者得毋無一力自隨寄跡所親宇下時公業志於道書孔矩二字壁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仰眠壁而又爲惜陰圖記某日行某事接某人有愧於衷臥不帖席讀書自爲程間以事出夜必補之正庵唐公慕而訪焉見所作制義謂其師曰此國士吾處若之難抗顏也甲子舉應天鄉試方生事籍面取予析義至秋豪公廷來嘗一錯趾丁丑會試以易魁其經頗之授台州府推官先是司李者多取風旨首鼠觀望公壹裁以法即獄已具者亦必反覆推究務得其當一時郡無冤民無滯獄而公之頌聲盈二浙間矣台俗多以人命誣人者訟者之乘殤又鞠中表女爲備什物自驗得實然後赴讞不者罰無赦故無辜不至株累面訟亦衰止地鄰烏夷乘風去來無常歲公察其要害繕城郭清戎伍修戰艦爲備語具防海策中台人賴之每奁盤諸毛擧爲名取不廢法面已遷南文選主事行之日吏民擁車面號者且百里車枳不得行已立祠肖像祀之壬午至南都仕留者率日爲吏隱不事事吏散蝟集公一切以惠文捕之若洗丙戌以父憂去職服闋當留北力請南以行公初研味於學業有得差是遊益深一日寤曰性固自足顧物物而雕之何自疲也幸卬轉考功郎會大名備兵使者缺有力者爭欲得之宰陸莊簡公曰大名地重面體崇當擇一廉靜者塡之乃以委公公故爲李官贊秉憲讞斷益習兩造者成謂不冤是時劉東陽反常夏樾諸道邑選兵數百人公曰是非久當滅胡以兵爲且兵衆之易而散之難亡已丁壯中選其願赴者厚之廩稍卽千人可得也乃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北壞效而行之兵具而人不擾頃之常夏平所選兵亦不用幾輔忻忻謂得公晚而念親老歸志遂決台使者懇留不可竟挂冠出居小潭鎮台使弗獲已代爲請有詔待母天年終撫按宜奏起用公歸本生母鄉居年八十餘矣奉之與母共處公周旋其間曲意承顏兩老人皆忘其所自出歡如也罷守謙少同學老且老矣公解衣食衣食之意揚臨沒以子婦爲憂公許以已女歸之女殤又鞠中表女爲竟其身故人錢應

女及弄厚裴以遣不貲其聘鄉人鄒惴老而得子持千金踵門以貺孤相屬儲死公歲予十金來百石已置北市房一區歲息六十金以爲常或曰儒於公非深交若何若是公曰昔朱晖感張堪一言輒爲之讓吾亦猶此矣覩族之窘者若貧而弗竟學者移業裴振之並爲吾火資佗孀獨之食於公者未可指數時爲祠祀本生父母而俾其嫡長孫曙主之與陸恭人相莊白首無間長子幼臥病幾不起恭人以嗣續爲憂飾妾進之公卻弗納晚年盜入嘘先後所餘俸貲爲盡少選參獄君又浼人謂公必有不堪者而亦未嘗過哀一起山東再起江西辭不赴優游林居十餘年惟與海內名流相切劘如楊復所管東溟鄒南皐顧涇陽同邑則吳安節史玉池兩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公或面相討論或筆札相印可於善言善行類然其順沛然其從浩浩乎不可以町畦窺也書多所涉而於易獨至晚節不復披覽危坐一室或問公靜功曰學仁而已吾語默仁也動靜仁也遣次顛沛仁也更何功之有質疑問業者履常滿戶外接之不厭人人得所欲面去大氏公爲人清明坦夷中外莹徹無委曝無城府正面不諒通面不污望面知其有道仁人也生平不喜著書門人輩強之爲作四子解以解所詣尊人獲罪號以有耀於幽幸子志之微獨爲親榮抑以明吾亦見其崖略矣殁前數月於周孝侯廟側擬築精舍聚同志發明正學詔來慈未竟面逝惜哉距生嘉靖丙申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二考古溪翁以公貴封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妣葉封安人本生父珮母楊移封亦如之配陸氏封恭人男

威風漸鴻一旦翱翔太空祇遺德音嗚嗚我作銘章幽宮千秋有光成虹

賜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孺人汪氏合葬

墓志銘

賜御史容齋金公暨元配汪孺人以萬厤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突而墓未有銘至是子侍御忠士使使再拜稽首以幣狀抵予曰葬之未備非敢後也有待也頃蒙上恩二尊人獲罪號以有耀於幽幸子志之微獨爲親榮抑以明吾君之賜予胡敢辭按狀公諱坤字文載容齋別號也世居休寧鼓樓村漢有侍中賞晉有金紫光祿大夫顺至公王父嚴鎮公富好行其德子積沔公益積而光大之於是言巨族者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推殺金氏而金氏遂家新安矣卒子四日乾曰輔曰弼公其
仲也生而美丰神奇穎凝重異於凡兒爲公車業未就從父
遊皖之岩松時邑人楊侍御守華見而奇之趣爲擇師授業
越四年補松弟子員自是文名日起而學益不輟性孝友內
至每肄業於松舂出歲歸出必誡汪孺人曰毋不逮養矣
必爲我孝吾父孝吾父必孝吾纖母以當父心孺人一切體
公意甘毳無不備在松每食必思親所嗜檄所乏者重價購
之親嘗治以致於家父年八十有八而終鄉里稱能色養者
歸焉居恆不問家人產面任俠有氣好解推衣食人伯兄若
貲予之資遣若頭佐之治生業者數十年兄疾在牀弟爲之調
湯藥視食飲戚屬來往者五閱月而兄卒含斂必襮其力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季貲損槩以助卒亦斂之如伯兄因撫其子若女而爲之婚
嫁蓋閭里人無不多公者過小孤至松之污池見休甯程某
匄於途公諭曰觀若貌非長貧者何自唯於此吾道建德山
中饒穀而其登假以枯蚌此固蚌蔌也倘用以往計二蚌升
米可易即一行致數石不難且彼無魚而多菜僞以魚易菜
獲且十倍孰與其坐斃也其人唯唯公頃橐一金爲置衣裾
又解衣貲五百錢資其行未暇問姓名也越十年公由建德
歸一人揚揚眉而來熟眡公下拜曰翁非鄉之活我者耶公
錯愕已悉其故致公郎中出三十金爲壽公卻之其人跼曰
吾以公力得不死今起家二千金何論此氈上毛乎公堅辭
如初於是易黃金一兩裼一端以報相與痛飲而別侍御時
隨行問曰此爲誰公曰斯人始貧而今富人情諱貧不必纍
其姓名也其深衷隱厚類如此鄉人胡某販牛二百過公莊
偶與鄰人識其人前以逋賦逝十載矣會宗人獲而撻之輒
自縊宗人值販牛者可嫁禍也訟之坐大辟公力證之得脫
胡曰生我者翁也以二十金謝公曰吾豈利若金者耶卒不
受其人銜之不已明年賂一騶朱鞍絲轡系書其背曰胡某
報恩夜置於庭而去公追之不及乃已大抵古俠者厚施而
薄望振人之命不伐其功爲吏所豔稱然馴行未著也公推
孝父者以及其繼母推愛兄者以及兄之後毘爲人無疾言
遽色訓其子也先行而後文臨財毋苟惠流於窮人率非俠
者所能及蓋其所種德遠矣汪孺人邑人天順女也歸公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敬慈婉言動必以禮事舅姑手自斲具習罹不辭也事其
夫敬如舅而事繼姑不異所生人尤以爲難始公遊學語之
曰行不踰閾婦節也則守之終身去外家僅僅二里許不輕
一往歲時伏臘相問遺而已初孺子久乃得侍御兄弟然不
以其故少姑息而離毗即授之讀夜則躬紡績以課勵之至
夜分乃罷去後有婦矣猶目視米鹽細碎不肯休自奉無文
衣粻珍洎如也以翁卒絕而蘇者再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因
感疝疾後五閱月而沒痛哉公生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卒
萬厤壬午九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孺人生嘉靖戊子九月二
十日卒萬厤癸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子二長即
侍御忠士娶某氏封孺人次忠任娶某氏忠士前以進士令

樂平奏最爲郡國第一公賜文林郎如子官汪稱孺人至是
詔恩實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一再命皆美詞嗚呼盛已世非
無皎皎之行爲人所稱述然嬌僞盜名身沒而跡竟者往往
有之公夫婦身不踰六十然行於里閈而惠洽
乎親疏修於曾微而名徹乎邇屬此豈苟然者耶語云期年
樹穀百年樹德天之爲報若取諸寄然有以也夫銘曰

棫樸在山孰棟明堂和氏弗遑荆璞閟藏玉韞川媚木蓄而
枝義戴柱史潛德乃輝聲聞九重錫祉流芬雙玉載瘞連理
同墳壑書煌煌穹碑廣隧後有考者其將在是

比部楊君伯隆舉進士與余同門相善也君所至有治跡顧
以直忤時要顧要趣頃澄留都席未煖輒請急歸余問之曰
親老矣古有三公不易一日者予獨無意乎君還市四月而
奉清潭封翁諱蓋陸自數千里而及呼來某復躬含斂也不
謂非孝感矣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手次翁
事行而屬余爲志銘余揚辭按狀翁諱珂字克鳴別號清潭
先世江西清江縣人自考雙塘公始遷綦江其隱德具劉太
史朗水部志狀中雙塘公生三子翁其仲也幼明悟有器識
讀書日數行下雙塘公知其不
資年十七補邑諸生蚤負雋聲顧性嗜古不屑屑博士家言
以故抱有司者久之至壯乃餼學官屢試高等己卯秋比成
都丞張公業以其卷薦矣會他房有氣力者欲額外溢取一
人總裁竟割以益之監臨使者但移檄獎賞一時士論譁然
不平翁不以屑意也下帷攻苦翼一再舉而竟弗售乃壹意
進伯隆兄弟而課之學歲戊己伯隆連舉有司釋褐浙之上
虞令滿三載以治最封翁文林郎如子官配汪爲孺人制詞
所以褒揚隱德者甚至是歲翁當以明經起快快不樂就諸
弟從旁央之已翻然曰吾竟以功名事付之兒曹邪遂具章
服北嚮稽首以其貢讓之次者貽書伯隆勉答君恩毋以身
家爲念伯隆於治行益感勵入爲司空即行河泗上已復移
階孺人抵署中久之中人以椎至者意恣甚而伯隆動以法
清源時播酋蹂躪鄉邑翁避地合陽伯隆聞之倉皇走迎翁
自矩積不相能搆爲蜚語動鄰直指使者因被論列得左遷
伯隆亟欲自白翁語之曰古人以無辯止謗第無愧此心足
矣曉曉奚爲自是伯隆閉然內修而禔躬從政乃日益有聞
翁教也生平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共養篤謀聞追沒榮疼
蹠禮附身若棺衾緻悉腴不愼已乃徧歷雌蜧卜兆於龍角
山陽期堪輿家某甲安厝有日矣顧不至公徬徨無所出且
哭且禱手荷鋤辟土四壁嶄然若天設者其人至則與公所
啻不爽尺寸人以爲有神授焉季弟珮賈而溺於水翁求之
七日不獲蠶夜號水濱因爲文禱於神願減己算以贖悲感
行路一夕宿交腱聞空中語曰若弟至矣急披衣出而屍見
卒得斂面歸望如翁志古云孝弟通於神明不虛耳弟無子
撫其二女如己出比長咸爲擇壻嫁之徃寬厚不設城府間

挾二奚笻輿輕刀相羊佳山水間驟值之不知其貴人也即
薾衣草蹻無不延納貧而欲句假者慈縮不能門逢翁傲其
色隨盈詘振之人人厭所欲面去負者實不與較郡國守相
邑大夫歲時一謁鄉射之會勉一再赴非是公庭不一錯趾
日閉戶讀書晚年學益進所爲古文詞率條暢典雅邑之名
山勝跡梵宇琳宮屬攄記者十六七意興所到輒爲詩歌以
自娛或譙集賓朋以基酒送日而已居恆淡泊自奉伯隆聞
以綺衣進一服面唾之不時御也曰吾以惜福耳體貌豐偉
神采奇然雖年已踰傳面精力矯健無異少壯時每作字蠅
頭細書擾擾千言無所苟能食酒與所善客飲不丙夜不休
而隆省覲間談金陵佳麗六朝遺跡意猶勃勃飛動曰吾衰
未交一語而翁已逝異哉嘉靖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卒萬厤戊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太孺人王氏
子五爲棟御比部君娶處士羅芬女封孺人爲梁娶壽官陳
嘉言女爲楫娶察恆濟女繼劉概女爲檄娶封嘉珩女爲相
娶故僉憲羅文蔚子羅允女皆邑諸生女一適諸生封之唐
孫八煒焜烜棟出煇炤梁出煖炳楫出煃檄出煒煇諸生孫
女七曾孫二善慶延慶曾孫女二婿聘皆仕族夫以翁之材
行一當明天子坐論作行何所不得志而令其抱璞以老宜
翁之不釋然於懷也晚而寄勝負於一杯涸升沈於百斛區

遊恨未罷其勝也一日盃起檇沐進匕箸午猶對客笑談不
倦漏下甫就寢聞喉中喀喀有聲王孺人偕子孫環向叩之
未交一語而翁已逝異哉嘉靖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卒萬厤戊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太孺人王氏
子五爲棟御比部君娶處士羅芬女封孺人爲梁娶壽官陳
嘉言女爲楫娶察恆濟女繼劉概女爲檄娶封嘉珩女爲相
娶故僉憲羅文蔚子羅允女皆邑諸生女一適諸生封之唐
孫八煒焜烜棟出煇炤梁出煖炳楫出煃檄出煒煇諸生孫
女七曾孫二善慶延慶曾孫女二婿聘皆仕族夫以翁之材
行一當明天子坐論作行何所不得志而令其抱璞以老宜
翁之不釋然於懷也晚而寄勝負於一杯涸升沈於百斛區

區世名何足以殫翁目牖而見有令子以竟其志誠噫可恨
已銘曰
生世而奇若贏也其皆天之委翁贏於才而奇於身乃又贏
於其子大均洼洼與物爲就而仁之有後則謚百世而同撰
蓋有不勝者天而無不定者理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鋭意問學意將襲
括三教銘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矣萬厤戊申七
師之祠補食焉未幾公仲子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狀其事王
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聞之相率哭因奉其主於恭簡
廬有不勝者天而無不定者理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鋭意問學意將襲
括三教銘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矣萬厤戊申七
師之祠補食焉未幾公仲子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狀其事王
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聞之相率哭因奉其主於恭簡
生世而奇若贏也其皆天之委翁贏於才而奇於身乃又贏
於其子大均洼洼與物爲就而仁之有後則謚百世而同撰
蓋有不勝者天而無不定者理

隸太倉始占籍爲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遲遲生江江生
相世有家法和生熬以公貴封某官公父也封翁三子而公
爲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成人六歲就傅讀書一再過成誦
稍長學日益出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冠八邑嘉靖癸亥
恭簡師來總學政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學甲子奉師意尊
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盱江羅先生東崖王先生龍相與
討論揚搉忽有省於中庸明哲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
意豁如也會郡守蔡公棨精舍造士檄公主盟公言剴切聞
者多警醒常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
與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簡慨然
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

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事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
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請於大司
馬裁去三百餘艘雖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
衛之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洲均國課募水兵要政悉舉江
淮有一二悍卒弊千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啟
血侮隙而閭閻者殊恐公夷然不爲動匝測者輒自解散徐
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癸酉今上改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毋
封安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羨金
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翁服闋需次都下見江陵父死不赴
甚非之以舉主故不欲爲顯諍乃約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
江陵不能從會言者益眾輒疑謀出公業心衛之矣十一月

補刑部貴州司主事疑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一人直
之公入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稟爲異日昭雪地
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掘二氏以是行於己亦以是言於人至
不繩之心胸哉平生之學祇所爲書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
集若干卷其言閎博透逸詞辭鑄涌大歸翼以西來之意密
以爲名公獨以身折其衝而卒之無顯名無後利豈不嚼然
宦途之跡如捕突當權臣橫甚弱者麗之以爲強利者攻之
堅不欲行會又有阨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回籍聽用而公
辛卯李敏肅言於冢宰陸公乃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
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台疏得僉憲舊銜致仕
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謚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
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時壬午江陵敗諸言
策面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
迹突而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塡道瞻送爲之出涕

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
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都中紙爲貴中勸上躬攬大政
無使旁落江陵怒面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
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
陰播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以此
難之出都猶以遵勅議申憲綱請入粵又上風紀未靖十二
月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
議雖涉外台面意實以繩政府直指
爲要人累贓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污衊不過枝梧其詞
以答風旨耳時舅方中寇公履任一月即奉撫台檄出清遠
子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溺之鄉曲不知而千里之
人信之者於公奚疑公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距卒享年七
十有二配陳氏封安人子五士珩府學生先卒娶南昌丞周
淵女繼大學計可陳女次珍縣學生娶王國博士大亮女次
士瓏聘上林丞楊士選女次士璞聘湯給諫子一驥女次士
琪未聘女四婿爲吳士文張鳴陽張世雋朱宗遇皆名族孫
六人宗顏州學生宗曾縣學生宗端宗游宗卜宗思曾孫一

正法某年某月某日珍等奉公柩葬於吳縣鐵山之新阡銘曰

宣聖所歎未見者剛矯矯管公不剛其方我材則充孰曰不試學探其微孰曰非遂譬之源泉不演厥流有命在天抑又何尤君神冥冥眇乎太清其降在此昭之以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

閻卿趙公貞甫與余同館意未始不相慕好也已公尊人司農公來爲南京兆又以公之愛愛余念公才器當爲國大臣其所建豎駿駿未艾也乃公已酉五月三日以疾逝聞者無不相驚悼有云亡之欷云司農公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阡而以吳太史狀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

標字貞甫世居解之南扶東里曾祖諱景德贈南戶部右侍郎曾祖母楊氏贈淑人祖諱良臣祖母王氏贈如曾祖父母父諱欽湯即司農公母陳氏封恭人累贈淑人少即穎敏秀俊異常兒就塾師課讀喜古文辭年十六補運司博士弟子明年餘學宮試輒冠其曹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子授江西道監察御史首請册立東宮劾太常卿徐元泰罷之已丑丁陳淑人艱服除改浙江道御史疏三上皆關國體八月以直指如貞定始至即論去郡邑吏貪墨者數人無不人人懍恐相戒有望風解印去者癸巳予告丁酉除河南道御史上言時政以詔旨不信上下不交臣節不振人情不安爲四大患識者韙之是年如蜀庚子如齊故事

使者多自嚴重即落泉大察無敢關說者公輒與即便宜及吏廉貪案猾狀亡所不傾叶參伍而行之同心相濟之勝前此亡有也蜀人采木至冷嵴以夷梗道粟之糜金錢十數萬面折算之議復爲起曹格官民相顧錯愕公悉心擘畫所疏徙道杉鬥收解議留濟禁僞牒明舉刺竣加派定銷算皆得請兩川之田稍稍息肩矣而播事起勢張甚焚掠無虛日經略猶撫議泄泄諱言兵公力陳應龍當勦狀而以三策上曰防曰餉曰戰賊所出入要害當增置參遊若而人將之角之惟大將聽而餉者兵之命也惟是東征之餽自給絕者歲賦於陝者若干緡可議留也往滇急大農索之蜀今蜀急當仍索之滇總之得緡數十萬而委督臣以楚蜀貴之絕峒之中不失尺寸皆公本謀也自是俘其首亂數十人獻不行金錢自滇歸者二十萬用能享士秣馬誠逆酋於深溪脅闕下餘黨咸帖服或鳥獸散蜀若更生而其之東也會歲大侵青兗間道殣相望公盡發贖錢以賑不繼則益搜庫庾之伏鑪量口而給所全活甚眾自鑛稅之興貂璫藉以牟利而陳增者尤橫片紙告密巷無居人中貴之裔孫士弘者請以曹州祖地八百畝爲縣官別墅實民間產也公亟抗疏諫罷之而露章數增罪及鑛稅之害三語甚切至章雖寢不報而其人亦稍稍戢矣壬寅司農公爲南京兆公例遷尚寶少

鄉癸卯典河南鄉試所識拔後多知名是年秋晉本司聊尋遷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視太常篆請補寺僚至再面司馬序播事以公課斷功進一級丙午冬遷太僕卿督夷館如故丁未皇長孫生上慈聖皇太后徽號用覃恩進王父以下階面孫播人稱淑人且任子突戊申册封益藩禮成面退腆贈無所受公素孝所事二尊人齋粟志養即燕吳數千里心無日不在子舍也以使事覲司農公江干鞠踧稱觴晉累日其去之也泣下霑襟初公善食酒事虩軺遊酒人間不醉不止久之貌稍猪司農公遺書成之公罷然爲之止會有少子之殤猪念甚還里數月頭瘍作主爵者推殿豫州慕尉惟公宜公上使節乞休沐無何面捐館舍矣距生嘉靖乙

丑十二月二十六日年僅四十有五惜哉公美姿容眉目如畫居恆慷慨多大節然面見人小過輒覆匿之不使聞視政維民隱如疾痛在身必爬梳之乃已所至以一盾自隨咨當世之貴不肯面慎參決之所棄刺人嬰閭言以此事生尤憤刑獄行篤部籍酷吏趙以後罪狀幼遣之躬親爰書至夜分不寐平反大辟前後至二百餘人於季友愛特至即羣從兄弟咸與憂中裝營念司農公守鳳翔班俸錢三族之貧者公師其意宗黨交遊以婚葬待者數十人以舉火待者數十家乃至申明枉結以無失孝廉曾子文學者又十數韋稱力面施多所周恤六籍諸子史靡所不該覽於左馬漆園李杜孟王諸家言尤習奏議好陸宣公乃至一隸一草人皆藏去以

爲榮可謂彬彬質有其文已乃公所自期與天下所期公者晉靳焉而未讎效語云長算不如短造信夫所著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孫淑人太常少卿維清女子四長曙孫出太學生娶參政鄭國俊女次暐次晫次某女許嫁中牟令張應昌子鳳俱側室出銘曰

中條縈河鬱鬱山川產非物寶惟士之賢詞館聿英譏言正色有懷畢陳蒯緱袞闕亦持繡斧哦暴即戎貂璫斂手鬼方來同汲綆千尋其深未讎胡材之豐而嗇於命解梁之原有渠其墳太史作銘以耀後昆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壻余友潘去華負人倫鑒其於世聞人鮮許可而獨稱石梁趙公不置余意其人蓋清貞寡欲超然埃壒之外矣而爽考其行何斤斤當質不虛也公以萬厤甲辰闈九月九日卒於京邸上聞之震悼賜諡祭一壇命有司置傳以歸某年某月某日葬三河前村山之原矣至是公子弘勳以中表司李鄭君狀詣余請志銘余夙嚮往公其奚辭按狀公諱崇善字伯能學者稱石梁先生系出宋清獻公後有諱某者爲蘭溪尉遂家焉七傳爲梅莊公諱懷謹以公貴贈如其官配郭恭人而生公幼端重不妄言笑屹屹負巨人志十歲能屬文十

遊膠庠輒有抗心希古之意丙寅丁外艱毀瘠骨立治喪戚易成備坐是幾廢公事業一日竦然曰余顯揚曷以報吾親徐感奮淬厲於學讀詩獅山茆亭陋甚四無居鄰雪夜有虎

咆哮戶外勢甚猶面抗禮薛顧自如丙子登賢書丁丑成進士
授婺源令下車謁廟諸生講時習章公曰某來樂與諸君學
幸移始以君子相砥礪至人知與否某不敢知得諸君爲知
已足矣尋徧訪高行折節下之退食不入私室昕夕與衿紳
談性學靈雖若吐芬屑已此余治心術也嘗念善爲理者不
欲擾獄市面何藉吾巧爲其居官取文無害而已不爲文深
苛細卑行鄉約竟以身率之潮稟集紫陽書院與士大夫討
論孔孟遺言已讀法爲士應規已揖耆艾面問之某鄉俗何
者某善惡何者某有訟事人人面下之輿論何若就是時決事人人
洽然濯以清風也暨相在事議毀書院時福山紫陽在議中
面有力者且據牖山白公復之爲石林精舍單車野服集
諸生講授不倦每月兩課藝捐俸稍爲楮墨資舉鄉飲酒禮
賓介必雁其行質至日鄉逆之與者率質行布衣蔬懷乞言
不徒奉爲故事也婺歉二邑爭絲絹之徭最久朝命索豪右
急急有所指公毅然執對大吏不能屈面止郡將徐以嚴治
屬吏奔走脇息公一奉職無所徇徐不悅久之乃大耕服曰
幾失一賢者會行履畝法公擇其敏而不欺者勞以巵酒曰
毋相負事竣益於額乃排其議均之上於撫台撫台他委嫉
益什一諸役悉就逮公爭之不能得乃列其狀於台竟直
公縱諸逮人面以他事論能前委者婺之人至今頌之不衰
稅契例解三千有奇餘以充他費時公私乏公獨寬簿請識
以郡印主者收受上之郡邑不與焉或從吏公留此以濟匱

馳至擬於桐鄉之朱邑不啻矣詔閱授四川道御史講告再
除由東道上疏明公論正大與伸積冤語多忤執政公不顧
借支徵解絕那移册籍絕飛灑種種具在口碑公名不照而
其按遼左也有暫免邊地行刑及勘議功罪考選軍政改文
武職銜請疏乙酉再請告丁亥丁內艱結茆墓側若無意於
世者嘗除姻黨爲勸駕庚寅北上會文遼公首撰庶法當避
改御寶司丞奉命册封益淮兩藩晉司少卿抗疏亟臨御圖
治安及用人取兵之要癸巳奉命册封楚藩再晉卿銜册儲
備荒及銷盜致和之道已上備邊要議是時言人人殊大約
非戰則守公堅主守指畫明析朝鮮亦疏公議可用太宰孫
公器之薦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公思有以稱塞迺上稽古
視賢疏反覆殆千言不報再請告家食者六年益委心性命

之學居常不異寒素家人數以貧告不應齋中止一研靈之以給庶子再起癸卯奉命册封益藩甲辰復命凡三衛命擾鞅錯於道而公之清簡在所頌之矣已奉命考譯字生眡其藝爲殿最請一切謝絕公體素癯亡何疾且革友人存問若來視疾公猶與之論學不輟一夕自診曰六脈已絕無煩醫藥頃之正容而逝無一語及他第謂其子曰吾受國恩未報憂於邸檢案中裝才十數金爲贖金以賻始克襄事殁殁一子將廣柳以歸惜哉公望實且夕且病用徒以親嫌多自引屏跡田里人以是高之公遠巡謝弗居也氣度恬夷即與編心者遇無不愧解去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無玩好無媵侍一室中惟圖書萦帶蒲團而已入官歷年於祖遺田六十畝無少益同志過從一再月旬酒共談客去掩關宴坐凝塵滿席淵如也居恆無一兩人政府一字入公庭以爲常已壯歲侵眾嗽嗽待哺有課居閒者簸銀器數事至公正色麾之一時知交瞻然面至急人之急周臨於已永康楊某鬻妻償宿逋且請爲役公憐而解遣裝贖其妻合攜歸不責其券此類公絕不以語人人亦罕知者事母夫人志物雖備晨昏定省終其身在婺六載間租悉歸之弟且歲割俸與之撫其子如已出也性不好上人而言笑取予皎不以假雖卑幼見之必肅衣冠剔燭謦欬不殺牲雖肖翹之物不忍傷焉閒涉內典曰取其容寂澹與吾儻合蓋以證此心

耳卒之日邑以鄉賢祀而婺亦祠之名宦無間言距生嘉靖壬寅十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元配蔣氏封孺人再封恭人女一適諸生章應科子二弘文娶舒弘勳娶祝孫男五世昌世衡世兆世延文出世撰勳出嗟乎當世之欲爲完人者多溺意榮塗以隱約信其志即貴而至公卿亦必時暨時起與毀譽錯而僅僅得完公宦蹟三十年嚴居者强半然非以引退爲名高也論其平生居家爲貞士牧民爲循吏立朝爲盡臣而總之壹稟於學卒之勢不能縮讒不能間豈其所遘際然哉公之所養者深矣銘曰

世之學道以言爲身反躬多闕筆舌是陳公之學道以身爲言或出或處惟禮之閑擾擾而往如輻斯湊不害而施何以大受時難公推公不時即衆趨明避先義後得如珠媚淵如玉潤山名德方升胡往不還蘭陰之原有銘揭揭岸谷可遷斯銘不滅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村王公墓志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前吏部侍郎加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經筵講官同修國史會稽陶大臨撰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同修國史會稽王世貞書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同修國史會稽王世貞篆蓋

起曹王君演疇余嘗宮所遊士也前令潯三年以績上吏部覆其績以聞於是起曹之父錫圭贈海陽令母歐陽氏爲孺人中書撰制詞代王言垂寵錫焉蓋稱贈公者數年往矣演疇今歲多復以起曹最奏司功主上恩命當再至室中之主易以新題而焚制書之副於墓可旦夕跋也演疇乃排緒贈公事行屬余爲志銘以待余竭辭按狀贈公字子信別號少村系出王子晉之後至唐司馬大獻公第

八子思謙由祁門遷建德宋祥符永一公又遷彭澤遂定居焉國初永芳公由繼劉氏姑以次子貴賜按察司副使永芳生景文景文生德珣德珣生滙滙生栢貢爲太學生五世皆冒劉姓栢生應斗是爲石塘公復故姓生子諸生一鶚一鵬生業轉販營什一爲養母計坐餘艎中手不釋卷嘗曰此吾所樂不獨爲盖雁計耳以其羨規爲子母息宛轉佐歲而好施予赴人之急嚴氏子族死不收心哀之爲調館斂經紀歸葬族中貧者或授之宅或資之學或卹其死知交待以舉火者故難之欲併券乃可公慨然曰世父待此以死生於吾旧矣有遂合券授之而以其直併歸世父其好爲德皆此類也石塘公病公視藥不解帶者且旬歲疾良已乃復置於吳亡何石塘公疾作竟卒公曰天乎使孤兩世而不得視飯含也哀毀甚當是時演曙崩崩見頭角奕公拊之曰不食吾王父祝者非是兒也耶何必我課書至夜分不倦且舉先訓戒曰孺子其毋忘曾大父之志光復王姓其以昌吾宗望後之人也乃延南昌魏先生爲之師居歲餘魏止於家不來復遣之就學南昌演曙戀戀不能去公固慰之曰古有千里負笈者非人也耶何無丈夫志也行未幾公暴得疾卒演曙聞訃日夜奔馳哭踊兩日爲損已念遺訓攻書力學以亢宗自失至壬辰舉進士歷二邑宰今官卒蒙恩命贈公志云生嘉靖辛卯某月某日卒萬厤乙亥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子三長即演曙配丁氏封孺人次演祚配譙氏次演圖配陶氏葬邑大隴改葬太平坂之原負辛向乙嗟乎贈公以子貴不爲異恩然爲公合醻蹈義愛面能勞以有厥子演曙飭躬萬官揚於王庭以知有厥父明主錄勞圖孝褒及幽遠不遺所自以建有恩命是誥不可無書銘曰

士有隱德約略備之其於世福所值者奇璧之良農蘊袠而庶是刈是樓壹以俟時詰謀孔臧奕世乃競生雖有涯槩則余舉於鄉實與公同籍主者爲鄧汪先生得公卷大奇之拔爲第六人錄其文以式公名藉藉四方莫不聞卒之證身端謹才猶茂著無愧所奬拔面世亦固被注先生以知人之名不虛耳公以昨歲秋終於家子文明持狀乞銘於余余知公深其易辭按狀公李姓諱國士字汝志別號正屏先爲洛陽人曾祖英始遷爲亳人英生杞杞生虎由世力農有隱德虎由公舉子三公其中子也生而端凝不與羣兒偶八歲遇月食家人求之不得公乃於後圃端拜若祭護狀人心儀公非

凡器炎澤州孟公守亳試公文置之首補諸生家食貧授徒以給兩尊人甲子試楚吹先生所曰夫夫也江以北蓋無兩者是年果冠其曹癸酉丁外艱益以行誼自砥州郡欲一望其顏色竟能得也別駕係舰州篆來訪見公居隘欲爲慶之公遜謝乃止丁壯舉進士得豐城令豐城嚴色也民苦煩苛公持法堅而以禮化其俗聽斷無留獄夠訊自赴無招保概銀自投無奇姦清田畝得隱匿者萬計課士所賞識多得焉無不服公之嚴者壬午將入覲適母訃至公一痛幾絕倉皇乘歸邑人爲祠生祀公抵家杜門讀禮交際盡廢服闋北上以治最遷刑科給事中疏言治河恤軍二事上可其議故事省中疏先白政府公曰儻闔白面有所撓將終不得言耶

金陵叢書 清民校印

險阻亡所避計松山所捕斬甚衆捷聞賜金幣加俸一級一時同事者多致開府公僅進學西總憲人曰幸少委蛇得大展公曰有義命在吾不知其他持法廉廉無少狗楊中丞芳疏稱判如山門如水蓋實錄云旋晉右布政分守苔梧猺人盡伏宰所奎活節省者不啻思明之役調發兩省兵七萬公與編民閱跳梁甚咸議移兵以討公但遣一幹吏諭之猺人部署其事轉輸亡乏兩台因檄公監軍時瞥雨瘴厲人爲公危公出其不虞薄曰面抵太平賊聞之氣奪公諭以脅從罔治之意降者三萬四千人逆佑曰裁斬獲八十級獻馘者千計語具定西錄中是時威名大振面經費無幾皆公本謀也晉山西左布政使漸酸邊餉積弊一清乃直指難公抗直欲指議公面無其端輒以老聞吏部方擬調面公拂衣歸矣歸日絕口不及時事嘗語諸子曰吾歷官三十年未嘗枉一事私一錢凡歷任不爲前人玷不爲後人危爾曹識之性儉朴敝衣糲食終身不改至人有緩急必爲竭力嫏幼甥撫養三十年如一日諸生時積俸置少田宅盡分給兄弟事伯兄如父存歿賴之友人支守教資面無子以女妻其猶子俾爲支後故人侯某嘗窘公謹避之及貴侯亦貧公顧時時周其匱人尤以爲難里中待公舉火者數十家故其歿州人思之不置弟子員翠然請祀之葬宗則公之感人深也公淵淳山峙晉如洪鍾守己不佞一介而推以與人則渥執法不漏一毛而權以濟變則通故居鄉足以彌俗蒞官足以起敝自

金陵叢書 清民校印

竟以是與政府左而歲而出爲浙海防僉事公韜東所至風清弊絕戊子台州大旱父老訴於公公與約兩日當有應公精禱於關祠內是夜雨隨溝上處令蔡叔遠者爲鄉豪金柱輩所持奏旨鞫問所爲居間者萬方公不顧曰吾知有三尺耳會卒伏罪大學士潘公成子復泰幼悍僕與內賊搆搆於外公置搆禍者於理而入其子潘得有後者公力也晉四川參議所轄烏撒土官多悍戾相讐殺公力禁止至於清驛傳追積逋正風俗蜀人至今誦之晉陝西副使清西安四衛隱糧萬餘石爲臨洮行糧介胄士馬一時縞補以數千計火落赤延安之警卒倚辦焉再晉隴西參政議劉公敏寬功罪輕重得當人咸悅服所興革皆去敝安民之要治邊間關萬里

幸絲入仕四拜璽書秩齊二品即未罹柄用而不爲不遭已生嘉靖甲午某月某日卒萬厤戊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祖父俱贈如公官祖母牛母張俱贈夫人先公卒側室王三子長文明光祿寺署丞娶譚宦王汝礪女劉出次文輗庶生娶工部郎中王三聘女次文友庠生娶休甯簿劉宗賢女王出女二人長適太學生高建申次適文太美繼王出孫男十天賜文明出天胄天水夫慶天祚天開天祺文輗出天孫天尋天壽文友出孫女四俱幼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某山之原嘉宜有銘銘曰

其窺戟然奪嚴若神敏而寬中易知有親捐循楚獨彈厭舁

泰大德清富以布陽春平樹禮義稻鈐書詩馬人龍戶松嶺

匡穹隆樹檟棼如輔之梓松千秋冥冥往即湎宮以保子孫

羅施屠者懷惠黠惕其威功成身退求多奚爲譙城之郊有

悅泉許隱君墓志

許生吳橋從余久其人余畏友也生族自唐宋以來居上元之張村余故識其家於生世父懷泉隱君尤習歲時上先人家君必勞苦飲食之班荊坐談良久乃去頃萬厤丙午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之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手吳儒所爲狀來乞銘余曷辭君諱承謙字涵卿懷泉其別號也先世代有聞人諱大成者生洪武初實拓其業八傳而生顯文顯文以端謹著於鄉生子滄君文也君生孝友敦厚十歲與吳儒讀書至論語弟子章儼然作曰孝弟六者非吾當今日事乎即以質伯兄而蔥繹其義伯兄曰善蓋雅聞學於鄉東廓先生者也一一開示君深契於心又問六事行之不謹何謂餘力兄曰六事得之自然不待勉強故曰餘力所謂從容中道也君得從容一語佩之終身即倥傯中必以此自驗故居常若無事然父早逝家事握之兩世父君率諸從曰以耕讀相砥勉事母備極色養食膏食疾膏藥少寡面忘廢居之苦恃有君也父事兩世父事世母無間於其母亡何母及世父母繼沒居喪哦 兩至人以爲難先是同居者三世食指日繁不得已而析箸田園慫兄弟所擇而自取瘠者肆以衍賦繁興產中落乃聚族面謀織嗇力作垂食其餘所人數倍徙常農生平無他好獨語及孝弟仁義則聲聲不倦哲子嚴甚常令開正言見正事凡被服食飲居處何膚率軌於正羣從中遊恰者居色相戒力田者助之耕歲儉貧交疏昆弟所須不謁而獲顧退然不敢任德也有負責面議澀妻輿產以償者曰若潁卿吾不忍負也君聞之讓曰誰相追者乃爲此傷心事乎亟裂券付之鄉人有訟君杯酒中微言解之無不爽然失者橋梁道路佛宇玄祠繕修者比比疾革語不及他獨收其子曰族有田去而丁賦存者催科一至愽徙無所吾甚念之能割我遺田議爲代輸吾曰瞑矣

故君疾面人爲奔走禱祠聞其沒面弔者相望巷哭者聲相聞嗚呼賢已距其生嘉靖己亥九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王氏子二長伸之岳國子生娶李氏繼王氏次之光娶潘氏孫四晉昌繼昌永昌岳出必昌光出余重君行誼而傷遊從之雖再也强爲之銘曰

勁乃集節不嗟取非豐及者賒惠迪吉報匪遐康乃躬大厥家銘有實昭無涯

茂才李君庸卿賢配金碩人合葬墓志銘

李君庸卿諱時珍籍山東日照縣配金碩人同縣諸生金某女君先世家密州勝國時自密而徙日照也自諱鮮者始鮮生自安自安生聰聰生海海生玉世力農玉生鸞字應治始可爲李氏一綫地耶則爲君置貳王若潘逮舉子森王舉子嘗君且五十矣潘又先卒碩人撫二子不啻己出者是時碩人經紀之家以不衰先是碩人生子女十人皆夭歎曰不不售第以行誼爲部使者所賞識且旌其門亡何寇前沒賴人則豫輸壁萬以助令大喜加禮李母蠲其雜徭而產不以役破矣會豪橫者思中二子也誣以貪緣爲諸生而令亦以此規庇森不平欲置諸郡毋曰止彼以利吾財耳若質之則君君與之金四十盜曰若富人也而金止此耶君輒出教諭手箚示之盜曰此公弊誤我公信人也乃挾君送郭外則謂曰若嘗從某路歸從某路則弊伺者殺之矣卒如盜戒得脫傷令傷令非福也卒傾橐二百金予令郡守廉知之欲奪金還李母誡二子曰若心迹白矣易以金爲卒辭亡有不欲爲令詬病也居恆教二子壹以敦睦爲先至歷數邑中某成某毀以兄弟故爲之泣下於宗戚中時時問所欲必使滿視繼母兄弟與母兄弟同人益以此賢重李母云晚節二子分不以烦君面家乃漸饒君性好施始猶難碩人碩人曰豈君獨爲義也而爲慈惠之以故爲德於鄉益力是時里民避荷

人矣君生嘉靖癸巳十二月十七日卒萬厤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七碩人生癸巳六月二十七日卒萬厤己酉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森縣諸生娶澤州知州申其學女生孫男一天啓孫女一庠舉人娶保定府通判厲汝行女生孫男二天相天贊孫女一君以壬辰歲葬宅西考山之原至是二子奉碩人柩啓其兆而祔焉番乃手創事行請余爲志銘嗟乎士不踔厚女有爽德久矣如君夫婦者其生子淩跨時昔指先先業固天所以報也銘也銘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各者善財牧者嫉美毀人自成其流比比皆能推仁身後人先趙惠振困焚姬進賢故弗遭面遭世必荷其澤亡子面子神必福其謙嗚呼考山有墳雙玉之藏太史銘之百世其無傷

中大夫光祿寺卿贈河王公墓志銘

余與王公德履同朝日相過從無厭也余歸田久每憶當世長者恒首屈指公面今已矣子知允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持學憲韓君仲雍狀來乞銘曰治命也余讀狀甚竣而文乃參所見聞而志之公諱守素字德履別號磐河系出太原其先有百歲翁者居石湫里爲溧水始遷祖再傳良森公像像生雙塘公鼐是爲公父二世俱贈光祿寺卿祖妣李氏母趙氏俱贈淑人公兒時性不好弄言笑儼如成人甫冠制義眾推其才淑庚午舉應天鄉試分校者擬爲第一人會主司意有他屬欲置之公卷自至凡者數四始相顧愕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眙曰豈其世有隱德耶更閱而奇之置第七丁丑聯公哀毀骨立讀禮服與里中士研味名理學奇進庚辰成進士授杭州李杭劇郡訟訐蝟集力爲振刷之有張倘書沒族子爭嗣歷諸李嫌不敢問公據法立斷而人人厭服公矣浙有虎而鬬者爲督撫溫公所厚公發之督撫力爲辯雪公侃侃歷數罪狀溫無以奪也已乃改容謝公公之不畏強禦溫不終庇私人聞者兩賢之先是杭兵民變繼起當事惴恐不敢發兩台驟用公謀洶洶者乃有定而公亦被金綺之賜又獄失劇盜五人公謀於守曰盜鎮撫某所禽頃以失伍得長繫與盜相熟識也曷令其以功贖乎守破械遣之而五人旋獲壬午乙酉兩同考浙闈舉十八人所得才士人盛於他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旋承雙塘公計奔赴已丑卒喪司李保定益任職無害銓曹徵茂異補給事中御史巡首公面章上竟刊去蓋當道者以私郤搒之也尋晉禮部主客司主事五載歷員外郎郎中俞島夷錯鮮挾求封貢廷議多欲徇之者公從告急使勿得其要疏爭曰清正假道屬國冀寬我藩彼以勝兵越險未有所害也面匿形請和其詐不可聽乎酋專夷政久內亂且作師老必自去毋聽便御史大夫孫公望臨一時少所可見公疏器之復探得內召不果故內益不平久之孫爲宰乃調簿非屬稽勳郎由他部郎調吏部今上來則兩見蓋異數也已從驗封一年主考功君精強於職時時佐其長有所推殺退面見其人濟若無意者其慎密皆此類已調文選不得旨以

南太僕少卿行三年改北太僕歷左右通政庚子博光祿寺卿東朝册立與議王冠婚相繼皇長孫誕生再上聖母徽號及他告廟恊至皆非常典禮取給大官者不皆公指據程會令吏胥不得巧穴中人不得橫索而事賴以濟然自是用益詘公於虛殘月溢而不度者什器旬進而不出者行戶日供而不能得直者言於上得有所裁覈優假官私均藉焉像屬有所條畫減損過當者公宛爲調劑令得見其長九年之中庶政不見跡而理當是時公名重朝廷間乃婁推巡撫少司徒南少司馬率不報戊申言者欲撫公他事不得謂公於中不遜入領銓司簡要清通以古自力正僕納言在所有聞聲不合其實帝曰爾才進之勤卿大庖是飭一任九載上承下戢勞勤鮮匹滿書三上淳沐褒褒三世同錫念力不任骸骨爲

公還登太山觀日初出靡蕩雲海間意甚適謁關里撫先聖手植檜徘徊不能去抵家聚族黨置酒高會語衆曰吾日慊矣復金馬門孰若與爾曹林詠樂也可四月所而公寢疾不能起悲夫余憶公司李時去諸生亡幾耳而簪兵民之變瞥如列眉藉令盡其施用功業可勝道哉乃一疋於內召再疋於典銓終疋於中丞侍中公蓋有以自守顧其事秘人罕知者狀言公恥涉迹當途而不欲顯示崖異爲名高以故人習其厚誼而鮮知其介特篤論哉余雅推公長者以此事雙塘公

孝節程室吳碩人墓志銘

碩人者何海陽中翰坦如公女太學翊隆公婦而儒生元之首善配也元之弟至善頃卒業南雍忽怦怦心動會家報至聞碩人欲絕粒以殉即夜戴星而行踰五日抵家碩人猶宛轉牀第問疾爲庀棺衾事訖竣而碩人不食三日瞑矣里中若搢紳諸生靡不咨嗟泣下具其事邑大夫首扁其廬行上部使者籍奏而請旌爲於是至善卜壤將以口月口日舉碩

人與元之合葬走金陵手排繢數百言匄余爲志銘余讀而
悲之揭能辭按狀碩人姓吳氏生邑之蒲山里蒲由之吳世
揖素封至中翰始以儒業顯娶於孫頗饒嗣最後舉碩人絕
憐愛之稍長聰慧過人因延女傅授以孝經論語諸書操管
爲楷隸妙得平原筆意值中翰感疾沈頓不可療碩人甫十
齠怛急不知所出禱於神默刲股以進中翰尋勿藥起環圄
左右頌曰孝哉吳家女昔曹娥痛父與父俱沒之子痛父與
父俱起未易實優劣也笄而於歸程族黨不能無少碩人者
頗於婦事多曉暢事舅姑晨昏匪懈最能得其歡心性謹恪
不喜勞華諸珍綺靡麗恆置篋笥間一再御間闥內宴體
時飭待妯娌以睦撫嫡媵以寬無不安新婦者莊事元之甚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評時元之類異工屬文得碩人佐齋火感憤嚮學力試小挫
不能遽得志乃輸粟春曹讓得通籍自効既而恥兀兀鄉井
稽世壽纔甘九逵百罹絕纖咎德不爽生何有排山原痺瘦
客鄙計至碩人慫恿滂沱絕而復蘇者數四合族諸婦女知
思維揚賢豪長者所輻輳可資問學遂負笈往遊未幾沒於
碩人有死無貳窮日夜力防衛之寬譬者百方輒不應比柩
歸奔迎里外或仆地或抱棺淚滴成血哀號之聲聞者摧裂
中翰憂之甚婉爲解曰兒生有至性何難一死唯是夫柩方
暨厝烝嘗無主豎兒明志時耶古有從容就義者胡不更審
爲碩人稍稍爲強起然神枯骨削已無生色自是匿影深居
至戚鮮覩其面事舅姑倍加虔盡越八載處士公亦逝碩人
哀慟無度勉事姊姑喘息與通率東方山里咸稱曰孝哉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家婦名系鬼錄久矣猶迴迴左右計娛堂上里有悍暴逞勃
篾者聞之稍自戢又四載將選期起元之柩故厝因及立孤
有成議碩人奮然曰吾今可以見地下矣竟以節殉時萬厤
丙辰秋八月廿八日也距生戊子夏五月某某日年未滿三
十稱未亡人者十二載嗟乎自女教衰閨門之化邈周南之
行者祥麟威鳳曠世間遭即烜赫簡編者一德不愆賢聲鏗
予吉已碩人生甫離婦孺而擔荷綱常有壯夫之節詎不加
詑惜稱之曰孝節無間言是宜銘銘曰
稽世壽纔甘九逵百罹絕纖咎德不爽生何有排山原痺瘦
玖誰采風告我后旌女師垂不朽

墓志銘

江臯焦　竑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初庵方公元配洪氏墓志銘

初庵方公余之石交也爲人挺持卓偉有壁立萬仞之風性雅嗜讀書晨興馳騁日夕無停披家人生事不問也而家日理名聲日聞蓋有宜人之助焉公不幸早逝宜人獨居者二十有七載以萬厤戊申九月十有四日卒于寢子時化時俊以某月某日啟初庵公之窆而祔焉乃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按狀宜人姓洪氏新安歙縣人祖西源公某父靜所公某宜人以嘉靖乙卯來歸會祖姑相繼沒貝貲宛陵無餘資面宜人指據其間縫鬻一出其手無難色初庵公由郎官典名郡通顯矣顧持廉甚果蔬米鹽禁不得入諸領酏醴一切倚宜人面辦又以其間嚴扃鑰侯公出再拜面火滅會時旱暍庖舍火宜人獨取待印管鑰侯公出面檛亡有也宜人倒罌爲式出示匠者器成面功倍其就公官方皆此類也初庵公以郡伯予告歸未幾而卒宜人慟明之不終養也遺孫之未成立也乃忍死而待久之婚嫁葬祭犂然就緒面宜人年五十矣郡國守相及子姓姻婭以次稱觴于堂里人以爲榮宜人泣曰未亡人始望不及此幸婚嫁甫畢明以天年終獨一室未嘗無以棲苦了此吾願畢矣自此勵志曰某爲西歸津梁救斷家事勿問又二十載乃感胃疾卒距其生享年七十以初庵公再命皆宜人子二長時化卑人娶胡氏次時俊娶吳氏孫某某時化出某某時俊面稱小君以御于家家人宜之稱母程其子于學而學遂是出女幾人所適皆名族夫宜人升堂而稱婦能安其老者退而宜人之子又悉以材聞于世烏乎難已銘曰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大夫爭嘉說之顧不知太安人力也一日過余手所爲狀以比部王君才名藉一時蓋自烏南宮而以治行表裏幾輔學士兆後之式者其有考

封五品非小年七十非天生而宜家後有紹山川紆回維宅時初庵公之賢天下爭知之而曰予無恤于家者宜人力也面稱小君以御于家家人宜之稱母程其子于學而學遂是出女幾人所適皆名族夫宜人升堂而稱婦能安其老者退而宜人之子又悉以材聞于世烏乎難已銘曰

宗周時去太安人前以丁酉沒而以嘉門之石見屬余易狀太安人姓唐氏十五歸封翁太安人父故小吏家赤貧歸余舅辭按時假都姬飾以行太安人不可悉反所假者入門拜章人三日即品庶厨董中饋得停人歎且迎封翁意斥鉛華不御刓翁益安之刓翁磊落不問家且多長者遊產益挫太安人脫釋珥爲助閭諷封翁姑喪而翁鰥煢老矣察何不遺其憂卑庳面居以一薄介內外盛夏炎蒸如灼太安人兀坐終明之不終養也遺孫之未成立也乃忍死而待久之婚嫁葬祭犂然就緒面宜人年五十矣郡國守相及子姓姻婭以次稱觴于堂里人以爲榮宜人泣曰未亡人始望不及此幸婚嫁甫畢明以天年終獨一室未嘗無以棲苦了此吾願畢矣自此勵志曰某爲西歸津梁救斷家事勿問又二十載乃

侵家益不支太安人時以溫語解翁謂豈有盧隱翁而長貧者盧隱封翁自號也嗣封翁暨曰有名稍稍具生事尋以暨官奉命振寒上回家以益昌太安人于兒女婚姻之禮一如居約時親屬好會多鼎族盛服御而至太安人獨榛笄大布自如御子含以勤慎不少假詞色諸幼子自外傅歸步趨拱非必以簡馳者歲者必加謹責至飲食亦衡勤惰以給之稍長師授經成男得嬉游即嬉游者至無敢內者課比部讀一燈熒熒不丙夜不休比部從友人見文選歸而課諸太安人帙解一譬以難其喉欲就比部君于學如此性好施而尤急人之難如贈鄰女喻飢兒療瘡疹不啻自爲計者家人沮之不爲衰止故人有終急無不捨于太安人者至督臧獲嚴局鐫爛煬煽潸避醯醬酒漿一切身任之中外各秩秩得所貴賤食指斂手奉約束不聞譙訶聲及比部通籍家日剏太安人益以貶損爲瑣規訓比部毋多通負毋淫酒比部至今佩其言比部隨牒得西安興平令念遠不能將母行太安人慨然曰爾業爲縣官用矣倘得爲汪氏有邪趣之去太安人曰謂健已答無他慮亡何面以疾逝突居倭日具鮭菜無貳簋面以蘧之振卹脯贄間無倦色壺政廩廩不可惰見面卽之溫溫如冬日久面不能去下能檢誨比部君爲名士而上有神于封翁使逸老傳云筆路藍縷以啟山林太安人天所以啟王氏者非與生嘉靖癸巳十月二十一日卒萬厤丁卯二月一日年六十有五以比部當塗最封太孺人丙午覃恩加贈太安人卒次仲次偉會稽縣諸生次佑國子生次思任卽比部君信婺胡氏先卒仕婺徐氏傳婺唐氏佑婺陳氏思任婺楊氏孫五人嘉植先卒嘉祥順天府諸生嘉祚嘉寀曾孫一俱幼其寔在秦望山祖塋面余爲之銘曰

課子績文歲其閫子乃有成母先賜翟冠流珠佩環玦有丹者施與東發煜煜鷹書寶嚴穴神遊虛室魄棲宅萬厤丙午歲十月余銘母藏永不滅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孺人沈氏慕志銘

孺人故華亭鴻臚李公配也先是鴻臚娶劉生子曰承愊太學生孺人生子曰耆卿舉孝廉耆卿生五年鴻臚公沒孱縣

龍子榮後十八年孺人卒即以其冬啟鴻臚甕而窆焉今二十七載矣孝廉手輯編徐君光啓狀謁余爲志銘曰微先生之言無以耀諸幽余因孝廉稔知孺人義辭按狀孺人沈姓其先井二者生秀秀生傳傳生淵居華亭之貞谿以力田孝弟聞淵生渭始業儒舉三子長伯甫令沅江次仲甫季甫並負雋聲仲甫則所稱石湖處士者也處士生有奇氣放曠豪舉視世事無一當意者一爲博士弟子員輒棄去與故吕化令徐獻忠爲石交處士故博雅多藝酷嗜佳山水人稱爲謝客云配錢爲修撰興讓公女孫孺人父母也錢夫人五女面儒人嫛孺人生有夙慧稍長貌不矜而莊儼如成人諸姊無敢以褻見者會處士病顧錢夫人曰是兒非凡人也善爲

擇壻錢夫人性嚴甚御下如束濕薪獨孺人在側則解顏孺人亦時時爲家人請多得寬貸者無何鼎族爭欲字孺人錢夫人不許及弃始歸鴻臚公公先有一子二女孺人撫之不啻己出事其男旦夕手澣澼以進鴻臚喜曰伸父之安吾養者內助力也鴻臚故多姬媵孺人寬而逮下有小星風然厚自檢飭門內廮廉鴻臚益大喜以爲得孺人晚明年乙丑孝廉生文明年從公北上補序班屈從禁中以其間興賢豪長者游車結轍于門孺人躡履手自辦具猶懼不當公意也無何聖帝御極公捧詔使三晉上谷遼陽間事峻擢孺人歸里往太學爲家督錢穀多闢出公意不懼孺人爲緩頰曰財盡于兒曹悛爲臧獲所乾沒何如公意釋益賢孺人戊辰鴻

臚尊人卒痛骨立孺人盧公疾加劇調攝備至疾愈篤公亟爲孝廉聘于殷且爲二子析箸孺人逆知公意拭淚曰公幸小愈毋自疲長子幸孝友吾子毋不足慮也遂已明年公不蘇孺人欲以身殉者屢突錢夫人譙曰死無益也無甯忍死以詘兒立於是強飲哀事而後有錢夫人之喪孺人積勞與毀病日侵撫孝廉泣曰余得從汝父遊何恨第苦汝幼耳乃總遺產分爲二籍一予孝廉婦翁待孝廉長而歸之橐中錀即裳衣盡鬻而畀之太學生一予孝廉令太學一日女醫自武林來覘曰孺人無苦也稍以手自踵至頂摩之頃即扶杖起越宿面霍然疾如脫女醫辭去忽不見先一日孺人有異感涕室旂棺香造去而微示曰余碣仙也亦足異已明年孝廉

就外傅英特異常兒孺人色始舒曰與家婦朱覽往牒陳說諸忠孝節義事以微感孝廉若太學子某某如是者數年有以家計動掐人者輒斥去曰未亡人知課孤以竟先志安問家人產耶當是時吳中賦役繁興中者千金之產立破壞太學爲悍奴所紿困重役而株連孝廉產中落會孝廉業成孺人督加緻終不以家事使閒之奴復竄孝廉名役籍有司輒以役役孝廉而太學坐奴術中一切錢穀悉其出入奴子爲輩亭吏者守藏侵干金當論死令知不能償乃分所侵吏親屬而太學與焉太學意不能平訕令令益憤竟以辜坐太學面吏顧得減死論戍頓邑士大夫爲稱冤而卒莫能解者孺人日呼天泣念鴻臚公故長者何以得禍若此自此田宅一容祇以耕詰捕者而太學所挂漏且責負孝廉語許無休時孺人泣曰無家炎而復不保其身乎乃爲孝廉授室從婦翁計徙戚李居焉孝廉益下帷攻苦公車業日進孺人心保其必亢宗也孺人故居重閘即家人罕窺其面一旦被遲孤村與耕婦鬻蠶女伍意殊怏怏子婦上食多却匕箸不御間召孝廉勉之曰爾之爲李氏予極難我忍死于狼狽中者冀爾成以謝地下不然何惜餘年又曰族望爾能庇族耳異日者毋愛以一體眠之孝廉跪受教孺人乃秋四十覽揆之辰孝廉夫婦奉觴爲壽孺人且却且泣曰我年行盡矣從此患中胃痛時作所居絕遠城市孝廉皇醫禱間竟無應痛孝廉哀痛嘔血幾不欲生越四年而籍就李補諸生

又六年復賦春亭校試數冠其曹五年以文行高第補成均
丁酉登順天賢書孝廉他日可卜也悲夫孺人遵李氏中捨
以淺婦而握家乘公私勞乍騐擬者坐盞于中悍猾者嫁禍
于外至無卓錐之地而轉徙他邑不啻如綫之脈奕獨能以
詩書訓子參爲國器此何異古遷國圖存而肇基業于來禩
者哉則其儉勤操作厚自修潔特緒餘耳孺人生嘉靖癸卯
九月六日歿萬厤壬午十月十日享年四十耆卿娶鉅野令
殿公汝孝女葬之日墓未有銘而余補其闕銘曰

乙九 泗園錄十五 八

謂天有知賢如孺人逢此百罹謂天無知孺人生子特達魁
奇如木之喬于霄聳秀雪虐風號挫其材乃就有蓄必奢有沈
必暉慨慨天道孰測其微我爲銘詞與壁偕垂萬祀千秋佳

城蕎薈

贈孺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孺人者浮梁陳封翁某之配令尹公時霖之母也考曰某妣
曰某氏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
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由之原祔封翁卒何狄宗古林爲
之銘乃孺人未有述也至是令尹公排纉事行而屬子學盡
君丐言于余余于陳世德甚習其始辭按狀孺人姓孫氏家
縣之到湖生鮮兄弟與一妹相依性卓知端凝精女紅言笑
無苟少封翁七歲年二十來歸以不逮事二人爲恨歲時烝
嘗罹罹手自辦具于族姻長者禮甚恭姊妹甚和步不越閫
即家之人罕覩其面者女流相聚必以貞面順爲璜規家赤

貧日夜躬紡績自給封翁性嚴剛腸疾惡不能容人過孺人
輒微言諷之漸引于和平面止封翁嘗曰我過切直而不
觸者內助力也孺人數舉子不育以伯氏子爲子子不安其
所孺人泣面陬之三十有四乃生令尹公生面有足微跛
是背面反不任步履蓋蹴蹏不支甚矣孺人疾狀中日夕乖
弟面衣之以往無慚色儉歲至併日面食方舉箸聞匈者號子
聚族面賀登從相率出孺人止一敝縕袍兩袖鄧鄧當孺人
粟炊以餉塾師面獨食糠籺居恆衣敝捊形面已家有大慶
也越四年復舉一子令尹公五歲足疾差頓良于行孺人
然終不能去母側九歲始就塾師家益蕭然孺人自摘精
泣而不輟
歸繁多賢斯所謂裁者培之非邪令尹公泣語綏曰吾母艱
嘗罹罹手自辦具于族姻長者禮甚恭姊妹甚和步不越閫
即家之人罕覩其面者女流相聚必以貞面順爲璜規家赤
貧日夜躬紡績自給封翁性嚴剛腸疾惡不能容人過孺人
輒微言諷之漸引于和平面止封翁嘗曰我過切直而不
觸者內助力也孺人數舉子不育以伯氏子爲子子不安其
所孺人泣面陬之三十有四乃生令尹公生面有足微跛
是背面反不任步履蓋蹴蹏不支甚矣孺人疾狀中日夕乖
弟面衣之以往無慚色儉歲至併日面食方舉箸聞匈者號子
聚族面賀登從相率出孺人止一敝縕袍兩袖鄧鄧當孺人
粟炊以餉塾師面獨食糠籺居恆衣敝捊形面已家有大慶
也越四年復舉一子令尹公五歲足疾差頓良于行孺人
然終不能去母側九歲始就塾師家益蕭然孺人自摘精
泣而不輟
歸繁多賢斯所謂裁者培之非邪令尹公泣語綏曰吾母艱
嘗罹罹手自辦具于族姻長者禮甚恭姊妹甚和步不越閫
即家之人罕覩其面者女流相聚必以貞面順爲璜規家赤
貧日夜躬紡績自給封翁性嚴剛腸疾惡不能容人過孺人
輒微言諷之漸引于和平面止封翁嘗曰我過切直而不
觸者內助力也孺人數舉子不育以伯氏子爲子子不安其
所孺人泣面陬之三十有四乃生令尹公生面有足微跛
是背面反不任步履蓋蹴蹏不支甚矣孺人疾狀中日夕乖
弟面衣之以往無慚色儉歲至併日面食方舉箸聞匈者號子
聚族面賀登從相率出孺人止一敝縕袍兩袖鄧鄧當孺人
粟炊以餉塾師面獨食糠籺居恆衣敝捊形面已家有大慶
也越四年復舉一子令尹公五歲足疾差頓良于行孺人
然終不能去母側九歲始就塾師家益蕭然孺人自摘精
泣而不輟
歸繁多賢斯所謂裁者培之非邪令尹公泣語綏曰吾母艱
嘗罹罹手自辦具于族姻長者禮甚恭姊妹甚和步不越閫
即家之人罕覩其面者女流相聚必以貞面順爲璜規家赤
貧日夜躬紡績自給封翁性嚴剛腸疾惡不能容人過孺人
輒微言諷之漸引于和平面止封翁嘗曰我過切直而不
觸者內助力也孺人數舉子不育以伯氏子爲子子不安其
所孺人泣面陬之三十有四乃生令尹公生面有足微跛
是背面反不任步履蓋蹴蹏不支甚矣孺人疾狀中日夕乖
弟面衣之以往無慚色儉歲至併日面食方舉箸聞匈者號子
聚族面賀登從相率出孺人止一敝縕袍兩袖鄧鄧當孺人
粟炊以餉塾師面獨食糠籺居恆衣敝捊形面已家有大慶
也越四年復舉一子令尹公五歲足疾差頓良于行孺人
然終不能去母側九歲始就塾師家益蕭然孺人自摘精

乙九 泗園錄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長即時寯某縣知縣娶某氏封孺人次某娶某氏孫幾人
長大綬爲怗學君乙未進士娶某氏封曰人次大緒舉人娶
某氏銘曰

百年甫半歸茲塋百年又半慕始銘生多娘兮殁而榮子若
孫兮世廉貞遡家風兮久彌清歲月長兮德與幷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余萬厤壬辰滿修撰考蒙塵恩考妣下逮二室沒者贈存者
封于是皆稱安人云朱安人行三考儒朱公鼎女嘉靖辛酉
來歸儷余者十有四歲生子尊生選貢周舉人女二壻諸生
楊楷梁子聞萬厤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有六趙安
人行二武舉趙公琦女乙亥冬爲余繼室相儷者三十二歲

生子潤生諸生孫絅女二壻諸生王鋭歐陽曄卒丁未七月
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二余魏氏姊負人倫鑒嘗曰兩安人爲
人事兄姑其孝同多能而易解見事本末其敏同敢衣衲食竟其身無
一以勞自力而奉夫子于學其勤若同所方葦其儉同戶履常滿傾筐倒庋
顧一度勝一識勝一未學而耽儒術一無疾而綜養生一亟
于課子而寬于取人一嬾照于子女而束濕于臧獲此爲異
耳聞者以爲篤論始朱安人至余亦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曰
子異日必貴萬分一祿之非建如後悔何謚出匭中裝爲甘
毚資會太宜人痒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不繼則解
釵釧營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爲一開顏其益大矣辛
未冬太宜人疾疾劇余榻前不解帶而侍者而請太宜人次大緒舉人捘之呷少茗汁乃安夜至數十起以爲常太宜人歎曰兒忘疲固也新婦將毋過勞乎安人曰子婦以得事親爲幸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趙安人而喜甫踰期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盥奠候起居上食欲惟謹家大人春秋高矣嘗計偕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當吾老者新婦也子毋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朱安人之于余母也凡時祀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

一觴一匕靡不出其手有中表以居間請安人峻拒之其人
曰仕宦者類以厚其妻子耳若奚爲者安人笑曰尊富之爲
厚爾所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其賢之然必有婉
孌相委順以忘其憂焉余非敢謂特立者也頃廢斥且
一以勞自力而奉夫子于學其勤若同敝衣衲食竟其身無
所方葦其儉同戶履常滿傾筐倒庋
顧一度勝一識勝一未學而耽儒術一無疾而綜養生一亟
于課子而寬于取人一嬾照于子女而束濕于臧獲此爲異
耳聞者以爲篤論始朱安人至余亦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曰
子異日必貴萬分一祿之非建如後悔何謚出匭中裝爲甘
毚資會太宜人痒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不繼則解
釵釧營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爲一開顏其益大矣辛
未冬太宜人疾疾劇余榻前不解帶而侍者而請太宜人次大緒舉人捘之呷少茗汁乃安夜至數十起以爲常太宜人歎曰兒忘疲固也新婦將毋過勞乎安人曰子婦以得事親爲幸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趙安人而喜甫踰期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盥奠候起居上食欲惟謹家大人春秋高矣嘗計偕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當吾老者新婦也子毋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朱安人之于余母也凡時祀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

厚爾所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其賢之然必有婉
孌相委順以忘其憂焉余非敢謂特立者也頃廢斥且
乎特立獨行之士納鑒于世而旅泊自完者有之然必有婉
孌相委順以忘其憂焉余非敢謂特立者也頃廢斥且
婉淑委相委順以忘其憂焉余非敢謂特立者也頃廢斥且
襄死亡無日兩安人者皆不能待而棄余能無悲乎先是朱
安人既葬堪輿家謂非吉壤兒輩卜兆山南鄉之後莊以丁
未十月十有二日奉兩安人柩而窆焉踵而請曰士大夫之
配見于大人之文不少焉是獨可無銘余不忍應期且至乃
掇其大略而掩諸幽銘曰

材則長算乃迫生奠識死同穴胡遺予獨旅泊情在斯志幽
封安人翁宰冷氏墓志銘
宅

安人余友翁君汝遇之配也萬厤丁未翁君自東莞令拜留都起曹埜安人甥兩子來踰兩祀是爲己酉歲五月十有九日而安人卒余往唁之自起曹君而下皆哭之甚悲已得吉壙謀歸葬安人一日謂余曰某之妻歸土有日矣願以不朽之託君手次狀安人姓冷氏父某別號龍山世仁和平安里人母盧氏數舉子女不育最後得安人絕愛憐之顧善病不欲煩以女紅安人乃日事女紅不輟家故饒而窶無資之習華侈者一見相顧曰使吾曹愧見綺穀矣是時起曹父封公與龍山公善以其乏嗣念之薦龍山公因請館起曹君于家而婚焉安人年甫十七耳安人敏慧知大體日傚間見姑身往來兩家不絕謦咳封公卒亡何母盧孺人卒周來繼數年龍山公亦卒三喪相繼安人銜感都尉徐君應高雅以孝行聞頃奉簡命督漕北行役甫竣心面北喪葬事事中于禮念冷氏不可無祀謀于周孺人擇伸弟世茂子之周孺人沒且十五年安人鞠之如一日然逮壯面娶室舉子得延龍山之一綫者安人力也起曹君讀書不問家家悉付安人手能力任之而寬其志于學已卯君試鄉薦久之始舉進士困公車者屢矣安人治脯濾漿餽必膽甚動弟辭繞而佐之不欲見匱爲君憂也戊戌隨君之東莞退食手更其衣爲造美饌欲食以勞問問曰所平反幾何冤面獲罪囚而獲濟者幾何諸剖讞興革往往參爲決獄自是起曹君治行卓卓名績表矣居恆無美衣嫗食之奉稍有奇羨輒推以振乏宗黨嫡戚靡弗沾潤君子所爲策勵甚至聞閭之間斬斬如也以故兩子益感奮爲制舉業有聲相知者期月夕慫人之鳴而安人不能待矣嗟乎安人女也而代子之職婦也而相夫之學母也而兼父之教不謂之賢不可也距生嘉靖丙辰五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四兩子長佑之國子生賢憲副包公應登女纖楊公廷筠女次開之婁孝廉錢公養廉女女一適諸生何浩孫男三與立與燦佑之出與嘉開之出前是安人之卜封制詞甚嫩業與日月爲昭矣夫王言寶于生而余辭于下庶幾慰安人于九原銘曰

武林之側有山磅如其疇歸此斧如堂如湖有時桑陸有時洋神呵鬼護哲媛之藏過者見之有式必趨視此銘詩千載無斁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都尉徐君應高雅以孝行聞頃奉簡命督漕北行役甫竣心動亟奔歸則母鄭淑人病矣君籲天請身代不得旬浹爲萬厤庚戌五月之十日而淑人沒君辟踊無已時暗者曰君歸自數千里得眠飯令呼桌某復也謂非孝感不可勉起襄大事胡過慟爲君乃拭淚調棺斂卜以是月二十有三日啟考窆谷公之瓊而合焉于是手狀參岳狀謂不佞志其葬甚矣君之不忍泯泯于母也淑人之父武德將軍南松公與君父昭武公同官相慕悅聞淑人賢屬窆谷公委禽焉淑人始至謁見昭武公舅姑周太孺人也修其儀而進之雍容如也小間問安否薦湯粥滫瀡惟謹再尊人輒大喜曰吾家得賢

婦矣久之太淑人老且疾在牀弟耆二十年筠谷公小出輒懷內顧憂淑人曰我獨不能代公職人子邪昕夕不櫛沐面待所以寬太淑人乎疾者萬方蓋彌年不一解帶也筠谷公營精其職不問家人產淑人乃約束家眾嚴扃鐍治饔餐秩秩得其所筠谷公竟老無家指累至于脯醢酒漿供賓客過從亡弗給筠谷公有弟三人幼甚淑人一一爲娶婦俾有立仲者季皆早世遺孤五人淑人捐之均于己出同居五十載無間言人尤以爲難生二子甫任讀爲擇通文武家言者訓之而身爲內傅夜分一燈熒然曰吾女紅孰與若書誦多也以故二子俱業成長起家武舉治軍衛有賢聲今爲上江運糧把總次亦兩舉鄉試用淑人教也距生嘉靖乙未三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六子長即應高娶紀氏繼李氏沈氏次應登娶張氏女二指揮湯執中王陰德其壻也孫三師鉉高出師敬師奭登出孫女四皆高出幕在觀音山西麓負乙向辛銘曰

共面舅姑以佐面夫捐面子姓迨于猶子之呱呱蓋再世而爲德于徐宜其身可逝面名不與之俱徂也於戲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台劉公元配淑人錢氏幕志銘

體官之錢至明其著者臨江守諱琦始與其家有子永州守諱儀部郎諱萱從子太常卿諱徵先後舉進士爲時聞人永州實產淑人以配于劉氏劉在明其著者贈監察御史諱顯顯之孫贈威縣令諱滂滂之子鳳凰之子贈監察御史諱顯顯之孫贈威縣令諱滂滂之子

工部營繕司主事諱術世濟清德達于達家宜生方伯紛以配淑人嗚呼儕已淑人生十七來歸幀方伯公四十有九載孀宜在堂諸理蝟集淑人色養備至彌縫無闕故方伯公居是時公之宦跡聞天下宜淑人之助爲居恆動由順正室流于郡邑綜練妻子省署迨遞長潘泉甸宜典給咸擅其能廨間詩用寬和博愛之道以逮下用沖退弘敏之志以誠子每歲時上壽舉從子姓動數十人未嘗不借以溫顏施其善誘彬彬焉說說焉爲伸劉氏門與七業泰瑛教流三世不足多也昔雞鳴小星采蘋葛覃諸詩人處一爲面聲施至今淑人孝以承親禮能範俗中佐夫子晚垂母儀舉詩人所稱蓋僅雖之可不謂難哉生嘉靖乙酉二月十有四日卒萬厤庚寅九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六始方伯南工部績最封安人尋以子世延貴贈今封云子五長即延舉進士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世昉太學生並前卒世教舉人淑人出世堅太學生側室史出世稷崔出殤孫七祖鎮祖鈞祖鐸祖鍾祖鑑祖銘曾孫五蒙淦蒙瀟蒙濟蒙懿蒙溶女五女孫四曾女孫二婚嫁皆名族前是癸卯正月之望葬城西南珠浦阡面案有未備世教與余爲文字交間過金陵屬補其闕幀不辭面論次之以紀于墓石銘曰

錢爲越裔劉乃漢宗景其婚姻望族以雙孝感厥姑易嚴面慈從夫子貴象服其宜識坊謹盛廩廩自躬果蘋蘩棗畢取

諸宮化理乃宣聲室顯灼天子嘉之裝綬若若惟昔鍾婧京陵羽儀亦有楊媛三世母師婉婉淑人與古爲儔生榮死哀歸此樂邪珠浦之原丸丸松柏后有來者式是嬪則

廣西金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孺人墓志銘

孺人海陽金州丞子公配也以萬厤戊申九月二十有七日終于正寢距生嘉靖戊子三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八十有一子有鎔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某山之原而以幣若狀貽余曰先君子之墓先生業志而銘之敢更以母氏爲先生累余稔聞孺人賢是其可辭按狀孺人姓江氏系出石田望族父冠英公娶于朱而生孺人孺人生有貴徵父母奇愛之造宇而難其人時州丞雖少業以孝友爲通人所賞識汪曰織纖雖不秩秩得所者男氏治家嚴孺人雅能先其指使子婦禮惟謹蓋如干年無迕色會姑許末疾孺人爲調湯藥扶盥櫛扶抱抑搔必親之不解帶而侍者旬月疾已乃復曉暢晨夕候問舅姑安否退而理中饋治甘毳滌灑以至非賢州丞之莊其兄猶之子也則孺人于姒江亦猶之婧也是時金氏門雍睦之風天下莫不聞前是歸州丞四年所輒予婧禮惟謹蓋如干年無迕色會姑許末疾孺人爲調湯藥扶盥櫛扶抱抑搔必親之不解帶而侍者旬月疾已乃復姑喜歎曰吾何以報孝婧顧婧之婧如婧是矣州丞有兄而賢州丞之莊其兄猶之子也則孺人于姒江亦猶之婧也是時金氏門雍睦之風天下莫不聞前是歸州丞四年所輒曰信不可以少而忘宗之大計仰爲置腴四人遠而維揚鳴玆無不從者腴妊而弗育孺人爲憂見于色及子生慮母弱弗任養也遷里媚往個之愛諸子女均于己出不曰吾子婧也女字余侍御子鳴雷侍御內召爲子親迎亟州丞以屬未易辦難之孺人曰我有醫即篋之三十年突發之金珠粲然遂以畀焉不曰非我出而靳焉州丞以腴壞最恩飾冠帔珮珥畢備人服而隔見一再御輒藏去居平淡泊自奉而于賓寺宇橋道無弗飭也宗黨姻戚無弗沾潤也孺人所從與居多御城獲嚴而恤米鹽絲縷手爲經營晚乃任諸婦而總其綱其于孟緝老而不廢子婦勸止之則曰吾自安之不爲疲也嗚呼賢已子四有銘國子生娶胡益窓女孺人出有華國子生娶朱光曦女有薦聽選兵馬娶朱煒女有馥娶孝廉汪洵浸符煞哉求官洵郡諸生婚聘皆名族孫女六曾孫男三達邇迪曾孫女六夫孺人詔式于中年非難而能置貳于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愛庶子于小弱非難而能竟其身無少異則爲難士大夫一登廟堂見賢于己者萬方挤之不去不已以彼其須臾稱詩禮者乃一婦女之不若可羞也余爲之銘微獨旌孺人而已銘曰

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能異世踵此後嗣有美哲媛具宜福履等仁鳴鳴以母眾子帝嘉若德出書在朝有貴其章象軸錦襲媚嫉驕興人惡其上何以風之女也不爽松檟鬱鬱厥祟岡不窮不陟于秋永藏

江母鍾孺人墓志銘

仁和江孝廉藩者余閨中所遴士也母夫人鍾氏萬厤己酉十月十有五日終于正寢孝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啟其父學山公之窆而合葬手自爲狀謁余爲志銘按狀母爲封祭安知縣實竹鍾公女髫丱時母賈儒人病劇即能代之家父撫其頂曰女郎不者當大吾門年十七歸學山公公皆不能出事師則結約三五執友爲社而母佐之酒炙諸公歡然不知其寒士矣母乃自茹牢落至併日而食者有之然絕不令鍾公知也已學山公教授里中束脩稍益進而母陰力嗇其間時推少贏佾一面息之用以不乏先是公幼孤育于應伯兒母內自傷無尊嫜可奉也則事伯兄如舅屬伯娘心疾以卑火戲母幅踊身掖出之方烟燄中有撲滅其火者已行求其人亡所見矣仲落拓廢箸公切諫不悅恆無故面詈詈且十年所母若弗聞也顧詈已旋貧貧已復詈往往曲應之不倦于是計其需昕夕給之比卒則爲調棺斂以葬所遺子若女慮之猶子也伯兒無嗣又家赤貧母不難以仲子歷後之語之曰伯父嘗字若父矣所不事伯父如父者如若父何于是盡忘非伯兒出伯兒亦忘盡非己之出也所以相學山公德者皆此類當是時伯子金仲子歷皆以學山公爲師相繼補弟子員面公且五十不隻母諷之率子鑒治產積居母從中徵貴賤如指掌家用益饒于是婺及季子翼皆得資脯贄就外傅篤學自勵時人語曰兩兒師父兩兒師母蓋是時伯子以丙曰歲舉于鄉矣母誡之曰若先世文昭公以正直著曾孫男十三人諸子孫雖析箸而母誨諸孫無異其子字諸孫婦無異其婦居恆以孝弟敦睦訓焉江氏門雍睦之風所漸被于母者豈微也哉墓在某山之原而余與爲銘其詞曰

材大可梁小可桷如千里步始臕踔胡然遽之返冥漠有崇者斫突獄獄坎而藏之維楚璞鬼神呵護顏益拓于萬斯年

光且灼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華秘書芝台君之副室也秘書爲學士鴻山公次子與兄太學洞庵弟客部玄谷並以文學著一時始秘書客部皆艱子孺人爲秘書生子二師周師召師周二子曰郁曰都師

名四子曰繹曰緯曰綺曰繡孺人以萬厤戊申五月二日卒
即師周業先逝而師召且出後容部君突念郁若都甚幼無
以比葬事乃手狀孺人行而以請屬余曰先秘書之集學先
生爲序行于世矣以吾母而獲一言以貢諸幽孤之幸也所
不妄語笑于秘書夫婦間小心奉約束惟謹閫以內無不安
孺人年二十一女生時貴家鮮自乳者孺人曰子不自乳使
人棄非子而乳之吾不安其卓見如此閱三載孿生二子即
師周師召云學士乃服御賜麒麟衣玉帶坐寢堂以金釧勞
顧二大母見孺人生子咸禮過之孺人得以間起居二母然
終夏之世命之食不敢食命之坐不敢坐也居恆菲衣櫬食
過自賢指淩晨即盥櫛米鹽饗益屯慶酒腊以至燕享粢盛
靡不畢飭見者咤嘖稱夏孺人才不知爲孺人力也夏孺人
連嫁四女寸絲尺帛必出孺人手率前期而辦至嫁將氏女
即棄命夏孺人壹意減損夏孺人不許乃止先是二子生甫
三日學士偕客部各抱其一肯鴻太母室師召年十一輒出
爲客部君後顧安人泣謂孺人曰汝一人承兩家宗祧可謂
辛氏之功人已孺人謝不敢當二子年十四同補邑諸生以
肯杵拜堂下孺人固御之不肯受迨夏孺人卒京邸秘書以
遼陽使歸命孺人可以備母懷突孺人終念夏孺人不遽承
也久之二子各舉子秘書曰此呱呱者非若孫邪固守若志
何以區區幼示左右也乃稍稍具母子禮大抵終秘書世未
嘗顯以配自處也爲人後者無論已終伯子之世未嘗盡以
母自居也當孺人嫁舉二子或勸之曷稍自奉明得意孺人
曰吾幸有子令分享二父之業踰溢多突倘不自節縮如造
物忌何故自壯迨老無所芬華居恆愿面善藏退然不見詞
色即多所裨贊親疏遠近人人自以爲得也而莫知功孺人
者其閨閨不自標幟類此嗚呼孺人之識遠突歲戊申孺人
臥疾度不能起謂師召曰吾齒較汝嫡母贏十年較汝父亦
贏其二死復何憾所不能割者寡媳孤孫耳倍出納愼扃鑰
汝悉心肩之毋分爾我吾目瞑突先是夏孺人次女姍而歸
孺人妹育之病中同蔣氏女奉湯藥者亦三月既革與兩人
訣曰吾無以酬若奈何出浣衣遺箴分授婦女嫣然無一長
物也距生嘉靖丙午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師周
娶周氏禮部尚書文恪公女師召娶韓氏廣西按察司副使
凝宇公女女一適姑蘇國子生蔣一歲高州太守雲崖公子
孫男六孫女五婚聘皆名族銘曰
江汜小星載諧二南勤而無怨惟命之安婉孺人秘書之
助安意處卑以永家聲其承有子天寔篤之繁祉翊來鬱鬱
孫枝山迴水縈鴨城之原維仲薦美列詞墓門
賜太孺人李母趙氏墓志銘

贈太孺人李母趙氏者前鳳陽守李公副室而中城司城李君棨之母也稱太孺人者司城君前令陝之鳳翔三戚績最蒙恩進父階中憲大夫贈嫡母楊恭人而太孺人因以併贈也太孺人生于嘉靖庚寅九月二十日卒于隆慶己巳七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今去其沒四十六年矣司城慟慈德久遲一旦受賜于上以儀章褒寵貴其幽宮而撰德敍事闕如也乃本太守公所爲墓碣而手自裒益之謁余爲志銘余哀其意畏忽辭按太孺人姓趙氏京師人其父經舉進士官戶部郎中母王氏封宜人蓋有詩書之澤焉昔天炎流行閫室殂于疫太孺人育于母之姊夫馬氏久之太守公官民部楊恭人病乃娶太孺人爲副室太孺人來歸年十五耳能事嫡嫁稱太孺人以母道以此嫡卒而家政悉總于太孺人于是主中饋者二十年時太守公自鳳陽解組歸誰若父俱高年而兄踔德太夫亦返初服時聚一堂太孺人具滌蠲潛甘以時進饋奉盥授觴罔不虔太守公八子七子其婚嫁強半太孺人所料理罔不盡太守公葺園林書資客扉觀扈益松菊蔽虧累組重劉喘噬而出咸太孺人董之罔不辦以故人稱其賢內外無間言至于葺漢壽之祠賑給族人之荒哀死字孤與他施捨皆予往往有節而各得其宜使其所振足以爲恩而太守公之任恤益彰則太孺人所爲齎量裨也臨沒執

司城手而屬以三事曰一若外王父乏嗣宜祀之別室毋令與若敖氏同二若父百歲後必祔予玄堂毋孤露三善視女兄弟毋失所貽予地下憂司城君泣曰志之不敢忘嗟乎太孺人年不配德教未食報勞勛備嘗而弗及見子之成名宜司城君之銜恤撫已時也雖然身處仄室而名徹于九閽算訓生前而寵延于百世如太孺人者抑又何憾子一卿棨甲午舉人由鳳翔令晉南中城兵馬司指揮使才名方鵲起未娶娶河南參議延公世爵女贈孺人繼娶陝西定羌宰王公之潛女封孺人女二一適鄉耆尚公懋子宣登一適貢士董公部子三秀孫男三可寶州學生娶通判和公清孫女繼娶舉人山公鎰曾孫女可貞禮部儒士娶府同知張公禹孫女可賀亦娶甄公孫女可貢未聘可贊聘郎中趙公士吉女三一適進士趙公士吉子庠生曰煜一適舉人潘公洙孫長春一適永嘗令葛公思茂孫庠生維先曾孫男二曾孫女六司城君前既以萬厤戊寅三月二十三日葬太孺人于古城之原至是余爲敍而系之以銘銘曰

維太守公化行閭門我覩孺人典則具存孺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覩其令子埋玉匜固而且良璽書皇皇貢于南京倘寶司卿石林祝公墓志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寅丙申以來上重台省選不輕畀南垣紿事僅祝公一人兼掌六篆時天下稱多故火發水溢播訌于西倭祀于東礦稅繁興官職曠廢逮遣旁午建白封駁皆諫臣事公各以疏爭不啻數十萬言引繩墨切事情陳禮義當國體而至誠懇惻溢于言表務以感動上意卽不盡從亦強半舉行朝野賴之徼需礦以守備中貴督理定爲儀注二千石而下庭謁聞者憤憤公特詣中貴諷諭之遂面劾其儀注人心乃安羣小倚礦稅爲奸利從者數百人台省議露章以聞公曰外臣論內臣百上而百不下夫不下何病然無補于事況留都台省與守備視它省異門禁營務九庫各差朝夕共事一相左而事愈不可爲轉移之機正不必白簡爲也于是台省共爲書貽之公復自爲開譬指陳利害若深爲其人謀者中貴人得書至泣數行下卽遣去從人過半所經地方墳廬屋盧得無毀公之力也君子方謂公有大造于東南而淺者乃以公暱于閹豎爲疑不亦異乎公諱世祿字無功別號石林系出軒轅漢有九貢太守貢唐有禮部尚書欽明池州司馬倶御史大夫約由三衢徙饒之德興家焉宋有節制司儀事官潛奉議大夫本路司馬梓翁元季諱同得者兵亂有保障功高皇帝召見與階武節將軍五傳至良驥良驥生由爲公曾祖由生三子仲諱廷相公考也以公貴贈南吏科紿事中妣程氏贈孺人世耕讀爲業一日贈翁夢大星墜戶而生公岐嶷異凡兒顧家世貧時時帶經而樵夜則分鄰燭光以讀冬燼火至以晒子擁足而泮吾不輟歲甲子年二十五矣始補弟子員即以是秋舉于鄉屢上春官不第絕無一字干有司有挾重資求居間峻卻之兩持祝衷哀歌守禮終脫如一日每歲牟貽陳禮義當國體而至誠懇惻事情陳禮義當國體而至誠懇惻事公各以疏爭不啻數十萬言引繩墨切事情陳禮義當國體而至誠懇惻之倏邑洪塾山胡湛台王靈源與虹泉大會觴于赴之見者驚以爲異丙戌謁學官選得黃陂讌北面余師耿先生學益進日以二業課諸上蒸蒸興起來修脯所受更出以振士貧當逆聞面賢之至欲有尊之資庶不沙壓禮待者戊子河南聘典試事稱得人已丑與余同舉進士選知休甯休名甚煊面公不以詣吏汗姑臧令謝其苞苴休俗甚囂而公力行鄉約精擇約正副進訟習爲之一洗負氣自喜者多招和好如初獄中盜逸數人公以自坐不委之捕幕曰在我不過降調而已無何盜亦就擒公與幕倶免楊給諫以振荒至檄取縣銀爲餽遺公書答曰上命公振飢非振士大夫也執不從直指喬巡歷還語余曰嘗屬祝令取贖鍰分遺鄉搢紳祝曰小民嗷嗷待哺何鄉搢之恤乎且搢紳多饒無需此喬不能奪也所爲多類此以故治行信于賓者面不能證杜修隙之口考選京師蜚語四出將補閒曹若郡丞公漠然自如余立言于主者乃晉南吏科紿事中蓋掌南省者幾十年乃遷符卿而公業倦遊矣生平經濟大略僅從章疏中行其一二顧事權所局施之不盡知公者方以亡窮事業相期而不

謂止此惜哉公天性孝友恨親不逮養即兩奉恩賜其隱哀
常惻惻也念弟世臣以祖隴被侵赴訴幹陵仇家尾殺之數
年食臥不甘及爲令仇家飛謗撼其意公曰弟冤不伸何以
官爲拯力昭雪獄成而公乃曰吾庶可見吾弟于地下撫猶
子底于成析產與己子無兩且偏及族黨之不自給者所交
半海內名德其學多參會語不傍人籬壁亦不挾以爭勝務
求見地融通彼此俱暢大抵出于天台近溪兩先生而又得
復所楊公爲舉主其淵源深遠矣所著有環碧齋集留垣疏
草尺牘小言若干卷行于世既解組爲巾布衣惟意所適與
林翁野老相盤桓萬厤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閑步溪上還
忽無疾而終顏色悅澤于常日無異亦可見公之養矣距生

嘉靖庚子九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二元配程氏封孺人子四
皆邑諸生履一娶文學董得崇女早卒抱一娶上元邱繼坤
女得一娶鳳陽通判余宗熹女繼娶太學潘學祖女學一娶
兵部左侍郎劉應鵬女女二瓊景延宗謙其壻也孫男三
人文人俊履一出入麟得一出孫女二曾孫三曾孫女一俱
幼抱一等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先期以志銘委余
曉乎余與潘去華尊卿王德孺比部及公爲緒僧交德孺沒
于燕余與去華敘之壽與公敘去華于金陵皆余爲之銘至
是而乃銘公邪可悲已銘曰

聖人既沒道喪千載士遺誦經弗解勿灰燄如符卿白修閣
然不諒人只知我者天擢陰鴞孤鳳有遠翔遑嫌乃其

深恥德惠潛施如霧濛濛沾潤者多莫知其功仕豈不遙用
則未究刻銘于邱以貽厥後

焦宝朱趙兩安人遷葬慕碣銘

此翰林修撰某兩室人之墓也前朱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
是葬于牛首山後莊之原垂八載矣有術者言其下法當有
水皃潤生患之啟焉果如術者言乃擇地城南雨花台寶林
庵之側而窆焉夫卜其宅兆古之遺言凡以遠水風安遺體
而已而至營營爲福利規君子不爲也昌黎志李于墓極言
雨花台寶林里王之山丙之水卜吉壤卒踏此屏水風乃靈

行狀

江寧焦竑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楚泉陽公

西蜀楊公以少司馬撫粵武緯文經華夷晉服上方倚爲長城云亡何封翁訃至公霪涕疏聞于朝上震悼賜之祭葬已念公伐斁然特加祭一壇司空繕牲秩宗庀祀恩至渥已公弁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將以志銘諗當代之作者而屬余小子布狀余雅辱公知厚誼不可辭封翁諱時進字從之別號埜泉其先自武昌而徙重慶者曰天池爲公

始祖即龍台坊家焉天池生貴貴生昱昱生曜春應和應和以篤行稱生贈少司馬公棠公富而好禮鄉人推其長者舉丈夫子三翁其季也少敏慧有至性父母特愛之授經里中師通大指坐母張淑人早世孝勇力田追家事贈公所爲養養者百方造父母下世久而公且篤老矣過諱日未嘗不涕寢而也啼古先王之教以不貪不殺爲戒蓋翁既矩修而慈祥喜施又與其說懸合中裘嗇索以滋吾過司馬公聞之感泣愈自奮政績上聞有綏急往往取諸翁如貴緝貢往來郡中靡不以翁爲歸境內梵宇琳宮當菩像設未具者歲費至不可縷數爲人遼遐退讓人有犯一不與校於是里閭族黨間人人以爲親已面于儒家者流尤禮接之不勸與其配相莊至老子孫有徵

過戒譏切至不易譙訶雖臧獲亦然入翁里門子姓昆弟雖如也庸庸如也倥傯訢訢如也惟謹仲兒晚貧子納婦不能具六禮倾囊赴之無靳異母弟及兩男少孤揖而授之室令有成立出見卹爲者漁者有所挾必睚面生之嘗歲養鄰里羞又曰討其僮僕而訓之曰吁甯人負我無我負人戒之哉其毋側目于我州里一日莊丁與人鬥忿而自殺其屬以誣鬥者翁弗知也鬥者懼奉數十金謝翁跡其事知莊丁自殺也答者周面證鬥者金王某者以其產貿于翁貧面無以贖也翁憐之立折其券不責償月旦高之樹碣北

鎮以風會司馬公在滇亦御士舍木菁千金餽有司榜其閭曰世雁里人豔之翁持家秉嚴甚狄淑人春秋高矣族之子姓亦無敢頻見者面教子司馬公即務以寬劑法面行已亥移鎮粵西陸省覩翁曰天子以缺錢異汝爲西南障耳人有不及無輕用軍興法每歲家僮往還輒屬曰驛傳疲甚矣勿寄索以滋吾過司馬公聞之感泣愈自奮政績上聞有綏急往往取諸翁如貴緝貢往來郡中靡不以翁爲歸境與法浹卒爲名卿大夫以此翁素强少疾晚面視膳食履不衰交游過從酬酢淋漓間以諧謔見者以爲百歲不啻也歲丙午秋仲登體稍不懌多血剔拜少司馬恩命猶踏手加額以謝九日候日予欲酉行見佛耳一言不及他奎十三日左

脇臥而逝距生嘉靖戊子六月十一日享年八十翁始封郡縣令五命而至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貴重矣配狄氏累封淑人子男三長即司馬公芳配蘇氏次蓉郡諸生配盛氏方氏女二長適平利縣知縣李公應華子繼善次適兵部尚書張公侄盾子叔瑗孫男八士修士偉士倩士佩芬出士信士儀士价士俶士任蓁出曾孫男三棻孫文孫優孫孫女二曾孫女五婚嫁皆名族嗚呼翁起布衣累膺朝命壽登八秩子爲巨公語海內全福嘵能踰者夫釋氏雖出異域而清淨無欲之言慈悲善救之旨即日用人倫間亦足以默存其教而積善召祥之福動于人事孚乎神理非偶然也翁皈心釋部誰禮天地西方之說何啻無助于世教顧欲區區以非正法指之局觀翁之平生而有嫌乎余不敏爰述其崖略爲狀俟操如椽之筆者采擇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萬厤戊申歲七月七日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一川游公卒于位部尚書以計聞上震悼下所司議所以飾終者於是吏禮工三部褒揚公材德政術甚具旦夕營兆使者且至公之子元潤寧伐石以俟巨公之志若銘而屬余爲行狀以備采余於公誼甚習其爲辭公游姓諱應乾字順之別號一川先世居青州至南唐侍御璽者避五季亂卜居婺源之濟溪遂而悼誼宗于宸辰修之幽潛而精感乎天地西方之說何啻無助于世教顧欲區區以非正法指之局觀翁之平生而有嫌乎余不敏爰述其崖略爲狀俟操如椽之筆者采擇焉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萬厤戊申歲七月七日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一川游公卒于位部尚書以計聞上震悼下所司議所以飾終者於是吏禮工三部褒揚公材德政術甚具旦夕營兆使者且至公之子元潤寧伐石以俟巨公之志若銘而屬余爲行狀以備采余於公誼甚習其爲辭公游姓諱應乾字順之別號一川先世居青州至南唐侍御璽者避五季亂卜居婺源之濟溪遂家焉傳二十二世曰愼獨翁恕者以力學著名生韋同公韋贈正議大夫濟生公公父也世業耕織與人讓臨財雁里中有溪水涉者病之捐資造輿梁人稱爲新橋壯未舉子年四十六配贈夫人葉氏始舉公追八十見公成進士兩膺恩命人謂爲善之報云公生而明慧端重讀書自且至丙夜不休髫年喪母哀毀骨立於繼母汪昕夕事惟謹贈翁爲益歡弱冠遊郡庠旋兄讓溪中丞課子弟藝得其文大奇之曰他日必爲國器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糧通州念父老請改南便養是時南中適有刑曹缺當事欲少需之公慨然曰烏倦不擇木而棲親老不擇祿而仕吾復奚待爲遂改南比部浙江司主事至則參伍情法兩造者咸拇頰稱快以去尋晉其部郎中一歲所而以汪夫人憂歸已贈公亦捐館舍治喪以孝聞讀禮之暇編次律例備檢閱間從中丞公講業而已公府之跡可數也服闋復除南比部郎公益明習法家言爲司寇翁公所器重凡疑獄必咨於公舉日著丁壯出守甯波甯波浙劇郡每晨朝奏牘盈几士大夫過從納謁踵相接公處之沛然不見聲色而理緒抑鬱文吏至無所厝手摘其尤若王天祿楊惟正等寬之法乃其於單赤溫然如恐傷之也晉浚陂池通水利隨刊圖說以垂後其爲民計長遠皆此類以其間按閱諸生與講經術王郡楊薛諸太史皆公所識拔人多其鑒台使者翕公治辦狀薦牘以二十數會江陵譴毀天下書院江以南靡然從之甯波獨

存江陵衙之甚又傅御史應禎以言謫戍定海公獨優遇之江陵滋怒乃量移雨浙鹽運使以殿之公念鹽筴利藪易涅也又事關桑梓多擘肘斤斤出納亡以絲髮干者大猾皆不敢舞利爲乾沒蘧政一清刊兩浙行鹽事宜著爲畫令已卯壬午乙酉三入棘居獬司以六載最恩逮三世癸丙戊晉廣西左參政分守桂平一切宄弊多所裁削隄防整飭華夷安堵又以其餘力浚故河通鹽利民用永賴已壯晉雲南按察使平巨賊丁改有功與賜金幣壬辰轉廣東右布政使方擢參鳥夷以千艘至公鼓舞吏士晝夜睥睨間無辭而制府以軍興事屬公咄嗟而辦甲午轉左傴戴侵民益困公大發庾食飢者面至膠序弟子則指月俸爲膏油費時聚之棘院而亟去前是中丞創學舍爲會公割俸再葺之歲課子弟厚爲奬掖族中數十年舉于鄉者十三人登進士者五人廁庠序且百餘人彬彬盛已歷十四任指揮四十年所至多望郡沃藩最後泉穀大梪乃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即左右奚點逆自斂以故在所生祠碑碣迄治狀非一必以廉爲稱首而公實寬老奚食無重味衣數浣澣終身不改居鄰不僭爲德如盟宗田定祭器祟節烈設義倉以至建橋甃路諸善舉比比皆交則曰吾何詣汝曹强爲善而已遂沒公少以坎壈窘迨貴且不及其私疾革諸孤環泣第曰吾重負國恩無以報再謝之計曷可一日廢入秋病益甚呻吟牀褥間所言無非儲儲事篤曰嘔血數升猶强坐中堂收文牒口授手書或止之曰國新運踵至力疾視事六月十六日祀太倉疾作與儲自是病部尚書凡十餘上未報戊申春運完五疏乞休又蒙慰留會大夫再疏乞休溫旨慰留朝議以公任劇資深廷推戶工二部右侍郎莅其事公歎曰使我得公之感人深矣距生嘉靖辛卯七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江氏贈夫人繼汪氏張氏江氏汪累贈淑人張封淑人贈夫人子元潤娶汪氏元沐太學生娶汪氏繼娶程氏元洵太學生娶余氏繼娶江氏元瀚太學生娶韓氏元滔太學生娶余氏繼娶程氏元洵然每歲給邊儲酌改折奚戚文武將弁課之粵蒸蒸向風矣任滿守藏吏以奇羨進公愕然麾貯公帑潰雩二入棘考三品最贈封王父母父母皆如其秩戊擢南大當寺卿勅建天妃宮久壞公修葺之復其侵疆廟貌煥然且嫉齊寄戶帑三百餘金不以閣職而自暗廢也已亥升南大理卿公以比部起家故迎刃而解獄無滯繫囹圄悉滿考給綸命如令甲陰一孫入監繼揚南戶部並糧儲纂甲辰總督倉場缺晉戶部右侍郎莅其事公歎曰使我得力辭不許國儲故稱繁劇公綜先十年者應幾可自效上書丐理精密諸出入必躬爲會計先後條陳四十餘疏一一著令甲倉役善盜設策掩捕之害遂除京倉監督舊無印特疏請酉舉人卒娶韓氏元澤太學生娶余氏繼娶江氏元瀚太學

一念陵墨書 蔣氏校印

生卒娶余氏元淮太學生卒娶汪氏女一適太學生黃嘉璘
孫十人文楠官生文桓文梓文松文柯文楨曾太學生文梯
文惇文科文櫻文挑幼女孫六人男孫一人所著有五經約
義讀律訓詮聚順家訓左梓奏議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嗟乎
仕爲畏塗於此能自完者眇矣公由宰守令而臺臯而卿寺迨
爲司農握利權尋顯矣然平生負勢者不能詘工媚者不能
間蓋嘉隆至今未有履順居正聲實並泰竟其身無訾議如
公者也余厥稔公長者又賢之鄉評參之家乘爲撮其崖略
如此若夫矜之藻之以光寵寧重史策則有立言者之椽筆

在謹狀

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

萬厤丙午六月五日新宇吳君以疾終于正寢越三載己酉
孤翔鳳等謀以六月某日奉其柩厝于西山之長原將丐銘
于立言者而以布狀委余惟君伯兄亦魯與余同舉于鄉因
稔行誼而重以汪君仲嘉之言是其可辭君諱希元字汝明
新宇其別號也吳自延陵趙江表世有聞人唐御史少微公
以論著顯則新安之吳祖也數傳至光公自海陽厭風由遷
溪南又幾世而爲東園公東園公釋農而事賈曰農食八口
苦不足學賈即千指可也吾學賈矣東園公有子三人季曰
見南公見南公娶汪氏而舉君見時不愛綺麗而嗜書與塾
見伍舉止獄猛見南公奇之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既就傅
警敏善學有成人之度年十二居母喪毀瘠擗踊禮主母戴孺

人撫其背流曰若獨子也乃毀面滅性不重爲若父憂耶君
即知自抑以安父心亡何父再娶於汪君事之如所生萬有
一幾微見於色必齊栗藝夔俟其色解而止以故母氏亦視
之如屬毛離裏然蓋君之孝感深矣居恆循循諸篤子踧踖若將浼焉其居鄉若遊成均每頓心交其賢者而不
侵然諸君名不脛而馳以此性無他嗜好獨嗜古法書名畫
彝鼎瑚簋之屬閑居掃地焚香與客摩挲鑒賞以自適門無
俗士之轍也晨昏侍親側以共養篤謹聞無惰容無遠遊惟
歲大比一赴金陵所至疏食濁醪財取自給往來三十載道
旅人無知爲素封家者見南公老而君爲家督事大小皆以
屬君君竭心力任之諸如城邑城建家祠除貲成梁賑窮濟

乏百凡惟親意之嚮當是時見南公聲稱振於黃山白岳間
矣見南公沒而君當室兢兢奉祖父矩矱不敢以意更一人
變一法客問以爲言君厲色曰古稱無改父道者謂何客慚
而退歲己亥朝廷營三殿庀材鳩工公卿而下咸捐俸稍輸
之公君伏闕獻萬金佐費天子嘉其義優詔特授文華
殿中書舍人君恥以貲進遲回里巷者三年鄉搢紳先生成
謂臣無衡命禮也相與勸駕君强起之官會覃恩得進階徵
仕郎贈父見南公如其官母與配俱孺人制詞褒揚備至君
嘆曰始吾以先人恣恣地下未受一命之旌故勉而就此今
於願足矣嘗聞之客不止車生耳吾何以久去先人巳壑爲
即扶服上疏請告歸歸稍稍葺室廬舉先志假則鍵關謝客

日取所藏圖籍與同好縱觀之卷舒把玩指摘瓶頸以爲常歲序招集親賓文酒相讌油油然暢乃散去久之疾作閱三歲益委頓不支呼諸子前命之曰吾祖父積纖以有今日若等無忘共儉繼祖德吾日暇矣遂卒距生嘉靖辛亥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六君累高資身食一肉脫粟飯衣縞無文治宅第務爲堅朴不欲以華侈相豪斤斤然擇地而蹈不矜廉不背德聞人過失輒掩耳避之以緩急來賙咸得所欲去姊適程氏而寡贍之終身念汪氏甥貧賙之不倦或稱之君遜謝而已未嘗有德色也嘗言吾不爲禍先不爲禍始迹其所造蓋遠遠仁讓君子非歟配汪孺人故於潛令女孫饒令德能佐君色養自首相莊無間云子六長起鳳娶程孝廉女次即翔鳳娶太學汪一渭女繼參軍程秉衡女次雲鳳娶太學汪待賓女次庭鳳娶鮑大本女繼程亞卿女次家鳳娶太學汪世用女皆國子生女五汪見龍太學殷雲翼太學汪雨松邑文學汪元義程家漢其婿也孫三人長觀德庭鳳出玄泉玄錫友鳳出古之爲德者百里誦義千里誦聲殆中有蠹而然也君富而能約儉而好施善自匿又名在隱士間才譜行誼世或未盡覩然望而知其爲端人長者吁可銘已翔鳳草君事甚具余徵之伸嘉而信乃銓敘如右以俟采擇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荊石王先生行狀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王先生薨於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輔某清忠亮直砥節首公其亡可惜上震悼久之爲憫覩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亟遣使治葬及祭祭爲塋視一品例而加四凡十有三贈官太保庶其孫尚寶司司丞於是太常請謚上若曰維明興太保忠太常卿正少保貞吉皆以碩德作輔保乂王家厥謚曰文肅太保質不愧而有光焉其以文肅易名嗚呼人知上知文肅之深知至深其何敢拒之深飾終之厚不知先生所以感之者至也寶丞君卜某年月日狀請銘曰作者曰此治命也小子某辱先生知狀請銘曰作者曰此治命也小子某辱先生知

辭先生諱某字元馭別號荊石其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南鄉寺源制隸太倉州遂爲州人上世有諱謙者爲莆田縣丞以廉惠著莆田公生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仲子曰友荊公汸先生大父也娶於徐生愛荊公夢祥是爲先生父鴻臚寺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啓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吳封一品夫人吳夫人舉先生有萬爵飛鳴樓前盤旋不去遂命今名先生幼多異徵爲朗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天馭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爲禮部舉首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乙亞滿三歲考封二親歸覲丁卯還朝充經筵講官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官誥勅往多贊謝者悉卻不內已已轉南國子司業

明年轉北舂月有春坊有中充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升
有論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今上登極還坊充穆宗實錄副
總裁癸酉領有春坊事壬順天鄉試錄十九出其手學者爭
傳畫之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月穆宗實錄成升侍講學
士加四品服八月升國子祭酒尋陞監規欲行國初積分法
重習予之選申命公侯伯並應襲蔭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
中外改觀識者心儀先生且大用癸丙予告丁卯事府少詹事
擢府事充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獨爲不朽今石室
所藏可考體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亞升禮
部有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靦事編修趙用賢檢討吳
中行疏劾之先生憂嘔血謝絕秩宗面下數十人請江陵求

留拒不見先生徑造喪次切諫之江陵不知厝以處第有自剄面已意入不
王頗習我面諫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剄面已意入不
四拿取中旨廷答此旨大先生持之大牾且首倡賜贈許入
所編脩不敢前者既面江陵爭假歸參旨三月還朝後者輳
踏請即召便更邀先生署名先生此何事面以浣我篇
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詆輔臣上怒下詔獄藉先生
言以安面給事李沂繼疏復觸怒予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
亦自以贓敗是年先生二品滿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照
君以省奚言得無形若爲爭先生曰吾知吾父面已遑恤其
他既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卻掃修悟素之業而不赴入
間事矣宋幾江陵敗大爭搏擊參名高先生復持平其間寄
同號余公書曰江陵相業侯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於如人
一著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

王朝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侵力請破格蠲
之且詔有司毋荒之議勿使熟區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流
散當是時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
威福中外凜凜先生方與同官申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
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詆輔臣上怒下詔獄藉先生
言以安面給事李沂繼疏復觸怒予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
亦自以贓敗是年先生二品滿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照
新銜給誥命予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
八人衡與焉先生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郎僉伸併疏攻先
生上怒置之理先生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璧星疏以古誼
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庚寅元日召四輔臣入上手擁皇長

子令就視輔臣趨非已命皇三子攜出輔臣擬非如前上力
止之曰不可庶出雖評事于仁疏欲寬之法而獨曰屬先生
曰卿意云何先生進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
罪人不知爲詐上而以爲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
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上首肯之明日忽奉
御札以册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聚臣之請爲
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面間使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親面間使
疏之皇上手揮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册立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且道册立與豫教一無可
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且道册立與豫教之方
緩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上率皆萬餘言有云建儲
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九廟
之神宇而宮之慈謝皇上豈可差卑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
順一言者既而連接御札册立元子倫序以定胙豈有溺愛
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先生因謂同官曰聖意
無他止以册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
耳是秋西牌內犯言者多欲罷欲決戰先生欻曰果爾則先
朝熙河之禍作矣亟疏言牌至當戒邊吏嚴斥堠彼踰掠無
親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率以爲不然亡何西師解殿邊亦
無事會磺議起上遣問閣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磺徒二

道而求上俯從非後者尋奉御札聖祖重訓豈敢背遵學他
人之假借以僞亂眞哉遂擇先生所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
廷紛紛議起先生復具疏請收回並封聖諭早定大典息眾
嚣次日奉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册立此朕去歲之命
復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曰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
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
如堅各以建言謫戍先生業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急勦
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召對面陳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
引咎旋得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少俟二
三年行之先生復據初詔請定大典未得旨又請先行豫教
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

仰趙南星被劾懇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面通政
魏允貞步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於察典宅無干涉
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
諸臣上欲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先生見國是人心日就殺亂
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
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
會面請召對請御門請發帑奏請洒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
講經書咨敕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先生疏
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册立可禳此變至
十一月十九日上獨召先生於暖閣先生即申前請上曰稍
需之先生曰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
歲不讀書者況國元子乎上乃曰朕子明歲當舊冠期矣卿
久洞悉苦心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上
略不爲迕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札册立候行行止於明春
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
行卿可詳酌之先生請皇三子稍待次年以示等差上報可
因請侍班講讀遴副林諸臣並擬閣臣侍班期且悉用東
本謀可怪也乙巳聖母壽開六秩適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
恩再被存問先生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先生不置復召
出閣之聲甚盛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
飢人相食先生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罷辭
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而欲挹之者與乘而修枝者爭
以非封及密揭爲詞病不知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
或賜印章爲證者有之即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

人克已之論其戒集中未有過其非者若三王並封上自法
廟皇帝爲之非先生意眾非不知特欲加之罪借以爲辭耳
賴先生辭益堅攻者日益眾而上旨益溫召命終不可挽蓋
上雅欲以廉節厲世磨鈍如嚴公清海公瑞業躬峻擢之而
於先生手書其名於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爾在帝心倘亮且
也加秩輒辭不愛爵也當江陵薰灼之勢挺然屹立不附權
也致身綸閣贊畫廟謨入告嘉猷賡德我后不居功也眾嚣
若狂枝柱鎖鑰不辭謗也以故在朝重在野亦重當年用其
言去國思其身安車而徵側席而待非先生謨謀設施灣運
公久在列必能先事洧弭上亦有所顧慮利孔未開百司奉
必遣使讖其所以乃發今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知矣今
職猶昔也噫亦思先生有以自結主知必自重而後人乃重
之也耶先生薨以萬厤庚戌十二月十九日距生嘉靖甲午
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衡辛
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卒娶楊氏孫時敏即尚寶丞娶李氏
先生言行事業不能悉論著第取翰編所纂歷年譜少加損
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固先生志也嗟立言君子采而
銘之謹狀

哀辭

王辰玉太史哀辭 並序

江霤焦竑

太史字辰玉吾師荊石先生家嗣孝於親信於友治經術甚精而文戊子秋首舉京師其制義傳播海內如鳳采星輝人人快覩皆曰我師之能成其子如此也又曰君之克肖如此也亡何詣者計君以元老之子登上第可借以立聲名擢貴富逢世力攻之君置不與嘉遯巡引退者數年造師罷相家居乃就禮部面試皆第二人授史職遠近大悅服君念師老復引退久之以疾聞會主廬首撰席起師於家師以君疾不能舍去君無所爲計至爲文禱於神纚纚千言余得而讀之知君志在天下眞切遠大絕非僅僅自營者可及藉令行君之志其功業可勝道哉而卒以天死嗚呼悲已君文甚奇而不免中於疲才甚豐而不獲大其施孝甚篤而不能竟其養況其度淵然其貌沖然聲之萬斛之舟未實一二也而乃止是郎始君積學績行慕而效之者半天下至今學士大夫蓋人知其名家有其書也而畸於人復畸於天余不知其解矣余婿師特達之知而未一接君然知家庭議論間意當在余也嗚呼已矣爰作哀辭以抒余悲并告晉師而稍解其意云

維今傖館並世英奇翹翹東翁獨邁炳齋醪深絕去刀尺星輝宜羣詣競出爭見其能君文獨

祭文　祝文

祭少司馬耿公文

於維我師懿德乘時學宗洙泗業振夷嚚持衡秉鐸扈蹕世儀公也侗窃旁接遠紹親則父兄誨則師保緩步緩趨經其成則早軒然風舉作睟玉璋起再奮跡嘉閒芬芳神無留韶嚣不滯方番閩民勞成都出麾奉行細劄簪去垂帷如醴江河以溉盱睢尋以文學師表閩越一經品題精采奮發多士顯聞於今未絕民歌甚弟士師範型上曰汝賢召侍承明容台納言接武以升鎬京長江灾盜逋放他嚴見欺公愛不犯人歸其功我服其量先後十載盜息民甯晉少司馬乃以最行相別俛仰遽隔幽明嗚呼痛哉言念同門培植有年既歷三紀悉窃名賢今如晨星存者幾人時英盡矣我亦白髮有加西方食哽聞公遺言一倍淒惻嗟仁有後天道之常其門曰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余亦胡傷遺德孔長殘良則速

奢奢儀型森森軌躅範葉何慊斐雞可續尚饗

祭王尚山文

嗚呼昔馬伏波之嘉善人則曰鄉里而御款段非南華之言物故則曰主客之假歸人嘗研味其深旨竊有感於前文維經之贅之矢志弘獎晚築憩園壺觴跌宕案石獻奇龍禽競奏目豁耳娛從容假仰謂可百齡安此善養不見幾時遽聞盡賦材揮特卓茂是不踰乎百里之間目不接乎綦言之固乃能僮千人如卓氏金致如崔研固已儕才謂於往古超倫類而獨先縱一往而奚憾如逆旅之得遑娭乃命子炎方宦涉亦管朝操青維夜槳暨官方而夢覺有經守庭訓而準繩無越閒關萬里凶問遙聞殷冠裂帶雪涕星弁門外之征車市稅庭內之遺容莫覩不盡者心難言者命未謁季梁之醫已革會參之病嗚呼痛哉壺有芳醑奠饋肥羜招搖而來下忽精魂其何處愧悲誠之莫寫聊片言以古敍

祭漆清軒文

業患不精公學既成螢燈雪案歲幾周星樂而玩之孔翼文經名患不聞公早有聲經明行脩冠於月評久次而升模楷舒城秣陵之良於舒大造舒人有言朱揩漆教民歌且舞士則而效舉問審騰超辭廣庠公意倦游懸車相羊歲月幾何生平所得已全死生離合人情所重蓋棺事已甯不爲慟一觴之奠投淚以送尚饗

祭程則齋文

嗚呼維公行履敦和才猷宣朗聲動辟雍評高閨黨閱歷既深見聞彌廣簪紱大官玉食是掌鵷鷺參陪枇杷嗣響俄一麾牛刺以往匡救閭違明燭抑枉織蓽羅含破柳周敞於公視之齊名無兩倦歸白門挹玆勝境理學名祠忠臣幽壤經之營之矢志弘獎晚築憩園壺觴跌宕案石獻奇龍禽競奏目豁耳娛從容假仰謂可百齡安此善養不見幾時遽聞

屬纊實朋屯哭相視懺恍惟餘音徹徘徊歧想薄陳酒誄爲
布疇衰公聞不聞揮淚泚類嗚呼尚饗

祭余封君文

惟公跌蕩面扶義與節俠面豫爲疇眠親疏之急難當赴之以
若流連中年面自斂又折節面潛修憶效陳翁之家法以馴
行面貽謀追爭公之嗣興協世德以隼來惟土肥面不穡乃
倍筏於有秋幸令子之鵲起錫綸終於宸旒錯綉衣於庭闈
常乃忽泛夫虛舟欺詘信之俄頃視榮華之遷適令遠遯面
宇鼎食於林壑七旬面將屆方矯健面優游何人生之靡
緣涕洟淵面莫禁聊寫哀於片言嗚呼痛哉尚饗

祭王荊翁殿學文

嗚呼公之嚴毅相令豈偶予實後進晚面相遲心乎愛矣不
啻其口顧予淺薄敢辱公知手握鉛刀宰制未施儲面待匪
且生死難料嗚呼哀哉公之材品今世所稀獨蒙主眷首贊
冀以益時公俄歸田予亦遠蹈中心懷慙何以自效詎期一
一顧盼誰其假之古之楊綰國有大疑盡規獻替意鴈面婉
爰濟其誼誰其能然厥有陸贄片言盱衡一藝抵掌剸拂爲
憒綢繆結想以昔接今梁之任昉王器未定盛夜懷憂功成
羽翼赤松與遊公於是時漢之留侯哀衣東歸希谷未已安
車蒲輪逆之田里辭遜再三眠榮若縮方期弘化俟刑萬方
俛仰之間公也則亡皇心震悼行路灑傷嗚呼哀哉國步之
難誰與匡之厥陬有人誰與揚之民有囚斐誰與襃之下寮
有咎誰與明之公之存也桃李孔多迨其末路同室操戈勢
然抗心希古自以無前剖析疑義游心幾微聞者河漢君獨
不疑謂相推挽可升道岸出其緒餘匡時拯難二十年間離
合相乘余以譾揣君秩稍遷意終合幷以既厥綱豈期一疾
遽殞其命嗚呼痛哉君勁於道面志未丁孝於親面後莫嗣
顯其身面顧未伸豐於財面用未試問聲容長聲容難跋獨
留文章照曜天地嗚呼痛哉念世事之如幻同一靈於百年
方戮戰面玉立忽淫淫面霣旋手遭札以自疑欲相從面靡
緣涕洟面莫禁聊寫哀於片言嗚呼痛哉尚饗

祭王荊翁殿學文

嗚呼公之嚴毅相令豈偶予實後進晚面相遲心乎愛矣不
啻其口顧予淺薄敢辱公知手握鉛刀宰制未施儲面待匪
且生死難料嗚呼哀哉公之材品今世所稀獨蒙主眷首贊
冀以益時公俄歸田予亦遠蹈中心懷慙何以自效詎期一
一顧盼誰其假之古之楊綰國有大疑盡規獻替意鴈面婉
爰濟其誼誰其能然厥有陸贄片言盱衡一藝抵掌剸拂爲
憒綢繆結想以昔接今梁之任昉王器未定盛夜懷憂功成
羽翼赤松與遊公於是時漢之留侯哀衣東歸希谷未已安
車蒲輪逆之田里辭遜再三眠榮若縮方期弘化俟刑萬方
俛仰之間公也則亡皇心震悼行路灑傷嗚呼哀哉國步之
難誰與匡之厥陬有人誰與揚之民有囚斐誰與襃之下寮
有咎誰與明之公之存也桃李孔多迨其末路同室操戈勢

祭陶司成文

昔始見君已丑之歲余仕方初君志亦銳讀書談道握手歡

則使然公如之何人情險巇朝暮異狀所不易者上心嘉獎
生被殊遇殁獲大葬予也烋公特達相成感恩知己雀於一
身僑善孰爲牙弦絕音乘
祭高別駕文
一束摛詞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嗚呼古道日微遺美在君行有不散之樸道合太和之醇行
誼信於朋友孝友配乎古人簉仕龍南以古爲師不阿不競
所歸亦以教忠也某職忝作人敢忘祗事酒清牲腯惟公其
歆之
鄭介夫先生祠祝文
一節自持民之阿保士之表儀再溘於葵唯下是畏靡姑與
新法之出不俛面隨一拂以歸遠世所馳顛沛流離以荼生
終政求厥實日俾流傳遐遯如一人謂君才赤轡其素如行
故一話一言不忘君父老壯一節信於是邦況其有書流傳
康莊千里詎步川中直道乃以媒妒於官未遂其志則伸未
耆長春日載陽秋露郁郁祗薦尊酒以慰邦人匪直愚守尚
老歸來龍臥頤神彈丸日月逆旅乾坤方期歲時稱舟來往
悲纏嗚呼傷哉人道難當百齡若寄殤短彭修均一澌逝得
正面化餘復何計某託交彌久申以姻眷惟道義之長存慨
死生之倏變慫英魂之長往如夜寥之蘧且聊撫筵面一痛
追良朋之笑談撫芳辰而假仰如鴻飛之冥冥亦奚羨於鳴
絕囑眞抱樸爲樂孔仝惜也昊天遐奪其年宗姻悼切士友
徒有淚之如綫尚饗
名宦祠祝文
仰惟先哲隱以德顯仕以業著卓然風於百世垂範至今士
民歸厚豈某之能教緊鄉先哲是賴應誠祖豆匪以爲報也
尚饗
衡府紀善周公祝文
維臣行義維學明倫公昔蔵義實以蓋爲死所匪直自擇其
所歸亦以教忠也某職忝作人敢忘祗事酒清牲腯惟公其
歆之
鄭介夫先生祠祝文
新法之出不俛面隨一拂以歸遠世所馳顛沛流離以荼生
故一話一言不忘君父老壯一節信於是邦況其有書流傳
耆長春日載陽秋露郁郁祗薦尊酒以慰邦人匪直愚守尚
尊爵匪直守土之責抑以從邦人之願尚饗
欽師新祠成告文
黃侍中祠祝文
惟公闔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臧獲罹死其
主可謂與日月而爭光隻古今而無對者已顧瞻遺主寅薦
伏惟我師鍾靈三楚爲範一時挺立獨出唯道是師鸞鳳開
九卷之翼江湖澄千頃之陂始持符而督學爲東南之羽儀
當長夜而未照圖迷塗而授綏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喧
應鼓大塊之噫氣靄萬竅而一吹譬星晦而嶽峙其有
所歸念金陵之奧區實蒙教之所始義曰煜而光華仁風揚

而披靡卽山祖與水涯長沽可而未已某等早承訓誨偏沐
恩光愧館宇之弗稱爰改卜於宮牆幸俎豆之在茲儻吾徽
於不忘託椒漿而一奠奉明靈之洋洋儻可施其默歸知無
間於存亡尚饗

奉楊道南主入祠告耿師文

昔孔子作人必有從游之士妙契師傳共相闡發異日祀於
瞽宗亦與享焉我師振鐸南服道南楊子實始從之道岸先
登仁風丕振二三子之興起實惟厥功敬筮吉日迎主於我
師之閒神爽森嚴如負牆尚望冥冥之中共爲匡翊俾二
三子不終墮於迷塗謹告

奉楊道南先生入祠親文

先生性資洞契行誼夙修明是探微和能釋吝同志者翕然
曰師門之顏子也先師祠宇蕭然以時秩祀所當祔食者非
先生其誰誰卜吉日迎先生面安靈於茲曉乎名宦鄉賢既
分曹於兩廡上臨愴賓復燄首於一堂尚冀冥冥之中鑒蒙
警惰俾某等無終愧於斯文謹告

祭少京兆黃雲蛟文

惟兄賦懷厚德帙於人倫匪仁弗依匪義弗教揚遠揚近心
冥則親雅尚名教素遠權利夷險匪虧道塞一致澄清淮楚
風裁昭宣德裒賞善勸學興賢遐邇觴服靡不翕然有識歸
以嗣後暌離東西阻絕君棲怡園琴心酒德花苑春生松寮
月戾流覽今古猶祥昕夕不羈世法不爲天放展如之人縱
心條暢其數何奇其懷何壯頃歲君嗣操書謁余問君安好
傷哉憶歲丁酉羣姦亂國濁斯涸清曲不容直余攖其鋒首

我心則愉委余作序以表先模尺牘花還二載之間晤言未
緗館舍長揖鬱鬱作城韭韭九原淒涼簫鼓黯淡風煙素車
未發薄奠卿先前賢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尚饗

乙丑歲閏秋十八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四言古詩

答季立先生十二章章六句

東寶曰爺南木惟喬君之代興武帝文條抗心希古於時鮮交願予淺材乃辱莫盼如蘭之澤歡言寤歎投以篇章絢焉有煙過逢非久樂蹤舊知詩窮古始易究庖羲喜言盈耳玉盾共翬翔鴻翮如俄焉東遒約以卜鄰窮年卒歲願步懷思慮其不再昔之往矣朱華未稀今其來思雨雪淒淒共楊飲餞轉慰我調饑古之神遊八極可越不忮不求奚往弗獲嘅之蓋景繫此徽纆春冬閱歲壎篪比音或挽或推升高汲深何危微君諒直噣爲予規交以淡成心絲道契連城非寶三旌

錫兵校印

直貴心期一觴一詠淬可棄歲云暮言息其廬良書坐擁林木翳如何以寄懷濁酒一壺聊緩斯章如桃報瓊詞竭氣殫含意未終誰爲來者契此素風

五言古詩

江甯焦竑

除草

幾週憩晉圃春色明郊原嘉樹日亭亭愔然幽意存如何旬日內惡草忽以繁芒刺在我目荒穢盈丘樊青青松竹委理沒在中園嘉生日爲泰爾態翻自誼爾誼何足道奈此芳華寃呼童荷鋤往誅鋤勿辭煩滋蔓非難圖要在去朋根朋根隨手盡惡類焉能蕃藩籬頓清曠始覺松桂尊因知除惡本古人非空言呼嗟世罔然吞聲復何論

賦得風凰臺

高臺鬱嵯峨三鳥鳴翩翩乘之萬羽從下上青林外何年去不還江空臺自在騰蛟威風姿豈以稲見貴止必梧桐枝欲必瑤池派切伊蓑中人高風擅絕代因時一來儀功成謝履籙道從神理超賞與崇深會振策凌紫霄披襟濯松檜夜靜籟容風吹女蘿帶唱鳥睡長川一往有深解行當千萬秋乘雲弄煙瀛

恭和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天開圖書府深嚴不可窺榮光中夜起奎壁何陸離仰瞻梁木峻上有宣皇詞宸章既昭回御墨何淋漓詞垣勒鑒戒侍從咸賡歌紬書綸紼寄中及講學資聞識充耳日幾務粗畢啓心仁義道指事唐虞時文章尚典則謀議嚴公私大哉王者言允爲詞臣師長跪再三讀中情深以怡微尚夙所秉寔爲末俗規玩茲樗櫟材甄收沐皇慈褒閎則有補直筆冀無玷願歸綠雨恩大慰原野眥以斯淵色情上答高天知擊目還瞥心章弦良在茲

送區川擢使淮府便還廣州

當年同擢第文字總馳名共唱陽春曲多君金石聲玉署曉同趨金門晝長揮彙筆五先後鳴珮口游衍忽以維城重新辭寫直班人經彭蠡澤帝賜紺馳環百粵指歸途棠花已含笑熊軾海潮迎高門朱戟耀鶯囀燕客運書靜知夏好故鄉豈不樂承明應念歸撫景易遷變論交難久遠無令三五夕

贈賴士直

白予棄纓緌窮巷長栖託世氛中道屏夏氣南榮涼堪藉舊椽無改整林臥閱代興天遊恣寥廓鄒子人中豪相期在林壑每尋安成夢未果山陽約君爲及門人意叶忘瓠落扁舟訪衡廬投我平生作雅韻鬱瓊玖新詞梵綺錯鶺起待機緣數屈豈沈莫時至當奮飛乃展胸中署吾衰久矣夫抗志思絕邊經年難遠步肉食鄙炎蒸君其振英風一洗時流怍歸來問眞諦終軍林間諾

贈汪三江

卜居秦淮滸在市罕人跡開函讀古書皎日照東壁雅懷夢亦清齋景氣彌適鴻冥弋何慕豹隱文自澤執戟良已疲結從灼客龜卷言綸紼寄申及講學資聞識充耳日幾務粗畢啓心仁義道指事唐虞時文章尚典則謀議嚴公私大哉

嚴阿千秋出梵翳嗟哉築場人終古有餘庇

奉同黃鄔二工部高民部遊城北諸山賦得三首

嘉石閣

層崖圍長陰細路緣絕巘梯雲見高閣停簷清眺展嚴霜凜秋氣飛鳥澄湖淺嘉石羅前榮小大紛仆偃天齊嵌空出木脫林薄晚非日漱石流老懷寄高寔況此盈尊酌同心恣游衍慮澹物已遺境閑心自遠悠悠翳喪情一晤得所遺

梅花水

雲林入清深陵谷互吞吐窈窕轉幽徑突兀開淨土南峰天一壁峭嶸經鬼斧寒潭海眼深黝黑自終古龍潛知何年駭浪思一鼓來遊二三子冥搜共軒豁一勺試甘洽稍稍清肺腑何當築其傍餘潤及稼圃商歌澀喉緡長此成賓主

幕府寺

幕府敞名藍揭來年祀永羅壁貯晴嵐松門耿疏影緬惟始興公蕭范手自拯青山閟人代如一仲霄頭摩娑盤根槐甲子誰記省修梁亘橫津蒼煙圍危嶺澄波餘習淨灝氣深心領曆展衰步欲輟行復騁短暮意未紓褰回戀清景

七言古詩

江甯焦　竑

長歌行送羅倘德北上

北海先生石城內青青滿座搖衿佩幾人花底夜吹笙絳帳風流至今在前列羅生豪雋才英風矯矯空凡埃風塵自揖穿楊技鳴鞘一落萬人開坐論陰符對明月酒中盼劒雄心發逝將西北斬樓蘭更請長纓繫南越近聞名王款邊城樂浪燉煌未罷兵天子拊髀思猛士上書今見棄繻生狼居胥又不見李白才華不世雄夜郎一去重飄蓬謫詆梦梦滿人耳有如落葉鳴秋風下可憐眾口銷人骨束縛翻遭獄吏屈白衣蒼狗元顛倒二子讒柯安足道黃梁得喪總浮雲何事酣中得趣王侯早君不見梁苑鄒陽擅文雅幾載曳裾閟閎待誰越女紅顏發巧笑詞人彩筆相追隨興來相對一揮盡紛踵相接座有金盤馬珠勒十分美酒壽千齡笑看醉紅潮玉頰雛鳳高飛太液池翩翩時繞上林枝多翁獨立攀山頂長看鵷鷺集瑣墀

吳君生日贈以酒作歌侑之

前有一尊酒上君千百壽生逢強健時代是昇平晝酣觴聊可破窮愁身名那用悲前後春風二月花滿枝含情不飲將待誰越女紅顏發巧笑詞人彩筆相追隨興來相對一揮盡醉中得趣王侯早君不見梁苑鄒陽擅文雅幾栽曳裾閟下可憐眾口銷人骨束縛翻遭獄吏屈白衣蒼狗元顛倒二子讒柯安足道黃梁得喪總浮雲何事

蔣氏校印

莊官城七十詩

昨夕泉山春鼎來東風淡蕩殿花開逶迤百尺神仙室縹緲三花玉女臺莊翁學道臥煙霞采藥尋眞服九華夜迳王母詰旦珮朝謝諸生撚絳紗堂有慈親年九十握顏尤帶嬰兒色對客何妨每餔蔬有子不煩親捧檄賢孝承家有素風古今毋子將無同稱觴不道山川隔想見窗戶開青紅賀客續

區區挂懷抱延陵吳生二子敵十年尤困風塵色風翮洞零霜雪摧吳鉤蠹蝕塵沙黑當年得意吐虹寬一朝失路藏荊棘片言喧地鬼呵護精氣塵空人不識我勸君酒君莫辭風雲變化會有時青春好著東山屐他日飛騰未是遲

題黃山煙樹圖爲邵果齋內人壽

黃山高高淩紫清七十二峯煙樹橫軒皇曾此煉金液手揮翠翠微渺渺丹霞接彷彿靈墩響綠雲大道希夷亦等閒仙源只在故鄉間莫如弄玉高臺上一逐簫聲定不還

題先師手植桕

題受公石上看雲圖

廬阜紀山帶潯陽詠奇峰何如天台山有石森羅褰石上流雲互明滅豔若朝霞皎如雪小展蒼茫萬頃迷旋收突兀千雁出主人自是湯休儔碧雲之句喧詩流磊落胸中蓄丘壑翻飛雀底騰龍虵玉雪爲神匪點染不道生平有奇癖怡雲既學陶隱居又似米顛能愛石寫圖邀我歌短謠雲閒石冷共遊遙從知虛淡藏禪味宴坐空巖昏復朝

豔雪堂詩一首 有引

雲浦侍御閩竹兩度著花大如瑞香色紅五葉而中吐黃穗芳冶可愛因以余詩豔雪二字顏其堂而命余賦之昔韋集有云清詩舞豔雪孤抱發寒冰是豔雪古有是語但未以擬竹耳夫雪之豔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以豔雪擬竹非侍御亦不能道也愧余語凡近不能稱此題耳

江陵有地如淇澳不用耕雲並種玉隨風一夜長琅玕雪華豔豔生浮綠回看滿樹玉欄綴弄雪攀林興不窮采采已來丹穴鳳鱗鱗欲化葛陂龍背學成蹊桃與李强勻顏色東風裏青腰素女試銀妝冷絮輕瓊差可擬君不見嶰谷當年斫一枝試吹六合回春委 唐人雪詩輕理冷絮舞柳絮空

五言律詩

送王行甫還黃州　江甯焦竑

當代論詞賦君還第一流如何雲夢客不作上林遊世以雕龍著名堪繡虎敢漢庭楊意在莫爲釣竿留

輓章生竟臣

死自浮生事嗟君倍可憐翁齡辭仕籙短世背貂蟬乍失仍疑見重途未卜緣祇餘雙劒在龍氣斗牛懸

羅生輓詩

文儒多俊狹怪爾太飛揚跋扈人間世三千弟子行鳴鞘容

絕技擊石不餘光李唐時難遇撫言自婉傷

銀翁齋中各賦一物分得談玄玉塵

本自荆山質移來講席揮欲因開覺路聊以息塵機白與珠

華映玄髓玉盾飛松枝那足貴客白惜。張譏

劉節婦

粉暗辭羅綺釵寒失鳳凰賦堪悲暮日心欲結秋霜列女班

荀並男兒娶杜行綸晉一麥錫千載播芬香

齊王孫輓詩

憶昨同難弟池亭嘯詠時共看春草發俄聽夜烏悲琴酒虛

朋輩笳鼓咽路岐祇餘叢桂在留恨滿荒蕪

送劉玉阿謁湖州先莊褰新祠二首

楓陛勤名重菰城風義親英雄無處所蘋藻薦遺民白日晴

沙冷青山片石新嘗知百年後悽惻弔雲孫

超遙二千里扶老向江山雖乳風流遠熊幡像設閑竹深喧

靡鳥花靜掩春關應有門徒在相逢話舊還

途公露奉母之南曹二首

將母秋原發承恩書錦行主風時入詠乃作足調藥盡省雲

爲著滄湖玉作京懸知紆綬處信美重含情

聯珮趨青瑣之官佳白雲幾思花下醉其奈席前分作客應

誰共還鄉猶羨君聯棲差可慰詞賦鎮相聞

贈別

寂寞揚雲宅清溪隱徑賒閉門得之子問字一停車杯帶寒

流淺山臨夕照嘉無言歸鞅緩前路及罍花

槐市衣冠會風流今在茲因思公子日得副晚秦期畏鵬悲

吾老爲鵬欺爾奇定知懷玉者高價動良時

齊王孫園餞別惟禮二首

故人何所往迢遞燕市過洛花行際少江樹望中多鴻漸因

風上罍罄近日和鴛騰知未遠去路莫蹉跎

梁園含薄霧潭水漾輕陰好鳥啼芳樹清歌聞隔林長途今

日始幽事幾人尋不謂離居意衰年覺倍深

送劉宗魯還西吕兼東尊人君東先生二首

地迴煙雲合門深松桂賒風應能暫至衰白轉光華露砌琴

初慙霜林菊自花唔知不易延賞坐昏鴉

吾憶民初老端居歲序遒如何龍臥穩尚阻鶴書招度與山
王勝談應祖謝超雙魚來往易不斷九江潮

五言排律

送黃博士宗裔謁江夏　江甫焦　紘

能文韓博士結綬五湖端出宰聲湘遠投身恩自寬歲翻仍
遠地柳下亦早官白璧逢人晚青松有歲寒循良看古史淵
敏願時安正爾飛騰日無憂行路難

贈符卿徐君奉使鄭藩二十韻

屬籍恩波厚嚴廊禮數宣簡書應日下使節竟時前尚羣班
方重承恩爾最賢價高雙白璧調逸兩朱絃石慶恭彌腐章
玄業盛傳清曹分鶴禁殊渥佩龍泉綸綍金臺出干旌宛洛
清琴書掩短衡弧矢照長庚黃菊如相勸青尊莫厭傾西風
應不負彩筆正縱橫

懸列卿紆遠轡父老泣新阡鄭自維藩舊名因宗老先東平
留善譽劉向有嘉篇小挫忠逾篤中還節更堅免園勤采纘
雪館費招延好賦梁王逝留賓穆醴遲皇情麟趾切劻與鶴
書專祇役君還發還鄉意暫便請山探古跡丹笈挹琴仙勝
地驂維釋高吟激賞偏褰帷瞻往路臨水惜徂川吳會浮雲
外燕京落照邊相思日延佇歸棹早朝天

送林吝伯奉使便歸莆陽覲省

授詔辭金殿承恩戀玉墀名堪天北斗使向海東垂龍節詞
臣重桐圭帝子私嶺雲迎舊路海月惜歸期況是題橋後兼
之奉母時江魚供錦饌林筍薦瑤巵色養心難盡朝天分莫
辭承明需著作還轡未應遲

卞孺人六十

槐市迎親日冶風引夏涼葵榴森戶扉歌吹動宮牆枕屏隨
溫養金籙重義方美談知待湛散朗欲齊王節以藉危展名
因歲月芳天應開寶婺池擬接瑤觴忠孝家聲遠冠纓世澤
長開居將麗藻頌以祝高堂

許懷泉六十詩十韻

嚴整高懷在清泉日濯纓絳湖臨別墅白首締深盟種樹先
賢傳爲農東魯名千金三致七策二先成老覺孫謀重心知
儒術精經能傳世業子欲振家聲羣從金閨器過逢玉樹清
琴書掩短衡弧矢照長庚黃菊如相勸青尊莫厭傾西風

喻職方尊人偕壽詩

家風南浦遠予命上京開廚膳江魚入菜衣宮錦裁政曾三
異士恩自九天來爵服郎官貴絲綸內史催典章馳盛代象
緯燭中臺讓以迎霜茂惟因是雨培庭闈增氣象風舉日招
回磊落乘舟志端嚴斫柱材何人能作頌長命一添杯

魏楊貝君

斯人邑蜀彥一日捨黃泉里閭儀刑絕親知涕泗連潼曾迴
薄俗簡擬遮前賢垂範橫經舊推仁解網先尊榮眞不愧端
雅獨修然八十新開袠三千欲紀年慧書重寓目風德敢差
肩令子勤欲壯修名遠邇傳嚴廊精獻納颺粵重句宣帝念
徵爲鑑時需說濟川乘風功逾起愛日夢常牽一別成寥闊

孤懷奈渺緜鯉庭遺故帙蝸壁慘虛筵慟哭灑菱路凄涼京
兆阡摛詞從左掖遺奠出中清鄰愛方休杵皇慈更撤懸穹
碑誄誰握國史采貞堅益部耆英傳華陽士女篇何人能繼
作廻首論摩鐫

余學士八十得子客以詩賀之余亦嗣響

人當卉壻日年是鈞璫徐勝事從今覩奇聞到處無定知從
孔釋亟欲比封胡晚出荆山璞欣披汗血圖照車成鄧握歷
瑰匯幔駒合宇相如大當慚揚子烏夢蘭符胶兆擢桂快搏
扶浸寫詩寫卷遙持酒濡毫年年湯餅會莫忘一招呼

潛日開家讌光風動客襜翠嶺凉影合丹墀晚雷鋪杖履時
能至蓬蔂徑未蕪碁中安石墅花裏步兵廚憶昨登朝日英
風絕世無問豺難避路射隼輒彎弧必使三綱正當甘九死
扶羲訣心欲倬忠義氣全爭其奈投明月因之泣暗途七年
留簡書萬里客星孤博望辭門籍嚴廊轉化爐掖垣煩領袖
朝列仰規模推轂從興論持衡繫顯謨靑蒲常切諫白下又
長驅講德標新義陳詩識故都地靈回涸轍天部接亨衢擺
落嫌疑跡從容肝膽輸韋翅後坐令好音殊價重難沽
玉恩暌每報珠鈿陵留兒寧鑑水足專鱸歸棍堪龍队閑庭
松歲不秋煙霞互吞吐魚鳥接沈浮跨木長橋遠聽泉曲澗
幽嘗知千載後得與祖風作水月通三昧圖書富九邱飄搖
中散駕嵇落仲宣樓泉石鄉園夢煙雞社稷憂一疏期效賈
三策合追劉壯擬姬圖永奇思舜藻求卷阿鳴鳳鳥庶鷖豈
爲儔

簡爲余書

壽參岳何公路二十韻

上日華筵啓高門盛事偏三傳皆甲第諸客半貂蟬
黃集稱觴雅頌宣閨燈輝接庭桂魄朗遙天憶昨公車日看
君射策先清朝推翰墨盡省比神仙賈誼經邦疏相如諫獵
篇雲容方羽翼江海各風煙振玉洪都路攄金秦望顛千家
窺驛舫五馬飲溫泉便了湖中事時參物外禪行看烏反哺
問俗犬安眠才大思兼濟時違忽棄捐褰聊自適叱馭任
人前圖史臨溪閣桑麻負郭田曾栽松徑逕亦種竹婵娟結
社交從棄閑居草足玄頹峰欣酌羽流水恣鳴絃勝賞追前
雚雄圖付後賢從今嚴壑穩臥聽谷禽遷

題南山精舍爲黃給諫賦

見說南山勝名僊少日留一從登頂圖幾度憶滄洲棟宇千
齡接山川累世收貽謀承往日肯構起常流蒼蘚侵堂峭
松歲不秋煙霞互吞吐魚鳥接沈浮跨木長橋遠聽泉曲澗
幽嘗知千載後得與祖風作水月通三昧圖書富九邱飄搖
中散駕嵇落仲宣樓泉石鄉園夢煙雞社稷憂一疏期效賈
三策合追劉壯擬姬圖永奇思舜藻求卷阿鳴鳳鳥庶鷖豈

七言律詩

初還退園作

江甯焦竑

愚尺柴門即水濱無邊清興逐時新鏡中白髮堆知我坐上青山自可人老去無心憎客至病來彈鋏不因貧寂寥賴是遺編在擬草玄經筆有神

送秦後儀還江陵

青春山郭亂花飛忍見天涯送遠歸三楚風光行處盡片帆煙渺座中微浮雲極目愁看劍間字何人獨掩扉懷抱欲傾

嗟未得相將容易寸心遠

知未冷滿園鱗甲動冰霜

送吳伯恆太守之杭州

窈窕湓湖十里光幾年幽夢寄滄浪風煙莽莽林通宅雲木蕭蕭水繞堂蟋蟀經秋生別恨芰荷他日或同裳何人不淺

郡超興爲榜清溪架竹房

潘去華弟隨兄之都生日贈一首

揚鑣曾逐祖生鞭弧矢雙懸日月邊國士酬今堪伯仲酒人那復淡幽燕春明上苑供浮白月滿西山伴草玄樹底荊花

君自惜肯令風雨妒妍

項烈女

未嫁從夫古所敦千秋那不愧貞魂琴隨子敬甘同絕劒許

徐君不負言璧月乍沈鸞鏡影銀河長斷鵲橋恩空徐弟淚

書祥寺桃園一首

隱隱花宮北又東幾株紅樹翠微中短扉流水非秦世淡抹輕妝出漢宮量減自憐宜曉目嫣多翻更怯春風重來欲記

天台路祇恐仙源不易逢

楊鍊師恩例冠帶一首

一道天書出紫宸清都何意播徐芬朱旛欲向雲中度毛節俄從日下分謫去幾隨青鳥使書成曾乘白鵝羣年來亦有

無以報廿年門下愧情親

送王計部視學河南便歸姑蘇二首

東風揆傳外台居士載聲名在兩都豈謂書雲摶勁翮欲從滄海問遺珠筆搖嵩少春長住履滿漳河興不孤此地弦歌

蘇耽與顯借仙人玉笈文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三山嘉樹鬱蒼蒼下接枌榆是帝鄉雲氣直蟠千里勢露華遙自九天長陣成鵝鵠春藏影旗偃龍蛇夜有光報國片心多勝跡看君衣鉢紹前遑

一春多病楣長懸又是詞臣攬轡年謝氏衣冠堪擅世旌陽

眷屬總登仙袖中刺字慚相避馬首離歌倍可憐靈跡君還
知未遠將因一訪紫芝篇

送魯幼弼之龍游

神明茂宰古來難姑蔑逢君政自寬不憚舟航衡宇熱爲憐
父老迎江干金陵雲隔三衢嶺瑤草春生七里灘到日登臨
多暇豫西風應憶竹皮冠

范叟

松花滿泛酒杯濃再再憑笺度碧空香社聲名胡李上爾嚴
杖履綺園中清池洗藥時窺月白晝遊仙或馭風莫厭過從
頻獻壽百年今復許誰同

送譚中丞撫蜀便歸覲省

仙郎親捧紫泥書歸路遙馳馹馬車翟服寵光開日月綺筵
歌舞動林廬已看鵲起隨金印更羨烏飛傍板輿千里承歡
君莫慮錦城到處有江魚

壽林君

華髮飄然六十時當堦玉樹挺奇姿久知晉代推懷祖自合
荀家有叔慈老去閑書侵座滿庭盡花竹傍人移牆頭一片
鍾山色日爲閒人送酒巵

別朱平涵宮論二首

急管清絲祖席催鋒車千里帝京來燕臺合是彈冠地鶴禁
還須戒筆才落日孤帆江外影浮雲野客望中哀赤霄不盡
芒寒色夜夜文星接上台

春事在夜堂寬放綠尊虛

贈汪生

風塵誰復縱閑身爲愛名都遠卜鄰鍾阜高懸雙崎翠江流
遙結一溪雲竹林雅詠山王並栗里清言祖謝臻最喜開尊
逢五月石榴花發是嘉辰

送馬參施參岳之貴竹

一醉臨岐金風厄君君事業有前期揮鞭欲繫名王頸草檄
爭傳幼婦詞遠地風猶銅柱紀舊遊星散摠冠知河橋楊柳
青無盡蓋首停雲有所思

送張博士還安陽

江上逢夕波寒滿望離離木葉丹世路黯危新稅眾人情
翻復幾憑闌乍辭赤芾名偏重三仕清朝餐未殘聞道後堂
多樂事管弦誰復惜餘歡

焉塘郡伯治最當徵兩台從士民之欲爲請於朝得留久任
聞者喜而賦之余亦繼作

徵詔端因黃綺裁主恩還借寇恂來桑麻久媚褒帷色琴誦
應傳入室材自岸郡堂留岸幘清時山郭憶停杯懷賢戀德
無多日佇擬勳庸列上台

李開溪六十

芍陂風物共徜徉解組翻憐意氣長松菊乍開彭澤徑畫圖
重識輞川莊端居歲序頻相過舊業田園鬱未荒登從幾人
偃彩筆不妨杯酒照琳琅

送曹能始

十年觴詠幾追游暫罷驅駒不可留清世未煩憂蜀道壯懷
時復攬吳鉤孤帆雲渺江天暮三峽風回壠樹秋谷口高賢
知在否將因問俗一相求

題李氏古勝園

名園十畝隱樓臺異代曾栖作賦才曲水春從青嶂落遙山
曉帶白雲來堂開樹色千重見花擁禽聲百和迴此地羣公

多置酒幾人懷古日悠哉

送彭景從

惜別河橋楊柳垂石城春色正遲遲壯懷準擬千秋業遠道
其如萬里思未愧金陵稱末契早從玉署抱芳詞二京雲樹
多佳麗轉轉遷鶯得上枝
和謝比部何園懸燈賞牡丹四首

欲憑國豔慰衰殘垂老猶來就藥欄把酒不辭花下酌移燈
還向醉中看青輝散彩春增麗丹燄扶香夜未闌爲問品題
誰第一正封詩價動長安

高懸銀燭榜花王冉冉猩紅出短牆祇覺豔多消酒力不緣
靣減借燈光氤氳寶盤開香霧宛轉仙衣卓晚妝自是維摩
能解脫未妨同坐散花場

清宵紅燭照高枝幻出花叢一段奇色借瓊漿初泛泛影搖
珠樹半離離文君窈窕當壚口贏女留連寬鏡時一自新都
懸賞後幽歡曾許幾人知

瓊島移來手自栽更煩火齊照春臺花如不夜城中見詞向
清平調裏裁雲朶鱗鱗明錦幕露華濯濯映珠胎自頭轉覺
鍾情劇扶醉深更未擬回
金少源生日
美酒香茶興不疏筵開六十九回餘帳中並受通儒業圯上
親傳孺子書玉樹歌殘桃葉渡金壺人醉藕花居莫言汎宅
浮家事臨水看雲日晏如
贈金少源
三楊當戶此開尊雅況如君可易論結客才應無上駟談經
名已動中原白移山帶芸生潤綠滿書帷草漸繁十載賦成
還自愧未堪重過子雲門

江月軒爲石民部賦
絕壁臨軒接太清澄江練色望中平不妨太史占龍氣自有
仙人集鳳笙皎月半空紅樹迴長虹雙指畫欄迎定川解逆
閒人酒鏡鼓方舟處處聲
贈吳弘宇
菟裘自卜隆中地麟閣何須身外名尊酒欲開山郭淨爐熏
未散午風清行邊勝具同支遁老去高懷學向平況是仙郎
稱玉潤閒居相伴著書成
送李叔操歸上黨
頻年京輦暫徊徊此去壺關首重回雞肋未堪慶國士羊腸
需復傍時才青山夢遠家還到白雪知稀調轉哀賴是淵明

能寄傲不將琴酒負歸來
贈永慶僧
蕭森松竹對窗疏謝傅荒墩入望餘少日登臨成勝會老年
蹤跡墮空無祇將禪誦供僧臘不礙菩提混世途還憶太虛
道意否一輪新月定山孤
贈何公露
滿庭圖書博雅堂閒擷絲竹韜川莊裁成柳賦欺鸚鵡買斷
茶泉得鳳凰洛轂倚扉嬌水上秦簫吹月度花榜稱鵜莫惜
留賓醉更數從頭三萬場
張少參六十
支干徧歷逢初度卻是嘉辰九日來朱紱暫拋閑把釣黃花
相伴且銜杯頌聲曾入華陽志召節仍從薊北催一鑒風煙
知未穩看君頭角自卿材
壽楊默齋七十
朝看青鏡未頹顏都付光陰酒醴間花雨乍飛秋氣淨松風
相對午雲閒三山江上供吟眺五老林中待往還知有長生
貞訣在鐵輪鶴鹿許追攀
壽楊愼齋六十
年將六十解天弢白社經行不憚勞貝葉千函龍藏古蓮華
九品塔輪高依人馴鳥多栖鴿入供新枝已獻桃不向一期
論果報泰山滄海等秋毫
陳未齋年兄八十

憶從盤蔵賦臨田白壁青山游晚煙笑指梅花開壽酒靜看
梅樹數流年壯懷每放登臨後吟興何孤酌前知是淵明
遺意在頻將風物記斜川

壽郊山楊公八十

六詔山圍長者家棺槨陰滿樹交花逃禪有興投閒若壯志
難消覩莫邪燕喜當春將進酒雙歌入夜雛鳴笳承歡況是
仙郎在海屋籌添未有涯

送沈鳳岡之高郵

共折梅花送別篷江天何處不堪憐煙低邵伯當年壞月上
邗溝第幾船才美眾歸金匱筆途長未暖廣文氈酔來莫歎
風波不可聞走馬踏花歡舊永盤龍刻燭詠宵分明朝共奈
二十餘年一見君人生聚散總浮雲向來肝膽知猶在世上
堪寫目未妨尊酒哲時晴

澤國幾裁詩夢中雲樹三秋杏望裏鴛花六代餘隨處山川
江天無諠涉愁予一日芳君問索居幸來披拓襟抗疏交情
喬世昌給諫過訪有作二首

遄船在勸君長望且衡杯

還向曲蘿開王修名理餘初地李白詩篇有慶齋形勝不殊
新秋爽氣忽徘徊露下城隅集上才萬里照留明月影一軒
題蘿月軒爲陳蘿卿作

題董望峰行春圖

英道開門雀可羅行逢華髮媚春波自探鴻寶身偏健遠指
青宿興轉多方外定堪司馬老田閭誰詫故侯過琵琶別有
新翻調不喝平原奈樂何

劉句容母夫人八十

豔舞嬌歌間早梅北堂今夕綺筵開何人不羨周官學朱褐
有子宜成漢吏才婺女自增玄象色麻姑親擘紫霞來華陽
亦是神仙宅欲借流霞泛壽杯

王碩人壽章

天風縹緲度雲璈知是君家薦碧桃錦席初開青鳥下華燈
欲吐婺星高蓬壺秋爽催花氣海澨雲深長鳳毛料酌莫言
難盡意壽杯擬借廣陵濤

河橋別悵望城西又日曛

壽朱檗湖六十

坐對蒼溪玩物華偶因流水見桃花池塘草長生幽夢鴻雁
雲深傍遠沙黃綬久拋閤對酒白眉人稟靜養霞忘機自是
長生客何必尋仙泛海槎

李氏山園作

名園草堂復經巳戚酒過從事事幽桃李香中聞鳥語蓉蘿
陰際見江流青春不醉無三日黃閣徵歌定幾籌一自王孫
開別第鳳城花月不知秋

贈李公子

貂蟬門閥斗星懸公子才名世所賢已見銀鉤能遍眾更披

玉海編忘年逢山舊約傳青鳥水閣新涼啟翠鈿裘桂重重
堪載酒不妨時覓買花錢（張祜 唐詩紀事 全唐詩逸 唐詩紀事 全唐詩逸 唐詩紀事 全唐詩逸

江愼修 紘

五言絕句

毗山園雜詠二十首

南陵堂

萊衣初欲舉潘園與且駐從知下孤中復視南陵意

清閟館

秋閨發華滋植根未當戶即必賦反騷幽館香自度

看林

亂石疊綠山碧澗積深樹看體知可求貝在青山聖

海綃樓

樓棲上代物心同上代遊摩娑鐘鼎色髣髴見殷周

蕉廊

枝枝遠齊雨葉葉當窗淨時從葉上書醉墨森相映

竹林園

簣罍倚珠閣佛日應時長宴坐名香絕空庭聞妙香

雪苑

種梅盾崖顛老幹半成鐵逢春都著花疑是中林雪

松寮

容寮茶可歇霜雪隆花雨亦欲學張譏松枝代談麈

明月潭

山空皆氣澈水闊月明多照影朱顏在無妨近逝波

茶噸

纔草隱重巖飛鳥自來去茶煙一縷生幽人不知處

櫻桃塢

竹筍經時出含桃入眼新頻將櫻筍薦盡賞醉鄉春

瓢泉

綠淨天無風殘月照石壁袪擷試茶人一泓在空碧

小山

飛梁風日明陂陁魚鳥泳徘徊坐磐石愛此青桂影

蓮葉渡

泊舟近方橋月出溪水漾采蓮人未歸遙聞歌乃曲

菊柴

采采籬邊菊何如金滿籬便從千載後雙眼到淵明

鹿坪

山深松檜古石瘦薜蘿幽欲託鴻冥意閒將鹿女遊

飛雲隴

岡勢高復下湖鷗散還有遊人自相問此是人間否

甕亭

平台帶遠樹兩岸寒蘆發遂令庭戶間坐見滄洲色

停湖

隴鶴孤飛擊汰且盤桓中有魚龍語沈波鑒斗寒

榴壁

春蕊花欲殘亭虛榴始發會使此山園芳非不恆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舟

舟

舟

七言絕句

江甯焦竑

寄潘朝言

愚勁不惜書千里潦倒那知臥一山久矣交情成市道篤君清淚落人間

宮詞

宛轉蛾眉只自憐長門一別動經年相如詞賦從來絕爭尺那能到御前

羅襪谷七十贈二絕句

樓上傳經吾子行平生使氣傲公卿彩毫時散金牀色片片

飛花墮玉京

半壺濁酒陶元亮萬卷殘書葛稚川小雨輕風香篆裊不妨常對菊花眠

那供奉二首

內賜渾似華雙成十二能歌入破聲翻得新腔仍自惜流傳未滿建康城

分付清歌與客心風情綽約惹纖衣金昭陽不道雲霄隔猶帶玄鴨樓成鶴馭賒桂旗蘭髁關高華玉人不乏三天字卻愛當年蔡少霞

絕句

仙翁贈言兼索玄鴨樓榜賦答二首

學道曾窺混沌初頑年身世墮空虛白頭贏得希夷笑猶有浮名費掃除

起上一編貧我師山中七策久忘機子房斬爲鴻飛出范蠡今從鯫棄歸

不知身自是仙才夢裏朝元日幾回指點蓬萊水清淺醉乘鸞鶴又歸來

花明月淡海天秋三十六重煙雨樓數載欲歸歸未得看君西風賦病梨

先上木蘭舟

世事浮煙著猛回山中況有水雲師莫教老去方知悔空對

途祖心說經山陽二首

苦海誰爲出世人又憑飛錫度淮雲漫施天雨無生法喚醒閻浮有漏身

軍持一發可能攀鹿女銜花去杳然石濆煙雲今夕見秣陵風日幾時還

夏日

鶴韶荷香靜與棊墨花斐亹氣氤氳日長自愛塵囂遠閒作松窗寫紫文

一道飛泉出石陰槐龍挾雨聲蕭森鼎中茶熟花生雪消盡人間熱惱心

詩餘

江寧焦　竑

浦江紅　壽程孺人

七十華年問金福人誰得似還又見高堂設帨仲春天氣有子關如森砌玉孫枝更得追風驥喜玳筵開處滿釋裙笙歌沸花統步燈搖醉明月鑼鼓鬧鴻態笑顧和扣石麻姑鞭背不必親扶鳷壽杖時來將赴瑤池會看蟠桃結子又開花三千歲

雨中花慢　題三教會宗圖

名利交馳昏夜無休入間苦海誰能悟問如何瞿塘撲馬岐路亡羊誰是長年三老一竿坐斷危灘有緣梁道士東魯逢衣天竺緇郎玄言如屑妙思翻空稀微煙渺雲翔更那知迷之害壞悟貝葉當金地不離方寸白雲何必仙鄉夢醒東家誰慮容界總是還丹

雨中花慢　題五嶽臥遊圖

馬上三年五嶽眞形錦囊衣帶長留喜溪山浩渺風月夷猶一窓眼前自足千巖鄰底冥搜笑向平老子未了平生男女閒愁　采眞何處驂鸞鶴夢魂天際悠悠渾未解仙遊不遠聞早回頭欲令眾山皆撲何妨臥對南樓好天良夜鼓琴成同歲看翁千有二百

清平樂二首　周封翁八十

煙融日暖正小春天氣況是梵書雲外至滿勸仙翁一醉

壺中歲月方長江南草木吹香拚取此身强健功名他看兒郎

斑斕彩袖笑捧金罍酒綠橘黃橙娛日課三祝千齡長壽

閑來踏遍牛山浮屠絕處曾攀看取老來筋力神仙只在人間

處美人　顧宜人七十

小春壽燕年年早更覺今年好金毘玉友總時英看取相隨

平步到蓬瀛　懷中滿汎秦淮綠鬢舞勞如玉樓棚管竟可憐生長與北堂松桂共青青

百字令　楊孺人六十

慶長春　壽江峰何封翁八十

赫赫綠綸曾雨渥天陛衛門生色綵服烏紗相映處矯矯顏紅髮門閭葉浮杯江魚入饌況遇生申節煮風清切　多少桃獻瑤池鹿騎蓬島一笑乾坤窄未擬招邀遊汗漫先報長生消息繡幕香閨歌聲舞影且醉三千客廣

本題花鬘詠坐隱圖

羅山成小隱見鳥兔自西東一徑門雲家僮未掃寃假嶮嵫
只恐閒柯人到覺風光不與世塵通拈取殿中黑白經觀杼
上雖雄經綸事業笑談中局面幾番同任是解圍先著獨
古機鋒間思殷周劉項算到頭蕉鹿總成空何必游山拍手
醉眠明月千秋

右湛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亦焦氏弱侯先生所著也初集爲明原刻木續集未見明刻今據傳若生丈所鈔先生學問淹雅於書無不窺所爲古文辭從容條暢能通諸經之郵於朝章國故靡不綜貫筆又足以達之既不若務爲簡淡者亦不模秦範漢故爲鉤章棘句以故韓俗而質貽羊質虎章之譏上之接方正學宋文憲諸老下亦不爲唐荊川陽升庵所籠罩信乎大雅君子卓爾不羣者也唯其宗旨稍入於禪論者至謂其推崇李贄比於聖人然是集及筆乘初無此語或亦傳聞之過蓋先生之學出於歐天台而於管東溟尤有流溯之合其誌東溟有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以東魯之距收攝二氏之語謂稱東溟可謂之自道所學亦可然先生一出一處皆有本末豈非聖無法者所可幾邪夫誤墓之作刻又以詆昌鎏先生早與勝流晚登高第聲華所屬趨之者眾遂不免爲其所牽然有明中葉名卿碩輔與章布一節之士多見於傳誌中徵文攷獻足備史家之掌正未可以誤墓少之也先生尚有易筌養正圖說四庫所著錄亦罕見傳本海內藏書家如有孤本幸以假我以成焦氏一家之學此則國榜所禱祀以求者也鄉後學蔣國榜跋

泊水齋文鈔

張巍山先生行畧

公諱慎言字金銘邑屯城里人大參昇之家孫也幼顯敏絕倫爲名諸生中萬曆庚戌進士令壽張調曹縣所至有循聲以績最擢陝西道御史出按屯田釐奸敢弊不避權貴乙丑丙寅之際閹宦肆毒竹人借聲以調劑三案忤旨謫戍肅州搆快雪亭著述其中有悔草諸詩文戊辰賜還補湖廣道遷太僕少卿太常卿轉刑部左侍郎以讞獄失旨閣住家居凡八載經營泊水園亭研究經史內典所著有泊水齋詩文會桑庶發難解貸築同閣合里黨聚處如第五倫故事戊寅起兵部左侍郎辛巳晉南戶部尚書老成諳練百貨肅清改右都御史掌院事嚴核貪墨臺端震憚甲申夏遷　旬餘即致政去僑寓蕉陰移寃水疽發背而卒年　十有九

序

邑中及佗旁邑壤境相接居不出三十里外在行山谿谷之間由明以來以科第顯立名當世者甚多蹟晉以南數猶縣陽城蓋天下人材所自出也今未易殫數其爲天下所尤知者有若楊公繼宗原公傑王公國光孫公居相張公銓或以清節或以事功或以直敢言或以忠死事此五公者皆天下所知者也準以洙泗之四科則班班乎德行政事言語之選焉疏庵有文而畧其人苟不亟亟於表襮事蓋文學之雖賢者不能兼而有之矣幸而有之而其人苟不知者亦牛迨其後釋稱湮滅好名以求異雖同明之人知相推許而知者牛不知者亦牛迨其後釋稱湮滅而無聞此才人志士之所以操心欽恨於斯文也吾於巍山張公有慨焉向所謂文學之科公其人也始吾所居三十里淡谷之間有常評事倫及吾祖副使容山公（諱天佑）皆最能詩已開文學之先矣而莫爲之繼巍山先生奮然獨興於數世之後其所與交遊者虞山錢受之竟陵鍾伯敬蓋當世之文人皆已知之矣里中則楊貴門沁湄以其學與先生相周旋先生曰吾之畏友也其時白公東谷最晚出於是先生之文益昌而里中名卿碩人能文之士彬彬稱盛焉接厥所由則先生推挽之功爲多不可誣也昔子夏教授於西河言偃崛起於東吳流風遺韻有以振往古而導來今孰謂先生之功爲可誣也哉以公立朝之風概晚節之昭明不愧於向所稱數公德行政事言語者而斷以謂文學舉其盛也虞山列朝詩傳稱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節敦友誼又稱國家置之冗散不得當一臂由今思之可爲痛惜則其所取於先生者又豈獨以其文哉兵刼之餘篇章散落張公伯珩搜錄其遺文伯珩令子茂生鋟版行世而先生從孫太僕君泰交式光前緒徵序於予予因慨夫吾祖容山公之有文也容山公詩吾童稚時及見其鈔本後略省記憑索敝篋中不可得問之鄉曲無有知者則遂將湮滅而無傳矣寧不可痛恨哉吾又以知太僕君之賢能不殺其先人也

時

康熙庚辰人日同里寄人陳廷敬謹

泊水齋文鈔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泊水齋文鈔目錄

卷之一

疏

本末兼治仰祈國計疏

第二疏

第三疏

序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表節孝序

見吾齋先生壽序

壽御史大夫玉陽孫先生七十初度序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追草序

泊水齋文鈔 目錄 一

九正易因序

王芝房詩序

郭芝玉詩序

又玄雲水集序

萬子磬塤詞序

蕉洞禪定庵募緣序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並後序

歲計錄序

卷之二

碑記 附序一首

宗教寺碑

冀南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澤太守賓吾王使君生祠記
邑侯楊公生詞記
陳猪人节氏苦節記
同閣記 再後序
論說
明德論
中庸說
讀書說
讀書交友說
報德報怨說
雜著
泊水齋文鈔 目錄
重修海會院募緣疏
讀高皇帝敕論
翼南會約
直義或同
生機
題卷
徐六峰先生偶咏題辭
跋董玄宰戒懼帖後
與藍仲遜論易
書若水惠紙
偶書十六則
卷之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啟牘
告邑中父老守城啟
與耿曲沃啟
與人書二首
與張深之書
酒泉寄貴關札三首
寄石嶼雲書
札孫宅相
家書七首
墓表誌銘祭文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疏菴王公墓表
資德大夫政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桐陽衛公配夫人楊氏
明奉直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庭芝張公暨配宜人畢氏石氏合葬墓
誌銘
合葬墓誌銘
明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訓導見菴白公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迪文王公墓誌銘
明故承德郎大興縣知縣贈文楊公暨配贈安人王氏合葬墓誌
孝廉仁甫王君墓誌銘
明茂才華甫栗君墓誌銘
祭大司農孫拱陽先生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陽城張穆石州先生著

本末兼治仰贊國計疏

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開采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諸鄙法者既發言盈庭矣臣竊以爲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日之計當標本兼治而后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所以爲經久之圖語有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誠爲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而止補苴於目前之急圖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澤終非本計恐字多逾限臣謹齋沐條繕三疏先以開采鼓鑄言之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補於得失之數何言之遠者不具論記二十年前米斗只百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日日斗小而直踊且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時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不販糴近所在軍荒至販糴於千里之外何以故糴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糴之法而專恃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於斗亦復何益昔人有言曰使我爲治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箱百室盈止米價仍復先年之舊是一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況開采未必獲什一之利而陋種之害不可勝言說者又謂鼓鑄之利其言鑿鑿可聽臣以爲今日非錢少之患正錢多之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貲皆貴不止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闕者當日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之家飽煖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竭蹶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凡幾民之棄而不耕與不能耕不得耕者皆各有其故不求其故使爲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故何也蓋穀生則萬貨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少而日益貴貨貴而錢日益賤也當年傭者踰一日之力得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凡倍於是而不能求一日之飽推此類具言之則逆兵一日之餉倍於往者三日而倘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況兵之數不可紀極乎極耳之在兵則不農不農且將爲盜比既爲盜又當豐歉餉不可算

第二疏

開采鼓鑄臣已言之矣至開墾屯田之議臣謹再議之臣以爲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而民之棄而不耕者不知凡幾民之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民之棄而不耕與不能耕不得耕者皆各有其故不求其故使軍荒殘破之子遺棄而饋婦子於南畝徙使之輟耕太息而徒曰開墾是圖未獲之萬一喪已成之腎腴不亦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者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覩望而復業雖

今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冊稽而核之不止無屯亦直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何田在某處即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又冊籍軍屯率皆寧謀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獲嘉潞州之屯則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右占買亦有平民兩平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以爲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盡還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爲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現奉行不善其間追呼拷較淩虐需索又奸民規壞所怨田產指非屯爲屯又以屯爲非屯天下奸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敕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于原救內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之該道該道下之郡縣一道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宜復開此亂端乞敕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于原救內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之該道該道下之郡縣一道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盡還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證尺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荒河南山東等處其衛賦僉馬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又輕今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餘羊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軍屯之事敕令諸臣考求要使簡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於祖制而又便於軍民乘可釐今日之急亦便計也臣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第三疏

近議鹽法者亦既多言繁稽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於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以有原利也故商得重貲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而使之不虧也

故曰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於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其力在去其農之害鹽法亦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餉鹽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以行鹽之法仍曲詢于商若何而可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行而可以便私販不禁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奸商稅弊但去其泰甚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于流水之源矣蓋鹽商與他賈不同皆攜數萬之貲以求什一之利息重賠恥面惜體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即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奈何稍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繩之亦止得一二年之利而其后商散而賦逾以不繼此所謂竭澤而漁也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他振者行綱法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遂幾倍於襄時其後法既效而世振設用群小以敗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綱法者臣不知其詳然淮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爲監官另設於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可行之數也況於揚州設鹽三百座又使所在皆鎔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使刀布之權不操於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銅錢益難而不可行私錢布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衰止天下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謀無事也因其時便於民固有時若無事耳如禹之治水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殆因水之勢而導之但覺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情爲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爲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條畫之也臣謹言其大略如此臣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異節孝序

蓋伯綸將泳郭太恭人歸里也殆七年於茲矣伯綸守青州既逾兩期治行高等上下倚重當事者方擬伯綸表東海乃遽將母而歸也何居使無遽歸茲七

年者以異等遷即隨流半進亦左右六曹爲御史大夫再求太恭人異數豈願
聞哉太君母子寧不爲御史大夫左右六曹甘家企睇八口之田將三公不易
焉人情乎世情夙食貧晚獲而後寒其子家溫身龍唯日不足即其子趨時
如鶩鳥之發贏糧糴焉借口捧檄絕裾曰固母志也是烏菲耶且太君非故席
富厚借暉君走廛門家食指日益衆種砂積時日以幾伯綸舉於鄉又十餘年
甫捷南宮起家廷尉他人殆如責償視此七年者國智爭時倒行逆施矣異哉
太君母子智華顛熊軾迎太君面東也國人士大夫誄歌面諛蓋之無何又舉
太君而西國人士大夫又咨嗟而驚異之乃太君母子夷然不屑也不竢言往
讀伯綸陳情諸狀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泫然不知其涕之墮也南陔白華
眷令棠棣之咏交發焉世以角弓之怨得罪父母者豈少耶固極之報備茲具
爾言昔謬曰友者孝之善物也禮固有之曰覩於無形聽於無聲矣老人類愛
少子予孕之咏悕悕焉誰念在原爲無形聲之覩聽乎嘗接仲問嘗難言之矣
母更相隱更相慰藉者凡幾時然伯綸業爲章至再四於御史臺暨諸監司使
者而太君不知也已而伯綸稔太君無介介二千石即伯綸覩之久矣其如徵
屣矣母子復更相勸加餐焉曰吾母子居約時茹茶集蓼身耕繅洗佐爾兄弟
伊吾今即遽歸回首爾諸生時得撫諸孤朝夕詎難割榮哉伯綸聞之潸然出
涕獨謂母氏再窶博升斗爲仲季齠亂異日以櫜收憤往者耳詎謂聖普佾從
至此即日遣其子瑁御太君歸以示章章凡六七上曰覓類已禿馬角未生遂
拂衣就道行之日大東父老遮道諸狀可圖可歌即此可報太君矣世詎少台
鼎耶盍抵里閭月始下其章仍得請云時甲乙間言獲罪權要中以墨法編管
萬里之外與伯綸晤泊水之濱起居太君覩諸孫十餘人覽仲季諸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君念伯綸藏星出入治郡勞苦甚每見伯綸太君强語笑恐知老人念仲傷
伯綸意然枕席啼泣如漬誡其婢閤令伯綸知伯綸接仲問一痛幾絕比溫清
輒拭其頰求頃刻乾曰兒無恙藉諸五六風氣適上願加七箸兒再無念也子
母更相隱更相慰藉者凡幾時然伯綸業爲章至再四於御史臺暨諸監司使
者而太君不知也已而伯綸稔太君無介介二千石即伯綸覩之久矣其如徵
屣矣母子復更相勸加餐焉曰吾母子居約時茹茶集蓼身耕繅洗佐爾兄弟
伊吾今即遽歸回首爾諸生時得撫諸孤朝夕詎難割榮哉伯綸聞之潸然出
涕獨謂母氏再窶博升斗爲仲季齠亂異日以櫜收憤往者耳詎謂聖普佾從
至此即日遣其子瑁御太君歸以示章章凡六七上曰覓類已禿馬角未生遂
拂衣就道行之日大東父老遮道諸狀可圖可歌即此可報太君矣世詎少台
鼎耶盍抵里閭月始下其章仍得請云時甲乙間言獲罪權要中以墨法編管
萬里之外與伯綸晤泊水之濱起居太君覩諸孫十餘人覽仲季諸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見吾廬先生壽序

士大夫皆知先生爲長者里人亦稱先生曰恂恂君子也有知先生爲持世之
豪傑者乎當左轄關中政丙寅丁卯之間逆焰方張直指某謂先生曰尸祝上
公者遍海內獨馮翊京兆之區寂然不聞此舉可乎不然事且殆先生毅然
持不可强之至再四先生曰三王之國悉索敝賦不克應追復及此蓋以他詞

拒之直指遂密奏訛送瑞矣遽撫錢穀浦欠事矯旨勒令覆奏侍章既上觸且不測直指徉曰我言不幸而中可奈何無已以二千金爲某壽禍擇其輕者或可緩其罪不報都同列謂幣中括此無難即不然吾輩當醵金免公於不測可乎先生曰諸君子可謂愛我謂之以德則未也卒峻拒之無何獲且敗噫今曰謂之易耳當提騎四出無慮曰天下甫足而立既有聲色日夜思中先生無論逆焰即緇衣使者封疆大吏誰敢逆顏行文諸君子謬謂愛我獨忍不降以相從也耶持我者與愛我者但爽然不屑先生方自謂吾守吾常耳介于石確乎其不可拔者潛龍也此眞豪傑矣豪傑之目未之前聞也自子輿始文王且不必待況其他乎不肯倚君子況附權勢之小人乎後世分豪傑聖賢爲二謂爲豪傑不能爲聖賢持論之謬至此蓋但以斯地負俗及以無忌憚當之耳自古未有不能爲豪傑而能爲聖賢者也不知子輿所爲豪傑即夫子所爲狂狷也後世止以肆蕩不羈目狂簡謂狷者不過一曲謹之士耳方不屑爲狷爲今從

政者之口實而世道人心隨之矣可歎也伊尹一介不取此一狷也後以天下爲己任爲放桐復辟之舉伯夷采西山之薇恥食周粟此又一狷也乃當日叩馬而諫犯左右之不測留萬古君臣之義後之豪傑所不敢爲不能爲兩曲謹之士辦之有餘學者何易視狷之至於此也當先生正色危言以抗直指拒同列持此似葉之身付於不可知之逆焰不知此之君子目先生爲狷者乎爲豪傑乎先生直狷之名亦不居懸直謂先生眞豪傑也當日與不肖言此肩事主自負名流言獲罪未幾舉國之人盡爲諂臣媚子盍當日自命豪傑不屑爲者也迨至後日日既明且晳以保其身彼一時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一時也可羞也先生之令子侍御君畯鑒淵潔操鑑人倫綜經品目遽增璧價先生衡門泌水之中日勉侍御以持身立朝之概不肯片言隻字倚時流口吻藉藉三秦之舉勗噫鳳翔千仞不知世之君子何以目先生也晉通籍三十年矣甘戚山中靦焉小草驅馳南北日求所謂豪傑依歸仰止而不可得咏蒹葭之什望

季之禍梁於一旦眞以國微俾矣貪人鄙夫嚢囊若彼善者便宜猶覩之盜賊扎瘥水旱之災迄無寧歲閭左更相效尤予衿以上有升降之慨焉四十年之中邪正之消長方寓之治亂人心風俗之淆淳雖且幕若更世運矣語曰物極必反豈其然乎極者何則人心爲之極也反者何其說遠且迂姑爲子畧言之有氣運乘其極而反者則水旱盜賊之災是也有亂臣賊子乘其極而反者則甲乙之閒是也義如絞繩之過則繩自爲反也當不得不反之勢氣運亦驅之如今者桑普豫楚之禍豈上帝不仁耶當是時僉夫千人方以陽九爲驅馳之會數處其極則不可以理論若夫賢人君子處氣運人事之間誼有攸矣此吾士大夫之責也楊時化曰誠如先生言政如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必然之勢無足怪者詩云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古人飽飲酒一事耳既立之監又佐之史政持其極也張愼言曰敬聞教矣先生所云士大夫之責即楊子所云持之之義然乎否乎曰者吾士處至軍興之會其間文武上下中外之際棼如也司馬暨大中丞鞭不及馬腹於豫又無臂指之勢使樞臣早從先生言一騎之一角之詎至以楚豫爲鞏哉迨逸而之楚蜀始如先生所條畫特設制臣晚矣然郡邑陰受先生之福亦復不勝往者司李聲實奔奔吳門至今脰炙人口當啟事黨人方始犄角卒坦然不知所向豈意維持公道保全善類乃黨人卒不快先生竟以酒泉投畀先是某君子亦除此中兵使者便拂衣去先生怡然就道比及瓜聲靈瀉瀉五涼內所殺會魯數蹤告廟彼中望節鉞如渴即不然以清通出法當奉常復爲不更事者謬擬借先生申嘲爾主爵者又陰犄之繩置移光祿先生亦爽然不以失節鉞爲憾嗣建牙全楚既是故物差償河西勞勩而奸人卒以先是在啟事時介直嫉言者奪其秩噫豈知造物爲君子善人巧

又巨璫挾簡書赫然居其間情文機事蓋難言之矣開聲起禍間不容髮其發又在盜賊之外先生居郡中周旋調停心良苦愜蹩便宜當事者受成輕重布之至登陴勸分以身率郡人士無論已然其時賊奔而南晉豫隔一衣帶水邊司馬暨大中丞鞭不及馬腹於豫又無臂指之勢使樞臣早從先生言一騎之一角之詎至以楚豫爲鞏哉迨逸而之楚蜀始如先生所條畫特設制臣晚矣然郡邑陰受先生之福亦復不勝往者司李聲實奔奔吳門至今脰炙人口當啟事黨人方始犄角卒坦然不知所向豈意維持公道保全善類乃黨人卒不快先生竟以酒泉投畀先是某君子亦除此中兵使者便拂衣去先生怡然就道比及瓜聲靈瀉瀉五涼內所殺會魯數蹤告廟彼中望節鉞如渴即不然以清通出法當奉常復爲不更事者謬擬借先生申嘲爾主爵者又陰犄之繩置移光祿先生亦爽然不以失節鉞爲憾嗣建牙全楚既是故物差償河西勞勩而奸人卒以先是在啟事時介直嫉言者奪其秩噫豈知造物爲君子善人巧

而秘如此哉使以容容黨厚福無所用以持身世諸公引爲儕類由楚鉞遷蹲台鼎猶拾芥耳然卒不以彼易此世道人心先生所爲持之者淵矣未易與他人道也楊子復盱山而起曰果然吾士大夫之責其何辭焉無論得爲與不得爲咨自盡耳記有之五帝寤老三代寤而又乞言然皆有悖史焉子今者合德音之致乞言於先生仍爲先生壽以是告諸後學曰古人倚齒引年之禮蓋如此哉徒獻耕觴而已乎某曰微子之言吾小子烏知之然側聞先王之養老以教孝也今日爲先生壽無亦竊附於教孝之義爲鄉里之盛典可乎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張太孺人者進士王夢卜之母也夢卜除韓城令時以覃恩贈贈公文林先生如其官母爲太孺人云文林先生與言舅氏爲從兄弟是文林亦渭陽行然言總角大父田南公延文林先生使受業焉師道尊故細渭陽一票於倫是言與夢卜申表兄弟今年秋太孺人御象服以七十初度子若孫北面以次稱觴爲實甲郡邑太宰疏菴公太翁正吾公又前山龍川儒寰彬彬蔚起項背相望猗與盛矣乃中間盛衰儉奢儉子弟之賢不肖風俗之隆替言又未嘗不服膺於四十年終始之致也太孺人身親見之言與夢卜目擊而遭存則太孺人之享有今日譚何容易方太宰翁知貴盛時太孺人阨之豈止南北阮哉其時族黨子弟盾墅華墅鮮飫醇醲日宴其賢者亦持籌子母間田舍資以萬計羊牛角千其時又林先生蕭然諸生耳太孺人椎布操作攻苦茹淡仰佐先生下帷時授子弟室里中先大父迫爲言擇所事太宰公曰無踰我家阿成蓋指先生也太宰既以乖崖時器不肖言亦謂文林先生必當繼太宰而起言侍左右又歲時伏臘謁其家見先生爲太宰翁小阮日雜公子公姓間無毫髮聲華之色卒

不報於有司太孺人竟亦無介介曰以三尺之管得既稟不給又俯藉十腠之微異日以書甥爲我家子弟書知之資詎不忍俟乃與諸甥貴爭一日哉時夢卜亦已從文林先生有事於有司蹔舉鵲起無何先生之大東安丘博士謂太孺人曰我家無半井之田食指日益衆貳留夢卜其家計俯仰太孺人持不可曰廣文俸足支朔夕我二十年攻苦不得於夫子今將計日而獲忍以朔夕煩兒輩耶卒借夢卜兄弟之晉齊仍如滇如前諸生時督夢卜兄弟無休日夢卜窮人無所歸聖賢之言如飲食然焉朝斯夕斯徬徨于胸臆手口之間恍惚而得一意無他營明年遂舉於鄉而先生又量移楚當陽時仲若季名有室先生又擬留孝廉於里中如前時太孺人又持不可而夢卜又以孝廉渡瓠子浮湘襄而下縱覽三湖七澤之勝登燧材而曰廣濟之勝日益進卒有今日太夫人不得於夫子乃獲於其子是雖夢卜象賢然堅忍有識力相夫子教其子竟以享之此豈當於婦人中求之耶雖古彤管所紀曷以加焉同舰鄉者諸公姓籍赫奕爲車上傑日坐粱肉式號式呼俯畫作夜秖敷先德後卒時日以幾朝不

謀夕爲宗祊羞何如乎乃太孺人既貴比就養歸仍以勤而嗇督諸子舍見故諸宛若晌嘔道故尊卑各以其禮無驕色是有今日豈偶然哉言又聞就養闕中時里大祓族黨有不舉火者命夢卜賑其乏夢卜亦善承太孺人意爲次其等劑廉俸周給凡有羞是何其仁而有禮之至於斯也言憶四十年間當太宰暨先大父居里其時風俗淳美二老身先之無淩弱暴寡甚酸語諺之習今稍稍奢矣視太孺人暨夢卜與言總角時風會之變譚如百年外內事則太孺人攻苦茹淡佐文林先生其懿行淑德眞可以風矣今日子弟之賢不肖風俗之隆替夢卜養志之孝扶傾而濟其窮激頹隳頽以繼太宰公而起言從其後願奉教左右以無負先生爲太孺人今日稱觴豈不與有榮休哉言之母黨又我先生之族也詩曰雖桑與梓必恭敬止是豈特維桑也不寫是正吾公亦言消陽行起家乙丑言計其七十時皤然一老舞斑持觴率膝下四世爲田太宜人九十壽時侈爲美譚今夢卜亦乙丑起家太孺人仁厚而有禮壽當齊田太宜人異日遇其事亦或借疵夢卜無恙倘當操觚與其族黨子弟之賢豎受教而沐其恩者共爲太孺人九如之咏受茲介福則今日豈足爲太孺人子母修譚耶

追草序

悔草者何是不肖言追往者之不知學不聞道痛自刻責無人可控無地可容不得已自泣自愧而乃爲是草用志悔也悔固也而必爲是草者何芒芒然如窮人無所歸聖賢之言如飲食然焉朝斯夕斯徬徨于胸臆手口之間恍惚而冀一遇也又人之有病百體無恙而見於脈故醫者得而醫之雖諱疾忌醫而切者已不言而知之矣余既悔矣方寸之病余方不自覺而龐雜之症脫于手口者舉見於筆楮無毫髮可遁有愛我者而賜之藥石將慶更生焉此余志也

九正易因序

甚矣讀易之難也然人人可以讀易也何也以人日在易之中百姓皆可與能也百姓皆可與能而上士大儒有所不知也易無如人何人亦無如易何如水之在江河也象與鼠各厭其腹而止矣謂無得於江河不可安得有一口吸盡西江者乎愚不肖賢智各隨其分量而各有得焉不可誣也今之學者尚不足與於觀象玩詞而況其上焉者乎然易者寡過之書也句得讀而寡過爲蓋亦難矣象者圖也今羲文之圖俱在而悟之者誰乎曰伏羲四圖其說出於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陳摶圖南挺之伯長之學不可得而聞矣希夷之世可何論也康節發諸賢所未發然所謂弄丸者何物乎自古有田何之易有費直之易有王弼孔穎達之易而焦贛京房復有緯然孔子授於魯商瞿子木而後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後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徒亦夥矣今四望之圖與辭具在不此是究而復譚遮山藏耶譚矣

夫子十傳注易者也後之訓詁者非廢則支不復可措手矣但言易者有象數有理有支有心易有緯有災變數者非一非異而偏得者各據其勝若斥心學者謂無理無象數而易道廢則太甚矣程子曰康節論數始論理關子明筮卦取驗不爽京房諸家推算如響堯夫而外周程諸君子不與焉要以夫子之傳證易足矣象之於卦詞也文言之於乾坤也繫之諸爻也不皆尙心易道問學耶未嘗專泥象數也大衍之數五十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未嘗不言象數也曰占事知來曰神以知來曰知來者逆未嘗不言未來也故十傳備矣聖處用世閎覽經世演易序疇不肯死而覺世龍逢比干肯一死而持世知幾善變伊呂用乾知雖守黑黃老用坤天根月窟弄丸而吟數學大笑陞隱而睡伯陽之道可以長生景純之術遂能知死以至京房之災變不爽關朗之書晉閻錯出世入世爲聖爲賢皆易也而皆不足以盡易也七政何以齊齊以璣衡以數知之也其數生然治亂存亡聖賢盛衰之數庶卽其數死死者不易生者可以推算而得亦不易何以曰變易曰生生之易曰不測之易曰無方無體之易易簡之易也眞不可思議矣嗚呼天地之有陰陽也有治之必有亂也有君子之必有小人也有麟鳳之必有鴟鴞虎狼也有芝蘭之必有荊棘也有祺祥之必有妖孽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神聖之必欲撥亂而反治也必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必欲扶陽而抑陰也裁成輔相參贊位育此神聖之所以爲神聖也所以天地人而立而爲三也以三百八十四君子處六十四世界之中有一卦一爻權不離君子者乎太阿利器雖天地不得而操之宇宙生心造化在手今觀易不言太極而傳特言之易不言易簡而傳屢發明之既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又曰先天而天不違何也噫天人相與之際難言之矣因讀李宏甫九正易因頌吾友毛子晉鳳苞再鐫之曰易者寓過之書余止有觀象玩詞而已天人之際何知焉

王芝房詩序

詩至今日盛極矣盛之極則衰之始也詩人謂往者不足以攀衆遊操勝於耳目之外爲纖爲艷爲詼爲謔爲詭爲怪詩窮于人人亦窮于詩途途百出而無已如元次山之徑直孟東野之寒峭余最不能同衆好甚至如元白之淺率深厭其薄塲調之濫觴最惡其淫乃皆傳之至今何也則以淺而淫皆眞則皆傳也若假則決不能傳矣雖郊廟明堂之章堪覆瓿耳則詩何嘗窮人人自窮耳詩往見李長吉之奇但能爲歌行耳五七言近體長吉不能也今芝房之奇深刻藻麗幻而爲近體將使溫李遜之是芝房之變而不窮也余不能詩近益矣絕口不作一字卽剔肝鏤腸而出亦復何益然喜讀詩卽十經諸囊皆以詩讀之可以永日可以投老試與芝房商之妄豈其義芝房爲我各著一部余將以爲誦詩讀書之法可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足盡聲詩之變矣變則惡可已也故有歌之而哀樂不能自主勃然而神往者何也偏曰此情至而性從者也哀樂性也情至而勃興出之或歔欷笑謔鄭或破涕成笑感其所感抑何禁乎又讀之而一唱三歎若我有懷不能自吐古人代爲予言者何也偏曰此性通而情浮者也古今懸矣情性何殊我所欲言古人言之我所不能言古人暢言之我所欲言之後之覩今猶今之覩昔也桴止鼗騰隨響俱盡如器中鏗聲出于外嫋嫋不絕者何也偏曰此情流而性寫者也情淵既波性海亦瀾非絲非竹非鏞寥寥短篇音出紙外予安知其所自乎聽之若吞若吐聲陶而不能言實反勝于盡辭者何也偏曰此情溢而性爲之隄也解弢而出若奔波之下坎然盡則無餘姑留此以待解人若不解亦姑聽之政於不可解解之深于解矣紙上之陳言耳凄然如秋暗然如春不寒而栗不飲而醉者何也偏曰此情抒而性爲之劑者也性情根也感物而動發乎其所不禁倉庚俱鳴寒蟬同韻作者不知詩者不覺四時之氣俱在其中古人有云先生將移我情是耶非耶何一事向一辭或索而易盡或爲而有餘何也偏曰此情異而才殊者也有性有情復有才情

之所至而才至焉才之所至而學至焉學之所至而悟生焉悟則生生之爲易矣標義在此映發在彼如珠照乘若鑑懸空者何也偈曰此情至而性亦至者也同一聲也而有音同一珠也而有光同一花也而有韻音也韻也光也情也性也不可思議同一物同一境他人視之土苴耳一經詩人拈出臭腐神奇者何也偈曰此情況而性明者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古人見桃花而悟道今桃花徧地道果安在無聲之聲咽琴點盡無言之言拈花豎拂何也偈曰此情化爲性也昔人有盡者止作一紙一閲于孤山絕島之中前面無窮通不作波瀾而觀者便作孤帆遠引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之想蓋非紙非水是紙是水噫難言之矣譚芝房諸語余恍然若白失也詩吾知其不能矣但守此爲讀書言詩之法其許我乎

郭楚玉詩序

序詩者必知詩知詩者必盡古今之詩之變而後謂之知詩而後可與言詩余不肖之序乎六經之有詩也猶世之有山水五倫之有朋友五味之有酒也山水在玄對朋友在聲氣酔之意不在酒聲氣不接神情不堪玄對沈湎者徒在麴蘖恐成辜負耳故讀經者嘗與禮差易而易與春秋豎詩最難易春秋姑不論即如說詩者無慮數十百家而詩故自如也子夏之外又有端木小序兩賢已不能相同而況其後焉者乎說使盡去詩序爲鵲卷耳諸詩何以知葛藟定爲遯下也即使不知其爲遯下而諷詠不置其味更深長於遯下也如此者可與言詩矣故楚玉以其朋友山水麴蘖之趣盡發而爲詩而謂楚玉之詩者能令人幽能令人遠令人悲喜不自禁非悲楚玉之悲喜楚玉之喜而人自悲自喜自幽自遠也雖人自悲自喜自幽自遠而實楚玉能使人悲使人喜使人幽且遠也詩至于能使人且悲且喜且幽且遠而乃可與言詩矣然讀者而果能自悲自喜自幽自遠豈惟可與讀詩雖與之讀易與春秋三代以上之書無不可者而況其下焉者乎審如是雖謂余不肖可與言詩也亦可序詩也亦可何也詩活物也人人而可與言詩也而況于余乎楚玉勉乎哉六經而下與百家之書皆詩也不必止以漢魏隋唐風雲月露之什始爲詩也盡取非詩者讀之而後出而爲詩惜余老矣楚玉勉乎哉

又玄雲水集序

我今年正五六月滯曹丘未得即代以去時聞又玄在錦巖東門間寢不縮地往來蓋五六年風塵中求泉石而不可得對一禿居士眉宇如在匡廬比余抵里苦膺酬已而剛後忽行散至臥虎山東北許嶺遥望楓與柿葉競醉欲棹良久俄聞汩然有聲在敗葉亂石之中如哽咽而欲訴也以手撥之蒙茸纔豁遂能濫觴又十餘步覺苔蘚稠密凝翠浮嵐手搴杖掉泉脉皆活百武之內諸泉流響殆相伯仲是入里快事一日聽泉鏘有節出岫來自珪山云有僧卓庵其間人意者原無句下若不甚欣然者詢其狀曰若輩不關人意余默然又支頤嘗久之出岫歸得在錦巖東門之間者也又玄比見我果輒不關人意此與前虎山泉自鳴自咽于灘葉亂石之中者何以異先是探幽得泉謬嘗獎拔云好泉如澗士埋響在深谷孤青漱山鬼千敲閑寒滌中道逢知己嫌借標嘉目幽人固有權泉石生芳郁既又玄振錫西來欵喜無量曰高僧如幽泉寄托自迂談聊不關人意玫爾咏滋雋迫之不可求眉宇堪玄緬此予入里又一快事也乃予家指日鑿此歸主僕雖虞爲婁擊所迫方營土木又玄失其所懷來衡嶽九華勃然在剎那間矣予度我不可以留又玄又玄又發願走深山持準提百萬萬我又度我即留又玄即不營土木今日漱龍泉明日眺白雲又明日憩青蓮止是留一衲子點綴泉石耳即不然我倘欲走長安假說口頭禪久稽若持呪功課此是我第一罪案也不如任其去但一切予能捌愛又玄來予見又玄詩輒一作詩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又女去收我意者不止士木我意又不甚難收決不復再拈此事矣然我詩因又女作進止詩定不入流而又女乃能令我勃然有此灣往則又女殆自墜而此道在者初聞又女名是黃山白岳間人又聞善八分書又意度松蘿山中來其人焚香吃茶作詩寫字耳比入門纔一短衲破衲攜一魚笈者定當是吳下招門兒求祝髮不可强而後可者政自精茶理比見之都不復之然徐詢其居平曰我幼時父母督我書我謂若解若不解輒棄去及長大作佔客我有千金隨手盡兄長督我對簿我輒錯落不可覆按已而諸貴人達官彊掌記我我苦周旋今遂止有此將如戟耳予聞之撫掌大笑曰幸爾詰書爾不幸爾書若成是止一措大耳又幸爾不問生產不幸爾居積致富善周旋諸大人間是徽中大賈耳爾徽中人布滿世界有居積百億萬貲少爾錙銖不則止是山人清客耳從前是壞從後是窶是迂此乎世人都不近然自有近處不可提倡破耳爾讀不就作賈日窘作遊日益厭意歉心此道中亦爾亦癡亦迂乃我未見如思既以此作祖道并以弁雲水集以期他日聚首復漱藟漱題灑硯兩相忘似其許我乎時丙辰十月既望也

萬子磬墳詞序

泉石既見津津然欲一拈詩當爾眉宇此亦殆是爾昔切熟識所持毫不也爾今走衡山石門當先至度門從度門後三年復見我太行之麓果如何為墳詞漢魏以來樂府舞歌子夜讀曲踰奧古去墳詞遠甚然已微露其聲氣迨至齊梁以後綺靡纖麗之極不得不流而為墳詞也至墳詞而之于元之曲蓋如決水于千仞之谿矣故墳詞者在唐以後為詩之終在元以前為曲之始然詞之至佳者入曲則甚韻而入詩則傷格風會浸淫雖作者亦不自知也然今之樂猶古之樂鏗鏘歌嘯棄箎吹皆可以被金石享人鬼而況詞與曲乎但曲以後再不得復有濫觴矣三百篇采恠謠諺語暨古樂府率用方言巷謠而傳之至今膾炙不厭者何也故余以為墳詞者用俚用俗若雜若諧以墳詞之格而一持以古樂府白紵舞歌子夜讀曲之聲氣子磬雅能辨此矣若元之曲再降益不可知識者愛之故余識予磬是刻愛而推之如此

無湖禪定菴募緣序

余以賜老不得歸里借鑪藥餌養病禪定既入菴闔如無人譚察其業將三百指衛業主伴寢無譏者不問不答不詔不慢淵停清豐唯聞鐘磬如來善薩尊者伽藍按指低眉慈威俱現瞻禮不覺畏愛兼抱客僧行腳至者如歸應榻齋供茗粥充潔童予行者如衛檀施方等行慈無有高下飯茗不德食者不感余訊主者不給奈何曰龍天常住無煩預計計後世費殆倍千金施者非求受者不吝衣鉢之外分寸無餘余隨喜已喟然而歎富貴聲色暴殄無算求若錙銖了不可得骨肉故戀不獲微塵千倉萬廩惟日不足大力負去而彼不知覩彼錙銖委于意云何因復歎此菴菴世界三大聖人主持羅閻天地有憾聖人代之此聖有憾彼聖代之無論柱下目聲竺乾有如斯者能無深念今茲主者竟所未竟不求而施施者無相無相之施福德無量若曰破慳是義不然慳是儉德安可破除喜則便捨嫗則能施當其嫗喜施者不知求福之念亦復無有作是募疏亦無募相余無所捨筒無常物犀帶一圍施作常住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先王因情以制禮後世緣禮以思情因情以制禮是由仁義行也緣禮以用情是行仁義也行仁義是假之也世衰道微求行仁義者且不可得而況其上焉者乎今夫施由親始是也若有期頤大耋之老居然在堂孫之子復有孫孫復有子而此子者于堂上之老人死喪之後祖兒而已此于子者見其祖父而上擗踊無已則亦涕洟滂沱然不能總之外復有緦也故至此而禮窮一堂之內襁褓之中此嗒然大耋之老無奈此祖兒之子何而況其族乎而況愾焉不親其笑語者乎此子者朝焉夕焉飲焉食焉是日者老人所為弄之掌中餌之膝

上此子亦復不能忘情于此老見其祖父而上哭焉亦哭踊焉亦禮窮於
此子而此子不肯窮於禮其不窮於禮也何故仁人孝子必有德而處於此世
有借父緣勷而生德色兄則死而子嗣爲之衰嘻其甚矣先王之制禮也雖行
路之人皆弗忍也則心無窮而有節也但令後世緣禮以用情情與禮交維而
不窮則先王之心至今在世與世道不至交相喪也故君子盡禮以敦本因仁
以弘道如是而已矣禮不忘其本身所始爲祖自仁而率之文有殺而親無盡
也若子之所以立本也兄弟閱於牆無相顧乃世有悍夫暴子詬譁其族曰我
之與爾也服盡矣可以加諸爾矣然不能無競競於緦小功之察古先聖王恫
乎有餘悲焉是故族之有譜也淵矣遡身之所始不窮於祧遷祖之所生不窮
於緦是譜之義矣由是而推之隣有喪不相杵里有殯不巷歌而況同柯共榦
者乎言之族無譜深用惻然精誠玄感而得此譜大父田南公題七世祖爲八
公今乃知原諡純以行八遂傳爲八公云譜之所係顧不重與子子孫孫其勿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替引之若既神乏祀神寔怨惸而肯降之福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斯
之謂與

後序

昔既爲家譜有序矣往丙寅赴酒泉過臨洮以病作數日留傅孝廉以
譜序見屬今年秋宗派紀詮次告完簡笥中偶得前稿其意義與所自
爲譜序畧補所未備因刪定再書之於後以告來者

或問曰譜胡爲乎作也曰譜也者所以篤親親之仁而維禮之窮也傳有之親
親仁也又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則禮者仁之節文而親親之禮儀威儀也乎
然親親之必有殺也何居夫人必有所自始然高大父而上所不知何人猶支
耳而下所不知何人也旁及於族緦功而外至袒免而止則禮之所不得不殺
也是禮窮於服矣服窮於緦矣然族不窮於服倘不窮於緦也奈何緦之外遂
如秦越人之相覩也則禮絕而仁廢將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道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在夫游者之久羈也見所謂同國者而暢然又見所謂同井者則益復秘獻笑啼之無從矣而況其族乎故謂親親仁也而仁民而愛物如行遠必自邇由奧而登堂而門而郊圻焉有譜焉而緦小功之外匪異人也由父母焉而昆弟而伯叔而三族而九族以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則禮不窮於服情不窮於禮而先王之禮所以至於今不廢不寧是於是有死喪之儀焉有慶弔之節焉有燕享之則焉有祭祀之典焉有周給之數焉又有大宗宗德又以係我孫子千枝萬葉於不替則譜之義大矣故譜也者所以篤親親之仁而維禮之窮死喪慶弔燕享祭祀周給大宗小宗之制是又譜族者之綱紀文章所以 [illegible] 而禮與譜交維於不墜也故木之有榦也振其木而枝葉隨之又如一體焉拔一毛而體爲憎乘禮之仁人穆乎有深思焉爲子若孫者念之哉

歲計錄序

語有之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畜曰不足無一年之食曰國非其國矣國既如此有家者亦復如是有國者之不宜封殖也但謂不當捨克聚斂耳如周禮理財纖悉備具何譏焉修譜高潔郁喜言不問家人生產君子之不言利也但謂不當孳孳如市井小人耳誰有五穀之需俯仰所賴並置不問則天地之棄物也故君子一身大則天下國家賴之小則三黨鄉里賴之大小不等有用於世一也不然者是不過獨夫耳一身衣食且仰給於人禮廢樂崩遺神乏祀不孝孰甚焉大學言生財有道王伯之業雖至細民總不出此語又有之儉德之共也夫子至以儉當禮之本故治家養德無過於儉士大夫之家易趨於奢如水之流而不可止也其在婦人女子爲尤甚家人利女貞閑雖之後次以蒙豈無謂哉此者吾七降割且旱已三年矣謂宜恐懼脩省寬大心悔禍在吾父子力持頹運庶幾萬一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書

曰儉德惟懷永圖念之哉無徒曰理家治生君子謹身之道亦豈外此乃與俗同隨婦人女子牝晨雞鳴惟家之索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泊水齋文鈔卷之一終

宗者何遜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教者何四十九年一往所說十二部經修多羅教也宗教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余不得而知之矣儒者談佛乘與佛者論孔孟之學昔人譬之交臂言深信哉宗教　也以余觀今古之文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至言也有意已盡矣而言不肯止者至今說鄧嚴緩若諸經亦何展轉譬喻無有窮極也則佛之慈悲無已也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固已一語盡道不煩初祖單提而無奈學者之聞見何也是以航苇者不得已遂爲頂指耳但此宗既立盡掃文字至祖桓妙義俱屬葛藤高者藏於揚眉竪拂棒喝何爲之中次者亦逃于一句一偈抵掌嬉笑之內而佛燈微矣豈此而壁者之初意乎當日昔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稜伽四卷可以印心何嘗

不立文字此法亦緣夫豈法性何常專借文字故教之弊墮名言習氣宗之弊相率而流爲狂慧可歎也迦文慶喜情均天倫何不如渡江者之愛神光而剃耨不暫何也時未可也安心已竟復示以佛語心品何也則道固不可偏廢也即如顏淵者夫子以爲絕學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何以七十子之中今也則亡又不遷不貳果有文字可傳否一傳貫之傳直至將悟之頃始呼參而告之雖以端木顯悟夫子所最愛直至末年不忍不告告之際仍開兩路而賜終不悟也奈何徑引初机提傳向上使言前句下之徒視靈文貝葉如塵飯土糞乎故余以爲撫文者約禮之功也惟精者惟一之功也格物者致知之功也道學問者尊德性之功也雖以顏子之絕學不能舍博文而約禮堯舜之授受不能舍惟精而惟一也則約禮爲宗而惟精爲教果然否易更僕數然繼繼發縱之機愚闇未知所屈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額不靈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嚱言之矣余至今日賊既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且夕無事矣痛定思痛始邁父老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

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既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卽
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澗城白巷恒舞酣歌
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暨崖斬而死蠶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
捷茲爲首功賊膽怨于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于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
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繞伯關中强半叛卒日者踰
關逃伍喘裘鞠躬問效尤家猶問誰曉譬瞞福以千金牆首從遂下馬投戈感
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貽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

盡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黃朝路子而咎汾水拮据卒獲奔命永寧
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
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突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突兵至之數與賊相當
倏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窮儉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
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
文牽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拂此難助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
上諸守令勢不得强項日吾覩此魁組士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
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倜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拯
民噫良工苦心突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桴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
擁絲肉得所掠娟靚睹于繡瑞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
帛幸則獵其功罪無所歸問誰獨殿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于文法得奏
寸尺之功而我率借其半臂也宣尼非無事之地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
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
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旁羽書
旁午牒訴倥傯率從誰稟成也客兵之罷蓋從古既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
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突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
下不至背爲小人也仁義法紀復有時而窮又以其權予之鬼神福善禍淫之
柄與道德刑政之用兩行而不悖人鬼血洽幽明交有所制使百姓可由而不
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是辛未水潦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

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突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
爾使此賊倘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轡應上當高都皆此賊猾輕
就熟之地一騎之一角之踶太行之脊遇戰退守恐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
徙薪之謀綢繆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芒碭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突奮臂再呼
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會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
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長跪而前曰微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
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
曰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曰否否一老
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氓旅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
也政是胆識才智俱余曰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常恃也三晉有
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瑣屑之際亟乎難以覼縷矣
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於
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幸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徵矣
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胆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
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
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蹙黜
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勳方新
未艾也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甚矣古先聖人治天下之法至神而不可測也既爲三事九列內外百執事董
治臨御之仁義道德漸摩化誨動其不容已之心復有刑政法紀制其未發之
奸使之益有所不敢失動其不容已之心故天下多君子使之有所不敢則天
下不至皆爲小人也仁義法紀復有時而窮又以其權予之鬼神福善禍淫之
柄與道德刑政之用兩行而不悖人鬼血洽幽明交有所制使百姓可由而不
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是辛未水潦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

可知天下賴以相維而不亂三代以來率由斯道我國家典制弘備天人鬼神之間淵乎不可臆度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噫盡之矣故生者所以死也事人者事鬼之道也不知其幽黜其明今自御史臺暨臺使者監司以至守令簿尉詔書符節而輕重布之大小相維百姓俛首戢志安焉各職於其上是何肅靖之至於斯也天人鬼神之間殆亦如是矣國制都城以至郡縣各有神主之曰城隍封爵各有差際諸祀蓋視專而貴重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非是者不稱厥任守令以治百姓咸職命焉雨暘災祲守令之貞淫民之匪懌若功令所漏神得奉上帝之命陰制之以助法度之窮賢人君子暗室屋漏之中對方寸如對神明神之黜能奪人之耳目心志陰視其暗室之奸而風雨災祥之故又其小者也非小也旱潦之災則令長及士民之貪淫逃於刑政而施於鬼責以至干上帝之怒用彰厥罰爾守土者朔蠲望必齋明對越雖風雨不敢廢此何以故御史大夫面下耳目所不及陰國家之功令固無足怪神實照臨之任百姓之水火則聰明正直之謂何矣匹夫婦祈望於神甚於社稷山川百神之祀而歲時祀事孔明茲芬縟潔亦百倍於他祀可不鑒與不然者復亦如諸大夫坐視塗炭則匪惟聰明寔翳且寔且亦不仁之甚矣抑何以仰承上帝之靈爽乎士民之牲璧交無論已噫柱後之文翬幽之興禍淫之懲三賚者慶而天下亂矣邑父老郭邦藩王一愛等敦勤樸謹爲里中所推能終始其事再葺而新之要使守土者賢人士齋明以承勉爲善以無干神怒而降之福其必由是也夫其必由斯也夫

澤太守竇吾王使君生祠記

澤於古爲高都據太行之脊瀕河以南河東豐濕軹賈上黨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綰轂焉固全晉以南一都會也所隸皆巖邑歲供賦徭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信美矧阻之然山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種稼穡猾者仰機利博戲椎剽爲奸郡中豪敢通吏胥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宗室日益滋驕怙豢縱貧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親府差低昂之又郡伯雖稱師帥諸布條教不過移文有司有司故事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爲均賦役清里甲省詞訟革耗羨禁奢靡課農桑積倉庾絕餽遺恤鄉遞躬先始終推行之往徵賦急錢鎛者斥不與星輶而北冠蓋項背相望陽沁復崎嶇萬山間軌轍蹄者產且立盡爲力請當事者次其等加賦各有差先是賈於郡者屣相比已而苦更亟輟廢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溫軹間爭藏於是法何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既不縱奸宄然毫無失入如張自安二十餘人寃久滯疑則方待讞比得白十二三廋死不則磬其產使君爲曲尋其生狀爰書詳惻周至令若等自對吏簿責不啻其口出速爲白得報而後已酌以下減者復無算宗騶悍不可制大約富者居奇乘諸庶宗之急率出錢物半姑十得五預收春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府獲白鏹若索諸寄而貸者又復貸如前時以故富者愈益橫不特役使貧民諸貪宗所與貴子錢者爲若爪牙威重於守貴者亦避之唯謹貸無檢押散

之鄉邑爲暴無已時使君乃盡檢諸所應給者一日榜於衢有持舊券索積逋
及非身赴者法無赦諸宗至有無卓椎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是日檄
聲雷動然有犯人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既人人自給而賦扞罔強有力者不
得操奇嬴諸宗亦以若無所關其緩急黨盡解勢遂衰止不自禁而自戢待以
禮豢以恩犯則剪爪牙窮究其親黨使君夫豈無術而處於此然豈有聲色哉
然他人效之或未能以使君堅直廉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政大略得其平
耳大姓有不能悉得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調之治後日二三大姓復求多於使
君所案百姓遂一旦決積忿至煩柱後患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守澤
時無赫赫之名及夫人乃思之如人居平百骸暢適忽然忘身奚者更復求多
于造物一旦罹風露陰陽之患慘居平不可得何以異此使君居官無異其居
鄉時曰吾奉職循理而已何赫赫名之有哉余觀古循吏至千古膾炙然所稱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述不過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而已至餘其瑣細如口種一樹檟百木雞
五十本蒸一畦韭家二牡蠣五雞此皆今日能吏所不屑事史津津言之又劉
祖榮爲會稽當遷有五六老人龐眉皓髮從若耶山谷間出曰明府下車以來
犬不夜吠民不見吏夫作守令者即不自言才然至使民不見夫亦復何難之
與有問當信百姓何嘗侈求於官長令人人解推乎至推酷吏被之以千載不
可洒之名乃所撫拾則又公廉不可交以私方略數導咸足稱號始知古人艷
稱者今時爲俗吏爭頭爲能吏尚不足比古酷吏之百一悲夫使君既不肯自
表見人亦無有知者獨是郡邑之君子及貧苦耕鑿之民思特其今不過隨牒
靡次而已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謹貪者餘財以長子孫且嗤使君使君其何
辭焉昔子美歎元道州曰得結髮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不
肯於使君亦云郡若邑方尸祝使君予以人所患而不能言及其所知而欲言
者爲道其實如此使君名所用字行素號賓吾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中萬曆
庚戌進士記之日而使君乃爲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邑侯楊公生祠記

余諸生時讀史至傳所爲循吏者意謂有奇績可紀必治狀驚耳目匪夷所思
乃次其行事不過耕桑節用種樹畜養諸瑣瑣煩碎之事至考其事亦不過溫
良有讓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而已曰如斯而已乎一行作吏親民事乃知
守令之於百姓主伯亞旅也無所用奇始信吏之傳循吏者意蓋淵且遠矣未
嘗不作而歎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又見今之從政者艷稱能吏治以豪敢
武健爲愉快月曰治末世不嘗如是耶然核其所爲方略條教尚未及古致都
者流造請問遺又未能孤立行一意此政向者所謂俗吏也宛丘楊明府以已
已令吾不腆之邑邑雖不乏搢紳先生然陵谷負側土瘠而民貧士大夫率椎
魯朴直計爲能吏所厭溏乃明府意殊安之其與士大夫吏民交若生斯長於
斯也與其桑梓無以異明府亦簡穆居平不見喜怒之色吏民有犯未嘗重笞
朴之其爲政不令人怒明府既易直又厚重少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周
百姓日務農桑明府行所無事大略治在澹漠清靜而已庚午闈中賊嶺河而
東平水多事尚在震鄰辛未夏晉河曲賊逸而走汾以南遂闌入吾土時大兵
尾其後復踰烏嵐而西邑之禍未甚惕士民率狎覩之云析城砥柱之間果爲
賊所忌狃不爲意然明府日諭吾民收拾蓋藏晨夜爲備士民不知也比壬申
秋七月望後一日賊從高都來以數萬之衆犯邑之東偏白巷諸村教掠之慘
不可言沁方泛濫賊不得渡至河西者纔千餘人明府遣丁壯勇敢者懸懽格
以往賊有號九條龍者斬其首以巡又爲舟子所誘半濟而沈之越四日賊拔
營東走嗣八月十六日賊復以數萬從沁之寶莊入邑之望川諸村其屠擄與
首秋等遂爲十日留至二十六日始西行嗣是秋杪之十七日多首朔九日仲
之十二日踩踏四境至二十七日越黃龍嶺焚孫莊遂躍馬於城之南明府臨

城督守令發飛礮賊應手而斃至末多朔二日明府趣牛將軍夜襲賊於風頭
斬首百餘級奪獲馬財物以歸又犒發游擊白安於朔之日擊賊再敗之從唵
山而奔走無几時賊又從沁水至邑之西長灘諸村越癸酉元日賊又出沒縣
南山中春仲十一日賊又至邑之賈寨楊泉間諜垂爲明府斡丁所獲云將以
十二日至城下鬬又獲一間者皆斬之知有備乃復西去上巳日賊又以數千
復至邑上義下交諸里明府率民兵千餘人來遮背敵張旗幟爲疑兵以示有
備以上巳至望後越初夏賊或在中寨白洞或至獨泉或至高會橫嶺洪子峪
五月再至潤城自壬申秋迄癸酉夏無月不至邑四境幾無隙地後先結賊衆
且不啻百萬時遣大將軍前後至者凡三易裨將暨材官率所部主客兵過晉
邑者積亦強半於賊之數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郡丞司李往來無虛
月兵多咆烋將亦驕寔無禮且軍容奉簡書以監軍來上下相接之儀率以窳
行之先是蒸索做賦以充壺漿嗣且不登半菽疫腐大作民死于疫者又半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殺擄公私之積如洗羽書旁午賊衆兵之來率如風雨諸所爲城守捍禦之具
之法之事宵旰勤渠手口卒瘏辛苦萬狀無觸纏惟是年來數十萬主客之兵
猼饉無算諸行李之往來稟資餼牽竭矣卽取諸閭左乃父老子弟子來恐後
窮黎執戈陴睨間將二年所勞民傷財皆非常之原是邑中三百年來所無百
姓何以卒無怨言當艱恥時諸喜事者不難以明府三尺刻櫟豪富一切從事
謂累千金可立致愛權宜苟且之術明府不爲動與諸搢紳先生暨父老再四
議下至愚夫婦皆諒而樂爲之乃次第零行不至緡井贏瓶也何遑而使民至
此雖百姓願効子來明府不忍之色不得已之苦中心達于面目仰之者率爲
惻然方軏機倥傯剝牀及膚人舉睥易變色乃明府依然簡穆不見喜怒之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朴訥少文俎而後動仍故也士大夫始難曰賢者固不可測如此眞可謂淑
人君子矣天下綫急固所時有也當危急存亡之時武健嚴峻之吏或反失之
木强憒愊者與民不動聲色措之祉席卒享無事則明府由下車以迄今日民

信之久矣匪一朝一夕之故矣語曰信前後勞定其交而後求其斯之謂與夫
卽戎大事也乃夫子必之善人計效于七年明府更有捷焉故知史之所謂循
吏者善人也諸能吏深文舞智詐籠術御凡事勇于敢雖縣無逋事發摘如神
令人喜然去之日不令人思何也善人百年之耳目不驚不令人喜不令人怒
然羅網神深綏急可倚去之後愈久愈令人思慕而咨嗟詠歌之則吾明府是
也噫知此可與言吏治矣吾故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明府讀錙原河南陳
州人萬曆己未舉南宮崇禎戊辰試大廷賜進士甲戌三月以內召行

陳孺人黃氏苦節記

余與陳君玉球友暨其子芬執經問難芬善病而慧見余讀易亦喜讀易一日
玉球過我曰先君子棄世球不獲視其生面然球竊聞諸從父里父老云何義
而任俠慷慨重然諾球母黃氏繼前母方氏歸先君子市廿五卽稱未亡人大
父母旣衰曰母方氏所遺女兄未及笄家復日落母有娠僅三月竊俯仰踳索
之子尙不克負販獲什一哺婺母爲得賢母潛然日夜泣謂未亡人從萬死一
生中腹此兒日夜禱于鬼神願生子子而育以綿先夫子如線之脉今幸得此
弱息幸而育忍不仰承夫子未竟之志令負販不識一丁以貽先夫子之羞姑
嚼指出血裹利刃以矢無它大母暨諸母乃以飲冰茹荼澼洗供朝夕幸而生
球球復房弱又家徒四壁期功之親謂孤婺不能自存立安所復事呼吾析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子尙不克負販獲什一哺婺母爲得賢母潛然日夜泣謂未亡人從萬死一
生中腹此兒日夜禱于鬼神願生子子而育以綿先夫子如線之脉今幸得此
弱息幸而育忍不仰承夫子未竟之志令負販不識一丁以貽先夫子之羞姑
令學書記俟果不慧徙業未晚也坐是母井臼之餘辟纑紝織球呼吾與母氏
機杼軋軋聲相上下後乃得爲弟子員球無狀不能仰報聖善百一賴先君子
之惠未斬母氏棄球不肖孤有孫五人三孫女曾孫一稱未亡人食貧者將五
十年矣願公爲不肖孤記之張愼言曰余聽余友之言未畢觸隱痛殆涕之無
從也易曰苦節不可貞旣曰節矣何不可貞之有余謂非不可貞苦則不能貞
也不能貞何也其道窮也況婦人乎余盍讀易子屯困蹇否之際不啻三致意

焉今復稔孺人之狀謂天下事無苦也無甘也自爲苦則苦耳自爲甘則甘爾
當孺人有身甫三閱月女耶男耶是未可知也生女奈何男而不育奈何自娠
及娩此六閱月者孺人之起居朝夕豈翅以日爲歲乎況復重以俯仰之累乎
噫人非木石何以堪此幸而男男而育育而讀書而五子子而孫孫孺人始願不
及此及此者天耶人耶余讀易見梁人不言天命竊私怪之今謂孺人守節而
苦苦而能貞不可貞之節而卒得男男而育育而讀書而子而孫則閔氏于天
人之際得矣所謂安節者茵氏安于其苦故吉也甘節者茵氏以苦爲甘故事
也天下事果無苦也人自苦也閔氏何嘗讀易而曰我安此苦甘此苦乎孺人
至性固如此耳古人有胎教如禮所言者是乃茵氏有身誰教之也而子日能
讀書卓然成立蓋其母以七十終則茵氏欲冰蘗茶先夫子之思以勵亡羣天
之報茵氏者何如乎爲世界植綱常扶名義重廉恥者乃在不讀書窮巷之寡
婦而世之墮綱常喪名節鮮廉恥者皆習讀六經簪紳士大夫則聖人之六經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抑何用乎是爲陳孺人苦節紀

同閣記

同閣者何吾族黨閭里患患豫防爲茲圃用蠲蟲守也吾邑彈丸黑子屬檢轄
磔魂之中境以內無數百畝之田平若案者乃其人則安土重遷事簡而俗樸
余所居虎谷更甚形如虎負嵎里以茲受命焉嵎前一片如掌泊水帶之居民
無百許家強半携中人之產走數十里外求子錢供朝夕焉嵎老稚不勝負販則
辟阯力殖嵎間砂礫之田若其家僅足舉火可老死不相往來里無衣帛食肉
者以余從大夫後偶着紈綺婦人小兒率巷觀之坐是藏笥中非賓祭不以御
不自覺爲里所化謬謂僻處此無潢池之弄可用偷息今年夏河曲賊逸而奔
竄之南鄙乃闌入其境賊迷失其道則掀耕者爲前驅從析城羊腸而南爲河
北兵所扼不得下窮而蹙率可成擒元戎欣行偕偏將軍從散卒尾其後兵賊
東西計凡十六至里自九月後經再過以無芻粟遽走古云堅壁清野有以夫
閱甫半賊再至雜以風霰幾經作止乘霧雨苴寒至癸酉夏仲報竣高五丈有

九尺以其奇爲之基基盡爲閒閒不可遽登設如徙杠焉倪倚之或蹶或徹矣以其基之度爲之深而杵之而築之而甃之其杵雨築之也初踽若土鼓艮久則鏗然聲疾而遠聞而後謂之凝而堅苟礮之逢逢然則其土脈發而防防且遹苟防而遹則弗任也復鑿石高廣如其門與其石二寸許橫以加膝再經紐之置于閾甫扃其鑰仰之可奈何加膝紐鐵也閾之甲之乙磚甃如陶穴焉如陶穴者何以下而近址畏火也甲乙穴各七焉得十有四以其一爲之非家有僕狀頗奇頭巨尺有二寸身僅再倍之蹲以注至長殫反縮其額二寸餘五官墳起脣高于鼻出于準令人不敢逼眎秋九月望後追不克濟于閣伏廡櫩下爲賊所得繫組反接徧見其姻靦爲之見齒其人顧牆賊訊余起居及虛實曰中有水否曰且有井更給之曰主人置佛郎機諸器甚備賊爲之咋指然問水何故沁大興里柳氏樓艮堅賊至皆廢然而返後偵無本守三日而事以渴敗嗟乎以其二儲炭藥餘藏婦女甲乙以上余宗族昆弟在焉丁壯集其牖戶計

而甲分之甲爲之長置游徼焉游徼者奈何人三爲衆而況千有餘人乎時秋七月揮汗如雨矣廣方十三丈有四尺從得其七以其六爲之衡又以衡之一有二尺爲左翼右如之無所取之取諸出其閣之腹俯瞰門置牌睨焉懸機設礮不得礮攻也翼之側復屑爲空焉引繩而直諸門立表以試火彈如承蜩矣東西之北偏各得五尺有五寸牖戶具體而微鑿石八寸而低昂之出于墻者又六尺奇出者銖焉渠也無所取之取如建鼓以出惡也魚貫而俟不得鳥至婦姑勃谿矣夫婦有別各爲之長設涓者焉門則有翼脅背受敵可奈何則爲櫓櫨出其半於閣之北之觚棱焉縮版以蔽北折則俯其背南則睨其脅機礮如前雉矣不能綜緻且揉削有緒又以磬至跆籍成壞之數亦同作止發殆中人百家之產又過半矣余負轡恥若微天悔禍室如懸罄所甘心焉第五倫宇伯魚京兆長陵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天下飢荒多思離散倫廣糴穀賑給貧乏依陬圄營築壁儲糗掘水牖

備兵仗壁之遠近率置聲援期約明信賊至量其多寡設伏爲備賊攻一壁衆壁相報近者先救遠者次之賊若奔竄前壁邀擊後壁追尾勁壁與伏兵夾攻見賊棄物不得爭拾恐致軍亂反爲所乘若賊徑過不攻引誦持滿以拒之永不先發搆怨以爲兵端以此鍋焉赤屑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光武嘉其事徵拜官至大司徒

明德論

晦翁注云明德者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李卓吾駁之曰此明德即後章之孝弟慈是也孝者所以事君上老老而民興孝即此是明德且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更有切于在親民之義未爲非是然此皆明德中原有事理而晦翁虛靈不昧此解實至精嘗以後定靜安慮及致知愼獨照之則晦翁之注爲是而五倫亦在其中矣不特此即向後克明峻德顧說天之明命惟天下聰明睿智苟不固聰明聖智皆指此明德而言也即寬裕溫柔等經綸立此一言爲了義耳向下不言明德而言致知者何也知者明之端也致知者明之也所謂誠其意者一章則釋誠意釋致知釋格物皆備于此章矣何也愼獨者愼此獨知也此獨知即所謂虛靈不昧者是也天地萬物聖賢愚不肖皆一點靈明作主耳除却此幾希天地何以爲天地聖賢何以爲聖賢生死人獸之介全在此幾希耳故曰知者明之端也而好惡者又知之端也何也明德之道也皆敦化之川流也故明明德一語上接精一之傳下開萬世之道統止中不特無愛憎無毀譽而無好惡無是非空空洞洞所謂不睹不聞無聲無臭者也所謂心之本體也纔動于意便有好惡矣有是非好惡是非何物有之從虛靈不昧中而發如谷答嚮如鏡焰物物各付物緣內外交引從此而有愛憎矣有所好樂矣有所忿懥矣之其所親愛而辟矣仍舊空空洞洞仍舊無聲無臭仍舊未發之中無奈落在意識之內以習氣境

之其所賤惡而僻矣好而不知其惡甚至好人之所惡惡而不知其美甚至好人之所好矣此皆非明德中所有皆非本心所有皆是落在意識第二念比量非量之中而自心現量不如是也雖至好惡拂人之性顚倒錯亂虛靈一線何曾隔得自已良知過若果隔得過則剛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之小人何以見君子而厭然也何以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故見君子而厭然此小人之良知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即小人之皃能也若小人肯從此翻然憬然便是大豪傑大英雄漢子矣故曰在致其知無自欺者不自欺此獨知也自慊者慊此獨知也此何待聖賢在傍指點敎導而後有此知耶故誠意一篇而致知格物全釋得十分明白不必再補傳矣何也好惡者知之端也無自期求自慊者致知也其所好所惡者即物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實實用格物之功夫者也果能此道矣則無所好樂而心正矣無之其所以僻而身修家齊矣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能治天下平矣能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矣能盡其性而人性物性皆盡矣能經綸立本而知化矣能自誠無息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其本始皆起手下功于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獨知之一念耳所以取譬于好色惡臭者何也以此一念是天下萬世誠眞之念最同之念也好色姑且不論人果有不惡臭者乎有原不惡而姑隨人一惡之者乎故向後單引所惡於上以爲絜矩之道單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以所惡更眞更切更同於所好也至誠者至是實實以我所好與天下同好我所惡與天下同惡我好富貴而知天下人皆好富貴我好聲色而知天下人皆好聲色舉而知之如此而已矣以我之私而曲體天下人之私能體天下人之私即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即是以人治人即是道之以德即是無爲而治即是清淨而民自正豈有他道哉若曰我不好富貴我不好聲色是自欺也是欺人也而令天下人皆不得好富貴好聲色是好拂拂人之性也卒之令不行禁不止而天下亂矣何也不恕故也不能致知故也此如惡惡臭之一念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可以與能而後爲聖人之道必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與能而決不可以治國平天下此所謂平天下若夫婦之愚不可與知不可與能而人卒不可能也何也有一大學之道也何等易簡何等庸常所以人人可能而人卒不可能也有一種好惡拂人之性者非眞好人之所惡也不能同好而獨私其好又奪人之好非眞惡人之所好也不能同惡而推其惡以予人又且殺人以媚己又殺人以媚人此亡國敗家落必建夫身者也又有一種如商鞅申韓之流不以人治人不爲愚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強天下使就我之規矩此亦蔽天下者也又有一種假學欺世盜名違道干譽而天下亦卒不能治此皆自欺欺人者也皆非中庸之道也皆不本于最眞最同之一念者皆不能實致其知者也故至誠而盡矣致知爲而意誠矣如惡惡臭而致知矣此之謂大學此之謂明德親民而至善止矣

中庸說

既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率此天命之性即爲天下之達道若不本于天命之性便非道矣何也恐有氣質之性不止過不及而已是以有修道之敎再不必爲敎字註脚一部中庸皆敎也況曰自明誠謂之敎乎又何必曰禮樂刑政乎戒愼恐懼即修道也戒懼者何止愼其獨耳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聖敎曰躋緝熙敬止內省不疚即戒愼也必如此而後盡性以至於命始符於天命之性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毫無間矣至此而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後來多少葛藤曰靚未發時氣象曰靜中養出端倪又曰戒愼已落睹聞矣說文說妙何益不觀內省不疚無惡于志是何氣象而未發何爲着眼乎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也發皆中節即率性之道也未發即先天而天不違中節即後天而奉天時也中者蓋不得已强名之曰中也其實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寂然不動空空如也蕩而遂通有不中節者乎此處將中字道破後來曰中庸曰時中曰誠曰一曰誩曰天道曰人道曰知天知人曰鬼神皆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也

讀書說

人之讀書如日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躭年經月棄書不觀何也余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纔知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眊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乃讀此晚矣讀之則生不讀則死且不止乎死而已是非喜而讀也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余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而貧乏之人半救不克蔬食飲水可幸不死茶蓼之苦且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每念古人飲食之豐太牢熊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膳有醯有羞更春更秋冬之宜宰參撰膾之制隱何奢生之容也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備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膚臐醯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醯清醴醑醪也管韓諸子則家豬魚臐腶腶脩鮑鮓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酏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栭菱根棗栗鮮豜也漱其精棄其餘如魚去乙兎奔尻羊冷毛而雞鳥瞰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體其實餘則挹芳如黍稷稻粱侑以瓜食雉熊蒸食脯醢也羅文貝葉則參朮桂苓乎初阿含深蜜次般若棱嚴次楞伽卒以法華嚴殆茗蓴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何嗟及矣余餓夫也必待珍錯而飽則死久矣管食瓢飲可以免死不知何者是余究竟資糧也嘻

讀書交友說

讀書不如交友者何也蓋六經所載皆爲死語中人以上便超之意言象數之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中人以下安得到此自非親近大聖大賢如國手良醫灼見病原藥病相投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如顏子之事孔子眞得其米痾之藥故不選不貳之宗爲千古絕學游夏而降皆不得聞焉不然當時豈無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即命精一執中爲萬世傳心之訣顏子守此一語足矣何必以夫子爲歸依乎故夫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惟顏子得無行不與之密契無言之奧賜徒有門墻之外耳然批安得有如夫子者而吾事之聖人而次有君子焉有恒焉有直諒多聞焉即不然但有勝己者我即事之矣勝我一分即識見力量便大我一分高我一分矣我安得不事之友之乎今世誤認右侮止作一尋常之人而不知此有恒者雖不過硜硜之小人耳然必信必果百折不回至死不變刀鋸鼎鑊臨之而不可奪且爲善人君子聖人之基可以託孤寄命作綱常名教之主碔礪之小人優爲之聽我安得一硜硜之小人而北面事之乎碔礪之小人亦不可得我故曰交友不如讀書也何也庖犧仰觀俯察而畫爲六十四卦經幾千年而得文周繫之辭非文周繫之辭則圖書何處措手乎又經幾百年而夫子傳十翼非夫子之傳則文王之辭不可得而讀也使我下根之人得事四大神聖皆已試之方不死之藥我得以歲月讀之不勝親事三大聖人於一堂之上乎如詩如禮如春秋亦復如是次則兩聖人竺乾柱下之書昔日大士剖牌藏經重譯而至而我又得以歲月讀之即使親事疊鬘老子不過如此司馬紹襲諸君子給上方之筆札假十年之久凡幾易稿而后成通鑑何其艱也薛方山諸君子復續宋以後迄於今我又可月計而讀之舌人受其勞我享其逸函丈之內聚如許賢聖上下數千年治亂之跡而我以下下之根焚香啜茗偃仰飲食於中優焉游焉盡而已又何求乎故曰交友不如讀書也交友而不讀書則所交者何事讀書而不交友則所讀者何益或曰子何不取法乎上而必欲交硜硜之小人何也蓋君子善人已不可得矣硜硜小人曰言必信者信此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信三大聖人之書決非欺我行必果者即信聖人必果吟爲聖

人必果於不爲貪婪無恥之人故可交也生死大事徑庭者原不畏死故可辦此也

報德報怨說

李卓吾曰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道焉苟其人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之道焉苟其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謂以直報怨之直則雖無怨於我者亦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僞矣聖人不爲也至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爲有心爲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可以託孤而況託知己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況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有必報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托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小人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顧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禍患及身則百推托逃避無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惟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然苟勢盛於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反爲德又其常也盖十百千萬咸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視其報怨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時時對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乎

張愼言曰卓吾以報德報怨定君子小人之介痛欲無比至曰以德報德謂可以託孤寄命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至哉言乎然未盡也何也謂小人之不報德者直不報之耳謂小人之必報怨者是有怨而必報之耳然不有毫無夙嫌已落井而復下之石者乎不有有德於彼不唯不報德而已而反怨報之者乎可唯是以身報之復將伯助予借他人代報之者乎盖至此而小人之變態殆不可窮詰矣不歷觀古今之變不知小人之至於斯也不躬親見之亦不信小人之至於斯也非不信也不忍信也至於斯而小人之態盡矣而關變者之學問亦稍稍增益矣古人有一飯之恩不忘睚眦之讐不報如淮陰之報漂母而不報跨下之辱是也須賈于范雎必報之讐也必當殺須賈而後快乃僅以綈袍之故遂免須賈于死則亦睢之報須臾之恩而忘其殺身之讐睢可謂厚矣一飲一袍之嘉終身不忘而況不止於一飯一袍者乎須臾之恩不忘而況將終身者乎若安常處順猶思百計圖報乃有已在陷阱不一引手則亦已矣而復重其禍于心安乎若以德人之故波及於彼彼不必救德人之禍而姑避我一時之害曰我弱不關此亦人之常情無足怪者是不過一無才之冷人而已乃不止避害而已復因之以爲利吞噬逼勒於心安乎夫子于短喪之宰予詰之曰於汝安乎曰安乃不得已而曰汝安則爲之蓋最恨之之詞又不直責之待其出而責之曰予也獨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甚矣宰予聞之不如死矣若小人以無怨之人以怨報之已可駭又且以怨報德不已甚乎或曰子責小人兩詰之曰於心安乎盖亦無可奈何之詞或抑動其恥心也不知小人恥心死久矣曰孟夫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果何所指也禽獸之知覺運動與人同趨利避害與人同父子之恩雌雄之情與人同其不同者安在獨無廉恥耳故曰幾希也人而無恥而又加以機械變詐攻取之情不無更甚於禽獸乎所以又曰于禽獸又何難焉蓋絕之詞也噫予讀書至此竊爲孟夫子不取也何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而夫子不許者卓吾曰是有心矣作僞矣聖人不爲也予曰非謂其作僞也盖失其權衡輕重之則耳然調御氏不又曰覩彼怨家如已父母乎是又矯報怨者之習而過其直也予謂世人寃結無盡必如調御矯枉之過究竟僅止得一犯而不較者而忍料小人以怨報德也或曰子之駁孟夫子也何居曰於禽獸又何難焉是絕也之嘗更生憐憫乃可耳所以又曰一切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以至十二類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是又且令共證佛果矣予至此不得不心折於調御也豈忍遽以禽獸絕之耶又迦文于歌利割截肢體曾無瞋恨豈惟無瞋恨而已仍又欲與歌利共證涅槃也此佛菩薩之廣大無量也詎窮小人之情至于以怨報怨未窮也有德不報未窮也至于無怨而以怨報亦未窮也唯至以怨報德理之所無而事乃有之而理至此始窮矣予何知焉唯有歸依世間解而已不敢謂以直報之爲我所當舉也何也恐其人眞實有可惡之跡犯天下之公惡而直以公惡處之彼且曰此報我昔日之怨者也故寧不以直報仍以德報之雖犯作僞之嫌不顧也

重修海會院緣疏

言綸聞之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逾迦文道本相須見分岐指言自總角已禀志皈依造結緣遂迷因逐物今倘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生死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丘壑文字朋友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倘有好醜兩途賢愚共驚後此只爭生死一路豪哲難逃刻刻不停呂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來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暗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止識神未泯總來忘想所招貪淫愛渴都是無明即黯業文心皆成罪果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身愛身如來說爲可憐憫者豈虛語哉契經曰佛種從緣古德云轉物須智哀以發行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向上感通良在吾土有海會彈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集率欵八水桐鸞綸綠藍棲此雙林既現宰官長者應身說法合無莊嚴供養成就儀唯言練若新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藏桓借渡慈航期度脫於千百萬刼瞻依謂御免流浪於一十二緣貞俗向歸天人作眼開提慳貪是罪波羅檀施爲先經云愛欲爲因愛佾爲果由有譬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皆爲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此讀四句偈于千刼萬刼永獲妙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激開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覺徙哉又思韓退之力闢浮屠大都是罪福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悅亦僅窺游戲之迹止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格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暗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于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爲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俟寶所謹疏

讀高皇帝救論

伏讀高皇帝救論文義淵奧未易窺測究歸于智其旨安在今中外臣子仰干聖怒雖國憲益見高皇帝論誡後世至意臺臣試恭繹智義而暢其說考授曰犬步步已近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富貴功名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丘壑文字朋友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倘擬作示諸御史恭繹高皇帝救論眞欽明文思矣謀意在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究歸于智何也人之有智如人之目暗室之燈天地之日月無則不成世界矣智者慧眼一炤融融皆空不智者觸目成迷現前死地危矣哉試問何以智何以不智曰知斯智不知斯不智矣何以知何以不知曰致斯知不致斯知矣何以致何以不致究指歸于格物而已試問物是何物何以格物盈天地間皆物也從何處格起謂有云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又朱子曰于天下之理有未窮則吾心之知有未盡果窮則終身無知之日矣何也以物理之在天下未易窮也不知吾身心意知皆物也還格此身心意知之物而止矣身心意知之物曰有所中有何物曰喜怒哀樂是身心意知中之物也喜怒哀樂何以謂之物曰有所好樂有所恐懼忿懥憂患焉又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哀矜畏敬而辟

焉既有所以既之其所矣可不謂物乎喜怒哀樂物也所好樂親愛父物也物
又物機轉發生盡平生格之恐不能盡皇及身心意知之外乎纔之其所而好
焉雖有惡以至大惡我皆不能知矣纔之其所而惡焉雖有美以至大美我皆
不能知矣纔有所忿懥好樂焉卽視不見聽不聞矣至于視不見聽不聞走死
地如慈世界昏黑舉足皆貫械矣如千聖怒罵國讎者可不謂前車乎果如此
卽至博如張華知盡世間之物亦復何益然則何以謂之格物也曰吾人終身
終日常在物中雖夢寐之中皆物也盡古今聖賢學問止有格物舍此格物再
無一事雖畢世言之不能竟其說終身行之不能竟其事今欲言下盡之得乎
曰姑舉一端引伸觸類可乎曰難言也且舉中庸入皆曰予皆驅而納諸罟獲
陷阱之中而不知避既知也爲罟獲陷阱矣肯入其中而不避乎雖驅之也愚
者且不肯況智者乎曰政惟愚者不肯予智者反自驅之也罟獲阱陷之卽物
何以格此罟獲阱陷之物也蓋陷罟獲陷阱者掩取鳥獸禽魚之具也鳥獸禽

魚何以肯入此罟獲陷阱之中乎則以其中有鳥獸禽魚所迫欲得之物在故
不覺入而納諸其中耳試將今在貫索之人取其案而復動之皆視此物陷之
也滿世之君子小人在貫索之內貫索之外者皆顚倒于此物而不知但有幸
不幸入與不入耳若說至此則不必再講格物致知之工夫矣至無物可格而
後謂之格物若見有物便不能格物如此雖一物不知何傷乎是可以對玄武
以澄波鍾山之蒼翠突然于高皇帝敕諭曰智者居是尙未盡萬分之一也但
以此引伸觸類庶幾可得涯涘矣

冀南會約

鄉有會焉何居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聚于鄉卽于國有會焉修舊而敦
好禮也是故有燕喜之期有慶問之節君子不豫凶嘗云慶吊易問者譏之也
時有觀陽之感焉放卒言之又問義焉遺該博與賄貝疾病而訊視焉亦爲問
有補濟之義有酬贈之則有勸誡之規會而備茲五物焉君子曰嘉會矣會約

更長焉以齒遞及之旅進旅出者齒不及則遞直焉期惟擇長之者之便恒應
慶祖者而爲之舉舉無常儀直取于公餘以其私足之不然有五簋之約在爵
焉雖有惡以至大惡我皆不能知矣纔之其所而惡焉雖有美以至大美我皆
無算嗣有以覩入者以賀入者以進秩入者以除補入者以復命陛見者以起
召入者以皇華出者以遷擢出者以休沐出者以銓除出者以持斧出者復有
以千大夫入者京朝官入者慶賀酬贈之數各視其秩而爲差日居月諸匪朝
伊夕詎能承筵是將直云示我周行耳不寧是玉帛禽魚之餘浮於出則長之
者衡之諸慶問之儀欵不便衆在者主賓出者不及踰則取于浮嗣俟其來安
而責其遲且居春明曾受餽遺焉遲面不及往面不來非禮也近慶好爲醵金
面樂爵嘉與也受之者斯受之無復維妄之爲煩裒分其來而爲之往若爵我
遜爲之詎復須此于是潤者爲之賦頌并曰爵酒既旨爵役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庶部則起而賦小明之五陵爵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其
晉人之歌唐風乎可謂良士矍矍矣董子喜而非爲歌伐木且曰覩彼鄉非相
有言抑懼以止慢疎會以生敬其斯之謂乎煩斯矧斯慢侈斯靡靡斯濫矣
信以成之君子哉再具酬贈之數如左

直義或問

或問曰直之義何居乎曰言心言性以及仁義禮智者多矣未有專言直者自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始以直盡生人之道仁義禮智統是矣或曰子無侈譚但
直指直之義旨奈何曰余不知其解也仍以所聞于夫子者而證之可乎直者
是非好惡不忘其本心焉而直之義盡矣天下萬世之公舉在是矣賞罰用舍
生殺予奪于是焉出質諸鬼神建諸天地悉此物也直之反也爲枉爲罔始不
過是非好惡一念之微姑遷就焉有已爲天下萬世之僇民矣直則誠誠者天
之道也其次致曲致曲者曲以行其直也人道也或曰固也若徑情而直行可

乎曰善哉問子曰直而無禮則絞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與無禮同所學何事學禮也既質直矣復察言而觀色既義以爲質矣復遜以出之若不質義而直焉能察言觀色退遜而已則爲巽悅媚世苟曰質直可義矣徑情而直行其僭事也與枉等不翅絞而已謂曰事親有隱而無犯蒸隱則心安心安焉而直在矣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此致曲以行其直也父子之間何嘗不可直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然者則爲毀譽毀譽且不可況其甚焉者乎辟則爲天下僇者皆毀譽而甚焉者也或曰子言直之道幾盡矣詎以爲直者其所訐之人之事皆犯天下之公非公惡矣此而惡之何居乎曰所訐之人之事誠犯公非公惡矣但訐者之心則不可問也即其心無恩怨矣其心無他而其人則非也或位卑而言高或不在其位焉則罪與患隨之矣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果不善矣但我不當言之爾或曰訐誠不可矣若言人之不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不免于觸則直以持世厚以居身君子有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道乎曰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盡忘其怨矣以德報德則未忘其德也未忘其德固有不得盡行其直者矣苟有人焉操用舍進退之柄遇途之人直以是非好醜如其數焉斷陟之而已何計焉即怨者猶是也若怨者今進而用直進而用之爾若有德于我者其人果賢耶進而用之固也苟犯斷幽之典可奈何公議不可奪但視途之人姑未滅焉則吾之心盡矣此正所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所謂曲以行其直也或曰至哉言乎諸曰爲下不倍又曰惡居下而訕上者何謂上即簿與尉民之上也有君民之義焉而訕之可乎若簿與尉不奉若功令復縱其虎而翼擇人而食之不寧是苛政且猛于虎民弗堪也重足側目將挺而走險當斯時也言之則爲訕不言將父老子弟立而覩其死矣忍諸曰子何言之甚也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或曰消消不已將爲江河當秦寇之始亦起自簿尉爾嗣費縣官金錢數十百萬殆十年於此蔓延六省天地流血當其時若刺史而上豎御史大夫有一人明而察其隱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煩尺一之檄而滔天之禍寒矣即不然有薦紳先生不惜一言造桑梓之福不過曲突徙薪而已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惜哉當時秦士大夫不及此而今且以晉楚豫蜀爲壑矣曰然滔天之禍兆自濫觴固也言滔天于濫觴其誰信之嘗虵虎從橫道路以目即言之不聽也是非告之禍福動之未已也法言畏譖諫譖諫無一可者而其計窮矣若聞過而喜何言則拜即芻蕘得言況士大夫乎不然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矣況芻蕘乎或曰簿尉之上有郡守焉曆累而上有守巡使者御史臺獨不可一言及之乎曰烏乎可御史大夫而下且曰夫夫也賢豪爲鄉里居間武斷規厚實數至假之室未得厭所願乃爲是持更短長俯郤爲將佯聽之復心薄其爲人爲乎可簿尉而上一體也又將曰夫夫也言簿尉不已且將睽睽乎侵郡刺史以上矣不惟心薄之且中以禍結紳先生獨非人也與哉噬臍之害先百姓受之非愚無知則狂而已或曰姑無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訟言之曰貪曰酷以他詞徵言之曰簿尉未習于水土不諳于風俗可乎曰然河大水深曰出當心徵言隱語居今之時察而解之者誰乎恐且曰不習水土未諳風俗小過也姑安之仲尼不爲已甚者肯曰吾察其所言若有藏焉而未發之詞也其存而廉之已而曰果然某簿尉猛于虎曰喜曰夫夫也君子也噫安得若人而與之言乎或曰子之言是矣爾將無忘言之失言之害小萬一聽之片言隻語塞天地流血之禍則爾之德大矣國家之法自上行之小民習而安焉則天下治上之人不行法而使民自行之而天下亂今日之寇初皆自行法者也三蛾黰澎湖明柱後惠文歲磬之百姓在水火之中時若以几而待終歲且至三年終歲三年而不鑒而百姓之望絕矣不挺而走險復何待焉走險之害小至紀綱風俗之壞中於人心者爲千百年之害不止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而已蓋走險之害尚可干戈定之而紀綱風俗之害中於人心者雖于戈不能定也噫子大夫忍人也惜片言隻語不鑒流血之禍貴縣官金錢數十百萬殆十年於大兵大荒大疫之後二三子遺肝腦塗地皆子大夫不直之流禍也若聖人君

子必有術而處于此子大夫不仁之人且不學無術言未已余有隔日瘧瘧遽發寒極洌洒口噤不得語或人皇懼俄有人報曰邑鼓譟執簿尉俄又有人報曰邑之南以癸卯日動衆搶石白面北遁日且百人乙巳以千有奇至邑二十里許秋血要盟聲言曰願得姚虎而甘心焉或人去其家將一舍遽歸收保其妻孥余殺鷄爲黍炊未及熟不遑食倉卒去

生機

溫陵李長者序張橫渠易說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易簡一易也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一易也臆盡之矣余謂生生之謂易是生生又一易也惟生生故易簡惟生生故不易惟生生故變易此富有日新之府所謂淵淵其淵也所謂不測也帝王賢聖道德功業盡從此出一息不生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故學者止務所以生生者而學之能事畢矣姑以文章言之古人之文章自六經而下讀之千古如新著何也

有生氣也讀之而索然無味者何也無生氣也今曰之制義亦若是有成弘先正之制義至今可傳而近日名公大家人人所膾炙而戶誦者既以取高第博文譽然其文實如嚼蠟詎可吠聲而隨衆也哉文字有文字之生機上生下前生後節節相生而不容已若上下可相易前後可更換可謂文乎此文字之生機也然文字從何生從本題生也本題之生意未徹而文字一字措手不得矣凡文字之所應有者本題原有聖賢之言旨遠詞文不必借材於別徑取精於旁門此門與文相生之機也此題何所從來聖人之言也聖人之心也作文者代聖人之言而不明聖人之心可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亦無以知言不知聖人之心亦無以知聖人之人從聖心而生聖言我以聖人之心而被聖人之言庶幾有合此聖人聖言相生之機也聖人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之所言皆聖人之所已行皆衆人之所能行若衆人所不能行則聖人決不肯出諸口矣故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君子戒愼恐懼之心法也明聖人之心而後可以明聖人之言明己之心而後可以明聖人之心吾心不明而欲發聖人之言是爲揣摩爲剽竊業舉者非自明其心不可故曰仁者人也人即不自謂仁而肯甘自謂非人乎仁人心也人即不自爲仁而肯甘自謂我無心乎恐天下之人決不肯自認我爲非人我原無心者矣此千古聖賢與我相生之機也然聖賢與我雖的然無二若但從聞見承接意識比擬萬萬無謬然此道理衛聞見衛與吾心了無與也直盡掃一切無依傍無墻壁心所未信雖聖賢之言不敢阿附心苟自信雖芻蕘之言與聖人等至此則左之右之無不有之詎止文章而已哉此心與心相生之機也生生之謂易也臆盡之矣

題卷

天啟庚申辛酉之閒言猶得侍希泉先生先生峻標亮節無待余不竹言時更有鄉南皋馮少墟曹眞宇諸君子學者望四先生如祥麟威鳳又賴福清涵坂兩君子保全調護之今二十年於茲矣哲人其萎可奈何余諸生時又得親見呂心吾先生坤魏見泉先生尤貞撫晉吏治凜然監司守令無東脩之餽曾幾何時而諸臣媚子貪夫酷吏遂徧天下以疾威降割悔禍無期回思希泉先生立朝侃侃之日何如也今於先生之君又得見馮黃兩太史眞跡嘗日于君臣朋友之際如此今天下以假聲氣收眞小人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有以也夫昔聞前輩談先生事甚悉然神宗見夢今日始知之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信哉

徐六嵓先生偶咏題詞

勝地良辰晴卉幽籟對之輟作丘壑想即欲挂冠神武而古人名達事政有待如臯莊逍遙賀監鏡湖上章累請始從之何可遽得矧六嵓先生以豐鎬松檜以鎖鑰爲帶礪六朝佳麗舉在目前上臣憂國閔時不皇啟處暇問平陽歌舞博陸山沼耶乃請告未得彷皇吟咏忠愛之誠數篇之中三致意焉殆仲山甫其風穆如矣昔公先中山九佩大將軍印迄老不倦今何時也公纔逾六衛乃求徙步南崗乎請以旅奠王會之詩先之

玄宰云既不睹不聞矣何處可容戒懼既戒懼矣尙得謂之不睹不聞乎又云觀未發時氣象既曰未發何云觀也舉似袁中郎諸大子作話頭參取不知先生將戒懼如何理會若向宗門中只消得一棒一喝止增狂鬽何濟學者生死分毫若眞實爲自家大事如何在口頭討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這便是直正消息果然要個榜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便是直接堯舜允執之傳言思路絕禪火子何處生活只管終日戒懼休問睹與不睹聞與不聞臨淵履冰何曾間斷些子這便是行深般若之時故曰至誠無息本體工夫無可分析且道已發是過去未發是未來現在如何玄宰當在此際着語更于何處別覓生活也試問玄宰既曰戒懼矣又曰君子不憂不懼何也再着不懼又何也又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何也此處理會不清却向臨濟德山句下求生摠教印可不免臨期手忙脚亂刻下休將閒話支吾且去觀他已發時氣象君子自強不息雖是朝乾夕惕戰戰兢兢然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不論已發未發依然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也然此是學知困知實實下手處必如此者何故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不戒懼危者愈危微者將泝滅無餘矣亡國喪身之禍四生六道之變如何不戒愼不恐懼致有性命之憂陷入禽獸而不自覺也道之於人也不啻飲食而曰鮮能知味者何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隨其所嗜而嗜之不知天下之正味故曰鮮能知味也

世間有一種貧賤之人半菽不充不假簡擇故不知味有一種富貴之人日饜千金無下箸處黍稷稻粱脈爲平常故不知味又有一種腑胃受傷飲食到前便生厭惡故不知味又有一種食而不納納而不消故不知味有此四種誰爲知味者乎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怪焉

人必知味而食而後甘食甘食而後臟腑榮衛得飲食之益長生久視免六氣七情之厄余至今日而後知世之不講學不修道不求師不讀書皆不知味者也皆病人也纔無病便知味便索飲食不肯忍飢受餓矣天下國家可均也管仲諸君子可辦也爵祿可辭也魯連諸君子可辦也曰刃可蹈也稚金革死而無厭茅焦諸人可辦也皆是憑才嘅名使氣之一流俯至中庸則君子而時中者也至誠立本知化者也窮理盡性至命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有才技可恃乎有氣魄可籍乎有意見可憑乎才技氣魄意見毫無可倚而世間才人智士之伎倆窮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道何脩而可

中庸不可能也而曰君子中庸何也君子而時中也時者何即春夏秋冬之時也誰能違此春夏秋冬之時而乃歸之君子乎發而皆中節之謂和節者時也時然後喜時然後怒時然後哀時然後樂雖怒與哀皆和也故天寒熱溫涼之節則雖折膠流金皆太和之元氣也發而中節不可能也有未發之中而始有中節之和也必戒愼恐懼而始能有未發之中也而戒愼恐懼者其誰能乎故無意無必無故無我無可無不可無適無莫無思無爲寂然如也而後可謂未發之中而後能發而中節也此惟愼獨之君子可與几也何也以不敢一毫自用惟知有時而已若小人則不然惟知有己執以爲可雖時所不可而彼不顧也執以爲不可雖時所當行而彼亦不顧也敢于自恃敢于抗時故曰無忌憚之小人也何也以小人原不知戒愼恐懼也以原無未發之中者也故夫子諄諄知之百姓也人皆曰予智者也皆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也故夫子諄諄以中庸教人也皆所以救天下後世之賢者智者令其出罟擭陷阱之中者也而奈何賢智之不肯信也

萬物之中人爲貴人者得天地之靈氣而爲心故人心一刻與天地不相似便非人矣是以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無息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人道也以故聖賢立教再不作兩件看曰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不知天不必求之于天但看我身心意知何處與天差別不知人不必求之于人但看時行物生于我已發未發何處差別不知天不知人不必求之天人之際但看聖人之言誠在六經者何處不明白直截故知言知天知人原非兩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即精一之旨也不爲不欲者道心也特幾希爾爲之欲之者人心也內有種子外有塵緣內外交構當聲色貨利之衝危矣哉人心道心是二心也二則不一二則雜雜則不精大勇者無爲無欲單提不爲不欲一念無第二念以貳之是謂惟一無第二念以雜之是謂至精

蓋余服膺孟夫子此語而後悟致知格物之旨也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所不爲所不欲者皆物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性之欲也人皆有所不爲不欲此性也感于物性之欲也不禁而爲之欲之則自欺矣無爲無欲則自慊矣此之謂格物而知至君子必戒愼恐懼也何以人心惟危也試觀囚于囹圄之市隨物畢有但恨我如衆人爾家翩于宥國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有不兆自一念者乎危者愈危則微者絕矣幾不戒懼則禽獸矣已亡身及親矣可不畏與不睹不聞也奈何若待睹聞而後戒懼焉則已危矣微矣已不可救矣古人臨淵履冰有以也夫

既曰戒愼恐懼又曰不愛不懼也何必戒愼恐懼而後能不愛不懼也再夫子之發憤忘食政夫子之樂以忘憂也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安在在臨淵履冰戒愼恐懼政仲尼顏子樂處舍此再無處尋矣

與蓋仲遜談易

言戍酒泉無所事仲遜間過談易言問曰小畜之義何居仲遜良久靄然曰文之繫斯卦也隱而不肯盡其辭其憂深其慮遠不惟是爲君子慮其爲小人也亦周以至夫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是上下皆爲小所畜矣而人誰甘之初四正應也勢不得不爲所畜也但復自道爾二與初一體二雖欲不復爲初之君子所率可奈何至過剛如九三則不但爲所畜矣有不反目者乎反目則凶聖人仍歸咎于三曰不能正室不得已也然孚而六四且血去惕出九五之有孚攣如也庸何傷乃從古如四者幾何人哉有密雲而終不雨者乎殆至上面聖人乃始盡其詞曰君子征凶自昔如此者不知凡幾治幾亂矣甲乙之際無乃其時耶文之不肯盡其辭者至甲乙而發無餘緒矣噫至今日而始知仲遜之微也

書若水惠紙

士大夫惟有讀書此外再無別事如人之于飲食一日不再食則飢若束書不觀不止面貌可憎舌本間强而已但頃來聰瑟少年喜讀一種妖邪誕忘之書浸淫及于舉業爲人心風俗之害不小五經日月也光景不異而千古皆新即讀莊列淮南呂覽諸書千言萬語不如讀五經一言半句之益況下于莊列者乎經中何所不有捨此他求非狂則愚經之外則有全鑑鑑者經之注也上下數千百年中間經濟道德文章學問如入五都之市隨物畢有但恨我如窶人無物以攜之耳凍水此書常與五經前垂不朽當凍水爲此書以十年之力經數公之手繕寫之龍鸞其稿且汗牛充棟告成之與如此吾儕以竟竟之力可再讀之乃度之高閣可怪也言少時不知讀此纔知讀而目力精力衰竭開卷一尺便已眩瞀奈何內自兒惠此紙謹誓之以誌媿云

偶書十六則

頃讀晦菴文公乃嘆公無刓不讀書而爲後來苦心無所不訓詁即毗陵唐荊川有左編右編稗編諸集思公立朝甚久何暇讀如許書無論君子人品事業何如即作一讀書人令人千載服膺耳念之悔恨近來學者之病好問異書五經無幾不盜竊剽掠日問異書何也二語政如河海象飲鼠吸所得幾何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

之謂之智任千古以來聖賢豪傑補天浴日文人墨客雖能譚天無不取給于此而二書寂如也頃老矣一日未埠溝壑顧取五經各讀一過却以通鑑雜觀游衍之謬先識于此

夏早無聊日惟閉閣兀坐而已苦旺略取架上經書日掃一二行居心永日而已因思清福古人享用都盡如康樂一生在山水文字之中詩云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歡謔謂所謂展歡謔即在懷抱觀古今之會古人以讀書爲歡謔猶爲疑食而今學者則以爲苦無可奈何方讀書耳

盾虞以降至周而質文之變極矣嘗謂周公嫌其太盡賴夫子維持之而殷夏之意尚留漢唐以來叔季之朝氣極矣嘗謂秦以後揭里之脉甚危賴宋諸老以迂闊補救之而精一之統不絕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悲夫

聖人君子之學無不本于柔者如詩詠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又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又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至矣哉書曰沉潛剛克剛克而曰沉潛剛克易言哉嗟乎涉世且不可況當君臣父子之間乎

柔剋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當日直謂老氏之學爾後乃知源本坤卦故乾是神聖坤又一聖人也如伯夷柳下惠之于孔子是也近日競書始知後世君子盡領坤卦之學至乾卦全讓堯舜孔子而不敢嘗矣自乾而外六十餘卦皆君子之學也皆善學乾者也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語可以盡鬼神之情狀乎體物不遺與臨汝之上帝果是一是二既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天下如指掌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既臨汝矣又可遠乎此等奧義安得起昔者吾友而共參之

朝聞道夕死可矣或曰若未聞道則何可死也一曰未死何汲汲焉冀萬一聞道庶不至俾生枉死耳聖賢發憤忘食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政謂不可以死也曾子易簀反席未安面叛時始項刻之間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一呼便是當面喚醒想臨淵履

冰何等工夫免夫所免者何事今夫屨磷之項猶刺刺田舍錢債兒女妻妾生平未了事件此亦一息不容少懈者也若子小人爲善爲惡一也由此觀之聖賢一生兢兢業業只爲生死一事耳季路問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皆以子路問非所問故夫子拒而不答不知已盡情道破鼻端面告之矣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皆盡生死之道矣靜曰上帝臨汝無貳心試問上帝爲誰人耶鬼耶能爲臣盡臣道可以事君即可以事上帝莊子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此亦有見之語如蒙莊者政夫子所謂狂簡斐然成章者在聖門夫子憫憫焉當在端木之上矣

陽明先生良知之學是千古之滴血公案不知者祇爲偏枯殊不知眞知之原不與行作對所謂致知猶獨皆此知也明德即明明德即致知但明德是渾淪之體猶如穀種而知其萌芽也孝弟爲仁之本政謂此耳佛之所謂覺所謂種智行深般若行此耳後來龍溪頭暢其旨學者試取而讀之讀吾儒之書如創參兆昔者謂調理脾胃醫中王道若病人膏肓則大黃枳實天雄附子功與參朮等無有二致在火宅苦海之中非貝葉靈文不能永拔諸苦說食不飽讀者當自知之

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恐懼矣尚得謂不聞乎正心誠意致知知與心如何理會知者心之靈也果此方寸便謂之心乎佛說有八識七識即誠意之意第七識八識與大學所謂心與知者不知又當何如分疏日來爲此一事履食都廢奈何

昔人以七言短于柏梁謬矣夜如何北夜未央此與江有杳草目以蘭何如余謂用宋七言眞絕千古後之作者無復指手因證雕蟲猥爲拙出若讀三百篇蠶蝕漢魏以後可廢也若近體無蝕味便桃蕈不可讀不得目以醇古以此繩唐以上不可況宋以後乎

平原書多寶塔碑謹嚴無一筆懈然是公初年筆家規模與東方朔像贊風氣
更復遒上公率多眞書行草殊不多見爭坐帖祭十二郎文蒼勁遠遜米帖韻
格可愛林中藏秀余在長安曾見公書犀利支天經眞跡對之鬱然生敬便如
靡婆古鏡照淳古之色溢諸墨外非唐諸公可及也

書雖小道然能者代不幾人晉唐而下即點畫波磔夫人指腕間亦隨氣運降
替耶可怪也元常逸少而下關惟魯公深醇可敬瘞鶴而降便關一塵矣書道
尚爾況詩與文章乎

偶閱兒旋所收張仲子巽友中諸詩書及之在使面者當玩長久輒不禁向往
此小道耳何喜焉書之趨圜轉之味靜且習者之胸次近乎證書亦且可喜而
況眞能讀書者乎以此臨書之味臨其法繩墨奇衺之習夫子所謂晉已也他食
之人收檢喪身有甚於博奕者博奕特不如讀書耳何傷乎夫子豈設身而處
爲父母者之地非權教也

兒履旋寫虎谷蘭閨圖乃作亭橋跼溪澗左右爲礧塊蹙落之形參差翼夾之
纔占蓬地十一二餘都空闊不着一草一木余謂此畫家章法也畫家貴有遠
神故有平遠高遠深遠此政所謂平遠高遠也詩文妙會原與書理相通盡思
解所得十六七而脫筆楮又僅得十二三而有餘不盡之意可知而不可言之
妙即在所不盡言之中此法難以言詮孟夫子曰游于藝人之門者難爲言即
如子曰鄭詩晉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漢唐以後數十百言不能盡而此含吐
紆迴于二語之中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一部弘深緒奧該備無遺又如必也正
名乎夫子以當日衛事不知有如許事業無限蹊路思來遮是正名爲重爾爾
思當日語景多少無言之妙藏修息游五字之中此眞所謂難爲言也秦漢以
來詩文未易縷舉可以意會畫家空遠無窮之景不著一筆而寥落亭橋尤坐
枯槁之人反收拾無遺若既作亭橋意謂未盡將以地十七八都以遠浦孤村
遮斷積楚墓無已反不若空闊之爲無盡也此道詎止詩文徙躬藝德亦當

如是寂言之味饒於多不言之味長平寂記往者題旋畫有畫理頗與詩文通
觸類圜生從此起今且十餘年矣畫理長進未識詩文何似耳吾友鍾伯敬自
題所作畫曰君言畫貴其文人氣在于離處察其意熟後求生穌求老再見君時
方敢議此語然有至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泊水齋文鈔卷之三

陽城張鵬山先生著

告邑中父老守城啓

誰告客歲麥秋賊至而未爲大害今年夏四月間聲而來即來人遂狂之以至今日今又且狂視之曰賊去未必再來即來萬不至攻城睒睒吾試質二三父老子弟而詰之敢以此區區保不再來來不攻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萬一賊復來來而攻將何以待之賊初退纔千人耳頃聞至十萬後此脅從未已也浚假而如銅馬亦屈將數十百萬風聞大寧見告矣吾邑接壤河山城堅可據也此是四塞之地不幸賊闖此爲狡兎之窟鷸戰退守從此豐食高都上黨據太行之脊以窺中原東聯娥將可奈何若果至此臠肉食者謀之今婆恤其緯且爲吾維桑日前之計則吾邑一小金湯可守也從來攻城爲兵家最下之策古曾有以數十萬而徒困之斗大堅城之下者未暇縷指但須有守之資有守之一書可采擇潤色而輕重布之吾鄉者亦以賊易與耳今實有戰心焉見吾邑城守徒是睥睨之間立數斃不畏不懷之衆耳若大敵臨城而此輩不畏我之威肯錙然登陴敵上所憑乎我守此器恥之務無勇之舉既無物以果其腹鼓其氣而彼無撼石之耻曰不再食之妻子徒令其不日不夜立於郡寒暑雨之中矢石交下之頃斯須而潰不待吾嗣之罪矣既潰之後身爲魯婁爲妾尚忍言哉曰者白巷諸里子女玉帛以奉賊者無論而竄耕三里之物力使先是而語之曰留損其百一不憚其百一決不肯取諸懷而與之則吾之所女子玉帛奉賊盜填溝壑寧斧刃而此百一決不肯取諸懷而與之則吾之所大不解也然後先倖免者當今日爲亡羊補牢未雨徹土之計令損其百一萬一以儲之物恐仍是三里先日之人心則吾又不禁痛哭流涕矣陳孝廉振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具有守之法三物備而人心可恃以無恐守之資奈何錢穀是也守之具奈何雖所需尚劇而火器最急守之法奈何愚威其切務矣至布置之方則有城守徒是睥睨之間立數斃不畏不懷之衆耳若大敵臨城而此輩不畏我之威肯錙然登陴敵上所憑乎我守此器恥之務無勇之舉既無物以果其腹鼓其氣而彼無撼石之耻曰不再食之妻子徒令其不日不夜立於郡寒暑雨之中矢石交下之頃斯須而潰不待吾嗣之罪矣既潰之後身爲魯婁爲妾尚忍言哉曰者白巷諸里子女玉帛以奉賊者無論而竄耕三里之物力使先是而語之曰留損其百一不憚其百一決不肯取諸懷而與之則吾之所大不解也然後先倖免者當今日爲亡羊補牢未雨徹土之計令損其百一萬一以儲之物恐仍是三里先日之人心則吾又不禁痛哭流涕矣陳孝廉振其

與欽山沃啓

敝土劫運兵火之後荒疲相仍頃復大旱閭平本四境亦復如是可奈何無奇策詎有點鐵成金神輸鬼運之術但賴父母子民兩心照取上下相恃各保無恐昔人有云存心愛物必有所濟豈必有奇策哉憶客歲做邑大荒窮鄉鼓噪幾致燬原今日更甚乃四境寂然何以故豈眞解推而衣食之耶實以現在父母誠求保赤此方寸可恃耳從此毋細講振救之策上下相安雖死不怨

何者以相信也此治生年來日墜如此吾輩作令案牘易易耳獨是催科一節最爲循良所苦況今者羽檄旁午此中亦無讓功但催比嚴責之時與差役下鄉票櫃紛紜之項無令胥上下手差役持尺符是問左狎猾可畏居者行者各互關通吾輩過關略施朴實若輩得嘗遂以力酬之飢寒無告遞送鬼錄刻下催科定在不免但官長以不得已之心行之此心可諒雖猶者不怨也治言作令詩長曹丘時有堂邑許繩齋老館 繩鄉勤己見通上 每以手札見示輒推赤栢與一札云嘗日曾謁貴縣王太宰疏薦公云公祖爲政寧可柳後打勿打後柳繩齋先生曰此仁者之言也我諱識之今舉以相告蓋太宰治言外翁也此爲政一節細事耳先輩諄諄相告可思也寧陵縣呂心吾少司寇 諱坤 有保民實政一書殊可讀此公刻刻爲民近日作官者立致赀貲多以守令起家然多能古人有云願爲良吏無爲忠臣又有云願爲循吏無爲政寧可柳後打勿打後柳繩齋先之尚有悔悔曾記丙辰大荒大東人相食他邑振糈錢穀率取給上官百姓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受轉運之害曹丘倉庫所在皆滿差不致襟肘以平日區區積穀實力行之耳未敢自詡但念積穀一節有何難事有司率視故事一但飢饉遂至束手可嘆也爲老父母救愛見惻怛之誠潛於筆楮故不覺覼縷草野爲罪恃在慈原

與人書二首

讀來翰追省往者都不可得然不佞歸里將十年矣近雖衰耗乃略知嚮往自恨居三家村裏傍皇蹰躅無有牛僧可共語者昔人禁僞學不佞每向友中言求一假道學亦不可得假道學雖不如眞草野然彼雖作假道學我以眞性情聽之我自爲我性命而已何暇別其爲眞假也以此知古今聖賢皆是豪傑爲之非豪傑決不能爲聖賢所以孟夫子云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昔人謂做得豪傑做不得聖賢此語非也或者此言爲無忌憚之人發耳何以識得豪傑具有血骨氣質血性者即豪傑也眼中所見皆餘幾之人留何也以除却首尾此身所餘無幾也報事者是眞骨氣眞血性之豪傑也眞可以爲豪傑者也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青交友昔讀書不佞所傍皇蹰躅求之而不得者面今在水一方矣奈何奈何但慽慘議論不能盡同然異者不能不異同者不得不同何以故如自率其性情皆至眞無假世氣血性之所在不可強也若不佞三家村有如執事交友讀書將北面爲昔交一脞而失之眉掌記垂暮至此嘗不俟其詞之畢矣門下子淙惆其諒之

日者在仰屋之時無一刻佳況爲子木嗣幸羅浮丹水淵契芳評都未作答至今耿耿客秋里中名士薪樵殆盡得報狂喜往者不啻謬於行卷中物色諸姻契今遂自許有眼物華天寶隱現固自有時山川之靈願言珍重不啻作昔生時曾侍太宰疏薦外祖聲昔川司空桐陽司馬健齋盡副既是前輩典刑更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大父剛方正直庭教凜然迄至今日仍如提耳前輩往矣里中風氣一變謂不遜有惡習恐諸婿契不見諸君子遂謂諸君合當如此但里中通籍後絕不讀書誉昔川先生實交卓老有所聞後某君子雅喜鎖書於兄聰明絕世得舊後帖插之外無負已雖不止讀書雖求開道不肯深悔往者之過百身莫贖即日懺悔嗟何及矣兒旋幸附從者後然有豪舉聲華之習望苦用箴砭當世刻雅誼又近來惡習喜求異辭只一部五經通鑑中間何所不有政如子瞻山房藏書記所云不可不一體察也不肖老矣無益諸婿契既以自悔謬勉他山陽誉淵藁

與張深之書

昔人謂詩春秋國語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不發憤而作者是無病而呻苟如是不特六經難西廂拜月可傳不朽何也其情眞也故三百篇之中間多采悱語以此宣悕流行於往古來今之中雖經聖人之手不肯刪之長兄諸

刻如他種是徐文長四聲猿之類爾借酒盃而澆磊塊若詞苑春秋則眞發憤矣日者不肖縮管酒泉無書可讀止覓得易經一部讀之間有同譜生作時義若干首彼中諸生未易言不過自歌自詠而已不肖讀易長兄作春秋雖不敢妄自比然其致一也但酒泉萬里天涯所與居強半是倮倮番蠻雜種之人令長兄在蓉城之間是山水奧區文章淵藪使不佞得謫在此雖鸞鳳鵷鶵亦不肯去矣昔陽明先生居夷三歲困衡之中途得大悟紹千古之絕學後龍溪先生更闡明無竟遂憾此兩先生皆江左人橋李去此中幾何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否更有繼其後者否執事其一過而問焉艷綺諧謔之餘宜牖慨慨之後却取五經暨關閩餘姚之書再讀之又聞橋李坊刻諸內典三藏都備若備得發若干金錢寫文貝璽亦是佛書薩悲憫衆生發憤而作如晉發憤者若不肖再得如前知非之年盡翻面讀之亦一快事也而今已矣對之徒有太息掌記試問之棫果精否內宗鏡錄原一百卷後有刪著亦續有刻否有佳刻已不覺觀縷至此長兄其幸以教我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酒泉寄貴開札

弟至酒泉即寓禪室新正歲得一弁宅傍有圃可引木種果蔬僧借得史記求漢書不可得若馬角未生當以次讀尚書禮記去留都未可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强半之人雖身羅網罟然此中無恨何所不可擬元夕後向地主以一二隊馳關外買騰達犬幸得黃羊野馬割以佩刀炙用野火生嚼流血良亦快事著酪佳羌嘯遞結日獻酥湩以餅餌易之弟嗜此殊勝步兵美醞也

又

家累來詢知老伯母康勝年兄以下悉佳聞二兒尋已霍然有起色弟良慰兒旋屬兩年佳提挈愛如手足更相勖勉世諺之誼中心藏之兩年佳德器尤兒輩勝友聞之良喜弟受先帝厚恩泪溪未報鼎湖之泣悲悔交橫望主當陽新政改視授畀孤臣不得沾涓滴之恩若太平有象弟即船首還荒亦復何恨快雪齋五經一部讀然在幾遂有終焉之志年兄幽言珍重凡有本到渠成意便佳又屬倮衣衣我眞如挾纊矣

又

年兄華誕敬如來數咋約一切諸往來交際望與沁湄兄共訂之弟心目都病不能辦此別後益夜以思殊無難事思難與兩等爾昔人有言若得寒疾五日不汗死矣吾廣霞新寄一書良有味謂子瞻原未嘗學問只是聰明過人遮顫沛流離儘有可觀良是良是

寄石蓭雲書

誦覩老親丈翩面達毅面敏才與贍足以濟之眞豪傑之士非近日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人可北自一別時懷數語知足以辨朝廷之事歷承翰及狂瞽正以行其愛憎嚴生於威威生於廉然廉止以細已不可以責人細已則人服責人則生怨一在誠大將偏裨以下有求於我也甚於我之求彼安危苦樂更相寄也推赤心置人腹中如父子兄弟焉豈士卒罔不皆然更與何甘苦一在重望者倘居重以御輕也或輜輾之中或爪牙之士知謀頁傑一可當百得若而人不大難以色陰厚之朝夕左右忌者固敢生心焉一在交大中丞大將軍居彼中久處文武之間無專行己之是降以相從大直若曲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上下翕然可以爲所欲爲矣故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一在慮謂起居飲食也右愚者之言智者采焉能言者未必能行不能行者才與膽限之也執事於兩者有餘裕矣敢以聞於執事

札孫宅相

頃日力已減不得謁瞽焉恨惟易與許曰在案頭近於易稍有人處然易義合者十二三不合者倘十四五始悔從前不善讀襄事負聖賢爲可惜耳如孫之

九五陷於坎中而曰需于酒食困之九二陷於坎中而曰困於酒食其義何居
泰九二政當泰時而曰包荒蓋包小人也不遐遺者不以小人爲遐而遺之也
朋亡者內三陽皆君子且不敢以爲朋而亡其朋也此視後世君子果何如至
小吝益無有妙理宋之宣仁小吝之至善者也唐之周天君子亦皆爲用如宋
廣平璟璟其初二之幸復著乎狄梁公其九五之繹如乎李敬業其三之脫輻
乎當此時既雨既處君子無如何矣諸如此義抱膝沉思間有得者恨不與伯
仲晤對耳若前半日讀易及詩後半日讀司馬鑑史作古今理事驗合良妙也

家書七首

閻坊刻數篇令人欲嘔文章之壞以至於此氣運篤之可映也擬草一疏以聞
恐招忌姑已之前曾於時藝中丹鉛略露一班既不悖時尚又於文脉道脉粗
有發明尚可充類求之旺甚不能復事鉛槧矣閒又有五經對語一書頗爲少
年所喜未讀然謂此詐當付祭火所謂析言破律象名改作其斯之謂與衛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從本原用功曾讀近人詩一聯云三代以來方有學六經之外並無書大實之
當作歸縣之齋頭也曾與九子譚謂李卓吾四書藝數首可傳說者以爲爾吾
豈謂經生襲其詞語所謂痴人前說夢不得爾讀之果得之文字之外便有悟
頭矣我悔卓內吾有知乎哉等篇亦粗有會發人不解也
近日公餘略讀書然老矣他書無味體中略作則讀五經稍佛唯讀內與差於
生死之際有少分入頭始悔前作諸生時止作舉業看殊無毫末關涉頃歷思
雖榮枯及國家治亂邪正一身生死禍福之際讀之始津津有味恨不得吾父
子清夜共譚耳頃讀禮開卷日纔尺許然一二語勝讀諸子書千萬言五經無
所不有即以文字求之後來千變萬化無不從此中出者讀之無甚難以爾分
中計之打併精神讀五經一兩年工夫可畢也但要讀之有法耳政與看山水
無異所謂佳處領其要也即此時作舉業便以舉業求之吾雖老矣亦搘三月
工夫尚能作近日脂粉文字但不屑耳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者以有眞氣存焉爾知言養氣制義中亦有此道淺人不知
秋晉得王孟楨張去偏殊得人前已有書云近來文字政極則必反之時絢爛
之極必歸平淡此理也勢也爾文字太漫而用學問至清豔聲策尚用商量然
此尚非吃緊第一在心地潔淨在證悟文字不得悟頭讀盡五車亦復何益近
邸中有四作已付梨棗未成此較爾等制義雖少煆鍊組織謹嚴之工然節節
相生縱橫變化出沒之妙即非爾輩生所及雖略有道學氣乃却無帖括俯仰
之習爾當思其眞實有所見處此所謂父不得而傳之子也爾與孫季諧宅相
無少挫折況功名尚是外物何可不作一讀書人令有道者歸陵乎輩至遺力
相聞它不能刺刺兒女語身心處自決不能向爾兒女子相商也

桑林庄之西南舊指云底柱山也尚書云底柱析城至於王屋今王屋乾卓於
南則底柱析城不止想當然耳白門有好手作底柱草堂記遂命山人汪竹村
寫草堂卷子長丈餘首以蓮澤底谷爲主底柱三山爲客既復以底柱山之稍

遠曰門檢者日爲小底柱介於王屋析城之間上作草堂又以此爲主王屋餘爲客貲何遠在千里內外明滅於豫州隱現之中山人曰我當作草木藁籠丘壑稠疊鐵法變幻仰稱草堂記今先寄汝爾於事隙亦連作一長卷子寄我

王正以來獨居內省政擬望日向佛菩薩前作一懺悔疏尙未成大略我已六十三歲向後仍有十年否死期逼近從前功名富貴田園宅舍思愛因緣再假百年誰有歇手之日昨讀陽明先生譬語門人曰工夫只從眞切簡易處做愈眞切愈簡易當日不知簡易眞切是何等事今垂老之年略知一二徂溪先生亦云學問只求日減減得盡便是聖人我從此以往止作此工夫面已再不增添得些子即讀書亦不貪多況其他乎此等說話尙爾聿英少政如嚼蠟然亦不可不聞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疏菴王公墓表

萬曆甲子七月壬午故太宰陽城王公卒於里第越崇禎壬午外孫言始克表

其葬時去乘箕之期四十九禩矣輿議清廉物情皦悟天下追論故相江陵之烈錄用後裔惟我公殺力三朝糜跋人望古有祭橋玄之塚求魏徵之笏而不於我公發郡擴曠亦清朝有待之舉也孟嘉長往淵明勒石彼於外王父僅表其逸情亮節矧我公位極宮孤際日月而司斗杓者哉公諱國光字汝觀別號疏菴世居白巷里高大父聰聰生文文生園園生承祖自文以下葬贈如公官

妣董一品夫人公生時值正德壬申原太夫人有異兆方四歲太夫人早世繼張太夫人就外塾淵警無羣年十六補諸生上舍嘉靖乙未選明經癸卯舉北雍甲辰成進士釋褐吳江令蓋劇邑也蒞賦甲江以南公能其官飲冰靦顏破潛讞剔伏蠡溶渠滄細魁猾至殺滑耗五萬石比戶額誦每條數下吳人黠者胆慄弱者乳哺也戊申舉閩外艱懸棗去之庚戌多補儀封令其土瘠公沃之政十二年乃卒年八十五歲元配張贈一品夫人繼配徐俱仕以德時輪踵踵接力裁厨傳警蒙詔上官不避公習爲吏數見益鮮壬子秩滿除兵部車駕主事癸丑春改吏部考攻歷稽勳員外郎文選郎中銓地方淆雜

朝循資平進歷諸驛繼永陵之季太阿之柄莫測奉職循理亡纖芥之嫌昭陵以公遺沖聖統鈞之任十年開四易獨公最久典銓五載百官洗心濬慮會黷屏跡大法小廉繄誰力也往著輶軒江陵夫江陵救時相諸大臣協衷畢智其誰曰不然即一二黨人在楚不在晉若比而同之是執朔之人而罪之也嘗按先朝冢宰姚文敏尹泰簡俱薨橫目悲簡夫國亦如我公及時移事定指屈名稱非末之或遺也吾晉冢宰王悲襲謚觸公重喬莊簡楊襄毅身名雖完白簡亦不少孝繻貌未衰公不幸銜誣輩世衰衰戰襲又如舊論沒晚進寡味遂使陳寶易服鄭興鮮聞於身後牛李互隙明諺不見其南還諒公無慚於九原而質之故實泰之陽秋自不能不爲國家惜也謹著其大誼楬之遂道顯成宅相情悲幼嬉之調求爲良臣事感碑之痛令董陵下焉得思臞履於是成漢相姦天猶將指斗於候香則言之撫膺刊柢夫豈一人之私乎哉追往勑來式嶽遺衰實自今伊始矣

泊水齋文鈔　卷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兵部尚書姦贊機務桐陽衛公配夫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蓋今年癸酉春二月廿一日大司馬桐陽衛公以年八十四卒於正寢云公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越七歲萬曆丁丑言始生言東髮時侍大父川南公即知公有道君子也言既釋褐始東帶見公於里第公曰我昔成進士即從川南先生遊先生曰無近名無由徑至今佩其言不忘言聞之凜然如聞先王父庭訓也後庚午言蒙恩歸里公以病謝客言以國之老成不可不一見强而後得一揖於庭時家國多故公念之良深比既卒公之嗣廷寔廷亮以大司空省葛先生狀乞銘於不肖言言固夙敬公不可以辭按狀公諱一鳳字伯瑞別號桐陽其先自高平赤土坡遷陽城世隱於農曾祖繼高始以文解隸學宮繼高生智聞生寰是爲公父皆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祖妣程氏母路氏贈夫人公爲諸生靜默若處子從贈公之長安時鎬山梁公魁周爲民部郎一見目公爲國器

庚午舉山西鄉試庚辰賜進士出身觀禮部政癸未授刑部主事往子大夫房比部其高者賦詩請書不則諸曹時相過從飲酒諸所剖決率受成於吏吏緣爲市上下手奇請它比郎但目攝之即深故不問公獨取往例沈酣枕藉手自爲爰書奏當廷尉無以難丙戌遷員外郎會內計大司寇潘公季馴深器重公曰諸曹郎頗有遊議衛碧峭然無可指此國士也戊子遷郎中山陰金孝朱公歷二冢宰求紹興守於潘大司寇曰無如衛君者之郡繼四日以路夫人憂扶櫬去哀毀踰禮辛卯補晉州守晉沃郡先是州邑雜運錢穀率會計於郡郡以時出納緣低昂之弊什一二浮淡公但檄各邑發所在郡但一更其移請政簡而誠嚴而悌大時直指某有所不快於公謂其事欲中傷焉姚江孫月峯公鑛爲東撫知之語諸司曰衛晉州不可及者三初簽仕即以佐直關守晉郡庶倘未暇而與人頌之不衰至今日也飲晉州一勺水謂其安能爲率不能中公甲午遷關中憲副備兵紫昌佐撫臣籌畫邊事以捷聞諸陽齋嘉奬時卿公疾公役歲且大飢米值騰躍役甚夥米既踊所獲直度米足支日夕恐且鳥獸散竟西某憂曰役不足無以浚河米不賤無以集役計非減價平糴不可公曰是速其貴也但預給諸役廩姑陽邑其值米且至將自減已而商賈輻輳果如公言治河一年所大略因勢利導之工既竣會少司空巡行治所曰治河如治兵劉公可謂知人癸卯遷左參政復移道晉州晉士民如嬰兒再見慈母也公再以前二千石諸政輕重布之時大憖公率其郡如富鄭公守晉州時衡藩諸宗益困甚遮道號呼有司計丁公曰第以各宗祿所應得時給之不則稍預給焉亦何必溢額外乎不費而諸宗大悅公行所無事率此類丙午擢應天府丞妖民劉天緒倡亂謀叵測力爲治弭留都以安辛亥秋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鄖控三省盜賊出沒會秦寇敗萬嘯聚山林房竹之境騷然見告公曰勿憂此

與潢池之弄何異草一檄曉譬禍福但遣一裨將馳諭之諸庶望風解散去歸地猶舊撫經費率捐兵餉代之公曰一旦呼庚癸借此爲脫巾者之口實何詞以對但刻惠節嗇濱去補前耗且七十有奇甲寅晉南少司馬金陵朱蘭嶼公之蒞見之笑曰我固知公南突丁巳自陳乞休詔不許戊午晉南大司寇已未再乞休又不許公居司寇仍如前在郎署時又知司屬行提之弊被逮者人舉破其家公禁之著爲法庚申秋改南大司馬蓁督機務疏辭奉旨卿清望宏猷勞績久著留樞重任特茲簡畀宜遵新命不准辭先是南兵躁至焚毀兵垣當事者不敢問公廉其魁率置之法罪伍肅然無何具疏乞骸奉旨卿才猷敏練精力未衰方倚任留樞何得以痁請不准辭疏再上復溫旨慰留三上始准回籍調理公歸杜門却掃丁壯春巍稽川事姬祠之事起縣持募緒要公公艴然曰吾解組時正爲今日裡守地乃今改紱於永路乎力拒之居林下十有三載一日夢之東國旌旗甚盛覺曰吾將逝矣書殫我桐鄉意者魂魄猶依依乎公

既以清正樸方爲鄉國典型乃夫人楊氏賦閑貞靜仰佐君子自居約以至歸貴六十餘年一日也公四十未舉子爲公置側室兩子四女出諸姬無異所生閨閫之間未嘗一見聲色溫惠而莊姬諸姬仰其色既有葛覃樛木之風蘋蘩有常征無有怨者不惟是以公粗糲之餐僅少一歲身膺巢命乃必敬必戒仍如少婦在中饋無攸遂也衣必再澣食無兼味即年八十高突公食必先嘗之所撫四女謹擇諸逢掖之子遵公命唯謹無須名門巨族絳耳裳服僅如禮無奇巧珠貝諸女亦化而安之壺範肅然不信巫鬼諸婦女以方術卜雜流皆無得閫入其門終夫人之世未嘗聞乘軒一御宴會且未聞頻至諸女家夫人故猶記衣繡者巡郡國不敢以一字起居其父母今且老且篤絡繹其家以爲常郡邑無所名其賄更它爲名勒索其守若令已而歲且爲口實悉去其籍然實不可罔守令始以故事償之此舰公何如哉曰斤斤小節乎孫太宰公不陽正人也嘗語人曰天下清品有二衛濬指公與洪竹衛公太宰承芳也公守晉治聲乃以今年三月初七日以公歿哀痛不食而逝去公卒止旬有五日耳公生於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夫人生於次年十月初七日壽八十三歲亦異矣

積資隨牒綫得留都爲少京兆六載不調北亦賢廉之大效明驗矣歷二品俸將三年許業整牖窶綰突卒不少待拂衣去出處之際皎然明白賢家居宦併姬妾門無車馬入其庭一二椎魯老蒼頭藍縷侍北側幾案帷牀蕭然無近者奇褻淫巧之飾至飴其論舉布帛菽粟之語余嘗謂侍君子無論不能及整華耳目之好即文章丘壑亦廖然不能出諸口周公之樸直敦厚有以移之也頃士大夫躬市販之行未作貴貨持籌貯穡區區規田舍衒取智獲甚且漁奪刀鉏之槩點奴縱恣墾斷維桑以目里中健兒規指伺貌諮遺婺僞文罔借牢按文而籍其有奴欺其亡主之息婿背其翁所遣甲鬻乙之產轉相倣傚若紳暨子弟公姓毋婁家及其倩率和此輩以規利幸奪田廬郡邑不問久竿牘居閒奪郡邑之權大司馬有一於是乎公多質少文又內行淳修有先民之風可謂篤行君子矣言貌寂寂其譜世更爲銘銘曰

天篤厚德以留元氣我表耆舊爰誠晚季天人相與交用時世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汾水耆文鈔　卷三　十六

明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訓導見菴白公墓誌銘

往丙午春言從邑大夫試得於風簷之下謂白公廷徵春容簡練之文自吉祥善事之氣見於面相顧謂友人曰異哉此出而已報舉子矣即孝廉君伯益胤謙也今孝廉且北其文若詩鬣行已言甚敬而樂道之乃以伯兄季文所爲狀來爲公誌謹按狀公諱所繩字廷徵別號見菴先世自陝之青澗徙邑化源里曾祖文學公子富祖道以孫大司空省菴公貴贈戶部侍郎道生掾史公銘是爲公父母原氏公少溫醇謹飭九歲從大司空公授易端坐佔俾不少怠千午補諸生時司空公登第乘銓衡公恂恂若處子不矜門閥深自韜晦丁酉濟如劉公爲邑令長久乃物色之曰何相遇之晚也未幾督學誌夔陳公莊晉周公茂槐王公侮視學皆以公冠多士辛酉春以既廩積資薦於廷時從兄大寧令僅一再出便謝已至崢嶸無幾時去之日多士不忍舍相道百里信宿而後返非從弟孝廉皆後先舉賢書而公僅以明經起家命也丁卯春公將謁選人曰吾誠心實行沁入其心骨隕區卻修脯工幣折遂致是乎公直而和祥而坦剛而

不折慈面不靡庶幾古之明德君子矣公既殁伯益又出公篋中書示其兄李文云學聖賢工夫最細不可以偶合得詩訣自謂已盡惟少壯不學悔於流俗今向平之願粗畢少游之志不乖正宜修身補過累德貽謀老矣且奈何其孝孫善老而不怠如此生嘉靖癸亥八月十八日卒崇禎甲戌後八月初五日年七十有二元配喬氏柔靜孝謹生嘉靖癸亥十一月十五日卒萬曆辛巳六月十二日年一十有九繼田氏溫惠明淑總內政不爽節度前後焉先生擇遴咸相得如姊妹保訓諸子無異廚離生嘉靖丙寅十一月廿二日卒萬曆丙辰十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一側室成氏恭順勤正諸子女悉出焉生萬曆乙亥十月初七日卒萬曆乙卯正月初八日年四十有一又張又成子二胤謙卽伯益中天啓丁卯由西鄉試娶郡丞王公桂女胤恒庠生前公四年卒婁大司馬衛公一鳳女女二一適吳俊賢一適楊誠簡俱庠生適楊者前公十有一年卒孫三方鴻勝俊賢女方毅未聘謙出方熙勝庠生賈一默女恒出孫女四一許字

二一許字愚生衛廷亮子振美卽大司馬公孫謙出一許字庠生崔鼎紱子洪初一許字庠生崔鼎新子澤初恒出將以今年三月之吉裘於縣西水磨頭之北原謹按狀序次如右狀公者公之猶子長洲君胤昌庚縣長發葬公長子也張愼言曰余嚮者攻制舉義殆廢廢乎其難之蓋制義靜業也雜則否矣搜之暨猶恐旁溢況治家人生產業盥薇密揖雜遠北牡之數復攻苦下帷與諸子卻心鏤肝爭晷刻之長難矣語又有之何知仁義已鄉其利者爲有德果爾則仁義與富貴相讐也乃至於是乎有人於此孝友嫻睦鄉里強毅無撓不惟是俯仰賴之閨里族黨沾河之潤者膠膠不厭糟糠歌聲振金石卽三黨無賴焉則何益之與有自公視余年十歲以長爲博士弟子至今耆耆而老矣稔其居平日悉公少時綴甲人之產餘夫之田僅足朝夕閒從子錢家貸息什二三權其母面行稍羨又復以佃故廢其居已又復賃賃而稍贏贏而廢者至再四卒以其誠壹飭化里通恪業而息之其年五十時業數十金一易再易之

田蹄非若此者其人復能操觚爲儒家淡簡之文與豪傑爭一日耶往者不具論大司農陳公正甫爲學使者公亟然冠多士余謬爲貂續余寡妄儻岸不能爲人下乃於廷徵心安之周公建案爲南國冠兒輩舉上黨時卿廷徵次不啻言則深愧糠粃矣言無足比數楊給事君季雨才十倍言王公大京兆茂槐江左人倫其時月旦季雨及公郎長慶大厝之間元白王楊矣異哉余聞公經濟其家至擂磕委遺吝收質劑春鼕新蘆狗白料理復何道而又攻制舉義至今二三少年廢寢食求之不能與血騙建猱澤之龍矛何居乎積貯則業荒於嬉挾篋讀書又有亡羊之患才不足耳又公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不三十年累致千金田千畝僮指累百羊牛角蹄千與大司空伯仲方輻齒遇然試問邑人士果廷徵與倚睥睨鄉黨豪居閭里間奪邑大夫之權受獻遺如近者諸君子卽雖廷徵者不能伺其隙措牛詞擁累千金避賑和糴三十年未閒里中健兒窶人子有反脣心非者又豈聞廷徵至於子錢豎田宅細故見聲色一至幄之室耶且孝友嫻睦之弊自從兒伯仲豎固當無以異乃知爲仁不富者虛語耳詩書仁義非讐人之物於廷徵益信之矣由今論之桑孔之心計佐武帝遂爲罪人而太公嘗夷吾率以其道表東海至今讀周禮其斂細密察睿出赤易幾幾者之手家與國其道一也吾感廷徵因極言之乃復爲之銘銘曰

猶與君德篤厚敦靜子復有子以莫不令吾聞君子爲善不求其報天之報善人也未必盡信乃獨於君抱落襮應今之君子卽不信吾言胡不於君姑一取正邪

明奉直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司廷芝張公暨配宜人翬氏石氏合葬墓誌銘

余友廷芝張公今將與宜人合窆猶子毓中與嗣子擇中卽持公門人石君藏狀乞銘於不肖言嘉靖名臣臺乙丑遴士卽廷芝於總角時則以今日翦髮無以報知已乃揮涕而爲公狀者也狀云臺念先師往矣一日千秋言之淚與

輩俱安忍狀然亦安忍不狀諭搜家乘稽以聞見撮要而狀之公諱志芳字廷芝號聞寰其先高平赤土坡人後徙陽城通濟里遂占籍焉曾祖祖守卿父贊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母喬氏封太宜人以隆慶戊辰四月初四日實生公當束髮時簡靜如成人乙酉歲補博士弟子辛卯舉於鄉益恂恂如處子遭贈公喪哀毀骨立讀禮三年不居於內侍喬太宜人疾七晝夜不解衣敎其弟同芳友而嚴雖後爲諸生既冠事其兄無異事贈公也兄弟終身不析箸公既守官廉後先所積俸率付同芳筒無長物凡七上春官不報後以贈公既先背太宜人棄秋高始以癸丑授山東陽信縣知縣留若宜人侍太宜人止攜蒼頭二三輩單騎之任邑大飢人相食時奉功令爲蒲政他邑故事留公曰昔云救荒無奇策然亦安所事奇順力行何如耳家偷面戶比之無漏無冒不落胥吏手次其等依飢者所居遠近爲粥所以其等所次高下老稚某宜粥某宜賑又煮之日即爲賑既果其腹又實而歸蓋不煮而賑以粥則不能得人多寡以賑官與煮之或又增損焉一以飢者之遠近甚否爲則必躬必親期以月無虛日出其不意而煮所之執事與飢者皆若各有一官長親煮而賑之也公既自定其功令與邑里中父老人士垂涕勸勉之時蓋有四十廠又有慈幼流移二廠之名後先所全活無算當事者廉其狀檄所在郡邑皆以公爲故事嗣歲稍獲徙者復業更爲買牛給種去之日恐胥吏更爲奸利復按簿實憤貧民遂悉焚其領然百姓不知也丙辰舉卓異登薦剡凡二十二歷俸五年所時歷城令張君翼明知公治狀與其戚銓部王君三善曰張陽信古循吏無兩張故宿州人王君亦有田在宿且密邇永城迫欲得公爲守遂奪公除宿州知州陽信父老赴闕保留不報比行泣送百里外爲所全活者攀留不忍舍爲建生祠豐碑爛焉既歸行李蕭然止布衣衾闔書一肩而已巡使者張公嘉扁其第曰天下清廉第一張公樂陵人孔遹陽信心折公久矣任宿州未久夙有積益驛傳爲累盈革一清丁太宜人艱歸讀禮亦三年不居於內未嘗見齒眼閱補沾州殊惠時中外多故人懷疑懼公經理再築之興大役而民不知不越月既高且堅至今重金湯焉御史張君文熙先是爲東阿令亦稔公陽信治行爲天下第一與其里銓部曹君恩誠亦迫欲得公爲郡仍如前者之求公爲宿州也遂收知鎮州沾州父老亦赴闕保留不報兩郡地既接壤時遊者迎者歡者泣者肩摩踵接悲喜異狀可圖可歌矣歸常東土連妖之變愚民蠢動公單騎曉譬禍福既歸山亦爲買牛給種又歸者方反側不自安挾詐爲善爲惡其禁最嚴以安其故孔道驛傳之苦更劇於宿乃自爲募買既綵緞有略而糧力智計能終始之景之民不復苦傳遞矣諸如申保甲練鄉兵除義耗施藥餌仍如前治陽信時兼有妖民之亂剛睦定之三年獨居仍止二三蒼頭供朝夕不携妻子如前五年作令也一日候濟使者舟次失足墮水存卒救之比登舟解易裘服中外卒布衣無尺寸帛着體使者嘆曰果清正人也特疏表異之丙寅陞戶部江西司員外士民復立祠取所行實政繪壁蓋欲後來者踵而行之耳奉命署太倉總兩月積餘米一千七百石奏聞欽賞銀三十兩酒二瓶賜宴旌異題本部郎中差督天津餉務親視權量左右不得因緣爲利三軍戴之疏薦恩賜銀十兩戊辰晉僉憲仍爲津門餉務使者時宜以新設一切貿無所出往遂爲苟且之政投民船者納銀二十兩船戶更名亦如之由津至淮道既遠主者及有司奉行之名後先所全活無算當事者廉其狀檄所在郡邑皆以公爲故事嗣歲稍獲員外士民復立祠取所行實政繪壁蓋欲後來者踵而行之耳奉命署太倉總巧爲色目誅入凡若干遂爲例公悉行裁革今上即位以軍需孔亟募民船數百艘督淮揚諸郡造官船數百艘子來恐後不至如往者恐而逋月百計詭避爲兩運糧之則公清而裁革之明效也至解官船戶停泊回空暨甘結印批盡絕往者需索守候文移稍留之苦由淮達海口砌戴道時解官其甲以風浪失船錢糧掛欠稽比繫獄嚴霜瀝雪公多方矜釋且解推之此罪積猶亦感欲泣公以司徒暨監司鞅掌津門凡五六年於茲矣積勞成病遂以五月卒於官

舍軍民聞訃者稚垂涕如嬰考妣各以白布捂髮如袒免焉不能者則紙爲之哀號數日軍民及長年爲建祠豎碑羊未摽花夏公曰瑚爲文紀其事後津撫賀公世蘇復以公勞績奏聞得與優卹方待部覆也叶公可謂聞道勤行之君子矣既孝友至性輔以忠敬溫文鄉黨宗族略無間言今上二年用御史言令各省直郡邑咸舉博學方正之人於學宮設帳講說助宣政教不論在朝在野惟其人邑諸生謂非公不可合詞舉於當事者其略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孝子還行忠臣之事可謂不愧矣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止一子以中道殂雖舉人不能綿伯魚之算然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公卒於崇禎五年五月十八日距生之日享年六十有四初娶畢氏益卒贈宜人繼石氏封宜人子一會中庠生娶廩生王兆民女俱早卒女一適庠生孫如瑜孫女二一適庠生王恪一聘貢元扎會中女嗣子擇中卽公胞弟同芳之次子娶庠生白胤大女今於五月十七日合葬於贈公之次云張愼言曰余嘗尚論古之人無論品之大

小皆有本未可論乾然有以自持於世非苟爲俯仰浮沉而已昔子貢問今從政者意其人決非今日富貴利達徒攫取高官大位而止果如是何至仰拊於夫子乎然夫子卽之尙不得比於硜硜之小人況至今日所稱爲富貴利達者方自號爲通人達士啞硜硜爲拘儒小夫所不屑道而豈知反出其下且不得比於鄉黨自好者而況信果之士乎則士所重可知矣余既通籍以來所交士大夫有本末可論介然有以自命而不愧殆吾友廷芝其人矣自爲孝廉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假之室居父母之喪三年不入於內未嘗見齒與其弟同居終其身稼升斗之俸皆付其弟五年作令三年作守不攜妻子止二三僮僕供朝夕爨炊夫人而能之乎噫此猶士也然後先守令治狀海內士大夫所共見卽卓然爲天下第一陽信大被境州值妖民之亂津門重地廳鼕解紛丸轉機發猶果足以盡廷芝乎士大夫一行作吏多受知己之利而廷芝獨受知

司直而退欲得此循吏謚奪廷芝爲宿州然人亦無奈彼何曰是匪妬也固同哀號數日軍民及長年爲建祠豎碑羊未摽花夏公曰瑚爲文紀其事後津撫賀公世蘇復以公勞績奏聞得與優卹方待部覆也叶公可謂聞道勤行之君子矣既孝友至性輔以忠敬溫文鄉黨宗族略無間言今上二年用御史言令各省直郡邑咸舉博學方正之人於學宮設帳講說助宣政教不論在朝在野惟其人邑諸生謂非公不可合詞舉於當事者其略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孝子還行忠臣之事可謂不愧矣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止一子以中道殂雖舉人不能綿伯魚之算然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公卒於崇禎五年五月十八日距生之日享年六十有四初娶畢氏益卒贈宜人繼石氏封宜人子一會中庠生娶廩生王兆民女俱早卒女一適庠生孫如瑜孫女二一適庠生王恪一聘貢元扎會中女嗣子擇中卽公胞弟同芳之次子娶庠生白胤大女今於五月十七日合葬於贈公之次云張愼言曰余嘗尚論古之人無論品之大小皆有本未可論乾然有以自持於世非苟爲俯仰浮沉而已昔子貢問今從政者意其人決非今日富貴利達徒攫取高官大位而止果如是何至仰拊於夫子乎然夫子卽之尙不得比於硜硜之小人況至今日所稱爲富貴利達者方自號爲通人達士啞硜硜爲拘儒小夫所不屑道而豈知反出其下且不得比於鄉黨自好者而況信果之士乎則士所重可知矣余既通籍以來所交士大夫有本末可論介然有以自命而不愧殆吾友廷芝其人矣自爲孝廉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假之室居父母之喪三年不入於內未嘗見齒與其弟同居終其身稼升斗之俸皆付其弟五年作令三年作守不攜妻子止二三僮僕供朝夕爨炊夫人而能之乎噫此猶士也然後先守令治狀海內士大夫所共見卽卓然爲天下第一陽信大被境州值妖民之亂津門重地廳鼕解紛丸轉機發猶果足以盡廷芝乎士大夫一行作吏多受知己之利而廷芝獨受知己之累嘗陽信報最時余居郎中主者業有成議以報廷芝曰彼其之子邦之

亦當更加懇至豐枝強幹足消短縮之奸此深根固蒂之道也尤成此疏其忍逆計國家之大故爲後日徹龍之地乎且曰豐枝強幹足消短縮方起章時客魏之奸如草木勾萌尙未甲坼尤成之及此也何居且疏又曰憤凶旨杜旁蕗指及嬸寺娓媚無已無何乙丑丙寅之間宴宴乎殆哉尤成之識淵矣先是趙嚴無虛日獨於君若或尼之君剛直嫉惡嚴甚喜者忌者郎正將中分焉在留台時璋日接踵北諸君承顏望風幷然奸人亦稍稍側目計無中之曹郎某以父中考功法謬謂君圭南計且有嫉之者疏既上南北交章爲君理坐某以亂察典之法未幾魏忠賢勢益張矯旨用事奪小聚族而謀曰可藉而用也嗣是木火分門左右各相要人倪快意恩讐頗使奪小奪小亦謂宦豈可取諸寄如倪文煥刻周公順昌爲魏公大中託孤梁夢環媚客氏指及中宮以墨法中何公士晉實以何在逋力主挺擊之議異何著力能嫉梁使篤之譖如此類未之奪小亦有戒心君等遂幸免止一意下所司令以贓敗爲罪易更僕數諸君子聯首就逮死於獄者凡若而人鬼薪城旦姑謂末減如逮文戍酒泉郡守竊人某持君甚急使者日幾程至守欲案賂不貲時郡縣諸大夫

等爲世所指名倪嫉某等論劾矯旨欲藉其家倘謂君等無死法異日可藉口實擬以國法中之繫圄士冀快所欲爲要典之議起矣凡三案君留台疏皆放之男子張差猥突大內狙擊青宮異議蜂起忠憤之士欲竟其獄私之者曰此癲也差一癲人耳烏知九閽之內有宦者龐保劉成乎君謂窮獄者維君臣之大義主癲者保父子之至情然君等主癲其心公私之者途徑他出矣鼎湖再泣瑣宗在邸李選侍居然乾清擬移噦鸞禮也時諸言者但倡言移宮銜門以內言者烏得而問之翠圍利其有移頃徵聞逆永巽小遽以夙嫌譖煽動磐朝愕然君謂未終極以前禮當避乾清而移噦鸞既終極以後情當安選侍而存巽履中外得君議翕和也光宗大漸法不當峻補進紅丸者以庶醫之罪罪之足矣礮者方持他議時既辱賞齎更予告以歸梁議嶷然遠邇中外揣摩憤悲君謂無生他議啓後世之疑薄罪紅丸重君父之事諸如此持論何如乎時言待罪班行值大宗伯持議嚴欲追論三事坐當事者以法言以沖主在御二

如此按君狀諱允成字復我以贈公號文泉永言孝思號逸文云世籍澤神泉
里之土門纔遷大箕曾祖諱官仲名仲名伯子曰武武五子叔曰簡爲諸生是
爲君父以君貴累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任氏累贈孺人君爲長子萬
曆甲午入郡學爲諸生庚子舉於鄉第十九名凡四上春官不報遂就除目得
新樂步當三輔孔道簿甚君僦計夙慨於中比至曰所不起此邑者有如水顏
其門曰砥操必潔必嚴苟取半分智擊斷其雖其憤枉寃一命天誅邑中三
年一日也新樂既有起色調繁獲鹿兩邑道里相望治獲鹿如治新樂也皆以
祝之丙辰報最贈贈公如其官己未行取晉擬刑部主事庚申牧南京廣濟東
御史以覃恩蔭再贈贈公如其官在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章疏藏無慮月
刻有留臺奏議若干卷戊辰春補四川道御史時中外正人君子日望君早出
仰副知遇惜哉距生於萬曆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卒於崇禎庚午八月初九日
得年五十有八元配李氏永慶女累封孺人男二長盡榮庠生婁生員殷不先
子越一歲始有室復與余結社海會院丙午同舉於鄉余糠粃在前公凡五上

女次憲庠生聘恩貢張光先女副室李氏出女四長適鴻臚寺鳴贊司邦棠
子郡廩生司化民次適戶部尚書孫居相子曾孫邑庠生孫如璧孫人出次字儒士
成炳然子或端次字河陰縣知縣黃有土子黃藏賓副宝李出孫一世勳鄂舉
人丁泰運女憲榮子今將以崇禎壬申二月二十八日葬於祖塋之次謹按狀
而序之如此張慎言曰往言在台時一君子自門來言訊之曰南諸君何如
曰獨王君述文無小大率敬悼之他不知也說者謂君太剛過於嫉惡恐觸至
且太剛則折隱人思不剛耳至觸禍命也世之熟軟側媚觸不旋踵者可勝道
哉今述文歸復於土言既序如前且以詩爲銘識其墓道云
嗚呼乙丑丙寅歲前後誰送太阿在塭手塭持魁柄不自由利刃仍爲媚者有
公在南牀凡幾時隱然公論皆歸依在南遂令南者重幾陣百川東之上及
乘輿下婦寺危言佩佩何曾諱中間國是方紛爭公荃持論扶元氣平者元氣
賴以扶危者亦足殺其軀天下乖異要五典就年以前君在無異門之變繼以

下馬羅拜以往東遭旣梗寇盜盡趨河潮他邑請益郡刺史無以應獨湯陰取諸廂餉省站銀裕如也趙藩宗某結惡少椎埋爲奸已黨益衆有司不敢問公密諜聚兵使者焦公衡荐卒用其計以安府庫積餘數萬金郡守張公華陽亦以用公言疏上得抵鄴所屬儉歲田賦之半大抵以龍黃卓魯之心濟以桑孔陳劉之術疲邑壞縣皆有起色然惟公能行之幹敏糾察他人不能也樞輔孫公愷陽鄉忠介公南皐御史大夫曹公貞予皆謂公可大川焉公驅李氏公毛伯以卓異膺海內知者如左公浮丘謂公爲今之劉晏卒遵漕海鄴永公既治邑爲善地有陰圖湯陰者既以台使者從士民板留未即去後復以公名薦甚謂可治兵量移戎務比計典卒中考功之法蓋權有力者窺鉄之疑遂計中之耳逋瑯里耶楊左諸君子懸於獄余謫酒泉公鐫級食於家比戊辰今上御極諸君子鄭用余賜環再爲御史公出補京兆都無何兵興旁午大東兆劉孫公獲罪波及公又鐫級去公生卒享年七十歲初娶王氏邑庠生復來女辟纑佐讀事嫡姑以孝聞先公卒贈孺人再贈安人今次子仲君祓簡卽以公所自擇某月日葬於所自治宅兆與王安人合巍焉鴈鳴呼生死之際亦旣俊然明見之爲不忍諸當仁甫以十七歲荐鄉書以所自期許及知已最屬望詎復觫第一人卽老宿先鞭還仁甫十年猶殤前茅仁甫秋薦歸季雨降綫綳月若指養之孝殆三十年太安人壽九十足報居約時洊綴洗之苦旣以經濟十二三施之官復治其家檢奩奕然大木値數十百金副之自旣廬後積柬修之觥把面上約得百許錢爾善耕耡田隣輿綫畝獲五六斗以爲常公輒再倍之諸憧僕老稚愚黠皆能盡其用壬由癸酉繹流寇之變殺掠殊慘里西北偏高阜三面濱河公相度高下量方廣得若干畝計畝欽直費數十金築砥洎城屹然金湯之不朽之功也張愼言曰噫嘻貴閒用世之才也爲人驅忍有心計以余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嗟告辦嗣以給諫楊公訟淵疏劾貪吏某反覆訟淵嵫辦孫公拱陽諸君子謂某有私謀疏上恐有不測持其章趣僕醫里某伺於路奪諸公獲訟淵誓以聞孫公獲罪波及公又鐫級去公生卒享年七十歲初娶王氏邑庠生復來女辟纑佐讀事嫡姑以孝聞先公卒贈孺人再贈安人今次子仲君祓簡卽以公所自擇某月日葬於所自治宅兆與王安人合巍焉鴈鳴呼生死之際亦旣俊然明見之爲不忍諸當仁甫以十七歲荐鄉書以所自期許及知已最屬望詎復觫第一人卽老宿先鞭還仁甫十年猶殤前茅仁甫秋薦歸季雨降綫綳月若指養之孝殆三十年太安人壽九十足報居約時洊綴洗之苦旣以經濟十二三施之官復治其家檢奩奕然大木値數十百金副之自旣廬後積柬修之觥把面上約得百許錢爾善耕耡田隣輿綫畝獲五六斗以爲常公輒再倍之諸憧僕老稚愚黠皆能盡其用壬由癸酉繹流寇之變殺掠殊慘里西北偏高阜三面濱河公相度高下量方廣得若干畝計畝欽直費數十金築砥洎城屹然金湯之不朽之功也張愼言曰噫嘻貴閒用世之才也爲人驅忍有心計以余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孝廉王仁甫墓誌銘

觀古名臣如劉晏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然竟其實無他譎巧嘗曰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振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蠲則計官所贏先令捐某物貨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譬球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至哉言乎陳恕立茶法召茶商各條利害恕第其等裁損而輕重布之趙開爲轉運悉權茶買馬之害其大指亦不過祿茶之困惠茶商而已遂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綱買馬踰二萬匹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錢引兩料通行初綫一百五十萬有奇後添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緡收其利民無怨言盈虛之算豈不在人哉使當時能用晉開唐揚問理鹽法兼鼓鑄又或理秦蜀茶馬便宜行事何詎不如劉晏諸君子僅憧施之兩邑口碑嗷嗷未竟其用惜哉余既誌之不能不三致意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至才者使坎壞齎志以死則不可解聰明才智造物之癘氣富貴考終命是爲
厚氣鍾與厚孰貴想仁甫最得靈氣造物無復有如許相偕直使夭折邶然因
此悟折之義以我仁甫聰明夙慧折世人濁壽則仁甫所得爲奢使古今才者
盡達而貴貴而壽壽而令望其才者無毫髮遺憾才者益復發攄殆盡光氣既
索是聰明才智盡在一途世界亦大偏枯矣鍾梓之氣不得散山川瞰竹簡是
跡焉比至乃復有太學未嘗不冊其善造物安置亦復如此終終恨世之庸澆
險躁者皆達而貴貴而壽而仁甫聰辨亦復沉篤不得用其所未足以是窮造
物直哭吾所私也仁甫過目輒能成誦如誦其所夙有即在賓客雜沓抗然若

有所思寤向略不相屬或扣以事瞪目如癡答已仍復自爲周宇及拉二三知
己呼廬大嚼或盡一斗亦或一石眞如酒人乃披帷酣想閉牖指至甲盡罐
之以血屬文一揮而就比就輒幾易始脫稿稿纔脫人爭膾炙仁甫猶點定無
已時旁者謂仁甫不善用世以予見仁甫父子兄弟間孝友周至及大叅公辭
事仁甫食指衆不必不問家人生產周旋經紀皆意表行事往往在龍泉時譚史
漢至漢帝所以得時諸人更端皆未有當仁甫曰漢高諸臣不必論獨是約法
三章最是收拾人心最吃緊耳爲予說易至九卦單指復義更著易說二卷所
提唱在行誼之外意所不屑夷然棄之如遺及情想篤至不得不已往者悲仲
兄早世仁甫承大叅公及于宜人之旨撫猶子使仲兄及兩竪人隕甘者仁甫
殆續略幾盡以是知仁甫能用世也李卓吾贊極爲世人所排仁甫獨排衆議
是之殆後日殺其人火其書仁甫屹然味其書猶恨御李之晚至吾里人排拂
轉甚見禿屐士如見盜賊有司目智和尚仁甫至北面里人罵之不顧也以余
覩於仁甫放於酒識於靜潛於易逃於禪沉於機顯於辯世人幾莫能測我仁
甫造物僅以一鄉譽早及仁甫卿寒儕才者之責然仁甫取造物未嘗厭第俗
眼欺大豬耳世間何者不屬造化聰明富貴壽考皆造化物前儲於此使世人
酌取之若富貴壽考面目不識丁不復知世有眞君子眞有不朽之業眞有冷
眼熱心之人曰造化既厚庇我第問田舍長子孫耳果如是無寧如仁甫放
於酒識於靜潛於易逃於禪沉於機顯於辯面第以一鄉譽四十八歲以死使
吾爲恨造物者之口哉何不可也余爲仁甫小友惜仁甫在時恨無有薄鄣侯
客規相國之言一言於仁甫者何爲漢元勳功高位極高帝出征時使使勞相
國何聽客之言置田宅自汚卒以自免爲善處功名之際仁甫聽辨太甚政當
讓以留於世之庸後者嘗其況然若思嚼指出血強求造化無已時故造物卒
收之此亦不善處聰明之際矣乃世之廣宮室備極聲妻妾之奉眞宰輒任奢取
獨不能寬仁甫刻求玄王吾終不能爲造物解嘲也仁甫父爲正吾公大叅淑

陵母爲于宜人其先自四以上莫可考四生十一生懷英懷英生得剛相傳懷
英公善酒一日自我屯城大醉歸臨崖使酒若御風然卒墮下得剛蓋墓而生
王氏爲三晉大族顯姓乃以一縷僅懸酒人此亦造化之奇也後得剛遂生聰
聰兄弟始四人聰生贈宮保尚書子文以太宰疏蔭公爲會孫追贈四世皆得
爲宮保云子文弟遊郎中成化甲午榜第二人子文生鼎鼎生緯以仁甫叔副
司農郎前山公道貴贈如其官緯生封司空副郎公言即以大叅公爲司空時
馳封也後又以恩詔同三品嚴大叅公生子五仁甫行在四王氏故科第世家
然文采爭仁甫神一變云郎仁甫文亦凡幾變丙戌流寇已丑遂奇歸此政有
少年裘馬氣後又以刻至應壬辰劇戊戌後先仁甫講性命之學時以大司空
劉晉川東星爲丈人行喈佛老而仁甫戊戌制義沈雋有深理後與余同計偕
日求瀟遠予得仁甫之餘謬爲糠粃政留仁甫爲吾理後勁文派縱振方拔新
餉異竟抱玉而泣泣不已以死繼之吾料仁甫再世仍作文士蓋光氣未盡也

仁甫有兩兒亦風氣日上能讀父書兩婿皆文學皆有誄哭仁甫雅稱仁甫玉潤矣仁甫死而朋友哭之諸弟若兒如孝橫槧洋經紀其事有加無已婆以健婦持門戶仁甫死知一味泣玉略無兒女之悼矣仁甫名洽號靜巖大參華之左今月在庚子十有七日是埋玉之日也悲夫誌已仍爲之銘銘曰

與子傲遊遐想千秋白首遨期恨我悠悠緬矣芳訊俄然凶問名利之心頓刻都盡昔子友予今我誄子誄曰文慈子何以死

明茂才華甫栗君墓誌銘

丙寅秋不佞言爲當事者嫉其所私中以異法譴酒泉道路以目言既有酒泉之命即諸從昆弟不遑起居綰紳握手之交不暇投刺弟屑爲祖道得一言牢詞詞臨岐分袂黯獨華甫年且將六十許毅然請行行之日言妻孥都不便知之殆炎熾非當時言所與同朝諸君子遝而飲諸獄者幾十餘人調知經略曰幾翌日國門既氷戍懼有後命出門之日止靡其辜二月所生孫阿闌頂而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永自謂不復生還然華甫已陰伺吾意具槖橐先要我於沁水之南矣壯哉遂相與聯轡而西渡黃河登倒流驛絕頂上韓昌黎牧書而還且幾倍過之時有詩云歷井捫參安所求戍臣隨首問清秋晚宿鉄牛峽既而陟其巔左右睥睨錯落山川既氷戍懼有後命出門之日止靡其辜二月所生孫阿闌頂而訣

泊水齋文鈔 卷三 三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其哀君諱時榮字華甫以生於鳳翔官署號爲鳳初云銘曰

如子之家不可以無子如斷者以輿仆者起詎必在富貴區區哉君子如怒亂庶遏已噬臍不可以無子人而果令其家不可無也則可以生可以死矣

祭大司農孫拱陽先生文

嗚呼公正色立朝政當萬曆之中門戶角立黨禍繇崇惟公佩佩彊直言危論欲剖黑白辨邪正便正人君子連茹牽復大道爲公慷壬人當軸羣小用從刪除善類朝廷一空如殺機布網欲殺歸德毒江夏訛言妖書誣張爲幻大獄已起公一疏直指其奸如距斯脫射隼高墉南北兩台抗章爭論不一而足挽狂瀾於既倒推百川而遂東居然爲衆君子之領袖扶劇是爭職掌一時正人正氣公論昭融小人甚巧君子易退勢孤而氣直仍以一身斃手當檢邪四面之鋒三十年來是非邪正人心氣運眞如更漏唐宋之季俯仰三變而公皆身當其衝抑如樓遲無足比數投畀有北以禦魑魅公惓惓樞務有取其容無何

我已荷戈而西乃緘公之家四壁其空及天開地闢宜少展自一恪位著績稱瘁其躬容與於三事九列之間總以扶持公道保全善類調停張張主心忡忡孤憤所激不禁爲感時悲俗之語其忠愛殆可以告諸友朋說言諷誡絪絪闓闓此身如蓬公之口口口白心跡皎然屈仲成敗安足概君子之始終公蓋豪傑之士也當其在朝君子有所依庇小人知所忌憚膀誡才智皆可稱述而出於公忠即瑕瑜不掩要以勝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人恥爲容容耳暎已矣言念今昔徘徊惆悵椒漿桂酒望總帷而一酹徒洒淚於西風嗚呼哀哉

汾水齋文鈔卷三終

徐氏南州書樓藏舊鈔本

說文解字

後學鄧尒疋篆

J 95-40681

維摩詰圖贊

維摩詰生於毘耶離城長者家其相嚴淨具足神通智慧悉已成就善能隨宜說法以大方便攝諸衆生於諸佛所深植善根得無生忍辯才無礙猶如旋風一切世間所不能動現有妻子常修梵行現處五欲而不貪著現有眷屬恒以智慧而自莊嚴現受諸樂而以禪悅為味若有問疾者即往其舍扶以正道而安慰之隨其所應為現神力無量方便饒益一切衆生其智慧之門無有邊際皆悉通達具一切佛法成就諸辯才雖為諸菩薩大衆天帝釋護世諸天之所恭敬而以無量智慧力故於諸佛法無所貪著

黎忠愍公像贊

嗚呼此嶺南才子海內所稱壯丹狀元者也讀其文則錦心繡口鏤月而裁雲瞻其像則秀眉明目蘭芬玉溫乃能捐軀殉國取義成仁勇斷霽雲之指憤嚼睢陽之齦配四烈於韋江追三忠於厓門蓋天地巖

凝雲淵之氣并萃身世泰則為朝陽鳳運窮則為西狩麟烏乎大廷臚傳三年一人問幾人其報國能不低頭而拜君

東吳後學潘耒敬題

并書

忠敭乃勲美周先生
有　眞賢
奕　二子
屯　灼雙眸積厥
邨于名曰球神
于川既濟

而亾月猗唐虞
祚于舍斯人其
春之挙于妹之
纍二于西隨急
及其盛于馳皇
路孚賓誰之
猶范来弗

多幅譽日流于
于丁自顧其靡
國步之多艱于
宣之尚在冥冥
弗弟于美曰月
之天伊艾九
云之管雖州

隧江汨二鼓屯流而薄于鄂城忽于其并下于
漢室之罷也詔白勿而坦二痛伏詛終沮不可再
也益泰極而忘否于不食也覩于儀容不能尺于言于
哀頃果之弗匿也
盧山紫霄天狀是
感二子之

里後學社姪獨溥
陳恭尹書

兩粵及黔蒞滇陳三之自書贊見最舊刻蓮鬚閣集
粵十三家集本并撮取以冠于首　葉綽識

新印蓮鬚閣文鈔序

蓮鬚閣文鈔黎忠愍公之佚文也校之粵十三家集中之蓮鬚閣全集無一篇複見考蓮鬚閣全集中附有其子黎延祖識語謂先忠愍著述甲申之變虔州殉節國事家難頻仍片板隻字悉歸秦燼底錄無存至今海內名賢或貽書遠取或選錄爲傳但篇牘浩繁株守食貧重鐫資乏茲勉選刻什之一以公同好可知當時全集之刻僅選什之一其遺佚多矣若文鈔之選亦爲延祖與忠愍門人王鳴雷等同編文鈔成書在前是在崇禎時序之者有陳弘緒何吾駟王思任多其少年所作蓮鬚閣全集則選自易代而後濟南王阮亭爲之較閱而陳何王三序不登錄或者此文鈔經國難而後已無底錄抑或因其爲少年著以賦詩爲首而文居其後文鈔以論策爲首其下集序緣疏亦列一名目余觀文鈔之文爲全集所不載者有三一爲鄉會試之論策（全集選錄二）爲舉業時文之集序三爲說浮屠語之雜文至於詆斥胡虜觸犯忌諱則尤在屏棄之列即兩種以相比較全集蓋經名人甄別去取較嚴文鈔則僅藏之其家傳之其人然論世知人未嘗不可因其文以考見其抱負余弱冠時聞陳東塾先生修番禺縣志多參考祕籍對於藝文志著錄蓮鬚閣文集所錄序文南園花信詩所錄序文均爲十三家集內蓮鬚閣全集所不載初未知從何採錄泊在故家搜得黎氏舊鈔本蓮鬚閣文鈔十六卷則其文具在然後知東塾蓋從黎氏宗祠借閱所採錄即在此也此書向無刊本入余南州書樓所藏已三十餘年茲因廣東叢書第一輯刊刻伊始即與翁山喻園遺著並以發刊此皆禺山正氣所鍾雖河山變色易代後光燄猶存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秋七月徐信符序於僑港寓廬

文章以氣骨爲主而詞采音節猶夫人之依體質以行者也史稱司馬子長文有名山大川之氣司馬相如之文漢王讀之飄飄有凌雲氣夫多遊名山大川而人見其氣容止閒雅甚都而人又見其氣使兩司馬別有以爲氣者不愈懿鑠乎故夫文章者氣骨之輿也氣骨者人之輿也有氣骨載人以行而後可與天下豪傑千古聖賢相見有文章挾氣骨以出而後可與聖賢豪傑低昂千古之文章三代以後人皆稱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豈出師表之聲華遂能壓倒天下後世哉韓愈文章能起八代之衰豈昌黎文華遂高於初盛諸君子哉夫句句而飾之字字而櫛之按絃而比韻接竹以選聲雖二君子亦千人中之一人衆軌中之一軌也如其衷於忠孝之歸立身之概堅強獨立無懼之壘斯固已大海洄瀾平原千里矣余生平於文章止此氣骨二字而吾友黎美周氏獨能揭斯言以行天下其與人交也其歸臥青山索居一室也握手肺肝聲光照耀氣骨之在文章如醍醐之於玄水冰肩之在晶盤不可以意象窺測也徐爲吟咏諦其神采習其友聲斯或得於衣冠抵掌之外矣學者覽其文當如川流之赴壑羣木之知秋毋但從字句間比擬也說者曰美周文絕似蘇長公余笑是誠有然顧美周自有所本不斤斤一先生之言若但謂東坡居士恐學人不得所以將併求居士於詞采音吐之間也集成一函相質輒爲弁言如此余與美周尊人同社二十年通家孔李莫美

周若營扁舟過余齋頭漁樵餘人縱談世外霞峯賞泉蓮寺燭唯其氣骨而已

崇禎戊寅立秋日閒足道人何吾騶撰

南交宅後麗象宏開地海堧而域炎徼其山雄喬掎拔五岳其水澎汗萬穴倒流以故祥發人文皆極瑰肆奔駭之致以予所知交大都龍氣多而鶴氣少而後乃今得之吾友黎美周先生居然一羽客也眉骨起霞飄鬚松謖兩目如巖下之電雙肩削聳可拍洪崖可竦若士可摹月下推敲可畫騎驢灞上元趾闊踏不履不衫影未及門而中宵響唳在堂滿堂在室滿室喜笑喜舞喜罵喜謔一解百解喜妄言妄聽鮑昭所謂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得非美周也乎美周夙世非東方朔從華陽洞來則陶隱居自蓬萊都水監謫發也其在嶺南獨得沖美秀特之氣以故其所讀書自玄字綠字以及旁行側行如華令思之石氣識高靈思神洞杳力能步壁武安君橫壓卵之威妙驅市戰淮陰侯有搏沙之巧眞藝苑中之文仙矣然持論常正川心常厚度世救人摯摯娓娓蓋其平日易學禪學根器原深而尊公爲獨行高士又以龍門之史眉山之論日摩頂而心印之宜其提東耳之牛逐中原之鹿發出爲律墨瀋成丹矣美周自木天貴品而雲物未成以窮孝廉賣文生活閉門享帚絕不曉有請謁之事數語予母老矣不願上公車八千里奔馳即得三公何如一日養此皆大氣骨之男子又常終夜獨醒幌燭之間若有所遇怒驀一嘯而已此置之浮邱公幽徑中當作何等王子曰故當喚作鶴鶴請以質之知言知相者

山陰友弟王思任頌

凡才之獨擅其至者類不能兼有所長兼則往往遜乎獨至之能李杜詩歌幾於國風雅頌而他著作光燄頓減少陵文不少概見世所傳太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相沿六朝陋習而上韓荊州朝宗書格調至出范曄諸君下雄才如蘇子瞻宜其縱橫馳騁悉工且妙矣乃古近諸體或比之武庫矛戟不無利鈍或又譏其類方朔極諫時雜滑稽卒罕醞藉蓋兼能而復擅其至者其難如此上下數千載間曹子建韓退之柳子厚庶其足以當之顧亦罕矣國朝詩與古文各有其長惟北地李夢陽欲起而擅乎兼至之稱左建安黃初而右丘明史漢可不謂曠古之傑哉以予觀之北地奏疏書牘序記實遠過太白然深識者以爲足嗣響少陵而無愧耳猶之獨至之能未可遽謂兼長如退之子厚之比也曩粵東黎美周遺予迦陵集讀之竟亟語茂先曰當吾世乃有斯人子美太白未足多矣胸臆中時時有一美周恨未一見其人以快向往丙子冬美周計偕北上特艤舟訪我章門得盡讀其蓮鬚閣文鈔然後迺悔囊之知美周之淺也美周之文雄肆無所不有而尤能開闔變化淋漓慷慨如西漢人之所爲北地之所不能兼者美周遂能兼之奇矣夫文章之盛衰因乎氣候之治亂承平久則積累厚而發洩宏唐之韓柳不生於貞觀開而生於元和之代貞觀其驟興之會而元和其舒徐涵濡之餘也今美周崛起南海當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後

日星河嶽不能祕其靈天地鬼神不能隱其秀其霈然而兼他人之所不能兼而以翱翔於數千載也豈徒然哉讀美周集者可以深世道之慶矣美周負大過人之資而廓包舉之學其所兼長不僅詩歌古文所著周易爻物當名辨征居往來析動靜內外有皇極啓蒙之所未盡又能博涉浮屠諸書抵掌於成住壞空有無眞幻戒律性相之說每令禪學之徒聚族聽之輒復項縮舌撟而去世恆言異人難遇如美周者抑豈不足以當異人之目哉

西昌社盟弟陳弘緒題

蓮鬚閣文鈔總目
第一卷
論類
第二卷
雜論類
第三卷
策類
第四卷
書類
第五卷
碑記類
第六卷
記類
第七卷
序文類
第八卷
集序類一
第九卷
集序類二　倶畢業時文序
第十卷
行狀類
第十一卷
墓誌類
第十二卷
傳類
第十三卷
緣疏類
第十四卷
贊類
第十五卷
銘類
第十六卷
題跋類
第十七卷
祭文類
第十八卷
雜文類
各卷另有目錄以便續著編入
詩賦另刻不載
門人王鳴雷
林泗英
王鳴霆
李濬
方潔
姪厭震
厭益
男延祖
彭祖同編

蓮鬚閣文鈔卷一目錄
論類
唾面自乾論
周禮論
正人君子所深願論
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論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論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論類

唾面自乾論

今夫世俗之所稱古人之訓者多過乎情過乎情則不能無害而不可以爲訓如唾面自乾之說是也吾得而論之矣在禮有報仇之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鬬詩人之惡人也出三物以詛之匿怨而友其人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聖人之意以爲假設斯世如標枝然如野鹿然無所於恩無所於怨此太古之風然而不可作也其次也則莫如德必報而辱必恥怨必爭之以爲眞率而近之故易有訟象野老爭席而鷗可狎無所他疑故也若唾面自乾者或以爲近黃老之學謂可以柔自存而不知其取禍也當必更毒何也有圖人之意而使人知之者危也無圖人之意而使人疑之者當更危也又其唾吾者思以辱吾若不知其辱則其圖所以辱吾者當必進而益甚矣因以知老子之學其不可以治天下此明效大驗也夫老子者盜之最大者也謂柔能制剛弱能制强由其說使剛强之夫遇夫柔弱而舉疑之憂之天下安得不亂或又曰陰謀者道家所忌夫以彼所操而以謀行之何所不慘宜其忌之然韓非之流又得而盜之矣吾故曰唾面自乾非君子之道而又足以危其身狡壞其心術不可不知也然則將何如曰有時乎遭人之唾而吾不妨一唾乃以兩存者說在乎孔子之斥萊人鬬相如之請秦王叩缶有時乎吾拭之而反可以釋彼之怒者說在乎晉知瑩之對楚子魯展喜之犒齊師楚子之與齊言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亦有方城漢水以爲城池也若夫其所謂自乾者其說有在越王句踐之爲吳王嘗糞然而伍員之徒早已知之幾不免矣矧夫廉恥者所以能行其忠厚之

意者也。由前之說。固爲慘刻。假設不然。而頑鈍甘之。又其睡我者。假設不疑吾之爲慘刻。而深有以信吾之頑鈍。而其所謂忠厚者。又烏乎見。吾未見訓子弟者之望其頑鈍也。夫頑鈍斯無所恥。無所恥斯無所不甘。無所不可忍。亦無所不欲。無所不可爲。人將惡之。人惡之而又不趨避。終亦必禍而已矣。故曰。怒者常情。笑不可測。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以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聽其爭訟。祝詛報仇。夫然後人皆有以自見其心。而聖人得而以禮教化之。以歸於蕩平。故不恃吾之所以處其睡。而恃吾之不爲彼睡。以斯爲訓。夫猶有以惠施人。而思以盜人之心者。而又以流於老子之學。甚矣。爲老子之學者。無所不假。若其爲堯舜周公孔子仲尼孟氏子輿之學者。必無所不眞而已矣。

周禮論

問者曰。愚聞周禮者。王莽之贋作也。曰非也。何以言之。嘗緣冰溪而上。比

後至。則見其人之徒者去者死者。如易世然。其所爲石梁城壁臺址。則皆傾陷。無復舊觀。或告我曰。以水故。弔而問之。則皆謂深山叢藪間。人跡之所少到。凡妖物精怪。不可盡述。蛇虺之交感而淫遺。孳戾之氣。實生妖卵。始或頑硬如鐵。石遇之而破。忽入之。裂而爲穴。漸至深入。不知其底。每月夜輒昏霧迷天。久之逐生芒角。觸嶺裂地。窟底出腥水。凡數十年。或百年。每一決去。其去也。則當久霾不雷之際。驅山曳石成泥。變色作紅。腥毒瘴昏。慘益甚。水益漲。方出穴際。有聲。似叫似號。有光。水面似星似火。倏生倏隱。倏搖倏滅。遇橋梁木植稍阻。卽分奔激潰。其所過不肯穿橋。或穴石從橋下。或湧水過橋上。或避橋而左右。過兩岸有人聲或火光。卽百里許。亦翻流滾浪。衝蕩不定。其到郡城必二更。水族魚鼈皆飛躍上岸。既過而水隨落。郡令著爲令。當漲夜。必使人於城樓上大呼。云未到三更。兩岸人無得舉火發聲。其穴地率至九丈。凡築臺基者。必濬九丈。視其底無芒角小

物乃止。有則久卽爲變。昔之水。此也。予乃作而歎曰。嘗讀周禮秋官之司屬。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蠭氏掌去毒蠱。焚牡蘜。以灰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敲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蘜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夫以是觀之。此豈直煩瑣細碎之事而已耶。孟子曰。禹治水。驅蛇龍而放之。古王者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曰禹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不逢不若。夫惟禹稱神。周公之才之美。思兼之。在周禮。此爲其至大而可證者也。若王莽者。不過坐斗柄。信讖緯。其於周禮。若大卜卜師龜人占人筮人占夢。眡祲。馮相氏。保章氏之類。知之而不能明。其又烏乎言之。然吾見后之儒者。以學周禮。則惟其命官建屬之爲紛紛。天下事因之敗壞。於是懲咽廢食。周禮卒不得立。舉疑爲王莽之書。夫讀古人之書。乃不求其精切。可致斯世之民。不

見儒者讀書之爲功。而但蒙其害。而因以使先王之遺訓。芻狗置之。於是恃一能斬蛟去妖者之爲神。則曰非儒者之所能至。而儒者亦因之束手坐視。曰孔子之所不語。凡此皆不善讀書者之過也。予是以悲焉。於周禮未及舉其他端。問者俯而退。

正人君子所深願論 戊辰會試原卷

人主者必得其正焉。則羣正皆以之爲主。所貴於人主者。得天地之心爲人之主也。天地之心。君於復。人之主者。羣於正。心復於陽而嚴於陽。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發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啓蟄。陽。冬實於下。夏實於上。春居左方。秋居右方。無知之物。猶羣然就之。其何況於向人主之陽而爲正人君子。然正人君子。夫豈私憂自計。爲蜾蠃之祝。爲巨虛之相倚於其君者乎。彼德清明而身强固。先儒德秀曷言乎所深願也。亦嘗俯仰古今。泰運何常。杖馬不鳴。葉龍莫辨。妖狐拜虎而媚。歸昌匿日而逃。故有遇雨獨

行。交歡左袒。杯酒爲壽。佯醉相加。則正者不敢自以爲正。亦有蒲膽熱青。劍血寒碧。塡海不滿。臨河堪悲。則正者不得復有其正。有揚觶入戶。履棘上堂。脅類朱絲。攻同伐鼓。則正者徒自明其正。又有銜璧牽羊。狡童無語。販牛去國。老婦爲歌。則正者終亦何益於正。惟夫君心無邪而正人合。且去君心之小人而君子投矣。當斯時也。指佞之草生。觸邪之羊壯。檮杌以禦魑魅。鴛鷺爲食。射工方見入於不正之人。皆可轉而爲正。而正者又恐其七日之復。不能勝入月之凶。又隱隱而伏於邪。故升則願其如日。至則願其如川。聽魚藻則願其撫疆。歌天保則願其孔固。稱觴而前呼萬歲者三。則願其爲南山之壽。此果同草封禪。擔男女。建摩空之秋。飯吐帛之牛。以神仙愚吾君哉。不知聖人在上。天下免四死而得四生。日月之光不荒。草木之葉不先秋而萎落。故其一以爲民願。則曰豐照常臨。庶幾哉叢神不借。竈煬不假。一堂之上。洞於萬物也。又其一以爲物願。則曰離明麗正。又其一以爲君願。則曰日運方中。庶幾哉飛頭辮髮。錯趾穿胸。四方效順。而百靈爲之呵護也。於是仰日月則願其爲君之目。天首天尾。兩環日運。而爲之明者。更無事於浴桑淵。而修桂斧。於是覩雷風則願其爲君之耳。相薄相益。頃刻千里。而爲之聽者。更無事於發金匱之縢。而叩麒麟之皮。於是推之五星。則願其爲君之手足。行天不倦。經緯千秋。而爲之翼者。更無事於煉媧天於指上。擘靈璧於掌中。於是觀之四時。則願其爲君之喜怒。暖律必回。隕霜必殺。而爲之啓沃者。更無事於飛寒霜於白簡。起蟄雷於淵居。乃若鯉尾猩脣以豢厥口。膩雲珊骨以迷厥夢。蜀青齊紫以娛厥觀。霓裳羽衣以陷厥耳。德敗而身且隨之。此誠僉壬之所巧借。然而未始非正人君子之所能救。乃伊呂而後。如霍光狄仁傑呂夷簡之徒。未知孰盡其願。又往往有龍鱗既逆。鳴蟬輒寒。傍之瘈狗益獰。海之大魚幾渺言愁對泣。登願山川。罪既甘於輅馬之齒。身又同於連雞之飛。元氣受傷。國靈何補。此豈若爲人主者盤德日新。鞀聲自寡。使其臣爲良臣。無爲忠臣。而與之相羣於陽明大壯之世哉。抑聞斗主薦賢。杓非獨任。則毓德輔身。豈無其說。三代之君。其始興也。俱有七大夫以佐之。乃如黃帝之師三人。曰大撓大彭大眞。顓頊之師三人。曰綠圖老彭伯夷。故又曰君德之與君身。又必資之於正人君子也。

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論 甲戌會試原卷

聖人與天爲一體。斯聖人之民。視聖人如一氣。惟政其可以有爲者也。聖人之有爲於民者。則曰治法。其有爲於天者。則有心法。然而內外視之。有所不貫。精粗舉之。有所不挈。則以人主者觀民或未切。於民之所從出。所從合。或未知之耳。是以舉燔柴之文。晝陰陽之晷。積置一得三之數。以至於律度衡量。無非天也。而民未或與。於是咸曰惟天養之。惟聖治之。而吾聖人與天爲一體。斯聖人之民。視聖人如一氣。惟政其可以有爲者也。聖人之有爲於民者。則曰治法。其有爲於天者。則有心法。然而內外視之。有所不貫。精粗舉之。有所不挈。則以人主者觀民或未切。於民之所從出。所從合。或未知之耳。是以舉燔柴之文。晝陰陽之晷。積置一得三之數。以至於律度衡量。無非天也。而民未或與。於是咸曰惟天養之。惟聖治之。而吾

蓋有味乎聖人法天以政養民之說焉。此果視天與聖人有以異乎。聖人與民有以異乎。夫庶民。星也。聖人。極也。是故以太微紫微爲之宮庭。天市爲之明堂。日月五星之天階。受事爲牧岳之職。蒼龍鶉火白虎玄武軒轅之墟爲之土野。聖人高拱無爲已乎。抑亦未有以見也。夫以象爲法則。聖人見馬作卦。見龜敍疇。其何況於天。思之思之而見天父也。聖人宗子也。民其庶也。所以獻民數於人主。則稱天以登之。故曰天府。去民之害者必曰天罰。相與臨民者必曰天位。觀天之養民。有元氣焉。有元神焉。如精血之必長爪髮。根株之必生枝葉。則聖人但還其固然。無傷其所以然。而民且遊於胥庭。還之枝鹿。天其形軀也。聖人其中心以運。而熊經鳥申之者也。天其果實也。聖人其至仁之萌。而勿爲驗其生助其長已焉可也。雖然。夫天養之則何以養之。吾見無禮樂則民不謹於陰陽之事矣。無刑賞則民不定其嗜欲之性矣。無飲射之事。則民或遇猛而不知服。有老弱將卑

而棄之矣。如是乃不得不圖之聖人之政。凡夫綱紀經綸。與夫悲嘿而思。講求而理。或以裁成。或以範圍。可以曰天之養民。法於聖人。乃聖人宅於幽。積於剛。以坎離爲耳目。則防其薄蝕。斗杓爲咽喉。元氣則欲斟酌出納。調燮必謹。三百六十度爲運行。則惡其爲無益之勞。繞空之擊。是故有春政。宗伯行之。於民慶生。夏政。司馬行之。衛民之長。秋政。司寇行之。刑民明制。冬政。司空行之。使民終事。然惟天四時。其大德無非以生。聖人有庶政。其所以然。無非以養。於是三殺三宥。不以爲煩。一饋十起。不以爲倦。堯以欽若。則有析因夷隩之命。舜以協帝。則有輯瑞覲岳之典。他如式九圍。居青陽。分陝東西。教被南國。養之法日詳。其法之之道亦日謹。此果如佩赤符以爲天語。奉玉版金函而且曰乾封。以妄誕天。亦何異於繞斗而坐呼星勸酒者乎。夫天也者。則聖人之心盡之矣。失喜則狂。失疑則戾。由其道。故或師牧羊焉而養。教漁佃庖廚焉而養。致嘉禾藥味焉而養。不由遺簪賜席。則曰以爲救時之針砭。投箠捕雀。則曰以防見侮之夢暨。然而知一未能知二。雖有盧扁之傳。見垣一方之視。未聞割肉補瘡。斷肢去毒。以是之爲養生長技也。董子曰。天有十義。王有十義。聖人審其元脈而舒布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事天也如孝子。其養民也如守身。手足皆一體。指股有恆大。視聽無或移。和氣所致。主伯亞旅。亦既并然。又何事倘四靈以爲瑞。射十日以見功哉。於是靈龜有壽。可養以頤之賢人。田禽有害。亦可養以師之丈人。禦寇有備。更可養以蒙之刑人。矧其時爲之大臣者。謹嗇女之惑。問漢牛之喘。夫是以地出雲雨。歸功於天。賢之及民。上能於聖。則又豈眞讓天而不居乎。春秋稱王於天冠春於王。體元於正。夫春者養也。政者正也。義不備耶。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論庚辰會試原卷

聖人之所欲得者。得大本而已。天下之物。得其本而末兼舉焉。天下人之心。據於其本。而千古以來相傳之心全焉。天下人之身。明於其所爲本。而上之享帝配天。下之以至於毛髮指爪之末。無不可以合宇宙之元氣。而成一大身焉。使其可加則非本矣。本者何。孝也。吾身之本爲何。吾親是也。其亦明於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之說乎。使可加焉。則非本矣。是故雖富貴。不敢不以先之吾親。雖貧賤危難。不敢以先求自安而遺乎吾親。此不獨聖人能然。不如是不可以爲人。然而人皆可以爲聖人。故爲之高而舉之以至聖人。推而放之以讎於其德。而知聖人者。可以化家爲國。以爲善繼善述。逐吾親之所奉者。如鷹鸇之於鳥雀焉。可以八年不入。呱呱弗視。以爲幹蠱。若忘其親之爲戮焉。夫以尋常之識等之。則武王何不如舜也。生而禹之爲聖。乃不及楚無宇之子。何也。文王之敬其主。當不啻獻公之安驪姬。楚靈王羽衣翠被。目無諸侯。而執人於其宮者乃得不誅。是以其子德之。殉之以女。苟反是而推焉。則爲禹而不爲伍胥。亦異於舜。嗟乎。聖人者。豈與夫所稱履石則痛抱李而泣者爭名譽哉。毋亦言乎其得之於心者。而可也。行道而得於心曰德。明於其理而無有遺漏焉。故曰明德。而於是旁行正行。無非所以爲孝。豈別能有以加之。後世之君。如擁帚者逆矣。以宮人爲刼者賊矣。諸無足述。是故惟聖人者。可以爲舜。可以爲禹。而人率不得以空桑議之。可以爲龍工鵲竇。爲文身斷髮。爲鷁壁燔柴。爲啜菽飲水。而人率不得以刻舟求之。可以化被於一草一木。詩之所以詠騶虞。政詳於象榆午貫。周禮之所以誅陵谷之妖。而人率不得以伐木殺獸之此所以聖人之爲治備於孝經。而以全乎其爲德也。陳鋒生堯。履五人之母生稷。吞玄鳥之卵生契。三聖人者。與舜爲同父之子。然堯得舜之時。使舜級風射天下不傳之稷契而傳舜。此以信舜之德爲尤大也。堯之

日誦封豕.其事奇而不傳.獨禹以驅龍蛇著.而羽淵之魂.遂以配天.此以信禹之明德爲能遠也.然棄播種之神.古以柱配.至商而已得專之.至周而爲始祖配天.契敷教稱玄.至商而有天下.至周而有素王.爲萬世儒宗.又伯益爲虞.至周而非子得雍州舊都以封.至七國而遂以繼周.是三聖人者.與咎繇並爲帝臣.而庭堅不祀忽諸.則豈種德之稱猶有不至.而亦因之見德刑之用爲相反.而其報略同也.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孝又無以加於好生.是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推之以至於父天母地.立本而知化育爲隆焉.故孝也者.禮之經.而又樂之功.化無不準也.

雜論類
五行雜推
鏡餘
明興以來輔臣總論 至隆慶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雜論類

五行雜推

金生水.水生木.金剋尅乎木.水生火.水剋尅乎火.木生火.火生土.木剋尅乎土.火生土.土生金.火剋尅乎金.土生金.金生水.土剋尅乎水.此其所以能爲生也.故愛人者每思制乎其所愛.正直以之責難指佞.邪小以之讒妬爭寵.

金生水.火尅金.水剋尅乎火.水生木.土尅水.木剋尅乎土.木生火.金尅木.火剋尅乎金.火生土.水尅火.土剋尅乎水.土生金.木尅土.金剋尅乎木.此所以報乎其爲生也.故王者制禮議獄.有報仇之文.

金尅木.木尅土.爲其生金.木尅土.土尅木.爲其生木.土尅水.水尅火.爲其生土.水尅火.火尅金.爲其生水.火尅金.金尅木.爲其生火.此所以制乎其能爲尅也.故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善遠害者杜乎其源.然而爭黨之勢.已於是乎見矣.

木東火南金西水北.西北恆尅乎東南.何也.曰.時至東南而生.至西北而殺.

土寄旺於四時.而火生之.以生乎金.位於西南.宮爲主於五聲.而黃鐘之律.必起乎冬至.生於東北.故觀乎黃鐘.而後知土之能旺於四時也.不則曰是亦春夏之交而已.

金生木尅木而水生木.水生木尅火而木生火.木生火尅土而火生土.火生土尅金而土生金.土生金尅水而金生水.故王者之於人也.服而舍之.然而水又胡不虞其生火以尅金也.木又胡不虞其生土以尅水也.火又胡不虞其生金以尅木也.土又胡不虞其生水以尅火也.金又胡不虞其

生木以尅土也。曰。報施之理。稱物而行。盡其所當然而已。苟處其所必然之勢。則必幷其所不必然之勢而憂之。故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若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亦何所不至。

河圖之數。五爲土居中。一爲水位乎北。一得五成六。故一與六俱北。三爲木位乎東。三得五成八。故三與八俱東。二爲火位乎南。二得五成七。故二與七俱南。四爲金位乎西。四得五成九。故四與九俱西。五得五成十。故五與十俱中。水之數一。故凡水可合而爲一。火之數二。故火離而能爲用。卦以離爲火。木之數三。故其生多參差。金之數四。故方而芒角者必銳利。土之數五。故五方之色皆具。

水之生木。置一得三是也。然木必去水而後生火。故三去一爲二。火得木而後生土。故二得三爲五。土汰水而金可凝。故五去一爲四。金尅木而水則滋。故四去三爲一。

然而天地之功用。莫大於水火。故居少可以生多者唯水火。一之生三。三之生五。是也。三之生二。五之生四。四之生一。皆居多而後生少。故木土金之功用。次乎水火。

然而一二三四之數。五俱藏焉。故土爲悔吝。凡五行之物。莫不托焉。

然而二三四五。亦不過積一而成。故凡物莫不有水。莫不借潤乎水。木生乎水。絞之得液。火得膏而燃。煎之則出。土得雨而潤。掘之則泉。金之生水。淬而磨之。則瑩而利矣。是故天下之大。水輪能持乎地極。百千萬億之數。皆一而已也。

是故水或可以無金。土亦或可以無火。而木之生必不可以無水。火之生必不可以無木。金之生必不可以無土。水爲天一。土爲天五。舉木火土金之數。而一必在焉。積水木火金之數。而五已具焉。故也。

四方之位。環相生也。至於南之與西。非唯不生。乃復尅之。土雖寄焉。然而位乎中央耳。是以從來中國之大。唯西與南不恆相通。亦其勢也。

天地之氣相周流也。唯西與南爲受尅之方。故指南之車。以南爲正。今羅盤之針皆止乎午。中一日。火能伏金故也。然而凡物試之皆然。

大水東流。金生之。以生乎木。大火西流。木生之。乃尅乎金。故西爲殺方。東爲生方。然唯金惡其殺。故必加之以火。

水有帶。木有華。金爍則流。火有灰。土爲砂礫。此本然之相生也。

水鹹苦則必濁。木自去其枯朽。金之理先革。火之焰必熛散而不專銳。土濕下則淤。此本然之相尅也。

火體陰而用陽。故火爲外景。離陽在外也。水體陽而用陰。故水爲內景。坎陽在內也。

凡金石方諸以至各物。其有光澤者。皆水之屬。故皆得內景。智者之能鑑物。內景也。五事於智爲水。孔子曰。智者樂水。

水者天一之數。置一得三。其體圓而性平。故內景之鑑。必取乎至圓與夫至平。凹之凸之。則其景或倒或屈。以之炤人。至爲肥腫長瘦。皆不平不圓之故也。

月者坎也。故亦內景。月中之景是也。日者離也。故與火皆爲外景。

月得日而光。故月有外景。皆日之景也。如以日與火炤水。炤諸光澤之物。皆得外景是也。推之而諸星可知。星亦有能爲外景者。則火之屬也。

景不藉日而光。腐草所化。燐熒之景。人血所積。血出於肝。皆木生火也。惟龍之有珠。其光外景也亦然。龍木屬。其他物之珠。或爲心火。蚌育淵而孕珠。則坎中之陽。吐內景之光而成外景。

夫地二生火。則亦兩奇之所爲也。故日與火之景皆圓。日蝕在東。而其景之缺者。反在乎西。惟圓也。故互而倒炤。推之而凡物之景可知。

夢也者。心火內交乎水。故得內景。其神不清。凡動而不得其正。故多顛倒

迷幻。又連乎脾。故多成於思。牽於肝之木之氣。故思而又不能專一。蓋於肺金而火尅之。故所處無定。其顚倒迷幻者。如水之波蕩。其景或互而不一。或短而倏長。如龍蛇行炤屋壁則皺折。如衣服谿谷烟忽無恆也。人之能爲陽神外景也。故可以使人皆見之。陰神內景也。故可以見人。然而水雖內景。非火不彰。故坎陷於二陰。以離而著。是貴純陽。四時之土。旺於四季。土爲信。人無信不立。然春夏秋三季。土皆有所相生。獨冬季土既以尅乎冬水。而復受尅於春木。故以爲除舊布新之際。故謂春之始爲正月。

木爲仁。仁主於愛。過焉則淫。故必義以斷之。金尅木也。金爲義。義主於決。過焉則悍。故必禮以和之。火尅金也。火爲禮。禮主於讓。過焉則諂。故必智以明之。水尅火也。水爲智。智主於謀。過焉則誦。故必信以成之。土尅水也。土爲信。信主於守。過焉則害。故必仁以濟之。水尅土也。

仁生乎智。故必有術。智生乎義。故牽而不斷則惑。義生乎信。故貳心者非義。信生乎禮。故要盟可寒。禮生乎仁。故愛敬起於父兄而禮行焉。然而凡人之行。莫不以智爲始。而信終之。故一與五之數。所以謂其能誠也夫。

仁何以謂之木。好生故也。不學者故布施日出而不能强其本。義何以謂之金。剛決故也。不學者故英銳摧忍而多殺傷。禮何以謂之火。文明故也。不學者故炫燿賁侈而不覺日甚。智何以謂之水。圓變故也。不學者故風波深險而不可狎近。信何以謂之土。重厚故也。不學者故膠固凝滯而不可通。

仁師木。故愛以一本。義師金。故剛不至折。禮師火。故運而不窮。智師水。故幾微之動必見。信師土。故重厚而能任載。問者曰。擊石得火。是土生之也。大海中有火。是水生之也。曰唯火生土。故土中有火也。如水生木。絞木可得水是也。唯水尅火。火之爲氣。時流行於天日之間。遇水之蕩漾不能舒散。故凝而成光也。如土尅水。水勢之湍激於土是也。雲氣之能爲火。凡氣皆屬木也。若擊金而得火。由擊生。非由金生也。若氣相擊而爲雷。後聲水生木也。其爲電。木生火也。坎爲耳。唯耳辨聲。水生木也。不出於氣之聲。皆辨從其類也。

凡色出於光。屬火。故雖水之光澤。亦得日與火而後成景也。離爲目。唯目辨色。光遇光則相發也。然人之目。其得養在肝。亦木生火也。凡氣之臭。其爲馨爲臊皆木。鼻受而耳不受。何也。較之於爲聲者。此其氣則已重矣。故不煩水生而爲金尅。夫鼻通肺。金也。唯其尅也。故入之。且能有有聲之字。有無聲之字。何以謂之無聲之字。如圖畫象物。以意相傳。唯智者可以得之。水尅火是也。無聲而有字。色之屬也。

有有字之聲。有無字之聲。其爲有字之聲。入於人心。發慮增志。木之生火爲主。

無字之聲。可以五音六律聽之寫之。五音之本乎宮。六律之起乎黃鐘。皆是也。

有有聲之字。有無聲之字。何以謂之無聲之字。如圖畫象物。以意相傳。唯智者可以得之。水尅火是也。無聲而有字。色之屬也。

土屬也。木尅土也。夫唯其微妙。故以所尅傳。

人得心而後生。唯穀可以養人。木生火也。其能辟穀者。而不能不服氣。氣爲木之神。百穀草藥。爲木之形也。

土生金而石具焉。木生火而煙出焉。觀於煙而知氣之爲木也。觀於石而知人之骨有凡聖賢賤也。

人之聲出於肺。金尅木而後成聲也。

以水遇火得氣何也。於所尅逼發其所生也。氣之能爲水。則猶之乎石之得火也。而知雲之爲雨也。而知冬起雷而夏造冰也。

木與火貴乎條暢發舒。土與水患於壅濁淤滯。唯金煉而益精。故養生之理。以火伏金。有九還之候。

肺之能爲氣主。金尅木也。人之五臟。皆以相尅爲用。故心火也。無水則枯。脾土也。不動則難運。肺金也。寒之則病。腎水也。無脾氣以運五味則不滋。肝木也。暴怒而無以制之。則傷氣而動火。故唯人爲中和。

太上以氣養神而心日光。其次以木養精而神日生。又其次以穀養形而氣日盛。然人之生。其呼其吸。皆得氣以養之。故東方謂之生。木盛於春。氣皆生於春。其統天也則曰元氣。

鏡餘

黎子讀易。輒舉史以繫之。相發明也。閒居對客論事。客問是非得失。黎子則亦類舉史事以應之。小子識之。既而摘其可玩者存焉。

命曰鏡餘。

蜀孔明取劉璋。蘇軾非之。范增說項梁求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其後羽尊之爲義帝。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羽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二年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肉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羽至於敗亡。漢遂爲帝。使羽不殺義帝。漢雖興。吾不知其何以自帝也。故以曹操之奸而不能不自居於文王。雖然。唯其如是。故孔明寧先取之。至於以帝尊之。不可如何矣。周之季。其君雖守府。而猶能過其曆。故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乃有居全盈之時。承積累仁澤之後。勢偶可乘。妄思自

逞。則適以自取赤族而已。

秦法苛。然守令率以發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沛焉。見劉季狀貌重。敬之。以女妻之。以女。三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沛令恐。欲以沛應。乃令樊噲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有變。乃閉城守。掾吏蕭何曹參踰城保劉季。季射書城上。謂沛父老率子弟共殺沛令。乃開城門立季爲沛公。項梁以殺人與籍避仇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陳勝等起。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發制人。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時楚亡在澤中。梁曰。楚亡獨籍知之耳。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沛公引兵過陳留。高陽人酈生說之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吾不可以應。先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報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

酈生故善陳留令也。陳留令以忠於秦而死於酈生也。其後酈生以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守戰備。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遂烹酈生。酈生之得烹。本非賣齊也。辟陽侯審食其得幸於呂后。高帝崩。呂后稱制。以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嘗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后崩已葬。以左丞相爲帝太傅。亡何左丞相食其免。陸生說陳平與太尉絳侯周勃交

驩遂誅諸呂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太史公曰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先是辟陽侯欲知平原君朱建平原君聽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往見辟陽侯說令厚送喪辟陽侯乃奉百金爲列侯貴人倡平原君舉母喪以是平原君德辟陽侯平原君有口辨故能[illegible]辟陽侯計策當是時以陳平之深謀奇計而卒聽平原君不唯不誅辟陽侯而且聽之復相何也曰此平之所爲深於計也少帝者故呂后之所立也時猶在宮中公卿迎代王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東牟侯興居曰誅諸呂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願麾左右執戟者搤兵罷去載少帝出舍少府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遂謂太尉往諭謁者皆搤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計代王卽天子位去后崩凡已三踰月而諸呂誅後宮中乃無他變曰奉天子璽則得天子璽曰除宮則除宮曰搤兵去則搤兵去蓋以辟陽侯猶在左丞相位也辟陽侯者蓋嘗敵體於后監宮中又爲少帝太傅故復用辟陽而宮中皆可得而制矣是以知爲陳平之計也

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莊公不禁石碏諫公不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夫鄭雍糾以厲公之命殺祭仲而謀諸其婁故敗石碏使告陳圖州吁而聽其子從之故成石碏非徒純忠其心計實爲精微也諫而不聽則不復諫禁其子與之遊不可則不復禁至於定君之間厚與州吁俱不以爲疑謂非有沈幾[illegible]變之智能乎故論春秋之善用兵者以碏爲首

衛蒯聵過宋野聞婁猪之歌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嘺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太子奔宋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不爲夫弑逆之事後世使人行之而歸罪於其人者多矣而小人猶不知禍圖利祿而爲人用既而名汚身戮徒自速死齊之彭生

蔡之賊利皆誅以解過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籍滅漢王爲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汝陰侯滕公說帝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邁赦季布召見謝拜爲郎中布母弟丁公爲楚將數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遂得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毅自燕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背事昭王猶今日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且脅之以兵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有慚色而止漢告反之典皆封列侯告信者樂說封慎陽侯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獨彭越舍人傳不載名其人亦不封梁武帝革命首贊成之者沈約也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最善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不許但加鼓吹而已亡何約夢和帝斷其舌而死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

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將士擁宰相范質及王溥等至質頗諭讓太祖不肯拜溥先拜及太宗卽位先命溥致仕時未有禪文陶穀卽出諸懷中已成矣太祖甚薄之穀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每言穀宦力實多太祖謂翰林草制皆前人舊本何力之有穀聞作詩太祖以爲怨望決意不用故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臨患不忘國思難不越官

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晉人復衞侯甯武子與衞人盟于宛濮曰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衞侯得入魯昭公乾侯之役子家子曰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將納公而平子有異志懼公歸而有後禍也是以公終于乾侯惜夫子家懿伯叔孫昭子之徒之不及甯俞遠也夫衞人唯出君君歸恐其不忘前罪也故無懼其罪而後不貳是以

盟也

秦伐鄭鄧叔諫焉不聽其子從師哭而送之其後師敗秦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而作秦誓鄧叔知師之必敗猶聽其子之從而但哭以送之此其所以卒孚繆公也若伍子之於吳也而托其子于他國則異於此抉眼而觀越師之至惜哉

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謳者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挾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祝禍之本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陂以行共車必克困諸陂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二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紡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越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城濮之戰楚師背酅而舍晉文公患之聽輿人之頌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師陳於莘北楚師敗績趙簡子之巡列也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晉卿不如楚楚大夫則賢皆卿才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故曰莊爲仕楚尙有越聲士會奔秦終爲晉之良佐然曹竪侯獳以貨筮史而賢伯得復衞甯俞以貨酖醫而衞侯不死既而王鮒請帶於叔孫又淫豹羹於衞而致錦可譯射奉壺飲冰於意如懷錦以賂守者羊舌叔魚又受女而鬻獄韓起因商人而求環范獻子請冠於叔孫取貨於季平子而止昭公不納魏舒受女樂於梗陽而致閻沒女寬托諷荀寅求貨於蔡侯吏人食狗於箕館賤人施施於鄭國晉之不修令而以賄也久矣故雖以諸大夫之才不能卒加於秦楚其此之故也夫

楚王使繇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之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夫用人而違其才。雖能弗見矣。故治國者貴知人善任。楚令尹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鄭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以與之邑。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故能知之。又能使之。則庶幾哉。

晉申生。衛急壽。皆宣淫之所生也。而以至性稱。唐盧懷愼以清德相玄宗。號爲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奕奕。鳳安祿山被害。在忠義傳。奕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奸臣傳。杞生元輔。元輔端靜正介。能紹其祖。人不以杞之惡爲異。亦附忠義傳。

盧杞少險譎。人莫之覺。爲虢州刺史。有官豬三千。奏言患民。德宗爲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他。宰相才也。乃賜豬貧民。立召杞爲御史中丞。邏門下侍郎平章事。遂至宰制天下。

士民之命。毀國章。貽主禍。顛覆狼藉。王安石爲相。以行新法。至於亡宋。劉元城曰。王介甫不可動者。以其有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而介甫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而安石之害。乃由於此。噫。人固未易知哉。

晉欒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欒祁士鞅之譖。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名聞諸侯。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聽毛公薛公之說。趣駕歸救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遂乘勝抑秦兵不敢出。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雖然。齊商人宋公子鮑。皆以施而行其逆。

晉欒書之譖郤至也。使楚公子茂言之。使孫周見之以實之。匪唯厲公。卽明主亦必惑矣。然方戰而受敵遺弓。亦何其不善遽嫌乎。貴無極勸楚王納太子建妻。又勸王殺建。既讒殺伍奢。又欲併殺之。小人之計多方以求免也。而不知殺身之禍。乃不在此而在子嘗。北齊杜弼數爲神武令軍中張弓矢。刀雖舉不轂。稍雖案不刺。爾猶頓喪魂膽。彼身觸鋒刃。百死一生。可念哉。

晉毛偃以事重耳。而致其父見殺於懷公。楚伍子胥之不歸也。知夫卽歸無救於父耳。漢王陵之母知興。而論者誅陵爲殺母逆賊。晉周彪爲西戎校尉。守涪城。母妻爲苻堅將劉安所獲。遂降於安。此與徐元直舍劉鳥曹同情。漢高帝鼎上之對又何也。曰。帝能料項羽。故反以此對。得歸太公。羽固知兵者。使果烹太公。是適以激漢士卒勇怒。觀於羽殺義帝。猶足以成漢誅羽之名。而況烹其父耶。不然。是帝果不顧其父。漢之祀始絕。

晉必歸君。於是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明年晉歸鄭伯。此卽燕厲養卒之智也。王子還夜取周王猛以如莊宮。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計也夫。

舜有臣五人。禹傳位爲天子。稷至周而有天下。契至商而有天下。又有孔子爲素王。享祀千百世不絕。伯益之後爲秦。亦有天下。獨皋陶不然。春秋文公五年。楚人滅六及蓼。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禹之稱皋

陶也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唯帝念功而他日不及薦之唯益在耳豈非天哉以其作士故雖望人亦不免於上帝好生之意歟然刑其害生者而能生生則何以不生鄭子產問然明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鶻之逐鳥雀也然而子產之去公孫黑也亦可謂藏器以待時矣故其始也教焚書以定亂既乃鑄刑書後先輕重有序不苟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秦商鞅相孝公徙木立信嚴刑峻法其後公子虔告商君欲反鞅出亡至關下舍人不知其爲商君也曰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唐李德裕在崖州貶所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上掛十數葫蘆德裕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此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死於此者貧道憫之爲取其骸骨焚之貯其灰俟各子孫來訪耳德裕惕然久之心痛而死宋盧多遜貶朱崖諫議李符求見趙普言

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置之死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普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蘇子瞻謫雷州不許占住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木州追治以僦屋甚明乃已不一二年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李文靖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稅監旦在謫久未召會與文靖同知制誥聞其參大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而譽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志士羞爲終爲相旦不復用王荊公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司馬溫公以書詒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荊公不悟漢文思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板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者皆大笑唐令狐綯相國以姓氏少族繇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爲族溫廷筠作詩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鈴武后有疾遍祭神廟閻朝隱爲給事中乃詣少室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山觀者如市會后疾愈特加賞賜戶部左司郎中畫代犧圖以進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已先在焉郭弘霸詣說爲戒無何質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相約曰吾儕當以爲右臺御史時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爲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也宋宦者李憲用事官太尉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詔不太甚乎韓侂胄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宛然田家侂胄曰但欠雞鳴狗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雞犬聲使人視之乃府尹趙師巽所爲夫不爲齟齬則何所不至

王敦既亡王應欲投王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與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世儒聞應當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袁粲父子死節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尙誰爲乎遂扼以手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今救之以求利天地鬼神必不貰汝死兒死後靈慶當見兒騎大獰狗戲如平時一日忽見其狗走入家噬殺靈慶少時其妻子皆死沒此狗卽兒所恆騎宋明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顏延之嘗乘羸牛敝車。逢其子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排也。元載妻王氏工辭翰。載被誅沒。代宗令王氏入宮。歎曰。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爲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爲京兆笞死。王氏以載兩朝貴盛。嘗以詩喻之。惜載不悟。蔡京貶長沙。死於東明寺門。人呂辨獨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曰。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斯乎。京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倖免。阮籍曠達。外露狂態。內秉玄心。大將軍欲與籍婚。大醉百日。不得言而止。曹操使蔣幹往說周瑜。不得言而還。且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可間。陽處父之易趙宣子。公也。而猶不免以侵官爲黨。陳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繇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而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又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紫霄眞人譚景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托序之行世。齊丘將酒灌之。沉湎。以牛皮裹縫拋於江中。後爲漁人所獲。既開。見譚鼾鼾不止。喚之。頗久方覺。乃曰。齊丘奪我化書。墜我於江。初祖達摩從廣州入梁。與武帝語不合。忌之者以毒藥中之。乃一葦渡江。面壁九年。出處去就之宜。難言哉。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學士。晚年乃狗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唐武后臨朝。薛懷義寵勢傾內外。雖王公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傲慢不以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后知之。曰阿師當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也。南海群獻集褒褒。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后因以賜之。遂命披裝。供命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后令舁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公拜恩就局。后曰。卿二人賭何物。公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后曰。卿以何物爲對。公指所衣紫綀袍。曰。臣以此敵。后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后業已處分。遂依其說。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公對后前懾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夫后雖奪慾。故大臣猶得以挾其□。辟陽侯爭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

晉靈公之惡。猶知畏其臣。殺宰夫而置諸畚。楚無宇執人王宮。敗其納亡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而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又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紫霄眞人譚景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托序之行世。齊丘將酒灌之。沉湎。以牛皮裹縫拋於江中。後爲漁人所獲。既開。見譚鼾鼾不止。喚之。頗久方覺。乃曰。齊丘奪我化書。墜我於江。初祖達摩從廣州入梁。與武帝語不合。忌之者以毒藥中之。乃一葦渡江。面壁九年。出處去就之宜。難言哉。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學士。晚年乃狗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季桓子有疾。命正嘗曰。無死。南儒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嘗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弑衛康子請退。公使公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訽殺者。嗟乎。南儒子之子。此所謂雞鳴尾而爲犧也。正嘗之無能也。肥之罪也。

宋胡忠簡上書。乞斬秦檜。金房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乾道初。房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漢汲長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上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白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雖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

明興以來輔臣總論 至隆慶

黎遂球曰。愚觀我國家自永樂至嘉隆間。其爲輔臣之賢者。何表表多可稱述也。愚於其邇者。於所聞所見宜異詞。不敢盡其說。然卽而觀之。高皇帝始有天下。誅胡惟庸。於是若西漢不立丞相。迨文皇帝靖難後。召解學士縉、黃文簡淮、胡賓客儼、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文靖幼孜、胡公廣等七人入閣辦事。典機務。歷朝因之。解公始事太祖時。直言有庵西封事與太平十策。旣入閣。喜引拔士類。稱人善。不啻口出。疏蹇義等十人之品。他日仁宗見之。猶謂其非狂。不畏强禦。卒以譖死。其羽翼東宮。顯庇衆彪。圖感動人主。功乃比之留侯。先是將册立。黃公則舉立嫡以長對。皆可謂能以道事君。不逢迎苟合。至留守監國。上乃稱淮與蹇義金忠楊士奇爲房玄齡。事可見矣。黃公論女直吐蕃諸部。不宜屬阿魯台約束。以爲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至今思之。良然。胡公儼知天文。持論少忤同事。頗不能容。暇坐講經總裁作述。其典試則識楊溥。以爲董子正言。溥遂繼起事

東宮。至仁宗登極。入內閣。與文貞文敏共稱三楊。名世之業。聲施至今。文貞士奇隱惡揚善。多古大臣之風。稱東宮孝敬。當頭風滋祭。以感動主上。其大者也。徐奇官嶺南。載土簞諸物以朝京師。或得其目以進。則語上曰。衆以詩贈行。故有此餽。臣病未往贈行。故不與名。然名雖具。其受否未可知。上爲之燬其目。張英嘗言文敏畜馬甚富。景陵察之。皆邊將餽榮者。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邊將。今閣臣知邊將才否地利虜情。獨榮耳。臣等皆遠不及。願陛下以容士奇者容榮。日食棗免賀。則曰君子愛人以德。至於假太孫圖書。執易吉服。北散馬駒。請設樂不作。救弋謙。謂恐四方朝覲之臣。咸在。不盡能知謙過。謂朝廷能容直言。且請壓非引過。百官毋以謙爲戒。於戲。仁宗之政。是以無缺。宣德初。以一言而請壓書。令趙王獻護衛者。又惟士奇也。保舉之法。當時論之爲詳。薦顧況白其重矣。議者謂國家棄安南。其議自士奇與榮。而士奇以子坐事積憂死。豈受隸金事。留心人物。卽一言亦不忘之。給事中廖莊劾其不職。反優容之。

歷仕多朝。其后奄人王振上畏毋后。而下且憚之。身卒而國事遂非。亦云足累哉。文敏榮以後進能料虜必退。不煩兵。以此日得君。其從征失道。金公墜馬。則以己所乘讓之。此事爲難。三殿災。鷹衛士先至閣中。將御書圖籍勅制文書舁置河次。得大要行在受命。獨不肯假他事作勅以爲詐。軍中處置得宜。比仁宗卽位。知其盡忠。宣宗立。漢王叛。則請親征。得計卽起行疾馳。爲大駕先渙王出降。此皆國家安危。所惜者奪情一事。遂爲後人作俑。金公幼孜扈從巡征。繇文皇帝至章皇帝。皆無所失。牝馬之貞。後順得常。胡公廣夭功亦遜焉。楊文定公溥曾與解公俱以官僚受讒繫。一死一生。仁宗登極。遂得大用。令有不餽其子者。則異而薦之。其所論南北戍軍。各從所宜。今便之。然亦曾奪情。或又謂始皆因三楊失計小誤。無以服奄振之心。以至於蹶躓。則爲可慨噫嘻。夫使解公不斃於獄。則仁宗必相

之以至於英宗之世或者其才有可見乎顧以諫死何如以節死英宗朝蓋又有高文義公彀初爲文貞所薦當北狩留居守能力請遣使迎鑾薛文清公瑄振聞其賢擢之卒不肯見誣以死臨刑神色自若會救免英宗復辟召入內閣見幾而作可稱完行惜其用之不究岳文肅公正亦英廟知名衛辟后召用之以爲好而大膽引律以折牛玉斷妖言僧活其從者折曹吉祥止其出購匿言者榜取地圖指沙漠以沮獻捷者稱臬首林木之說承天門災草詔歷陳時政之弊至於外謫逮繫瀕死其爲守開河贖穀省費始終不敢不盡其心其時有呂文懿公原皆與正同列石曹狀上之能爲之左右皆稱正人李文達公賢則尤爲善用請止汪后殉葬請散銀賑飢不以有弊而止贊赦建庶人居之鳳陽救劉瀚言敗軍者之罪謂耳目之職所當言明主當用其是而舍其非又言人主每事自斷以公處之則權不歸下論奪門功則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景泰不起蠻

臣疏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於是以冒功墮者四千人詔悉褫職至於因曹欽之變請開言路上大祀足疾亦請主祀所以安人心卒以成禮請傳太子位讓者不得行於是憲宗卽爲子讓雪幽枉廣闢言路皆賢力矣何又以奪情黜言者羅倫官然其於薦人則必於冢宰王九皋大司馬馬昂先爲喻意及至御前疇咨文武各以該之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其時爲之左右者有彭文憲時時當景泰初與商文毅輅並入閣毋卒力求終制忤旨去服除因不得復英宗復辟召復入方倚任文達文達退以諮公稱爲君子因上徽號請班詔優老憲宗立議上兩宮徽號拱手向天大言同尊二母以申上本心引漢呂后宋劉后事請合葬慈懿爲太后與廷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爲感動滿四之變以朱永張大賞格令整軍待急方行知項忠之必得捷其議與文毅公合文毅公輅其始卽請廊王卽眞沮南遷議間也先使疑遁迎回鑾止易儲議既則與陳循等請復立之復辟後以忤石亨謗去憲宗立召復爲言官論上欲罪言官則曰臣勸上召用紹倫今言臣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請復景帝號婉轉探引得立東宮疏論宜遂其母子之情皇子母薨舉宋李宸妃故事遂得如禮疏汪直罪因請責正色言之得撤西廠以此去同事者稱謂未嘗見其筆下妄殺一人夫以三魁位宰輔在宋有王旦王曾宋庠公視之爲無媿其后則劉文和公珝亦受知憲廟與萬安同入閣鄙薄之對客罵其負國無恥安恨之故去其在位昌言定儲有古大臣節當時林俊疏論妖僧大忤上得立爲解且事親以至孝聞劉文靖公健在憲宗朝職輔導東宮既孝宗立召入內閣相與勵精求治身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又引兩文正公同入輔政上數召至屏左右語稱善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抑近侍復祖制弘治之政爲善號稱萬世一時亡何孝宗晏駕東宮卽位逆瑾竊權公率同官上奏自劾不報戶部尚書韓文倡九

卿劾瑾公助之爲焦芳力攻致武宗怒遂令與謝文正同致仕正德間國事幾不可爲毋亦以稍短於才故不能制之於未形其罷政也李文正公餞之歎歔泣下則曰何哭使當日同出一語與我輩偕去矣然而兩文正公一去一不去其故未易言也丘文莊公濬亦孝宗顧以進所作大學衍義補見用至入閣所論考察官居未半載徵瑕輒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上爲之勅當黜者復其任幾二千八其始列兩廣用兵事宜則李文達一見卽爲上之亦已見其學之有用謝文正公遷當武宗顧焦芳入閣憾其舉不及已利逆瑾逐之褫職以是爲正李文正公東陽四載餞卽以大書見景帝抱膝名日以顯孝宗召入閣論安南侵占城請勿遣官往問疏救科道諸言官止中官止廣寺額止寺僧入內慶讞當孝宗時何其知以事武宗則獨久留然而於諸臣爲邏卒誣執者則力救爲忤瑾荷校者則力救傳旨跪百官下三百人詔獄卽爲救釋有奏欲查究舊盜窩主鄰右七十

家則極言得免瑾欲罰百官發米置邊則請令於原籍上納鎮守監欲便宜行事則奏太祖設官權蓋分而不專或雖同而不專又以爲親藩隆重士官强悍若幷付鎮守衙門彼心不服嫌隙易生恐一人亦自承當不起又力爭陳瑄之獄致比牛江伯之功於前何出人天順舊稿以收回差出行事官較明非舊例至於瑾誅擬旨定罪又引漢光武平王郎事燒吏民交通書令反側自安置秦王壽瑾詞不問一應焚燬無延及者當流賊充斥楊文襄時爲吏部推用大將及提督則從中票旨褒美悉從施行功以大奏又上疏請起居以節力爭京邊軍調出入不便會內降旨行之遂以乞休王鏊謝文正舉以自代救劉公大夏得減死稱楊一清修功不可以爲罪爭吳廢后及景泰汪妃喪葬皆侃侃正直卒以惡焦芳懇去其講學親政諸篇忠溢言表劉文肅公忠初官南吏部署考必實御史恃勢郎中邊諫北狩諫稱威武將軍奏請班師還京其后請大后旨誅籍江彬先傳令軍士各就所賞彬瞻顧無人乃就擒於是定迎鑾皇帝禮以議崇祀興獻王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執論忤旨又以奏止進內官織造怒其抗違允辭去其始則李文正倦念去必思公既任當憂制議奪情則疏疑之比再起遂以定變曾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延禮之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其心可諒矣梁文康亦瑾敗始入閣武宗將幸宣大則泣諫於左順門內親滯請牧地則草制悟上得寢止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則執死不肯草詔寧庶人謀入世子則大聲抗議止之扈從至南都疏言兩都郊祀配位不同請回鑾跪西階得報乃起受遺命定策迎鑾皇帝入正大統或以爲黨逆濠復護衛則默不辨請歸而是日非公當制事且不難白當纂邪用事從容維持其間皆可謂能培養國脈長植人才李文正與公蓋先後

忠公廷和當武宗朝梁文康公儲請遣行人起之入閣而遜居其下諫巡邊諫北狩諫稱威武將軍奏請班師還京其后請大后旨誅籍江彬先傳令軍士各就所賞彬瞻顧無人乃就擒於是定迎鑾皇帝禮以議崇祀興獻王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執論忤旨又以奏止進內官織造怒其抗違允辭去其始則李文正倦念去必思公既任當憂制議奪情則疏疑之比再起遂以定變曾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延禮之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其心可諒矣梁文康亦瑾敗始入閣武宗將幸宣大則泣諫於左順門內親滯請牧地則草制悟上得寢止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則執死不肯草詔寧庶人謀入世子則大聲抗議止之扈從至南都疏言兩都郊祀配位不同請回鑾跪西階得報乃起受遺命定策迎鑾皇帝入正大統或以爲黨逆濠復護衛則默不辨請歸而是日非公當制事且不難白當纂邪用事從容維持其間皆可謂能培養國脈長植人才李文正與公蓋先後有同心焉楊文襄公一清初官陝大作士類所造進不一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督理茶馬清出牧地陳邊事創城築垣廣邊遂不敢渡河自率帳下五十餘人以走廣以花馬池要害率官屬巡視議方略上奏陳戰守修濬垣墊增設衛所經理寧夏清出占役軍士及湖地草灘奏止搜索零賊計備門庭而其風張永歸誅瑾尤得權變爲吏部盡起瑾所廢推用大將必滅流賊賊半召入閣忤錢寧去其居家設險以備宸濠變武宗幸第則從容諫止浙江之行嘉靖間再召入閣奏止遷顯陵以毀去明於知人拔仇鉞擒寘鐇舉王守仁誅宸濠錄楊宏總兵漕運伍文定之倡議吉安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皆儲之待應用事以不失其功大矣費文憲公宏執不與宸濠護衛詰責致仕家居避之惟謹爲王守仁贊畫方略以擒之世廟召入稱爲舊輔元臣張文忠公孚敬以上書明倫得幸爲舉子者廿年既第南宮六年卽召入閣其所論以爲不可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未爲不是因上或問二篇以爲桂席方霍倡當是時上心是之而逼於禮官議則有交排公與公爲難其在內閣十年作述取裁定禮樂分祭天地爲日月東西壇正先師號易像行耕耤禮發敬一五箴又若與方文襄公上疏緩張延齡死詰問具對如初以安昭聖太后之心稱宋室留守南都非高皇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之意不奉詔詔數言中貴人暴橫上爲之裁革追盡兼領都察院約束中外御史清勦戚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姪輒請致仕俱召還去四次而後終老卒之日門生醵而殯之上知其忠誠才略但以爲不惜人才愚於其銜呂楠兒之庶文襄公書始以論災異感動孝皇亦以議禮得召入閣未任而卒其請宥議禮諸臣詔優畜則上意可知徐文貞公階經濟每有可觀以議孔子像忤張公謫爲推官能捕尤溪盜其爲祭酒籍諸生淑慝人人相感激戒勉爲吏部不鐫門示重破例延

訪不徒以衆口爲定廣薄都議計緩之俾許其通貢市往返數日俾我備完兵集而廣果退言邊卒戰諜各用所長尤洞中要害爭女后不宜先入廟議爲正召入閣以論倭警疏請重責守令收畿甸二麥飽宣大率費省使其漸平掄三殿餘材數旬成萬壽宮始爲奸相嵩所惡卒無如之何嵩去盡反其政奏軍功不肯與賞斥言方士藥不可餌紫姑神語不可信廣寇通州亟請先備順義而徼之古北口廣果走順義而不得入出古北口遇奇兵大敗其初請立東宮至是力稱引古今調護使景王就國穆宗從裕邸以安復淮揚鹽額止十六萬使流移得復又救海瑞以爲恃聖明以死沽直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比穆宗嗣位請復諫諍得罪諸臣上欲幸故邸則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籍不出又以爲先帝新棄羣臣不敢奉詔撰中秋政語上爲罷宴上謁陵欲輕騎一出則以爲不可先游而后祀力止內教場習騎射其后以上幸南海子諫不聽與中使忤疏

辭去爲高拱所銜使其黨爲監司守令伺之諸相與睚眦者乘是侵之竟怡然趙文肅公貞感孝廟初年銳學后惑方士術上求眞儲贊大業疏庚戌虜入抗議恥爲城下盟單騎出城宣上旨付賞功銀爲仇鸞所陷以謫去復爲南光祿以三殿災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加賦困民與嵩忤穆宗立詔起祭酒賜坐講書其后有議張家灣練兵則以爲襲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都城側不可建營但揀南兵三千教鳥銃當在閣爭棄大同城者之宜罪又上言我朝兵內外分隸五府所以免前代權臣抱兵之害今三大營兵實五府兵至嚴嵩又請設戎廳括內外兵籍以五府外別立一廳則非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盡變成祖分營之制宜擇將分營教習以文臣巡之俾有事則領勅闡外無事納印散兵歸營比高拱銜故相徐公言其錄用建言得罪諸臣欲有以治之公拂衣以爲將如宋奸黨碑矣其議俺答令速獻叛人易其孫去愼交質防刼盟卒獻

叛人俘又忤拱爭者考察科道旨不可從內出是倚法爲報復計臺省名士得全然以是辭去此皆祖宗以來所謂輔弼而表表者夫爲大臣當以宗廟社稷爲己任其慮欲遠量欲弘守欲堅志欲一幾欲決當文皇帝時諸公乃能爲管敬仲夫是以不愧於召忽仁宗既立念東宮輔戴爲子犯狐偃恩是以深然而同寅協恭濟濟以寧永樂以后宣德以前爲之臣者昌力而辭其功功是以立逮至英宗朝則若高若薛若岳若呂遂以其氣節見南城既啓又君心消長一幾以有濟至憲宗朝復得商公劉公爲持其大者晏然而安而以授之文皇七佐時事俱異矣弘治之劉幸際泰交及身後以大異所謂能保我子孫黎民何以稱之兩文正際之一偕去一獨留而文莊衍義一書或又以爲未嘗言及宦寺且王恕之去議者責之寧不如李文正之爲正也當時若王若劉若費爲其易若李若梁若二楊爲其難世宗既立張席媚茲然各有不同徐起居中制外歷事四朝俱遭

奸小然以有可稱事亦日以異矣其後萬曆半百年間海內晏然則江陵張相得君之烈未始非諸公之所培蔭咸可具論夫使諸公者不護惜人才則不能使天下後世盡食其福也不引咎分過則攻訐辯論鬨然成風元氣遂已受傷也不進退以禮義則四維不張無以令大廉小法也不執持大體則彝倫攸斁無以興禮樂中刑罰也不和衷則小人得以乘間而入究之孤立無助善類一空也不方正自持則模稜唯諾小之失和羹之味大之蹈黨惡之罪也不包荒若濡則爲身名而忘社稷此小臣之節非大臣之誼也是故廉有所不必稱即能亦有所不自見仁宗時楊文貞止散馬駒疏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又言上曰朕亦偶忘之當即批午刻御善思門召之諭曰內批豈眞忘之聞李慶呂震輩始主言其事者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又楊文敏嘗進言

十事。皆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忌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鄧眞人奏。乃詔諸司卽日悛改。於戲。觀此二事。知祖宗朝所以調護大臣保全羣下者至矣。然而爲大臣者不當如是耶。書稱嘉謀嘉猷入告。何謂也。西漢時爲相者問牛喘。其後以天變則賜之上尊牛酒。凡所以調燮陰陽。斟酌元氣。皆卽此可推。孟子稱人政不足敵諫。惟格君心之非非耶。愚於諸公往有疑焉。當方孝孺諸臣之死。血流十族。于謙以社稷功乃殺之。皆不聞極力引救。以與陳英徐有貞爭去就。李時勉觸仁宗怒。搖折其筋。章皇帝立。且恨之。令縛至。非使者出入相左。幾斬西市。景泰間。鄒智以直言。恨之者因報比擅選法死。非胡忠安不肯署幾不免。弘治間。林聰下廷議。下得賂謂其與湯鼎妄言朝政。坐妖言惑衆。非刑部侍郎彭韶不判。徐文靖公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則罪死。其他如劉球忤振碎體死。章綸

鍾同廖莊忤景帝。楊瑄黃鞏陸震何尊舒芬在正德間楊繼盛沈鍊在嘉靖間。俱以直言。或罪成。或至死。而議禮諸臣多得罪去。如楊愼之才。亦卒使留落南夷中。陶情豔詞。寄意聲伎以老。豈人才之敗就。亦有氣運在。諸公皆無如之何。抑所謂格心者是也。合而觀之。皆可知所思省。夫士君子爲學則學爲人臣。學爲人臣。則學爲大臣。學爲大臣。而古今異宜。故不如學大。當今世之爲大臣。當無愧於古大臣之風。愚嘗觀之。

蓮鬚閣文鈔卷三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策類
宗藩策
聖學策
泰交策
理財策
東奴策
屯田策
流寇策
禦夷策
開泰策

儲訓策
奴寇策
謐法策
用人策
財用策
戰守剿撫策
正文體策

蓮鬚閣文鈔卷三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策類

宗藩策 丁卯鄉試第四問中式原卷

高皇定鼎舊都。雖復上昉漢唐以來不復封建子弟。而其實有之。親王冕旒龍服。降天子一等。其嫡子世世如之。其支子爲郡王。亦比世世如之。郡王之支子以次降。若鎮國輔國奉國以若中尉。亦比世世如之。敍其爵。明有親也。敍其祿。示有愛也。愚以爲天潢之派。分所應爾。使國家長享無事。小醜不或蠢動。玄冥回祿不致煩告修省。司農不仰屋。天爲雨粟。榆錢可用。又誰肯以裁抑宗祿爲議。雖然。天地一大父母。天子者天之子。則凡此下民。皆天子之支庶。又不特宗籍所掌爲然也。故當事者誠念及民。則不得念宗人。而宗人困。念宗人則不得念民。而民困。且宗人之所取者既窮。而仍與之交困。兩困而兩不便。則亦非宗人之利也。況乎給有常祿。亦漸以薄耳。夫閭戶而仰喉咽於有司。果孰如自食其計之爲便也。起居必察。而弧矢四方之志不得自遂。生育必蕃。而室家妻子之樂。至因之以起嫌疑。又孰如自樂其生之爲便也。邇來賢書一途。亦既開矣。其舉孝廉而售南宮者亦已有人。然而所裁幾何。則又莫如服盡爵盡之爲義而可行也。而尤莫先乎寬其格例。聽其爲資生之策。而尤以爲恐其不能無觖望也。則請爲之酌其餘恩。其老疾孤寡。則有司收養之甚便也。抑其貧而無措實可矜者。使其服內之爵而有祿者分給之甚便也。且夫以庶人之人。其祖宗未必能悉爲之計。而卒之世世有擔石之儲。苟非大禍及愚而不肖。未嘗輒歌無衣而悲鴻雁。又豈以神明之胤。顧必欲哀王孫而甫得進食乎。抑愚生更有說焉。此必悉推其類而後其心可平也。不然。而宮廷之間。金珠沙委。炮炙蝟集。而顧令之首爲裁損。奚其可。

聞之。帝王之學。與韋布異也。心性之務。與章句分也。粤稽上古。洗心之藏。厥學維敷。維河之龍。厥文五十有五。維叢之蓍。厥莖五十。姚姒以來。厥源開於一十六字。厥學維理。厥觀以山龍九章。厥用目。厥聽以韶鐸五聲。厥用耳。厥新以浴盤。厥用身。厥警以戶牖刀盂几杖。厥用起居手足。太子欲生。史吹筒而正之。厥教維胎。冬夏詩書。春秋禮樂。厥習維時。爰及王降。以迄宋炎之墟。衡石以程。僎餐以衛。爰有天祿白虎。瀛洲既登。太平以覽。厥學維下下。於維我太祖高皇夙悟天文。其所言神役心。非心役神。又言以神使軀。不以軀使神。厥學維天。成祖文皇因輔臣進講正心。諭以飲食服用少所增加。厥學維人。宣宗章皇賦織婦詞。因稱眞西山言農桑衣食之本。胥非好爲詞章。厥學以本匪以末。又有如肅皇孝慈有錄。郊廟有議。破俗儒之常談。厥學以內匪以外。神祖間觀圖史。靜裏收心。厥學以潛匪以

躍。今我皇帝定雉鴝之鼎。去城狐之奸。召對經筵。勞掖無已。厥學如氣之方旦。物之方芽。愚生章句之末。烏足助藝蕘一得。遂自貌言視聽思。以攷厥効。則請言夫法天以五行者。曰。歲星爲木。厥鎭岱宗。人主修仁。有喜。爲春。答德及於木。肆有芝草黃莢。上應歲星。東迄燭龍。是以化之。熒惑爲火。厥鎭衡山。人主修禮。有樂。爲夏。答德及於火。肆有卿雲爛兮。上應熒惑。南迄炎海。是以服之。太白爲金。厥鎭華山。人主秉義。有怒。爲秋。答德及於金。肆有冰凍霜殺。介蟲大爲。上應太白。幽谷晻曖。是以來之。辰星爲水。厥鎭恆山。人主尙智。有哀。爲冬。答德及於水。肆有神龍出遊。鯨鯢不見。上應辰星。玄冥大荒。是以歸之。填星爲土。厥鎭嵩嶽。人主崇信。服黃味甘。德及於土。肆有一莖五穗。仙人至。麒麟遊。上應填星。六合之中。是以同之。故夫刑罰德政。因是以攸。若積玉之圖。厥貢維玄。覽是資。筌之雕。柏梁之墟。是秦凌雲之氣。赤帝子之孫之所遊焉。崇文弘文。老聃之孫及有炎氏之所獵焉。厥流溢於章句。厥用益淺。蒼頡氏之鬼。是以哭之。肆天有十端。惟我皇上謹之。君有五科。惟我皇上知之。人心如栝。道心如船。弗鼓弗揆。罔涉大川。惟我皇上持之。上曰都哉。臣曰俞哉。丹山之鳥。兩階之獸。鳴而率舞。是以似之。

泰交策 戊辰會試第二問原卷

於是愚生請爲言泰治矣。韓非之言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言君之無其應也。左手畫方。右手畫員。不能成。言任臣之貴一也。晚世者狂犬似鳳。腐鼠名玉。困桃花於鹽車。過黎丘於醉道。視若蜾蠃。倚若巨虛。啣蛇者神。結瘿者冤。國無臣焉。幸而皇上大振乾綱。肅貞百度矣。雖有奎璧之黑氣。日卽以開。有君如此。則何患無臣。而愚以爲賢臣之得。則不可以例格拘也。拘則載寶之害。甚於積薪。僂不必築。矮不必塗。吾卽欲烹之封之。彼互飾而兩逃於不可得。故棘刺之猴易爲。而似龍之鳳難信。此其弊爲宮商不調。濫竽之聲。有以塞上之耳。稽古唐虞成周。五臣十亂。何太盛也。然而皐謨不得不變爲周官。則循名責實。可不知乎。夫所謂責名實者。非必如衛嗣君之賜令以席。又非必其臥治。則天子自爲勞之。唐宋二代。天子每自除吏。豈不愼且重歟。洪惟我太祖簡賢任能。千古爲憲。然法久易弊。則皇上泰交之初。可不留意圖之。如書名御屏。破格拔用。杜貨財之流。清濫竽之聲。天下之賢何不可摻羅。任載之功。何遜列朝。其如太祖之劉誠意。宋文憲。成祖之楊解七佐。以及後之于忠肅。徐武功輩。必自有人。愚生且願爲之頌之。

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言財重也財之爲物得其人則盈不得其人則虛夫言生財者將使滄結而桑榆堅而錢天爲雨粟乎抑或如桑弘羊孔僅之徒貪掊百孔使桓寬感而成鹽鐵之論乎古今來言富者莫如漢漢金每以斤計此豈言利之徒既入而后爲然乎黷武窮兵奪閼氏出玉關飛輓百出終武之世無司農仰屋之歎衛霍諸將軍輒提數十百萬兵此其人果皆草衣而木食乎今天下之兵果有加於漢兵乎抑旱魃波臣能盡食我三年之蓄乎太祖以來茶馬屯鹽之制不猶舊乎且漢武鑿昆明營建宮苑皆鬼運神輸乎我殿工陵工遂足竭倉庾之紅腐且至市諸生之測注若使爲六鑿之戲乎今天子法祖攸行卽令諸弊孔立清又得如夷吾之佐以爲理能遽足乎東會食我數百萬黔蜀二會歲食我各數十萬遂一貧如此乎太祖不常養兵百萬乎在愚生

何以爲計乎雖然愚之計亦豈敢舍祖法言乎夫茶馬屯鹽祖法也田成烏有海爲漏卮歲出金錢買死馬之骨亦其法否且如將作大匠給費千鍾果人人公輸否伐木丁丁山魈慘也鄧林之材果供用而止否綵霞煌煌丹漆施也各色物料果無他孔而得徑至御前否且兵餉皆祖法也入債帥之囊歸亡是公之籍飽逃逋之腹宜勿問否又金貂滿座醉出纏頭此其人果皆生而爲陶氏石家子否則愚生且舍漢宣而言漢文以見其能致漢武之富強執事亦許之否則如漢文之節儉皇上誠有意否織造歲費若干可一計否金瑠之祿秩有仍舊者歲費若干可一計否弊袴留賞有功亦曾藏否夫韓非曰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蹻蹻不敢取非謂法乎夫法之行自上之左右始也愚生至今日則敢言也

夫愚生雖坐事散儒然竊欲繫東奴之頸久矣今叢神既清大將成功之日也執事明問及之愚生請進其說焉聞之兵法言致人無致於人矣夫奴皆致我也我曰守守乎奴不來耳是之謂以奴之暇困我於老我曰戰戰乎奴來耳是之謂以奴之佚撼我之勞奴欲去則去我不能窮之使不來抑尾之使轉而來以決一死奴來而我與之戰戰而勝又不能保其不來抑多方困之使不能來窮之使其絕而不來如是而戰者不過應奴而戰守者不過代奴爲守且也奴有變化我無變化也謂其東制朝鮮西至於牂然諸牂之陰陽我不能見矣又我立於陽奴立於陰也我師出有疏請餉有疏奴之去來作止倏如風雨惟夜望雲氣豐視塵頭則知之耳星書曰昴爲旄頭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焉以界華夷今日者我其以山海爲天街乎抑寧錦開鐵乎奴之來也如猱升木我將何界我張吾三軍而披吾甲兵彼則懼而怯以謀我乎夫備山海所以備內地備寧錦所以備山海備開鐵然後足備寧錦我欲入如處女奴踰垣摟我我魂搖矣我欲出如脫兔奴突入我之三窟我尾斷矣皇上誠赫然一怒明良一心以任良將當何如爲計則愚生之所言將可再陳乎良將者陰陽其端以取敵心故諜可用也惟勿明其意則勝兵必設也惟不必期其速效以固其氣則勝或奴戰而我不欲戰且深溝高壘以壓其銳而勿遽責爲怯則勝或奴不欲戰而我欲戰則長驅直搗以探其巢勿復疑其無算以爲僥倖一得則勝又或奴我懼欲戰而棄彼走此以擾之使勞飽之使騷亦勿遽中操其短則勝今奴方養逸非遠遁也勢必簡練兵卒圖雪寧錦之役卽不然而彼方大挫我何不可乘其瑕而了此一局乎故東事談之於今日誠非襲以爲常豈曰釋之以堅我皇上之內修恐其得意有喜也

聞之理財之說非吾儒所緩視蓋務本力田道足以兼之也古者什一之

賦勿有加焉而國恆足用後世井田既壞則丘甸之法不行軍儲召募財
又半耗全於西北不足仰於東南漕食之軍卽以耗食因之河工築隄費
復不差此所以財用不足又加賦焉而催科之吏害乃比之騰蝗典謨既
窮計惟佩其駒犢賦日又不給矣夫卽使雨師受令而時至河伯望洋而
知反天爲雨粟榆錢可用其所以不給者亦勢然也又非若昔古比鄰之
國權境內外之金粟徵貴賤本末而可爲計也桑孔之流其說主於榷稅
鬻僧謂可富國不知此反裘負薪倘皮之不存毛於何附則在今日而思
有以佐皇上耕籍重農之治者計無如屯田夫屯田旣行將軍漕可紓賦
不加而民足用此誠聖賢根本之計故夫西北之土非磽确於東南其田
沃之以豐雪界之以區舍溝洫相舒相灌生之熟之又非如東南之陂谷
陰濕土力疲困之將爲鹵澤其牧糞相因雨露遍澤又非如東南之潮汐
吞蝕鹹氣蒸苦今乃棄西北之利而仰漕於東南此所以日言節省而

皆不足矣今誠得心計之大臣以總成之毋論關門內外盡爲可耕之地
卽齊魯燕趙秦魏之甌脫廢多未墾之田而且師井田之意深其溝可以
高壘使其人廬舍相比樹植櫛齒蒐苗時舉可以驗勤惰又使其安堵而久居焉可以使百貨時聚末務兼舉如是則效
比之金城許下而勢益壯夫百二山河沈馬之歌可歌和而烹羊之雨可
勿憂也夫儒者之以開阡陌盡地力爲惡者謂夫壞井田之區闢其四塞
塍甸使古制勿可攷耳豈以教民力田之爲議乎觀春秋戰國去古未遠
其時燕趙諸國俱邊廣地而亦不聞皆胡服騎射乃槩其害說者謂井田
之溝植未甚變滅故廣騎無所容其長驅理當然也則使汙邪之視未必
卽如所願遺粟穗滯之風未必卽牟可歌猶將爲之不期其小效況乎其
實有可望者乎是以舉漕築之工而田可開盡漕築之人而田已墾然其
急者尤在皇上崇本節用使旁竇勿開漏巵可杜則財貨不上流而東南

之人無箕斗之歌西北之田可漸次代墾且不然則爲斯策者不幾迂乎

流寇策 甲戌會試第四問原卷

甚矣古者有安民之策無棄民爲盜而又商所以懲之之策也攷詩書所
載如三苗之叛謂之負固其他則太原之儉狁淮浦之夷皆疆場敵也若
夫黃鳥飛鴻反爲鴟音不可變乎雨雪傷悲呼及祈父不可靖乎然則今
日之流寇不以執大將之言而歸之守令之責其說非縱矣而其爲策也
有二其一者譬火之蘊燼不能撲滅急當杜其延焫則所在之民宜先安
矣衣食有未足歟維繫有未回歟長上之化可孚無吟相視期一逞以快
之歟誠使所過郡縣俱保甲素嚴守望素謹堅壁而守清野而待於是其
來也無以快其志而其去也窮益無可恃夫然後招徠之恩可施而其螺
贏之呼不得而類其一者譬水之已決防其滔濫宜計及其下流則安置
之處宜先講矣可養之復爲兵歟可使之歸於農歟否則守禦素嚴廣掠

無得將聽其瀉於淮入於海阻山匯藪出沒湖湘大澤而後思所以勝之
之計歟夫謂必盡捕而誅之則未叛之民果可警其將叛而捕賊之兵不
又憂其爲賊歟今日者似將縱虎於山徙鱷於海之以爲紓目前之急矣
誠使其據險以號召勾附諸酋虜以起他變將招徠之恩又何所施而其
盤蠆之毒不斷指割肉又將攻心而甚其害然則大將之命亦勿可緩然
而擊之之策益不可不講也今卽有傅介子之勇班超之略謂擊虜之頸
斬其魁頭傳示之可定耳乃若此者渠魁爲從何所分歟將盡誅之可歟
其勿誅之何以養之歟計及此是吾所以擊之之法務盡將彼所以叛之
之心愈堅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從未聞置敵於可生之地而又以爲
戰者也故夫今日者協殲之策亦徒舉耳愚生以爲皇上誠得如王文成
韓襄毅者威信素著之臣示之以必誅必克之威而又申之以歸誠罔治
之恩尚可以聽其投誠來歸卽插之邊方使墾田立功荷戈贖罪亦古者

念潢池赤子之至意。抑亦非過縱也。如必有以勝之。徒堅其叛奈何。張敞
處詡諸君子。今守令不人人能。卽人人能。而聚衆披猖。又非特三輔竊發
渤海爲亂等已也。若其爲兵若民則怯。爲寇則勇。此則守令之賢否。而大
將之恩信所恆見也。夫亦根本之論。曲突徙薪之思。固念生民之寄者所
當知之。

禦夷策 甲戌會試第五問原卷

夷狄者。問中國之藩衞。然而待之有道。制之有體。從未聞竭中國之物力。
盡中國之智勇。以事夷狄。既不得志而思少息焉。則亦猶之縱虎於山。徙
鱷於海。而以快目前者也。然而奴插之策。談之者舌敝。計之者心灰。而且
偷旦夕之安。甘金繒之挾。此可爲仰天太息者矣。不聞之乎周宣中興。而
六月之師必興。方叔之獻克壯。洪惟我皇上法祖攸行。遠過秦漢。豈呼韓
之款玉門絕域之功。遂薄之而不重歟。若以今古之事勢言之。則今之所

爲。先零受降。計無如開鐵遼瀋。夫其形勢孤懸。似不若匈奴右臂等。然而
生諸夷之心者以此也。損國家之體者亦以此也。夫奴之遺孽。萬無足慮。然
其計甚狡。其自存則甚固。其多方以誤我。與夫得我之地。卽棄之而不居。
虜我之人。必暴虐之而以立威。我急之而彼遂緩。我緩之而彼又急。其與
插偕來去可慮。卽時離時合無不可慮。此所以疲成役。創元氣。不滅此其
勿朝食。愚生故曰其要領視先零受降等。而雖以插虜之賞餌勿足當之
也。何者。奴太狡。而虜又不足恃也。稽祖宗禦夷狄之故事。如二祖偉矣。他
如以西則王母金印。不往往扼其吭乎。以東則安樂自在之設。豈止一受
降之築已乎。若夫世宗之庚戌。不可以英宗之己巳同議也。又如河套之
失。較之雲南之得。而猶以爲無補也。則談奴之事。而有不髮指眦裂者。豈
志士哉。夫王者之治夷狄也。非德教所及。不臣其人。然甚非可爲逆我戎
行。割我土地。虐辱我子女者比也。且夫以夷狄治夷狄。此三代之所以撫

遺患也。以中國之治治夷狄。且夷狄而中國之。則五胡有亂華之漸。而羯
雛可以走唐。夫然則盡而守之。可戰卽戰。非恢復之上策乎。愚生以爲皇
上之威明。終可以繫奴之首於藁街。而落插之膽。使抱頭思竄也。而第在
渤海爲亂等已也。若其爲兵若民則勇。此則守令之賢否。而大
將之恩信所恆見也。夫亦根本之論。曲突徙薪之思。固念生民之寄者所
當知之。

禦夷策 甲戌會試第五問原卷

夷狄者。問中國之藩衞。然而待之有道。制之有體。從未聞竭中國之物力。
盡中國之智勇。以事夷狄。既不得志而思少息焉。則亦猶之縱虎於山。徙
鱷於海。而以快目前者也。然而奴插之策。談之者舌敝。計之者心灰。而且
偷旦夕之安。甘金繒之挾。此可爲仰天太息者矣。不聞之乎周宣中興。而
六月之師必興。方叔之獻克壯。洪惟我皇上法祖攸行。遠過秦漢。豈呼韓
之款玉門絕域之功。遂薄之而不重歟。若以今古之事勢言之。則今之所

爲。先零受降。計無如開鐵遼瀋。夫其形勢孤懸。似不若匈奴右臂等。然而
生諸夷之心者以此也。損國家之體者亦以此也。夫奴之遺孽。萬無足慮。然
其計甚狡。其自存則甚固。其多方以誤我。與夫得我之地。卽棄之而不居。
虜我之人。必暴虐之而以立威。我急之而彼遂緩。我緩之而彼又急。其與
插偕來去可慮。卽時離時合無不可慮。此所以疲成役。創元氣。不滅此其
勿朝食。愚生故曰其要領視先零受降等。而雖以插虜之賞餌勿足當之
也。何者。奴太狡。而虜又不足恃也。稽祖宗禦夷狄之故事。如二祖偉矣。他
如以西則王母金印。不往往扼其吭乎。以東則安樂自在之設。豈止一受
降之築已乎。若夫世宗之庚戌。不可以英宗之己巳同議也。又如河套之
失。較之雲南之得。而猶以爲無補也。則談奴之事。而有不髮指眦裂者。豈
志士哉。夫王者之治夷狄也。非德教所及。不臣其人。然甚非可爲逆我戎
行。割我土地。虐辱我子女者比也。且夫以夷狄治夷狄。此三代之所以撫

遺患也。以中國之治治夷狄。且夷狄而中國之。則五胡有亂華之漸。而羯
雛可以走唐。夫然則盡而守之。可戰卽戰。非恢復之上策乎。愚生以爲皇
上之威明。終可以繫奴之首於藁街。而落插之膽。使抱頭思竄也。而第在
將之恩信所恆見也。夫亦根本之論。曲突徙薪之思。固念生民之寄者所
當知之。

禦夷策 甲戌會試第五問原卷

夷狄者。問中國之藩衞。然而待之有道。制之有體。從未聞竭中國之物力。
盡中國之智勇。以事夷狄。既不得志而思少息焉。則亦猶之縱虎於山。徙
鱷於海。而以快目前者也。然而奴插之策。談之者舌敝。計之者心灰。而且
偷旦夕之安。甘金繒之挾。此可爲仰天太息者矣。不聞之乎周宣中興。而
六月之師必興。方叔之獻克壯。洪惟我皇上法祖攸行。遠過秦漢。豈呼韓
之款玉門絕域之功。遂薄之而不重歟。若以今古之事勢言之。則今之所

爲。先零受降。計無如開鐵遼瀋。夫其形勢孤懸。似不若匈奴右臂等。然而
生諸夷之心者以此也。損國家之體者亦以此也。夫奴之遺孽。萬無足慮。然
其計甚狡。其自存則甚固。其多方以誤我。與夫得我之地。卽棄之而不居。
虜我之人。必暴虐之而以立威。我急之而彼遂緩。我緩之而彼又急。其與
插偕來去可慮。卽時離時合無不可慮。此所以疲成役。創元氣。不滅此其
勿朝食。愚生故曰其要領視先零受降等。而雖以插虜之賞餌勿足當之
也。何者。奴太狡。而虜又不足恃也。稽祖宗禦夷狄之故事。如二祖偉矣。他
如以西則王母金印。不往往扼其吭乎。以東則安樂自在之設。豈止一受
降之築已乎。若夫世宗之庚戌。不可以英宗之己巳同議也。又如河套之
失。較之雲南之得。而猶以爲無補也。則談奴之事。而有不髮指眦裂者。豈
志士哉。夫王者之治夷狄也。非德教所及。不臣其人。然甚非可爲逆我戎
行。割我土地。虐辱我子女者比也。且夫以夷狄治夷狄。此三代之所以撫

聞說在乎泰之二詩曰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能光大也主雖忌必爭猜必洽況乎皇上之文明濬哲其一者在乎若汲黯之戇直所謂勿欺能致其身故鼎鑊有不避而厚重不佻能後其食故事後之得失有所不計而事前之所爲然不然可以共矢天日而伺之者沮如是則其氣昌說在泰之三語曰不如一士之諤諤能艱貞勿恤也上雖慢必敬侮必嚴況乎皇上之允恭克讓夫古有聞履聲而知其爲鄭侚聽車音而過閾而識其爲蘧伯玉他如畢海大魚之說而鼎烹亦止上堂揚觶而主爲之自浮其過雖傾否開泰不自我歟愚生以爲未始不可以得皇上之謙者此也以泰晝言之二五者既濟之爻也惟五以坎填二離故濟爲泰惟二以陽上行五以陰下照而爲離故泰爲濟故離爲光明而初變爲陰卦斯爲謙乃無如二之上行以爲濟也以水濟火不以水濟水其說又在乎晏嬰之對齊君矣拔茅離祉以是占之

蓮鬚閣文鈔　卷三

儲訓策丁丑會試第二問原卷

儲訓古也在昔有虞命夔典樂教胄子成周之隆天子之子入學有齒胄之文於是乎觀禮是故爲天子者以禮樂建中和之極而儲訓先之至矣大哉我國家自歷聖以來特重茲選雖宮寮不設專官立意深遠然其爲教實詳且愼今觀成祖朝命楊文貞諸公爲仁宗輔導其後洪熙之政君臣一心神廟自讀三字經即見輔臣其後奉寶慈之訓尊重保傅興居嚴謹半百年號爲太平天下不明效大驗歟惟天篤佑我皇上國本早定至性徇齊且愼選宮寮以培養聖德於蒙泉之始保姆侍奉既嚴而式其在皇上之身教尤爲要也古太子生史吹筒而正嗜慾矧在成童以後見聞所習故昔者文王爲世子日全寢門有問安視膳之規在禮可攷亦惟王季克明之德因心則友文王是以無憂文王在宮雖雖在廟肅肅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故其爲之子者又無非緝熙光明戶牖之銘武直師文之敬止如是耳故文之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夫麟不踐生草其趾所以爲仁周家太和元氣徵之於物爲騶虞五犯而其子以麟稱於以會朝耆定天下信之則又文王之身教所由見也書有之曰胎厥孫謀以燕翼子夫權事不可以爲經勢重者其後將不可反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孟子之母三遷以愼其習曾子之爲子也殺豚而食之以示勿欺伯禽見周公必使之有得夫喬梓之道夫以曾孟大賢伯禽爲元聖之子其不容假借若此矧以天子之子生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其見聞習慣可不嚴且重哉今夫禮以履中爲立其身故始於敬老引年齒讓其極也可以事天而人情爲田四靈爲畜今夫樂以宣和爲養其心故寬栗直溫簡而無傲其極也可以配天而天神出地祇見以此爲教欲其大本之立也可斯須去乎至如經筵日講以爲文則亦文之而已以爲實則亦實之而已漢高不事詩書四皓偕遊反足爲重晉季長安日近小慧徒矜唐之濮洲之選等之導欲所不足道即如宋理宗之世太子謁孔廟還上書請增定諸儒從祀不可不謂之重道而其效未之或彰於禮樂內外之故未之實講耳愚生又以信輔導之臣誠不可不早擇也祖宗朝之典訓不具在哉故德行之示卷阿之歌曰者且慶及於諸臣亦惟皇上壽考作人之慶

蓮鬚閣文鈔　卷三

奴寇策丁丑會試第四問原卷

今夫策奴者則有套插以爲之操縱策寇者因土流而使之竇而後撫此皆不可失之事機然愚生以爲均不足恃也恃在我而已我之於奴在守而後戰於寇在轉戰而圍守之以勦其穴然議此者計將安出也古之人有以少入多使其中亂者矣有爭其險要坐守而困之以至於滅者矣有布閒置諜乘機掩襲則以爲從天而下者矣今虜之騎而輕我可乘而擊之使其如聞疾雷不及掩耳也或謹伺其輕舉則坐以待之扼險設伏使

之隻輪不返。庶知所畏也。今寇之散而不整。可就其地勢爲計。或激水灌之。掘地坑之。伏火燒之。擊之使其駭走就死。首尾不相顧。又或以我之兵雜入其中。如古者拔趙幟立漢幟。使之自相蹂殺。窮以情歸。然後聽其散而歸農。以撫之易易也。按兵法莫敗於驕。而惟淮陰侯將兵。始能多多益善。今虜與寇兩者皆犯。倘文武一心。中外一體。愚生以爲策之不難而決。曰守。曰戰。曰撫。曰勦。築室爲謀。則請無暇及遠。且近舉宋事。宋之不振。始欲藉金以圖契丹。而金之爲害更慘。欲藉元以圖金。而元之爲禍益毒。又宋南北之限。自失蜀魚頭楚玉泉襄樊諸險。於是虜順流而下。今卽插套能攜奴而滅之。安知其不爲奴續也。今寇起不數年。由秦晉豫蜀以延於楚。我不知扼棧道。守陘塞。萬一有教之據荊州。而滋蔓淮北。天下腹心之憂。又安見不益甚也。雖皇上威靈。祖宗德澤。萬世舉無足慮。然何如及時圖之。昔周室中興。城朔方而伐淮夷。然而成周之地。其在淮以南可勿問也。其在朔方以北。太原以外可以置之也。故曰自治嚴而治彼者不妨疎。今祖宗陵寢是關。赤子骨血是竭。其何得同語。卽如西戎爲秦之臣子不共戴天者也。板屋之詩。先公而後私。秦以是興。不可風乎。愚者以爲是敷衍也。大率有善無惡。有大臣無小臣。又無論其爲私謚矣。夫有善而無惡者皆不可以不用兵。而凡今之兵。能不爲河上之逍遙否。能如秋毫之無犯否。其將兵者。能爲長子之師。無弟子以參之否。能投醪而挾纊否。如是始可以餉之不爲虛糜。要以其爲餉也。莫如出之於屯。而其屯以守者。果能牛種不失。無或使冬取麥而秋取禾否。不轉遷異棄。反徒虛其垂成之功以齎糧於敵否。如是則任將任兵。又益不容不精以簡之。誠得心計數大臣。一其事權而任焉。雖滅此而後朝食可也。抑廟堂而折衝。則又在乎皇上之親禮臣下。昔越之小也。尙有種蠡范以共憂患。況我國家全盛也哉。

謚法策　丁丑會試第五問原卷

謚法可輕議乎。不長於春秋。不能原人之心。定人之品。不可以爲人之謚。是故刑官按律引文。以己意而斷人之曲直。言官執法直指。以己意而議人之是非。史官闕文核實。以己意而形人之瑕瑜。禮官旁求參攷。以己意而定人之馨穢。是四者皆不可以不公。所以成朝廷之舉錯。使枉者直。而謚爲甚。失刑。律在也。失議。法在也。失實。可以因其一事及其全節。將起而上中與下。猶多繆誤。何況於謚。古之爲謚者。有定之其妻之誄者矣。則亦猶之乎其私謚。可信也。有寧居其惡。以訓後人。反以是得美謚者矣。是又異乎憂及謚事者也。自秦除謚法。以爲子議父。臣議君。然秦之君臣。其爲品不以□□惡也。漢興以來。斯爲復古。宋大儒稱明道先生。則亦未始非私謚乎。其他如此者。殆不一而足。抑又未始不見其爲公至我國家之爲德爲大夫。則易名之典不及小臣。亦猶行古之道。然合而論之。亦有數端可舉。文之爲文。必出於館閣。則豈勤學好問仕優者遂不以稱。正之爲正。獨見之謝李二公。豈必央央遇雨而後爲君子者始得以見。其他若同一事也。而或以奇行顯。或以卷牖爲忠。同一品也。幸而著。則以傳芳。亦幸而不著。則甘於遯世。甚而輕者重之。重者輕之。幸而際其時。其地。其人有可主持。則議雖私亦公。事雖微亦著。愚生以爲欲定謚。宜詳核也。欲詳核。非修史勿著也。今人多重富貴而味公非。以爲無惡謚耳。而史可詳之。自列代以來。其爲碩行眞品之夫。有美謚。與夫有之而不精且辨者。尙多。愚生固不敢以輕議也。惟我皇上當盛明。中興禮樂。文章彬彬。□□何不可如西漢時。使若司馬遷班固者流。聽其成一書。以正告天下。昭來世。分門別類。考詳定實。抉發金匱石室之藏。而定正之。使夫人之幽隱皆揚。而瑕瑜

不掩然後於其易名之典爲之次第品隲而更定之不然徒憑之耳目耳目又安得詳也質之鄉評鄉人之好惡又安能必分其善惡也士生於三代之後蓋惟恐其不好名而爲善既無近名爲惡則思逃之顯罰詘而善者亦未必免於是刑賞議論俱未能卽平爵人之典刑人之法勸董胥失苟非大能自立不朽者又安見其與日月爭光哉故曰史不可不修也孔子作春秋與易相表裏爲行其典禮以使人趨吉避凶故孔子之史亦如刑書刑者所以輔禮而行故諡亦屬之於禮其法同乎春秋今旣知重諡史是以不可不修所以爲皇上重教化培養風俗端在此矣

用人策 庚辰會試第一問原卷

天下皆是人也天下之人猶是唐虞三代以來天之所生也牛溲馬勃以扁鵲用之則其功等之參苓桃花汗血之馬名爲山子形似蟾蜍以伯樂相之則其神遇於驪黃牝牡之外鳳凰之未成者視其頸背曰爲蛇爲龜

知其爲公輸之刻則需其成而信爲歸昌之儀帝曰知人則哲其難之也夫不知人而能官之也有幾韓信蕭何不遇漢高或以釣魚乞食或以刀筆吏終耳唐太宗瀛洲之選時稱得人而其發策起事者乃出於殘隋之囚卽如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始所號稱張子房如劉誠意者非出於勝國閒廢之餘哉故曰猶是人也其得而官之者異耳國家選舉之制張科目以爲畢羅愚以爲必謂科目可以得人者其失也爲齊君之聽竽必謂科目之外可以得人者其失也又且類漢帝之求仙矣何也自祖宗設科目以來天下之士久已服而習之國家道德一而風俗同斷無有若古者分裂之時隱於屠狗賣漿可以當公子之車往過而問者其或有之則必以爲科目非可致身之資此抱道而不求聞達求之古人中且無多得也否則困於科目中者亦猶之科目中人耳昔之科目不效則以爲保舉不行今行矣乃不感激以報知己使受先茅之賞而甘暴其羊質以明虎

皮之爲欺此豈盡出於祁午之親而無若舉解狐之讎爲公也者毋亦知人之難也夫燕雀之不能知鴻鵠應不能矣其爲燕雀必也抑亦未必盡然也愚又以爲人各有能不能故能爲趙魏老者未必能爲小國大夫能以背受戈以捍楚國之君者未必能知築城之事然而不能射穿魯縞之末者不能騎而坐板輿以指麾士卒者乃可以爲大將殺賊不能知有司錢穀之數者乃可以爲宰相調陰陽今之官人者其亦已知是人之短長而官之乎今之謁選人者其亦自揣夫可受而後受乎昔在神廟時高新鄭欲使科目之士先占六官之所能而後受職此聽於其所能不強於其所不能也其爲說至今可行然而愚生更有慨焉今國家之所謂能者爲繭絲乎爲保障乎夫欲求催科之吏而以爲能則莫如兒寬愛民也以負租當免民不忍其去乃出車牛爲之足課更以上故如此以爲能可耳否則平時以剝民爲能一旦有事復望其得郡邑之死力以報朝廷此歷古以來所難惟其然故願治之心非大賢者且中道而變於是營三窟托二天而敗類日甚始而豹貉之異性既而橘枳之殊宜愚恐久任課成亦至於壅而潰更甚耳故曰必視其所能而科目可也不可以他端易者也

財用策 庚辰會試第二問原卷

易曰富家大吉理財之臣之爲根本重也儒者之道豈鄙桑孔而并廢管夷吾劉晏哉雖然天下之財與一國一家異者也以一國言之有境內外之別是以有金粟生死之說而天下則盡乎國矣以一家言之可以操術計奇贏是以有徵貴徵賤之功而天下則盡乎家矣故雖陶朱之策施之計臣亦不過與民爭利耳然亦有說爲均其所不足故恆便如設倉以貯粟稱常平是也爲興其所未有故恆利如築陂以灌溉教種桑以相風土之宜是也推此之類心計者必能因事而知所趨舍故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豈無其時勢之會可導哉國家自奴寇發難以來餉兵日不足矣額

派頻加。司農仰屋。憂時者至以挖肉補瘡。爲杞人之憂。謂流寇之起。實因飢使然。今復竭四方之膏脂以圖之。爲之奈何。是以開采鼓鑄鹽鈔。無策不用。而又復鮮效。其必得點金之術而後可哉。且夫金錢雖多。其不可以衣而食。於是粟雖少。亦必多出而易之。其恆勢也。今寇與兵之所處爲不耕之地。其人爲不耕之人。而皆以食耕之者之粟。必不給也。則雖得點金之術而奚補。愚故以爲足財貨者。以生粟爲本計。則屯田其要也。而其次莫若先詳於其所出之數。而後詳於其所入。今邊兵之費。動以百萬。而奴出入如無人之境。則與其爲河上之逍遙。孰若扼要而守險。試與一稽其籍。按其形勢緩急。簡練核實。而度支可省半也。今剿餉添設。亦動以百萬。夫楚豫之間。其以賚寇之館穀者。不知幾何。有如我兵素飽。一可當千。設伏用間。如古者十七人之立功絕域。而度支可省半也。然而未易言也。則衣裳在笥之書。愚生敢爲皇上頌之。周禮內史之職。其諸虎賁典衣之屬。

未嘗濫設。敢爲皇上攷之也。此出之孔。不容不問者也。至如今加派。亦猶之不加派也。何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逋正課且漸見其多也。開采且不可以行於昔。必不可以行於今也。何也。防民而聚盜。便於小人。而漏於私橐也。其他可益國者。古無如鹽法。然鈔法既不可行。而鹽遂因之不能無私。一一而按之。於是積年之商。必一旦爲清水之魚。其究也。又以多取之而得寡。且夫食鹽者皆吾民。即商得利而民不已困乎。又無如錢法。然銅既不能無侵蠹。而私錢近已充行。必頓易而禁革之。於是市販之氓。且一旦失其青蚨之母。其究也。以不能辨公私。而概不樂用。且夫鼓鑄之意。不過益官。而先以困民。卒於民何益。不且官民交困乎。愚以爲凡此者。皆得心計之臣而久任之。而洞悉其利弊。勿爲一切刻責之法以疑人。乃可得其便耳。抑有說焉。夫析骸易子而無畔意者。其誠信足感也。今物力雖竭。然捐齎粱子弟數齎之讌。抽鄉落市井數時之賽聚之資。皆可以爲國家

餉兵討賊。俾朝廷上下皆實心以爲民。一旦州邑有事。不患無慷慨激義。齎牛酒。供糧糗。犒饗恐後者。今惟督責鞭笞求之。又概懸爲嘗課。以供染指漏卮。則其情似不甘。不可必得。而區區以求之山海。愚以爲不若求之墾田。且既以節其所出。必不得已。然後求多於正額。民乃曰義也。非以爲利也。然而衛文公革車駟牝。何以致之。則終不如節儉而視其皮毛而輕重緩急之。

戰守剿撫策 庚辰會試第三問原卷

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夫不能戰而謂能守者。古未有之也。巾幗相遺而不出。此以守爲戰者也。不能剿而謂能撫者。未之有也。或羅拜馬前。或七擒七縱。此畏其剿而就撫者也。奴寇之事。其爲誤可勝慨哉。遼陽失事以來。頻易督撫。奴入則誅其無謀。而奴去又恐其啓釁。不知奴固不難圖也。或以爲步不足當騎。而□□爲彼出左右角者。遂以大勝。則春秋有之。其騎射可畏。夫騎不足敵步。而又有中國之火器以濟之。奴足滅乎。自流寇始於晉豫。以入楚入蜀。如蜂湧蝗飛。莫之能止。然聞一夫守險。萬卒莫敢。何以聽之。往來出入。如適關之隘。如鼠竄之阻。而不知邀之擊之。斷之困之。於是圖之無策。且思爲縱閒。乃閒未行而賊中已知。反以敗我。既而狃於撫之名。庶以爲幾倖可行。則徒益驕其志氣。養其鋒銳。今策寇者輒以其衆多莫敵。夫古惟淮陰侯將兵。多多益善。其餘如苻秦舉國。且一敗於淝水。不可收拾。故少之勝多。莫如專力致死。今清野以飢之。或引之就伏。使其自相踐踏而斃。水之火之。坑之襲之。寇足滅乎。其所以兩失其利。則守與撫之說誤之。夫主於守。已不能守矣。吾懼奴也則□其不至。而立於奴所不至之地。比其至。而手足不習。膽氣不固。爲之奈何。

主於撫己不能撫矣寇不吾懼也不吾懼則或降不降無非玩乎吾之前比其叛而倘思羈而誘之餌而彌之爲之奈何皇上赫然震怒靖內攘外百廢具興愚方願仗鉞者勿襲向來之局而報執事且以養寇墾鄰索賂敗成爲憂嗟乎此師之五所以戒弟子乎故或如樂毅軍老以騎刼代將則駱書可坎或如韓魏兩將之相當而以爲必不兩全毋一戰諸如此類其鳥可指數愚以爲誠得如韓范者壯猷夙著皇上信其足任權不旁參而閫令既一則罔敢不用命寧有不畏倘方之劍而有異心者抑亦惟其必剿必戰之氣式怒蛙而鼓之皆起也則周宣中興之詩愚生請爲皇上陳之方叔召虎豈異人任詩曰至于太原此言守也其所以稱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則言撫可也

正文體策庚辰會試第五問原卷

今夫文之華而失體則其氣之不昌氣之不昌則其識之不足識之不足則其學之不貫文與人其品相因斯豈誣耶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爲人何如者宋以歐陽修知貢舉當時所取者蘇軾曾鞏之流一時諸士致聚譁於馬前而其後卒不可及且咸稱道之此無他能以文識其人者也隋王通稱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由而興夫得理之文則非膚淺虛率之謂也理有以順而顯者有以逆而後明著者故得則昌黎之毛穎傳不妨與原道諸篇並傳而失則唐太宗之帝京篇卒無以救宮體之靡失則揚雄太玄之尚白而得則朱程語錄之皆精我太祖以文取人特重制義爲其依於聖賢之旨以立言故可因之以觀乎其爲理誠悠久之規興王之本也而邇者競飾奇巧以悅目取雞蹏乎諸經選狐腋於往典見髮美思斷續以爲髭好袖大則全疋以裁帛抑反是又無以別於其爲空疎者蓋昔之相文者深於理今之相文者蒙於詞士不爲文則已爲文而使他人之詞得以蒙之則又不得不鄭重其所以喻於理者而風會所趨不覺已甚皇上行孝經小學復鄉射申飭文體天下宜化而成矣而效若未覩愚以爲今之爲文者務枝葉而失本根多剽襲而失所由來耳誠下尺一之詔使上而太學下而御史各學臣與諸士立程課悉心講求月明一經歲卒業一史或天文地理兵刑錢穀之類分期攷辨按部別門或人人各占一類務令於時事有裨而朱陸之辨必究其異同諸如皇極經世之說必能悉其本末是以事理之端洞然於中可以據臆以對津然有餘味何事剪隋宮之綵翦風雲月露之華哉且夫文體之關於治道誠非淺小也侈玉樹後庭之歌妬空梁燕泥之句至如不醉無歸則江總當湛露夜珠明月則上官采風莫不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詞者以爲風俗教化使然夫國家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則天下之士莫不傾心向意而思以賡喜起之歌崇典謨之訓故發而爲文皆昌言之氣而不然者其賢者畏觸時忌則且有托而逃之其發而爲文或徂徊反復而近於卑靡或比事連類以見意而似乎藻飾而其不肖者乃趨而習之以至於淫縟以諧世取容今崇文雅興王業固在乎抑揚輕重之權而皇上方躬行教化正朝廷以正臣工以還醇振俗何難固不繫乎諸士也執事法歐陽文忠請從今日始矣

蓮鬚閣文鈔卷四目錄
書類
寄宗伯陳公書
上郡邑懇寬限赴部書
報何相公書一
報何相公書二
與陳士業書
與兩弟書
爲襄陽府死難鄰推官懇給文引領棺回葬揭
爲襄陽府死難鄰推官乞題卹典揭
爲宗伯陳公起廢行學具列緣由報部揭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與謝伯子書
大庾嶺上寄人書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書類

寄宗伯陳公書

頃自嶺頭得逕前驅。伏承老師閣下指導惓惓。嗣遂逐隊而北。無緣得奉候問。所遇天下人士。無不嘖嘖稱仰。至長安。聞逆藩亦遂就擒。此皆閣下大疏破其窟援。是以曲突徙薪。能不血一刃。比之王文成當日。尤爲過之。祖宗社稷。實同鑒仗。雖奕世茅土。報不爲厚。而東山未起。蒼生如何。伏惟珍重調攝。卽需鼎鉉。固非遂球之愚。過承期許。至舉之以對明主之問。始聞之未詳其故。不敢深信。比幸備接而論。殊深悚惕。近聞當道有司。仍以遂球爲報。薦剡至部。當且彙聞。遂球南宮之試。亦既下第。將還姑蘇。收所留書籍。取道南歸。因不敢不先布衷曲。遂球三試三蹶。幸以保薦。得分半割。情豈有不甘。況以白面書生。一旦被黃堂之譽。命豈有不榮。竊復自揣。以爲使遂球受事。則亦能相土地之肥瘠。視種植所宜。時情之所好惡。以興利而爲之。一切去其賊害。當其有事。則亦不敢不竭力鼓勇。使頭目手足。先事能防。卽不幸而不濟。亦必能若古者掘鼠羅雀而食。沉澶產蛙。無有思叛。抑以爲居今之時地。則又有所不可耳。遂球母老矣。有兩庶弟。其一自奉其母。一則以伯父老未生子。相依而養。遂球兩子皆幼。又未能代遂球養老母也。卽母無趙括之憂。而遂球實有令伯之情。此其一也。又遂球雖至不肖。頃承先君子之訓。固奉教於正人君子矣。今天下邊關多故。諸凡守令。執手板長跪。皆司馬子長所謂中才之人。莫不傷氣。卽幸而獲中甲榜。猶思引避。今乃就之。將必以不能折腰而爲折足。此又其一也。遂球之愚。則以爲頃既屢承閣下謬推其所業舉子制藝爲可分先輩一席。今雖見擯。然使其欲進。揆之古人強仕。尚有

餘年。未必不可且修舊業以應科目。用是不避狂瀆。伏乞垂察鄙情。倘檄下有司。萬惟委曲道達。得報罷之。遂球之所以圖報閣下。尙有日也。因諸子先行。匆卒奉書。太夫人知健飯安樂。天下多事。人皆歌不遑。閣下膝前娛舞。以慰遠懷。然後出而調燮二氣。使人咸得所生。此誠最樂之事。伏惟閣下爲道珍重。

上郡邑懇寬限赴部書 崇禎十年

遂球由本縣儒學。以易經中天啓七年本布政司鄉試第二十一名。除崇禎二年以丁父艱不赴。崇禎四年會試外。已經三上公車。給有路引回籍。平昔自揣。不過守分讀書。不自意過蒙保舉。部文催取。蒙票帖拘令領文起送赴部。遂球幸膺特典。豈敢違慢。奈遂球因去年會試南還。長路勞倦。暑鬱成病。沿途休歇療治。經今年餘。甫得至家。又臣在路。誤聽庸醫。輕投峻削之藥。致傷元氣。今復積成痢疾。一坐數起。延醫生診治。稱難卽愈。必

需之歲月。乃能調補。遂球老母在堂。現年七十有四。所生止遂球一人。雖有兩弟。原係庶出。母老身病。相與依依。若遂領文起行。久候都門。非徒有虧色養。且致貽母憂慮。況他症尙可扶病遠行。痢疾痛苦。遠下舟車。俱所不便。伏覩部試考駁。原許隨到彙起。爲此乞恩轉報。容遂球病愈。始領文趨程。萬一不及考期。則遂球頗候會試。又遂球已經歷監聽選。於崇禎二年二月初五日給引照回。遇有大選揀選。遂球俱得照例投考。報國效忠。不患無途可進。獨以遠回積疾。勢難限期起行。只得乞准寬限代檄。感激之至。

報何相公書一

明公兄至。承老師閣下錫之華札。遂球盥跪捧接。感激休容。茲者復蒙教惠惓惓。賜書下貺。至許之以識力。期之以眞人用世。誠所謂誨人不倦。不啻口出。恭惟閣下今天下凡爲正人君子者所足翹神仰。疲力見技。而恐不得一當者也。此豈第一言有九鼎之重。隻字勝全裘之榮。遂球何人。輒承垂眷。寧獨以過庭蓬歷。念及先人。抑且緣近忝肺附。曲示照庇哉。昔韓愈大儒。猶三上書而不獲報。待命四十餘日而志不得通。誠以彼所遇者。不得吐握髮育如周公之心。抑又豈今日如某遂稍有過人者。不過幸際

堂階叩辭。更恐唐突煩瀆。使者還。謹布下誠奉報。不勝依戀之至。

報何相公書二

遂球以逐隊得躬與祝賀老師榮壽。伏承嘉惠惓篤。惟有愧感。別後知尊冗尙多。且聞駕有邑中之行。因未敢崙奏具謝。茲遵以所評過史記自第五册至第九册呈請覽教。尙有二册。容評完嗣呈。其前月所留四册。倘蒙賜目。敢乞以次發還。評字草書。因初不知老師取閱。遂爾率易加筆。今於後數册亦姑仍其樣。乞賜原宥。此書亦頗不敢不細心揣測。謬謂於作者是非之外。別能得其證據。因欲將全史之事。編入大易卦爻。各有總論。爲之已歷年所。而尙恐手眼未足以發明事理之要。故仍從左國起。細加評定。今前漢左傳俱已訂過。以今年之工。尙可以了。後漢晉書。其餘次第可了。不過三年。謄寫之類。則非數年不備。大約此書十年必成。正藉仗老師不吝指教。或者他日得與文莊公衍義並傳。拜賜多矣。不揣狂妄。不知何

以教之.

與陳士業書

弟以長至過玉山矣.鄒溪之間.山水鮮好.乃牽孤舟.如漁人尋武陵源.少見行旅.弟往時道此.則新安絲賈.與吾粵載荔枝龍眼者.絡繹不絕.時聞鄉語.作粵人歌相答.曾不三年.而彼此裹足.夜警頻戒.夫以江南善地.桑榆鱗次之區.猶且已若此.仁兄感事多經畫.用相告歎.勿僅爲孤客念也.人還.便報不一.

與兩弟書

先考行狀已成.今書回一看.中間期於鬢眉之肖.不事粉飾.若人人可稱.又何以見吾父長存哉.然尙多格格不能出口.痛甚痛甚.吾黎本北正司地之後.一曰火正.此人皆知之.若西漢功臣.表有獻侯黎朱蒼.以長沙相侯七百戶薨.孝侯豹嗣.豹薨.彭相嗣.彭相薨.侯扶嗣.其後至元康四年.蒼

玄孫之子竟陵簪裹.漢詔復家.此其最顯者.當祕書公與七子交時.贈詩輒喜用姓譜故實.而未有及此.可見元美諸先生學有疎處.或以爲黎朱恐是覆姓.然亦未見確據.若近日南都有一書.列諸姓故實者.而獨遺吾姓.則銅臭乳口所爲.不足問爾.又吾族自宋從南雄珠璣巷而遷來板橋.今攷唐保昌有黎氏子.九歲入山.精修五載.得悟歸.母啗之肉.出至溪.以刀剖腸滌淨.時稱小釋迦.賜號澄虛大師.此黎或吾家所自來.以無所傳信.不欲輕冒.夫人興其宗貴自立耳.每見世間聯族冒姓.當其名位貴顯.則如巨盧相倚.不知恥愧.一旦冰山失勢.爲人唾罵.又更名易系.心竊笑之.吾族唯板橋一家宗派可尋.其他或有交知者.以兄弟相齒.子姓相仍.則以父事.此於禮在異姓皆然.然愼不可輕信失實.因爲兩弟言之.

爲襄陽府死難鄖推官懇給文引領棺回葬揭 代鄖婿兄

爲乞憫忠魂.准給文引.以便扶骨歸葬事.竊以爲臣死忠.春秋之義.殺身成仁.志士所安.然聞伏波爲漢將.猶懷馬革裹屍.卽以塞叔哭秦師.必念殺陵收骨.雖然.忘家爲國.未免狐死兔悲.胞弟曰廣.繇丁丑科進士.授任湖廣襄陽府推官.向以流寇震鄰.已誓枕戈滅賊.積勞成病.憤不顧身.數接家書.俱云訣別.本年二月初四夜.賊忽攻陷府城.弟時率衆登陴.死綏報國.賊箭刀攢下.當卽斃.弟於南門城上.向據塘報傳疑.幾無以解.今義男茂興.襄陽奔回訃報最確.稱弟死後.傍無至親.惟彼處地方士民.的認弟屍.備極重傷.當卽備棺.具呈治院袁.令書役捐地埋瘞淺土.封記見存.而同弟隨任有兩子.長名逢明.年甫十二.次名逢泰.年甫九歲.弟婦譚氏.庶室李氏.俱未見下落.必作千里遊魂.庶幾一門節孝.今弟死旣確.弟屍見存.弟傷殊重.弟忠可憫.旣異楚囚南冠.忍同若敖餒鬼.某情願不避烽甕荒亂.卽日間關匍匐.往扶弟柩歸葬.併稽嬸姪消息.但念楚地大兵方集.關津稽察必嚴.非憑明文路引.難以分別眞贋.爲此具歷苦情.呈懇賜勳曲慰矣.

爲襄陽府死難鄖推官乞題卹典揭 代鄖族諸生

爲死難勘驗已明.臣節所宜揚勵.懇乞主持公道.照例題卹.以慰忠魂.以彰國典事.某等一門頌讀.累世相承.幸產衣冠.道義之鄉.得聞正人君子之教.每謂立名不若立功.殉難何如定難.乃有敵愾身死.城破節全.爾志固已可傷.致命實非無補.律以職掌則靡憾.以報君命則不辱.如襄陽推官鄖臣廣之死於流寇.至慘至烈.某等屬在骨肉至親.揆之於義.有不容不爲請於當道大人先達巨公.以丐主持題卹者.臣廣繇廣州府學.以詩經中丙子科廣東布政司鄉試第九名.丁丑科會試第五十七名.廷試三甲進士.初授襄陽府推官.凡歷任已兩年零三個月.於崇禎十四年二月

初五日。緣流寇突攻襄陽。曰廣於南門登城拒寇。對敵被傷。頭上頂心一刀。左面一刀。腦後一刀。左肩背一刀。右手心一刀。左肋一箭。左手三箭。即時氣絕身死。先是寇賊竄鄰。總理閣部各上臺劄撫機宜甚祕。曰廣新任受職。惟有奉文遵行。如督糧防灘。拮据萬狀。矢志滅賊。一向俱無失誤。有各衙門案牘存照。各上台考語。撫按各題奬薦册疏可憑。自崇禎十三年冬。奉湖廣按台委任荊州府屬察盤。十四年二月初二日方還襄署。初五日子時。忽報寇至。時賊衆已百計攻城。城垂破陷。有衙役楊遇時鄧正明等爲言賊勢難已。宜避其鋒。即叱之曰。我們退步。百姓何恃。因慨慷激烈。掣簽差陳印督催鄉夫。身先上城。遽罹此難。家丁妙奇等俱被賊擄。曰廣一妻二妾二子二女。時在署中。同被擄殺。不肯傳語先令逃避。恐搖人心。止家人鄺茂興僅得身免。賊去後。於本月初十日在南門城上尋得曰廣屍骸。刀箭重傷。顏色猶忿。茂興乃多方丐貸。同本廳吏耿國桂用銀八兩

四錢買棺。隨商之本廳書辦李世公。用船裝至鹿門灘。撈上洗淨。用布以禮爲大小襟殮。有生員盧英丘名世徐甲類劉宗睿等。鄉民趙大臣藍一多等。鄉約趙維鼎等。眼同殯殮。蓋聞者氣結。見者涕垂。時卽已具呈袁治院行驗明白。令李世公捐地埋瘞淺土。封記見存。茂興歸粵奔報。某等舉族哀歎。悲其遇寇。幸其節烈。因具呈本縣。申請給引。懇達湖廣各上臺。將棺櫬拘集原殮地方人等。驗確案照。俾得領回厝葬。竊念曰廣忠孝至性。自期遠大。本以推官隨巡。奉委久往鄰府。歸只二日。遽有此變。非由捍圍罪緣由。則爲奉有宗藩換授明旨。本官從國家强幹起見。推祖宗立法本原。疏陳可否。跡涉抗違。實因其時有唐庶人者。跋扈不恭。凡事違制。至公之疎。獨有死綏之烈。伏覩朝廷旌忠勵節。恩意原優。會典可稽。明例可據。然馳書入長安示意。而本官爲啓。按典禮復之。方多過計私憂。乃適時與職掌者。如科舉宗藩恩卹祀典。皆兢兢詳敏。而惟凜凜以直哉。將寅清之人行政兵餉屯糧。皆鑿鑿可行。而尤孜孜於明德爲治平之本。貳署部事。亭獨立。遭放遂而貞標彌勁。荷復用則缶孚益盈。啓沃講筵。敷陳者。如用指佞。首撓宵逆妖魂。碩畫嘉謀。累造邦家巨福。而本官先朝共事。同日並罹車輔之棄。初欲制逆在始。試策皆侃侃正言。既而遠奸必嚴。逆黨畏亭官緬武有光。一介必嚴冰霜之守。父贈太常卿吏科都給事中熙昌。觸邪

具歷始末緣由。伏乞當世君子憫其純節。主持速賜具題。今曰廣妻子不知存亡。方意同爲擊賊之鬼。千古之傳。惟仰汗青半邱之土。誰吹爇火。而且一命未榮。四壁故立。豈某等所敢妄希皇恩。惟有勉力爲曰廣雪忿圖報。意者亦朝廷之所以勵臣工。正人之所以扶世教。則更不容默默也。謹揭。

爲宗伯陳公起燧行學具列緣由報部揭代南海學諸生

今體得原任禮部侍郎陳子壯。本縣人。由番禺縣儒學。以易經中萬曆乙卯科本布政司鄉試。萬曆己未科會試中式。廷試賜進士及第。以天啓甲子差浙江典試。闈錄忤魏逆。矯旨削奪。蒙皇上登極起用。歷陞前任。以執奏宗藩換授事。奉旨下刑部擬贖罪放還。本官傳家清白。累世公忠。曾祖工部尚書紹儒。經濟之踪。國乘大者可稽。廉讓之風。鄉評至今傳頌。而本官繼武有光。一介必嚴冰霜之守。父贈太常卿吏科都給事中熙昌。觸邪

不測。或姑以安反側而心鑒其誠。時本官寵用方隆。又異於博直聲而怨望求退。揆之漢朝。若汲長孺寢淮南之謀。稱曰社稷臣。應侔于古。觀之先正。如梁文康汎寧藩之詔。功過新建伯。再見吾鄉。顧自放廢以歸。惟有山居屏跡。奉母允稱孺慕。綵衣之色。藹然可親。訓子更嚴師教。素絲之風。勗哉勉勵。忌之者至摭拾巧伺。無間可乘。潔之者轉彰明皎潔。深心同諒。以此鄉邦倚庇。由其清介絕塵。撓之不濁。能令鯨鯢海上。奪魄潛踪。廉而不貪。坐使狐兔城隅。藏形匿影。學以至誠爲實用。遐邇咸師。好非汙阿爲虛聲。童叟能述。在野誠一方之福蔭。騶虞所處。而庶物繁欣。在朝占百世之禎祥。鳳凰來儀。斯四靈畢聚。恭遇聖明隆起廢之恩。部文下博訪之議。某等鄉多正人君子。代有名世巨公。乃公論攸推。無如本官最著。因共舉其大端以報明命。乞賜申詳達部覆題。請旨賜環。俾本官盡竟大有爲之業。慰聖主若有一个臣之思。將見濟同舟楫。和若鹽梅。皆數往可以知來。於

與謝伯子書

顯仁益徵藏用。匪特粵邑人才之光。其實宗社生民之慶也。

仁兄近爲羅浮之遊。果乎。弟之愚。以爲遊山之趣。夫其道氣貫徹。於是能以呼吸排帝閽。浩浩落落。餐霞飲月。采朝日之精。得之以壯神明。此理之上也。次則臨文懷古。慷慨不平。乃命杖屨。舒嘯矗目。於以眺焉。於以傲焉。於以翱翔而逍遙焉。或賦或歌。可也。又次則以實見聞之異。博天地之奇觀。以砭其胸中之庸態。至於好事好名。隨趨附好。於是有如某氏子者。歎羅浮如蜀路難。當其遊時。故與煙雲不相蒙麗。何怪其然。亟告山靈。拒勿使得更辱。今仁兄斯遊。知在上次之間。定有賦歌。幸以告我。前書不見報。想在山中。輒用爲懷。春明當放舟東來。願告梅花仙。留一枝相待。

大庾嶺上寄人書

別後。枕席禺峽者旬日。乃上浚江。浚江芙蓉之間。怪石多如獰鬼老鶴。或爲人立。牽船逆流。如以鈍鐵鋸木。夜睡遲。亦不得見月。朝起晏。則諸山霧消。然亦當正低處乃得見日。夜宿不得登岸。云無盜賊。卽有虎狼。林深山曠。人畏虎狼。方不敢出爲盜賊耳。舟中無事。惟有讀書。焚香啜茗。然日來展卷凝思。輒爲舟子聲所亂。舟子上灘轉石角。數人沿岸牽。數人以篙撐鉤石。牽者在岸上或亂石間。或茂草茅竹蔽之。與舟中持篙者不得相顧。恐牽舟或過或縱。俱能衝陷石稜。是以終日大叫喊。且如哭如相殺聲。夜靜雲風下驛。焚香易熄。必多其火。又與炙火無異。心氣吐納不清。早睡不得合眼。多端憶想。合眼又時覺夢見怪事。起坐向燭。灘聲震動。石氣爲風甚烈。入篷窗隙中。輒能滅燭。江水煮茗頗宜。然舟每牽曳。如掌欹仄。每啜茗一杯。須手自持之。稍傍顧則傾瀉矣。無已。乃執偏提大醉。醉後背癢不能自搔。展轉反側。今幸且登庾嶺。聊書與舟子還報知之。

蓮鬚閣文鈔卷五目錄

碑記類

何尚書義倉碑記代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蓮鬚閣文鈔卷五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碑記類

何尚書義倉碑記代

古閩濱海而峙。當粵之外孔。貝幣錢米。日流如泉。海人舳艫相過。浮於厥產。亦南偏一都會也。然則生於斯者。徵貴賤。貶饒乏。不數歲咸致巨貲。爲富人矣。豈特蹲鴟之野足恃。五穗之城祝之曰不飢已哉。雖然。是可憂也。夫金能剋木。故錢刀之氣。亦落吾粟。粟歲一生。生斯土者且兩生焉。民易之耳。粟故不能言者也。其耕而食之。不耕而食之。其人來而食之。或往而食之。無所不可。民故能言。則相謀以爲利者也。汙邪滿車。則伐鼓相樂。或慝其婦子之謀。妄意其比鄰之豪侈誇耀。於是計歲所糜之升斗。甚且無計。富者出露積。貧者多至釜鍾易金錢。以希末利。奏於海。鑄於山。北罔中國。南接於夷。無不爲也。如此則粟安能聚。脫雨暘不若。粟又遂爲政。民嗷嗷待哺。又出其無所不爲之所獲以易此粟。十不當一焉。不亦艱哉。然而非令於斯者之所能爲也。令之肩此粟者。六年一脫擔耳。積千百石以輸於倉。絕其旁竇。當其會計。則令之所能爲也。必清必愼。毋或弗勤。令且入報天子。考績黜陟矣。使能垂召伯之蔭。何惜不爲。乃令之愛民。恆不能如其鄉之大老。德惠而化之久且長也。則冢宰何公之有義倉是已。頃歲丙寅。偶不登。民之悍者且聚譁焉。公亟倡諸縉紳。出粟以食之。既而捐千金。入邑之藏以糴。某不佞。叨爲令者之權衡發賑。又四年。而某以薪俸所積。設有斯倉。而以公之所捐者實之。歲又大豐。民於是伐鼓相樂也。曰。是爲公之生我。令之生我。某不佞。則請有祝焉。夫粟積上毋寧積於私。民如貪利忘蓄。炊不知數米。糴其食之。權於斯倉。以爲有常平無憂焉。於是其志日外。願日奢。倉之盈。民之耗也。恃之者衆。而食之者有限。其何能濟。則惟

公教民。如化公之德。務本節儉。毋嬉以遊。毋廢農具。毋罔市利。希无妄之
福。男毋飲博。女毋綺紈。則有三年之蓄以備雨暘。脫雨暘不時。又能
以斯土之盈。坐收其往來之所賤。亦何末利之不穫。倉之盈。民之則也。則
爲公成之。公舉命在朝。澤滿寰宇。是役也。以方之齊晏大夫彰君之賜。宋
范文正公設義田。養濟羣族。猶有加焉。今部臺且擬以上聞。易見龍在田。
德施普也。公之爲甘霖愛日。言何能盡。某不佞。幸附拮据。敢曰以此識勿
剪乎。願勒貞珉。以爲民之德公者勸。倉設於城南東亭驛之傍。便發賑也。

蓮鬚閣文鈔卷六目錄
記類
遊學林招隱記
遊龍井記
萍庵記
二驢舉籃輿南還記
資福寺放生記
琉璃盆雙紅魚記
怒飛社題名記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記類

遊學林招隱記

潤州之山。當長江之下流。其狹束而壅注。其精華。故多融冶而秀靚。地勢然也。從江北而來者。塵汚於元規。眼昏於黃河。神憊滯於淮上。鹽米之艘。意迷惑而疲厭於江都之琴歌脂粉。魂竦厭於揚子之風波帆檣。於以陶汰游息。沁脾易情。如煩渴困飽。乍得清茗。其適更倍。又人情然也。故入京口者。苟稍留焉。必有事於山。予庚辰出都。以經過齊魯間遇寇賊爲警。餐眠不時。疲憊喘喘未定。因同年鄭君爲丹徒令。故姑借官舫少住以蘇息之。住且半月。不入城。念無可語者。乃覓僧爲山中遊。僧導予先至鶴林寺。寺門前爲摩笄山。以戴顒女名。時首夏雨方晴。新綠如煙。螺鬟堆疊。其右有僧寮在竹間。良雅。爲之少坐。壁有米元章諸公石刻。郡守使僧爲碑。廊乃鋸截如砌礎城狀。大爲悶絕。亟出。繞摩笄而右行。山徑間可數里。是爲九華嶺。其上佛剎精麗。雪浪法師之徒。新建道藏於此。屬緯眞爲記。登嶺而望。諸峯湧出。良如坐蓮花中。長江曲折。其可見處。如盤如池。諸舟上下。又如風吹蓮瓣在盤池中。江北人家。煙樹與山形錯出隱漏。山本名京硯。又名九華。不知視羊叔子碑。李太白賦各優劣如何。將爲詩以寄鄭丹徒。思偶不屬。去度嶺而下。是爲招隱寺。一曰昭隱。蓋梁昭明太子讀書隱處。其臺址故在寺。蓋戴顒宅也。僧舍無幾。然高山合體而迴抱。樹之古者。如龍如蛇。石之出者。如銅鐵泉。有三亭且圯。旁漏如甑井矣。然味其氣脈。殆泠然爽然。緣其右崖而轉折以上。則岩洞有三。是爲獸窟。其穿裂可容人

入。不必玲瓏窈窕。然山最佳矣。故登而尋是岩者。意興轉覺超豁。寺之右而上爲玉藥亭。其花冰鬚玉瓣。香聞數十里。至唐時猶在。按碑云。神女折此以赴玉峯之約。然當時北有瓊花。而南有玉藥。亦賴有天塹爲限。乃不爲隋煬所汚。僧云。蓋此卽優曇之類。予謂此迨爲顯女表瑞也。然人且不信有玉藥。何況優曇。使非當時諸公爲詩記之。幾如筏喻矣。於時日旣已薄西。如懸鼓。僧氷筍邀予食於寺前銀杏樹下。予亦擷有蔬酒餅餌。各適其意而起。予肩輿從山門出。行崖岫林泉間。一路佳山如腕臂。其中田塍棋間。亦不甚寬廣。止可容一井字十字。臂轉而肱。有數家成村。榆柳下。柴門日影照予於笋輿中。鬚髯偶見。行數折而抵舟岸。予於是遊侶不必選。僧不必詩。然殊以爲得。其夜乃夢神女散花。卿雲瑞氣。飄颺旋罩。予與老母俱。待以衣袂承之。得若方勝之寶者數。蓋四月二十有五日也。

遊龍井記

龍井有二。予遊益舊龍井也。由過溪亭而上。山水蔽映。泉石激繞。梵宇幽潔。秦少游辨才碑在焉。其中一小樓可見湖。恨竹樹深隔。沙彌有字涵水者。指點予憑欄窺之。因語之宜稍剪蔓枝。使當如蘇髯公墨畫數筆。在一幅碧紗上。當殊勝矣。涵水亭可十四五。敏給甚。因出某狀元所書贈便面。索予作山水。且曰先生相識此公否。予笑曰。禪師都未知名姓。忽默然同遊者。爲錢塘包士肩。黃貞父先生門人也。時戊辰五月旣望。

萍庵記

南都長安門之西街。其址爲湛文簡公講院。院東有庵焉。最是爲萍庵。庵前有巷可至街。後有甌脫地。臨水。可通秦淮。地有竹數竿。柏一。古榆二。桐大小凡二。鄰家之杏過牆而全出焉。榴葵諸草木以時見花。不悉數也。庵爲堂者二。一面南。一面北。相倚背也。其面北者空其前庭。因而爲亭。亭前之地。仍可爲樓以望鍾山。堂左房之窗向北。右房之窗向西。西窗當亭之下。右房之地爲多故也。因而餘之。以房之南爲軒。左房之左復爲竹寮。左房之外。其空地爲多故也。因而益之。以寮之後爲廚。茶灶在焉。西窗之內。書與筆硯紙帳在焉。南軒之下。枕簟在焉。左房之中。客之借榻者居焉。堂之前後。佛像供焉。香煙或濃或淡。坐客之爲語。或帶吳儂聲。楚聲。燕趙悲歌聲。閩蜀各方之聲。而庵之主人率越吟聲。爲吾南越陳子也。陳子於吾大毋爲兄弟行。御史萊峯公之從。文簡公之同里姻親。客遊金陵。樂斯地而結庵以居焉。性疎散。好朋友。善山水竹石。顧不屑爲人作。日禮佛誦經。讀快奇異之書。於是庵之中。當不愧爲文簡公之比鄰者也。吾至南都居庵左房之中。知之爲深。憶亟嘗時。與黃虞六李季修輩夜輒走逐諸少年於五羊坡山前賣花街明月下。陳子忽別去。時一相聞。而吾三人同逐公車。率三年兩過金陵。覓陳子往桃葉渡頭爲嬉。又北又南。又南又北。萍踪聚散。大都如此。吾是以不可以無記也。時甲戌竹醉日。

二隱舉籃輿南還記

神廟半百年來天下安樂無事人皆以仕宦爲榮便公車之士懷資裹糧裕如猶記予諸父北行時惟攜五六萬錢偏提之外炙燒醢肉北歸猶用之未盡自東奴發難其間閣逆煽毒官兵逃散禦人爲行者憩今且聚而爲寇起山西據淮河上流延亘江漢於是楚蜀之士亦皆與吳越行者取道揚州奴之兩三入犯人畜多收掠去寇至又盡殺之而食人從揚州得乘一騎入北且需萬錢食資無算山西舟行則漕軍抑之不得即前公車之士苦之往時下第倘或以兩騾駕轎而出今多不能予以丁丑三月三日出都僅得一小車載行李童子奔走隨之予自買一驢乘則蹇甚几十日始至安德因賣之又念童子徒行良苦便坐車中則皆云苦車輪高低腸中亦如轆轤乃幷舍之舉書籍使童銀鹿往附苕溪沈君舟載予於逆旅主謀得四驢兩童各乘一予絡其二以竹几爲籃令肩之行凡十三日至宿遷始買舟順流而下其間所經黎山上下一路多桃李梨杏作花與新

柳色相間諸男女上岳廟進香者紛雜而行比追及予鄉朱黃尹王諸子及予宗數人前後凡數十騎衣或紅或翠騎或高出或參差徐行人有羣者有雁而修者有白皙而美少者諸子之從者皆甚都佩短兵相衛由山坂蜿蜒而過前後望而相語首尾呼應或止而食且宿行則皆行不啻在刀斗行伍間予偃仰籃中山色沁脾花風香逆鼻時度小橋則清泉淙淙往往堪洗吾耳頃坐非水船猶僅可引望一方今也不然無騎之勞無輿之障驅而疾行如駕羊車諸從者每折花馳而就予或與諸子談藝率勒韁而聽時發笑謔則衆山皆響樂此不爲疲然而舉所經過見聞甚爲可憂傷悲嘆感慨憤惜者固已不特一端矣記之

資福寺放生記

時有美行者東遊寶安住資福寺三歲三至見此土人結會聚樂以饌爲禮自飛游衆生以至蛙蛤一切湔介畢登於俎於遇祭饗及各供養烹宰葷腥無有戒殺競鬻競取心甚悲之惟浴佛日集諸僧衆則甚信仰而有數衆超然於中有戒殺意行者和南善哉善哉願以是日結放生會乃以行脚供應所有命一童子周行城市易諸生命還就佛前集諸僧衆合掌作禮持大悲咒洒楊枝水須臾之間飛者歸空餘還所適行者數衆於古柏下向佛稽首飛者既去翱翔歡鳴一切湔介鼓鬣伸首其旁觀者咸衆聚欣躍作如是念而此數衆皆具慧業歡喜無量發大弘願自今放生咸結是會行者稽首爲衆生說此土人衆誰能使之遇盡放汝惟有戒殺此土人衆若未盡戒我則戒汝深林匯區人所不到願汝衆生雖飢勿貪緣貪生癡網羅機彈抵觸輾轉又復生嗔作輪轉業所以者何不戒口故鈎甘餌美人則甘汝醯醢酒漿緣口作報所以者何不戒眼故暄溷囮昏則愚則躁綺筵鏤簋緣眼作報所以者何不戒耳故逐逐習習悄然不驚檀板侑歌緣耳作報所以者何不戒鼻故五濁之氣施設罔聞辛香煎熬緣鼻作報所以者何不戒身故韜躍鮮澤脂膏自燃療癰補血緣身作報如是乃緣不戒意故介堅爪強踔闖騰游恃逞所長作自護計庖人膳夫炮剝惟命緣意作報如是種種緣爾不戒而殺汝者又得是業或有口報黔啄缺脣若見報者有言自禍或有眼報無瞳不瞬若見報者危幾不見或有耳報陷入無輪若見報者震鄰罔知或有鼻報呼吸不靈若見報者逐臭以殆或有身報羽毛鱗甲若見報者傷折刑戮或有意報蠢跳屈腕若見報者自行顛倒如是一切皆惟汝造我今大衆發大弘願咸願與汝同此作戒如是說已行者稽首而問大衆如我所說是戒衆生是戒殺者衆作是念禮佛而退時在大明崇禎庚午結會數衆咸記於籍

琉璃盎雙紅魚記

琉璃爲盎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懸於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於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

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游於空虛.又不知其爲影爲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以寸.並以身入焉.而以爲人玩.魚則何樂.是鳥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影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其幾何魚.魚故甚樂如江湖矣.故夫人之生僅可百年.而讀書挾策.以圖未然之富貴.爲詩賦弄筆墨.以求傳其名.又進焉而建立功德.以與乎古者聖賢之列.能者爲之.不能者强而不息.窮焉而自以爲可.得焉而自以爲眞.得困頓焉而自以爲猶多餘地.渺小焉而自以爲甚尊且大.夫人之游於世中.何必其不然.而亦何必不然.崇禎歲壬午.粵燈事甚勝.有鬻是而綴以綵花.使魚視之.又將以爲林池草樹.而以爲游觀之戲者.予偶得百錢易之.記焉.將以問夫得道者.

怒飛社題名記

板橋爲村.在仙城南可百里.洲嶼之中.其水深曲.山坳古樹間.有大木板爲高橋而過.故向以名焉.余祖居蓋已十五世於斯.諸昆弟耕讀之餘.唯事釣弋.邇且爲飛奴之戲.飛奴者.鴿也.其相在目.有飛而數百里者.或數十里.或數里.皆以目辨.不識者概畜之.以供鼎俎.煎熬.唯問其肥瘠.付之饕婦庖人手.爲籠錮之.唯恐飛去.識者得之相賀.謂如呂公之識劉季.朱家之識季布也.其尤貴者.至於千百里之外.皆能翔審.故棲而來歸.逆風梳翎.振翮尤迅.爲期不過數刻.爲人寄書.比之雁足.捷於黃犬.繫鈴於尾.以爲先聲.板橋四方皆海水.風濤時作.盜賊出沒.非是則信息不易達.故得之殊以爲重.鄉里中子弟爲文戰者.蕊榜之報.恆以望焉.鳥之悍者.其名曰鵓.遇而擊之.然其飛不能太高.故鴿之能高飛者則能避之.鴿之翼.其摩風而上者當無異也.然有能高者.有不能者.此因於其目.如人之膽力因乎識也.諸從兄弟羣遠近十數人爲社.歲月有會.會必殺其不能飛者.以相與下酒歡醉.如梟頑懦之將.以祭旗鼙鼓也.於是臂其尤者與較勝焉.或擸而之數百里之外以試之.其不能返者.是必爲悍鳥擊食.或流落人家屋角.致爲媒捕烹磔.如失利之將.陷於敵人.雖或惜之.然不足深惜也.其能者則有慶.以遲速爲殿最.慶其主之知而能得之.如明君得士.皆來朝聘餽賀.以其能於庸衆中信識英雄也.偶春暮歸板橋.諸從兄弟社飲方酣.爲簿籍以題名紀殿最焉.邀余爲記.於是題曰怒飛.夫安得若所云扶搖而上者與之較哉.然世卽有能爲沖天之翮.亦存乎其知之者.否則亦與飛肉之類同等.其免於鑾婦庖人籠錮煎熬者亦幸矣.又無惑乎諸從兄弟之隱於耕讀釣弋.而且姑以是爲戲.發洩其壯心也.是爲記.

蓮鬚閣文鈔卷七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序文類
賀方伯王公奏績序 代
送趙進士由興化令謫補閩臬曹序
賀太守趙公榮壽序
汪邑侯奏績序
新安鳥父母奏最序
賀解郡丞榮誕膺薦序 代
賀別駕吳公祖陞任路南刺史序 代
送謝先生敎始候任蘆門巡司序
送李先生序

奉賀師相香山何公六十加一偕元配夫人梁母榮壽序 代
林先生五十一初度序
壽盧封翁八十一初度序 代
爲周農父壽母序
羅先生偕壽序
贈杜先生序
馬勝負序
送吳舍人還粵西序

序文類
賀方伯王公奏績序 代

皇帝既受命於天。惟一法祖。於是念九有之衆。厥攸從乂。無有雍捂。曰。朕祇爾羣牧。兆民賴之。三年來覲。既胥皇帝乃坐寢殿。雍雍穆穆。進予對問。於是羣牧之長。肅肅皇皇。惟曰欽哉。象日月五星。受事天垣以出。其敢不恪守乃度。敬共以底。乃績。七年。則方伯王公實以卓異舉。特予宴賞。其明年。王公以任三載政成。仵入報矣。某備員得隨政府諸臣後。拜手稽首爲皇帝賀。既以復公之屬官等。使以賀公。乃言曰。古王者之制。自江至衡山千里而遙。其南不盡衡山。矧茲嶺夫。嶺以南有軒轅氏之子攸居。胖恫其道。厥神堯女舜妃。有陶唐氏有虞氏之跡焉。則是非五帝之盛莫與也。故爾有備無患。惟爾。開民之厲。歌有滯穗。徵收歲事。唯謹。毋旁入於奸。墨得以上供宗廟。馨香神享。時和災厲不生。龜龍來假。養兵除器。攘外安內。忠信重祿。允釐百工。惟爾。公退而念之。惟恭奉用供。其勤其愼。不敢知。曰御事之柄不一。亦惟子我小民。不敢知。曰蠢茲小民。其獷於海。雉兔匿於山。曆制度。衣服必敬。今方伯之職。勢殊任異。皇帝若曰。懋哉懋哉。我民若惟夷虜黥伏。寄生寓食。毋寧。雖休勿休。以對揚天命。於是乃攸厥大小邑故七十有五。惟公翰之。厥州故八。惟公九之。郡故十。惟公藩之。厥土田戶口。故力農務本。或舉而事。犀貝翫羽。爭命於波臣。矧至弄兵於池。鴟張鼠竄。惟公安之。來之集之。厥貢賦金錫。豐革澤角。劑筋栗笥。朱橘五藥之屬。惟公會之。厥守禦左廣之寇。突於門庭。無所處於倉積。瑕於反側。民用不駭。卒用其推。至於殲厥渠魁。惟公撝之。上供下給。無擊無殄。用歷詢於天官

冢宰以若司徒司馬司農司空僉曰俞哉在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征命之教然後爲學矧茲曰與孝弟明刑弼教曰有分命其於我小民既富方穀則曰公在賜鈇鉞制閫外曰有專命其於我小民爲屏爲保則曰公在我公幾何不侮爽以克底乃績也故爲公賀以某所聞軒轅氏遠矣在帝臣之謨苗民逆命舞干羽七旬乃格公受任由楚黔以有茲命故苗區也至誠所感用靡不克文武經緯與與徐徐皇帝方大誓有衆以剋鑾弗率猖獗踳躅實在於祖先根本丕業不敢知曰統六師平邦國尚惟公績惟帝臣贊曰無遺弗屆公入而爲公孤燮理弘化俾九有之衆從乂亦何舍於我東南小民公爲帝臣惟天簡之是以終爲皇帝賀於以頌公公勉之勉之尚報我以昌言哉

送趙進士由興化令謫補閩臬曹序

今之爲言官者吾知之矣其如是而得之故如是而不言抑如是而言之皆其情也乂其得罪於吾君必不可以言言之而吾君曰是毋乃爲塗飾其罪乂其不得罪於吾君而不能保其終無得罪者亦必不可言言之而吾君姑優容之他日曰是如是而罪固嘗曉曉姑直罪之以此何辭是以凡言者無忠直之名而適自速暴其私邪之實相誡勿言又皆其情也然則所貴爲言官者何士起家爲令兢兢無失乃得選爲言官不言而令能言之然則令顧不榮且重耶吾年友趙子時偕之令興化也其無憾矣歲辛未興化大水而趙子甫下車盡所以禦之之道民安之水明年復至民乂安之顧無如催租者何於是令爲乞之於其上之可以言者皆不言也令乃與民獻圖叩閽聖天子傷之特詔免租矣於是逮逐其可以言而不言者若而人皆當世之所稱高爵巨公者也既而或銜令因以他事言令竟去其職上長安補爲閩臬曹去吾下第出都與之偕行過金陵且別矣因酌酒而謂之曰趙子行矣而之令不得意乃大得意也夫官

盡其職上聽其言而下施於民則今之稱爲令無失而選爲言官者有如是耶推而言之則臬曹固可以有爲者也若夫盛德襄於名成而顧忌深於意外則吾爲子勉之若夫其如是而陟崇階獲美命吾與子頗見而聞之矣抑亦吾先子與子之先公所薄也矧夫言官之所以言矣而惟恐其復得罪因不言者此亦無志於爲無罪之實者之所爲也已矣今而聖天子既必能知吾子之無罪吾子既可以言之而名實交無疑焉其得之也必將異於其所爲言官者他日子爲高爵有曰是固令興化而如是者吾因以爲以前之爲令重吾子又不如吾子之務有以見其愜重也吾子行矣必將異乎他人之爲言官者矣故書此以送之

賀太守趙公榮壽序

往者神祖廟有虞山趙少宰公以直諫聞天下稱之既而朝廷思其爲忠晉大宗伯官其子爲犍爲郡守蜀人歌慕之不啻如師伯之於下邳至今往往神醉則令太守公是也公老而家居膝前諸丈夫皆彬彬顯當世如山嶽拱立歲丁丑南宮之試則太史公與予粵化州刺史公皆以年少聯翩起刺史南名魁而太史賜及第乂以直諫聞當世之正人君子竦然歸之人於是知少宰有孫而公之能以家教式穀矣刺史守余粵未逾歲而粵人愛戴之如犍爲之於公乂公之祖曾爲粵參藩甘棠故在粵人見刺史已躍然色喜會刺史以覲且行屆公初度期先取道歸里爲公壽粵人欲留刺史而重愛念公咸舉手加額送刺史遙爲公無疆之福某生某等則刺史分較粵湖所得士將隨而稱觴於公堂以酌者之詞屬余不敏予誼不敢再辭則思古之所榮而羨者如東漢陳氏太邱之後迭起公卿如西漢之萬石君家唐蕭氏八葉宰相皆前史詵稱然孰有忠孝惠直當其事上則盡大臣之道當其治民則開無窮之澤如公一家世世者乎夫世之難致莫四靈若也至遂爲嘉瑞於以封泰山禪梁父天下咸得四生而

呼萬歲。所以謂之仁壽之域也。然聞麟不踐生草。不食生物。龜守氣不朶頤。鳳非梧桐不棲。龍興而雲雨必至。是四者率耿介廉潔而能惠物。故以爲仁壽之徵。而公一堂備之。諸公進而奉觴膝前。以參藩公之惠焉而在。以少宰公之忠焉而在。公欣然色笑。文采輝映。氣象雍和。恍然三神山般般率舞。歸昌鳴和。而鱗介蜚蠉。與琪花瑤草相間繞也。故知公之壽宜無疆矣。化州爲高涼屬。晉永嘉間。有潘茂名入山。逢二道士奕笑。可茂名蛇竇雁行之說。授服食法。遂以仙去。刺史功業赫然。其顯於朝也。必偕太史雁行而出。知亦曾露冕經行。得道士之法。歸爲公獻壽者。綽約朝眞。仙源萬木。往犍爲固有小桃源。公若歐陽永叔稱醉翁。曾鮑食嘉實。已號東房歲星。無所藉此。諸君固門下諸孫屬也。武夷之燕。其聚而捧觴罔宜。抑郭汾陽在唐。以一品歷二十四考中書。兒孫滿前。其有名貌不相習辨者。則惟徵頷之。公日且進階一品。不數汾陽。而公家子孫。皆以文章行誼爲天下師表。無不知名者。諸君在門下。尙勉策榮名。以無負刺史所知。使人暗中摸索亦得。則且跪而上觴。公豈徒頷之而已哉。刺史歸而登堂。其爲稱之公。公樂而引滿舉三爵。於是刺史進而輯瑞於朝。左右奏禎祥。咸呼萬歲。

汪邑侯奏績序

今皇帝自卽位以來。以旌惠元元。莫惠之以廉能之令若。於是屢詔選人。內外岩邑。必得人唯謹。而粵之靈山始得汪侯。汪侯以科甲起家。文斐然。而篤行恂恂。以惠靈山。蓋有所見而然也。居三年。果大治。合浦珠還。民旣歌之。繡衣使者。前後凡數稱其能。大者如徵負逋。革耗羨。禦寇追逐。越旁境猶斬獲若干首級。且潔己愛人。安撫督課。訟庭無寃。使民興孝弟。務農桑。急公事。皆古循良吏之難。皇帝乃特可璽省議。調任番禺。而侯方循往例。以靈山政報。於是番禺人士觀靈山之所以治。咸感歎。恨不早得侯。聞者稱善。夫以侯喻牛刀之解。則靈山居其難已。雖然。甫下車而民所疾苦。侯豈能無慨然於中。番禺入西漢以來。實稱都會。盛衣冠氣。遍乃萑苻之擾。致煩詔旨。一若桑榆鱗次。皆不啻大海揚波。然惟侯則已蹔蹈四顧。躍然而喜曰。今夫仙城巍峩。厥有滯穗。此孰與珠官罷匿之區。稽粋梁。籍戶口。矯虔可辨。此孰與風檣千里之走利如鶩。坐業種蒔。朝絃暮誦。無已。乃起而桴鼓遮迾。此孰與僻嶂絕島。叢箐蛇蜮之飄石沒羽。於是已更條教。剔煬蠹。經畫周悉。民安之無疑。不一二月。而番禺之政幾於靈山。當宇聞之而後喜。可知矣。漢元固季主也。猶曰吏負賊。妄意良民或盜賊發。吏不亟追。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寇虜二千石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稱職。矧今皇帝聖中興。固知侯斯以稱之。詩曰。文武吉甫。侯之謂乎。文經武緯也。文翁之士。多不任武。華漘其質爾。侯以誠而明。故動變且化。視雋不疑嚴而不殘。稱威行施之以恩。張敞明設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趙廣漢帥握爪易席。鉤距得情。釋蘇回記召亭長。韓延壽則教以禮讓。召問鄉里所信向。尹翁歸清潔自守。不可私干。盜賊課爲最。乃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尤將過之。屬以國家多故。恐三輔視粵。猶番禺之於靈山。且大用侯之文武。居三九顯列。以借番禺。亦三年爲期。其當何如報之。諸生某等侯之門下子弟。徵言爲贈。用書是以偕兩邑之人稽首拜手。奉揚皇上之休。

新安烏爻母奏最序

令於民牛羊牧也。牧於平原茂草。與夫磽瘠罷倦之區孰便。此不問而知。矧夫虎豹耽踞。鷹隼翔集。雉兔營匿。豺狼跳嗥。狐狸蛇蜮。宵雜而昕遁焉。牧圉焉。芻蕘焉。麑之以肱。或擊其肘。羸其角。角故濈濈。而耳且濕濕也。於是牧之爲良殆益以見。由是觀之。予粵之爲令也。亦於以見矣。夫粵事至今日。豈易言哉。其爲之難者。無難於令。令之難尤無如新安。新安邑環大

海之津以爲城。郡大夫防海者於斯。大將軍樓船牙纛爲鵝鸛於斯。其他走利如鶩者。簿鹽鐵。出入布粟珠貝齒革。甚而左右視指南車。望星斗日月浮重洋。連諸夷酋作奸。邇者又閩澳內外之寇玩我。相持爲重。爲斯牧者如歧路然。朝廷三尺之所繩。繡衣使者之所按。詔而檄制府之所躡足借箸不一其策。蠟書布諜不一其人。嗟乎。令之得爲。惟邑之民是愛。士是守耳。然以一彈丸人。且交弄之虞。無失乎。若夫鳥侯之爲牧也。曰吾安其心。安其心莫如以身教民。身教莫如廉。廉斯明。明斯公。公斯親愛。則可以當大難之衝而無畏。於是乎謹錢課收事。剔蠹史胥之積蠹。清勢隱質匿。稽戶口必實。鳴琴坐堂。手識目視耳聽口授無或爽。於是乎籍土客。懲奸宄。存父老。課子弟。興孝重農。倉廩實矣。武備飾矣。於是乎曰兵來。曰侯在民無擾。曰寇來。曰侯在民無恐。登陴從邁。舉來既升。不幾何而侯之牧事成矣。夫然則高壘巨浸。皆其阿池。丈二之矛。線藏之革。皆其簑笠。珊瑚爲薪。翡翠爲蒸。因且不難以長組繫越裳日南諸蠻夷之長於闕下。以雌以雄。侯之爲績。微特全粵賴之。詩曰。室家溱溱。爲侯賦也。予因以見天下凡事任眡侯。殆無不可爲也。有如蜀牧之寄。必擇沃土而爲之。今天下便安之處幾何。嘗讀詩占維魚之夢。卽無期無疆之思爾。侯本生於海邦。人久推爲名士家。有青箱之學。其於民事識深慮遠。故舉而措之。見事業焉。茲者奏績於朝。知必入爲天子左右。出則當路獨專一方。願皆以新安之所以治告之。治之諸生某等。皆邑之絃歌子弟也。徵言爲贈。遂稱是以質之。亦要之雅頌之旨云。

賀解郡丞榮誕膺薦序 代

嘗讀史稱海上蓬萊方丈瀛洲。神仙所居。令人可望不可卽。予家在石羊城。去羅浮一衣帶間。時徘徊東眺。幾一遇之。比寇氛揚甚。則環海內外。皆耳目相戒。往時耕鑪婦子。殆三千童男女。若因笑謂豈所稱三神山。卽在

予里社枌榆間耶。頃幸郡丞解公以防海至。聞海上之氣。亦遂清霽。蓋公以青箱家學。胸中長於古蹟。而試往往效於今。頃以南閩首薦。任爲華陰令。華陰當西嶽之衝。三秦重地。顧崔苻嘯聚。時復有之。公廉惠以孚民。乃釋其佩犢關門左輔。於是鎖鑰實惟公賴。既朝廷以公剌趙州。而秦人仍乞借寇。威望固已隆矣。則公之丞吾廣郡。其所以使海不揚波也。固宜。會督府以平寇功聞。稱公詰戎鼓士。樹柵聯簰。是以能禦寇之魄。予且加額爲梓里得公賀。適友人某生某貽書入都門。謂方屆公生申期。徵予言爲壽。夫海上多神仙云者。豈必曰白鹿玄鶴紫芝瑤草乃足當哉。公固令華陰治秦。秦祖龍鞭石而東。其時何不聞華山有道士。乃僕僕海上。爲抑施鈎梯而上與巨人棋。若祖故不足道也。會須啟入桃花深處。留與漁人問津耳。然則蓬萊方丈瀛洲之說。亦大率皆然。今天子神聖英武。取法帝王。未嘗效七十二君祈禱於保民之牧。輟御屏書之。破格大用。詩所詠樂只歌無疆。固在此不在彼也。公令華而潔已著勞。使國家馨香之信可薦。防海。則國之黃耆。知中國有聖人。於是環島嶼老幼。咸以公得遂所生相樂也。已而相祝酌酒介壽。期以無疆。視前日褰裳濡足。不既已仙仙乎哉。以是祝公。則更當何如。諸人士奉觴堂下。比安期一玉舄如瓜瓞。知倍色飛眉笑。益信公之能治秦。革其舊習。使人人歌舞親近也。余家稱仙城固不盡矣。余不佞。侍從講筵。幸聖帝聖明。可毋煩下封禪書。徵公華山故實。惟回念梓里。因卽以是賀公。諸人士其書致之。

賀別駕吳公祖陞任路南刺史序 代

我國家所以稱咸五登三。季周以來。莫能相頡頏者。有如悉六詔之地而郡邑之。固鴻圖駿業也。抑正有議焉。其域阻在一隅。以漢武之使冠蓋相望。亦惟是占望彩雲。選奧徘徊。雖復置爲益州郡。然玉笥金蓮以往。爲幅

幾何。司馬相如公孫弘諸人建說不一。又鮮不雞肋而馬腹韁之。我太祖決勝廟堂。蹤指大將。以有斯土宇。創垂至今。數百年平寧已久。願朝廷恩威所及。幾何上不煩而下必究。以漢往事視之。固不容無算。則甚矣蒞斯土之難其人也。余不佞。廁員政府。每竊譬之。屬選人以別駕吳公陟任路南州刺史。則相與善之。曰。此固稱余廣州循良別駕也。吾嘗聞之矣。其所職惟屯政。屯至今日。蓋始匿而轉黠之。乃毅然奉三尺以歸其田。頃崔苻之警。古岡龜峯間。幾爲弄兵之池。則挺戔身讋降之。矧其歷署三邑。以山則清繭絲之緒。以海則底保障之績。用能集鴻罹。剔煬竈。方員並效。冰蘗自持。勞怨靡恤。至董治棘闈。庀材鳩工。俾下樂其事。上節其耗。皆公敏之徵也。夫豁南雖崎嶇。浮山阻湖。然以此數者。固何所不效。載致漢往黷武時。唐蒙從粵食蜀蒟醬。始知有牂牁江水出番禺城下。因竭力圖之。展轉罷弊。議者遂恐分匈奴力。迨陳立治連然。不韋晉守牂牁。蠻夷畏之。數立奇功。遂徵詣京師。其后賜爵賜金。功名爲天下最。今路南固牂牁扼控之區也。惟別駕佐郡於粵。粵平於是分符而上牂牁。以視所稱謀夜郎十萬罷弊。議者遂恐分匈奴力。迨陳立治連然。不韋晉守牂牁。蠻夷畏之。數立而歎。余則以酒飲之曰。謝先生何薄蘆門哉。以余近日所聞。朝廷之尊。其精兵制粵者。固已能以胸中之道德仁義當之有驗。矧我國家棋布輿圖。間立爲州。凡皆要地。其任守視於令有加。固儼然以一方鎖鑰俾之矣。刺史誠如所以治粵者治之。又豈如杜欽稱屯田爲費令立得專美於前。朝廷於是得壹意北方。以稱太平全盛。舉惟刺史賴。行見破格優任。建伏波武侯之勳。跂在三九顯列。寧如立僅秩二千石居左庶長已也。卽不佞不且視公孫弘輩爲有光耶。憶甲戌大計。刺史時爲別駕。獨不辭艱苦。爲郡述職。余固已捧袂勞之曰。天下事惟饒青箱家學。而恂恂實心者能辦。因爲吾粵人慶。是役也。或謂別駕得刺史而粵失之。如吾粵何。然牂牁固可制粵上流。扼控其間者。得刺史若此。亦焉往而非以惠粵也。刺史行矣。勉乎哉。郡邑諸公以同寅共事之好。辱徵余言爲贈。因不辭書此。爲刺史勸

駕。且以慰余粵人。

送謝先生敦始候任蘆門巡司序

今年元旦。余甫入都門。有策蹇先過勞賀者。謝先生敦始也。寒甚。指偏提取醉。諸卿相大夫知余至者。輿騎貫至。則立雙童門外迎止之。此余下第還家日。惟與先生之從弟伯子氏剪秋菊飲酒。問先生亦已南返。忽撚鬚髭髻飾半頭來告余爲別。謂且之閩蘆門候任矣。會余季在坐。則諄諄訓之曰。甚矣人不可以不由科目起家。吾往從而尊人高士游。述古昔。談風雅。雖王侯之尊。不足傲也。既以族之匪人修啀眦怨。遂玩鼎二爻占。走都下避之。今誤以先達從吏乞爲微官。任視台丞之間。至故人家。偵其坐有新貴人。勿入與抗揖。倘齒也。嗟乎。人乃不可以不由科目。信哉。孺子攻舉子業勉旃。吾父兄亦孺子若也。愼之哉。余季唯唯。伯子氏聞其言。弄觥抱卷而歎。余則以酒飲之曰。謝先生何薄蘆門哉。以余近日所聞。朝廷之尊。其可否不如天官司屬。天下之可否。不如開府巡方。層而下之。乃不如邑令。令不如丞尉。又不如各都之巡司。巡司官於民不嚴也。敢與之交歡。翁酌而負呼之。然而甚能爲苛其良者。則課耕桑。飾保甲。討故實。訓孝弟。分別善惡而化誨之。下無所壅。上無所制。否者科民而收其錢。踐更率更。以貨賂瓜代之。甚而偵民之饒乏愚智。若族黨之人何如者。以緩急其訟獄。直者曲之。曲者直之。又甚而厚結邑令。以張其威。出且擇人而食。又偵民之饒乏愚智與何如者。陰告之。令其謀爲噩。民盼盼然不畏朝廷而憂失巡司心。朝廷日下絲綸。欲生之。巡司以刀筆殺之。行矣先生。夫可以抗朝廷。則蘆門巡司烏乎薄也。可以行朝廷之德意。又烏乎薄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則卿相大人果烏乎能如先生哉。先生徐笑曰。吾欲求毋辱而先高士之風。則請爲其良者。因屬余季遂琪識之以券。異日余年友有巫趙二子者。俱爲令。循良有聲。先後徙官於閩。先生其往謁之。庶幾因有以使

先生之能爲良乎。則二子者乃遷乎其地而能爲良者也。爲余語之。若夫先生之家學才品。與盧門之足以供其嘯傲吟眺。而著稽古之力於職任也。則余友歐子建徐木之歐嘉可與伯子氏之言在。先生往詩有候鳴集。余先子爲之序焉。

送李先生序

吁嗟乎噫嘻。遊固丈夫所快。而兒女子之所深恨也。十年來數送李先生行。或見其袂灑紅冰。臂環鴉髮。一曲相向。坐客皆仰面不敢直視。追難爲懷。比相遇於長安中。踏雪看花。日指偏提索醉。若不復知有當時人矣。雖然。彼一時也。橫槊賦詩。倚馬草檄。坐胡牀。醉睨而罵。丈夫遇知己。慷慨然諾。何所顧戀。今先生復行矣。吾恐渡錢塘玉環雙橘之間。聽落日鼓鐘。必忽忽如有所失。矧北地沙乾。酸風刮耳。以至入燕市。聞悲歌相和聲。其或者有不相識面之故人在歟。吁嗟乎噫嘻。此一時也。又豈兒女子喔咿私

情所能稱量萬一者。江山不殊。百端交集。其以爲文章之助歟。抑以發性情之感而善用之歟。先生行矣。遂球當卽來觀之。客有知之者。賦詩送焉。

奉賀師相香山何公六十加一偕元配夫人梁母榮壽序代

今夫天生名世。所以開國家景運也。乃其生必千百年而後一見。則亦宜至於千百年無窮期。其出也。望之相慰告語。其處也。則莫不詢其起居。傳其文章。師其蹤躅。懷服其光明和藹之氣。以占國家之福徵。相與傾中原。聚四方。而鼓舞和樂之者。亦知其所以然而然哉。古今所以推尊元臣。歸美碩輔。猗歟中興大業。人所共仰。而未必得奉其德度威儀。有如奉之。則所爲歡欣鼓舞。環相歎美相踴躍者當何如也。今海內人士。無論知不知。則必皈依相國香山何公。曰。公立朝當今上龍飛之始。撥亂反正。有陳曲逆之奇績。一時正人在野。軋茁未舒。賴公力爲推引。得以牽復而進。既而君子滿朝。揚眉吐氣。高足闊步。公相與酌吐茹。戒壯頗。又嘗中夜切四顧之篋。夫決壅復隍之慮。於是崇禎初政。稱爲傾否開泰。而公匡時惟運。所保全諸君子。今皆得備聖主維禎之用。顧不偉歟。元年春。卽以公領經房取士。得人爲盛。時方璫類未清。公正色卻之。會錄嚴序次。愼官聯論策中繞指語。公必摘而彈駁之。乃以式獻。其秋。以公充經筵日講官。公學問博駁。通達時務。凡可援古證今。罔不懇切披陳。進講之頃。積誠悃氣。吐音洪暢。兩班顒聽。閒寂。天顏豫悅。當日獻替。次日卽下旨施行。啓心沃心。豈人適政諫可擬。帝心簡注已久。登政府。一時綸扉內祕。盡鴻猷。華夷蒸動。其可得而指者。如狡夷兩次窺犯。公出嘗所攻畫圖形。指點扼截。多所擒剿。庶卒不得志以遁。中使統兵所在騷擾。諸御史恃有公在。以爲奏。公直票擬旨。切責中官。同官諱之。公曰。吾以盡此心耳。假得奉上命。不庶幾報稱萬一哉。越月。上傳兵部盡撤一切督糧統兵中官。人以此多公。公不敢當。則曰聖明作用不測如此。上集廷臣推用冢宰。諸擁戴者已定。獨公嶽立不少依回。此台省以請。今日唯公。公爾忘私。將舉誰而可。公曰。故事。九卿科道會推。欲令司參駁有人耳。諸君可從大寮後相率推舉乎。臺省憬然。求指南。若吏茲土者。自中丞大夫御史臺以下。蔑不欣奉典型。坐論矜重。後少宰舉瑞逆舊人。藉臺省力奏。相爭如虎。卒止之。公力也。一時言臣爲權門所嫉。公悉爲調護。凡覆本得下公票者。卽其人奉上嚴譴。皆得保全。而妒公忌公者深矣。以今天下人士咸望公復相。則時事無不可爲。以此信公。不啻如寒之挾纊。濕之就曝。是以相與不遠數千里。願親炙我公以求指南。若吏茲土者。自中丞大夫御史臺以下。蔑不欣奉典型。坐論矜重歎服。若某備員邑吏。得以一再侍光儀。則更有深焉者。天下人所知者。於公作用。某自入粵以來。士大夫所歎仰。子矜所矜式。覩面所謀。公之精微在焉。天下人豈曾窺其藩哉。公學在河汾以上。自秀才時便立志作伊周事業。三代以下。不肯著足。其居亭亭灑灑。爲宇宙之瑞氣。其舉動如太山

喬嶽不可轉移。其發聲如洪鐘應物。不可窺以銖黍。若夫心無町畦。志樂和易。與人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鄉有莠害苗。有壬人害正。公一手扶持安全。卒不問其德我與否。鄉黨日以此感公頌公。不知皆公之有意無意間。遇方成珪遇圓成璧也。端居無事。日惟延納名流。相與吟詠論討。切磋文章。辨析性理。凡得公點筆片言。奉之不啻如天球圖貝。舉所謂衛武公之戲謔不虐。齊晏子之推恩三族。宋范公之出空市隨糴。以準之公。蓋無入細可當四面。司馬公之脚踏實地。富公之六月既望二日。爲公生申期。公不合。要以公豈規規焉哉。於時歲夏之六月。既望二日。爲公生申期。公春秋甲子方一週。夫人齊眉偕壽。與公並著令德。長公以茲歲立春初一刻舉家孫。次公則方以是夏完婚。一堂歡慶。靡不榮欣。某用率屬署教諸君。登公堂。爲公萬壽無疆頌。竊不揣鄙言。曰。德涵一世。道宥千秋。高莫見表。淵不測流。稽首拜筵。悅命筆疇。誦圖叩洛。匪旦孰傳。遠邇以思。慕爲公

壽。爲公壽者。四海用庥。伊余下士。履土戴鱗。曷光被九州。於是偕博士先生皆起而歌之。一歌一進康爵。三歌之。公顏悅且酡。反而和之。公其未忘我中興聖主也。其不以某言爲諛也夫。是爲序。

林先生五十一初度序

方讓詩至豳風。春酒眉壽。未嘗不感歎王者之政有以壽其人也。三代後。在閭井歲時。率於收事踐更不遑。若漢初賜帛復租役毋算。非不黃耆是念。然擁鑱者何人。後代國之老。奈何遂與鼎上翁較樂文飾之云爾。以余懷古之人。力田興孝。樂哉。生今之世。唯幸而補籍。在璧水。得以復其身。硯田中亦有秉穗毋論汚邪。得所祝而逢年。明廷以孝治。錫爵及生我。卽今日者。第穠穜竭力。躬共子職。當無歉歲。家庭婦子間。厥景色可圖可歌。故能使孝弟之風可作者。莫若我輩人士。一歷簪裏而上。唯啓居啓處者差

可耳。腊酒方馨。因頌此以觴吾母。然益不禁感歎焉。適林子秀然至。謂尊人隱史先生年屆五十又一。今除之前二日。縣弧期。諸子圖以歌之。願得子之言祝。余益復感而歎曰。樂哉林先生也。先生至行在閭里。是宜遐齡。不備述。憶哲皇帝乙丑。今諫垣張玉笥先生來宰邑。試童子。予謬糠粃前身。既予謬先鄉選。然於林子愧也。林子懷瑾琢磨。益至。其席於天府。有張入用以隸璧水。復其先生目在。予之爲林先生樂者。則以林子有今閒燕之日。林子勉矣。在昔賢稱孝。啜飲盡歡。其毋忽諸。以翹異日。夫能色養則豫。豫則格天。格天則純嘏備。先生之杖鄉杖國杖朝。以至於彭咸。皆林子可以致之。勉乎哉。斯漢而上。是有以壽其親且壽人也。張先生之教在。請更端以勉之。林先生聞予言。其亦應坎坎旋旋。偕比鄰稚叟爲舉三爵。

壽盧封翁八十一初度序代

嶺以南爲仙人都。邑志稱五人騎羊事甚奇。頃恆異之。比守粵。竊自念聖天子以元元予守臣。守臣亦唯是式有德尊有爵。敬有年。以稱聖朝咸五登三之盛。其敢若韓退之踵司馬相如侈封禪爲。抑嘗論道家者流。其理不可盡測。若夫仁者壽。爲吾儒言。固未嘗不可反覆徵辯也。則於封公盧翁見之。余不佞。蓋久已習翁鬚眉。今年爲翁春秋八十又一。六月之望。乃縣弧辰。適令子都諫以擢太常。俞命至。於是翁孫伏生氏諸執友稱觴爲壽。徵言於余。於誼不敢辭。則以漢儒者之言。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又曰。樂樂所自生。於以徵之。知翁壽宜無疆。固不必援安期玉爲爲

生於五月。以爲六月者何。在易六月爲遯。以律推之。得丑之衝。不爲遯爲姤。此以謂碩德君子。不既遯而遇於天下。品物咸章。后以施命。詩有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翁之謂矣。今夫律與歷與樂。固相因而推者也。樂起於黃鐘。其數本於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而參之。至於得八十有一。歷十有二辰。乃至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故曰該於亥。奮於乙。此所以知翁之歷壽宜無疆。則八十有一當太歲在乙亥。又其徵也。今夫粵於輿圖當午未之方。在南訛爲夏。於林鐘當六月之望。地配其時矣。且夫太常固樂之宗也。太常公漸磐砰砰。聖天子加恩所生。卽日翁且進秩太常。在昔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惟翁義方有訓。以身教之。用能式穀。太常公以爲聖天子元臣。因以寵榮翁。是則翁之爲教。且推而上之。以至於天子之子。異日方進翁三公。爲帝者師。如是則以授時瑞莢。爲紫芝朱草。率舞之獸。來假之龜龍。爲玄鶴白鹿。出見之天神地祇。爲僊佺三王子者流。翁坐安車而杖於朝。視先世之仙而杖者孰優。儒者稱仁壽。則豈不足侈哉。若夫大夏爲徵。林鐘爲角。於樂爲君臣相悅。太常公事君。資於事父。頃居諫垣。嘉謀嘉猷。侃侃入告。知無不言。聖天子於其言無不從。民事以成。都俞以賡。是用晉之太常。以享百神。薦上帝。於易爲豫。豫爲和樂。故曰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其卽以是爲酌者祝無不徵矣。翁世德可師。鄉黨無間言。其子孫皆彬彬質有其文。他日必多比肩繼踵起者。伏生氏有奇才於余。爲針芥相知。尤賞其爲大器。翁百歲無疆。其悉頷之。因次第書授諸君。使奉之翁堂。以爲左券。日者太常公休沐過里。將聖天子新命。予翁用卽以守臣斯言爲贊可乎。翁所居名仙鄉。聞石羊蹟故在。其語云。願民不飢。此則守臣之責。非以爲封禪訣也。翁鶴髮童顏。步履如飛。往來必多異人。其爲太守請。恆祝之毋厭。使□元咸得四生。推翁之壽爲壽仙乎。仙乎太守爲弟子語以介於翁。因申儒者之談。

爲周農父壽母序

國家以經術待士。教化深入。凡沐浴而興起者。邇年以來。環海內外各有其人。其在皖之桐城。則周生農父。與吳子遠孫克咸。二三子皆以篤行好古。爲一時人士倡。交農父者。則莫不知其母太君有孟母之賢。農父侍人有隱君子至德。太子也。非生於太君。太君愛而教之。如己所生。農父尊人亡。農父能繼志述事。以養太君。太君歸而乘禮義相之。既而遺農父以聽太君。太君稱未亡人。織作以食之。斷機杼以督責之。陰雨翹翹綢繆。或侮以有農父。今日太君嘗爲農父說詩。至於柏舟檜木之篇。身當之兩無。或怍色也。農父乃抗志師古人。爲文章。原本六經。發其慷慨之氣。形之歌詠。蓋幾幾乎登漢魏之堂。與大曆而上諸作者伍。頻年以來。寇氛大熾。守者不戒於桐。其小人無恐。安於分誼。君子揖遜持揣。至於焚蹂屢及。而閭里戚黨之愛。若衣冠絃頌。威儀不衰。夫農父者亦庶幾可以鼓吹我明之盛矣。誰教之。太君也。於是太君以某月日爲設帨期。其獲交於農父者。則咸聚而登堂稱觴。太君視農父色喜。或曰。農父經濟才也。而又學以深其識。故里中長者之稱。無減於其尊人。方以宰天下信孺子之割善也。使農父得遂出入承明。以經營四方。不尤顯太君哉。而余則以爲農父雖致鼎養。恐無以易此菽水奉。又何也。夫農父誠陶陶中和。而至性乃深湛激烈。使其昂足天衢。以受中外之事。所爲行太君之教者。知其能然。然又烏能知其所不必然而然。而今也修身樂道。以恆朝夕娛太君。則天之所以善處農父。爲報太君也。雖然。太君固以節自顯。稱女中丈夫也。夫卽使農父以身許國。又或甚至如古者與李杜齊名。余知太君之慰藉良至。農父勉乎哉。士患不能自立。不患所遭之時與位無以見其所能。若農父者。其處也以古學相與起。其出也必以氣節共砥礪。出與處無不可以報國家。且報太君矣。太君節至堅。壽宜無疆。農父之學業建立。亦尙日進無疆。蓋至於信農父之能行其教。且無或愧於

其爲節也。而後嘉益可知。二三子曰。其書是言而奉之太君之堂。太君樂舉三爵。

羅先生偕壽序

余粵於蓬瀛三山一水可渡。古得道者多樂而居焉。洲嶼之間。峯巒湧而海潮動。日汰其瘠淤。以凝其芳沃。本根深而不拔。膏津上行。果實充然而足。枝條鬱秀茂潔。土毛新美。霧露清馥。蟲魚沐浴。禽畜各得其所以生。人作息於其中。蔭修林而出入呼吸。風和雲芽。相與恬暢。茹蔬而采其榮。曬木果以含其精。瀕氣開明。與日月相吐納。鱗介毛羽。釣弋得之而無疵疾。寒絮暑葛。條縷柔厚。適溫爽之宜。夫養其外爲養其內。使是非得失。榮耀富貴。日相構鬬於中懷。又然乎哉。維揚羅先生家多耆逸。龐眉皓髮。數世一堂。隱德君子也。居爲赤花之洲。東羅浮。西樵峯。波間上下。產龍目離支。走乎天下。莽茗瘴乎國邑。奇花異卉。移植而延種。且踰五嶺。松樹千百年

者臨水影。而猿接蜿蜒至十里許。而先生古心質行。日嬉嬉然。將仕不薄據曹。吟詩讀書。不借援於當世聲名之士。厥配梁明府公愛女。出宦門而不矜。雍穆相敬。又能脫簪飾。衣大布。奉饘粥。爲先生相。於是生兩丈夫子。皆卓然有成。諸孫參差玉立。質有其文。而先生與梁毋齒且俱踰古稀。又初度矣。則曰余將何求於時。其得某夫子之言以爲壽。余願易足。余是以知先生之與毋偕壽無疆。不亦宜乎。今縉紳先生汲汲利祿。毫而不休。日憂其身家。與其名譽與其子孫。此可亡論。卽所稱談說大道。以與於巫彭云者。彼且連結天下人之相知以營其廬。洞天福地。名山之以居爲相附而爲傳人耳。人傳乎哉。如先生者。是以得全於天。故能得全於產。以漱茹其精靈華實。故得道之士。苟長能如是焉。雖與天地同壽可也。吾恐先生子孫且顯於朝爲尊官。又遂以世故煩瑣入乎其胸。因書是以報焉。使人視之。先生且與梁毋倚杖洲涯。子孫進膳。戚友過而舉酒相視。大醉日爲

樂。

贈杜先生序

杜先生者。仕先朝爲寺卿。辭而養母。母善參禪。先生因遂戒殺斷肉食。奉母南渡江。居金陵。遍禮諸名剎。甚歡。母之逝也。預知時至。先生哀毀如孺子啼。扶櫬北返。廬居墓傍三年。雖膚氣震逼。無以敗其孝思也。既而隻身走數千里。度嶺。入五仙城。卽日冒風雨徒步訪余。延入坐定。覩其鬚眉衣冠。居然道人。徐出懷中刺字。大可至方寸。高可過半尺許。乃知爲達官貴人。與之語。則深於性命之說。示余書數卷。則皆當世巨公名賢題贈篇什。噫嘻。夫所謂信道篤而誠且勇者。非先生而誰。先生因遂假館余里門之西。炊煙相接。早晚步履可恆往返。而余以軒蓋交臨。罷於報謁。不得數見。先生愈益謙謹。必欲得余言爲贈。余言卽傳。先生豈好名者云乎。人情之恆好。則居尊顯而御肥甘。先生去而奉母。然非余之所謂難。夫禪悅之味。則又有甚於尊顯而肥甘者。爲余之友者。近有數人。於其中少有所得。乃去父母而剃鬚髮以爲之。余以爲大雄立教。於事理無礙。當不必盡以去父母而剃鬚髮之爲。然而先生之鬚髮也。顧又留而奉母。母逝則又依馬鬣封。如圍繞舍利塔。是他人之於道。所圖者皆其皮毛。而先生則其精髓。先生當不爲好名。余方且屏軒蓋。應詢以與先生遊矣。其爲我告諸學道者。使知以大孝爲本。卽去儒而佛。應無不然。

馬勝負序

余伯父十愚公善能相馬。百不失一。余仲弟因之。於是恆索里中之所謂駑駘者食之。使中燥而外澤。其求之者至價數倍。月必徵鄉里遠近之畜馬者咸集。與較勝負。則使余爲序。余聞馬屬房星。與龍爲類。相爲消長。又聞天下有道。卻馬以糞。則是均非農桑之宜。然余曾在公車。見今國家以騎較士。於是其文且弱者。亦必扶而上鞍。使人曳乎馬首。恆恐疾走則蹶。

譬之北人來南中。乘小舠上巨浪。憂虞惶恐。瞬息間有人鬼之分。又孰與吾弟短衣踊躍。鞭叱控縱。惟恐或遲。使公車諸君子而皆能然。不且昂昂得意長安中哉。夫人各有能不能。古之爲將者。至於板輿卻敵。而今也試文士必以騎。余弟能騎矣。而又不樂仕宦。日與里中諸少爲斯樂也。朝廷安所得兼長之人而用之。抑余更有感焉。今天下以餉軍加征。稅賦重極矣。人各不樂農桑之業。則不得不寄其馳騁之思於馬。又安怪乎其相爲消長。余倘願會中諸君。以其雄飛之志。相與講技擊馳驟之法。出而爲天子效一臂之用。使奴寇畢靖。夫然後還鄉里。乘下澤。策果下。選勝徵歌間。且與諸父老課雨暘。量地力。種植化遷。以適心意之所欲得。聞或蒔奇葩異卉。栽靈藥。辟穀餐花。爲地行仙。此不亦出處俱得哉。且夫人之相人。亦如人之相馬而已。世豈無英雄之概。雜之庸駑中而人不知用。以終老也。弟爲余語諸君。其善俟之而已。又孰有如弟之食之。使其中燥而外澤。價

送吳舍人還粵西序

予里中梁喈林太史以頒赦詔從粵西還。亟向予稱靖藩之爲王甚賢。其賓客多司馬鄒枚輩。相與沉酣藝苑。蓋相得益彰也。先是予遊都下。則知有宗伯華亭董公。眞草諸書。爲當代第一。比又聞其爲書。應酬不給。鬻多令門人爲之。然筆法往往不能得有可辨處。如右軍之作。太令卽酷摹之。謂是醉時筆耳。得之者僅其同邑一君子。則且以書召人爲舍人。是非徒筆法之工。將能以書諫者。予聞而奇之。太史歸里逾歲。一日置社酒高會。有客從粵西至。揖入坐次。徐山人巢友與道故。語色甚溫。問之。知卽所稱賢王之賓客。得宗伯書。向召入爲舍人者吳子素友。自是素友遂時過予談性命忠孝濟人利物之旨。則益知賢王之所以爲賢。比且告別還粵西。因特爲留數日。書予所爲三大忠祠賦而後去。嗟乎。以王命而不難爲予

遲之。則烏可以無言爲贈。予聞文藝末耳。以才性如素友。使久居鳳凰池上。以奉聖天子絲綸。必有可觀。今而居賢王之左右。此則徒以文藝見矣。然而宜也。今天子神聖。爲之藩王者。唯是率由舊章。守土地無事。工詞賦柔翰自怡。甚至極絲竹歌舞玩好之樂。愈彰其賢。吾子於是得以其絕技。逍遙宴遊閒以爲王娛。夫謂技進於道者非乎。今天下皆知寶舍人書也。將使諸王聞之。皆慨然興慕。以餘閒游藝爲可師法。於是仁讓相率。天下已遂相安。使舍人而以絲綸效經濟。其功孰大。予聞桂林多奇山。舍人善飲遊。必醉書石。雖游戲皆可以當古者銘頌。其或者憶予斯言偶題而勒之。

集序類
老子笑序
厚生訓纂序
閒情十種序
九家集選序
廣古文品外錄序
筆髯集序
鄭氏詩序
劉先生武夷遊草序
區啓圖二嶽遊稿序

華聞脩吟安草序
李定夫遊草序
廣種蘭書序
代耕編序
陳元孝詩序
何瑞生印譜序
戴初士弄珠草序
劉以青詩草序
龍塘山志序
石僧詩序
李定夫詩草序
董參軍詩序
施仲芳詩序
石香亭詩題詞
費仲雪詩序
粵遊草序
徐無滅詩序
情詩序
香雲館集序
臞仙遊草序
李生詩序
左右新婚詩引
觀察唐公梅臣續堯序
連山縣功績册題辭
謝邑侯奏記論表策合刻序
從軍吟序
南園花信詩引
羅季作散木堂詩序
射說序
方玉堂詩序

嘗讀老子不能甚解。夫讓美德也。而必隱忍以爲讓。由其說將使人疑以速其死。伍員知之。越王句踐本不知而幸中也。謂舌果久存乎。柔陰道也。而必操術以居柔。由其說必且慘刻以至於刑。韓非受之。陳平之徒卽不受而終絕也。謂柔果制剛乎。吾謂倨者人之恆情。怒發可以相安。故野老爭席。海鷗不疑。盧舟無人。隨流自觸。從老子之道。盜人而人必惡之。乃盜天而天不惡之。天豈甚愚。此至今不能解也。抑亦謬有說焉。夫一屈一伸。一榮一辱。此理之恆也。寧伸於先者。其極也。屈乎毋寧屈於先者。其極也。伸乎。以老子爲狙。而天且朝三而暮四以豢之。亦猶其朝四而暮三之者也。天不愚也。愚老子也。天之於物也。惡其多取。爲其多費。不費而取之。多可也。久可也。故曰秦得燕。太子爲往。則夫天亦猶之乎以老子之道行之老子者也。此其所以可笑也。然則天與老子。其相持而未已者乎。若然。阿修羅旁可睨之。鳴天鼓而大戰。不幾收鷸蚌之利乎。抑亦老子起而收之乎。吾謂老子不能。天恆勝者也。以有老子者自損而求益之。日與之相持。此阿修羅之戰。所以至今不決也。外敵之國。其臣蒙恥持祿以自私焉。敵可勝乎。究恐幷敗。抑老子者何不以其道奉之天。而以勾踐陳平之知謀阿修羅也。夫有善也者。來惡之敵者也。有德也者。來不德之怨者也。況情亦可泯也。識亦可轉也。性亦可還之白淨也。無生而無乎不生也。風輪水輪。毋自恃以爲固也。毋以爲佛與衆生。皆我所生而傲然自傲也。如是者則阿修羅又安能爲之壘乎。而老子不能也。後其身也。爲存其身也。乃師大雄氏者。曰得天。老子焉往。此老子之所以爲可笑也。戒山師大雄氏之

徒也。往其孫海眼爲沙彌時。袖慈師所爲老子解讀之。師見之詞叱聲相續。海率山袂曰。何不遂解。山拂去。一夕雪深三四尺。忽大呼海曰。起研墨。我作老子解。墨隨凍。亟呵之。立揮而就。今所存老子笑是也。予頃見山楞嚴截流。殊嘆其痛快。恨未見此。比來聖湖假寓海公禪房。偶從斷橋踏月。醉歸出以示予。且索爲序。予讀且大笑。聞戒師每讀書只首尾數葉輒了。大意連達。大師事械至都。入狂獰中。雙目炯然。賦得自得以是得出。歸而從岳大中丞出塞。長嘯登陣。此其人卽世間法中。亦豈屑假老婆子慈悲面孔誑人者。故能以老子笑老子。無解不中。眞大雄之獅子也。其可以師天而吼阿修羅矣。讀者試以予言參之。若海公將來爲咬人大蟲。必爲老子所畏。願勉之。毋反爲老子所笑。

厚生訓纂序

寶安李靖吾先生棄杖履者蓋十三年矣。而流風餘韻。常在人心口。余小

子之生晚。不獲面交先生。比遊寶安。友其士之仁者。則先生之子眞實稱莫逆好。登其堂。披其帷。讀其壁書。傭其硯田。蓋雍雍乎眞執杯棬。余挹芝蘭而先生在焉。茲余將還五羊。眞則手一編以請曰。此吾先子之訓也。吾疇昔舞象膝前。業知有吾子。其爲弁一言以志不忘。余拜而卒業。作而言曰。甚矣李先生之能訓也。於以觀之民焉。於以觀之身焉。於以觀之家焉。於以觀之古之君子之爲民牧也。民出四死而得四生。若猶未也。於是乎有裁成輔相以相左右。有木鐸之徇。哽噎之祝。今之君子。操刀而割。其能者愛至於死以贖死。曰惟明允。何堪命焉。若先生之令宜陽也。其堂上有處女子之色。授以衣食。如厥慈母。課以田疇。如厥農父。飲食居處。必若其時。本斯訓也。夫是以其民得生我焉。古之君子。年耆學明。唯是謹其身。禁不犯五行人事之忌。觀頤之吉。毋拂經焉。今之君子。如虎斯噬。必死。夫人物以自生。猶將不及。否者亦汲汲於熊鳥龍虎離坎陰陽。若先生之能清操也。啖葵

曳布。惟順厥生。使沒而寧。且若晏嬰之三族咸待舉火。於以方之。殆無憾矣。本斯訓也。夫是以任大塊之勞逸。無凌節焉。古之君子。其長者遊。則少者爲將車奉杖。少者出告反面。袂奉弓矢。柄奉刀劍。佩以奉其所有事。故伐鼓於堂。坎坎旋旋。宜爾子孫。樂爾妻孥。惟使其出入日利。無多求矣。今之君子。操雞豚數米鹽。遺金腐粟。使厭厭出。嘻嘻於堂。栩栩於道。去順效逆。所自來也。若先生之能貽謀也。義方式穀。弗納於邪。貞也奉之。從繩以直。就礪以利。無嬉朋焉。無囂習焉。無荒心焉。本斯訓也。夫是以其家日益而身日安。人於是乎稱先生善營生事焉。且夫貞亦知夫而先生之訓其民也。如其子乎。其子又如其民乎。如其身乎。是雖飲食之宜。昕夕起居西南東北之利。然以授之無恤之懷。則弓冶之遺意。誠有寄焉。子能守之。將桐鄉固不忘朱邑。而朱邑亦可以不戀戀於桐鄉矣。余小子之來也。事大夫之賢。如二三君子。經術宏詞。風流標簡。無不敬奉爲型範。今復得先生之書。又不啻提而命之。是以從貞之請。浣濯而題之。簡端者如此。

閒情十種序

詩之不廢淫奔。以著戒也。後之詩人。如閒情香奩之類。不謂之誨淫可乎。或曰。以女況士。感也。然即其旨求之。又多不然。諱之曰。是以見其時俗之風云爾。否則屈大夫嫉女宓妃之所由託也。吾嘗因是推之。不足諱也。夫妲己妹喜夷光。率亡人國。而人臣之盛有名者。或以縱飲酒。御婦人。聲妓歌舞。用存其節。故好色者。古聖賢之所戒也。以伊尹文王伍胥爲之臣。皆亡。然以漢唐之君爲之主。亦存。故夫遊閒之士。其於詩無不可稱也。以託諷諫。寄感激。即其變者。因之以幾遯跡。不亦可乎。吾因而爲之辭。倘世之以詩名者。欲晦其身。庶幾信之。雖然。其言之可矣。因而行之。不如劉伶之荷鍤。

九家集選序

竊聞之。才也者。所以有事於天下者也。唐虞之際。於周爲盛。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其衰也。乃徒以其一往經緯之氣。散爲文章詩歌。自孔子刪定而後。吾求之千百年來。得數人。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揚雄司馬遷江淹鮑昭李白蘇軾。此九人者。不可以不謂之才。生不逢堯與舜。以樂育有成。悲鬱慷慨。激烈旁引。甚至諧狎淫耗爲可憐惜。然亦難矣。近今之世。予每見今也又甚至如此。能不憂之。舟中無事。爲取九家者之所爲著作選而成集。使後生有一端之奇者。知所依立。舍上觀感興起。要之亦甚無用。聖人復作。能不悲其爲志哉。

廣古文品外錄序

夫擁書萬卷。何以云南面百城。嘗言之。六經諸史。粟米之征也。脩詞敘類。潤色討論之編。布縷之征也。韓柳蘇曾大家諸集。力役之征也。以覘田爲昆明池。日部署而練習焉。避師素飽。旂幟一新。於是安享南面稱王。不亦可哉。賴舞衣大貝。則必與河圖天球並陳。青之怪石。徐之蠙珠。則必與漆絲鹵革同貢。今或起於微賤。藏耕具以示勤苦。乃徒守三品之獲。將毋使人笑田舍翁得此爲過乎。然而薾慎氏之矢。非宣聖不能辨。支機之石。非張騫不能窮。若梁之太子以微瑕而失白璧。歷代殆有餘憾。自近世陳仲醇氏品外錄成。而遠方奇異之物。殆無有不至矣。茲余友有韓仲弓乃更起而廣之。管敬仲曰。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猗歟休哉。仲弓猶將彙古今史論。與宋人解經。本朝典軍。則鼎以九方。獸以一角。驗問乃無姦詐。余聞脈望三食神仙字。以此成

仙仲弓曰吾將使娜嬛宛委皆在南面王之邦俾忻然庶幾遇之於戲昔唐蒙從南粵食蜀枸醬遂知以巴蜀通夜郎司馬相如客臨邛後乃言邛笮可以置郡厥後效皆可覩也余倘請敕郎罷大夫與管城侯爲之先驅奔命

筆耨集序

歲癸亥殊不得意案頭三寸不律日食墨數斗而其穎不拔大爲笑寒夜篝燈并硯焚之已而念非其罪且止於是管城子禿而留髡然其舌尚在倘能作若許語都曲折如意時一出以示友人友人則爲好語以相慰曰此江郎夢裏正開花也遂并存之枕中

鄭氏詩序

或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靈氣不鍾男子而鍾婦人予謂遜抗機雲差足及婦人耳夫男子負笈出遊聞聞見見顧所以自見何僅僅也閨中婦人乃能與秋宮團扇庭階柳絮飄動千古彼撚鬚入甕寧足云乎予遊吳得讀鄭氏正淑詩殆不能無感焉鄭氏出名家歸施伯仁自云氣味相類然三復其吟詠之旨抑何舉案情深鬚斗性熱又復徵逗幽冶卒歸於正也此其人得充椒房捉彤管寧止如大家者流譬如賢士放廢義命自安至觀其所自爲輓歌尤足以謝女顏頏陶公夫死生亦大矣而視之如脫屣倘不幸如曹娥焦妻知必能以生殉節予故披是編之餘深有以見鄭氏也視彼矜入雒之才嘆華亭之鶴又何如乎然觀其對鏡自憐至以詩瓢自況云得之者知吾苦心則更不能不令人追嘆耳於戲以禮自閑因是以知其梱樴之澤爲能遠也倘有得其所存則風也而歸之雅焉詩若干首由勝國入本朝傳已久江進之令吳時曾序而行之施家多賢子孫皆鄭氏所出予所知有施湘文者美而好文刻其家譜因復及鄭氏詩徵予爲序遂爲題此以告之讀其詩者與夫其所爲賢子孫者時崇禎甲戌夏六月

劉先生武夷遊草序

不佞遊人也計東西南北反復爲路已經五六萬里歲月已十年所茲且倦而思歸學相如著賣酒幃顧聞人談佳山水猶饞脾癢動安得集名勝幽奇之蹤縮置杖頭囊底不佞坐而餐之若齊王食雞也唯是藉避同好分蠟屐如瑒履五岳圖爲兵符幾軍東下幾軍西上畧地爲期而會其有觀望退縮過險不能先登者所過輒擾邑有司者惡題詠剽掠見聞淫汚名蹟者僅擇善水草自便不能搜探藏匿致有甌脫漏遺者不啻枚疾走嘵名動衆因而濫收募誤事不得前者則皆讓反是有慶慶與讓皆以詩文視命爵酒視祿然頗嘗側席念之難哉其人劉先生元博固老於遊稱燕頷虎將軍也頃入武夷武夷君下之凡不律所注皆落睛貫腦先生故善習水墨不啻能爲十里霧今乃徒手深入九曲間抉武夷面目南歸往多丹粒笑問先生得毋私懷之不以享大衆乎不佞將拜先生爲前鋒軍其爲避取峨眉華山近若天都台宕之屬趣使者至南越報避於是卽劍池旁千人坐上先生酒五石戴以大王兜鍪既而爲之序其有能爲不佞遊者可視此

區啓圖二嶽遊稿序

二嶽遊稿凡二卷爲區啓圖先生著啓圖前後所爲詩文有燕吳遊稿正續凡七卷遊滁稿三卷瑰石軒證遇堂雙源洞瀹雲樓碧山草堂琅玕巢諸稿凡十九卷遊業共四卷南帆稿二卷官於當陽有玉陽稿八卷二嶽遊則啓圖於戊辰南歸因而登泰岱謁孔林還渡江上匡廬所作蓋予粵之詩自南園五先生而後咸推區用孺太史予少時既學語識字先高士卽以太史五言律諸詩授而頌之今憶之殆無間然啓圖爲太史公子其

所作風流蘊藉。典麗雄博。自十歲倚太史公膝爲詩賦。名動長安公卿間。既而歸里中。大集諸詞人結社。間而出遊。則凡海內有心人。皆目攝而深交之。於是啓圖於古今得失。海內人物。四方利害。蓋勃然於中。不特以詩文名。而敬服之者。則亦以其能詩賦古文。謂當起家詞林。世太史公之業。當是時國家枚卜相臣。非詞林不得與。而予粵自黃文裕公以來。凡詞林之選。則鄉先達於諸進士中。必愼擇其平日學行之兼優者應。故毋論其知與不知。則必曰啓圖啓圖。而啓圖之爲詩賦古文。則信能爲當時冠。雖以吾先高士不輕許可一人。於爲詩社。則以得啓圖爲之色喜。遂球小時能見客。揖啓圖。來過則必令之出揖也。不謂更數十年。而啓圖始以諸生餼秩貢于邑校。始與余同舉。既而數罷公車。乃選爲當陽令。當陽流寇往來蹂躪之區。自啓圖爲之。乃能如鐵壁立。經濟之略見其一斑。亡何又以之選。必以縣令。枚卜惟賢。又不必以詞林。啓圖嚮望久著。斯其時乎。噫嘻。固何如數十年前。當其年少起盛名時。使出而盡展其所得於古。而發其慨然於今者。顧盼馳騁。必大有可觀哉。頃余與啓圖同年而舉。又同出李遭谿夫子門。先高士不爲孺子獲喜。以得附啓圖爲之驚喜。而奈何。又遂相與罷歸。二嶽之遊。此其時也。是宜悲憤感慨。牢騷愴恍。乃更徜徉逍遙。吟嘯自若。此所以令人不可輒測其際。比啓圖刻諸詩文集。輒以是稿過。而目余爲序。余念先高士獲與啓圖交。不知凡幾年。而遂球始生。今棄養已十有二年矣。余獲與啓圖同。又已十有四年。而余亦幾倦於遊矣。余從叔有女嫁啓圖之子君遜。已寡而亡。君遜往試童子。與余同受知於邑有司。旅見必偕。去今亦已廿年矣。人事蹉跎。存亡不一。方且不能無感。而啓圖之以詩傳其人。抑以人傳其詩。方相長而未有已焉。今果有人讀其書。思其人。而大用之者乎。猶可及也。余四試罷歸。度啓圖又將出而爲令。行矣勉哉。因於途次。謹爲序以報之。時庚辰七夕。

華聞脩吟安草序

憶廿年前從他友齋頭得華聞脩所輯閒情小品一帙。輒愛而留之笈中。笑謂此卽吾輩詩種也。然尙不知種詩人其詩如何。既於吳門得交張子草臣。與談詩則曰聞脩聞脩去今又七八年。予往來虎阜白堤間。恆移扁舟避人。偶與客看山還。有鬚眉瀟灑掉小舠來過者。視其刺。聞脩也。亟就揖把袂。得讀其諸詩。以及所新著。爲吟安草。於舟中。既爲卒業。因鼓枻而嘆曰。夫詩非情濃者不豔。然而非境空者不眞。令聞脩早已調停宋子京半臂。廢其推敲。尙安能作寧馨語。然則爲聞脩者。肯以他人一日易此千古歟。其不爲聲色所敗。亦有幸歟。今第以春山爲眉。鬱藍爲黛。寒雲疎雨爲溫柔香夢。明月搖佩。練水拖裙。以爲情譜。不尤勝歟。予故知聞脩詩向以情種。此其結果時。抑又非情之深者不能爲之。爲秋士之心。爲秋林之實。於中景況。正索人下闕

李定夫遊草序

李子才品高絕。生有俠骨。方髫年與余居一室。讀千古書。把臂論當世人。某可師。某可友。則爲之供香一瓣花一枝。某某可唾可殺。則眉稜怒起。恨不得納蘧臼中。以博浪椎爲終葵首。時余流浪四方。見聞益廣。歸輒爲李子言。李子乃拔劍起舞。出酒具。典衣鬻產。得千金爲遊。過姑蘇。謁余師子木李公。公故爲李子之師。與父母者。李子執禮唯謹。則非但以昔爲弟子故。又余師友張子受先。受先固好古者。其繩朋友必以正。而李子屈首下之。李子皆可知矣。月餘乃去遊金陵。恩獻策人長安。道聞香山相公與文長洲一日同歸。吾師陳少宗伯。又以言藩祿事得嚴旨。李子曰。凡此皆聖主所宜尊禮爲之奈何。吾不可如賈生痛哭。老母在。胡不歸。於是散金結客。過揚州。買如花一豔姝。願以溫柔鄉終隱。候香山相公於關前。附載而

還經羊城與余蟬聯連語者十日因出其詩讀之往往多感慨語然以其在大人君子門下道氣所撝故粗疎之習亦十去八九要之後世有讀李子詩而尚論之則又未有不泫然欲涕者也今天下未嘗無俠烈忠義之士乃往往令之感畏時事託詩歌酒色自放張兔豈於糟丘詠葭霜於粉蝶世事尚有可爲者哉然而幸也夫古者資於人國今也資於花國吾李子非奉賢豪間者之教與夫其以道德自澤不至此因李子詩而願交其人者又何以教之李子名在風雅之壇久矣其爲詩吾不俟論

廣種蘭書序

蘭之香其名於諸花爲尤古易傳如蘭風賦秉蘭芄蘭春秋之君夢蘭而生孔子家語稱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他如楚靈均滋蘭之詞韓公子著浴蘭之事皆先秦而上也然蘭今鮮有能識者世之人率以蕙爲蘭又或以玉蘭爲木蘭夫蘭比君子稱之失實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抑余觀菊

以靖節梅以和靖蓮以周元公桃以劉郎李以老子芍藥以韓魏公王畎公荊公陳秀公四人牡丹以李三郎海棠以楊太眞石榴以張博望是皆因人俱傳獨蘭又鮮有能相配者世傳猗蘭之操亦失眞譜豈蘭之爲品乃反賤於蔈花語曰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自芳然則爲君子者亦知所以自處矣苕上嚴次公生於安石庭階博雅多聞乃能廣輯蘭品彙爲是書其時其地其物宜無不畢列持以索余爲序余乃欣然信筆一以告之好栽培者夫其膺者而如是愛之矣倘知其眞者可知一以告之徵蘭事而若余之善感慨者其庶幾信蘭芳之幽世有能辨然則是書之傳豈猶夫爲圃種樹之瑣事也夫

代耕編序

予與梁漸子里居南北依倚梁子大母以節受旌今遐壽未艾則予母之姑母也兩家歲時扶杖相過不爲客禮每食請所與則互命童女使米鹽有無則不怯相乞假漸子少卽以尊人有良先生命同予弟延師爲學數年予往來吳越歸則梁子已爲古文詞甚贍且工所著史眉考究甚堅悉予弟學爲舉子業不成則退而歸耕板橋梁子遂與予互相師友梁子業舉子皆以其所爲史與古文者爲之於時體不甚合顧梁子雅不樂時趨庚辰南宮試竣卽趣命駕出途次乃聞落第之報夷然安之歸而嗜古益工此梁子之所以成其爲梁子也予性慙腸熱當其揖見官長或禮貌不如體或論事是非枉曲輕忽恣肆或意不相屬則予必恫恫而退落落日遠其於上交人皆諂乞予獨期於不失節致罪而已予家乃日落無敢過望於人其賣文爲養母計亦勢所不得不然也梁子則寧慨不交故亦復不得不賣文代耕編其所存者讀其自序而可以見梁子之志矣雖然予殆有以爲梁子寬且自寬也梁子謂以一縑質予輩爲文乃以數縑質所代之官之名若以予輩之爲文爲勞且賤予則以予輩之文而五綵綉之金書而施張之拜跪踧曲以將之其爲清白吏則傳之爲世寶以示子孫使知桐鄉之愛卽反是者益復以爲解嘲飾說榮耀鄉里之符若是則向者所爲於予禮貌不如體者論事輕忽恣肆意不相屬者其於予文也而如此有體矣不輕忽恣肆矣意殊屬矣予雖勞且賤亦何憚而不爲若予輩舉業之文使閘中劣史易書迷目者不數句輒加紅勒而猶津津爲之不已則誠可嘆耳故予弟之棄而不爲視梁子之卽以所爲史與古文者爲之尤爲自得姑戲爲梁子題此以示子弟曰而毋謂梁子非耕也則亦毋疑於予之不耕也

陳元者詩序

元者同戴初士來粵予與陳喬生强欲留之會元者出笈中詩草一編相與傳觀因故固遲之誤元者毋行元者去不顧無已乃與喬生刻而傳之予自識歸元者詩從徐巨源定什可八九予兩人定什可一二元者之爲

人。其醇古溫潤令人好。不止以詩。詩其一也。書其一。摹古篆印章又其一。予因得合而論之。嘗與喬生笑謂詩律眞書也。絕句殆蠅頭楷。四言如篆。五言古八分。七言歌行草也。樂府古詩又如章草。顧往觀右軍眞書。多訛其傍。如從竹者往往作草。乃草書中如愛憂等字又多從古。此正如詩家善用古事。不必甚拘。而古風中殆不容雜一凡近語。不善觀草者。將古人筆勢連帶處認爲字形。善觀詩者。從古人疏率處。益悟其意想處。唯印篆亦然。其不盈分寸可如絕。比偶如律。道貴如四五言古。往復緩急。如龍如蛇。可殘可缺。如七言歌行。鐘鼎文如樂府。其作人龍形。人解指識之。譬兒女子口頭語。摹之逼古。歡聞子夜等曲也。嚴貴奧重。有尊罍皇穆之致。天馬朱鷺等曲也。作樂府者欲其求似古人。非爲形似。絕欲其多餘地。律欲其無堆排牽合態。四五言古欲其無板滯。與夫七言古風。欲其如竹箔桃笙。縱橫觀之。別有文理暈見。然亦人人知之。要之皆無品者必失之巧。無學者必失之謬。無韻者必失之俗。是故形而下也者。形而上者也。不知元者視其一。可知其他。余嘗作觀古銅鼎卣詩云。生平恥作漢下人。從此鬚眉解安置。今元者鬚眉在是。余粵人。又何恨不得留元者哉。序元者詩者多矣。予無以加之。因并列而述之如此。

何瑞生印譜序

黎子曰。今夫刻印之技。豈眞若所稱雕蟲云乎。予觀古者舉事定業恆於斯。故立符節以始之。銘鼎卣以終之。自八分降而雜隸便。文章之士日就淺薄。今欲知古人之意。猶所謂饑羊然也。然訛贋相傳。淹通者或不能爲。爲之者又不能核。予近見南都一二印譜。舛戾尤甚。如萬之爲字。本不從草。乃誤以漢之萬章釋云萬章。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以近世所推。則無如何雪漁氏。予往交有陳元者。差能得雪漁刀法。初醇古能爲近詩。予與徐巨源陳喬生定其詩稿刻行之。自是元者多貴遊。乃不復能唱渭城矣。聞雪漁氏落落自得。以此終其天年。斯所謂能進乎技者。誠恨生晚不得見其爲人。比於西湖僧寺小憩。遇其猶子之子瑞生過予。則溫然如玉人也。徐出其所爲金玉諸印。以質於予。乃皆能得古人體裁。奇而法。巧而不謬。雪漁氏典型具在。請持以問之海內名流。自當有辨者。予第語瑞生。此道良不小也。吾子既有家學。當歸而求之。然惟妙得於心。斯能應手。今技能之家。卑者流於市井狙詐。而其所謂高者。乃雜以遊談公卿間。伺察要挾。喪所懷來。子從此聲名鵲起。請思所以爲善刀而藏。毋損其天然之趣者。惟器也而道以存焉。斯足稱爾。因爲題其譜端。并告夫爲雪漁氏之學者。

戴初士弄珠草序

戴子初士。蓋江右戴大圓先生之子。其古今文辭。爲海外內推重。不啻遷固一家相承也。歲丙子。戴子以謁其師梁逸良先生入南越。萬子茂先寓書於黎子。逸球因得相與論諸著作之業。閒及吳越四方先後輩若而人。黎子且抗手而言曰。夫所貴於才士者。非特倚柱含毫。刻燭授簡。光者如日朗者如月。飄者如風。鬱者如雲。繞者如煙。集者如雨。轟者如雷。掣者如電。之以爲才也。予每見操觚之士。力有不能自任。於是其下者固以窮愁屈抑。頹然自放。卽其上者。有如小時了了。至或譽起牛心。學貧雞跖。百城縹擁。八面受敵。則獵祭徒苦。鑪技終窮。又或壇坫既高。希借環集。則渡河之璧。不能却蛟。來田之文。遽思斷羽。或倩賦空成。元晏莫遇。名山荒塚。苦海投飄。則啞鼓待桐。焦材任爨。又或遊道既廣。應謝紛如。則王或羊書。貂可狗續。步蹶急行。瑕玷全瑜。或琴心歸倦。賦賈難待。則立傳索米。名載錢墨。吐饋涎。毫腐佞舌。又或買琴散軸。急於知名。則蠅贏可呼。神蛇卸負。齊紫掩鼻。楚咻棄學。之七者。雖關乎遇合。而其才之堅脆。正因之見焉。予惟敢與戴子言。以戴子之才。能主張擇斤。應免乎此爾。今手戴子之詩。莫不嘆諷彌善。良由其爲人根本深。斯萌芽畢達。自待厚故體物不遺。

衣被數千百人。固其緒餘。矧自立乎戴子之語予曰。若吾輩者。雖日享人之千金。不以爲泰。否則肝去安邑。米遺胡奴。亦不足以爲窮厄。此豈徒自矜咳所能爲者。今渡嶺而歸。惟鴿鴿石一片。弄珠草一囊。色恬溫然可親也。夫珠涵淵自媚。比月爭賈。寧受按劍。不煩飾楦。戴子之師。固吾鄉先達之才且德者。予不知更何以進戴子。若予之推服戴子者。蓋在於此。因書以爲序。敢并質之茂先諸子。

劉以靑詩草序

人情欣向榮貴。故同年而舉者。齒列如同生人。以世講也。同年而舉於鄉矣。比其舉於南宮。則又有爲之同年者。於是覩鄉舉之同年。如世家嫡媵之別。雖以兄弟列。貴賤殊矣。勢必至於日疎日遠。而爲所不知何人。又況乎其子而恂恂以父事也。予舉於鄉今十六年。同年爲南宮之貴。其子而恂恂以父事予者。則映薇劉子之子以靑爲最。映薇向與予同盟社。既而

休戚歡虞。恆相與謀。卽不同年兄弟也。予則甚愧。以靑才甚敏。藝甚工。意興甚翩翩仙舉。而予視之必嚴。每花辰月夕。選勝徵歌。豪少年畢集。予過則以靑爲負劍立。予於人無所不交。以靑客有雜至者。予必欲以朱虛侯之軍法行酒。予游戲放浪。混跡如公榮飲。聽人爲牛馬呼。以靑小有不簡。予聞之無論眞否。則必若茅焦呼海大魚而諫。以此以靑宜疾予如芒刺。乃愛予日篤。唯諾唯謹。其爲詩必使予爲序。如恐或失之。以靑之賢。可謂加人一等矣。予何如人。而謬以當此。抑恆思之。今海內人士咸知映薇之賢。其子之賢不肖。必從而賢之不肖之爲尤著。使以靑賢。毋煩推舉。其否。又毋容自匿也。以靑則安能不免。予是以嚴之。親若祖易原翁之督之尤切。今以靑詩具在。如風引籟。湯沃雪。泉流石。人未與以靑交者。卽此知其爲俊爽英邁。而予獨著其於予能恂恂若此。因以知其進脩益未可量。他日以碩彥爲盛朝大儒。父子載國史同傳。卽以屨陋如予。不與有不朽哉。

映薇今官成都。覩公事若家。蜀道之難。在靑天上。倘聞此其差慰藉爾。

龍塘山志序

龍塘爲龍巖道場。舊無志。志自余友沈子羽始也。龍巖師本云世間固不乏名山。然山以名爲累。轉囂雜。故樂龍塘而終獲賜於朝焉。豈知後世有探奇如子羽者出。自此耳食而至者。又不知幾多人。得毋呵豐干饒舌哉。抑子羽之爲此志。非無意也。今時稱善知識幾遍寰旦。而兵荒滿目。從無有現小小神通。爲生民一救濟者。豈皆置之爲船底螺螄。不欲作揑怪技倆。又孰如師之爲事理無礙哉。子羽曰。余過龍塘。蓋徘徊不能去云。然攷乞袈裟地與降龍事。乃大類余鄉盧師。余意師救世心切。蓋不惟不妨於作有爲功德。亦且不妨向如來行處行。今但願遊者居者皆作如是觀。余以爲龍塘片片黃葉。都可止啼。

石僧詩序

禪與綺語。與俠烈相反。顧深於禪者可從此得悟。庾信作多頭龜固也。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挽巫山一片雲。不可下一轉語乎。咸亨二年。有異人謁西京法海寺英禪師。求設水陸者。爲白起王翦諸豪也。天鼓一鳴。天不可與阿脩羅大戰。若所稱無厭足王。不又以殺作佛事乎。予年來無事。一切世緣都付之矢橛中。顧於文字聲氣。未必厭離。又往往聽人談邊事。雙眉竪動。若虬髯崑崙者流。心識之也。秋病初起。有客在門。稱從宛陵來。持訶林若公片語索見。問其姓字。爲長齋王石僧。視其語貌多劍氣。徐出一帙索序。則湯髯陳眉兩公所序之詩。眉公稱其語翠可滴。秀可餐。髯睡庵謂其人拔距操弓。一一中彀。顧予尙有一語爲石僧說法。夫文士武人。類多致窮。李廣數奇。杜子美白頭吟望往往而是。石僧如從禪得悟。視此殆同夢囈蠻觸。淮陰乞食漂母。與蹴足拜王。司馬長卿犢鼻幃。與負弩先驅。前後都應作如是觀。然則更何事下一轉語。與鳴鼓戰造化小兒否。石僧點

頭。唯然捉書而去。

李定夫詩草序

詩貴神悟。唼舌吞針。嚥肉引腸。皆有眞諦。舌者於黃金紫氣作不淨觀。會稽公安近慧。景陵近定。三宗學者。分河飲水耳。予觀李子定夫宜有悟者。昔坐羅浮下。燭星香霧。脂體粉露中。與之語恍然。頃復一過。坐蒲團。索閒與之語。益復恍然。李子其有悟矣乎。別來一月。走一筒。剝啄我秋風犬月中。曰爲序諸詩。勑小奴理筆研。無離左右。得序乃返。柰余於詩不欲談何。談之多一重公案。唐人詩有分體無相攻。故近而相得。今人何爲使詩必如何云云。則元白韓李諸子。何能各出頭地。得至今日。今日朝公安。莫景陵。何爲何爲。故詩在乎自證耳。峨眉天半。奇絕哉。旱以口業取報。豈知砭之者卽爲效尤。無已。請言李子之品。品亦詩之所從得悟者也。李子肝腸意氣。如雲如雪。不知其人者。請爲頌曰。筆語杯呼與日濃。臨行翻有話千

重。才消幾寸燈花夜。雞報船開寺報鐘。摹山疊水譜煙雲。潑墨時描我對君。今日煙雲山亦隔。畫圖一幅却中分。此予昔別李子詩也。李子當何如人。入其室花竹仙仙。讀其藏書。可終歲不出。李子於是乎悟矣。花香矢概。都從作悟種。豈徒以綺豔作瑣子骨菩薩。余更有如許語。相見時。乃拈與賈島佛徼笑。青奴來十日所矣。寒燈夢悄。不肆無心。聊先書此歸報吾子。

董參軍詩序

余嘗與鄭超宗徐巨源衡論藝苑前輩。謂如董玄宰宗伯當必傳。文簻爲宗伯公孫。來爲粵參軍。持近詩以質於余。余益復思宗伯典型也。文簻爲騎參軍。以手版柱頰。稱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文簻意興往往似之。今冠進官。有晉人風。昔王平子出爲荊州。脫涼衣。取鵲弄。傍若無人。子猷作桓車賢作外吏。多不能爲詩。亦不敢爲。非徒雅俗殊尙。要爲風雅異宜爾。文簻烏衣年少。視散曹如兒戲事。其爲詩安得不佳。文簻今以入賀行。如謝公所稱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則又余謬欲原本宗伯以附贈言之誼於文簻爾。

施仲芳詩序

詩與畫其法稍同。俱不宜以形似求工。唯不求工故工。此未可與俗人言也。畫有釘頭鼠尾。筆有缺波。有飛白。有以淡爲濃。以黑見白。以粗淺見深微。今世人工詩。如印板畫相摹耳。是烏能得古人法。卽以杜少陵言之。少陵津津於文選理。得陶謝手。願讀其全集。何嘗有一語與陶謝相蒙。有一首類文選。而今稱詩者。非少陵不工也。此與摹印板畫何異。余嘗於湖上館舍得大痴畫一卷。觀之半月。忽大悟畫理。自是遂能辨贋筆。大率工則贋者必有意爲工。眞者無意益工。他名手皆然。因之以語於詩。遂得古人精神寄託處。始信俗筆眞如贋畫。殊可厭唾耳。施子仲芳其詩筆大足賞者。正如畫有皴。人多用正筆。施子用臥筆。有衣紋谷。人多濃淡隱見。施子運腕中鋒。其着筆處可觀。其筆所不到處可想。吾觀施子之爲人。卽知其有獨得之味。若夷然不屑於世故也。入粵多往來羅浮增江山水間。頃故以文章爲吾鄉陳奉嘗公所知。里中少年聞風相思。而施子乃蕭散自遠。手一編。用我法。興至則簡韻爲詩。其體物必肖。其賦情獨深。而卒無一語屑拾人餘唾。余故因而信施子之詩筆。可以睥睨少陵。不若贋畫印板本。施子文富學優。行將出而有爲於時。見其眞性情。毋若俗人以世格相沿襲。余又卽此望之矣。

石香亭詩題詞

朱叔子以俠烈之骨。稱山澤之臞。爲芳艷之事。杜門種樹。可數十重。數百日足數萬卷。經數許輩人不出也。三月三日。童子報之云仙城有鬱而脩者。逆流而上。心知是余。乃亟牽入坐花花石石間。又復斬會季狂關。出之偕至江上爲別。斯時濕翠空濛。不知是雨是雲。是山是水。屬石香亭諸詩

讀之。又不知是痴是情。是懶性。是鬚眉。是螺粉。舉酒起舞。疑醉疑夢。忽樂忽愁。余振袖旋旋。長嘯一聲。搔首瞪目而問之曰。其以婢僕品題消丈夫磊塊耶。銘北山耶。賦長門耶。亦曾撫拾花事盡之。悟落紅皈命空王。叔子住當禺峽深山中。爲問洞裏玉環何如。究竟雪眉老僧。當必有一轉語。故知集中憨濃線繞。誼可作散花點頭觀香。自隨流雲自出岫。讀叔子是編。亦可以毋妬折齒幼輿。獨尊丘壑。

費仲雪詩序

吳門有泌園張先生。其行誼方古。爲東南士君子道學之宗。余雖未及交其人。然敬之慕之。費子仲雪。爲泌園門人。宜樂之不倦。乃譯以余爲能詩。執一編問序焉。余以爲今講學家率言性而不言情。湯臨川之語張新建是已。雖戲謔是或一道。夫詩非情之深者不工。則仲雪又將何以自命耶。抑余嘗論之。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語近於諧。他如衣錦尚絅。似美女笑美目之句。幾令人神悟意蕩。而弟子之傳詩者。單舉以質之於師。不疑褻也。此果與禪家之所拈頰呼小玉琵琶遮面同乎異也。抑亦有得於性情之深者。橫豎無不見道。以此作窗草盤魚觀也。抑以爲不得其所存焉。則正襟危坐。無非玩物。惟其得之。故遠近無不可取也。今仲雪之詩具在。亦幾幾乎求工矣。余則請歸而以余之說問之泌園。雖然。余非敢借臨川之謔。以自棄於有道。蓋方山讀易。更研究性命之旨。尚當因仲雪求泌園先生爲余言之。

粵遊草序

廣輿爲魯孺中祕公子。中祕公舉浙闈。出余姑夫謝見齊明府門。往先君子從諸賢署中。定交於中祕暨沈禹圖王伯良葛冰壺諸先生。或師或友。如骨如肉。今幾半百年所。皆相從乘白雲去。余姑嫡且老。猶時時向余母

言當時事。屬孺子識之。余發匣觀先君子所與往還詩書。手澤儼然。未嘗不感且歎。值廣輿人粵。余始得見之。如見中祕公與余先君子也。聞廣輿往居長安侍中祕時。方神廟深居。爲絲爲綸。大率以意牘令。廣輿趨庭倚膝。相與討論潤色。用能以其孝益成中祕公之忠。池上鳳毛。千里六翮。合之可得。廣輿韻語。特其一斑耳。然即其遊詩觀之。或刻棘刺之猴。或現毫端之剎。橫鎖仄峯。唯人所會。每嘆今日詩家。大都敗於圓滑腐悶。讀廣輿詩如噉生梅。正於齒齾處得其回味。至其搜古選勝。清遊無疲。先君子而在。知當累日與阿戎談。辱尋盟登堂。余敢不勉。抑余笑謂廣輿。粵有貪泉。遊粵者始自陸賈。還多黃金。其後人爭學之。今粵罷敝已極。吾兄乃徒以奚囊錦字相當。不見賈歸漢稱詩。爲赤帝子大鬲耶。雖然。以中祕公之世澤。廣輿之學之才之望之識。他日出入承明。定能竟其青箱業。當不肯羨賈遊公卿間聲名。余敢不辭。題此以爲左券。因別書二通焚之。以告先君子。

徐無減詩序

遊盡天下名山大川。交盡天下奇才博學有心之人。收盡天下所有古今人書。因隨處相與讀之。此余廿年來所發大願也。或謂齊糧蠟屐。不如濠濮會心。以獺祭魚。不如食雞取蹠。結張耳陳餘之爲客。不如伯牙子期知音獨賞。然不聞天地之大。尊岳濱而廢峨眉武夷蘆瀘弱水。淨教之設。貴空生飲光。而廢摩登火頭婆須無厭。尼父刪詩。以思無邪而廢南箕北斗之巧。胡天胡帝之麗。涉溱涉洧之冶。熊羆虺蛇與魚爲豐年之幻。是故以余言詩。則亦有然者矣。夫陳風爲諷。旨歸於雅。揚雄有言。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皐。廟廊之上。高文典冊用司馬相如。推是而通之。然則慷慨詠賞。宜用青蓮學士。感事嘆物。宜用曲江杜老。田家尊酒。會心獨往。宜用五柳先生。衣冠之會。宴遊酬報。宜用曹氏父子。下至陸謝諸賢。上至西漢柏

梁少卿子卿。秋室春堤。梅風柳雨。宜用昌谷香奩玉臺西崑。險韻相嬲。謔弄爲歡。有見必書。無掌不抵。宜用韓盧元白。與夫宋之蘇黃。撚鬚入甕。稱銖較兩。則宜用王孟高岑。爲家十二。雖作者代起。胥易吾言乎。今之言詩有數家。大率才放者喜學徐袁。思精者鍾譚是好。而捉襟露肘者。始優孟何李以文其短。夫膺何李。撫救於徐袁鍾譚也。而膺徐袁鍾譚。又適所以貴其何李也。要之徐袁出巧。鍾譚入拙。皆能以生得新。以新得生。爲詩各有萌芽。苟取足而候至。何患不工。抑何必強同耶。友人徐無減其詩趣始引。大足嘆矣。去秋與之剪燭吟雨。連篇累韻。頗怪其易。比來云理殘詩。閉戶不出。乃更能字字圓如荷珠。筆筆皴若怪石。益服其難。夫難斯拙。拙斯細而生變。其爲巧也。乃可言焉。客謂徐子訐謨定命。遠猷辰告。雅人深致。將自此遠也。然余之嘆之則在於此。徐子年方少。才如繭。腹有笥。正恐早以金華殿中靡空聲。奪此曲折之味。抑又告我。其詩向爲酸措大滑套所以依依虎阜白隄間。嚼其幽脆之句。謂不減牙期相對。抑且慰往願之一端也。今且行矣。姑蘇多詩人。若君家舅氏昆弟王德操徐元嘆朱雲子數君子。余皆讀其書。交其人。今散居山水間。子其以所言問之。不知然否。是爲序。

情詩序

昔人有言。人而無情。何以爲人。余謂觀人正於其情。情佳則韻況俱佳。鶴以怨望。鴨以怒嗔。雀以猜懼。燕以狂眄。往往而是。若必姣麗相如。冶容宋玉。則亦爽之乎言情矣。方約思氏爲人奇醜。望之如披髮枯樹。宜無情者。顧雅善琵琶。彈箏鼓瑟。散懶好書。不爲莊語。流連舞衫歌扇間。或胡服頰顏。挾三兩少年。飛騰走馬。吟詠自得。其意蓋有在也。客每笑謂約思將如太沖委頓。余則以約思鍾情。正如支道人愛駿。五柳先生賦懷逸令姿。蘇

鬠公不能飲一蕉葉。而作三投經詠。春風入髓。皆不入世人常格。此其寄托所以特佳。今讀其情詩百絕。輒使人覺敲月秋砧。寒光若脫。迷香曉霧。濕蕊如糊。輪情之供。吹花落唾。樓外魂銷。夢蝶呼歡。枕邊春絕。熱情之種。以至旭鏡鸞衾。晴沙鷺翅。鵾絃誤顧。驚舌鈎藏。逗情之趣。其景況韻致當何如者。蓋嘗攷七言絕句。胎於垓下。至烏棲挾瑟而成面目。至楊柳青青而具丰神。皆緣一時情生。遂堪千古。今約思之多情何必不似之。他日試相與向酒旗下指。偏提索醉。聽黃河遠上聲。自有定評。更無煩以香奩長慶區區作擬。又成腐格也。約思著有詹草。大宗伯蒲公已爲之序。壽之梨棗。可不朽矣。余且情踪不暗。夫何能言。而亦數數目之。聊以余所觀於約思者。而爲之序如此。

香雲館集序

萬子茂若從豫章來。以其尊人可權先生所爲詩文若干卷。訪余於五羊。謁而言曰。吾先子於子雖未嘗獲交。然姓名固已相習。聲氣相往來久矣。又皆同以丁卯之試各舉於鄉。余小子知先子之稱道而慕服於子也。乃以無祿卽世。不克左右於君子。其邀惠爲先子之不朽者。則有是編在。惟吾子之序而傳之。固吾子之志也。余稱主臣。再謝不敏。則且拜受卒業。乃爲之慷慨感憤作而言曰。夫士有讀書而識古今興廢。人物治亂。駕言出遊。而恍然於山川阨塞。風俗盛衰。因而與賢豪間者考詳論定。且莫不思出其所擬議者。以爲清平黼猷。乃徒以困滯中天。使人於遺文託詠。攷其爲志。悲夫悲夫。蓋先生曾師事臨川湯先生。當其未晤湯先生時。或以先生所爲文質湯先生。坐間。隱先生名。但署香雲館三字於下。湯先生見而驚歎叫賞。題詩其上曰。夢裏吟詩醉寫眞。秋光湖上月粼粼。無因嚙得青蓮子。爲覓香雲館內人。於是乃從而通姓字。執經問業於玉茗堂前。才名騷起。人皆比之絳帳鄭玄。而湯先生之所以奇先生。固深有以期先生也。

夫何秋榜得雋，再上公車而鄭虔一氈已爲先生易簪所。則凡知兩先生之所以詩藍物色者，能不爲之痛惜。余又聞先生事尊人甚孝，方尊人爲政郡邑時，固嘗奔走省侍，讀書衙署，文牘多所屬草。久已見其經濟之志。至歸老而沒，猶爲孺子慕。今觀其所爲痛詞，若有餘哀。嗟夫！世之需才亟矣，而賦有才者又率患不能爲學。才而學又或於至性浸失，則名蝕其實，利蒙其恥，固孰有如先生者。使天假之年以成其用，豈可以世俗之所稱功名之士同語乎。頃者顯列巨公，其所爲出湯先生之門者多矣。附青雲而聲施後世，使非斯集之存，則胡以攷見先生。而先生固以此不以彼，良可歎矣。茂若品氣清潔，能爲文章，吾黨之賢。久已推而許之。其所以光先生而傳之，正自無窮。凡夫先生賦詠序記書啓與場牘論表策對以若雜著，皆一一編存，以志孝思。其爲至性，視先生無愧也。先生詩於臨川不爲有若之似，而安閒自喜，寄託獨存，爲文內述情性，每有玄悟，外陳經術，以規世務，期友生合之以信，青蓮子之可嚼。余語茂若勿復刪選，庶幾後世之論先生者，從而識其全也。嗟乎！夫必以是而後見先生也乎哉！其謂余之可以序而傳先生也，則誠豈敢，余固不克辭而爲之序。

臞仙遊草序

甚矣遊難言，其與詩相遇益難言之。當其乙乙斗室，寸心如鹿盧，婢僕花鳥，無不得賄，及其攜篋而出，高者馳於見聞，下者役於半刺，果實有山水癖，則又十日五日，坐臥患其且去，故夫遊而得詩者，吾亦遊其胸次。臞仙與余居連里巷，少小相友，又皆過庭而學詩者也。余二十始得出戶，臞仙已遊吳矣。余詩得之婢僕花鳥者居多，數年來坐星岩中，入龍窟上，出其頂望雲月，如可懷袖枕席西湖六橋者一月，花落夢殘，煙和翠濕，又乘怒風狂雨，登金山浮屠，龍濤如山，橫飛撲人，同行者急牽余衣不使上，遂入京口，微月坐虎丘石，渡江時，則以大雪泊甃琶亭立焉，望龍眠山，其後避暑遊南池歸，而對羅浮，坐黃帝子福地，皆或得詩，或至不記一字。今讀臞仙遊詩，徒自哂余之幾虛於遊也。夫遊實有道，苟能靜而遇之，若堂坳芥舟，皆有三江五湖之想。譬盤魚然，穴石爲洞，搖翅鼓鬣，環而尾之，不自知其爲幾千萬里，否則有出乎深淵而困於豫且者。臞仙豈無得於中而云然乎。惟有得於中，故其詩亦復寂歷幽豔，如斷如連，仙乎仙乎，吾未及與之遊。且與之言詩，司馬相如詩人之祖，亦今遊客之祖也。蘇長公有言，列仙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四果聖人，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所謂大人相如何以知之，臞仙遊道方廣，知早晚定有薦凌雲者。其爲詩又何容余言。然以長公之言觀之，臞仙遊山澤而爲詩，津津當自超相如遠矣，是爲序。

李生詩序

此道寥寥，傳空谷聲，正恨多一人不可得。近日有攘名疾呼者，乃欲沮抑我輩後來人，適足自絕，噫嘻！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後來人寧無佳句可愛，醋甕酸，撚鬚禿，強嘔者非心卽宿物耳。不若翩翩者子，興會到時，觸手盡是光景。余每以此眡人，入寶安，卽得李生。烏衣中亭亭者，以冠掛敍，以意氣碎珊瑚，以高臺試嘯，以花房貯歌舞，以金壘朋斗酒壽客，舉詩人料皆其家常菜飯。爲詩豈得不佳。昔王德柔年十六爲芍藥賦，文詞甚美，沈休文見便咨嗟稱嘆。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盡，不謂疲莫復逢於君。余憶小時侍先大人稱詩，見諸君子皆岸然，有繩武南園意。今靈光巋然，不得不俟之我輩。後來堂構，李生無多讓焉。李生詩於彈丸流轉，亶不其愧。嗣知益歡，興好學，豈但如彼博物者幾幾辨一蜺字。余羅浮之游，三阻不果，得我李生，實不啻把浮丘袖，拍洪崖肩矣。鳳毛雀目，李生兩足翊人，一門之中，人人有集，至其見人必娛笑，此一條尤酷似德柔，聊泚筆誌之，幷告之讀李生詩者。

左右新婚詩引

東山太傅頗狎騎羊之童南國佳人願得參軍之婚香生短袖詠燕爾於漢宮甘獻半桃誇主我乎賢者乃若博奧夙皈穎士豈其娶妻不必齊姜我表之氏者雲淙夫子之侍史也非徒竹肉之選兼擅翰墨之場絳帳傳經門下幾疑侍馬練裙學字買者不憾得羊而且歷事京邸玩艱貞著莖之占趨侍經筵剪歸院金蓮之燭以茲休沐之暇因尋比翼之歡笑問城北徐公何似樓中蕭史共祝主人鼎鉉爲試新婦羹湯河魴必食肯厭魚前盞羽同宜永依麟定左右新婚之賦古有是詩吾黨過從之間今仍矢詠

觀察唐公梅臣續燕序

觀察梅臣唐公宦由蒼梧移海上用兵輒有奇捷既而兩台以總憲之任非公不可趣公臨省會兼理公至而疑滯立決於公餘則進逐球而與之談詩出蒼梧所爲詩示焉名曰燕咿嚘吾水咿言吟也頌之而陽朔諸山之奇怪與夫人情物態皆在目前聞之善談兵者往往聚米而成山川公能詩因即以詩爲之他人重言不盡者公一一語輒如圖如照今夫水雖方寸內景也而於人之鬚眉畢肖衣服谿谷樓臺花木隱蔽曲直波瀾蕩漾轉多靈趣故於水可以知公之詩而又於燕知公之兵異憑河也公之學豈可測乎因進而請益公與書曰入春事省偶成數詩命曰續燕繼蒼梧燕咿而有鳴也其爲我閱而弁之則用邶端公春望詩爲八首與慧遜師九座二十景也而於是又以知公之於刑刑秋官主殺而公有春臺之思禪人之慈意焉由是益以服公之詩所得者殆安樂而能變化矣昔韓退之稱韋侯盛山十二詩以爲能探周公孔子之意故雖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才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岩石追雲月不足日爲事今以公之勳名而所宜處者固久已甚尊且優乃怡然於兵刑之間曰寧爲燕泛泛不爲駒昂昂斯公所以無入不自得而隨在見材唯天子使令鼎鉉需人公且若韋侯之入矣請遂錄是卷以擬於盛山詩家有之焉

連山縣功績冊題辭

連山本桂陽楚地當湖南谿谷之間而隸粵廣郡蓋犬牙相制之意其爲邑治深味幽奧韓昌黎所稱郭無居民鳥言夷面盡地爲宇告之以出租賦奉明約於今猶然然而令居其間與山獠爭喜怒能得其人則爲全粵之藩蔽無西顧憂是地雖涼鄙而任實重夫任重則力難措涼鄙而氣易衰苟非具大志而能自守者鮮克副之予觀余侯之爲治又屬有楚寇之警綢繆捍禦衣衲必備曲徙蓍功名在御屏當事者因欲移侯於大邑以盡牛刀之割斯冊固其政譜可一一按也昔昌黎令陽山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其後官侍郎出爲刺史聲稱赫然侯惟遠大自期方於古人故無入不得每有回味今獨恨不得昌黎當時政冊一觀耳夫古者奏績明試必有所稽如太公周公所稱以治齊魯者固矣蕭何入關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遂賴之以幷天下匈奴入雲中代郡丙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將吏之才否逐巡進對指揮遂定倘郡邑守令人各如侯者即其政冊刻爲成書俾當世有志時務之士得以縱觀其條理固勝於騎射技擊之用多也則斯冊也豈獨文告之粗已乎因輒爲題之簡端者以此

謝邑侯奏記論表策合刻序

邑父母四明謝公爲政二年所民治士向習服其教於凡公所著古今文詞盡鋟而傳之已又得公先是曾遊粵所爲上鳥公奏記凡幾八千言而又以公頃聯捷鄉會二試後場牘凡論表策如干篇合而錄之請之公使遂球爲序遂球往復卒業則感嘆而起知公之所以能爲政之善也昔宋范仲淹文正公當未遇時能以天下爲己任遺宰相書極論時事他日爲

政言無不詘他如漢趙王張耳以遊外黃宦爲外黃令史不著其所爲著其爲王時事然事固甚奇矣嚴夫子朱翁子司馬長卿諸人則往往衣綉晝故人負弩引綬以爲榮辱班氏津津稱之使讀者爲之慷慨不已然皆志其所上書策及與丞相滑稽太守辯論書檄以見其規畫時務之切長卿言卬荏可留郡未必非從容臨卬時知之又如唐蒙從南粵得食蒟醬因遂知牂牁江足行船以巴蜀通夜郎得精兵十萬浮而定粵凡此皆古之所稱名有志經世之臣其懷抱如此公頃爲粵遊諸凡風俗險阻米鹽瑣碎與夫質人賈利兵民洶洶之狀皆不能無慨今讀所爲奏記如晝師作清明上河圖人物屋器種種皆備雖偶一指述如訴如戲然其留意正自可知得志爲宰曾不兩年於民間疾苦蠲豁櫛剔且盡傳稱黃霸在潁川某所有大木某豬子可祭皆知之以是傳循吏惜其不能如公乃煩問參考陰伏夫廉而不劌公有神君之號矣嘗慨今學士家不達世務以何博奧淵確有六朝之華而實西漢議論之氣也今天子加意循良且虛揆席以待吾望公倘獲出入將相當不愧文正以視嚴朱之流更過之夫以公初而游粵既而所以治粵者已遂如此矧其以行天下而知天下言天下國家事如燭照數計者乎則所爲論表策語學者固可與粵遊奏記同觀知公之言無不詘矣是編也豈徒若揚州作鎮碧紗籠詩以爲有志之士興起哉於是遂球敢不辭爲序

從軍吟序

大火之至也燎原隆隆不可向邇鬱之則爆撲之益熾爲之絕其延連火下流水斯治矣流寇起事已十二年余每舉此策之堅壁清野使郡邑長吏各恤其民毋使思亂藉寇報仇逃逋說在乎火招徠難民安插得所不致自分必死橫衝旁決說在乎水偶旅道人示余以平寇一書端委鑿鑿可悉徐與之說則聚米爲山川談寇中事如眉睫可覩見余不覺膝之屢前從軍吟其在總理帳中所賦諸詩也往觀魏家父子及應劉諸君爲詩多得之橫槊投戈心殊壯之道人學道志堅偶以畫策救人遂爲當事所致然其詩每多張侯黃石李侯白衣之意今諷英雄者往往謂結局當從神仙余謂惟神仙能超出生死不可窺測故肯犯難決志作英雄舉動然竊以爲終不出余水火二說因舉擬道人以當鑄劍之訣

南園花信詩引

南園爲國初五先生觴詠處其後以祀宋大忠三公頃直指葛公來按粵鳩工飾之遂球因與吾師陳秋濤宗伯公邀諸公復爲南園詩社遂球北行踰歲還至揚州憩鄭子超宗影園爲黃牡丹會譯辱錢牧齋宗伯公有夜珠明月之賞偶以所賦十律歸質之同社於是陳宗伯師欣然爲和如數題曰南園花信既而粵詩人和章日衆爰錄諸公之成十首者宗伯師先成爲首次則方伯曾先生息菴侍御高先生見菴家明府叔洞石廣文謝子伯子同人區子叔永蘇子裕宗梁子漸子附以遂球原詩凡九人爲一卷付之剞劂且報超宗其社中諸公或未及屬和或和而未成十首者不入是卷其有成十首而不入是卷者則以和自殺青之後嗣另彙補入以識粵社一時之盛庶南園無牡丹而有牡丹黃牡丹無南園而有南園影園無粵社詩而有粵社詩均快事也至若俚言奪錦愧浮引玉形穢緣已傳播海內不容匿瑕聊藉諸公以附不朽云爾覽者辨焉

羅季作散木堂詩序

季作詩凡若干卷余手定者蓋十之四徐巢友山人定者十之五六王季

重先生則從臾付之剞劂序而行之且使余爲序季作羞赧性倜儻從小時迷花折柳不恆爲詩也其爲詩則必情之所鍾不能自已故恆得佳句諸伶相傳頌之季作以爲戲事故或存或不存既而以曲臺義舉進士不得意值今天子登極季作因遂就選人乘機會乞新恩爲先人榮於是季作以白皙少年稱大夫任南昌郡司馬無何虜突入都下天下兵皆入援期故逼甚諸當事日集一堂相顧不肯發季作挺然誓死訣別妻子以身任之於是撫院立解其兵符刑白馬以佩季作即日建牙坐纛乘樓船冒風濤浮湖涉江走朱仙鎮過細柳營一如周亞夫軍而虜適已報退有旨頒師季作一腔忠憤無所用之又遂與數千子弟捲甲趨程而歸軍中月明風悲諸健兒捲蘆而吹季作從帳中聽之撮舌摺便面按唇爲聲和之於時慷慨悲感四顧無可與語者又不得不發而爲詩季作思殺身報國以愧諸同列首鼠不前者同列遂相與忌之季作拂衣歸粵開芳草徑爲

園林之樂而黠滑者乃向以投身爲奴季作舉而聽之爲紿千金去季作宦故廉無所餘自是雖家人粥糜往往不給則且長齋斷肉日與余輩過從面如古佛衣履如道人當事大人或有季作故交知來宦粵者索相見唯余輩三五人竹數百竿柳數株梅花三五樹奇石大小餘數品而季作於是爲詩益高嚴清爽皆不假合而後得也詩如季作宜其絕工又何俟於余言顧余所爲季作感嘆者季作才矣而早罷公車就爲乙榜官無所見長幸而得數千人爲國家殺虜則又奉旨頒師爲忌之者中令隱居窮困爲負心紿欺諸公之知爲季作不平者思爲理其前負而黨黠滑以與季作爭者比比皆是使非皆吾黨諸正人君子則季作又幾爲所誅害余聞楚大夫往往饒詞賦才如宋玉多風流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屈原多離憂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如季作者前後殆幾兼之亦奇矣是爲序

射說序

射說一卷廣昌黃次北著次北余友黃子極叔之叔也余於廣陵得交極叔知次北之射爲端人次北俠士既操陶朱之術致數千金家無子以極叔爲後既生子極叔舉產而還之無一與次北以壽終子故幼家奴有釀釁爲訛言以危疑其孤者極叔則力保持之以拒族人嗟乎季孫肥何人哉南孺子之子使公劉視之此所謂雞飾尾而爲犧也夫極叔實才將何人不願得之爲子其不得則以有孤在而孤之保無虞也則惟極叔次北可謂能知極叔矣吾思之孟子所謂端人而能取友者必次北也今功令士必習射以吾所聞射亦多法然因極叔而益以信次北之說故從極叔之請序而行之

方玉堂詩序

羞逐球小時從黃少宰公坐隅即知有南州宋元孔先生讀其文咸稱之先生少宰所得士也既聞先生來粵爲恩平宰遷高涼郡丞治卓然有聲客遊高涼者返必揣 先生所訓贈詩至佳句多膾炙人口比先生入五羊見訪兩不相值則爲書幣以所爲方玉堂詩見示且使序焉遂球初以先生爲文人既知爲良吏今業斯集信先生爲詩人也詩人而能以吏稱求之唐人無幾孔子曰雖多亦奚以爲先生性行淵懿生於理學之鄉講德既備爲政僻壞教化獨先今天下多事知天子且大用先生行將傳仲山吉甫之什然使其初官嶺海間紆回山徑穿林木薄叢箐對古猿文鳥盡峯巒之變怪得靈蹟於久湮又何以發其渺思逸趣徘徊把酒不能自已之興唐詩人惟韓退之居陽山有惠政然觀其所作別知賦以侶蟲蛇於海陬爲慙先生爲詩未嘗有厭薄高涼意故與其民人相得益親固知其爲雅人深致所得於三百篇之教獨遠也而少宰之能早知先生不若四十餘日待命三上書之勞皆足遠過古人矣敢書報先生或即以爲是集

之序.

集序類二 俱舉業時文序
顧脩遠選庚辰房書序
國門廣業序 復社五集
梁溪聽社刻文序
小題畋素序
雲合大社序
卯辰易山程墨選序
國風二集序
辟寒異書序
彭崙玉近藝序

陸嗣開社選寶正序
曹彝伯制義序
李篤侯窗稿序
黃元晦近義序
浙社指瑞序
黃獻君進士稿序
長安自訂草序
歷試卷目錄序
大雅堂稿序
陳玄公近藝序
謝解元窗稿序
陳耆仲近藝序
夏孚吉制義序
劉遙羽制義序
徐子能制義序

蓮鬚閣文鈔 目九 二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集序類二 俱畢業時文序

顧脩遠選庚辰房書序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余自翁冠廁名解額。公車往來。恆少憩虎阜西湖間。諸劑刱以選事相招者。輒不敢應。亦竊以韓退之不爲史意也。今年南還。以萬子茂先之變。久居揚州。得與顧子脩遠定交。情好依依。等於骨肉。既遂同載歸梁溪。會有房書之請。余則以目脩遠。因謂今海內藏書畢出。矜嗜古藻。鉛槧之子。聲氣交通。文章之道。宜乎極盛。雖疇昔闇中主者。癬逐鮑腥。恐遭鯫骨。乃有受事瑣垣。卽振直聲。以至寓子產之書。嫌相如之慕。忠貞之性。已復挺出。凡此皆方古自好。鬱然可觀。顧近文之變。亦有宜救。有如規式先輩。神氣索然。雖復裙襦發冢。衣冠叔敖。然孔姓尼字。子雲所識。後生爲之。徒滋傲

息。又若狂禪廣古。以示慧博。字不出於五經。事旣遠於左策。而多好旁溢。體裁不倫。記湯臨川傳奇有云。宋書生不熟大明律。傳爲善謔。今則以孔孟語述漢晉事。能無類此。倘不爲之考究窮辨。則蕪雜斯厭。又趨空疏。此所以盛衰相因。存乎主持之家。實能維持當代之氣運。非徒規同賞異而云然也。脩遠亟額余言而別。無何。聞已矣怙銜恤。一介爲唁。報書酸苦。但謂是選旣許何符卿氏。不容中廢。比余還至湖上。則已選事告竣。念余僕僕此道。雖亦樂不爲疲。然私心每有所向。乃多格格不能快喻。脩遠才識特出。而又不徒徇於時好。余遂得以剖晰欣賞而後喜可知也。余蓋竊有感焉。夫以退之之於河東。終始相交。不以異同爲間。顧於順宗實錄。乃直書其與王叔文事。無少曲詞。使以退之爲史。亦如是爾。今丹鉛之業。私好相徇。以譽爲德。否則怨望。視之古人不知何若。選事每難全美。大都受累於此。脩遠旣卓然自命。而尊府君博雅多聞。發篋具全。負薪伊始。余更以談遷之大業望之矣。夫以主者所收。意在於彼。而各房所得。則平時文章羽翼之任。以轉移風習。未嘗無權。其卽以斯事爲史事。又何不可哉。

國門廣業序 復社五集

今國家於邇年來制科之文。若玉巵無當矣。抑余以爲此太祖高皇帝之法。不敢不敬也。或告我曰。今凡爲而之向相師友。其以執持文事獲戾者。比比未已。則何不爲趙人之騎射當一隊却敵。否則舉胸中所欲言上書獻策。又否則乞於選人。得一城一邑盡所欲爲。夫如是者。皆上可立功。其次立名。何自令見放爲。余曰否否。若吾輩者。所謂守道不變者也。使稍有不得。則遷徙其業。祖宗數百年來養士。安賴有若人。有如他日者。幸而當事任。出所學以律人。其不合者。至犯顏敢諫。聖天子或故推辱之。以試其且爲大臣有司所鷹。誼又在當捧檄。而終不敢已焉。姚子北若文獻之後。說之誠然與否。而輒依阿小變。則且雖將信之而轉疑。故今日者。抱而守之。視昔尤愼。當不徒以爲榮身之資已也。是以余十年三上。幾經焚棄。名

爲窗文之權輿。又其爲闈中所得者。未必皆高名之人。勢不得不廣乞高名之人之文以文其陋。則吾輩窗文之權又勝。然與其使以吾輩欺天下人。何如聽之。明其教以告之天下之人。夫旣放棄其人。而不得不用其文。則必將因其文而終用其人。吾輩亦但黽勉忠孝節廉之行以待之而可耳。不然。日者聖天子且赫然震怒。肅清內外之寇。坐明堂。召諸儒定中興禮樂。夫一經之藝。且不能守。其不爲綿蕞所笑乎。炯其勞而知之。將以見

夫凡爲吾輩之所爲者。其可撓之而立敗者也。國家卽有大事任。無所賴於若屬矣。文士不且益輕乎。北若思以文章品行繩祖武有光焉。尙持余說以號之同志。

梁溪聽社刻文序

今之所以號稱同社者何。爲欒公立社。斯其始也。其後蓮社又始以人結。欒社始以文人著。而其所以號稱社盟者何。二女子盟於淸丘之社。曰有子毋相棄。斯其始也。然其後率不以爲稱。稱之則自吾黨諸兄弟爲盛。乃吾見一二年來。有非其人而輒稱者。是則不可以不辨。辨之何。曰。寧嚴毋濫。濫則至於遠交而近攻。遠之所必收。嚴則反是。而社之名爲稱古之社。如前之所列。棄可爲遠之所必收。嚴則反是。而社之名爲稱古之社。如前之所列。皆云其近者也。而如是。又斯可以合諸近以聯於至遠。無或失人。而諸凡含沙之徒。以爲蓑菲讒誣。將無所容其間。余不佞。僻在嶺外。幸而得與正人君子居。於凡四方聲氣。往來不絕。然自來不敢輕以一書先於人。函一文爲贄於人。惡其流於濫之爲弊也。顧往往遊屐所至。則必問其地之風聲氣習。以資砥礪。今年至梁溪。梁溪諸君子惠然好我。各以文心相質。則聽社之人與其文俱在。余爲之往復披嚮。信乎狐腋雞蹠之選。而知世之所推爲龍光鳳毛。非謬譽也。因告我曰。吾社有初與而終拒者。有雖欲入而不得與者。有雖其人已逝。而典型具在。不忍去其籍者。嗟乎。使天下之爲社盟者皆如是。夫復何慮乎。今天下需人亟矣。乃忠孝或廢。故氣節亦萎。夫正人之目。自神祖時。有顧端文公與高忠憲公。倡道起於梁溪。善類咸附。天下事雖不賴之。逮經逆閹摧殘。而其爲松柏之節。與所爲蠆蛤之響者。無不立見。幸而聖人出。草木蕃。天下文章之士。又遂樂得而稱附之。而因是亦又不可以無辨。憶趙忠毅公有言。號而織於市者。乞人之嘗也。人亦嘗焉。有一人焉。取他人媼。負之泣。以爲餓毋。得施甚厚。此以聖人之

道乞者也。噫嘻。當是時而已有是憂。今也爲之如何。以余觀聽社諸君子。皆世家於高陽德里。否則亦必荀陳代好。將車捧杖。星聚一堂。今與顧公繩武之賢。肩項繼起。乃於文章之會而必云然。吾知從斯而拔茅彙征。於聖天子傾否開泰。當必能閑其輿衛。以稱包荒中行。今日者里之遺老見焉。其歎爲善哉孺子之割。使得宰天下。如此社盟可矣。因請書余言以質之諸凡讀是刻者。

小題畋素序

小題畋素者。吾師無崎先生之所選也。大哉至矣。夫鉛槧之圖。三品不獲。爰至掩羣以登。無虞以逐。故或射古有怪。愛不能割。於是索題配之。義不必稱。此田父之狩麛。亟剝其皮以冒破鼓也。或分題而退。莫能相向。乃伐山海。蒐竹林。勾奇截異。甚者類標偶附以應字貧。此祭魚點鬼。眢人所譏。又侯鯖雞蹠。無非裨販也。或白戰旣疲。援古無當。則又弔詭翻案。離經爲是公上林之巨麗。則軼野馬。轢騶驟。乘遺風。射游騏者。又未足言樂。奏吳客之要言妙道。則履游醫菟。雖蹈踐蠻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足充後乘者。又異乎大宅之喜。然而田獵射御。貫則能獲。魏文稱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是又未必濕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始爲得也。若夫歸而飲至。爲數軍實。大叔雖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抑亦以曳明月。雕魚鬚。服煩弱。挽烏號之爲用也。是以其效能也。才也者。其如虎之力乎。法也者。其驕淫齋齋。蒙紾被紾之具。而理也者則其虞衡之司。於之軌乎。學也者。其驕淫齋齋。蒙紾被紾之具。而理也者則其虞衡之司。於以抗服不氏之伐。而時夫羅氏之羅襦乎。非師其執與辨之。憶十年來從師遊。手不輟桑皮之業。口不雜拇陣之聲。足不履繁露之園。袖不出鸚鵡之刺。一時仙城文士。始知有尊經之學。好古之式。使吾黨二三昆弟。當一

豫以與中原相望者。咸師教也。若乃折蔗爲杖。當熊色變者。又烏足云爾。是故以飛將軍之射也。與人居則盡地爲陣。射闊狹以飲。非數十步內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然以是射猛獸。亦數爲所傷。吾師公車數數得失。寧無嘆此。然而遇射鵰者則射之而走。見草中石則射之飲羽。射虎虎騰。傷乎。亦終射殺之而已。矧簡臣氏之難及。不但如當戶椒敢向者已奪左賢旗鼓。稱子桓之洞中。起伯仁之火攻矣。然則讀是編者。宜去故方。授斯祕術。顧方略何如。不學古法乎。遂球固勇羞貧育。捷慚慶忌。而亦因輪虱之教。辯簿正之供。爰命結罝繞堙。敢識斯語。

雲合大社序

入神仙下都。叩鐘鼓。燃蜡炬。攬老龍眠處。已復坐璿璣。捫石乳飲之。從賢孔上上下者。相視如豆。信天下無此奇奧。踏獅子頭。坐窣堵波頂。視海潮迴腰。通天地一大呼吸。俯烏兔兩籠。如彈丸相聲。天下眞無此開曠也。烏

影才桃都嘑嘑。聲卽出水。如紅斗。波皆火色。鼈相公侍視融處。夜夜見之。不特梅花村頂爲然。梅花仙去。望夫石女。如昭容對立也。東外爲韓江。大蟹龍蝦。鬚螯相曳。疑長艖之牽於石。西外兩江如箭交下。其北發於大庾。其卻可擦盧祖師袈裟。西一枝直中虎頭。以外爲的。蓋夜郎破竹之勢以掛弓。則馬將軍銅柱近焉。雷公轟轟。可鼓吏也。其傍有瀧水。若鹿盧絰轉以出。其激乎上瀧者。石齒齒嚙船。如蝤負大蟲登穴。從循州取道入閩者逆瀧流。尤不啻如着靴上壁。千鈞一步。何殊象馬也。未奇也。往奇甸者。乘巨艦。騎怒濤。如鞍駕馬。飛走起伏。前或見趾。後或滅頂。望亂帆齊渡。近之乃海大魚鼓鬣耳。以故五指撐天上。乃如袖素羅中人罕見者。不特此也。世人耳食鐵橋大科而外。不數數云。從仙人五片石數之。近而玉山珠寺蒲澗。皆爲惡酒詩所敗。素馨田香可人耳。洗粧流花。芳塵寂寂。遠而錦石石船。無過而問者。況於文人。文人日磨礲瀋。乃恆仰吳楚閩越以爲鼻孔。

非所讀不得讀。非所論不敢陳。咄哉咄哉。又率如漠小名王。操弓騎自爲部落。擇水草自便。從無所合。合之則余與謝伯子。衡付愷始向余從諸子爲雞壇盟。月必數會。已而覺應對之煩。思乞假去。乃復隱隱癢動。欲搔不得。因別揪一社事。與伯子暨蘇元兆移文定之。惟以華期令節。選勝地。徵勝友。分題而散。散而彙文以聚。閉關下帷。月可一二出。樂相樂也。已改歲則付愷復爲脩舉之。於是人文幾以百聚。而謂余實倡之。盍出一言以號之中原。余謂文至今日。復何容譚。譚之亦猶從鼻孔中爭其氣息出入耳。文之佳者。如月色花香。自閒沁人鼻端毗角。夫文有文境。其高雄沆曠如撐天浴日。迅捷如飛流萬里。幽光如鮫人窟。古怪幻僻如海神旗。如飛頭。如盤古墓。如雞窠。如石影中美人生子止矣。然非親得之者。以口語耳。以筆語目不省也。是不如胡賈。胡賈焦頭碧眼。時時從海上來。望有光景。輒享以多金。無論瓦礫。不特蚌胎三寸爲然。然吾黨文人。誠發光景。又何患

中原無賈之者。且吾粵豈徒百寶之所聚已乎。曾由蘇鶚逆漢陸大夫。其爲文人有奇骨者。中原必爲傾注於茲土。車載斗量。正不如所謂頷頤苗裔之誚也。又茲土故多仙人。仙人入市賣藥。持一葫蘆。有貌而爲之者。故眞仙人不能辨。與之語。未竟而去。不見。忽從雲端見之。則誠仙矣。吾黨諸兄弟拔宅期在卽矣。豈中原無知之者。余小子則姑爲識之如此。時天啓丁卯中秋。

卯辰易山程墨選序

易山程墨者。許子孟宏鄭子士敬之所爲選也。余往來吳門。幸得交於二子。二子天性孝友。湛於聖賢道德經術之澤。其爲書不止於易。而以易名。其所爲易。殆不僅爲干祿家言。而選易山之有程墨。其一卯辰者。又其一也。嗟乎。夫使二子者。上之居鼎鉉。司調燮。吾知其必明於潛惕亢悔之理。以無犯陰陽之愆。使毋爲世道咎。次之而出入承明。坐白虎。講

同異。因而指陳政事之得失。感召之正變。聖天子齋戒而聽之。可以讓災眚。興禮樂。致祥瑞。又次之而得一第去。早了干祿之言。或宦達而歸休。或見可而姑止。或功成而身退。皆能以其餘閒成一家之書。以教於天下後世。胡乃使其逐逐於公車。三年而歸。不爲三年之人之選。又遂以其所選選三年之人之言。雖其志固恆寓之。然而斯豈二子者之志乎。嗟乎。易者變也。以變言之。天爲之。人不能爲之者也。鯤之爲鵬。魚之爲龍。吾不知其幾何時。蚯蚓爲蟬。可以日計。蛆蟲之爲蠅。或以旦暮。其大者或久。其小者或速。又其久者。或爲物而不能物物。其速者或神。烏乎知之。吾且願讀是選者。因而求之。必有得也。而又因之以求夫二子所謂無犯陰陽者。可以齋戒而聽者。能成一家言以教天下後世者。抑亦二子之志也哉。夫老筆也而可以變書史。則吾固益爲二子信之。而姑以余之所以慷慨興起者。引其憂喜之端。使凡天下之與我同類者。未能爲三年之人之選。而又以

求諸其言。將毋皆有感於余言。

國風二集序

頃張子天生馮子千秋選大社國風。時遂球方默坐海上空山中。未之與也。歲甲戌。遂球過聖湖二子者方繼而有事焉。屬遂球爲序。遂球作而歎曰。大哉至矣。夫風者天運之所流。地氣之所發也。今聖人出。道德一。風俗同。有志之士因得而縱觀之。又相與持其變。厚其化。釀其美。斯所以日旁皇慷慨而未能已焉者也。孔子刪詩。華夷之慨。存乎衛風。班孟堅傳漢諸王。浸淫其指。吳季子聘列國。觀樂知興衰。觀於其時之爲執政者。知其侈敗。謂宜以禮。然而余讀春秋書。季子無善詞。或曰。以讓生亂也。一曰季子喪未除。而樂云樂云。君子不與之知樂。余是以知非若二子者之所以爲人。以語於國風之選。未易易也。余因之譯有說焉。恆聞鄉之黃耆言。昔自嘉隆上下百餘年間。士爲文者。不肯求近效。如鑄金然。六齊具別。咸使□□青白之風氣。當是時筏筍之中。經史傳註。□□如農者之畚插糞灰。然嘉禾之生。去其稂莠。而聽之秀實。雖有灼然之華。不以爲貴。惡其無當於療飢之用也。故閭中紅勒之帛。往往有署云英華太露。宜養其氣。鍊其才。以需異日者。是以當時所得之人。多有實用。其明經鄉舉者。必養之太學。國子先生課之。如家塾然。務斥其炫奇弔詭之習。而歸之醇厚和易。是故其材無不庀也。無不給也。用之則以爲士林之表。士之懷才積抱。明體度務者。朝廷無不共知其人。若曰某遲之十年。某遲之十年。可大用也。一如人之自視其十指。士亦以此自信。而不以自嗟。彼王令嘆蒼生淚垂之詩。安石猶知以爲規。矧夫戚戚於富貴遇合者哉。今五尺童子。皆操觚自命矣。閭中之牘。率如飾珠。然以求速售。其或有志於先民之程者。反是而求之。則又以腐鼠當璞。大可異也。此無他。皆不講□□氣之候故耳。今夫風者氣之所以爲噫。□□爲蓬蓬融融。而散見於四海之內者也。波斯胡望光氣而知寶。重譯之國。觀海不揚波。知中國之有聖人。今執人之言。而不能知人之所存爲何如。於是人之急於求知者。乃不得不炫采攢異以射其目。而其流益亂。變益雜。吾故知惟如二子者可以審而定之。今夫姑蘇婁東金沙雲間虞山江右萊陽江上諸君子之爲教。皆一呼而衆從。與二子相上。余咸敬之式之。或得深交而樂服焉。然而所以深致望焉者。則惟是使人人各自厚其畜。斂其華。相與涵濡之以期於大成。夫然。出以應國家之變有餘也。且庶幾清廟明堂之奏。歸於爾雅。夫張子者。其丹鉛甲乙。天下殆已數十年。誠不啻表古今人物而爲一家之書。馮子爲開之先生之聞孫。余觀其靜治其氣。有才而不用其才。知嘉隆上下百餘年間衣鉢固在也。縞帶之好。誠有遇焉。因是而書□□告之。且以正告天下。

辟寒異書序

黃子元晦所選房文行卷。若四方社義凡若干篇。一時學人日就相傳寫。戶屨恆滿。撫已則共從臾鋟而行之。以語其友黎子。黎子善之曰。夫余粵人文不遜海內。乃向來先正皆師心挺出。其他則未免域於風尙。此有數端。一者粵於吳越有江舶之阻。新篇不盡能至。至不至則賈人爲之。余嘗寓吳門。視諸同盟選義。剖晰欣賞備至。以目粵賈。便多載渡嶺。賈頷之。趣占決於神。有如龜筮。從則不吝罷陽價。挾爲奇貨。否者雖有論衡。不祕行李。毋累也。是粵之爲文者。唯賈人爲見聞也。一者粵子弟之從師。率以數百爲羣。聚十餘年。轉徙不散也。苟非其師所嗜。將不難卽元晏爲覆瓿而爲之師者。又不能不沾沾於有司之品題。以趨小利。語之以傑出之業。甚至如爰居之駭鐘鼓。此賈人所以首鼠雞卜。比我黨口舌有權。爭論既決。□□千里而遙。雖插羽而檄之。難遽集矣。一者□自吾郡而外。率荒僻幽險也。鄉邑子弟。雖占利涉。猶詠卬須。家傳戶頌。僅唯舊業。鄙愛香山之詩。不稱否則粵且可與吳越等。此無他。粵諸郡邑。於所爲舉業之書。不能遍至。其波及者。蓋已數見不鮮。故他郡之能自表見者。必有絕人之質。爲名家之彥。否者亦爲童觀之慨而已。然以語於往日之文。猶爲易盡也。又其一者。則今文之變。如雲如霧。撫六朝之月露。以魚目混珠。間有援史發議。引經見術者。尤宜精覈。余嘗笑以孔孟口說漢晉事。有湯臨川傳奇所謂宋書生不讀大明律之誚。至於魚豢傳訛。蒙師莫解。姑一概以絕妙好詞爲小子贄。苟非博學窮源。則臆鼎可欺。海內選文之家。恐亦難辨。而□信受奉行。又視之等房相之雖授也。又其一者。則先輩與空疎之別。亦宜亟講。今文法先輩。此言氣格神理。非謂皮膚之肖也。今不能爲輿渺古藻。輒云先輩以文其迂拙。固爲可笑。然其實文舍先輩。後生何法。卽先輩原不

誰爲雞林之鬻。以故粵之秋榜八十人。則我郡過半。其他又唯潮郡過半之半。潮與閩鄰故耳。南宮之試。我郡獲捷者。其數恆得與蘇松敵。而他郡不稱。否則粵且可與吳越等。此無他。粵諸郡邑。於所爲舉業之書。不能遍至。其波及者。蓋已數見不鮮。故他郡之能自表見者。必有絕人之質。爲名家之彥。否者亦爲童觀之慨而已。然以語於往日之文。猶爲易盡也。又其一者。則今文之變。如雲如霧。撫六朝之月露。以魚目混珠。間有援史發議。引經見術者。尤宜精覈。余嘗笑以孔孟口說漢晉事。有湯臨川傳奇所謂宋書生不讀大明律之誚。至於魚豢傳訛。蒙師莫解。姑一概以絕妙好詞爲小子贄。苟非博學窮源。則臆鼎可欺。海內選文之家。恐亦難辨。而□信受奉行。又視之等房相之雖授也。又其一者。則先輩與空疎之別。亦宜亟講。今文法先輩。此言氣格神理。非謂皮膚之肖也。今不能爲輿渺古藻。輒云先輩以文其迂拙。固爲可笑。然其實文舍先輩。後生何法。卽先輩原不

能爲粵之風尙一大開闢也。余粵之先。則南宮四元。面相學。居相近。踵相接矣。如文莊文康。皆名宰相也。其八股業於今可法。近且剛直之忠介。與學也。勇於求古。而嚴於衡今。故其所選義。又無後二者之謬。余是以善其之書。苞羅畢備。間得之。余遊笈所載。不煩賈人乞靈。黃子兄弟爲粵士領袖。足跡不履公府。遊其門者。如陳鳳師諸子。皆一時聲氣之俊。堅義劃然。無或依回顧盼。今鋟是編而行之。則粵之郡邑。皆得所傳習。而黃子之爲

余小時所與諸童子友善。今皆昂昂青雲中。余從不能攀交。其不當於余者。自舍余而去。余每爲之心悲。然以此驗之。其永余交者而如是。余亦庶幾可以自寬矣。後余而以童子聞者。爲彭子崙玉。余姨家外甥也。頃見其亂頭短衫揖余。而析義已絕不與凡兒伍。既而爲文以試有司若舉使者。輒超。姨之叔爲余牟友黃子季恆。幼有文章之譽於時。人皆謂崙玉似舅。余尙私心憂之。謂余粵人。識脆而習易淫。其外觀不足者。見博物高談之士則疑之。於是守其所以奸主司之術不變。則日至於華落而枯且漫。其內入不深。不理於性情之會。於吾黨好古自命。慕之而不察其言之所以然。亦猶之乎己亥之爲三豕。斯皆譏矣。崙玉文無二者之病。一日笑執余袂而迓之曰。向疑於吾子之言。於今乃悟。其胸中殆浩浩落落。而言之平奇。遠近正反。離合無不豁也。無不安也。有立之於文章之先者然爾。夫崙玉固教古行而有志。起天下之衰者。其不能舍余而去也。則又豈徒文焉而已哉。吾粵固多材。然士爲文。往往不能如吳越諸賢之卓然成家。有則其德行事功。必大有表見。或且因其人而彰其文。崙玉年最少。有父祖之教。黨子產之知。才穎而學通。爲董子正言。毋公孫阿世。余於是期之。崙玉又余姊之壻。余猶憶往童子時在姨家與季部署觥事。諸長老咸樂聽之。不十年而又得崙玉中雀乘龍。又呼余爲舅。余適恐以無聞爲崙玉愧。亦與季恆各勉之而已。手崙玉之文。因爲題之。使以告吾黨諸同好。曰。遷吾粵之爲文。其起予者。蓋有彭子崙玉也。

陸嗣開社選寶正序

自遜黨文章之目要之行誼。於是聲價相重。等於汝南。予乃因之有憂。夫以古者游俠之士。尙多假籍。何況主持世教。名實相附。倘或流品不嚴。濫觴無已。於是數徒充隱。生愧少微。黎丘揶揄。神君銜托。則豈若盧之磔。必無倉鼠。白額之噬。亦稱駭虞。予及今請爲之辨。則曰。唯依夫忠孝者之爲

遜黨。其歸於私利者之必胥人。邪正之分。同心爲契。若是則皋比非可羊蒙。珠還何貴檳飾。陸子嗣開獵古有得。衡今發慨。社刻嘻。夫如陸子之論文也。斯以得論人之概矣。文章澤以古藻。發乎神理。乃或以陋宮之綵。雒陽之花。至於三豕渡河。猶爲遼東所貴。五鹿折角。徒笑疊邊錯寫。銀車可載點鬼。分魯妄羨祭魚。脈望幾化蛇神。硯田巧爲兔窟。嗣開雄才碩識。沛若河海。百川斯赴。狂瀾終歸。是以巧匠莫欺。正直咸集。他日出而經世。夾袋藥籠。卽此足用。予更願諸同人之自愛其寶。出處必正。忠孝相規。毋負嗣開所目。則文品心術。大都可質。是役也。嗣開適來粵署。蓼不燥乎池草。芝玉依乎棣李。會予輩方有仙城至社之選。徵檄部署。銜枚靜聽。倘期淘沙見金。殊有波及之嫌。遂涉賓環之吝。嗣開翩翩列國。贈盈縞帶。燥濕流就。請於是集觀之矣。是爲序。

曹彝伯制義序

余嘗遊裴東。裴東多賢士大夫。守其學以相師友。顧廚之目。於是乎立。余則以士生今之世。使無坊表。何以爲狂瀾之障。心實儀之。曹子彝伯固所稱相與振起者也。比來游粵。則唯余與陳子喬生是交。余讀其所爲今應制之文。觸義連類。感事托旨。無不極淋漓悲嘆之致。有董生之正言。無公孫之阿世。因以知曹子之慷慨不平。所以洩其牢騷之氣者。亦既屈曲深切。使遂舉而措之事業。居可知矣。曹子別余。乃申申以告曰。如吾子可以有爲於時。顧事且日非也。戒之哉。意氣毋太露。門戶毋太高。嫉惡毋太甚。深藏若虛。乃克有濟。余用以書紳。因益悲夫以曹子而爲斯語。此其所以托聖賢之旨以寄嘆者。志彌苦也。嗟乎。道傍之李。碩果不食。雞斷其尾。葵亦衞足。然而野老爭席。海鷗不疑。種豆南山。固爲數窮。貽書誡子。乃言人過。此其爲道。一龍一蛇。曹子有文如此。當不免來田。而所以扶進善類。傾否包荒者。善刀之藏。不已進乎技哉。余何以益之。因輒書爲序。用報編帶

之好.

李篤侯窗稿序

予輩旣爲天下人所憎.好者好其腹古行古.其憎者非愧卽畏.益之以古學之律.斷斷不能委曲從今人所爲.而其好者.苟非耳目素習.終亦疑之.甚而私意本欲有所附.律之以古道不可.於是其憎之也.更甚於不好者.望之深而怨之篤.皆人情無足怪也.然則余輩所恃致人之恆好者.亦惟文而已.魏操之好陳武愚之好駱.是皆以文勝之.然而以文之憎好言之.近益奇變百出.殆始出於恆情之外.此余輩之所以搥首問天而不知其故者也.夫爲行而人憎之.知其所以然而不欲改.爲文而人憎之.不知其所以然而不知改.老少異好.馨臭同嗜.逐逐而走筆墨.幾如鄧林.識者悲之.然則余輩之爲文.亦第以古律之.一如其居身而已.烏能問憎好哉.李子篤侯居家旣貧.乃脫然不顧.浮海而來虎丘.掩關讀

書.不妄與物接.爲文月可以百計.會余且三刖遠山.始得邂逅定交.出其諸義商之.大都岸然自命.知篤侯信古之深.余亦因之深慰藉也.於是與篤侯汲泉.試山中新茗.掀髯相勞.則以爲世能憎吾.率不能憎吾文.吾文幸而糊名易書.亦幸而閱之者腦烘目迷.夫旣不能辨余輩之所好者.則安能盡揀若輩之所憎者.譬盲人手捫魚目.或反得珠.是以一科之中.亦偶有數人.篤侯篤侯.亦善俟之而已.然而於其爲文.亦正可以觀其爲人也.喔咿滑稽.全軀事婦人之行.旣不肯爲.則市粧倚門.五經掃地之文.又烏肯爲.余獨惜乎今之衡文者.當國家亟需正人君子經邦弘化之時.而好學之士.多伏於野.天下事究竟付何人哉.若余固不足道也.生長遐壤.無能舟居陸處.則有海上仙山可住.家無擔石之儲.則學辟穀餐花.每笑當世號稱高爵大名.尙且不能識番禺二字.寧復辨此中有人.余反藉是以免於憎.未可知也.余爲篤侯言之爾爾.

黃元晦近義序

文章自有眞是非.吾黨自有眞聲氣.近乃多聚族嘵名.亦云有志.獨怖其竊文章以行其邪僻.托聲氣以濟其橫險.氓庶有口.方正有目.吾輩不嚴以辯之.恐未免如佛家所云獅子身蟲食獅子肉耳.余謬有四方之交.汝南之評.多爲諸君子推詢.余則雅不欲臧否人物.然擇交之愼.遂分氣類.蓋不得不然.心殊苦矣.今年偶舉至社.則元晦諸子共之.元晦之文.余所樂慕.今瀾古派.眞氣內足.至其流輩與居.不輕許可.殊有斬蛟投璧之意.此道如元晦.豈得不倚爲干城.黃氏諸昆文誼多脩.咄咄逼人.如元晦與其仲氏元容.則已具一龍頭尾.孔子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余於斯亦云然矣.

浙社指瑞序

徐子石成有乘與俞子某某.將選天下社文以行.而先之以浙.諸子皆浙人.蓋本乎鄉國以及之.其意誠重也.選事旣立.乃偕張子天生陳子玄倩觴黎子於西湖.而問序焉.黎子曰.幸甚至哉.我國家之以文治也.實惟浙先之.諸大儒皆浙人也.今欲興文事於天下.而先之以浙.不亦善乎.而或者且謂如宋劉諸公初不由科目.吾黨以射科目爲文.故其氣日瑣而志日卑.儒之不昔若宜也.則請言忠肅文成.忠肅方爲諸生時.其舉止巍然.卽有袍紳盡裂之概.每語人言曰.此一腔血.不知向何處洒也.文成當受書.乃大疑紫陽之說.因剖良知之學.功施至今.夫浙此二公者.謂非國家科目中人耶.今十年來虜寇交逼.需斯人亟矣.余請卽以浙文觀之.自吾家左嚴視學.其間諸縉紳先生身教.與有司之賢有才者.類能相與振起積習.至今日何其建議則閎古博肆.而析理乃奇奧微渺也.夫爲文之道.亦不過此二端盡之.其閎古博肆.有英雄之概.余以爲宜推而至於忠肅.其奇奧微渺.參性命之源.余以爲宜推而至於文成.故激烈而不安於俠.

精析而不墮於禪。此國家所以貴儒者之學。謂其取而用之。有盛德大業之應。於以救時易易也。集中諸作。子於斯其庶豈不已。爲天下之師表哉。石城二三子皆學古先有獲。由是言之。是選始有功於國家多矣。乃避席而謝曰。請書以爲序。

黃獻君進士稿序

黃子獻君。予友陳子喬生之師也。予粵之爲文。束脯而北面一先生之堂者。羣數百十人。非其言不從。慮無以取信於父兄。束脯而北面郡邑長吏之庭者。羣數百十人。非其言不從。慮無以取信於子弟。故夫粵之爲文如從從人衡人。日相反覆。紫臭創瘢。唯其所尙。黃子則否。黃子好古。信心獨遠。其所謂郡邑長吏之知者。獨魏仲雪二三使君。而其所聽之北面而許其信從者。獨喬生之所爲父兄。如秋濤師者。又能自信於黃子。而喬生之爲子弟。又能不以長吏之言爲信疑。黃子久固以文鳴於

時。幾得復失。黃子不得志。則退而讀書自適。其於受先天如臥子諸家文各有論。好之也。卒非猶人之所同好。黃子之爲文。始而求之古藻之色。既而求之古朱絃疏越之氣。既而求之古鐘鼓尊卣立戈支干之象。其所得益深益簡。其所屑與言文。則余與梁子漸子彭子崙玉羅子開數人。他則亦漫然應之而已。黃子於是舉於鄉。出漆夫子門。公車一蹶而後成進士。出胡夫子門。此二公者。皆能相文於尋常之表。黃子終靜俟而得之。噫嘻。孰謂文章之道。而必小利卽趨。小不利卽避。仰督學使者之顰笑以誇名高。依附郡邑長吏之偶嗜以希厚實。使非得如黃子。凡夫爲人父兄子弟者。何爲知有如此而終弗信之。勿疑者哉。余於黃子之售也。爲之喜。爲之慨。爲之欲泣。爲之欲歌。黃子今且去入殿。業爲官矣。余獲交黃子。因深知其品行之高峻。如其爲文。今黃子之文具在。將爲忠爲貞。爲經天緯地。獨立不懼。行矣。請毋忘前日論文之心。其可哉。

長安自訂草序

今爲文與夫論文之家。其爲城北徐公不少也。其如城東老母。抑亦不少也。夫文亦人之一端耳。今制舉子業又爲文之一端耳。其何以如是之云。顧亦豈無存焉者。遂球自小受先君子學爲文。十四始爲制舉業之文。以應童子試輒超鄉試卽薦。當其時膝下承歡。以此爲制舉業文多戲舞。如不經意。戊辰一挫。歸而有先君子之變。心骨刻痛。薪膽刺苦。祥後理及遺書。備知古人之所重。因之以爲志。故其文多議寧爲淺近之見之所不解。既而母命出遊。負先輩文一笥。損之就擔。眠之宛然。是耶非耶。將以爲得之。故其爲文。或近自然。浮河登岱。且邂公車。舟車方止。必草一義。甘苦疾徐。四顧踟躕。故其爲一依於氣律。雖然以文傳其人。已甚羞之。則如是之爲以爲溫飽也乎哉。或對海內名宿。眉笑目語而不肯自言。或遇佳山水。綠浮清沁。乃以自托。則一端之所存。亦自謹也。若夫襲於人以欺人。飾於

已以見長於人而短人。則又豈有存焉者乎。文約略凡存百篇。敢告人曰。亦如是之爲耳。其得之與否也。亦如是聽之而已。上元日戲題於苑西雙塔間。

歷試卷目錄序

嘗歎士之有試。如女之遇媒。裹糧夜慶。既恥爲之。則蹇脩之言。必足關心矣。茲余年未入立境。以視古人不得。輒嘆愆期。但未知究竟何若。閒嘗一室獨坐。耕硯十年。約爲文可以千計。往往糗之脈望。輸之祖龍。不以爲意。惟所試之牘。十存八九。秋爽無事。因披簡一過。出其前以峙者。閒錄其文。或文不存猶能憶其目。一一著之。餘如殿以北者。得當一隊者。不復追紀。非好誇喜譽也。使異日有知余者曰。是曾經某巨公一顧。果不相負。余固藉附驥爲榮。或且因余而論曰。何能物色是者爲某巨公。余不卽可當衡結乎。余用是敢不勉旃。興言及此。不覺動丈夫意氣。不肯徒以兒女子相

方。作銷魂把鏡蛾眉自憐態矣。時丙寅中元日識。

大雅堂稿序

文有雅俗。無奇正。風之所同。流日以末。尺巾正袖。紫臭眉顰。故曰俗。劉邵曰。德行者。大雅之稱也。理要其至。音考於中。故曰雅。若夫怪見有端。冰海特異。故無奇而渾渾。而瀲瀲。而噩噩。九牧之圖。魑魅魍魎。垂裳之觀。山龍華蟲。故文原無正也。有愛奇而連於俗者。多愛不忍。非獨司馬遷爲然。應邵多愛木魅水怪死蝯媚狐。班固多愛狗竇烏哺尻高啄俛。有襲正而流於俗者。揚雄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門升堂。伏几而襲其裳。可謂仲尼乎。其文是也。質非也。然而太玄襲易。法言襲論語。又司馬光王通之徒皆襲矣。夫一唱而多和之謂風。囿於風之謂俗。故襲而正亦非雅也。談文於今日。雅以爲尚矣。吾友梅似之以大雅堂名。有以哉。試讀其文。無奇也亦無正。醞藉淵微。無漫靈濫筆。班史稱梅福之詞。合於大雅。殆爲似之道。矧其爲人。無面可背否。亦無全可不否。其子眞氏之流耶。嘗嘆時賢忽而綠績傳轄。忽而解襦傷珠。不知風之所流。已入於俗。似之生王謝家。無羣烏喑喑聲。與雞兄太鴻及俞子其章力振大雅。至形之夢兆。未免有情。不堪斯道河漢。安得不與之。今天下幸可可。不否否。則牛馬分風。形聲交吠。使人人知皈於大雅。必有可觀。以余所望於似之則願有進矣。似之勉乎哉。

陳玄公近藝序

問者曰。今天下以八股業取士。得雋。曰得。何其久而不得也。曰。昔在嘉隆之前。粵先達如邱文莊梁文康霍文敏者皆其人。斯已得也。其既也。學者之趨日岐。而其心氣日亂。作者以逢迎爲工。至於言他人之言。而不復自見其所在。觀者信之疑之。以至於誤棄而誤取。其所誤取者。又出而取人。人相取也。以至於今。今也物情厭之。各爲專家之業。溷於古以自好。舉史之事。附經之理。從而通之。將有明體適務之俊傑以爲時用。故曰得也。曰。昔之爲文。其權在上。今也四方之社日興。權乃在下。水火之形。殆將見於士之業矣。不幾若戰國橫議之以爲亂階與。曰因也。然而否否。斯固宋蘇子所言。三代之盛則在乎學宮者也。不猶愈乎。抑亦惟其然。故人皆修身力行。務去其瑕。以使人不得攻其所短。而相與勉其所長。故是非之公。重於刑賞。然則士固以此爲能與。曰。雖然。以言乎其勢則然。猶若夫余與陳子玄公諸賢者之爲社也。殆十年所矣。而海內之賢。咸知其人之文。而不必知其社之藉。往固有期余以立教者。余不之居也。陳子去而歸潮。歲不一至。而其不變猶是也。夫余社中固人人有特立之概。而不流不伐。此無他。公而不比。勸勉而不阿耳。陳子持其心氣。積於事理。約而言之。皆有餘蘊。申而引之。無不苞今縱古。可以措乎事業。頃邑父母蔣畹仙先生問士於余。余曰。第汰其庸流。則賢者自見。暗中摸索。當必得也。既而吾社諸子人人皆入其畢羅。而陳子爲最。或以爲余言之。而不知余固不煩人人言之也。他日余之期陳子以諸先達之業者。亦猶是爾。故夫吾黨之爲之者。第善守其學。而僅俟之。干祿以取溫飽。云乎哉。問者退。遂書之以爲陳子近業之序。

謝解元窗稿序

吾輩學道讀書。所以益其耳目。充心知耳。乃汲汲以一第爲榮。余向固恆笑之。然既以首四民而列爲士。則不敢不惟本業是修。因之以考夫耳目之所入。心思之所出。故制科之文。吾輩以名家立教。有所不辭。其不獲推舉者。至識爲類聚標榜。不知遵朝廷而尊祖制。故莫此爲重也。十數年來。有吳門婁東雲間金沙江上苕上西湖豫章臨川諸家。凡數十君者。山出岳立。余不及皆志其全。亦庶幾足以盡東南之文派耳。余粵阻嶺一方。然道學事功文章。聲恆鼎峙寓內。宜得專家。願以風氣隔越。盟會少及。其得

與諸公以文章相通聞者。漪惟余與謝子儒美。其兼才古學。足以雄伯中原。倘不下數十人。皆杜門讀書。履跡少出。豐羽而兒鍛。疑於斷采。而余又往往意僻於山水。業分於詩賦。海內書問至。有經歲不報者。故如余者。其不見擯絕於四方同志。亦幸矣。則恆私心以爲非儒美不足以當之。儒美潮人。而半家於廣。其文詞品行。無論交不交皆信而從之。頃者保舉旨下。郡邑趨勸。余以病辭。儒美以艱阻。而當事者且以移儒美學宮之餼。餼人欲堅之行。儒美服既闋。則栖遲五羊。與余開一相語。以爲舉子之業。原祖宗典制。今纔幣四出。諒不至如古者三使之聘。卜獵之載。其何可棄本業而以他途進。於是儒美且應鄉試。遂得元。客往往向予譽。謂儒美能以文自信有如此。而予適有以信夫文章之士之未嘗不足以經世也。當聖天子重眞才實德之選。慨然下令。使內外諸臣各舉所知。其以曾入鄉會兩榜應者過半。其他不數年。而亦遂多以兩榜收之。良由太平時久。祖宗

教化已深。天下之大。人皆一所業。斷無有若吹籥飯牛屠狗賣漿之徒。足以加之上相。爲公卿也。故事有觀古有感。而試遂行之。卒不能收其奇效者。如此不一。凡百君子。恭敬事上。一遵成法。使元氣日固。神氣自張。然則謂如是者之爲文。人徒以故事相張。當不其然。故制舉之文。其處也存乎自考。而其出也。則必翕然傳而習之。以交相考焉。儒美之文如是矣。而其他日所以爲文者。亦具在是。余知儒美之爲不負也。既得儒美。以勉夫使不爲他途之幸者。且願勗儒美以盡夫文人之用。夫使儒美昔者應命而出。使有不效。人或不以爲文咎。今也儒美元矣。人又將以視效於文。儒美其烏可不勉乎哉。客曰。是豈徒爲儒美言之。其何以聖天子以文人爲不足用也。則豈耳目所入。心知所出。第如是而已乎。余於是序儒美之文。而因以告夫天下之爲文人而頗習於儒美者。

陳耆仲近藝序

今喬木之望。輒推避南海之陳耆仲。吾師宗伯公仲子。詩禮趨庭。昆季相友。玉樹竹林。風氣日上。斯豈流輩之所足擬。頤耆仲小郎有至性。當師以執奏宗藩事。聖怒幾不可測。時耆仲長安相依。纔可十齡。日奔走夜涕泣。憂虞以至於感爲心疾。幸而師奉恩歸里。耆仲相隨而還。太夫人含飴相笑。疾乃獲釋。無何而讒蜮載鬼。張弧欲射。幾及雁行。耆仲銜蘆相警。則益俯首下帷。予嘗過師侍談。甚懿聞作。視耆仲子舍。兄弟一燈篝研之聲。丙夜相愈。所爲舉業文。乃能超博疏越。高步先民。往復之餘。回味猶善。於是人皆知耆仲之文能肖吾師。而不知耆仲之心。當其甚疾。則不能爲文。其可敬可畏。更甚於其爲文也。吾輩文章之旨。不過以忠孝二者爲端耳。師爲忠臣。耆仲爲孝子。故耆仲之心疾。良勝於他人無疾之心。他人以無疾之心爲文而如彼。耆仲以心疾之心爲文而如此。耆仲豈可淺近窺測乎。予則願耆仲毋忘所以致此疾時。操如是之文。出而以家學經天下。今中

原塗炭。謀夫孔多。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聖明天子當必思師言之爲正直。賜環下詔。拭目咸俟。玄成之業。更望耆仲。吾正恐四方同聲。徒知奇耆仲之文。謂爲韶齡逼人。而不知其爲文之心。實出於憂危營畫。慷慨驚恐之餘。發憤鬱勃。悲喜相宣。宜其不猶夫烏衣子弟。紈綺習氣。予故爲序而著之。以見耆仲之至孝。而又因乎師之純忠爾。予言安足以重耆仲。耆仲勉哉。

夏孚吉制義序

予之知有夏子孚吉也。蓋在虎丘牡丹時。茗白春紅。邂逅蔣子周士。抗論往昔。豎同聲諸君子。越明日相視而去。比予歸嶺外。落落雲山煙水間。無可相語。時與陳子喬生言及吳中舊遊。輒思得縮地瘦金法。無何而周子尊人南陔先生令予南海。偕來則夏子孚吉。曹子彝伯。予聞而喜可知。彝伯以葉子必泰之約。往讀書羅浮山下。手一編過余。讀之知爲孚吉之文。

聞孚吉日與周士坐邑署中。爐香研石。枯頑不具。惟探題豎義。文思菲薾。製敵使君美錦也。夫文章一道。識庫宜廣。以聞見志高。貴沉其神想。今乃疑食習處。無他營累。宜乎其集先正大家。而更能以古藻澤之。若賦靈光者。規制既悉。采態復備。則當徒嘯川芳草。令李白拳搥脚踢已哉。嗟乎。以今日言之。夫孚吉亦猶所稱歸然者矣。自吾黨聲氣既聚。海內人文。各有專家。孚吉教起虞山。以題分爲尚。天下信之。頃乃讒人高張。飛者以鴻冥避弋。潛者寧途中曳尾。齊紫忽臭。鼂染同悲。娼嫉之惡。是召諂諛。於斯文徵之矣。然而守道各有其任。予願爲孚吉勉之。且吾黨文章之事。其足爲聖朝匡救。固有明效也。讀古者期可對古人。則立心若正。治人者既以詞說先聞。則必行顧其言。而不欲苟且。然則孚吉第善俟之以爲彝伯慰藉。而予尤不敢忘周士書者山郭依依之好。敢并書以質之。

劉逵羽制義序

劉逵羽尊人劬思先生爲興寧令。三載。士化而民歌之。久矣。當報政入省。逵羽隨來。以難兄蕃錫書至。予得與定交。因又知逵羽爲周仲馭先生快壻。挹其眉宇。玉潤之稱。不爲過也。憶予以丙子除夕舟過毘陵。適逵羽從兄生民初歸。邀至家守歲。見其羣從雍容。伯叔兄弟如擷列玉立。一堂孝友。飲人以和。知劉氏之笏滿牀。有所由然也。今手逵羽之文。鏘鏗珠燦。已可占其最貴。夫文章之道。才勝則放而無閑。法拘則束而削色。要之皆不得志者之所爲。故或以其牢騷不平之氣。激昂橫決。而其膽力不足以自振者。則又繩趨矩步。以幾幸一遇。故曰不得志之所爲也。逵羽無二者之病。予是以占之。往予居虎邱。仲馭先生爲詩見贈。於是天如受先芹城與遊。諸君遂步其韻。相與共唱。一時名彥咸爭和之。別來歲餘。對逵羽如見仲馭。然往詩固所謂不下闕

徐子能制義序

曾子固不能詩。往以爲恨。予笑謂今制舉義家。何子固之多也。今詩與古文與制舉義家文又遂分矣。人言工詩古文者。多不能爲制舉義。理或有之。居山林者多不樂頂冠束帶。辟穀餐花者多不屑粱肉。然而非不能也。不爲也。當其爲之。固可以就名教之樂。無細行之失。此予所以樂爲子能語。子能勉乎哉。今天下需才亟矣。有如屈宋之諷諫。蘇子卿之矢節。陶淵明之耿介。李太白之豪邁。又至如司馬長卿之經紀屬國。皆騷賦詩歌中人也。得一者皆足以爲今日光。此又予所以樂爲子能道。子能之師爲章子克。志行兼篤。道藝通博。其於制舉義家。久已爲吾黨立教。則予又於子能可以無語。而所以語之者如此。

行狀類
爲張節母乞言狀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行狀類

爲張節母乞言狀

聞之。言不朽之一也。言何能重。而其人重。延陵數字。誰不能言。而重等天壤。故能言之人亦重。所言之人亦重。遂球觀於張母有可言焉。其生也。幽閒且淑。爲庾氏世家女。及笄而歸於張。貧也。而夫子又儒。則脫簪珥。操壺飧以饘。彼石田何所穫乎。而不以傷舉案心。其婉順殆不可言。可言而石田終無穫矣。作新婦不十月稱未亡人。當其時。雖有身。而父已去。安知爲子。誓相從耳。既而曰死易。亡人當其不絕善人。未亡人其敢絕天之善人。於是毀垢延喘以鞠呱呱生。乃得腹子正色。其哀苦殆不可言。可言未亡學宮。可以養母。母以六十全節終矣。人僉曰。未亡人。其殆藉以無愧地下□□□十有三耳。撫遺孤。冰蘗自持者三十春秋。其於古人母和膽丸如乎。其歷艱酸殆不可言。可言而且於其舅之塋兆改卜。凡蜃炭錫柳地楊之事。曰唯未亡人。又張夫子者。故出爲伯也後。未亡人有兩舅之祀。兩姑之滑甘。凡招梗禪讓之事。枭葛之事。以至於繾綣之事。曰唯未亡人。其儉作殆不可言。可言。幸而正色。今舉於鄉矣。當事如綉衣使者。督學使者。以至於郡邑守令博士諸大夫賢士咸知母節狀。方言之聖天子以旌母。其子正色則向遂球掩泣而言曰。不孝正色即得祿。不逮母養。今可以不朽母者。唯朝廷之靈。唯賢士大夫之口。正色不勝言也。淚輒涔涔眦。不可以句。子於我爲同譜。知母狀。盍爲我言之。今茲公車之役。請往而匄於諸名公一言以重吾母。遂球稽首報拜不辭。遂球固非能言之人。而所言如母。可以重此一言。敢告於諸大人先生。其能以言重者。不可不言。其遜謝不敏。

謂不能以言重者，不可不言。其謂不能以言重，而其言則能重者，尤不可不言。夫乞言不必其言之人何如，以言之人不必其所言之人何如，言之所以重，惟如毋者庶幾矣。而終不能不有藉於諸大夫先生，敢稽首而爲之述。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墓誌銘

衛太翁暨崔氏太母合葬墓誌銘

明故滇南副使念川周公暨元配封宜人招氏合葬墓誌銘代

明故處士方流馮公墓表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墓誌類

衛太翁暨崔氏太母合葬墓誌銘

蓋遂球既歷三吳。登泰山。憑弔燕趙齊楚之墟。而從知吾粵之可居。以世去古既遠。今鄒魯之風獨在海濱也。吾番禺多沃壤。在水中央。則瀝滘爲尤美。其中修篁箇箇。漁艇鱗泊。嘉禾田田。子弟恂恂奉書。而父兄教之。衣冠而仕於朝。以顯名當世者比比。間或抱德隱於鄉。率多長者行。其俗是以能厚。蓋代有謹篤君子云。與吾家衣帶水相望。世相與爲姻婭。先京兆之姑配於衛。先高士爲遂球仲弟擇婚亦於衛。而遂球之婚則歐女也。其母又爲衛太翁之女。因以知瀝滘諸衛爲右。且咸推翁。翁享上壽。福全德備。其卒也。遂球既爲文祭之。越以公車出歐丈人函。翁之子繼晁書至。若淳美。因遷而家焉。至十二世。是爲翁之高祖諱誠。曾祖諱怡。祖諱曠。配某氏妣生翁。衛之家於瀝滘者。至翁凡十六世矣。翁配同縣員岡崔道舜女。是爲太母。生子男一人。女三人。男卽繼晁。取凌氏女。生孫男二。長沉。爲番禺庠生。次瑗。曾孫凡四人。翁女長者適順德縣碧岡李某。次適同縣塘頭劉某。其季所適爲順德縣陳村歐。卽遂球所稱丈人。名子葵。爲庠生。語具前。翁爲人忠厚敦古。待人以誠。故恆面折人過而人不之怨。反以是愛之。家故饒而好義忘利。更能分人憂戚。解而賑之。怨飢寒待衣食者。自宗黨親戚以若閭里。幾千百指。其於暴產。寧讓腴居瘠。崔氏太母故名家女。多壺範。在中饋。尤雅能相翁之所爲。初饒貲奩。翁乃悉還之其舅。其親婢僕如子女。諸來貸者周其給。久至折券不問。諸來求田耕者。或逋

租久。乃以簪珥衣物至。至曰歲無所收。願償此。因攬眉淚涇涇下。翁每不忍。川輒却而囑之。至相習以欺免。既知之。不以爲愠。是宜其皓髮龐眉。爲六朝人瑞。有世之顯名高爵所不能得者。而吾翁且全之。是以益思諸衛之族。與凡翁之子孫。蓋可久且大也。翁生於嘉靖己亥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崇禎己巳年某月某日。享壽九十有一。毋生於嘉靖丁酉年十月初五日。卒於萬歷乙巳年八月十八日。享壽六十有八。今以崇禎甲戌八月十八日。合葬於邑之歐岡某向。於戲。是用銘之。銘曰。厚其原。宜爾子孫。其自然而然耶。其襲地之厚。其得全於天耶。

明故滇南副使念川周公暨元配封宜人招氏合葬墓誌銘 代

蓋予自舞象時。卽知予同郡有念川周公之賢。旣通籍出東閣學士何公門。何公有姊爲公冢婦。則尤悉公刑於內助。行每語及。輒嘖嘖稱之。以公孫書匊予誌公墓。予豈敢辭。按狀。公諱齊登。字朝亮。系本汝南。迫宋有曰應龍者。舉紹定進士。龍孫曰直寶。爲宣議大夫。寶之從孫曰原。曰芳。遭宋亂。徙居大庾。芳因至南海。定居奇槎。明興。代有顯者。凡歷七世至宜川公。公爲宜川公長子。宜川公有學行。爲諸生。早歲棄養。時公方七齡。仲季皆幼。惟依於母。勞太恭人。兄弟自相師友。旣公與季太僕公先後俱成進士。公領鄉薦。以嘉靖辛酉舉進士。以戊辰因宜川公之不逮祿。故自號曰念川。而季號揚川。公初任上杭知縣。丁太恭人艱。服闋。補任仙居。陞漳州府海防同知。陞南戶部郎。陞邵武府知府。凡歷中外。由令至守。皆多惠政。如徵收則釐剔大姓之隱匿。民至今便之。防海適有倭警。戎服董事。賊爲之辟易引退。司榷。商不煩而國額自足。守郡。倣紫陽爲社倉。申藍田鄉約。他如白沉冤。持讞。三上簡馳傳。續食之費。罷息鄭賦。皆侃侃有聲。以故宦跡所至。人咸塑像祠之。膺其行事。載在志乘。可得而考。又其奇者。如衆以鬼祟赴訴。公爲文檄之。祟立已。在漳時。辨商某冤。力出其辟。亡何以覲行。舟至安慶。風濤撼甚。見前商在。迫畢渡。衆皆無恙。舟竟覆。詢視前商忽失之。既知其物故已久。則益嘆公之恩德感人。蓋比之結草云。治郡凡五載。朝廷益知公之善。以六詔之地。非公無能化者。於是有滇南憲副之命。公以歷仕勞瘁弗就。乃歸老。會丙申大飢。設法賑活數千餘家。里黨有窘者。力爲白之。凡兩救覆舟者之命。可至千人。以仲弗獲仕。出積俸置產。與均共之。立家廟。奉宜川公暨勞太恭人蒸嘗。每拜謁。輒流涕。以爲五鼎祭。不如半菽養。性慈儉。自起家宦成。食無兼味。恆衣一敝袴。身教子孫。躋上壽以正終。兒其子孝廉君之成立。此所以咸推公孝友爲政至德可師也。公配爲招宜人。性閑靜。歸卽能以禮相公。脫珥佐讀。操井臼。奉太恭人色養爲尤謹。旣以覃恩追命宜川公與太恭人。先後如公與太僕公之爵。而宜人之荷封。則以公故。公凡舉三子。宜人所生。卽孝廉君。最長。名夢鯉。領萬歷癸卯鄉薦。娶何氏。卽內閣公之姊。贈學士公某之孫女。仲名某出於唐。以唐與陳皆側室也。而其子宜人皆愛之。視孝廉君。夫其賢。卽可以見矣。公卒於某年月日。距生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宜人卒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女四人。長適霍文敏公之嫡孫若禎。次適知府劉公子端復。鄉貢知縣。三適主事楊公子某。四適都御史蒙公子紹賓。大理評事。次爲唐生。餘皆宜人所生。孫男凡若干人。長卽書太學生夢鯉出。娶某某。某出。娶某某。某出。娶某某。曾孫男凡若干人。某某出。娶某。今以某年月日吉奉公暨宜人葬於某山某向之原。公曾夢神人爲題元堂曰。風從槐閣聲初動。人在鵝湖月正圓。其在斯乎。是宜爲銘曰。

而峯崔而鬱嵂。其人幾期頤逾耋。象金玉。永偕斯谷。子子孫孫。視厥德以介爵。

明故處士方流馮公墓表

於戲兄弟同體而分者也顧勢重則多望情忌則生猜纔情向背則相異同滋孳泣豆其權衡均失陋也然予見鄉士之家衣輕裘肥食客盈坐而荆分棣析牛由頊言又或閭里知頌義則厚施以掩德色蓋謂名高而實仍歸之至於陵無聞矣猶作甑窶釜中聲如是者比比無他以固然之惠不足生感詩不云乎不如友生是故兄弟之愛移於朋友哀於室家庸俗多然豪右爲甚因之有感於予邑處士方流馮公不敢不爲之表其墓以垂示後人焉公諱祖瑜字啓瑕方流其別號先世本鼎州武陵人徙居番禺之龍灣五世祖諱仕華在趙宋朝爲評事自是世以詩禮名於鄉入我大明簪笏而顯者繼踵接武至公之父號仰槐公爲藩司掾娶同邑之茶園曹生二子長諱某次卽公公生有至性年甫十六仰槐公棄世公與兄俱未受室而能奉在生母務得其歡內處家人臧獲外調鄉黨情誼雍穆無間言也其事兄嚴之如父服之如師兄性不能飲公則豪於酒而兄顧樂之公與客爲酒會烹肥鱠鮮呼盧六博則兄必在坐相與酣暢而罷苟兄不在飲不豪客不爲快也其生產自先業之外公則能有所增益然卒不以自私與兄均之祠先賑鄉里周三族之急以至蒔果蔬築亭榭一惟兄所欲而先後其意公家既饒且閒無外累與他嗜好其出入居處而公必從之至於有室以及强年怡怡如孺子也無何兄以病殂公痛悼不能自已俄而讒疾踵兄並逝公卒於崇禎二年己巳六月之三距生於萬歷十六年戊子七月十五日享年四十二歲娶孺人陶氏爲三廣公孫女生一子某早殤因以兄子某爲後某感公兄弟孝友於是崇禎十三年某月日奉公柩與兄同葬於邑之大岡南飛鳳嶺某向之原噫嘻夫婦合葬禮也今公則同兄並塚斯可謂得禮之變而亦以愧所爲聽命於婦人而間兄弟之好者矣顧陶孺人咸善得公意事其兄如翁嫂如姑以有此也詩有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後有過此者感公之誼重禮其墓而孺人因以有聞不又勝於世之所謂駕鷲連理塚者歟予考之古以兄弟而同葬者則伯夷叔齊之在首陽孔子曰到於今稱之至如泰伯去周仲雍從之今吳唯泰伯墓而梁鴻夫妻相敬如賓其卒也則命葬要離塚傍妻子歸於扶風人不以是爲孟光非偕隱也彼所謂舉案齊眉者而如是又況色衰年廢寵移童嬖仕宦失志交謫於室而猶必藏同穴朋偕老不益惑乎雖然世之兄弟生無長枕大被歡則又何取乎以佳城而名鄂不如公斯無愧爾夫孟子聖伯夷而遺叔齊孔子稱泰伯爲至德不及仲雍重所倡耳如公兄弟則又以能從兄者爲難予是以表公之墓公兄則予友黃子獻爲君爲之誌茲不復述公所生女凡三人長適碧江蘇進士昇嗣子某次受聘蒙廷尉紹基冢孫某季受聘香山小欖何某予聞盛德之後必昌是將在其子孫請以徵信

蓮鬚閣文鈔卷十二目錄
傳類
賓公傳
阿顛傳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傳類

賓公傳

賓公俗姓也。卽以爲號。粵增城之金牛都香塘塘人。父輿□。母葉氏。宋天聖四年正月七夜。母夢星入懷。遂有身。漸不喜茹葷腥之物。素食凡十有四月而生公。時天聖五年。歲丁卯。二月七日子時。異香滿室。山光星燦。靈鳥喧集。人咸知爲奇瑞。公生甫離襁褓。卽躬行孝弟。皈心大教。頌持佛號。雖雜處樵牧中。談謔交作。未或亂其本念。時憩息林下。跏趺端坐。威儀儼然。牧牛於野。以杖指畫爲限。牛不少越。聞鄉峒有道場齋會。瞑目神遊。片時卽得餅餌以與同伴。於是衆共驚爲神。以聖童目之。當父沒。年甫十歲。痛哭哀慕。盡其誠敬。與姊竭力奉母。勞苦胼胝不憚。年十五。出家於邑之

名山寺。身癩衣垢。主僧惡其不潔。當赴齋出。莫呼與偕。而公必以先至寺。隔江卽毋家。往來以四事侍養。寒暑風雨不輟。母病。思食異物。輒頃刻致之。覘有名金口者。產必於大海中。母念安得食之。公若少往卽得至。一夕坐於郭北新橋。大雨潦沒梁柱。比明則雙跏如故。衣不少濡。神異往往若此。公未嘗從師學問。而心地光澈。談經說法。見般若性。嘗向諸禪衆爲說偈曰。雲開天皎潔。月湛水無痕。欲知無幻旨。不在法中輪。又曰。立法非爲法。援空不著空。筌蹄兩不記。法法在其中。一日又示衆曰。人心如琉璃明內外徹照。破三千大千沙界時當續燄。不使間斷。一切邪魔。自然遠遁。復與說降魔偈曰。燈光邪不入。燈暗魔轉增。剔明智慧火。邪魔永不生。又一日與僧俗百餘人偕。因告衆曰。昔文佛拈花示衆。迦葉悟空。忍祖擊磨傳机。曹溪教演法輪常轉。代不乏人。有緣則遇得其宗者。若而希有之事。世間難信之法。自入漢唐迄茲千有餘歲。無緣弗信。此固不得其門而入者

多矣。是以流浪苦海。輪轉三途。無有已時。我欲作一大因緣。但人心雕琢。鋼敲已深。遇茲緣者。不以我陋。聽吾言者。心生敬信。有大利益。爲說偈曰。說法非法。講道非道。心無順逆。竟然大路。又曰。勿以有我。勿以有人。天地一體。自然合眞。又示之曰。願與坐衆。嘗行般若。見自本性。覺照本空。佛性自現。但大乘人亦是心造。下乘人亦是心造。迷覺兩途耳。若能精進。撥破深糾。人入其中者。如虱入人破褥綿絮間。甚至對面不可相見。山故蒔茶在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烹之作素馨花氣。人多喜之。不能恆得。僧恃茶爲給。聚居其上。頗有田可耕。與人煙隔絕。不能行乞也。阿顯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僧寺。時爲之採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幛織爲屬。比其足倍長闊。曳之行。或掛之杖頭壁間。或食或不食。時出去入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相解。因共呼爲阿顯。其腰間有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未熟。熟可與爾共食。視其睡席。則當中有雙手掌痕。中夜聽之。喃喃不知何爲。山故多虎。一日咥二牛去。僧戲謂汝可爲尋之。顯忽編草爲索。曰請繫之至。既薄暮望之不見還。返照射入峻坂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虎跳躍則與之偕跳。遙見人。則益以拳鼓虎領。持其耳急來。人羣出觀之。近且皆畏走。疾語顯可放之。或蘇蘇語。謂且勿放。於是持至寺門。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大畏人擊狀。人以此乃怪異之。顯故如嘗遊。人因聞而就之語。不恆得見。或見之語。亦不相入。禮之則走。蓋至今在白雲中。

之。天人獻供。悟後寂然。若賓公者。其行事多神異。至所稱拈花擊碓。皆無上上乘。又豈特四果聖人所修證也。因就往昔相傳。即其所述示偈述之不爲增損。以俟當世之大善知識者。

阿顯傳

端之白雲山。其頂有湖。故訛爲鼎湖。湖與山相吞鬱爲氣。故其出雲蒸動深糾。人入其中者。如虱入人破褥綿絮間。甚至對面不可相見。山故蒔茶在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烹之作素馨花氣。人多喜之。不能恆得。僧恃茶爲給。聚居其上。頗有田可耕。與人煙隔絕。不能行乞也。阿顯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僧寺。時爲之採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幛織爲屬。比其足倍長闊。曳之行。或掛之杖頭壁間。或食或不食。時出去入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相解。因共呼爲阿顯。其腰間有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未熟。熟可與爾共食。視其睡席。則當中有雙手掌痕。中夜聽之。喃喃不知何爲。山故多虎。一日咥二牛去。僧戲謂汝可爲尋之。顯忽編草爲索。曰請繫之至。既薄暮望之不見還。返照射入峻坂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虎跳躍則與之偕跳。遙見人。則益以拳鼓虎領。持其耳急來。人羣出觀之。近且皆畏走。疾語顯可放之。或蘇蘇語。謂且勿放。於是持至寺門。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大畏人擊狀。人以此乃怪異之。顯故如嘗遊。人因聞而就之語。不恆得見。或見之語。亦不相入。禮之則走。蓋至今在白雲中。

黎遂球曰。如我所聞。佛在世時。飲食洗足。亦同凡小。故乘笠渡流。或且詞無有已時。

緣疏類
爲高座上人募檀香裝準提菩薩像疏
題報本菴募緣疏
題藥僧緣起
爲本如上人白雲蝴蝶洞淨室募緣
修建青蓮菴募緣疏
白雲雙溪鑿建放生池募工疏
題智開士募緣疏
甘露菴募緣疏
爲九華山僧募緣疏

修復景泰寺募緣疏
募化送子觀世音像疏
瓦屋山觀音寺募香像緣疏
廬山臥雲菴募化供器緣疏
蓮花臺菴募緣疏
曇上人城東新築募緣疏
募修訶林臥佛閣緣疏
劉居士攢米疏
廬山雲居寺募圓通觀音像裝金雕座疏

緣疏類

爲高座上人募檀香裝準提菩薩像疏

佛與儒。其同異非可以口舌辯也。吾頃與劉子魯生過雨花臺。入高座寺。登木末亭。拜正學先生墓。風雨烈甚。因憩而歎曰。世有貪生怖死可以爲儒者乎。夫此事不明。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除却四大。不知向何處去。於是首鼠兩端。卽退而言功名之事。尙多棘手。此亦吾儒之最可憂也。夫然則先生墓在。卽以作儒者尸陀林觀可矣。吾覩今日儒者多皈依佛法。持準提咒。謂可致功名。猶運之掌。試之果然。此不謂無說。夫持呪斯志一。志一斯其所爲。無不知之明而守之定。故能成焉。是故鬼神爲之守護。實有之蓋不能無吃緊焉。故學佛之徒。吾多敬而信之。無住師從金陵以訪吾年友李子季修至粵。則以高座寺準提閣募香像。故陳懷我邑師寓書於吾。囑使贊而成之。粵人遵稍稍知信佛。其爲儒多稱江門歸善。或以爲二公皆禪。卽禪未可非也。吾是以益樂爲師言之。使學佛者不可不施。而其爲儒者尤不可不施。則師以供準提而滿願。而施準提者又何所不得滿願。吾尙望方先生讀書種子不絕於今。如陳楊兩先生者轂擊肩摩也。或謂方先生名成矣。其功多可議。事多可傷。則豈足以知儒者之心乎。無住師還奉像於閣中。有拜先生而過者。與夫其爲儒而求呪力者。請試以吾之言問之。吾將來商焉。

題報本菴募緣疏

蓋聞吾人隨處有一肉菴。以眼耳鼻舌爲四大天王。以身爲欄杆垣壁。以

意爲輪藏。以心爲佛。今波波逐逐。以色聲香味觸其天王。以塵緣狂觸顚倒其機杼垣壁。以法非法割裂其輪藏。遂使如來眞身。不復見相。猶曰吾興隆正教。吾修福修慧。不幾大可笑哉。雖然。亦唯其非眞正留心正教修福慧耳。夫以佛爲性命者。又將護四大天王如其眼耳鼻舌。莊嚴佛土。如其身等。輪藏爲如意寶。今住持者試作如是觀。見種種色。聽靈鳥歌。聞栴檀香。餐無上味。放眉間光。獲如意寶。則甚喜。反是則甚不喜。而姑悠悠忽忽以聽之緣至可乎。今檀施香者試作如是觀。見盲聾人嗟吮臭惡。肢體殘弱。商量顚倒。則惻然動心。思爲之所。而於佛子乞募。姑作人情酬應可乎。報本菴以報恩而名。其心與佛相通可知矣。年來肇有修創。諸宰官長者疑其身相之不端。不大如眼耳鼻舌之位。未當也。是以有募緣之舉。諸佛子從羅浮山下來。以語居士。知其心之切而事之必就也。爲後二說以告之。化者募者。其前一說以告之。菴成而薰修者。并告之。未嘗有菴而薰修者。

題藥僧緣起

我聞佛在世時。曾發如是大願。願爲一切藥。藥諸病人。而今長瀦長者道來。乃願募爲藥院藥諸佛子。以諸方參學四事未備。佛子大事未明。無常迅速爲可憫。故以人身難得。得人身已難得。得爲僧。有如眼光落地。地獄見前。惡業未除。中陰無主。爲可憂怖。故於是居士適至。合掌讚歎。願其成就。然有疑義擬問長者。及院成。已因問佛子。我聞藥可已病。然設執藥成病。當以何藥。佛子有廠三斤。鎭州蘿蔔。趙州柏。乾屎橛。不知是方是藥。是病非病。萬一誤信。或復印以冬瓜印子。恐流毒傳染。至害多人。不如趁病一棒打死。尙可令行者飲其觸髏水。猛然透發。是卽爲藥長者。醫王弟子也。聞是語。已默然自信。大衆檀越歡喜無量。遂爲書之。時崇禎甲戌。爲本如上人白雲蝴蝶洞淨室募緣

由仙城之東北出而蛇行。可十里許。卽得白雲白雲之冒。望之童然。其中水激聲石如齒。則蝴蝶洞爲最。本如上人居之。予友王子諤士傳子由庚之所稱道其淨行也。倘得錢數百許緡。補其風隙。種竹數百箇。松數十本。爲堂能棲衆。樓可望遠。則遊者居者於道均有助矣。是爲募。

修建青蓮菴募緣疏

出仙城之東郊。不十里爲青蓮菴。菴前左皆水。爲海印寺。爲琵琶洲。爲黃木灣。煙波相錯。每風潮上下。則樹短如草。舟浮如鳧。隱而望之。足樂也。其西與北則山色松陰。又相爲蔽。漏不嫌於率曠。倘得高其宇。拓其址。爲閣以供世尊。環以窈窕疎廊。使行者於焉焚修。居士或借一蒲團半榻。以避囂俗。當不啻雨花木末虎邱靈隱諸處。吾粵有名地名人而無名刹。予歸來偶支藤過此。實徘徊不能已已。住持幻公曰。居士試爲疏焉。若干。當辦此事。予固知吾粵人當無讓金陵姑蘇武林人。當無吝共成此事。須疏。

白雲雙溪鑿建放生池募工疏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善哉魚鳥之性。愛欲其生。惡欲其死。惑也。凡夫之情。矧緣愛之乃欲其死。口之於味。有命焉。夫由不仁。是故不知物備於我弗若矣。放生之教。正法所崇。今推福慧所雙修。豈特人天之十善。況以持拂子數千里。山水飽參兼之。提話頭幾十年。生死流斷。如雪牛禪師者。大衆咸仰四事攸供。昔雙溪精舍之開。實十方檀信之願。始而林間鵲徙。將同古德之緣。今欲山上魚游。共證徑山之道。因復鑿斯池也。成水邊林下之觀。聽彼舍之圍焉。卽七寶八功之樂。倘悟嶺頭張網。殺活由他。須信船子離鈎。機緣可待。爲此工程。仍行化募。急須布施。大破慳癡。毋使董斯役者笑曰。譬九仞掘井。猶不及泉。乃若知因果人。必云造七級浮屠。同茲救命。請思非魚而知魚之樂。可從放生契無生之宗。

題智開士募緣疏

佛以緣成者也。予長持隨緣二字。謬謂可得安心之要。以故當世有大善知識。予或未知見之。而闍黎開士從予水邊林下過者。往往盡歡喜心而去。要之亦隨緣而已。然凡夫五眼未開。又耳輪邊無豐干饒舌。龍蛇雜處。未必能辨。則求雨土龍。非爲無說。夫乞者既不應分別貧富。豈施者乃得揀擇聖賢。況五臺文殊。欲見卽是。始思布施隨緣。最是檀波羅蜜與般若相通。亦言夫其心之安也。智生上人從江西來。欲塑檀像一尊。久而未就。且四事不足。尤可愍者。予邀遍於幕潭舍與語心大不安。又自笑予年來以隨緣故。室無長物。愚力任之不能也。諸同好兄弟亦既喜捨而閱歲餘。竟未得度嶺去。今遂別予。欲持鉢他州。予以爲今日學佛人轉多。則布施錢益少。以各家自有蓮花座上人安肯爲少年開士施捨。然倘有信予隨緣之說。則施智生亦何必非降福因緣。又何必供養叢林。喫棒勒碑。究竟心安。

甘露菴募緣疏

聞之。參禪學佛。爲了生死也。而義俠之士。往往已能輕之。此同乎異乎。予恆拈數語爲怖死者道。謂卽如驪龍有逆鱗。攖之者死。而海大魚乃得不烹。由古及今觀之。鷓鴣先鳴。衆草不芳。則寒蟬抱樹皆死矣。然則生死之惑。豈不可解。童子鴻不因人熱。死則要離塚傍。要離燔妻子以俠稱。鴻何甘心因之。今人厭世情暄炎。輒思逃禪。鴻乃寧依於俠。善哉生死事大。禪尙有口頭三昧。俠士證之。尤爲親切。以俠語禪。如所謂忍辱仙人及爲歌利王割截身體。將無同哉。白堤故有五人墓。五人者。天啓間以擊緹騎斬於市。葬於此。其地魏璫祠址。僧智光因而爲甘露菴。庶幾勝作守塚戶諸宰官。居士樂爲稱之。比欲開禪堂接衆。因重索予爲疏。予謂智光昔以佛度五人耶。今以五人度諸僧耶。此事因緣。不過作如是觀。然予觀世尊。當時能多生捨身。不以爲足。今縱有悟入。便稱善知識。問末後一著。不知與五人者孰優。遂不辭書此於諸公語後。談至此。覺身命可捨。而錢米乃復吝惜。無有是處。願幷持以告之大衆。

爲九華山僧募緣疏

九華爲地藏道場。山僧心水遠來海上。欲募檀香。裝地藏菩薩像。還芙蓉塔供養。予聞地藏本願。必度盡地獄衆生而後成佛。倘人皆信心布施。卽此一念。便是脫離地獄種子。如此則心水造菩薩香像未成。而菩薩佛相早已先成矣。大衆毋得視爲尋常布施。是爲僧造菩薩。是爲菩薩造佛。是爲自己造佛菩薩。請共商之。須疏。

修復景泰寺募緣疏

白雲爲粵省主山。右景泰而左月溪。景泰故稱羊城八景之一。林徑水石爲尤勝。嘉靖初。督學魏恭簡者概毀之。然山門香火至今可識。邇者法幢大興。諸居士以外護自任。鐘磬唄鉢聲相聞於路。予恆謂法王子欲廣封建地。卽繼絕舉廢。議烏容緩。矧山勢實雄踞城北。俯瞰都會。其間蜿蜒甌脫。使非藉緇流焚修居守。善信參求。絡繹來往。恐不虞卒然保阻。亦非所以翼護金湯也。我國家崇儒反經。而佛教幷重。正有深意。如恭簡者。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耳。自吾師宗伯陳公開闢雲淙。予嘗從遊觴詠。以爲飛瀑交流。巒岫蔽虧。較勝疑光靈隱。倘得倚背相望。多梵剎若三天竺。令遊人隨處可休憩。則宗風雅韻。不交振乎。會僧某有復景泰之舉。遂欣然爲疏以請之。諸宰官長者知必歡喜捨助。其或有借恭簡之說以護慳囊者。當無以難予也。

募化送子觀世音像疏

觀世音菩薩像。不童子拜仰於前者。此爲善財無惑矣。有白衣而抱子者。豈亦善財耶。善財參觀世音。乃使之受生人間度盡一切。或令遍歷五濁界。如婆須無厭足等化其執情。此俱理之所有。抱而送之。理之所難解也。然而求之必應。夢見必徵。則又何爲。曰。予觀法華有之。求男者卽生福德智慧之男。然則白衣而抱子。觀世音之像不誣也。杜甫稱徐卿子謂孔子釋氏親抱送取之。此也。章貢僧海淸以予粵多香。特爲募白衣送子香像一尊。予願勸助。且以告大衆曰。當生子少而爲儒。居美官老而學仙。似陶弘景張良。末後成佛。不畏諸若。又何必不號善財。然予之生。實吾母慶禱大士而得者也。是以深信奉勸。

瓦屋山靈音寺募香像緣疏

聞之。山河大地。皆佛法身。一切衆生。具有佛性。今舍己性而覓佛。已甚可笑。乃未明佛性。徒爲莊嚴佛相。夫香亦朽質。匠爲工作。而以彼因緣和合。是等之。乃無有二。若予輩履笠所過。山水名勝。輒思爲佛剎莊嚴。非不知同一法界。而於廣長淸淨。視同螺髮蓮目。尤深渴仰。此等應是遊觀夙習。揀擇淨垢。心知難免。善知識一棒。顧從此處。引人入勝地。亦自謂不爲無功。瓦屋靈音寺持心上人平易眞實。來居訶林禪堂。一日相過。以募化香像爲懇。且縱談辟支道場之奇。予因舉禪惠大師。錦府豈從機上織。劍門寧自匣中開。何相與送難。復戲爲題曰。靈是聲音九折腸。蛾眉平視辟支光。法身相好原非瓦。定有布金興道場。持心合掌作禮。卽請爲書之。告大衆檀越。

廬山臥雲菴募化供器緣疏

居士竇文爲活。亦復以文布施。廬山臥雲菴有僧。自明將乞諸宰官長者爲造供器。還山奉佛。因以茗餌先乞居士爲疏。居士所欣然作語。吾墨有香。吾文有光。吾筆有花。以是作供。已具威儀。何假更募。僧仍合掌作禮。謂施香器。當令瑞煙如居士墨。一切相傳。希有心法。無有斷絕。花燭各器。當令以一切景色攝受。皈依如居士文筆。凡具眼根。無不讚歎渴仰。能施所施。皆以福德回向於佛。願與居士如是增長無量。居士大笑。今大衆慳襲難破。何不遂願。是菴同竹影寺各器具足。不煩乞募。僧乃喟然乞書以問大衆。倘果眞如法身。得證悟者。則有日月爲燭。爐峯爲香。太華爲花。何必是影非影。是雲非雲。有如否者。定須以檀施生福。

蓮花臺菴募緣疏

嘗讀阿彌陀經。稱西方極樂世界。凡人修心往生。可以見佛成佛。意殊言之。晉宋諸賢所以有東林社也。自初祖入中國。始有宗門。學者好其便捷。則幾厭夷淨土。亦如今談詩家之厭初唐爲不足學。此果能而不爲。抑爲是影非影。是雲非雲。有如否者。定須以檀施生福。

曇胤上人城東新築募緣疏

曇胤上人居蝴蝶洞。今移城東白衣菴左。曇胤道貌率摳。乃得廣社諸居士爲之卜地築室。因緣固非偶也。諸居士結放生會。久思一精勤開士爲之贊導佛事。乃得曇胤相與發起信心。由戒入定。生慧。更非偶然也。今盡

諸居士力量所供養胤四事而外。爲佛堂。爲參禪。念名號作觀。蒲團坐臥四衆處。爲放生也。金粟飯供皆養胤之來所本無。而居士之所不能卽有。大衆宜知之。其有施助若成。諸居士之事。實共獲放生之福。此爲諸居士募。抑爲養胤募。抑爲檀施諸宰官善信募。請思之。若爲居士。則固已先爲檀施。爲養胤恐無以易其蝴蝶洞之樂。而爲募緣作疏者。又何如記蝴蝶洞之妙寫泉石。不煩善巧勸諷也。請思之。均有福德。不宜吝。

募修訶林臥佛閣緣疏

臥像爲世尊入涅相。卽穢跡金剛神呪所由始。今建剎必有之。其意欲學人頂禮。一者觀大事究竟如是。一者信滅度後希有難得。應遵教。古訶林自盧師悟後。此事無有承當。適歎爲疲於津梁耳。雪廬道人精進者。先莊嚴此處。會應彈指上彌勒閣。須疏。

劉居士攢米疏

經言施有內外。外爲衆生。內者爲身。有諸蟲飢雖忍故。以予參之。吾有法身。日月如目。須彌如頂。世界衆生皆吾身蟲。吾飢而死而不得道。又何以能滅度衆生。故學道人不肯飢死求施於人。爲自內施亦外施。故學繫毫居士長齋數年。其身諸蟲如度荒歲。嗷嗷久矣。然猶授徒得食。依僧分食。諸蟲倘知。當相告言。但願衆生所作俱辦。何必過求。作貪嗔癡。還來歲荒。衆如居士身中蟲。已市斗米食。需錢百餘。於是居士依僧不可授徒無人。幾於嗷嗷以歲試。故來仙人城諸相識者過。則留食豆腐波菜香稻百粳飯。食已訖。不亦樂乎。愚哉諸蟲。定相告言歲大豐。已而實不知。或遭風雨。或值忙務。居士在門。主人他出。又或欠伸視日。厭客一茶宜退。居士逡巡。諸蟲內訌。其爲荒歲。始有甚焉。予謂居士且止且止。我有虹岡。其上竹廬。卽借居士。如其無食。願諸相識共攢粒米。日可二升。以供居士與其從者。倘逡行之。則身諸蟲又歲荒。已而實可度。居士唯然。重語居士。倘有諸蟲。卽彼衆生。所願居士頤養成道。以滅道之。又願居士雅思淵才。讀書爲文。而成進士。濟人利物。報衆恩德。相識衆生貪嗔癡。故以現在米求未來施。又願居士記過去事。無不得矣。然住於相。還如經言。諸君外施。居士內施。此義爲實。如其不然。居士飢矣。諸蟲飢矣。滅度衆生。誰學道者。故知慳吝受諸蟲報。

廬山雲居寺募圓通觀音像裝金雕座疏

觀世音菩薩以大慈大悲。現爲千手千眼。予嘗思之。爲觀世音故。卽此千眼。可名千耳。以眼爲耳。無非慈悲發現。如是則千眼互出。皆因乎心。心本大圓鏡。知雖千百萬億人同此一心。故不可以數名。名之圓通。郢生上人從潁大師以禮圓通觀音得悟。由清原而住廬山之雲居。已歷年歲。茲來粵爲化募菩薩香像成。且奉之雲居。尙須得錢數萬。用裝金及雕紫檀爲座。以商於予。或謂所貴香像爲其香故。今金則非香。座則非像。恐布施者有分別心。予謂菩薩圓通。總于手眼。則衆生手眼。所至皆是菩薩慈悲所攝。故金以眼發。座以手舉。卽此以悟菩薩圓通。尤爲親切。如是故應檀施毋吝。速成圓滿功果。須疏。

蓮鬚閣文鈔卷十四目錄
贊類
王氏世德贊 并序
鼻聽法贊 并序
旃檀佛贊送知印長老 并序
金明甫先生小像贊
雪山道人贊 并序
張年伯壽贊 并序
匡項了宗師像贊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蓮鬚閣文鈔卷十四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贊類

王氏世德贊 并序

予嘗斷肉。於茲五年矣。夫羊人相食。佛宣其惑。庖廚穀觫。儒術首仁。而世人猶昧彼耳聞。先此口受。予每就諸所快意。曲爲推說。令佳人韻士。香澤是飾。顧頭脂甲垢。剔去務盡。而甘受此死氣。涸我靈腑。可笑者一也。今絲竹好合。歡賞作歌。一人向隅。衆情不樂。而湯魂啜痛。机肉嚬苦。以爲吾適。譬命酌於犴獄。選侶於囚徒。可笑者二也。今嘉辰吉日。食祝觴頌。富出必誠。萬壽爲期。而死夭刑殺。不思諱忌。可笑者三也。至於糟邱杜泉。謂樂相樂。要之失吾三萬六千之日。亂我耳目視聽之常。與其閉關。毋寧獨遠耶。或曰。人生世間。延年衍嗣。殆恃斯也。則盍於姑蘇王德操先生觀之。王氏

蓮鬚閣文鈔 卷十四 一

斷酒肉。夫婦凡已四世。至德操行。年七十而能生子。詩脾不衰。游履益坦。偷斯世人家家若王氏。卽未能如極樂國土。較淨居天宮。當必不遠。今讀其世德諸傳。皆壽考令終。預知時至。麾家夫妻。將無憾焉。劉安雞犬。何足云也。夫以出世法言之。王氏積善已久。其後似當托天人之師。卽以世間法言之。如薰門之八葉竿相。鄴侯稱白衣山人。端可預卜予以甲戌之夏。重過德操。交其人。因及先世。歡喜敬重。非徒以同嗜云者。爲作贊曰。

太原之王。爰居三吳。斷肉惡酒。不入時趨。樸素敦厚。花竹獨娛。其生栩栩。其去如如。至於德操。昌厥詩書。承先美蔭。啓後明珠。逸民表裏。仁者源流。

叶 天所必興。以概頑愚。

鼻聽法贊 并序

黎子居晴眉閣。有道士張清如。使其徒詒香一丸。云是遍遊名山采最貴香品所製。蓋有得於壇經定慧諸義。借物表心。將以使人緣心見性也。黎

子受而褒之曰善哉道士夫能以香說法吾以鼻聽雖耳聆梵唄眼觀文
戛口嘯眞言何以加乎然嘗讀楞嚴所標功德最歸於耳故音云可觀不
云鼻聞道士胡不善習天樂日立高處順風而奏使人聞之皆得證性而
必假香木又假火燃凡夫偏爲五濁灌塞非徒難究其義恐亦莫味其
氣如是則如須彌爲丸用以火燒究竟無爲抑予嘗出閤外見有蓮華始
放歸臥是中朝氣澄湛以意觀之而予鼻端乃作蓮香因知鼻根能遠攝
塵則亦能近離障礙如眼隔一紙輒不見物耳聽旣窮意豈能得如是則
從鼻說法是或一道爲作贊曰
香則是木以火燃之氣則是煙而香在斯道人見性煙未起時煙盡爲火
吾烏乎知是不可卽亦不可離

旃檀佛贊送知印長老 幷序

如我所聞黃梅師言嶺南無佛而曹溪師言有卽有如我所見何所而無
有檀香賈積聚錢貨云是旃檀不受劫火作佛事者則以旃檀如是成佛
而此賈積聚貿易其錢轉多亦或捨錢得作佛事如我所觀佛在微塵遍
恆河沙千萬億劫何向之不在如我皮囊中有性種究竟成佛何劫可壞
爲佛像故取舍罔盡而彼皮囊隨石火熄何曾經劫於是嶺南爲旃檀佛
以無佛來以有佛去惟旃檀故智印長老從南岳來如是成佛善哉善哉
而我則疑旃檀是佛佛是旃檀譬如智珠是珠是智譬如心印是印是心
長老智印來本何像而旃檀佛斯則有像一轉輪間是錢是香是莊嚴相
如以香故則得成佛惟有嶺南如以錢故或復不也何獨嶺南不一有皆
有請爲長老究竟斯義願作佛者無不成佛請觀於錢已復得香又復得
佛莊嚴美好諸相現前則亦何處而無佛老長老歸去告諸弟子作如是
念如是曹溪如是黃梅勿煩去來當盡成佛爲作贊曰
稽首共皈依妙相莊嚴佛佛相滿空虛觀盡微塵國十百千萬億度盡衆
生苦天龍金剛王無量相守護

金明甫先生小像贊

於戲古有隱乎賣漿而今也其人乃出乎言夫子之鄉惟孝也是以其風
高而流長如徒以却金爲奇是稱婦人之行謂其不淫吾往往爲世俗之
立論者傷覩先生之遺像其試亦呼而與一商可乎

雪山道人贊 幷序

雪山道人不知何如人辛未之夏與夏子偕來居予東壁予每奇其所爲
以訊夏子亦云從姑熟遇之而已道人喜臨池讀書能詩酒以予觀之恆
若有所不釋於中者而澆之以酒潑之以墨與古人語悲歌當泣豈誠有
不得於世之感乎抑予讀西方聖人之書有云雪山多藥能已人種種病
苦夫對病爲藥身亦幻形苦將何有然則善調心者山河大地皆是雪山

謂水是雪人不信謂身是空誰其然鸛骨鸞目來翩翩雪山道人人疑仙
狂叫酒墨氣耶煙醉鼻如雪抱月眠以人還人道還天道人幻形琴無絃
伎倆神色誰爲傳善哉皈依雪山禪非相是相能隨緣道人小像金臺蓮

張年伯壽贊 幷序

世出世間之事遞相非也良農之子種麥二種糗糲爲飯滿獻其親如有
德色顯榮之士視而笑之曰若孰與我高爵腴祿爲五鼎之養羅列而拜
上觴者皆公卿之子女樂相樂也而文章功業之士笑之曰又孰與吾能
使百世之下莫不傳吾親爲某也之親而導養之士又從而笑之曰惟名
得於聞聞之不聞名烏乎慰又孰與吾爲熊經鳥申之術可千百歲而更
有笑之者孰與修縣鼓之觀奉吾親於蓮花臺中如是則可以後天地而
不壞而大覺之師起而笑之曰又孰與卽心了然如如不動剎那億刼無
有斷續故供香積飯爲法王眷稱文中王證金剛果以爲親壽雖仲尼之

孝歸舜武。不過於此。年友張子剪公世德相承。奉尊人年伯先生之教。幼有文章之譽。弱冠即舉於鄉。先生道器堅貞。五福咸備。才全品重。爲藝壇名宿。深於經術。至今猶以舉子業應試。鄉國之士望而宗之。先生固操觚自信。終當以焦尾騰飛。爲蒼生霖雨也。剪公則皈心大教。殆將二十年所。時從禪師空穩和尙遊。得傳心印。於是當先生初度。戚友之屬無不致詞爲祝。剪公於逯球交最愛。公車之路。恆同往來。則相與謀所以爲先生獻者。因歷述眞修九端。以當九如之頌。逯球聞之。徒自歎其未能。而又以信先生之喜。可知夫人能知空之空。而不知不空之皆空。抑人或能空不空。而盡不能空空。逯球於道無窺。固深有以悟夫眞空不空之爲上壽也。爲作贊曰。

謂名不朽。以爲實賓。爲身不朽。蓋有眞身。以氣滋肉。不如煉神。未離陰陽。亦復屈伸。至哉大覺。從無古今。仁孝反哺。惟斯法乳。慈父受之。雲歌天鼓。

億萬無疆世作霖雨。

匡頂了宗師像贊

是了宗師。是持戒者。曾講楞嚴。忽然而啞。剝皮刺血。之乎者也。轉金剛竟。此語非假。我今聽師談風洒洒。楞嚴法筵。是在般若。教乘禪戒。若東林社。如虎戴角。馬殺天下。咬人大蟲。其口甚哆。髮長血鮮。寂然而捨。若不了漢。宜一棒打。

銘類
十不可銘
斷肉銘 并序
韓子自於端州下巖采石爲硯索銘
是條疏諸款自誡告人
一字不可輕下
一者綺語豔詞不過一時思致所及然而傳之閨閣閭里使人心迷意蕩有壞世教不小昔人所云文章憎命達未必不由此也若復能從中下一轉語所賴我輩慧業文人
一者筆墨因緣不宜濫混苟非其人徒爲長惡且每讀古人之書凡有貽贈俱不忘規今也不然亦宜於中寓鼓舞進勉之意使其人因之日益大率以孝友忠貞爲本
一者著書立言務在引人爲善雖戲謔所成須以世故人心爲念尤宜防其行吾說者漸流爲弊至或於理未明輒好名尚氣毀謗佛法阿鼻難逃釋鑑所列現報皆世間人非誑語也
一刺不可輕投
一者匪類之人能辱我名且累吾身甚至借吾之交以行其逆是助彼爲之即爲黨逆萬一不得已相交亦宜自遠
一命不可妨害
一者持不殺戒可以却病長年養心修福
一者與受之際時或多取於彼似無大傷然而因之損忤致生病害人物皆然是故有損於己可以利他而爲之者佛菩薩大仙也以其究竟無損故無損於己可以利他而必爲之者聖賢也有損於他可以大利於他而

蓮鬚閣文鈔卷十五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蓮鬚閣文鈔　卷十五　一

亦爲之者。下至豪傑皆然也。有利於己。所以利他。無損於他。可以利己而始爲之者。不失爲自好之士也。有損於他。可以利己而爲之者。惡人也。無利於己。可以損他而亦爲之者。戾夫也。有損於他。有損於己。而亦爲之者。凶人也。究竟有損於他無利於他者。皆能損己。故惡人戾夫者。皆凶人之類也。人能每卽是例之。庶幾可致祥瑞矣。至於處人之有罪者。尤防過當。非其人。非其時。非其任。而動云除害。滑長殺機。名爲善事而受惡報。不可不謹。

一者自重然後可以重人。若云接引化導。尤宜誠篤。

一溺不可復留

一者童妾器玩才藝之類。皆是去時將不得者。不如視同敝屣。庶可掉臂游行。此在頹年。尤宜解脫。然於尋常時正須作如是觀。鍾伯敬先生詩云。畏君知儂心。復畏知君意。兩不關情人。無復傷心事。

一者日用經行。都無躭戀。遇事不爲人窺。亦不爲人所刼。可以道行。吾所當爲。至於交游之道。尙且不可煩數。貴定其神。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

一語不可傷物

一者不道人過。庶幾其人悔悟後。改之無迹。卽相對於無人之處。進說陳規。亦宜令其可受。偷恥心一破。易轍難矣。故有名爲勸善。比之長惡。殆尤甚焉。雖父兄之於子弟皆然。不可不知。

一者啓牘言事。鞭笞之下。因而病斃。於心何忍。若其無罪。爲利囑托。誓不肯爲。至於小嫌積忿。公私讒毀。尤與蛇蝎無異。正人君子。且聞而鄙笑之。有以知我之爲人矣。於彼何損。若能損彼。於我何益。

一者公事相爭。持之務正。然亦宜使其人可以爲易轍自存之地。庶不至釀成禍端。煽害流毒。

一事不可出頭

一者藏名可以待時。今日所見爲是。他日必見爲非。不致悔之無及。

一者不爲可以有爲。居功居名。皆能障礙。容易墮落坑塹。

一念不可閒過

一者所以斷惑還明。每一念起。已費幾呼吸。人生三萬六千日。其呼吸可合計耳。雖復克念。亦能有幾。乃無記昏迷。悠悠度去。豈不可惜。加之妄相所存。幾何人而失。念其人可知。

一者雖對可憎之人。狎戲之事。亦不必厭。亦不必薄。恃吾有以勝之。自能相與於無相與。而各得其所。儒曰主敬。釋以禪觀。無之不宜。

一交不可輒求

一者不得則怨。得之復望其能久乎。

一者受人恩惠。於行所當行時。亦易爲其人所制。故不如先勿求之。且不輕求人。而吾言亦重。可以救人利人。

一文不可浪費

一者所以養廉。若妄過費。必致妄取。

一者宮室服食。享受皆有大分。若過於前。亦難爲繼。不如留以待施。且有功德。

一樂不可忘憂

一者世人所樂。乃所不樂。觀於酒過醉時。色過度時。試問其人。今見如何。推之便見。

一者非徒情好之私。每有患處。卽如道義相好。亦宜防其妬忌嫉害。與夫所趨之勢。有時難反。由是則交道中庶有恆樂。

文人不護細行。率借靈運生天在前成佛在後語以爲口實。近重悟輕修者。復執一切無礙之說。豈獨細行不護。并根本重戒。亦夷然視

之可嘆也。吾友黎美周氏爲粵東文人。初示余副墨拾遺等編。風流絕代。私擬美周極其才情。恐不免浸尋墮綺語。如山谷老人犯圓通秀禪師之戒。今來湖上。期作小集。余愧老饕。三十年學道。猶不無何肉之累。而美周長齋疏食。已六年於茲。其於根本戒嚴淨已如此矣。瀕行。出十不可銘示余。則於種種細行。即一針鋒許。不自放逸。然則世所謂文人者。甲戌秋日武林社弟聞啓祥書於江樓菴。

斷肉銘 并序

逯球於先君之變。甫釋負版不食肉。禮也。頃者七七之間。恆有所夢。逯球感之。誓終身不復食肉。既而恐人不之許也。於是托身佛前。作誓願文。人乃安之。客有譏者曰。子今且儒其身者也。請如儒以三年而已。逯球不對。遁有謀所以攻其說者。逯球因告之曰。吾不忍也。請陳吾不忍之狀。先君年幾及强。有子不育。鬚髮早白。吾母哭之甚。乞之於觀音大士。得逯球。始名之曰妙明。幼多病。不食。惟好食魚之頭及腹肉。先君時館於外。貧甚。輒付錢歸。或歸共食。得魚必割頭及腹肉以飼之。曰。兒長當好學。無忘反餔也。既逯球年十五。患痘。先君掖之起臥。餔而食之。逯球長每恆自念。所以爲反餔者何力。何所得。非讀書不可。於是亦館於外。則先君操家計日給之。食徒勞苦。當是時。先君亦食無重味。曰吾以身教諸兒也。其實食指日煩。非省約。且糜麥不供矣。逯球不孝不與知也。先君舌耕於外。居閒汀者二年。歸而逯球始試。爲諸生。即獲鴈於鄉。上公車罷歸。先君淡櫬如故。室故逼甚。客有來登堂者。先君煩之。命逯球假館於外。且以舌幷之爲人子之禮。必有侍膳。逯球未之常行也。憶一日有從兄過逯球館。留之飯。童子進半魚。先君不食。起而歸。逯球意爲家中當具軟肉飴兄。去。亟趨歸視之。則粗淡尤甚。於是大觸懊恨。至今言之。尤痛苦於心。嗚呼。先君竟以不逮祿養逝矣。逯球忍乎哉。逯球得享蔬食以終老焉。斯已爲幸。至於儒佛之辨。吾何敢知焉。因爲銘自警。且以告人。銘曰。

嗚呼。羊人相食。其西域聖人言之也乎。援弓射鳥而何。姑啄斯也乎。烏烏者哺而將銜斯。何飛也乎。嚼嚼之甘而咽之。知也乎。嗚呼。物之命也而餐之。人之命也而亦豈不冤之。嗚呼。奉而觴。登而堂。御匕箸。其能忘之也乎。嗚呼。而茹茶。而飲水。而忘於此。其何所不忘於此。

韓子自於端州下巖采石爲硯索銘

濊茲玄圃。時筆華。爰叱靈兔。耘煙霞。爲蒼羊兮穗實嘉。陸郎包錦夫何加。勉之哉。胡石田之以嗟。

蓮鬚閣文鈔卷十六目錄
題跋類
書護松篇後
馮居士寫刻金剛經跋
題徐子能花鳥卷
書小玉詩卷後
古體詩跋
端石圖跋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題跋類

書護松篇後

梅嶺之得名.以秦將梅鋗.亦猶邑之爲茂名.郡之爲嚴.皆因人傳.非孔禽楊果偶相合也.後有女子過爲植梅.其事甚韻.無何扳折.西園公張孟奇曾補栽數百.索余爲詩紀之.然亦笑謂此出於兒女子故佳爾.未聞進賢之人.必皆朝冠.豐潤之人.必醫令無癰瘠.當不如蘭溪蒔蘭.醉李種李.桐廬爲立桐君之爲尤稱.然猶幸其姓爲梅.使姓雷姓海.將無煩靡廳手.作滄桑變哉.若夫嶺上之松.蓋張文獻公手澤.每歎行人砍爲薪炬.惻然傷之.茲嚴子次公乃能力贊當道大人申爲明禁.此舉尤快.倘籍其株數.記其圍抱.部署什五府紅梅司掌之.月一察驗.傷毀必償.他日知不待若孟

奇先生再爲修種.抑余更有笑謔.梅將軍與松大夫皆秦官.恰可文武虛實相對.然將軍乃籍女流.當不如大夫之德.我次公也.姑書是以與之.行者如復有遣犯.當勑山靈以騎石鞭鞭之.視方平撻蔡經背若.此外倘有英州諸山.爲冀田者伐去.余曾貽書山中人勸令因之去其癡頑.俾玲瓏奇怪.凡吏此者均與有責焉.客乃笑謂使州爲萬石君治.當有若栽梅女子者.爲之飾理.不煩更囑.

馮居士寫刻金剛經跋

寫經.功德不可量也.若木居士乃能以腕中八法爲四大天王.善哉.余倘擬藉金剛力.摧辟腕鬼.倘得追美鍾王.卽刺血剝皮.有所不惜.居士爲我證盟.成此一大願.

題徐子能花鳥卷

予友徐子能病不出戶.而能讀千古書.交天下人.所居一室如斗.窗外有

竹三四本，笋雜穿簷而上，恆不得自見其枝葉，乃屬周白根氏作花鳥若干種，一一自爲詩題之，以當臥遊，誠韻事也。張巽度先生爲吳中人倫師表，一見子能諸詩文，輒逢人說項，竹贄以此卷，則第爲題跋還之，於是求觀者日衆，子能如坐名園春檻間，迎遊屐，紛然應酬，轉多事矣。予與子能定交已七八年，每往來吳門，必過其齋頭宿，偶於書牀間見之，亦不能不爲之流連玩歎。夫羽毛鱗介，得人之繪詠而傳，然所以能速其傳者，則又有所存焉。夫是以信聲實相因之故，子能即不出戶乎，予於是愈知所以爲子能勉矣。時崇禎庚辰七月十一日題。

書小玉詩卷後

十年前友人曾堯臣以所爲女俠詩序見寄，未嘗不思其人，比晤蒼伯玉劉韶也諸公，知所謂馮生即某君子，而所謂大禍者乃某事，又未嘗不相與撫掌絕倒也。頃齋居無事，忽報有女山人持詩來謁者，爲徐小玉，前序固在焉，而所嗷嗷許爲負心者，又即馮生。堯臣墨瀋未乾，將無敗興噫，炎情中變，雖發之至誠如好色皆然，此小玉之所以爲小玉也，可無賓於張耳陳餘輩矣。小玉今返命空王，應知其故，聞堯臣亦往往多投杼下機之感，小玉還相見，其以斯言告之。

古體詩跋

古詩俱出都時作，遂球遝來姑蘇，依座師灌翁李公夫子，已經年餘，茲以甲戌七夕告歸省母，公命多留近詩，因先錄古體爲一類，恭呈教正，愧書既不工，而詩復無佳句，昔宋歐陽公爲主司，得蘇軾，因欲其出一頭地，後軾果繼起成名家，伏維公文章品望，治行名位，固已度越歐陽文忠而上，乃遂球方倦遊無似，且蕲惓惓曲引，教惠無厭，所以望之之至，實不止與梅聖俞一書已也，即自待非薄，感激刻厲，何敢不勉，願留此以觀後來幾何進境可耳，倘觀者譯執是爲刑賞忠厚等書論，則遂球益重悚惕。

端石圖跋

陸公子若涵君隨其尊人廉石公來守端州，愛端之多奇石也，因自號端石，繪斯圖屬時賢詠之，然聞公作郡大治，有包孝肅風，其於稱廉有以也。豈果如米顛具袍笏下拜者，君之以石稱又胡爲予嘗觀蘇端明所爲萬石君羅文傳，稱其行撫瑕玷，爲國之寶，又楊鐵崖爲端石作玉帶生傳，皆寓言也，今公爲良二千石，俾治方隆，君文章行誼，大有父風，當不啻若漢庭石奮諸兒，以醇謹著，過世邀錫服矣，即遂以顓號萬石君家將斯圖爲之譜也何不可。

蓮鬚閣文鈔卷十七目錄
祭文類
會祭憲使洪公文
祭文相公文
諸兄弟會祭陳太夫人文
祭何瑤碣姊丈文
祭外王母文
祭梁夢臣文
祭蘇子文
祭馮玉井文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蓮鬚閣文鈔卷十七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祭文類

會祭憲使洪公文

嗚呼人誰不死而公之死也誰如人誰不知如公之死是以輕重其身然而或失於智或失於愚又誰如公之從容成事以名則白以功則尚其舌似顏其面似蘇然而蹇蹇匪躬是故功不必自己出名可以若濡而卒天地鬼神適有以表其忠公之孤其生也謂庶幾以全百千萬之生靈而其死也實明目張胆於是使三軍之士爲鷙爲鷟振臂而呼而殲渠魁而搏其蘇是故以公之死不愧於烈追公之生不愧於儒宦轍遲重而動勞不可勝書當其令越口碑載途既而國子與與分曹司徒人捷公正人詭公迂若夫在粵十餘年粵之人士與夫山川險阻何一不奉公之規模當其四載廣州實煩指揮公也運甓飲泉民也歌曰今五袴昔撫襦既而以憲副提兵入援帝都人避而佚公勞且劬詩曰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信斯言之匪殊於是凡艱難之所爲惟公之可與俱昔之山寇留公任之公乃犁其穴城其居是以立州設屬爲平治之區今之海賊屬公任之公死而生生而死閑其間懈得其實虛是以功終立義終取又非如慷慨烈無補於事徒殞其軀嗚呼哀哉十郡之人實爲公也欷歔嘆惜巷語市鳥鳥而不知公蓋養之有素抱之有餘在地爲江河在天爲星辰其在血肉之身乃爲蓮廬是故不先不後隨賊而受害隨亂流而葬於魚然而英魂所感遂至有如楊公之大鳥悲鳴護翼乃奉馬革在輿其色如生其氣浩然夫生爲正人沒爲貴神其公之謂歟丹旐來歸雷雨爲之號泣而風伯助其前驅惟公靈之無斁大賓見汎汎之舟有翼光焉爲赤爲朱鳴呼士論莫不知其由然若夫易名之典旌忠之議則請以聽之麒麟之畫

圖至於仁人之後必昌吾又以卜公孫子更大其門而慶刀識符某等聞變感激涕洟奔趨雖往昔感公之知遇汔不至阿所好而爲訣是亦輿論用侑生芻夫以公明於生死之故終不能不痛異路之永辭俎豆斯陳惟其鑒此清酤

祭文相公文 擬代何香山公

嗚呼文公夫旣際堯舜之君圖當行禹皐之道道之不行惟公偕我而退其又胡爲棄我而逝嗚呼文公學有統宗道有淵源浩然之氣洞然之胸襟懷光霽宇度坦豁其律身之正可以移風易俗其見利而不苟從見害而不苟止可以濟險扶傾任重道遠公之在位曾不逾年凡志所欲行人所欲用有顯而可見者天下人士咸知之信之悅之服之有微而不可見者則惟予知之信之悅之服之嗚呼謂夫於其未然者防微杜漸於其已然者格心一德庶幾軍國不再誤賦役可少蘇民無反裘負薪之憂師無

弟子輿尸之慮夷寇可滅衣食足而禮樂興刑罰中而賢才出庶幾以致太平易易也嗚呼夫亦有虛懸是非先意伺向以苟容耶夫亦有姬賢嫉能排斥異己恐其形短摘瑕者耶圖小而忽大營私而害公耶變古以殉時怨在遠而便在近貪進而敗名或好名而失實耶嗚呼公乎主上神聖實惟懲毖公而不死則公必用用而不失天下之望予能信之公而不卽用猶能使天下之人知堯舜之主之不可以比周而欺共雖共事之不可以阿意而附其有爲孔爲孟爲伊爲周則惟公功嗚呼惟書有之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而公退也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而公逝也嗚呼惟予則以貪餔鼓腹安往而非主恩公乎能爲殿上之虎不能爲遊郊之麟將馳帝左右默相吾君以致太平抑告之祖宗之靈以白其志嗚呼公乎某也與公翔翔出都以義自揆國之有道敢爲默容蓮裾而起捧袂而別覩者道阻送者長歎不爲公辱反謂我榮心許之言豈掛劍之能踐異路之痛豈招魂悲秋之所能歌嗚呼公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知其一也不知其二如我公者少有顧閔之衷長有董賈之都其大對獻策風采奕奕可以使華夷想望其正直無阿可以使一人動色蓁小胆落文章可以歷韓柳詩篇可以吞曹劉風流可以掩王謝翰墨可以光祖父行誼可以教子弟天報善必於其後遺澤可食慶宥無疆夫復何憾而天下之民庶如喪私親無論知與不知永歎無已爲吾君也爲吾民也以予閒廢自樂樂有公也聞公之訃形影自顧能不恬然是以至今乃克爲文祭公嗚呼公乎其亦企書者之誼一歆動乎哀哉尚饗

諸兄弟會祭陳太夫人文 陳宗伯師祖母

嗚呼大物之生厥地匪薄如淵有珠其光灝濯惟太夫人毓德名門爲祖婉如少女以能一家以勤以樸帝曰都哉有我賢臣載錫之祉當其發以酌僉曰伾乎含飴敷綵亟紳列爵惟太夫人佑神醞酲福盈不驕壽且豐鎡膝下之人如山如嶽或浴日飛天或垂碧落爰有賜錦及第逝厥攸作或出籓南國萬邦是澤或居而閒燕屠珍以學如虎斯躍如龍斯角惟太夫人周親意渥以長以幼惠匪憚數或儀厥德范母是若或籲厥潤如膏如酪謂宜逍遙鸞鶴年齊蒼鹿嗚呼哀哉胡遽百六而太夫人是速宜爾子孫衆爾百福期爾枚卜沙堤是築文笏是簇享爾貽穀云胡方興而太夫人不復嗚呼哀哉嗟此萊服而歎風木涕泣如瀑嗟此戚族以概輿僕州閭巷曲輸歌而哭光沉婺宿德輝之沐胡以不顧某等先君伯叔暨堂誼離婚婿是篤惟王母斯祝胡天弗矚伊箕箒之愁憨生劉一束其人如玉斯言之辱哀先人之無祿惟我諸孤仰拜靈幄樽酒簋肉惻誠之曝來歆是告

祭何瑤碉姊丈文

嗚呼先生宦則擢而方於古道則高而遺於時裕康之琴中郎之書當其雞骨哀毀則三紋頰上追先君之遺像實爲孝感當其鱣堂教育則一甌坐次識巨公於卯角感嘆殊知三月署縣百年口碑由司訓而遷教授實長袖之妒脩眉龔視千金棲寄一枝簇□□楚如徙如移築詩壇之長城灌蠻部爲湯池撚鬚捧腹圍棊閒棋或臨階草倫馬之檄或愛鼎羞染指之詒竹未暖席已遂拂衣數十年之丘壑猿鶴堪怡近百歲之慈親敲水惟有蓴庭有兒孫濟美棠綵則兄弟相嬉舊遊者爲卿爲相笑移文之多事過從者或童或叟感盤餐之已推焚孟嘗之券放于氏之龜陳太丘之子孫公卿匪漸謝安石之子弟芝蘭參差人爲國瑞壽逾古稀云胡小疾含笑長辭里絕相杵詞遺色絲堂遵百歲之母世表四朝之師公去卽樂人思且悲矧以戚好曷已涕洟追惟先君實狎吹篪既乘龍而共詠又刑雞以建旗牀第叶熊夢則慶祉事推牛耳之司一門骨肉兩姓毛皮球之幼也公實奇之許我以公輔之器斯言恐辱比我以管樂之倫共好豈私昨我南歸猶顧里居稚子進茗父問厥長幼視其頭角相家談術乃悉數兒孫決其雄雌愛溢爲望慰形於詞嗟鄉域之俄別已生死之永離嗚呼先生德重身閒文在名隨業有後昆道仰前徽惟尊酒之可歆猶恍惚而格斯

祭外王母文

維崇禎八年　月　日蘇王母梁太安人以壽終於正寢外孫黎遂球旣以芻酒致祭越六月　日始克爲文哀焉其辭曰嗚呼是何吾母外家之多難也遂球不逮見王父見王母然王母之六七十年無間言以是知王母固非遂球母所自出也吾母與伯舅仲舅蓋少失恃王母繼而母出也無所出卜母之賢季舅王母卜居於省依於吾之鄰遂球是以逮事王母遂球少病王母視之夜日不交睫朝起不加梳旣而愈王母生季舅以無子沒歸於碧江諸從爭爲后訟頗囂遂球是以不獲愼往存王母則惟訟故追惟王母之所見伯舅死其子文而聞又死仲舅死而無子伯舅之次子爲之後病又殮其日奉王母甘旨者季舅夫妻耳又隨死有三女慧巧能承王母意乃嫁人而天其二於是王母日對一無目孫病且惑如癡如迷進飲食無能辨其香臰意之所欲者而不能卽喻其指於面卽喻而或不之見見人而語則不知爲誰則惟呼舊人談舊事無目孫及有曾孫數人或進前頷之而已是以家丁多難則惟王母之身遷稍稍解而王母已逝至可哀也夫王母之爲母無嚴聲厲色以加其下遂球知之無私愛憎遂球知之凡事無汚潔必躬必親遂球知之以衣食推解人而不自有遂球知之無是非爭執辯論遂球知之將以爲有一於此亦足以享厚福邀榮聞而王母竟以之延至九十而沒沒之日一無目孫數曾孫圄泣而已嗚呼哀哉有子孫而不享其報有錢帛而不知所用有年壽而歲一哭子歲一哭孫歲一哭婦痛其子之無子則愛其女又不卒慰其愛女之爲已出者近而窶而其非爲已出者相愛之恩愷悌於隔而不相及嗚呼王母夫復何言遂球母老矣在禮毋以筋力遂球之貧又誠不能以貨財以哀王母良匪一端意天之有知報王母者其在曾孫乎遂球外孫也以報王母亦惟善事吾母王母有知其默助之酌酒之陳當其生而來必知爲誰陳也當其沒而或者喻之呼舊人談舊事一舉酌耶嗚呼哀哉尙饗

祭梁夢臣文

嗚呼天皇皇兮慘漠漠而無情福與禍其嫣虔兮指杓璇以奚正望蒹葭之蒼蒼兮采芙蓉於秋水見下瀨之櫂以鼓兮報玉關之擔蓁傷夫人之信芳兮煥冠劍之翩翩折若木以爲佩兮服詩禮而象賢忘儇媚相方員

以倘羊兮志乃不存乎戲婉蹤捧觴以上壽兮既繃遲武而猶痛乎舍飴田蘇開鑿瓊粮以倘往兮悵鴂媒之不其與鶴舉鳴而能和兮欲奮飛胡面鍛羽玉既琢而枝復連兮吾將度其禎祥之所萃胡朝霞之軒軒兮覽光輝而不可留定與省其依依兮忽已遠此悲臺山嶕嵷兮吟又和夫木落而歸來兮望壁水而摧爲容執海神之長旗兮淚騎潮而舞空風之凄凄兮由與川其不可遊也睇橘柚之臨江兮執解佩而相酬也覩鳳鸞而不肯厭兮胡又有所謂羸蛾之樓也追賜魚之錫名兮鯉周流而不紾侍愛莞過乎西河兮而亦豈不及乎吳子惟吾黨之及門兮吾今而知其然嗟感惻惕其胡能已兮於以問夫高天威鳳鳴之采毛兮縱峯斷而文可乖羌父與兄之翔翔兮附青雲乃惟若斯結吾黨之狂嘆兮夫其乘白行兮嗟夫人而又申之以悵慨之交至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七　七

祭蘇子文

崇禎七年歲次甲戌　月　日蘇子兆元茂才以病卒於家其友人黎遂球龍公車南歸過而哭之於冬至前十日乃克爲文祭焉其詞曰嗚呼蘇子疇昔之語然不然耶人生之痛莫大乎苦於學而奇於遇長於志而短於年又無以慰父母之心也又無以杜羣口之翩翩方子之少實稱無兩湍激乎其文雷轟乎其想天下之知實先乎吾黨於是乎有見面而疑心或議其謙俯而傲仰既余接子之席居子之廬識子乃門齊宮之紫而非徒解乎小儒之裙襦寄燈曜影黃絹燃鬚夫何功日苦而氣轉索路漸歧而羊忽逋彈實根牛肝心畢剝病且子集容顏半枯羌渺渺之多愁尤申申而習褒昔余過行子來言別以規以諷吾盡吾之當說而銘者胸而泣者血既而吳越之彥名公巨卿接軫合轍問子何如不煩饒舌云胡秋盡八行於焉永訣朱衣方頷而劍按玉樹當趨而株折遺梵然之貌孤嗟堂上之大鏊東嘉賓之遺書事相反而情同哭仁伯之異路遂從此而長別嗚呼哀哉原子之心實惟余知生性生情因愁成癡至如必得其名爲子之孝惟疾之憂乃父之慈何兩心之並傷終何信而何疑倘靈魂之耿耿宜恍然而悟之過門庭之闃寂感面翁之哀思是繫束芻而尤不容已於爲辭哀哉尚饗

祭馮玉井文

嗚呼何彼蒼之不信兮或蹶彭而顛殤洵松柏之不彫兮又香草之短芳紛報施之不一兮嘻蒙雪而犯霜維夫君之好修兮將先民之可作服望訓以爲則兮乘度律於禮樂寄逍遙以詠歌兮逃祖德乎清曰冠切雲之峩峩兮把出匣之芙蓉泽龍文於壁水兮倚扶桑而關弓服遠猶於天衢高飛以萬里胡一雄之罹咎兮鸞孤鳴而梱尾雛哀鳴以向予兮呼巫咸以大招魂歸來而何棲兮見秋雲之橫潮水紛紛以黃落兮迎悲風以先搖鬱思君而不之知兮遠乘空之或見望玉樓於帝垣兮悵白榆之層絢上謁帝以何爲兮乃優愚而牧善居好修而不報兮又不永其天年惟令子之英奇兮將天飛而翩翩庶幽墟而目瞑兮偕水解之兩賢若莞男之事舜兮將翱翔於鵾詠嗟人世之永隔兮又能不因君以悲霞倘桂樽之來酹兮哀人生之有命倘饗

雜文類

箴說

爲張玉笥老師誕日祝文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雜文類

箴說

黎子曰。凡筆之材。其精粗長短堅硬故不一也。以其粗者短且堅者。輔其精者長者硬者。則咸能盡人之意而用之可久。反是而誤加束縛焉。則其長者必毀。精者必敗。硬者必強項而不適於宜。沈世卿者。業筆於吳門。予往來必恒用之。樂其無三者之累。而予亦因之以盡予用筆之才。以是盡予之意。抑又因之以知今天下固未嘗無才也。亦辨其精粗長短堅硬。而不使誤加束縛焉。當無不可用之人矣。夫爲人用者與用人者。用筆者也。予故思因以告之。

爲張玉笥老師誕日祝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舉人某。監生某。生員某。庶民某。敢昭告於上天司命司祿大神。詞曰。昔自尸祝勤夫畏壁。繼華封人多壽之稱。爰有廟貌。崇於下邳。感淵德公誕辰之醉。秉彝斯好。徵諸安石蒼生。作善降祥。卜以淮陰白鹿。維我玉笥張公。六載撫綏。三城歌舞。自齠齔以及台背。何人不感其恩。由紳衿下至編氓。何處不戴其德。口碑矢同金石。已遍士農工商。心服隆於斗山。豈限東西南北。以斯生甫之日。益重歌召之思。伏祈皇天大神。鑒茲依慕。□□□□以遐齡。朝論慶冞木之榮。輿情慰碩果之載。□□□□□□□□□□□□光映下闕

黎忠愍公傳

西湖查繼佐撰

黎公遂球字美周。廣東番禺人也。相傳堯時火正黎之後。又曰北正漢興有軹侯朱蒼者。其支至趙宋南渡樂耕。繇南雄徙居番禺之板橋鄉。十二世曠軍。嘉靖壬午賢書。任順天府尹。再傳大同文學。其季子密。公之父也。密工詩。未四十解去。子衿。往來吳越閩楚間。同沈禹圖、嚴魯牆、王伯良、徐文長、葛冰臺遊。以詩名。毋蘇。方娠公。密夢孔雀集其庭。大司馬陳子貞過之。是夕公生。五六歲便能讀書。下筆輒奇警。縱橫不可幅。塾師率憚。潛謝去。丙寅。番禺令張國維試童子科。拔公冠軍。明年丁卯。舉於鄉。出東莞令李模之門。模曰。且以子壓一軍矣。李名績重一時。而張亦鉅公。後戴魯藩監國于越。竟殉難云。時海內社集隆舉。凡獲公隻字。比寸明珠。得望其愾息。恰聞神語。袖質以文。稍低眉。亦扶空天半矣。工詩及古文辭。往來公車間。所著盈數指。抵邗關。集鄭超宗影園。在座咸賦黃牡丹七言近體各十首。已糊名殿最。處山錢謙益推公第一。超宗報公。子已錄牡丹狀頭。勝殿前授筆故事。公援筆陳謝。道人落魄時。借揚州夢一慰邯鄲饑。正不必果然也。蓬戶數椽。惟可旋馬。一香一茗。就榻對語者。率皆萬里客。度嶺外爲詩。題曰中不得公字樣。便以爲恥。公雅好遊。自燕趙吳楚魯蜀以及滇黔。足跡無不至。余嘗接款吳門。壘下喁數語。便可付史記。蓋無凡唾也。其爲書大率務經濟。危流激電。光四射。按之咸有實用。間以其所餘。盡上當事。試輒驗。緡賑饑。活鄉數萬人。甲申三月國變。公見所就義諸公。皆平日握手與深語者。益自憤痛哭。誓死爲國講復仇勤王策。於是啓直指及滯臬諸書。大都鑿鑿而先以靜固省會爲急務。先是崇禎中詔行保舉法。許內外諸臣各得言其所知。宗伯陳子壯方在官。稱公博學幹敏。可當方域之寄。公以母在辭。廷臣三薦。待以館職。公曰。文事非今日所急。及南都再造。公乃出赴國憂。罄其生產治鐵銃五百函。并器械藥餅。齎赴資軍。復與當事建議呼鄉徵勤輸公貯饟糒以待。付友人張家玉上中興碩畫十事。大要以援虔爲第一義。面身與巡按御史王化澄、兩廣部院丁魁楚、副使湯來賀往來謀議。圖戰勝方略。時吏部特薦舉間經濟人才。詔授公兵部職方司主事。頒賜敕印。提督兩廣水陸義師。應援虔州。同贊封司督總兵黃志忠游擊羅明受等軍數萬。赴日虔嶺。大治戰艦千餘艘赴虔。約連各部爲水陸夾攻之勢。大戰三日。斬易相。當章水爲赤。乃入贛城。與督師閣部楊廷麟、督師部院萬元吉、監軍御史姚奇允、統總兵黃志忠、嚴遵誥、吳芝範、張琮、張安等援兵數萬。捍禦。鼓勵堅壁固守。時虔疆危矣。國家半壁。生靈百萬。虔城人民懷忠蹈義。老幼固志。爭先突陣。酣首死戰。大獲奇功。在圍城中日夕與胞弟參將黎遂琪登陴對壘。身冒矢石。督發鐵銃火器。目不交睫。凡數閱月。十月四日。忽南門陷。城中大亂。公督健卒數百人奮呼。巷戰竟日。戰力盡。公曾中三矢。墜馬。公大罵不絕口。敵遂梲其衣冠。見所佩敕印。刀戟交下。死之。公得年四十有五。蓋丙戌十月之四日也。胞弟參將遂琪。暨僕盧從贊。梁義。陳廣金等三十餘人。同日戰死。詔卹虔城殉難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贈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行江西制臣合楊廷麟、萬元吉、姚奇允、龔棻、黎遂球、建五忠祠於贛州。歲時奉祀。勳卿嚴煒特請加卹。得旨賜謚忠愍。比例加贈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公性忼易通爽。足揚舉。頗不屑文縟。或以爲傲物。事親孝。友於弟。樂周急人。人負之如冬日。所著有蓮鬚閣詩賦文集、周易交物當名易史、詩風史剡、凡百餘卷行於世。二子延祖、彭祖、皆明經好學。篤行之士。余丁酉至東粵。科臣金堡時爲僧雷峯。偕二子見余。咸能文克家以揚公之名者。查繼佐曰。大司馬之夢。加贈者歟。良則貴矣。三辭微辟。五困公車。死守危疆。以畢忠孝。眞可與張許文陸諸公同不朽矣。

-

清渓遺稿

Lib. 2.8.1
32 A

明張氏約園開雅

序

易稱言有物元微之稱漢人之文非有爲而爲則不妄作今讀清溪錢先生之文而益信然其文存者不滿三十首盡先生歿後其子廉搜求而僅得者也朱明之有天下承宋元後道學甚盛道學盛而節義昭又有康齋敬軒陽明蕺山諸公益講明而振厲之故明末多忠節之士幾比于東漢清溪其一人也清溪始從鄒元標學既成進士益師友蕺山諸賢以道學自勑歷官至刑部主事累上章論時事尤以振學術復書院爲意而疏奏

詳切一覽即得其旨非若宋人上萬言書不獨使時主不能終覽即後世賢君相欲讀之亦且倦然思臥矣且清溪所言多救切時勢動關風教萬充宗至比之諸葛公李令伯文文山豈不以其言之有物多有爲而爲者哉君子之生世也豈獨力學期爲賢善而已凡與吾接者甚乃及于天下後世之人皆欲期其爲賢善亦非特不爲惡而已也即時甚亂風俗甚下必將挽而振之蓋彼君子之憂思也恆亟亟不可自已若飢寒之迫其體豈無故哉抑風教之移易往往繫諸一二大儒之身則講明道學以扶持倫紀豈非平治之要道乎因取清溪文刊之非僅蒐輯前賢遺文區區微意尤冀覽者會之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清溪錢先生既沒三十有六年其子廉集其遺文而刻之疏三說帖三揭一序十六刻既成命斯大爲序序曰此不足以盡先生之文然而先生生平梗概約略可見矣先生一生清白自矢正直自持居家則盡孝在官則盡忠凡其發言處事無不可以對大庭廣衆無不可以質天地鬼神蓍迹最多沒後即遭國變時廉方在抱毋高恭人攜之避難朝東暮西奔走無寧日兵燹寇盜不啻再三用是遺文散逸迨廉長而搜討則僅止此矣嘗

持之而泣語斯大曰吾先君之文至於吾身而所存僅止此也吾將何以爲人斯大慰之曰文不在於存之多寡唯視其繫於綱常名教與其能行與否而已矣有出師二表即可得其爲忠臣不必他文也有陳情一表即可知其爲孝子亦不必他文也樊紹述詩文之多昌黎謂古未嘗有而今世不多見焉惟其無繫也故夫文之有繫者一二篇不爲少文之無繫者千百篇不足多今如此又可以知先生矣先生諱啟忠字沃心崇禎戊辰進士廉字稚廉吾友也康熙戊午冬十月同里後學萬斯大拜撰

滹濱遺稿目錄
請復書院疏
敬陳八事疏
清理淹獄疏
疏通獄囚說帖
修理新監說帖
相理故犯說帖
乞代題終養揭
刻傳習錄敘
二程子語錄序
何心隱先生集序
饒氏五經纂要序
虞言參同序
星渚人文序
楚闈得士錄序
東昌錄科序
青州錄科序
登州錄科序
萊州錄科序
濟南錄科序
兗州錄科序
山東鄉試齒錄後序
山東壬午科武舉試錄後序
平寇鏡歌後序

補刻
與守令振荒書
壽果齋邵先生序
李卓吾制義小引
古庭禪師語錄序
紫柏集摘要序
重刻孝經序

請復書院疏 登第後上

奏爲聖治彌光聖學彌大乞盡復書院之舊以崇正學以培節義事臣東海豎儒蒙聖天子培植自公車續食以來其沾被聖恩至優渥矣髮膚非臣有況肝膽素抱鬱積願吐冀以仰裨聖治萬一者敢不直瀝於君父之前乎伏念臣從父兄讀書時時以聖賢相砥礪若漢之節義宋之理學輒心向往焉至我朝而節義理學合而爲一直足以凌轢前代於都不朽矣不意逆豎煽禍禁錮理學使節義兩字反滋亂臣賊子之口實臣是以不勝感憤焉大凡節義每從理學出歷代名賢不具論卽如臣鄉之于謙胡世寧王守仁等戡難定亂不撓不屈具可指數大都烈烈轟轟致身君國皆因師友平日講究以忠孝大義了了胸中故大難當前各能不負所學然則講學之興廢直關世運之汙隆不容以忽視者也今之非毀道學者不指爲標榜門戶則指爲假竊名譽夫倚門傍戶鈞譽沽名之徒倘亦有之然似終不可以

但知迎合權貴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而治術益隳世界瀾翻莫知紀極幸我皇上應符出世盡掃妖氛君師之統正於一人凡忠義自命者生則賜環沒則襃贈其自沈邪逆者依律治罪成案昭然清議凜凜乾坤再造唯是書院之變價者猶未甚也在朝在野諸臣潛心理學者猶嚅嚅而不敢講也臣惟學非講不明講學非書院不廣自古理學莫盛於宋維時程子有天中書院朱子有白鹿書院陸子有鵝湖書院其所講者盡忠君孝親禮義廉恥之大

閑愛民節用理財禦侮之大事於以羽翼聖賢儲經
濟故處則爲大儒出則爲名臣初非空疏無用如晉淸
言之比其後韓侂胄沈繼祖輩擠排正學而宋祚遂奄
奄不振此覆轍之所當鑒者我祖宗設科取士以六經
爲準以程朱爲的尊崇正學者二百數十年於茲眞儒
接踵理學昭明獨恨奸逆一熾人心忽死正人君子擯
棄殆盡遂使各郡邑有名書院無不委之草莽嗟乎彼
欲行不忠不孝之事先將閹忠孝之人講忠孝之地剷
去之而後已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今

奸逆惡其害己也而皆鋤其人廬其居矣伏乞皇上深
惟政本加意理學其各省直所毀書院凡若干處聽士
庶捐貲盡復舊額師徒朋友聚會其中平日所講究者
於聖經賢傳之理倍晰則淸夜所羞惡者於亂臣賊子
之恨轉深尤當申明聖諭隨時宣解將人人盡識忠孝
而人心正節義理學合而爲一絃誦問辨之風徧於宇
內從此臣子知有君父皆將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民
庶以寧宗社以固萬年統祚自此基之矣伏乞皇上鑒
臣忠悃立賜施行臣可勝激切戰慄待命之至

題爲仰思聖主宵旰之勞深維宇內治安之策敬據芻
蕘未議以備採納事臣佩服儒素平生之所將持唯此
赤心待罪本業之餘兢兢以曠職爲懼伏念陛下躬大
聖人之資有日昃不遑之勞圖治殷盛振古所無而寇
禍猖狂蔓延不已井閭見虛耗之形太平無立臻之效
臣愚遭逢神聖慚無一得以報陛下中夜低回省求時
務竊謂目前八事可以興起人心伏惟陛下採擇焉一
曰停新派竊惟加賦餉軍取民原以安民凡有血氣者

豈不識我皇上不得已之意乃邊警加派寇難再加派
百姓卽不愛其髮膚而田畝所出止有此數加派之下
力骨艱辛不勝鞭朴去而爲盜將見民益少寇益多度
支益繁財賦益匱今竟言止加民未安而兵已譁腐談
也今言再加瘠見骨而戕其心亂資也臣愚以爲今日
惟軍興爲急他如上供雜項錢糧凡在可支可節之間
者俱可捐移目前權充兵餉以緩民力其用兵最急郡
縣勸令紳衿富氓輸將赴公事後信以拜爵復家然後
漸議鹽屯輸粟理財庶不使元元有再加之痛本固而

邦自可寧一曰開撫議寇禍之發初止一方繼以猜民再繼以窮民數年以來通劫流氓憔悴之地蔑人可以爲寇哀哀生民我之赤子豈忍盡百萬之眾置之死地自犯陵以來罪大不可撫我之兵勢驕薄又不能撫臣愚以爲可即借犯陵之題及理臣大捷之威以開撫議蓋曰除犯陵首逆不赦其他投戈即爲良民賊中能有縛犯陵首惡來歸者赦本罪予重賞又曰乘大捷之兵自可破竹掃除念此蒼生不忍盡誅其有投戈者即是良民特頒誠信救旨遣幹濟大臣賫帑金一二十萬以

爲安置戡叛臣知至誠之下正念蹶躍竄與擯析然後以兵威臨諸不服如是好生之情上通蒼玄下喻薄海盈城盈野之慘可以消除一曰清刑獄凡今之民亦孔之痞寇幾兵幾官吏催科無法而敲扑以殘教化不明而驕淫佚以殘法度所加愚昧就死深可悲憫陛下以太祖教民六諭提醒人心發蒙振聵令百姓改惡從善誠挽回世道一大機權也更望陛下念涸轍之後民易犯法與之休息令撫按有司清理淹禁開釋小過崇節儉以救其風量節義以勵其氣驅游惰以厚其本種農桑以植其生至接臣巡歷所在察吏慮囚之外親講六諭司道府縣師生耆老畢集於廷共相衍繹至查盤推官所到州縣與該守令亦集耆老鄉紳講明闡揚使小民尊信六諭如日中天而爲善之念勃興庶幾固圄可空一曰惜人才才難之思今昔同歎以錯節之地多事之時素不嫻習教訓之兵若以成法束縛將見勇智日耗易之新者血指復問街亭好水古之知兵者仙不免無失何況今人茲後督撫以下及有司詳其履事淺深受任難易與夫失事之大小緩急勿以一地一事

之誤遂致廢棄陛下寬持此意臣知封疆之吏必多感奮而謀勇日生一曰獎清吏物必以相觀而善人必以鼓舞而興目今民窮財盡俱由貪殘之吏剝民以自肥復交結以要譽民生安得不重困今但抑貪而令清者及民者一人不論科官另爲一疏上之朝廷陛下赦該部查訪的確破格超陞則人人知清吏之有殊寶爭自濯磨而民自乂安一曰勸勞臣流賊破和含掠光州竟

無有堅壁清野死守孤城者良由平日忠勇之誼浹洽綢繆之計疏耳自今有司有能先事預備臨難堅守如江浦知縣李維樾者超昇加等晉秩獎勵其地方士紳有輸將赴義僇力勤綏同一論功行賞更乞特頒敕旨感諭忠勇而守城者必舊一日有愚臣今囹圄三木半屬紳籍此固自作之孽然得罪各有根因如敗壞倫彝失誤封疆與夫干犯貪墨者自當重爲懲創若爲君父社稷起見而引喻失倫戀棧苴罔忌或可原宥如革職問擬禮部侍郎陳子壯革職逮問推官楊開遠俱因效忠而

失之愚至蒙逮繫雷霆雨露皆戴生成兩臣惟有引愆悔艾伏願陛下念子壯以侍從之臣在圄已久赦其愚以全國體湯開遠監軍中州矢石餘生薄其罪以風勞勤如是遠近傳播咸謂明聖弘慈天恩廣博必有以發其忠愛捐軀之懷且言路益開而效忠者必眾一日恤義烈自寇盜流毒以來淫虐無所不至其間畏威脅從者固多而義士烈女捐軀殉難者不少宜敕撫按道府寘心查訪建祠祭奠以慰忠魂庶幾正氣炳煌節義敦厚而風俗淳美以上八事俱目前最切時務伏乞俯賜

採納同時布昭竊見中外歌誦人心勃興太平治安之機可環至而立效者也臣血忠所至忘其狂瞽字踰限式更望聖明鑒有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清理淹獄疏

爲淹獄未疏甘霖未沛敬陳圖中慘苦情形伏乞聖明疏理以釐天和以沛雨澤事竊惟時交夏仲氣值亢陽徧視郊原土無遺子民生苦魃甚矣皇上齋居撤懸特深虔禱而百官庶僚亦相率阜衣角帶拜禱祈請莫不以皇上之心爲心可謂憂旱甚矣迺雨甫下而隨停雲不重陰而猝散豈前禱祈具文祇襲故事而不足以釀和沛澤乎臣刑曹小臣也在刑言刑以爲天人相與無息不通孝婦含冤三年鉅旱庶女號天六月飛霜竟出楚獄二千餘而應時甘澍莫卿辨冤獄久不決而雨隨車至況聖天子弘解網之仁師泣罪之意而不足消伏亢陽立致雨澤乎臣備官提牢日與刑獄爲伍竊見刑獄之繁莫繁於今而目擊刑獄之苦亦莫苦於今俱約略爲皇上言之有六老監以處重犯計三百七十九名有六見監以處輕犯計六百九十七名有新監以處官

犯計一百四十一名有女監以處女犯計一十二名共計一千二百二十九名蠲自神廟至今從無如此多者而其間肌膚傷殘血肉狼藉皮破不能裹骨喘急不能發言泥頭穢體臭汚難近更可傷者無家屬者共食八百升官飯即有家屬者兩日准一送飯點入鐵門跪跕階下以木爲限相隔而語有父子相對而哭者有夫婦相對而哭者有兄弟相對而哭者更甚有夫鬻其婦父鬻其子相別而哭者臣聞且見幾爲淚下濡襟皐上九重萬里未曾獲見令聞見之亦未有不怪其愚而憐其

苦者痛此蠢蠢囚繫慾憾盈獄愁慘薄天皆足以干和召戾而臣伏讀聖諭如今天氣云云仁哉王言業已早見而留神乎此臣私舉手加額爲囚稱慶而或謂法紀近弛皐仁不得不用重典而臣見皐上特諭臣堂官以明允二字又見皐上批答科臣云云如福建司郭六一兼初擬斬而皐上駁曰郭六罪無可逭矜情難云故殺是皐上未嘗不從輕也如雲南司楊程一案初問盜寶而眞盜一出輒從寬典是皐上未嘗不平反也又如湯開遠倡言逮擬乃不俟擬奏而赦令立功自贖是皐上又未嘗不宥過也然而淹滯未釋矜疑未開率多填獄盈圄者詰諸刑官不能以皐上之心爲心而諸司臣復不能以堂官之心爲心以致囚循遷延歷歲彌月下幾民生而上干天和是以小臣不避忌諱昌死瀆陳盍乘大審熱審之候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分別等次或株引蔓牽無干無涉或罪小情輕寄監寄店或年衰病弱久滯久淹又或獄成讞定可疑可矜無問縉紳士民概行減釋由此推之而法司達之城坊城坊達諸天下司府州縣概行省宥夫農望歲囚冀釋其情均若大旱之望雲霓如是而太和具在宇宙奚啻愚氓盈盈獄愁慘薄天皆足以干和湯以六事自責商霖立沛小國之君一言善而星退三舍神聖天子實鍾此啼號犴狴與死爲鄰之子爲天普區區灑潤民間耶成此好生而天不爲我皐上彀此士女必無之事矣伏乞敕下法司圖省刑疏果如臣言則和氣薰蒸而雨澤滂沱可立待也

疏通獄囚說帖 時爲提牢後二帖同

爲疏通獄囚事照得獄囚至今日而穴極矣卽自職廳受事之後數之止有日增之額更無日減之額凡囚禮

之缺少者職得捐俸米以資之凡情罪之稍輕者職待
疏枷鎖以寬之至於熱氣蘊隆漸成疫痢雖醫官用心
調理而報病者屢屢籲思上帝好生聖明如傷堂陛刑
期無刑可無法以逆氣數之窮乎適二十六日各司奉
堂臺傳諭各司疏理獄囚其情輕者分別發城取保獄
囚問之歡聲雷動無不誦堂臺之泣罪解網眞足佐聖
主平明之治各司印官諒無不遵奉行者但職猶有
說焉凡軍犯站犯多係赤窮漢子惟還官贓銀勢不得
不監追以懲貪儆後至於給主贓銀多半消耗追比數

月已無完膚若必欲追完而後發遣發配則諸囚有瘐
死而已竊思軍罪便下重辟一等徒罪又下重辟二等
今與重辟同瘐斃囹圄非法之平也合無令各司將軍
犯站犯凡給主贓銀屢比不完者軍犯即發兵部定衛
站犯即發順天府站配庶刑獄一清而疫患稍免矣本
職未敢擅便伏乞堂臺批示施行

修理新監說帖

為新監洩隘事照得獄中有六老監所以處重犯也有
六現監所以處輕犯也有女監所以處女犯也至

相埋暴犯說帖

為病故囚犯速宜相埋以澤枯骨以免傳染事照得獄
中囚犯病故者司獄司於本日報原問該司原問該司
於次日說堂堂臺批准相埋該司用手本付本部照磨
所請官會同相視照磨所填相視單一樣二張一張送
大理寺付該寺應差官一張本部自給主事次日兩衙
門差官各據此單親詣監內會同相視相視訖土工即
拽出後鐵門其有家屬者家屬領埋其無家屬者土工
竟擡至平子門外漏澤園掩埋此舊例也原設法之初

委官相視者良有深意恐其中病死者固多而或有非病而死者故委官相驗以防他弊其後各官俱有公事止將名帖二個付提牢主事代爲相驗亦覺直截簡易蓋死者以入土爲安生者以清淨爲福計司獄報該司該司呈堂堂堂批准相埋該司方付照磨所填會單文移往返日亦須三日遲必須五日方能擡埋而今更遲緩矣以前者不敢追論即就職應受事後言之如陝西司孫世敬於三月十七故直至二十八方始取會單相埋其家屬日日號呼於職廳而職廳囚未卷有相單不

政擅發也其所以稽遲之故則該司書辦怠玩而不呈堂或照磨所書辦怠緩而不發會單雖未必盡由於索詐而大半多出於廢弛以致死者暴露生者傳染而當該書辦絕不一念也但時當冬春天氣尚冷即過十日猶未臭穢今當夏秋天氣向暑死屍一經數日便臭穢不堪聞且內而虹蟲之所囓外而蠅蟻之所吮實所謂粉骨碎身目不忍見者且疫氣傳染病復生病職應身爲提牢而不一呈明亦大負厥職矣爲今之計不立一成規則無所遵守不限其時日則不知警策合無於夏

秋之間凡官犯民犯之報故者限三日內相埋冬春之間凡官犯民犯之報故者限五日內相埋凡犯人病故司獄即刻用印信呈文兩張一張報該司該司即將印呈於本日送堂提廳亦將印呈於本日送堂過單日該司將印呈於次日送堂提廳亦將印呈於次日送堂過單日該司將印呈於次日送堂若有遲緩逾期者堂官即拘該吏張行吏書重責記過凡呈堂不拘早堂午堂以速爲主堂臺批照磨所限即日呈會單相埋照磨所即填相視單一樣二張一張送大理寺付該寺應差官一張呈堂填日

給本部主事兩衙門即到監內相視如有他事即付提牢廳代驗畢令土工同家屬領埋無家屬者土工竟擡至平子門外漏澤園深埋提廳仍將相單註驗訖二字繳堂查銷其提廳另立一相埋簿登記月日使無遺漏使無躭延規制一定則相埋一事速於置郵而傳命矣死者既免暴露生者復享清淨堂臺之造福不既宏且偉與此今日獄政第一義也惟除大盜及重情應候聖旨戮屍者止可令土工淺埋須以蓆席遮其上竹簽標記以防混雜然不可令其暴露也至於竊盜人命雜

情俱依前議但法久必弊提牢官一月一換不能長久
伏乞堂臺刻一榜文置提牢廳外以垂永久則囚犯世
世受澤骨之仁矣豹蔚未議有感而陳伏乞堂臺裁擇
施行須至說帖者

乞代題終養揭

爲親年望八人子有必不容已之情懇乞代題終養
以廣聖孝事職浙江鄞縣人係崇禎元年進士繇司李
洊歷禮曹叨轉今官職家世儒素清苦相傳職父若選
少年採芹一生攻苦衣粗食淡教職以有今日職母李

氏身親操作佐職父子讀書天下含菜茹鼈未有如職
之父母也不幸職母於崇禎十年見背職父今年七十
有八久畏風塵不能迎養官舍每一離別未嘗不牽裾
痛哭陟岵涕零也職父向猶善飯然忠痰痺憂思便發
方今十月家人南來傳職父飲食大減痰症復發職父
以書示職曰近來痰氣數舉脾不受食老年病枕嘗通
夜不睡兒向欲請養念吾父子受國厚恩不欲爾爲之
今日卻又思兒也職奉書血流神憒魂離兩足如履雲
霧憶昔年職母憂服闋決計陳情養父而職父以君恩

浩蕩強職使出今滯迹宦途又已三年方期文武兩闈
事竣自陳烏鳥而職父且以病告矣職違親而仕本欲
以一片心隨事效忠仰報聖明而今方寸亂矣不能爲
職業辦一事矣捧檄而喜實冀天朝雨露潤澤晨昏而
親老病侵雖食前五鼎之養不以易膝下一刻之歡此
職所以流涕徬徨中夜不寐瞻仁臺而訴蓼莪也職奉
簡書本以儲育人才既無兵馬錢糧之責且於歲科兩
考亦已告竣文武兩榜中式者又多職前茅拔識之人
循資養祿儘可拾級功名然而事君之日長而事親之

日短一喜之心少而一懼之心多職不生於空桑而獨
何心能不動哉伏讀大明會典許臣子以終養是祖宗
教人以孝也伏閱邸報見皇上於請養諸臣未嘗靳恩
是皇上教人以孝也職遭逢興孝之朝每於考較以四
書孝經命題至大舜閔曾諸篇未嘗不掩卷流涕而不
能自養其親又何心誦說先王以教士子更何顏以臨
鄉魯之士乎伏乞台臺俯鑒至情即賜代題俾職早歸
一日則職父子早嚥首一日而含菽飲水皆盛世孝思
矣爲此今備前緣同書冊具呈伏乞照詳代題施行須

至請者

刻傳習錄敘

昔王文成公以寧藩之捷勒銘開先寺讀書臺石著功揚績與黃山谷七佛偈并垂不朽且撫贛來開白鹿洞而丈構亭題詠詩集爛焉意此中都人士高先生之風凡所著述無不搜括久矣傳習一錄係予同年友正希金公手訂者余未出都門正希出以示余曰往康須亟刻式多士挽時弊余卽珍藏之不遽信此間無傳也及讀談空玄於黃老耶迨河南兩程子出得不傳之學於韓歐老而無以應也何濂溪眞志章教一時名儒後先蠭起如橫渠之訂頑正

故果家自有傳而故吐之抑重自祕習而故吝者耶雖然余終不敢信吐之祕之而或失所傳傳之決無不習者昔象山先生講義利篇而諸士多泣下考亭夫子請須九經註疏等書而質疑問難者竟日不輟欲善誰不如我有傳有習得無同用是請之學憲雲怡蔡公付諸梓以公同志或有謂余曰今士北面諸子倣極矣拗詞諛語爭豔慕之聖經賢傳則澹如也是刻也傳而不習其若之何余曰否人當家常飯疏味鮮能知及其饜粱肉湎糟糲逐之餘未有不見棄而香者彼嗜奇弔詭與膚逐何異有不爽然知味乎且傳不傳者余也習不習者非余也其勉哉庶并不負正希一片熱腸云

二程子語錄序

帝王得道者三代而下未易數數然也卽在儒者寧多見與江都正誼河汾說中嘗黎原道類皆蹄轍魁碩翼翊正宗然春秋之治半雜災異詩書之續自擬五經醇疵之辨尙混荀楊學者至今猶有憾矧夫矜名法於中韓談空玄於黃老耶迨河南兩程子出得不傳之學於濂溪眞志章教一時名儒後先蠭起如橫渠之訂頑正

蒙堯夫之達天知命考亭之窮理居敬天下後世因以信吾道之必可聞而學術之有自正丁宋式微時顯時晦弗克彰其大用蓋有宋之君雅名好道而經筵講席祇負虛文誠正法言相戒畏忌卽有設誠致行力以斯道爲己任者何由克自表見乎洪惟聖主肇興崇明正學懸四子六籍於學宮一尊宋儒之傳註又集其語錄爲性理大全家無非聖之書人識尊王之義絃誦彬彬翕合風向教化之盛陵踰斯已我皇上率祖攸行表章加厲思六子大有功於聖門特集廷臣僉議優禮更儒

爲賢位次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所諄諭申飭惟孝經小學之兢兢庶乎時務孔艱宵旰焦勞實煩宸極而孳修罔間不武功之是競思文德之誕敷益歎大聖人作用迥出尋常萬萬矣堯舜以來之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語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上有堯舜之君下必有夔龍之佐適大中丞曾二雲先生以西江名宿爲天子重臣撫軍東萊生平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淑心唯誠接物唯恕有虞秉鉞鯤波晏清卓乎弘毅之風焉予視學齊魯弔洙源之不續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撫以稱

上意旨夙夜矜慎稽文必課其行簡暇不棄其瑜規切勸董一唯至德要道嘉言懿行之期尚猶慮多士效於一旦而未必篤於終竟也維夏閱海上從較藝之餘卜日率諸生詣先生堂再拜乞言爲後學倡先生唯唯造聲序正皐比鼓篋宣鐸陳說累千萬言不少倦諸生執經問難先生聲益朗色愈融有問余復請曰化當世莫如自修來世莫若書先生之於海濱既已化之矣亦將有以傳之與先生平一編授予則所輯兩程子語錄也伊川謂有主則虛明道謂有主則實學一也伊川謂多聞言行爲貴明道謂記誦博識爲病要皆以聖人爲必可學先王爲必可法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欲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今先生掇其大義契其微言寤寐思服式教來茲韓子曰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先生豈其苗裔與何聞道之早也今上方特詔羣臣纂輯六子格言先生不介而合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洵天授非人力矣唐虞之治庶其復見乎返道濰邑

邑令周君謁予馬首予出示之君奉讀再三以大其傳咄咄周君亦可謂勇於任道者矣君家世金谿淵源有自居官廣慈愛一念必期有濟閭閻黌塾多語難者市良騎畜庭廄中綢繆孔固居恒多購黎棗每月朔甲乙士得佳義讚賞不遑旋命剞劂君亦可謂勇於任道者矣是先生之志也夫亦猶余之志也夫

何心隱先生集序

聞心隱講學人也以講學死非以講學死也以忤講學死也以忤講學死非講學過也以講學忤講學死則講學過

也然則世且諱讀其書而參以錄之曰心隱講學人而集非講學書也講學之書莫詳語錄自宋迄明郤車難哉然其言類與其人二何者師之所講傅之其徒而錄之師之所以講不能傅之其徒而錄之也今有一人偶出之語時聽者且三四人令三四人者各於其私而以所聞筆之其言必且三四異何則言一而聽二也夫聽之耳既不如言之口吾安知所聽者之即所言耶吾安知述所聽者之不與所言大徑庭耶語錄之各出其門而不得如所語者之意亦已多矣夫錄既不如其語則何如即其所自著者而觀焉文以載道有有其文而道不存者矣未有無其文而道存者也聖人之言文與道而二之心隱之作言其所言不必合於聖人道其所道不期合於聖人獨自成其心隱之言以自夫心隱之道个閒其論學諸篇開拓百代講學所未有也至患難時所娓娓於當道者氣禎骨而心無事讀之如聞其聲見其形歌呼怒罵凜凜如生渾不覺其為筆墨也蓋先生原不以文字見故不落詞章語錄而後傳耶可傳故可錄可錄故可序序而傳之存先生也存其不可死者以見死先生者之無謂而後先生可以死也然則是可不錄是可不序耶

饒氏五經纂要序

昔顧虎頭畫頰上添三毫便覺神彩飛動進乎技矣吾謂談經亦然田漢而晉而唐而宋諸儒代興各有詮疏不啻汗牛充棟矣明興乃芟其繁穴歸於畫一易詩宗朱子書宗蔡氏春秋宗胡氏禮宗陳氏戶誦家習奉為令典匪是則縹緗勿錄鬻序勿登誠不欲以多歧亡羊蓋其慎也然其間如詩之不叶於傳序也春秋之盡黜夫公穀也書之牽拘於曞度也禮之聚訟於明堂也易之僅歸於卜筮也不無滯義饒有微言故嗣是者宿塾一壇坫人一議論率其資之所近見之所囿者亦復爽然有悟庸非頰上之毫也耶大都五經之道如金之在礦如玉之在璞付諸巧工哲匠鎔之剖之追之琢之片片皆金片片皆玉也但其巨者為圭璋瓚斝小者為鈿

滕勝珩璜爾天花落不盡處處烏衙飛將無然乎將無然

乎乃說者云五經不亡於秦火而亡於漢儒斯言已過
令當日非有漢儒購擷雖緜後之君子雖欲湫聖賢之
清芬窺臣索之蘊奧誰能向徂龍焰中收合餘燼故漢
儒卽未克明經亦克窮經其勤有足嘉者今經學自本
註外併集大全一書儲之學宮非不犁然較著而東岡
饒氏茹疏啜水老而勿倦講業於羊城歸仁院另爲纂
要若布衣之儒斯亦卓乎清苦刻厲者也予嘉其勤也
爲之梓行

虔言參同序

甲戌春余以乞假習靜匡山暇與二三子談文論業時
遇心境開明得意忘言處拈及性命因商之曰千古有
傳心法無傳性法蓋性無可傳也可傳者心耳或疑其
故余曰心之爲義三點下一灣如船形乃乘日月星之
光聿而聯絡包裹之性得此而運轉不息其爲物也惟
幾惟神天已落於人性之爲義生旁豎一心乃所以生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竟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
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又曰雖以貪人富人生
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合乎道不可得此一點靈光落
在紙上尙覺龍蛇飛動況身親體會者山輝川媚當何
如哉二三子策其懈怠鋤其傲慢以無所得心求有所
得法以無所得法廢有所得心卽今松風鳥韻盡在揮

塵談玄翠竹黃花無非妙明掩映矣余恐二三子不會
復將平日所聞於師友者印證其下間有因機觸發處
以數語參之非敢曰相長亦以就正云爾書曰德無常
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從古聖賢千言萬語
或予或奪而歸性則一也如江淮河漢分派異流或狀
或現或清或濁而歸海則一也震青嘗夢神告之曰子
前世爲五代時人姓王名周孤憤忠直有文詞行世震
詩疑烏神復告曰今人即古人今心即古心方寸不離
性去來安足論君但不可昧了主人翁即此請與二三

子商之人猶薪也心猶火也薪盡火傳未有薪時火從
何傳火傳薪盡即此昭昭靈靈者是乎抑離昭昭靈靈而別
翁者將謂即此昭昭靈靈者是乎抑離昭昭靈靈而別
覓主人翁乎即昭昭靈靈為主人翁恐認賊作子離昭
昭靈靈為主人恐認賊作子離昭昭靈靈又恐墮在道理
坑塹中致賊子莫辨此言所不能詮句所不能轉薪與
火所不能爲也畢竟如何曰夜靜水寒魚不飣攲船空
載月明歸

星渚人文序

鹿洞爲方以內剛治人才一大奧區後先主盟其中者
無弗久擁西河之座廣延東山之舉乃頃年仲達李先
生以忠烈特聞簪讀其自述曰厨不供鮮濃門不鏡泉
腐唯日以究心領略山水暨諸門弟子朝夕切磋則知
先生抗節一時陵轢千古有自來矣余不敏泝郡甫數
月學使者即用薦夫張先生請檄承其乏蓋亦唯先生
之言陰自砥礪而且蕭規既閑參也惡用刖立科條爲
者夫心王城郭如函谷天險非有他徑路可入也道州
崛起人亡學熄之後祇以主靜一法入之不敢傳考亭
光大其業始變爲窮理盡性之說雖或不免過於廖滯
要之功深候足心光爆破則固依然道州把手同行也
予嘗引古語示人云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
扇嗟乎一作扇觀寧唯道州考亭隔簣曾壞彼杏壇門
下其爲扇者不知凡幾矣今星渚不即兩夫子攝化之
地而鹿洞不尤考亭象山證學之堂乎脫使仰眺匡廬
俯浴龜波尋攜纓洗耳之故跡挹弄月吟風之虛懷多
士正自有道州考亭在也於是大建仁文之會其能自
覓心王不背程朱的派者錄之或覓之未得似吐似茹

於心目間者鞭而誘之若夫怙怙焉扇之是求覿面失
御仙人者予寧甘予玄草之寂寞已矣雖然多士方賡
以暱就仲達先生者暱就予也予勿與之空心領略伐
其毛而易其髓予負山水乎哉負多士乎哉是刻也多
士之技不止此也旦暮虞門再闢商夢重新多士中必
有拏旗中原連鑣上苑爲聖天子鼓吹休明爲吾道倡
增氣色者玆特拈舉一二嘗鼎一臠耳其旁及他郡則
直指公觀察公所識賞者并鐫之以式多士多士勗哉

楚闈得士錄序

不佞無似謬以南康理溯彭蠡挹洞庭寓目楚闈於驪
黃牝牡之外采其神駿得若而士者六闈甫撤謁賀對
揚先生於場廬烹鶉鷸相餉把訣終日若謂孺子可教
也者語次因有感於彭蠡洞庭之間昔苗民逆命禹徂
征三旬弗格憶當時誓師無怡兵峙糗諸務而益贊禹命
弗是第曰惟德動天滿損謙益至敉帝初於歷山往於
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畎亦允若至誠感
神弥玆有苗敉語者於克詰之猷不似迂而無當與乃
卒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格何也今蕭慎氏我故鰥寡

殘屬耳即饗餮何如緒雲氏之不才子而楷矣不貪狠
弧狩窺鞏居樂恨蹂躪三輔闢入關出我貿不得以一
長縷繫之三危終日繕兵兵竟如風鶴終日徵餉餉竟
如沃焦則又何也或者狂求之一千一羽當能制其命
與先生曰唯唯否否而不聞善易者不言易乎蓋至誠
者莫如負罪引慝一念即此可以格父母即此可以格
君即此可以格天即此可以格人令當茲宸居宵旰王
愾未敵之時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尹人諸節級衣虎賁各飲歷山
之血其秉於田之心毋功己而罪人毋諛己而愚人則
謀斷自可以相資矣法廉自可以互糾矣文武自可以
豫附矣兵維無繕有其繕之咸兵也餉維無徵有其徵
之咸餉也而何憂乎三苗而何憂乎蕭慎予拜教而退
退而思予理也在理盡理即誠也幸得若而士者六爲
是可以廣誠而報當宁也周大月之役薄伐玁狁者非
楚吉甫邶同門錄成全楚雄風概見於此大翼大舟概
能負荷可知也不佞無似無以祝諸君子且願無勦譚
吉甫之憲而姑與深求益禹之誠若誠矣萬邦憲矣不

佐爵其樂施豐矣故爲詮次賀先生昌言如此若夫大君子之文根極三墳窮索六緯藻思芳辭則旭大夫之天閽也滌情體物則韓公子之孤憤也逸韻清嘯則孟襄陽之遺轡也其文具在無事予贅

東昌錄科序

隸僭前時者郡治六地分東西自夏徂冬告歲事者四成歲課也斗柄漸旋觀光伊邇將甲乙多士而進之閣矣東昌東萊物之始昌者文之盛天梅禹於山左思皇其丕旦乎抑余之爲此行也小蠻方未靖倒人勒馬蓬萊橫睇千里余故浙產邑海而東翔鼈夜落則不知身世之是鄧是登也登士服奇嗜古頡頏南國諸英鼓聲中原有日矣盍進閱其文而俯仰間瞻然太息晉間

首不肯動趣之三乃行比至多士釋戎服拾文事退適畢集聲氣聿新時值元辰閒行意肯踴躍逾溢余既樂之登光岳樓弔魯連先生之介節想其遺風嗚呼多士勉乎哉紲紛盤錯可以刖天下之士矣

青州錄科序

舘歷下策馬首而東道經牛山古人遺蹟纍纍有存者矣戒園人無趣招徘徊者久之既則踰臨淄涉金嶽過峰巒崒嵂佳木際天侑翠繚襟文心欲逞言樹設也古此中士不有以自處者取通都悉上下之臨風泳月不

萊州錄科序

登自六月忌也一集既瓢宿舘初霽驪駒就塗兩岸石

壁如洗鳴蟬在梢蓂稚迴應擲遒上頻婆果開紅淨綠溪流激湍奔達大海衙海嵐高澄空上下一碧爽登依輔風坡政復相似余以推人文初至士濟濟中多不凡據爲詞章東坡先生之遺教猶有存者坐新涼誦近思錄懷佳士皆可紀也

濟南錄科序

余按輿圖今天下名郡方域之廣管轄之多匹濟者指不數屈既讀歷下總督巡撫何披題多英也自戎馬蹂躪流氛交訂原本蕩然觸目凄感墮物之情余異於

曩夙矣儒臣不與翰鈐而跨鞍載驅登華不注書躡三周諮渠跡究攬七十二泉之勝概願御其王人發燕彼磬墨兎根皇國緝賢之勞帆作歷下之長城几四閱旬而多士之奇懋勵之筆研間夫古人孳國者必占其氣余觀多士氣甚振太公之關時見干霄此治占也次者散材亦增懷秀薄炙當此榮藜遊茹棵棵春冰斯涉而文事不暇行且加焉爲已耶書曰天閼歲

兗州錄科序

同年之誼何居乎考之唐憲宗間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絳曰同年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其言近理與義未盡也星土攸屬

山川分秀天下甚逸士舉之人錯峙扶輿土方九坐破
纏一室自娛安得盡豪傑而友之雖曰五步之內芬芳
可錄然所得齊盡五步而止千里裹糧未易數數有遙
聞聲相思耳國家三年致士取士之錯於荒莽廑井者
而弋之一日士之醫於一里一閭嚴居谷汲者而萃於
一旦聞七者一簾燈影百讀在躬超其心於筆光墨表
之杪如彈琴而見其人精神象貌一一不爽寧俟謀而
而後知其爲第一流哉夫鄒魯三齊爲聖賢故墟先王
之澤猶有存者矧重以今天子默思道廣額羅英一
平

山東壬午科試錄後序

余不文濫職山左文事得足跡其土壤海山雄大懷古
情深經安平諸人用兵之處乃太息曰惜乎不生斯時
耳豈憂口哉又經城大將軍故里枹鼓生氣猶在華
表復太息曰安得起將軍於九原爲王爪牙哉每竣文
較例得追隨直指公後與較試事三試之際見其挽強
洞札有人雄顙虎脰引重鼎有人身通握奇明穰苴大
意者有人余再太息曰若人者材技爲天子盡力疆場
羊石徒傳穀臣風遠君子之羞也或曰一父之子牆聞
閫音四海之交一日干載誰兒泳之而余則又否否求
萬戶侯豈足道哉茲舉六十人余得見其貌矣請進而
醮其心弓生於弩弩生於彈彈生於孝子之心弓矢刀

劍忠孝之器也視爲凶器則畏視爲功名之器則勇與
畏牛視爲忠孝同仇之器則大勇無敵郎之戰卿大夫
不能盡謀策士不能捐身鄰童壯跽往鬬而死於敵楊
豐爲虎所噬其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前搤虎頭免
父難莫孱於童子弱女而激動恃烈蠭視猘獍有自名
熊虎而顧出檠衰角爪之後多士不許也觴奏太平或
爲用武之地世修聲容或黯劍櫑之色文墨持長短或
束豪傑之馳驅方今中外吳擾橫生瘡痏不可當禦天
子爲天下愚將帥式及怒蛙而使封狐窺颯千里雄虺

舞鳥騰牛神鬼之事也伯樂之相馬其父以爲累蠅者
其子以爲蜻蛉是謂神明無迹無創唯此忠孝義烈之
情心無有慮日無有視耳無有聞江河之險可浚也太
山之塞可陷也兕豹之猛可慴也水火之威可狎也多
士而憤其忠孝義烈之清咏彭鼉吞滅咆哮視此薄
喜因爲我公望也公以泰和名衙爲詩瑣棱官當庭蠭
事起人持一喙公獨峙簡伏蒲佩佩不阿遂致忤瑞例
轉通公繼不以外內帶也但知涖兵一日恪其一日之
一節不用千里不至田單以七十萬攻翟不能下豈賸軍纖
餘卒破萬乘之燕而與師十萬

賣杖鉞可以奮一旅而夜邑之奉淵上之寶不能倡士
卒耶奇功發於奇略奇略發於激激莫
發於忠孝班定遠激於功名三十六人橫行西域使今
之人而激於君父□□爲臨□□爲涕矣忠孝所在即
爲賁育故古之上將類喜從事春秋春秋忠臣孝子之
書也有春秋之心而明以孫吳之用貪詐皆奴使之矣
多士肆於邊相習聞大義其亦無辜此心

平寇鐃歌後序

我浙自世廟之季會一本許恩輩挾倭作難後海汛敉

寧者垂數十年近酒浸以孽牙夷氛雖不作而海寇忽
生初猶殺越漁販之逐利波臣者今且驛騷連省入犯
內境瀕海之民重足而立蓋中外洶洶焉賴我兵憲蕭
公出奇制勝與督撫張公共謀防禦爽斤取其倡謀者
斬以徇寇始肯遁去功施誠爛然哉而吾則重爲桑梓
喜因爲我公望也公以泰和名衙爲詩瑣棱官當庭蠭
事起人持一喙公獨峙簡伏蒲佩佩不阿遂致忤瑞例
轉通公繼不以外內帶也但知涖兵一日恪其一日之
職諸凡練軍實汰宿蠹嚴汛警及他惠綏嫩政更僕未

易數要所以作忠義之氣者出來有漸矣以故一旦寇至部屬諸將卒無不踴躍欲死報天子公眞大傑也哉先是公屬格當邊上民依依若不忍割俞曰願復借公一年而雅席我固得請爲加衙勉留會今洵寇之變請公以弭盜若行天幸者向使公不忤奸則公必不出即公出而不久留則東南猶無寧宇也第以公之才之望不賀襄帝室而僅藩屏海邦則其用又若有未竟者昔是以重爲桑梓喜深爲我公望也雖然公之忠貞素著公之功烈不磨方今亂賊猖議昭海內沮抑名賢相繼

優擢則輪帛以膺新眷不佞啟忠且將從諸薦紳後爲公稱賀矣

與守令振荒書

嘗言振荒之役所謂謀人事以補天道之不及正參贊化育之一端也即曰今歲災荒異常更覺束手無策然正惟值玆異常災荒倍須加意振卹豈忍狃于無奇坐視其死而不救耶非但爲民父母義不忍于赤子之死坐視不救然使此林林之眾甘心就死已不忍言若使不能渙然也及讀華嚴至譬財五十三參先參文殊後

蒋果齋邵先生序

每讀論語至知者樂水節竊疑兩人獨行一道各成一品如枏鑿之不相入即反覆玩味欲強合之爲一而終

人曹賢方知此章所云智仁描寫吾人心體非泛指人言也夫知爲理門行爲果海非知則空劫用地不能覩著日日言仁亦贅也非行則本地風光有時隔斷知亦彷彿非全覺也今觀麻木之人謂之不仁非以其按之不蠲提之不醒而未全覺者乎唯不覺故不仁則仁必繇知以啟其覺何者未知則滿前被法象所礙舉凡生死禍福種種幻境無不執以爲眞毫無活潑意象一知則法界身心皆如夢幻獨是仁體周流罔間此固無可摹寫而強摹之曰樂水蓋取其變動不居之義也若但

智及而不仁守則麼勞復乘終非盡徹必令在在全眞刻刻相應于尋習機緣直透眞體如山嶽之不能撼搖故又摹之曰樂山聖人恐人分山水爲二境復曰動曰靜言此活潑不拘卽本來至靜田地也又恐分動靜爲兩橛復曰樂曰壽言智者之悅樂無邊卽仁者之生生不息也蓋未發之中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一些子格閡有如水之流而不停此段光景何樂如之故孔子曰樂在其中又曰顏子不改其樂然旣無去來無生滅又何年數可限何修短可期故舜曰必得壽而佛曰無量

壽學者得此消息則不言養生而大生在是不言娛親而大孝亦在是卽令一二揄揚爲壽益知仁者之壽果異於世俗之所謂壽也嘻君于邵果齋先生見之矣果齋先生未獲就正然于其郎孝廉君鎭之先生知之憶甲子年計偕入京與林可任先生同寓承恩時得邂逅劉怡舟先生怡舟引而之鎭之曰此正法眼藏也焦弱侯先生之學盡傳在茲矣因從可任訪之一見恍如溫伯雪子有目擊道存之意啟請卽以圓覺經假中三觀之旨相發且曰此是啟門瓦子旣入亦無用處耳相與周旋半月覺行住坐臥皆教也以斯創知其學有淵源及鎭之先生言其躬承庭訓兩尊人俱已年耆果齋先生好學不倦肫肫以汲引後學爲己任太夫人朝夕織紝悉以佐果齋先生講學之資家庭父子之間果多傳授云戊辰年復會鎭之于京邸問兩尊人起居如故也時年八旬矣今不肖待罪南康蒙學使者陳雲怡先生委督廬洞修復講學之會余特以鎭之先生請命陳先生備禮特迎此先生以兩尊人年老弗許也果齋先生曰彼以講學請又兼陳先生命何可不往且藉以探匡廬

之隱居有道者但不可多期耳先生始覓舟逆水順帆三日而至南康學臺正訂期以十一日臨洞而旗之先生適以是日至諸士咸詫以為奇蓋亦巢齋先生悲願之所致云至則饒州守張靜画先生亦以公務至與會者三百餘人陳學臺與鎮之先生相間雖談風煙煙聞者悚聽適講克復章鎮之謂要將非禮分得清楚方可用功或者顏子之非禮與世人粗細不同而文公又言克己須從自己難克處克將去此正學人痛切緊要語且今自反事親從兄以及交友等事非禮亦甚難克如此眞種子不明將學慮以開其不學不慮擬思勉以如此眞種了不明將學慮以開其不學不慮又遞現無餘矣

即此流露眞機不使有隔斷耳故曰諄諄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來學者多從不孝不弟流弊上講如何得挽到孝弟慈去卻便是極難至奇永不可得之事唯自羅先生講來卻多少春風和氣若無一人不是孝弟慈者我果齋先生之學只如此良知既非意想安排可到是即智者樂也孝弟慈又非格式套子可摩謂非仁者壽乎

續乎不思不勉便有欽息而非壽矣使人人繇孝弟慈以及事君事長使眾無非此眞心之所剖治而無頃刻斷刹那息其壽曷以加焉曾點風雩浴沂三三兩兩正得此段眞樂意象故夫子曰吾與點也果齋先生一生從先輩如飢渴引後學如日用務使此學長明于世心眼何等廣大而鎮之先生又克承之即今鹿洞之會非先生之命不能有此則使白鹿之焰絕而復續是眞先生之壽命無疆也哉至于先生年歲無艾而又遺一兄弟一妻子故此孝弟慈三者皆從不思不勉自然流出非待意想不容安排故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亦日趨金馬石渠大發其纊以壽天下萬世爾時稱觴而

大人以完明行之願是性分中固有之事不俟不必贅矣是爲序

刻李卓吾制義小引

卓吾自志論略云作諸生但記時文五百首臨場作鈔寫謄錄生噫此吾朝世諺也聞從坊刻中閱其一二制義直截空快洞然與其生平持論及討古辨今處如合氣絕不從降高間胎字而成今讀先生之書者得其古而反遺其今亦一缺也聞先生被逮時當事者火中異人有古庭祖師者簡易直截以無字話斷人命根藏涅槃妙心則茫然不入余每以是請正識法者適於京邸遇同年紫閬陶君商及最上事津津不置復談演斁於福田或汲汲於淨土或劇劇於教海至於正法眼與盤龍祖師異時同地乃盤龍肉身尚在而古庭道場已屬蓁蕪心恫者久之今春過虎林謁陶碑主先生時適紫閬在坐手一編示予曰此卽古庭集也從煨燼中得之其言墝塉葛藤獨露本地風光再四讀之心花頓開幾欲忘倦予謂陶君曰安忍我輩得此如意寶而不與人共乎遂與同志謀鋟之而字漫漶不可讀復取正於稚圭先生以人天眼目作佛法津梁爲之刪其繁亂正其謬訛而古庭又開一生面矣嘻垢衣除糞徙慘長者之容乞人佩珠徒發良友之歎是集也正狀眼整鍊而先生行以輕疏散易望其氣相其筆固可一見矣玆取卓吾之奮刻汪公者剖而出之汪之爲文重密

藏涅槃妙心合此其誰與歸第纔結有年非得紫閬之表章則不出非得稚圭先生之刪正則亦不傳謂之古庭之異書可也謂之陶氏之異書亦可也雖然讀是集者須向來有古庭以前覓消息始得

陶稚圭諱珵時名籍甚久仮依李卓吾先生而喜譚理學宗乘曾挹道貌謦欬可親向客西子湖頭與虞德園黃貞父葛水鑑閩子將諸公往還 姪光纘識

紫柏集摘要序

紫柏老人示現嘉靖度生萬曆方余駒齒甫落則已厭人間世還兜率內院矣余既深自痛恨不獲親叩靜室然猶幸從山中禪衲憨公塔銘洞悉老人行履大都直捷似黃檗通悟似臨濟雄猛剛烈似天目高峰至於縣相歸性即緣生以指點無生殆卓卓乎彼土天親所不能踰我震旦中相宗諸師所不能鎖其閫奧也嗟夫入此門庭誰不具決定志發弘大願乃一朝布袋打失柄底箍脫或以瞋或以喜或以辦才樂說或以佛事莊嚴亦若各驗其機緣之所遭各隨其天性之所近盡從來一枝花攢取生平自覺覺人一腔苦心和盤托出而曰吾行在孝經也乎繇是觀之從前談性談命言誠言明

重刻孝經序

每觀窮經之士窮易至消長進退窮書至精一危微窮詩至緝熙臨保窮禮至惇庸秩序窮春秋至知罪勿辭

類無不驚為神奇詭為祕密若重關天塹之難窺而未易渡也雖然此在世智辨聰者自饒知之愚夫婦未必知也抑必冥參力究時庶幾見之舉足動步間未必見也余今行直捷簡要之經於此喻之衣珠雖貧兒無煩詣門乞猶彼燧火縱昏夜無假叩戶求嗟嗟是孰有如孝經哉竊嘗考宣尼足跡半天下刪定徧琴書假年慨歎似與韋編若終身焉願參何獲麟之日始刖拈

且曰向門弟子津津提仁不去口茲皆收而括之孝字中也可知已矣是以漢魏而下躬親踐履登其堂奥者代不乏人就或朝暮趨謁心盥誦而行事與舉亦復迴出常流何以故額上之泚仁人孝子所繇生墮地啞啼一聲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所從萃也善夫明江先生宗白之作余無得而議焉盡先生文成滴骨見孫也方其深慮長知之弊流爲葬蕩故不得已示之仁以攝攝之亡何仁之說暢而弊轉流爲博愛故又不得已示之墮地時而曰初發動時情想以根蒂之若曰斯人也而第令少壯衰老之際風波險巇之中無然妄排無然學慮時時得如墮地時而曰初發動時情想也則其仁已至矣其知已不勝言矣夫然豈惟處爲碩士出爲大人即令伏首窮經者神明此意安見庖犧氏八字打開軒轅氏兩于分付以及風謠歌詠儀制粗詳游夏之徒咋舌箝口莫置一詞者不皆所以旁通發揮使人開眼便見注耳便聞也耶余於是益信從來直提簡要均無出此經此疏上者頃因讎書白鹿暇日爲諸生重拈若此諸生其誰是破顏微笑者乎余當再拜下風奉以呼江先生之座

錢清溪公不朽錄目錄
清溪公行略　不孝廉述
高恭人行略　不孝廉述
清溪公墓誌銘　黃宗羲
高恭人墓誌銘　李之芳
郡志名臣傳　萬言
清溪公傳　陳錫嘏
清溪公誄　韋人鳳

公祭高恭人文　高宇泰
公奠高恭人文　董道權
入江西南康府名宦祠祠詞　公勘附
入本郡鄉賢祠祠詞　公結公勘附
紫陽隄錢公橋碑記　余應桂
錢公放生閘記　易應昌
先友記　不孝廉述

錢清溪公不朽錄

男廉謹輯

清溪公行略

先考前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溪府君行略

廉生不辰甫三歲而先大夫見背兩兄繼夢先母高恭人鞠育藐孤煢煢苫守諱際鼎革兵戈擾攘先恭人攜廉避難會城先大夫靈櫬猶在淺土垂三十餘年廉齒漸長轉傷幼而失怙不獲親睹徽音每欲搦管敘先君遺事而老成凋謝典型淪亡無由追述耿耿此心常抱沒齒之恨痛我高恭人復於丙辰即世今春扶柩歸里得從族人徧問先大夫故事且搜舊笥殘簡尚遺手澤謹拭淚述其梗概如左

先君諱啟忠字沃心號清溪別號漱石又號半實居士自方伯公而下五世至我先大父諱若選生二子先大夫居長次則叔父諱孚忠先大夫幼有書癖誦聲朝夕不輟雖枕上猶吾伊不絕口年二十四入泮天啟辛酉舉鄉薦出李思公先生之門尋執經南皐鄒先生惓惓以端品相期崇禎戊辰成進士與劉與甌金正希黃元

公金伯玉林任先李荊陽諸君子立千秋不朽會毅然以名教自持觀政夏曹即上疏乞復書院斥崔魏諸黨謂凡節義從理學出故烈烈轟轟致身君國者皆師友平日講究以忠孝大義了了胸中故患難當前各能不負所學耳所以談道講學臣直以爲世運汙隆所關不容不共爲維持者也臣觀崔魏擅權亂政一時勢燄赫奕隨有乾兒義子苟且功名黨邪害政無所不至拆書院建生祠里巷三尺童子無不唾罵而中朝誦德稱功轉相效尤侈鳴得意斯亦孔孟學術一大薄蝕也豈不

痛哉正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故但知有姦邪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權貴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壞矣嗟乎彼欲行不忠不孝之事先將闢忠孝之人講忠孝之地剷去而後已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今姦逆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令姦逆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令姦逆惡其社里爛泥套捐俸築隄橋橋自邑至郡秋夏險於水波出彭蠡開颶風巨浪操舵者愕眙相向冬春泣涸復險於陸自龍沙迄黃沙之岸雨雪寒風攬裳涉流無不僵仆且地險泥濘橋隄難立先大夫惻然窮其想甃沙爲

言二程語錄耐園參同龍湖閒話陽明傳習錄朱陸問答諸刻至今板藏書院受楚闈聘得譚元禮等六人皆知名士性慈愛與陳大士輩立放生會復刊顏山農何心隱羅近溪語錄好生會錄紫柏老人集諸書復養濟院清理贍產之乾沒者雖強禦無所畏又於黃沙灘張

夫上書闕下爲古今理學名義所宗洵實錄也南康僅三百餘里當吳楚之交踞廬山鄱湖之險民風澆薄且寇盜出沒號稱難治先大夫初莅曃然以清白自矢興利除弊臨民多惠政撫囚如赤子夏日施藥冬日給衣被情輕者輒出之郡無留獄賢聲日著去官後二十餘載士庶猶感其恩爲入名宦祠立碑記焉究心濂洛之學會學使者雪怡蔡公以白鹿書院事相委先大夫欣然承之捐俸修葺煥然改觀每朔望輒詣院集諸博士弟子講論忠孝節義孳孳不倦有一貫編仁孝訓處

道鐵案巨石相爲聯絡橋九眼隄五座廣皆丈五尺長共
八十四丈虛中架木舟行陸走牛車一日可達五里有張恕橋匯通省會及建安等縣於西春復倡義
帥諸僚屬共奏厥功士人咸立碑記績焉仁民愛物澤
沛西江歌誦之聲日溢道路當事交章推轂方擬擢居
臺諫而崔魏餘孽嫉之者眾以奉勘建昌令欠糧欽件
稍稽時日遂鐫級調用豫章兩臺上疏力保究不能挽
先大夫怡然自得不少介意繼而吏垣劉大謇吳霽齋
諸公具疏昭雪幷劾原參者俱黜奪職降級而先大夫復

補撫州司理惠政休風一如治南康者治之未幾陞刑
部補建司主事秋讞惟閩司煩瑣先大夫一以平反爲
心嚴已恕物人皆服其明敏郭明龍先生子昭封官戶
部因草廠事被逮當事欲坐以死先大夫謂律無死法
爭之甚力止擬戍又上疏勸上舉行八事一曰停新派
二曰開撫議三曰清刑獄四曰惜人才五曰獎清吏六
曰勸勞臣七曰省愚臣八曰恤義烈皆救時急著而陳
公子壯湯公開遠建言下獄先大夫疏中及之得免先
外撫皿雨院亦爲俯鳴呼先大夫憂國憂民之心當
患難疾病時猶孳孳不忘若此病稍痊之任念士子死

全省士民賴以存活者不可勝數東省諸紳無不推重
於是有督學齊魯之命先大夫以齊魯乃賢聖毓鍾地
辭不就奉旨不許始驅車就道時濕限尚寬復歸省先
大父幸已春秈任值盜賊蜂起道路爲梗三月朔自鄉
城入境次李家莊流寇猝至先大夫手額敢告責以大
義寇不敢犯至沂州抱疾伏枕復念兵寇之餘人民逃
散燬冷無煙之家比比皆是乃力疾具揭雨院乞其格
外撫卹雨院亦爲俯鳴呼先大夫憂國憂民之心當
患難疾病時猶孳孳不忘若此病稍痊之任念士子死
大夫端介之操彰彰耳目不負南皋知己先大夫身雖

亡過半一以體卹爲主痛絕薦剡矢不荷徇情面每至一府即禁詣門拔孤樂利刊布誓言於是聲名籍籍魯潞爲手書文可經邦一楔以贈時國家需才愈急許各省學臣直陳起廢先大夫遵旨疏薦少司空高公弘圖兵部員外郎公允誠僉事金公聲巡撫陳公必謙知縣陳公靖之皆老成宿望也文武兩闈旣竣中式者皆先大夫前列士繼登巍科者至今繩繩勿替壬午十月先大夫攷績告成思先大父年邁七旬力懇兩院代請終養忽有以流言入玄岳鄭太宰者一時不察遂遭白簡蓋

先大夫力破情面致慍羣小成是貝錦先大夫束身俟命不辨一言念臺先生極口稱冤鄭後知其誣亦深悔之朝中諸君子公疏力保遂復原職方被劾時適寇犯臨清各郡動搖先大夫謂國難爲先身誣爲後與當事登陴共守誓死報國不以榮辱險夷稍二其心蓋得學道親賢之益爲多寇退歸里未匝歲而卒時崇禎癸未八月十一日距生於萬曆甲午歲十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原配先妣戎氏生一女早卒繼配先妣李氏亦早逝俱贈孺人再繼安人生子三蕭鏘蕭鍠俱早卒季則不孝廉女一適憲副許我西公子諸生曰瑚廉娶婦陳氏大司寇心抑公孫憲副瓠庵公長女繼娶翁氏知縣叔朗公孫文學幼安公次女繼娶陳氏侍御羣庵公季女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茲將遷葬於天童鳳下溪山之麓伏惟先生大人哀而銘之孤哀子錢廉原名肅鎧泣血謹述

年家眷姪西泠陳龍運填諱

先妣前誥封安人高恭人行略

嗚呼人母皆母也廉母父也又師也母姓高氏爲西陵

先恭人手奉敕書趣先大夫諭以大義中多先大夫疏賑饑民皆感泣羅拜而去恭人嘗述以語廉且曰汝時方在襁褓今當作一山左遇寇圖盡亦教不孝以無忘恩讎之意也壬午山左闈事告竣先大夫以大父年望八力請終養歸未逾年不幸先大父而殁先恭人哀毀中治喪井井事先大父無殊先大夫在時祀先大母以及戎氏孥氏兩恭人必敬必潔故伯氏孝直公每慰先大父曰叔無憂矣繼而先大父棄世兩兄夭殤際鼎革丁兵燹廉方弱齡先恭人挈之東奔西竄維持調護未嘗動容變色從兄希聲素重先恭人事或不決嘗就裁焉及廉稍長就塾先恭人於早暮課業之餘嘗口授以出陵依外家而居廉之得存一息於今日實母而父者也

師陳情二表先恭人之意盡不僅以文藝教也又實母而師者也嗚呼先恭人自歸錢氏相先大夫爲廉吏凡三年嫁一女娶三媳聯姻皆忠孝門先恭人之明且勞也恭人生萬曆戊辰四月三日卒康熙丙辰十月四日年六十九廉方窮厄喪殮之事一切苟簡不能如先恭人之於前人廉之罪死莫贖矣殮之時高氏功緦弟姪二十五人以至親友下及臧獲哭無不失聲寧之宗族姻婭聞訃又無不涕泪感歎以爲形管淪亡此又先恭人之慈愛所致也嗚呼先恭人才德兩優內外兼擅固已久著鄉閭獨是不孝廉蒙先恭人撫育三十八年兼父兼師以教以戒而不孝廉外則一無樹立爲先恭人光顯內則以家貧奔走侍養兩闕有忝所生追述及此有不禁仰天椎心長號而繼之以血也仰冀仁人宗匠錫之名篇以光泉壤不孝廉感激真世世

不朽矣孤哀子錢廉泣血謹述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溪錢先生墓誌銘

義撰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

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眞雖其得之有淺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尚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貢海岸林可任錢清溪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秉拂一往不返清溪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溪先生諱啟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末減得戍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詿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一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三人補鏘補鍹俱早卒在者惟庶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

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圜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冤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集於寺中慈山葬五乳峰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寺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單騎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隳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韙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

嶔崎豪杰乃弁洲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殺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覩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皦蕩横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寫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値横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絶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

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而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將以某年某月日卜葬凰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銘曰

科名祿位螭髻螢光皋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廄師友劍銼嗟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徨此心此理未嘗滅

錢母高恭人墓誌銘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總督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加正一品前吏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河南京畿二道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兩浙鹽課廣西道監察御史巡按山西濟南李之芳頓首拜撰

余爲諸生受知於淸溪錢公公諱敬忠字沃心鄞人明季由儀部督學吾省猶憶公方入境道病抵李家莊饑寇數萬猝至擁馬首不得前公強起慰諭公配高恭人捧敕佐公言曰去年汝東省大饑我公疏留漕粟賑活數十萬人可忘之耶言未旣羣寇羅拜謝罪曰微夫人

言幾賊我恩主卽散去吾省至今傳之恭人出仁和望族自幼習女誡嫻禮法于歸時公已成進士初仕南康司李再任撫州入刑部丁艱轉儀部慕人歷佐公治外綦人治內姻族稱公得賢助及公去吾省歸遷卒慕人上事封公下撫遺孤孝慈兼盡一切家政不改公生時閨門益肅冰蘗之操數十年如一日公爲司李封孺人爲儀部晉安人今稱恭人學憲所例得也生於前萬曆戊申四月三日卒於康熙丙辰十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一廉女一適許日瑚孫一申盛孫女一適萬

經今廉將以康熙己未十二月廿三日合葬來乞余銘
嗚呼余初以司李至浙恭人年未艾方課子成立爲諸
生余巡歷再至恭人猶康強不減慕人之六十也余寄
詩爲祝及余入憲臺奉命讞獄浙中則聞稍憊矣今來
未幾而恭人乃病且死余一身而觀其盛衰以至於死
嗚呼其可慨也夫余以王事淹三衢弗獲親臨執紼姑
徇廉請而爲之誌聊以表師門之誼云銘曰

錢安宇靜能號約庵鄞人洪武十七年辟授臨安訓導
陞韓府紀善致仕永樂三年入覲賜宴託疾歸里時長
子洵侍父行韓王特書具慶堂三字以榮之安言行謹
厚記覽該博傳伏氏經得其堂奧尤善吟詠有約庵集
藏於家曾孫奐 清溪公之九世祖

奐字文煥舉正統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陞廣西參政
時蠻寧賊起眾議轉餉奐請給兵以銀因糧於敵議者
詘焉後瀋州老藍寇起以單騎諭平之土官岑豹羅文
宇以地訟爲宣布威德皆帖服焉尋陞湖廣左布政使
時大旱諸郡以徵楮告亟疏請止之又啟請楚藩稅銀
三千餘充運船值公私便焉丁內艱去服闋補廣西民
相慶曰不圖復見錢參政焉時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
會歲祲以軍餉爲憂奐措置得宜上下充給凡所俘獲
尤極詳讞得活者甚眾力請致仕善攝生之術以高年
終子瓚 清溪公之六世祖

瓚字廷祐弘治己未進士初令潛山繼令青陽皆有惠
政歷官廣西副使嘗行部至梧夜夢裂麻婦持牒哭冤
殿而刁乃死矣翌日瓚鞫繫囚按兄廣年六十而弟方
四十謂衰老毆強壯安得遽死此必姪毆之因夢中之
之時有王姓者爲兄毆殺監司出其兄其妻刁氏訴姪
婦乃刁也毆者伏辜眾稱神明已而免歸囊無長物紛
華勢利澹如也因自號恬庵云長子昆少子嶧 清溪公
昆字景良號宜山嘉靖壬子鄉薦知信豐縣孫若麓 清
嶧字景魯號桐陽嘉靖甲辰進士知崇安縣治尚嚴明
下不敢犯終徐州兵備副使 清溪公之曾叔祖

若虞字颺虞隆慶辛未進士歷官臨江知府子靖忠益忠敬忠從予啟忠清溪公之世父

靖忠字獻孟號心訥若虞坐事下江右獄靖忠抱痛力學與弟敬忠同登萬曆戊午賢書天啟初敬忠赴闕訴父冤靖忠則往江右哀懇其鄉大僚劉一焜鄒元標諸公多方救援父遂得釋後以父年老須養竟不赴公車爲人嚴毅侃直凜然不可犯授經於鄉門人已抱子者猶不廢夏楚終身無紛華之好布衣蔬食樂以卒葴鄉人皆敬憚之 清溪公之從兄

益忠字謙仲鄉貢士瑞安訓導子蒲樂 清溪公之從兄

敬忠字孝直號玉塵幼穎悟性眞摯父若虞擬重辟鬻江西獄敬忠受經獄中業日益進然志事在救父聞有恩赦輒匍匐求援當事不能得則銳意制科業冀博一第或藉之易爲力萬曆己未果得成進士不就廷對而歸薰宗即位入京先誓神以必死草辯冤疏乞代父死不敢明父之非酷但言酷吏罪亦不至死語極悽惻囚服伏禁門外疏下法司議獄者憫之若虞竟得釋歸在諭及崇禎丙子丁丑遂連登鄉會試一時文名籍甚至

寇所困既知爲啟忠相率拜謝而去蓋多前所活饑民也崇禎末卒於家 即清溪公

蒲樂字希聲號虞孫幼有異質書過目不忘長遂博通經史忠孝大植以聖賢自期家貧屢空晏如也嘗行邑庠見殿宇頹廢慨然太息遂率諸生營構已而同事者稍稍怠去乃獨力任之既成而魏奠瑞固爲白襯永頼詩文無所不工而尤嗜於制義自爲諸生時文名籍甚至時已爲人傳誦及崇禎丙子丁丑遂連登鄉會試一時文名籍甚至今海內操觚家猶奉爲楷式焉謁選得太倉知州飲冰

菹韲一錢不入與鄉縉紳張采張薄力行鄉約以崇教化不徒以具文視之州多豪強雖侵撓百方終不爲其所動孜孜以遵紀飭弭盜邮荒爲事於是治行流聞考績爲江南第一晉刑部員外郎丁憂歸甲申之後遂飄泊坎壈以死後太倉守白登明思其遺澤祀之於太倉名宦（清溪公之從姪）

錢清溪先生傳　諸孫堉薦言貞一氏撰

先生諱啟忠字沃心清溪其自號也其先自宣城徙鄞入明有諱能者爲韓王紀善始以師讓著於永樂朝三傳至與歷仕廣西左布政使爲成化名臣與之子瓚廣西按察副使瓚之子鳳午封禮部主事鳳午之子若選封南康府推官卽先生父也

世以清操醇德發聞當時至先生克紹厥緒而家聲益顯先生天性樸訥外不務爲矜飾而其中湛然自幼讀書晚手經史不沾沾以舉業爲事羣從父兄揣合時尙競急於逢迎有司相與縞笑先生而先生自信獨堅不少爲所眩惑比辛酉登賢書諸笑者始詫歎自失崇禎改元賜同進士出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五年稱江西所宗尤累代來不數覯蓋當制舊傾心於此疏也在南康主白鹿洞教事葺學舍簡生徒每月朔望雖甚風雨必至釦楹提唱講席重新濂溪紫陽之學百年以來蕪

沒於講章時藝中乞先生乃復闢其戶牖刻一貫編仁
孝訓二程語要朱陸問答陽明傳習錄龍湖閒話庶言
參同諸書示學者知有塗轍之可循也而學道所得施
諸政事一皆井井凶之被繫者夏施糜藥冬給衣被慘
視不啻赤子其行輕繫則亟斷之無留獄復審辭院清
贖產之隱沒者以佐其費由是道無乞者郡白堤沙當
黃沙迤邐百丈江濤衝岸坍嚙不時每風雨驟作騷行
者既有顛墜之憂而往來舟艦尤無所於泊商旅苦之
先生施巨石爲柱聯以鐵纜石武士每相去十丈即
爲橋以殺水勢蜿蜒湖濱狀若垂虹臥龍逮今尚蒙安
瀾之福皆先生所賜也在郡四年謳歌盈路當事交章
論薦而逆黨餘孽終以前疏嫉之坐謫建昌欠糧事後
時鎖級然未幾即爲吏垣大參劉公蒞齊吳公公疏所
雪補任撫州則斯時正直之氣猶未盡絀於讒邪也及
擢刑曹疏陳八事事其閒停新派惜人才獎清吏勸勞臣
卹義烈諸條鑿鑿皆懷宗對證之藥惜其言未得盡行
而他所論獻又一以平反爲主如陳公子壯之諫宗室
換授也湯公開遠之疏皆做取做也郭公昭封之因革

知爲錢公相率羅拜而散謹中多受賜全活之民也先
生念二東兵燹之餘士皆離散失學必先以安輯乃可
加之教誨故所至獎寒畯絕鷹鸇矢愼矢公以作士氣
一時菜色鳩形之輩悉化爲菁莪棫樸之風不獨士忘
其饑而文教亦因以不廢睿潛德之手書文可經邦四
大字爲贈其所得才賢三四十年之中起而宅揆作牧
典戎幹方踵接殆無虛日焉嘗行部至晉適臨清有警
而他所論獻又一以平反爲主如陳公子壯之諫宗室
各府戒嚴先生曰語雖以試事來豈容坐視此城之亡
夫子不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耶遂荷戈登陣身先郡

縣吉之民賴以無恙其臨難不苟又如此蓋先生家世
簪紱九傳忠義之節得於門庭薰染者固多而吏以南
皐先生爲之師念菴先生爲之友自其戊辰筮仕卽與
金正希朱震青劉與甌黃元公金伯玉林任先諸公立
爲千秋不朽會以相切磋其平日淵源之正期待之高
固非尋常荷祿者可及以故歷官所至聲蹟焯然要之
不過盡其職所當爲而止是知士大夫行事苟不本於
學問而以識與膽自負鮮不僨人家國事也然吾聞先
生里居之日築圃舍傍課童僕更直其中時栽種豆皆
有講究每謂子姪曰他人官成必以園亭花木爲樂吾
今治此豈不遠勝於彼乎在昔武侯有澹泊明志寧靜
致遠之言而宋人亦謂嚼得菜根牢方可做大事則先
生之藝菜固其澹泊自處之本也噫過人遠矣

錢清溪先生傳

同里陳錫嘏介眉氏撰

甬城東瀕江越江一里許有地曰前龍潭錢氏世家焉
錢氏之先自宣城徙入明而大顯至啟禎閒理學文章
節義之盛尤冠吾甬清溪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啟忠字
望與生徒聚講雖甚風雨弗輟所刻有一貫編仁孝訓
二程語要朱陸問答陽明傳習錄諸書先生之以講學

爲崇禎改元朝野想望新政先生甫釋褐卽上疏乞復
書院書院者鄒南皐顧涇陽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所
建以講學之所在京師者名首善今宣武門內西洋天
主堂其故址也講學諸臣與小人爲難崔魏起爲厲禁
以毀之尋卽其地建生祠書院初興或有疑其不當立
者迨毀書院爲生祠而人始曉然於邪正之分義利之
辨故書院廢而諸先生所以興書院之意乃益明善乎
清溪先生之疏曰臣觀崔魏亂政勢炎赫奕乾兒義子
人頭畜鳴所在講學書院俱遭折毀而頌德稱功建立
生祠者轉相效尤皆由諸臣平日理學弗明不識節義
爲何物但知有姦邪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富貴不知
返照本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益驟矣臣
惟學非講不明講學非書院不廣各處所毀書院應盡
行修復俾師徒朋友聚講其中鳴呼當理學晦蝕之餘
先生以昌言首振之可謂獨見其大者矣故其爲南康
府推官也南康有白鹿洞書院先生至修葺學舍朔
望與生徒聚講雖甚風雨弗輟所刻有一貫編仁孝訓
二程語要朱陸問答陽明傳習錄諸書先生之以講學

自任如此始知鄉者一疏天性激發非慕爲名高者也
先生在南康有惠政復養濟院修貢沙灘諸橋民至今
尸祝改理撫州亦如之大爲秋官郎爭郭明龍先生子
昭封草廠事甚力得減死又建言請肯陳秋濤湯伯開
兩先生於獄卒賴以免盡先生之爲刑官多主平恕而
其于正人君子尤深致意焉起家入都見山左飢荒上
疏請留漕糧十萬石以賑後先生督學山左過流寇於
李家莊中多先生所全活者皆放兵而拜先生所至聲
蹟纍纍其講學之效與然則謂講學必迂腐書院必標
榜者以先生證之然乎不然哉先生罷山東參議歸以
癸未八月卒年五十陳錫嘏曰予幼時即知里中有錢
沃心先生者近與其子廉交得讀先生遺文神采煥發
奕奕有生氣且見諸師友誌銘傳序等文得先生所言
書院諸事爲歎息興起者久之錢氏之理學文章先生
一人備之矣先生卒於甲申之前海內尚無事然觀其
服闋入都流寇漸逼貽書家人以死自誓在山東時方
克踐痛深晝地力可違天陳言八事曰星並懸進列儀
行部聞臨清警輒脫驂使者服授兵登陴先生常思難
曹人推獨誦泰岱式瞻冰衡作頌東省凶饑道殣相望
之衝彌自激厲使先生不死錢氏之節義不獨忠介也

洪雅東海沆瀣混溟毓靈降瑞有亢彭城哲人天挺偉
作祇柱宿成蚤慧期爲公輔精研隱賾博綜典墳三民
二難靡不彰聞聖明御極首膺鸑鷟請誅大憝振興講
院凡在朝野仰若神明屈軼星祥長離載鳴作李星渚
慎刑敬獄民自不冤庭無留牘當路修郤遂阻同升斥
郤秉正移任西平清廉懋著爰參三典平反實多明允
克踐痛深晝地力可違天陳言八事曰星並懸進列儀
曹人推獨誦泰岱式瞻冰衡作頌東省凶饑道殣相望
式賴請賑民始無恙東省凋殘生徒散落式賴耑循士

先師南皐而友金正希黃元公朱震青劉與歐諸公
淵源最悉考於先生之事者可以論世云

錢清溪先生誄 武水韋人鳳六象氏撰

余嘗讀四明錢先生事而悲之嗚呼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又曰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古今亂亡
猶一轍也先生以公忠正直之道克殫厥職乃不幸
遭吏議以免戢山劉子旋爲力雪而天復奪之以年
余既悲先生之遇而與先生之子廉相友善乃爲之
誄曰

方敦學東行遘亂文章菱芬武烈振興科名鵲起東省
被寇捍禦指疏式賴防守兆姓安居文事武備有士寧
人敉時名佐經運良臣運剔時否斐菲訛翕羣小進讒
忠正是惑黜珠以類駁璞曰時段劾而歸蔑不興嗟一
人黜陟乖反倘小舉世安危所係陟涉眾正俱淪公論
大昭白日如揭陰翳斯消方藉維挽扶危定傾澄清海
宇仰答聖明大厦將顛先摧梁棟當路鬼車誰容鸞鳳
天不愁遺仁賢隕絕宵壤幾昏遐邇感咽嗚呼哀哉痛
不旋踵神州陸沈兩儀失曜四海遏音蒼溟飛塵川瀆
流血誰生厲階盡由讒慝倘俾得用宅揆秉衡宋有伯
紀焉惟賢平而今其已亦復何爲鴻論昭然撫簡徒悲
有美象賢鴻才卓犖力纘先志克承家學氣凌今古名
動方州邁追來孝仰冀闡幽爰歸泉壤以象祁連桓裨
載樹琬琰同傳晞子小子我生也晚典型既墜風徽不
遐矧於令嗣投分實深踽天踦地執手論心追惟時事
抱痛家國殄矣伊人吁嗟何及匪人是惜惟天何辜若
逮事二親榛栗脯脩長姒後來次姊是謀晨昏之節甘
滑之求堂上怡然中饋職優用佐學憲曲江馳譽明允
木既折終古淪胥嗚呼泰山其頹瘖於明州鸞輿翩翩越江悠悠脯雖之聲下車其休
九原可作嗚呼哀哉

祭文 年姪高宇泰虞尊民撰

敕封安人錢母高恭人既卒之又明年戊午正月甲申
歸櫬於四明太白山先塋之次通家子高宇泰費緯祉
李鄴嗣萬斯年朱鼓陳自巖李容陳赤衷方文機萬斯
禎張汝翼陳紫芝萬斯選范光陽董允瑁黃道輝董道
權萬斯大陳自舜陳錫嘏萬斯備仇雲蛟周鳳來萬斯
同仇兆鼇李開王之坪高宇啟沈文英鄭梁陳錫自郭
元炳戴煊陳寅衷徐文駒陳懿淇范廷謀陳汝咸胡德
邁李暾諸孫堉徐劼練容萬言黃象觀巳璘童孫符孫

堉萬經等撰炙雞斗酒之奠而哭之以文曰於戲婦德
柔道藉扶云胡不弔奄忽告徂溯母之先出於渤海魏
魏武烈宋社功在奕葉繩繩謇謇不改淑氣所鍾閨門
煥彩紝織夙嫻詩書井臼範閫君子來逑爰從虎
林嬪於明州鸞輿翩翩越江悠悠脯雖之聲下車其休
逮事二親榛栗脯脩長姒後來次姊是謀晨昏之節甘
滑之求堂上怡然中饋職優用佐學憲曲江馳譽明允

匡廬持平郎署一時耆碩氣求聲附提衡二東作人孔
富內助惟賢斯繇以致中更桑海歷四十年殷殷教子
日手一編父書嘗讀七葉眞傳尊師取友必簡名賢祿
位匪亟道德是先藩臬家風賴弗墜顯時以其力勞及
親黨寧適不來微我弗往有詩必諾儼廩倒裕篋篋線
帖暄簷風幌垂垂白髮舊事勒講沂州城外李家莊上
羣賊睥睨露刃相嚮舉袖揮之羅拜釋杖曰吾錢父寧
敢肆妄叩其所以昔逢饑攜留潤賜賑疏行恩廣先人
之德異類知仰乃克延此六尺以長不然孤嫠烝嘗竭

享毋範所立百世可儀豈翳親朋闔教有資天不慭遺
霜前頓萎以茲令德而僅古稀素旆東出先兆來歸同
穴之誼千載是期泰等或爲子行或與孫儕歲星雖易
哀忱莫愉封牲醊酒薦以無詞靈知不昧尚其鑒之

公奠高恭人文 表姪董道權巽子氏撰

嗚呼維婦之賢得爲良吏維母之賢得親善類前史所
書不一其事如何今人乃不克繼賢婦易爲賢母難能
辛苦備嘗始成子名劬勞稍懈嗟其家聲擇郡徙舍于
庭無牖石門清似水由來道有口碑若乃建置犁然尤

爲明德遠矣如白鹿洞增書舍數十餘間與洞規而並
在栝蒼陽隄捐俸金八十餘兩覓碑記之猶存至於劉
凝之則建祠置贍田三十畝以陳雲桂則建祠置田
公亦廟貌惟新置田以贍祀黃沙灘則造橋張社里則
造橋即爛泥袋等處亦砌石爲路利涉以便民他如布
放生田於龍王廟體天地之大德曰生鑄鐵柱於鵝子
磯俾上下之揚帆無恙斷獄多平反遂釋僧獄以給囚
田請學探幽玄輒辨佛書以明聖諦貧士賴以舉火鄙
吝魚車之歌故人不惜分金高堯夫麥舟之誼是以

當時立雪屢滿程子之門追憶流風淚曆羊公之碣星
芒久殞月旦彌馨幸遇當事明公功德介符後先齊軌
念田疇弟子之遺愛東里同聲思詩書禮樂之流芳西
河濟美九原可作應知隨武堪從十字長存遂令延陵
不死伏乞俯從輿請概賜褒奬筆簡吐霞映臣廬而耀
彩詞源倒峽溢彭蠡以流香庶俎豆增光譬若留作人
之澤宮牆有慶儀型示百世之師地方幸甚諸生幸甚

前康知府薛諱所習同知龍諱辭錫通判閻諱子奇推
官范諱勑批創制額脯概雖具述大約皆心造士紹衣
考亭餘風敷政宜民媲美濂溪遺澤倣月令而濟世眾
驚永露之長虹垂曠典以修明世託云亡之麗日粵稽
祀事稚種合符前官舊緒長新多士共弗護猶昨允當申
請用識表章

星子縣黃諱秉坤批錢宦至德不泯輿論僉同即詳繳
學道楊諱兆魯批錢宦理學儒宗本道夙欽今茶臨星
渚知士民歌思如出一口祀典允符合依議行繳

入鄉賢祠詞慈水鄭梁梅氏撰
時康熙庚申八月

寧波府府鄞兩學廩增附生員陳文奕陸鎏徐顯臣張

九林陳錫周練鎔范從儉王之坪董允瑋高奕襄水中
杜張錫琨陳錫卣謝德興毛家成齊岱沈光熊戎式和
李翼上王等為前賢之懿行久著一鄉之祀典未崇亟
請憲批轉行學憲以光俎豆以勵黨庠事竊惟朝廷選
賢建能生有勳階之錫國家報功崇德歿致享祀之隆
故社祭先生周禮詳昭在昔前學祠鄉哲明倫相沿至
今人苟得之而無慙典自有舉其莫廢謹按明故提督
山東學政錢清溪先生諱啟忠人倫儀範聖教眞傳鍾
毓地靈居四明文獻之列淵源家學□一門忠孝之宗方

其列薦賢書杖屨早隨忠介師事鄒南皐先生元標已而題名國學金蘭遂契正希與同籍金正希伯玉諸先生訂平秋不朽會觀政夏曹疏言以理學爲急下書院分符司李制詞用名義相褒敕命中有以一初第子大夫上書闕下爲古今理學名義所宗之語修鹿洞於匡廬朱陸宗風不墜司李南康府修白鹿洞政餘則與諸士子講學甃礎砂以鐵石湖山遺澤長存匡郡有黃沙一流最險先生自鼉沙以迄黃沙皆用鐵索巨石甃岸民示賴之既滝獄之皆生理南康時多活疑獄復明刑之克允撫州原情省文毅之爵官刑部主事時適郭文毅之子昭封以草廠事被譴當事欲坐以死先生以律無死法力爭減成紀陳秋濤伯開先生殚言下獄先生特疏救之誠通萬代之杞憂先生有條陳八事一疏事載國權中已卯庚辰間山左游饑流竄載道適先生服闋北上疏請留漕糧十萬石爲賑及提督學政更能鼓舞士心有美必收無長不錄雖在閒居謫籍不難疏薦以惜季世之材時詔各省學臣直陳起廢先生疏薦謫籍侍郎高公弘圖大昌縣陳公鎬之巡撫陳公必謙開府外華公允誠僉事金公聲且使名公巨卿皆得茹茅而供興朝之用先生所甄拔之士文章功業最著者如傅星巖艾長仁單拙庵係怍庭李鄴園法黃石來荔裳胡良龍李德中王巢雲諸先生指不勝屈總之交以梁溪爲師友道以象山爲宗傳所以孝義克著家庭功名不負職守列諸簡序之內豈愧前賢報

丹陛八條封事痛陳一代之杞憂先生有條陳八事萬留漕糧十萬石爲賑及提督學政更能鼓舞士心有美必收無長不錄雖在閒居謫籍不難疏薦以惜季世之材時詔各省學臣直陳起廢先生疏薦謫籍侍郎高公弘圖大昌縣陳公鎬之巡撫陳公必謙開府外華公允誠僉事金公聲且使名公巨卿皆得茹茅而供興朝之用先生所甄拔之士文章功業最著者如傅星巖艾長仁單拙庵係怍庭李鄴園法黃石來荔裳胡良龍李德中王巢雲諸先生指不勝屈總之交以梁溪爲師友道以象山爲宗傳所以孝義克著家庭功名不負職守列諸簡序之內豈愧前賢報

衿紳生色庶幾後進知宗中閒不致扶捏結狀是實

鄞縣學生員結狀

鄞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徐天銓徐選董允湜練鑣陳文弘陳錫芝等結勘得故明提督山東學政錢公啟忠幼有書癖誦聲朝夕不輟辛酉舉鄉薦尋執經南皐鄒先生戊辰成進士與劉與歐金正希黃元公金伯玉林任先李荆陽諸君子立干秋不朽會毅然以名教自持觀政夏曹即上疏乞復書院劉念臺倪鴻寶李懋明徐九一張二無諸先生亟稱之尋除南康司李制詞云以一初第子大夫上書闕下爲古今理學名義所宗蓋實錄也南康當吳楚之交號稱難治公皦然以清白自矢臨民多惠政撫囚如赤子郡無留獄去官後二十餘載士庶猶感其恩爲入名宦祠究心濂洛之學修葺白鹿書院每朔望集諸博士弟子講論忠孝節義有一貫編仁孝訓二程語錄耐園參同龍湖閒話陽明傳習錄朱陸問答諸刻受楚闈聘得譚元禮等六人皆知名士性慈愛與陳大士輩立放生會復養濟院清理贍產之乾沒者雖強禦無所畏黃沙灘張社里爛泥套諸橋隄公發沙爲道鐵索巨石相

爲聯絡舟行陸走咸賴以濟已補撫州司李一如治南康者治之未幾陞刑部福建司主事郭明龍先生子昭封官戶部因草廠事被逮當事欲坐以死公謂律無死法爭之甚力因得議戍又上疏勸上舉行八事一曰停新派二曰開撫議三曰清刑獄四曰惜人才五曰獎清史六曰勸勞臣七曰眷愚臣八曰劭義烈時陳公子壯湯公開遠建言下獄公疏中及之得免公身雖在官定省之念未嘗一日去懷丙子冬力乞江南決差便道歸里比半載遽丁內艱一慟幾絕葬祭悉依古禮服闋轉儀部員外郎入都目睹山東兵荒餓殍載道疏請留漕糧十萬石賑給全省士民賴以存活者不可勝數於是有督學齊魯之命公自鄉城入境次李家莊流寇猝至公手額敕書責以大義寇不敢犯念士子死亡過半一府即禁以體卹爲主痛絕薦剡矢不苟徇情面每至一府詐冒拔孤寒刊布誓言於是聲名籍籍魯藩爲手書文可經邦一楔以贈之時國家需材愈急許各省學臣直陳起廢公遵旨疏薦少司空高公弘圖兵部員外郎華公允誠僉事金公聲巡撫陳公必謙知縣陳公靖之皆

老成宿望也文武兩闈既竣中式者皆公前列士于午十月公考續告成念父年踰七旬力懇兩院代請終養適流寇犯臨清各郡動搖公復與當事登陴共守誓死報國寇退歸里未匝歲而卒蓋公居官之政績立朝之風采家庭之孝友學問之淵源歷歷可攷如此誠所謂在一國則重一國在一鄉則重一鄉者也祀之鄉賢是實

宗族生員結狀

宗族生員錢九凱錢侃義錢肅圖等結得故明山東提督學政錢公啟忠四明德望久已著於鄉評兩浙人宗不特光乎家乘允宜從崇祀結狀是實

鄉里生員結狀

里鄰生員王熙祖王高周　張范等結得故明提督山東學政錢公啟忠德行素聞閭里不愧鄉賢事實久載志書允堪崇祀結狀是實

寧波府儒學教授王公諱養正訓導王公諱宗益勘語

一郡刑曹集徒白鹿洞自主講壇五經在席獨出鏗鏗之聲一言發矇遂折獄獄之角而且師事南皐夫子曾傳一貫初編友契正希先生各負千秋不朽若蕺山虞山數大老競加品目如元公震詩諸名賢共相琢磨斯其學問根帶師友淵源可爲理學之名臣足稱人倫之儀表所謂發揮聖教不媿聖人之門牆輔相學規無慚學宮之俎豆者也既合朝野之評宜從學校所請使列

奉嘗式光裕帶

鄞縣知縣朱公諱光裕勘語

看得前山東督學道錢公啟忠學務眞儒仕爲廉吏纂語錄復講院種種有功斯道疏輕刑議賑饑事事有益生民交友誼當日之俊廚取士儲百年之楨幹歷宦既多宦績居鄉甚合鄉評宜配黨庠用光俎豆緣奉憲批事理理合申詳今具前由另備書冊申乞照詳施行

寧波府知府李公 諱廷機同知張公 諱承賜通判段公 諱振蛟勘語

看得錢公啟忠承孝友之家風爲科名之國器深探理窟於正士始相求應傳諫代崇祀已行宦所配社當在故鄉用採兩校之公言應與羣賢以合席

學道劉公 諱寵勘語

看得故明山東學道錢公啟忠千秋儀表一代楷模釋褐登朝即拜復書院陳八事之疏分符治復開議賑卹輕刑獄之恩衡文志錄孤寒司李力伸誣枉孝親睦族不愧家風講學舉賢有功聖教總之居官則歷見偉績居鄉則夙著賢聲自宜崇祀鄉賢庶足增光俎豆云

錢公紫陽隄橋碑記 陝西道御史都昌余應桂孟玉氏撰 歷官總督侍郎其按湖廣極有聲名

余邑至郡夏秋泛溢則險於水揚瀾在鄞之間微風纔引崩浪輒掀匡峰之颶從天遘墜縱長年操舵祇錯愕相向而已蓋天實爲之人力莫可誰何也冬夏沍涸又險於陸自鼈洲以迄黃沙之岸逾於一舍雨雪時作寒風鼓之凍泥沒脛堅冰在澭已自氣索神慄而黃沙一流水漸散漫復攬裳涉之鮮不僵仆者巨浸消沈石矣

橋矣無計可久蓋地實爲之人力亦莫可誰爲也乃司李錢公惻然念之庀材鳩工砥流爲橋聳沙成道壘橋之工鐵索巨石絇絡不拔昔日流水壇指之區翻而爲砥爲矢歌頌載路不啻登之衽席也即際泛溢而長虹臥波川后天吳應爲殺怒衝津之二險庶幾其就於易乎沙流不涸鑿石常嶟錢公之德山高水深橋計九眼石隄五座廣皆丈五長共八十四丈虛中架木以便欲涸欲泛時船舸之往來橋東之道廣五尺長一百六十丈橋西之道廣五尺長如東四倍橋隄坡路共長八百

七十九丈王始辛未秋迄壬申冬費金九百四十兩有奇皆公之匪捐與民之義助不煩公帑一錢公之苦心密畫於此見一斑矣

放生閣記 臨川治民冰壺居士易應昌白樓氏撰 歷官工部侍郎以直節名

錢先生理郡之明年政通人和暇則就崇儒書院集諸生講性命之學至是建放生閣於郡東廂文昌橋之水濱廣生德也或曰理君於一郡事無不聞其耳目兩臺十三郡事無不聞先生德在心提而布之曰堂皇所矜欲活即活當幾何輪蹏所垂欲活即活當幾何黑牘沈書所矜欲活即活又當幾何何閣爲予曰固也此亦有說凡聖賢之欲有造於天下非其身造之已也固欲其人其造之必將有所形之以喻諸其人先生堂皇之所矜輪蹏之所垂黑牘沈書之所翻閱欲活即活一手所造耳涵鱗翔羽所屬非能一一謁所欲而得也其所在父老子弟未必人人喻其旨引其生生之意於世間一切欲投無路欲顧無主欲須臾無曙甚者欲踴無足欲叫無口之頻而一一生之一如先生之生也夫若此者先生所以形之也放生何可不閣哉布衣儀君以先生之意來言予適道其旁一行登眺而有感乎先生得境之全也出都城東數武爲閣傑然東者生門舊精所都古天子青旗迎春發陳布新以助天生皆取諸東閣前臨水天一生水水者生之府也在天爲雨露在地爲川澤於人身爲膏液故曰徧給諸生而無爲利萬物而不爭其發必東所以相嚮乎生也溯閣而上麻源諸派俱匯此蓋麻姑仙源合靈運紅泉數百里而來遵閣而前以環其秀其下文昌橋虹亙而西文昌於紫微垣亦東橋名應之橋梁王政所平五方之

人走集無時閒聲於斯睹指於斯武歌且舞於斯放生者勝事也而閣放生者又踞此勝境仁者所以壽人兼乎智者所以樂人樂乃生生乃惡可以口先生此種生德所以形乎人者遠矣而更有感乎前事之相湊也唐時蔡大夫刺史撫州嘗立放生池池不別穿因汝水爲之禁採捕示生德而已不知何人者釣而至公命問漁者漁者以詩報曰投卻長竿捲卻絲手攜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一時佳話以傳今日曙甚者欲踴無足欲叫無口之類而一一生之一如先生之生也夫若此者先生所以形之也放生池異日得無蓑笠有

道人手新詩以謝先生者乎余與郡父老子弟拭目俟之矣

先友記

昔柳子厚有先友記記先人所與皆天下善士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世言交者必舉以爲端廉思廉無柳子之賢而先友則皆一時忠孝節義之士亦從而記之惜以三歲無父之人搜討三十年以前之事不無挂漏之歎云不肖錢廉敬述

鄉南皐先生諱元標吉水人理學名臣與心訥孝直兩較戊辰禮闈於先人有鄉房師生之誼故交最厚歷官

伯氏交最厚先人未第時即與執經之列

李愚公先生諱若愚漢陽人原宇知白萬曆己未進士天啟辛酉以溫州司李分較浙闈先人出其門公歷官江西參議以文章名於世

錢牧齋先生諱謙益常熟人萬曆庚戌殿試第三人以父手向背吟文信國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萍之句問爲何人旁一人曰此隱士劉宗周也時公未識劉甲申三月有公故人孝廉祝淵以保舉宗周被逮留京師語及此夢酌酒慷慨別去公卽自盡贈兵部侍郎諡忠節

宗匠

段王屋先生諱國璋萬曆癸丑進士濟源人一字汝器以太僕寺卿管戶科給事中事崇禎戊辰分較禮闈先

倪鴻寶先生名元璐上虞人壬戌進士官戶禮二部尚書殉難謚文正贈太保臨死語家人曰必大行殮後方收吾尸

李懋明先生名邦華吉水人甲辰進士仕至冢宰公初任戎政銳志廓清京營諸勳戚閹人疾之他遷及崇禎十七年春召公入爲都御史遇戎政侍郎王家彥於朝詢京營近制相向歎息明日公請對曰老臣向以戎務不效自謂永填溝壑不意復覩天顏臣去國十年聞京營之弊日甚陛下其誰與共守戎政王家彥爲臣言之

未嘗不怵惕也上召問家彥家彥頓首曰主臣有之今日惟嚴買替之禁改操練之法庶可救萬一然當邦華在時猶可爲臣自度材不及又勢已晚恐誤國惟上進退死生之上喟然不懌而罷既與李明睿請南遷撓於衆議不果屬勢漸逼綸於文信國祠謚忠文贈太保

徐明衡先生名大相江右人進士

徐九一先生名汧蘇州人以進士歷官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爲詞林領袖乙酉殉於家

張二無先生名偉武進人進士官左副都御史清修實踐爲一代理學名臣

曾二雲先生名櫻峽江人丙辰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廉能聲著天下丙戌殉難閩中

張玉笥先生名國維東陽人壬戌進士官兵部尚書與先君同登辛酉賢書丙戌夏自縊於家

錢麟武先生名象坤會稽人辛丑進士歷官內閣大學士清愼端亮爲時所重卒謚文貞

易白樓先生名應昌臨川人進士歷官工部侍郎以直節名

黃東崖先生名景昉晉江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內閣大學士時稱賢相

姜肅愚先生名思睿慈谿人進士官侍御直言敢諫有聲於時

熊漁山先生名開元嘉魚人進士官行人司副以廷劾權相謫戍直聲振朝野丙戌後棄家託跡方外

呂介孺先生名維祺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公守洛陽李賊陷北門北向慟哭瞋目罵賊曰吾天子大臣死不媿天地不媿聖賢夫復何恨伸頸受刃

容色自若贈太保謚忠節

蔡雲怡先生名懋德榜姓陳崑山人己未進士先君司李南康時公督學江右相與發明濂洛之學交最篤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盛兵蒲坂公爲晉撫提所將三千人備平陽既而岢嵐告急公反顧太原平陽守將陳尙知反公檄武寧卒二千合本標出太原三百里屬城皆反閉門拒敵士卒以糧盡退歸二月初五自成親攻城下公遣裨將牛勇孔訓王永魁出鬬孔訓重傷死永魁牛勇陷陣死公遣表屬監紀貢士章閒道入奏誓必死

時盛擁公上馬授劍巷戰時盛擊殺數十賊至三立祠公從容再拜懷符印同時盛縊死

黃石齋先生名道周鎭海人壬戌進士庚午主試浙江以楊嗣昌奪情事直諫落職後官至大學士殉難爲一代理學名臣

史道鄰先生名可法順天人壬戌進士歷官內閣學士乙酉夏殉於維揚或言其死兵或言其遁去據標將楊光薦劾疏諸將強擁江上躍水自溺

初七晝晦大風次日標將張雄舉火應賊城陷中軍應

食不增而伸兩臂扞賊臣雖死於國無益達亦伏地慟

夏彝仲先生名允彝號瑗公華亭人由進士歷官吏部郎中乙酉夏殉於家其子完淳年十八能詩同盡難

余二穉先生名應桂都昌人己未進士歷官總督侍郎其按湖廣有聲於時甲申歲秦督無人吏部以兵侍余應桂奏桂骯髒士嘗撫楚力護獻陵起謫籍再召見上以爲敢任有氣節可以當傳庭矣乃以爲督監軍御史霍達言曰遣吾一豎儒入不測之秦而無一將與俱是棄之也兵尙張緒彥不得已出許定國於獄并都司孫可法發帑僅萬金馬止百疋桂請曰臣自分必死顧兵

陳秋濤先生名子壯南海人己未進士官禮部尙書丙戌冬殉於廣州

熊魚山先生名德陽建昌人以進士官刑科給事中

劉大容先生諱斯琰南昌人進士官禮科給事中

凌若柯先生名義渠烏程人乙丑進士官大理寺卿甲申三月盡焚生平著述絕吭而死贈刑部尙書謚忠清

施四明先生名邦曜餘姚人己未進士官左副都御史

甲申之變飲鴆而死謚忠介贈左都御史

高硯齋先生 名弘圖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官工部侍郎以敢諫革職崇禎壬午國家需材甚急詔各省舉臣直陳起廢先君疏薦五人先生其一也官至大學士清操直節名震朝野乙酉夏寓山陰之寒谿不食死謚文忠

華鳳超先生 名允誠無錫人壬戌進士對颺先生之門人也以致仕兵部員外先君舉之吾友顧景范道其死難事甚悉從死有一姪二僕一長班

金正希先生 名聲歙人與先君同縉紲千秋不朽社官按察僉事解任先君素重先生風節凶舉之歷官僉都御史乙酉殉於金陵

陳□□先生 諱靖之以明經知大昌縣江夏相公同里先君知其賢亦與薦列

陳益吾先生 名必謙江南常熟人癸丑進士以河南巡撫免歸為先君所舉後官工部侍郎甲申闖賊犯京城公遣三木之慘同幽者無不終夜呼號獨公枕一石鼾寢如常

周際五先生 名應期鄞人己未進士先人司李江右時公為九江副使歷遷方伯為人謹愼謙和太沖黃先生誌其墓

解石帆先生 名學龍興化人癸丑進士壬申巡撫江右歷官刑部尚書

丁印趨先生 名進上虞人己未進士官左諭德

王季重先生 名思任山陰人由進士歷官按察副使以文名後隱居秦望山死有遺詩

譚埽庵先生 名貞默嘉興人戊辰進士官工部主事以文名

鄭太白先生 名之玄晉江人壬戌進士歷官右贊善以書文名

陳伊庵先生 名組綬字伯玉武進人由進士官兵部主事有文名嘗著毛詩四子書名副墨子震生登癸未進士

汪伯機先生 名樞鄞人諸生有詩名

汪艮源先生 名偉休寧人戊辰進士官簡討甲申三月

與恭人耿氏痛飲壁題夫婦同死節義雙全八字而縊其縊時裹左夫右乃復下曰毋亂夫婦之序其從容如此贈少詹諡忠烈

吳和受先生名甘來新昌人戊辰進士官戶科給事中甲申殉難贈太常寺卿諡忠節

王芳洲先生名章武進人戊辰進士官御史甲申三月十九日巡城至阜城門賊攀堞上持刀說公降公叱之賊以刀築其脅遇害贈大理寺卿諡忠烈

張先生名大同潁州人公父鶴鳴官兵部尚書年八十五家居潁州之難賊縣之於樹射之大罵不屈死

管誠齋先生名紹寧武進人戊辰以殿試第三人官禮部侍郎乙酉盡節

周巢軒先生名鳳翔山陰人戊辰進士官左春坊左庶子甲申國變殉難致語親改有碧血九原依舊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諡文節

陳大士先生名際泰撫州人由進士官行人以文名後

劉與甌先生名之綸戊辰進士庚午督兵北征陣亡贈兵部尚書敘州宜賓人

黃元公先生名端伯通禪理戊辰進士官戶科給事中金伯玉先生名鉉北京人戊辰進士初以駕部巡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每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依不能舍何也甲申難作投是河以死其母章恭人年八十委王氏從弟錄一時同盡難

李荊陽先生名奇玉嘉善人戊辰進士官太守爲一時聲氣之宗

朱震青先生名天麟崑山人進士官翰林甲申後流離南服盡節以死

林任先先生名增志東甌人戊辰進士官翰林甲申後隱雪竇爲僧法名行幟

陳魯直先生名甫伸崇禎辛酉與先君同舉於鄉甲申後隱居不出先君遺文有陳卹部東省節孝傳贊一跋重言先生文章氣節見推兩浙景式最深

馮留仙先生名元飈戊辰進士慈谿人崇禎十六年上遣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師士馬之數時公爲

殉國難

津撫恤請以輓漕之三百艘待命於直沽口
馮鄴仙先生名元飈壬戌進士先君慈谿人官大司馬與鴻
寶先生讀時稱六鄉賢者
管　先生名珍
陶　先生名延
劉雷沙先生名若宰戊辰殿試第一人官春坊諭德有
諱文名
馮　先生名雲路黃岡人武昌之難州紳盡臣節者
公一人而已

伍國開先生名瑞隆
許我西先生名文岐甲戌進士仁和人斷黃之難公爲
漸州兵備道被執至望華山賊逼寫安民牓公以視擲
賊中賊近侍過害
郭口先生名昭封明龍先生之子直言敢諫
湯伯開先生名開遠臨川先生之子
瞿稼軒先生名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
官大學士國變後艱難百折不奪其志忠節嶔然
錢抑之先生名士升字御冷嘉善人丙辰進士官至大

學士
張受先先生名采太倉人戊辰進士先君司李撫州時
先生知臨川縣相得極驩往復書皆講學語
陸文虎先生名符鄞人舉壬午鄉薦與董次公萬履安
董天鑒先生開吾鄉聲氣之先
景陵譚元禮
荆門方鱗時
蒲圻李　甲
長沙范國瑜

孝感劉　康
漢陽許承欽　上六人先君庚午科楚闈所得士也

不朽錄

錢清溪公題詞姓氏 隨頒隨刻不論次序

同里李鄴嗣
常熟顧祖禹
青浦唐上恂
崑山徐乾學
徐秉義
徐元文
樂安成其範
日照丁泰

大同李郁
汶上戴名振
嘉善魏學渠
魏允札
魏坤
魏耑
毛蕃
顧珵美
陳詰倫

禹航孫應龍
會稽姜楩
同里張汝翼
萬斯禎
萬斯同
董允瑁
李開
表甥董道權
外孫張英

清溪公題詞

李鄴嗣杲堂

錢清溪先生崇禎戊辰進士歷官有名由禮部郎出爲山東提學適中流言爲家宰鄭公所論歸里未幾事旋白詔復公官而公已卒於家余時尚少未能詳公爲學臣狀然竊謂學政以得士爲最自公所錄士高等前後中甲乙科者數十百人至今三十餘年多爲世名臣布列中外凡薈士受公知者聞語及公輒流涕卽公之學政可知矣公之少子曰廉少孤有至行稍長亢志學古

能言先公時事嘗從遺篋中得虞山錢牧齋先生手札一通其略曰家宰意在激揚而誤及賢者所幸念臺海內清望極口稱冤而東省之人交口伸雪天晶日明當自有時廉得書而泣以爲先公事幸大白上自明詔以及舉朝公論歷歷可舉然未若得此札之可信也因手之以請曰先公去世行年茲將卜葬望得黃梨洲先生之言以銘幽石黃先生則劉門弟子而宿從虞山先生游者也廉既具行略將并持是札以往乞余復贅數語余乃取虞山前札讀之爲喟然曰甚矣君子是非之公不亦重哉夫家宰鄭公亦一時之望也而虞山不以所非爲是卽虞山身攖品目爲天下所宗然亦不敢自以所是爲是而必徵諸劉先生之一言爲足信於當世卽藂然不敢以幣請不敢介吾黨之言以請而亦必持是卷徵諸劉先生之一言使梨洲得援師說以爲信是則劉先生一出其言而使錢公白其枉於生前表其德於歿後若是夫君子德音其足爲鼎呂之重誠有若此者也況君子知人每當彼毀譽未定之時而其是非確然有所不同至遲之既久而天開曀消潭清石見其人之賢邪既經論定而後知君子是非之公固有可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是豈不重哉是豈不愼哉

牧齋錢宗伯書附　天下之事有名美而實未必然者家宰風勵天下抗疏排擊欲使貪墨者望風解印綬意非不佳而獨以流言所中首及賢者則豈其激揚之本意乎計典是其主持遂奉三尺以從事則冤甚矣今幸念臺以海內清望極口稱冤而東省之人交口伸雪清論昭然度不能一筆抹殺天晶日明當

有其時幸安意弭節徐以俟之季夏朔日謙益再拜

此虞山宗伯與先沃心叔父手書也此時宗伯主持清議物望所歸而言之慷慨激烈若此豈遂阿其所好哉古云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詎不信然

姪光繡識

顧祖禹景范

四明錢清溪先生歿後三十五年顧祖禹來武林與先生之子廉游廉曰君之鄉有華公諱允誠者君知之乎祖禹曰此吾祖母家也因爲廉道其死節事甚備廉離

席慷慨謂吾生也晚不能盡知華公之爲人乃於吾子之言知之夫華公者先君子固嘗薦之於朝者也當先君子視學山左時奉功令學臣得各舉所知先君子所舉者高公弘圖金公聲其第三人則華公也先君子之歿在高公金公死事前二年今由子言乃知又在華公死事之前五年也嗚呼先君子之所舉盡如此其亦含笑於地下也夫因出所藏冊屬祖禹識其端嗟乎惟先生之行誼眞故先生之氣類篤也惟古有言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然則不知先生即觀先生之所舉者而

先生之論定矣悠悠之口其足以軒輊先生乎哉

唐王恂子恪

時序代謝賢愚同古仁哲人抱明德心與曠埏游浮雲翳白日耿耿罹癙憂翔鴻失天遑遑鷦雀聲啁啾摩天安所施豈必張置罘矯矯清溪翁直道翻見尤一麾出東魯浩然蓬虛舟青鳧聚還散覆水傾見收當塗揚高風片言足千秋鑿鑿寶幢石激激錢唐流白雲起天末狐兎號松楸草枯霜雪深日暮啼王孫

海內論清望君家忠孝門捐軀憐從子訟闕有諸昆執友生前語高名身後存遺書猶在篋灑藻慰貞魂

徐秉義果亭

詎被微雲揜眞同皎日看三齊扶大雅八事見回瀾物論遺書在時艱薄宦難鬼羅煩令子泣血幾曾乾

徐元文立齋

甬上錢清溪先生自解褐後與同志諸君子以志節相砥所至輒有聲比視學山左爲翟語所中得蔵山劉先生一言其事遂大白士大夫相與歌詠之其子廉輯之

以表先德嗟乎昔之學使者必敦厲名教妙簡物望故
溝溪之心能見信賢者近世不然學校遂多秕政姦姻
自飾殆不可令哉山見也撫卷爲之慨然

成其範憲崑

旂常鐘鼎皆虛位忠孝孤留壽天地前人遺蹟後人悲
相對唏噓說往事憶昔先生釋褐初時危特上萬言書
弘開講院天顏動剴切羣推陸敬輿論時臼日浮雲閒
先人剴切曾同諫死生患難任所遭焚餘玉石原難辨
南皐夫子泣征車鴻寶諸公墜鼎湖先人廷杖憐孤戍

太息先生亦受誣此中自信堪無悶精金百鍊甘磨鈍
千古是非應待人一時安得有公論究看直道留人心
公論昭然自古今哉山高踞南皐席後先爨下賞孤琴
長公持册來相見對君如對先生面拜讀篇章識典型
太史搜遺堪合傳

丁泰來公

南國佳人愁歲暮堅持大節冰霜沍茹荼九死得一生
誓將獨力回天步微臣抗疏傾滿朝講堂到處賢豪聚
烈火曾鎔百鍊鋼溝流亦觸甘陵禍榜屬三木蓋籠頭

文山疊山相將并向厓山赴先生劍履幸生全碩果孤
留關氣數下上千載此心此理同或去或死或奴歸一
趣獨惜人心猶未寤盜賊尚生欽衣冠翻見姤南箕扇
舌究何爲斯民三代應如故想見先生正色立朝時譽
亦不喜毀亦不怒生亦君恩死亦君素國運未亡身先
亡爲君前驅鼎湖之玉輅泰也東魯一豎儒側身自喜
宮牆附往事茫茫四十年功名富貴皆朝露篋中疏草
未全焚多疑神物相呵護孔明遺表瀝孤忠令伯陳情
矢哀慕拜讀遺言生慨慷恍立師門承欬唾噫吁嚱吾

師乎泰岱之高不可以躋攀師友淵源尚能訴

李郁文哉

丁未冬錢子稱廉爲母丐壽言踏凍走長安道余於傾
蓋之下見其魁梧爽朗知非尋常士往返倡和五閱月
矣年春歸浙天涯南北音問竟疏癸丑余贊鄞邑乙卯
令貞舟山邊海殘疆碌碌牛馬者六載此錢子故里錢子
未嘗一顧今秋適故人劉公來行笈中有錢子乞言錄
以三歲遺孤追述先人清溪先生政績朗朗有據卓哉
錢子曩則彰母德於數千里風雪之中今則洗父冤於

三十載滄桑以後朝夕經營惟父惟母薄俗寧多見哉
昔紫陽朱子知南康今清溪先生莅仕司李亦南康朱
子奏復白鹿書院先生則奏復天下書院朱子於政治
之暇進諸士子講學鹿洞今先生於匡也亦講學於鹿
洞於撫也再講學於崇儒朱子以歲饑多方賑卹先生
服闋入都覩餓殍載道亦疏請留漕賑卹同風齊軌殆
朱子後身乎及衡文東魯一時名彥盡在公門時詔天
下學臣直陳起廢先生舉五人後皆殉國誠中形外一
代完人雖爲鄭公誤也於先生何嫌乎況念臺
仙都得所資四明遙望生悲思長公賜我遺言讀理學

劉公亟爲力白清論昭然牧齋錢宗伯之言不謬也謹
跋數語志通家之誼云

戴名振 蜀岩

落日昏悲風起時危獨立見臣子南臬黨錮歎投荒哉
山孳峭鼎湖水誰其繼者風寥寥清溪先生數人耳先
生一死國隨亡國亡先生原不死約略生平堪載記天
生爲冢宰劉念臺先生爲御史中丞天下想望太平惜
不終其業國是遂不可問然兩先生之所毀譽則是非
之衡也其時四明錢沃心先生以古處直節位首郎而
入北學窺深粹後先抗疏百千言大者救時陳八事初
釋褐服儒紳上書闕下講院新羣姦側目公道伸爾小
臣兮眞大臣道爲士師猛濟寬秉匆遑譬獬豸冠欽哉

清溪公題詞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淵源尚可追錢夫子眞吾師

魏學渠 青城

是非者毀譽之因也是恆招譽非恆集毀物情固然與
乃有因譽而適以彰其非因毀而愈以著其是者天道
倚伏有不可強與予幼聞之父兄當甲思廟時鄭玄嶽先
生爲冢宰劉念臺先生爲御史中丞天下想望太平惜
不終其業國是遂不可問然兩先生之所毀譽則是非
之衡也其時四明錢沃心先生以古處直節位首郎而
伉言時政人多嚮往之出視山左學政忽中蜚語爲冢

宰鄭公所糾鄭公方以澄清爲己任璽吏望風解綬則其所抑者果不能復振與而錢公之去位也山左諸君子稱其冤無異辭劉公且正詞申救鄭公由是深悔之以劉公大賢一代瞻仰則其所摯者自不能終晦與夫以錢公之受毀幾不可振而劉公爲之救鄭公爲之悔天下亦歎沃心先生之爲人則豈非天道倚伏有不可強者與世衰道微是非涸清如鄭之庇公劉之端毅如錢之風義俱不可得也子從公之賢子稗廎讀虞山所貽書益以信所聞之不謬而感慨係之矣

魏允札州來

憶昔熹皇世貂璫竊主權南牙登眾醜北寺覆諸賢廢斥鵝湖說燒殘鹿洞編自從書院毀遂致逆祠延正學將衰矣斯文竭喪焉潛龍來信郵翼虎去中涓炎燄都消卻陰霾竟廓然黨碑時已仆講席禁猶懸君子彈冠日先生釋褐年文章言頗切特疏請逾堅盡解開禧網重興敬簡筵道風終不墜聖脈賴相傳佐郡平反嘗分閫賞識專蓬蒿是處長桃李幾枝妍作吏偏稱傲爲郎雅談仙舍香丹陛裹起草白曇天暫舍螭頭出俄封馬鬣遷西江乖謇望東海借陶甄絳帳方持鑑黃巾忽控弦散財圖報國棄印願歸田泰岱隨傾陷滄洲亦變遷殞星當寢上大鳥下棺前宦拙應餘恨官貧劇可憐遊悲攀柏者淚灑墓門煙

魏 坤禹平

熹皇御極中星暗甘陵兩部遭嚴譴阿父祠堂震四方詔旨先行毀書院紫微光曜失冰山范滂李膺總賜環黨禁新除開白日老韓薝蔓草刪先生釋褐懷忠義上書闕下心懇摯鹿洞鵝湖次第修始識斯文未墜地

李官執法晨稱神于公治獄無冤民鄱陽湖上清風繞匡廬日暖草如茵熙豐舊人多側目密網深文圖報復語傳來解組歸只有劉陶訟宋穆浮雲已過太虛清

歷官所至著芳名在西曹嘉肺平高堂白髮當榮慮抃冠神武歡相聚時藥栽花意氣閒虬枝一任封姨妒奇才永展召修文元方世德在陳翠早識蘧書歸八桀夙分金閨探三鼎厨顧聲名徧四國再拜稽首稱先德讀君哀册仰哲人稜稜直節餘生色

隸荀龍

族望彭籛古家聲瀋泉先高柯膀杞梓芳韻挹蘭荃亮節登朝日英風釋褐年早膺鷹鸇擊白鹿識新傳但解持三尺妄知望二天秉心慈母著執法李宮堅彭籛清黃霧匡廬破紫煙京鏜空肆詆谷永上新綖八事抒忠悃千倉解倒懸良材滋灌溉大匠茂陶甄桃李滿山秀新櫝泗水妍一匜甘隱遯三徑樂言旋投杼懇盈簋承歡且擊鮮遂初方賦矣鵬鳥竟鳴焉自昔餘芳躅於今有象賢幸承厨顧望相對感遺編

毛　祥　撰　資

清溪公題詞　十三國明藪書　約園刊本

綠天上人浙西至手持哀册索碑誌展卷讀罷有餘哀爽爽英風果壯哉是時思廟初御極八俊八厨皆動色先生釋褐一書生萬言封事帝心驚指陳邪正餘慷慨力砥狂瀾抒忠愛日月昭昭黑霧清鹿洞鵝湖大義明遂膺帝簡司執法圜扉茂草興情洽一天膏雨散鄱陽廬山景物繞幽香黃門餘黨摧段頴訟冤陳湯來谷永燃犀一照遂潛形高岡鳴鳳震朝廷持衡山左弘冰鑑桃李春風露沾湛單車壯氣走黃巾十萬流民懸火新歸來三徑餘松菊雲雨蒼茫任反覆韋賢經術有玄成更看雞壇負盛名

顧瑤芙　醉六

我友蕉公隱靈鷲曇光墨彩爭馳驟平生石交不數人四明錢子最爲稠向余嘖嘖錢子賢俠氣可齊朱郭肩青雲蟠牖白雪腑筆下還奔萬斛泉蕉公客歲來武水手執孤臣前代史云是天童馬鬣封千秋尚載微君誄我聞熹廟燭巨璫陰霾撼地搖三光釋褐書生動天子披陳痛哭何淸剛御札咨嗟襄正義金石難磨眞奏記江南保障比埋輪天下澄淸方攬轡救時八事皆允行

清溪公題詞　十三國明藪書　約園刊本

力扶正類持廷平輕裘折寇樊城節絳帳談經魯國生一腔難遏孤臣血橫空劫火燒蓬碣遂萌已去漢家亡先歸白骨靑山穴先生明室一完人箕尾星墟早作賓孤兒泣遡丹靑貌遺笏長留社稷身今秋我入鷹峰剎又接蕉公前歲札季心慷慨空自知孟公已死誰投轄廈寫長歌拜斗山未能彷彿古心顏新潮江上三更月似有忠魂騎浪還

陳喆倫　安上

洛冬西冷雪沍寒困行旅今冬西冷月蕭寺命儔侶邂

遁迴王孫軒軒豁襟宇家住四明山移來錢江滸殷勤敘故交先世同蘭譜君家清溪公節義自期許抗疏擊黨人直聲振朝宁簪仕西江濱惠政侔賈父八事帝心俞西閤稱翹楚況心唯濂洛視學在齊魯提挈皆單寒覩者如牆堵斯文當振興王事復靡監甘爲廉吏貧而遁要津怒羣菲何人斯終當畀豺虎有詔起林泉公自明出處乞養歸南陔一朝謝簪組白雲飛不還孝子悲失怙悠悠閱滄桑茫茫隔今古屈指二十年哀慕情如縷我感王孫意鬱伊增愁緒高風大父行世德難悉數

歌短章寥廓起風雨

孫應龍海門

相逢漫班荆道故贈綈紵遺韻流金徽清談揮玉麈涼秋飄叢桂晨露摯芳杜投分金石堅日夕歡相聚臨別

盡大公門作桃李正氣長伸天日昭須臾薄蝕浮雲起浮雲散去日當空照見臣心有如水劉蕺山存公是黃梨洲傳信史先生於是乎不死

姜　梗鐵夫

正氣先生性所爲始成進士郎匡持西江學術扶衰絕東岱文章起亂離忠孝一心遺稿在乾坤清論後人知敢從令子師前輩莫歎吾生已暮時

張汝翼旦復

我交錢稼廉始于董巽子巽子負詩名詩中常有史歷

敘清溪公毫髮一一指曰惟劉先生一語堪不死虞山眞跡存東山浮謗止稼廉本人杰家學賴以起抗懷賢聖徒立身恥波靡只此寶遺墨近道便如咫夜讀巽子詩窗外北風駛疑是英靈來鑒此清論紙

鄭斯禎正符

昔清溪先生爲瞿語所中虞山先生以書慰之中有念臺極口稱冤語先生蒙恩昭雪旋即捐館識者惜之不知虞山先生當明季時主持清議爲物望所歸而蕺山劉夫子理學忠義更爲一代山斗世之不知先生者試

忠孝感孚金石開益賊聞之亦愧恥泰岱峨峨白尺松

起而觀虞山之言未足深信豈方正如劉
太子而肯妄爲人稱冤乎清論昭然良有以也

萬斯同李野

士君子困於流言一時悠悠之口舉無足憑惟以得自
於大賢爲足重此君子之是非所以敵於朝廷之衮鉞
也方清溪錢公中讒於建德鄭家宰時以冢宰正人輩
驅幾爲所惑自戢山劉忠正公爲之訟言於人公之冤
遂以白公奴既久其子廉慮當日之情事無以見信後
世特取虞山錢宗伯之札裝爲是卷夫公之冤業已昭

雪於朝宁遵其故物矣雖微劉公之言天下其孰不信
之雖然公之皦皦潔節固不因劉公而始白而劉公爲
當代大賢其言又何可不重此廉所爲採擇之意也夫
廉於先人之事不敢信於朝廷昭雪之詔而反取信於
劉公之一言則廉之此志亦豈常人可及哉

董允珂在中

藩臬家風世所尊句餘名節甲中原三遷始遂初衣去
兩字惟留清論存爲有文章傳盛業至今桃李在公門
貞珉更愛黎洲筆一洗當年白晝昏

李開鈗衮

春夢從來豈有痕戢山清論到今存松筠節過知難折
桃李陰成自不言舊日交游多死事新朝將相半公門
摳衣莆拜庭廡下皎皎依然物望尊

裴甥董道權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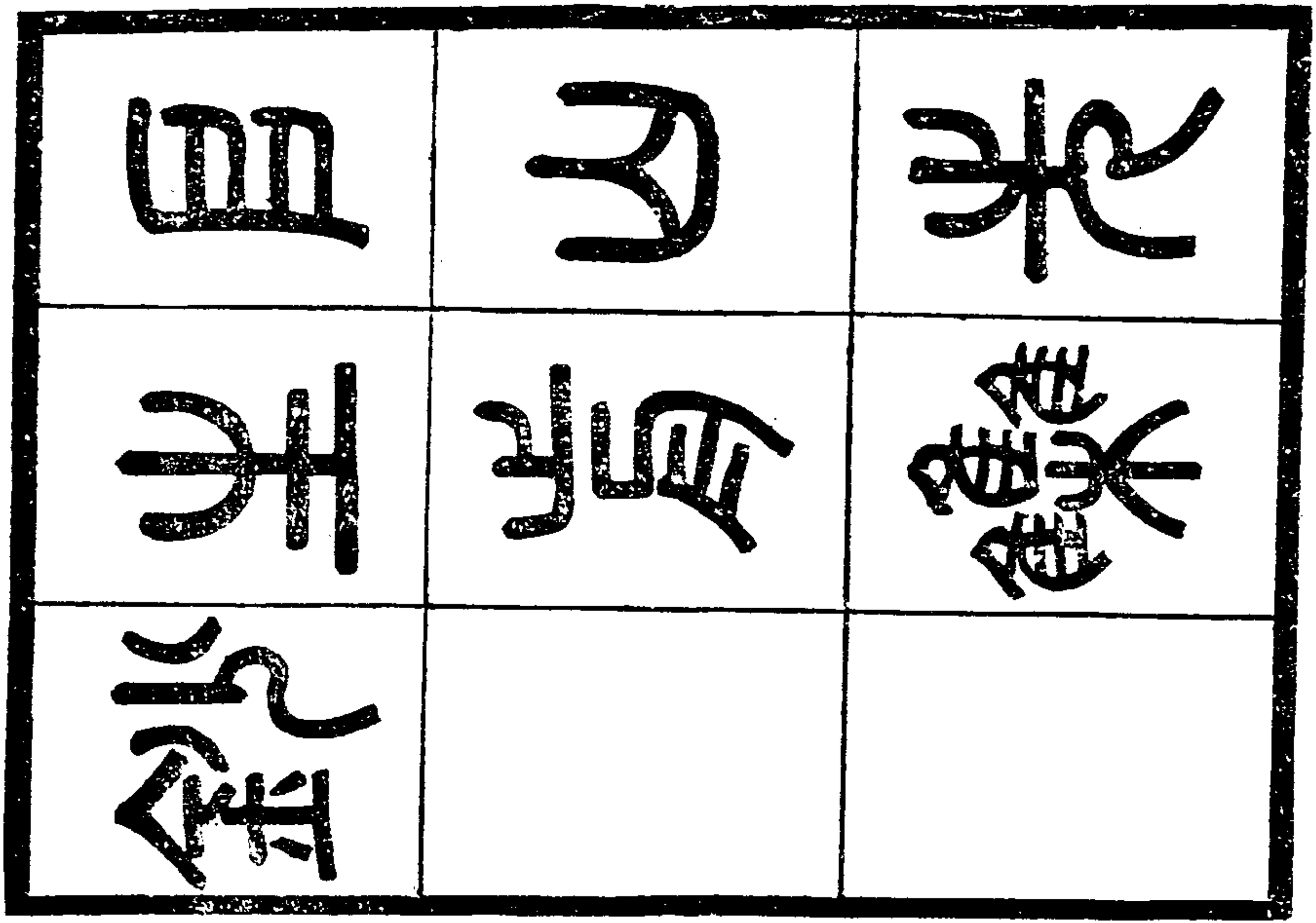
戢山先生經人師在朝謇諤家雍熙野有仁齋明威凜
林無毒草避靈謦虞山先生文章伯一時高自持風格
顧飲厨歌座上賓鄒車枚馬門前客兩公交行被九州
品題一語足千秋許虞始得謝甄賞黃憲方從周乘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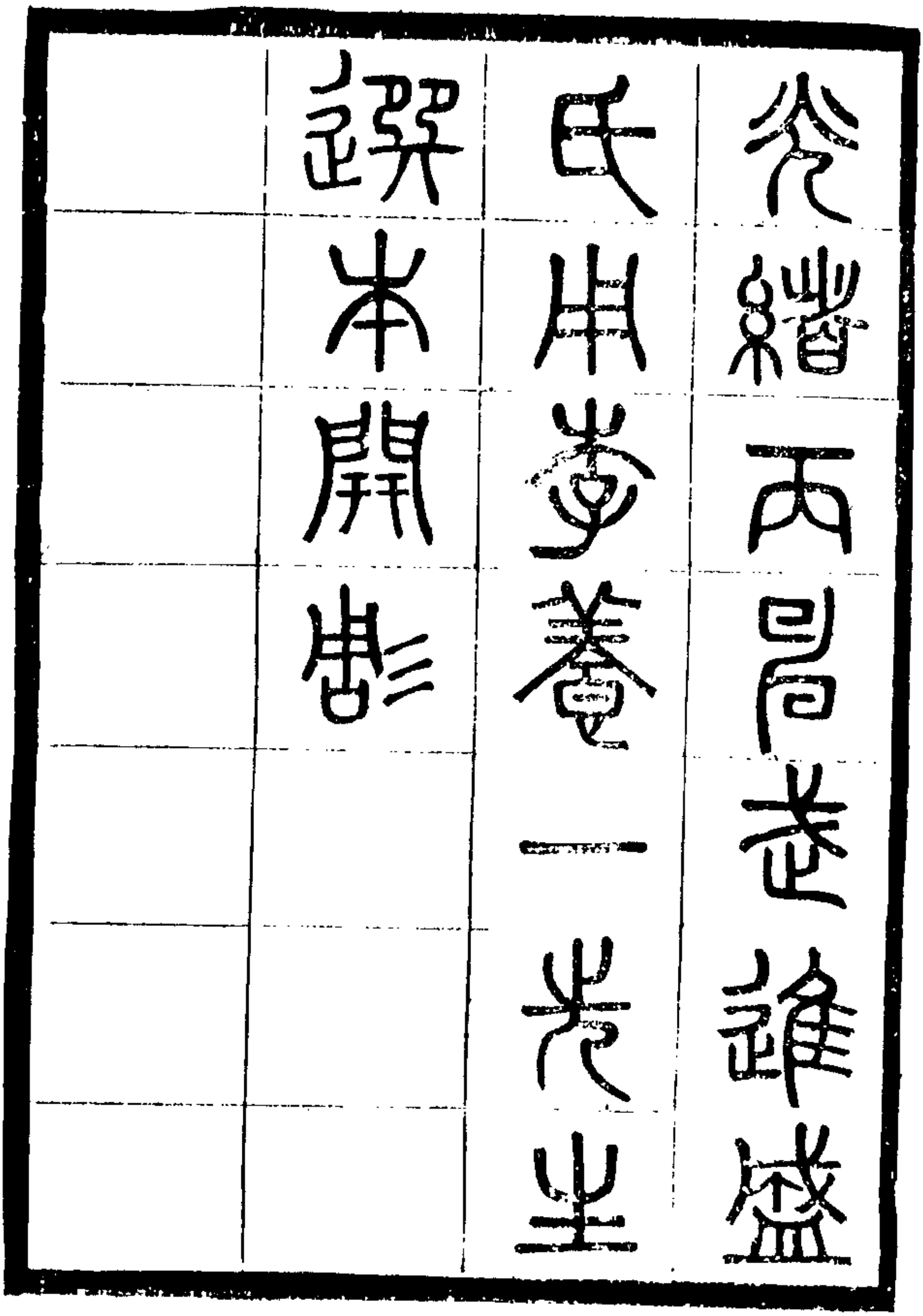
清溪錢公國之紀舊是虞山門下士東林諸君爭握麈
戢山先生爲倒屣不知其人視所交公之執友皆松喬
況公歷官著異績有如日月懸青霄白鹿書堂琬琰草
自公司李荆榛塡涅言諸臣槃請室公領秋曹脫其桎
魯道如山枕餓莩特請漕糧悉賑之尚留鶴髮撝鋤叟
能說鳩形負米時衡文奉詔出山東共羨明珠滄海客
試看此日金閨彥盡入當年藻鑑中鳳鶚杞梓收人望
藎纓下才俱被放一自承綸便矢公止因勒帛稱遷謗
僉誣憲政作文犀清畏人知人來知流言遂入銓門疏

投杼終爲慈母疑蕺山疾聲辯誣獄稱冤弟子傾齊俗
清論流傳到輦轂生芻已痛人如玉得留清論在人間
賴有虞山一尺牘孝子拱璧寶遺箋裝潢錦册表前賢
客秋抱此走西浙徧乞名士題詩篇次第徵詩及鄉里
我是錢公外姊子簪燈展册憶西州淚落陳思詩句裏
春闈進日雨滂沱上漏下溼愁奈何君家從兄爲其先
公案題句昨爲宣城太守試作歌今夜雨中更爲作歌
題此册歌成把册三摩挲君家孝子何其多

從外孫張英 仲張

鍛鳳鋤蘭成已事翻驚投杼出同聲一時士論天教白
兩載臣心水共清直道可無疑後死高風端不愧先生
遺緘肯逐雲煙散留取重題永叔銘





自先生歿後百八十年其七世孫子衡稱其尊甫之命抱遺集以謁兆洛曰先人身遭前明鼎革之後削髮入山二十餘年六世祖奉承先志閉戶授經不交世事家遂中落後又轉徙鄉城靡有定居故遺書幾致散亡至先祖瑩圃公始索諸宗鄰又以宦游四方晚歲方輯錄成帙蓋所存者不啻百一矣先祖歿家君藏弆者又二十年恐歲久終至湮沒乃及今命衡就吾子蕢而理之則感且不朽兆洛瞿然曰先生出處大節爲一代完人久在耳目遺集固樂得而讀之竊附名於末簡有厚幸口乃伏讀卒業歎曰先生生竟陵光歊之餘爲易堂之先聲故其文繁變不測務極其意之所之而後已加以經世變涉亂離于君臣師友之際哀死送生有不勝其憤歎痛哭以長言之者故言哀必痛致痛必極雖置身空谷文固不能以油然蛻然超乎塵表者也然其家世承方山先生之緒餘又嘗得聞高忠憲顧端文之風而與東林後起馬仲常諸人爲友所以切磋究明有不獨在文字之間者即以教南雍爲比部郎守大梁施教而教行居官而官治及論兵不合拂衣而歸益已忠孝大節不愧師友而治身以及家則又有足信者故入山則妻從之改服既歿則子孫守其遺訓非不欺之學而能如是乎前集不分卷蓋在甲申以前所著後集十四卷則入山後二十年中所爲也詩文各得其半今錄文之十三先以示于世其他則俟具知人論世之識者起而考之道光十一年十月後學李兆洛序

明季寇起秦晉蔓延中州至崇禎丁丑戊寅開歲洊饑而流賊益不可制當是時吾常歲星辭公以比部郎擢守開封府至則躡兵餉築外城邀守將登陴捍禦寇來旋引去經理熊公主撫公欲先剿後撫諄于庭曰賊無約而求撫者是欲就食我也必使大創而後撫然後無他變熊公不能用公遂快快成疾戊寅冬寇圍汴城三日黃左諸帥統兵沓至勉餽給之病益劇會代巡劉公按百泉公渡河而北對談屢夕返郡流涕大呼曰時事去矣竟自投劾歸毘陵歸六年甲申明亡遂棄家爲衲至 國朝康熙二年甲辰以病卒有譽於公爲方外友因弔公而傳之公諱宋宇諸孟號歲星姓辭氏常之武進人高祖學憲方山先生父贈比部府君贈侍御景元公祖學正卿贈尚寶謚口端元臺先生父贈比部府君贈侍御景元公

堆山先生文集鈔目錄
送同寮尹君出守南康序
代鄭玄嶽太宰賀馬劒思司農簡暬都總憲序
鄒泗若赤雅序
代同寮賀謝立石出守德安序
朱克非秣陵游詠序
重刻韓致光集序
代劉大司空賀甄大司寇序
送蔡公榮滿入都序
雪崖近稿序
汪祖貞稿序
歸朝雜詠序
重刻宋胡澹庵先生集序
許定于撫晉諸刻序
賀衛紫嵐滅倭行取序
方元初先生傳
卓忠貞傳
汪貞女傳
代辛卯乙未戊戌諸老祭何太夫人文
同年公祭何師母太夫人文
代壽朱未孩夫婦五十
壽蔣嗣泉七十
代邑孝廉合奠劉太翁
代亮工弟祭賀雲谷
季太君九十壽言
祭董思白先生文
祭毛脩之文
後劍泉墓志銘

軒轅使者企公高節名杜道弐盧則閉門不納以爲當甲辰冬疾革自云將以臘月十二日行至期遂逝于訣其子曰慎之而已誨六十有七公爲人外若渾涵內嚴涇渭嘗官按元凶大慈持律不少縱居鄉有威憤事輒義形於色得元臺先生之心傳務表章先人遺澤所在一字句不敢忽而於俎豆之事尤致意焉配邊安人子繼貞邑諸生孫二戩戩

論曰歲星嘗自讌二百餘宇而綴其末曰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襲如也噫此公微詞也夫以醉之家世生才如公豈不能於當世然而自道若此者時爲之也規寓先人卓然以其言行暴於世謂公生平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空要其原本忠孝與時消息亦爲參弟張有譽譔

方苑初詩略引
姚先大父詩謠疏
張尉伯誄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仝校

送同寮尹君出守南康序

山水與政事之趣管窺者所畫界不相謀也而唯雅上爲能合之赫湖於山水者其神荒荒不可與理劇紛於政事者其氣鶩鶩不可與圖幾唯超然於二者之外然後能入其中而各極其趣之所至匡廬白鹿山水之至奇秀者也南康郡枕肘其麓地涼癖乏游資毋論其餘故仕人之舉肥者往往裹足不入而復溪峒迴互湖光射扉民多濤患賊患虎患尤非可以優游臥理者古名賢拈濂溪晦庵之名躅在焉司屬黔尹君山守其地同寮思所以賙之而徵言於予予與君相商榷於案牘閒者久敢以茲行爲足盡君之才而終不敢以茲土之涼癖爲君惜良以君固淡於聲華而勤於剸制者也計其日廣文先生以迄爲郎無一日不處於晶鑒苔牆之內而介特毅果不敢萌易視天下事之想事至君手輒立辦而虛谷善下未嘗以氣先人與之游者竟不測其汪汪萬頃波中有代鄭玄嶽太宰賀馬劬思司農開晉都總憲序

南都固瀾淳山維之區也邇者寇警於外謠播於內其鴻厚之氣脈不殊於當年而徵察其腠理閒覺有異蓋驕奢而中實枯鬻陵而中實餒好以其頰舌齮齕人而不可東以書一之法非有博大嚴毅之品疏通練達之材有官釐鼎無地樓臺之骨力不足以轉移一時人心而歸之正於是天子既以總憲范公功著於昔晉大司馬矣復以總督馬公立朝正色侃侃巖巖乃晉總憲代范公爲當是得一范公而六軍之氣張得一馬公而六曹庶司以逮文武吏士之氣皆張於是大司農錢公爲國家喜得公率曹屬微文志茲盛事以予與公共事尤久强授簡爲予惟今之總憲卽漢以後之御史大夫也漢法丞相不職御史大夫得而糾之毋論庶僚計其人必而寒於鐵腸爍於裘睥子洞於觀火往往審微制變於重嚴襲宇之下察其所謂百世之策十世之策百年數十年之策與夫不終朝之策而熟圖之以此衡量當世割私昵而擴宏域綜大綱而捐苛細故終漢之世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譬之治粟然其精者麤者粟者秕者可寓目而得也其精不淆於秕秕不淆於粟者可晝晷而得也而其肅爲侃爲巖巖不淆於精粟不淆於秕秕不淆於粟者可晝晷而得也而其肅爲侃爲巖巖不淆於鍛揚在前沙汰在後旁掣之舌不敢奸中牽之局不敢遂者則非日與器之能而心膽之能也公固嘗督度支總理粗密東南赤子倚以爲命溯其初則嘗兩邑以循良著矣擢西臺以忤璫著矣起原銜補廷尉轉銀臺奉嘗以表率著矣總計公生平其優游清卿之日無幾而握篆執簡循行郡邑稽覈儲胥與夫觸郵指佞幾居歲月之什九公所至不以嘯詠妨剸割不以筆舌應酬妨營幕思不以菟桔水火妨一意獨行宰浮梁咸以浮梁治移新建咸以新建繁且多宗藩巨室謂足以挈公之材也而浮梁治移新建咸以新建繁且多宗藩巨室謂足竟公之材也而浮梁治移新建咸以新建繁且多宗藩巨室謂足者不暴重哉司屬多胸中無滓好談湖山之勝其家于匡廬旁址者尤喜君之臨頴告以土風俚俗故予樂述之如此蓋不徒爲君告而亦以爲諸君勗也

雁蕩括蒼閒念虎彪首屬必不相容遂請告歸夫總憲者御史之帥也爲御史而砥行刺奸者猶恐爲總憲而變節矧其先骯髒於御史時者耶而公之在臺班既表著如此其宰邑與總儲復勤勤如彼是則以氣節推公於公之品合矣而程其材則未盡以經濟藝善東伍而中原能文之士多擷其綱要不能殫公之以宋璟之忠清有崖與之晚出番禺之磔度而先之包孝肅正色臺端之骨力者哉此猶異代事也周文襄之撫江南至今二百年受其澤而海忠介之總南憲能使民無號冤黠墨吏望風解綬夫南憲之視北臺去天差遠則其挈文武吏士之大綱而襄子與錢范鞏公之職者關維尤重矧承平制變功績少殊異日將有嗣文襄忠介而出其右者予不敏何足以復錢公而慰菩屬之惓惓也

鄺湛若赤雅序

讀後漢書至馬將軍援岑將軍彭何多奇也馬既以薏苡

岑竟爲蜀客所刺蠻獠詛毒帥壇摧墮後世望武陵西一步幾爲異途予獨謂此大不然毋論馬氏濯龍世貴絳帳世文雅鼎峙鄧竇卽岑將軍再傳循吏大麓興歌觧觧裔孫君長柱笈之外與中原漢陂兄弟遙揖風流若南海鄺湛若僑寄時所述亦大足詮矣湛若稱岑氏雄長諸司爲藍胡侯槃之率歲時伏臘禮祀槃瓠尊祖誓仇以桃擲麵代吳將軍首鳴吹蘆笙擊雲陽脩之天姬結隊雲彈豔妖偏誓鳳頭盔數梁家墮馬能治兵亦能治蠱湛若以無家張儉花宿其閒論文宗淮南品詩薄元白木客聯吟時有驚人險句而史所稱馬氏之銅柱銅船與夫裕門句漏飛頭捕蚓火鼠鰅鰫他人從故紙上攬撷猶怦怦心動者湛若耳而目之飫而食之猶雛落井涸事語云因病致妍其謂是夫帝女不配槃瓠不能祖禰萬山之中岑氏儻聯姻帝室與馬鄧競貴卽不然若鄭侯遘門振起齊梁小結養民之局則不能獨霸粵西世世爲外臣鄺君不忭邑令卽忭而得解亦不能隻身坤維繭足狴穴織其豔之完鎖鑰於此也不可爲幸而要不可自以爲不幸專精殫忠練膽化材盡一身之力而赴之已耳往比部司屬開若張君之計泰也同寮送之曰願君毋苦泰車鄰駟驥錦衣而歌同澤之章有古汧隴遺風在於是君果能其職天子賜符監鞏雒諸軍事茲玄石謝君復自比部郎出守德安德安新夷傷於寇父老子弟扶杖捫痛息驚魂於敗垣蔓棘中以望君之臨不特黃君穉陽之亦復龔君干城之而君固饒於吏材自作令太平司城留都以迄比部屬往往能摧堅爲瑕弄十二九若轉環於是同寮又相率而送之曰願君之治楚一如閒若之治泰且今日之泰是尚苦兵者也今日之楚是曩燬於兵而茲幸暫息肩者也尚苦兵者其衆易搖一夕數驚嘯梁髮豎法宜熟料敵精用閒而外鎮之以靜暫息肩者其衆易玩指銅駝爲往局卿滔天爲固然骨雖不立足捷善窺法宜飭樓櫓峙楔糧集主客兵而中持之以密願君治泰而加慥焉君乃撽然曰吾未易克如張君也冀克自如其太

平與司城比部時而已予聞言而感君之始砥一節也竊聞君令
太平太平之民途歌巷詠爰有文禽襍褫而馴君之庭下與白鵲
養貓號曰三瑞邑有文士何君賦之而陳君木叔等綴以詩章勒
於圖後及以上考得司城咸爲扼腕而君貞毅勤果猶治邑時每
每伸一冤獄如搔其身痒及扶孱驅靈冷顏山案日中不知有河
南南陽迄比部時不少衂挫焉暇則手韓昌黎一編錄其尤賞心
者閟之座右司中適有銅商一案急則株連無辜覽則遷延歲月
賴名劣實兩棄厥躬君以明鏡嚴霜肅然臨之終不可加以綠髮
殆有得於昌黎立朝大節者深耶茲君且統五州邑而爲郡伯矣
浙南之澤流於湘北既可以馴來庭之雉而奚不可以馴食甚之
鴞既可以使匊尼效靈烏圓互乳而奚不可以馴來庭之雉而奚
止閫即司城與曹郎一出一入或不得自繇而郡伯地勢較尊志
差易伸而過舉亦差易涉以君之才與守當之又何患焉天子方
破成格掄異材君自此晉歷司道超拜卿貳開若張君之躅何足

爲君祝予頎以君之材嘗左右乎開若而所値之秦與楚皆在介
馬羽書之衝懲羹毚蠋塗風賢雨君應有十倍於予之所懷者故
申其說以代君同寮路車玉佩之贈

朱克非秣陵游詠序

秣陵固游窟也而其人不能游祇蕩槳清溪石城間作朱魚環沼
勢耳燕磯洵沼中佳石然時時爲金鼓酒肉所涸唯靈谷獨勝亦
獨寂予嘗坐松下牛晌游人之趾可數也唯詩僧一門不負盤谷
能以其詩情與山骨相澌濯茲已避地高壁於是靈谷之寂益甚
何幸得魏水朱克非與吾友成二鴻間一爲詩而肆力於文
克非久欽其文而頃始玩其詩甚矣克非之詩閒澹秀迥與靈谷
松杉相映發也邇來詩道埒矜俗爲雅則屑沽之酒
貪勝於天隨生之杞苗飾醜爲妍則無鹽乘軒而西子負薪從其
後茲克非以冰雪之品冰雪之文與吾二鴻高嘯山中其尤卓犖
者秦淮竹枝詞東坡畫竹歌感慨淋漓直踞淵明荊軻詠之上茲

且舍秣陵而歸刻其詩而二鴻序之更命予附其後嗟乎克非能
舍秣陵而秣陵不能舍克非意者二鴻所云荻秋新畬蔭菴竹圃
者緣契獨深乎否則此中固多名勝予同譜同社兄弟及一門上
人輩皆足供欣賞何遽發東歸之興也

重刻韓致光集序

予幼時即好讀史至君臣友朋閒阻摧折躑躅連蜷之際輒爲流
涕交頤左手按離騷右手引酒巵解之猶淋浪不能止也韓致光
情事絕似屈靈均靈均猶冀君之一悟耳致光所遭者當世英主
內抏風雅外參機密方自以爲太平不日可致而光風未轉蓫蕘
蓽人蠻坡孤蹤一斥閩海昔之子蘭上官不典兵而今典兵昔之
秦王在咸陽紫閣而今在人主香案前將眡眡虎攫以踞三百年
之座然則致光之情事可知情鬱則佚蕩而不能制佚
蕩而不能制則四方上下以求之夜深窗下紅紙千張即所云黃
昏以爲期也手香江橘薗輸越梅即所云江蘺洲若也蜀紙麝煤

越甌犀液即所云椒漿鉅觴也偶因飛語得深猜即所云蛾眉讒
諉也夜深風雨葬西施即所云怨美人之遲暮也致光無限牢愁
欲嘯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至遷閩之後何異湘潭之放而跡
其始終所擬託又不自居於靈均而以宗臣宿望廉潔好奇之品
推之座上趙僕射直以身爲招魂賦夢之宋大夫云爾嗟乎致光
唐人中第一流其魄力能爲風騷助朱邾之陣其心腎能爲日月
照砀山之誅而其筆墨詎不能爲賓王之檄孔明之表鼓海內殘
忠燼義之氣致光以爲正言之入人淺旁言之入人深法言之招
忌深而人將以言爲戒巽言之召譽猶淺而能使覽之者一往而
情深故其詩自香匳集別集外如撫言所載曰手風惏展入行書
眼病休看九局棋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清麓謀身拙爲
安蛇足報國危曾搏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賦齊竽斯
則離騷中卜居二篇之旨也刻二集者子江上年家同社蔣季馬
而序之者盟友徐仲照二君皆拈情之一言爲致光解嘲予謂嘲

不必解情未可刪千載上具有靈均作配盥須憂修哉江上風流淵冥緜李餘香饜人襟裾郎季烏尊人固同抱斜陽之歎者中山我我下有芳草季烏兄弟之所拾過於唐勒景差多矣又何用子之擊地歌呼爲

代劉大司空賀甄大司寇序

慶曆聚奎之運爲有宋一代人文所積故迄百年猶賴其用誼先以諫垣侍從祇共厥職而後以三事大臣雍容疑弼措海內於晏如也神廟亦然宋仁之御世四十餘年我神廟之御亦四十餘年我神廟之御世亦四十餘年露於鷁汀鷺渚以希曇刻之逸顧頃惟正蒙一人任之而陪貳不與焉迺則舊任姚公以庶棒休沐里門部事唯蔡公身肩其勞時適有銅商部胥等案所侵漁留帑以巨萬計公不避瘁怨時督其子部郎銖積而寸累之或挾其氣燄侵撓職掌公徐辯事理神色自若益先後掌部篆者數月予始以冬官副承乏是職繼公手披目營之餘享其樾蔭而公遂以榮滿入都行矣予部郎咸乞予言贈之而予有感於唐虞舉皐陶之事也方是時四凶之案已定非之氣一振公是時與揚左羣賢夾日射隼不敢愛其膂力不幸而宵人與中爲媾廣設畢弋蘭茝所蒸目爲鉤黨公是時翩吾南征徜徉於赤壁雪堂之間弔有宋之英主得二大臣而不克自其身用之以置於山巔水涯而莫返今得毋有此乎而見晛雪消聖天子以光祿起公矣旋晉少司空茲復晉大司寇掌南禁矣夫公之明能燭牛渚之妖以白簡繪其形影而詎不能晰奸獄之狀以三尺法昭其覆盆公之威能爭是非於螭坳之上使樽臣墮膽敵國寢謀而詎不能定雨造於丹棘之下使請託之牘囁嚅而自削講張之舌趑趄而不前顧公猶沈沈焉折折焉進司屬而訓之以澹泊寧靜之度唯恐以擊斷風生張爪牙而焚玉石蓋天下事不敢於其所易而後敢於其所難夫前之爲名諫官人或當其易而公獨當其難後之爲名九列人卽未敢忽爲不難而公益籌之以不易夫繩人之與繩於人也與權瑞爭氣節與以從容樹猷烈也其所操亦互有重輕矣公生於蘇公游處之鄉而以大臣表率留都依稀乎司馬公之在雒又旨爲先朝雲漢作人所貽一旦聖天子召公入揆地四海士庶翹首而望公對揚之訏謨予與公共事於冬署者久知公蠭桂之性彌辣而四時之氣咸備太平玉燭端於公乎想望焉豈徒刑期于無刑沛此日南天之霖雨也哉

法蔡公榮滿入都序

國家兩都並建而獨設南法司於城闉之外於是湖山閒日率其屬聽斷焉爲法吏長者兢兢惟曲直之未允是懼何暇問朝嵐夕露於鷁汀鷺渚以希曇刻之逸顧頃惟正蒙一人任之而陪貳不與焉迺則舊任姚公以庶棒休沐里門部事唯蔡公身肩其勞時適有銅商部胥等案所侵漁留帑以巨萬計公不避瘁怨時督其子部郎銖積而寸累之或挾其氣燄侵撓職掌公徐辯事理神色自若益先後掌部篆者數月予始以冬官副承乏是職繼公手披目營之餘享其樾蔭而公遂以榮滿入都行矣予部郎咸乞予言贈之而予有感於唐虞舉皐陶之事也方是時四凶之案已定非有難明隱情煩五刑之推索而一旦舉邁種之聖授以斯任計當時禹咎之所不克鑠益圖之所不及繪罔兩遺影亦自耽延而匿伏而至此頓若雪消冰泮無所暫容今天下雖聖人在上乎其山陬水澨飛聲附光之衆實亦幾倖於片牘之得行以風馳霆擊於百里外公事事親審語語庭詰紛呶之詞一投而不售則翩然颺去望法司之門若野燐木客之見旭日游通都也茲公且考績而報天子天子念公祥刑之功且將擢置左右鳳起翩羽集彼梧岡所稱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公將以一身兼之夫寧有蔭於南者不蔭於北而平反之單辭非卽平章之全錄哉蓋公與予皆嘗以有司膺上考待罪省垣茲又皆爲法吏夫立於嫡坳之間爲天子爭是非者大臣與臺省是也天子曰俞大臣曰可臺省曰弗大臣曰可臺省曰否期爲夢寐之安勿期爲膠漆之合所爲媚于天子者也立於丹棘之下爲庶人爭死生者天子之有法司外郡之有有司是也天子曰可殺法司曰可生撫按監司曰可入有司曰可出期爲鷺所操亦互有重輕矣公生於蘇公游處之鄉而以大臣表率留都

風之雌鳴勿期爲鷹鸇之搏擊所爲媚于庶人者也公之自上考而入省垣也業以媚庶人者媚天子其自清卿而入陪貳也復以媚天子者媚庶人則其自陪貳而考績旋將自考績而超拜也天子方倚爲鼎鼐而庶人咸仰其霖雨行見垂紳正笏而蠻夷戎寇施不特予之步公芳軌矣

雪巖近稿序

吳子公良予姻家後輩又予禮闈所取士也雅秀善詞賦廉勤善吏事予每期助之以爲襲黃班馬未可分路矩也作令蘭谿投刃多暇一日寄予水香閣草乃信公良之果嫻於吏矣夫今天下民疲日甚而隸呼日怒士大夫一入牆邑未免擊斷程衡以徵聲譽何暇寓休養於風雅茲觀公良所爲詩文何其清遠而有深思韻

妍而有正骨與故精覈而有獨至之識耶歌子蔦之章而可以知元次山觀墝地焚香之句而可以知韋蘇州夫使刻意爲詩文不若刻意爲吏然刻意爲張湯來俊臣不若以生氣還民物而以眞氣還詩文公良之詩洵能擺脫蹊徑以就於道而其文則皆經濟之餘術設吏治審能若是豈不亦襲黃並游而區區班馬又制作之末事矣公良勉之

汪祖貞稿序

昔王大令作書右軍從後製之不可得觔歎是兒腕力當勝吾益少年筆爲氣使易跌宕蠶涌而難於堅重是以昔人每云臨書欲令墨透紙背豈獨學書即行文亦如是矣汪祖貞之老脈之細則非年之所能囿色可望而十其年而其骨之勁法之妙益也益其大父素從道而諸君子游祖貞幼負奇悟爲掌上珍更沈鬱簡練以積其實所絲來遠矣予故樂誦其近言而序之

歸舫雜詠序

歸舫雜詠予表舅叔乾氏偕其羣昆從池給諫途次倡和之作也憶昔昆陵之稱詩者多染詞人習氣獨唐中丞與先學憲發爲正大典雅之音時崑麓外祖師兩家宗派介然自樹於七子之間爲七子所不喜而翳雲外祖兄弟繼起乃兼綜諸家撮其勝會茲叔乾舅氏始醴泉之分潤而芝草之餘莖也舅氏試從歸舫縱觀之其截然高峙者爲山而泰岱華不注之巍峩與金焦以南之妍軒異也其浩然奔赴者爲水而趵突之奇黃河之險淮濟之清駛與三十六陂之鮮媚萬里長江之滔莽異也其變幻倏忽參差映帶者煙雲沙島城郭人物而西北之雄偉深厚而神情近矚與東南之坦迤稍峭而丰骨近薄又異也無所不異而又何疑於詩詩至今日臻譏腹誹何常之有然愚終不敢以鍾譚之譏王李爲品詩之極則而必取吾崑陵兩大家與翼翼兄弟以正之且請以歸舫雜詠示天下俾知吾黨之稱詩不拘一格有如燕雲以南之山川人物者舅氏其毋愕眙而笑其狂言

重刻宋胡濬庵先生集序

幼時讀謝盤山文竟軌範至上高宗封事心膽奮張始知宋人之不腐而湖山歌舞能迷秦賈諸人不能柔貞苾英雄之骨意津津慕之先尚寶玄臺翁顧而笑曰豬子可教也乃出文信國集與觀指其精神遊射處如零丁洋諸詩及李羅丞相詰對語因言汝異日律身固有五世家矩次則表章先賢亦小子之責儻宦游至廬陵弔雨先生之里而輯其遺編否則從師友薰習聞得聞一二緒事抑與有榮施不意蹉跎三十年幸博一第忝在新建姜師安福王師之門盤辟趨謁不暇叩詢昔賢茲來南中乃得因侍御東井同寮起潛兩公覩忠簡公之全集作而歎曰嗟乎公可謂江左夷吾之王茂弘東山泖水之謝氏叔姪而非區區投湘憔悴如屈靈均者也夫胡天雪窖事類楚懷秦湯乘權何異樹蘭肆醢公之翰墨疏牘能使高宗躬自沈滌孝宗咨嗟歎賞至於金蓮炬下玉墀親貽鰲刀手割迫曉鴉噪散猶徘徊不忍別而公神情所睠顧偏在

彼而不在此是以孝宗稱公曰屈原公亦自弔曰屈原而予獨謂其不相問者原之忠徒令萬世而下懣弔耳秦人視之若無有也且偃然使張儀玩楚於股掌之上索而殺之不可得也而公之封事孜孜令金人賄之千里空使逆亮就殛烏祿屈體自壽皇迄於理宗東朝餘孽淹淹不復再振此其視茂弘之制石勒安石幼度之敗符堅勳烈何如而徒以公之文詞蠭繡豔逸眩轉百態謂有似九歌天問而遽比之屈原可乎哉且屈氏望美人思公子託諭深遠一傳而為宋大夫已未免荒淫之詆至今讀高唐神女二賦尚令下士意迷季女色動幽蘭白雪抑亦其貽謀所致而公訓嗣數百言獄獄山峙比之安石之焚紫佩纍纍尤有甚焉予謂以公擬靈均則靈均當其難而公差當其易以公擬茂弘則茂弘當其難而公偏當其難何也茂弘與王敦義雖特角而情固同堂也公與秦檜名雖同朝而實則吳越也絜情揆勢固有不倫公蓋始終似謝安石耳其折奸諛之所同共礪孽胡之魄同共保障一隅之江

山同謝有封胡遏末公羣從子弟多名公謝善談名理並驅孫盛孟嘉公深於春秋本之其師蕭楚繇此觀之公之品行功績過於安石而謂僅僅靈均乎哉案所居五本里乃文信國遺將與元兵戰處東井公之同鄉慨爵周公過其址而愴之同里中牧園計魚尾未鋪豹韜在几賈祀信國與先高祖方山案今日復得訂定濟庵公集從誠齋先生金石雲破之文之後薦其瓦礫可謂顧厚所幸者他日歸拜祠下而予已得序濟庵集矣則小子之幸也夫

許定于撫晉諸刻序

壬申十月朔許定于先生以撫晉行案送之報國寺獨步古松下濤吹謖謖恍聞鏡歌向馬首劍鋒前長揖而別遂來南稱國子先生矣時時於邸報中見先生赤羽青霜誅賊如草願輒有燦金頰舌酬之計先生馳驅拮据焚腸炸掌日則案山榭淮舸柳蔭蕉帷日也工拙之數殊而勞逸輒反焉乃先生之功罪未定流氛之起滅亦未定而當事者旁掣中撓之習與先生觀火察淵之智則正未始不定讀先生之疏之牘之日錄之靦文之塘報以及諸議先生者之疏謂先生步步殺賊爲懦矣誰合擊而盡殲之乎謂先生陽醜陰遣爲失策矣誰檄之出而不俾賊再滋乎大將曹文詔之忠與先生同罹白簡矣誰百戰百勝而終以身殉國乎陳國威猛如虎大威等今日尚饗其餘勁矣誰拔之拍張佽飛而以蝥弧授乎謂醜餉以酥民爲市德矣誰起幽魂於九原笞白骨而貢之俘乎大抵懸度之口易覩歷之身難借古詰爲已定之案援兵法律令爲不破之局易決機於呼吸之朕而毋談觀變於驟盈驟竭之氣而毋沮難抑愚亦有疑焉撫按宜和而以爭舉劾不和制撫宜和而以爭調遣不和乃者先生獨矢靡商相下之義而泥古來屈一身以救億兆人者有之矣未有屈一身以戕億兆人徒搏流俗長厚名而謂有心人忍爲之者也曼嬰有言諸臣亦同而已安得和乎先生之不徇制府代巡正所以鹽梅劑之水火調之而諸君子紛紛異議如是或未免執卷中之方略以責疆場之效歟不然則三至之杼易投而敵人反間謂吾不畏李牧而畏馬服君之子也若夫飛英流馥旁羅風雅劉毅之右畫左揮阮瑀之翩翩書記曹氏父子之停戈賦詩先生以一身兼之而且暫臥東山即爲里中牧園計魚尾未鋪豹韜在几賈馬衛霍豈兩人事案揚抗至此恍荼報國古松下歎先生存侯高節百尺無枝餘響所被猶足以振聾俗耳而區區箇衣荊棘荅狗浮雲先生一笑掉頭直等之秋蠅之吟曉鶉之噪也

賀衛紫嵐滅倭行取序 戊寅

往予頌紫嵐考績以侍山二蘇事進蓋幾幾乎鑑臺風閣開得紫嵐兄弟一振千秋駿烈爲士林慶今公案以檄制功奉天子詔需次入直矣屈指春明離簿書而嘯詠釋緩胡而縉紳玉堂夜雨兄喟弟于相與屏南皮綺靡之詞而脩東觀典則之業且身歷劇郡兼綜軍務得暇則陳計然之祕策與尉繚黃石之編而以曰前事參之爲國家建久安長治萬世不可枚之基將使石田化爲黃雲

鴟鴞化爲熊羆刀劍化爲牛犢蚩蚩之氓弱轉壑強揭竿者化爲
沃野闔閭夜戶不扃此其功方軼二蘇上何止與之相頡頏也乃
予則更吐其臆中之迂愚爲紫嵐進一籌夫非有深算奇計可以
效士壤助也亦聊舉平日所聆於家訓及所懷而欲吐者爲紫嵐
陳之聞之朝廷爲官擇人非爲人擇官唯爲官擇人故稽於衆志
衷於司衡內孚密勿而外采輿謳以不次之擢非恆之遇酬
給天下之第一流而鼓發其振迅踊躍之氣咱非爲人擇官故其
爲天下之第一流者沈沈焉耿耿焉以展錯則處前以營競則處
後以赴事機之會執安危之軸則惟恐人我撓而以平羊腸之險
途塞鼠肝之纖竇則惟恐人不踞我上是以古之良相至於吐哺
握髮堂上堂下各二十五人俾天下英碩瑰奇俄頃應得以去而
我初無壅殖自封拾級先登之意自予之與紫嵐共事也見其所
晝夜以圖者非啟中祕之書簪螭坳之筆執魚頭鐵板之簡也問
大梁之利當興興而不可緩者幾何事害當除除而不容姑待者
幾何耶一歲登稼幾何可以餽千里否閭八口否錄囚幾何冤無
飛霜奸無部目否司李爲直指使者耳目邇且無持節護軍之號
而肩其實其於八郡長吏之殿最若蓍蔡決而水鏡照也於八郡
之勢豪猾胥通家悍少年若薰風解凍而涼飆埽籜也策騎而南
南之東隅爲汝蔡西隅爲宛雒流寇絡繹其間土寇乘機而逞公
揮戈直前擐甲叱咤使將士用命而賊衆披靡予每驚其事而頌
之則雨頰發赤謂此何足酬高深聊以書生們諸帥耳至省會西
關商旅輻輳無尺寸之障幾爲賊餌顧人情眩邈憚勞諭以剏膚
勿恤也公承上檄成以不日至今樓櫓雉堞壯麗若丹霞內護吾
赤子而外亦護吾主客兵自此通許封邱而下日以磚城告卽大
城五門分責司府縣董其修墜公居無事而綱維之一切火藥兵
器點視必周而南薰爲予專司公左提右挈唯慮予之卽於戾以
賠汴民戚予質荷公甚私爲疏其事於當道而公不知也旣而知
之歉歉乎其若不克勝也乃今豐功異績大司馬業爲公特請而
得俞旨矣時甘霖初澍禾苗怒生聞公此音適與之會大梁萬口
歌呼若雷咸曰公筆牘古峻宜掌金匱石室愛士不啻飢渴宜提
衡天下才儁忠猷亮節肝腸露衣襮宜侍經筵出入禁闥極論天
下事而予獨謂爲官擇人則公之才何所不宜縱例無兼攝亦必
極人世之所共羨者以爲公酬若爲人擇官則毋論公之胸次從
不萌是想恐亦不應稱是語以祝公而正惟無意於營競者物情
自從而屬之庶幾所謂沈沈焉耿耿焉爲天下之第一流而何至
徒羨公以目前之華要哉公今之子瞻也亦稱圭昔宋宗有言此人
嘗佐開封公今適當其地故予向者祇引二蘇以明公與紫岫太
史之才品而茲更進擇官之說以擬之於稱圭昔宋宗有言此人
要路在前而流汗決事未可量也繇斯以觀公在汴之勞績洵足
膺皇上之簡注而策其脩途鸞臺鳳閣直以翼且夕事耳予不敏庶公
宇下幾忘寒暑茲行也蒼生之福而非予不敏與汴人之幸也又
豈足以頌公哉

方元初先生傳

宋讀方氏兄弟所次元初先生行履而歎師友之緣之奇也當顯
皇帝朝先尚寶以直諫謫光之司訓掩卷占候識元初爲道器元
初亦自此齠雪鬢花質文弁至燕南吳北人人驚拜抱膝樓集而
愧遜其人如魏仲雪諸賢風期映合然先尚寶追贈祇得五品元
初竟以孝廉終碧落並游俯視九點煙不知眉幾顰矣元初忠孝
大節師友深盟見於祭劉環水先尚寶文壬戌春上熹宗皇帝疏
及所著長歌等作嗚呼先尚寶不遭元初散步白楊閒鮮與爲侶
元初不遇先尚寶介骨懿性爲俗所鑠疇與揚其英芬哉作方元
初先生傳

方元初先生名日新字伯滅河南汝寧府光州人先世自固陵徙
光至先生之大父仕祿有隱行先尚寶玄臺爲作傳仕祿生定宇
子靜號仁庵郡諸生靜默嗜古娶宋孺人生先生先生及兩弟日華日
熙先生誕時母夢綵雲扶日幼有異慧占對纚纚仁庵公奇之督

以冀時經世要務丁外艱哀毀中秉鈐課藝撫髒侍孀咸有條秩服闋補郡諸生築一樓題曰抱膝若揖臥龍而與之上下古誼者以時藝威威號爲傳聖喆神門賢離落開語也乃廣徵於秦漢盛唐儲久而流穎賢碁發遒古縱橫與其志行之嚴潔互相映照先尚寶以國子助教三疏爭國本大計言路謫司訓於光光士競以文獻先生偶不至再試乃與焉賞爲穡奇之士接見神契以任道期之試輒冠首州刺史劉環水尤推重甚庚子賢書以豪宕賡博爲閫中所共許仍山劉公門公許曰此玄宰所拔士也既登賢書座無留屑貲蕭無袖手僕仕門卻埔研精理奧里中有以事來懷金市駿至者先生笑曰有此物何不以屬他人聾從有被盜而累多人者先生曰誅渠魁足矣何至恣行胸臆爲戚蕩子婦以闇身爲婢懋梁死作呂烈婦傳救詩僧湛如出中表宋三辰於盜誣他若返金焚券槃槃不一端營溯湛雙河兩橋成先人志築隄設田歲歲修補永無弱患凡此類自先生視之直冬裘夏葛飢粱渴漿

耳而光人至今尸祝之未有斁期上公車以鄉秬付長公韜頴綜理是歲差歉而姻友多貧者韜頴蠲半助半計散三百餘石適企先生先生笑曰麥舟之濟何以問爲一友赴試卒逆旅爲營其殯一友喪父而鬻棺姻家急踊其價嘗以惡棺其人拂衣去乃偏勑州之貨棺者皆索高價其人慟哭欲死先生聞而分太夫人餘材授之雖招忌勿顧也居恆以十事自規拈易中敬以直內二語自勖南游謁先尚寶顧滄陽先生尚寶因謁滄陽先尚寶計仰天慟呼曰途窮而既兆矣又何僕僕公車也哉亟歸爲文以奠甲寅以會葬後期莽蹌抵家舉火牽牛忽咆虎而不咥姚廣孝彰白眼虎也能咥公頸不能咥公魄公視之直黑牛耳屑與之同受僧帽哉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疏請裁諸王服飾擬太子太祖高皇帝頷其言不能行益高皇帝之視諸王皆吾子也公之視諸王非吾君也晉宋人府經歷戶部侍郎建文卽位成祖文皇帝已封燕矣公密奏請徙南昌建文嚮嘴不忍公是時固熟察文皇智慮姿貌絕類高皇而猶海內大勢北平當速發而成南昌當遲發而不成引吭疾呼不計其後若夫建文之不能從文皇之必從北平起與異日南昌之別有圖事不遂者公固已知之而猶云爾者父母痼疾不徵醫求其速瘳而云有命在天也公忍乎哉文皇卽位憐公才欲全之而爲姚廣孝所尼謂從公策上且幾殆遂刑公夷三族臨刑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樂清以仇太宗自有深意聊爲德昭吐憤悁一酬開寶耳公之標義顯於逍遙而誓不以僧帽躡宜秋之鵲或去或不去誰謂得策公履虎而不咥姚廣孝彰白眼虎也能咥公頸不能咥公魄公視之直黑牛耳屑與之同受僧帽哉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疏請裁諸王服飾擬太子太祖高皇帝頷其言不能行益高皇帝之視諸王皆吾子也公之視諸王非吾君也晉宋人府經歷戶部侍郎建文卽位成祖文皇帝已封燕矣公密奏請徙南昌建文嚮嘴不忍公是時固熟察文皇智慮姿貌絕類高皇而猶海內大勢北平當速發而成南昌當遲發而不成引吭疾呼不計其後若夫建文之不能從文皇之必從北平起與異日南昌之別有圖事不遂者公固已知之而猶云爾者父母痼疾不徵醫求其速瘳而云有命在天也公忍乎哉文皇卽位憐公才欲全之而爲姚廣孝所尼謂從公策上且幾殆遂刑公夷三族臨刑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樂清

尤切者謂主帥以一心策敵又分一心以難同事又分一心以應朝議一人之智不如良平而當此類敵乎文謂館閣之英敢必遷鈇鑕之不受屬託者必黜臺諫之清操淵識者必格大銀臺吁吾不敢上邑邑歸益沈酣文史山水中以卒卒年五十四配余氏子四長卽韜頴鎖次孝廉鑒次鍥鎂皆名士婚姻皆士族

卓忠貞傳

卓忠貞公名敬浙之瑞安卓奧人也忠貞私謚不宜存而謚出劉忠愍球若天故閹此以俟蘭憨之合臭者情事可痛不忍不存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夜歸遭風雨失道叩林中一小院院額曰體玄老人坐長明鐙下勞苦良至拾枯葉爲燎衣公私問童子老人何姓曰不知其姓但自稱逍遙翁臨行授一牛使騎贈以僧帽公固卻帽老人歎曰吾所圖不成幾蹈不測非此安能出宜秋門乎郎君不受命也歎息再四出林牛行甚駛抵家舉火牽牛忽咆哮化黑虎去明日跡其處兼繹夜來語蓋宋潛閻也夫閻輔秦王

樵夫開殺公棄柴自沈死後四十年而始有劉忠愍私謚事子孫之覆陋僅存者皆冒宋姓久之復姓卓八世孫爾康發之皆有學行能文章與發之子人月等并以高材奇藻馳聲人閒爲案所畏事嗚呼方風雨倉皇中公屏不勝蹶一野犢能斃之不必虎也乃不死虎而死於悍狶然未可謂不知公者從亡之不能成事公洞燭胸中時時辦一死死公者知公而謚之者文皇帝唯得一卓敬之歎也臣辭窓伏而贊曰臣窓於是知卓侍郎之臆中祇有一建文君初無文皇帝而文皇帝之夢寐中祇有一卓敬更無諸臣廣孝老髡所以必欲殺之非報舊郤實翦新忌也文皇爲龍忠貞爲虎龍起於北海飛而上天戰血玄黃虎嘯於南海伏而入地墜魄化碧一逍遙翁烏能繫之乎發之又命甫田黃石繪風雨夜歸圖案語黃生曰公幼時故血不華色好爲豎頤廣額如公冠舊時須爲總角纖皆男子而眉目剔峭已具英概又時方歸省有孺慕之容而襄迷慘淡中神骨不驚驟遇異人皇皇然若將告語斯得之矣傳非識者不能讀非聞者不暇讀而圖則一覽可竟是故傳與圖分行焉可

汪貞女傳

汪貞女者潛山汪廓如之女也崇禎乙亥寇掠潛貞女適以是夕嬪於舊族張氏賀客在堂入驚初稔貞女佩聲尚鏘然姑姑存與存姑亡與亡耳麾使退披姑崎嶇山谷閒事迫竟同姑溺水死死時年十五耳武進辭案閒其事而壯之爲之傳而歎曰汪女固女也而實婦也其結縭以往婦也而盈盈未破瓜則女也其不污於賊潔身長逝爲張而不爲汪則居然婦也古今偷生者必文之以名有如自處於不婦不女之閒生途甚寬而女獨若是且夫貴賈胥徒輒曰吾不讀書不知大義士讀書矣又曰吾無事權或無兵無餉亦手何能爲是終其身無死法也則皆有名可託詞之也自流寇倡亂以來士大夫之持議不一或言剿或言撫其用之而不善者皆足以墮城將如貞女之示我江浦一矣一則無二三雖爲干城何忝焉莫傳曰適毛脩之李令公事夫江浦一斗大城耳外有高崖俯窺百雉可而令公繕火藥募鄉勇當汪徐新敗時卒斬賊酋俾破膽以去縣此以觀鬚眉之膽智閣閣之員信其絕瞻顧祛畏戀未矣夫唯不顧一身一家之死而後可全一城千萬人之生設守城者盡若李令公何憂賊哉余故傳貞女而并識之

史忠烈公傳

代宰臣道代終婦德婉弱骭鉉瑟琴厥類惟若猗我何公相業無

嗚呼同譜之誼等於弟昆知己之感如其子孫而況勳德爲天下之父則夫自首相莊琴瑟靜好者方且偕六幕之遊赤游其襁褓而況區區三百五十之弟子能禁夫湖淚之潸湲盡其等之初列師門也師卽已製荷蓑懸朱殷趙遁乎家園側聞師母以婉介之德爲之左拂曾犢右祇阿史招愛壻撫幼姪以娛侍師之車幡師每顧而樂之思欲長往乎林樊追其微書而至聖眷頗繁師念乎恩禮之難報而自願神情非願未克以疑村石於鑿坡而對揚乎至尊於是頒行而復止非果有意乎鴻務師母則以不可出者身不容默者言胡不慷慨論列內籌書乎根本而外及其致寇之門庭與倫衆之屏藩師乃援筆而起以白抒其胸懷之所有謂經生紙上之談蚓練官牆中之條議不足以汰弭砍而剖瘣播必也召對閶廷實詢以兵農禮樂俾之盡盡乎其抒吐然後可以收俊傑之積效而莫揆其旁喧尺疏既上安重仍返相與曳花下之裙而委蛇乎文軒迄夫避地白下風和苡薏細爽葉綠蝟盈簷喜師

出則係衮衣章甫之望處則加香山耆英之飾師母於其時授兒祝饐何啻仲氏之篪與伯氏之塤顧謂長君是亦爲政不徒貴濟於鶺鴒若夫孫枝夭矯筆掃煙雲勞歸乎威鳳之翥文鶯方遷喤起藝屑需次刊掄二三子之官於南者亦得以梓咡拜跪侍側細論歸來若昔人之後堂酒食絳帳絳歌以披覩乎慈顏也而歲時展謁候問情悰亦復登階執閫星聚而雲屯恍慈母之聲其愛兒以餉糜教誨乎江村就息鷁馭仙游不先不後適值我師懸弧之嗣泉解藩幕綬一意將母自課於藝蘅如前之幾日能勿爲之惘悵而聲吞某等采藻酌水執紼隨旛感愴懿德揮涕泣云不敢陳綺靡之詞向四方上下而招魂祇有逝其便慨溯厥本源類一卷之曠泰岱而俯隙之覩朝暾至若勤劬井臼勉頭繁雖詩書所頌美要無以異於閭里之淑媛豈若相天下者之內助獨能以貞順爲調元鳴呼哀哉尚饗

代壽朱未孩夫婦五十

新天子削平內難之次年海寇竊發於閩浙閩賴汀漳分守朱孩朱君百計防禦數十城無甲兵慘先是君爲給諫有聲忤逆瑞左遷瘴南以功轉福盜山賊竊發所練山徒兵扼其吭賊竟解散君與幼胥僑居予邑邑名族談氏以今受誥封恭人歸焉歲戊辰君與談恭人皆年五十談氏諸昆將往壽焉而徵言於予予惟昔郤中之有瑞禍今閩中之有寇禍皆盛世大剝蝕事也顧在當口制寇非難制瑞爲難在今日以方面節鉞之身制寇猶非難以臺諫遷適之身悉心制寇爲尤難今未孩之爲給諫也朝見一善政焉勳首而慝若十漸之在目方瑞之伏翩於掖庭舉朝視之若孤雛腐鼠而君視之獨若寇之嘯於穴蟻煙燐雨勢將滔天及其伺隙而起舉朝趨之若景星慶雲而君獨持千鈞之弩一發不中盜與賊俱困故海內北君之師以漳南爲古之潮陽而君自視此身總朝廷寬宥之賜在內捍內在外捍外以八閩爲今之渤海故其料寇於未發之先制寇於離任之後一一操制瑞之法從事而行見君之策勳於朝未幾而建

可未幾而寧樞明天子嘉乃丕績方將購閩圖之汗青書之長城泰山倚之而豈徒今日之飲至爲可賀也乎談恭人夙有士行姑茶席豐初未無二且能贊君於壁壘旌旗之閒予以君之所造者大故特揚其概書之

壽胡嗣泉七十

夫士有未老而投劾歸歸而享優閒之福者數十年自顧生平略無遺憾其於人世之營營不知止者何如也而私幸於嗣泉翁見之嗣泉解藩幕綬一意將母自課於藝蘅如前之幾日能勿爲之惘悵而聲吞某等采藻酌水執紼隨旛感愴懿德揮涕泣云不敢陳綺靡之詞向四方上下而招魂祇有逝其便慨溯厥本源類一卷之曠泰岱而俯隙之覩朝暾至若勤劬井臼勉頭繁雖詩書所頌美要無以異於閭里之淑媛豈若相天下者之內助獨能以貞順爲調元鳴呼哀哉尚饗

爲田里之通民而心尙其義蓋士毋論出處唯其神清而骨貞耳
神清則其視家必淡而無所靳惜於己彼夫進而言於廷與退而敎跡於野其視君父必切而
淳一丌然則使翁而嘗龍馭再升瓘懽久踞之日未必其能怒髮
裂背趨揚左右諸君子之後要以拂衣而起不俟終日矣則可因翁
之生平而信其爲必然者也予弟與翁爲兒女姻將爲獻壽之舉
桂酒椒漿來歆敢卜尚饗

太翁九十壽言

人生而至期頤上齡此翁有之慶而況閫閾嫺慈子姓齊奕以身
爲范者九十年而未有艾也此其帷帘著臧絮之度則棄竹彌香
而非望矢伏生之訓斯專門益永猗與斯事豈未易致幼時聞智
祖母劉太孺人嘗稱其祖母百歲貞壽而從祖鴻臚則嘗爲其祖
母鰥九十此兩事猶隱隱膈閒茲聞季君五獻壽其太君九十初
度益相與起舞也季氏門屏數武之地貴爲王國富幾朱門乃耆
鶴餉鳩仗踰鬯乎若瑤池金母來游人間似人所必欲我之數逆
其家而遂不可見友人吳君曰不然夫不期驕而驕者陽磋之下
有伏陰不期修而修者桂滿之夜有斷輪太君胸次如海嶽注不
盈挹不竭以游於無何之鄉故貴若忘貴焉富若忘富焉若忘
孫侍冲抱樸毋忘爾先澤以競於一瞬之燔蠻且忘貴而
忘富而獨富焉呼其膝下爰及孫曾迄於庶婦以暨僕媵座上松
柏蒼桂之友幾人閒內蠶織侑饁之務幾事歲時伏臘姻
矢無貽乾餧慤盡九十以前閱閱若望歲焉又時時頻頤
爲爾家婦所見蟬冕素紳之族多不循禮初無異於海門
濤嘆雪吼霆一凝眸而逝矣執與縣縣徐引之爲安哉予
之以附於盤匜之末轉思予之所知期頤上齡者其亦必
遡訓如太君之所實而惜乎予之未聞其敢謂了言迹足重太君
亦識予仰高紹芳之思云爾

祭董思白先生文

嗚呼際國家之全盛負造化之殊秀高文典冊螭碑鐵畫春容閒
雅之章非公則其言不尊而琅函貝葉敢稱殘素煙雲金碧之製

亦非公其爲之領袖蓋超然於塵埃柴柵之表者歷八十二年而一絲不挂而儼然鑿雞林馬人之望者徧億千萬國而懸金相購然而知公者有深淺識公者有先後或擬公周旋於牛李之朋而不激不隨者似白香山之在元和或擬公引退於顧厨之世可望而不可即者似蘇瑞明之在元祐或見公之網羅貫穿品題甲乙小叩小應大叩大應以爲似米元章與薛紹彭或見公之揚眉瞬目拈花豎拂忽與忽奪可操可縱以爲似達磨之面壁於少林而迦文之趺坐於鷲鶖夫惟有祖宗二百餘年之培養而因以有顯皇帝時之文恬武嬉有當日密勿諸臣之從容贊襄而因以有公一身之鼎鼐而文繡人咸公仰天亦公佑盤桓澗谷戶限爲穿趨蹌館閣既康且庶溯公平生所少者中書堂押尺一耳而自公視之何啻煩上之癡與昌朋之疾顯公實未嘗悠悠忽忽縱心遺形於無何有之鄉也而往往獻施其匡救其所交者既皆一代之正人君子而所潛護者紫微虛前之一宿其較士於禮闈校士於閤

楚於吾甲不啻陸宣公之得決山退之諸葉而胙辭旻宇之下提挈獎借俾俾一寒之士開顏三刖之足北痛寸草徵穀畢獻而靡遺者何異餉頭石而爲瑩琇其泰山北斗之名爲舉世之所愛慕而欣喜者兒童走卒婦人小夫咸知公爲天人尊師爲廣大教化主而其識識遠覽暗言於數年以前而操券於數年以後者一似太卜之操龜筴而東方生郭舍人之射覆乃公則此爲弄丸之餘暇耳清澗馬落落焉不與野鷗之浴渚而閒雲之出岫鳴呼公今往矣名德難覩聲之自朝至民他人或朦朧於曉煙暮靄而公則獨亭其清晝亦聲之自堂達廡他人或踦躋於瑣窗畫閣而公則獨佇其門衛又聲之自一鄉及天下自目前及萬古他人或低回於村墟覩記之一二而公則綫跡於吳閒而陳錫貢之楓柚識者慨公以兩言謂四時之氣無冰炎中立之和無左右而其等受公之知庇公之宇則祇緐其日星河嶽之兼資而塗鏘鼜敝之樞轅鴟呼公其降神而再來抑亦騎箕而化斗顧此

門牆之士類六翮之翼乎雖穀雖閔其似我終矢音而未就桂酒椒漿鸞刀簠豆其不勝咨嗟涕洟而告之者亦聊以酌大海之寸蠡而窺天光於華胥鳴呼哀哉尚饗

祭毛脩之文

祭毛脩之曰嗚呼往予哭維節時兄與予慘顏相向也近哭天一則爲之經紀其喪而殆其瘍醫之誤藥者乃兄亦死於毒哀哉留心經濟而位止冀瞥精性命而不免戚戚於塵世之鴻毛將毋造化往復若頹陽之就崦嵫而號呼爾輔將荼折苕反見爲不祥也耶春華欲茂而秋風敗之客屨尚滿而主人辭之丹鉛正新而慧魄去之經世之資糧初緒而羊腸摧之嗚呼予何以爲情尚饗

後劍泉墓志銘

後君集也爲其尊公劍泉先生索墓志銘於余夫余文不如昌黎何敢飾墓石然簡樸無華以拙爲工竊有昌黎之志焉按狀公諱鎧字子輝劍泉其別號後氏先世自唐金紫光祿大夫允始顯至

我明陝西參議公敏取永樂甲申進士其孫自姑熟之靜鎮徙蕪之後家巷十三傳至石巷公無子公以屏山公子嗣焉生而孝友剛介面折人過亦能同人甘苦服食無珍華而焚券捐業惟恐後尤鉅者繕城餉饑貲皆累萬居恆慳不得一第以榮親襲以一命少報劬勞年四十餘筮仕府軍衛經歷雖爲當時名公卿重神廟改元進階徵仕郎覃恩封其父母尊以廉能升武岡州佐慊邑篆廉平得民俯倉粟隄悉捐己俸念父母年高乞歸養而外郵計音至矣武岡督糧例有羨數百金一聞計卽讓與同寅朱從士民擁留其清晝亦聲之自堂達廡而公則獨佇其門衛又聲之自一鄉及天下自目前及萬古他人或低回於瑣窗畫閣而公則於村墟覩記之一二而公則綫跡於吳閒而陳言其他行醇備可類舉也生於正德己卯三月十三日卒於萬曆丁亥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李氏後公二年卒子學來以諸生入太學娶張氏女二一適李衝一適張炫皆諸生孫男二光極卽字集也從余游者也亦以諸生入太學聘瞿氏光乙聘張氏孫女三一適諸生朱有聲二未字曾孫女一未字今歲乙亥十二

月十八日距公之卒四十有九年乃合葬於赭山東之陡岡而集
也以其尊人命徵志銘俾余之蕪言附公皎皎大節以傳是可幸
也銘曰於厥後氏本長源遠光祿參知勳德不淺徙野蕪湖傳家
萬卷亦越劍泉鋒端有眼決決溪流庭階布衍孝友脩恭有彝有
典一發不中長材莫展小試參軍夙夜兢勉山佐武岡緒堞畫畎
堂有鳴琴野無吠犬心動乞歸摧傷掷跣王戎死孝公洵其選荏
苒邱園臨流陟巘親朋笑言綢繆縗絰品亚士紳一鄉之善而子
而孫貢耳金鉉貢諸天朝遵豆有踐公魄未厝相顧悽靦四十九
年橫岡若峴吉壤俟諸玄靈微輾松柏蔥森榛莽攸窮以又以延
靈秀世顯豈徒世顯公德是演

方完初詩略引

完初先生之文天風海濤不可得而羈罵也完初之人壁立劍拔
不可得而紆折也而其詩則時江恣時高峭介二者之間而寫其
性情焉往侍先生時呼案而詢以詩案不佞每以童子何知應該
二十餘年後乃為品其遺詩夫中州之詩自大復以來未有如先
生之浩瀚者矣而崧山兄從浩瀚中為之輯詩略甚矣不能略者
不能詳固完初之遺旨而崧山善體之者也夫是固其詩之略也
故予言亦簡而不繁如此

擬先大父請謚疏

聖朝鉅典隆而益隆先臣孫忠愨而未揭謹溯陳三疏梗概懇遵
遺詔以光幽壙事臣父原任光州學正卹贈尚寶司丞辞某某係
直隸武進縣人初登萬曆十七年進士郎上疏極論王藩臣市蒙
神廟格外優旨省過三年旋補□□鳳翔府教授升國子監助教
疏爭被封未下復極論大計事得旨有春開僭議擾等語謫河
南光州學正丁母劉孺人憂在鎖十年於萬曆四十年病故至四
十八年光廟登極首詢王德完等存歿共三十餘人皆以僭議獲
譴者也先臣名列其中臣等私幸闕典有日不意龍馭再升陪臣
覆奏竟用首疏王藩臣事卹贈尚寶司丞臣等且感且疑痛先帝

之陞恩未畢仰先臣之苦心未旌除助教原官與藩臣一疏相暗
觀政進士與恫實新衙未卒主恩部覆允宜磨對外伏念臣父少
承先臣副使其御史某某之家學長與叔祖布政臣某某伯父
少卿臣某某和砥勉在朝則所受知者自神廟光廟而外曾無當
路之援在野則所訂交者近自錢一本顧憲成高攀龍等而外遠
自鄒元標趙南星馮從吾等而外從無匪人之比臣等仰顧俯思
未忍遽已查得穆廟時詞臣羅洪先亦以儲議放廢破格賜謚文
恭臣父清貞純亮洪先先後一轍貊乞聖恩下部施行使先臣獲
與易名之典先臣幸甚微臣幸甚

張樹伯誄

孟秋初夕鼓棹江隅顧兄臥榻執手長吁謂予素心沙鷗□□□
□□驚心刺骨片言未竟麗淚如珠良玉遽毀鬱鬱蘭駿枯衆香
泯沒遮須有無憶予與兄聯胥嚮娛論心講藝易牙公輸辯傾地
□弊振天衢三刖技劍一斥跋胡激昂千古恃此微軀肝腸皎雪

盜性毋滿其矢歲寒勿變斯須偕伯及乎力屏纖趨芟夷詖俚探
根離蘇季也鵲起銀章佩紆君也鴻冥冀巨戶樞樞秋雨孳絲春風
笥篋歸來未晚逐彼梟烏其亡其耋百歲朝晡招魂攝魄峙覓鴻
都兄嘗謂予高山望孤同安武林今之歐蘇恒聆咳吐聊啟顏愚
獨令先公為世洪鑪未蒙陶冶盜敢自誣幸攸私淑忍昧歧途生
平景慕魯國一儒緒言尚在即蠶測湖以此與君世誼更逾嗜子
伯兄亦抱區區寸心欲瀝赤膽可圖落落標孤竹碧梧與君同
恨誰鳴湛盧子姪習嗣抑首泥塗風期不遠迹絳幘駒振綴悲嘯拍頊仰終期一猶六月搏扶我血白碧彼

石堆山先生文前集鈔一卷明薛來撰來字諧孟號晟星武進人方山先生之玄孫崇禎辛未進士由刑部郎中出守開封值寇亂與大吏議剿撫不合投劾歸遭國變棄家爲僧更號米堆山亦署祝米翁作墨水不問世事卒年六十二志稱其有晟星集一百卷久已散佚道光辛卯七世孫子衡掇拾叢殘編甲申以前之作爲前集不分卷後集十四卷則入山後二十年所作也詩文半之子衡就正於武進李紳琦先生先生爲錄前集之文十三名之曰堆山先生前集鈔爲之弁言今更兵燹其家僅存道光中選鈔之帙一冊遂取而寿諸梓至堆山品之潔文之工有張有弛有譽撰傳及李先生序在前者自能得之光緒丁酉六月佛生日武進盛宣懷跋

東風文編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余既刻倘翁所撰筦天筆記外編矣乃者馮君孟顓鄧寄菴君文編見貽則鈔自孫君翔熊嶠寄廬者所謂咨詢咨始發舊篋得稟閣之惜哥宛然者也倘翁始以教授起家既改官縣令擢知涪州所至以清廉自矢而賦性剛直卒以忤上官獲譴自分明夷之囷所以自蓄者不可謂不厚既罷歸年逾七十矣猶執鼙鼓山之門余曩讀其示兒言詩前序云外孫鯉兒尚稚兒余衣敝

問何不新製余戲云無錢對云翁曾做官何云無錢聞其言不覺太息設官爲民豈爲錢邪而今以後錢爲官業習尚所斷童心亦轉民烏得不窮而世安得治也余觀此未嘗不慨然深念叔季世事之不可爲其大患固在是已且古今一轍安得如倘翁者千百輩一振厥弼哉果堂傳其學行甚詳謝山加服膺焉此編蓋翁所不欲存存之錄而別存之遽然自卷至四卷無往而不可見其剛直嫺雅之神氣則亦古之遺直也論史論學之言尤多精語足祛迷蔽所謂學人之文誠不當以詩人名也嗚乎直道不容于此已久窮老一官終以罷廢八十之年汨身乘潮而遠遁人生不幸至此但有祈死而已反不祈死庶幾猶見中興終乃以杜詩當陽之薇則其蜷伏海澨頹然一老而胸中之氣未嘗不貫達長虹也讀斯編者以與果堂謝山所錄詩相印證之即亦能得翁之詳矣是爲序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夷困篇有刻矣刻洁之詩也命名之意詩已揭之篇端茲編文也刻之非初意也盖文主脩辭而辭不工槐野五易稿丰蓁數與去業圖不校者其鄉里者是賤子名微才薄矣不朽之圖而偶有纂結亦實推敲非爲奇賈勝也辭者意之華也意期于盡愜而已不能草草出手也客洁三年一年作吏遭時險艱不啻難匈臆約結無意脩辭所事滿前不過明神之鑑顧上臺之牋疏與儕輩之簡牘無關于脩辭者信手疾書意意勿勿五改歲往事已付夢幻適坊者索廢楮和蠶炭始發舊麓得稾閱之三年情事宛然如昨夫拈据于衣袖而轉報以含沙影響于鬼車而奏成于市虎使孤竹蒙竊鉤之謗曾輿坐殺人之律痛定思痛能無愴然覓有辯矣引事證明最爲切核然不能及遠身且度之高閣況

它人乎茲稾雖率爾得之猶堪錄脩辭之未愚徼通人之一盼而心朗了然矣用是拾已棄之核汰七存三稍加詮次仍付梓人得與詩參觀知余受枉至此然不足怪也昔薛文清先生爲大理失歡宦豎迎合者因其辨釋冤婦誣以弼獄非閹僕之悲號無生理矣文清何等人品大廷定有公論讞者豈無良心心覆于姻寵而堂都憲貽笑閹奴遑顧溯青史累子孫哉予忠肅撫山西參議劉孔宗徘已過嚴流輩寡合羣小誣以贓污累及妻子公至始白之劉參議恆有而于巡撫不恆有余敢求多于今之人耶故操脩在我不疚實難溪夸沙蝨何地無之安得偶徼天幸而侈謂保身之哲也寓縣大

矣世路險窄無把玩咨嗟無同我之遭而鬱伊靡控試展此編能物剖而出之未爲不可非謂文足傳也雖然脩辭以立誠也信心信手情眞事眞所之非誠也誠立而辭爲賸技矣若必以脩辭繩之終當案此於醫部之上耳壬午歲中秋日王嗣奭題

卷一
告神
上任告城隍神
流賊告急諭眾協力拒守歃血定盟
祈雨告城隍文　不雨再禱城隍文
躬赴龍洞毛家泉禱龍請水
次日回州辭神申請
籲冤詞徧告神廟揭諸通衢
卷二
箋疏
赴勘成都告關天帝
聽勘回拜酬關帝
侯川南巡道潛修朱尊
稟謁守道周尊
再上韓中虛郡尊
答稟韓郡尊
附韓郡尊原書
稟謁守道周尊　上川南道朱尊
再上韓中虛郡尊
上刊道尊　上巡道陶尊
上周道尊　投黨按院訴詞
候審稟揭　臨審再稟揭
上金節庵刑尊　稟施四明臬尊
卷三
柬牘
將之涪揭告同鄉親友
次日回州辭神申請
籲冤詞徧告神廟揭諸通衢
金陵柬向六神兵部
答陸寶符年丈　答張百里孝廉
大計寄馮鄴仙給諫
寄高荊州象先　寄侯向六神海憲
復瞿給諫　寄馮留仙
寄馮鄴仙　寄周衷玄
寄馮凌霄親家　諭阻酉陽司發兵
答邑梅司楊光斗
答楊土司討馬　寄馮凌霄親家

上倪禹同司徒書二首　寄江鄧都　寄新涪牧夏公
寄高荊州
卷四
柬牘
與沈焦螟學正　答文耕存送剖心二草序
與張百里孝廉　答張南川玄仗
文孝廉受之惠荔枝謝柬
又謝惠龍眼　答文受之
夷門文編總目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柬受之　與張海曙
答聞長吉　答葛無懷年兄
答李公起　答王抱一
寄馮凌霄　抵江陵寄謝夏涪州
寄謝袁在周　與陳質日侍御
四六啓
迎候江鄧都署篆
江碧漢請啓　元夕邀夏四雲啓
祭文
祭季兒道萃文　贈孺人顯妣忌日祭文
代張學涵祭周葵庵封君文
卷五
序引
梅園集序　幽貞廬詩集序
赴公錄序　捐助籍引首
太平廣記鈔引　涉川吟序存目
鐵匱篇序存目　夷門文序存目
論
夷門文編總目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翼儒五論從祀三首闢異正學各一首
辯惑論　韓淮陰論
四皓論
卷六
辯枉
柳下惠　仲弓
樊遲　冉求
張子房　蕭何
周勃　賈生

漢四科取士
卜式
揚子雲
黨錮諸賢
王仲淹
盧懷慎
韓退之
李長吉外兄
楊龜山
趙閱道劉元城富鄭公
陳無已
題跋
讀周禮
書冤辯後
雜記
韓良胤
庖人司差附
漢武帝
公孫弘
馬伏波
陶元亮三則
徐敬業駱賓王附
李北海
鄭薰
程伊川
王陽明二則
讀太平廣記
胡遵道

夷困文編卷一

明鄞王嗣奭右仲撰

告神

上任告城隍神 即用之永福縣者略改數字

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事神匪他繇以爲民民有便利官必興之興之不能神共成之民有冤抑官必直之直之不能神共翊之民有蠹賊官必除之除之不能神共誅之民有災害官必捍之捍之不能神共賚之官之與神之民有災害官必捍之捍之不能神共賚之官之與神陰陽表裏官必勤民民安神喜官如不戒淫于貨賄瘝

人自肥妨人自利謬迷曲直顚倒是非官縱勢豪魚肉榮榮有一于茲職溯謗興縱封羊家譽香不登聲香不登神必怒我神其降罰戒後來者服官之初慶與神誓我詞不文我心不貳下車一誓萬姓其知其敢愆數更召人非

沛賊告急諭眾協力拒守敢血定盟

涪州知州王某爲盟結眾心協力拒守其保無虞事某自揣謫屑無他伎倆唯是潔己愛民自盟有素即今流賊披猖以城爲守不若恃眾爲守而合離萃渙責在州

官之一身果濫官而士將半載矣當其無事所不壹意爲民而爲自潤計者明神殛之茲當有警所不效死以守而爲自全計者明神殛之生爲浩官死爲浩鬼五內銘鐫止此前已昨見三街各保舉護集兵私心壯之先聲布聞賊心自懾而無藉棍徒訛言恐嚇致閭里愚民抱頭鼠竄假使衣冠中人尤而效之大事去矣不知自舍安宅暴露荒野流賊未至盜劫在傍眯目睫而投禍羅習者不爲也州官與爾輩誼關一體敢不剖心以告併與爾悉心以圖爲此號召本州諸鄉紳衿士與義兵

頭目衆以忠義自許豪傑自命皆偕某齊赴關帝廟歃血訂盟聯絡保甲整備器械併心協力效死堅守以扞衛疆圍保全室家萬一危急寧爲忠義鬼期以留名百世豈漁此盟明神殛之死盜死兵覆宗絕祀赫赫在上我言不食明作神羞特諭

不佞被劾未州文孝廉可茹素以學行稱爰賦二詩過唁歎詫久之作而曰茹非詫侯也詫世也以侯之廉靜忌弟而不免今之仕者豈不難哉姑無論操行流賊報警非俠力低洁且陸沈而下石者已何其後

祈雨告城隍文

不知伊人從何下手不佞笑曰此前輩未涉世之言也世路險巇羊腸尚夷某本謇拙不設機關不習容悅不解彌縫直任樸心蹟蹟而往宜其及也孝廉復歎詫已而曰侯本清眞寧戀雞肋所恨者浩之荒鄙不能長有仁侯而茹爲部民弗克代陳肺石每誦下車一誓禦寇一盟以剖侯心有餘矣請序而梓之以抒私心之鬱陶而萬一于翳蕘之詢耳某辭之不得而孝廉之高誼不可抵也述書于末簡

祈雨告城隍文

邦本在民民天在食穀不熟而民無食矣食不足而民無天矣民既失天邦亦失恃某等官于茲土莅茲兩載又將安恃也自春來雨暘以時早禾頗熟今茲夏杪不雨半月早禾雖熟山田龜坼晚禾焦槁農家樹藝早三晚七早禾雖熟晚禾無望矣此一歲豐儉之關亦萬鑞休戚之關也況民疲已極征賦繁重而養

忝爲州牧州民所寄命而轉寄州民以爲命當此旱暵
患在剝膚用是率州之僚屬與其父老子弟齋心空首
請命于明神所願力挽玄穹早施甘澍活此嘉生則守
土之官亦藉餘潤獲偕邦民其保無虞所徼福于民神
寧有既耶有赫靈聰默垂聽燮回天造命如鼓應桴某
與寮屬蒸黎胥有厚望焉謹具牲幣牢醴等物奉申虔禱敬告
不雨再禱城隍文

陽有官陰有神相爲表裏者也官之所守潔己愛民神
之所司禦災捍患某之牧似涪者幾一載矣若己不務

潔民不務愛則官不職不職之官願領神之罰若有災
不禦有患不捍則神不靈不靈之神而官則朔望拜謁
之民則香火供奉之又何爲耶想神亦不屑以不靈自
居也今亢旱者將一月矣雩龍不應請水不應田禾焦
枯無食無天官民徬徨計無所出於是披篋衽廢所控訴神如有靈則涪官之
遺餘力矣竟無一應夙夜徬徨計無所出於是披篋衽廢所控訴神如有靈則涪官之
棘奔走于明神而請命焉神將何以應之涪之民困已
極矣靈之以流賊急之以催科擾之以轉運耗之以哨
兵髓竭皮空莫必其命而復以旱荒迫之必死之地神
可坐視而不恤乎有其恤之而烏得不雨知州體病足
將何以爲民牧而神亦何以當民奉耶意迫詞切不知

蹇踰嶺涉溪勤恤民隱不顧軀命而遑叩明神謂人力之所窮神靈之所裕也其可愁置而不酬乎有其酬之而烏得不雨知州爲民謀也抑且爲神謀若官懇而不酬人且謂神無靈民困而弗恤人且謂神無能夫神之靈神之能久已著于茲土矣而一旦被此名也誰能爲神甘之庸得含垢忍恥而不一洒乎有其洒之而烏得不雨若曰此天帝司之則何用神爲民籲官籲神神籲天展轉哀籲天心無不可回天澤無不可丐是亦明神所以自爲而官與民食其餘委者也所願一運神力

大霈甘霖百槁回生民命有寄不負知州之惓惓則神功章灼而瞻依者不翅浩州之黎庶而已謹告

次日回州辭神申請

某今告辭回治矣昨之遠來壹以爲民爲民請雨期在必許而今日之民以雨爲命是萬民之命在神之掌握中也翻手作雲覆手作雨乃神之能事而忍于掉臂不顧耶民命阽危而不以告于神司牧者之罪也業已走告而民仍不能保其命則司牧者不任受罪矣民命危于蹈火我心棘于救焚而臨發躊躇再行申訖三日爲期三日不雨某將愬于上帝上帝好生而究詰涪民之所窮神靈之所裕也其可愁置而不酬乎有其酬之而烏得不雨知州爲民謀也抑且爲神謀若官懇而不酬人且謂神無靈民困而弗恤人且謂神無能夫神之靈神之能久已著于茲土矣而一旦被此名也誰能爲神甘之庸得含垢忍恥而不一洒乎有其洒之而烏得不雨若曰此天帝司之則何用神爲民籲官籲神神籲天展轉哀籲天心無不可回天澤無不可丐是亦明神所以自爲而官與民食其餘委者也所願一運神力

不苟人仕來砥操愈嚴向嘗兩任劇邑盟神受事初終不渝去秋抵涪矢誓如昨服官一載舉一念行一事入一錢有不可使神知者乎實心爲民不貪不酷州人知之神有不知乎今忽絓議反覆思維獨糧羨初已盡革猶存五分則緣吏書與里排稟留留非以貪而以充公費非以自潤也此不得已之心不可以質明神乎然以功令律之則罪也此私心不能自慊者也外此無復可指者矣反覆思維不能得其故矣前日集諸衙役而質之舌撟而不下又質之州人亦舌撟而不下忽一人踧

而前日頗聞之道路矣以撮提追人私債一也謂州人助餉爲加派二也取行不給價三也此得之傳聞餘不知也問曰有事實乎曰無之捏無爲有者聞州棍爲之不敢言也此州民所大不平者也其然耶否耶卽以斯言與神質之兵興需餉甚急二千石之礪米撮提而始完又前年錢糧長冒三千有奇道尊立限于撫臺刻期起解亦用撮提謂以撮提追私債冤乎不冤乎上臺有助餉之文鄉紳居一某親卽之不應而州民倡義願助之曰公之冤誰不知之公道自不容泯而州民倡義願助不妙因而中止然竇啓于閻道尊之家眷某尙不知

而太尊必知之相慰之言繇今思之恐未必眞相愛也

赴勘成都告關天帝

恭維天帝義勇格天威靈震地明並日月旁燭幽遐而維此浩也人情險仄人口囂譁有車載鬼無影含沙使鳥鳴飢其黔白薰蕕殺其香臭夷蹠倒其汙潔胥囂錯其忠邪人在塵中涅涓莫辨而帝居天界毫髮不差抑且馘邪佑正伸冤直枉整頓萬靈翊襄造化此億兆所以瞻仰聖代所以褒嘉者也嗣奭叨任州牧日乾夕惕乞明神大顯威靈啓問官之聰聽無疑眩于諭訛剖證

不良不酷以臨民任怨任勞以營職至于行不違心財無苟得此又平日之操修期没齒而不易可冥對于神明而亮天帝之所陰隲顧以口無甘舌身無媚骨執法而拂胥人之心認眞而來蠆尾之螫上臺誤聽首蒙參劾奉旨發勘禍不可測天耶帝耶夫誰使我至斯極也天道安在公道安在此冤此情傳之千萬人聞之千百世有不爲我流涕長太息者耶茲將赴審誰爲剖析獨念平生心事對天帝而無慙故今日冤情叩天帝而求直帝耶天耶試垂鑒別此無妄之災耶抑自作之孽言之是非與民合則治違則否治否關氣運者也則是非之合違亦氣運司之而氣運適遭其窮天帝亦且柰之何哉大氏州縣之官提衡其廉貪在上而洞晰其廉貪在民是是非非民論棊公上常取衷焉而天下常特命焉上而何哉即天帝之義勇格天精忠貫日眎操權狐鼠耳翦魏吞吳發蒙振落耳戮力殫瘁而殲志以歿且又不良心盡豁鬼蜮之魄潛祓讒誣之舌陰拔慈祥之牧于歿也則帝之天亦有不可問者矣而何有于幺麽小子總之帝即天也天之尊誰敢與抗而當其未定也人能勝之而人終不能勝已定之天天詘帝于一時而信帝於萬古日炤月臨皆帝光晶風霆流行皆帝歘呼氣塞兩間神攝百靈大英雄以生死爲旦暮萬期爲須臾彼操權輾電光石火渠略蚿蟉於天帝何有哉今爽素實不貪而劾之以貪列款十三無不虛也而一經問官

爽之被劾而赴勘于臬司也嘗陳詞于天帝之前所冀開問官之聰聽啓證佐之良心俾皓白之身不蒙溫蝮而今已矣彼蒼者天有不可得而問者矣問官即不乏于聰有不敢瑩其聽者況其未必聰也證佐即未泯其良有不容剖其心者況其未必良也天帝其柰之何哉大氏州縣之官提衡其廉貪在上而洞晰其廉貪在民是是非非民論棊公上常取衷焉而天下常特命焉上之是非與民合則治違則否治否關氣運者也則是非之合違亦氣運司之而氣運適遭其窮天帝亦且柰之何哉即天帝之義勇格天精忠貫日眎操權狐鼠耳翦魏吞吳發蒙振落耳戮力殫瘁而殲志以歿且又不良心盡豁鬼蜮之魄潛祓讒誣之舌陰拔慈祥之牧于歿也則帝之天亦有不可問者矣而何有于幺麽小子總之帝即天也天之尊誰敢與抗而當其未定也人能勝之而人終不能勝已定之天天詘帝于一時而信帝於萬古日炤月臨皆帝光晶風霆流行皆帝歘呼氣塞兩間神攝百靈大英雄以生死爲旦暮萬期爲須臾彼操權輾電光石火渠略蚿蟉於天帝何有哉今爽素實不貪而劾之以貪列款十三無不虛也而一經問官

聽勘回拜酬關帝

帝君之隆烈

憑仗明威陰扶顯雪言旋之日當薦牲醴之芹誠以報

之手無不寶也上之人轉屬而下曰制命在我夫誰敢違期合我不期合下民之公也下之人轉屬而上曰命有所制予曷敢違期自免庶人之議也日月麗天幽隱待炤氛霾翳結白晝冥迷此乾坤何等時耶而奭何暇爲此身悲也茲且不日回奏廟堂之上眞以奭爲貪人矣鍛鍊周內無平反之寶矣然州中婦孺知奭無貪行也天帝在上知奭無貪心也幽與明對則帝得半下與上對則下又得半得半又有源之水雖壅必達必問也失半之半則未定之天也半則已定之天也不有根之木雖摧必滋奭之好修九死靡悔誰能禁余之終不曰耶此天帝之默司其契而奭竊引之以自寬者也所苦者贓多而不能卽完疏上而未必卽下骨枯莫肉途窮難返所冀天帝之終相之俾早歸骨于東土則天帝之惠我不淺也赫赫在上耿耿在下瀝血抒情仰希昭格尙享

夷困文編卷二

明鄞王嗣奭右仲撰

箋疏

候川南巡道濬修朱尊名本吳同鄉薦

恭唯台臺鋒當八面望重一時在川爲舟處堂爲棟行將陟廊廟而表於常幸附光塵可勝榮慰卑州某以極譾庸之才當極衝疲極廢墜極煩苦之地飢不遑食勞不暇息丙夜而睡見星而起猶恐不給吏習貪而不畏法民習頑而不畏官征輸不前盜賊多有既懷稅駕之憂更切傷生之懼矣某雖不才竊抱微尙謂天限人通窮不限人樹立一官半職俱堪自見匪玉是寶不貪爲寶然賦性擁腫不與世諧鍛羽公猶宦情頓冷直以明發繫念再撥寒灰刻厲彈丸得恩沾黃壤於私願不翅足矣拮据五載量移涪陵本應謝去而夙聞山水之奇更荷帡幪之藉遂棹舴艋而西葉灘破舟舉塘截纜不埋魚腹天幸爲多及抵涪而不意其敝壞若斯極也循舊轍則喪故吾改新絃又招眾怨如傅馬棧眾木皆曲而直木難施可奈何哉幸逢本道周尊明爽溫和吳味

頗洽而活以積敝之餘病在膏肓鍼砭鮮效恐終當投
石而走耳所冀台臺賜之鞭策借以齒牙免致墮落則
恩同再造鐫感罔極某白履任來時作二天之想而逐
逐牛馬走屢濡削而屢閣筆也隙駒亡賴月巳再圓始
庇芹儀少將葵嚮僕垂鑒茹曷任龍光

稟留守道周尊家眷

卑州猥劣邁茲奇警晝不遑食宵不遑寐問候闕疏罪
在不貲乃太夫人抱痾府宮閣之而卑州未知聵聵一
至是乎今晨本府忽駕艦到州奉迎寶眷俾太夫人便

于就醫安敢不遵然卑州孱有過慮變府破後警報沓
至州民盡聳各率女婦逃匿深山禁之不止況又以疑
事促之乎竊謂民心一搖城不可守且慮不在賊如前
年奢酋之變奢賊不來而州梗倡亂劫車劫囚覆車不
遠卑州前日已撰文諭眾士大夫耆老並集關祠歃血
訂盟誓以死守本州練有鄉兵千餘而三街士民各糾
義社丁壯畢出與鄉兵合併團練約有三千又有馬兵
偵陸舟兵哨水僧兵守關登高瞭望各鄉隘俱選豪民
給把總帖集鄉民拒守軍容可觀似有固志州城三面

臨江陸路巉險賊難飛渡地方斷可無虞今老大人方
率兵督戰而家眷一行州民必謂勢不可支望風瓦解
轉思奔竄所云疑事促之者此也民心如水搖之易定
之難豈但州民將川東盡震而三軍之氣不戰而索矣
冒鈹而陳詞不欲太夫人先去以爲民望亦不欲以州
官之失事貽累于老大人也況醫人在府一召即至乃
屈一節鎮之母夫人逆流走數百里而就醫亦覺非體
故斗膽上懇乞權事情之輕重酌利害之究竟立諭府
夫人安太夫人安則地方安老大人亦安而卑州藉其
餘庇亦得無蹈于危此事機之閒不容髮者也情迫詞
戇死罪死罪

答稟韓郡尊

周太夫人之病大抵託辭也卑州何以不知周老大人
之母猶吾母也流賊報急而移置安所下屬寧無是心
然於地方關繫甚大蓋州民畏賊聞風競逃至有士夫
亦同鼠竄卑州爲地方慮前日招集州中父老子弟大

會于關帝祠諭以大義聯以至情歃血誓死以守誓神之文有曰生爲涪官死爲涪鬼靡有貳志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於是練有鄉兵之外三街士民各起義兵水有哨兵陸有馬兵關有僧兵四鄉之豪各衛其境州城環江賊不能舟必難飛渡料可無虞周老大人正與賊相拒而家眷一行民必搖心而盜乘之起劫帑劫獄勢所必至奢賊之亂已示前車萬一有之誰任其咎州民之心近日始定昨聞移家之舟一到而驚相傳語復起危疑舉州立刻具稟周老大人而懇其即發諭留家已命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拽船回矣此舉周老大人必不喜然守土之官地方爲重何暇自顧其身即以此獲罪所不辭也後日周老大人道及乞老大人委曲明其萬不獲已之意懇懇

附 韓郡尊原書 名謙蘭州人

偶聞周老大人尊堂抱恙當此心事不快之日兼以二豎爲祟老年其何能堪遣役迎就醫藥此出自不佞意周老大人毫未一言及也至勦賊事撫臺鎮臺初二日可到府有將有兵又有指授巡道陶老大人於初一日提兵至忠州小醜翦滅當自不遠唯門下加意料理防禦祝祝

催令拽回毋得久留致滋他釁囑囑

書至即就呂掌號問付劒諭帖答云無有豈有而隱之耶然掌號早已艤船河下以待不虞萬一有變安能禁衙內人不出亦安可禁其出也治鄉多盜而獄多盜因聲息相應兼俗多登壇邪教前已釀亂幾成而弭今賊破夔府蹂雲陽抵萬竄忠涪民震驚亂介呼吸而幸保無事則道尊家眷不行之力也道尊若從地方起見宜深慕此舉而反衡之且擠之何耶雖然使地方失事謫戍豈畏其辇語曰擇禍莫若輕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舉未爲失算也噫

辯謗稟韓府尊

賊氛甚惡川東盡聳重荷老大人英猷坐鎮殫力經營四封之內似可無虞而大廈之幷幪遠矣卑職自分綿力所夕拮据唯是祗奉明命罔敢隕越忽蒙鈞票督過森嚴不覺心寒魄飛顧此中情事紆迴倘容剖心自列伏冀台慈俯垂炤鑒卑職某平生頗知嚮往匪但不敢欺人抑且不敢自欺及爲州縣吏期以實心行實政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庶幾古之循吏而施之今日行之涪州則有大相剌戾者蓋涪當孔道上臺承差往來如織多借事干求緻搖脣舌至有奉檄下州氣驕欲奢多端需索一不愜意便施盤弊而卑州素性木強非法之求槩不肯應蓋不能諂事左右而毀言日至自昔然矣向奉上臺捐助明文竊計州異于縣須得米四百方可報命州官躬助百石而林紳粟監勸之或可得三百卑職先發贖銀五十兩買米于李渡一面創牘傳告鄉紳隨往躬貌雖以升斗應者謂有懲于畜酋時事云里排鬧子爲職不平堅而許語有包萬象者舉眾具呈謂子弟

衙父兄正在此時民等爲倡其勸細戶畝輸三合三百石可立辦請設舟河濱待民等之自輸卑州喜其尚義艤船河下四日間得米二百而輸者不絕也恐稽時日即輳自捐之百石具文遵解萬縣順流而下次日到矣及文投守道尊而改撥梁山交收路須遵陸相距一百五十里山徑崎曲不能空手以運解書張應斗回州稟狀卑州計無所出即召庫吏預支薪俸銀五十兩給令雇夫轉運應斗乃稱不足用而諸里排又慨稟父母官清苦安能更費多貲民等願起家丁併地方夫幫運時以土司兵奉調將到刷船以待乏舟載夫又以農事將興職亦不欲煩夫遠行即將前銀五十兩面同里長付應斗令往萬縣雇夫以去初未逆知其有別情也乃應斗終慮夫價不敷與眾里酌議于應往之夫量貼腳價每名銀一錢人亦樂從後職聞之念軍餉方急腳價又非強民期事早終姑聽不禁誰想道差與本府守催之差借私折夫價以爲罪案鎖應斗至河船嘶以解道解府隨有州中黨棍席廷顯等爲之講解勒去銀二十七兩得釋而夫價幾盡矣卑州望納米迴批方以日爲歲

而又有意外紛擊聞之大駭卽召催差頗行詰問語亦微戇終以投鼠之忌不敢上聞而此輩懼有後言遂爲先發制人之計不知其對老大人竟作何語致老大人震霆馮怒至此也若論其事則前言盡之矣戶書私折夫價而官不之禁不爲無罪若究其情尙似可原也然卑州信心行之無所顧慮應斗州人習知土俗薄惡而鹵莽作事致茲多口罪可逃乎第緣解糧未回卽往行提恐誤公事乞俟其回日鎖解台臺審鞫究罪然卑州私竊揆忖卽應斗之折價原非爲私似亦可從末減則

明鑒高懸非卑州所敢預也下屬之事長上猶子事父父行譴怒子不剖心析肝自引罪愆而飾以虛詞豈不獲罪于天乎卽今所陳如有一字之虛亦天之所殛也伏冀台慈灣威垂鑒俾下屬可圖後效而風雷卽爲雨露矣

上劉參生撫臺

恭唯老大人節鉞所臨威靈旁暨小醜剪滅萬姓安枕業已奏膚功而承天寵矣卽浩州彈丸藉光福曜賊燄自消然地當孔道供億紛繁助餉幫運民亦勞止極力拮据頗覺有緒練兵可用運米告完而所最苦者地當酉陽邑梅平茶石耶四司之衝流賊之亂巡道首調石耶邑梅二司而酉陽自願出兵報效老大人許之然司兵未出而賊散賊散而司兵又至近奉本院之命並阻止之命到時石耶併平茶自至之兵已給米過至酆忠而阻之無及邑梅兵阻之不止今已至涪既不容其前進又不能遣之卽回啾啾索糧斷難空返又聞酉陽之兵亦不聽阻目下到矣而石耶平茶又將自忠州返四司之兵非我族類聚處一涪何以堪之夷性難馴而情

事又異如酉陽原奉有本院每兵計往回到司日期扣算支給二分之文而邑梅之望甚奢今方具文請奪至如石耶管兵官少年頗奉法前聞在忠州業已領餉百金無言今見酉陽邑梅多索恐兵人亦復生情不肯去此須大費調停大抵宜稍從優厚以慰其意不然恐其相爭相軋相妬相仇大爲地方之害而激成意外之變也又酉陽之給憲檄原取之本州前日將解府驛傳銀七百併稅銀三百餘留以應急近說不來二項銀業已解發而不想其竟來則無米難炊一苦也卽設處以給

之而三司兵上眈眈其旦恐致剿牙又一苦也諸艱蜩
集擺脫甚難須事事稟白上裁庶得有解不然人情難
調夷情更難調雖奉有權宜從事之文而此事斷難權
宜者也事急途遥往回便踰半月治之官民俱在阱中
伏乞速賜救援下情無任激切之至

上韓府尊

恭維老大人練兵轉餉措處有方故渝屬二十州縣皆
免賊擾而安堵無虞誰敢忘祖席之自耶今流賊業已
遠遁而餘孽獨結于涪涪當各上司出兵之衝酉陽石

耶邑梅俱奉院道之調兵未至而賊已散賊散而兵又
至初則調之既則止之調而復止勢所難行前日止兵
之文到涪而石耶兵已過邑梅酉陽兵未至梅酉之兵
阻之不止而抵于涪石耶之兵阻之雖止而返于涪又
平茶之兵不調而來既過而回亦止于涪聚此數千豺
狼于蕞爾之涪能免其搏噬乎況統率不同情性又異
罪愆易卸約束難施而四司之情事又異酉陽奉撫臺
之命領糧于涪邑耶奉巡道之命領糧本府此初行也
今酉陽尚有撫臺扣日給銀二分之文而石耶邑梅巡

道尊並給犒四十兩給餉一百兩止矣石耶似肯受命
而邑梅攜家以來其望甚奢其兵甚橫業已詳報院道
往回須二十日目下居民遭其搶擄多閉門匿去矣日
後更當何如平茶兵今日已至酉陽三日後亦至各司
齊到事勢又當何如兼以州帑罄懸前日請命暫留傳
銀以應急後謂酉陽兵不來矣故傳銀隨即發解而酉
陽兵又至安能空手以應也目下光景大費調停而又
未易調停請問老大人何以策之俾眾豺狼弭耳而去
耶

上守道周尊

老大人運籌決策東川蕩平萬靈手額望棨戟之回鎮
也尊太夫人偶爾違和不聞于外初二日傳諭設醮始
知而龐醫調治隨即報愈不煩台念卑州拮据餉運幸
告竣矣今所最苦在于土司而石耶平茶兵今去矣酉
陽則兵回而帥留爲之請餉亦易完局獸邑梅司楊光
斗攜孥以來其人狡猾其兵最多其道頗遠其望甚奢
阻之不回意多怨望語多要挾不得已爲之請糧而都
臺建牙遠隔千里往來費日司兵宿食于兩街居民十

餘日矣民已告困而兵稱不飽又宣言城內居民何以
獨享其安時入城索酒食攫貨物初三日分把五門禁
人新水兵民閧于北城一兵詐死圖賴而眾兵競譁幾
成大變卑州亟拜楊帥促令禁止且懲其一二始定而
司兵狡悍者結黨搶掠于山鄉鄉民聞聲膽落卑州諭
令嚴禁而本土奸民隨有盜取田野之物被追則曰我
司兵也相格致傷楊帥聞之遂執詞謂鄉民作慝而被
我以不美之名犯者云是皮家奴其主皮生宦族富饒
楊帥勒索餉兵銀米以百計相持不下今人犯未齊未
堪審結止摘見獲者口詞亟爲申報各上臺庶俾彼不
得挾以爲詞也土兵之事未了蹈虎履冰臥不安席而
又一面料理按臺駐節之所需此緣夔府殘破改駐于
涪自衙舍至于什物百無一有須費百數十金俱屬無
米之炊兼以事無前貫又難措手而兵喧肆閉供應多
端不知何方而可免于罪戾也按臺前日發停止牌矣
之艱難宜休諭此身之老病宜休不休則涪事益壞而
身且不保故頭者具文通詳院道司府意在必歸無復
返顧而猶恐上臺不肯遽許伏願老年堂推同鄉之誼
有統紀而下屬易于策應臨稟可勝翹企

上川南道朱尊

謬加奬借謂夫夫立身非草草者宜全其晚節早賜骸骨許其歸田所不即填溝壑則一日餘生皆恩臺之賜也永矢明德寧與齒髮俱盡耶

再上韓中虛郡尊

卑州某之以病乞休也反覆思維勢不容已迫切之情匪筆所罄不然叨荷帲幪震霆不鄙誰肯遽拋鷄肋而自外于生成哉人窮則呼天呼父母台臺之於某天也父母也勢迫情切故疾呼求救而謬奬以尊鱸之思此某所以仰天椎心泣而繼之血也蓋衰暮之人最不堪病二病之後如枯樹經霜雖郭橐駝日施溉壅而止虞剝落不復榮滋今藥餌不效精神短少手足麻木耳目昏聾腰疼膝酸百病交集覓同木偶而州務繁猥又非木偶人可臥而理者若不早去則某之病日甚一日而州之病亦日深一日某之病不必計也雖病而死猶亡九牛之一毛而州則萬靈繫命故某不憂身之病而憂州之病身之病不敢乞憐于台臺而州之病爲二十提封之一亦台臺一指之痛也獨能超然不早爲之計乎卑職之病業已通詳院道儻各上臺取裁于本府一言可當九鼎而一慫恿可以生全州之民全州之民生而某死亦瞑目矣此九里之潤實二天之覆也合臺素以一夫不獲爲恥而活一夫以活全州寧惜一引手耶故不厭再三之瀆而請命焉葵藿微誠幸垂末炤

上周道尊

卑州二豎作楚蘗於前月申文告病而先後具有私禀陳情頗悉蓋州衙務繁綿力拮据已苦不給乃自發春來初以兵廢繼以旱廢今又以病廢而嗟此州民初苦兵再苦餉今苦荒以三廢之官御三苦之民鮮弗貽累地方者乞老大人首爲地方計而餘以及卑州力爲張主俾得生還眞無量功德也語短情長望凝心結

上巡道陶尊名爾德陝人

知州某具文乞休萬不容已今晨始拜大批慰之以靜攝勉之以視事捧讀台諭妄源倣帚槩其生平奬借過隆汗浹于背愧未已而繼之以泣也悠悠世途知己絕少而老大人則卑職之知己也某自知誦讀輒信聖賢之言必可行然以語人鄙不笑者同志既少夾輔罕資暴棄實多長而無逃第保此眞心期相終始修己臨民

無非是物然持以涉世多不相宜頗宜于閩之永福蒋
最不宜于蜀之涪州某治永五年未嘗一言欺人未嘗
一令欺人小民初便不疑久而益信諸生鮮不充里長
借青衿以捱此故逋糧獨多初行征法稍不相得至一
年而後治糧亦不逋在彼五年政舉人和庶幾不負所
學今治涪而大謬不然則土風薄而人情澆也蓋涪之
風尚人自比其黨而不知有官人各營其私而不知有
法不知有篤則聯屬難不知有法則約束難此其難難
在地方者也而賤性之不宜于地方亦有一素不尙機

巧而習態狡猾不得不馭之以術素不喜苛刻而習氣
悍戾不得不嚴之以刑然性之所成終不可化任性而
行如粱肉治病無救于病矯性而出如學步邯鄲未必
行也而失其故步故履任三月知其不稱輒有歸志欲
于今春具詳而忽聞流賊之報非土臣遠引之日故勉
強捃摭練兵理餉不遺餘力而力不能副則過繇此積
謗繇此滋而病繇此起過猶可補謗猶可弭而病不可
支則不得不去今耳聾矣目昏矣小勞則氣喘久坐則
頭暈與土木人何異坐土木人于州堂而求四境之理

不可得也此某之罪也留土木人爲州官而責以四境
之不治亦不可得也此不盡某之罪也卑職是以意迫
情切而不憚瀆懇于台臺也業詳兩院兩院必取衷于
老大人伏乞力爲張主賜之骨骸放歸田里地方之幸
而波及卑職其餘也然知我生我兩兼之矣可勝翹跂

上周道尊

卑職自去年八月到任倉庫錢糧並無交冊而各年逋
欠數多逐一清查未能即有頭緒如現年錢糧虛報完
數在冊而署官止取其羨餘以去其銀分毫未曾入庫

查出甚爲駭異署官係撫臺至親安能徹底整頓乎兼
以署官經年臥病止從枕上聽一二細人語酬答州事
致上臺未完事件積案如山陸續催結一面料理大計
文冊精血耗竭一事不見底績而年內數月已虛度矣
自知力不勝任故歲初台車赴省力懇注老病于按臺
復命冊申請再四而不允新正考試儒童擬於二月初
告病起文而流賊報至矣故初願不果豈非數耶某本
腐儒止耽筆墨居常無事遵奠塗轍猶或可支而應變
解梦原非所長賊起倉卒萬姓驚惶終繹奔竄時招鄉

兵而民無一應礦倉米而穀無顆存問鄉兵則曰前年有糧而今難挹腹也問倉穀則曰豪猾騙領而今難亟追也鄉兵不集不得不餌之以糧倉穀無存不得不提之以撮假令豪傑當之必有妙用而卑州庸拙則不免科里甲而興謗讟矣至於發銀買米以助餉發銀僱夫以運米官有案領有人具可究詰誰得飾無爲有抹有爲無耶日則練兵夜則巡城餉不缺輸夫不缺運士兵驛騷多方曲處民不逃而兵不譁雖不敢自居功竊謂庶幾免于罪戾然心已竭矣力已竭矣浸淫成病幸未

死耳五月中旬賊始告平而逋糧專事件催檄疊至末及一月而旱魃又起奉文停征止訟而從事于禁雹跋涉于嶄嚴匍匐飢勞毒熱中之而二豎內閧服藥不效不得已而以病告蓋犬馬餘生不足惜而曠官廢職深可慮也今民閒忽傳卑州爲仇棍揑謗中傷已聞之上臺然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本末求無媿于心止耳若欲人人取悅勢所不能而百務蝟集雖隳廢是懼亦無此一副肠也平生力學頗知向往決不敢爲不肖而獨行獨立絕無繫援止恃台臺具有雙眼而覆有二天耳

卽前所縷陳他人或未必悉而朗鑑垂炤有一詎語耶故傳聞之言某尙在疑信閒至於告病一節願曲賜允俞得保殘生歸上祖宗墳墓則再生之恩也

某在官從來無一私人故絓議一節州中久已播傳而茫然不知偶一門子微露之反覆致詰云得之傳聞因具箋請問不知卽道尊下手諺所云鬼門貼卦者也

投黨按臺訴詞　名崇雅寶雞人

訴爲認眞戾俗任怨招尤乞徹底究勘以雪沈冤以遂

首丘事某資性鈍拙止知讀書鮮涉世事叅守其樸心擇地而蹈入仕來益知砥礪而事必認眞以爲不認眞則職業不舉而不知其樹怨而生謗也州官之壞于浩者接踵六人矣豈宦浩者盡不肖哉此必有大難料理而上臺當另具隻眼者也某初到任署官早去交盤無冊錢糧無稽理之三月相其情勢如痼疾難醫輒欲辭官每對周守道言之而舊臘新正每見輒懇于復命冊注下考以遂其歸而不允也擬卽乞休值流賊亂而不敢請矣蓋浩之弊總在錢糧不清而不清之弊多在長

支冒領五年之長冒三千六百餘兩則他年可知州中之衙蠹豪棍勢宦羣而鼓利其中勢宦待以生息蠹豪待以衣食一旦欲奪之猶奪嬰兒之乳也能無怨乎某爲州獨究心于此以爲既往難追而七年經手逐項清查冀杜長冒而後來打算猶近二百此亦積習不能頓除者然較之往歲則最少行之明年可盡絕而長冒少則抱怨多矣前三項足以該州人舉州之人與某爲讎而蜚流之謗從此起矣次則倉穀二千半變價半易新領穀皆屬蠹豪某到任後催取倉冊查之變價無銀易用撮提二千餘米二旬追完幸不誤事而怨者入骨矣至五年通糧最多長冒最多周守道立限于撫臺許解二千二百兩限在三月而賊平始得開征亦用撮提半月開追完五百四十餘兩隨以旱止而恨者又入骨矣又本院贖鍰前官虛出庫收一旦檄取遂郵正糧以應新無穀年內雖追十不完一入春來勦賊需餉甚急始用撮提所撮提盡此三者矣皆勢不可原不然某亦忝列衣冠令與諸鼠輩角勝于脣吻辯而得白已覺愧赧況訐者皆前三輩中人誰爲存公道而持正議哉總是浩之弊根株難拔弊中之人糾結難破而仕浩者和之亦敗攻之亦敗和之而敗則浩病愈深而猶得人之懽攻之而敗浩病少瘳而遂樹人之怨如前任則和之敗者也如某則攻之敗者也論起念少收拾所冀院臺先爲浩計而後爲某計也甚某賦性迂拙方而不圓過於拘執兼之衰病矇瞶精神不周已不欺

人而多爲人所欺意在愛民而奉行非人或反生害不能保其必無但浩之土俗如鬼如蜮如虎如狼難以理論法繩此通省所知者至剝民之事自信其必無而通州士民亦信其未嘗有也某平生砥操甚嚴在任關防甚密百罪俱當領受贓私纖毫不染所幸秦鏡當空幽微必燭萬一讒口磬磬惡聲交鬬而某又耳聾口訥空懷忽懣茂繇上達以致黯黜于青天白日之下萬里窮官不以憂死必以餓死死當訴上帝以求直肯以帖白之軀受人污衊哉某前任在閬頗以介稱爲夷于閬必

不爲蹂于蜀人品必非兩截伏乞院臺考其平生稽其事實察其源委推勘到底出之汙泥賜之骸骨不但昭雪州官亦所以扶公道而回薄俗也激切陳情一字一血謹訴

訴泉司問官二理刑同然俱不准行

候審稟揭

爲耳聾口訥用筆代舌以便聽鞫事犯官某無他技亦無他腸平生止耽誦讀攻詞章矜名行生于浙而浙人信之仕于淮而淮閫之人信之轉官于浩不暮月而遂徃彈章豈兩截人哉蓋性稟愚拙常以忠厚待人此不宜于仕而更不宜于浩浩之土風刁者鬼蜮悍者虎狼人地原不相宜而時勢又遭其窮故至此耳到官三月知人情難調政務難理即欲乞休嘗懇于守道周老大人請于復命冊填注年老以便歸田不蒙賜允然苦情可知也擬於正月後開征一限解足遵餉即具文請休而流賊之報至矣賊勢稍平而未完錢糧未完事件停滯已久積壅甚多欲稍爲料理圖得脫手而早魁之災又起矣案牘牽絆歲月因循致有今日此謂時勢

之窮而不止此也即如錢糧之弊啓于鄉紳之銃工食銃鄉語猶放也即放債也衙役工食一兩或銃六錢七錢八九錢焰久近爲多寡臨給工食鄉官舉人各持約領支而一名工食有銃二處三四處者不免重領謂之長支又有持趙甲帖而領錢乙工食謂之冒領總須串通管糧吏書而州官受其紅銀不免相爲貓鼠以致長冒數多余到任禁革紅銀因設法每行置工食簿一扇列名如趙甲工食若干支領即注其下工食數盡而止所以長冒遂少後打算尚有二百緣未開征而舉人以會試預支故也七年之糧欲爲更始而適諸考廉計偕期迫預支工食以抵路費此向來積習某堅執不發而索取愈急甚至轉求本道罵吏打門不得不從而又不以爲德也又如倉穀原存四千七百堪備不虞而署官誤聽私

人二月先發變價者半陳已出矣至六月又以出陳易新爲名盡發而倉無留粒領者盡屬土豪窮棍流賊之餉米盡數解完土司張吻千家閉門百計調停不致亂急餉如火將何取辦設法嚴追即此一項殫竭心力而民反以爲怨也此亦時勢之窮而譏讒所繇集也業已至此尙復何言而斗膽有請者某自到任來年衰力憊有負大恩而尋常過咎似可相權而稍從末減伏乞電炤垂憐早賜骸骨下情不勝哀籲懇祈之至

臨審再稟揭

犯官某前日有乞發單款一揭而昨始從掌案鈔出參疏計一十三款今從實供招首款糧義與後款虎皮有之餘皆無是公語矣虎皮緣練兵揚旗之日某坐舊褥有馬戶包萬象借自士夫家以壯一時之觀非送也即非贓也至糧義初到任即出示禁革示稿存房時管糧吏書稟稱州衙費繁勢不可革當時斥去至開征而各里排同聲共稟如吏書語某頗疑之因問舊例若干對以加一諭以暫存五分俟後裁奪然則較前止二之一也後又聞此謂明一倘有暗一則所取四之一也若在川中州縣此其最廉者矣某前任永福縣雖編小猶存公費四十金而浩則絲毫無之所費將安從取辦哉且五分雖存直虛名耳前署官係撫臺姻戚如六年糧尾

言法臺既免研鞫干證亦免受刑豈不甚便不然而必取證于仇口責招于夾棍誰肯明言誰敢直言而憑其妄證以入州官之罪無論人有公論是非莫掩天有朗鑑枉直難殺而老大人至仁懇惻不忍于一蟻而寧忍于一官耶某在任甫及朞月流賊旱災大半停征止訟而蕭需新應費出甚多宦囊如洗今日即去已乏路資若有贓罰粘帶淹留日久必致飢死而一家十餘口必致流離讀書出仕素知自愛而末路至此固仁人之所憫痛也此時生死之權不在造物而在老大人之筆端

虛報完數在冊而先取其羨至七年糧開征尙遠而去年六月先定糧書各取紅銀以去而庫藏交盤不留一字此豈法乎而不得不隱忍也至七年之糧二月開征而流賊報至矣奉檄停征兼又止訟至五月終流賊平士司去催通糧滯獄者加火料理未半月而亢旱禱雲停征止訟之檄又至矣雖存五分所入幾何雖凝終革何暇及哉而費果不訾如一年積穀該銀二百六十六兩陵工一百十六兩積庫覩費上臺刑具三十二兩去冬大計差人入京送冊公費二百二十兩司府入覲夫

價折程三十六兩此費之有經者已須設處其不經者加助餉僱夫一百兩助刊府誌四十兩兩院批助故官舉州判長夫折程四十四兩王閣老家眷入京本府坐派分金二十兩團練鄉兵做旗鑄銃買硝磺賞銀錢等項四十餘兩四土司官到州程宴餞贐三十餘兩新中潘春元乞恩本道批發工食二百無以應之私助二十兩本州宴餞卷資八兩此皆有案可稽人所共知者已千餘金矣又加前官訟多鋑富庫吏例供薪米某因止訟鋑少扣去薪米銀七十五兩而官之貧乏可知矣故所攜衣物半從斥賣而同鄉之官于此者稱貸幾徧雖阮生之曠達嘗作窮途之哭而況瑣瑣者哉故律之以功令取羨卽罪也何論五分若原其情則萬里貧官無神運鬼輸之術將惡乎取給耶雖法之所在雖望原情而止就招實之款坐以應得之罪餘款皆事之絕無者恩臺水澄鑑朗豈忍狹某將無作有也故前揭所未盡者茲復備陳之仰希電燭謹揭

上金節庵刑尊 名玉玆德清人

某落魄纍囚一蒙昞睞寒灰忽煖珠環靡報夢寐猶慙

自苦運數太奇動與阨會如轉石塗泥無復出理向者爲張主分毫靡得州官口惠而鮮信亦曾送一兩事做就勘錦官城狐作祟費三十金始得發回原任追贓諸款開贓俱非染指俱有著落設處五七百金不難而莫情沾霧露之潤顧請託原非本性而胥靡之夫不欲與雖驚爭食所冀徼其寵靈從本分措處則惠者不黷受者不慙而今不能也向嘗訴有道府兩詞發州而道詞復蒙慈恩經今半載並束高閣累催不理又且時見彼外之狀致人情渙然初有仗義者極肯相爲而今且結

舌然猶幸其口惠如故也常對人言定當更端相助人情外事豈敢妄想若舌訴詞一審稍左其祖何煩別助而敢有無望之覬耶台臺顧念桑梓倘乞於其晉謁時再致丁寧庶終有少濟耳檄使催賦聒噪者一月矣一千二百之贓除二百借庫銀自有庫吏承當餘一千已完四百皆取之家而家又取之貧往來資斧兼旅館供應費去六百金矣而逋數尚多州官既屬秦越而家報杳隔鱗鴻季兒以眷閉齎銀來憤此奇冤鬱鬱成病竟爲客鬼此兒有志能文倘不能保壞官賠贓猶其細者

倘何言哉侗僭無邇則攤書弄筆粗堪自遣無奈室人同在初以空囊不歸今以久留益窶既傷愛子又念稚孫私產不存官贓不了終須先歸覓多僕少進退維谷朝夕悲啼能不作楚囚相對人生苦趣至某極矣此不應輕瀆高聰而情緒所迫不覺逗漏于筆端也閒某勘疏七月已上隨即發部計部覆不久已應得旨台臺時閱邸報倘有見聞萬乞垂示外冤辨呈覽刻在浩州豈能欺飾自知無益聊以自白其心跡耳

公肯用情而州官不能行也然訪拿逋誘者二人差堪吐氣余老矣子孫其毋忘

稟施四明梟尊

四月閒州差呈送公文附稟牘想經電矚時未知改成也猶之冤也戍配何辨且喜首丘有日耳某頗知學問居官無貪行併無貪心被劾時私揣止是糧羨因各里役稟留些須以爲遣戍然州官原無公費銀勢難盡革此外絕無可指及見參款果然以糧羨爲首云每兩取七分雖贏于所取之數而貲之舊例與各州縣之例未有儉于七分者知造款之人良心猶未盡喪而問官之

心反有不可問者糧外餘款盡屬烏有而一入問官之手無一不有猶曰有制命者在至如扣工食一款云每百扣三五兩不等而堪以實扣銀六兩浩無棼彭鹽稅名目參款無贓無證懸空入以得紅銀八十四兩某時據理力爭問官反將八年糧嘗紅銀已豁之款判其下云覆審亦得紅銀五十兩以箝某之口不敢辯而退嗟乎此必夙世冤業不然何酷烈至此某前任永福不但革羨而契稅溢至七百餘金將二百兩次解布司以充公費餘銀盡推以解鐘槌木與逋糧鹽稅之缺爾時老

大人涖閩亦政聞之今宦浩遂作兩截人耶身現羈浩
刻有免辯茲附呈覽知其原非兩截也永福敝壞已極
持据三年遂成完縣亦緣上臺俱賢者故得行所學浩
固難治俾竭爲鈍亦或有濟如前年錢糧長冒至三千
六百有奇而本年不過二百此明驗也其如任眞履素
不能善事上官致有今日又誰敢怨然今之上官委實
難事古所云獲上有道全用不著也居官不久寇魅相
仍經年奉文征停止訟所入幾何而賞出不貲私橐如
洗坐此多贓分毫取給于家家又涼薄三男常兩人在

家措處而一人在途輪流奔送去年季兒齎銀來客死
于此此豈亦下石者所爲耶命窮至此尙敢尤人措贓
兩載欠已不多而部文適至不能再取于家暫囘寒衣
寅償卯債始得完數火速馳報期徼福于老大人早返
一日免爲客鬼以爲厚幸更有私懇者二其一文到本
司乞止發牌刻期取解不復差人以省浮費其二行牌
本州徑催發遣各衙止用報文免其掛號以省遲滯二
者無礙于法而于某有大利焉故忘其僭妄而饒舌及
之下情不勝翹企

所請並得俞允免致久淹施公之力也示我子孫毋
忘大德

夷困文編 卷二 三十四 明載書 約園刊本

明鄞王嗣奭石仲撰

柬賓

將之涪揭告同鄉親友

不佞平生寡交性復迂僻故一登賢書倍爲悚勒不輕貸人財不妄過人飣亦不濫受人惠誠慮出仕時不能散法易操以酬應人故也前在宿遷永福邑褊民貧而遊客屢至大半非情不可解而詘不容卻者空手難回則措路費措處不得則分俸俸施者倦受者未厭德者

少怨者頗多實未嘗敢居己于薄也而跋前蹇後顧左失右往往速謗而招尤蓋人已交病悔無及矣懲前悚後敢蹈覆車今任涪勢不得不峻絕而豫防必不收刺必不接面必究歇家必責船戶決不徇情以自苦決不食言以開賓蓋某已兩任縣官凡有親友俱經枉顧業致微情定應知止其泛常相識理得謝絕無傷厚道各宜自亮不知止不自量而某且不徇情不食言路遙途險進退維谷將安稅駕乎若欲尤僕之薄業明告之不任咎也諸君明達願熟計輟行毋貽後悔

金陵柬向六神兵部

昨到京口輒拜芳訊倉卒未遑陳其下悃今檥舟水西門矣便當瞥謁而不便入城想能情亮憶前歲單恩地典雖推林太學之扁愛而垂情于素不識面之人殫心料理澤及黃壚即先二人亦當結草于泉臺而某之感勒又當何似據太學報稱薄有所酬然未克補報萬一隨後家僮以給由進京附獻一芹而台節已駐晉都矣此衷殊自缺然今而後或得少效其涓埃耶自揣謝薄濫辱大邦深憂蚊負所冀明示訓南俾擿埴之人不迷向往則薄雲之蔭也輸儀用享乞賜笑留臨啓悚仄不備

答陸寶符年丈

同榜同心作廿餘年之別而今又交臂失之興言及此可勝於邑然年兄前日楚游神明之聲亡翼而飛賁于耳非如弟之鄙薄若然而已竊謂當不日蹴躋禁近而初授盤錯今置閒散俱非朝家所以酬勞臣者誰任其咎耶然宦游西蜀匪躬道難乘之俗思而涪陵又稱獘劇兄已出險弟方入險政未可同日道也殷朴何有年

兄愛我故作好語耳至于周萬二道尊雖甚盛德而乏人先容藁其幷拾于枯朽不亦難乎宋澹翁之年誼不薄如鞭腹之不及何弟晨起領教札隨謁新舘方伯張公駑日之力始得一面即欲走謁而恐已無及恩恩哉答以授居停主人未審不浮沈否世所兒久失通問承教得其近狀拥於仕者誰能不貧教于姪課花鳥致足樂也兄若會面幸爲致聲弟貧甚乏尚難肋一官聞之此兄恐冠纓俱絕耳楮短情長祇有神往

答張百里孝廉其尊公前任浩州以幼候告歸

昨賜盛饌飽德無已政欲走謝而今日以征輸事奪忽承晉過令人錯愕天涯孤客桑梓爲親況尊公罹灾無又云須候兩臺田疏庶有可據然防部駁須酌從人爲妄豈忍奏越相視前日詢諸道尊開口欲護州官擔當質此時僕未嘗發一語也以道尊所不敢擔當者而州官敢擔當乎再四推諉之說何從得來果爾則大僚寧食其餘至謂僕操得爲之勢此語殊不可解或台丈情關迫切不暇擇言耳不知道尊之不敢擔當似亦謂未心直欲敝矚乘之而不得也蓋浩州初不甚惡緣蜀中頗多陋規而浩亦同之近來功令日嚴物窮則變昔之操得爲之勢也若直窮到底道尊當聽之兩臺即兩臺

寄高荆州象先

客歲滸江而西獲徼晤語爾時喘息未定羲馭相追未盡顧言某欲再叩嚴閽而鹿鹿有境外之驅矣可勝悵悵唯是王程踰限華稍護持免于舉屐巨山之誚何日能忘江陵買舟道佈歸而上百險備歷幾墮江魚及抵浩陵五溪得域餘風未殄豺虎盡行蛟螭出沒人情之險較山川更倍矣歸田之想實煩夢兼之去家萬里鯉鴻阻絕貴治猶屬中土游客之往來者多而楚蜀接壤若有家報不知可達以郵筒否舍親王公素到此半月絕無下節處途窮而返經貴治題寄八行布候併寄詩扇用發一笑

寄候向六神海憲

日者不自某取道金陵獲覩英雄面孔而鑒襟洞豁高標霞映竊自念安得天假福星炤臨我東海曾未轉盼果然秉鉞坐鎮甫旬逖聽風聲海外有截澥河以東肯龐息響則如天之福實獲我心矣且邇近之頃推以赤心錫之膴睨既飲食之亦敎誨之指迷發覆唯恐不逮

天雲之誼何時可諼某自抵貴鄉道里觸以最迂腐之人當最衝劇之地征輸不前盜賊多有政務旁午寢餐俱廢不但曠廢之愧兼有性命之虞日想挂冠東歸託託宸宇爲太平之民而已太封翁先生淳心質行義皇上人去冬借資賓筵終不能屈然猶是得一瞻眉宇眞令人名利之心盡而懷古之情深也有詣燕斯有亢宗而大公祖遂爲時虎臣可謂體泉無源耶

某家世鄉居且耕且讀三犬子頗知嚮學不問戶外而
里中絀點者每相慂輟令藉帡幪遂增鐵障羈官天末
可無內顧之憂矣偶有便羽附候鴻禧芹獻將忱併希
鑒茹悚仄不宣備
復瞿給諫式耜
恭唯台臺鐘鼎家聲組圭國望班聯青瑣已效烟于囘
天猷獻賦扉更攄忠于捧日佇當涉崇峻而補山龍寧
得優游于畫錦也不佞某自分耘才亡能奮羽聊就棘
棲虛延宦跡客歲繇閩轉蜀承乏涪州業聞令兄先生

其事謂可重藉匡扶而不意仲秋抵任時已仙逝矣可
勝悵惘旅櫬久羈而某以拮据政務顧接未周深用爲
歉前辱華翰遠頒具悉台指每念令兄翩翩世胄拓落
一官清標雅致口碑未泐涪何敢肆爲侵索特云公
帑郵移冀免賠累今已嚴諭此輩令自作區處無容溷
擾矣涵緣流寇震鄰戎馬孔亟募兵助餉固盡傾其行
橐而聽訟久稽催科久閣羨鍰斷絕措處維艱頃者兩
臺批劾計四十餘金帑無挹動自捐俸薪總爲急公不
敢居德然已竭蹶從事矣茲當靈輔長發薄致賻私殊

愧脫驂有虛寅誼勒此肅布鄙忱統冀台慈俯垂鑒宥
寄馮留仙
閩宦七載返之私心可無愧悔自兩憲生一作憲一侵
糧繇學開送而轉致之督學被褫不佞深以爲得人故
絕不露其所繇而兩生深銜之乃爲蠆尾于臨去之日
而終免其螫則仗庇于金玉不淺已感銘何極懲羹吹
虀不宜復有川江之行矣忍不能決復蹈畏途瞿塘險
而涪人之心更險蜀道難而官中之事更難兼以流賊
之亂震鄰而土司之兵剝牀九折當前駕將安稅事平
重東山想不宜久觖蒼生之望也家僮歸撥冗布勒附
候興居一芹候緘希勿麾斥
寄馮鄴仙
去年此際舟過留都交臂失之可勝悱惻斯時片言是
借百詘潛消閒無身後之慮誰爲之長城而敢忘銘佩
耶初聞老叔翁書繡暫旋春旗隨侍故去冬計東北行
勒槭布候而不知尚爾夷猶海曲也賤子頭顱如許猶
復折腰向人有何情趣而川中士風與閩浙大異豺虎

之穴不可久居兼之時事搶攘極難料理欲賦歸去來而恐當道之不許儻有便圖乞津梁直以道阻且長未能堅請也百穴集百憂亦集家僮亟行率爾濡削寄候台禧薄罰酒資統希鑒茹

寄周衷玄

翁臺夙抱弘略而遵養時晦高臥東山野渡橫舟詠之三歎賤子承乏于涪也地極衝煩民最刁悍時事所遭又極盤錯而以遲暮之年迂腐之性當之眞同蠢負自流寇闖蜀停征停訟經今數月矣而催輸之檄紛至無

碍之供甚多流賊退矣土司之欲難厭而聚處于涪則民苦于蠶食夔府破矣巡方之節難駐而治籍于涪則官窘于題窮種種苦情非筆所罄倘有眞相知在蜀尚圖借鼎俾得遂其挂冠則再造之恩也去家八千鴻鯉俱絕頃老蒼頭告歸草勒布候倘以一芹眞千里鵝毛也仰希鑒存爲荷

寄馮凌霄親家

憶客歲閩回僅獲一晤匆匆告別秋半抵涪遂墮苦海流浪風濤中橫無際涯不知何時及岸也後聞親翁復患頭風而久之始愈不諗今已霍然否又聞小女臥病數月近始告痊寒荆念之以淚洗面所恃太母暨親母之顧復周摯以保萬全鯉甥雖稚風氣猶頹寄上附子二十一枚貝母四觔遣人覓自成都者不知堪用否某更有請遲暮之年不任煩劇即欲乞休而適來功令森嚴有便更欲借鼎于君家兩伯叔翁祇以未得堪著手處故不敢堅言某政在訪問煩親翁亦留心細訪幸而得之當令兒輩走請倘冀再爲從臾也撥冗勒候未盡願言

諭阻酉陽司發兵

敝州與貴司相望而久聞雄略未識韓荆怒如之懷匪言所諭頃奉撫臺之檄云流賊業將蕩定若貴司兵未至命不佞諭止之蓋賊全恃馬利原野不利溪澗故墮怒暫逞而鼈技易窮茲以貴司報效之赤心利在殺賊無賊可殺而空煩往返何以自見所長雖憲檄有兵來調赴川北之語今川北無復事固當以後命爲準所幸前騶未發乞諭止將士免其跋涉俾不佞得藉手以報撫臺則忠勇共順兩見之矣又台使謂調石耶邑梅不

調酉陽有傷體面不知調二司乃巡道尊之命未嘗聞之撫臺即巡道尊亦謂小醜易馘不煩大兵是重貴司而不欲輕調也頃有人自巡道尊所來者云二司之兵亦將從敝涪發回矣然則有傷體面亦庸俗人之見貴司當不以爲然也撫臺憲檄業備移文茲復申明之以俟裁擇臨楮恩宂不具

答邑梅司楊光斗

貴司以報效來以枵腹歸情之所不堪也然爲全蜀枵腹而責飽于一涪亦勢之所不能也不幸涪爲司兵出

入孔道不敢自外貴司兵一至不佞則牛酒相犒薪米相贈而小民則掃室相迎酒飯相待亦可謂敬且有禮矣貴司尚復求多不已蕞爾之涪將何以應之貴司初至必欲具文請餉不佞唯唯從命又欲北行勦賊不佞不能不以判各司之優劣也今不佞僭爲執事計終不如領兵先回留將領候命之爲得耳貴司以忠義始仍以恭順終固上臺之所嘉與也至于士民助米其數不多今將收支簿送覽昨所贈十三金聲所有矣知高明定無他疑也昨拜諸鄉紳欲隨走候面陳所懷以日晡而止茲復披瀝以請乞明示便宜昨奉賜何以盡從麾

二策止此一策而已昨者諸鄉先生復勸挪帑金以應不但公帑如洗萬一都院無銀批發而此項將何以銷耶貴司亦當爲敝州計也聞貴司發哨而諸兵宿食之家或銀或米俱有所贈諸將領各請夫馬不佞量批已發過馬六十匹夫若干名各有折乾亦可稍充路資至於貴司啓行隨路供夫馬口糧應付似亦不至枵腹也不佞久不出城昨拜鄉先生過西街捱家閉戶幾于罷市令人駭愕不意貴司自負忠義紀律嚴明而使之至此豈得歸咎于守土之官乎且不可使聞於上臺也

四司兵唯平茶不調而至其石耶酉陽與貴司同調而石耶先至領百四十金之犒而回酉陽後至聞止兵即遣回其恭順何如而貴司自視背後于二司耶恐上臺不能不以判各司之優劣也今不佞僭爲執事計終不如領兵先回留將領候命之爲得耳貴司以忠義始仍以恭順終固上臺之所嘉與也至于士民助米其數不多今將收支簿送覽昨所贈十三金聲所有矣知高明定無他疑也昨拜諸鄉紳欲隨走候面陳所懷以日晡而止茲復披瀝以請乞明示便宜昨奉賜何以盡從麾

斥茲仍奉去蓋芹敬在此不敢厭其瀆也高軒之惠斷
不敢領仍復再璧希勿罪我外別有請昨奉陶道尊之
批送牛酒銀十兩畀貴司之諱昌斌者而誤投之諱光
永者察之不返殊非君子之道乞執事婉言諭之使還
幸甚

答楊土司討馬

昨領討夫馬之教云須焰牌內數一名不可減及發票
量減其半從者又請再加以足原數而馬戶堅不肯應
稱已票發八十三匹矣今馬即在遣牌數內其詞甚正

蓋貴司遣牌開載所需之馬即大軍中目把等所騎之
馬也前日陸續發者皆貴司將領此輩既討馬去矣貴
司月討傳牌中之馬將誰乘之至于公郎又月撥馬十
匹尤覺無名馬戶窮困極矣額外之馬死不能應也在
貴司止可撥實騎之馬二十匹其折乾俱不可行蓋
將領折乾總歸鞋下豈得一軍之中分爲爾我彙下高
明必當採聽芻言以寬此馬戶眞大功德事也謹將馬
戶稟詞具覽佇候德音

四司中邑梅楊光斗最爲狡黠嘗奉調四次矣每來

必稱載而歸其人頗通文善結納士夫士夫之門俱
懇禁約且遣兵士守護需索多端往往借助于士夫
余待以禮繩以法分外干求堅持不應亦緣余平日
無疵可指故不受其挾制而奸不得逞其來也攜妻
孥侍奉養有弟姪輩數人各率部卒同行出則盛其
騶從如大將軍兵最多住最久氣驕望奢不遂其貪
坐轎而來乘馬而歸束札尙多止存二首

寄馮凌霄親家

分袂以來再易葛矣向聞玉體違和天相吉人定當勿
藥緣道阻且長德音不繼時懷望于屋梁明月耳弟自
閩回即宜善息徒慕山川之奇而誤入虎狼之穴兼以
莽有伏戎野無菁草民窮斂急攘劫公行屑火積薪未
足爲喻早擬乞休緣地方多事因循久之今已告病請
詳于各上臺矣雖未必即許而我心已爲不轉之石喜
唔對有期也小弱愚薄福致失所天所恃太母暨親翁
親母之曲爲撫恤而令嬖婦忘亡孤甥得恬小弟與荆
妻得寫憂于萬里之外也令弟次牧叔翁所梓米帖竣
事否向期搨寄持以餉人可當鲁稽竹箭今無此想當

於歸田日作消閒之具耳荒械布候不任依依伏祈寘重

上倪禹同司徒書

某私嘗謂有特達之品自有特達之知而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今有一時之偶遇所費不過一舉手而成千載之美談如披沙得寶不可失也不肖某東海腐儒也然頗自負平生不敢暴棄舉人世可欣可羨視之泊如而止以詩文自娛於世味澹故於世法疏無論家居在官一以僕心出之期於自慊不期于諧世故與俗

多至鉏鋙而實無它腸也東海月旦評名士者亦於某一遊目廣厥見聞故不憚州縣之勞人川遂之縣邈而抵于浩豈知浩之政務萬分難理而浩之人情萬分難調也不然浩州牧接踵而壞者至某而六矣豈宦浩者盡不得哉其故可知也蓋浩之孱壞已極如膏肓受病盧扁卻步何況庸醫故治浩者和之亦敗攻之亦敗如前官和之而敗者也某則攻之而敗者也起念微有公私而總歸于敗蓋早知有今日矣而罔頭不早則某自作之孽也或傳劾疏有剝民之語皇天在上某豈剝民者哉此最易辨蓋剝民者必貪貪必酷不酷不足濟其貪某何嘗酷也祇病太寬耳不酷便知不貪不貪便知不剝民而或揣此名必起於撮提撮提之法一票止提一人難于躡閃故二十餘日追解餉米二千撮提何損于政哉其它緊急錢糧或用此法糧自應完故被提者亦不甚怨而怨多起于清查錢糧之獎莫大於長冒舉一州之衙蠹土豪窟穴其中以供口食而某於七

年之糧最嚴於長冒是舉一州之豪蠹切齒于奪食而與官爲讎也因借名於撮提之剝民撮提豈剝民之具哉此州人揣摹之說然都猜不著唯年迫桑榆精力有限而州事繁劇州民刁悍兼以兵荒故應接不暇驅策不前者有之然年老不及例在黜幽之典此某所私懇于守道尊求填入復命考語而不允者法應鐫秩何至重煩白簡耶業已至此我尚復何言有獻計者曰此非求援于有力不可求援于有力非百數十金不可而百數十金非貧藁所辦也有坐以待斃而已然罪

者不忘釋猶痿者不忘起反覆維念竊有意于倪先生也龍門高峻向獲一登已消鄙吝承惠蓮湖諸草舟次展讀如病熱者一啜甘露通體清涼又恍如騰身千載上與少陵青蓮揖讓也輒私揣某雖無似亦於風雅窺見一斑倘得一當倪先生死可無恨祇恨身羈鞅掌無此清緣耳今幸脫鞅掌之羈矣又嬰襁縶之羈先生聞之能無惻然且先生不但言語妙天下而嫉慨俠烈陳誼甚高聞某離鄧大為惋惜涪士之游于門下者具能道之儻惠然肯借一言可勝人千萬言然奉百數十金

于前而丐倪先生之一言百數十金為倪先生壽倪先生獨無意乎王生力能具百數十金之益矣而無益于倪先生之毫芒某敢介紹于馮焌先生而祖其市義之說也倪先生獨無意乎王生雖不肖不至與草木同朽今在羅網質坐無辜而又乏百數十金賓緣勢力妥觀倪先生以憐才之盛心陳屬雲之高誼一言九鼎起死為生此特達之知亦非常之事當與晏平仲之救越石父競爽千載蓋市義之觸類而所獲奚翅百數十金之利已耶雖平仲之賢不藉

其二

日者家僮回拜領德音功愧甘陳而訟寃許同中壘則事迫情切冒瀆崇嚴統希電鑒

自今以往犬馬餘年皆明公之賜也銘刻銘刻某生不辰代匱茲土見存殷鑒寧忽前車即撰以情事去年八月到任年內數月雖貪夫尚屬矜持開歲以來七閱月耳而劇盜于流賊者四奔走于粵旱者三並奉明文停征止訟安得空日開工行其腹剝乎況練兵兵足措餉餉

足馭夷而四司不擾祈雨而霖霽屢降頗有微功有罪亦堪相準何至遂騰白簡也其中曲折頗難盡言然壞官接踵前後同羈當事者豈異人任而獨無動心耶今作楚囚不敢輕恩崇嚴然鹽車之乘一見孫陽而俯仰哀鳴聲稟金石謂知己之難逢而解衣之有待也某自省不作絕無營幹謝事後始還故我反覺心閒曰明止有蠹魚作伍情景偶會小酌微吟聊以自遣高山在仰揆一贈章信筆揮之得六十韻刻畫之餘自抒侘傺倏然繪天者難工而自繪者難肖崇以金石聲愧馬鳴多矣

錄上一笑某之情事業已上陳眾謂不過罷官而奉旨嚴切不知究竟若何但得一代偉人為之拂拭雖未白于一時亦當白于百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九鼎片言當代取重即聞諸補扆猶可妄覬于李石之開申錫也某非世法中人而繩以世法遂至下阱使當事者能破世法而一洗奇冤誠千古奇事亦恃有回天妙手曲成其奇又千古快事也不勝顒望沈冤不白因草一籲詞徧告神明併附呈覽迫切陳情語多不次

臨勘案書語涉吞吐而竟不肯發總是無錢不神流俗固然又何尤焉但多費二番筆舌則輕信人言之過亦不諳世情之過也

寄江鄙都大亨

晨來離牀琴聞剝啄聲始起拜台刺乃知仙舟過此何不入城豈謂此閒不梧而枳耶傳諭為某作中流之壺比于千金之贈也感極某事未審如何下落韓太尊作何語前日祇謂孽非己作而不知禍從何胎頃始得之蓋州中一班神棍結黨能作五里霧專媢上臺之承舍門役而與其左右用事者通線索太陽皦然霄漢而通州官民俱坐冥晦中聽其撥置已前歷歷壞官俱此輩作祟而頃來轉熾某又不幸與前壞官同鄉又同住于涪此輩揣摩謂定受密囑當為假手先設阱以待而入其陷中無怪也況領倉穀者此輩長支冒領者此輩逋兩院贖亦此輩而事急嚴追又劘虎牙而能免其噬乎此輩既已得計則洋洋詩詡于稠眾中漫無顧忌憚何等世界也然此輩更有主使大抵中於先入之言俟晤時面授耳傳者又云老寅臺許以鄉紳士民公呈為據而申詳上臺請之太尊而竟不肯果爾眞勝浮屠七級敬

拭目以俟

江令署涪初至極肖相爲後閻下石者周道尊竟至
推諉盡江令乃周尊得意者前州官壞周尊遂委署
涪其人涖事頗嚴州民不喜適撫鑒別委來署江方
比櫂正行鞭扑而報至一庭人或拍掌笑或戰手爲
江令抱憤而去及余壞官周尊又委署而衙役往迎
江令談及舊憾州棍聞之糾衆歃血盟于山寺謀所
以害之江令到涪三日聞之託詞囘縣不敢復來遥
攝而已則州民之狡悍可知矣新牧夏公至余嘗密

疏渠魁數人示之謂必除之而後可行其志不但不
除而反任用之故余之驩除糧該外有七百金可以
坐追業已訴之當道批州審定而不肯行蓋有所畏
也

舒新涪牧夏公雲鼎

蒸惟台臺珍懷荆璞秀挺楚材夢叶三方榮膺五馬此
大丈夫游刃發硎之始而小試駿流鴻之階也涪陵頗稱
繁劇不佞綿力謭材遂至鎩羽貽臺下後車之鑒可勝
汗顏顧鉛刀口口劒于劉蕘而利器不留行于盤錯以台臺
之才略有不計日而奏績者耶涪之瞻官已久而士民
之懇望殊殷所願夙侍人之駕以慰來暮之歌寘以日
爲歲某方待罪戚戚無悰不能組儷詞以恩記室適吏
役奉迓前騶謹削荒穢附候台祉外新刻一種寄上博
笑主臣

寄高荆州

襟弟公棻回附寄八行想達台覽閬流賊之亂實屬亦
有被其蠭者仔肩有人想不爲郡使君累也川東初不
爲備寇驟突至遠近震驚雖蠭不及涪而練兵無兵措

餉無餉百計拮据兵餉不缺涪又值各土司兵出入孔
道初則調之兵來而賊退又復阻之阻之不去駐涪索
糧公私不勝其擾百計調停弭耳而去自謂可幸無罪
而忽中含沙之射遂絓巡方之簡尚未知鴈之所稅也
蓋涪當積壤之餘原未易料理而人情險悍鬼蜮豺狼
在任一年爲前官作奴又爲前官受謗併爲前官罹罪
原擬乞休而竟阻于流賊之亂則命寔爲之矣今新任
爲石首夏公雲鼎隸在宇下臨發定當奉別政借齒牙
之餘用作十重之障又聞蜀撫終屬夷陵王公諱維章

暗暗時併希賜借鴈其無辜懇懇官役行奉候崇祉近刻二種呈覽清風戒寒更祈寶重

明鄞王嗣奭右仲撰

柬牘

與沈焦螟學正

憶幼從塾師伺課通鑑性理然已非全書蓋嘉隆以前舉業家自經書外熟看二書并讀韓蘇文數十首便稱好秀才芥拾青紫矣自隆萬來浸而之史漢浸而之釋典又浸而之世說語錄世閒書鈔竊已口浸而無復之則有一種似古非古為杜撰語以蒙世之

俗眼文至杜撰而壞極矣物極而反自應復歸于毫蓋文章止有二途曰敘事曰議論而昉於史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此文之府也司馬公通鑑萃千三百餘年之敘事議論囊括成書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向來此書難得今有善本兼之音注詳而批評不涸眞近來學者之率而文運今當光復矣門下批閱此書多次知胸中所吞奚翅雲夢八九而已耶竊又謂性理一書舉業家亦須看蓋佛盛於唐儒盛於宋談理學自當以宋為宗今講學家往往厭薄考亭而不知陰竊于乾氏之窟

考亭先生先從竺乾勘過固已唾棄之而今人拾以自
雄又號于人曰吾儒也非佛也不亦芒乎而世亦有不
芒者乎恐嘈嘈者謬迷已極亦終當返于考亭之廬而
託宿也姑與門下私言之不識以爲然否

答文耕存送剖心二草序

持百金與善言示賢者賢者必取善言不佞雖非賢者
徼帶之業無關輕重得大序闡發之侈于百金多矣虛
而來實而歸在此行也猶曰去時此行孝耶而終不負
此涪江之水喜可知已他日歸而得誇諸故鄉人人知

涪陵有文先生也豈不橫絕峨眉耶

與張百里孝廉 內子

客中送客人所難堪況並有不堪之憂乎今聞掛帆不
遠在足下苦于辭父獨歸而僕又苦于離羣索處此時
情景豈堪相對也阮途之贈漫題四韻于扇頭爲薪膽
之助聞小白生霸心於莒而重耳生霸心於曹足下念
尊府君之阨比涪陵於曹莒而摩厲以往不踰年戢當
有吉語聞僕雖同病曷敢望焉然亦足以明夫孽非已
作者之猶可以活也僕之快心寧有異耶勉之勉之予

日望之

答張南川玄仗

恭喜神君作牧謳歌在野譽問旁達光我枌榆甚盛甚
盛獨曰炊入夢誠坦途中一隙然何傷於閎樹幸勿爲
楚如不佞弟天之戮民也前枉敢期昭雪行且執殳爲
王前驅當此潢池不靖疆場時聳得一當以報國亦男
兒分內事未必非塞翁之福也一笑弟平生於讀書弄
筆外鮮所嗜好今作楚囚藉此以代泣所最苦者欲讀
書而無鄴侯家可借欲弄筆而無題目可做玆承見委
得一題目心甚快之何至分俸以酬幾於跨揚州之鶴
矣薄福豈能消受謹附使璧還但勿令知其出自拙手
致累親手筆於牀頭捉刀人不可不慮也併發一笑美
人在望暗對無期言之悵惘

文孝廉受之惠荔枝謝柬

承惠珍果解我渴塵謝謝然僕纏有隱憂不敢不告數
百年前天於爾蜀生傷玉環又於爾涪生此果以諂其
舌而發其笑二者皆尤物也自蛾眉死于馬前而荔圃
無廢涪人始得息肩今此果又生矣尤其果必尤其人

想玉環已生而足下未之知也天五百年生一聖人傾
國佳人亦然玉環再生數使然也勞人害馬貽累不淺
足下爲尤果主人得宴然而已乎幸蚤爲之計勿掩口
笑杞人愚也

又謝惠龍眼

佳園有丹荔又有荔奴稱具慶矣可賀也茲承分餉感
甚僕在閩久二果嘗獻賚今且兩提而平章之荔之狀
不甚異而味則十不得五荔奴味頗相當但形模細耳
然在涪陵皆佳品也猶惜所惠者廉若得三百顆恣噉

之僕雖老不妨長作涪陵人即蘇長公聞之亦捨嶺南
而歸老於蜀矣

答文受之

承貺侈遲緣鼎烹不敢不拜日呈拙句聞玉體微有隙
今遂霍然想機能愈風不虛耳一笑貴鄉牡丹極少種
從何來僕謂玉環已生不知即在名園前知如神殊自
詫也十不得五之評政爲門下桑土之徵今可無慮矣
且得消受珍品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再一笑但對花之
約情則厚而期太遠荷戈之夫方將捐此病軀爲天子

殺賊安能鬱鬱久居於此如有與當早圖之結好玉環
正在未浴溫泉時也何如

束受之

傾國名花願充下陳書生受享過矣美人尚爾待年戲
贈二絕留爲他日催妝詩但勿爲有力所奪作壽王故
事然當今聖天子遠色嗇德即玉環復生必無入宮之
望溫柔在御門下得終老是鄉乎可賀也暑退涼生當
過名園乞斗酒酹花神白頭老人豈堪唐突但經品題

已非生客狂飲豪吟臨風灑翰能不靳爲余捧硯乎否

與張海曙

宅報得便寄回而書郵覓埋魚腹萬金之緘併浮沈矣
可再題寄賤性木強不善諧俗取容分應罪斥尚復何
言但邇來世道蒸藜人情鬼蜮流賊易平隕波難挽又
不暇爲一身悲耳吾兄局外靜觀難逃玄鑒將無其爲
捉拏耶聞之張驛宰謂黃令公過于覓厚弟亦覓厚者
不欲勉人以刻礙但此閒人多狡悍覓厚誠不可過吾
兄酌其可而微規之然弟之敗又在不能善事上官此
仕途急著而善事上官須嚴御下人又相表裏者也取

於吾兄私布之爲令公首一之助

答聞長吉

捧讀寄教詩篋穩愜新巒較前黎關所示者大進吾鄉素以風雅名海內近頗蕭索得老穉丈振起之雅道其中興乎弟於此道似有所窺尠可與語不諗何日得謝矣鄙人無知誠不願以此易彼今之遭豈云意外不足詫也恭喜年兄功成名遂身退岸角巾而嘯傲撫青松以盤桓富貴神仙洪厓避舍東坡所云一日是兩日猶淺之乎論年也如漸鴻年兄政堪把臂不想化爲異物喻信非虛語總是多此清陵一行耳然數十年前草堂閩中書來笑年兄多憂今又笑此公痛飲之未嘗也如入夢則此行豈偶然哉初亦謂屢素而往不可則挂冠而歸不知時事有大謬不然者一大官如魚吞釣必無脫理一挂議如絲入湿必無白埋水本澄也忽凝而成冰復鏤而成形曜靈一炤仍爲澄水其如覆盆之重錮何也兢兢楚囚詎可告語幸有微瑕一展卷百事俱遣一哦詩百憂俱避最失意中覺有最得意處平生砥厲恥借詩文爲重今無端橫遭誣衊又不能不矜此徹帚世有具眼讀余詩文定當知王生非竊鈇者此肝膈中語知己之前倘一洩之不敢與俗人道也佳篇未遑屬和請以異日硃砂少許聊用伴械道屬山林努力明德

答葛無懷年兄

去人遲思人深謦欬辱臨覺毒洼頓減感不可言木強之人不諳世法遂墮阬塹然眾醉難醒眾濁難清使王生無品生而瓦全則世法無權矣使世法而免脫則王生無意外不足矣鄙人無知誠不願以此易彼今之遭豈云意外不足詫也恭喜年兄功成名遂身退岸角巾而嘯傲撫青松以盤桓富貴神仙洪厓避舍東坡所云一日是兩日猶淺之乎論年也如漸鴻年兄政堪把臂不想化爲異物喻信非虛語總是多此清陵一行耳然數十年前草堂閩中書來笑年兄多憂今又笑此公痛飲之未嘗也如入夢則此行豈偶然哉初亦謂屢素而往不可則挂冠而歸不知時事有大謬不然者一大官如魚吞釣必無脫理一挂議如絲入湿必無白埋水本澄也忽凝而成冰復鏤而成形曜靈一炤仍爲澄水其如覆盆之重錮何也兢兢楚囚詎可告語幸有微瑕一展卷百事俱遣一哦詩百憂俱避最失意中覺有最得意處平生砥厲教謂犬子輩頗匙鞭策李兒能文趨向亦正萬里省親竟爲客鬼天運如此他尚何尤身繫蠻方無可與語遠明主今拜嚴旨猶云未赦厥辜莫非命也順受而已台承芳訊忽發狂言恃惠子之知我

答李公起

遠遊巴蜀殊非夙心緣詩魔酷嗜名勝苦相鉤引拍肩隨之誤投禍府悔無及已蜀多名勝苦不暇徧尋隨足所至輒撰數言爲識圖異時室中臥遊不作生客也一

官長物不難被屣棄之行篋所齎盡鬻以餉口僕仗庇
東還亦疑市帥較書集以藉手不意他人先之然尚才
老手不難惠以一跋爲賣俏兒生色也何如

答王抱一

久擬飛騰不知何以倘淹驥足使賢友此時策高據要
必能明目張膽援不倭之素一明其不然豈至淪陷若
此然不倭固不屑爲一世之人而賢友亦不欲鬬一時
之捷厚積徐發定應一日千里有意相爲豈憂其晚耶
賢仲兄質行直腸亦我輩人不意天奪之速令猶子想

克負荷有季父提衡之則磐石之基也轉眼秋闈百祈
努力佇聽好音用紓惡抱

寄馮凌霄

家兒至聞親翁初偶違和而近已霍然可喜也太母蔗
景寢餐康寧可喜也不意有令弟叔公之變又不意有
親母之變聞之悽惻人有不平輒呼天乃天亦有錯迕
時而邇來似覺更甚如令子之俊爽小女之貞靜眞稱
伉儷而並天折又如家季兒文肇清超志趨端謹期以
遠到而客死如不倭弟固無可比數然從來不受無名

之錢從來不作違心之事至居官潔己愛民從來不負
主上之功令而罪之以墨天有知乎無知乎雖勤修之
士不敢怨天而天實授人以可憾之隙恨不能叩虎豹
關一問之耳今最可念者在鯉甥有太母拊之不異所
生但恐有餘于愛而寡于嚴驕縱成習損其德性想親
翁自有義方而情肉情深不自覺其贅也又聞親翁禪
理大進此於卻病不翅陳琳之檄弟平生不倭佛不談
禪然於禪理亦頗有會但與時俗所談者異倘得脫身
東還當促膝一相印可亦快事也內子同羈天末無日

不念小女大兒來始聞其變而又無刻不念鯉甥今歸
矣卽當走宅上憑欒一哭而弟又未得偕往與言及茲
五衷若割不覺淚下濕紙會晤未期願言珍重不具悉

抵江陵寄謝夏涪州

江干握別浹旬抵貴郡陽侯馴伏布帆無恙如天之庇
其曷敢忘且高情隆貺長途萬里可不倭耦而行何異
明夷折翼傅之雙翰邪三峽之奇甲寓內憶來時伏蓬
底如三日新婦閱兩旬餘始上峽所得不過皮膚今行
始得縱觀而在峽不盈三日又苦青翰之太迅耳前行

得五言絕十首今得七言絕三十三首自謂刻畫殆盡有句云兩眶皮去佳山水不許巴人再品題使君聞之得無笑其貪而忍乎度歸抵夷賊壓不到至沙市依然肩摩轂擊而說者云賊近在五十里外演兵勦賊見屯沙市土人不慮賊而又慮兵云賊兵如梳官兵如篦但恐江陵民無遺蟣耳則拒虎進狼亦使君棄梓之憂也然篦細民不篦大家此其異於賊者耶初九日易舟次日解維矣西望天雲依依若對書郵近在彭水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寄謝袁在削鼎

罪戾餘息鄰于死灰而袁先生獨出流俗時屬盼睞臨行惠晛旁及豚兒誼薄天雲銘佩無已解維後隨路淹延至抵家則鐙節後矣老妻習于操家諸孫頗知向學夙興夜寐機杼之聲與吾伊相和聊用自快嚮來坎壞付之夢幻所患者貧耳某仕宦二十餘年坍田所獲儘堪餬口昨緣辦賊牛價富室諏之連年旱潦八口不能無飢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問史薄尊尚駐浩否此所評不必言矣至入仕尤加兢凜臺中景教趙公昔按吾浙者具先福州司李也某在永福五年事之最久後膺內召在京每對人言鶚閩八載徧歷諸郡邑飛崖臨

茂者至矣至求眞正好官當以王永福爲第一蜀人有
宦於京者親聆其語以相告不審臺下晤于鴈行中曾
談及否入蜀求期遂汙白簡豈一易地而改節耶其故
未易一言盡也乙亥春流寇入蜀破夔窺萬破竹之勢
距涪止三舍耳守道公時兼攝備兵督軍勦賊而家眷
在涪有嚮重慶守迎之赴郡州民驚沸謂身方拒賊而
挈家遠避涪必不保舁逃者禁之不止某私計州多奸
民盜魁滿獄民一逃不必賊也恐有內變於是暫留郡
艦飛稟道尊不得不聞言中止自是眾心始定城守無

虞而此公衙之遂下石矣揭報款款虛揑而勘官款款
實填有案不閱有證不憑白日麗膏陡然深夜冤哉冤
哉他日臺下駐節渝城觀風問俗當知鄙言不妄倘有
道及幸不惜齒牙之餘示以鄙人之素履俾公論昭晰
於窮陬則所沾溉不獨已溺之灰而已

四六啓

迎候江鄧都署篆

恭惟眞臺周家毫俊漢室循良宓子鳴琴已坐調于巖
邑庖丁游刃每借割于鄰邦才高斯隨地皆宜望重則

閫風率服故涪水蒼黔之眾久切望霓雖泥涂罪戾之
人珠深傾藿蓋力疲卸擔方期烏獲之來前而路險覆
車尙冀王良之善後睨臨有日跂望無時抱此寸丹抒
之尺素仰希鳳覽俯藉龍光

江碧漢請啓

恭惟台臺韞深荆璞標挺楚材翦四境之荏苒戎無暮
夜栽滿城之桃李戶有陽春適牛刀借割于涪陵斯龍
劒偶逢于延瀨雖尸祝之遞代必不洗索其垢瘢即駕
驥之並形尙得彌縫其闕漏茲當攝篆之後隨值懸弧

之辰正擬獻南山之杯不料鼓西江之棹無從對面笑
自伸情謹蘭舟回自順流政繡斧登之上考得名得壽
眞不虛大德之徵多富多男江永有子仍欲補封人之祝敬

層某日薄陳杯勺暫屈旌旄願執事惠然肯來俾下走
軒乎欲舞挹彼行潦不堪王公之羞仰止高山庶領名
賢之誨

元夕邀夏四雲啓

伏以獻歲發春品物生機已動月來塵去一年好景將
臨預分天上清光散作人間和氣惠徼燕衍賞重龍光

恭唯某官才雄南國治最東川襟情與幽谷之薰齊芬標格偕官閣之梅並挺文學以飾吏治俗滌吹沙傴拊以奠民生風還擊壤化徵期月又看雙鯉凌波節屆元宵會見六鼇駕海噓淑氣以催黃鳥轉光風以泛崇蘭際茲佳景良辰兼以賞心樂事具允稱平四美并猶媿乎二難某辱在泥涂自幸兼葭倚玉潤沾陰而遂同草木知春錫有百朋報無寸草茲者敬詹某日薄陳疏酌暫枉文軒冀惠然其肯來不祕粲花之論將軒乎其欲舞敢歌湛露之篇雖鄰女貧寒四壁獲分餘照而蓬門寂寞三日尚挹留香何幸如之爲榮多矣

祭文

祭季兒道萃文

維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乙丑距吾兒道萃之歿二十有一日矣汝父右仲烹雞酌酒扶沸抒詞令汝從弟道復展誦于萃兒之靈曰嗚呼道萃命止斯耶父不離兒宦于晉僅及期年賊烽旱魃憂勞萬千鬼蜮中傷竟至壞官壞官不已罪駭纏綿萃兒客死魂猶荒蠻憶母曩歲此日遐遷露泊雨濡足履心酸請偕吾考降歆菲筵生我劬勞厚地高天寸絲靡酬虧名辱先兒竊內省曾無大慈遵承遺訓罔敢不虔自爲民牧夙興夜眠勤勞職守拊恤煢鰥情面莫徇暮夜無違父母所鑒詎有

飾言期于獨世稍障隘濁莫推莫輓滅頂重淵公道湮鬱百哂無憐吾考聞之髮應指冠匪以恤私公憤固然上帝聰明洞開九關慷慨陳詞雪此奇冤俾兒莪朽早得歸田嗚呼尚享

代張學潮祭向葵屘封君文

嗟黃農之遞禪世已謝乎標枝波既隕而不返酷以酸而愈醞方圄而枘鑿恆結想乎先黎維鑾修之醇粹含厚德于赤子上鍾武于巢由下拍肩于園綺誠老吏之前茅備昭代之亭史游陽侯之氾濫古井靚而不波卻文錯而不御所取資于人世者彌廉而取償于造物者甚富雖藏器于厥躬蘊而自和帝悉貶于檄冕仍怡奇森玉樹之庭列抱雌節以夷猶年孳登于大耋蜀嶲多于煙蘿運貴卦之初繇薄儛車而徒步變芻服之適肌考名山集仙書而作府匪夙契于冥筌胡德機之詭杜茲秘篇于青城揆黑夫于而爲伍某等初並耕于海山茲並仕于洛梁雖睽翩而鍛羽喜既覿乎芝眉剡黔流以命酌望白鬟而陳詞

民國文編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引

梅園集序

明鄒王嗣奭右仲撰

今爲詩古文詞尠不好名者不好名文不工好名而求工則刻畫勝而斲炫華不斲蹤實將有離於情者矣不好名不起好名而名起則請乞多而不得不應不得不諛將有溢於情者矣夫文生於情離與溢皆病也文人苦之而不能免也安得有好文而不好名者乎文未

嘗不工而無其病此誰得以文人目之進乎道矣吾鄉沈大若先生與其伯氏東霍先生蛟門先生接踵嘗起隆萬間時奭尚稚初就塾塾師談舉子業推三先生爲赤幟比余長游庠稍稍旁窺詩古文詞時又以詩古文詞推轂東霍蛟門兩先生未有及大若先生者嘻夫烏知第五不與驃騎爭名而實未嘗減也已而東霍先生有曲轅居集蛟門先生有喙鳴集偕其家山人句章先生之豐對樓集並行于世大若先生遊偕若干年矣梅園集始出余得而讀之稟刑於古而不優孟古人取材於古而不餖飣古人今人粹然成家可與三先生並傳無疑者即以詩論之其結構之嚴磨礱之細推敲之密較兩伯氏不無小遜至於不斲削而工不粉澤而妍如芙蓉之乍吐如春柳之濯濯似有獨擅之長若夫賦序疏啓清和婉嫕與蛟門先生同一抒軸稱競爽也然何以實不減而聲銷也先生之仲子太學君余社友且姻也語余曰先君初爲詩以呈家叔祖父句章翁翁擊節賞謂多作當出兩伯氏上然不肯多作作亦多不削稟閒嘗代筆併其稟

授之鮮有存者語兒輩曰我平生不好名則累嘻此足以槩先生之品矣蓋不好名亦不爲名所故其韻清不好名則心不蹈不蹈故其神王不好名則心不染不染故其理塏景可發吾興而有詩興適而止事可搖吾筆而有文事自而止若御風之行天籟之鳴宜其不刻畫而工也昔人謂文章小技以文得名固先生之所不屑也而肯以文人自居哉蓋以文人自爲者文人以文重不以文人自爲者文以人重交相重也而品則異矣某不敏夙受知於先生每過從必留酌猶記一

夕酒聞神廟卅立東宮禮成一座相慶曰此宗社之靈宰相之力也先生曰不然上意久定直以瀆聒者不止故遲遲至今臣何力之有焉當是時秉鈞者非文恭公乎而不私以爲功即先生官禮曹不懇請十餘疏乎而不自居功并不出諸口若非賢孫庶常君觀禮部政則琅琅三大疏誰傳者又嘗以嚴刑切諫神廟奉旨廷杖幸迫回得免疏存集中亦庶常君蒐故府得之人無知者若他人有此兩事而不嘵嘵自鳴者寡矣嘻不求名不矜功曠然立於四虛之塗而我無與焉若先生者

方之古大臣無媿也文云乎哉文恭居政府先生退而詮伏海曲絕口時事文恭歸先生勉一出文恭橫被謠諑詠波及桑梓甚眾不能加一字於先生非偶然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生之謂矣是集也太學君極力蒐之十餘年至庶常君貫顯順風呼之應者四出近始成帙詩賦八卷文十二卷亟付梓踵三集而四之皆昭代之名家也同時而四名家並萃一門不亦宇內希有盛事哉嘻藏必發天之道也闇然而章君子之道也明月之珠或剖腹而藏者不患其遺也連城之璧有刖足而獻者不憂其閟也先生有文而不炫太學君蒐而山之天賚之也先生有大臣之具而未竟其施是在庶常君哉

幽貞廬詩集序

身將隱焉用文之此憤世語也直患隱不眞耳眞隱必文眞隱之文必傳即五蛇之歌不流映來茲乎若中實敗絮而藏拙山樊衣草餐木目之爲隱則巖樵藪牧與巢許爭烈矣所最害隱者少事吾仍壯媒青紫數奇弗售去而剽竊韻語餖飣麗詞游大人以成名乞殘瀋以

自潤得志則雌黃要挾失意而搖尾乞憐自號山人而隸名隱籍此又鄉所稱藏拙者之羞也秋蟲春蚓不離穢壤即聲振月露何關性靈安逃明眼蓋隱者見之副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非兩人事也不得見而隱雖隱而能爲可見故眞隱必有眞經濟焉四老翼儲運明籌幄何其偉也又有眞學識焉嚴遵解老向長悟易一何邃也必有眞操修焉閔逃豬肝梁鮮熱釜又何嚴也有經濟學識操修三資備而隱德全遊戲之餘具足千古何患無文西塞興歌於肥鰼孤山振響於暗香彼直寄

之而非其實也故文非難也隱爲難隱非難也眞爲難以余所睹記隱磷先生殆庶幾焉茲誦其詩以論其世先生矯矯敦大節而重操行孝友有至性居常率婦子聚百順以事其尊人而伯仲壎篪白首雍睦以身爲教不肅而成子姓彬彬有萬石家風所謂施于有政非經濟耶生長紈袴而清眞澹泊修齋謝腥結友空門皈依梵釋三明八解極力研討一時林遠目以宗雷學深而識超矣郡邑侯屢表其廬力辭不允則謝以詩不躬往也世家名胄多顯者之游終不以貧故有所干請當其

在宦非但不往不復通隻字矣跧伏甬海亡翼名飛方內賢達多通竿牘名可聞人不可見也于石之介此尤隱君子之本色而可方古之沈冥者也先生兼備隱德故發爲聲詩內協於情性之所適而外觸於景物之所迎法往稟古不作古人之優孟辭來切今不墮今人之杜撰清和隱雋卓然成家可與玄眞和靖並傳者蓋其識高故寄意閒遠其志潔故發聲清越其養醇故措詞溫厚其神靜故練語精深閱其詩可知其人自有明眼者在先生內足於懷故詩不多作層圃叟爲選刻二仲

詩與其友蔡用拙其之又嘗刻行樂吟茲集則令子公賞偕二弟裒佚稿暨晚年作成帙將授梓而問序於奭生也輒不能窺先生之深顧夙以微尚取重於先生而公賞又余友壻先生抱潛德執古節編之高士殊無媿色衰世紫芝千載且暮而蛩鳴騷附曷敢辭諸嗟乎隱見之義不明于世久矣眞隱難眞見尤難有眞見則稷契之功可許有眞隱則巢穎之躅可追鄞亦仕國也豈無以眞學識抒眞經濟而操修不滓者乎嘗有揭之與先生角立不朽者竊有厚望云

赴公錄序

自兵農分而天下無兵文武分而天下無將非無將也古之將所尚非武也且古非直文武合也先王教人以六德六行而佐之以六藝藝兼射御此不盡爲戰用而戰者藉之有餘用嘗其戰斯有武名而不過出文事之餘緒猶之寓兵於農人盡農也戰而後有兵而農豈兵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帥曰敎禮樂說詩書禮樂詩書非文人之業耶何關於戰事而戰貴之其說在紀消子之喪闕雞也疾視盛事未可望如木雞

而可矣異雞反走矣走非鬬之力也今之用將用其疾
視而盛氣故必見長於鬬勝則鴟張不勝則瓦解蓋所
恃者氣耳不蚤者故孟夫子薄守氣而談養氣其養氣
也歸之自反而縮其往萬人者卽其惴鬻博者所謂塞
如不雞者也故其爲帥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不戰而
勝可以百戰而百勝蓋無以勝爲也而後能全其勝所
得力於養者深耳雖然談古道於今猶推舟於陸豈易
行耶唯是破資格略玄黃廣蒐異才而覽以文法庶可
得名將於韜鈐之外浩陵王生生非服予衿而習詩書者

耶余讀其赴公錄一試於蘭亭再試於流寇而擣巢護
餉援黔保達彰彰可紀入部院之題敘奉明旨之紀錄
此韜鈐之效耶抑詩書之力也嗟乎今之人不出於農
出於募其人率市井無賴浮梗泛萍而將以嘆嗟武人
勝不預操戰難必克雖謂之無兵無將亦可安得眞豪
傑陶鎔於禮樂以斂其鍔淹博於詩書以老其謀其行
兵也不期戰期勝其用士也不以力以心士可赴深谿
而兵能動九天前無橫敵後無遺患唯民是保而利於
主蓋合文武而神用之國之寶也文武合雖兵農分何

捐助籍引首

竊以流賊之害幸不相及不意土司兵鱗集于浩壤禍
民貧其何以堪各土司以急公來其名甚美浩爲主
不得不稍爲優待以順適其意庶以弭地方意外之患
此州官之責也而利害與本州父老子弟其之今公帑
既殫私橐如洗安能空手以應唯是賢士大夫尙義富
民誼關桑梓則稍捐餘貲而有濟于地方亦高賢之所
悅行也昨已面相商摧無不首肯所願或捐銀若干或

捐米若干親題于籍米不必出囷銀不必出篋登籍之
書卽爲實收之數或用以餽其主將或用以犒其頭目
或用以餉其軍士需用之日持簿奉支幸隨給發兵去
而止衙役不得侵沒而文錢斗粟俱收實用俾遠方夷
人感吾浩之好禮崇義而犬羊驍悍無所發其怒而肆
其毒此無量功德也地方幸甚守土之官幸甚

太平廣記鈔引

余絓吏議兼以萃兒客死奇冤靡控沈痛莫舒而久羈
天末隙駒難遣乃從沈學正鴻儒借書得太平廣記閱

之大都怪怪奇奇可駭可詫余且援奇怪以慰坎壈引
駭詫以破盧傷覺白日之稍遒也書凡五百卷讀之可
喜可愕而性苦健忘隨閱隨鈔止收其可備法戒廣見
聞資撰結者匪是置之矣卽事堪膾炙而於他書習見
者併置之文繁者汰句冗者裁期于帙少而括多藏行
笥便觀持自適已玩而已鈔始于乙亥冬孟之朔竣于
丙子春孟之晦得卷有四七旬老人目眵手戰猶埋首
以事鉛槧自笑其癖然余平生無他嗜好匪此不堪作
蒸鍋裏清涼散也

論

異儒五論

丙子季夏羸浩無事偶閱周文穆公識小編載隆萬
兩朝從祀議頗詳薛敬軒議于嘉靖閒以無著述少
之至隆慶五年始定王陽明陳白沙胡敬齋嘉隆閒
屢議不決定于萬曆十二年唯敬齋無異議陽明白
沙不與者什六七申相公主持而定議者迄今未息
也嗟乎從祀之難如此國家何賴焉愚據一時臆見
以論從祀而繼之以闢異正學共五篇錄存以請正

於高明

論從祀一

高皇帝以儒術作人二百七十年矣希賢希聖者應不
少矣而從祀廟廷寥寥也竊爲國家羞之愚謂從祀一
典所以表揚先達激勸後來至鉅重也收之宜廣不宜
隘所收之人宜實不宜虛夫子天也豈貨不可階而升
哉則四科其階也聖門所揭而示也德行得夫子之臟
腑者也言語政事文學得夫子之支骸者也雖各得一
體而脈理通也天大而妙用無可見而紀之四時聖人
大而盛德無可名則列之四科引四科以爲繩而聖人
之徒世不乏人矣愚謂德行當以成仁取義爲上而性
命之潛修素履之无咎次之政事當以安社稷託孤寄
命爲上而疆場之長城循良之保障次之文學以發揮
聖蘊啓佑後學爲上而詞章典則楷模藝苑次之言語
以使四方不辱命爲上而排難解紛次之此皆彰彰有
補于世而議從祀者所宜並采也蓋夫子志行道者也
道不行始明道以覺世講學者洪流之支派也六經者
傳家之空籍也夫子之全體大用阨于時而薄發之而

安得執此以局聖人哉今且張四科以爲羅而天下如此其大也人士如此其眾也分之而聖人之一體在在有也合之而聖人之全體時時在也收羅廣而羽翼多然後見聖人之尊而異端不能抗然後見聖道之大而異學不能侵聖學之階得人皆躍躍奔赴而及門者益眾上下古多入聖之途寬人皆躍躍奔赴而入室者必象山爲之抗易世而新建興之爭同爲吾道中人而至今原屬聖人之土而恢復于一旦豈不快哉今議從祀止論德行已覺偏枯而德行必須講學講學必須著述講學畫餅也著述土苴也皆虛器也憑講學著述而信德行亦影響也反不如政事文學言語實有補于世而皆可以證聖況德行之大原不盡于講學著述耶試以愚說求之則古來名世盡入聖廡而國朝再闢混沌人才較前代爲盛不止寥寥數人已

論從祀二

聖道至大而隘之自司馬遷傳儒林始漢興以來如董廣川倘已外如張子房賈長沙俱爲儒傑乃不收而止收其傳授五經者夫子天也五經天文圖也漢儒將此圖轉相摹搨而未知天咫也無識者遂指五經以盡聖人而傳經者即聖之徒然則聖人哉今且張四科以爲羅而天下如氏已哉至宋儒據圖以測天而始見天矣然見天不同有管窺者有井觀者或啓牖或登臺而歷四時窮四際所見皆天而小大懸也各舉所見之天以相較而天又不同各自是其天而儒門又爲訟庭矣如朱子同時而象山爲之抗易世而新建興之爭同爲吾道中人而至操同室之戈非其所見殊耶象山新建謂游貢之徒俱未聞道聞道止顏子而其學不傳游貢之徒以聞見爲學一派流傳貽弊至今爲閥豈其然乎何淺視諸賢而

拙視夫子之教也夫子明道以鑄萬品七十子皆人豪也親炙大聖入其鑪錘而游貢之徒又其表表者謂其有芒然昏乎愚謂夫子無道外之教諸賢無道外之學謂夫子以道教而諸賢未之有得則學者虛矣諸賢不堪傳授而夫子猶以道強聒之則教者虛矣夫子無虛教諸賢無虛學則遊聖門者於道必有契矣愚謂顏子見天之全者也夫子之嫡子也主鬯者也諸賢亦見天而未全者也眾子也若無嫡子亦堪承祧其血脈通也其有得于道同也宋儒自珍其所見之天而盡拒人於

天之外如漢董唐韓率有貶詞即同時如溫公堯夫俱不滿焉豈聖道眞有祕密藏如赤水玄珠不堪摸捉者哉道本大而自小之聖人之徒本眾而自闕之噫此亦宋儒之過也蓋營宇狹小收羅不盡知象山新建不免跳出範圍之外矣以此言之宋儒雖云見天乎恐亦未必登臺而望歷時窮際一覽周天之全也今之議從祀者祖宋儒之論而摘剔綦嚴既囿以帷牆之見又或參以僥倖之私宜其入彀者少也不然國家崇儒二三百年得門而入者儉于四人吾不信也

論從祀三

宋禁道學遺恨千載不意我朝從祀之議名爲崇儒而較之禁者尤酷也夫從祀之設爲後學樹標使望而趨也士子積學力行沒齒不倦始成儒名何其難也及議從祀與舉者千百之一而議者吹毛洗垢本來完體轉露疵瘢則後學何詣冒求全之毀耶不但是也國家崇儒非名而已也將恃以投艱遺大匡王安社大有造於世也乃議從祀者右山澤而左嚴廊即及嚴廊又似右恬退而左經濟枯槁寂寞之夫雖操修無玷然能保身

不能濟世豈足盡大儒作用哉則主議者似已失其宗指今從祀四人得一新建差堪吐氣而議者以禪訾之至今未歇也嗟乎以新建之氣節功業豈習禪者所能辦乎使習禪而果能辦此禪亦何訾於世而必以爲訾也不知禪之所挾以豪皆吾儒故物儒不能守而彼竊之我採得之反曰此彼家物使吾儒不敢近可嘆也夫明心見性窮吾盡心知性之似也戒定慧窮吾定靜安慮之似也總禪之凡曰空窮吾無聲無臭之似也故曰吾儒之物而彼竊之禪似儒非儒似禪也即謂我似禪

而大倫未嘗棄也情愛未嘗割也事物未嘗遺也則似禪而實非也何可訾也嗟夫逢掖皆儒也有志於道者幾人將淺求之日用則曰平平無奇也既不能取勝於竺乾之門將深求之性命又曰此禪也而共擯之宮牆之外進退維谷莫知適從何怪乎眞儒之少而儒效微也則禪之一字鋼人更甚而從祀一議不且爲厲禁于天下耶愚謂論學者不必索之窈冥而直論人品論品者不必求之高奇而止論大節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隨其資性而自處一科隨科可以濟世亦隨科可以證道

而並許之從祀其恬退無求者修身見于世而矢力勁勵者德澤加于民誰非聖門之傑即學之似禪非禪何足計耶夫如是則從祀一典果足廓吾道之藩而大吾儒之用國家斯得崇儒之益矣

論闢異四

學者未見道之何若而好言闢異端蓋祖于孟子孟子之闢楊墨也惡其似也夫子揭仁義以垂訓而墨似仁楊似義聖道如扶桑之日而薄蝕者伺之故孟子闢之曰兼愛非仁也爲我非義也究之將無父無君夫楊墨初非有意於害天下而當其時亦未見無父無君之狀以是詆之不幾深文乎蓋愼防其初不得不爾楊墨熄而聖道孤行誰力也今之異端釋老是也而釋老害道又與楊墨異楊墨者窮其弊至無父無君而釋老不耕不織生育于率土而不肯爲王臣安耶吾所有吾又推而與之乃云明且見耶心與性寂物也心性不安而謂其能幾不婚不宦明以無父無君率天下乃儒者不此之闢而闢老之虛無釋之空寂何耶不知虛無空寂吾儒所有而二氏不能有也二氏竊吾所有吾又推而與之乃操空參與之爭而彼得挾所竊以自雄如鼠鬬穴中烏能勝乎夫子四絕中庸二無學者所習聞也安見其不

虛不淨不空不寂也故曰吾儒之所有也二氏易其語不易其義明標虛無空寂爲宗而思以易天下乃謂其不能有何也空與無可漸造而不可力求可心悟而不可詮也今夫吾身自無而有有復歸無理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吾儒之即有即無也道家煉氣存神而求長生非貳耶且何事留此流浪之浮軀而疣贅於天地閒耶故無論其無不死也即不死而愈見其不能無也人有生即有與生俱者皮骨連綴而不能遣也故應事無事接物用情無情此吾儒之即色即空也釋氏

屏去人倫事物以求空空未必得而離其色矣烏云空即是色耶試反印之心與性有男有女而不礙偶露衣而烏云明且見耶心與性寂物也心性不安而謂其能需食而不耕織生育于率土而不肯爲王臣安耶吾耶寂否也無可也併君父而無之空可也併君父而望之空其爲人道絕矣以此爲闢彼將奚辭而猶非窮原之論也爲吾儒者遡命得性率性得道日從事于戒懼慎獨日調變于喜怒哀樂澄汰功深中和交致則所云四絕二無必有過然自會可知而不可語人者我家安宅向來無

人主守而二氏潛窟其中主人一旦自反啓扃鐍而寢處其中即洞開諸門直達堂奥綺繡珍寶縱橫羅列過之者曰彼有人焉誰敢窺耶則二氏將窮于巢穴之無所託而退處寂莫之濱餐松面壁自固其壘而不敢與吾抗矣此不闢而異端自消者也孟云反經歐云修本此物此志也

論正學五

夫子言下學不言上達故朱子致力于問學而希言德性此孔門家法也言下學而上達在矣言問學而尊德

性在矣象山不知而議朱學爲支離朱陸相遜而俗士不知強爲和解曰朱道問學陸尊德性朱非支離此言出而支離矣朱不尊德性則問學何爲乎陸不問學則德性何緣尊乎朱子謂門人曰象山之學主於尊德性吾黨覺於問學遜爲多故欲舍短集長不墮一邊此朱子虛心求益語爲門人致防而遂援爲二家斷案非也然朱子不薄象山能收象山爲吾用而象山不能也先立乎大自標名目亦自不差而厭薄問學曰六經我註脚也不幾侮聖人之言乎陽明猶夫象山之見也陽明得解于禪見其談心性談覺炤有當于吾儒之上達而用以發揮吾儒之奥此特達之見也所謂探故物而還之者也朱學雖大行于世而數傳之後誠不免於支離陽明起而挽其末流還其本始羽翼紫陽俾儒道中興豈不快哉乃信已太過而掊擊紫陽何也陽明不欲襲禪之覺炤而言知又不欲祖朱儒之致知而言致良知致知聖經成語也贅一良字豈聖經所致有不良之知乎謂致良知一了百了無事問學故凡於聖人言博文言聞見言學識盡矯揉以就已至格物者致知之門也

亦作格去物欲解物自物欲自欲解物爲欲可乎後來知朱子之不可勝朱學之不可非乃搜括其平日性命之語輯爲晚年定論以相媢朱之論非盡出晚年而陽明之論至晚年而定也然何不明曰張膾直指禪門上乘爲我家故物直認向來之參商爲未定之初見以歸宗於朱子而猶作英雄欺人語何也蓋吾儒以達天爲極無聲無臭是也遵朱子之軌轍未必人人達天而其路是也舍問學即非路也如攻舉業可以掇鼎魁未必人人掇魁而其階是也舍舉業即非階也故學者第就

居敬窮理中勉勉循循勿忘勿助此下學也而上達基焉馬卽未達天而得志則澤及民不得志而名教自樂終不失爲吾道中人也若厭此之難幾而別求捷法向禪門而擿埴焉則彼之學原非達天之路而安能作我津梁耶陽明能取禪爲我用未爲大誤而傳其學者誤矣黠者窟于不儒不禪之閒以行其私而愚者往往銜蠶竺乾之宮而廿爲素王之叛臣此亦陽明之過也愚謂聖至夫子而極儒至朱子而極學道者斷斷乎當取道紫陽以入夫子之室有談教外別傳者斷斷乎其爲邪說不可不距者也

辯惑論 讀薛濤詩作

好色掩德尼父興嗟以觀薛濤亶其然乎濤父官蜀客死無子妻女流落良亦可憫濤本良家女何至失身爲倡倡家以色事人取容悅已固無庸道節鎮何等官披緇徽豔用娛讌寢亦已過矣生薦轂書死撰墓誌何爲者耶施此于貞廉好修之士豈非卜子所云賢賢易色者而匪石不轉也濤又能詩兼習淫巧自製深紅小箋寫韻語以傳悰託鄭聲而市媚誰無憚悆癢心而入所

嗜好詩得半焉匪但色也此其稱尤于狹斜者乎乃薛之箋倡家小技有何謬巧而竟與關之刀諸葛之巾鼎起於蜀而流傳至今也蓋已箋錦並稱方物已箋厚重不堪行遠而徽池之紙遂以輕細勝之已箋不欲兗貢而易之以薛淫媟之物豈堪上供藩王此舉無乃婦寺之忠當與洛陽進姚黃花同譏乎物既上供雖小亦蠹於是擇士女秉蘭之辰祭井汲水然後染箋染畢鏟井箋無賸染井無他汲箋無濫用凡以上供故而好事者乘人不見臆揣譌傳謂井花靈異自發猩紅若見怪

焉余至成都訪諸識者謂有藥潰水始能發色說者猶似謂紅出于水而余乃決其出於藥也今井在錦城東南可十里去濤所棲百花潭碧雞坊相違生時製箋不曾汲此閱千百稔而淫魂朽魄能爲幻于不汲之野井無是理也大抵蜀江之水善發彩色濯錦倍瑩故古設錦官至以名其城而蜀錦重于天下汲水染箋當亦有異余昔權舟錦江順流東邁見涯上屋四楹前擁一亭舟人指曰此薛濤井也余欲登覽恐稽程而止井故臨江水與江通藩王不汲江而汲井以別于上供也乃知

蜀箋薛箋一箋也薛但稱而小之色加麗焉無他奇也江水井水一水也井則鐫而私之廢究詰焉無他怪也見睨雪消氷堪一賬而巧爲妝點以成其名將尤物之移人耶抑人之自爲謬迷也今有伯夷之清史魚之直魯男子之貞將謠諑之不免而誰其好之介石趙淵鮮弗蹴者茅塵波流罔弗芳者今涉世而遇合無苦難而公卿人誼濤也聖人所爲恫也宋人詩有十樣蠻箋出益州之句謂謝公箋也謝名師厚熙寧間人創箋樣以便書尺色有十品人咸用之薛止深紅一色而染以膩脂最爲靡靡然逗梅滸則色敗止供一時把玩正倡家伎倆非謝比也詳見碧蕉譜因知今吳閒所製各色小箋並倣謝公謝亦名士陸務觀入蜀記載其魚洞趨名而箋掩於薛無乃謝者又一慨也宋人輯全唐詩話蒐及猥瑣而獨遺濤知濤詩非前代所名大抵薛箋緣上供以重而詩又緣箋以重今成都有濤詩刻本杜友李公起見而付鈔跋其末備以云且閒序焉余閱而疑其厲也但家譜原本鄭衛慆謟豔語乃稱本色集中本色語殊尠盖射利者參和他詩徧訂成編而眞詩十不一二也十離之命題頗似本色而詩出薛語記之手元載徐興公有辨矣聯詩之撰語太露本色而但淡何許人不預唱酬二十人之列何耶余故知其屬也不欲屈公起之請而復之以辨不以序公起謂之跋中之疑可釋矣嗟乎狐之魅人也人不知也醒而知其狐靡不惡之濤之魅人久矣竊欲呼而醒之耳覺好辯哉

余作此辯折以理者居半已閱四川總志不載薛濤井知濤初無井也今之井緣汲水梁簨而俗人名之耳志又載濤五言絕句一首跋云濤詩罕傳聊記于此志修于嘉靖壬寅同修者三人楊用修預焉而褻文志出其手跋乃用修筆也博洽如用修且生長于蜀而不見濤集萬曆閒忽有刊本此何從來哉併識于末以證余言之不謬

韓淮陰論

韓淮陰之不反王元美辯之詳矣然可無辯也淮陰人傑也即反必不通陳豨豨幺麼子耳絳灌舞陽信羞與伍肯逐鼠鬬之豕附游釜之魚哉故知其告反者詐也然淮陰之誅實曰取之不繫反不反也帝猶主也況信

又帝所遜爲不如否深自韜抑猶恐不免乃齊地一定即請假王鏟羽固陵違期不赴固人臣之義乎請假王而得貞王綏攻楚而得王楚方自快得意而帝已眈眈其目矣夫有功則賞固馭世之法也挾功而責償則商賈之態也淮陰以商賈自爲而冀其主之腹心視得乎哉甫王楚而告反者至矣其告也帝教之也僞遊雲夢亦明知其不反也使貞反也萬乘之主無端而爲荒澤之遊投虎穴耳信其爲我禽乎甚矣信之愚也猶與帝較將兵之多少多多益辦此正帝所深忌而不知諱也

當是時帝欲誅之矣猶恐諸功臣人人自疑姑侯之淮陰猶招豚于芷俟時而付庖人耳至陳豨反而告信通謀者又至矣呂后使之也帝之意也豈必其貞反乎哉當項羽之滅天下已定爲信計者能解印綬還爵土東身歸命賞否聽之上裁猶可幾萬一得全亦人臣之誼應爾也乃帝猶未帝而信乃稱王漢王楚王若頡頏然無論帝不甘也信之心安乎哉是時信與布越鼎足稱王乃向時分王六國之舊局新天子出掃除反側混一區宇當定經制陶冶萬靈與海內更始而信等狡兔殘局而無變計其誰許之帝剖符定封蕭何元勳爵止通侯而信欲以王封終乎故信即不反必無自全之理猶幸不反而以反誅千百世有憐而弔之者差信于布越耳嗟乎登壇數語闢進取之門庭決楚漢之成敗識在良平之上一受事而席卷三秦檄定齊趙功在諸將之上人傑之號不虛而至其居功智不如淮陰城邊汧澼婦可怪也雖然淮陰信人也恩怨分明者也千金報漂母已見一斑謂我奮勇略以博功樹功以博封爵如市賈然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以長享所有而無患矣而詎料其至此也當夫楚漢相距智勇俱困信一搖足漢事去矣其終不背漢者感在登壇一拜報千載之知已也帝獨不念此乎必欲誅之無遺患身後則戮止其身止矣而錄其後以嗣淮陰之封亦矣不可而夷及三族漢之少恩所爲流千古英雄之淚者也悲夫

四皓論

四皓商山之隱人也名何以亡翼而飛入于帝耳其入何以無紹介而結想于帝心帝欲易儲何以不聽羣臣而聽深山野人之片語則四皓之所爲隱者可知已蓋

即子房之流也子房道見而心隱者也四皓身隱而道見者也身隱道見故以山澤之癯能拯皇輿之敗績道見心隱故以帝王之佐能貌富貴於浮雲蓋其盟一心四皓豈相襲各行其志而道實相成者也顧子房可知而轉不易知哉其可知者身之隱而不可知者道之見也故劉會孟楊廉夫謂子房贋爲之帝何如主子房何如人乃效趙高鹿馬之詐乎按史四人應聘在高帝十二年以前十二年黥布反帝欲遣太子而卒親征固四皓之力而帝不知也至十三年破布回四人始從太子

見帝商山不在天上四皓亦在人間贋之於韓下歷三載而有不敗露者乎其非本不待辨而吠聲者羣而是之傑四人面目涸乎優孟者三百餘載至陳眉公而始反其眞亦幸矣然不謂其爲帝佐而爲子房屈又非也易儲一事子房非不諫不聽則有不可則止之義在亦大臣之體應爾何必乞靈四老人耶眉公蓋誤於始終爲韓語耳故謂子房借漢以報韓雖又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感其報韓之忠而身羈于儲之未定故出而定儲以遂其去路本坦直而故涉紆迴不覺對面而九疑

矣夫子房報韓止有博浪之椎橫陽君之立耳立橫陽以續韓之祀而報韓之心遂矣及橫陽殺而報韓之計窮矣天實爲之可柰何子房少授兵法于黃石他人不省而獨沛公針水契也天所授也乃不以身許之而身在漢心爲韓可曰非懷二心以事君者此滌身之士所深羞也何以爲子房子房二心而又有爲之效忠者何以爲四皓子房之弗知而能知四皓乎余謂四老之出爲帝也所以報知己也四老人山中賤士以帝崛起英雄主致廑數歲之求又不敢以遁逃爲懟可謂非知己乎四皓已心許之矣欲報之而未有會也帝業成矣鼎足定矣一旦以豔妻少子之睫而動搖其主嚣者此危亡之酖也且陰凝冰堅者垂二百年四人蟄伏以待天下之清有帝爲破暗之陽靈而扶桑甫耀鑠暾乘之何忍懷寶迷邦負此知己之主耶主爲知己死其願爲太子死者爲帝死也其意何等宏遠而乃云爲子房且爲子房脫身計也是千金之劒匣藏有年而借人刈葵愚不愚也然四皓何以不出而仕也曰有子房在也四老人與子房一道也四皓所欲爲子房能爲之何必我子

房之功成即四皓之功也功不必自己出也至子房所不能爲然後起而助之四皓之功成亦子房之功也功不必不自己出也同明相炤同心相應同志相成兎絲伏苓根相屬而人不知也至所云輕士嫚罵故義不辱則權辭也帝所罵酈生陸賈輩耳罵子房乎不罵子房而四皓憂其罵乎其作此語意將有諷焉借嫚罵以形太子之仁孝嫚罵而士不至仁孝而士願爲之死轉移帝心未必不得力於斯語也至云太子仁孝則眞矣太子之得爲帝乃四老人奪諸如意之手而畀之他日友

愛如意何等篤摯非母后虧損其德眞守成賢主也乃又有作安劉滅劉之語何其謬也然其事則大奇矣子房不能定儲乃招四皓知四皓之必能定儲也不然不招也予房一招而四皓至四皓知己之必能定儲也不然不至也此如后羿張弧若以來則不發者也夫匹夫有志尙不可奪乃攫天子之逆鱗而能必得所欲乎則不闗也況能以定策功稽冥鴻之羽哉竟使嗣帝圖報之無從而志去思於片石是利心斷名心亦斷此何人所能幾殆易所稱龍德而隱者乎世上若有仙人則四人是矣乃子房空注想於赤松耳猶有戒心焉自稱家

且流布於寰中即漢廷諸臣未始不拾其餘瀋以自樹尺寸故帝習聞之而傾嚮之方且等之耕莘築巖世所帝有故一見其從太子遊而威霽於邂逅之適願膺懾於羽翼之已成至歔欷飲泣而不難割肌膚之愛此豈口舌之力而朝夕之故哉吾故以爲身隱而道見也此而可贋爲之乎燁燁紫芝可以療飢人知用世可以濟世而不知紫芝可以療飢人知用世可以濟世而不知辟世可以濟世故賦詩見志焉乃知四老人身無日不隱道無日不見故一月之出勝於蕭曹之畢世經營而一

語當機匹于子房之運籌幃幄子房佐帝創業而四皓佐帝垂統其功並大而勞逸懸矣則有子房之勞而成四皓之逸人知子房之用四皓而不知四皓之用子房也噫定儲一事亦天不欲四人之泯泯而假此成其名耳若儲事先定四人必不復出老死山阿誰知者而彼不鬧也況能以定策功稽冥鴻之羽哉竟使嗣帝圖報之無從而志去思於片石是利心斷名心亦斷此何人所能幾殆易所稱龍德而隱者乎世上若有仙人則四人是矣乃子房空注想於赤松耳猶有戒心焉自稱家

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報讎強秦天下震動若自負此
平生最得意事蓋著其功于韓正以微其功於漢一段
苦心有不可對人言者而人遂以貪賤貧賤之畔志此招隱詩也
知之故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畔志此招隱詩也
爲子房發也當斯時子房亦自恨其不得爲四皓矣乃
知四皓眞有大過人者然非好爲奇也止安其出處之
素而已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道之有無分
而隱見之身未嘗不可分而隱見之道未嘗分故善爲見者
見之身未嘗不可分而隱見之道未嘗分故善爲見者

身見而道行善爲隱者身藏而道見也孔子不生於無
道之天下乎其身宜隱故自列於逸民而環列國之轍
聞邦君之政又極之而垂萬世之憲皆其道之見也故
疾微生之固歎荷蕢之果至接輿耦耕荷蓧輩惓惓引
之蓋此輩皆忘富貴之人人必忘富貴而後可與之濟
世故孔子以斗筲鄙當時之從政者而注意於此輩恐
其知隱而不知隱之道也不意子房能知見之道而四
皓又能知隱之道隱見殊而忘富貴不忘天下不殊宛
然孔氏家法也至晚近世而隱見分矣於是隱不成其

辨枉

柳下惠

柳下惠坐女子於懷必無事實此古人不落蹊徑之譬而立言傷於過巧耳魯男子學之亦脫去蹊徑者非拘也蓋善補前人之過者也

仲弓

夫子犁牛之言只與仲弓泛論聖賢之生超世而俗塵之中有眞品眞品未必見知于人君子自能振拔于俗如舜之在畎畝說之在傅巖自有人舉而用之發論之時必有所感今不可考而遂謂仲弓父賤行惡豈不冤乎聖人豈有對子而犁牛其父謂非面談則聖言有背面矣仲弓聞之其何以堪朱註雖有自來似應削去

樊遲

遲問稼圃謂其屬鄙近利亦冤也聖門喫緊用功鮮出鄙近利者彼或見夫子道不行興嗟于浮海居夷故問稼圃爲遯世計或是狷者之流非力不食故發此問便是徑徑小人如云小人儒亦非啃利只局量褊淺便是安可說壞樊遲亦朱子祖述之誤

冉求

冉求聚斂非剝民也其斂者亦分所應取但季氏擅自公家斂而歸公家則可斂歸季氏便是附益謂非所應得也章首冠以富于周公其意可見求之非總在仕季氏不在聚斂季氏之能臣便是魯國之亂臣故夫子惡之

張子房

子房誅秦戡項爲韓報六世之讎而因事納忠動中窾卻功成身退毫無繫戀高帝輕士嫚罵獨尊之不敢名出處語默不媿賢者余以子房爲一代儒宗而仲舒次之宋儒止云有儒者氣象與皮相何異至養虎一諫乃佐漢要著而嘗以不義宋之終于不振豈盡小人之罪耶

蕭何

何治未央帝怒其壯麗此賢主監前車之思何言天子四海爲家壯麗以重威自是識大體之論蓋天下既定營建宮殿此非亭長作天子之居而子孫萬世帝王之居也書生之見必引堯茅茨禹卑宮以相勖不知三代後此等話都用不著使制度卑陋何以示尊何以傳後至武帝而建章前殿高于未央則云壯麗亦自高帝言之耳且取名未央寓意深遠而題額至單思三月懸之而觀者如流豈俗人所及起身小吏而識度淵宏規模廣大卓絕一世樹元勳都上相榮貴已極乃爲家而不治垣屋高之則幾于不變塞而卑之不失爲遺之以安乃嘗之以分家國爲二陋矣

周勃

周勃入軍中令曰爲劉者左袒爲呂右袒此應急妙著當時呂氏專政諸呂用事天下其欲而于呂祿或脅于勢不得不從然其心無不爲劉可揣而知也當初入軍一時無以自白而人情不能無疑呼吸間或變生不測人各有袒一轉移而萬心盡白即呂氏不無一二心腹亦不敢不從眾而大事定矣勃雖厚重少文而帝謂安劉必勃蓋有見於此所謂大智若愚者

宋儒謂此屬盡爲身謀冤矣

賈生

賈生王佐才也生逢漢文不世出之主有懷不吐更待何時痛哭流涕激于忠憤非過也絳灌之徒害之罪在絳灌於生何尤東坡遂謂非漢文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漢文魯哀視漢文奚若當其問政夫子舉平生所學倒囊出之哀公用得幾何將謂夫子不能用哀公乎東坡亦嘗受神哲之知矣若能用之何至終身坎壈也當夜半前席帝自遜不如可謂知生矣知而不用君之過也可謂能用生耶若必委蛇于絳灌之間而求得志此戰國蘇張游說抵巇之術略又生所不屑矣然帝于生言其已施用不用于身者亦用于他日其道行矣直不顯身耳道行即不顯何傷

漢四科取士

漢用四科取士立法最善孝廉賢良取德行茂才明經取才學天下之俊傑盡收網羅中矣取德行人知砥厲而風俗敦厚取才學人知學問而文章典雅風俗文章

兩漢最爲近古而後代舉儷以此自夫置名行取詞賦
士始忽躬行而繡聲帨天下從此無風俗又置詞賦取
經藝士始輕博洽而鏤指冰天下從此無文章固宜追
想漢法之善而東萊非之云業明經者志青紫對賢良
者雜申韓陳湯茂才不奔父喪徐淑孝廉不逃冒年其
有卓然不羣者幸耳是見一覆溺者而議乘舟見一銜
橛者而非乘馬豈通論哉

漢武帝

漢武千古英雄主也其他不無可議至北征匈奴犁庭

掃穴眞可謂雪恥酬百王者不但報平城之圍洗嫚書
之辱而已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豈不欲鳴劒太原之北
哉力不能也武帝承文景之後物力充士心附奮長駕
遠馭之圖爲一勞永逸之計雖海內不無虛耗而享其
利者百有餘年元成之際蚊蠶內蝕而豺狼弭耳誰力
耶譏以窮黷過矣

卜式

余辯武帝之窮黷而又思卜式之賢漢當全盛受侮匈
奴無論主臣不甘凡生我華夏俱應切齒式以牧羊致
富豈糞土其財者而願輸以助邊非詐切同仇者乎不
然海內富人充溢露積不少帝且顯式以風何無聞風
而起者而式且不願爲郎仍牧羊上林豈以財貿官若
商賈者爲耶及羊肥息帝善之式曰治民猶是也惡者
輒斥毋令敗羣蓋以牧諫也豈跋胜口吻殆五穀大夫
之流矣至鹽鐵之不便平準之非體在廷諸臣盡結其
舌式不惜苦口言之至拂主而不恤眞不負御史大夫
者史臣稱其質直而列之汲黯非過也公孫弘請罷築
朔方龔倪獲忠諫名上令朱買臣難之輒謝鄙人不知

其便質非百鍊遂化繞指方之於式黃鵠之與壤蟲乎
胡致堂謂官既尊矣始正言以邀名今之官者愈尊愈
戀鉤憚金磾肯注之以瓦而批逆鱗乎卽以此邀名吾
又唯恐人之不好名矣甚矣迂儒之好議論人也噫爲
善者懼矣

公孫弘

公孫弘多詐布被非詐也弘家貲牧豕四十始就學六
十而後達素與貧狎雖貴而布被脫粟不改其素弘之
相業無足觀於茲取節焉可也史稱其俸祿皆以佐賓

客家無餘貲若在今日猶稱賢相謂其飾詐邀名過矣
三公布被何足起名哉然長孺非毀人者而嘗其詐因
其素也素詐者掩其誠君子所以惡居下流也

揚子雲

子雲爲葬大夫朱子深誅之而有辨其誣者移之谷子
雲亦未然子雲清眞淡泊漢儒自董子外罕有其儷而
汚于葬則所遭之不幸也易曰无妄行有眚其象曰上
窮也上九非有妄乃所遇之窮致眚葬之奸末路乃見
道議者嘉其保身之哲而致眚黨錮諸賢以標榜取禍
過矣有道之世以名舉賢而名高者先拔無道之世以
當其輔孺子人皆以爲周公及受禪人皆以爲舜禹當

時勸進四十八萬人豈盡無人心哉葬之狡僞誠深而
人不覺也子雲初不附葬而因循不去病在不知葬耳
時有知葬者皆局外之人也荆公詩云周公恐懼流言
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忠僞有誰
知知葬者於其敗而仕葬者於其初不無可原之情矣

馬伏波

伏波以晚成之大才遭逢應運之明主有身當致有力
當竭身致力竭死賢于生馬革裹屍信是烈丈夫雅志
胡致堂以馬婦譏冤哉蓋緣其委頓軍中且謗招慧苡
故發此論不知死於邊野正酬夙志而襄斐論詆聖賢
不免於伏波何損豪傑士自鑑甚明必無輕許如孔明
亦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卒踐初盟伏波武侯後先輝
映千載寧儔詎可輕議且馬婦搏虎改而從善仍以不
善終故開笑端而擬之伏波亦大不倫矣

黨錮諸賢

東漢之季徐孺子遯世郭林宗玩世皆得令終固是一
道議者嘉其保身之哲而致眚黨錮諸賢以標榜取禍
過矣有道之世以名舉賢而名高者先拔無道之世以
名嫉賢而名高者先挫名高者其行端方其議論嚴正
名教所最倚賴而奸邪所最不便故受禍最酷木秀風
摧猪出滿栽無足怪者如范孟博李元禮輩眞疾風之
勁草烈火之精金其毗翼世教固徐郭之所不逮而東
漢風俗遂高千古何可少也若因被禍而嘗之則竹林
中沈湎傷教者雖幸偷生豈足述耶爲此說者毀婷節
而獎脂韋必周容鄉原波流茅靡不足撥齒之倫也余生

人情好色情易蕩而節之以禮聖賢不過如此元亮閒情賦寫意有在非采唐漚麻之倫卽順文作解則所云欲自往而結誓懼冒禮之爲愆此便是好色而不淫無媿風雅梁昭明議爲白璧之瑕宜其取譏于東坡昭明作靖節傳其令彭澤也旣不以家累自隨矣公田種秫婆子與爭不矛盾耶況歸去辭自敘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計歸以仲冬月何嘗值播種之期而好事者作此諢語昭明不察而收之靖節幾爲疑人矣

靖節詩應讀卽須盡無復獨疑慮死生大矣而超脫如此黃面瞿曇踞蒲面壁未便能至遠公戒律精嚴止可拘束宗雷瞿靖節海鶴孤鶱寧受其縛所以攢眉而去託辭于酒亦見欲酒無妨作佛耳世以爲實然視靖節何淺也

王仲淹

仲淹所著文中子議論醇正甚多名語固儒流之英傑也獨其續詩書論禮贊易不免僭孟先師今其書不傳瑕瑜固難臆斷然說詩猶存緒論頗不謬聖人余嘗謂刪後未嘗無詩而苦無孔子使仲淹續詩果不戾三百之旨何妨並存於世而宋儒誅以僭王不太刻耶今人賦詩作字一語一筆似古人咸贊爲佳獨聖人不許倣倣何也朱子綱目擬春秋溫公潛虛擬易何以不云僭乎皮日休唐高人也自稱閒氣布衣及舉進士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言曰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聖人之賊也請廢莊列而主孟子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享太學其言曰孟子荀卿輔翼孔道以至於文中子其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韓愈乎皮之尊孟千古卓識豈其誤子韓愈況因愈而推及文中則其稱重于唐業有定論矣自宋儒一筆抹殺之而聲價遂減豈不可惜唐初諸名臣皆其門人疑爲妝點仲淹歿而房杜諸公始顯諸公豈肯爲僭王之儒作門面乎

徐敬業 駱賓王附

徐世勣佐唐開創之功不足贖其贊立武后之罪英國分封唐之酬其功不薄而終于族滅天之報其罪不輕且勣以立武氏殺唐子孫而乃孫敬業以誅武氏自覆其宗祀如種豆得豆天道之好還可畏也勣笑房杜辛

苦立門戶爲癡兒所破九原相值不更相笑哉遺命弟
弼子孫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先撾殺而後聞慮在敬
業也敬業自少佻健勳欲殺之乘其山中射獵四面發
火敬業劓馬腹自匿火過而出固其機巧亦天意也雖
然敬業之志氣不倫正其賢于乃祖者也武氏一淫婦
人篡唐祚于閨闥唐諸臣靡然從之舉朝皆其婢媵也
若無敬業仗義一舉天下人心盡死豈成世界耶吾謂
敬業此舉與狄懷英同功懷英復唐祚于既亡而敬業
活人心於既死不當以成敗論也豈敬業負寇之思

耶駱賓王佐敬業起義討罪一檄寒牝晨之膽醒取日
之夢誠有用文章非王楊輩所敢望也諸君爭先爭後
而未有推重義烏非囈語耶乃作史者書二君謀反伏
誅謬矣然野史記二君俱得亡去爲僧徐棲大孤駱棲
靈隱當亦不妄天佑義士固應不死併表而出之

盧懷慎

懷慎與姚崇同相裁決庶務一委於崇而貽譏伴食余
謂崇但才耳如懷慎休休有容人技若已得相之度爲相
者才易而度難也愼至病篤宋璟盧從愿訪焉執二人

手謂曰二君當出入爲海輔聖上享國久近者稍倦于
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因手疏薦宋盧諸人
其爲國慮慮如此豈伴食者哉崇曾念及此乎想其平
日薦引人才保全善類嘉謀嘉猷之入告必有陰自納
忠不使人知者不然玄宗時方厲精必不使尸素之臣
濫居鼎鉉矣

李北海

北海論書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似忌人而詆人非也學
而似名不並傳非拙而何學而不似隨人步趨全無活

法非死而何故孟之學孔不襲其詞魯男之學柳下盡
失其故善學者得其意而已凡事盡然不止書學

韓退之

退之三上宰相書儒者至今誉之不知唐以詩賦取士
不如後代糊名易書暗中摸索欲舉進士必須起名必
藉援引其士大夫鮮不行囑託然明爲之爲羞爲賢非覓
利也主文官鮮不通關節亦明爲之爲收名非徇私也
士子懷瑾握瑜欲顯庸于當世必不能如有莘之待聘
隆中之待顧而無因至前鮮不按劍故貢士至京必有

行卷稱投檄貴卷軸填委至供閣媼脂燭之費如李固言生于莊墅不習簪緣爲人所紿投所業千石常侍冷官非時所不及者次年適知禮闈遂以固言爲狀頭又如王維才子混優伶以干進而人不以爲譏蓋時使然也退之雖上書而議論軒舉絕無伊優側媚之態此又不觀畫蓋以師道自處耶亦近于固矣然此等人世閒其拔出于流俗者宋人執所見而輕議昔人亦知尚論者當論其世乎

鄭薰

鄭薰主試舉人中有顏標者誤認是魯公之後志在激勸忠烈異以牀頭無名子嘲以頭腦冬烘者是也余謂所取雖誤然試官能不受關節而欲舉忠義之後以行激勸其志意可謂獨出流俗矣今世有若人乎唐制每年一舉收者少落者多無名子嘲謗每科有之不足爲異但恐因而薄薰故表而出之

李長吉外兄

沈子明李長吉好友也謂賀且死授以所著詩歌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轉授杜牧序而傳之矣今集四卷又外集一卷共二百七十二首溢于原數則原無散軼傳稱有詣隨棄亦什百之一耳投入他囊者無恙也稗編謂外兄投溷其出于妬婦之口耶奈何使外兄受誣併爲一雪

程伊川

伊川出朝各官邀往某家飲茶觀畫而伊川云不飲茶不觀畫蓋以師道自處耶亦近于固矣然此等人世閒自不可少蓋規矩繩墨聖賢約束天下之具達者無害於圓通拘者不妨于固執圓通者原非廢棄繩墨而固執者不失爲謹守繩墨繩墨內防閑得許多人在而今人動相姍笑必決裂之爲快蓋濫觴于莊周橫流于竹林諸人至宋來稍就約束而近又瀾倒于李禿翁乃復有推而助之者眞亂道也

楊龜山

龜山應蔡京之薦論者病之余謂顧其人自視何如耳恐涜則勿往自信弗能涜何必不往龜山以道進以道退不阿京之意退不受京之制不磷不緇依然孔氏家法也奚累于龜山

趙閱道劉元城富鄭公

閻道等三公人品卓絶而或疑其佞佛余謂即佞佛豈遂掇其品哉且佛何嘗無益於人顧用之何若耳如人養身用粱肉其常也至于病有用參苓者有用枳朮者甚有用烏附者佛教雖非粱肉豈遂比於烏附取其能愈病有益吾身而已三公皆儒而用佛非用于佛者也夫用佛與用於佛固不可同日而道也

陳無己

潘榮不知何許人其通鑑總論有可笑者明燭達旦在雲長直細事而以爲大節陳無己卻貪人之衣所謂見千餘載品隲賢奸可卻車載而招摭瑣細至此取陳三以偶雲長又大不倫非窠語耶余謂獎明燭爲大節視雲長太輕卻衣爲細事屈無己太甚

王陽明二則

狄梁公並立汚朝比肩淫嬖而取日之功歸焉世無異議原其心也陽明起兵擒宸濠功伐茂著而當時嘖有煩言豈非以宸濠有王守仁亦可一語耶宸濠慢褻異志知祇自快耳人之冤與自己之冤無差別也惜獨人而人決之昔人何書少褚記有限紙歸而徧蒐往籍盡抒幽憤并採前賢論著其辨証明類者采摭彙爲一編名曰千古洗冤錄與宇內同快而袁懶之人去涪遂廢此二十餘則錄存集中併志鄙懷以俟平反云爾

敢使人開也然則安從辯也將伏肺石而陳乎不能將
即真官而控乎無益祇是剖我幅臆質之浩人標我本
來面目而已余與浩民處有日矣有一語欺人否有一
事剝民否陋規盡洗關防極嚴浩所知也爰書具在一
以為不簡事可指乎一以為吸民膏吸有徵乎浩有口
在雖婦孺知其否也然則何必辯且辯于浩也蓋浩知
之浩以外不必知也且浩人稱余冤止謂素不貪豈應
至此然不見參款不悉冤狀故先揭款單于通衢以聽
輿評而三日後歷引浩事為辯出而與之相印此得紛
飾一言乎辯與評台而後可信于浩而後可信于浩以
外則安得不辯且辯于浩也嗟乎自愛其鼎珍護有年
一旦裂缺夢比堅飯不一掉頭視豈構哉初聞桂議不
晰所繇伏而自省祇是糧羨尚留餘肆他無可恨即對
下人對上官俱作此語及閱款果然列羨于首餘悉象
罔語矣糧羨罔功令所禁也而犯之誠罪也試問川蜀
百十州縣有不染指者耶有止取五分者耶非敢借人
以自盡也又非官盡負也薪俸無幾耳官無公貲祇馬
半以充餉陋規無復可存堪動銀不時徵取仕者非能

家挾蚊而術點金也談之不能盡革勢也唯是取有巧
拙數有多寡而展貧列於此矣余令宿遷兩年永福五
年俱盡革之其縣頗有公費祇馬全給且不攤家故算
入而足此不可律之他人又不可律之浩也浩固繁賚
其人多逸羨直細事耳故糾貪者多不及及亦不列為
首列為首而其人可槩見也貧家款答先薦脫粟知無
他品膳矣參余者十三款羨之外何多品也計諸款而
州官所職所行無不在而職所本無行所未有又居半
矣有一事輒有一贓有此奇貪耶然又何以無一枉法
事耶最可異者糧書之紅銀而計以得紅銀少準詞
狀致興民謠而計以濫準濫罰罰贖充積穀外有餘誰
曾報官而計以不報入已浩之工食皆鄉宦包領原無
可扣而計以扣工食大斗收小斗散有卖或有之而助
餉之米徑交船報數原不再量而計以大收小散行戶
貨物從來現買而計以久不給價抵之無窮債而捏京
價贓稅無緊彭而捏緊彭此可以欺朝廷而不可欺百

姓者也余是以捐款通衢而涪人無不唾罵合沙欲食其肉也且糧羨紅銀猶在平時若夫助餉買餉馬戶幫貼兵工食此何時事耶賊破夔城擣忠萬距涪百餘里警報疊至州民如沸湯寘者禁之不止與皁隸妻子而孤從此何時哉余亟集州中父老子弟歃血關祠感以誠信激以忠義誓以死守讀余誓詞至生爲涪官死爲涪鬼語無不泣下當是時七尺非我有已付涪州一塊土矣慷慨赴死與從容就利並行有此奇人奇想乎哉且不貪則已貪則何有於二百京債至借糧久而不還此又其最矛盾者明者覽款條而冤已晰其大都已又閒蝮棍造款四十五日而後發吹毛洗垢不遺餘力若有疵瘢纖悉畢露矣而止糧羨有據則生平人品已見一班疵窮而愚虛責有載鬼一車盲弋張弧無睾而至此極也或曰非獨蝮棍罪也有主使之者未之或知也然豈終無天道耶

壽鏞案鄧志本傳天啓六年遷知涪州流賊破夔距涪僅三舍集眾死守賊不敢犯是倜翁大有造於涪矣今讀書冤辨後謂不見參款不悉冤狀文云參余者十三款羨之外何多品也蓋當時官無公費不得不掊糧羨爲挹注然繩以法則可罪故明臧是糧羨他無可恨亦見倜翁之不欺矣

雜記

韓良胤

流賊報退下石者差急足柳陞王士雄至州訪余過惡陞與州民韓良胤契厚故二役首投其家密以相託胤驚曰王州主清正官也即如流賊報急州主盟眾死守得保無虞何忍陷之公等有委命不可違但胤不能效勞即呼其子出見曰胤止此八歲兒冀其長大不敢作昧心絕種事請辭遂送出下鄉避去二役乃投巨憝席延顯孔道父子匿之家偕其黨陳洽梟趙志達與衙蠹

廖應時日夜蒐剔秉筆者亦其黨兒光漢彭長年越一月良胤回家而造謗者猶未就又越十餘日二役再赴胤家借密室鈔謄蓋每款將小零紙作蠅頭書圈成小塊鈔畢乃去恩忙遺下幾塊胤與兄良泗拾觀一款乃良泗家事牽訐在內而的知款所自來徑持原稿赴廷顯家喊叫地方訐以造訪廷顯畏伏立約許以削去而州人稍稍聞之如余顧神詞所詢得三事皆從此逗漏大綱是而曲折非也余於衙役無私人故無報者蓋良泗先嘗被盜不但劫財且傷人恨甚一日審畢發監良

泗毆盜死者四人內有未成招者余詳守道已批發傷而隨受門生之囑授意曲爲開釋而參款無之乃共創去者也若此款在問官早引枉法律擬戍矣

胡遵道

丙子正月將赴勘成都有馬戶胡遵道亦在證中被提即往韓良泗家詢得造款來歷臨行僧牽累者三十餘人其祖于關帝廟遵道號于眾曰諸君亦知王州主所以致此乎因具言之且云州主接踵壞官至今而六矣故知其不欺也余怪之遍家僮訪其人則素治庖嘗奉州差上府偶與門子爭言門子譖稟庖人匿肉余不聽陰爲媒糵盡屬此輩如某某猶有隙可乘如某與今州滅賊公等從我乎三十人躍然曰敢不從命遵道袖中出一詞示眾僉曰善遵道曰我輩即以今日盟于帝先我輩今圖飢寒涉巖險奔馳千里誰實爲之我願捐軀進一紙于本州存案茲將赴審逢府告府逢道告道院司亦然期脫州主于阱此我輩更生之辰也僉應曰諾歃血誓訖隨赴署州江大尹進詞存案啓行至府緣人行前後不齊而止至臬司人始齊矣點名訖遵道約眾登堂進詞隨者止五人耳臬司見名多人少叱去不問

庖人 司差附

余臟不能完催差三至矣後至者搞銀五錢其人曰搞數太少然聞太爺清官不敢求多矣家僮問何以知之曰我寓所對門開某鋪者言之至引家口爲太爺矢誓故知其不欺也余怪之遍家僮訪其人則素治庖嘗奉州差上府偶與門子爭言門子譖稟庖人匿肉余不聽本爲利來而知爲清官遂不需索皆超于流俗者余亦感之故記于此而以失其名爲惜

涪俗薄惡如右所記豈得不以好人稱之故昔賢戒說無好人諒哉

李義山文集

明張氏約園開雅

序

詩鏞求囊霊雲先生詩文集未得今得之於馮君孟顓所蓋煙嶼樓藏本也所謂奇巒怪石瓠柏猺藤一段蒼煙冷人肌骨者是也今先刻其文二卷補遺一卷先生之詩或一歲中存一首文則一歲所存又不逮嘗言果足傳祇此數篇猶多故留遺者僅矣李杲堂謂先生讀書不附傳疏爲制義不附主司於士類不附品目爲吏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出處大節不附一世及遯於釋門不附釋門文章不附諸大家避世不附同隱杲堂九不孤峻非其志之所暨乎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附之言徵諸其文而益信然則先生固特立獨行士也其題范香國史評曰舉已往人已往之是非而非是之當吾說者既隔世而無知又其事過時而不復此言之無用者然聽者便其言之無與己而樂道焉久或反有感而卒以自新其論詩曰詩不盡於字句處亦不盡於無字句處凡天地間之所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間之所有解矣此又先生立言意也夫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而至誠出焉不讀陰符不足以知先生之文不讀老子更不足以知先

周齊曾字思沂一字唯一號曩雲薇四世孫續耆舊傳曾祖柔臨淮典史周天行撰行略祖煬江陰巡檢有盜出入野廟中蹤跡祕莫之測煬按得狀乃火其廟併數闥之木斬之盜無從匿不捕自逃四鄉獲安王父傳齊曾少就傅嘗終日不聞咿唔聲或疑讀何書竊窺之則南華楞嚴二經也續耆舊傳爲文摛落華藻自抒所得李鄴嗣撰曩雲集序崇禎九年鄉試齊曾文已爲司理李化熙所置黃端伯時同爲房考從落卷中拭之遂舉於鄉十六年會試房考吳麟徵得其卷大異之登進士知順德縣首減征繕以國有常賦復有息耗民何以堪除各項應派餘悉蠲之行略邑壤鄰香山多沙田奸民通勢要每候秋成肆攘奪不可問民積苦之齊曾廉知按部行擒治訊實卽麾鄉正縛而投之水有以贖爲請緩者不視取贖置其身並投之奸宄始凜凜畏法民歡呼爲周青天順德縣志齊曾以邑中多盜皆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黃宗羲撰墓志其初置義田也貸貧於富家限年以租入十五給耕者十二償富家十三備賑不數年而貸可盡償田可日增沿海故有椿闈之設以備警齊曾謂我能設賊亦能毀且卽不盡毀而所設亦易折不如仿西北弓箭屯堡之制募鄉勇爲操練則官軍可損大吏是之行略乃立屯堡嚴訓練盡捕得其桀黠置之辟境內蕭然聞志攝香山縣故相黃士俊○案南天瑣作舊輔何吾騶互異家居蓄無賴以害民齊曾捕其客之甚者置獄士俊大怒會兩京陷闖中立君士俊復爲撰輔思去之有黎人欲渡海入葬內地巡按許之齊曾以爲狼子野心不宜令通內地力持不可巡按守不許交之監司不許乃徑至行省交之撫臣部民聞齊曾棄官去浮海乞留者數萬城中疑爲寇至閉門拒亦恨之乃以士俊揭頒縣齊曾卽日以所佩印交之太伯兩房師皆死國難痛哭以不得從之爲恨歸至浙東則百城內附續耆舊傳遂遁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家曰耐勞苦南天瑣凡耕田治圃伐薪汲泉皆躬親焉曾志又搜

奇木爲養和竹根爲爐手自劖斲（南天痕）暇則戴草笠曳芒履荷杖擔囊與山農野叟倘徉於青松白石間裹足不入城市（曹志）同年生王爾祿爲海道求見之不可得以茶餽之謝以詩而不往也以書招之（續舊傳）答曰齊曾自賓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回首江城覺咫尺千萬里數年來遼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今且夢亦不知何往矣夫人固有不可一世而固自矯矯以傲流俗者齊曾自分非其儔也但居民上而莅茲土者刻視亡國臣雖編戶僕隸不如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而無以守其不足出門蔑棘何處側身是宜山深耳兼之齊曾哲嫗寡狀昔爲東粵下吏不能違一邑心以事鄉大老幾中含沙解組而遯夫不易其性後焉保不蹶之如前苟不深自衡審輕圖一用恐屍沒鷺浮奚止無補於時而且慮仍以覆轍滋罪緣是皈依空王以釋子自度學木槁灰死雖在地上如隔地下卽母妻瓜葛年兒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同一塊土不見顏色五易星霜倘一旦出而趨承左右能不拏起而疑之故君子在室小人方歌樂只頌父母齊曾豈不渴深瞻拜乃卒躊躇而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有此可疑之人以涸天下之是非不止慮爲數行北山文笑也況世外人家雖在而置之若無身雖存而等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已足了未盡之年此外復何有所覬伏冀執事覽其靦縷而納其芹曝幸甚齊曾栖霞蹤跡朝不知暮寄所從此勿再以八行通候問也（曩雲文集）終不至（曹志）或又以巡撫意招之且動以禍福答曰所欠惟一死無他求也所親謀強之入城至郊南欲自投於水其孤峻如此（續舊傳）隱居凡二十餘年辛亥卒年六十九（南天痕）停櫬在堂順德舊民

黃端振梁心恆年俱七八十歲裹足數千里至寧波聞齊曾歿撫棺哀慟如哭私親（略齊曾所著詩古文詞高清曠逸絕去煙火（曹志）閭閻山水筆意亦出塵外鄉人欽其高風私謚曰貞靖先生同時胡傳字麟翼與父一柱皆以能詩名傳晚年從齊曾遊閩（志）齊曾東茅山中傳常往來其閒佛鐙魚鼓時與其云（續舊傳）

自國難以後凡遺臣世胄逃之乾竺氏者蓋多有之余所得遊其閒者有五人焉瑞安法幢姚江道嚴龍泉西烺新安可立及同里龔翼皆不忍降辱一時潔身淨土鬱然不欺其志然亦各有異焉法幢先子同年也丁卯計偕之役與先子同舟時已殫心宗乘深有悟入道嚴當未爲吾邑廣文時已皈依密老皆於佛有夙根一旦棄絕人閒苦其孤憤而適以了其素志西烺郭公維經子可立金公聲子皆痛其先人爲國碎身計不旋踵斬

然一往而余與遊時已皆然兀然壹意放倒剎竿矣翼雲自捷南宮宰名城初無定慧淨業之緣既已爲僧又無付囑開堂之想雖絕足城闉而時與故人同志詩倘往來及當事書疏直述己志開陳大義凜凜乎不自禁而時有以未盡爲憾之者噫是烏足以知公哉夫佛之爲道也視大地山河俱屬空諦以夢幻泡影觀諸其身人止知以是爲佛而不知此公之所不忍出諸此也其託於佛也正重視此爲人臣子之身正重視此故國之大地山河也其視涸跡斯世者正所謂輕其身於夢幻泡影輕大地山河於一覩也反人之所論於佛者以託於佛是則公之所託於佛者已矣余昔爲祭公之文所以論公者頗悉有曰公之草鞋破衲非佛祖所得而有也公之暮鼓晨鐘非法輪所得而轉也噫豈不悲乎雖然又安得謂公非佛也哉余又嘗及海岸黃夫子之門矣其生平道力爲何如者究竟以刀山爲道場知黃公深於佛而不了其身於佛斯知公初未嘗識佛而能付其身於佛也非黃公所謂覿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者乎余之論公如此所以論佛者亦盡諸此矣所

云數公者道嚴尚時相往還請以斯言質之隱學高宇

泰撰

周貞靖先生齊曾字唯一癸未進士除廣州順德令自解官歸里丙戌後入山爲沙門人稱曰蘧雲大師其沒也里中屬余謚爲貞靖先生不使淪於沙門也先生不使淪於沙門也先生平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岸然無所附自爲童子時讀論語孟子治本經俱不喜兼集註悉大書正文默解其義是其少讀書也蓋不附傳疏諸生競爲揣摩場屋之文期於合時獨先生盡擺落華藻自書所得適得舉於鄉會試吳磊齋先生奇其卷判曰自成一解遂得

中進士是其爲制義也蓋不附主司當先生時三吳諸名士競尚標榜凡經朔論盡參上流先生獨漠然無所向是其於士類中蓋不附品目其爲順德令治行第一當時使攝香山香山時爲上相里先生與相忤即日解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爲吏也蓋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會稽行朝失守浙河以東士大夫率俱出上謁郡縣通往來先生獨以爲不可盡薙髮入山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同年生有爲郡觀察招以書先生謝不往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所從此無更費入行是其出處大節蓋不附一世先生家居每一匠者入門即審視其法自倣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於盤谷構山房東竹覆荼蘼出已手得懸崖一奇木製爲養和日坐臥其間拾燒餘以爲爐狀絕古先生復能受勞苦其入山當由一溪水常沒踝以上先生謂過溪若須筏即須編柴即待負亦須人不如用吾脛吾脛自善涉嘗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芒履先生謂沙石齒齒芒履質柔不及吾足板竟跣而涉吾友萬悔菴先生嘗訪先生山中先生爲設麪下以蘆汁麥甚粗悔菴食之盡先生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悔菴歸與吾輩太息數日時諸公遯跡沙門率受諸釋老衣拂椎鼓上堂稱其法嗣先生獨不肯雪竇石老人其欲傳先生蓋久矣然微聞先生時一歸村居仍入彥倫之室遂得止是其遯於釋門也蓋不附釋門先生聞爲詩古文詞方寸湛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句不蹈前人是其爲文章蓋不附諸大家作者黎洲黃先生以先生與會稽余若水合銘兩先生風格並高未嘗相往來先生謂自潔其身耳吾耕不須耦者吾負不須戴

者以其遯世也蓋不附同隱先生嘗稱余詩余自得論交嘗作詩贈先生爲同黨所傳初未致之山中也先生既沒余謚之諸子請余爲先生立傳序其遺詩余笑謂序先生集大不易然余文或先生所善也蓋先生固嘗知余非附先生者同里後學李鄴嗣頓首篇

序

唯師嘗與余語及古人詩文無論通篇不肯苟且即首句末句亦不肯輕放便包蓄許多蘊藉其勝人處有不事絹合窠臼或倒結或反結自成原委又有不綴一語借人口吻作自己參詳又有籠統議論末後略概生平數語遂成一案此皆古人苦心妙手不可告人惟後人領會自得故師之所作刻求其似嘗有形若遺神若棄心若屈稿終日不成一句乃駭雲穿隙須臾之閒洞開天朗若盡大地皆尺幅中物及吮筆腐毫盛氣俱下仍覺故紙不著一墨汁久之而轉掉微息遞故遞新屢易屢更塗抹殆盡覺前此所云不知何若并未有所云之前又不知何若故其手訂遺稿或一歲中止存詩一首文則一歲中所存又不逮矣嘗言如果足傳只此數篇尤多如其不爾雖多奚益所以讀其詩與文者僉謂奇戀怪石虯柏獰藤一段蒼煙冷人肌骨殊不知鎔金爲液燒汞成丹其中人心醉者非彷彿所能喻也至晚年操觚數行下沖融蕭散不爲少見創出如同夙構蓋智彌精者其神彌遠幽奇之極化爲平淡即筆墨亦無所

用矣昔人整襟危坐三晝其像而三不肖及其解衣磅礴一晝而神理躍然候之所通得無類是若夫證心慧業語涉圓通此自其視髮後得力於再來者居多要之借彼醍醐示人津筏亦寫意之一二耳後有識者自能辯之甲寅長至後一日棲煙元初題於秋嚴書屋

龔雲文集目錄
卷一
論
至誠與天地同久論
書
與念尼王兵憲書 附復書
序
壽顯之孫親翁序
贈邵得魯母夫人六十序
贈王水功母胡夫人八十序
寶巖詩序
雪竇誌序
天井鏡宗禪師語錄序
墓誌銘
明誥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謚忠節磊齋吳夫子墓誌銘
大司馬上葵邵公墓誌銘
題跋

范香國史評題辭
長如弟四課次韻題辭
包惕三詩題辭
題敬可兄手書詩韻
書于石詩稿後
書王水功述客問答失先大人茗翁遺像說後
書不爲高祖東藩府君乞傳乞誌銘乞入鄉賢
祠
跋董太史韋吾公與新塘周公札後

說
木爐說
夢說
卷二
記
蘩雲記
蘩雲築記
雲樹記
聽法華記
記游姜山語
游烏峯記
記過蛟川舟次語
石蓮採茗記
寤臥記
隱潭詩記
蘭影記
初入鷹峯紀事
三上鷹峯紀事

銘
蘩雲髮冢銘
引
採芝小引
傳
外祖父母無事傳
母舅傳
王父一事傳
先子玄水府君小傳 附立之叔氏題先子傳小序

東皋叔祖傳
黔思南二千石德林叔氏後傳
世臣叔小傳
四叔傳
楚英邱先生傳略
明處士董非能先生傳
莊母傳
聞母棄夫人小傳
補遺
始可與言序
始可與言又序
始可與言古語序
始可與言古謠序
始可與言詩序序
始可與言樂府古詞序
始可與言古詩序
始可與言唐詩序
壽汝翼二叔六旬序

從叔紫雲先生暨配全孺人墓誌銘
明列節江都令雪松從姪傳

明鄞　周齊曾唯一著

至誠與天地同久論癸未會墨

論曰道不任人不任心人心者有所凝焉而神行有所動焉而氣至道固惡所有也以爲未免二之爲累也故貴乎自然而猶以自然者有時而不然蓋自雖不入不心而不離乎自名又未免一之爲累也唯無自而然則無二亦無一庶幾無人無心而無非道即人即心亦無非道謂天下以人存以心存可也何也非猶是人之人心之心也是故邵子之言曰智數有時而窮又曰唯至誠與天地同久正謂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而至誠出焉天地之所以不息其爲物不二至誠亦不二也不二之爲言非一亦非不一非一非不一亦非一若云一猶之有天而無地有地而無天天地孤而無後若云不一猶之天之外又有天地之外又有地天地紛而不一而成化無心者心不必如人之彼之此而已人於物之中心不二也故又曰天心無改移無改移者歷乎前之七日後之七日動而若不動凝而無所凝不二之所以不息也或謂以堯之聖而有水害以湯之聖而有旱患豈兩聖人誠有未至哉蓋天下多不若於兩聖人者自爲地而不通乎天有施而孰生有生而孰施是又窮

在兩聖人處此必不忍大爲之懲則至誠窮矣天地乃借水火以震之使天下惕然如警然後聖人用其誠以挽水火之怒而殺其勢而登斯民於衽席庶幾聖人不窮於仁天地不窮於忍上有至誠而天下或不無災患之頻仍者必此一方之罪淫於人至誠不加刑而天地刑之刑之而猶不知歸過於己而歸責於在上之一人又何怪乎災患之頻仍耶然五行一也何獨水火能用害以爲利或謂水火動而不已者也故尤善於變變而化化不同乎金木土之質而不動者也

烏知火之過旺者由木之過生也水不用尅耳水之不用尅者功一於生木以助火也水之過旺者由金之過生也水不用尅耳土之不用尅者功一於生金以助水也五行何嘗不相爲用特水火以陽用木金土以陰用陽可見而陰不可見耳不可見者是又不二之不測者也抑又有說焉至誠與天地同豈有不與人同者而同人何獨以天火稱蓋無心不成人無火不成心無天則陽氣墜而莫能發其焰則火又不成又火出於天而後成無心之心以成無人之人故合天火爲同人火被尅

於水則訟訟其不同也訟其二也至於地火何以謂之明夷火之所以不息者得土以藏其光也薪盡而火傳然後明出地上而爲晉漸升於天而爲大明誠則明則動觀乎雷風之爲恆夫又何疑至誠之不久

房師吳評

自成一解

又評

一氣開闔朗朗如百間屋

與念尼王兵監書

曾自鬚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縱擲埴盲人極西驚嶺即在面前未必即到僅同芋比丘乞食問首江城覺咫尺千萬里數年來遼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耳今且夢亦不知何往矣夫人固有不可一世而故自矯矯以傲流俗者曾自分非其儔也但居民上而茲茲土者刻視亡國臣雖編戶僕隸不如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併無以守其不足出門叢棘何處側身是宜山深又曾訾竄算狀昔爲東粵下邑吏不能違一邑心以心一二鄉大老幾中舍沙解組而遯夫不易其性乎

後焉保不蹶之如前苟不深自衡審輕圖一用恐兔沒鷹浮矣止無補於時而且慮仍以覆轍滋罪緣是皈依空王以釋子自度曾殆無可自異不欲異人而迫於人之不相寬假束於己之無具以與世爲緣故依傍雪山老子學木槁灰死今甬東一隅野無寧土何處更有古桃源小成都一隙地雖衲子幾束茅瓢非愁與劫火俱燼卽與一夕歷湯城化爲巨浸矣幸天不絕意此一方得借年祖臺爲海國長城頃閩所以治文者矣則文之閩所以治武者矣則武之閩所以治民者矣則民之閩

所以治紳衿者矣則紳之衿之一一如其事則事自無不事一一如其人則人自無不人卽會之得安坐一息金此之謂也雖然身可不近不合而心不能無所言將以近之合之伏冀台慈覽其覩縷而納其芹曝幸甚幸甚會煙霞跋跡朝不知暮宿所從此不及再以八行通候問身與雲俱來身與雲俱去雅心爲年祖臺有無去也無來也年祖臺亦可勿膠固於形骸粗迹心與雲俱來心與雲俱去獨身則不必爲曾有無去也無來也則天下之服年祖臺者奚止以人人也以德容人也以量容人也以當更以照人也以肝膽腑臟將使徒有耳目手足者不之異姓而骨肉者故君子在望小人方歌樂只頌父母曾豈不湯深瞻拜乃卒躊躇而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知所以自用矣狂言無似曷勝冰淵

附復書

寒幢入夢定磬幽發披省教言家國身世之閒可謂
遽有薪鐙之望空存赤斧之吟行復自顧能湔祓所
聲淚交盡使弟踧踖瞻顧於物緣膠轕之日所不如
有從法王子於彼岸恐非本來則累土滋危其復高
通謁請情歸心白象法界者亦無幾也弟憶與菩薩
晛大談斷膏藤之餘根與萬物而遷移吾猶惡其佻
前身束縛文字謬受人採讀詩至板蕩奄踰一紀獨
巧不由情實若佇倚鸙鷺恐雨橫注答衡陽之釋奉
不使黃冠草履流浪事外一蹈此路哀樂遂多吾轉
隱侯之辨則弟日以俟之金繩妙界何獨遺予抑弟
蓬也江淮楚越蓬之心若猶不自止也中散遺身康
將厚有覬於大君子幸委聽焉夫樹之能聲者以感
樂玩物弟卽持高概偕二子者游亦復有待之風不
風也鑿之鑾盈者以感歎也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能宇紫天而池瀛海亦明矣況其委頓簪紱之場悲

窴是非之域哉伏念老年翁西流一水潺湲塵耳矣
將此因緣不絕震旦假明賢繼斯士試之以羊腸鳥
道之險銀山鐵壁之事歌哭俱冥舟輈都絕然後得
大智度耳豈其無可如何而返於須彌故宇乃曰吾
以全吾跡也哉東越山靈奧窟擬寘處恒長遂託寂
遊近乃紛搆文簿沓籍戈戟矣憂勞排王色思慮銷
精神如義淨所云大唐求法諸人蓋視弟今日孤蹤
略同矣而道或日非其何政治之有昔懷一能化滄
江之漁捨網作禮此邦腥鮮毒霧老年翁獨無意耶
其以芻尼片衣惠示法眾卽弟且蔭洪雲瞻言之餘
遽有薪鐙之望空存赤斧之吟行復自顧能湔祓所
聲淚交盡使弟踧踖瞻顧於物緣膠轕之日所不如
有從法王子於彼岸恐非本來則累土滋危其復高
通謁請情歸心白象法界者亦無幾也弟憶與菩薩
晛大談斷膏藤之餘根與萬物而遷移吾猶惡其佻
前身束縛文字謬受人採讀詩至板蕩奄踰一紀獨
巧不由情實若佇倚鸙鷺恐雨橫注答衡陽之釋奉
不使黃冠草履流浪事外一蹈此路哀樂遂多吾轉
隱侯之辨則弟日以俟之金繩妙界何獨遺予抑弟
將厚有覬於大君子幸委聽焉夫樹之能聲者以感
樂玩物弟卽持高概偕二子者游亦復有待之風不
風也鑿之鑾盈者以感歎也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能宇紫天而池瀛海亦明矣況其委頓簪紱之場悲

窴已踧踖瞻顧於老年翁所以感弟而弟應矣猶奉
持所應以感同心而傲岸松石投音而若忘是吾道
不當問上德之鄰而斯事義趾無待鬱茂於戶外也
波逐如故疑嶺恆披敢縷布其悃愊者冀一聞五蓋
三幡之論攝無遺有之談於法座也化龍之鉢猶在
蠹衣之石如新無緣躬趨情詞并咽因札復札紙墨
遂冗不腆一儀附以小刻伏望垂鑒臨書徙倚

壽顯之孫親翁五十序

自余不復為類叟中人與世日隔親知如不相識矣何
論從無一面者豈若不余與蓋余固不足為若與也若

髭髮人之所以壽翁者併不觴祝類也雖然烏乎不類
指有短長俱指也

贈邵得魯母夫人六十序

自余與雲坐臥羣峯頂雲以外所見無非山深人也但
未必皆山心人故非山深人余不知卽山深人亦不知
也然則非山深而山心者誰是余之所知也無如其必
不欲稍耳目於人余何從見之卽見何從數數相晤而
類若冠服衣履有聲色足奪人而余束身裹足多年倣
垢則不類若出入冠蓋爲當事盼睞而余唯一二謝家
衲暗對木石煙霜雲月冰雪中絕無煖氣則不類何疑
乎不相與而日隔也今親翁聞不類如余而耳有余見
不類如余而目有余余有子翁有半子不以不類嫌許
瓜葛翁且心有余也以視若日隔不相與而或無一面
或爲親知者何如也於一時人所不有乎心不有乎目
甚之不有乎耳者違衆而獨與爲親是翁亦不若類也
一言余始得一識邵子夫六七年不可得見一旦因其
母不惜遠道相見余邵子何如人世有一時之人自有
一時之文余人以時廢文亦以人廢不過借山雲中恍
惚萬狀變幻於流泉木石閒者卽此當余廢文刖無廢
人之文邵子乃舍當世名文人而取諸余不惜一見余
邵子何如人進顯之榮人也誰肯無故而灰心焉在婦
人女子猶甚故雖賢如陶母尙不免以此截髮爲子篤
友好今王夫人年旣衰耆有子堪博通貴聽其六七載
爲山深人家業日就淪落不問也然則今日之邵子唯
夫人成之夫人知之耳然則知其子成其子者卽今日

之所以爲夫人矣以六七年咫尺不得見今得見而知其人併可不見而知其母是邵子自有以書其母也卽此是天下之至文更何藉一言於不文之余夫人欲以文隱爲隱人母邵子克隱於文爲隱母子彼母子閒相得之深又何如者余自不庸別爲夫人言也且余舌不及邵子直自以其身言其所爲心以其心言其所爲夫人也余舌併不及邵子以其舌言其所爲夫人以其言夫人者言其所爲心也邵子告我曰吾母生長妥佳麗地性不與習遷以操作機杼襄翁讀吾父罷春官歸

卜築東郊代部署諸傭規權材木工遜弗如吾父好客嘗晤談忘昕夕則治盡觴供豐約必稱情才賢之下榻吾兄弟者時出所儲佐子婦之不遺吾兄弟就吾父問業論說每達丙夜則從爐寒灰冷閒一鐙相守不少倦自奉日不滿十錢一袒數積歲紼縗紉綴無完所嫁時綺穀衣飾襦而置之專篋以持門戶吾父歿子若孫爲諸母與吾母出者未婚娶則殫心力畢其事又嚴於所出覓於不已出使諸子女婦衣履冠服必潔必齊出入里門人幾不知其爲異母也者甲申國變後剡心事佛日課金剛普門品能以己意發明釋氏旨其所鬱鬱若不堪者唯慮吾兄弟於文不能有成吾父逝早無與卒業除面西聖禮誦之餘血嘗泫然此外不知也夫邵子之母非他人母之只於如是也固有深於此者而言之止於此蓋曰母之所以爲母如是而已庶幾人或忽乎母之不止於如是也有所甚異而姑概之以不甚異有所不欲言而姑晦之以其所言邵子何心吾知邵子胸中所有無非溪雲嶺雪孤峯怪石凡山中所不無何者爲邵子胸中所不有所不有者止山以外人與夫山深而無山心者耳此則邵子之心也所以心乎夫人爲文隱子使夫人爲文隱母者也余縱不庸別爲夫人言所不能不爲邵子言者則以邵子別有所不言庶幾卽此言之而邵子者其爲夫人也亦著然則余之舌卽邵子之身也心也不敢質諸山以外人併不敢質諸山人而無山心者敢以質諸山雲山雲以爲然否

贈王水功母胡夫人八十序

昔衰周之季道與時違孔子飯疏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顏子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竊以大聖大賢

逝世不見是而無悶其素也何憂違之際如其行之
樂是豈無故而孔子顏子不以告語於人人亦幾無從
尋其樂處然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卽及門之多至三千
有餘更無一人焉同我以隱彼近卽在門牆之內如其
在一鄉一國以至於天下而後得之非偶然可幾倖者
不覺其樂至於斯向使孔子無顏子顏子無孔子雖不
無所樂未必如是之甚矣今水功王子自丙戌來賤無
以加而貧日進屑屑困躓靡不至歡然視之如無有其
母胡夫人從其子流離竄處往返頓踣餓凍相逼而且
途處其窮事際其艱勢居其側所不至如人之不堪其
憂已屬難爲烏乎樂蓋夫人之欲其子之晦之甚於子
之欲晦其身以晦其母夫人無心以子爲心而子克以
母隱王子之欲其母之晦之甚於母之欲晦其身以晦
其子王子無心以母爲心而母克以子隱此求之於鄉
於國於天下而不可必得者不意不出一家母子之間
冷嶺眉何殊行與去花寺相追隨今春且半月忘之矣
寶嚴詩從殘雪中忽至見詩如見寶嚴梅如見寶嚴看
其歡欣愉悅誠不自知不自已耳自先王之教不明古

常勉諸子以俟命又慰之曰吾力尚可老無以吾爲意
殆若不勝怡然者是夫人與王子亦各自有所樂矣夫
說母今年八旬開落巖花知幾度昨日山雲偶出山
心卽託雲來晤未審雲見城中人也曾爲母作何句

寶嚴詩序

去冬聞寶嚴看梅約雖不余及然約而走寶嚴與鑽嚴
梅晤晤必詩詩必遠寄巢雲將謂余猶之往也因作閒
約看梅詩云梅花亦何幸乃得伊人期自是看梅人不
異梅花枝人花偶然湊定有偶然詩緘之應寄我香玉
冷簇眉何殊行與去花寺相追隨今春且半月忘之矣
寶嚴詩從殘雪中忽至見詩如見寶嚴梅如見寶嚴看

梅人誰謂蘘雲不卽是寶嚴且此寶嚴詩誰謂不卽是蘘雲山頭人作事固有不俟足目至已入身其中不必出自己手已滿紙淋漓欲絕者第不知前日過寶嚴人亦如過蘘雲見余聞約看梅詩亦如見雲如見余否

雪竇誌序

雪竇自通祖而下不一代不一人何獨無一字誌豈以誌文字也非別傳之旨歟當年初祖得得一翻往返誰便說自西而東道上點點腳迹不是文彩已彰則夫無一字誌不特鈍置初祖太煞矣今

石老人以一條拄杖子向荒煙衮燼中重新揭露因得首座師山公撫拾遺蹟書記師道公復廣搜括雪竇誌始山一處此誌一處雪竇在在此誌在在雪竇使人親到雪竇可從不一到亦可是兩師直以筆尖點墨度盡一世也然誌此不易讀此亦不易須會得兩師筆尖直是石老人一條拄杖子筆尖點墨直是拄杖一下卓併會得老人拄杖頭非拄杖頭一下卓非卓纔知誌非誌無假無眞無所爲無鬚髮無非鬚髮無所爲是僧不是僧益不知所以言

雪竇亦非雪竇許具一雙眼許讀一部雪竇誌

天井鏡宗禪師語錄序

明詰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謚忠節磊齋吳夫

憶在癸未人幸得師乃師死君曾不肖猶
視息到今師何不幸不得弟熟謂曾忠節門下士雖心
有言筆有舌將爲夫子致詳其生平又何取不臣不弟
者片紙字辱及下地然天下後世見忠節壘壘一抔土
不過曰此與君不獨生者也其當年具與識能挽國事
於將亡在我可不至死也人或未必知知其可不至死
以卒至於死使天下後世恨恨於死之不無其故庶荒
煙蓑草下苦於無可告語者不告語而自白曾卽不敢
稱述備美辱夫子生平烏得不於所爲忠節濡淚作墨
汁草數語誌曰夫子諱麟徵字聖生號磊齋先世居天
台明興詔城澈浦移右姓實其地有申已公忠者應募
遂爲海鹽吳氏數傳至介公容爲五世祖咨生翠峯公
崑崑生仰峯公芸芸生四子長晴溪公霽霽生蘋縣公
之英司寇公中偉吳氏始著季達泉公夔生巨源公中
任中任生二子長中丞公麟瑞夫子其次也幼好讀古
人書長事古人行當冬月單褐雪覆牀几手溫膝繞
屋周走唯與古人耐一夕冷故其爲文不類今時詹詹

者言壬子爲郡博士弟子員同中丞公登戊午賢書後
中丞公成壬戌進士出李建武建武稱刑平將滿秩以
外艱去服闋補莆陽莆陽稱刑平又三年方天子召前
後兩職司李奏最不自今日也胡遴之歲遴之再遷入
闕授吏垣白壬申至癸未凡十有二年矣中閒里處者
強半三入省掖不過五載當天下多故籌深未雨先事
入告疏不知幾數十上其尤切一時緩急莫過策應關
門申飭通津覓鄙商民呼吸挽輸及時除勦登青蒐盜
簡暇州邑城守又請整飭都都頓衙重兵爲京師援授
鎮臣請內徙以壯關門舉頭僉云不可夫子獨謂徙之
便議上詔與宰相司馬酌終日夕不決夫子再疏關外
略士表裏六師又關外八城陷寧遠孤軍挽應久隔撫
詔南司馬節制江南閫吏灌輸財賦號召吳楚智勇謀
九城隔絕寧遠懸關二百里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
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
心是棄天下也益不可且鎮臣口口口忠勇材也寇旦
夕必發秦晉若使捍禦京師一舉兩得幸毋委之敵人
此皆確係安危至計凡有臣心所當一慟哭涕陳其

便用之不待再計決者無如列天子內廷不得一行其言曾不如兩郡李猶得振此一方民也於是居其位不可屢疏求去求任外請上印綬束身司隸以塞重責俱不獲請合朝詣冢宰門爭言宜循例推太常冢宰兩疏推終不允夫子去益決忽秦盜掠盡關中河外地晉中丞死之在廷諸臣恇怯各自引去幾空署有速夫子去者夫子曰今非歸臥時矣諸公比比去愧不能救止之況褰裳共逐乎迂拙唯致命遂志足下姑徐徐行視吾骸齒所在又有勸謁相君求晉南秩去者夫子曰匹夫

定交杵曰猶不負門門之急某侍言帷幄有年得一旦臨事委遁耶身可死宰相必不可私謁當是時卽太常卽行其言不去不太常不行其言不去夫子之不去更決於去治新輔當國首推夫子太常之命始下併發前徙寧遠疏詔撫鎮臣援時甲申三月七之日矣三輔已潰督師敗劒寇百餘萬眾止隔都城一雉堞粉舉遠數百里遙何由呼吸至曲突不徙薪焦爛可恃無恐墮乎於人情事勢所萬難頃刻支者雖合力圖無濟也而欲倚一臂於太常晚矣晚矣然猶不辭竭心力倉卒中

連上諸議又無一行不得已唯親桮鼓衝鎬石與僕夫蓐宿城上親撫士卒攬淚誓堅守西直以爭存亡於須臾於是懸賞募得民閒壯士二百餘組城而下斬賊鋒數十擒數十賊少卻未幾賊合營仰擊益力夫子乘夜趨至午門將白天子且請益餉爲輔臣阻不得達望闕叩額號涕而返忽德勝門啓內賊城潰夫子遂投繯爲左右力持且曰天子存亡未定乃扶入道左三元祠拾壁間敗楮作與家人書五紙有友人來見夫子項有纊痕涕泣不能仰視夫子攜手止之曰學道者亦如是耶

予持初念行授命矣逍然爲平生談相送出門聞天子皇后俱殉社稷北面伏地擊顙流血奪身捽束帛卒先是夫子疏上天子每嘉子之幾欲委重焉或尼之不果向使天子既足以有爲又得一意用賢而以夫子爲之相天下事勢何至極壞卽不相夫子有如夫子者相使夫子得如所陳請又何患乎危亡卽不幸三輔不可爲矣早從寧遠軍協守關門賊何敢少窺又不幸北事大去南都尚宿重兵有賢司馬統之足長城倚烏知已散之燕雲不再集胡爲有臣謀深慮遠厄塞使不得自展

以死以至東南半壁亦不能旦夕支耶事固有已至於
是而無或言之不言者之罪也或言之矣上無明天子
天子之過也以天子汲汲求治用人不一格拘於言可
救一時危亂而且下其議矣而終付諸空言嗟乎誰實
使居其位欲行其道不得欲去其位不得力請任外戮
力危疆以自効不得甚之據地擊額謝罪請上印綬束
身司隸不得大冢宰循例兩推太常亦不得直至環城
皆賊崩解矣然後用其言於氣息已盡之人而投以藥
人誤良劑豈不惜哉夫爲天子外吏奏最久不即召止

於用賢失之緩其在皇皇攀轅者正有厚幸君子猶不
無所歸責既召爲內廷臣似乎已用之矣乃居得言之
位而使不得行其言而適成其死君子之切切責也端
有在矣夫子見時與同學各狀古人故事相戲嬉獨擬
文丞相詈字羅詞氣傾動左右壬戌計偕入邸舍夢一
人仰天欷歔吟文山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浪打
萍之句傍有指之者曰此隱士劉宗周也時夫子絕不
識有劉公觀政時僅見其名於宗伯堂上懸板中題主
事劉某後公爲憲臣夫子始過於同朝大行熊公垣臣

讀諸救者書歎曰諸公言屬相援耳若吳公者誠念在
國家眞仁人言哉公既就道夫子憮然太息曰劉子隱
矣吾殆不免乎未幾果以國難徇劉公當世大賢落落
不輕許與人獨於夫子死作五百五十餘字哭之醊都
失亦絕粒死竟無夫子一字哭公觀乎纔總角卽以忠
義人自擬而忠義人零丁裏句復聆自長安夢中人其
後夢中人放黜去夫子死與後先然則夫子劉公俱文
山再來人世未有文山而不死者文山之死可無醊烏
能默默乎死文山者夫子櫬未出都門依荒祠有採人

包姓者涕泗負器轉側兵刃中請塗棹數受創幾殆不
顧也後賊大焚掠縱大廟火亦投胥并死夫子訃至澈
里人聚哭於古剎鳴鐘集眾鐘無聲者十有四日夫習
一藝以自食未曾誦先王之道乃不忍忠臣一具骨雖
恐速朽而且相從於下地又頑然塊銅豈有肝膽智識
亦爲忠臣嗚咽不成聲彼從事詩禮面目儼然人而具
有肝膽智識者竟不能容一有心人而卒令不得用甘
心於死何也夫子生於萬曆癸巳二月乙卯卒於崇禎
甲申三月戊申距生年五十有二元配封淑人朱氏丈

夫子三長壯輿邑弟子員娶項氏早卒次蕃昌邑弟子
員娶鄭氏再娶蔣氏次益耜邑弟子員娶陳氏女子二
長適鍾我文邑弟子員次未于歸卒男孫四孝貽壯輿
出恬貽悛貽蕃昌出敦貽益耜出女孫一壯輿出南都
新天子立邮前死難臣贈左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謚忠節予祭葬專祠春秋祀贈王父母父母如其官銘曰
主爲亡國主而宋有死信國主非亡國主而明有死
太常猶之死也太常之在地下其得君也必信國所不
如不猶之不得乎君也而太常無如已在地下其不目

自勵年十八補邑弟子員二十登甲午賢書次年成進士李毘陵發伏躍弊不詘理以情不詘法以勢無愧稱古良吏秩滿爲天子畿內臣山陰相公被言官劾遲迴不卽避公以宰相當恤大體矜廉恥爲天下風柔何徒恃主眷上書極口譴反覆數千言幾不知我小臣也彼君側之一人言一不行罪且隨之以此名振都下淮撫輿援近寺貴戚臣勢傾一時號爲三都莫敢誰何公疏摘其姦辭甚悉因觸驕貴人罷職而淮撫亦自此不不得內用踰年公直道不終蹶復起累遷副京兆適還左失

東事亟需才淮撫囑舉者覬再用朝論不可淮撫疑公指使也嗾刑垣圖傾公公覺先疏揭求去因解組歸丙寅逆璫大不道議者推公風節素著欲借以彈壓中外交章薦辭且再不克歷官大司馬嗣以冊親藩之國出都役竣未及返命告病不予三上疏乃予告及逆璫就戮時論公爲與黨奪公大司馬公遂閉門但工羽士術知有不可概焉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貴要不問及當世事若十有多載自南北淪沒奉旨仍以大使人知君臣父子之大義乃至乎此云爾公苟不上書司馬主聯絡恢復事無何東浙繼陷事不可爲公祝髮避跡大雷山不數月病返於家卒時丙戌年十月二十七日距生癸酉年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元配夫人曹氏先公四十一年卒繼夫人趙氏先公三十年卒又繼夫人高氏如夫人李氏楊氏李早卒丈夫子九長似伯娶李氏繼馮氏先公七年卒曹出次似續娶黃氏繼王氏似歐娶周氏繼楊氏似雍娶薛氏俱高氏出似亢娶余氏繼郭氏似煥娶裘氏繼劉氏似周娶謝氏似昇聘烏氏似迎未聘女子一適奉川生員何起麟俱楊出男孫九元震伯出元始元祐元承續出元復元晉元鼎歐出元士煥出女孫四二伯出一亢出一煥出曾男孫二重光近光震出或曰公幾不得以大司馬終解之者謂爲淮撫洩憤者借也然例以春秋之義何必曲爲公解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許世子止不嘗藥俱謂之弒君夫惡逆未有過於弒君父書曰弒其君某某而又出於大聖人所筆削定是大惡逆之無復可疑矣烏知有不可概焉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貴要使人知君臣父子之大義乃至乎此云爾公苟不上書切責宰相不抗疏直斥淮撫其爲庸庸者又何言夫旣有此兩事而處身逆瑞時天下想望公風節何如者乃

無一言去春秋之聽盾止也無赦辭則於公也應無寬
貴上公無內寇之出則已出則國危與危公之身公不
得自有也狄梁公委身女主卒返儲周王安石新法令
下康節門下士舉欲避位康節以為此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近而內璀斥逆李文正以孤身委蛇其閒事賴以
濟吾縱不悖公當大逆在朝獨無一言能不惜公以桐
封役出都門而竟隨以病告公豈以事不可為故以一
去告無罪於天下乎雖然如春秋之義何或曰君子之
賢賢也固責之深君子之善善也無微不錄彼上書切

責宰相抗疏淮撫兩事乃人所不敢為不能為公不憚
為之一時所稱為國家尚有人者此以春秋之義例推之
亦不容遽沒公觀乎當日聞之者咸欲一見丰采以此疏
比肩山辨姦論是當日已歎服公不置而何獨不然公於
今日然則公即以切責宰相抗疏淮撫兩事存足矣銘曰
前為名部屬吏後不得為名大司馬云誰不疑世能奪
非不過借范子口以筆之於紙於范子亦無與自不至
仇之無已也故置今人而是非已往或曰實卑聚夢為
人辱索其人七日報之不得乃自死安在無仇范子者
嗟嗟有其信者可以其疑公諸天下萬世有其疑者可

然烏知范子非竇卑聚夢中人索之終不可得則亦無如范子何矣其所言者固無與今之人也不無與於今之人而無與於今之人此其所以索之而不可得

長如弟四課次韻題辭

余時坐萬峯頭欲雨未雨巒石花木底俱深雲錯處周身外若止丈餘地去此無一物見如立大海空天下併不見有天水益覺曠曠甚可見有目不如無目今吾弟長如氏眉之下鼻之兩旁已無目獨已胸中口中於人耳中手腕中顖中靈中楮中次陸敬翁四課韻各三十

卽數紙上活現一世外人與山俱深與郊俱遠與園俱幽與巷俱寂但猶恐吾弟無目僅眉之下鼻之兩旁更須我之胸中口中無目直得人耳中手腕中靈中顖中楮中亦無目乃眞瞎子眞通身是雲誰謂萬峯頭巒石花木底錯處者不卽是吾弟百二十韻腳字腳

包惕三詩題辭

人知惕三工詩別工琴烏知惕三琴不必一條蛇蚹紋黑漆古焦尾只點點紙上墨皆桐音絲響如雷家物聲從兩池間欲出而隘裴回不去又不必作霹靂引纔雄

書于石詩稿後

自維衛佛現啞女身而爲說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是當時已有一部無字無句詩在耳目筆舌外泰世人莫有解者只以啞女忽過甚矣世人之盲也徒知有耳目筆舌不知有末後句於是別開方便現字句身而爲說

法于石詩稿復從耳目筆舌中出然雖不啞谷響泉聲口在什麼處有字有句究竟如何是字如何是句解讀者當自恍然誰謂啞女已寂示柳亭吾將從囊雲峯頂遙向一座寶雲合十曰古古佛再來也

書王水功逃客問答失先大人若翁遺像說後

昔有僧問溈山如何是百丈眞溈下禪牀立又問如何是和尚眞溈卻坐夫知立坐落處卽知百丈溈山落處豈煩虎頭道子從手腕中得又豈等書傳文字從筆墨中得人盡如是也則人盡眞也彼顴顁眉目口頰髭髯之肖似於尺幅紙固不如德功行事性情嗜好意思語言之肖似於書傳文字但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則書傳文字烏能獨存雖劫盡更生此書傳文字終不可復得唯會得一立一坐落處則人人眞在不以劫盡更生而有不然彼焚掠者能灰兩眉目一口鼻顴顁髯頰之吾父於尺幅紙能灰吾父若翁兩字名乎卽能灰若翁兩字名能灰此不必若翁而無之非若翁者乎況此無之非若翁者不獨焚掠所不能灰劫火亦不能灰也果孰得而孰失邇王子與余同參稱聞道敢以道人之言進

書不爲高祖東藩府君乞傳乞誌銘乞入鄉賢祠一爲縉紳卽有數紙居家居官狀乞名公筆以識不朽曰傳曰誌銘卽有一片木板書其姓氏名號送入文廟側春秋受享曰鄉賢夫朝廷三載一考績未見俱陟而不黜則縉紳之不盡賢也明矣何獨鄉無不肖孔子當日於求也猶令門人鳴鼓而攻況又不盡如求者乎余高祖東藩府君仕至屯大夫無傳無誌銘亦不入祠或以爲爲其後者之缺失也使前人無一字一祠之榮獨外於諸紳耶非矣非矣由今思之幸不傳不誌不祠當令六合時六合民德焉去位而尸祝之無已立像於城樓久之像失火遠道來弔從紙上掬數十年前父母形模以去歲時朝夕禱祀者迨遲階庭觀乎民之不能忘如是卽此是無字之傳誌卽廟食千里外豈不勝子若孫私託諸生私請於邑於郡於督學使爲者古錢以銅今銅化爲鉛古金赤與白今金化爲銅爲錫赤化爲白爲黑矣甚矣人之好僞而亂眞也

跋董太史董吾公與新塘周公札後

且莫謂蘭亭之入昭陵土死不忍釋彼十七帖亦札也

世祕惜甚但盧佳字紙耳不佳將讀一過墨蹟仍濡旋付煖甌何論日月久遠太史董公札字不工更歷數十載獨存值茲兵燹中古今名典籍散毀幾盡何獨存此兩紙又不存於其所與離使公新塘之身後人而存於非其所與不可謂其人之存之者不知太史也不可謂其人之知太史而存之僅以其字也觀其札絕無筆墨氣血腸滿紙猶熱可以知太史矣鄉人以鄉之語爲俗一尺楮多更易字句之不恆稱與出入古文詞者便號名手何異對此鄉人說異鄉語如聾人之於吠犬但見

其口動而已以視此札豈不大相逕庭況不忘貧病交輾轉爲樂川計倒囗兩隻緞履一塊草紙往來不廢而克存乎廉儉果皆太史若庶師弟朋友聞古道昭然則此兩紙所存固多矣古有風字硯係許敬宗物或云若敬宗在正堪訴以飼狗比網者出其壓於江中爲唐氏得吝不以與人蘇長公亦云匣餘鑄有敬宗姓名蓋不必嗇也夫工與石俱妙美猶以其人之不肖棄彼字不工而不棄況遺詔數世後復返諸賢子孫手什襲爲家藏珍太史之爲太史何如敢告佩公宜時出此兩紙示後生使曉前之有董太史非猶夫今之人也

木爐說

於囊雲得朽株糜狀似爐然不止兩耳三足又腹穿無底雖似爐不甚似也不甚似曷謂之爐呼虎或以於菟以大蟲呼卮或以觚呼矢或以箭蚳蚔又呼活東布穀又呼鸐鶪是一物固無定名且呼劍以蔥鐵而草矣呼蠶斯以春箕蟲而器矣呼蟥蠐以蜚鴻蟲而禽矣呼女蘿以老禿鶖木而禽又呼以宛童木而人矣呼白鷺以碧繼翁禽而人又呼竹籠以夫人呼湯壺以婆子器而人矣是一名更無定物如是則凡滿世界所有種種何不可總謂之木爐烏乎似爐不甚似爐如是則何必向木爐裏熱盡栴檀香氣纔塞卻多多鼻孔但投著莖草忽地一縷無煙篆燒殺天下人

夢說

日周四天下因四天下之遞成遠近出入於寅卯酉戌然光不能使晝之不夜而爲黑唯月不以昭質自顯因日爲光十二時俱有出入以通日光於照所不及然使物眾與相見彼此無遁質不能使目自見唯內空空如

無所有物得入其中以見其形於外亦得立其外以見其形於中唯鑒金質物雖不得入於其中而能處物前使物自中確有一我相對然能使自照不能照無物為有物照一身為千百億身照頃刻為阿僧祇晛夢境從無明來從無明去止此一榻此一軀此軀一覺天地日月山河人物鳥獸昆蟲草木色色具甚淮南一蟻穴而色色具然因夢成照夢斷又窮誰知此天地日月山河人物鳥獸昆蟲草木固無之非夢耶西天東土以至不可說不可說香水世界以至諸

地獄種種夢境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人阿修羅四聖六道夢中人夢中鬼也一大藏教偏經子語夢中囈語也但究竟醒者為什麼人正當夢時其人在什麼處

襲雲文集卷二

明鄺　周齊曾唯一著

襲雲記

至劉曲臼筑出人家屋角東行數百武望隔水眾山如海波從風起伏一峯逆流奔注西北作盤渦狀摺處分數股中夾一澗下送至溪欲入瓢須從溪溪須筏須竹舟須板須篙楫梁須架木須編柴即負以涉須人肩背腳力或呼不至須待吾有脛豈不便如山深入幾寸骨況除雨漲甚一日半日即石出深不過踝

以上淺僅沒腓吾不惜吾脛自不懼水攔冷懼沙石齒齒漏吾足板人莫不便於有所須有所須即聽於物聽於人將盲人跛人不如矣故不舟不筏不梁不人止用吾脛從鱗湍瀨濺中行數十武即山腳一徑漸次轉摺上有石如屋如城堞如門闕如人立如臥如偃仰有澗蜿蜒如奔蚓有泉卑低壁雨後如飲虹晴如撒珠有木有草不栽而花或出石頂或出石罅或雜叢綠裏如繡如抹如潑俾盡乃瓢瓢所有唯襲與檀香俱遠與楊枝水俱淨與露俱潤涼可代若濕可供沐供浴為墨汁

供書寫在花底圖香使不漏在暑炎氣頓息勝夫餘松石在月夕時幻蛺蝶出沒在雨爲龍爲雷聲光百出然則吾卽奉雲爲大和尙以滿前多多木石作座下大眾以逼側不上數畝地數椽茆當大叢林儘覺覺然有餘木石木石之無非雲一座襲雲始其盡

襲雲菜記

溪園瓢疇園溪孔道一綫亙疇中擔者負者提者攜者衣履而徒步者捉襟見肘腳不磯而首無所戴者後踵趨一物夫彼道上人豈盡不弁忙卽不活欲暇不得者乃自甘牛馬以較吾瓢中人或不如也但恐瓢中人尙作瓢外想便如牛馬瓢中人止作瓢中見便牛馬不如曾不如瓢前馬面一塊山長在瓢中不離瓢外長在瓢外不離瓢中疇外一帶低聳不過十丈餘又澗圍之疇又圍澗白襲雲腳下至此而溪而疇而山而澗而疇而繼石凡四五重始數萬仞屏風復從澗削立中高處三四頂別出青冥外明是幾尊殿裏底貝葉未始非不可不椽之瓢誰謂一座襲雲不又是此菜之菜襲雲主人曰入瓢以足望菜以目足費幾轉揩高下而或日之半或日復半其日至者目一瞬至是足以漸故鈍目以頓故捷然目與足兩不能自至其所至者無頓漸也無頓漸無所爲至無所不至故無謂盲人跛人不全於足目

雲樹記

闢襲雲斬去峯腰叢綠突露枵然心空者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厝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開直視能侗雖高不盈丈抱之須人三手臂知其歷歲久也但不識來自何年兼不識是何名余甚異其狀恐露立之不免樵者薪而終沒沒矣移入屋底經歲多過而不問雪竇石老人來不啻如遠客久忽晤一家人喜不自置以雲樹呼復題云片段孤雲一樹頭何年遣住碧峯幽等閒收入茆窗底不到人間作雨儔然則數百十年榮落不違時而常住一處者樹也非樹也昔木假山出自蘇家又得蘇老爲之記故炎然三峯名存到今而蘇子當日不竟作木山記多徜中閒一字假便話作

兩檄名猶到今存向使蘇子而在聞雲樹名讀雲樹詩落筆作記當更不同其所以存彼哀然三峯者固徒以其名歟可見石老人詩遠過蘇老記且幸此楊然心空者之得過知已也爲哀然三峯之所不如

聽法華記

不道耳聾邀過麗山聽講法華出囊雲十五里水定來遂以兩聾人看啞子喫苦瓜去舟宿次日抵廟角頭東南望小小土阜叢篠碧色中一剎竿搖颺多人先後如蟻集不問知是講法華麗山少頃鐘聲來二三里外誰不知誰會點個中眞宍誰便能眞眞死去向辣芽頭裏

謂此鐘不得喚作法師口誰謂此數聲鐘不是全部法華講誰又謂二三里外耆眼人不卽是全部聽遂止廟角頭領數日偶從西陽將下時踏過麗山講席雖在不見座上人併不見座下人止餘一口無聲鐘又誰謂不卽是全部法華講全部法華聽也然雖如是終不如拆開全部法華講全部法華聽之爲快也

倒架子一齊放下著省明日復引集人如蟻水定不覺

失笑謂余聾子又爾瞎去卽返廟角頭再兩宿還囊雲

時壬辰十一月

記遊姜山語

同水定自廟角頭東北行十里許曠曠平陸中一山聳立南一凹百千骷髏聚族居北一窟二十餘泥土衣冠作香火宅據曰姜山或謂薑是樹生必笑以爲不然乃不疑指山作薑山固草本可種得耶古人云盡大地是藥焉知山性不辣可切作片搗作汁隨君臣佐使但不知誰是醫王能用此一味誰是大病人將一撮峯尖一鍾水煎服又古人云芥子納須彌焉知廚頭一塊薑不有來龍有結穴有大風水可栖神宅鬼受蔭多人但又

埋卻也時壬辰十一月二十有五日

遊烏峯記

一石孤立峯頭絕似女子不知其夫爲誰以夫人呼余出入囊雲遠道拭目者屢屢過其下亦數四卒未逼視偶與解大師語及遂偕水定同走烏峯出鳳城十里許抵嶺頭更上兩盤卽夫人站腳處望之絕不似女子從別峯瞰亦絕不似余謂解大師人多憑見於目以爲眞憑不見於目爲不眞乃遠則似近則不似眞固不在見不眞固不在不見是目作不得主將憑石之近者遠又

不似憑石之遠者近又不似遠近非兩石而分兩相是
遠近作不得主將因還之似以呼夫人爲是豈不又因
近之不似以呼夫人爲非卽是非亦作不得主大師舉
袖掩余曰返至城腳一松鼠躑跳女牆頭大師問這個
衆生因甚履險如平水定答渠目前無物余問大師今
日爲峯頂遊人與女牆頭躑跳鼠還有分別也無大師
舉袖掩余巳余歸作記遊呈大師亦掩大師目云請師
筆削大師接得卽扯碎云老僧僭筆余亦隨掩師口時
癸巳正月十一日

記過蛟川舟次語

不走此十餘載如別一世界不意地欲盡處亦爾爾獨
海門一帶水生落隨月波濤從風不殊今昨使盡地皆
化爲海猶愈於陸沈吾將與魚蝦爲眷屬不覺悵悵久
之時癸巳四月朔日

石蓮採茗記

茶盡無以佐渴同自牧和尙拉得八足走石蓮峯頂搜
採茗葉時秋多半草木蓊蓊細路斷續幾不可下腳斬
刈而上人負一蘐入萬綠紛雜中稍隔數武卽不相見
然不隔呼應聲各以聲相顧以耳代目或遠或近不啻
覿面採無多葉日已西下急返步蘐雲大早圍坐地上
出葉片片截去兩頭併中間一綫梗炒三四回香已溢
目色且撲鼻候水數沸入瓦注飲之絕無粗澀氣涼滲
肌骨使但以其味誰知是秋露下來非春雨中摘得也
人自生分別舌亦隨之總於此味無涉耳時癸巳秋分
後三日

隱潭詩記

余客歲隨解大師到第一潭不意奇山水不在地上卻

自地下今與大師重理前遊從蕪雜無路處披斬而下
入三潭每下一摺前此腳底下木石忽向頭頂上出心
目一換大師謂余行當結茆水澤腹與潭俱隱坐起久
之幾忘返步夕陽促人遂出潭中趁足所投覺無不是
潭也卽歸來上雪山頭幾椽環椽幾竹繞竹幾峯峯竹
中恍風雨欲至亦無不是潭且無不是龍也烏知大師
與余兩人今日腳健甚下而上上而復下而復上往來
潭中如織不卽是隱潭幾聯佳句予可不煩一筆一墨
得也到隱潭人多作隱潭詩者亦多但不知誰是和此

韻者誰是讀此詩者時丙申十月初五也

瘡臥記

戒期將過雪竇忽瘡作兩腳不能一寸步晝夜七尺單中兩目亦不出窗紙外彼多客戒子數日忙碌碌一食猶著衣持鉢不自在甚何異剜肉作瘡余著來伸手飯來開口除屙屎放尿略一起便道攲橫眠無事無想殆卽瘡作肉身文堂上老和尚亦忙碌碌付衣付鉢說戒說法滿口不知說的怎麼聽又是怎麼何如腿上幾顆瘡無開法亦無別說但一味膿滴滴地

自覺淋漓痛快諸瘡中蟲無耳卻解聽無心卻解說當其信受奉行時痛且人骨癢更入髓余此身便是一座大叢林有千五百人俱也第恐余薄福人不能多得此瘡愈依舊溺不離地時丙申臘月八日也

蘭影記

無門無壁何以圍香故置盆蘭於几鐙來送影如輕描淡抹又按之無畫百態橫生非卽非離是不手筆而繪者舊鐙也鐙遠几則影蘭與盆蘭大小一移鐙漸近影卽漸大返而漸遠影仍漸小如初是於無大小中現多多大小者鐙也舉鏡照影兼照盆中蘭在鐙近几時鏡中一蘭兩相在鐙遠几時鏡中兩蘭一相彼鏡與花或遠或近不能使花影現小爲大大復現爲小今使花在鏡中又有花影在鏡中一時而大小互現者鐙也似繪不如鏡鏡不如鐙矣然鐙能照影不能照香不能照香爲有香於照有影爲無影於無影中照香不能照無香爲有香中照無影是鐙又有所不如也因吹滅鐙覺黑漆漆地香氣益撲人鼻若此香中有無數蘭又若此滿前無之非蘭則香不定於蘭不蘭而香且道香是甚麼

初入鷹峯紀事

同水定明宇自鳳城西行十里許面面攢峯人家俱在蒼勁裏一綫迴流與石屈曲奔注人聲住處水響續之喧寂俱幽迎流而上轉摺數盤兩山逼窄夾一峯昂然露頂左右環抱有菑有畬有桑唯竹有戶唯茆有牆壁唯疊石有語唯鳥有影唯煙雲雜樹獨不見主人然誰爲昂然露頂者又余三人誰便是客遂負火午炊一老衲負釜來不詢余所自剝筍共煮而食食罷水定明宇去獨酣余與老納摘茶爲課一味新涼恍然十指爪尖

溢次曉濛濛四壁瓢以外僅丈餘地可見幾錯認茶煙茶氣經夕未散於面面層峯無所不有中忽一無所有余身余心殆化而爲雲矣經三宿別老衲併別雲來抵廛也烏知余不又化而爲塵塵與雲與余是一是二問首還問昂然露頂者亦默而不應時辛卯三月

三上鷹峯紀事

於眾峯中獨出一頭地不審何代何人呼爲鷹然則不鷹不能到即到不到也余從石蓮踏上曩雲頂知未是君到來足未越閫骨董抖擻精神拽一條黑漆木棍排闥而入將魔君劈脊一棒碎爲微塵直抵窠窟不論首從一個個棒得頭碎腦裂逃竄無門眼前一時靜悄悄地拈棒者亦手輭輭地不覺打個盹兒闖入異類中去了未審曩雲如何救得若坐視不救全無巴鼻擬行方便憑杓頭曩雲答云滿眼草荒荒地恰好拖犁拽耙去余笑云瞎驢隨我來鷹山道流水去今越歲壬辰再入三七日觸著痒發爪搔不得在非有雲散非無正不妨將一曩雲作石灰布袋印送大千更何須教撲粉碎還問峯這一頭驢是鷹不鷹怪不得山河起舞海水沸騰竹頭木屑皆翻筋斗跳上三天報道帝釋天王下界有人脫空漫語從世法門頭現出從世法文字禪裏顯教外傳鼓弄男女殃禍不少縱得頂門針腦後錐亦到那人分中不得柰何柰何一夥蹋足附耳算及鷹山骨董即敢大力魔君到來足未越閫骨董抖擻精神拽一條黑漆木棍排闥而入將魔君劈脊一棒碎爲微塵直抵窠窟不論首從一個個棒得頭碎腦裂逃竄無門眼前一時靜悄悄地拈棒者亦手輭輭地不覺打個盹兒闖入異類中去了未審曩雲如何救得若坐視不救全無巴鼻擬行方便憑杓頭曩雲答云滿眼草荒荒地恰好拖犁拽耙去余笑云瞎驢隨我來鷹山道流水去今越歲壬辰再入三七日觸著痒發爪搔不得踊身騰踏忽爾失足磕瞎頂門血淋淋地盡大地所有種種又無不是曩雲現多多鷹峯於多多曩雲現不可說不可說鷹峯於不可說不可說鷹峯現多多瞎驢曩

人解齋偶書

曩雲髮冢銘

余去盡髮無如髮終不余去戀戀宜死不死人隔月即長寸然爾能長余能去去則拾而裹以片楮積數歲且

盈匣將投諸水惡浮惡沈惡波逐將投諸火惡炎惡熱
惡煙燼將與腐草朽株同委棄又焉知不爲人所誤食
而爲腹中蛇乃茲得坤之四括囊无咎无譽於是執斧
負耜斬木穴土選小石之平直堅確者凳爲冢曰唯埋
之其從之冢則髭數莖鬢髯數株可無作俑其送之冢
則首則身首則若目若耳若齒舌若鼻口身則若心若
膽若腸若肝肺若手足此十餘者生與髮爲一異乎不
一而相與以深沓而俱生不與俱死烏能不情而生無
所爲生死無所爲死又烏乎情唯松有聲可以無哭唯

薙有露可以無淚唯鳥石依依可無弔客而今日之身
首且爲髮當松聲當薙露當鳥石爰撮土爲奠以告之
曰閒骨能食土氣厚與所分之身爾性不速灰非骨而
存與骨俱余縱不藉爾地下以庇余地上獨無爾雖有
首猶之無目無耳無齒舌鼻口不殊無首雖有身猶之
無手無足無心肝腸肺不殊無身吾願爾他日幸勿化
鼠鼓化兎顙化脈望化蠹後之尾以有用用幸化爲龜
毛化冤角以無用用余身首來泉時或與爾得庶蠹有

無人也家既有髮非無物也無人之家太虛廖廓有物
之家日出日入

採芝小引

造物不忍佳山水終沈埋蕪雜中乃假夫人之窮而不
遇者搜洗之兼有文以發其幽光殊韻而山水眞面目
始出曉暉之有麟山想煙嵐雲樹已識之混沌初年而
前此之人獨不相知也自瑞之單子不得畢其具於世
以採芝行遯採芝草出而人乃知有麟山則夫無分於
功名豈便爲天之棄人乎正別有以用其人於通人之

所不暇及耳烏知不爲麟山故窮一單子耶昔瀼溪峯
谷互同家家流泉修竹然使元子不窮於逆亂南奔至
此誰知瀼濱湘水西山多怪險而僻在夷荒尚非困之
使無容置孰肯從走索所不至地開其生面昕夕踵接
居夷而亟故土也故柳子之窮甚於元子今麟山去單
子家咫尺單子窮不至移家遠避地兼不至貶竄甚但
遭喪亂無塊土乾淨較彼奔逃流落爲乾元閒亂離人
與爲元和閒僇人始過之而單子能使干戈搶攘不礙
憑臨詩酒陶然醒與麟山同適醉與麟山同夢以較元

子之於瀼溪柳子之於西山或偕其鄉里紵遊而忘情或引觴滿酌不知日之入暮然暮色四達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宛又過之然則麟山有單子不獨瀼溪有元子西山有柳子矣爲山墟稱賀

外祖父母無嗣傳

世於父所曰出誰誰其始末於母所曰出則不問以爲有其後者誠也　無後服屬復斬無服之屬亦乏不孝於考實人曰皆與耳者兩失所據終沒乎出說以蓄人之美君子之所以導俗也苟以道自勖即遠在不以其狀往也作者止憑求者狀且止憑求者金無不以其傳銘誌來也而傳銘誌來必其人之傳銘誌也求者不知爲何人求作者不知爲何人作也事云乎哉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求有位高而無一設施者而至於名之不存孰謂有其事其人遂不朽哉逸士以外祖父母者唯余父余母已棄世止一舅氏客死同宗之親炙而能具道其所傳彼無籍可按其生平而得與哀齊諸人猶有所莫及也孰謂無其事其人遂朽

母舅傳

當毛帥據海外皮島諸要扼吭曰余舅氏與慈水戴某爲首又俱作古人嗟嗟余何從而知之雖有譜人其功德之及人也苟非利鼠或濟非勢莫或行者矣倘賁而曩焉其

俱以委運官相友善已而舅氏辭委戴以失水膺折多
粒肩肉盡於追比舅氏憫其無家子妻孥親故數千里
號呼莫援孤身禁處囹圄不克償所逋然法在必繫況
非士習益難望以法外稍縱欲不瘐死得乎吾身不能
化爲穀乘力可代爲獄中人令戴百兩身必得一出可
曲辦亦可曲辦於是舅氏入戴出久之於官卒有抵夫
舅氏自辭委歸子子一身衣食不堪朝夕重走天涯欲
一舉手一行步如有所絆途自坦而莫前是眞所謂窮
人也在他人自顧無須臾暇乃於飢寒困鬱不得事事

時不無事以出人於萬難措手萬無一生之中不可爲
而爲之而且有灣如此吾獨異舅氏四十以前能忘窮
不爲窮哲四十以後使窮無如我何而反爲我用屈無
何即死天津吾知舅氏必毅然無憾也後此十一載癸
未余遘人世骸骨以南適津有開河之役所不及攬者
去許稍後時與土俱湮突乃如有待終獲首邱窮而有
道者想遁物不棄其人併不棄其骨也舅氏姓徐諱文
陞字孝授號啓岔行孝百五生於萬曆丁亥年卒於崇
禎癸酉年不娶無後

王父一事傳

記先子言王父巡檢江陰時鄉有盜出入野廟中蹤跡
祕莫之測王父按得狀曰欲除盜唯驅神或曰屋無祟
曰盜憑吾宇爲屈不即亟是與爲盜也則夫驅之以其

不神也不神烏能祟雖或肆其虐以禍我一人然民食
福焉又何憾乃鞭其像灰其宇拆其數圍之木斬之盜
無從匿不捕自遁四鄉頓獲安枕甚矣人畏禍因畏神
土木之質無氣而得奪人膽智以去王父具有深識而
後力足以佐之苟非格於所不得爲斷然爲之不疑官
或禍我而爲之禍我而亦爲之舉天下事何不可操縱
唯我雖朝歌渤海不足難矣無如薄祿束人有難越俎
者位卑而欲行其道所施不遠後世無聞誰知余王父
之爲江陰巡檢即有知者以巡檢而忽之矣江陰人在
今日亦誰知前此之有周巡檢即有知者以除盜而出
於巡檢忽之矣然爲之子孫者豈得近而猶之途人遠
而猶之江陰人之忽之因一節之細小推之一國推之
天下一江陰巡檢處之裕如矣而能取以爲法歷王父

不死王父可稱有後故傳之王父諱煬字叔寅號臨湖
生於嘉靖十一年壬辰七月初五亥時卒於萬曆二十
五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戊時

先子玄水府君小傳

先子得不肖晚復什九爲旅人不肖不及朝夕侍左右
稔知生平且鎖人也生不足重人盼睞沒又誰爲不肖
具道其所言與其所行即不肖請焉答於其人之口何
以得先子心記曰知而弗傳不仁也然則弗傳乎竊舉
不肖一二及見者昧昧廢寢食思覺先子之心人固不

得而知而不肖固不得默也天或不遽絕使數世後人
於片楮中得一節而概之知前人所遺如彼其不隕穫
於貧賤也如此於以自勉勉云爾傳曰先子工文不工
遇屢蹶童子試比爲諸生即錄科不售後督學以前督
學濫於舊才舉前案溢額者悉汰去一諸生何足老先
子乃得而旋失先子因薄諸生不爲爲趙端簡甥不以
是瀆端簡使端簡爲先子具亦不以是瀆秉衡者世固
多身爲巨卿必不肯使女兒有子稱布衣瓜葛而長貧
賤亦唯彼有母之弟爲巨卿必不肯終自厄塞而斬一
諸生乃先子隨縱情麴蘗嘗先日入聚飲後日出未罷
席爾我頹然雖耳目習熟者不知爲誰盞以爲舍此酒
人無可與歌哭無可與怒詈無可與披瀝肝膽拜起跪
立然卒不能月或一日日或一刻不醒醒離此醉鄉區
區生身一塊土終難側足挈奚奴北上烏知窮且隨之
北也居數載以忤族新貴人囑當事驅出都門使長安
許大地不能容一落魄子幾箬死帝城依趙表叔甫窗
南旋家計日就貧落窮愁困屈中疇昔知交不謝自絕
無錢佐酒覓一刻醫醉鄉不可得乃譬產東裝遠出借

足目未歷未識者爲緣於人有來則往有呼則應有詼
諧則相笑語不問相識不相識於山水趁跡所至趁意
所適不問何名何勝每往而窮窮而返而復往而復
窮不知有所謂不遇而不可於中不復出門去迨產盡
貲竭併無錢束裝始坐臥四壁龍上煙常隔日舉所餘
唯經史子目飽而已知先子飢餓者僅紙上古人與先
子相依倚無閒稱貸交終者僅紙上古人貧甚而病枕
書而逝送先子死亦僅紙上古人嗟乎窮於前而逃於
酒窮於後而逃於旅潦倒跋涉中若幾無以自持者矣

而終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見忘讓而偷者無貲賤疾之如讎是豈漫然無主於中者哉柔何無往不窮甚之死於窮使不肖伶仃一子以餬口出門去不及親湯藥永訣別止婦代子事斂送就木世俗見先子以窮死遂呶呶爲食貧人口實夫較當世之銖銖子母擁厚貲者先子誠不彼若然亦烏知先子之所以不彼若耶歌冠子曰賢良爲笑愚者爲國貧苦無聊何損先子先子尚怡然不問世俗人乃相與呶呶爲耶今幸天窮下泉人以其身不於其後一諸生不克終而厄於先子卒以

一第濫售於不肖彼貪貪人且又藉先子呶呶此擁厚貲與勢力而以涼德自處者是先子不特爲貪人解嘲也知先子在今日必幸幸於前此之窮益怡然自樂且幸前此之加我以不堪而隱忍不輕於從仇或使沒世後有知者以爲不榮通不諛窮不以窮自卑而尊人恕人而德已先雖而薄族曰始終一窮而人不窮目瞑矣先子讀書字們鏤別號玄水生於嘉靖辛酉十二月三十日子時卒於天啓丙寅二月十一日丑時享年六十有六

附立之叔氏題先子傳小序

讀玄水公傳悲憤在目而感慨係之殆於以身之矣之死於窮使不肖伶仃一子以餬口出門去不及親湯藥永訣別止婦代子事斂送就木世俗見先子以窮死然獨怪貪而沒沒迄有子成進士出公傳述以概生平始見公於數十年後向使公無子卽有子而不必盡如公之子安能於一楮一墨閒見公於今日耶柳陰菊徑頡然自放世莫不以爲美談乃竟以其貧而少之而疇昔交游其飲而醉醉而復飲或移日或月或歲而不知其冉冉去者不盡如途之不相識甚至席勢者倨典而跲藉之病矣公之貧也今追公之爾

視爾翼與蒼蒼之響答亦略相當嗚呼何見公晚也雖然使公當日先雞而起後燭而暗瑣瑣於米鹽醯醬閒彡田宅以孚遺子孫將東西圄困而且十餘轉耳公亦一他人儕也彼穀胡戞而有後川胡次而取津令數十年後爲鼓吻者曰珍耶然則世所謂不貧者公所不須矣不貧不足以見公也豫章木七年而知其爲梓彼高上尺垂下尺抑所下至舉所上至也挽覽斯篇能無喟息

東皋叔祖傳

余祖之行百東畢翁酋文穆公同父也當時自鄉黨族
屬外遊數十百里即不知有貴介弟曰東畢文穆公之
知交皆識在仕籍者雖莅東兩不得一見以故亦忘有
貴介弟曰東畢是豈獨循纖尺節仁義者之所致抑別
有謙德不藏於所甚藏於所不甚異人忽之竊以爲傳
此足矣傳曰翁諱應寄字肇甫號東畢與兄文穆同時

爲諸生試輒冠多士年後文穆者三而文不後及文穆
售翁不喜兼病目遂棄諸生去以翁之具使弗棄烏知
終不售如曰目棄之也又烏知目終弗瘳乎一售而輒
已無愧於顯揚喪之爲得哀之爲益翁盡知之深瑞而
翁又以我雖棄諸生跡可不入城市越鄉國無如或以
兄故求諸我我不得不爲人故求諸人作勢厚中市人
是不如弗棄諸生也是於靡朝夕歲月從事弈使人非
弈不得進與我促膝一室久之所晤言所飲食寢處所
笑噱怒詈者唯弈爾几上一枰更翻敲百子無復他
事事庶幾無復是有求於我者矣翁益酣於弈益不知
目之瞢瞢然爲書人矣觀乎善弈者按譜而索之每將

下一子籌先十子百子而後脫一子於手不則終不畢
第二子甚之退而揣摩終日夜不得一當不止是故日
不過二三局或不終局翁頃刻數局日且數十局已勝
人勝已負人負或恆勝而一負或恆負而一勝纔更局
忘之矣若絕不留意此中者翁儘弈人也嫉哉夫使天
欲與而不得與使人欲市而不知所以市翁何如人烏
得謂棄諸生非古逃榮讓國者比弈又無隅節義文章
若夫平生爲人所稱道者固不少然未足稱道翁也且
有符陽翁從兄狀故略之

論曰昔蘇長公書東畢子傳後謂天下之不能飲無在
余下者然善人飲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
爲也余謂翁之弈同於長公之酒特長公借人醉以供
己適而翁借弈人以遠市人似過之矣又東畢爲美醞
三升纔纔一待詔而翁棄諸生老於弈彼纔纔者非纔
官戀酒也故長公友其人於千載翁棄諸生非止棄諸
生棄勢屏而與人交相市也使長公在今日定當與翁
爲弈友不必見醉人始酣適也且烏知今之弈人非即
酒中再來人故兩字號不期而同則夫翁問早與長公

友於數百年前矣又何必今日始爲弈友反使人以不得見長公爲翁惜耶

黔思南二千石德林叔氏後傳

當天塹失險東湘繼陷余父行有德林氏悲號溪畔泣盡自溺從者援之祝髮灌頂山寺不克溺諸水乃溺於酒令奴子搗釀從傴側峻險高入雲際苦寺無飲中人呼樵者樵醉去則呼雲雲醉不起則枕雲而臥當事嚴搜廢紳曰有匿跡接以法終不以黔二千石故易吾醉鄉猶是城市已而家居日飲一軒曰枝隱自醉以外無

西四明綫書 約園刊本

一事所問者種秫幾何釀頭春熟未所較者某能飲某不能某飲不醉某醉能復飲所悵悵者某暇昔無量飲某善飲昔不得暇自樽之客飲者不來使人促之不得親促之又不得之於其家則索於其所往索之終不可得則索能飲者又不可得索不能飲者強之飲而後已座無三五輩則頭蹠怨痛不止五載糟牀下一旦嘔血數升而逝與百子酣邊酒悉同作醉鬼夫世不少儕人酒人亦不少儕酒台爲一人然無故而儕君子惡其不醒人且忘其有惡於君子也而爲之至或有大故反不爲之矣烏知君子又將移其惡也儕而儕仍惡其俗無酒而醉仍惡其醒今德林叔氏何如者

無髮居士曰吾嗜飲昔願死葬阿家側身化爲土幸爲酒器人未入口而昔腹先滿以此爲獲我心叔氏死於飲心嘔爲血當與王琳楮紹一膛熱汁合埋醋人側悉化爲水幸渰爲醞以澆天下無義氣男子便無懷二心不爾恐終負獲其心也

世臣叔小傳

人自初學語便能開口通問答獨於文字多所指詔猶未必通曉曲達故世多能言人少能文人若宗世臣叔氏六齡失怙依母董孺人存活至成人絕跡不出戶外客來足蹤蹤似不能前揖或命之坐始坐問則答不問雖終日無一言若人情款曲竟寂然一愚人耳至讀古人書了然於心胸脫諸手了然於口舌能言人所不能言下年督學至拔爲諸生在泮僅一載

西四明綫書 約園刊本

甲申當國易鼎雖令下舉世忘其無髮而衣冠之製毀棄相與走名加爲叔氏以爲年日之學宮何如者有孔子而有諸生則諸生果誰氏之徒與哉笑忍以孔子

門牆下人誦其詩讀其書而大背其教猶然號於人曰
諸生諸生乃抱胸大慟復據几痛擊几爲之穿遂棄諸
生不入城郭唯閉門纂經史子語庶幾不諸生而猶有
此以明聖人之道使不即墜地烏知纔成帙置諸篋盛
疑爲珍物負而去乃歎曰何造物阨人甚也併絕筆兀
處一榻默默終日似叔氏不特愚於不諸生更愚於不
文字也迨易姓祝催科慘切隸下人亦日顧無人雖眼
耳眉鼻悉化爲舌猶或當之不堪叔氏既訥訥與愚人
無二隸下人淩篤詬辱幾無以自容欲閉門不得欲不

三六 國朝駿書 約園刊本

閉門不得年四十有四憤憤而卒諱元貞字克生世臣
其別號也
無髮居士曰言語無人不能叔氏若無口文字未必盡
人能叔氏獨有舌諸生未必盡人棄叔氏如敝屣視略
不介然於中凡叔氏之異而不猶之人者皆其取諸古
人若券者也古人往矣而到今不死豈不以有叔氏在
有曆不知讀且除昏黑無多眠臥耳此外頭目手足所
一刻不向壓全中潰蹈者鮮也鄙知讀無從得暇蓋雖
有深於曆者指示之未必如其教而況無所授受而遁
聾何

雖麤有時化鳩橘有時化枳至指鳩以爲鷹指枳以爲
橘人必曰不類是故大智與下愚未有不分爲兩人者
以爲出於一人亦必曰不類烏知不盡如所云余族叔
輩有行四者樸鄙而狀譎蠢然癡甚蓬首垢面如笑如
哭雖情慾之事所不教而知不教而能者茫然也但解
爲宗人力作自活每將曙即披衣起詢無水爨者先爲
之汲日出後始就傭日入乃息肩而又自佃田數畝從
星月下耘耔所覓夕劓劓睡者鮮矣日而執作反若夢
中器脫手輒不記其處甚且執之在手而忘之若似乎
天下之至愚者至族之多人無論少長親疏其生年月
日時叩之能一一爲其人告又叩以每月朔之支干某
某個時分至氣候之支干某某日食某朔月食某望遠
在數百年前者答之不謬秒忽在數十年後者答之不
謬秒忽而復不煩案之心而後出之口夫目不識一字
有曆不知讀且除昏黑無多眠臥耳此外頭目手足所
一刻不向壓全中潰蹈者鮮也鄙知讀無從得暇蓋雖
有深於曆者指示之未必如其教而況無所授受而遁

三七 四 明駿書 約園刊本

曉若此何也溪水西流一行之算得之異人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差率以圓進退損益之數未有憒憒然一無耳無目人而能奪天下耳目之所不及若龜鼈即在舌端無俟推測者以爲愚則智以爲智實愚程生馬馬生人此物而爲彼物是殆不可測也因傳之

楚英邱先生傳略

世之所謂賢於人者不知果何如也獨是不事顯名厚利又有材而能不自見退然若無有焉不即以爲賢夫

求之在人者我勿冀在我可不求而無與於吾之固然者此有所勿爲而無役役於人已之閒也不以爲賢於人則其所謂賢於人者可知矣一人賢之眾相與是之從聲氣所聚紛紛藉藉事多起而莫知所抵故天下亦莫知其所終嗟乎彼所不以爲賢者固不如是也吾以其不如是而傳之傳曰楚英邱先生者邑諸生也才足成名進士博通貫乃通貫之不必皆先生才也而先生

僅爲邑諸生一諸生烏足爲先生有於是人所蹐蹴走如鶩雖後此之日無幾何矣初心不死死者先生不以

曰先生爲人和而介其行其止如流因地而又確不可拔爲文頃刻千數百言氣浩浩一往莫禦年十二即見器於有司三十四始受知黎左嚴先生爲諸生何獨晚夫左嚴先生爲當世文章第一流非有如其人之文烏能遇知於其人則先生文可知非有知其文之人烏能遇其人不失其文則先生之所以不即爲諸生又可知比爲諸生之次年三十五受食餼於劉乾所先生又八九年爲諸生如故殆乾所先生即前此之左嚴而所值閩中人舉皆不如兩督學使耳則先生之所以即食餼

所以不得即脫諸生又可知今無有來如兩督學者而鎖而不偶即不蓋知如兩督學者後此來則當其一日得時而出又何疑見於辭者不即施於事乎不意遭國異變先生辟地呼天出生平著述并入殷業悉付一燼曰亡天下者此也偕及門與其子教以忠孝大節義兮各習騎射圖雪國恥柔不如所懷憤憤悒悒聲淚俱盡有恨不至死不已者是世既無地容先生而先生亦能不自容必不肯辱其所學乃爾使盡如先生又何至亡天下先生諱文相字士彥非能其別號卒年四十有四將終呼其子囑曰他日題我墓明處士故又以明處士號先生

無髮居士曰世皆文自文人自人讀其詞旨無之不是古人而處身居心無之不是今人無怪一旦值大故遑問是何世是何時相與安之不復有所不堪於中心矣先生日古今上下自經史子以至百家言無一字非古人之詔教也如其言而行之始如其人而言之而人亦得如其言而信之矣昔韓昌黎云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其道兼欲通其詞道其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其即先生之謂乎江山無恙家國宴然當此之時有文足重天地崩裂置身無所當此之時有死足重其不同乎今人也目擊者或過而不問豈無同乎後人而古人者也耳聞者反思慕焉

莊母傳

百千人中偶一二人無目疑瞽者少一二無目人中百千有目者不如也若瞽者多或以有目之即爲全人也相與棄之是安其所不如無目之即爲不全人也相與棄之是亦瞽人也在

丈夫子且爾爾乃婦女子獨確然有所見於中而違衆以行吾是夫豈猶是閨中人因傳莊毋毋諱慧嫣爲王門陳君女甫五齡許字心湖莊君之子某越歲莊子喪明久之莊不欲以嘗子誤人女議罷陳盟毋聞之欲如議不可欲不如議恐於彼兩尊人之所以愛其子者慰矣如此而兩尊人之所以愛乎吾者無以慰何也況彼兩尊人亦推其愛子者以愛吾寧失愛於其子是亦不甚慰乎其不如議也於是不食者多日冀冏此兩尊人之愛吾女者以愛人子併冏彼兩尊人不必舍其愛於

子以成吾父毋之愛於女旣而意各稍稍解父毋迫之一言毋知可以言矣乃曰夫旣盟之吾身莊氏之身也若更之是以莊氏之身轉而從之無乃二之乎且盟者可以嘗廢誰復以嘗來盟莊子殆終身無婦也天奪莊子目矣奪吾目使吾得見莊子幸矣莊子不遂瞑目也卒如毋言歸於莊入夫子門以己日代夫子目令夫子得以耳視卽以己身代夫子耳以己身手足代夫子心令夫子不特可無目無耳無心家業衰落不出十有目嘗世反以其爲一時聲勢中熱豔人而樂就焉甚甚有恨不爲其斐斐者至於無目嘗止於無目耳烏知非指爪勞借針纔是撐所贍一家人外復損己以周他人

古之人而無如其無聲勢之足豔熱人莫不惡而思有以遠之嗟乎卽人目之有無爲我去取不解所以爲目者非以目以莊毋觀之得無報報近有仲言唐子五歲廢目因工於詩文人皆知有唐子今莊子八歲廢目因有毋爲之婦人皆知有莊子一閨中人無字無句能與詩文爭存一無目子然則識字豈在目併豈在男子

聞毋葉夫人小傳

自易姓後人盡易心其口所讀誦猶是大聖賢書而足目所奔趨流瞩而攘攘就者自違其口父兄習以爲然

而安之以教其子弟子弟亦以是報其父兄而已求諸古人所爲言脫於口而行輒隨之惘然不識所謂矣乃有有心女子於仁義消亡之日獨發而爲匡世之語如天迺聞子之毋葉夫人者居恆以讀好書說好話做好人行好事四語爲訓於人而且能實踐諸躬故雖道與時違略不以貧窶動心嘗謂其子曰汝曹恪承世德當使書種不絕若夫成名則自有數候愼無波投濁流以博旦暮之虛榮是以天迺與同父兩人縱窮甚日與賤貧伍夫人固羨之甘終身蓬蓽而絕無怨尤者是二子

明鄞　周齊曾唯一著

始可與言序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夫彼事此事不一也偶觸於中通類而一之何多矣何獨二子是許又若不易言者詩也四十餘年來喉閒有物咽不能下欲吐又不得今春取向所摘詩始一旦吐卻不意三百篇後古詩人已不可見卽我數日注兩目凝神靜氣想古詩人忽立我前詔教我且不特目前有古詩人我身我心無不是古詩人我手亦無不是古詩人以與几上一筆一墨相接作是以每一詩至題置其本位從其題後一段故詩不自題置其由來又不從題前題後而題正面實寓傍情故詩卽就題正面總之詩不盡於有字句處亦不盡於無字句處變而莫測不可執一端而盡其多端也由是觀之孔子之以言詩許二子許其不爲一端所泥而能達其變而莫測者以隨我所會而無往不合也如是凡天地間之所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間之所有解矣孔子烏能不許二子我四十餘年來喉閒物

又序

不事耳目之所可到獨取淵微靈迥按之非無執之不

有者以爲作詩之旨卽以爲選詩之則古詩人不一而所選之詩如出一手詩歸不是古人詩直是鍾譚詩也又不是鍾譚詩直是隨人隨處詩也夫不必前此已有不猶之古也豈惟不同今之衆多人所偶然脫於口而且不同古之衆多人所偶然脫於口而且不同古之一二人所偶然脫於口涉歷深故識微於入能與理道側會而冥通不必合之爲是究竟不便背之爲非無有理道無無理道故無縛無正反順逆縱橫顚倒無之不是則語不止於語語中有詩詩原莫妙於不以詩爲詩卽是口頭語第不得如今衆多人之口頭又不得如古衆多人之口頭而如古一二人之口頭詩至此亦無之不是

之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始可與言古語序

選詩何及語語出自古又不概以古存擇詳而存少其

而一之今我出而一之以選然則詩歸者選詩之第一義至矣盡矣

始可與言古諺序

古之有道人曠懷眇識不隨衆以居心而又不隱心以獨善故時發而爲語足扶世教所不及兼助詩懷所不及若諺不過里巷田野村俗子口頭語其人非有聰明問學能爲異於人於以有故而言之思爲世則法也然人或不以其出於村俗子過而不問悉心而會之於以有所未盡可也老聃不云乎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

析幾達務而有餘多不至終於冥行者何故彼於人情
世故入耳入目者久通明於中心不能自遏不覺吐之
如是天下無別理道卽人情世故是於此了了者之自
旁見側出無之不得卽村俗子不甚遠於古之有道人
又豈大遠古之能詩人蓋異口而一舌

始可與言詩序序

詩與序若相與以爲因緣不孤起亦不孤止然詩不皆
有序者其意自悉蓄於詩無庸序也人知之至意自悉
蓄於序亦無庸詩也人或未之知蓋序有隱不盡藏吐

不盡露者當留其餘以爲詩地故序與詩不得偏廢若
序已處於其盡進之更無路退之更無遜是序無餘也
詩無地矣無地之詩是爲重出不能別爲一機語不經
序所道過有以深其所以爲序使人讀詩如讀未竟之
序是不如無詩故詩與序不必兩存後之人無從見當
時之詩之若何也庶幾思之何故有序無詩或其

作也唯恐不知者若我之所作爲天地開從未曾有不
得我筆舌無以出之是作之自我也作之自我則詞各
一人以爲多人之詞則選卽盡人不爲多非我作則詞
雖多如出一人以爲一人之詞則選卽八首不爲少

始可與言古詩序

古詩不知凡幾古詩之選者不知凡幾不得古詩歸將
無厭其太繁至於古詩歸只存無名氏詩十首有名氏
詩一十八首又將無嫌其太約然孔子之被三百篇也
只一句思無邪則夫被古詩歸兼被詩歸外之古詩何

始可與言樂府古詞序

不可以二十八首蓋爲數雖約於法甚備彼爲靈爲迴爲幻爲奇爲淡爲遠爲深爲微爲有句有字而不礙於實爲無字無句而不落於空無不該廣於二十八首中常於聲畧四圍寂無人時以心視以目讀即二十八首而凡入詩歸所選之古詩之古人恍恍如晤即不入選而在詩歸外之古詩之古人亦恍恍如晤且即在詩歸外之不是詩俱可作詩人俱可作詩人會者亦無不恍恍如晤總之鍾譚於古詩原刪如未嘗刪而謂予之於古詩歸有所刪而二十八首只作二十八首觀

始可與言唐詩序

昔子思子作中庸說盡許多道理及乎訖終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子則何處更有道理可說何處更有三十三章并何處更有一個作中庸底子思乃知子思之深於詩也即中庸即詩也以作中庸者作詩始神靈變幻不可思議何也無聲無臭也詩至唐無以加矣然當時之詩人未能俱離聲臭以爲活計故其爲鍾譚之所不錄而在詩歸外者多於其在詩歸中者然詩歸中之詩人離聲臭而猶有未盡者存故雖爲鍾譚之所錄而在詩歸中者今仍去之如在詩歸外者如此乎刪之又刪而後神靈變幻不可思議者浮動心目閒使人就題覓詩不得就詩覓題不得就詩覓題就題覓詩亦不得則雖一百三十多首何曾有一字雖六十多人何曾有一人詩歸與鍾譚尙不可得況取詩歸而刪之之人而謂有詩歸刪

壽汝翼二叔六旬序

秋將半風雨不作天日晴朗黃菊紛披偶步池畔族少

長咸語我曰族屬其初一二人也既親且遝便言可以當祝今族三百年來子姓實繁汝翼翁六秩非詞莫展祈子一言余謝不能既而辭之不克於是略舉叔氏生平叔氏自弱冠爲博士弟子員以文穆公恩通籍銀臺三遷入比部乃決久稽之疑獄豁歇案之株連卻過情之請託愼加等之律條有寧攖聖怒無敢稍屓臣職雖被譴遐服不顧也眾舉手加額曰此所謂執法不阿古

覽而收之杖履閒何期今日復見子韶子厚堯叟成大
諸公眾復舉手加額曰此所謂履險如平處危若坦者
也敢爲若伯若叔若兄若弟姪再進一觴逮辛巳赦還
原服後遂徜徉於罌脰之濱侶漁樵而課耕讀時飲酒
而不困每賦詩以自娛日誦金剛內典不輟曾不知老
之將至眾復舉手加額曰此之謂居易俟命而樂天者
敢爲若伯若叔若兄若弟姪再進一觴夫自笠仕以至
歸老順則勤且恪以矢之逆則悠然自得以安之故在
朝重於朝在野重於野至於流覽之富嘯歌之餘莫不

聲出金石竊謂華封之三多不如穆叔之三立也余更
作詩而歌之曰得歡一日勝三春口老還逢歲月新故
沼蓮花開欲爛閒庭秋色淨於勻年來雖已重翻曆眼
底猶欣舊見人塵世茫茫煙霧裏今看風起四山眞

徵仕郎光祿寺署丞崇祀鄉賢從叔紫雲先生暨
配全孺人墓誌銘

紫雲先生余族父行也以觀察公貴爲公子乃不自以
公子貴退然若與眾無異家居冥言笑常兀坐一室對
人亦絕不輕口余緇人語言道斷又不文烏能爲先生

製服極爲華晬凡附身附棺之具靡弗周至曰吾以供
子職何敢少不恪遵孝子終天恨既先生聞訃擗踊以

歸以勿克含斂就木爲不子泣對孺人曰使吾即爲賢
書中人如何爲膝下子今既不售復不及片言永訣別
離雖有婦代子如子言不諳於婦何痛欲絕及見所留
在笥遺裾樣幅差慰忉怛於是投淚完喪葬事桑土莊
居手輯石倉副墨若霞外麗談廣文選玉几山房星
輶玉笈諸集見書中字跡許許如見觀察公也有巡檢
周瑚扶觀察公出難者招其妻子就食山莊至老稱爲
兄弟若其他衛難諸人如把總林茂等姓名特書座右
朝夕尸祝以示子孫見其人其名如見觀察公也有庶

女弟撫之及笄其于歸奩具踰於己女以不薄女弟者
暝翁地下也於兩庶母贍之極渥孺人待如姑姒之間
以如翁在堂上者見翁地下也先生屢蹟場屋既濡次
久當赴曹拜官孺人曰休矣世路嶔崎柰何爲枳棘之
棲吾且先作椎髻入霸陵山耳先生於是終閉石戶癸
未孺人疾作至垂絕時猶張目相視以毋全恭人格於
功令不得即歸窀穸囑先生營乃事我死則厝姑墓之
旁生前不置之思或補萬一是又以人婦而不忘爲人
女也嗣後先生會觀察公督學所鑑知契題授今職勉

強就官醫中出內必謹豐約咸宜歷一載即辭歸里彷
徨西園曰杜諸老載書舫葺撫松閣偕高中丞象先謝
太僕蓼翁沈太常越頂陳侍御平若沈太史顯申葛太
史仝果陸中翰中條董中翰兩函家侍御白昭道遙十
洲三島間則時名花傍山石手一編不輟興至則彈
琴弈棋觴詠自娛暮有撫松閣遺草遭歲荒必捐廩賑
飢施棺掩骼助婚贈喪種種惠澤在人先是兩學廣爲
賓筵堅辭不就癸卯宣頊俞公署郡學事勅諸名彥曰
賓筵鉅典求其品行特隆者莫尒若必密詳郡邑俾勿
終非先生志也乙巳秋日減飲食猶必正衣冠危坐若
無疾者臥牀實數日即捐館先生道義自負嘐嘐不形
龐眉皓齒體貌莊嚴左右不置媵侍雖家人嘻雜置度
外不問即驕將悍卒踩躪庭宇靡不斂容莫敢侵其室
內昔觀察公從東粵歸欲卜居城中先生定居月湖之
西主人憑陵傲慢先生接禮愈慕而爭者傲者與歡笑
而去婦翁全小宗伯時官京邸亦命先生卜築於斯寄
槀封識如故彼主人睢盱無二先生待之坦白亦無二

於是左口右口至今以姻屬而作比鄰相與依倚若先生之相易所及云先生享年八十有三生萬曆癸未正月二十八日丑時卒康熙乙巳八月初七日辰時全孺人享年六十有三生萬曆壬午三月十五日戌時卒崇禎癸未十一月初三日酉時合葬橫山之原家世鄞西鄙臨湖始祖諱得延特勑旌義得延生敷和敷和傳堉堉傳諱以五經補博士弟子員諸傳觀觀傳郡庠生贈憲副公國華國華傳觀察公應治萬曆丙辰聯捷成進士配李恭人生先生諱元孚字孚井號初岳初號紫雲

山人丁未廣學正李公如桂以郡邑諸公請允祀鄉賢祠子五長嗣昇邑增廣生娶沈文恭公孫石阡守延賞女次嗣泉子貢生岳隆女繼娶贈錦衣李公先啓子太學生逢女次嗣憲郡庠生娶沈文恭公孫石阡守延賞女次嗣泉邑庠生娶太常寺卿徐公應奎子庫生暘黍女次嗣晟郡庠生娶少司馬崑公光弘子太學生應延女繼娶宜陽許陳公太彥子允宏女又繼娶太僕包公大魁曾孫女四長嗣憲適中翰陸公寶子太學生晟次嗣鎏鄞光州守夫人秦曾孫都閫鎬次嗣芳適侍御張公曾孫繩勳次嗣英適孝廉萬公黍子庠生斯年孫男十三從嗣昇出者振鐸娶侍御李公循義曾孫庠生文繩女振蛟娶大宗伯汪公鍾霖曾孫庠生樞女振鵬娶徽州守鄔公元曾孫庠生爾恪女振鳳娶庠生劉祖堯子家葵女振麒娶光祿范公大洽孫庠生延禧女從嗣憲出者振龍娶兗州守朱公泰曾孫庠生嶸女振騄娶松滋令費公應衡子庠生繩禎女振鸞振鯤俱未聘從嗣晟出者振麟娶庠生林時隆女振鶴娶學博柴公本曾孫鴻道女從嗣晟出者振豹娶學憲副孫公裕孫光鄰女繼娶贈小司寇侍御林公祖述女振朝未聘銘曰

不遠西疇睥睨孤城龍來土穴哲人委形寂寂淵默有當其聲如夢而覺若木朝榮如醉而醒山泉遺鳴儒之木鐸釋之金繩勒茲幽石光昭令名

明廂節江都令雪松從姪傳

乙酉維揚之潰我同年兄雪松公爲江都死前一月已有改邑之命則公非江都令可以去去而可以不死而公卒死於難迄於今已二十有一載天下無有稱道其死者是不知其死於江都而非江都令也其一段爲國

爲民不忍見其陷於危亡而不救濟以去不忍見搆之
不克而以我事外臣作無然遑遑乎心爲何如嗚呼聽
其沒沒誰諸凡死者乎因傳之傳曰公諱志長字抑威
別號雪松生於萬曆丙辰踰月前夢神告以月之望生
十七日生而果望因名望六歲就塾師病不加課督而
誦習不肯少息比學八股業搆嘗立就以氣節自任書
龍性本難馴於座右癸酉受知黎博菴先生肄郡學丙
子與艾千先生分校詩闈得公卷歎爲英絕以策語傷
時置乙榜是科副卷例得補餼慨然不以爲念刻意下

帷不輟寒暑丁丑娶袁孺人時太夫人臥病十餘年讀
書臥側朝夕不離不以有孺人改其初戊寅秋遭母喪
己卯初夏父亦繼喪哀毀骨立自傷不能益人子之道
大書蓼莪篇以自責壬午服闋登鄉薦癸未成進士會
甲申國變謁選留都得江都令是時諸鎮跋扈高傑爲
最揚民苦之公甫下車周恤民隱不畏強禦高衙之欲
借兵法加之罪不茹不吐高亦莫敢誰何經堂史公借
其才不欲處諸強藩中使細於所用疏上遂有改邑命
當是時揚州雖被兵尚無恙也使聞命卽去位又何負

於江都乃公惻惻不忍去謂吾爲其父母而臨難而去
是視吾民非吾子也卽不江都父母可以去而去是忘
民之前日爲吾子而吾曾爲彼父母也乃與史公共期
堅守卒全城破被執兵擁至福緣庵不屈擯而刃諸隍
中數日無有知者一僕見而識爲主屍於是知公爲江
都死子斯臧八歲隨姑氏潛道出城聞父亡日夜號泣
病殆於揚之尼舍兒子斯戩嗣

論曰今世之居民上者幾稚戩哉不知我既受命一方則得與
之生失與之死去就不得自主一旦有事不顧責無可諉

棄城而圖存者比比矣今雪松之於江都早有改邑之命是
江都非公有也則孑然一身去之惟我可以告無罪於人乃留
之惟我只求可以對天地爲亡國存一日之心而寧飲
恨而亡卒使八歲弱齡哭死尼舍而併無身後人以自
續想當其時值萬難一生萬難一存而慨然之死靡他
卽有勸之少有移而乃不肯者誠哉龍性難馴也古之
忠臣惟睢陽巡遠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死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惟阻過其勢外無待而死守人
相食且盡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戰而不降公雖無其

忠勇而力盡被縛不驚不怖歛然就刃原其心豈有異同惜干戈搶攘中無有聞其一言見其一事至於死而無知得僕而始識乃歸骨故土行道人有見而知者曰此宋江都令而死於江都者也忠臣哉誰謂江都非公有也

登吉山文殊堂

丙辰冬月栞
手拓圓滿

卷上
郭義士傳　文玄升殉國粵傳
善山寺碑　廬游紀事
儀林識仁堂記　棲賢募緣引
尋孔顏樂處論
跋蔡忠襄先生正學貞節序論
峰瀑一指　書周夏尹詩後
祭井台葬記銘　先伯考勝渠公墓誌銘
先府君墓誌銘　先慈一塋四祔誌銘

吳母郭孺人墓誌銘　陳母少婦墓誌銘
哭熊仲高文　哭奠妻郭氏文
卷下
與謝秋水書　與謝約齋書
答謝秋水書三　復約齋書
與楊友石書　答毛尊素書
庚子刻成答問極上人札
童鑑序　壽熊約生先生六十序
甘健齋四禮撮要序　書義全提序
江蘺吟詩序　續廬山紀事序

陶節婦四十初度序　送譯者頖修歸棲賢序
江人事序　大學咏序
刻傳習錄序　熊青嶼先生文集序
坤貞錄序　經歸先生書院序

星子　宋　陽　未有　撰

郭義士傳

義士姓郭名賢操字以約別號天琴九江德安縣學生父一麟萬歷甲辰進士官屯部郎廉公有威爲時名宦賢操生而頎面目炯若星翔步軒舉意豁如也讀書好奇節爲詩古文擅名家數不第絕意制科放浪山水間跡幾遍落落少可江州司李余士瑞學道人也流寓之退思陵必蒐見郭子時余負顯名獨賢操信之曰不顯郭亦負狂名獨士瑞信之曰不狂兩

陳章叢書

人相得極歡談時事頗共蒲哭屬余解任僑寓潯與乙酉左兵之難創甚極荒庾賢操山逋蓬人江余憤欲舉義莫能與屬意頗山李舍初及賢操遂招高長子合同邑武生胡伯仰販鹽入下人收信安旋襲復建昌與東援兵遇每戰每克會伯仰敗沒郭軍孤而長子陰中歐餌遂執賢操以叛時都督孫之獬招江西欲竊名了撫局釋賢操不殺強以官不受而筠州氛圍士者郭年家世兄弟也爲之地得放還郭既歸故部曲多在梁再舉敵偵得師環其廬火之郭跳身免也釀金賄營弁殺之臨死口占絕命數十首索筆諸勿與送無傳賢操爲人淵峙岳

立疾惡過嚴官感遊陽之陷著讞餘吟痛甲申之變著憤言自傷顚沛展徙著苟全集皆字挾風霜膾炙人口每讀史至亂賊接跡墨交勒幅閒悉成撞戟形又疾首胥隸兵起時刻意翦除諸惡少見事風生者率誅之而老奸猶故在工媒孽羣竊何無虛晷卒郭所以敗敗且死者諸蠹之力也郭死時年五十有三子七長早夭炎良錫同從子良鉉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良鐸辟地烏池從趙正戰死四五以下皆幼禍作時商昌張炳代負其一以經遊江北淛處焉郭歿有僧石與者往下遊冤得歸爲擇師教之原僧及張無傾

蓋交獨感高義爲之同患至於是先後偕郭起兵死德安縣學生桂登魁及其妾繆氏赴水死生員胡戒大罵死

竊史曰諸生起義甚難威不行里閈一難展餉樹怨二難器械不除卒不練習三難顧往往蹈難爲之視死如歸者痛父母之受困益賊無成敗捐軀赴之亦其所也而或以明哲保身相詆議彼之所云保身者鼠穴也夫免穴也夫

附存絕命詩一首

刷刀俐就忠良骨一千仇九廟知麟趾誤遊狐鼠穴鳳雛豈屬犬羊塵血流大地山河壯髮指青天日月虧萬古綱常從此立常山義舌文山詩

文丞升殉國粵傳

德化諸生文丞升明遠駿有明達吏部公文德翼從子也俱豪俠有胆識而遠尤警敏乙酉南京陷東英主襲據九江同縣李含初兵起遠兄弟居間聯絡事敗遠遊江淮閒與原巡九江道廬州葉士彥舊部臣李之椿揚州僧德宗右部劉洪起副將秦緯之同受魯監國事監國奇遠才授兵科給中改名五成遣詣行在已丞江省再陷行李戒嚴五成扮僧裝崎嶇僅達達粵京見上召對稱旨授試兵科旋銜命册封李

赤心至閩建界則李已拔營前徙開建鄉砦遭李兵屠擄飲恨刺骨無從雪而五成忽從數十騎至鄉砦以爲李碎營也蜂集圍之五成猝不能自明中亂鏃死明達客遊楚與國守將善戊子江省反正貢能使楚者姜相國曰廣稔明達名薦之往抵興州則舊將已更調去新帥爲鄒姓者狡甚佯欵納達達吐實鄒卽席間執之解赴楚省論殺臨刑從容賦詩若干首無傳傳其中有文相國孫姜相國客而已

善山寺碑

辛丑正月余閩吳歙賭及家四姪遊東古禪院杖頭

往復得再過善山寺寺爲宋慶雲譚者卓錫地負壁抱廬廬烟蕩胸壁磊落頂如高堂列十二屏風其巉崖怪石蒼苔綠樹及寒烟晴嵐沒現之致畢入畫裡又如大將布壘落瀑揚白旆劍插青林稍互錯皆帶篆晶耀鼓聲逢逢具稱是住持僧隆生領余觀覽既周乃長跪請曰北先師惟一之手經也甫有寓宇而師已坐脫願居士爲我誌之余訝其由則雖嘗假緣

楓菽精力諸方而要惟惟一公復手孤表積數十年種竹植楊栽茗刈稻之處餘區畫成章余聞之爲三太息云記客嘗遊白鹿洞矣洞亭臺荒頹不具論廊廡草萊不具論僅僅大成師把茅蓋與猶衮之使小其制下同樓觀冕像弧鼓一柷而規不綴若猶父狀然余拜瞻久之愴然淚下篤作鹿洞詩有石經詎滿三千字冕像猶虛十二行之句蓋重傷之也閻郡邑大小吏上下率矜紳倒屣賢暱非孔門兒孫而秦越肥瘠數武望有僧戴笠擔兩頭陀杖而來者訊所如曰三

邱出戍申甫惑滋甚矣願假緣藉力以點染山靈者所在都有而要惟惟公種竹植桐栽茗刈稻運孤衷雙手於十數年晨鐘暮鼓裏直視佛殿猥瑣若父母之祖立露地而忽謀覆之雅慢也視僧院漱溢若昆弟之望走風雨而急思授之笠蓋也視香積厨署客齋誅棘儆漏若旅客薄暮失投而急思引之宿店投之冀具也此願一日未了則此身一日難死今以朝了之局爲夕死之案余不惟憐其才兼服其誠於戲天下事未有不力與誠合而能有濟者也豈獨善山寺哉

瀑已穿門入抵一精舍無名舍主燕山日中斷斷談忠孝罵諸貴人甚厲飯畢坐石上觀鐵壁崖矗絕仰瞻大鵬峰哮嘯翹臆儼然欲樂之返宿凌雲舍又明日穹澗牽藤踪樵者棧道而行所歷石壁巉峭不一態疑鬼斧縱橫削之而成行疲僅得達泉所縱目焉泉磬折飛濺束瞿塘三峽之奇於尋丈間勢險節短喊聲動地諸異幷皆從壁上觀樹樹喘恐眞瀑家戰勝事也坐矚久之與頓論水性潤下頓曰性獨有潤耳下安得並余曰當潤之時下在潤當下之時潤在下頓曰不然祇如流豬爲淵下於何有余曰豬石則沁

石裏寸許豬砂土則沁砂土丈尺許非下而何話已竦身踴一線天一線天者巨石劈裂天光迸射名甚都而所見頗不如所聞云先是望石頭有數人攜榼相招飄若九天仙子比近則余舊識萬松坪主人聞極也與俱至月宮庵自庵至萬松坪數里余舊嘗遊歷紀之峰瀑一指此不詳明日聞極令其徒導余躡五老峰顚峰錯落前突如老人擁坐作句僂態其鬚眉顴頰皆未可背立觀也峰頭松一一皆蟠屈生透迤緣地常十數尺許盡家所未覩云峰北所峙者曰乾綱嶺爲五老少祖有禪者日燄結廬其下掩關修

淨戒餘二十年諸山歸德焉日故新城黃忠節端伯族子也余就訪止宿因論安國說無心無戒羅欲不爲媿云云豈不成無忌憚去日稍許立出禪燈藏本示余余展披至此段墨之矣余本謂學佛者無淨垢無善惡其極必歸於此而日未深思也垂別汲汲欲有所言拉余入密室坐定舉太原孚上座談經不識法身公案以爲悟須實證也余曰實證誠善但如孚上座聞鼓角聲忽然契悟日日所悟不空余曰終是空悟因論及男女居室日斥爲殉欲忘性余曰何不看取天地之化育日日連天地亦脫離不得死生根

余歎曰橫渠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信不浪談遂責以歸儒則盡人之性從佛則滅人之類日拊掌狂笑曰但願人類滅盡箇箇成佛去也余詰曰滅盡則需閉物後不煩願力即今戶口凋殘公願乃少愜異時生齒蕃殖願大不愜公願耶遂別去偕頓下抵棲賢寺宿焉塗次頓願余曰使公得志不知置我輩何地余復曰極有區置禪人用心精專頗有曙於寂然智圓之體惜未就裏體認而識其爲資生資始之大原也若天子建極延中道者爲成均師參選釋氏之有覺者隸國子生使明倫察物以日修其孝弟忠信

學成分教天下之士此現成德行料子何忍棄也其餘樸者農悍者兵老疾者入養濟院豈非各得其所之極致遂相共啞然一笑明日別棲賢歸鬐山草堂頓修亦過訪開先復聯屐行時頓聞家耗夫實老母弱弟念不置余勸以歸葬先人區畫二弟使寧止頓聞之心惻唯唯謝於戲使不學佛者頓固孝弟忠信人也是爲記

儀林識仁堂記

識仁堂者儀林淦翁權甫故所搆瞿曇舍也翁積而能散撫二孤姪如其子族黨稱之又捐金百數十爲族置祠基又譜其世系災之木費不貲而以餘力及僧房道院如學道之涉趣於釣臺射圃也壬寅夏余假館精舍以時領諸生習禮其間翁欣然有慨於心遂罷遣沙門還諸浮屠像於雲居之仰天窩而以其宅爲族子弟公塾將割置腴產資膏火焉諸生因故祠改祀程明道先生配明廣文溢四極祔食并譔釋菜詩句及祝文式已乃太息於翁之識度過人遠也士夫家通籍膺仕誰非孔孟門人者宦成進進開運慈嶺監梵刹無算曾未聞一人一所儼儒先廟貌者余嘗比之夏肄是屏輕棄諸姬而靦習成風恬莫之怪至捨宅耶舍賢如逸少不免焉況反其所爲奪三十餘年所祀之迦磨更崇儒賢如翁今日斯舉者夫儒釋之大小泛切不難辨也釋所以誑耀於人者宗與律與教耳最下乃及於果請爲諸生約略陳之釋故有明心見性之說而寂滅爲樂道器判絕自謂神化周遍而涉物莫屬如荷掌露視儒者之慎獨誠意知周萬物而靡遺何如也一本作道器判絕以視儒者之神妙萬物渾然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何如也以宗言之則釋孰與儒百丈清規翼翼有嚴明道所嘆三代儀盡在是者而天秩天敘紀綱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淵無聞焉視儒者孰與儒二楞及圓覺維摩內典諸書識者謂唾拾莊列之餘改竄成裘都不可考而要其結撰屬思一意翻弄層演疊鋪甚者離類造幻務爲恢譎奇詭之說以眩聽視視儒者言近指遠辭約理該如日星之高而彌耀帛粟之淡而彌永又何如也以教言之則釋孰與儒古今人厭儒門淡泊逃歸竺氏者大抵爲因果見耳不知釋談因果卒託之往世來生如畫魑魅欺人所不見聞何如顯習仁義之道追孝祖考則凤

恩用酬式穀孫子則來祉廢匱況學至君求髦磬書
升凡曩之所爲居高食厚備有諸膳蔭者皆詩書報
禮也以果言之則釋氏與儒辟之宮室然吾儒廣居
大厦無所不容其波及釋氏者山莊別業取給遊觀
之小補耳今不思居廣庇大厦而遁之一亭一墅
娛目縱心蕩而忘反以爲較勝吾家裏也豈不甚悖
也哉諸生從事識仁之旨誠敬存之久將自有得焉
則賴以闢異端息邪說而明正道者未必不自識仁
堂始

樓賢募緣引

樓賢禪者石鑑故儒學佛有覺遂祝髮事禪師天然
嗣其宗風余以其自儒往也樂與辨辨多異同至虎
爭石亦莫余迕一日過訪匡谷與之瀏覽峰泉坐石
漱玉淵徙倚樂甚偶話及寤寐亦如余曰卽今我與
若煮松餐瀑清談永晝豈爲皆夢中石曰然某卑人
樓賢便知有宋居士者訪未逮間嘗夢見之言笑宴
宴遽茲覿止宛如昨夢余笑曰和尙莫白晝作夢石
曰自是居士認夢作眞傍一頭陀躍起曰我知之眞
是夢眞是夢余戲撼其首曰快醒來快醒來爲之一
噱而罷翼日話別爲石有所募乞余引余吮墨濡毫

請曰和尙欲作夢引耶眞引耶石曰試舉余曰若作
夢引者化主出招提或十里二三十里止宿有素封
者見於夢機投傾其帑錢若干鏹粟若干鍾舟車絡
繹展布之常住比曉還白監院曰某甲募緣訖監院
能許之乎又化向某城郭村落逢某居士乞爲功德
主其居士夜自見夢傾某箧錢若干鏹某庾粟若干
鍾舟車絡繹展致之樓賢比曉謝化主曰某佈施竟
化主能許之乎若能許者薝伽藍神得一大有夢足
矣何假於化若其不能則夢之未可爲較矣無已則
請言其眞眞云何募者眞心募施者眞心施得錢粟

歸構殿廊則眞莊嚴飯大衆則眞腹果豈非和尙厚
願抑和尙豈願此篇文字空作一場夢話耶石聞舉
莞爾不復置辨余遂援筆書與之

尋孔顏樂處論

昔周茂叔令二程尋孔顏樂處程伯子曰自再見周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他日論斯
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曰此與敬以直內同
埋論飛躍活潑潑地曰其要只在愼獨論逝者如斯
爲道體又曰其要只在愼獨於戲周程尋樂之指權
衡於此矣後世不察玩弄光景以求解脫其心謂非

全體放下難語至樂吾不知其所樂何事而先問其所放下者何事若以爲聲色臭味安佚之好誠欲放下爲樂而要非堅苦動忍未有能全然放下者也若以爲視聽言動之禮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可須臾離者正宜放下處不得苟遂放下則好惡失則而前後上下左右之矩弗絜徒以逍遙物外浮沈局內爲高挫斯志也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血祉稷顛覆不足戚冠履倒置不足羞青史貽譏後代責備而謂賢者顧樂此乎其或清夜內省終難自喪其惻隱羞惡之本心負影愧衾靦顏視息而又何樂焉故知樂

無定處自慊卽其處也曷樂無定方愼獨以求自慊卽其方也此其說備於孟子孟子之論樂曰仰不愧俯不怍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之所謂不愧不怍大學之所謂愼獨以誠意也意之所慊根於心潤於身以暢達於家國天下今夫身躭聲嗜色矢口任觸非不樂已而視聽言動之悖禮則尤悔集焉人雖至愚未聞有樂尤悔者也今夫家國與天下睢盱同羣無上下前後左右之規非不樂也而老長孤失所親愛異敬哀矜傲惰之立辟一國作亂天下爲僇人雖至不省未聞有樂亂僇者也然則尋樂處必遠尤悔亂僇必本於愼獨以誠意此其道如桴擊鼓應不毛髮爽者古聖人兢兢業業小心昭事極之苦勞餓窮顛沛流離而卒不忍頹然自放懇然愈疏在旁觀以爲人情難堪而彼固甘心焉凡以愼獨誠意而求爲自慊之道也自慊之不能廢惡惡以崇好好也猶乎中節之和不能廢怒哀以崇喜樂也然則文王之赫怒整旅怒固樂也舜之號泣而慕子之哭回而動哀固樂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固樂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惡固樂也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懼息邪說懼固樂也以怒哀憂懼惡爲樂則不可而要之愼獨以求爲自慊則一也苟爲愼獨而樂雖困心衡慮見過內訟不失作孔顏嫡系苟爲非愼獨而樂雖鉥視軒冕塵視金玉不免作孔顏罪人尙其辨諸

跋蔡忠襄先生正學貞節序論

先生諱懋德字維立崑山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原任山西巡撫崇禎甲申二月李自成至太原城陷先生與副應時盛等死之

崇禎壬申小子盛以科試首受知忠襄蔡雲怡先生時先生講學鹿洞諄諄然揭陽明拔本塞源論爲的

其論推一體萬物之旨以教以學以用人用於人無崇卑勞逸惟知同心一意以安天下之民也時小子盛蓋竊識之云已先生遷秩去越十有三年甲申三月以大中丞恂節於晉迄今又廿三祀矣而吾鄉諸紳衿請祀先生名宦得允可一時人士悲其遇壯其節感歎欷歔其一體萬物之學不獲正主安民而僅僅乎殺身成仁而盛尤痛心於先生條陳邊務勸朝廷正心誠意而在事者顧共詆笑之也夫正心誠意匪他卽所謂同心一意共安天下之民者也天下未有不同心一意而治者未有不離心歧意而亂且亡

者令誠正說用則宮與府無二心意輔與樞無二心意邊與腹無二心意極之百執事郡縣吏與閭左無二心意則天驟可回民屎可輯寇氛可靖卽不幸時危勢棘而乞援呼助閫內外無二心意猶可以鎖鑰西門而賊騎未敢飛渡長驅也乃夷考當日謀國則異是建牙開府不惟夙諳鈐人是簡是任而徒委責於端亮不避難之臣而不顧用違其才也此心則何心此意則何意旣以一面使獨當矣而號兵呼餉充耳罔聞脅不念庭戶毀撤而堂奧隨之墮也此心則何心此意則何意寄之閫外實制之閫中或勢宜

上一體如應協鎭事先生宣猷戮力天下事當必有可爲者卽萬不可爲而死守相約泣血盟神從容慷慨各成其交如先生及周寧武應協鎭或爲盧中丞或爲李留守或爲蔣判佐無彼此前卻也其同心一意之效亦旣彰彰矣於戲彰彰如是而猶或未信正心誠意可以共安天下之民也人固貴知學哉

峰瀑一指

聞有秦中人廬五老峰類道者遊五老峰遊之侶吳鈍查餘陶性遊之時自丁酉春正三日至十日遊之

道取開先取青泉澗取棲賢三者皆舊遊勝處此不之詳假道也自棲賢渡澗東危磴匆連始得踏五老峰路矣同人值物拈題各舉佳話十用佐磴命以話遊迂其徑徑當縣嶽祠乃新出瘦馬楞盼峰景不似返其杖逢治炭者指入萬壽寺金風穿徑鑫波蕩胸謂誤也乃更得佳境僧道踵水規規盡復磴道仍矢舉錯徑話十磴飯憩層摩至舍都口爲廬山午脊僧曰問五老峰者左遂左里三路忽歧一涉絕巘蛇斜一孔道降入谷以先矢磴故舍徑從孔道沿目戍墜隴圜堵無如平野竟日不名一峰詢之知所歷皆五

老背而前棄徑則循峰巔瞰萬壁爲遊人所取道也日晡趣青蓮寺寺當大月峰麓奇水疊巘翁然深翠門傍亂雲溪爲三疊泉源沿亂雲行至萬松坪止焉坪僧開極星子人明日領余不復憂迷隨杖指犀牛峰睇之墮羅扉扉也角戲觸勢來觸人又前指將軍石傍一峰如瑰曰玉印當肘後又前指蠢蠢障天則九疊雲屏也所晉松波竹浪都古余領同人拜拜已閱舉似竟如石經古篆著圈點評次不得喟然而已是日蚤至三疊泉泉爲五老峰屍普陀巖在焉負巖爲寺而棄中人所廬高嵌巖胸堅之若壁棟鳧窠又

書周夏尹詩後

乙巳春中慨然懷遠乘興自桐水入訪北嶺得讀周夏尹北征諸詩發璽潭浮漳江下大小孤過長干以達廣陵溯洄往復其間山川人物可與可觀可羣之

概悉見乎詩沖夷樸摯一如其人顧西音氏序之疑其不怨余則謂夏尹宅身局外故淚山水間無可怨者竊獨怪近世士大夫之作何多怨也自唐凝碧池有賊音節悽惋千載以下人憐其才悲其遇反覆流連於其辭眞如老蕩子失意泣窮岐路又如名門處子誤墮青樓臨風啷啷把淚偷彈自有不可抆拭處不謂後人祖之翫慝彌工翻覺右丞閒此法門爲掩著人借筏以此論怨怨愈深情愈譎矣陶元亮結撰平淡雖發憤於刺詩諸詩而大體溫柔乃韋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偏自靈運靈運心雜無論卽末路牢騷託懷五君如顏延之云云豈足以望彭澤門牆哉固知作詩人自有眞夏尹之不怨正夏尹之沖夷樸摯適如其人而止者也西音氏其倘以余爲知言否

查母合葬誌銘

同邑查生世球予友也登友人堂而拜其母與過友人母之墓而銘其石一禮也而查母王君先嘗屬明經但夢倩氏銘厥后球之婦死葬祔焉其姊死又祔焉而但氏銘尙留球篋中如一片白玉篆因出授予曰願子爲後死者詳之余笑應曰子亦知孔廟祀典乎德配道冠數語止爲文宣王讚其餘四配兩廡皆列俎豆未聞其人一讚也又多乎哉統於王君足矣雖然子吾友也詳友人之姊若婦而歸於詳其母亦禮也閒諸字經三寫必有誤以子之行狀先慈而屬諸但以但之傳贅而屬諸余又以余之誌銘而告諸后世余雖不敏阿私以欺逝者而悸怦然懼其誤也庶幾以子爲蘭亭眞本與但氏夢倩之文一增刪焉但曰按狀孺人里中王香山處士女也處士起家素封頴徵逐子母曉夜弗遑孺人從旁覘之意淡如惟閒人道古少君絡秀諸事始輾然喜動顏色嬪於龍

潭查仍初公公邑岸生好俠遊車屨盈門孺人一一應之無倦容雖仍初公性行廓落不假借婦人手而使少顧室中嘖嘖嘖

欺我哉余大笑謂球曰是不然王君如一株梅梅之
冰肌玉骨皓絶其素姿然也及其噴而爲香可使聞
隔里落而爲實可使調鼎羹梅之不以潔而廢其馨
不遠聞味不上薦物理有固然者又何怪子之弟兄
孫子朗朗秀出不自孤人一潔申胚胎出來且無論
子弟兄孫子卽子之姊適余族應爾爾故斯跪而藉
婦佐之醇謹則亦實之可用爲調者也予之彭氏婦
去王君殁十餘年然后嬪巾櫛穊帨一如姑生日則
亦磨之可使遠聞者也但氏又何疑焉王君有子四
季爲世球名諸生孫十長歲亦名諸生皆余性中友

余應繩但氏而銘銘曰
生不必其教也如一母之賢死不必其壽也如一母
之年葬不必其卜也如一母之攜女與婦眠豕世哉
於流於源一海兩川

先伯考勝渠公墓志銘

伯考名大任字勝渠郡庠生爲先王父躍淵府君冢
子無後而亡年最永盛猶親炙其言論丰采純乎古
處以嘉靖己未六月初二生以崇禎辛未六月十有
一日卒卜葬於羊頭埜去先王毋曹塋南二丈許彼
豎碣矣而盛復從爲之銘重無後也伯父先娶汪繼
娶蕭皆無出命家仲子之隆後諸兄弟之子爭立先
大人念欲讓召仲子還勸伯父他立伯父曰所爲子
隆者爲其賢也否則兄弟之子皆吾子而簡一以事
烝嘗日有子我則世人矣卒無所立閩傷之傷伯父
之處已兼與人誠遇事直而斬焉忽諸爲我心惻雖
然何傷乎賢若叔向仁若羊祜忠若寇萊公節若文
信國無後矣而碩德豐功聲施到今雖無後孰謂之
無後世人類有後矣而其身死其名行與之俱芸芸
然朝菌爾茅蓬爾蹉有後孰謂之有後旨哉譚元春
之哭徐生也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詩云云豈爲無

子詠哉而一則曰他人再則曰他人車馬衣裳匪我
馳曳雖有閎令二男右軍七子統謂之他人譚語雖
解嘲識具造觀子之有無距足論哉盛以是告諸伯
父之墓而泣爲銘銘曰
麟鳳不孕瑞所禁也芝醴不衍靈所斬也達賢無後
數之僅也嗟予伯父以德廟諱也毋爲人所廟諱

先府君墓誌銘

不孝見背先大人孤褓兒耳自見背底今幾四十年
矣葬久矣而方樹石非忘之也貌眞者一毫不肖卽
懼類他人使不孝志先大人德業文章而無解於類

他人不孝懼矣肖不肖何辨質諸嘗見先大人者見謂肖斯肖矣雖然不孝尚皇然懼其未也嘗質諸先母母曰汝父讀書不大治帖括於仕進泊如獨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即傾貲解贈不恤自外歸則弄兒輩掌上爲戲樂於鹽米零雜事一以付汝母無與也次貧伯子伯子曰大人赴義勇於任所難先是吾鄉苦有力者豪惡其害也蠭起撓之大人不爲沮卒正經里遞嘗捐田十數畝贍之名貼役田族有五大分舊里不能支又無田推屬大人大人直受之而不辭又嘗佐同族義民告大豐妮親諫利害兩臺得可報諸兩縉郡庠生先七世祖惟善以校尉從鑾死正統土木之難遺腹生梅坡處士僖僖生芳泉處十演演生

界利賴之到今次質諸伯叔伯叔曰若父嘗爲從昆弟公幹多所費昆弟歸謀釀金償之若翁面發赤曰屑屑較量非兄弟間美事成感歎謂如今人則錙銖登籍記矣嗚呼肖矣此皆其及見先大人者也而不孝尚皇皇然懼其未也又質諸舅氏胡順華公公篤行長者不阿所好其言曰某嘗同尊君學渠敏甚於書文多剩工喜清談夜分不倦或寢室蹴覺語語無俗韻亦無複辭同人輩有愁懷造不釋者曾尊君至談錐肆起憂憂若脫嘗一庄失廩若干縣尉緝得之拘繫獄先君惻然曰若懼死於飢耳死於飢命也苟以盜吾廩而坐法死是由我死之也力爭諸尉曰無所失其人得免出後語不孝曰非尊君我輩爲城旦鬼矣言已泫然此則其嘗見先大人而身被其澤者也嗚呼肖矣而不孝終皇皇然懼其未也先府君行年四十有三善狀聚矣而區區摭數人語敬段事以充是何異盡全豹以一斑了太倉於粒粟獲少遺多不足比絜稱量明矣然猶愈於萃古今人德業文章并集親身而無解於類他人者也先府君諱大伸字雨絢郡庠生先七世祖惟善以校尉從鑾死正統土木之難遺腹生梅坡處士僖僖生芳泉處十演演生龍峰府君暉郡廩生暉爲大人曾王母郭生楫一舟府君邑庠生楫爲大人王母陶同邑刑部尚書尚德女生躍淵府君夢龍邑庠生爲大父母曹生丈夫子四長大任庠生仲大儀叔大倫季爲先大人娶先母胡生不肖兄弟長之德邑庠生婦查有孫二必發必登有曾孫七扑撲持操發婦郭出瓚珪璋登婦但出元孫一方扑婦黃出仲之隆崇禎甲申選貢生婦查有孫三必旭必晃並庠生必昇業儒旭有曾孫一代奠季郎不孝之盛中崇禎己卯科鄉試婦郭有孫一必顯而府君女子一適同邑郡庠殷崙府君生萬

感癸酉年六月十五日卒萬歷乙卯年七月十八日
踰年葬祔先王母曹孺人之墓左第三穴山名羊頭
塋例得詳書因泣血爲之銘銘曰

先慈君一塋四祔者先妣胡慈君遷葬而伯子伯婦仲婦季
婦後先從之也墓在白石山陽與先嚴君之塋東西
峙若兩扉之共一井也同邑殷明經敬陽所序而寇
之隔之者不孝子之盛也碣而志之銘之者亦不孝

子之盛也其志維何慈君胡姓同邑深耕里人先外
祖文學楚源君湘外祖母于並早逝遺慈君及一舅
舅順華先生子奇篤學行盛所傳爲胡學博者
也並鞠外家外王舅于紹庭廣公有威字外甥外甥
女一切訓之於正以故慈君及舅得有所成就異於
常兒既歸先文學嚴君兩舘大人婦職修舉甚宜先
王父文學君羅浦先王母曹孺人曹垂歿乎梧棲屬
貽慈君慈君辭曰婆遺澤當四婦公之無使有後言
舊益嗟嘆獨以紡績資佐先嚴君先君心器之族有
富於產而食貧者先君嘆息曰脫以屬吾內子半月

九日未時卒崇禎癸酉三月十四日巳時享春秋五十有五以壬辰九月癸巳定葬首乙趾辛爲塋其後十三年而伯子祔伯子之德宇帝懷篤於孝友先嚴君見背祗事慈君益虔旦興必詣寢榻前問安否有疾痛卽跪而拊摩之後癸酉春慈君病洞泄調藥餌滌穢牖皆伯子躬親彌三閱月不懈盛嘗病痘危甚伯子卷坐簣間置於懷日惟大小便暫釋屬仲兄手代他飲食皆使人捧立牀頭引口啜之不忍少置抱如是者十餘晝夜其篤至於此自外經營有所入雖尺帛文錢必納之慈君笥橐無私焉舅順華先生甚

加擊節至勒爲家訓曰觀帝懷之以公而興某某之以私而敗思過半矣爲文酷嗜奇受知於蔡雲怡宗師拔優等盛經書解授自他師友者多不了至伯子講授朗如話洞無疑也取婦查爲同邑文學慶文先生女先生固伯子師亦早世女孤有志行歸伯子事先慈君最久勤劬操作當堂上人意有子二必發郡庠生必登邑庠生女二貞姑適同邑陳孝廉之子奇有孫一岁女孫一明姑顯姑適同邑儒生郭中龍有孫七幷撰持操發出贅珪璋登婦但出孫女一喜姑但出曾孫女方曾孫女已姑皆幷婦黃出伯子生萬歷丁酉正月十五丑時卒癸卯四月十五午時享春秋六十有七查生萬歷辛丑四月十一日吉時卒壬寅七月日時享春秋六十有二以甲辰十月丁丑並葬祔先慈君之左伻婦查爲同邑查紹濟女婉娩歸伻子明經事夫子處娣姒間無違言有子三必旭必晃必昇俱邑庠生女一靜姑適同邑文學陶怡中少寡以貞節聞有孫三奭旭婦郭出彝簨晃婦袁出女孫二弟姑適建昌熊給諫之曾孫曰愚旭婦郭出改姑晃婦袁出查生萬歷乙巳七月廿八日丑時卒辛卯二月廿四巳時享春秋四十有七以壬辰十月祔葬先慈君之右季婦郭爲同

邑文學心虞先生女性温裕鍾愛於其母吳瀕嫁資之金比歸盛則悉出獻先慈君爲咨嗟歎賞事慈君五年聚順慈君終勑家人曰必善視季婦郭及老婢罹其有得於婦闔歡心可知也立子必顯業儒女京姑適同邑陳孝廉之子奇有孫一岁女孫一明姑顯婦余出郭生萬歷甲寅十月初六戌時卒癸卯三月廿二巳時以甲辰十月癸未葬祔先慈君之右二穴盛志已復攸淚而爲之銘銘曰

少而孤壯而嫠未老而殂嗚呼吾母之苦伯子孝友家邦推詡歸於九原依毋瞻父其卒冢婦介婦以左

吳母郭孺人墓誌銘

吳母郭孺人者同里吳孝廉處士一聖母也聖及盛並發崇禎己卯解國變後並隱視常齊年謚者有加孺人視處子行嘗爲之登堂一拜崇禎庚辰孺人葬東古山麓葬二十年棄養踰五年甲申聖奉孺人改窆於所居山今癸卯秋季子文學一泗復奉孺人之陰屬盛窀事爲之銘盛辭不獲命因按狀孺人同邑郭均宇先生九式女郭與吳孺人之舅吳蠡庭先生中立爲布衣交厚善其後吳以鄉舉歷任蘇州府同

知郭亦以歲薦任選東三萬衛經歷交歡不替約結爲昏姻郭三索得女即孺人吳三索得男爲吳年伯惟調先生汝梅納采焉已年伯長而痞蠡庭先生慮其爲怨焉也書辭昏郭嘆然曰是何言與壻痞獨不膺仕耳某豈以膺仕擇壻者哉卒以孺人歸吳而年伯顧慧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工書畫精絕孺人亦雅相愛敬門以內欣欣如也蠡庭先生偕詣封孺人深感之堂上徹甚孺人早舉子一聖蠡庭先生命易曰婦婦行長易曰少舅姑在先世也先世而婦之少之者少克婦也少克婦足誌也誌而銘之者白石野人少婦父也少婦南康星子人籍二都白石里爲

陳母少婦墓誌銘

何以志陳母憑其子也有子禮得稱姚故母之母矣

白石野人朱惕女婉孌顧善病野人及其母郭皆憐愛之適同邑陳孝廉之子陳奇孝廉諱獻赤內子王無出側室歐陽產二息長奇歐卒陳奇幼館野人教誨之奇好問學野人喜野人雖甚憐愛女亦必教以古列女行誼授女孝經又爲明事嫡姑義當踰所姑所姑之父母昆弟少婦禮義當後嫡姑父母昆弟少婦若於訓野人喜滋甚不幸不終所事意嗛嗛故傷而誌之也曷傷孝爾少婦嫁爾月母郭往顧之卒甥館距白石兩舍而遙野人又客艾邑臨無及少婦視斂斂殯有加禮踰年郭卜葬少婦歸寧襄大事未及期

病病且卒啜啜向野人啼野人問所欲言連聲曰娘可憐娘可憐人死不自憐不自憐其呱呱子而獨以未親母藁裡爲長恨嗚呼豈不傷哉豈非孝哉少婦在陳事舅姑及皇姑王姑從姑無不得其歡心咸曰少婦賢少婦賢顧汲汲向野人頌其舅姑之孝友不置口夫汲汲須其舅姑之孝友者是敬愛其舅姑也非獨敬愛其舅姑也敬愛乎孝友也婦不孝忌前孝婦不友忌前友敬愛乎孝友而汲汲揚之者是志似乎舅姑之孝友也志似乎孝友者是孝友也孝友足誌也恨短命不克終所事傳而誌之者白石野

人少婦父也少婦生崇禎壬午又十一月廿四日辰時享春秋二十有三歿甲辰又六月廿一寅時比葬子錫嘏才九月再踰年葬少婦於二都之甑箪嶺野人臨其穴誌之誌已旋銘銘曰

嗇於年豐於行程子有云閒值之氣數不克延天之命據事直書洲諸石庶幾子若孫能顯揚其親者跪讀之與大哉王言映

哭熊仲高文

嗚呼仲高死佚失鑒矣失範矣盲人之失相矣跛者之失杖矣孺子之失慈母而號於中野矣嗚呼哀哉

佚與仲高先後生十有七年後先傷且十有九年仲高佚師也前達也顧降而與佚友初識時況殊落落不似世之熱面孔見即投合既合則每濶必圖晤每晤必作竟日談每談必抉牴宗規愆過晰疑義佚受仲高一諦之發如雷震聾一字之規如砭引血而佚於仲高白璧微瑕千慮一失亦未嘗不面折書諍直抒懷來然後已自吾兩人父母昆弟子姓及鄉之人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嘆賞謂某某眞朋友也記癸未秋再上公車值宿邸雨甚行裝爲漂佚怒叱僕者不愼擇地乃僅得溼隘處仲高徐徐語曰逆旅耳

而居必求安乎且言疾色遽人難堪古雅量如冀污衣燭然鬚諸事皆佳話不可不讀余聞之漸沮自是遇僕隸有不可意忿時作念仲高言又輒釋鳴呼此宿鄭城店時事也佚焉敢忘又嘗羈運舟與一同袍辨詭遇余斥之峻爭之急面爲赤仲高退而私曰所爲與人言者欲其能受吾言如藥石之起疾疢也否則徒失言矣奚益丙戌大旱仲高訪子青林寺諸及門士延之入小飲或解衣箕踞坐佚方劇於談勿勅也訖別仲高莊語曰汝更穉衣送我君子之身內外交修余中惕從遊者皆惕更盛服而進退而二三子

竊相笑曰服宋先生百劑藥不如熊一汗之功也每見同袍有望門投刺者有不情弔者仲高歎息久之曰渠都未解所止人無根底如浮萍冤絲隨水木漂附爲大可憫者佚聞之悚然遂銳意正修之學凡余近所與門友諄諄至勒成譬山講意者半皆仲高遺訓也其他兩相砥切期進古道類如此惟於京邸見友人購三官經余投而擲之仲高怫然責予侮經余不服謂邪說左道非經也後曾寄余書議友人出處與余見迂予往復以書詰之仲高亦意迕生平所不同者惟此二事夫不同者予二人決不强同則凡子

心而惓顧廬山之東至終天永訣吾夫婦不及一面耶追思吾妻生平之度量之行誼婉變寬和事事宜壽何不滿五十而遽殂耶吾少失怙吾母暨吾兄爲吾擇婦名門大族無諾者汝父心虞翁慨許納采及吾妻歸吾甚得母意且無論其他汝嫁時汝母貲汝金四兩吾不欲私財吾妻即盡納母吾母爲咨嗟不已世俗婦人有見及此者否中年無產吾前後置二妾吾妻接待以禮始終無間言或吾數月不御輒相勸抱衾世俗婦人有見及此者否吾鄉舉後僦居郡城吾往往授徒厚養而吾妻家食日止買豆腐數塊

水菜兩東而已至乙酉兵燹其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又有大不堪言者矣吾一生爲浮名所累不能謝客吾妻隨有無作黍治蔬不令吾內顧躊躇吾甚不喜扑小婢吾妻一承吾意撫以寬吾性卞急與語不合便色遽言疾吾妻但有容受而無抗忤甚不平則飲泣數行下吾以此多悔而心竊敬禮之少嬪時吾家頗饒吾妻病胃弱不善餐至年踰四十頗健食而瘦僅脫粟鮮可飽者養一子一女常懼無以婚嫁子幸舉孫而滯毋家未歸舊臆抄遣女初舉而吾妻遂撒手長逝不顧吾老耶頻年來吾妻多病容色如六七十歲人吾貧窶艱費不能求藥昨十月吾犬馬辰偕吾妻下拜妻伏不能起吾嬰然延醫察脉醫言肝氣短恐阻春令吾急謀入珍湯進之吾妻又不以時進吾止貪長病人不死豈謂醫者之口迺應手效耶病鶉堵宅堵兩次以字促吾往吾爲朋友之難不克往顧往渡修水至隔百七十里音問難通奄及聞訃已後死二日視含視穸仗堵父子吾匍匐奔還櫬已扶至蓼花池吾望之一慟而已欲求垂絕遺言了不可得嗚呼豈不痛哉吾不肖作佛事吾妻素知之諒吾妻淑愼慈惠決不墮地獄絕隔七日音容笑語眞歷

與謝秋水書

癸巳夏日晤彭躬庵知旰江有秋水先生者倡明正學手援陷溺私心竊景慕之不謂流光蹉跎頭踰六祀則某之過自暴棄概可知已今正得接高座蔡靜子兄咨決疑義深爲驚嘆門下季通不知誰屬而某仰此君謂道已西矣談頃出先生所與躬庵二書事理一貫表裏洞達自純公定性書後無明快若斯者某於此道無所窺而屢戰屢蹶志尚未已每覬同輩共證茲義庶幾納身麻中投臭芝房聊資以自淑也若時驚豪傑視此爲迂贅不中用之物獨堪閉戶羅浮與禪會伍神州陸沈責將焉辭某聞之憮然竊謂陸何以沈人心之邪淫爲之也心何以邪且淫大道之晦墜爲之也辟彼渾揚其流而汰之無益也不如進而濬源辟彼莠苗摘其青而芟之已後也不如坐而擇種夫此道則猶救世之種子源泉耳嘗從一名紳遊勸之學道曰已老某曰惟道可以傚毫曰多病某曰惟道可以已病曰事煩某曰惟道可以了事無山中物世上則無又安所云不可須臾離云云眞曠若發蒙矣惕滿身是病滿腹是疑幸與有道者居近世同而不裹糧就正視彼千里命駕者何如惕雖不肖豈甘爲呂安下親炙之願冬以爲酬因靜子兄來附書不既

與謝約齋書　即秋水

從躬庵篋頭得先生三月所賜書箴誨懇到知龕行惕切中膏肓知先生憫惕垂危而施此瞑眩之劑也感激涕零春間偶錄所見遠圖就正已恐啟旁人辯端稿脫復焚貴門靜子兄猶能言之前月杪躬老行聖以此慚負悶悵何已惕生平愛讀大程書而玩道喫緊爲人無如識仁一章其他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又云外面事不慮不知只慮不見自已皆重識仁也微言既遠不復知學者識仁用何眼法爲用默識耶抑兼用學識耶抑默識即在多學裏無兩地頭耶仁體事而無不在外事之省省何等事得毋與是內非外相似嘗做慈湖作反觀之學頗覺求放心爲切一日過開先聞禪者答人問反觀曰是名死　水忽

覺悚然後檢李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語又似覺彼看住此心强制不動爲死水而體認天理卽反觀謂之默識乃更活潑也未審是否大率惕致知無素强爲揣度雖時有不得同測光影唯渴思付來人片語指示庶幾併心一路不墮兩岐見也先生洞若觀火諒不吝此暗室之炬惕將藉靜子面命爲枕上耳提矣身雖留病而心否忌醫幸先生重賜七發以起沈疴地厚天高德何可喻臨楮眞切眞切時庚子初夏惕頓首

答謝秋水書三

今三月十日蔡畏子來白石奉到正月九日手勅誨諄諄至讀之豁然不知此生何以幸同君子世又不知何以自纏自縛不一覿君子而詩云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其眞爲惕寫照耶大學最難究竟誠究竟得則語孟諸經勢如破竹惕項來以身體之覺無時無有物可格陽明云意之所在必有其物竊欲補一語曰物之所觸必加之意庶幾常惺惺地隨動靜一切而劑之得所眞大樂事自恨省克不勇終隔一膜然此簡塗轍見之或不差謬也先生允知允蹈所訂之義諒由明睿所照不假揣度卽惕欲質疑請益亦不敢在尋行數墨間矣客春急友之難匍匐門自度此舉不錯獨抱恨者不能愛人以德而反效兒女姑息態惡俗羹緣徒爾枉尋幾曾直尺彼旋作旋悔故以病證錄呈乃先生不痛加鍼砭而浮相唯諾何也豈惕悖愎之狀流播遠近先生意其名雖求療而中實忌醫故望而反走若是果若是則病不可藥矣苟未至於不可藥則尙祈先生之鍼砭之也今歲舌耕本里有二生涂州建昌縣人陳士魁都昌人來此同學惕各令其記日錄隨所見惕過便書朔望取覽得借以懲改殊有益也顧引火自焚何如暴背太陽就正之懷終耿耿及此不既

復紹齋書

秋中得接五月廿八日書捧讀欣慰承詢及近讀何書工夫精進何似慚甚感甚書則無不讀而咀味處每失之疏性病卞急思以養氣藥之然工夫悠忽求艾不猛證尙恐未滅耳得手勅一詰毛骨竦然瀕月來頗覺精采信有道之言能起沈疴銘佩何極文莊

因知記闢二氏之學蔽道德以一言曰見根深聞蒂固蔽楞伽以一言曰見閒覺知皆發儒先所未發其他名言碩論莫逃於心者甚多一二疑處藉以就正先生謂宋明醇儒語未瑩處亦往往有之在人善讀陽甚服膺此言已立將書稿焚之志徙義矣獨楊闢禪一段智見謂智有天無地等語爲先生所深疑不敢不更自罄竭以需折衷來教謂以禪者爲見智不是識禪未眞乃是識智未眞則且置禪而先辨智可乎來教本乾之貞論智謂正而固者必是非合理始足當之而陽則謂是非合理乃發皆中節地頭而乾之貞配冬藏則未發地頭也孟子明說是非是智之端若未發則是非未形靜正已耳禪家寂照無爲亦似靜正但乾之靜正俱合太和則天地生物之理森昭於此合仁而言之也禪之靜正六用不行境智俱寂離仁而言之也朱子曰卽心有知覺可以見仁之包乎智離仁說智則知覺之源既空其流亦空更無理可窮無是非可擇誠也然彼非實無所見同揣億者惟其辜於實見之差自詡爲本覺爲正智故就其所見所詡論之曰智見謂智而實則其未識仁也識仁則是非之理自有不忍於不合者矣來教又云見

智見仁眞氣之偏猶是見理釋氏只以空寂妙圓爲究竟而視理爲障豈得同科陽則若謂以理之中正言卽大傳所稱見知者亦未必能合若以理之偏言則淨知妙圓亦圓而神之理理固無乎不在也其以爲障者正緣見圓而不見方凡物生之殊森然秩然而不容紊者皆見爲礙而欲銷之入空也蓋仁者與物同體而釋氏知覺之心尚用返照不務格物譬若引鏡照鏡着象斯障徒自印其空明已耳鏡貴照物豈尚空明然卽其所印之空明而言不可謂非鏡體程子又辟之管中窺天謂之知天則不可然不可謂管中所見之天非天也智見謂智亦若是則已矣至於釋氏之學有天無地及其至也無天無地亦只形容其虛而無實有圓無方四大假合又無方無實之一證爾既無方無實矣卽所謂虛圓者究竟不是又豈學聖本天之旨可同日語哉倘有疵謬願更賜往復明辨自是分內事惕不敢不虛受也春間授徒五六人夏罷遣之坐匡谷踰月移疾歸比來以家政悉委子婦得閒居從容讀書養氣覺少有進以不負諄誨至意因知記全本藏熊氏容假抄報命楊書無副稿欲取覓者便向躬翁求之或無嫌也時丙午九月

謹復

與楊友石書

往濶未足論即今夏秋間凡三約晤矣卒不獲晤豈但得文成義衷逝者靡憾即顏爲宋編可顏爲楊宋合編亦可不則略備採風非楊非宋顏山川問之哉機緣匪偶天下事往往如是可勝歎息亡友于卓人荷錫佳傳此公眞不朽矣湯拜而納諸其子令石緘之勿以褻示人也江人事序過辱推許甚慚緣此書郵自章於今傳閩未悉又倉卒裁訂惡肯脫屣枉過使楊得蹴膝旬日逐字面訂便可勾當此局矣溯洄無從白露已霜懸切不既時辛丑九月日

答毛尊素書

楊往者學無師法喜以文字遊戲隨人應副嘗應禪者晦山之求作雲居賦序依阿禪理本楊罪案不期過塵尊聽謬意野人可與參宗遠以書義全提委序楊不自省改以應晦山者應之既而悔曰屬在同人不能勉效忠告又從諛焉罪滋甚矣苦道阻音濶析疑無從客冬辱頒尺一兼惠詩篋且招過四祖與在浪和尙下風楊捧讀再三感慚交至幾於無地自容望起魏思溫猶假之義名賓王一檄流爲美談顧以是罪姜老哉姜老非救時料洵然枉表入謝出門生既內訟失言又佐成高明人援儒入禪之癖若聲楊罪而致詩焉上刑何顧楊勉圖改過而拜望高明人故吏手姜實不知熊建昌親誠其事泐於竟紀苟賢者欲施責備之論可過修水相質也要之人各有眞返輓周行敢復匿狀楊近者粗自立脚識仁是務頗覺敬義大旨實絕異學愧工夫作輟不成片段又僻陋在康雖索是懷中心好之屢蹶思振如田家者流無謂不若淺事直書與天下有心目人平章之殊坦

脫粟是甘雖有導以辟穀茹芝可以引年之術非其
所解解亦不願豈惟不願將不度弱小思援諸辟穀
者同飽粗糲不自知其不勝任也伏覩老道兄和同
儒釋宛欲以粗糲攙芝朮以頁田入空山圖融旨趣
幾絕縫鏠而惕竊恐老道兄慕辟穀之意勝於家常
茶飯或未暇細咀嚼也細咀則本味自出匪芝朮可
以擬亦非芝朮所能奪當有不問易牙而自辨者如
必謂芝朮茶飯可共烹調此中滋味惕委不知願道
兄判落小引削去駢署毋使人謂村庄漢浪以虛名
厠仙譜也學問之道不是則非無兩存並可之理惟
道兄裁擇書不盡意餘緒縷縷率復

庚子刻成答聞極上人札

彭躬庵還自峰頭出所惠匡誌兼三疊泉圖見寄使
惕得臥選水石殊曠致也當裒置齋頭以佩高雅紀
事小引原不工又山中人未嫻世法稿脫旋悔追則
無及且其時尊集未抵十之二三鄙意尚以不載藝
文爲缺事意聞極知言直作覆瓿具耳不謂通志卷
帙日富而原敘亦辱垂手改刪且使野人無詩有詩
無廬有廬讀者莫不爲惕羨曰宋子幸交聞極藉之
當如此親與兄既以是程子弟矣子弟率之將不暇
愛身而曲以求副乎親之所愛不暇敬身而曲以求

申欽王江州也如此留題名泉也如此傳五柳先生

副乎兄之所敬窮年兀兀凡所爲俯而讀仰而思者惟仕宦爲究竟揣摩既得則又子以詔子弟以詔弟窮世世葉葉不知愛親敬兄而不容不知舉子業不能舉子業以壞仕宦門戶也幸有一二豪傑之士嬋蜕塵濁尋繹聖教而大義微言非久輒乖其他忠臣孝子名德偉功所垂爲不朽盛事可資人觀感恢慕者則又獨使於弱冠以後博學宏攬之流而童子無聞知焉豫教不蚤成德何冀此魏凝叔童鑑所爲作也今有談後進於老成人之前雖俊不諸若老成人話舊縱不風教人不風教事齒及輒爲拊掌何者並驅風雅爭先則奮袂恐後何者亦樂其輩也凝叔爲之具陳幼德如列坐諸奇昆堂上親從旁咨嗟太息生人健羨又指示門內稚子宜得則倣處彼自視年地相若欣愧交心雖素裕於俗學慮而良知能所觸若山下之泉得決水益之而其勢不排陰鑿直下無是理也又若方揚之火得疾風煽之而其勢不經撲滅愈熾亦無是理也吾願凡爲童子者舉以童鑑學童鑑其在彼固皆不慮而知愛敬而未嘗慮舉以童鑑學童鑑其在彼固皆不慮而知愛敬而未嘗慮俗慮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彼固皆不

學而能愛敬而未嘗學俗學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於戲童鑑成而巍親顯兄懼時庚子秋七月晦日

壽熊約生先生六十序

計惕逮事之始先生四十有九人也前賦歸去來則先生四十有七人今戊戌秋先生儼然六十人矣此十數年間先生之性之氣之識經鍊愈老覺四十七以前貴紙在洛封事在蒲惠蹟在棠猶是庖丁之解迎刃有餘時而非其覩止行遲處也溯舟呂梁之淵機與波擊手口並作及其操之愈工舟輕岸移心目頓豁未嘗不自悔其前術之拙也古人望六知非殆謂此耳或曰先生幻修了詣何非可摘而要惟大悟人不冒一非亦惟大悟人不株一是微窺先生於此十數年間靡不是共人訂非憲已悟即惕輩是非非於有道之門先生忘其海岱而務詢焉易取乎取此爾比申酉際長干政弛補牘不省先生慨然掛上東門冠投林西苑舞綵爲娛當此時也意直非左省矣踰年而有西津之蹈抗節東海赴身清冷則眞先生止水也意更非西苑矣又明年而有平樂岸之耕龐公不曾隴上乎與其忠成而族殃也則更非西津

矣又踰八七年而有白鹿洞之署家參政不嘗教授河問乎與其避世而植杖也則更非平樂岸矣又踰二三年撤皐謝去栖心禪定自顏其齋曰補無所少佛號處當此時也得毋更非白鹿洞乎夫儒有奧禪亦有奧覩儒之奧未達而詆禪爲非與覩禪之奧未達而詆禪爲是總歸得半而止古有眞儒其成多在勘破禪後如純公潛心內典卒嘆謂滿部華嚴不如讀一艮卦明公汜濫老釋晚乃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又安知先生精進年所直達從心不更自非其無所少處乎蓋學主去故有同剝蕉德並年邵比

之造峰塵凡名理絕詣衆人走騖則倣之不暇經至人當境悟破則已納諸昨非中此昔賢所以有翔仞羅澤之喻也惕輩追陪杖屨願更假三二十年覷少進步向先生咨決大義其必有以益之其必有以益之

甘健齋四禮撮要序 乙巳

禮者何率性之道是也人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以發爲喜怒哀樂之情情因氣發感物益蕩自非聖人既愼其所發而聲律身度矣又鮮克履中正者聖人既愼其所發而聲律身度矣又懼天下人之任情怙氣用發乎性者或反至戕賊其性而不自知於是益竭心思爲之品節如五音之正以六律方圓平直之成以規矩準繩也任誕者流爭言禮意而芻狗其儀文不知儀文廢矣意將安託今有豪舞酣歌於人之前而曰吾意實哀也孺袂絜踞於人之前而曰吾意實敬也嚬眉慼顏於人之前而曰吾意實喜且樂也雖五尺童子不可得欺已故有哀之意則必有擗踊袒括以爲哀之儀文焉有喜樂之意則必有拜跪饋獻以爲敬之儀文焉有敬之則必有加服醮字合巹授綏以爲喜且樂之儀文焉如草木之乘春勾萌自根而葉而枝而幹而葉紛披

繁茂其勢皆迫於不容自已聖人非能有所加損也特約之中正不使有過不及焉耳禮之失也火於秦雜於漢蔑於魏晉六朝待興於隋唐至宋大儒輩出刪述漸著朱紫陽纂其大成取儀禮中冠昏喪祭四者衷之以爲家禮蓋人道始終之大自家而可推之國與天下也然而風氣推遷詎無泥格如冠之必備公服也昏之使必以親子弟也喪之復必升屋而號也祭之必主以宗子也頗如大車鸞駟入漱巷曲徑鮮不停轍此潤澤推挽之事責在吾儒而不容他諉者吾友甘健齋遊於程山謝約齋之門升堂入室方

諸往哲則季通之於考亭矣程山悼道衰教衰弊由禮廢慨然與諸及門討論講習其高座弟子有執親之喪哀戚居約若子羔氏者吾過訪其里居風俗太息古道之復而德性問學之彬彬質有其文也居旬餘得讀健齋所訂四禮撮要摭之博擇之精綱舉目張之簡而括蓋淵源師法主忠徙義而非襲取一切之所可眉項望也是編成俾天下率而由之用以調喜樂哀敬之情以復厥仁義禮知之性起衰濟溺豈小補哉故樂而爲之序

書義全提序

野人不喜譚文字輒欵說書如山寺戒腥俎薦而字鳴雞蓋藉以割昏曉也而申秋既楚申毛予尊素緘野人二帖一迦陵初說一書義全提郵者曰以全提屬序野人伏而讀作而思嘆曰書義亦何易全提也制崇朱徽國註矣而或謂大義至徽國始昌微言亦至徽國始絕辟之圖山水者林巒灘磯畢具而於海上之隱現諸峰碧空帆影潑墨略少絕不留觀者旁皇想觸室殺有心人悟遥矣而近世致良主靜諸家以居簡捷之其弊至拈隻義片解潔互到底頗似一葷蔥蘿蔓施於長松老檜自謂東定全樹而不知於

谷說吾無隱乎之指語至不可了而晦堂提以木樨香座衆稱聞則黃之縷縷千義不全而秋香全也尹彥明初詣蘇炳蘇提以應舉非學不省而省之茶次舉杯謝顯道提朱震以一部論語不省而省之掀髯舉齊衰師冕二章座上人和盤託出不爲顯兀坐沉塑不爲默全不全固不在辭旨閒閒也不見秦越人視病按藏應緩絕去典要及其標指難經搜黃岐雷臾之精者盡以八十一問此非所謂全提乎非瑣非徑尊素已針度與人矣野人讀罷斯義待尋蛩聲向黃花開處去也

江蘺吟詩序

壬辰春既暮矣余讀書黃龍山中外兄胡子有式投余詩一集屬乃弟諧仲手致之余訊諧仲詩何侑諧仲率爾曰擬陶余展卷向流水讀之殊不似陶歸繞迴廊走讀之復不似退淨几澄襟讀之終不見似乃自掩卷嗤曰呆矣胡子詩堅質而有幽光望之若木扣之若谷按之謖謖鬱鬱若澗畔松又若倚危壑瞰深淵彷彿其窈冥碧幻而莫可逼視也以爲前無陶可謂自爲陶亦可而必曰擬陶則失之遠甚夫陶詩不可擬也當壚有鬻麻姑惠泉二酒者注之盞皎瑩燈籠燭炬面面玲瓏添一紀則密一格暗一炬矣已

如雪甫入唇非澹非旨三四飲輒醉沽者爭解貂酬其直旁一商豔之歸取其所故釀攙入瀑水百十升望之澄徹喜曰似矣出以餉客客沾口輒吐去悔而求其故釀烏有矣飄泊於滓粃中矣今之擬陶者何以異是不得其腴而得其枯不得其厚而得其澹雖韋蘇州眉山長公猶或失之況才不若二子者乎是以倜儻磈落之士甯振其全力以入於巉削險澁而必不肯依彭澤門戶以爲枯淡人借筏此正如釀家麻姑且時或過之夫苟其不減於味且過之則安必

之既思朱晦庵託友人圖三疊泉景知新續得山水勝如讀古逸書豁人見聞續紀雖微固亦山之汲冢也遂袖歸卒讀大略繪峰泉註徑剎人物特詳藝文頗闕憾其未備而聞公顧語余是山如一巨丈夫人想慕求識其面有過李邕今爲之圖峰泉逕剎冒其眞也人物又指齒髮生落處藝文則評讚是丈夫不則其敘與丈夫交遊者也世不識丈夫面輒從評讚交遊人捫影而交遊惡習或夸或誕誤傳觀面目者因誤丈夫某恨不一筆勾卻空存圖繪半幅令覩見與未親見眼開得廬山大意而止且鴻濛初此山耳

方匡且未有安得廬廬且無名安得遠含陶李白蘇諸名流及今人遊觀詩文場各一演說諸種勝總於是山無加居士不厭藝文之繁而反存見少爲余笑應曰諾閻公可謂在山識山矣推閻公言而進之山尙未生又於何處着紀既有事紀紀且續則山生人生語言文字俱生今人眎遠含陶李白蘇一也遠含陶李白蘇一也藝文未備陶李白蘇眎方匡一也方匡眎山亦一也藝文未備安得謂圖繪能周雖然藉緣是汎濫輶軒使倡父左陸並登晉乘則紀事且爲詩酒簿帳矣靈運心雜求入與社事遠公勿許乃獨招元亮此善爲山擇人者

聞公誠欲補廬紀書則遠如桑子木原本近如但陶村詩文紀皆輔山鄧林也聞公試施斤斧焉第求以山事還山而勿參於人事焉斯已矣序成適驚蟄後一日書以寄之

陶節婦四十初度序

家姪自乙酉夏稱未亡人迄今甲辰七月凡十有九年矣古有十九年嚙雪牧羝仗漢節啟居者此奇男子事位典屬國形圖麟閣當其身寵受之論者尤以誼高酬薄爲憾婦人何有焉靡他終身而已大抵板蕩之臣子喪亂之友生未亡之婦人其所以歷時彌貞者總關至性非有所爲而爲性其無所爲而爲也則一意孤行上亘星漢下動川嶽鬼神代其飲泣寒暑爲之變序此孟子所謂剛大之氣塞乎兩間者也當乙酉秋里中兵起風鶴頻驚家姪時新寡三閱月耳慮爲强暴所污湧身入池假非家人救之得甦則有旌心止水託潔清流已耳何暇及留身養姑立後延祀自廿有一以迄今四十春秋者其留身養姑後延祀自廿有一以底今四十春秋天蓋不欲成其斯須之慷慨而彰其永矢之艱貞迨閉閤茹冰彌久益堅郡人憐其如此爭爲列上梗概邀旌門閭而

家姪厲詞拒之謂如是乃大辱我者衆感其言而止於戲由前言之則舍生由後言之則辭榮舍生辭榮作忠孝節烈人張本所謂剛大之氣亘星漢動川嶽鬼神代其飲泣寒暑爲之變序者也語云丈夫衰有女子女子不幸至於與丈夫爭重又不幸當丈夫之衰而獨以其義重顧舉世波靡百卉頹落而有一至性浩氣之女子特立不懼猶足以發丈夫鬚眉之憤洗丈夫巾幗之羞如太陽西墜魍魎羣嘯得冰輪一月皎潔在天庶令星漢川嶽之光氣倍壯人猶識有山河大地者而獨惜其不縫縑著藉佐丈夫烈義而

爲末亡人辟則月之離幾望而向晦也而又靚閃受侮動忍百端如晦明一綫之光見蠢於淒風苦雨沈雲峯霧者然寧抱魄而晦而不忍交食而望則惟此舍生辭榮之至性浩氣與兩大互相撐拄極之十九年恒其德貞如家姪所爲雖欲不推之女中子卿不可得也家姪勉乎哉今既四十年矣既十有九年如一日矣既合賢愚親疏遠近之論定靡有間矣家姪勉乎哉令終有儁雖千秋百世可也

送禪者頓修歸棲賢序

頓修禪者故名家子數不偶備嘗艱阻遂祝髮爲僧

師事禪伯天然居廬山之棲賢寺余丁酉春過棲賢見天然不見頓公以省親還湖踰年頓公來約訪白石值余往艾邑不果來今甲辰夏頓公復來訪則已再省其親甫自湖旋也與接談甚歡問及儒釋之理頓公曰本來無儒釋在余頷之復卽頓公省親一念更僕不憚千里益信此心同此理同質諸往聖而不謬俟諸來今而不惑者本來眞無儒釋在也已問頓公釋家有父母拜稱弟子者信乎則曰信問相見禮豈不以念澍以東勢必身抵澍以東爲副其念者則則曰朔望參其師必拜爲重道也余憮然始有疑心既爲重道而已先枉其父子之道此何道也道率於心迹之不得判爲二可知也吾誠信頓公之更僕省親不憚千里爲此心此理所同誠本來無儒與釋在

也吾又恐頓公之含儒從釋浸淫既深久并其更僕省親之一念而空之且以爲心迹二本顚倒悉睢卽安然受父母之拜無傷也故於其歸寢賢而悵悵致鄙衷焉兼以寄其師天然

江人事序

己亥夏五余方讀易髯山草堂屬臨汝章於今裒集之依類編次繫易辭焉首甲申三月重國變也次乙酉五月次丙戌九月亦重國變也次湖南傷南也次王孫重王孫也王孫而興復焉正也次舉義郡城者諸忠節傳負之來委余增刪成一書以藏名山余爲有定廢人弗勝古詩豈欺我哉故子患不孝無憂父心之不慈人事患不盡而無疑天道之甚遠彼致命諸君子皆所謂願先伏誅頸血污地以死悟主者也

髯山文鈔卷下　詩

申生拜賜而斃猶愬帝而見禍於韓矧輔以諸君子之奔走禦侮在帝左右者哉雖然以諸君子已事觀之闕智智窮角力力困視天夢夢呼天漠漠當此時也惟有談人事已矣惟有盡人事已矣

大學咏序

大學咏者集三百五篇詩類之以咏乎大學者也大學修身爲本格致誠正次焉次齊家次治國次平天下一一比類於詩以發其趣雖立例引義時出入於大學章句而要於大學修齊治平之旨靡遺大學咏者猶乎大學衍義云爾史遷於六經之旨同歸而孔產戍皆聽天所命矣新之篡紛紛爭獻符瑞矣陳之

子韋編唯學易爲汲汲乃教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訓伯魚亦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豈不以雅言書禮志在春秋而書土也禮石也土石堅方人依據焉春秋火也火烈而人畏之若夫易與詩則水也水無定體易無定體詩無定體至於澹宕容與足以引人曠致滌人煩襟則詩尤水之遇風成文者也樵牧野性與之明倫察物則弗省而不能不淚下於優戲之危忠苦孝雄主侈情與之敷陳典型則弗悟而不能不轉圜於祁招之式玉式金斷章裁齣且然而況三百五篇之洋洋灑灑移人性情者乎每歎修齊治平之理炳若日星而學士皓首莫能窮吏治腐心不及辨正如海若浩淼望對自失而詩固溯洄流連取之或發端於宣室之鬼神或蘊奇於柳營之動靜或微耎人或誠稚子或零零屑屑作細民語而窮簷心死或喃喃嘻嘻代深閨摹而天懷彌摯事都炳事理盡精理而人或終身誦詩知詩爲賦事不知詩爲說理則以有詩柄橫其胸中而不復涵情泳性於章句之內玩久當見之矣證文成學之是者無如孟子是證文成學之是孟子非禪者無如傳習錄矣道家言虛吾儒於虛上加不得一毫實佛家言無吾儒於無上加不得一毫有此陽明語鹽官氏豈未嘗反覆融玩而外也今有人熟道元水注能抵掌談名流幾百支流千而不悟煮之成茗釀之成醪盡家常日用間皆是物也可謂善讀水經者乎善破堅者能破土石而不

能破流善撲銳者能撲烈焰而不能撲波若詩可以柄執則流亦可以劍劃波亦可以棒碎也有是理哉或曰子不欲劃流碎波而類三百五篇以隸之修齊治平也何居曰類三百五篇以隸之修齊治平所謂疏瀹決排注之江海者也遍大地皆水乃充瀆維河梁瀆維漢徐瀆維淮荊瀆維江他濟汝汝泗榮溢不齊而皆經緯於四瀆之左右修齊治平亦詩之四瀆云爾若導淮於冀屬江於兗挽河槃荊決漢青徐則是逆行汎濫於中國毒禹之所惡而動色相警者也余小子何敢然抑善學詩者涵情泳性自得之不必

刻傳習錄序

王文成貢知之學疑於禪覺時嘖有煩言或辨曰說本孟子鄭鹽官氏作吾學篇復奮然論定曰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議說易行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矣證文成學之是者無如孟子是證文成學之是孟子非禪者無如傳習錄矣道家言虛吾儒於無上加不得一毫實佛家言無吾儒於虛上加不得一毫有此陽明語鹽官氏豈未嘗反覆融玩而

故作是辨鹽官氏當亦有見而言之也釋氏以理爲障而錄中於去人欲存天理六字叮嚀諄復不下百數十言據此猶比例而同之禪覺豈非周內然而天理之似是而非固有不容不辨者夫天則誠而已矣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命於人則爲仁義禮知之性此理粹然至善者也擇此謂之擇善好此謂之好善樂此謂之樂善聞中庸言明善矣未聞言知卽是性言明卽是善知卽是性則文成良知之說也知覺特心分事而已先生固豪傑之士哉夫謗人者自謗也誣人者自誣也先生既楊墨疑紫陽而余小子復以大鑑疑先生事類反唇又當佛法盛振之日不惟度綿弱嘵嘵然呵詆禪宗兼闢吾儒之似禪者又舉前喆所論定非禪舊案而掀翻之行將見其受排擠於衆顚隮而莫之救也然中有不獲已者不遑恤也亦曰孟子具在傳習錄具在期共告之天下後世云爾

熊青嶼先生文集序

丙申冬日山居少暇旣爲熊青嶼先生傳矣已復點次先生詩文集而序之時擁暄滌研閉嘐嘐翌風於籬壁外竟讀旁皇以爲古人云氣猶水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先生養浩然氣者謂宜亳楮光芒驪騁手握持

李杜而細證諸文有逸致頗傷體弱如魏文之品阮
元瑜王仲宣者諸詩格調僅達蘇黃未遂溯初盛以
上而要之先生淵情冰性恒翔溢於詩文內外似穿
道長虹入林屋烟水之裏又復出林屋烟水之表者
諸疏書詩雜作富矣而盛所反覆流連俯仰欲絕者
唯在退守榆關一疏而祭嶽紀事又爲是疏所自出
是時遼左新陷諸在事棘手咋舌囉先生越關外一
步而先生慷慨北征沿途盡不以爲奉祭告之差
使自以爲理殘疆收潰卒之元戎如虞忠肅權宜部
分采石江者於是有祭陣亡將士文有述關外情形
也獨怪甫咖命時諸朝臣相與勸望痊報命何其怯
王創艾之餘復袒王遼撫主戰何其勇似乎借後之
張拳努目以掩其前之棘手縮舌覺先生勇於衆怯
怯於衆勇其氣與言一一與朝臣反遂不能用其著
畫爲國訏謨而歌殘筵散祇留此烬煨空言炤耀簡
策如豐城之氣未試剸割鬱壓塵土中猶能以其光
上薄星漢下衝波濤此亦文章得失之大較矣其後
已午之際燕齊雲擾諸勤王師觀望前却而先生劍

疏有上政府書有駁戰主守十一疏則以先生淵情
冰性致其身於死生存亡外故其氣愈定而言愈審
次古今烈女終之其母郭余覽竟掩卷太息曰嗚呼
是孝子之志也孝子汲汲於傳其親過於刻木志墓
以不死其親木僅像形志藏諸名山已耳固不若附
諸列女之足信今而傳後也爲傳後計則何如敘若
母行徑點竄柳孟韋陶諸案屬一二名公鉅手標羽
生翼如素姿冶容詡色更佳而陶子不謂然曰蒙古
媛頭面冒吾母身是仍傳古媛也吾寧紀尋常聲效
令死者安之生者信之而後不以吾母妄傳嗚呼是

誠孝子之志也李德裕繼吉甫爲相總裁實錄於其
先人當國事頗增隱揚人惡其私并乃翁生平善狀
率疑非眞楊升菴之於其父文忠公也亦然揣二公
意本以俟張先德過情無傷而卒使先德之十分贋
其一二遂不能信其八九則反不如旁觀著筆瑕瑜
互見尙得有其半以光簡册故曰人之爲其子謀不
若非其子者也古稱蓋棺事定匪獨雌黃標榜易世
都忘卽三不朽盛事亦定有鬼神呵護爲之謹司其
衡握尺寸不少假借使凡具盲腐鶴猿之才不獲任
情高下以是知蒙雞鶩以鵷鸞鶩不若翬翟之自有其
百文成數萬先生集諸家說又復十餘萬而惕謂一

文章也明初議魯荒王謚太祖諭禮部曰父子天性
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後世服太祖之明
而不敢議其非慈柳下季之妻誄其夫子而謚曰惠
門人雙字不能易故人之揚其親也須置其親於古
今賢林比高絜長而我適從中一評父焉則無我父
母見無我父母見而人之信之傳之者無異於信且
傳古賢林斯已矣名山大川稱絕勝事不過峭創浩
泓而止好事者因而樹亭榭運舫堤其間結龕植卉
號爲點染大觀而未知時久物殘盡化作瓦礫泥無
復識取究只此峭創浩泓流峙人間而世之務爲點
染奇麗者何汨汨也吾於是乎有感

經歸先生書院序

宋雲莊陳澔裒輯諸禮家說元虞學士韙之稱經歸
先生明與用之制科成宏閒晉祀典屬督學使邵公
二泉爲祠以是都昌有經歸先生書院云院在縣南
橋里諸生以時習禮讀書其閒圯將新之問序于惕
惕延諸生進曰院名經歸矣經將焉歸咸曰禮經漢
儒補綴言人人殊先生作序折衷之論始定經宜歸
先生惕曰經誠歸先生矣諸生將焉歸夫禮繁至千
百文成數萬先生集諸家說又復十餘萬而惕謂一

言可以蔽之則孟子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已是恭
敬辭讓之心也塗人無所於損聖賢無所於增匪但
不得歸陳氏併不得歸大小戴匪但不得歸大小戴
併不得歸述禮之宣聖與制禮之元公元公宣聖適
攜充是心不使之有餘不足焉耳今夫人與誓天帝
之前則竦然懼與周旋几筵稹楀之下則肅然謐攜
諸長者大人側則縮縮然退與之酬酢豆觴間則嘵
嘵然讓此雖未學禮之牧豎田叟而知其必有是心
也傖父拳手作拱掣裾左避雖椎魯少文而人必致
敬答之若優人雜劇磬然中周規折矩之節人不惟

不答之且掩口竊笑之矣豈非以儕父之有是心而俳優之無是心哉然則聖人制禮因革隨時繁簡質文不同同歸於恭敬辭讓之心斷可知矣或曰如子言則第擴充是心足矣何以經爲曰窮經固所以擴充是心也人皆有是心而或病則高簡或病則卑攣聖人調劑酌之中正使凡爲恭敬辭讓者得盡心焉而不至於高簡卑攣而止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經述作亦聖人啟迪覺知之具也故規繩非明也而經聖人目力之竭則明舍是靡準律呂非聰也而經聖人耳力之竭則聰舍是靡據經曲威儀非指南車也若迷耳目與心而固守一切則又終日講習指南而不知歸越裳氏也病則均矣惕念諸生以庶知也而經聖人心思之竭則庶知舍是靡憑今欲廢棄一切而純任耳目與心是求歸越裳氏而自喪恭敬辭讓之心有所歸卽以恭敬辭讓之心窮經使心有所歸則雖謂經歸先生著於經者反求諸心使經有所歸則雖謂經歸先生書院爲諸生眞實心学焉可矣

鬐山文鈔卷下終

明季吾鄉學派略分爲三一曰易堂朋儔最盛一曰程山南豐謝約齋主之一曰髻山星子宋未有主之未有初名之盛後改名惕崇禎己卯舉人其學以明道爲宗以識仁爲要晚讀胡敬齋居業錄持敬之功益密與同里吳一聖余暐查世球查轍夏偉及門人周祥發稱髻山七隱所著書有求仁篇山間語錄程山問辨袭禮訂誤多不傳唯此鈔僅存文三十九首譌脫極多凡可以意度者悉爲改正疑者闕之編爲二卷并附逸文一首祭文壽序三首於後末有雖講宋學而文筆清挺無宋末語錄之弊如篇中郭義士傳先府君墓志諸作同時號稱能文者雖冰叔躬菴無以過也丁巳四月新昌胡思敬跋

附錄

謝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

癸丑歲孟冬月丁巳日南豐程山友弟謝文洊敢告於友兄宋未有先生之墓曰洊自癸巳甲午間已知南康有宋先生隱居講學心竊嚮往之思一造其廬及後彭躬庵林確齋得交先生洊與先生亦遂通音問乙巳僧石與從先生至程山相見互傾倒時魏叔子教授新城先生以書付石與招至合程山諸子作旬日之聚彼此以學互質訂一時契合之樂自謂有生僅事歷丙午丁未輒有書牘往還質疑自丁未八

月十四日一書論禪者所見洊尚未及復戊申秋遽聞訃嗚呼從來儒者相遇一時學術詆牾每不得合一如朱之與陸陽明之與整庵吾鄉羅近溪之與李大經往往開後人辨論甚至起鬨門戶之爭且志士生同時各有斯道之任正宜宮商和協以成咸英韶護鳴盛治於千古反偏激相傾排爲斯道累豈非宇宙恨事乎如洊之遇先生契合無間方自快幸謂絕學之昌明必自今日乃天奪先生之速洊之悲愴又豈僅交情之私而已耶戊申至今又忽忽六載矣不得先生遺書一校訂以垂世俾先生正氣精誠湮沒無

聞後生小子敬迪無藉則後死者之責何以自逭於先生何以告無罪於斯道乎由是寤寐不寧者自閔訃迄今茲乃買舟而來訪於令子及遍索諸從遊士抱書而歸合易堂程山諸子訂成定本寗簡毋泛寗存信毋存疑緒寫以藏俟圖刻於後日嗚呼以先生之道遭時之變不得大行於世斯固世運之不幸乃後之學者猶得讀遺書而興起有爲也則先生之道未嘗不傳謹告

楊友石祭宋未有先生文

星子宋白石先生卒於隱居不半月而訃至於南昌

其友楊瘖聞而痛之謹遣香帛之儀爲文而弔於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先生抱道而處四方有志之士其誰不以爲江漢之朝宗而先生自視則渾乎如瀕氣之遊於太空於凡天下感慨悲傷歌舞戰鬬水火霹靂山川雲物草木昆蟲之變一切可喜可怒可驚可愕之事類無往不見其從容其進乎識仁也蓋庶乎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氣象而何別乎賢智與愚蒙然其中確乎不可拔皎乎不可奪者則又判然如緇素之於黑白賓主之於西東瘖也不才竊附飛鴻蒙音書之屢勗愧鞭策而無功蓋嘗以書謝先生譬諸以疋人擊破艇走水上遭逆風身孤力弱浪湧濤洶雷雨電光轟騰而助虐龍蛇水怪變現而爭雄力盡援絕四顧迷蹤於是時也先生方將引長竿駕艨艟排江洋出海汎以拯余於顛沛之中而中道沈舟竟同溺死先生之不克相余以有成也將鄙人之無賴抑吾道之終窮乎嗚呼哀哉自先生之隱

髻山也繄七人之與同子所爲欲褒衰而就之者幾擬議於秋蛩曾幾何時而成仁蓁街者查子修文地下者子兄余又嘗以書報先生嘆存歿之靡常悵聞聲而難逢惟五老之在望冀乘暇而扶笻庶幾廬山夏始再至而招手則子以地擾不獲果於相從使來使往嘆息郵筒蹉跎白髮永恨填胸以爲今年七月走壽熊公或同雲浦或叩黃龍請益問業少借磨礲何期凶聞遠辱天峰友朋驚告風雨寒窗嗚呼哀哉人於賢者恨生不同時處不同地遭不同境而子與先生世同地同不幸而所遭之境又不同而同其性同其學問願不得與先生同晨夕挹彼注茲以起予之疲癃徒使子悔恨之私見於先生捐館之後不禁

泫然流涕於夢之中也豈不重可痛哉嗚呼先生之來予於夢也不以予爲不聰倘靈兮其勿替其必有以匡予不逮俾有造於吾躬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彭士望壽宋未有暨楊友石五十齊年序

乙巳夏五魏凝叔自黎川歸易堂云宋未有先生徒步千里至程山與謝子論學一日程山之門人與遠近之客惟二十有五人畢集謝子揖未有使言未有以扇障半面笑曰主臣無面目從何處說起予聞而敬愛逾舊未有一笑知其學益篤其業益醇天眞爛漫宛然嬰兒子也越月適南廬念有七日爲謝子五

十序既畢涵泳頗適因念未有與新建楊子友石癸丑同物今遂五十三年前未有至程山既以事遄還不我能適友石悠悠邈然天外余久欲爲文寄之懷之三年終難屬筆良足憫也余前未有友石三年生顧余之及下壽凡三舉子俱罪狀其何敢以壽常請說待吾未有友石向寒支僧曾爲長言書卽欲以爲未有友石序今之序謝子者又何不可以序未有友石顧居數千里外三年之久同此一日中必不能已於一言亦不自知其何心則亦未有友石之有以使余也疆天地南條而江疆江而西疆江西面新建而

星子而南豐而寧都遍新建而友石星子而未有而譬山南豐而約齋而程山寧都而易堂疆江以西數千里之地以余所交所聞所傳聞率多兀傲寡頑頹放之士合一都會所推人品操行表裏瑩徹無纖微玷缺則又必以未有友石爲之最夫自有古今卽不能無治亂謂治者仕謂亂者隱治不必言矣隱則必求志與事則必有友山漁冰雪其亦有分譬山程山易堂而居者予數十年寒巖絕谷虎豹之與鄰猨狖之與親魚鼈之與處魍魎魑魅之與遊歲月文章性情愉戚爲之銷盡少者以老壯者以衰不再十年而

世之所指爲遺民剩夫殆不復見曠然山峙而水流而天地之寥廓爲無窮矣噫予方剛時從遊漳浦漪湖文水淮南章貢五六耆碩以及一時之同遊翩翩俊異曾未一瞬而氣爲日星魄爲塵壤同遊之英僅有存者則大地之氣薄不能舉亦多端而奪之與之俱逝則予與未有友石此五十年中耳目面胸懷之幾何事與人也由是以之而旦暮槁滅而久視長年何所意必特旣名此身於天地古今之間有一二人持之不爲少億麗人傾之不爲多一終身盡之不爲速千百年存之仍不爲久則未有友石子所相視而

莫逆者卽在程山莞爾之際質之謝魏靡不然矣

補遺

何大忠傳

何大忠建昌廩生曠達嗜飲有古狂士風遭鼎革遁跡入山會督學使者歲校南康檄下府縣庠大索大忠不得已隨衆入考亭午託疾交白卷而出歸偕子特達躬耕龜山益豪於酒一日讀書巷絕命詞拊胸拍案叫曰誠不如死自是笑哭無恒辛卯秋與不可意人飲於及門淦姓頗爲詞鋒所傾忠作色而起歷引謝皋羽鄭所南之流以證其志言際髮毗盡竪無何嘔血卒祀忠義祠

右文采自同治南康志疑有刪節

卷上

二頁三行省原誤肖十行孟子二字原在豈上　三頁九行遯原誤遽　六頁十九行陀原誤佗　八頁二行羅疑作懼　九頁首行予原作子　十一頁末行毫原誤豪　十七頁七行鄱原作翻十五行勢原誤執　十八頁十九行漳當作章　二十頁二行王君原倒四行寫必有誤四字原闕十三行室原誤空十八行挈原誤絜　二十一頁二行噴原誤嘖五行無原作更　二十五頁十三行先生原作元先　三十頁十行殯原作賓

卷下

九頁十四行選疑作遊　二十六頁二行棒原誤捧　二十九頁六行嶽下原衍絕字十四行祖原誤祖　三十一頁十三行慈原誤悲

南昌魏元曠校

二頁首行奉新都建四字江人事作奉靖星建三行輒更二字不可曉江人事作金王舉事是五行兵下當補事字十五行故下元衍東字今去令下元脫以字今補土賊元誤土賊　三頁末行一下疑脫死字千仇疑是千秋之譌　六頁二行公上當補一字　七頁十二行逆元作并　十二頁九行較下脫一較字已元誤以　十六頁十九行者下當補因字　二十一頁八行歿元誤氏　二十二頁四行世下當補俗字閒下當補者字　二十四頁十一行王下脫父字下行同　二十五頁十三行舅上元衍並字今去　二十六頁十九行丙下脫戌字　三十頁七行彭元誤鼓　三十一頁八行傷孝二字元誤傳少

卷下

首頁末行地字衍　四頁七行來字元在小注上　六頁十三行虛而當作有虛　七頁十八行也元誤已　十一頁十四行宜下得字疑衍　十八頁十六行又字疑是爪字之譌十八行而下疑脫談字　十九頁首行含字原作舍字下文六行同　二十五頁

十九行于上當補幾字　二十八頁八行孫下疑有脫文　三十一頁六行謀元誤媒十九行泥下疑脫沙字末行究字疑衍　三十二頁三行雲莊陳澔元誤雲往陳代　三十三頁十行据元誤拓

丁巳四月胡思敬記

百

昙

遺

草

仲兒倆坳余哀愴中其昆若季請於余曰倆以鬱死故非不攻苦下帷也二三年來雞鳴風雨簪燈枕箑簏中藁積尺許覩之泫然可傷雖瑕瑜互出豈無一二全瑜者曷爲殺青以稍見其志虖又私學作古文蔚然可觀九原有知其亦何能已耶余曰雖然甚不必也天下之爲古文辭與制舉義亦未暇及倆也兒輩曰姊妹兩遒集出幾於上駕飽劉下拖魏李何遽傳不可余曰非也紅閨片玉聞者色飛彤管寸香見者神豔此是世間情想習障今古盡然若應世文勿論震澤毘陵以下及慶歷諸名家束高閣者競如惠子創南宮三年大社一徹靡不傾珠萬斛列市五都

貨其間寘有窮年孜矻不能蒐遍之苦而又欲移其目於倆之文此亦非惛則罔也至於古文既非若枚皐十七上梁王之書王子安十四作滕王閣序卽不必傳亦必不傳又非若綴紳先生足爲當世重者山人寶賢且康瓠遺之童子又何問焉陸士衡醬瓿自有左太冲賦覆之并不用此爾已卽遭先太宜人變斬然由居嬛嬛藺藺之日兒輩無敢進言秋初內子卧痾以過哀致也於時規月乍涼砌蟲怨響細雨濕碧疏花悴紅余自念情事作惡中夜起歎兒輩乃徵申前說曰秋風蕭蕭河漢斜矣雁聲一叫豈無離羣追逝之感昔倆誦羊太傅湮滅無聞使人悲傷之語輒低徊絮歔慷慨移日不意壯懷今焉至此塵封舊匣何時了此胸抱間顧非謂倆必傳亦非必能傳倆第使倆自其鬱鬱以稍見於世信者憐之疑者笑之不信不疑者擲之則凡博世之一擲卽倆不寂寞於世之一日也不庸多於草木泯而迄無擲者乎且庶幾亦或以舒母憂也各相對泣數行下余潸然許之開篋覩其生時筆畫遺篇故紙舊跡如新墨染朱塗嘔心所歷余恐內子益增病境哭失聲而反飲者迨於再三簡置几上樓酸心目未忍卽閱也夜遂夢倆立於几側似有喜容而默然無語第以一冊呈余余覩之曰百晏旋忽驚寤東方已白夫其精魂未散尚留而憑其平日之手澤歟抑昔之鬱鬱於此者深知父與兄弟爲其惜之護之將表而出之故喜而託之夢歟是皆不可知

惟是百晏之義似無所解豈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一而咨嗟涕洟以至於百歟則倆於文殆眞有不能已者而志之可哀也益以甚矣余又安能禁涕之漣漣不徬徨太息拊床而起哉今去時義存古文五詩七其所作者止此稍以完死者生者志焉卽名曰百晏草誌倆夢中意也天寥道人題

吳江 葉世倜聲期 著

百旻遊草

賦二首

羅浮山賦癸酉作

顛生性愛山水每言及天下名山心甚慕之且曰人生遍遊雲霞覓大快事也奈徒有志不能又閒羅浮尤勝爲天下名山第一遂隱焉于是爲賦之

惟羅浮之異域實朱明之洞天二山屹其竝立崖嶂薄而綿聯上絕雲煙之履道下流逆折之回泉界中天而舉峯側橫嶺于重川擁岩回複四百餘里石室長溪七十二只上出重霄突屹崛起下有深洞幽蔚無底至若高峯刺天

連岫蔽日嶋嶋嶕嶕嶵嶵崔嵬驚濤拂石洞流抱嶼峻嶒嶸嶸嶷嶷吞吐雲霓出納瑞靄或疊如雲或斷如煙若伏而時若絕而連屹然如立飉然如驚萬壑交暎千岩互旋峯名會眞羣仙集焉於是林壑遒邁千里爭迴紫霞飛聚花首成臺水簾如掛錯繡如縷金沙水宿石臼煙颺何女望而不見眞人游而自來飛雲嶂而夾路玉鵝峙而雪皚若夫魚石欲跳岩磴橫梁哮虎弭伏危柱高翔阿穆夜樂之池奇泉皁錫之觴出乎幽洞之中徑乎曲澗之決寶神仙之勝覽跨九疑而挾三湘而乃尋幽穴訪仙踪探所莫探窮其未窮瑤臺對距瓊室龍從玉堂相映朱閣玲瓏霞灼雲搖積巒萬重更有玉樹成叢神禽棲枝如雲之

湯煙霞出入林麓友岩畔之蒼松與山間之綠竹披薜荔以飄颻采蘼蕪之芳馥步丹壁之滑苔卧石門之寒木攀葛藟之飛荃弄清泉之流渡坐幽林以尋花步高岩而乘霓悲哀猿之長嘯覩虎豹之奔搤着蒼天之鶴舞聽綠樹之營啼鶴舞兮翩翻鶯啼兮連綿幽谷兮落花碧澗兮鳴泉顯生乃乘虛而行御風而發出乎混冥之閎游乎日月之窟乃抗袖而歌之曰蔭薜蘿兮可以療饑別有天地兮窈窕神宇非遠兮又將安歸歌畢而返白雲乘馬翳何人斯羅浮之仙也

句法字法用爭重疊甚多故是課小之筆

曉起賦甲戌

倒衣裳以出戶兮步閒廷而徬徨瞻雲漢之沈沈兮色未朗乎蒼蒼罷餘月于曉山兮落殘星于錦江聞鐘漏其將絕兮聽鄰雞之傳暘蟲歇唧吟兮廷壁悠涼鳥鳴展翮兮高樹空揚顧四宇之無聲兮獨一影以徜徉睇雲山其縹緲兮聳分崖以如煙窮森林而徙倚兮驚清露以沾衫雲晻曖其未霽兮水洗白而先漣草凝霜以愈翠兮花滴水而彌鮮恣心目以棲止兮任徐步之蹁躚入宿霧之叢蓼兮蹈濕苔之平原採木蘭之墮露兮飲蕉樹之甘泉望暘谷以延佇兮仰扶桑之拂遷時冉冉其漸降兮日忽忽以將懸于是乎林映晨霞壁帶紅昱江流濯彩雲行飛旭目不一見則又甚可恨焉雖然茲石也方且綴以碧草繞以名花喜其得之無心而忘其爲可感可恨也我亦娛我情以重複天晃朗以彌高兮日含曜以侵矚歎良會之難留兮悵盤桓而反復

記二首

汾湖石記

壬申七月之望與雲期大兄威期開期兩弟瓊章三姊同作父命也瓊章作已刻返生香集中忽以書來曰汾湖之濱有石出於波上往來之人嘖嘖傳異之乃棹舟載以歸則蓁蓁積痕雖不甚大皆磊落多姿可喜也于是置之庭前相與娛而樂之居然與花草交映矣然余不能不異乎流連終日竟不知勾踐所葬夫差之墓安在也且微

遊陽山大石記

癸酉春

陽山古秦餘杭山也又名蒸丘昔者勾踐伐吳夫差敗死而已矣且宋之徽宗以好石亡其國而米芾以石特間于天下然則有國家者石猶不可好而騷人詞客之流得借石以寄其玩世之思則予之取此石也庸何傷乎

陽山古秦餘杭山也又名蒸丘昔者勾踐伐吳夫差敗死葬於卑猶之亭卽此山也予從諸父兄掃尚寶公墓墓去陽山不數里乃往遊之悲夫深煙古樹亂草淒迷一荒丘斷嶺已耳烏識吳王之墓歟欷而弔之也哉乃相尋所謂大石者則有一奇峯傑然插天與山上連下開如一石橋環于半天者于是嗟異久之日旣將暮復從壠故道而歸嗟乎流連終日竟不知勾踐所葬夫差之墓安在也且微

獨如此據吳越春秋所載公孫聖之事亦莫得而考則予固不能無恨焉彼荒煙衰草間泯滅古人最多使非得之傳聞亦孰從而道之也況江山如故風景依稀死而有知可勝感乎故絲來賢人志士窮年兀兀懷抱徒然冀幸附于青雲終有志而莫達則憂愁悲憤揮涕而終不能忘若是者何也誠以埋名巖穴稱道無聞後之人且有指爲與草木同朽者深可悲耳則其所感又當何如也不然彼吳王以霸圖餘威生非不赫赫也今其遺跡猶且如此而況士君子生當茲世非有甚盛之業求其永傳不亦難乎興言及此感慨係之矣

序一首

題無子隱歸墟五山序

開期弟一日偶讀列子有海名歸墟中有五山其上禽獸皆純縞臺觀皆金玉珠玕之樹叢生隨潮波往還不得暫峙焉甚愛之乃戲曰我仙矣隱于此山自稱爲噲無子余遂戲爲文序之

蓋聞九州廣矣披考輿圖名山數千大水數萬或崔嵬而生情況獨徘徊梧桐搖落悲芳草楊柳摧殘恨碧苔感念常懷不如意煙光堪挹幾人來

小庭積雨色空妍獨坐閒齋倍悄然蟋蟀風盈飄斷簡蟬蛸露滿恨殘編憑君意氣堪蕭索從古賢豪半棄捐同首自憐同學志落花相與又經年

憶雨姊卽寓自感之意

暮雨梨花共幾宵半牕幽況轉無聊可憐無限青衫恨獨
與思君淚兩消
傷心空自痛離羣寂寞庭幃不見君颯颯西風轉相泣何
堪情緒重紛紜

感懷

人世悠悠難更清疏風蕭瑟倍凄情羞看壯志空回首把
酒臨風黯自驚
夜雨青燈照落梅紗牕徙倚不勝哀可憐篇簡空懷抱惟
有飛煙去復來
唾壺擊碎恨何剛搔首當天淚幾行客舍參落此時柴閣外暮
雲秋雨靜淒愁

祭文

維崇禎八年、二月二十有四日汾湖葉仲子聲期夭卒嚴命訃於崑山顧氏泌園老人張世偉顧之外祖父也越月以女紘矢志將有嫁殤之舉先五日壬戌命仲男奕走慰略次第始末爲文而告之靈曰嗟乎世有倩己至而義不足以達其情者欲哭則不政欲泣則近婦人吾乃不圖俠丈夫評量千古絕踵斷腕不怪而忽不能自解于身有如今日秀分天折屬吾眷姻汾湖葉氏吳江世望乃祖乃父皆名縉紳惟爾仲子有聲舞象擇妃得崑之顧也式維其倫顧張之自出伊余視爾同諸孫之振振往歲締盟年方二六踰七祫而六禮未成實錄爾父賞而能貧何意爾童子試之暫蹟遂令爾男兒氣之不伸溘逝來訃語粘于唇慮聞之者或悠悠如行路或默默而痗心而茲竟引爲分體之親搤吭絕粒裂眥毀巾余自律頗峻持物最平不强人以情之所不出而義之所可因抑揚譬解而終不易其口角之斷斷余乃諭而外父以達于而翁曰此事本身既苦尊行倍辛今爲母者識女性之高明不妨激裂爲父者酌禮經之中正勉就從容總不出從一之義而余弟識之以德鄰雖弱女子之矢志似無益於夫君而夫君更藉之不泯況爾賓稟天授文章有神宜乎爲祖母父母之鍾愛而是舉也交游兄弟且得攘臂而議曰生者不愧死者復生不悔不必俯厭地而仰呼旻蓋純乎啻情殉義余亦得放聲長慟不徒爲無疾之呻嗚呼哀哉

祭文

維崇禎乙亥二月廿四日葉于聲期賢倩天卒其外舅顧咸建方以文事稽鹿城三月初八日始克馮棺一慟而中腸頓絕不能成辭越十七日丁卯爰採江籬而酹之曰痛乎蘭玉摧折一至於斯也維子以連雲之胄夢日之姿既婷修而練要庶丹霄價而青冥期詎羣昆之鵲起獨遭廻之鴟張試鋒兮吹髮缺之疾兮含悲駃騠引步兮蟻封躓之千莫試鋒兮吹髮缺之再迫益維谷而莫遂中予膏盲而扁跗不可醫矧文戰之支氣怫鬱以煩宛兮實幽恨以長辭天乎痛哉憶子委禽

七年於茲已已之夏先君子養痾郡邸喜爲加餐而拜貺於鄰居余獲從謝庭覿子之丰儀也秀眉惠口鼎角匾犀余竊慶其爲家駒也而媿松柏之附乎蔦蓀迨子一再挾筴於胥江之湄也余不獨覩子頭角而深擊節於子之文詞胡五色之眯目乃明月而慈遺憾惟余罹先君子之大戚亦兒擯於有司余伯氏後先叔氏而北馳也自嘲嘲子冰玉清潤固同其數奇乃余頑鈍如昔而子遂一蹶而不可復追豈高明來鬼神之窺乎抑弱息薄命灑掃之未宜天乎痛哉余稽鹿城而弱息承訃於葑溪尺帨是持勺水不御誓九死以偕隨尊親誨慰從父之義不妨透迤泣不發言而忍死以待余歸余亟歸撫諗節與烈而並垂乃進

溢米僵然衰絰拜夫子於纏幃茲手錄祝詞具述死生離合焚諸几筵子其冥知否耶於戲子之奕世積德累仁罔有或壞固宜光前昌後胡爲乎紛逢而百罹方彤管兮紀痛更玉樓兮賦離騷尹兮不可問將懷恨兮訴誰余搔首兮問天禍其福所倚兮詎此理之我欺

又

崇禎八年歲次乙亥三月十有七日丁卯外舅顧咸建謹率笄女紘祭告於聲期賢倩之靈曰於戲生死離合物理恆期生也永訣死也于歸斷腸啼叫墜羽參差生者其悲死者其怡惟子委禽余慚倚玉七載之盟百年以屬方期又九日邪雰燁荒荒蜒垠漠漠風凄其以黮黯景光晻曖而蒼茫爲汝感邪爲汝淚邪嗚呼痛哉自汝亡後卽欲翱翔如旦斯旭云何昊天降此大酷於戲弱息曰紘義取以告倆曰嗚呼汝年十八而遘殀耶憶汝生之日如昨耳而已隔世杳不可問邪卽汝死之日如昨耳而已盈四十又九日邪雰燁荒荒蜒垠漠漠風凄其以黮黯景光晻曖而蒼茫爲汝感邪爲汝淚邪嗚呼痛哉自汝亡後卽欲慟如生前情事少寫哀思而汝婦未歸汝而來奔汝喪汝祖母哭汝又哭汝婦而貽我以終天在疚充充皇皇形神憒憒今稍詮次汝所以生所以死以告汝靈嗚呼痛哉我年二十五甚憂商瞿汝祖母舍飴未弄尤切焦懆越歲生汝兄佺甫生卽有胅篋之警北堂慈顏終怒如也又越二載生瑗章又越二載戊午生汝汝與祖父實同年月如夜光出淵靈根茁枝以爲鍾祥錫羨昌大已弓冶天祚襄宗必汝焉藉而汝又生而長晳頎然若削峻骨挺上臚瞳點漆肌肉澤潔背有一痣圜周玄潤端居正中術史佚者或曰此異徵也我亦爲然私心竊喜七歲就外塾十三學操觚文有汪洋一瀉之致兼以倣睨無人之氣每高足而闊步其子游魂訃聞之後或嘯於室永矢靡他厥聲遂息累劫

必鈞奇而棄常十五出試瀟灑自賞風采韶秀伏曼容之
倜儻眉目疏朗張伯緒之爽發我時率汝謁張異度先生
於沁園李元禮高自標持許子將世稱裁鑒見汝末坐即
深器汝而時命之謬郡試致遺高雲鐵翮長風凋羽終年
顛頡永日沈吟悒悒胸懷悠悠日月我曲喻汝泮芹闕藻
亦小事爾何至困衡汝對曰否孰知汝口雖應我而煩寃
莫解朝榮夕結一至於斯挨厥繇昉窅非鬱疹嗚呼痛哉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維彼狂人貪亂荼毒人之無良職盜
爲寇父子之讎戴天豈共嗚呼痛哉癸酉之冬雨雪霏塗
我攜汝姑試于橋李庶或生全此舊彼稍舒憤懣雖雲山尺
異慘嗚呼痛哉原汝病根繇發本以失意生愁即有金液
銀丸弗若駿圖之肆益恨桃膠艾炙莫傳鳳肺之壺故自
上元以後日以試事憂皇余心忡惙不可弭戢瞻門司隸
恆恐登遲閭館平津更嗟來速且因截截之言誤聽婆婆
之錦俾我進退維谷卻顧徘徊猶豫再三勉爲決策而事
經弗濟徒怨如簧病歎彌留瞑歸泉下趙邠卿所云有志
無時命也如何乃如之人爲鬼爲蜮有靦面目彼奚足惜
第汝死者何年再還雨絕雲歸花落枝枯逝壑東奔靈曦
西匿骨肉分離因緣斷滅一日長辭千秋永閉嗚呼痛哉
汝自二月上澣猶稱善飯既望生魄纔啜粥耳顧自衡文
倦下憂心瘨痒每云喉痛至此稍甚故醫家略用黃連以清
心火亦非誤投十九之夕河魚腹疾遂幾殆矣廿一昏時
呼痛哉既已毋病漸平汝體臻復八月試于邑九月試于
郡明月在天黃花映日方將爲汝歌采葑之章靑子衿之

越牒勢豈堪支第恐汝知致傷汝心抆拭淚痕歡容對汝
汝兄世佺率諸季幼泣草情疏籲求伏魔大帝各願自減
其所受于天之物祈續汝算叫號哀懇神聽漠然豈以聰
明正直弗徇黃熊之祀精爽靈立逝青燈之夢我與汝
母額膝俱腫有聞可叩遑恤我躬而慘瘁劬勞終難救藥
夜漏將分奄然永訣淸眸炯矚曾無亂容呼汝二郎隨聲
響答緘口捫舌固汝素性生也若斯死焉如故傲骨勁氣
將安往歟嗚呼痛哉我自乙丑通籍宗族姻友其子若弟
貧不克振者我實希趙文子生不交利之舉登之薦剡指
可數也而天之報施殊不謂然獨于我子故加奇阨以致
戕生大命殞墜幾欲叩蒼而彌昏恆思問天以無從嗚呼

崑邑數符于七而婿不成婦婦不成婦未成婚者執升堂之禮未成婦者矢靡慝之誓其異一也天官家言人爲命域吉凶定于干支災祥應于年運昔我髫齡方行乙亥運中嚴君捐背實戊午生而今歲在乙亥汝則殀折汝之生年故同乃祖刑傷相準祖孫同符其異二也汝不死則顧女不以節顯婦不以哀死有因有緣有端有委總以標俠烈之奇行成家門之大事蓼莪風木感愴明發之思柏舟髡髮式檠簡書之勒死有重于太山汝則似之其異三也自汝殂歿終朝哭汝視焉淪形聽焉寂響聞之願云丙夜扣門幽精嘯室則汝魂魄固往彼邨季春八日汝岳翁來哭汝于總幃招汝以楚些指共姜之矢定赴

歸之期則于是夕汝乃遄旋僮子睡者咸起驚寤若或梡屏俄焉長歎似汝病中呻吟榮欲之聲履綦錯然出戶迺息香殘舊館仍返書生之魂夢轉他鄉無恨射聲之鬼其異四也遺文餘卷觸目增哀斷墨零香嬰心生感階荒子貞之跡戶闥仲舒之帷枝折嶧山之桐心傷卷施之草東門任誕我則未能西河貽譏竊深自愧寶盌無情乞經有蘭蓀馥郁以生香蕖枝婀娜而挺綠獨汝長辭人世閟然一棺壯志雄心愁思悶想盡付之荒煙蔓草燼冷塵銷紅淚飄殘猶作倚閭之望清閨夢斷空鎖化石之魂舊硯生山靡鹽之秋獨有板輿色養之樂三女爲粲則孝儀家風八子孰祥則朗陵品目豈余斗筲所能膺受天道忌盈斯言豈虛故以掌中珠碎膝下龍摧風襲伊蒿山窮陟屺喪

女之驚魂甫定旋傷喪子哭兒之啼血方斑已悲哭母踳厚踰高但存髮白柴心欒骨惟有淚紅嗚呼痛哉祖母新喪居廬讀禮擗踊哀餘恍惚及汝欲兒無緜涕零曷已苫蓋之間口授汝兄與弟隨時濡墨焚之告汝汝性不飲酳酞既陳是必饗之若平生歡笑蘞辛毒概不進汝倘或幽明不殊仍須忍性攝疾毋以父母而傷汝神毋以兄弟而瘁汝形汝婦風儀春月冰操秋霜毋以婦故而縈汝念汝有祖母可依倚大姊三姊可聚首也嗚呼痛哉

又

嗚呼汝姊瓊章昭齊死俱作餟口佛事獨汝以祖母大故哀毀皇迫未暇及汝今五月六日祖母七七期也敦延法

師衍瑜伽義汝與八弟附焉四月十四日我作文祭汝時八弟方病汝幽冥中亦未知我又遭此慘也十六日八弟殤亡今又二十一日矣我祭汝文云誰云八龍今焉七矣七又亡一能不悲哉汝兄諸弟在祖母靈帷前朝夕執事獨不見汝常疑汝在病中恐不勝答拜跽起之勞而喤喤一聲又未嘗不疑爲八弟哭也方今葵花盈庭萱草繞砌蘭蓀馥郁以生香蕖枝婀娜而挺綠獨汝長辭人世閟然一棺壯志雄心愁思悶想盡付之荒煙蔓草燼冷塵銷紅淚飄殘猶作倚閭之望清閨夢斷空鎖化石之魂舊硯生苔遺書縈綢紙窗晝寂鬼火夜寒嗚呼痛哉汝素有敬性待諸季弟時有不可犯之色今八弟依汝汝愼勿然朝餐

葛履辛善視之與梁之類供諸几上亦時時分與之也八弟未能識字汝可語以父母之意相見無期淚痕在袖重還何日腸十如絲而已

祭弟婦期文　葉世佺

嗚呼聲期與爾同生恩篤情結願言卒歲攜手黃髮嗟我人斯胡燃忽殀芝焚玉折骨肉離杳痛難言矣傷如何矣爾年十八爾志甫壯有何罪惡遂至子死死亦一耳慘則慘之招我空閭首啜其泣矣嗟何及矣我視爾甘爾視我苦貧家無幾室屋止數椽諸人相聚共一斗室黃昏夜雨夏簟冬缸商搉古今謔浪笑傲情誼何如樂可知也故凡語言議論必以相質爾爲子期知我尤甚及爾病時心常憂不傷矯首悲風徒空涕隕舉頭杲日長與恨綿猶憶少時爭花弄草嬉矣紛然長就外塾稍識詩書未嘗一日離也又幸雁行多序私竊自喜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少幸敦睦長克天倫身嘗慚至行庶同共被之風家雖小康實有易衣之事故嘗相與語曰古人稱兄弟猶手足也世風澆薄視同路人三復在原深可惋惻夫孝子所以事其親不敢自暴棄結不能矯強忘情也孰意遽有斯慘乎一枝先折年年雪涕于棠花人字不成夜夜迴腸于雁影憂愁非一朝相之發耳父母爲爾病日夕焦勞爾豈不知且吾輩所以處兄弟者何如抑反以疾貽父母憂乎爾喟然乃曰我固知之但情況實不堪雖力遣其奈終作惡何余固知爾愁懷鬱結朝抱悶余曰憂悶所以致疾也澹然寧心自當枚生妨風雨共百端交集剩殘編于北牖棄斷簡于西窗空遺于敬之琴獨有士衡之論寓目爾懷人亡物在昔年秋風木落歲度歲華今宵暮雨花梢永悲長夜嗚呼痛哉客歲冬問余外父苜蓿春穀余往就彼爾恨夫遂之修也語三弟曰吾輩久聚未經離別乃一室分袂自今日始病裏愁既長者之若此寧速者之忍言四鳥乍分空怨恆山之翼三荊忽萎徒傷田氏之枝未聽白曲衫袖幾乾有似羊碑淚痕空墮嗚呼痛哉壬申秋杪余偕爾及威期同試我二人俾售獨遺失爾先擯郡理爾遂鬱鬱以斯成疾貢工懷寶蚤掩泣于荊山逐客幽愁終愴神于湘水膏肓之入已深鍼石之攻弗效一領青衫不能消受終馬飲恨竟于歿身天乎人邪命也何如昔我阮遙之慟爾共傷心今爾楚些之招我空閭首啜其泣矣嗟何及矣我祖我父世以宦貧家無幾室屋止數椽諸人相聚共一斗室黃昏夜雨夏簟冬缸商搉古今謔浪笑傲情誼何如樂可知也故凡語言議論必以相質爾爲子期知我尤甚及爾病時心常憂

懷情復淒然嗚呼斯言也其有聞之不墮淚者乎故余羈
身在外念家中父母康寧諸弟安好不更繫懷獨爾抱病
在身未能全癒每一念及未嘗不悚悚然與故鄉之思俱
黯也乃余以孟春二十四日抵家與爾相聚僅一月耳遽
生此變何其不測一至此哉昔日之別聚晤可期今日之
別永世不再痛心摧標笑復加矣爾自去年秋冬以來因
耳後之毒受諸楚苦故焦心日甚及余從陵陽歸爾因別
久見余歸有喜色語諸弟曰昔與大兄別今復握手矣日
月固甚速耳嗚呼言猶在耳已作隔世之人肉尚未寒遠
失生前之面半世恩情高山俱邈一堂歡笑流水無期嗚
呼痛哉爾之死日實無生理治瘕靡效返魂無術已知人
事之必不可爲庶幾天心之或猶可控余泣謂諸弟曰兄
弟八人忽遘斯咸死生榮辱相期永終今何如也與其有
一人死我無以生爲若獲俱生長貧賤以終身幸也我家
敬禮壽享閭俟精慶供養非伊一日叩之必倖報焉誓當
移七人之物益此殘生于是諸弟皆泣咸以爲然敬書一
詺八龍之竝躍忽蹶其一音容未杳離骨肉于天涯笑貌
猶存隔悲歡于泉路水闊山高愁其何極天長地久恨與
俱深嗚呼痛哉憶自初生扶床學語時大兄稍已成立則
飲食嬉笑朝夕相與者惟兄佩飾蘭觸騎跨竹馬分花弄
草靡不相隨暨及稍長無不同几披誦一席吁吟迄今十
有七年竊幸瓊芳蕙茂蘭發玉暉鸞龍多序幸同鄂韡壎
篪共鳴上偕伯仲心愉貌和氣孚融洽雖或倨色一時曾

十有餘年附同枕之風篤其衣之義聚首日久恩愛最深
一朝隔斷萬古慘愁日悽悽而光寒天黯黯而色苦風蕭
蕭而悲號雲漫漫而惜楚嗚呼痛哉自兄亡後生前手澤
觸目增哀舊時風景嬰心致痛悼飛雁之中斷不復成行
羨八龍之竝躍忽蹶其一音容未杳離骨肉于天涯笑貌
猶存隔悲歡于泉路水闊山高愁其何極天長地久恨與
俱深嗚呼痛哉憶自初生扶床學語時大兄稍已成立則
飲食嬉笑朝夕相與者惟兄佩飾蘭觸騎跨竹馬分花弄
草靡不相隨暨及稍長無不同几披誦一席吁吟迄今十
有七年竊幸瓊芳蕙茂蘭發玉暉鸞龍多序幸同鄂韡壎
篪共鳴上偕伯仲心愉貌和氣孚融洽雖或倨色一時曾

鴻愴高天之孤鶩悽風篋之戞戞搖露柳之
之不瞻歎池塘之徒夢怨樓前之花萼恥家食之茹蔬念
與爾之相失知再會之何時嗚呼痛哉感當死後憶在生
前雖幽明之已隔豈情念之有殊離別之悲爾豈不然生
既鬱鬱而死死後萬勿泣望故園復作黃泉斷腸魂也嗚
呼痛哉

祭亡兄聲期文

葉世傛

二兄聲期卒余兄弟形神荒昧魂魄靡歸又遭祖母之變
遷延多日始得草文陳情灑淚以告於二兄之靈曰嗚呼
日月恆逝川流莫停一爾過隙永歸長夜天分比翼之鳥
地折連理之枝芝枯玉隕傷如之何憶余兄弟同居同處

何介意發言三倒靡不怡顏友于何如忍至此哉彩雲飛散玉樹摧蓂蔭齋書鎖空悲予敬人琴泉扃夜遙不復西陵亭館裂肝腸而寸斷誰爲百贖其身灑血淚以長枯奚是再逢之地是以並巢之鳥悲其離翼同樹之葉怨其分枝物猶如此人豈無情矧在恩爲手足義著友恭幼則垂髫老同白首此于世間亦爲恆事何獨于今罹茲劇慘姊喪兄亡不一而再昔年夜被猶存共卧之痕今日晨蔬已絕並加之箸果使逢萊有藥何返魂之術弗傳卽令華表可歸恐化鶴之年難必嗚呼痛哉去年冬初大兄往赴南陵余兄弟依依言別執手難留牽芳草而繾綣折楊柳以低徊雖歸期伊爾會晤有期然六百里之遥二三月之隔

自生，及長無此遠別興言及此離別之情未嘗不與雲山之邈俱修也嗚呼生離若此死別何如卽此一言寧忍復憶雖父母恩深弟兄情重塵緣既斷頃刻難留華亭杳杳永無黃犬之音易水蕭蕭寄白衣之送煙雨淒愁氛埃黯結嗚呼痛哉昔荒荒而難暮夜杳杳而彌長氣鬱鬱而窀伸恨茫茫而嘯極一時懷想卽欲呼兄幾度相忘恍如喚弟聽孤雁之哀鳴斷腸奚挽愴幽鵑之獨吐滴淚空絲嗚呼痛哉嘗憶花時酒候月下風前凡諸兄弟咸共追隨笑語紛然曾無異議或談往古評品當今詎期一旦忽焉至此卽是魂魄來歸猶然笑傲終于幽明既隔奚貽言辭母之傍或兒孤棲之苦誰其伴侶卽八弟否大姊三姊曾相見否龍華會上證入有期幸惟自愛勿以爲念嗚呼居室餘蠟燭長想火攻之時豈爲豆根有似釜煎之泣嗚呼

兀兀而不安行忽忽以何之心茫茫而無主神黯黯以如疑寫心中之變結陳數載之微情寄悲哀于一日托怨恨于生平庶望異世可逢尙識鮑靚之幷來生不昧卽同羊祜之環嗚呼痛哉

祭亡兄聲期文　葉世侗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兄聲期卒余兄弟肝腸寸斷痛恨塡盈殊不欲生弟世侗流涕銜哀聊寫平日之情以敦告于兄靈曰嗚呼人生自古誰無死喪兄弟分離手足拆散則古記載間亦往往有之然白髮黃耆期頤衰老而死分也生多疾病槁形枯骨喪亡之慘時時慮之俄而死焉亦夫人所常也卽少年壯志猝然殤蹶或兄弟間友愛三兄旣採泮茹遂時或同出而起居朝夕依依相對者惟弟與兄而已矣兄自擬垂天暫悲搶地眉案橫愁心懷鬱昏鴞之血嗚呼痛哉想我兄自壬申之試卽足而歸大兄自可娛情念今日之離懷何堪銷骨哭斷寒猿之腸淚灑結雖弟介諸旁觀每亦爲之欷歔動容此固飮恨不能已已者也然亦謂日月易逝少俟異日爰賦子矜抑鬱之懷遂茲消矣孰意卽以此而殞其生乎長揚未賦可憐九地黃泉靈光不存孰問千秋白日嗚呼痛哉自兄亡後靡不傷心物是人非觸目慘象階前細草空自芳菲檻外名花徒然絢爛庭室如故相聚依然痛一雁之孤飛傷二鳧之異域遺簡有荒煙聚散舊床惟嗥鼠去來卽此室中幾年攜手促席同牕而今已矣一至此矣憶余兄弟閒談暇論各言胸志兄必高談闊赫之議雄吐得意之懷倘或後吾諸兄弟倖徼風雲叨獲尺寸念茱萸之淚想原隰之哀是使我一生無解顏之時而百年皆隕涕之場矣嗚呼痛之異處死容千載之隔世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嗚呼痛哉平日父母常有分與或祖傳書典或隨常器什諸如紙筆刀礪之屬各人分有吾二三人必更共之至若所分諸物或始屬一人後又屬一人如此者甚多父母見之則曰汝輩不常情何數數換易乃爾邪我諸人則私相語曰雖父母之訓不敢不遵然此正吾兄弟所謂形亡爾我者也陰慶推居何待封侯薛包讓業素同敦行追往年之同志

哉吾兄弟又每覩山水賦記靡不神游慷慨則言曰爲人一世不遍游名山曠覽大水非夫也因寓辭兄隱羅浮三兄隱崑崙弟居岱輿今乎我兄忽焉馬馬往豈予晉乘鶴遂登緱氏之巔初平牧羊先入金華之室兄其往羅浮也邪縱雲霞可以徜徉何恩情遽能斷割爾之身與吾之淚俱如絲然飄搖在天地間而已然吾兄棄世以後舊時書室忽聞啟牖之聲急往視之寂然無人又夜扉掩閉明早視之筌欖落地門闥洞開遍訪諸人各不知識則兄又依然在聚乎數年連袂倏杳隔于夢境幾載面對徒恍惚以神交嗚呼痛哉念吾兄生前姿度俊爽長身挺立力能舉重而以弱疾死是可信耶不可信耶或者我兄弟輩文章議論過自高矜元非星聚每云荀氏之龍何常齊聖必謂高陽之愷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故兄亡之後又殤八弟荼毒之酷乃自招歟每一念至肝腸俱碎衛玠之百端茫然交集子猷之一慟恆爾欲絕庶將闍羅老子斬其頭而焚其屍玄穹上帝披其庭而數其罪然後可以消此恨乎嗚呼痛哉

週年祭文

崇禎丙子二月二十四日父告於俑曰嗚呼痛哉風帆細雨孤舟亂煙天涯腸斷游子魂牽我從吳山載言遄旋歸來庭戶花飛草芊寂寥總帷汝又彗年傷心慘目淚盈流泉嗚呼俑兒汝生十八豈云易焉悠悠日月恩情萬千一朝歇絕溘隨逝川餘衣棄履剩墨殘篇但睹愴悽觸幾回摧裂無絲問天嗚呼痛哉有汝母在悲哀共恤母今又亡我如旅客母也殞命實傷憂感念言春期鞠凶紛崩地坼嗚呼痛哉蕭然一身徘徊故棲哭汝哀汝鵑紅獨啼汝辭母去半載方奇泝師告我山中見之子母相見云胡不夷汝則有母生者何依母見汝面是否漣洏嗚呼痛哉汝之貞配矢死靡他精嚴梵行習修三摩處誦法典保汝冥痾汝於九原猶沐慈波嗚呼痛哉汝學古文亦有韻語手跡猶新人今何許我簡遺篇泣涕如雨寸管斑瘢含哀草序汝母奄謝悲慘無緒今因母集汝偕並舉寸紙精靈誰歟鼎呂庶完汝念沈浮聽與嗚呼痛哉去年亡日寒日逾三今年週日榆火未鑽碧桃旖旎燕子呢喃荊花偏茂砌草尤藍室無母矣空庭晝簾兒無汝矣兄弟巾幗景光宛昨憂思焚悽愴再見以無日恨長鎖而奚堪望幽魂之不返哀庚信於江南情況恨乎永晝淚浸淫其滿衫嗚呼痛哉

百旻草附集終

兩邑申文

蘇州府吳江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等

呈爲儒童因試殞生笄女聞訃矢節懇乞申請

學院俯賜附學虛名以鼓士風以慰幽貞事竊惟志士才人功名最急貞妻烈女今古艷稱故閨門爲風化之原而學宮爲激揚之地立名立節咸競出於青衫或升或沉忽齋志於黃土如今春

宗師較士之日有儒童葉世倬之就試以死而笄女顧氏之聞訃欲殉者世倬係葉五部紹袁次子秉心既慧誦習尤勤雖當舞象之年已奮攀龍之志遂扶病以强入院試詎嘔心而卽殞其生臨終永訣之言猶恥齊民

爲伍貞女奔喪之泣亦憐泮水無名今顧氏幾次投繯已甘毀面永矢靡慝足媲貞風是以司空悼亡欲題片石爲諸生之墓況且弱年厲節願附銘旌爲文學之妻謹按顧氏係文康公之禰孫忠孝宗風女子亦鍾其異

表閭他日

朝廷必錄其眞哀此稗簽堪扶頹俗計日卽葉生之死無如鳶以芹藻慰願女之生可令夢斷鱣堂伏乞

備具情節上申

學院憲將葉世倬批附空名於入學案驗之末不惟葉生修文地下亦知死後名列膠庠且俾顧女守志空幃可爲異日表揚增重輿情甚慰風教尤彰隨蒙

吳江縣知縣章　參　看得葉世倬陵後來之俊弱不好弄經史之腹便便業蚤成家雲霞之管粲粲乘之孝義性生風雅閑習讀祖父書亦世其德勵賈終志思用其才所以勺舞乍離咸推祭酒玉摧既泣尤惜遺珠顧氏盟栢舟而靡他女貞難於婦節痛子矜之未舊死被庶卽生榮夫章甫縫掖之服何死何生總取其表俗且志士烈女之心一生一死均足以動天則夫追厠毀序之員寵以茂才之號使未能進之一步聊以解憂既可借輝芸案庶不識面之兩髦突而欣慶亦可永砥栢舟此追亡念存之苦心亦旌良慰烈之

典緣義起乞芹香續齋志之齋情至理彰者也申蒙

學院倪　批　閱詳令人心惻傷哉一領青衫遂足爲續命之膏乎童爲名死氏甘節殉名節二字雙嫓競美故錫以茂才之號該縣所謂典緣義起情至理彰確乎其言之矣更見衣冠名器生愼而沒寧若此仰縣遵行

具繇繳

蘇州府崑山縣儒學廩附生員等

呈爲奇貞永矢齋志未酬懇恩申請優異以候

題旌以勵風教事竊惟學宮廣厲義與節並崇閨門化基貞與烈兼重矧以從父之年而誓守殉夫之志以慷慨之操而勉就從容之圖夫也嘔心於子矜女也扼吭於

婦道非隆異數曷闡幽光伏見本邑顧氏係庠生顧咸建室女許字吳江葉工部紹袁次子世俌幼稟端凝長閑訓迪甫笄而字遂堅以貞酉府試見遺成疾乙亥力疾就試致殞氏聞訃遽已投繯遂爾絕粒家人環救曉譬百方泣不發一言嚥不受勺水諭以在室者應體孝慈則謂古貞烈誰無父母凡歷五日殆餘一息矣咸建痛其之生致死許以之死靡他始勉沾脣默若頷首乃扶掖起立蹶躅于歸衰絰而拜尊章髣髴如見君子天未悔禍踵遘閔凶僳然膚立而笄髮殷殷牆壞而爵踊病克成禮毀幾傷生凡在見聞無不嗟悼於是殘喘雖已僅屬而食息不復猶人首

如飛蓬欲追務面之勇日一溢米僅免滅性之傷惟屏居而臥痾或吞聲而禪誦夏日冬夜時作同穴之觀一息百年祇聽在天之數斯誠

國家瑞氣所鍾而亦文康世德所詒永勒貞珉可風末俗者也方今

聖化清明首崇風敎若顧氏貞節迥越應蒙踰格題旌即齒例未符尤冀立時獎異除葉世俌現蒙吳江縣具文申請附學外伏乞下採輿情曲成苦節申請

學堂准批行縣將顧氏俯賜優獎候

題特旌近伸摩厲兒增東序之光遠備褒揚益增南國之化世道幸甚士心幸甚隨蒙

崑山縣知縣葉　參　看得兒女初沒名閨未免更絃死當還陰少婦或能著操乃顧氏甫笄而字遂堅以貞一死殉夫者其氣憤餘生猶視聽人間終身酬志者其節艱至性已倡隨泉下他年合卺惟望夜臺此日飲冰空悲蘭室善先應卜善後成始預識成終儻徹憲笑之標留待彤管之拾緣係貞節事理擬合請詳為此今將前繇合行具申伏乞照詳示下遵奉施行申蒙

學院倪　批　顧氏貞節可風准入憲綱獎勸繳

崑山縣爲仰體

宸衷等事蒙

本府推官劉　信票內據崑山縣申送生員某等公舉

節婦顧氏行實前來內稱先經吳江縣

學院批示訖繼而各生呈舉到縣亦經申蒙批開云云據此查得既經兩縣申明何不於前送師孝冊內造入其原行詳卷合行弔查爲此票仰該縣即將原呈顧氏緣繇並取該學結狀刻期申送覆確以憑入冊類報施行等因遵依行准儒學牒開帖仰廩增附生員等查勘得顧氏係本學生員顧咸建之室女崇禎二年許字吳江縣葉工部之次子世俌崇禎八年二月世俌因試病故氏已投繯自盡家人驚救獲甦五日不飲不言九死靡他靡慝父難憨視許守志以全生女乃勉從爰忍死而甘節遂於是年三月力疾裹絰隻影于歸踵罹北堂

之喪垂絕壞牆者再日臥痾於一室足無蹤閫之蹤僅
延息以薄糜時切同穴之想益殉夫者其本願烈以克
貞而從父者其苦思孝以成節斯誠天挺之正氣抑繇
風敎之嘉徵允宜褒揚以彰異數等情結呈到學該
本學署敎諭舉人霍　同訓導張　參　看得顧氏蘭
閨弱姿柏舟壯志扼吭絕粒已慷慨而殉夫扶掖于歸
乃黽勉而從父孝慈之誼勉著節烈之操克兼死而僅
生膚立自將猶成笄髽之禮生而如死糜汁度日求遂
旦暮之思視昔截髮斷臂之勇竒在三星未粲之初年
卽彼懷清石窮之褒惟此兩髦方髡之稚質稽諸往牒

本朝惟文懿章公之母未嫁守志卒撫姪以成大儒勝國
僅平江趙子之妻許婚聞訃誓養親以矢永節而蕞爾
崑邑兩見其奇顧絳之母王已緻
旌典世倘之妻顧允愜輿情敢曰庠序之作人實惟
朝廷之廣厲宜隆異數以闡奇卓等因備牒到縣覆勘無
異該
本縣知縣葉　參　看得云云　同前詳
院參語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８７
作者＝
页数＝７６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